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六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清

馬悔齋先生遺集二卷·····	清	馬汝爲撰	雲南	一
玩草園詩鈔一卷文集一卷附錄一卷·····	清	劉揆撰	沔陽	二三
李中丞遺集三卷·····	清	李發甲著	雲南	四七
瑤峯集二卷附錄一卷·····	清	王爾烈撰	遼海	九一
錢南園先生遺集八卷補遺一卷·····	清	錢澧撰	雲南	一〇九
虞東先生文錄八卷·····	清	顧鎮著	小石山房	二五五
得石詩存四卷（原名南雪草堂詩集）文存一卷（原名族譜稿存）附錄一卷·····	清	吳蘭庭撰	吳興	三二三
校禮堂詩集十四卷文集三十六卷·····	清	凌廷堪撰	安徽	三八三
附凌仲次先生年譜四卷·····	清	張其錦編		七四八

馮
悔
齋
先
生
遺
集

卷
二
六

雲南國書
館藏板

馬悔齋先生傳畧

寶慶劉達武

先生諱汝為字宣永悔齋其號也見先生墓誌世故舊鳳翔人明洪武中其祖諱正輔從西平侯孫英定雲南以軍功世襲臨安千戶數傳至如麟遜普明聲之亂遷於元江遂為元江人再傳有諱駙者即先生父也初元江承明季凋敝地僻而俗陋士大夫家鮮藏書學無師承駙則讀書學古自奮首補博士弟子員以上見文錄子三長汝翼次即先生次汝明駙教諸子課以經史古文忠郡無良師俾越三百里從遠水名宿段爾際遊更遺先生取友四方與昆明王思訓石屏陳沈交最

馬悔齋先生遺集卷一

善同受知於甬東謝存義濟南吳克菴兩學使有國士之目先生以清康熙壬午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官檢討歷充三朝國史方輿路程三館纂修以上見墓表及先生所學行為上所知閣一時推重見墓表書文昌祠額之銜學行為上所知閣一時推重見墓表乙酉兄汝翼弟汝明同榜鄉薦己丑御試滿漢書先生俱拔第一辛卯典湖廣學政得人以外簾缺額十名降補國子博士見墓表甲午遷大理寺右寺副持平有聲見墓表尋奉父諱北歸見墓表服闋起用補貴州銅仁府知府治聲甚著見元江州志解組歸以桑梓風教為拳拳見元江府學記卜築叢桂山莊以終老焉見墓表先生

馬悔齋先生遺集序

元江馬宣臣先生汝為悔齋遺集寶慶劉達武知元江縣時所輯已刊行茲畧為刪補收入叢書清初元江改流設治其補學官弟子自先生考駙始科第自先生昆季始先生少受知謝存義吳克菴學使通籍後授檢討充史館纂修與楚試左遷大理寺寺副出知貴州銅仁府皆有聲績解組歸終於里第生平與昆明王思訓石屏陳沈交善學問博雅而尤以工書名與虞虞山趙鼎望趙玉峰稱四傑所著詩文散佚袁蘇亭韓漢詩畧僅得古近體四首余揆得詩三首文一首今亟補入焉先

馬悔齋先生遺集卷一

生之裔式微達武為搜刊遺著修墓立石亦近日有司之不俗者所為集後雜識可資考證仍附錄之劍川父老相傳云先生先世曾居劍川城東北有其先墓其祖駙與明季歲貢生載名劍川志中不知何年轉徙臨安元江莫能詳也癸亥夏日趙藩撰

馬悔齋先生遺集目次

卷一

詩遺七十九首

卷二

文遺三首

雜識十五則

馬悔齋先生遺集

卷一

馬梅齋先生遺集卷一

詩遺

庚午九日同王疇五登圓通山

按疇五名思訓號永齋昆明人與先生交善著
有遺乘二十五卷後官侍讀圓通山在昆明縣
治 以下詩七十九首皆先生遺稿輯入此詩
原在春郊之後今以題首庚午攷之當是先生
少時作特移之簡首

草檣高登月石臺黃花殘徑欲霜開烟寒萬樹秋將老
雲滿千峯雨欲來漠漠遠村餘照隱蕭蕭紅葉蔽莓苔

馬梅齋先生遺集卷一

升沈本是尋常事莫爲登臨客思哀

秋日感懷

葛衣初換早涼中天際冥冥起北鴻萬里鄉關愁夜雨
千家砧杵動秋風江頭漫許題橋客塞上應憐失馬翁
黃葉滿庭人寂寞閒行咄咄自書空

九日登報國寺閣歸飲錢亮采齋中

按亮采名熙貞號飛鴻武定人時官兵部郎中
與段浴川王疇五齊名

訪罷優曇興轉蒼重陽不信在天涯摩挲書卷花應笑
愛惜秋光酒再賒涉世自憐同待兔乘時常怪類添蛇

高齋刻刻真佳會莫向西風感鬢華

九日

何處重登戲馬臺小亭香泛共徘徊鴉翻古樹斜陽淡
雲滿秋山暮雨來壯志蹉跎鬢盡白鄉思迢遞雁初回
同人遊莫成疏放今日黃花著意開

送友人還里

聯轡京華騁壯遊天涯知己解離憂一樽濁酒黔山雪
千里孤帆楚澤舟玉署慙非裁刺手青門漫學種瓜侯
秋風客路垂楊裏握手春明淚欲流

送王孝子還江右

馬梅齋先生遺集卷一

王氏有叔姪逐利走蠻荒窮山遇寇盜金盡身亦亡遺
書抵故里舉家涕霑裳孝子與悌弟尋親來異鄉蠻烟
瘴雨中涉險更被創求之不可得九死志不忘精誠感
神明鬼火見山岡刺血漬遺骸深入異尋常三屍返故
土道路亦感傷作歌送二子彝紀有輝光

夏日述懷

夏日微風暑氣涼手執書卷卧繩床閒庭綠樹聞幽鳥
隔院疏花送暗香行路久按先生遺稿字多剽蝕
著書直覺愧三長時三朝國史原注爐烟茗椀多

忘餐欲霜

冷官未敢羨膏腴載京華此故吾竹馬繞庭憐稚子
錦囊得句付奚奴簞瓢我自耽顏樂水旱人應繪鄭圖

時江浙諸省陶柳一編時在手肯教閒裡歲華徂

欲把孔顏樂處尋睡餘午枕足微吟薰風小院幽禽集
夜雨堂階碧蘚侵逐隊自慙臣職忝冠軍終感主恩深

文章恨乏三千首未敢他年負此心

驚看時序去如流按遺稿作今句易作家園一別幾

經秋今因秋字重押不留夏日天炎長似歲蕭蕭雨後氣如秋飈

塵塵乞顏公米金盡還輸季子裘猶喜故人時過我枯

棋相對解離憂

馬懷素遺集卷一

三

秋日感懷簡王永齋檢詩

君家昆水濱我家玉山麓江有玉臺山相望如參商每憾地

難縮何乃萬里外晨夕訴心腹夜雨共寒燈出門問連

轂長安冠蓋地人情多翻覆惟君與駕部謂錢君亮采相視

比骨肉憶昔少年時志不甘雌伏中歲歎數奇十事九

泊蹙努力邀功名又恐覆公餗高堂有老親不得同寒

燠久宦生計疏閑愁積萬斛秋風吹我衣誰爲憐范梈

不如返家園荒江結茅屋架擁鄰侯書圃藝陶潛菊呼

童綠南畝酒熟葛巾漉著述留君山一徑可貽穀

秋懷

壯年遊歷志偏奢節候驚心雨鬢華小園花開愁聽雨
江城人遠苦思家雲飛天外鳴歸燕柳映河橋噪晚鴉

最喜煥峯秋色好高軒把酒玩明霞

秋霖連朝興頗奢園林猶未落繁華幽軒紅樹留詞客
野徑青帘見酒家居塞我曾悲失馬索書人反愛塗鴉

余不工書而索字者甚衆

原注多情更有青山在倦鳥歸飛帶晚霞

贈黃晉若兄弟

廿載相逢憶舊遊欣依叔度異常儔詩富險韻吟偏穩

象傲秦碑筆更遒三徑黃花堪對酒千山紅樹待深秋

難遣却爲雙丁幾日留

馬懷素遺集卷一

四

贈趙禮齋

十載論心在帝京歸來真見故人情酒樽暫挽朱顏駐

時序頻催白髮生繞砌桂蘭香馥郁盈軒圖史闢崢嶸

義山有句堪持贈雛鳳清于老鳳聲

和侯于東新構書屋韻

按于東建水人

築室城隅東復東幽懷獨許故人同花栽小圃參差放

路繞河橋曲折通絲服承歡春酒綠牙籤誤讀夜燈紅

方塘柳蔭清如許幾度高齋醉碧筒

送李襄山同年歸省

校書幾醉鳳池頭忽聽曉歌淚欲流歸里漫裁平子賦
登山誰共李膺舟客衣有綫思慈母人爵無心羨列侯
我亦白雲勞悵望對君簪組愧淹留

和南漢雲寄懷韻

按漢雲名天章昆明人官湖廣提督志稱有祭
社廟之風

將軍承詔自南來微外爭誇濟世才波靜瀾滄跡迹遠
日臨金馬簾烟開庾樓月滿憑高嘯鈴閣詩成着意裁
每向佳篇親叔度深冬踏雪待尋梅

送侯于東歸里

馬懷武昌令曾葵初

五

憶昔廿年前同戰文墨場聲稱伯仲間羨君勢更張挾
策赴皇州仕路各鸞翔我讀中秘書君任楚軼黃相思
不相見時時歎參商別秋膺帝命校士在湖湘相遇黃
鵠磯各驚鬢髮蒼燕臺重握手晨夕樂未央君任漸亨
嘉我反見摧傷春明送歸旌慙勤進酒漿君歸勤定省
我亦念高堂眴町古名郡昔爲吾祖鄉少小此從師切
嗟多俊良翹足瞻雲樹友生極不忘秋風憶鱸膾遊將
理歸裝煥山瀟水間與君共徜徉

移居

一枝何事慕高軒地遠塵闈絕市喧十載服官羈北地

幾番小宅近南村探囊種竹釣初絲築砌栽花葉漸繁
初綠石砌栽花葉正繁論茗焚香消永日清幽直似
在家園

剝啄無人畫掩扉一編時下董生幃貪眠任笑邊韶懶
索米誰憐曼倩饑榻近綺窓忘夏暑客來綠酒典春衣
一官久費天家祿只合空山飽蕨薇

寄懷武昌令曾葵初

响町吾滇號鄒魯人才淵藪文章府曾氏金昆更軼羣
兩到雙丁未足數我昔此地拜明師感君意氣結
子之秋同文戰賞音先識絕妙詞一作幾子先推絕妙詞辰春

馬懷武昌令曾葵初

六

挾策來帝里文成頗貴洛陽紙一作看花走馬踏燕市重爲桑梓
闕天荒一作牛馬爲南宮奏捷自君始一作臨郡在前朝甲
紀晉書六十年國朝成進士羅城初曆到武昌一作花
自蔡初始今復稱盛原注羅城初曆到武昌一作花
昌武坡公勝跡繼仙郎招客開樽宴樊口憫時憂早禱
虬塘兩邑借冠聲不朽蔡初爲象江夏兩邑所公遺愛
真堪偶匪直摘發頌神君更喜解推稱衆母楚水燕山
隔萬重訪戴無由泛小舸一作刻溪無路訪戴顯王喬計日飛雙
鳥握手同聽上苑鐘

送同年王辰幟之任貴溪

宴赴曲江憶十年醉翁門下羨君賢書成中說師汾水

畫有新詩繼輞川春暖河陽花勝錦霜寒野店酒如泉
時清獻納資才俊執手終朝魏闕前

送鄭公澤之任靖江

使君高雅擅文辭省試當年冠一時亭草法言人問字

家傳經學婢知詩公餘把酒聽鶯語訟息調琴任鶴窺

莫道薊門烟樹遠吟成紅豆寄相思一作薊北江南千里隔好將紅豆寄

思

偶感

彭澤年來晤昨非初心不是慕輕肥書因性懶塵常積

門爲官閒客到稀空似野葵傾白日難將寸草報春暉

馬懷素集卷一

七

家山剩有閒生計擬向秋江坐釣磯

月射銀池

寒夜碧空淨天清見月多方塘素影皓魄注銀河霜

重光逾白風生水不波徘徊曲沼上疑向鏡中過

寄陳存菴

按存菴名沈石屏人工詩文官知府與先生交

最善

海內情親獨見君天涯十載長離羣高齋對局聞雞唱

匡坐談詩到夜分吳子未向場社牧馮公深愧失劉蕡

誰爲狗監憐才士憶舊情三似酒醒

薊北春寒雁影遲忽傳魚素慰懷思師門廿載稱同調
帝里頻年感數奇返日無戈年易去懷人有夢路偏歧
一作還家有龍湖之異龍湖八月秋光好小艇同君展

釣絲

大兒士珩歸里作此送之

聖代重武臣萬里固邦基所以節鉞榮往往屬健兒感

此欲拔筆從業赴良時自顧懸羸弱挽弓力不支爾質

亦柔脆我行行陣非所宜不如守舊業留意書與詩勿

云不適用乃是祖父遺結習本難忘一作亦非求道必

由斯歸遇諸兄弟以此相箴規自古不學人走肉與行

馬懷素集卷一

八

尸我有雙老親定省缺其侍代我勤問視反哺答恩私

一作代我勤視北郭有良田一作良田荒廢久不治督

僕勤力田耕耨須及時霜霜雨登麥熟將莫少虧萬里

返家園去去從此辭深冬苦歲寒風霜善自持一作持亦作匿

直免追呼報國亦在茲早

無題

傳粉何郎賦命艱南康多忌苦防閑關山雖有鱗鴻信

衾枕猶存淚血斑龍到楚澤雙劍會月明合浦夜珠還

琵琶細訴離情苦執手燈前轉汗顏

秋容

墨入紅絲點漆濃閒將健筆寫秋容雨聲已斷時聞滴
雲氣將歸別起峰斜日半穿臨水竹曉雲遙送隔城鐘
遠遊更動輕舟興太息何人解見從

春郊

陽春景尚早新况是青郊雨後天麥浪參差翻綺陌
柳絲搖曳帶新烟鳥鳴高岸綠花放山亭色倍鮮
十里平原舒望眼早春知已兆豐年

漫對青山說宦卑董宣名蹟九重知樞生新鄭皆堪食
花發河陽盡入詩政事歸民惟善俗文章報國在匡時
柏臺薇省多賢路指日鵬痕借一枝

馬懷素集卷一

九

燕秦相隔萬重雲塞雁啣書寄令君此日定知籌乍展
當時猶恨手初分故人懸憶天邊遠新政從看日下聞
應有紫泥徵入見芙蓉閣畔挹清芬

風吹麥隴雉聲和善政無爲樂事多寧便此鄉堪秣
欲回新世入絃歌清時久已知仙令薄宦猶能重甲科
他日重隨徵上吏會看人殿有金珂

鳴琴百里楚王城坐對冰壺詩思行霞映晴川添霽色
風過漢水雜濤聲玉麟賜出恩原重仙鳥飛來政已成
堪羨河陽花正暖訟庭吏散聽啼鶯

贈劉叔度大令

江閣澄如練惟君共此心春城花發春風暖月窺琴
報三年政文成十賚吟四郊雨滿政澤入人深

山城如斗大賢令奏薰風聽訟清暉裡行春綠野中小
民知孔奮天子識牟融會有御書鳳閣下碧空

爲應江友人題畫渺然有故鄉之思

先世金華徙玉臺一官南北又歸來不知劍海何風景
夢斷蘆洲畫裏開

北望名山是玉龍經年皎潔白芙蓉此間正苦炎燭偏
那得移來十二峯

寄遠

馬懷素集卷一

十

紫雲誰仙家住漢江干路入仙源天一作值歲闌人擬河
橋金作屋香分韓椽氣如蘭千觴濁酒爐烟細一曲清
歌蟻炬殘別後休文類有夢迷樓猶戀樓一作重錦衾寒

次若璞夫子清浪灘謁伏波將軍廟原韻

壺頭峯下雨紛紛鳴嘯猿啼不可聞十里怒濤翻巨石
一作半山碧樹鎖黃雲呼羣野鳥煙中沒合耦農人嶺
畔耘估客帆檣頻上下刑牲爭賽漢將軍

答陳存庵寄書

大雅文章續正聲幾番藥榜數無名夜聽杜牧阿房詩
轉笑司衡文衡愧老兵

冬日

栗烈寒風盡欲昏海隅忽見朝曦層冰
積雪消來映遠村影射曉爐晴日近光浮大野樂春溫
揮戈直擬向義取鎮日茅簷好負暄

黃平州旅舍和壁間韻

十載京華悟昨非子臣心事兩相違烟寒萬樹禽聲寂
雪滿千山日影微短鬢欲生慙壯懷消盡久忘機
山重水複多歧路客枕還經夢亦稀

送張志尹督學江左

江左掄才屢聖明羣僚慎選簡先生千秋銀管留鴻掖

馬懷素集卷一

二

一片冰壺出鳳城紗帽久知官況冷葉舟終訝客囊輕
祇看雪裡新持節到處梅花驛路清

重九前二日宿楊武壩

按楊武壩在今新平縣東南與元江接壤地

澧社江按元江源出雲南縣江上流爲白岩江至元江縣境爲澧社江今城東南有澧社渡東南

流至河口南入安南境城裏未收今宵始覺是深秋
爲富良江又名東京河城裏未收今宵始覺是深秋

斜草舍懸簾鳴咽笳聲起皮樓大吹總驚人夜至垂

吟早識火西流明朝莫漫催征騎欲坐霜林半日留

出門百里即天涯節近重陽轉憶家野店留賓浮綠蟻

小龕供佛插黃花城頭月落雞初鳴雲底蟬空風不譁

客路秋光堪入畫青山紅樹亂雲遮

贈進耳山語蓮土人

按進耳山在昆明縣西十里

佳錫空山五十年中更興廢總悠然閉關白首涼秋夜
有客同參柏子禪戴叔倫句

爲訪優曇度翠微小橋流水護山扉霜林預訂他年約
煮石松陰待我歸

和吳果亭副總戎九日瀝青寺雅集韻

按瀝青寺即今縣東五里之玉臺寺舊志失詳

果亭名開圻時官元江副將

馬懷素集卷一

三

尋秋入野寺一作曠望碧天空庭樹干霄竹江流貫日

虹深幽歷洞壑度曲響絲桐習靜依蓮社悠然憶遠公

九日逢佳節高臺四望空林深藏白鹿景霽跨青虹徑

繞千重菊庭栽百尺松登臨饒逸性裘帶羨羊公

和吳果亭副總戎瀝青寺登高韻

聯轡郊垌作勝遊碧空無際思悠悠倦飛野鳥依天沒

一作倦飛野鳥東下長江抱郡流林麓蕭森涼雨歇村原

歷落晚烟稠炎方最愛西風爽更值黃花滿院秋

爲愛名山載酒遊重陽佳節晚悠悠清江一作江水色綠

於染玉嶺嵐光翠欲流風動疏林晴靄散烟橫古洞藤

雲稠蘇門此日舒長嘯散作江城一段秋

壽黃繼安先生

楷模一郡一作楷模當代士爭趨早向清溪作釣徒白傅香山傳九老王家玉樹羨三珠花開離畔梅爲婦果熟山中一作作橘是奴納履久思親几杖稱觴遙進九如圖

寄友

兄弟天涯薄宦同相期車笠廿年中冰條孤冷留燕北雲樹蒼茫憶浙東千里有時鴻羽健一船何日酒鱗紅轉君夢裡入夢忘歧路沈約懷人恨未工

錦雉翩翩去路遲當年分袂足相思花時苦我無三益

馬懷素集卷一

三

月夜多君有四知入世早能心似鐵鍾情惟恐鬢如絲
薊門烟樹青淇水兩處頻來幼婦辭

壽金鐵山方伯

聖主寧邊簡重臣一作中外一作南奉帷一作名中外一作天仰經綸旬宣

惠澤三吳舊屏翰勳名六記新酒泛華山千畝月花開

畫閣三簾春百城民物歸陶鑄盡賦岡陵頌大椿

中朝勲舊數金張畫戟朱輪一作龍一作列幾行翊戴元功垂

竹策承宣不續重嚴廊一作高軒日運陶公甕清夜時

焚趙沐香自幸腐儒邀賜一作每從東壁借餘光

贈楊仁菴

按仁齋名薰官元江教授

壯載燕雲帳別離重來握手話心期連床野店松濤細
剪燭幽窓夜雨遲且喜鄉邦傳正學更欣兒姪遇人師
莫嫌坐榻青毡冷獨草玄經足自怡

養拙四首

集杜

按遺稿題作集杜今取詩首二字爲題而註集

杜字于下

養拙蓬爲戶歸來始自憐素琴將暇日佳句染華箋竹
送清溪月城凝碧樹烟幽棲身懶動送老白雲邊
春來常早起排悶強裁詩戀關丹心破歸山獨鳥遲美

馬懷素集卷一

古

花多映竹小水細通池此意陶潛解幽偏得自怡

閉戶人高卧江村八九家天風隨斷柳秋竹隱疏花回

首追談笑吟詩解歎嗟甘從千日醉自覺酒須賒

茆屋還堪賦情忘發興奇岸風翻夕浪草色向平池雨

急青槐暮沙隨日色遲本無軒冕意少有外人知

壽張天球先生

掛冠早歲獨歸農不羨勳名勒鼎鐘剡極一陽存碩果
寒深千尺見高松鄭侯插架書偏富陶令栽花興倍濃
秀嶺雙湖多勝概登臨時倚一枝筇

壽林青選總戎

按南選州志作欽定名國賢官元江副將

滇雲鎖鑰倚巖疆上將臨戎節鉞光裘帶風流存水
縱擒威望靖南鄉賞音雅調花前奏宴客清樽竹裡香
更羨荀龍多繞膝八千椿樹應蒙莊

步吳果亭副總戎關嶺韻

黃雲細細鎖林端石磴羊腸路勝不嫌樓閣小
樹深誰覺地天寬征轡事還留甲峯高是壯觀
廟前有山最高俗傳爲忠順王晒甲處。原注用古佳篇傳太史升庵先生有
幾回吟咏和偏難關嶺詩。原

壽金克亭觀察

馬鑾集卷一

五

高秋八月喜申生許史簪纓舊有聲虞帝士師能執法
漢朝廷尉更持平清煮茗調琴曲一作興熾開樽鬪
酒兵勝日好隨王子晉絳山月夜一吹笙

昔年館閣挹清芬秉憲天南峯早聞常喜解推稱衆母
不矜摘發號神君高齋月朗冰壺映老樹香生桂子熏
自是鄴侯仙骨異煙宵一鶴獨超羣一作騰然獨

題儂人圖

按以下五首遺稿未載今從舊志集入

有宋皇祐還防範高狂逞勢鴟張廟堂猶幸能任將
師中長子狄武襄武襄破賊賊死掃穴焚巢奔大理

飲孽獸散滿溪中滇有儂人自此始儂人天性鴟鴞同
睚眦小忿輒相攻歷宋元明數百載迄今漸自染華風
男女風俗那可道婚合惟憑歌唱好雨相議婚只論財
貧家聘金償至老時驢吳牛渡河湑耕耘不復憚艱辛
炊黍蒸豚饌南畝蠻婦空山長負薪兩岸褰裳牛涉水
競逐雞刀入城市扶老攜幼滿途中越墟歸來每自喜
或籠鵝鴨赴長衢或擔瓜果易有無頽白之叟猶負戴
博得贏餘付征輸吁嗟儂人能自淑昔時剽悍今醇樸
但苦長官急催科吾願仁人善撫育

移居叢桂山莊

馬鑾集卷一

六

按叢桂山莊廢址在縣東北四十里之金鰲山
麓志稱山石盤曲狀如伏鰲中有石洞爲月光
道人修煉處

我昔居城市今移住山巔匪獨畏炎蒸欲謝塵俗牽結
屋僅如斗築墻甫及肩居處雖云陋吾意實悠然何以
供饘粥督僕耕山田山田僅數畝復與菜畦連花木皆
手植生意滿牕前有暇課兒姪時復親簡編避暑榕陰
密娛目山色妍夕陽欲西沈景物倍澄鮮扶筇數歸鳥
倚樹聽鳴蟬峯巒雲靄靄晝夜水潺湲閉門絕人事日
出猶高眠此中差可樂勿向外人傳

辛丑初秋過觀丞弟山莊

按觀丞為先生同懷弟名汝明康熙乙酉與兄汝翼同榜鄉薦

潛身端合在山家曲徑幽村靜不諱適意閒栽陶令菊
謀生學種邵平瓜野塘水靜堪垂釣小院香清好試茶
我亦金鰲新築室待君秋晚對明霞

謁蘭溪君祠

按隱君名茂字廷秀號止庵高明人著述甚富
祠在高明縣北之楊林驛

訪古來謁蘭公祠萊花滿地草離離人往風微三百載

馬懷素集

卷一

七

循牆細讀漁村碑

李漁村先生有蘭隱君祠堂記○原注

先生高卧鹿山

裏明月清溪釣烟水梅邊鶴子想遺風彷彿孤山林處

士當年王驥征麓川虛懷問計草廬前船從山過麓川

破勝算遙奠西南邊荒祠無人薦蘋藻古墓寒烟滿秋

草墓去祠堂半枕邊無夢到公侯我愛先生詩句好

祝皋衷太守調任吾元之官有日矣昉町士民感

德者阻塞公門攀留甚切固知德澤在人而人

心之愛戴不約而同如此也余目擊其事感而

賦詩

按州志此首載先生詩後而逸其名今以祝公

官元時期及序語詩格攷之當是先生作錄此

待攷○皋衷名宏

家聲兩世著循良卓魯芳名足雁行雅操冰壺同皎潔
湛思溫水共汪洋碑存撫字千年石人愛巡行幾樹棠
截路留輓今再見賢聲應自重巖廊

祝翰翁同年雙壽

木公金母並千年白髮青瞳地有仙陛下琳瑯成國器
花間杖履映華筵鹿車共挽人爭羨鴻案相莊古所傳
仁看鯉庭騰龍管龍章輝耀錦堂前

新興道中

馬懷素集

卷一

六

按新興今改玉溪縣

春來十日雨傾盆曉起人家尚掩門客路身遊圖畫裏
杏花春水綠楊村

和何洞虛妙應講寺韻并序

丁酉歲夢遊昆明山寺能一一記其曲折今春
登陞山妙應講寺宛然夢中所見內懸老僧畫
像上題句云何年得遇洞虛子石鼎當窗煮露

芽與兄號相符亦異事也

案洞虛名其佚字天成號洞虛一號六谷石屏

人工詩文善書法著有墨雨樓集○陞山

昆明縣泊北二十里

文士前身多老衲
重逢底事轉悲傷
傳衣梵宇留遺像
煮茗長廊馥妙香
圓澤懷人情未盡
天珍有夢事殊常
陞山我欲同君往
坐看飛花點石床

鐵爐關

武按鐵爐關在昆陽州南三十里與新興州交界地

兩州疆界一關分險似鐵爐自昔聞石上武按楊君鈔本誤作上下
清流諸澗水嶺頭白湧萬峯雲幾家茅店通行旅半畝
閒園種此君自笑年來勞跋涉何時江上伴鷗羣

馬懷齋先生遺集

卷一

五

秋夜

黃葉蕭蕭獨掩關
屏風小牖證江山
有聲夢入湘雲去
不管秋聲在樹間

一本
無此句

馬悔齋先生遺集卷二

文遺

元江清水河橋記

元於滇爲邊徼郡邑之雄其四面皆水環城爲流如重
柵夾塞入其境非涉水不能前其舟則束板以渡無傍
壁可援上下失勢輒溺流數百里杳不見跡故常以水
險於他邑其地城南爲清水河夏秋之交雨水瀰漫波
濤洶湧居人旣以其附近城郭旦旦而往勢非木橋之
所支而又無强有力者爲之經營措辦故其病涉視他
所爲甚癸未歲蜀人厲應龍慨然捐金數百建造石橋

馬悔齋先生遺集卷二

將以今春落成元人樂其利也以爲不可無述予惟浮
屠老子之宮君子所謂驅天下之游民而曠廢其手足
其無益甚明然世有不惜捐踵碎身家以佐其費而
耗財力於無用之地至於除道成梁要爲有濟於世而
莫前應龍固無求於元而元又非其宗黨戚里其何以
樂善好施又何心哉世之强有力者拱手熟視莫顧其
利害之誰何而慷慨好施出於斯人禮失而求諸野君
子良用慨然而於斯人則爲可喜也已故不辭而爲之
記

關公廟記

余讀書至子與氏所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求之三代而後克副斯語者實難其人惟蜀漢
壽亭侯關公始足以當之漢之季王室凌夷奸雄並起
而竊命跨州連郡者不可以指數當時人心已不復知
有漢矣昭烈雖帝裔未有一成之田一旅之衆徒挾空
名以伸大義於天下其勢力不逮袁曹孫氏遠甚乃選
擇昭烈以從事於涿流離奔走百折不同其志可不謂
堅而守可不謂定乎其客於操也子女玉帛所以供奉
者備至曾不以動於中而操亦不得而留焉迨荊州構
變臨大節而不可奪剛大之氣足以塞天地而配道義

馬悔齋先生遺集卷二

矣蓋素性好左氏春秋其生平學術皆得力於此是非
取舍不謬於聖人子與氏所謂大丈夫者舍公其誰與
歸哉且卓然不可及者匪直此也諸葛以十倍曹丕之
才於操猶難之曰不可以與爭鋒迨取襄陽樊城破七
軍虜于禁斬龐德議徙許以避其銳其將畧固有大
過人者矣使其志獲伸方之高光之蕭曹耿鄧何愧哉
不幸穿窬之徒毀盟而附操使其功垂成而敗則漢業
之不復興亦天意之不可知也安得謂其謀之不臧而
慮之不遠也哉以故光明俊偉之概震於當時戒仁取
義之風傳諸後世雖荒陬僻壤人跡罕至之區莫不虔

祀而敬奉之宮殿之崇熙如雲日者不可以數計古今
祠祀之盛未有如公者元故有廟祠於嘉靖之乙丑
至萬曆丙辰那公涵春重建之迄今歲月日就傾圯夫
浮屠老子之宮所在都有大抵不俟其頽敗而早爲之
所公之忠義炳若日星其宜尊崇奉祀有非浮屠老子
之宮所可比者故敬贊數言於貞珉以傳之後世斯廟
之成其有功於名教也豈淺鮮哉建工始於辛卯之冬
迄壬辰仲夏而落成予乃謹爲之記

定空上人塔銘

師諱寂暉號定空俗姓何父諱百春母劉氏夫婦喜飯

馬懷素集卷二

三

僧在娠母劉氏長齋禮佛及師誕生數歲不茹葷年十
餘往往有出塵之想日以爲言父母重違其意乃令祝
髮爲僧師事益惟上人而晝夜勤苦戒律精嚴益惟嘗
稱之康熙辛酉大兵平滇師避兵暫戡遠近之人皈依
者衆又徧遊雞足水目九峯諸山之間訪明師以廣聞
見後住錫海潮寺又州中之小刹也僅前樓三楹及兩
廂寺當孔道築茶亭道旁以飲人平泊道塗往來之人
便之勤苦力作數十年開拓寺宇前後樓廊數十間大
鼎固童山師栽植松柏竹木近萬株鬱鬱葱葱稱勝地
焉寺有常住僅足以食十人師增置其田倍於舊額焉

衆衣食不缺於供且性廉介不受餽遺當道貴顯至其
廬者多敬禮之或招至署中則固辭未嘗往其嚴自守
不慕勢利如此與余交最久且愛余書余在楊林師來
省視延於寺中者數日臨別依依師是時抱微恙未幾
遂示寂葬之日遠近弔送者數千人是可以觀師之德
矣葬後五月其徒孫普心請余爲銘余銘之曰生人大
患緣於有身迷其性者往往沈淪師性明覺去妄存真
住錫空山甘苦食貧臨濟正宗師真其人大鼎之嶺秀
崧之嶺塔銘其上以照千春

馬懷素集卷二

四

附錄

寶慶劉達武纂

先生遺墨一冊吳茂才香亭家藏本也字跡剝蝕葉有脫落首十餘葉選錄唐宋以後七言絕句次三十餘葉即先生歷年詩稿也次則彙錄老學菴及藝數西湖各筆記又次雜錄數事一爲二十一史纂著者姓氏一爲乙未正月二十三日御試原官休致翰林二十四人姓氏一爲湖廣辛卯副榜十八人姓氏一爲戊戌科翰林六十人姓氏一爲直隸各省地丁稅課官俸衙役驛站祭祀兵饑起運各銀數而葉之空白處雜以銅仁府印印花則先生出守銅仁時此稿亦行篋中物也香亭幼馬懷麓堂遺集卷二

不其父亦好古士常把玩不釋手後爲族人某借而秘之屢索不還訟於官乃獲還之即下世病革時常舉其事以告香亭自是珍重不敢以示人者三十餘年矣余披閱既竟即寫一通以爲手錄一通亟以原稿歸之而識其大凡於此

余方搜輯先生著述彭慶父筱坡檢送文詩鈔本一巨冊凡記序數百近體詩二百餘首首尾多脫簡作者姓氏均逸細審之知爲石屏人蓋與先生同時相交游者茲摘錄其唱和數首和村居詩云流行坎止隱南山從佛歐公佳韻隨朝帶林泉

在雲梯拱舒笑萬里風光暫駐顏無限蒼生思謝傳一
笑露雨望重還又和過觀丞弟山莊韻云安仁體段樂
山家沈靜幽深遠物譁勁節不撓凌竹柏扁舟獨入笑
飽瓜花開野徑吟唐句月上曲塘飲陸茶經濟從來儲
草莽蟬溪豈忍老烟霞坦懷素住山家清雅無塵靜
俗譁菱蕩鋤雲培鄺菊問渠引水灌參瓜臨流酌酒閑
談畫透月裁詩細品茶養勝林泉飲二陸依稀萍野舊
煙霞

筱坡弟瑞卿茂才出鈔墨一冊亦百餘年物也葉有脫落字尚完整亦不著姓氏初擬爲舊志鈔本細校錄之

馬懷麓堂遺集卷二

二

則編次既殊詳畧亦異知纂志時此本尚未搜獲入局也如知府羅鉉送先生公車北上詩爲舊志所未載詩曰一第君何重吾門喜得人長乘萬里浪遠拾帝鄉春榴火搖征蓋荷香送去輪樓霞山上望猶見別時塵其他志已收錄而詳畧不同者如吳學使克菴自肅贈先生詩云樓霞山上瘴如雲旭日光華喜見君濯濯春姿堪共對盈盈秋水欲平分摘花入夢傳真派代草登朝續令聞珍重吾曹期許意驕驕五色本空羣按文秀君墓表稱先生受知於克菴有國士之目故贈之如此而志僅題贈元江馬生五字不載吳公姓氏殊令閱者目

迷其矣舊志之畧也

昔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感賦云破屋居人少柴門
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盡傷其式微也今年
夏余聞先生裔孫名國安者自省會縣業歸里屬其長
親楊議員湘亭叢桂攜與俱來見其年甫舞勺丰姿秀
穎文亦清適而問爲先生幾世孫竟茫然不能作答既
乃檢送所藏家牒亦畧無從核其世系時國安父
母均歿親族無子遺寓居於外王父孫君澤芝之家其
與母弟國華則寄育外王母高氏家僅五齡耳零丁孤
苦世業衰微可爲浩歎然以視魏氏子姓爲有間矣

馬懷素先生集

卷二

三

常與彼坡君訪先生故宅沿馬家巷行數十武見其背
城面河敗瓦頽垣而外僅存渾金璞玉一坊字爲先生
手筆亟爲立石宅左額以所謂伊人四字亦夏侯嵩思
賢之意云爾

澤芝君藏有先生行樂圖及詩帖一軸出以相示雪影
鶴髮寬袍朱履見者油然生敬慕之心亟屬溫生禮南
縮臨其像列諸集首綴以贊語而彼坡君所藏無名氏
殘墨亦有題辭數首爲並錄之詩曰人生至樂在當前
安素園林適性天茂叔池塘堪笑微淵明松菊好盤旋
庭陳尊酒呼同輩座有琴書暗與君得結謀傳子姓

香山圖畫壽千年結廬深處地偏幽夏木陰濃五月秋

過雨荷香清枕上穿林溪水落池頭不妨月下將書授

正好花前作卧遊六一滁仙留萬古身於天地更何求

世間何處訪神仙巖壑深深別有天陶令田園留百世

謝家亭沼足千年攜朋酌酒依花坐聽子攻書枕月眠

試問勞勞名利客抑知不朽是林泉其詩帖則膺鼎也

先生王父文秀甫君墓誌墓表墳中祀載未獲收錄至

民國六年瑞卿君以公至君山討徐氏廢篋中檢

出珍藏於家墓誌爲清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揆撰文

內閣學士荆門胡作梅書丹貴州提學使松山蔡珽篆

馬懷素先生集

卷二

四

額墓表亦珽所撰而書丹爲檢討昆明王思訓篆額爲

檢討石首鄭其儲誌表幾成冊計十二開雖有剝蝕

尙能成誦錄之元志以見先生之學行有自州志載有

文秀甫君登玉臺山七古一章言前入古沈雄可誦詩

云嶺南山水甲海甸埋沒蠻荒人不見天放宗元下柳

州特爲山川開生面惠麓僻處西南偏開國於今四百

年山川亦自稱奇偉恨無妙筆一爲傳我登玉山數往

復下瞰平時與山麓靈崖萬仞高插天千山萬山皆拱

伏流泉在左響淙淙天畔更聞鐘寺鐘峯迴路轉開靈

境層層古洞白雲封怪石如林遊投步攀拊巖巒更尋

路樹頭野鳥時駒駒遠見前山起煙霧吁嗟此境信稱
奇我勝其巔眼無迷對面五峯橫黛色烟雨霏霏更如
繡涵涵東注見澧水江城隱現波光裡城郭人民幾變
遷三十餘年遺蹟盡登臨此日心目開林壑陰陰畫起
雷夕陽點點牛羊下暮色蒼然自遠來郡國名勝稱第
一好景流連當日自知流翰愧難工留侯他年太史
筆余以瑞卿君藏稿校之志載殊多訛誤如平疇山麓
之山作荒樹頭野鳥之鳥作老我因與之陟作涉郡
國之郡作那之類甫君舊有銅鑄小像高尺許後因屋
塌遷奉某氏之家至今婦孺畏敬之

馬懷素遺集卷二

五

文秀君墓表稱先生與昆明王永齋交最善又同受知
於謝存我吳克菴兩學使攷舊志載有永齋玉臺精舍
七絕一首云山上樓臺山下泉結茅巖畔學高眠於今
盡望斯人出休愛秋林幾樹烟玩其詞意當是先生服
闋留籍永齋過訪諷其出山之作又克菴句云一峯矗
起影嶙峋樓閣參差萬象新放眼遙從天地外可能久
是石泉人用意亦同時教授李瀛仙及顧程美呂天秩
諸人亦均有詩發甲句云江流一鏡漾仙溪極目波光
天與齊閒抱素琴看釣叟青雲是處在君梯顧云雪崖
萬仞紫霞生佳氣細縕似赤城豈特中藏園綺客森森

玉樹早垂聲曰三靈壁天開並太華流泉深處隱仙家
高眠白石烟塵少長對孤松醉晚霞三詩同一機抒惜
顧自注氏歷舉無考王臺即先生詩中之瀝青寺名發
至湖南巡撫

先生墓原在南酒其子姓以風水之說遷葬禮江渡左
之金鰲山頂距叢桂山莊廢址不遠余與湘亭君訪尋
其地宿草榛莽碑碣無存感而弔以詩云荒原坏土澧
江東宿草蒙茸霜露空有漆燈明夜月更無石馬泣
秋風思賢碑沒傷徐穉限收牆高待晦翁不盡低回意
盡寫青山萬里夕陽紅清同治中州牧武陵劉采九鳳

馬懷素遺集卷二

六

苞追慕其賢欲爲文表諸墓道尋以詞在未果余爲立
石誌墓道不得采九之文以誌之耳
余謁墓既弔以詩元人屬而和者有梁教員阜亭李茂
才清芬彭校長瑞卿何貢士泰曰諸人今並錄之阜亭
詩有小序畧云悔齋老人吾元先達中之詩伯也粹公
既爲之贊其像表其宅刻其遺集而又有謁墓感賦之
作悽惻纏綿令人不忍卒讀先生真詩伯之知音哉雜
誦之餘景慕曷勝謹次韻和之詩云古道斜陽舊苑東
金鰲山畔見幽叢一坏土築高人家千載人欽國士風
蒼苔藏書思約南桐花有句憶尋芳於今臨弔勞賢宇

橡筆題詩掃落紅清芬香句云雲霞古澗江東一代
文豪伴草叢世事悠悠逝水佳城鬱鬱占秋風字留
蕉葉唐懷素樹詠梅花宋放翁夜讀悔齋遺集罷頻驚
星斗落江紅瑞卿君句云名賢古墓大江東片碣無存
宿草叢此日金山光夜月當立樂句隔文風人傳楷法
懋公每探訊遺詩懋爾幸有表彰劉令尹豐碑斜映
夕陽紅

又後坡君與潘實業員玉山亦有詩潘云我食山北澧
江東名士幽宮伴草叢此日荒原留古塚當時蠻野啟
文風嫻嫻秀筆追松雪嫻嫻佳篇擬放翁幸遇知音賢

馬懷素遺集卷二

七

令尹碧紗籠映夕陽紅後坡云金鰲山畔廢莊東驛路
斜陽宿草叢墳土一坑留古蹟文章千載仰流風津梁
後學懷先哲明月前身憶若翁拾遺詩頻展讀光芒
萬丈筆端紅

瀨邊雲石屏陳存菴沉以莊文稱張蠡存漢以博學稱
時人謂之二存元江馬宣臣汝為與之齊名時人為之
語曰陳作馬寫張古董又晉寧李鶴峯因培又才尤著
彪炳一門督學江東聲振宇內宣臣亦與之齊名時人
為之語曰才高天下李由培宇壓兩江馬汝為

纂輯先生文詩時採訪所及頗獲遺珠如詩遺之未刊

夜及翰清雙壽一詩為瑞卿君訪得新興道中詩為周
校長介人所訪得鐵爐關詩為楊教員癸泉幼時見之
鄉先輩鈔本者集古書法詩為因遠林縣佐岷谷鈔寄
之作妙應寺詩則石屏勸學所長許君濟美郵寄湘亭
君清其函畧云劉公慕悔齋學行為刻遺墨此誠為地
方振興文化之賢有司也承屬撥羅忻然應命惟屏人
藏有此公法書者甚多其著作不少概見頃晤丁又秋
先生談及路經元城知馬公遺集付梓在卽復於藏書
家備加訪察僅得七律一章乃和何洞虛先生妙應講
寺之作蓋馬公與洞虛先生為兒女姻親故其詩之親

馬懷素遺集卷二

八

切有味如此云

師荔扉漁繫稱先公與虞虞山參議趙鼎望庶常趙玉
峯少宰書法皆本右軍可謂漢中四傑余到元後徧訪
墨妙冀飽眼福於是此間士夫各出所藏以相欣賞然
皆作字粗縷之上墨滯筆澀率意酬應佳者頗少遜於
詩鈔小楷遠甚最後鄭教員惠卿以素絹中堂見饋僅
署名氏不題上款草書七絕一首秀勁超逸實為所見
各字之冠余寶愛之又文秀君慕表稱康熙中御試滿
漢書先生俱拔第一既而聞聞茂才澤珊家藏有先生
滿文一幀時聞君于復中為刀君新鑒借閱之字凡

七開節書周易湯詁每句之末譯以漢文惟余不習清書涂軌珠玉當前莫究其妙爲足愧也

清乾隆中楊刺史衍嗣嘗序輯先生文詩欲爲付梓尋卒於官稿遂散佚至道光末關選拔栗堂復見楊序言欲竟其事復以遠行未果及自浙歸又下世彭瑞卿君嘗爲余言曾見栗堂之姪澤珊茂才家藏有楊氏序言而澤珊又于役蜀中亟屬其外弟乃新鑑君徧覓之卒無所獲考元江舊志楊以乾隆丙戌進士出刺綏德卒于任其平日著述滇紀載絕無所見卽詞館省元諸錄於姓氏亦未登列以致字號與當日詩序無從覓見

楊氏詩集卷二

九

元距省會路僅八程社會蔽塞至於斯極而先生遺稿竟得於二百年後復行於世是豈文字之顯晦亦有數存耶

先生母楊安人夔種也元江在明以前土著皆彝族彝凡十餘種而夔爲夥其俗男女相悅始爲婚媾安人生而有異徵襁褓時其母方夜乳輒見身有光燄畏而遠置之及長光益熒熒射人村之兒童雖嬉戲不與爲伍自是彝族遂無與之議婚者迨于歸後光乃漸滅是殆造物者巧完其貞以爲明德之配寧馨之產與此事楊湘亭議員爲余述之

玩

州

園

集

洒易靈氏慎始
基齋刊於都門

玩草園詩文集目錄

詩

古今體詩四十六首

文

無爲解 三思解 小過卦解 日食解 大有
年解 論時務 論鄉保 論子產 論伍子胥
怒說 井田說 詩小序說 良知說 純陰
純陽說 五行說 納甲納音說 祀竈說 祀
痘神說 書楚辭天問後 書集古錄後 書韓
愈上宰相書後 送族兄萃庵序 再送萃庵序
留別魏山人序 與浮屠鐘品序

玩草園文集目錄

一

玩草園詩鈔

言懷

泗陽劉 揆

天地無終窮今日復明日曾記總角時忽此轉頭失二
十四年春飄若電火疾有書未能讀有業未能畢掘井
未及泉汔至亦未繙漢臯有園田逝將築我室河汾方
談道南陽今抱膝嗟我獨愚劣日日困殘帙辛苦採百
花何時得成蜜

越干草堂落成用少陵韻

伊人久已卧衡茅小築園林在漢郊春徑鳥聲過枕畔
夜簷星影下花梢談經許扣馬家帳汲古容窺陸氏巢

玩草園詩鈔

我是多年泉石侶呢喃燕語莫相嘲

自湖鄉挈舟還家

連旬積雨值新晴雲影天光照水清桂棹乍迴南浦曲
葛衣初試北風輕綠桑宅畔牛羊跡黃鳥聲中杵碓鳴
此地風淳堪習靜移家便欲訂鷗盟

荆山登嶺

豈畏征途險重重上碧霄浮雲隨馬足流水帶山腰日
落松聲怒風鳴虎氣驕人烟知不遠路有未歸樵

燕子歌

疎簾映狂花柴門漲新水節候近春分東風來燕子燕
子呢喃梁間語對影雙雙和儔侶去年春風此間棲今

年更尋舊巢處舊壘聊可息宛轉鳴胸臆迴身盼主人
曾是舊相識相識常苦不相親昨夜雨中夢故人十年
別我天涯去瘦馬獨行知何處吳頭楚尾盼茫茫渡口
楊花迷去路

雨

南國夏多雨愁聲儘日繁能添池水滿祇益瓦溝喧獨
鳥天邊沒孤峰野外昏懷人思遠道對此最銷魂

荆山道上

高高下下度遙岑衣帶不禁塵土侵北浦秋蓬遊子意
西風蕎麥故園心祇懷孤矢昂藏志聊托綿蠻寂寞吟
賴有奇峰當面起嵐烟翠雨一開襟

玩草園詩鈔

黃楓嶺訪魏山人

路從嶺腹行盤轉上林薄峭削不可登趨前復後卻距
躍始得升力盡且休脚西南見羣山峰巒露各各松林
一徑下面勢忽寬綽飛泉何處來危石架深壑遙望隱
者廬寄托在崖嵒柴門悄無人幽花滿徑落

鶴聲

涼風吹遠空孤月照寒水問鶴因何鳴所思在萬里
村居夏景

綠陰自覆堤綠草自盈堦披窻一以眺念此氣候佳蜻
蜓飛習習倉庚鳴啾啾彼物良自得我樂亦無涯
樵子贈我松鱸翁餽我鯉燒松烹鯉魚倒甕香醪美同

此漁樵人飛杯綠樹裏相和漁樵歌天末清風起

往樂耕院

緩步偶過河岸頭鳥鳴真覺此村幽兒童陌上爭芟草
老叟溪邊暇飲牛戶比朱陳敦嫁娶巷無王謝修車裘
詠茅種菓容予住白石橋頭買一邱

雜興

幅巾望馬塵籬落聞雞犬節行日以微士風何由善尼
父歎鮑朝子輿輕儀衍男兒七尺身奈何效柔軟剛豈
盡招尤柔亦何嘗免不見錚錚鐵寧折不可卷
深源謝經濟北伐乃見疎崔浩談風節股票竟何如事
未經親試美名安敢居意氣競自許或恐涉浮虛謙爲

玩草園詩鈔

三

君子柄敬維德之興寄言修名子勿效彼狂且

吁嗟三章

蚯蚓本微族雨過仰穴鳴螻蟴助之響嘈嘈夜到明時
至氣斯作誰能禁其聲吁嗟夸毗子是非誰與評
門有鷺鷥藤攀附最高枝四月黃白花兒童仰面窺大
木一朝仆狼藉勢相隨吁嗟五鹿客托身亦可危
仰瞻井鬼南蓬茸一狼星弧矢踞其左彎弓帶箭翎終
古不一發空有審固形吁嗟剛決柔此道無人聽

對雨

昏昏江外樹黯黯隴頭雲雨過三旬後春殘八九分孤
花高不落百舌晚猶聞應得來朝霽還招舊酒羣

草堂

草堂無人跡水石自閒雅蕉葉曉映書翠光若可把亭
午一花開雙蝶偶來下主人澹無營南華手自寫
得淇園孟檀書信

朔風獵獵吹蘆葭瓶水生冰日又斜乍接平安書兩紙
盆中忽放水仙花

野望

濃雲壓遠空日中忽冥昧前山先受風遙看偃松檜雨
色近南村響聲雜江瀨一鶴何處來忽翔烟雨外
清明

蕭蕭行烟中徐徐度陌上青愛麥葉浮黃知菜花放翁

玩草園詩鈔

四

媼課田功子婦鋤相向願告肉食人矜此勞瘁狀

夏日式和軒

山岡當戶後風吹嘉樹林下有馴鹿臥上有野鳥吟飯
罷無一事閒坐理素琴清和隨指發無意偶成音

題仇麗亭一鷗集

短燭搖風光閃閃殘蕉受雨響啾啾年來抱獲忘機久
許我無心狎海鷗

食蟹

江風魚市腥筠簋堆郭索胡費簪珥資每晨致數縛遂
令手持螯豪飲盡杯杓和麪還作羹厨人煩剔削松棚
涼几閒雋味頻領略吾衰賴滑甘念此意不薄憶昨漢

上來飛蝗灑村落百穀用不成米市價忽躍未知殘冬
閒此邦竟何若那無桑梓懷分應同憂樂休陳魚麗詩
願言安藜藿

懷拙軒

一夜西風生逆旅豆花棚下瀟瀟雨殘夜江聲過枕邊
欲眠不眠心獨苦王孫天涯游不歸野鶴孤雲在何許
秋雨秋風夜如何會記昔年對床語

卽事

炎夏無人跡閒園習靜居日斜三徑竹風亂一床書鹿
食荷花盡蟬鳴樹葉初淹留無不可卽此是吾廬

黃鶴樓對雨和王明府少林韻

玩草園詩鈔

五

百尺樓頭望遠氛涼風入坐酒方醺江中片席還乘浪
雨裏諸峰盡化雲終古青山留二別千秋黃武記三分
孫權建都鄴城改號黃武醉來醒後俱堪賞漫笑當筵白使君
白樂天黃鶴樓詩有醉來堪賞醒堪愁之句

九日同人相約登高留詩二首呈式和軒席上諸

公錄一

諸公乘運屬休明退食雍容一盞傾豈有笙歌酬令節
多因鴻雁感秋聲西風早送巴船下南國先聞米價平
憂樂由來同蒨屋清吟不是賦閒情

和王蓬心司馬原韻

摩詰風流伯仲閒詩情畫意兩難攀寫來向背花三朶

吟對東西翠一簷戶外松濤添地籟城邊塔影露烟鬟
荊州悔不相識早白髮同看鏡裏顏

赤野湖舟中和孟檀韻

正與鄉隣約耦耕扁舟一葉又南行社公雨過溪頻漲
花信風隨艇自輕語笑無忘今日樂詩篇深見古人情
黃鶯求友心何急可愛嚶嚶出谷聲

城陵磯

一線縈峭壁竹與欹側行飄風衝面起急雨黃河傾上
有危石落下有怒浪爭我前港口隔我後瀑布鳴會聞
九折阪昔人叱馭征安居忘習險方寸每易驚

洞庭湖用少陵岳陽樓韻

玩草園詩鈔

六

晨光纔入戶蒸屨一憑樓北客閒來過南天自古浮年
華看野馬心事比虛舟百底何勞集吾非屈賈流

雨後巴陵道中

雨後沿溪行眾響沓然至樹杪百重泉奔飛同一墜破
崖出雷聲耳目駭奇異回憶往歲秋旱魃爲災崇渴池
起焦烟安施桔槔智今春得甘霖此實天所賜流潦散
莫收離弦箭不啻淺塘涸涸豐潤奚所冀周官設稻
人儲蓄記水利爲我語山農涓滴不可棄

短歌行

春日載陽以罷霜雪百卉欣欣我心則悅花落於林飄
風隕之柔而不立雖華何爲眾人所營君子所棄惠施

五車未可與議和風甘雨吉日良辰玩此芳草思古之人

玩草園

緇塵今已厭來覓舊時園隣叟先過我春光早到門幽花隨雨墮小鳥向風翻莫爲軒車客招邀更出村

暮春偶出憇小茅亭中

濃陰覆長堤倉庚鳴高樹涼風吹襟裾遵此屈曲路徐行二三里茅亭小佳處共談笑功荷公來我顧稚子爲提壺殷勤香茗具感我來梓後相與保淳素

即景

竹簾半捲對殘紅一卷南華讀未終日午書窗無客到

玩草園詩餘

七

蜻蜓隨意上屏風

郊行

鳩兒穀穀燕兒忙小麥青青大麥黃行過垂楊三兩社烏鹽角裏好風光

秋日村中即事

比戶相邀醉瓦盆菊花香裏薦雞豚年豐井稅先期納無復催科吏到門

梅花

水管猶懸簷角下月華初上初墻時不知誰倩逃禪叟
淡寫疎花四五枝

荒園

荒園顧盼餘景物何閒憺於焉灑塵襟俯仰極清覽疎雨點芭蕉新水出齒菰端居懷古人撫卷有深感

禽言三章

泥滑滑羸馬敝車清晨發四山烟靄雨濛濛村路斷絕水澎湃請君回車顧我廬釀有秫酒菹有蔬與奴白飯馬青芻

提胡蘆有酒清我無酒沽屋宿將淡杏花裏村酒味甘如醍醐勸君且盡杯中碧東風滿庭紅莫積人生嘉會良可惜

家家撒穀南東井畔種鉅族十日一雨五日風穰穰不煩豚蹄祝西風禾黍快登場東穗之利寡婦忙鴻雁來

玩草園詩餘

八

賓有餘糧

得申翁堂書信却寄

老去聲光更悄然紙田墨稼畢餘年遙知野巷西風裏白髮殘燈手一編

玩草園詩餘

同里盧靖校刊

無爲解

無爲之說儒者言之屢矣而莊老之徒亦數數言之意果同乎曰否也吾儒所謂無爲者非寂然無所事事也如君人南面而治天下禮樂刑政條教號令之屬一日二日不啻萬幾惡有寂然無事而治天下者哉亦曰順事物之理不以人爲私智異其間故謂之無爲耳子欲其孝臣欲其忠弟欲其弟友欲其信順子臣弟友之理而非有所作爲也天下凡事皆有定理順理而行雖日行萬事皆謂之無爲拂理而行雖日行一事皆謂之有

爲不觀禹之治水乎導積石鑿龍門決汝漢排淮泗疏河淪潞八年於外三過不入可謂煩且勞矣而孟子以行所無事目之者亦謂其順水之性而不以私智穿鑿其間爾明乎禹之治水爲行所無事則聖人之所謂無爲而治者居可知矣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百慮而一致殊塗而同歸後世禪寂之士又往往依託焉以何思何慮爲屏絕思慮嘗考此章言精義入神矣言窮神知化矣非思慮而義何以精神何以窮書言弗慮胡獲論語言不思則罔且人而木石也則可人而非木石也誰有能却思慮而不用者哉情欲之思謂之有思有慮故曰憧憧往來義理之思謂之何思何慮故曰貞吉悔

亡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豈絕去知識者哉是故順理之爲謂之無爲順理之思慮謂之何思何慮順理之知識謂之不識不知其義一也蔡介夫有言既曰天地無心矣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既曰聖人無爲矣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爲余亦曰惟其以生物爲心故謂之無心惟大聖人之所作爲故謂之無爲無爲之義不明於是乎黃老始以其清淨自然亂帝王之治何思何慮之義不明於是乎禪寂之士始以屏思慮絕知識爲學而流爲陸王之歧趨余故表而出之

三思解

三思非定於三次也再思亦非定於再次也義理之思雖千百其思止爲再思思及利害雖一思已謂之三思再與三若泥其定數則此章之理窒碍而難解矣嘗考經書之中二三不作定數解者甚多不獨此章爲然三年學言其學之久而已三以天下讓言其讓之固而已非必拘於三也夷子兼愛孟子譏其二木朱子謂夷子視其親如路人蓋有千萬本何止二本則二本之說猶言多本也若拘二之定數孟子不免有滲漏矣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大概言德之不貞於一而已多方之文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四之至于再至于三再與三固不作定數解也

易之蒙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亦言再三矣皆不作定數解也至所謂終朝三褫王三錫命晝日三接皆以極言頻數之意若損之六三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與再思三思之義尤足相發蓋此爻之旨以兩相與則專三則雜亂精誠不交雖與一人交亦三也精誠相孚雖千百其朋亦兩也其以兩爲專以三爲雜正與此章旨相近皆不作定數解矣何獨於此章而拘之理有淺深事有難易資有敏鈍有不思而得者有再三思而得者有千百思而得者弗得弗措已百已千聖人固不禁也惡有限之以再思者故惟再與三皆不作定數解而以義理之思爲再思以利害之思爲三思則

玩草園文集

三

此章之旨庶乎昭晰而無疑也朱子語錄以此爲臨事之思大全陳氏亦以此爲應事之思皆認再三爲定數而從而爲之辭者也不知思苟邪妄再思亦屬不可苟不越乎義理之中思亦何妨至三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非應事之思乎諸葛亮治蜀事有不至至於十反非臨事之思乎平時窮理之思有所遺略他日尚可講訂以求其當臨事之思苟不詳審率而行之其有所害焉必矣然則以三思爲定於三次再思爲定於再次者其說膠固而不可用者也

小過卦解

可小事不可大事解者日能濟小事不能濟大事以小

事爲日用常行之事以大事爲關繫天下國家之事其說非也易中小大皆以陽剛爲大陰柔爲小與尋常小大之解不同况卦名小過者柔過也何獨於此小事大事而忽變其義然則其日可小事者言可用柔也不可大事者言不可用剛也彖傳曰柔得位而中是以可小事所以明用柔之得時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所以明用剛之失時也彖又以飛鳥遺之音喻之飛鳥下則卑伏而得安上則高亢而過禍日宜下者即可小事之喻不宜上者即不可大事之喻凡剛之德主乎發強剛毅進而有爲柔之德主乎謙遜謹密退而自守小過之時可退守不可進爲時如是處之者亦當如是

玩草園文集

四

豈可逆時以取咎哉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亦收斂卑下小事之意也而解之者曰君子之爲此以矯時厲俗也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有短喪之宰子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徹裘其說非也小過之時於義不得不過豈因矯時厲俗而然者與君子之道與時變通所以盡性修身而寡過也如以爲矯世厲俗而爲之則僞矣陽貨惡人而孔子拜之行之過乎恭也時當然也蓼莪之孝子不得終養而其哀獨過於人王偉元攀柏悲號樹爲之枯喪之過乎哀也時當然也時乎家之貧也時乎歲之凶也則二簋可以享神匏葉可以寡

實用之過乎儉亦時爲之也當小過之時行小過之道則爲大中爲至正不當小過之時而行小過之道則爲過中爲失正而恭爲足恭哀爲毀滅儉爲吝嗇矣聖人隨時而處中固非膠於一定者也若考父之恭高柴之哀晏嬰之儉則是一偏之行終身固執而非能隨時以求中者何足取以明小過之義哉

日食解

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去之二千餘年而巧歷之士推之十不失一蓋日月交食本有一定之度非人君德政所致其不當食也不以桀紂而食其當食亦不以堯舜而不食也日食既無與於人事而聖人每食必書何也

玩草園文集

五

曰人君之事天猶人子之事親察之不可不詳敬之不可不至也人子有過爲父母所譴怒固當恐懼修省以回親心若父母自生疾病雖非人子不孝所致然爲之子者豈能泰然處之凡恆雨恆風恆暘恆燠恆寒以迄山崩川竭之屬皆君德不修所致此由人子有過以致父母譴怒固當恐懼修省者至於日月交食自有常度此氣數之厄亦猶父母自生疾病雖與人子無涉而亦不可不遇變而懼者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春秋月食不書獨書日食者日爲眾陽之宗人君尤當畏懼故亂征有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之事左氏有伐鼓用牲之女皆古之帝王事天明事地察之至意也或謂日月

交食既不由於人事而十月之詩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者何也曰詩人之意蓋言日月告凶變見乎上如此而四國猶然無政不用其良不知遇變而懼文意正與下章哀今之人胡憚莫懲相類以爲日月告凶由於四國無政者講師沿習之訛集傳偶未別擇者也

大有年解

大有年胡傳以爲記異孫氏覺張氏洽吳氏澂皆以大有年在桓宣之世不得謂祥考當世君臣德政固不足以迎迓休祥然上天仁愛生民予以豐樂聖人筆之於書寔慶幸之也如以大有年爲不足喜豈大水大旱大

玩草園文集

六

饑反可喜乎諸儒之言可謂不卽人心者矣再考古之人君於天休滋至則必退而增修德政斯爲善承天意今魯之君臣怠惰偷安不能仰答天休寔爲可譏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書大饑則人君當以賑窮乏撫流亡爲心書大有則人君當以畜財用興教化爲心故災異者天所以懲戒人君之爲惡休祥者天所以啟迪人君之爲善此春秋之微意也

論時務

今天下之災果安在哉弊在民窮財殫猝然有變則將不可恃也夫民所以窮財所以殫者豈田有未墾歲有未登抑上有苛刻聚斂之政歟皆非也弊在奢侈濫費

不知節省而已矣小過之卦曰君子以用過乎儉方今之時正小過之時也請得而極論之古之時非祭祀不飲酒非會賓客不飲酒非疾病高年不飲酒至雞豚狗彘以養老者而少者不得食也又五十者非帛不煖童子不衣裘裳而今則苟有餘財無不飲酒食肉衣帛衣裘者矣宜何以定爲制古者士庶人之廬取足庇風雨而已故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禹卑宮室孔子稱之帝王猶然也今則危樓高墉相望於村落宜何以定爲制古者鄉飲酒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至士庶人私會賓客則其禮益簡瓠葉兔首雖薄而可以獻酬今則魚肉不數珍錯競奇主非此不敬賓非此

玩草園文集

七

不歡也古者以瓦爲登以木爲豆以竹爲籩婦人之飾縞衣綦巾甚或荆釵布裙凡諸器用並從樸素今則金銀之器珠翠之飾奇技淫巧日新月變宜何以定爲制古者婚姻之禮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今則綺羅充庭筐篚相望稱貸不足繼以鬻產甚或財禮不給遂至婚姻失時古者喪葬之禮稱家有無祭弔之客相向而哭致奠而退蓋主乎戚也今則張樂受祭並同吉禮優伶演劇鼓卽和歌至於供給弔客酒肉並進其來弔之客祭軸祭饌亦各以精奇相誇宜何以定爲制古者四民各有職業明勸晦休罔敢淫戲今則幼者簪錢長者博塞春有花燈之費夏有龍舟之費演劇宿伎下及吞刀走

索之戲所費不貲宜何以定爲制古者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入口爲率外此則宗族鄉黨有睦姻任恤之會鰥寡孤獨有遺秉滯穗之及今則養星命堪輿之師矣又養教習拳棒之師矣又其甚者終歲勤動以供僧尼之飯矣古者士庶人祭其祖考於殿外此則祈報社稷春秋祭酺五祀之中或祀戶或祀竈如是而已今則創梵宇修道觀雕鏤神相範金以爲鐘冒皮以爲鼓一歲之中凡遇仙佛壽誕必欲錢祭賽偶遇豐收則村落之間必諷經修醮或跋涉數千百里望南海走武當祈福穰災耗失物力莫此爲甚宜何以定爲制凡此諸弊未能澄清決無望其富足之理雖當樂歲猶不足以自給

玩草園文集

八

一遇水旱尙復何以自支弱者爲流孱强者爲盜賊明之末造斷可見矣雖竭朝廷之府庫不足以賑立常平倉不足以補塞於百一也愚以爲當今之世宜取民間衣服飲食宮室器用冠婚喪祭勒爲成書務從節省務遵古制禁游惰懲逸諺戒淫巧汰淫祠天子責成於部院部院責成於封疆大吏大吏責成於府府責成於縣縣責成於鄉約保長設誠而致行家傳而戶說不在懾之以威而在諭之以理不惟足以畜財用而寔所以興教化其於治保邦之道豈小補乎然此猶法制文告之末也人主一身天下所環視而則效者果能端本正原深知稼穡之艱無以欲敗度無以縱敗禮則躬行心

得之化有不戒而孚者矣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其末也駢北三千詩人歌之諸侯之君躬行節儉猶有富庶之效況皇建有極而天下其有不臻於治安者哉

論鄉保

今天下親民之官莫如縣令而一縣所攝周方數百里其村落市場窮鄉僻井縣令足未能盡到也目未能盡悉也鄉保之責成誠不可不嚴矣夫今之郡縣未嘗無鄉保也然任之不專責之不重待之不以禮授之不得其人則不如其無也何則今之鄉保賤役也例不使紳士爲之充其任者皆愚弱無能之徒官長鞭撻胥吏魚肉之不復比於人數其所職掌不過迎送官吏催夫雇

玩草園文集

九

夫及殺盜重事報明本管而已嗚乎以若是之鄉保信不如無之愈也凡吾所謂必責成於鄉保者以一縣所攝周方數百里一戶之中丁男幾人丁女幾人一區之田孰爲某疆孰爲某界一事之爭孰曲孰直孰小加大孰眾寡孰強孰弱孰可以欺縣令不可以欺鄉保也孰孝孰慈孰貞孰義孰鰥寡孤獨孰貧無立錫孰蹤迹詭祕孰藏匿罪人縣令不知鄉保無不知也爭執不已乃興詞訟詞訟不決遂至累年鄉保可早爲勸釋縣令不能也語言啟釁遂至格鬪格鬪不已爰及死傷鄉保可早爲禁戒縣令不能也婚姻葬祭汰侈不度衣服宮室冒濫無等博塞圍棋恆舞酣歌鄉保可早爲勸教縣令

不能也小大詞訟架飾浮言縣令審決有同射覆鄉保則洞若觀火也朝廷有所勸諭上官有所約束縣令僅於城郭張一告示而已鄉保則可以家傳而戶說也故愚以今之鄉保勿視爲賤役宜嚴重其選蓋古有以三百戶爲邑者論語駢邑三百訟卦邑人三百戶是也今議每三百家則設一鄉保必其德性謹厚學問優通者爲之使三百家公推一人朝廷量給廩祿假以事權重其責任每十家爲甲甲有長凡甲長三十人皆稟承其命令奉行其教化其可爲鄉保者勿論舉監生員及進士之待選者皆許承充蓋學者立人達人既可少見其及物之效而待選之進士亦得由此練習民事非小益也夫周之比長閭胥鄰長里宰之官卽今之鄉保也彼其於祭祀喪紀婚冠飲酒無不掌也孝弟睦姻敬敏任恤無不教也今何獨不當然乎漢之亭長三老嗇夫亦卽今之鄉保也彼其職主乎勸導鄉里助成風俗而當時士大夫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亦嘗充其職任今何獨不可行乎鄉保既設一切養民教民之法縣令第總其大綱而責其成效則胥吏亦可以汰省矣此法行吾見爲善者得以伸爲惡者無所容獄訟少而刑罰清教化行而風俗美於以臻天下於平康不難矣

論子產

子產論實沈臺駘之事吾感焉閔伯實沈臺駘皆人鬼

玩草園文集

一

也子產以閼伯爲商星實沈爲參神而云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杜註直指星辰之神爲寔沈是亂人鬼於星辰之列也以臺駘爲汾神而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崇之杜註云有水旱之災則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是亂人鬼於山川之列也祭法云日月星辰人所瞻仰也山林川澤民所取材用也辰爲大火參屬恆星汾出大原東注黃河開闢以來成象成形願使寔沈臺駘之人鬼冒而當之閼伯實沈班固人物表列之中下與丹朱同行蓋昏之鬼也願使之上冒星辰誣也甚矣祀典不明謬言朋興文昌六星而以張亞子當之元武七宿而以淨樂王子當之以至五嶽

玩草園文集

十一

四瀆社稷城隍之神並皆像之如人噫自佛老入中國天神地祇皆爲人鬼所冒矣而孰知當春秋時已有此不根之論哉子產誠博物君子乃不考於周公之典制而輕信乎荒遠之訛言其亦所謂博而寡要者乎宋儒又稱子產能知鬼神之情狀以立伯有後一事余亦不以爲然伯有殺於襄公三十年至是已八年矣後當立耶早爲之立可也不待其爲厲如不當立即堅執不立可也而何懼其爲厲殺帶殺段豈誠伯有爲之耶鬼能前知二人之死故爲是言以懼人非真能殺帶段也妖不自興由人而興靜以鎮之其欲自息汲汲然爲之立後毋亦寔有怯於中邪考伯有自鄭奔許自許入鄭爲

亂以伐其君其惡與魚石樂盈等無異故經書曰鄭人殺良霄稱人者討賊之詞也悖逆之賊不宜有後斷以不疑鬼神避之身秉國鈞成而罰賞予奪至爲一崇所亂無政甚矣知鬼神之情狀者不如是也

論伍子胥

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亡走入吳卒以吳師勝楚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爲父復仇世皆稱其美太史公亦嘉其棄小義雪大恥余獨不能無議子胥之族自伍舉事莊王世爲楚臣君與父同尊天之經也復父之仇而賊其君豈理之當哉且伍奢自子胥視之其父也自平王視之則其臣也爲君者固不可無罪而

玩草園文集

十二

殺其臣然使誤殺一臣而爲之子者皆將磨刃以懷必報之心此豈非大亂之道乎君臣父子之倫不明於天下將有相競於報復誣上行私而不止者非細故也余讀後漢書蘇不韋傳父謙爲李嵩所害不韋鑿地達嵩寢所殺其妾及小兒又掘其父阜塚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嗜其甚矣考子胥之父以讒見殺尙屬無罪不韋父謙私至洛陽干犯時法詎得無罪雖不韋與嵩本無君臣之分報仇雪恨未卽大悖然朝廷張官置吏而輒仇殺之亦與叛君何異何休儒者郭林宗名士顧推獎不韋一以爲比於伍員一以爲優於伍員何其察義之未精也然則父仇可勿報乎曰周官云殺人而義者令無

仇必其無罪被殺然後仇之仇在平民則殺人者死國有常刑不必人子手刃然後云報也使不幸而如不韋之仇在卿大夫者則訴其枉於朝期以必白死而後已不幸而如子胥之仇在於君報則非忠不報則非孝者則若王哀之痛父非命微辟不就終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其亦可矣大道衰而人倫之理不明於天下子胥不韋爲父復仇猶可恕也聶政專諸朱家郭解之流何爲者乎斯孟子所以致歎於賊民也

怒說

怒爲七情之一人所不能無者發而中節則爲聖賢之怒惟不本於理而妄發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人

玩草園文集

三

之無禮於我也必有其故矣反身而求己之得失勿遽怒焉可也已果失也將愧謝夫人之不暇而何怒焉已果得也則無禮而犯我者直孟子所謂妄人耳而亦何怒之與有至於奴僕之有過子弟之不率教理亦不能無怒然不過正容而責之數過而答之已耳至於嫚罵穢褻甚或袒裼叫號則鄉黨自好者不爲會讀書明理者而反蹈之士子服孔孟之服言孔孟之言雍雍于其平日講說莫不本仁祖義及平與人相接小不如意則呵斥攘臂至爲賈豎所竊笑此何說也且怒行於鄉里則任恤之義失怒行於九族則親睦之義乖怒加於兄弟加於夫婦則閭閻之禍作反目之釁成而室家凌

替馴至怒行於父母之前而譴呵如意則刑戮之民不待教而誅者矣易離之九四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蓋言忿怒之突發如火之弗戢將自焚也吾觀人有因於性而好怒者周子所謂剛惡爲強梁爲猛爲隘是也此當以學變化之者也有因於習而好怒者幼失義方之訓姑息養長不能爲人下孔子所謂習慣若自然者也此當以學克治之者也有因貧賤所激而忿怒易生者則固窮之術不可不講也又有嗜慾昏心怒發無常者武王數紂之罪曰沈湎冒色敢行暴虐言紂沈於酒迷於色以致怒發無節暴虐害人此則尤當清心寡欲以絕妄怒之原者也

玩草園文集

井田說

靖按說極通達可傳之文也

西

自秦漢而後言行井田者世皆指爲迂濶矣而一二大儒諄諄欲復古制者誠以行井田則人皆有田人皆有田則貧富均貧富均則教化行然後無忝於作君作師之任然則當今之時井田非不當行非不可行也在乎師其意而已老泉蘇氏極論井田必不可行以其爲川爲路爲滄爲道爲漚爲涂爲溝爲畛爲遂爲徑盈千累萬非塞谿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不可爲吁果若是焉亦愚甚矣所以必行井田者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井之弊卽三代之仁政矣亦何必畫爲井形哉自某所至某

所爲田百畝某家受之復自某所至某所爲田百畝某家受之又復自某所至某所爲田百畝爲公田則數家合力助耕但取丈尺足數卽橫斜曲直無所不可何必方里而井中爲公田哉或鑿地爲池或疏水爲泉或障湖爲陂或通河爲閘今日之田未嘗無灌溉也未嘗無疆界也因仍其制無不可者何必畎遂溝洫促細煩密如周官所云哉其居也或背山或臨水或散爲村落或聚爲市場無不可者何必八家同井取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如古時之制哉孟子當戰國時論井地制度已有潤澤之語朱子解之以爲合乎人情宜於土俗今之時去孟子又遠矣人情土俗變而益變求其一一如文武

玩草園文集

五

時豈非泥而不通之說乎必欲畫地爲井爲溝爲塗爲廬舍沾沾然如影之守形當如老泉所謂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尙未知其何如矣故當今之時但使人皆有田田皆百畝或皆七十畝皆五十畝取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而無此有餘彼不足之患雖不井田而井田之良法美意不外是矣不如是而曰必畫井爲田旣迂濶不可用舍是而別求均田限田又皆苟且補苴之道也

詩小序說

小序經朱子辨駁其紕漏顯然而後世猶有曲爲之解者不過以小序出自漢世去古未遠疑其真有傳授而

其實不然先毛詩出者有齊魯韓三家其說雖不傳然尙有一二可考如關雎刺時采芣惡疾及乘舟爲傳母作黍離爲閔兄作之類皆與小序迥異以小序爲古而可信則三家尤古而尤可信矣要之齊魯毛各以臆度故所持之說各相牴牾其不可憑信均也三家亡而毛氏之序孤行於世莫有正其謬者子朱子好學深思獨起而駁之所作集傳家弦戶誦雖於作詩之意與夫子錄詩之旨未知其悉合與否而就詩解詩以意逆志其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理油然而煥然余以爲今之治詩者但當恪遵朱傳不可忽常求新妄有支離獨鄭詩諸篇朱子悉指爲淫奔於事旣無所考於義亦未得安

玩草園文集

六

而童蒙講授之間謠言媒語不足懲反足勸似於思無邪之義猶有隔闕今欲於淫奔諸詩不用朱傳而於小序乖刺繆戾之說亦不盡從采取唐宋元明諸儒義理優長者以備講讀如木瓜不從序美齊桓而從輔氏尋常問遺狡童不從序指忽而從嚴氏指忽所用之人擇兮擇兮不從序君弱臣強而從嚴氏小臣憂國之解之類於事雖無所考而於理尙有可安於詩之本旨雖未必合而於詩之所以爲教者尙無所悖蓋亦猶然朱子之志也若自諸淫詩外則朱傳至精至當至簡至易他說雖美不必用亦不可用也

良知說

良知之說出於孟子以不學不慮爲良知良能姑舉孩
童愛敬以明其良耳非謂凡出於學而知慮而能者皆
不良也知之發乎天理者皆可爲良知行之依乎天理
者皆可爲良能不學不慮固良也學之慮之亦莫非良
也良知之說陽明以之立教亦未爲不可而吾獨怪陽
明之論良知粗而不精狹而不廣是不可以無辨何也
陽明之言曰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目而非良知
則不能以視矣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知覺矣是直指
知覺運動爲良知也又曰良知一也以其流行而言謂
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夫陰精陽氣形而下者也
陽明概目爲良知則與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豈有異乎

玩草園文集

七

朱子訓良爲本然之善蓋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言而
陽明乃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概目爲良所謂粗而不
精者此也其論致良知也則曰致良知而求之見聞則
未免爲二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
是專求之聞見而已其知不得爲上其意蓋以發諸已
心者爲良知而凡聞見而有得於心者皆非良知也嗚
乎何其狹而不廣與良知之在人心互古互今一也嘉
言善行是古人良知之流行也吾學其嘉言善行是卽
吾良知之流行矣吾遇父而孝焉固良知也吾遇父而
效古人之孝以爲孝焉亦良知也吾遇兄而弟焉固良
知也吾遇兄而效古人之弟以爲弟焉亦良知也吾手

自恭足自重目自明耳自聰是生而知之也良知也吾
手效古人之恭足效古人之重目效古人之明耳效古
人之聰是學而知之也亦良知也使古今良知有二則
古人誠不可學古書誠不可讀而古今良知一也是古
人之良知卽吾之良知也詩以道性情其善者卽吾良
知之見於歌詠也書以道政事其純者卽吾良知之見
於施設也禮以謹節文三千三百卽吾良知之淆列也
春秋以道名分褒貶予奪卽吾良知之是非也易以理
陰陽三百八十四爻卽吾良知之觀會通行典禮也講
焉習焉討論焉卽所以致吾之良知也如以爲糟粕
而棄之是自棄其良知矣夫吾心之良知萬善皆具本

玩草園文集

六

不待於外求然講習討論之功亦正非求於外也如必
以發自己心者爲良知而以得諸聞見者爲務外是外
義也是告子之學也其所謂良知者乃一己之私物非
天下之公理矣嗚乎良知之說出於孟子以之立教未
爲不可而獨惜夫陽明之論良知粗而不精狹而不廣
名取諸孟子而實同於告子誠不可以無辨也

純陰純陽說

四月純陽十月純陰者以卦配月則四月乾而十月坤
也然雖純陽而陰已伏雖純陰而陽已生自古迄今豈
有無陽無陰之時哉謂四月純陽而無陰十月純陰而
無陽則是陰陽常絕一月也董仲舒義謂純陽用事未

夏至一日是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是審如其說則是陰陽常絕一日也不知陰陽不可須臾偏絕須臾絕陰則陽爲孤陽而天地人物息須臾絕陽則陰爲孤陰而天地人物亦息矣程子解剝卦上九爻云上九亦變則純坤矣然陽無可絕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今按一陽來復雖在建子之月然自亥月而陽氣已朕兆胚胎歷三十日至子月然後生滿一陽之數故古人以十月爲陽月後天卦圖乾居西北亥納甲之術亦以亥爲天門樂律應鍾當亥而陽氣已應於內然則十月未嘗無陽可信也一陰雖生於建午之月然自己月亦歷三十日至午月生滿一陰之數故月令以四月

玩草園文集

九

爲麥秋說文亦云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參同契亦云陽終於己中而相干周公作七月流火之詩第四章詠大寒之候不始於五月鳴蜩而始於四月秀萋鄭箋謂秀萋鳴蜩穫禾隕穉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王荊公謂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其說固非妄也要之陰陽無窮盡之時剝於上卽復於下矣窮於外卽反於內矣往過來續如環無端詩所謂於穆不已孔子所謂不舍晝夜者不亦於是而可悟與

五行說

自世儒以五行論河圖洛書八卦而方伎小數推其淵源皆僭托於周易余竊以爲不然孔子之論河圖也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神如是而已不聞其以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也然則以五行論河圖者其果聖人之意乎箕子之論洛書也曰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既曰一五行矣則五行統屬之初一可知也而世儒猶分屬五行於九數此可謂蔽矣又洛書既缺十金木水火各二而土獨一於義亦無所處然則以五行論洛書者其果聖人之意乎離爲火坎爲水巽爲木艮坤爲土猶可信也乾爲天而以之屬金震爲雷而以之屬木兌爲澤而與

玩草園文集

十

乾俱屬之金則不可通也况卦有八而行則五以五配八金木土各二而水火獨一其數不均非自然之數明矣然則以五行論八卦者其又果聖人之意乎繫辭不以五行言河圖洪範不以五行言洛書說卦傳不以五行言八卦而後儒言之其將從聖人耶抑從後儒耶易道隱而術數興納甲星命之學其言五行不勝其鑿也而皆假圖書卦畫以爲重余故不可以無言

納甲納音說

納甲之說起於漢時術家吾不得而知也文王孔子並不以五行言八卦以五行言八卦者其始於後世之說乎坎水離火巽木坤土按之說卦傳猶有合也艮爲山

而以之屬土亦猶有說也若夫乾之象十有四而金其一端也不得屬乾於金震之象十有六而蒼筤竹其一端也不得屬震於木至兌之象凡九並無言爲金者而與乾俱屬之金誕也甚矣今考其法蓋謂九數屬木震巽二卦共九畫也七數屬金乾兌二卦共七畫也五數屬水坎卦五畫也三數屬火離卦四畫四爲偶不用用一畫也一數屬土坤艮共十一畫去十偶不用用一畫也吾不知其以一二三五七九奇數分紀五行者果出於誰之書乎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皆三畫卦也陽卦奇陰卦偶朱註雖亦有四畫五畫之說而蔡介夫疑之以爲卦只三畫今所謂一二三五七九之爻畫果何所傳授而

玩草圖文集

三

分陰爻之斷以爲兩畫其果何所依據乎震巽乾兌坎五卦就其說求之猶可通也離艮坤三卦義有減一減十之勞其數既參差而不齊其說亦勉強而難通也至於以月見方位爲所納之甲而取象於卦畫則尤爲不經之甚其說以初三月生明象震日初入時月在庚方故震納庚初八上弦象兌日初入月在丁方故兌納丁十五月盈象乾日初入月起甲方故乾納甲十八月下虧象巽日初出月在辛方故巽納辛二十三月下弦象艮日初出月在丙方故艮納丙二十八日月光盡象坤日初出月在乙故坤納乙至坎離二卦中滿中虛於太陰生明死魄無可取象則不免別生意義使之遷就以

納戊己其術固已以安排布置非有自然之勢又况晝夜有長短初三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上下弦未必盡在初八二十三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誠有如趙氏汝樸所云者亦將何說以處之噫納甲之學出而納音之學亦出矣其術除乾坤父母而以六子爲施生之用如震納庚而始子午凡支屬子午者卽從其子數之至庚用前一三五七九之數以定所屬六卦各納十數而六十支子盡矣以今觀之壬癸各二水也丙丁各二火也庚辛各二金也戊己各二土也而甲乙獨不爲木於義何處其所謂海中大林路劍鋒之屬果有說乎蓋不過隨意掇拾以湊足

玩草圖文集

三

七字之數吳草廬以爲末世術家瑣瑣之所爲者是也且其所謂納音者納始於納甲而音又始於五音也嘗以其術推之則宮爲首自宮而下商角徵羽五音共納二十次商爲首自商而下角徵羽宮五音共納二十次角爲首自角而下徵羽宮商五音共納二十次徵又次當首羽而六十支干已盡無可納者則亦仍其缺陷無可如何其參差而不齊勉強而難通蓋亦猶之平納甲也凡天地一定之數必簡易而非煩擾必自然而非牽合必整齊而非奇零揚子雲作太玄以二贊當一晝夜而七百二十九贊不足以當一歲於是增立踦贏二贊先儒譏之以爲零星補湊非天地之正數若所

謂納甲納音之術是亦零星補湊之尤者也余於數學用功不深閱書不富同里曾丈深明納音之理因爲是說以質之

祀竈說

竈何以列於五祀也人所飲食於斯故以爲神而祀之自漢武時方士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而祀竈之禮一變矣後漢書陰識傳載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以黃羊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甚乎哉范蔚宗之妄也章懷註引五行書言竈神名禪字子郭筆叢又言姓張名單莊子註言竈神如美女衣赤衣又竈神夫人男女各有名字今考五祀之神本於五行與

玩草園文集

三

人鬼迥異豈有姓字眷屬嗟夫三代之衰溺祀叢興佛老交亂人之好爲誣說久矣然則竈不宜祀乎曰竈正神也惡得以後世荒誕之談并廢禮經之正祭與古者士庶人立祀一或立戶或立竈余庶人也禮得祀竈用是折衷古禮參以己意定爲祀竈之儀祭必有尸古五祀皆有尸朱子謂竈尸以膳夫爲之今宗廟之祭皆不用尸矣竈尸可不用也祭必有主陳祥道謂大夫以下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今議置木主祭則設於竈墜畢則櫛而藏之祭必有醜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今考老婦先炊也於義得配夫竈祭必有殺周禮以血祭祭五祀月令祀竈祭先肺白虎通又謂祀竈以雉今議設

脯修蔬菜飯酒諸物祭必有獻禮器云三獻文註謂祭社稷五祀今定爲三獻之禮祭必有所馬貴與謂中霤戶竈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今議祀竈卽於竈前設位祭必有時禮夏祀竈以竈者火之所用故祭於夏今荆吳之俗祀竈以季冬月廿四日與古制不合然禮記孟冬臘先祖五祀則祀竈於冬未爲無稽矣臘以息民在腊祭之後必於歲終行之周以亥月爲歲終故於孟冬腊先祖五祀今行夏時則以丑月爲歲終祀竈於季冬月二十四日其亦可矣

祀痘神說

古無痘瘡也相傳始於建武之世余亦未有考也其瘡

玩草園文集

四

發於冬春之交小兒損者尤多於是布痘之術興焉布痘者取痘痂爲末和以麝香納小兒鼻中七日而痘見較諸天行之痘希疎易平百不損一其法誠不可廢也而布痘之士歛錢集眾奉祀痘神晝夜誦經爲小兒祈禱若將倣效佛道之所爲者其可謂不經者與其神號有痘公痘母童子郎君等則又不經之甚者與予惟痘者陰陽之沴氣也周禮春秋祭酺鄭註酺神之能災害夫人者今痘神災害徧及嬰兒其亦酺之類者與古之時制其教必食其報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變必祭先炊以至先衣先蠶先馬先牧先農先耆先食先酒之屬皆教民不忘本也今始爲布痘之術者誰與

其姓名雖不可考而其術盛行於時不可不祭也今議設痘神之位削去痘公痘母等名用脯修菜果從其家所有爲禮而以始爲布痘者配食焉不忘本也始事而祭焉所也終事而祭焉報也禮文雖無可以義起其諸異乎淫祀者與富川陳龍泉業布痘而通儒理故爲此說以贈之俾廣其傳

書楚辭天問後

三百篇詩夫子所手訂余觀其比物連類若雉鳩黃鳥雄雉黑鳥鶉鴝鶩鶴之屬天地間實有其鳥也麟趾騶虞麕鹿牛羊獬豸狐兔之屬天地間實有其獸也蘋藻蕭艾苓蕀薑茶之屬天地間實有其草也桑楊杞李栲

玩草圖文集

五

桤枸櫞之屬天地間實有其木也楚邱浚都實有其地終南首陽實有其山肥泉流池實有其水方叔南仲皇父梁子之屬實有其人今觀屈子天問一篇吾惑焉惟焉所爲燭龍安有此龍也所謂若華安有此木也縣圃增城安有此地雄虺九首安有此蛇撰體脅鹿安有此鹿鰲戴山抃安有此鰲白蜺大鳥安有此人所謂羿焉彈日賓商屠女緣鵠飾玉安有此事屈子自造而言者耶抑有所依據而云者耶自漢魏以來詩人詞客撫異聞拾異說錯之以爲采炫之以爲博未必不自屈子有以啟之詠諧之書鬼怪之編里巷鄙褻之語裨官妖妄之談傳奇小說浮屠道士之書紛然雜出皆史公所謂

言不雅馴縉紳先生所不屑道者而今世相襲承用罔知別擇豈獨詩賦爲然凡諸文體皆變雅雜出矣大雅以童角爲虹小子小雅以童殺爲罰醉客今之詩文觸目皆童殺童角也曾子謂出辭氣必遠鄙倍今之詩文非鄙乎非倍乎孔子謂修辭必立其誠今之詩文誠乎否乎其害中於心術不但言語文字之謬也學者有志聖賢之學詩文固非急務也即不得已而有作理必衷諸經事必稽諸史勿誇奇闕博以重爲心害則幸矣

書集古錄後

古文奇字篆書隸書不用於世久矣而好古之士頗欲尋斯籀之緒以上追科斗鳥跡之遺余竊以爲不必然

玩草圖文集

美

也方今之世所當復古者甚多而字可不必復古也自籀篆之學既廢而時俗之字相襲承用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亦窮而變變而通使民宜之之一端也有聖人者作豈能舍時下之字而追復篆隸乎官職多事苟趨省易篆之所以變而爲隸也今世通用之字較之隸體更加簡便矣官書填委文字繁多必曰篆也隸也其點畫既紆拙其筆法亦累重孰從而倡之亦孰從而趨之哉故篆隸之在今日摹印章勒碑碣聊一用之可耳而一二好古之士摩挲殘碑遺器沾沾采輯响嘯之碑岐陽之鼓夏殷周鼎鐘繡闕高敦貞盤匱之屬矜之以爲奇誇之以爲博敝精神於其中而不知止者其爲玩物喪

志絕可歎也君子務其切者大者人倫日用何事不當復古而顧役役於是余讀集古錄序而有惑焉聊誌數語以戒夫人之誤用其心力者

書韓愈上宰相書後

饑寒窮餓古人於此乎進德修業豈暇游公卿之門哉昌黎韓子有志於古人之學所著原道諸篇亦不爲無見乃其所上宰相數書修窮窘之辭作乞憐之態抑何其不自愛耶昔孔子主彌子瑕衛卿可得而孔子足終不踐其門孟子亦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古聖賢之不苟進如此夫孔孟之事吾勿論矣兩漢之時尙有却聘不出力耕而食勵伐檀之志者矣韓

玩草園文集

卷

子其未之聞耶其上宰相書也既自比乎溺於水而焚於火又云待命四十餘日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闢人辭其與于襄陽也則曰惟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嘻何其卑也余讀之而不覺報發於顏矣攷唐書本傳載愈爲監察御史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爲刑部侍郎時表諫佛骨爲兵部侍郎時宣撫廷湊無所撓懼其生平志行本非患得患失者流然使非其節義風烈足以取貴於後讀其宰相數書幾何其不以鄙夫目之矣嗟夫自媒自薦者士女之醜行也鄉黨自好者皆知其說矣余攷周之俊士造士進士皆自大樂正而升于司徒司馬司空後世學校

用入之法廢而取士一本於科目士之讀書修身而欲有爲於天下者亦惟應科目之試而已此進身之正也舍科目而爲干謁爲請託其爲賤辱可勝言哉宰相不薦士而士自薦於宰相此何義也薛敬軒有言士大夫爲人申冤解難而子謁當事亦爲失身斯義也吾尤欲表而出之以爲學者戒

送族兄萃菴序

始余十八九歲銳然欲爲四方之遊以父母春秋高而願莫之遂及甲子之六月先君子不幸早世而老母衰年多疾尤不敢輒違膝下自惟所學之迂愚淺拙思從荒山野水虎豹龍蛇之窟求賢人君子以正之而卒不

玩草園文集

卷

遂其願蓋時時爲之太息今年冬族兄萃菴將借岐黃之業而爲東南之遊萃菴君子也其識超然有所見其心泊然無所營茲之行也其所見天之清地之曠山之止水之流沙起石立風嘯雨鳴所以洩其胸中之奇吐其自得之味者皆無待於予言而區區所望於兄者村落墟里之間孝子節婦之行事正人高士之風烈明道講學之議論憂時救世之文章兄其遇而輒錄錄而歸以遺予庶有以開其愚而救其拙也

再贈萃菴序

萃菴吾族兄也少同學居又同里朝夕與吾往來論天下事憂憂不倦萃菴不鄙余爲不足言余亦幸得依萃

菴之餘教資其議論以助發胸中之知識也今年秋以貧不能自存將挈妻子走東南時余杜門讀書屏絕外事與菴不相聞問者兩月一日菴來訪余道其所以余爲惻然者久之後數日乃始爲數言以贈其行蓋於是益悲君之窮至於此極而恨余無以振之又恨余人鄙言拙不能勸隣族共推其財以安集君也雖然天之將玉成是人也必驅之勞苦患難險阻崎嶇之地以磨鍊之君勿以此挫其氣而還懷悲憤之心也嗚呼菴菴行矣自是桑梓之間風雨晦明之交不復聞吾子之歌吟笑呼矣他日東南之區有賢人焉奮其聲光於衰烟零露之際者必吾子矣

玩草園文集

三

留別魏山人序

始予四五歲時與羣兒嬉游籬落間每當日暮見天末浮雲不知其下爲何地其地不知有何人幾有不能奮飛之想比長就傳諸禹貢所載職方所記山經地志與夫浮屠氏西洋家之所述荒忽怪誕心馳神往自惟荒山之巖野水之濱必有雄偉非常之士潛伏其間余倘得而徧識之豈非生平之至願也哉今年秋偶與童子之荆爲汗漫之游道經京山踰黃風嶺見巖巒崔嵬心獨樂之而此嶺之南青松翠柏幾數萬株涼秋九月鳴蟬聒聒聲響如雨因與重子憩息其間忽聞西壑犬吠尋聲而逐之則魏山人之廬在焉山人世居陝之渭南

流落江漢間居此嶺者二十年矣與余問答良久揖而進諸其廬煮竹笋剪燭夜話因出所著書四卷曰官方農政士習兵制籌畫詳悉井井有條真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非如制舉家勦襲策畧爲無用之空談已也嗚乎山人今且老矣相其志氣猶勃勃不能自休豈猶欲有爲於世者耶吾於是而知山林巖穴之內之必多高人異士也自吾離鄉井而來所行不過二百餘里而所遇已有如山人其人者自是以往歷中原抵關中過周秦之故都其益有所遇無疑矣於其別也輒爲數言以贈山人尙有以見余之志也夫

與浮屠鍾品序

玩草園文集

三

閉門幽居貧賤自廢不爲人作文字者三年於茲矣今歲之春青龍寺僧鍾品將恢宏其廟制而屬余爲文以請於鄉人余辭不獲乃爲之言曰事有出於浮屠之所爲而君子可以無譏者請得而極論之考之周官遺人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當此之時行旅之出於其塗者饑者得食勞者得息其蒙霧露犯寒暑而死者絕無也今都縣通衢每隔數里則有疾市蓋行者猶便之若夫窮鄉僻壤平沙彌望行旅之出於其塗者暑月之暍日冬月之寒風饑渴困踣委頓道旁此綿蠻之詩人所以悲心於遠道也今青龍寺介在湖鄉之間凡自河北赴西東者率

由其地而草萊初闢旅舍未設於焉創建寺宇蓋亦羈
旅棲息之便也又嘗考之戴記郵表畷之文注云郵謂
若郵亭屋宇於井畔相連畷之處造此郵亭田畷處焉
蓋古勸農之官田間皆有屋以居之也今青龍寺之四
面廬井新集阡陌縱橫州郡守土之吏以時課農桑興
水利一歲數至其地得此寺而休暇焉於以聽其政事
是亦郵表畷之遺意也顧或謂寺中所列之神祭典不
載注祀無福是說也余嘗論之矣禮天子祭太厲諸侯
祭國厲大夫祭族厲士喪禮疾病禱於厲今鄉曲之間
既不祭厲於寺中雕鏤金碧之象而無後之餽鬼從而
依附其間以享民間之祭庶乎鬼有所歸不爲災害則
卽以寺爲一鄉之厲壇亦可也嗚乎浮屠之充塞乎天
下也久矣吾不能禁人之爲寺而復撫拾古義以塞寺
僧之請以告於其鄉之人僧其持予言歸雖有明理守
正之儒不能難也於以鳩工庀材革故而鼎新可計日
而俟也夫

玩草園集附錄

湖北通志卷一百五十二 人物志三十 文學傳二

劉揆字文白河陽人乾隆乙酉拔貢廷試第一聲譽大起和坤欲致之拂衣歸主講聚奎書院好學至老不倦著有春秋蒙求二十四卷禮記存疑二卷論孟集注附考二卷綱目附考二卷大統歷注一卷勾股淺說二卷荒政錄四卷捕蝗一卷詠草園詩文集十二卷河陽志河陽州志卷九 人物志 儒林

劉揆字文白號蟄庵天才卓犖姿容英偉由選拔廷試第一聲譽頓起時和坤當國欲令出門下諷之往謁揆遂拂袖歸觀察紀秋槎聘掌聚奎書院成就甚眾性剛

附錄

正所居室鬼魅不敢近隨園詩話言揆剛正能驅鬼怪公揆知是野廟木偶執而柳之遂絕精醫術能別生死好學至老不倦博通古今晚歲致力春秋易簣之夕猶反復論衡侯復歸為勢難復國云卒時鴉數百頭悲噪寢室聞者異之著春秋蒙求二十四卷禮記存疑二卷論孟集注附考二卷大統歷注一卷勾股淺說二卷綱目附考二卷荒政錄四卷捕蝗一卷玩草園詩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學使朱士彥咨呈國史館學使張之洞其書曰河陽學生劉生著述七種來之洞悉取而讀之殆所謂篤厚力學君子也其所著春秋蒙求為初學而設厚力學君子糾摘其不合理道不近事情者百六十條不用考據專以義理行之如明梅鶴尚書考異國朝崔東壁考信錄之類動中要害自與考據家暗合也綱目附考皆取正伊起莘諸人之謬說荒政錄係引經史及先賢文集其

備錄而救急者皆具焉聞已雕板文集有雜文古賦皆有理致蓋致力於昌黎習之兩家古文者其大統術註則留待習曉人之學者者為之斟酌而傳之

附錄

雲南藏書集部之二十

李中丞遺集

共三卷

敘

士之彪炳宇宙而顯燦古今者曰政事曰文章然愚以爲古之政事文章出於一今之政事文章出於二三三百篇中羔羊素絲卽降而大車諸什讀其文其政在焉且不必詞自己出其政傳則其文亦傳斯時之賢士大夫亦何嘗擷管抽思與藝林爭一日之長哉自三代以後文章政事判爲兩途循吏儒林彼此各分畛域易地卽有所不能其政與文遠不逮古此非人之才爲之亦世運相沿天爲限之也唐杜氏子美韓氏退之二人均抱經國之才雖有毀佛骨一表獻三大禮一賦迄不見用

李中丞遺集

敘

卒使握奇負異琢句於洞庭南嶽之間閒吟於同谷秦川之地蔚然以詩賦名家然讀南山北征諸作其胸中經濟如泉源隨地湧出所惜其施爲不竟於廊廟惠澤未周於民社彼二子者時實爲之謂之何哉中丞李公異稟績學由學博而躋卿察其歷南臺登西府任監司膺節鉞所至爛然以政績著公退之暇輒自吟哦不徒爲風雲月露之詞而經國之遠猷佐時之碩畫一一在焉茲非合政事文章而爲一有以光我朝鹿鳴天保之盛者哉今嗣君繼承家學由西曹出守施南大著循聲以繼中丞公之志乃以政暇哀聚先集梓行之邇來問

序可謂無替箕裘之業者矣乾隆辛未長至日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年家眷侍生海寧陳世倌頓首拜撰

李中丞遺集

終

二

重刻李中丞遺集敘

李瀛仙先生遺集重刻於湖南者予至楚之明年得受而讀之病其蕪雜無倫序蓋先生奏疏既無傳本其居易草堂詩集先生之子刻之施南亦多散佚掇拾而刊存之倒亂失次宜矣予惟先生宦蹟所至有聲在湖南屢疏題請分闡士民感之至今其於先生遺著有宜寶貴而珍惜之者乃更爲整齊編次期使先生精氣散見於文字間有所託以行遠以永楚人之思始予初至楚人士以故督學通政錢公立朝大節負時重望在湖南尤久訓士有程度請祀之名宦先生又故有專祠歲時李中丞遺集敘

奉祀鄉里先進洎仕湖南者無幾而樹立表表爲士人宗仰若二先生者庶幾可以無忝自維橋昧於二先生無能爲役而通政錢公之視名宦相距九十年至是始得請今又取先生遺集校定之竊私自幸倚附鄉里之末得所窺仰又益以是重予心之愧咎矣時同治八年歲次己巳秋九月景東後學劉岷謹敘

李中丞遺集目錄

雲南叢書集部之二十

卷一

居易草堂詩集

五言古

中秋後二日感懷

庚午初度示仲青弟

壽蕭敘九年兄

送劉三如長兄

立秋日有懷

獨坐

李中丞遺集目錄

詠蘭

感時

在靈壽作

送桐城張相國予告南歸

趙烈婦

汪貞女

壽蘇谷侯年翁

遺問

七言古

杜坦如進長詩贈宋儒邵康節子孫五經博士疏

入報可詩以紀之

閨怨

五言律

薄游

曉起

仙湖遠眺

秋日遊華藏寺

秋日之元江別家大兄

三百八渡

旅中不寐 三首

李中丞遺集 目錄

元江卽事

客中言懷

游三塔寺

重九前一日蒼山雪

同鄭沛三諸子飲園亭卽事

書懷

獨居

暮秋

江皋

塞上

小除日言懷

鳳山曉望

別靈壽士民

別鄭沛三文學

思親

再過靈壽有懷諸紳士

除夕

春日言懷

送王安之任江津

長安秋懷 三首

李中丞遺集 目錄

秋風

懷朱溪雅學博

和許秀山太史韻 四首

望月有懷

上谷道中連日遇雨

秋夜獨坐

重九日署中登平臺卽事

流光

秋八月早

秋早步禱

飛雲洞二首

浮生

冬夜獨坐

妾命薄

居易草堂

索居

夜坐

遣懷

老去

暇日

李中丞遺集目錄

八月十五日

十一月七日

言懷

飲傅公培園亭卽事

長沙署中

嶽麓山懷杜公部李北海

遊嶽麓寺二首

秋冷

秋雨

十一日夜雪晴邀同徐武山許允哲暨諸兒甥登

四

樂歲亭玩月小酌

生辰有懷

舟行

歲晚

官閒

冷署

獨坐

樂歲亭聞鳥語

樂歲亭小憩卽事

夏日雜詠三首

李中丞遺集目錄

雨餘夜步閒階

夏日閒吟

立秋日作

漫題

盤植白梅八月卽開南方暖氣太甚作此誌之

秋深

同友人夜坐

秋思

漫興

閱世

五

冬夜讀書

鳥

雲霧

憶山居二首

春初

桃源

老果

塞外三首

秋二首存一

秋雨

李中丞遺集目錄

卷二

居易草堂詩集

五言排律

集飲荷池餞別李少白步韻

送伍介麟邑侯致仕歸全州

恭賦御製薰風處處新

賦得年年慶大有應制

壬午歲五月二十五日賜御書恭紀

秋夜獨坐

自閩之滇有感而作

六

塞外

七言律

菊

鷗

先大夫忌辰

九日邑侯伍介麟招飲

襄陽旅夜

不第

徐允成招飲三塔寺次韻

和高別駕

李中丞遺集目錄

再和高別駕

立秋前一日親友邀飲鳳翔寺

舞鳳山登高限七陽韻

京上寺

秋日晚眺

三台坡

寄張子初同學

和王總戎投贈集

壬申初度宿三台坡

九日雨

七

秋日懷清苑張一菴同寅

恭讀御製操舟說有述

恭讀御製修竹賦有述

恭讀御製古檣賦有述

次秀山許太史中秋對月韻

送河東馬驤使

寄徐溝令徐鹵臣年兄

送尤晉侯武舉回滇

長安九日秀山許太史邀陪諸公共酌二首

由御史外除口北道感賦

李中丞遺集目錄

八

京北沙河懷黃虞菴道長

居庸關道中卽事

鷄鳴山

夏日偶感

秋日

次西寧何令韻

秋興八首用杜少陵韻

登鷄鳴山

歷亭懷古

遊華不注山

釣笑泉

秋日

倦遊

古歷亭眺望有懷

迎老母將至署喜而賦此

重九署中集謝麟一孫虛巖暨表姪施台甫登平

臺小飲是日六兒居頤九兒居恆十兒居泰十

二兒居巽長孫璋俱在和虛巖原韻二首

挽馮少司寇再來

送登州總戎宗第還鎮

李中丞遺集目錄

九

壬辰冬之任閩藩奉母太夫人至署舟中偶作

九仙山卽事

六十初度

居易草堂

登華藏寺應不知禪丈約卽事

七夕邀李在公太史謝景行施台甫及諸親友集

鳳翔寺登眺有感

喜旭仲宗姪來任河陽令

旭仲姪邀同謝景行施台甫及諸子孫飲撫仙湖

卽事

秋懷

松栢

不知禪丈邀遊華藏寺同謝景行施台南仍率諸

兒并三孫友婿尹以參後至偕登大寺瑤光臺

蓬萊閣三清閣薄暮觀水泉少憩水亭卽事

奉命仍撫長沙紀恩

赴長沙

陰

署中高閣遠望

登長沙城懷古

嶽麓書院試士作

嶽麓寺

長沙演武

深秋

偶題

遣懷

除夕

登望江樓

長沙懷古

有所思

李中丞集目錄

十

初晴

遊嶽麓寺

湘江懷古

夏仲偶題

寄懷

小滿節邀孫虛巖徐武山昆仲源魯及門謝景行

妹婿張謝兩外甥及諸兒孫輩登望江樓觀插

禾卽事

同友人晚眺

偶懷

雨晴懷古

思鳳麓

除夕

夏日偶題

新月

歸歎

垂釣

五言絕句

閨怨二首

李中丞集目錄

十一

垂柳二首

七言絕句

長安道中

冒雨晚歸和徐久成二尹原韻

河陽

口北偶感

夜雨五首

七夕偶作

獨坐

課園

李中丞遺集 目錄

三

望江樓

桂花

卷三

居易草堂文集

奏疏

請澄清吏治疏

請加廣西雲南貴州三省會試中額疏

條陳山東災民事狀疏

條陳常平倉穀存三借七以補春耕疏

請分設湖南鄉闈疏

再請分設湖南鄉闈疏

公牘

詳覆直隸總督飭查靈壽六縣修固關情形

詳覆眞定府重派靈壽一縣修補執事

牒文

牒山神驅虎文

記

重修靈壽城北樓記

樂歲亭記

李中丞遺集 目錄

三

李中丞遺集卷一

雲南叢書集部之二十一

居易草堂詩集

河陽李發甲瀝血集

五言古

中秋後二日感懷

屈指今何日年已三十七春光荏苒過事業總非實與
物頻推遷孰得而孰失細懷王佐才所尙在經術愧我
腹空疏萬斛竟無一此身生有自誰無氣與質老大徒
增傷腐草非香必跋涉赴帝京乃爲升斗出親老飯強
健重釋忻繞膝斑衣樂天倫慈顏得憐佚鬢髮將新
深謝皇恩溢所生有七男終朝費阿叱年長不好書曠

李中丞遺集

卷一

一

廢誠無匹抱攜何有知惟爭棄與粟物雖貴遲成而志
非超軼鳳龍不敢期豈爭蟬與鵲門戶有興衰天運洵
難必我盡鞠育情爾曹當自悉人生不百年何苦過憂
恤富貴隨所之貧賤甘隱逸紛馳竟何爲守拙寧云空
天地本渺空浮生如蜚塵身世漫拘牽適性卽貞吉榮
悴無有常疇能知始卒物理皆如此吾心不用忙

庚午初度示仲青弟

余生三十九屈指一何有父母生此身所昇原至厚不
能踐厥形枉過徒滋咎歲月任因循此志竟虛負三萬
六千場還以心自叩腹不筭五經河汾道焉守大儒百

代宗羞稱古人後高枕卧龍岡又非王佐偶富春山我
幾羊裘稱釣叟我來亦丈夫何苦甘奔走孤矢射四方
經綸在版肘人生一世閒事業當不朽天地本廣大吾
人能肖否勞勞此頻年富貴資身口王道與聖功責我
良不苟至理根性天須克副所受浮生竟何成碌碌將
百首既往不可追從茲宜自覆努力強仕時尙論千古
友年齒愧虛增恥辱寧云壽

壽蕭敘九年兄

人生不識韓對侯亦何有詎意羈句町傾蓋得良友襟
期浩凌霄意氣深自負富羅萬卷書落筆蛟龍吼窮經

李中丞遺集

卷一

二

洩典墳積學成淵藪闢閭道在斯吾生寧獨否少小徒
龍麟老大一經守世俗蒙塵埃何嘗高步走羨君鸞鳳
姿戢羽海濱久襲龍相揖讓圖史列左右廟堂豈庸材
由來歸大受千里萬里飛扶搖信非偶男子射四方功
業當不朽植茲懸弧辰滿斟爲君壽

送劉三如長兄

薄遊古句町我兄從天至一別已八年恍如旦夕事元
化猶鱸治日月隙駒易兄年半百過余亦強仕始茫茫
兩大閒壯行何日遂我兄閒氣鍾端然人中瑞胸次簡
典墳爭樹吾道幟瀛洛登輿堂百家尤篤嗜著作日以

多源泉想才思肘腋起經綸咸推社稷器磊落偉丈夫
戴仁而抱義驕驕擅奇姿相顧空北冀但以一經鳴嗟
哉濟川志風雲會有時富貴安可覩憶兄滄桑時父母
雙盡瘁殉難史冊芳爲臣誰與比至今煥嶺頭雨露朝
垂淚兄能讀父書塵埃復何累瀕蜀無寧居先業守弗
二抗懷樂天眞浩浩焉所倚履境困而亨杯酒時復醉
笑談天地初余每領其意古人迹已往精氣在文字陶
然覆載中期不聖賢愧信手寫素心短檠再揚輝

立秋日有懷

高風瑟瑟起爽氣動八埏畢尾見昏旦陰陽南北躔所

李中丞遺集

卷一

三

以扶抑功帝王每乾乾神化眞翕闔盈虛任自然寥廓
生宇宙宙立地天萬物依逆旅來往各相沿發生長
養後收斂乃得堅日以圓爲照月以虧爲全商音中夷
則義正此時先鷹隼始用擊肅殺貴節宣庭葉蕭蕭下
孤雁排雲翩人生樂幾何胸臆漫拘攣長空冰鏡皎坐
隴東離邊卓哉吾道貴寧與物推遷

獨坐

春草翻青色春水漾綠波瞻彼桃李姿其如蘭蕙何野
雲幻物彩秋風嫋嫋過悠然萬里心良會漫蹉跎有懷
濟川功令我雙鬢皤

詠蘭

芳蘭生幽閭佳氣溢山岑當爲王者香乃伍眾草林空
谷抱清潔泡之傷素心秋來徒盈把獨茂少知音初此
爲雜佩采采鳴瑤琴徘徊岩穴中日暮浮雲深

感時

白露零寒夜鳴蛩一何閒秋風聲蕭瑟草木盡闌珊東
樓有好女晨起難雙鬢不爲君子容豈爲世人顏之子
昔所美乃與相同班不如三危鳥取食在玉山羅網不
相及斯夕任往還

在靈壽作

李中丞遺集

卷一

四

平生無別懷所志在素履華靡非所榮遑日羨金紫鶴
髮垂高堂棒檄聊相喜跋涉赴中山不以折腰恥撫字
良非輕職守曷敢弛晨夕抱如傷每飯憐赤子饑溺良
可憂媿我官卑耳以此痛肺肝披衣常夜起迂拙非逢
時骯髒招物訾蒼茫人世閒吾道同微履搔首問青天
悠悠何所止緬古保民人千載垂青史熙熙仁壽風歌
頌猶未已兀坐契道心思欲傲前軌跬步多棘荆何如
樂秋水

送桐城張相國予告南歸

羣龍眠山濯濯大江水中產曠代賢淵清及嶽峙夙

昔簡木天玉堂儲多士
龍自清華中
青宮資止如秋宗
典百神夙夜寅三祀
禮樂接先王
文章邁諸子
熙載總厥師
保父皇躬美常於堯舜
前時進禹皋
旨獨立回元氣
清標聖心喜卓哉
匡贊功平格
調國是何事
辭朝端飄然句
聞里至尊切
勉留百寶勤
仰止白裕山中
相麟嶠神仙耳
雙鳳象賢傳
廟堂繼變理
作述映千秋
芳聲永青史

趙烈婦

詩美相舟正氣凌風雅
景彼田家婦
流徽楚南野
但隨纔三月
忽悲黃鵠寡
同穴志不渝
義重生自舍
勁節

李中丞遺集卷一

五

挽顏波貞魂慰泉下巾幗
尙如斯
鬚眉應愧也
彤管闡幽芳
佇待採風者

汪貞女

某竹挺寒姿孤松留勁節
懿彼汪貞女
卓卓閨中傑
鄉絮詠獨工
史箴誦不輟
仇儷未及偕
寡鵲忽悲咽
絕粒竟舍生
牀頭帶暗結
志同金石堅
身與冰霜潔
矢死美相舟
皦日諡同穴
潛德紀芸編
千秋仰貞烈

壽蘇谷侯年翁

易水誕英傑
胸次羅千秋
浩浩凌長風
誰復測微幽
小儒抱一經
乃爲大道憂
沈潛性命府
濂洛繼聖修
灑然

壘圻外富貴非所求
五難既超脫
探藥白雲頭
韜光隱市門
寄懷在十洲
商山有四老
此翁是其傳
無事而生定造物
安能尤抗懷
齊物論
守眞任所遊
上古有大椿神全
亘古留以此爲公壽
八十進一籌

遺問

人情去古遠
吾道猶冰炭
此日金蘭交
來朝秦越判
敦龐世所迂
狙詐習相翫
大雅邈難追
互鄉何足算
戈矛日以尋
仁義安能并
俯仰甚寬平
江河起波瀾
悠悠造化中
滾滾是非絳
富貴等浮雲
逢迎眞愧汗
丈夫志四方
浩氣憤平旦
嗟我性慵疏
敢云立崖岸
驕人白晝聞

李中丞遺集卷一

六

搖尾昏夜半
鬚髮正當存
執鞭良可歎

七言古

杜坦如道長
請廢宋儒節
康節子孫五經博士疏
入報可詩以紀之

咸代殊恩表
昔賢關洛氣
昭宣學達性
天標御額官延博
士續家傳
闕下千官皆喜起
寰中萬國羣歌美炳煥
文章日月光流通
道德江河水搜遺
尙有邵堯夫子孫
世陰昔年無直臣
慷慨投封事
請官厥後帝曰俞
堯夫先生眞人傑
內聖外王歸所挈
踏開月窟任游行
探出天根工點綴
五百餘年元會逢
應有數陳來杜公

風追擊壤康衢上理邇先天太極中杜公高義藏肝肺
鞭霆駕風驅豺虎力闡前儒啟後知清風議論垂千古
我親感事樂陳詞此心此理允同宜元良契合斯文慶
在天之靈應鑒之

閨怨

深閨寂寞漏聲杳思伯甘心夜悄悄縱有北堂忘憂樹
百年心事何日了自嗟妾本良家女征夫不歸無與語
遠山疊處似蛾眉關嶺迢迢鴻雁阻春來芳草連天綠
春風不解相思曲小膽空房只自知積得新愁千萬斛
繡衾有夢如相覲別來意緒誰能識曉起拂鏡對容顏
李中丞遺集卷一
七
默默含情何有極

五言律

薄游

迢遞來京國秋深旅舍寒孤雲依遠岫片月掛層巒
木窮猿赴壑車困驥歎夜來思耿耿歸興寄雲端
曉起

仙湖遠眺

柴門扃白日曉起看晴霞天外風翻鳥階前露濯花青
山收雨腳綠樹長雲芽俛仰塵寰表怡情便作家
湖面明如鏡渟泓淨絕塵波光涵日月水氣浴星辰風

定魚龍寂春回舟楫頻四圍山色好蕩漾數峯新
秋日遊華藏寺

選勝開華藏入門幽鳥啼雲連千嶂迴月映萬川低地
是金沙布庭看寶樹齊大乘如可悟策杖問前溪

秋日之元江別家大兄

作宦蠻荒地晨昏別老親弟兄惜分手兒女繫孤身四
十嗟遲暮百年甘賤食家園樽酒在遮莫老風塵
三百八渡

兩山夾一徑經古石嶺嶺怪樹窺雲表寒鷗起水濱行
行六十里曲曲幾多津馬首征途倦咨嗟微外人

李中丞遺集卷一

旅中不寐三首 時寓元江上寺

八

欲寐不能寐其如旅思何壯心千里寄苦海幾時過七
尺因名繫高堂愛日多鐘聲愁裏入中夜起悲歌
欲寐如將寐幽懷何日寬天涯知己少海內論心難親
髮年年易宦途事事寒平生多傲骨肯戀此卑官
欲寐竟不寐披襟強自寬年華虛半世蹤迹繫微官遊
子思將母殊方耐早寒丈夫承世運日日望長安
元江即事

拙官能自髮況復入炎荒路險憐疲馬途長怯裹糧愁
眠更漏永望曉物情傷薄祿承親意九迴此日腸

客中言懷

官閒人事少猶自愛吾生十載青燈志千秋石室盟每
憐荒舊業不敢恥微名對月常樽酒如何有不平

遊三塔寺

冷醫苦多俗愛茲山水清老僧知客意古塔助詩情犬
吠雲中影鷄鳴月下聲悠哉忘物我真欲謝浮名

重九前二日蒼山雪

未到重陽日點蒼風雪霏黃花憐瘦影丹樹凜寒威水
落溪聲咽雲封山色微推遷冬氣逼零冷杜門扉

同鄭沛三諸子飲園亭卽事

李中丞遺集

卷一

九

暮春羣卉發相賞過園林愛客山翁癖探幽拙吏心銜
杯花共醉促語鳥知音無限傷春意不辭更漏深

書懷

平生何所事荏苒白頭翁途窮懼親健官貧喜歲豐花
光環几席山色護簾櫳地僻塵氛淨禽聲午夢中

獨居

游心觀入極大塊渺吾徒日月光羣動乾坤胚萬殊昂
昂檻下驥泛泛水中鳬何日孫陽顧鹽車舒卒瘡

暮秋

秋深霜露重獨坐夜淒清少壯因循過光陰荏苒驚天

空雲散彩風急雁含聲把酒南軒下悠悠故國情

江皋

秋晚寒無奈陰風多怒號潛魚隨旅泊孤雁度江皋明
月還相伴白雲徒自勞倦來塵慮靜不羨五陵豪

塞上

聖主籌邊塞將軍出渭橋祁連烟霧合細柳羽書遙金
鼓星芒動戈矛戰氣消海氛隨劍落振旅朔天朝

小除日言懷

除夕明朝是行年事事非一經徒老大五斗任卑微捧
檄承親志瞻雲望帝畿韶華過四十萬里幾時歸

李中丞遺集

卷一

十一

鳳山曉望

碧映湖山外青來霄漢中石橋村舍近魚艇菱荷通阡
陌規庭碩樓臺殿鬱蔥朝曦飛照處天際起清風

別靈壽士民

自託忘年友重過衛水濱心交隨聚散宦薄逐風塵每
有思歸興翻成惜別身青山時在眼肯負故園春

別鄭沛三文學

自是交聲氣其如分袂何五窮原乏技千頃有餘波聚
散風塵外形骸梁月過金門應不遠相待話馬坡

思親

慈親還舊宅遊子廢晨昏天性何堪別烏私用自存望
雲山嶺隔愛日屋廬溫甘旨頻年缺遙將語眾孫

再過靈壽有懷諸紳士

四載尋珂里停車舊郭門瘡痍仍未起庸碌遽承恩宦
況貧非病交情久更敦回思諸父老夾道愧攀轅

除夕

報國知何日悠悠歲月遷浮名虛半世華髮逼中年恩
重君親并情深兒女牽孤鑑今夜裏假寐待朝天

春日言懷

長安春色麗杯酒日相邀萬戶笙歌襍九衢羅綺驕客

李中丞遺集卷一

十一

心芳草外鄉夢白雲遙伴食西臺裏素餐慙聖朝

送王安之任江津

迢遞江州路銅章入縉雲集鸞稱異政驅虎待神君清
徹三江秀花開滿縣芬至尊猶肝食未敢恨離羣

長安秋懷三首

衰草增寒氣悠然動客愁疏鐘驚午夢蕭火報深秋感
慨推遷理淒其歲月流捫襟長歎息懷抱寄滄洲

秋高風露急羣動斂其真萬化分榮落百年有屈伸橫
琴流水靜對酒遠山親天地如蓬轉悠悠此世塵

蕭蕭霜風入山雲過戶寒黃花棲腐草陽鳥宿江干世

路升沈易名途出仕難鄉心隨皓月遊子滯貧官

秋風

何處秋風起蕭蕭盡日吹雲連平野暗天入遠山低砧
杵千家急萬籟一夜思老親常萬里拙宦欲何爲

懷朱秦雅學博

相別是何日蒼茫已十年形容非少壯南北各風煙生
計青山裏心交明月前故園歸未得愁向小窗眠

和許秀山太史韻四首

細雨秋來爽山光遠抱城天高涵露白雲淡映江清客
況迎秋色鄉心寄雁聲長安遊子夜獨對月華明

李中丞遺集卷一

十一

大火西流日金風報曉寒山環清露冷樹掛夕陽殘旅
魂忘屢易交情耐久難孤鐙儻有夢飛度白雲端

滿院花陰入清幽似遠村浮雲飛暮雨旭日漾朝暎鳥
語枝頭度雞聲籬外喧異鄉寒月夜何以答親恩

慙無壯士劍誰爲惜黃金萬里思親意九重戀主心樂
貧隨所適忘世豈相營載咏吟秋句情深不自禁

望月有懷

憑軒聊悵望明月照人顏對此花前酒悠然雪滿山孤
雲千里外結想寸心閒安道何時見相思入夢還

上谷道中連日遇雨

僕僕竟何事馳驅冒雨行水連天色近霧隱樹梢平斷續前村路淒清孤客情老親歸萬里無計到家庭

秋夜獨坐

萬里當秋夜低回時屢更野雲穿幙冷飛雁趁霜鳴舊事閒堪憶新詩苦未成燈前聊一酌猶自惜吾生

重九日署中登平臺卽事

邊庭重九日節序可忘機鄉夢三秋月霜威萬戶衣開樽山色近落帽樹光稀同作天涯客撫茲心事微

流光

歲月如駒隙流光不更來形容非舊日事業近庸才展

李中丞遺集卷一

三

卷消清晝臨池坐綠苔平生良自負何以報涓埃

秋八月早

清晨泛小艇禱雨入明湖樹密雲成幕荷圓葉少珠歷亭悲早慙北極叩天樞瞻拜瑤臺上崇朝徧八區

秋早步禱

秋來苦旱甚步禱答其咨黍稷收成薄來牟播種遲願瞻稼穡事奚忍宴安爲民隱應須惜丹心敢釋茲

飛雲洞二首

鴻濛開宇宙結構自天然斧鑿無痕迹神工獨幹旋樓臺酒日月殿閣殿山川飄渺雲中見幽深不記年

畫棟天工巧飛簷人事殊莊嚴成法界清淨似浮屠古壁松蘿掛懸崖林壑趨征塗聊暫憩雲向馬頭紆

浮生

浮生憐腐草白首儘癡頑身世慙三樂功名媿兩間有懷黃鶴志肯傍白鷗閒緬彼礪溪客後車命載還

冬夜獨坐

歲事行將盡吾生亦有涯濠梁魚自樂山海鶴爲家曠望煙雲外悠然歲月餘一尊期自適富貴等春華

妾命薄

自知妾命薄敢負主恩隆遭此閔凶日淒其霜露中遙

李中丞遺集卷一

古

儻京國夢空度楚湘風悲感君親重幽棲玉筍東

居易草堂

一堂新結構居易額其名今古無終極滄桑有變更眼前皆自得身外不須營靜挹山光好悠悠懷古情

索居

晴雲虛斗室生意漫蓬蓬鳥弄池邊樹風翻榻上書青山頻入座明月慣愁余麋鹿何時友蕭然歎索居

夜坐

肅肅涼風起悠然動客心天空雲影幻月滿露華深邱壑藏吾道草廬戀舊林青山原有約高卧惜分陰

遺懷

昨夜清商入淒淒吹我襟青山歸倦鳥明月促寒砧對
酒雲穿徑論文花滿林迢迢懷古意空谷幾知音

老去

老去經營少聊甘一畝居故人常寂寞家計日蕭疏東
園瓜堪摘西園竹可鋤簡篇消歲月猶自愛吾廬

暇日

暇日無他事局門慣檢書松篁朝靄重星月夜牕虛茶
老香逾淡花寒色更疏悠悠忘物我乃在地天初

八月十五日

李中丞遺集卷一

五

追感生悲慟終身有此憂誰留天上月來照世間愁心
事枯槁在音容夢寐求丹青存妙手瞻拜淚長流

十一月七日

三年不見母忌日倍傷心霜露悽悽遺澤枯槁想德音吳
天曾不弔哀淚豈能禁望斷高岡上松楸徹夜吟

言懷

綸綍來雙闕君王恩遇深庸才非鉅任白首祇丹心雁
促衡陽雨魚寒湘水陰九重非萬里清問慰黎黔

飲傅公培園亭卽事

重到嵩陽地名園招飲過林深邱壑迴院靜竹松多對

局分奇陣銜杯起浩歌南州徐孺子清峻樂巖阿

長沙署中

流光何迅速迂拙老儒生才忝封疆任心懷部屋情在
公惟補過退食敢他營聖主恩深重寧忘幽獨盟

嶽麓山懷杜工部字北海

名山藏勝蹟神物少人知林麓少陵詠藤蘿北海碑樓
臺雲裏見城市望中迷絕頂一憑弔斜陽掛樹枝

遊嶽麓寺二首

孤城開小隊清磬上方聞山勢隨雲轉江流入望分老
僧常伴鶴古刹更眠雲暫憩石牀上開樽看夕曛

李中丞遺集卷一

六

已到金沙地還開老衲扉鐘醒蕉鹿夢棹息海鷗機方
丈雲生座蒲團雪照衣浮生談半日薄暮始言歸

秋冷

蕭疏林葉脫秋色正微茫雲暗江逾白風迴山更蒼
懷憐皓月兩鬢怯嚴霜寂寞瀟湘遠砧聲搗夜涼

秋雨

九月時時雨有時一撥雲大川波浩瀚廣谷霧紛紛
屋埋秋潦炊煙斷晚睡聞堂南願意誰共主憂分

十一日夜雪晴邀同徐武山許允哲暨諸兒甥登

樂歲亭玩月小酌

雪霽晴光皎相邀玩月華九霄凝玉宇大地起霜葩
斗當簷動山河入望賒一會亭畔酌官酒無嫌

生辰有懷

吾年六十四生世總蹉跎天地年年老古今日日過微
官消歲月壯志寄山河白髮青雲在端居發浩歌

舟行

洪山橋畔水巖巖送行旌歧路悲楊子窮途哭步兵白
雲天外盡青柳望中生悵望河干上悠悠離別情
揚帆歸萬里滾滾自東流水逝云何急舟行應限愁柳
迎風浪細鳥過石林幽晚渡松陰下停橈且暫休

李中丞遺集

卷一

七

雞唱舟行早彌天尚有星帆輕尋亂石風細漾寒汀煙
霧前村杳江湖獨客醒朝嗽天際曉開霽見山青
湘東江上月照耀白人頭陌畔芄芄草沙邊泛泛鷗功
名同做蹤身世等蜉蝣賴有青山在歸來策杖遊

歲晚

歲序亦云暮年華漸漸催西風嘯白露螢火點青苔少
壯真虛負衰遲莫自灰武公勤耄耋踐此降衷才

官閒

官閒無一事胸次得悠然臨帖風生硯攤書月滿川盆
花棲小鳥砌草咽幽泉兀坐塵氛靜北窗高枕眠

冷署

冷署偏宜性迂疏少送迎門前車馬靜案上簿書清庭
敞雲移座天空日照楹窗雞驚午夢薄宦復何營

獨坐

平居談治術自許有何奇管樂非王道伊周是我師草
茅風雨夜廊廟對揚時耿耿衙齋裏永懷報主知

樂歲亭聞鳥語

鳥語何閒暇悠然送好音須知託地好何用入山林消
息江湖意行藏松竹心亭虛驚午夢華髮誤朝簪

樂歲亭小憩即事

李中丞遺集

卷一

六

公餘思小憩雅集到虛亭對局分奇正開樽見醉醒山
光檐外入鳥語座中聽豈不憂民力欣瞻四野青

夏日雜詠

三首

倦極惟思睡愁深卻喜貧三山常掛眼十畝足容身渴
飲廬家若饑懷張子尊六溪儘可到瀟灑坐花茵
江流不可極薄暮望高原削壁羣猿上遙汀孤鶴蹲官
閒捐俗慮政拙絕煩言空有迎薰意輕衫憩北軒
閒來高柳下愛此綠陰屯任是東南重心惟冰雪存向
平知止足疏廣戀鄉園滇海堪避暑何時一杜門
雨餘夜步閒階

雨餘新月上嵐氣落遙天星斗當軒度山河入望懸螢
光飛綠草蛩語雜清泉閒步庭除下徘徊未肯眠

夏日閒吟

細草微風暗輕帆落日斜小橋通野水古寺傍山花燕
語憐孤宦鶯聲戀故家一簪雲外賞結念欲乘槎

立秋日作

西風一夜至萬象待裁成星鵲當宵度風蟬向曙鳴太
虛凝爽氣大地肅秋聲寂寞魚龍夜山川分外清

漫題

大雅風期古經營意匠陳鴻濛開日月太始肇君臣穆

李中丞遺集卷一

五

穆皇圖盛悠悠萬象溘翹思三代治想見萬天民

益植白梅八月卽開南方暖氣太甚作此誌之

未到衝寒日秋中忽放梅天心防冷淡俗眼漫驚猜南

國春偏早暗香枝獨開羅浮妝澹雅不待雪霜催

秋深

秋深風露急百草輟其常惟有籬邊菊獨舒寒裏芳浮
空雲影薄度嶺雁聲長撫景悲何限吾生空自忙

同友人夜坐

入夜塵氛淨閒階月色明明儕三益友宦况四知情秋
近蟬鳴急更深螢火清劇談思耿耿隔樹聽鐘聲

秋思

漠漠秋來雨沈沈曉起霜野雲依水宿塞雁入空翔坐
久攤書倦談深引燭長茶鐺烹正熟樹色讀蒼茫

漫興

風尚淩夷久其如變態何相戕羅白刃論險抵黃河管
鮑心期少孫龐交道多紛紛江上草閉戶笑煙蘿

閱世

結念無城府淡然懷萬民樸誠思處俊長厚羨宗仁終
始惟明哲功名任屈伸知幾今古少慎勿厭清貧

冬夜讀書

李中丞遺集卷一

辛

退食渾無事荒齋漫檢書殘篇遺忘久往事見聞疏老
去思偏望閒來力少餘平生曾未讀開卷媿居諸

鳥

漠漠浮雲裏翱翔各趁風誰能知作止詎可辨雌雄芳
樹爭鳴啄青霄任舉翮羽毛驚世眼寧不媿冥鴻

雲羅

雲羅山脚暗蒼莽勢嶙峋空谷鷹鷂集高崖虎豹蹲牛
羊迷路徑樵牧畏荆榛徒倚江皋上何當一問津

憶山居二首

誅茅尋結構猶自愛山居曾課桑麻業閒看秦漢書雲

霞供嘯詠葵蕨當畦蔬此境良非易何時歸敝廬
幽居多暇日扶杖看晴川出岫雲無意倦飛鳥自還疏
鐘聞古寺流水度清泉薄暮尋歸徑村醪醉小筵

春初

老去身猶健官衙日閉門簿書消歲月誦讀教兒孫暇
植亭臺樹閒聽鳥雀言春光初入序好景到川原

桃源

漁人亦隱者日夕泛扁舟雞犬吠茅屋桑麻植綠疇桃
花夾岸發溪水在中流借問避秦處白雲嶺上浮

老累

李中丞遺集

卷一

三

歲月風塵過幡然兩鬢餘老多兒女債覺宦情疏斷
簡勤加墨荒畦課荷鋤邱山時在夢何日慰懸車

塞外
三首

青海浮雲暗黃沙戰鼓明將軍雄武庫天子倚長城鐵
騎追風疾金戈耀日橫樓蘭當授首塞外凱歌聲
沙漠風雲變君王命將征羽書飛瀚海金鼓振龍城仗
劍寒霜白彎弓邊月明神機來廟算一掃靖樓槍
組練三千士貔貅百萬兵龍堆驅虎豹魚海逐鯢鯨上
將開雲陣偏師肅柳營德威敷塞外吐谷奏昇平

秋

桑榆景已至豈屑白頭吟廊廟非虛願痼疾乃素心晚
成名竊忝閒遐意彌深何日青山卧委懷在古今

秋雨

楚國經旬雨山川時出雲魚龍神變化草木占氤氲鳥
語枝頭寂風聲屋角聞攤書牀榻上誰與共論文

李中丞遺集

卷一

三

李中丞遺集卷二

雲南叢書集部之二十

居易草堂詩集

河陽李發甲瀛仙氏著

五言排律

集飲荷池餞別李少白步韻

同寄樸榆城君何去意煩高懷凌碧漢雅度出紅塵聚
首見交態離羣憶德鄰文章千載業意氣百年真山色
逢秋老江聲入夜馴迢迢雲裏草草坐間茵有淚難
爲別孤懷自可親交情風雨夜還望寄詩新

送伍介麟邑侯致仕歸全州

民惜來滇暮君催去邑輕心勞難註考志泊易辭榮琴

李中丞遺集卷二

罷囊猶響風飄袖已清山添新宰相望繫舊蒼生遺愛
存孤碣傳經聽一鳴但親三徑菊誰羨五侯鯖鉅流
何競書堂勝莫爭閒參無量壽敬謁有虞城歸去辭堪
讀登臨意轉驚數年神共契千載志原并所感非私好
相思豈世情可憐諸父老莫挽使君行

恭賦御製薰風處處新

沕穆清風古敦龐景運昌太和涵宇宙元氣釀明良浩
蕩蘇羣動舒徐扇萬方阜財率土潤解溫普天翔習習
風飄入溫溫神化颺五絃揮舜日聲教訖無疆

賦得年年慶大有應制

帝德深無極皇仁徧八埏天心儼對越民隱盡昭回默

合陰陽撰潛孚健順才清寧看位奠風雨應時來歲歲
耕耘樂年年穎粟堆康衢歌大有薄海際春臺

壬午歲五月二十五日賜閣臣九卿詹事翰林科

道御書恭紀

聖朝文命重宸翰燦天章濡墨雲爲藻揮毫煙欲翔縱
橫風雨驟鉤畫日星芒義肇蟲書古頡開鳥蹟祥鳳鸞
綜少昊蚺蚪邁高陽天地精陰聚鬼神靈氣張龍螭生
變化川嶽肖蒼茫結構千霄漢精深出廟堂寔寔敷至
道郁郁啟文昌邁勁逾蠶繭雄豪淨麥光剡藤奎壁耀

李中丞遺集卷二

二

玉版烏龜藏書法超千載筆鋒蓋百王縈繇何足擬義
獻孰能當置矣敷文主卓哉祇德皇自天頒寵命徧賜
及鵷行金闕聆綸綍玉階齊拜颺珠璣輝九有錦繡布
多方長抱非封媿獲親翰墨香泰交虞喜起保合頌明
良世寶千秋重天球奕葉芳小臣邀寵錫深感戴垂裳
擬古君臣際猗歟在有唐

秋夜獨坐

瞬息金繩起容顏不耐秋夜闌霜氣偏漏盡月華流木
葉侵簷響蟲聲入戶幽吾生原有數世路漫相求富貴
無常定榮枯寧自由青門長避世赤壁暫忘憂巢父羞

汗耳鴟夷遂泛舟天時成代謝人事總沈浮志士趨良
會達人尙素修百年渾似夢五嶽未全遊落落酬蒼昊
憧憧歎白頭一眞同蟻蝶萬物等蜉蝣飲露棲三島御
風徧十洲感名人所忌躁進世相尤分定宜知止心閒
不事愁蒼然雙鬢改凝坐想南州

自閩之滇有感而作

客路八千里征途五月餘江深風吼急山險馬行徐落
日悲孤鳥斷雲懷舊廬猿聲愁裏聽柳絮望中舒旅館
霜生鬢鄉關雪擁車悠悠終古恨搔首自躊躇

塞外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三

塞外妖氛起霜寒六月時至尊勤廟算小醜弄潢池鐵
騎三千士金吾百萬師干戈森日月步伐壯熊羆舊從
歸沙漠渠魁盡蕩夷賀蘭烽燧靖振旅拜丹墀

七言律

菊

羣芳搖落已多時愛我黃花開最遲自是淡香能遠俗
爲憐幽韻更宜詩東籬放眼乾坤大西圃舒懷情性怡
每憶物華傷歲晚等閒還有傲霜枝

鷗

江上棲遲渾息機隨潮來往自相依春洲芳草憐孤影

秋浦寒蓬送夕暉風定江湖窺水立月明蘆荻掠煙飛
是非多少人間事莫笑煙波生計微

先大夫忌辰

時戊午年八月十五日夜漏下更餘

每遇中秋淚滿襟終天抱恨到於今雞豚未逮人間養
松柏徒留冢上陰三十年來追遠日八千里外感時心
趨庭望斷悲孤子鳳嶺迢迢可自禁

九日邑侯伍介麟招飲

滿院黃花自遠塵官閒甚快此中貧疏疏星月當筵大
朱朱茱萸入盞新縱飲方知天地闊劇談終覺友朋眞
世情淡處渾如菊陶令依稀是故人

李中丞遺集卷二

四

襄陽旅夜

雨雪霏霏楓葉垂征夫何事苦相隨千山歷盡程猶遠
匹馬孤行意每遲北望神京羞作客南懷甘旨愧爲兒
漢江今夜情何限一度寒風一度思

不第

燕臺春暖上花枝萬里看花遠別離旅店星霜生白髮
川原風景覓新詩金門柳色千官曉玉殿鐘聲五夜遲
落第那堪鄉國異故園何事不神馳

徐允成招飲三塔寺次韻

秀削青山曉色新花深幽磳不勝春千尋筍嶺高排漢

十九蓮峯秀出塵雨霽松門天漠漠風迴巖瀑石鄰鄰
金蘭偶涉真成趣不敢科箕傲世人

和高別駕

磊落英標自昔年風騷不讓晉唐賢奇書滿榻留雲卧
疏竹盈窗遲月眠放眼古今惟得句陶情松菊不須錢
多君自擅無雙譽逸氣紛披映講筵

再和高別駕

深秋何事思千里爽氣浮空帶月橫雲斂松濤簾影靜
風敲竹韻客窗清詩經百煉金方粹酒酌千觴玉共傾
每憶光風承雅調追陪不用話閒情

李中丞遺集卷二

五

立秋前一日親友邀飲鳳翔寺

西流大火起金風七載萍遊秋乍逢父執高年衰更白
兒郎總角漸成翁坐間且盡樽中物眼底猶如江上篷
頻指湖山供笑傲詰朝落葉問征鴻

舞鳳山登高限七陽韻

重陽攜酒陟高岡極目煙雲共渺茫曉日晴霜喧澗谷
西風古道簇松篁百年心事驚秋色九日登臨醉玉觴
戲馬臺前遙寄興清吟此際倍疏狂

寓上寺

僧舍爲衙不自禁更誰問字到禪林松濤拂座虛堂靜

月影橫空旅思深冷露霏霏催客發白雲片片寄鄉心
風微江上漁歌晚曲曲傳來入夜吟

秋日晚眺

秋高清露滿山椒雲淨寒潭映碧霄沙白清江瀉淡
楓丹蓼紫雨蕭蕭一官奔走鄉心遠萬里關山客夢遙
目送歸鴻秋漸老天涯遊子信無聊

三台坡

萬丈層巒勢接天風風雨雨望中懸參差古樹迷飛鳥
繼續棲霞咽暮蟬九曲由來跨勝蹟三台何以列荒煙
征夫每憶攀援苦馬首遲迴畏不前

李中丞遺集卷二

六

寄張子初同學

遊子何堪臨極荒征途百折似羊腸雲從馬首層層起
風向山巔陣陣涼蹤蹟天涯憐客況弟兄交道恨他鄉
暮年蘭臭眞同調爲寫離情付雁翔

和王總戎投贈集

將軍英武從天授誓掃鯨鯢靖八垓劍倚秦山驅虎豹
軍騰蜀道叱風雷身經百戰勞王事威鎮重關挽日回
滇海借籌抒廟算千秋銅柱映三台

王中初度宿三台坡

此夕不遑將我母驅車百折宿三台身臨石澗星光近

坐聽松濤月影陪矢志四方尋伴侶擬遊五嶽任徘徊
卑棲豈爲逃名計肯令韶華白髮催

九日雨

重陽竟日雨纏綿籬下黃花起宿煙戲馬臺前遙寄興
臥龍山上憶登筵淒風吹處如官況秋色浮來似晚天
坐對高梧聊泛菊江湖佳節自年年

秋日懷清苑張一菴同寅

平分爽氣共恆山幾度牽思夢不閒三益論心同得友
三毛握手各羞顏尋花伴酒歌朱鳳無雁傳書看白鵬
寂寂燕臺涼月夜秋高雲樹數峯閒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七

恭讀御製操舟說有述

河洛澄清瑞氣浮聖心咨傲著操舟轉移風纜宜安審
扶夾雲帆在豫籌已見濟川平絕險更思持楫穩中流
萬幾有暇垂鴻訓燕翼貽謀百世留

恭讀御製修竹賦有述

高節千竿雲際揚貞心自許獻君王渭川幹古經霜雪
淇水姿清集鳳凰春藹青青浮翠色歲寒冉冉帶幽香
中虛應與宸衷會爲寫清陰載文章

恭讀御製古檜賦有述

勁幹凌雲高百尺由來風雨任飄零無枝卻許同松柏

左紐眞堪對日星蒼翠聳然留鐵色離奇曲處肖龍形
宣和尚有千言紀睿藻揮成萬古青

次秀山許太史中秋對月韻

碧天如洗淨浮雲秋色三三此夜分波湛天河澄碧落
光含星斗散清芬千家砧杵敲霜鬢萬里音書雜雁羣
幸有同心抒嘯詠庾樓乘興一爲醺

送河東馬越使

昔年鎖院共冰心更送君行酒滿斟三晉關山紅樹遠
舊家井竈白雲深初霽惠澤歌衣袞夙仰丰裁待作霖
王屋煙嵐看落雁通知長夏鬱棠陰

李中丞遺集卷二

八

寄徐海令陳國臣年兄

使君聲望久相誇百里紱歌駐彩霞化雨自濡春有腳
清風漸被鼠無牙飛鵬靜對汾陽月立馬遙看廣武花
此日猶良鷹報最元龍仙鳥近京華

送尤晉侯武舉回滇

征車歸去路蕭蕭楚水黔山伴寂寥望日迴看金鳳迴
瞻雲應憶碧雞遙胸羅秘笈暫矚豹臂挽瑤弓好射鵰
屈指雲臺圖偉貌前身應是霍嫖姚

長安九日許秀山太史邀陪諸公共酌

驚心此日是重陽攜手燕臺話故鄉佳節天涯同作客

良辰吾黨共稱觴競看凡卉爭先豔愛有黃花獨後芳
插得茱萸須盡醉陶然是處即羲皇

去年登高靈壽東今日樽開燕市中歲序驅人如過隙
寒花笑我頻飄蓬何堪白髮形多憊賴有青山興不窮
萍寄天邊惟把酒秋高江上一漁翁

由御史外除口北道感賦

拜獻蘭臺已數春素餐無計答楓宸只期黔首安生業
寧計黃花笑逐臣是秋上言山東災民塞上孤忠懸日
表嶺頭皓月黯風塵長安車馬如相問惟有冰心戴一
人

李中丞遺集卷二

九

京北沙河懷黃虞菴道長

數載班聯氣自投燕臺風雨日相求多君峻骨含冰雪
顧我庸才宜壑邱鎮朔樓頭雲萬里居庸關外日三秋
懷人一夜催霜鬢攜手何時整舊遊

居庸關道中卽事

居庸設險衛神京形勝天開似畫成兩道山峯飛萬疊
一盤石徑曲千尋參差古木蟬聲細斷續邊牆月影橫
勝國殘碑今尙在年年風雨積苔痕

鷄鳴山

鷄鳴絕頂勢嵯峨獨立武州半壁多氣吐風雲聯紫塞

光含星斗滴銀河曉霜孤障居庸積夜月寒沙瀚海波
自是巨靈開重鎮公餘載酒一相過

夏日偶感

荏苒韶光鬢欲絲無端惆悵憶芳時心懸魏闕孤臣節
夢繞庭闈慈母知年歲漸增人易倦鄉心欲寄雁難期
風寒塞上情無際獨坐高齋日正遲

秋日

天空雲影抱江流獨坐虛齋客思幽縱覽古今如巨幕
奇形天地若蜉蝣強將笑語消長夜莫使生涯負白頭
耿耿悲秋愁不寐關山迢遞苦淹留

李中丞遺集卷二

十

次西寧何令韻

廿載風塵鬢已絲悠悠世路悵歸遲天涯知己相逢日
旅館清樽話舊時疏廣高蹤憐客夢馮唐衰老起鄉思
銜杯此際情何限三益論心是所師

秋興八首用杜少陵韻

浙浙高風動遠林無端秋色自蕭森飛狐嶺外千峯暗
鎮朔樓前百雉陰霜鬢馮唐虛壯志清秋宋玉倍傷心
關山迢遞情無限愁聽寒衣搗夜砧

楓落邊城夕照斜燕雲南望是京華蕭蕭孤雁雲中度
隱隱客星海上槎菊種疏籬舒笑眼月明紫塞聽清笳

年來衰職慚無補垂老好栽陶令花

雨過山光映日暉晴雲半嶺落風微城高樹影千層迴
樓接烟霞百道飛多病天涯知己少閒愁世路論心違
杖藜欲問田園樂一任乘堅與策肥

宇宙由來一局碁浮沈天地總堪悲千年風雨懷秋意
異代山川感舊時初靈谿通流水急輕涼野闊落霞遲
蒼茫塵世如蓬轉高枕虛齋不盡思

上都面面列青山征戰當年虎幄閒漠漠浮雲橫峻嶺
娟娟涼月照雄關九重遙望開仙仗雙闕頻依接聖顏
回首烏棲臺上客鵷行隨仗立朝班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七

居庸西北柳川頭風度霜橋鎖素秋曉角聲吹添壯志
清砧敲動起深愁秦雲高處遮鴻雁漢壘平來起鷺鷥
塞北三關誰設險層屏列障護神州

長城萬里幾時功曉月秋霜在望中萬堞斜連山海日
九邊直接雁門風馬嘶芳草黃塵暗劍倚長空白盡紅
聞說昔年征鼓日將軍鬚髮已成翁

雲橫巖岫自逶迤一曲桑乾千頃陂寒度邊牆飛柳葉
霜飛驛路老楓枝一官遠塞誰同調三徑荒園自不移
喜有陽城曾著論千秋悵望至今垂

登雞鳴山

隱隱孤峯望欲迷夕陽山下日沈西千盤幽徑連雲入
一派寒光映月低秉燭登臨驚匹馬開樽夜話聽村雞
相看共醉朦朧眼且宿僧房覓杖藜

歷亭懷古

城環濟水匯明湖一派清光似畫圖山氣遙通泛煙水
風聲微動禦菰蒲齊梁人物風期邈李杜文章嘯詠孤
偶憩歷亭懷往昔當年軼事至今無

遊華不注山

華山秀出幾重重爰業由來造化鍾東接滄溟開列嶂
南聯泰岱瞰諸峯參天獅窟九霄近大地龍蹲萬壑從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七

獨立齊州形勝好層巒猶是古堯封

趵突泉

渟泓飛瀑自何年歷下西南注大川一氣奔騰翻雪浪
三輪流轉噴珠泉化工信有循環手人世奚煩布置權
浩瀚真源無可測個中想是老龍眠

秋日

蘆荻花飛起客愁年年宦海幾時休青山不許勞人臥
白髮何堪塵世遊堂上慈親猶健飯階前稚子可忘憂
遙瞻三徑秋光好明月清風取次收

倦遊

三十年來已倦遊低回往事倍增憂狂歌豈爲邀名計
彈鋏當思濟世謀君德高深慙請獻民咨寒暑愧勤求
撫膺只合歸三徑鋤菊看花亦自由

古歷亭眺望有懷

海右雄藩擅濟東明湖漱瀦色空濛天開圖畫煙雲外
人在冰壺蕩漾中遠近山光環曲檻迷離樹影入簾櫳
歷亭懷古芳蹤邈剩有唐人嘯詠工

迎老母將至署喜而賦此

十載迢迢定省疏望雲萬里竟何如孤蹤宦轍躡冰署
遠道慈闈御板輿黃髮正趨東郡日斑衣乍舞北堂初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三

兒孫繞膝天倫樂不羨陶公頻寄魚

重九署中集謝麟一孫虛巖暨表姪施台甫登平

臺小飲是日六兒居頤九兒居恆十兒居泰十

二兒居巽長孫璋俱在和虛巖原韻

薄暮招攜上露臺親朋畢集一樽開華山挺秀聯平曠
濟水噴珠貫曲隈萬里鄉關雲際遠三秋客夢雁聲催
相看少長情無盡醉倚黃花待月來

忽驚重九漫登臺蕭蕭含英帶笑開寄蹟天涯同作客
閒情節序共銜杯近瞻泰岱雲千片遙望滄溟水一隈
落帽高風何處是茱萸此日喜追陪

挽馮少司寇再來

山聳天台碧漢高獨鍾閨氣挺人豪家危烽火經艱阻
帝鑒忠勤寵節旄報國孤忠留海表事親純孝慕劬勞
風悲仙馭乘雲逝華表千秋賁彩毫

送漳州總戎宗帝還鎮

送客東郊踏雪行四圍山色護歸程高低樹影千重出
左右湖波一片明裘帶風期敦古處宗盟意氣洽平生
疏慵愧我虛榮祿何似嫖姚萬里城

壬辰冬之任閩藩奉太夫人至署舟中偶作

新綸初捧速王程畏此簡書宵夜征薇省恩銜虞績覆

李中丞遺集卷二

西

萱闈祿養遂烏情樓船星擁孤臣節岸柳時依遠使旌

茲去閩疆何所報九重南顧在民生

九仙山卽事

福州府省城內東南隅

縹渺層巒天外清振衣霄漢玉峯晴江山不盡登臨興
身世偏多憂樂情塔鎖寒煙迷遠岫鐘敲幻夢度榕城
一樽坐笑花含醉萬派雲霞照眼明

六十初度

江上遊人幾日歸風塵歷徧素心違八千里外迢迢夢
六十年來事事非檢點平生餘傲癖肝衡世路有危機
東山不厭高人卧莫負韶華待落暉

居易草堂

隱几幽窗風雨來，隔籬蟬噪亦何哀。
百年心事秋聲老，一世升沈霜信催。
紛郁羣葩爭豔發，芬芳孤蕊耐寒開。
可憐傲骨輕時眼，獨守清標醉醖醅。

登華藏寺應不知禪丈約卽事

齊梁梵剎古摩尼，鐙續西來法一枝。
半日浮生依老衲，萬山枯坐卽吾師。
巖間樹影參天迥，谷裏泉聲落澗遲。
爲報山僧尋舊約，春茶滿注正相宜。

形勝天然似畫圖，晴光掩映抱仙湖。
千枝影列青萍劍，萬籟聲沈碧玉壺。
遠近香臺雲外見，參差祇樹月中紆。

李中丞遺集卷二

五

松風謾謾傳鐘磬，五色明霞燦寶珠。

閒來策杖入雲峯，精舍人歸山下逢。
苔澗泉聲能走石，蘿軒月影正含松。
瑤光掩映花千疊，金闕高懸星萬重。
坐久不知塵世事，隔溪鳥語自從容。

天下名山半佛居，西來大意竟何如。
鉢中世界諸方遠，物外煙霞一衲餘。
放出乾坤和露洗，劈開流峙帶雲鉤。
松栽石上眞三昧，漫道禪心只是虛。

廿載萍蹤今忽歸，昔年禪丈苦相違。
鹽車老驥今華髮，杯渡頭陀久息機。
雲外松濤流梵響，花邊月色映柴扉。
浮名世上勞筋骨，何似空門倚翠微。

七夕邀在公太史謝景行施台甫及諸親友集鳳翔寺登眺有恩

凌霄傑閣自當年，輪奐飛甍護大川。
萬丈文光聯玉笋，千盤雲錦簇金蓮。
傳燈古佛餘芳草，卓錫山僧澆石田。
臨眺每多悲感意，先人往蹟獨流連。

喜旭仲宗姪來任河陽令賦贈

吾宗遠抱濟川才，百里名花手自栽。
滿架圖書供嘯詠，一簾琴鶴近蓬萊。
桑麻夜雨家家遍，桃李春風處處開。
起我鄉邦安祗席，千秋蔽芾爲君培。

旭仲姪邀同謝景行施台甫及諸子孫飲撫仙湖

李中丞遺集卷二

六

卽事

四面晴嵐接遠天，湖光激灩逼城邊。
風含細浪文成藻，雲郁千峯錦作煙。
村舍桑麻耘綠野，井閭刀尺促秋蟬。
清樽此日眞嘉會，少長追陪玳瑁筵。

秋懷

長空如洗淨圓林，景物蕭疏不自禁。
露濯秋聲鳴靜夜，風敲天籟促寒砧。
馮唐壯志憐雙鬢，阮籍歧途苦獨吟。
垂老那堪思萬里，燕臺翹首五雲深。

松柏

森森百尺漫婆娑，古幹蕭疏歲不磨。
秋氣催殘冰是骨，

霜威寧耐鐵爲柯飛龍皓首餘儲更盤馬蒼顏起伏波
最愛後凋饒晚節虬龍未許附藤蘿

不知禪丈邀遊華藏寺同謝最行施台甫仍率諸

兒并三孫友婿尹以參後至偕登大寺瑤光臺

蓬萊閣三清閣薄暮觀水泉少憩水亭卽事

應節塵盡戀青山暇日兒孫共往還過漢朱薨盤怪石

聯雲畫棟隱林樾萬家煙火簾櫳外一派晴霞登眺閒

往哲遺蹤今昔感流連薄暮水潛潛

奉命仍撫長沙紀恩

微書萬里下江城重拜君恩事遠征繾綣柳絲鄉國夢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三

迷離草戀遠人情三湘夜雨波瀾急七澤春寒烟霧橫

王德民依彌自畏菲才何以答昇平

赴長沙

王事馳驅赴楚疆黔山險仄路羊腸人從天半爭飛度

馬向雲中競亂行野鳥數聲牽旅思林花萬朵拂行裝

親瞻衡岳病癰切願察貼危達廟堂

秋陰

陰凝四塞霧晦暉日日衙齋但息機宿鳥巢中愁溼羽

行入市上畏霜衣鐘鳴野寺山僧定楓落江皋秋氣微

徒倚閒階無一事爐煙細細傍雲飛

署中高閣遠望

開窗自閣望郊關蒼莽川原列岫環北匯洞庭收萬派
南臨衡嶽領諸山漁舟帆挂平曠外牧笛聲聞綠野閒
自昔星沙居重鎮我來巡省愧痼癰

登長沙城懷古

雨霽沙汀鶴雀飛憑高眺望對斜暉六朝霸業今何在
三載民瘼願已違楚國山川杯底見湘江風景望中歸
只看太傅懷沙賦無限離情戀舊畿

嶽麓書院試士作

嶽麓岌岌嶺雲深襟帶瀟湘入遠岑明德豐碑神禹蹟

李中丞遺集卷二

六

談經精舍大儒心圖書滿架來定論弟子相隨集藝林
小隊登堂瞻拜處孔顏眞樂任追尋

嶽麓寺

疊疊巒巒列翠微參差蘭若映朝暉蒼松遠接西來意
古刹宏開東土扉雲外鐘敲禪室定座閒花落梵音希
風塵歷盡空中色暫到山林一息機

長沙演武

六十登壇領一軍書生拜命切瞻雲兵戎每羨黃公略
節制常懷范老勳耀日旌旗揮步伐驅雲將士戢聲聞
桓桓武烈存周禮簡閱應須拔戟羣

深秋

靜夜清涼入草廬無端蕭瑟正愁余
倚窗月影千竿竹
几案風翻數卷書海內論心知己少
天涯清宦故人疏
霜寒兩鬢思鄉切松菊何時可遂初

偶題

廳舍蕭然數卷書風塵久已廢居諸
一官汗漫成鷗鳥
萬軸鑽研愧蠹魚垂老心思猶曠放
乘忙歲月尚紆徐
年華祇畏桑榆近幾得偷閒帶月鉤

遣懷

老去功名久欲休風塵蹤跡漫淹留
孤雲舒卷三山動

李中丞遺集卷二

九

野鶴踟躕五嶽遊一片丹心憐皓魄
兩行皓髮寄滄洲
宦情久擲煙霞外何日忘機伴海鷗

除夕

六十明朝又六年光陰冉冉一樽前
辛盤獻歲催殘臘
椒酒迎春對綺筵喜卻脂膏存赤子
堪將心事答青天
序逢除歲他鄉過爲報東風花信傳

登望江樓

楚天陰雨入春來偶上江樓望眼開
波穩洞庭吞日月
山高嶽麓走風雷圻封繡錯煩驚策
民社殷繁想化裁
星沙稱重鎮謬膺旌節愧非才

長沙懷古

風物恬熙欲暑時蒼茫雲樹動人思
少陵佳句今如在
太傅芳名何處追嶽麓朝看麋鹿苑
湘江夜聽鷓鴣詞
星沙自古稱形勝雉堞嵯峨雁度遲

有所思

汨汨瀟湘水一灣臨流何日解愁顏
迢迢湘夢孤雲外
冷落浮名夕照閒覽鏡不須驚白髮
乘軒只合戀青山
年來汗漫遊多倦幾得忘機盡日間

初晴

每逢雨後露華明檻外青山送遠晴
架上牙籤書數卷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三

鏡中鬢髮雪千莖投簪志遂憐疏廣
荷鋤心閒羨向平
自笑狂夫多放逸銜杯貪看嶺雲橫

遊嶽麓寺

招提隱隱數峯環映帶江流水一灣
選勝何年開福地
傳鐘自古住名山鐘聲處處松濤靜
梵語清時鶴夢閒
小隊登臨忻共賞徘徊只戀白雲間

湘江懷古

江天風雨正霏微汨汨瀟湘逝未歸
漢室何曾知賈傅
楚人猶自戴湘妃永陵祠廟淒芳草
嶽麓書堂照落暉
星沙稱重鎮謬膺旌節愧非才

夏日偶題

攘攘蜉蝣宇內過蒼茫湖海任婆娑蘇門清嘯芳蹤渺
沁水忘機逸興多鵬程高原轉鹿豕芒鞋幽徑醉煙蘿
對山亭畔芝蘭老不待秋風憶舊窩

寄懷

滾滾紅塵未易攀天涯宦況只青山風熏草閣琴聲遠
大郎蕉窗鶴夢閒碧野煙霞千嶺外清樽嘯詠萬花間
閒情暫寄湘江上比似仙湖水一灣

小滿節遊孫虛巖徐武山昆仲源魯及門謝景行

蝶蜂張謝兩外甥及諸兒孫輩登望江樓觀插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三

禾卽事

民生何事繫懷思東作方興在此時煙火邨邨勤耒耜
田疇處處樂耘耔風光掩映參天起樹影陰濃入水奇
最喜登臨風景好綠醺滿酌不須辭

同友人晚眺

冉冉晴霞列翠屏夕陽西指厭山青江干雁陣聯雲影
煙浦漁舟隱釣汀興劇刻溪饒逸致風高角里托芳馨
一灣新月鄉關渺把酒清歌醉晚亭

江干

日暮江風起白波扁舟搖曳夜如何葛巾三徑遊芳草

斗酒雙柑醉晚蘿車馬漫驚狂客夢煙霞常賦採芝歌
江山萬疊勞青眼自笑年華一擲梭

偶懷

滄桑世故總推遷買得青山對菊眠兩漢衣冠餘蔓草
六朝宮苑滿荒煙浮雲事業千秋夢逆旅光陰百歲憐
曠望古今悲往躅寒空明月自年年

雨晴懷古

雨霽沙汀鶴鶴閒晴雲縹渺過林樾陶劉事業荒煙外
屈賈文章夕照間金楚川原杯底合大江風物座中環
憑欄不盡滄桑意酒滿樽前月滿山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三

思鳳麓

細雨霏微入夜涼鳳山松柏渺蒼蒼翹瞻屹峙形容杳
馳想邱廬道路長景逼桑榆嗟老憊寵邀旌節愧封疆
鹽車自顧非千里歸去衡門嚼豆糧

除夕

芳節催人意若何年華如在隙中過煙霞翻爲微名阻
歲月那堪短髮皤老去風塵猶跼踖愁來霜雪漫吟哦
角巾安得高蹤遠一到林泉一放歌

夏日偶題

三十年來身天涯微賤一孤臣芻蕘莫補烏臺舊

歲月徒增白髮新時愧庸才虛交職每思多病遠楓宸
主恩天渥容疏放扶杖優遊仰大鈞

新月

新月初生掛木空清光淡淡入簾櫳山河掩映青霄外
星斗昭回碧漢中身世百年成底事交遊四海洽孤衷
已歌一曲樽前酒坐向林皋趁晚風

歸歎

持節星沙一載餘天涯何日賦歸歎晉時逸韻傳三笑
漢代高風有二疏一棹煙波供晚釣半畦風雨翦春蔬
機鞋桐帽塵氛外尚有幽齋數卷書

李中丞遺集卷二

雜詩

雲淨真空坐照微孤亭趺坐息心機清風江上魚龍靜
皓月林間鶴鶴依家裏爐煙俱宿夢蟻浮村酒醉荆扉
寒餐久抱東山想鳩杖閒行看釣磯

五言絕句

閨怨三首

妾本良家女昭陽殿裏行珠簾深夜掩默坐自含情
寂寂深宮裏承恩二十年蛾眉不敢掃明鏡照窗前
春草年年綠春花開幾時御園羣卉鬪爭取上林枝

垂柳二首

岸柳條條發宦情日日疏故園樽酒在意興復何如
柳絮乘風舞飛翻動客愁相看情不厭明月照江樓

七言絕句

長安道中

五陵公子正逢春車馬翩翩踏軟塵一擲黃金千百萬
當年輪殺布衣人

冒雨晚歸和徐九成二尹原韻

登臨詞客醉陶巾山水尋芳豈厭頻雨色不隨人冷煖
歸來月影上苔茵

河陽

李中丞遺集卷二

河陽形勝冠三東玉筍金蓮造化工劇愛鳳山臨撫水
居然人在畫圖中

口北偶感

憶別慈親已六年望雲時切鳳城邊一官塞上孤臣節
何日斑衣到膝前

夜雨五首

晝夜雨聲入耳頻閒愁端的寄花茵簷前一陣微風起
吹到匡牀夢裏身
淅淅淫雨集階除砌上花容久不舒安得撥雲驅霧手
陰霾揮盡見清虛

可是商羊作祟時連朝竟夜雨霏霏陰霾四塞無晴霽
綠野田疇一望迷

霧滿高山草滿溪行人寂寂水瀾瀾窮簷蔭屋停春杵
隔舍鄰家啼小兒

去年六月雨滔滔今歲連綿六月遭仁愛天心應憫
雨師忍聽此嗷嗷

七夕偶作

七夕爭傳駕鵲橋人間天上路迢迢穿針乞巧皆餘事
惟見銀河注碧霄

獨坐

李中丞遺集卷二

七

對山亭畔竹陰斜坐着山光與自賒梅雨淙淙清徹耳
塵氛淨處便爲家

課園

官衙隙地惜荒蕪待寫涪洲種菜圖爲圃爲農同此意
一畦春韭飽餐無

望江樓

危樓矗矗對江開日日雲帆過幾回嶽麓山頭飛翠色
特教松韻入窗來

桂花

仙種飄飄出廣寒煙凝金粟發雲端淮南花向秋開早

移插湘江香未殘

李中丞遺集卷二

八

居易草堂文集

河陽李發甲濤仙氏著

奏疏

上請澄清吏治疏

爲澄清吏治嚴禁科派以安民生以固邦本事欽惟我
皇祖聖朝御宇道接唐虞德邁商周而孜孜圖治日昃
不遑四十年來錫租頻下賑荒屢施且不惜帑金數百
萬專責河臣修築河道凡此憂勤惕厲之衷即古帝王
饑溺由己之心不是過矣總期夫小臣王精白乃心嘉
惠元元共圖久安無負我皇上敬天勤民之實意起滄

李中丞遺集卷三

一

瘼而登衽席也臣維國家之根本在民生民生之休戚
在吏治而外之承流宣化代我皇上分治天下兼總吏
治以遂我民生者惟此督撫諸大吏督撫清則司道府
廳州縣莫敢不清而民生遂矣督撫貪則司道府廳州
縣莫不效尤而爲貪而民生戚矣以一二省之督撫而
論即關係一二省之民命安危合十五省之督撫而論
即上關我國家理亂治忽之原是督撫之任綦重誠宜
慎擇其人以固邦本者也我皇上闡明目求賢若渴
得一賢良方正之士特異以不次之擢所以獎廉抑貪
風示天下其勵世磨鈍之大權至深且微矣今之直省

各督撫品銜端方清廉素著激濁揚清釐奸剔弊實心
爲民者固久在睿鑒之中而憑藉高位滕上箝下壟斷
贖貨苛求屬員朘削民膏者亦難逃睿照之內督撫以
司道爲外庖司道以府廳爲外庖府廳以州縣爲外庖
而州縣等官又總爲督撫司道府廳之外庖乃語其究
竟總惟百姓受之害及於民而後止臣請備言之百爾
郡縣各有境土各有攸司皆朝廷所設之員非上官樹
立之人也履任之後不過初次謁見以盡屬吏之分未
聞絡繹省會曠職失業者至於形名錢穀則有簿書期
會以爲程限嚴催完結鮮有不辦茲則府廳州縣一歲

李中丞遺集卷三

二

之內在省常多在署常少本地之城池倉庫命盜逃人
問閭之疾苦生全以教以養皆置之度外惟以奔走承
順伺候上官意旨爲第一著蓋由上官視屬員爲手掌
之肉可以榮辱予奪而惟其勢之所欲爲屬員亦懼上
官之真能榮辱予奪而不敢不聽其命之所自至今日
調某府州縣入省議話明日調某府縣州入省議話臣
思辦國家之公事何妨大書於牌票批示中而必親身
調入乃假公以濟其私者也一官入省省費有派夫馬
有派費見有派中伙長隨跟役有派上官一飯封賞四
兩六兩八兩不等上官一席封賞十二兩以至二十四

兩不等而又捏爲公務抑令某府州縣捐銀若干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又且上官之父母生長有公祝之禮生子生孫有三朝彌月之禮至於平日之生辰節禮定爲常規無足論已而於常規之外種種取足於有司嗟此一官上司之誅求者眾如之何民力有不竭庫項有不虧也在循良之州縣出於無奈勢不能不派慮其禍之及己也在不肖之州縣從中射利固樂於派以夤緣鑽刺爲才能以諂媚逢迎爲循卓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廉恥盡喪官箴掃地總之迎合上官者臭味相投舉爲能吏持正不阿者冰炭不入目爲庸才此吏

李中丞遺集

卷三

三

道未盡清民生多未遂大可痛心者也所以督撫肚有司之膽有司藉督撫之庇公然私派略無忌憚卽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舉相習爲牢不可破之虐政肆意蠶食而無所憚恤每歲民間正項征糧一兩有派至三兩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是何名也以我皇上愛養之赤子竭終歲之胼胝俯仰俱不暇顧而於朝廷正供之外輒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夫以國家之大取民尙且有制也而若輩乃敢取民無度如此國家亦安用此剝民之臣爲哉臣請勅下該部嚴行各督撫痛革一應私派使窮荒僻壤深山窮谷之眾莫不優游耕

鑿共膏昇平以含哺鼓腹於堯天舜日之內豈不休哉並不許私調入省如有司不能依限完結大則糾參小則紀過而有司有擅離境土私自干謁該督撫究治倘督撫仍藉公務爲名調省勒捐許言官聞風參究至於私派私斂令督撫加意密查務期盡淨倘督撫徇庇一經發覺照例治罪若一省之內官不擾民私派絕迹卽以徵督撫之賢能設一省之內民不安生仍行私派卽以定督撫之貪縱每於年終令各府州縣出具并無私派印結由該管司道督撫加具印結黏連報部查核如是則百官正而四海清寧萬邦咸若太和元氣在宇宙

李中丞遺集

卷三

四

開而邦本永固矣臣滇南賤士叨牧靈邑荷蒙皇恩行取諭置臺班風憲何地下及庸愚臣感激思奮據見聞所及不忍緘默不避嫌怨披瀝上陳以仰報天恩於萬

請加廣西雲南貴州三省會試中額疏

爲聖主之文教日隆遠方之人材日盛仰祈乾斷特沛恩綸以廣會額事欽惟我皇上崇儒右文振興教化超軼百王海隅日出之地靡不蒸然向學是以數十年來滇黔粵西之地無不戶樂詩書俗敦禮樂其時人文風氣之盛初不減於中州復蒙聖恩廣增直省鄉額而滇

黔粵西幸增解額三分之一普天士子歡呼雷動共切
思皇振古以來闢門旁招之典何以加此而臣猶冒昧
瀆陳者滇黔粵西之鄉額既加而會試之額仍舊也臣
查康熙三十八年內憲臣梅錫條奏一疏部議雲南四
川各中二名貴州廣西各中一名今除四川改歸南卷
外而雲貴廣三省幅幘之大只共中四名非所以上體
皇上鼓舞遠方之盛心下恤單寒觀光之微志也再查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會試南卷終三場者一千六百五
十八卷中式一百四十九人此不足十二卷卽中一名
也此卷終三場者一千三百七十七卷中式一百二十

李中丞遺集

卷三

五

二人此不足十二卷卽中一名也四川終三場者一百
一十八卷中式四人此二十九卷有零始中一名也雲
南終三場者八十卷中式四人此二十卷始中一名也
廣西終三場者四十七卷中式二人此二十三卷有零
始中一名也貴州終三場者五十三卷中式二人此二
十六卷有零始中一名也臣思同一舉子同一終場乃
南北則分扣人數之多寡爲取中之定額惟雲貴等省
不復分扣人數只以議定爲例每省或中二名或中一
名事例懸殊若此不得不仰請皇上覆載無私之德一
視同仁者也臣請勅部自癸未會試爲始合南北雲貴

廣一十五省終場之卷通盤合算較論人數以定中額
不得任意增減曲庇桑梓親識著爲成規至公至當千
秋不易庶於大典有光而我皇上樂育遠方士子之恩
得以均齊疏遜懷才抱德之彥不致遏抑矣

條陳山東災民事狀疏

爲被災之黎流移可憫賑濟之術隨在可施仰祈睿鑒
廣勅撫綏以全民命事竊照山東六府被災特重我皇
土宵旰焦勞勤恤民隱手諭在廷大小臣工卽發帑金
百萬兩截留漕米五十萬石復遣八旗官員親赴濟
兗東青登萊等府按名賑濟不使失所德音一沛山左

李中丞遺集

卷三

六

之民歡聲雷動仰見我皇上天地爲心睿慮周詳不遺
纖悉臣何敢再瀆天聽惟是六府之內地方千里正中
原腹心襟帶之區數百萬生靈實爲我國家之元氣臣
聞自入夏以來陰沴異常麥秋無望蓋至槐頭柳莖水
草榆皮無不攫取爭啖老弱幼穉者半爲疴瘠少壯強
勇者乞食他鄉又聞白晝通衢已有剽人而奪之金者
矣彼其苟延旦夕之命而計緩須臾無所依賴不暇顧
惜良可哀矜又聞賣妻鬻子止博百錢搗葉磨根難充
一飽甚有人相殘食之慘此情真大可憫也凡此赤子
饑餓迫之於前死亡繼之於後卽慈母不能保其子而

請此嗷嗷者能坐以待斃乎哉又聞山東之民有就食江皖者矣有就食江西者矣有就食湖廣者矣有就食河南直隸者矣一離井里皆成餓夫日則行乞街市夜則投宿寺宇甚至地方不能容留有驅之曠野驅之境者矣當此顛沛流離啼飢號寒之際若不預爲補救則轉瞬隆冬凍餒來歲青黃不接不填於溝壑卽聚於荏苒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我皇上至德涵濡聲靈赫濯萬無狂逞潢池之事然從古致治保邦在於幾先毋待事後未雨綢繆之計不得不鯁鯁過慮也臣愚以爲亟請皇上敕下該部遍諭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

李中丞遺集

卷三

七

縣等官凡遇災民入境著各該地方官加意查明著緊存恤勉給餽粥併令安置得所再有養至來年秋成送回復業凡若干名者從優分別獎勵則已逃者可望還鄉待斃者得甦殘息庶幾上慰我皇上已饑已溺之懷再如河南湖廣浙江江西山西陝四福建直隸及江南之邳泗盱徐等州縣間有水旱災傷已經各督撫彙報業蒙皇上發粟煮賑蠲免錢糧各省災民均霑曠典猶慮其中有逃散就食者亦宜行令所在官司加意查明勉捐存養俱俟來秋沿途各官資助路費送回復業如此則我皇上如傷懷保之仁得以廣被無告流移困苦

之眾不致相煽爲非民命存亡盜賊生息舉判於此我國家所以杜絕株萌培養元氣億萬年無疆之歷服在是矣

條陳常平倉穀存三借七以補春耕疏

爲窮黎之春耕宜省常平之積貯當疏應請變通以廣皇仁事欽惟我皇上軫念邦本嘉惠民生於天下郡縣設貯常平倉米穀以備荒歉而賑黎元其未雨綢繆思惠預防慮誠深且遠矣普天之下莫不食德飲和歡呼雷動歌咏聖澤粒我蒸民臣見郡邑之米穀非不收貯矣及貯之既久在在霉爛又在在虧空此其故有二一

李中丞遺集

卷三

八

在廉靜謹守之州縣視倉儲爲國家之大計恪遵部例加謹封貯欲出陳而不能欲貸民而不敢恐上司以法繩其後也是以日復一日寒暑交侵鼠雀耗蝕紅朽灰爛致罹包賠莫可控告一在貪鄙大膽之州縣視倉儲爲私家之積蓄罔遵部例隨便挪用或以易銀而充橐或以食指而養家又或私借與民低放高收外加利息至五六升悉入私囊是以日復一日倉廩空虛顆粒無存上司卽經盤查不過徐以俟其補苴究竟文移頻催能足舊額者甚少祇惟上下掩飾以聽異日之參罰已耳臣觀此二者均於倉儲有未當是以上體我皇上保

民如傷之至意而於國計民依不得不無過慮亟請
變通也臣作外吏時當東作之餘勸民乘時播種勿怠
田功見民間缺乏牛種者十之六七舉皆挪借於富戶
每斗折錢算息轉眼秋成一本數利比及登場正賦取
之私債迫之日用衣食及親朋祭祀耗之此民所以多
貧而田所以多荒而不治也臣思斯民養生之具其遠
大經久者不外稼穡樹藝收蓄三者以爲仰事俯畜之
資一夫不耕必饑一女不織必寒必世無不耕之民斯
戶無不給之家茲則人不皆農而耕而食者十之三四
不耕而食者十之六七又有貧窮之民無儲粟缺少

李中丞遺集

卷三

九

籽種坐廢耕耘亦良可憫也今之常平之設本以爲民
也而民尚有艱於春耕而鮮力作之資者有司拘於成
法束手而不敢動懼其掣肘而參處隨之也曷若變通
於成例之內倣宋儒朱熹社倉之法而行之春時受粟
於倉以資種粒秋成計穀以還以完正額每斗收耗三
合以備鼠耗而又倣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
推一人爲甲首其游手無賴與衣食不缺者不得與於
其中有司置簿以貸隨年斂散不還者有罰此乾道間
已行輒效之良法也請敕下該部檄行直省恪謹行之
按照大中小州縣每於十分之中存三以備不虞借七

以補春耕秋收抵還取耗三合年終繕冊以報不得欺
隱不得侵挪不得額外多取及刁難措勒等弊年年於
是行之則窮簷樂業得有耕種之資卽有凶年亦免流
離之患不必出陳易新而倉儲不致腐朽不必輓運隣
封而所在民無菜色此亦法之可行者也不然水旱蟲
蝗數十年而一遇若必歲歲收貯待饑而賑不事變通
非致霉爛之虞卽坐侵蝕之弊二者上無裨於國計下
無益於民依徒令貪墨奸胥從中漁利深有負我皇上
如天之德再四思維不若變運行之之爲小補也而
又在上官不責以文法不繩以駁詰俾得竭心力以從

李中丞遺集

卷三

十

事儻州縣中有不實心奉行及鮮成效聽信吏胥叢弊
滋奸無益於民而反致擾民者則有糾劾之典在臣緣
倉儲民生起見伏乞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分設湖南鄉闈疏

臣惟皇上振興文教入表同風愛惜人才一長必錄是
以戶習詩書多士蔚起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查湖南
七府二州所屬距湖廣省會或一二千里或三千餘里
每逢三年鄉試之秋遠隔八百洞庭之險又值溽暑炎
蒸暴風陡發波濤騰湧舟楫傾危歷來應試諸生屢遭
覆溺自臣三月任事以來據各屬貢監生員楊啟鼎等

紛紛呈訴俱稱湖廣分設撫藩雖與陝西江南相等原無分門之例但陝西盡屬陸地江南止隔一江俱無洞庭之險湖南府州縣衙學多於湖北額取新生亦多於湖北而湖南赴試入闈者不滿三千名湖北將及萬人風濤不測以故裹足不前者十有七八茲據諸生情詞懇切懇請具題分闈臣查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內經前撫臣趙申喬題請分闈分額又於五十一年六月內經前撫臣潘宗洛再行題請俱經部駁未蒙俞允臣何敢復瀆聖聰但湖南洞庭險隔臣昔身經其地每逢七八月秋水時至一派汪洋士子赴試實有性命之虞與

李中丞遺集

卷三

十一

陝西江南水陸無阻者不同我皇上好生之德如天含覆冊千古未有之盛與照臨中外無隱不周無思不服湖南士子既皆踴躍功名又復畏顧性命仰希憐才惜士之聖恩各願公捐三年廩膳科舉盤費及歲貢旗匾舉人會試腳費各項銀兩於長沙府設立科場現有明藩舊址地勢寬廣建造有餘儻費有不給各學紳士情願按名再捐不費國帑等情但事屬分闈大典應否繕疏具題臣未敢擅便伏乞睿裁批示遵行謹具摺請旨

十月十四日奉硃批即當具題

再請分設湖南鄉闈疏

臣查得懇建官廳一案前據湖南士子屢陳洞庭危險懇請分闈臣因關係科制大典未敢造次疏題恭即具摺請旨蒙皇上御批即當具題臣隨欽遵繕疏具題今禮部等衙門以科場定例年久不便紛更議覆奉旨依議臣何敢冒昧再請以滋罪戾惟是恭逢我皇上振興文教培養人才事事超越千古如鄉試屢經廣額會試分省取中萬壽遇旬加科苗獮一體科舉弁兵許應武試以及文入武闈武入文闈凡茲曠典亙古所無何常拘於定例況湖南士子因洞庭危險覆溺甚多懇請分闈願共捐三年廩膳等銀建造官廳不費國帑此等迫切情狀實出萬不得已更有不忍以定例拘之者曩年聖駕巡視河工憫念洪澤湖風波危險設立救生椿全活無數生靈遐邇感戴今洞庭之險十倍洪澤萬難立椿惟有分闈一舉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即洪澤湖之救生椿矣聖恩浩蕩莫大於此乃前撫臣趙申喬具題於先既格於部議撫臣潘宗洛繼題於後復格於部議茲臣先奉俞旨然後具題仍復格於部議若非洞庭十分危險士子迫切呼號何至前後三撫臣疊奏不已伏思堯舜之主在上臣身任地方凡有益於士民有益於國家者例得備悉入告今分闈一事上以廣聖主好

李中丞遺集

卷三

三

切情狀實出萬不得已更有不忍以定例拘之者曩年聖駕巡視河工憫念洪澤湖風波危險設立救生椿全活無數生靈遐邇感戴今洞庭之險十倍洪澤萬難立椿惟有分闈一舉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即洪澤湖之救生椿矣聖恩浩蕩莫大於此乃前撫臣趙申喬具題於先既格於部議撫臣潘宗洛繼題於後復格於部議茲臣先奉俞旨然後具題仍復格於部議若非洞庭十分危險士子迫切呼號何至前後三撫臣疊奏不已伏思堯舜之主在上臣身任地方凡有益於士民有益於國家者例得備悉入告今分闈一事上以廣聖主好

生之德下以救士子覆溺之危且於科制大典倍見昌明若因部議而不再瀝下情仰達天聽則臣負主恩厥罪滋大除繕疏會題外臣謹具摺專差恭捧齎奏伏乞睿鑒特賜恩允施行

公牘

詳覆直隸總督飭查靈壽六縣承修固關情形

查看得協修固關城垣一案奉憲檄行查議此正憲臺虛公仁恕猶恐偏累六縣令其妥議明悉以垂永久以均勞逸之至意也卑職遵查固關之設界在晉地允爲燕晉咽喉所以慎固畿輔拱衛神京之重鎮也一經傾

李中丞文集

卷三

三

頽修葺誠不可緩但查該守備詳稱六縣協修不知起自何年徧稽順治年間及康熙元年以後委無案卷可考詢之耆紳父老僉稱未聞似協修之議實屬朔始并非舊規伏思固關既爲京畿重地不但六縣可以協修卽眞定三十二城均可捐助不特三十二城可以捐助卽京南四府揆之於義亦可共捐何也此關爲畿甸之巖疆非僅爲六縣之鎖鑰也卑職查照靈邑縣志眞定府城四門營房二十四間歲屬本縣修理載在志書可致而知設云固關實屬歷來應修自必載之志乘刊爲定例則此番協修一奉憲行自當勉強捐辦前赴修葺

夫何敢辭獨以無可稽查之事而該守備指爲有碑可憑及閱此碑乃并目記姓名自立之碑非六縣公同丈量分定丈尺興工修葺公記之碑也卽如卑職靈壽一邑最稱地瘠民貧其本縣城垣自康熙七年間大雨淋漓四面輒石俱塌康熙二十五年經前任陸令詳請修理復經卑職於三十五年到任後詳請修理又屢奉大部檄修至今未能鳩工修築者凡以連年水旱頻仍老幼轉徙卹災救荒之不暇將何策以及此茲奉憲恩查議正得藉以均勞逸節民力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合無懇請題明動支正項抑或檄令四府及眞定三十二城

李中丞文集

卷三

西

按照大中小州縣共相捐助俾眾擎易舉早得竣事既不致遲延憲檄又不致獨累六縣至爲平允不然靈邑實屬山僻小邑欲捐俸薪則一介窮員無從營措欲捐及民間嗟此窮簷生計方艱萬難措手且功令森嚴安敢自蹈法網伏乞俯察下憫矜憐裁酌地方幸甚卑職幸甚

詳覆眞定府重派靈壽一縣修補執事

查看得并道執事一案自順治十二年十四年間將額編存留銀兩節次盡行奉裁解歸大部奏銷在案旣已無項可支而執事名色仍歸之靈壽一邑是實已去而

名復存苦於無項捐貽所以前任陸令不得不有乞頒
憲禁永除地方苦累申詳前任撫憲批免之請也現今
勒石永禁卷案炳存靈邑紳衿耆民家喻戶曉莫不戴
院憲之深仁矣茲復蒙憲檄行令循例修補井道旗杆
執事等項職屬吏也理應仰體詎敢故違竊思前任陸
令此邑令也既爲靈民詳免於前職亦此邑令也又復
遺累靈民於後揆之父母斯民之義謂何而爲此尸位
素餐之舉哉況靈之民貧矣砂岡瘠薄半係十室九空
較諸他邑艱難十倍職承乏於茲計三載矣一官萬里
四壁蕭然密邇憲臺照臨之下寧敢欺飾以謬憲聽若
李中丞遺集卷三

五

牒文

牒山神驅虎文

牒照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據陳莊牌鄉長周
邦才具呈前事竊惟聖主在上清寧奠位萬物咸亨飛

潛動植昆蟲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虎豹犀象獍
惡之物亦皆竄伏於深山大澤不敢縱其屠毒之性以
爲民害是以人無疵癘物無夭札安生樂業共登仁壽
未聞禽獸傷人殘民以逞者也今陳莊一帶地方自三
十六年以迄今春二月猛虎所食人民口數俱可案驗
洵有如周邦才所呈者即使王后山等罪惡所積應加
誅殛其有天道顯有王章寧得任彼毒獸殘人肢體血
肉狼藉慘出五刑之外而如神者聰明正直享祀一方
竟坐視其荼毒不一爲之翦除救護主生者天也保民
者朝廷之所以立法也凡神待命於上天待救於朝廷

李中丞遺集卷三

六

安有顯違天心悖棄王法而縱虎以暴吾民天法其可
追乎神責其能辭乎自今以往縣官敬與神約速驅此
虎遠避深林查其所傷王后山等犯何過惡輒爾被毆
檻制此虎明正其罪以償民命亦俾王后山等游魂散
魄不致含冤於地下爲厲於一方既享一方之祀自應
保全一方之人民驅除一方之毒沴能如縣官所約是
真能聰明者也是真能正直者也如其不然縣官不敢
虐民此神所諒者神乃縱虎殺之神獨何心乎縣官其
能坐視乎當礪戈矛鍛弓矢聚吾民之勇敢有力者環
攻而擊滅之以除此一方害神其何顏安享祀事而縱

民以殃民也特遣禮書李能白宣布此意以要於神向
其鑒茲謹牒

記

重修靈壽城北樓記

邑城北樓自明季燬於兵崇禎庚辰晉汾曹公始修復
之六十年矣余以丙子春來蒞茲土四城堦堦俱已
崩圯甕城頽者二是樓雖存亦漸就傾矣詢諸父老僉
云康熙七年秋大雨晝夜不止者七日居民廬舍湮沒
城斯壞焉余慨然久之謀所以修築之者三上請當事
者弗許遂不果其時軍供繁劇加以秋水為災草莽木

李中丞遺集

卷三

七

皮民充食且盡余亦不忍以非時之務為勞民動眾之
舉明年及旱至戊寅幸獲有秋而文廟大成殿歲久將
傾謹先其大者勉捐薄俸倡諸紳士鳩工庀材與廣文
汪君捷宣杜君君懷縣尉段君六文共襄厥事閏十月
而後竣己卯冬乃得畢力於此焉夫築城大役也勞民
重事也其所興作非時害義罪之大者也左傳所云凡
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時也先謀慮於其始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
遠近計其程限不愆於素義也先王之世事無過舉治
有成功率是道也今靈邑之城基固在也度量工程所

靈浩繁苟不視歲之豐凶民之勞逸而亟亟於築城鑿
池之是務是困苦我父老子弟為也其可乎易坎之象
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是三險者一成於天一成於地一成於人而要其所
以用是險者則在為民上者謹於禮以為國辨其尊卑
分其貴賤明其等威異其物采所以杜絕凌僭限隔上
下者一以仁義道德修實於其間乃體險之大者也獨
城郭溝池之足恃乎哉東南西三樓成於前任陸公稼
書茲北樓之成也亦以繼公意也後之君子觀斯城之
荒廢而欲起而任之必節民財惜民力以愛養休息之

李中丞遺集

卷三

六

心為大工大役之事則民不煩而功舉經世安民之道
胥得之矣爰書是為之記

樂歲亭記

丙申春余奉天子命來撫是邦當數年水旱之後長沙
諸郡縣民有采食藜藿者窮簷蔭屋多菜色心竊痛之
是誠不可以旦夕緩也甫下車即撥運鄰近倉穀示勸
士著富戶量力羅貸更出藩庫數萬金請命於朝履視
災地加賑卹焉事未竣而長沙岳州常德三郡濱湖之
民以水災見告矣遣官履勘得實疏方上而七郡二州
旱災又見告矣余自咎德薄才庸早夜徬徨引咎

偕文武官少禱於郡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如是者數
數幸天不愆斯民六月之中旬一雨數日向之枯萎乾
裂者藉慈賜茂喬然以起農樂於埜商賈樂於市雨暘
時若以至秋成以水旱游臻之年一旦而爲豐歲誠不
知何以得此聖天子至仁廣運默契天心恩及萬民余
與有位諸君適際其時當率先士民紀慶稱瑞仰合朝
廷德意因構數椽以筆其事而以樂歲名亭云

瑶

峰

樂

米園題面



瑤峰集敘

遼陽王瑤峰先生以文章書法鳴於乾嘉之盛更以二甲進士第一人翰林爲侍從臣游升卿貳至今邑之父老每喜談其軼事雖至婦人孺子亦能舉其姓名所以致此誠非偶然蓋科名之見重於世人也久矣余訪求先生遺著積有歲時僅見同邑孫氏弄藏先生手寫詩卷一册題曰同遊千山詩錄所錄凡六十首自作之外兼錄同遊之詩如楊君實趙文源石瑞昌金璣章王杏邨王穆齋皆邑人之能詩者其人其詩皆賴此册以存不可謂非幸也余又別見一卷題曰錄遊千山舊作呈芝園同年亦爲先生手寫凡錄詩十五首大抵見於前卷而多所改定又有爲前卷所不載者而芝園亦不知爲何許人先生嘗稱芝園爲同年又讀書於祖越寺或亦爲遼陽人兩卷既有異同爰爲一一考訂具錄於簡亦一時之雪泥鴻爪也先生爲乾隆辛卯進士而千山之遊則在丁酉歲蓋通籍後六年也寄穆齋

瑤峰集敘

遼陽王瑤峰

詩敘有丁酉服闋入都之語則先生之遊千山適當居憂之日此又可考而知者張文貞公玉書遊千頂山記謂元皇慶中直學士陳景元撰僧雪庵碑言僧自醫巫閭駐馬大安後移居鴨綠江復還香巖具有異蹟敘其始末頗詳而先生似未寓目故其題雪庵碑詩初稿頗以唐太宗遣使賜碑之傳說爲可信迨後拓得皇慶二字始知其妄而易之蓋張公遊山時碑所刻缺纔七八字至先生時則僅餘數字故考訂有難易之殊也先生生八子次名志聯曾與錦州余科豫同肄業瀋陽書院乾隆五十五年朝鮮柳氏撰撰瀋陽錄曾略言之同遊詩錄所載之志翰志釐則其三四兩子也志翰字西園並見紀於常理齋殉節錄往聞王君心之述王氏之世系甚悉故備知八子之名茲可以互證矣余於遊千山詩以外又蒐得文九首詩三首因釐爲上下兩卷以遊千山詩爲上卷餘爲下卷命名曰瑤峰集并就所知疏考如右嗚乎先生之詩世不多見今經冥搜苦索而所得

者僅此設不爲之刊布流傳即此所得之寥寥者亦將隨刀兵水火以俱盡是誠後生小子之責而不容稍緩者也世倘傳鈔先生試帖詩若干首余以其非傳世行遠之作且不足以重先生故置而不錄讀者諒焉同邑後學金毓獻謹識

瑤峰集敘

二

遼陽王瑤峰

瑞峰集卷上

遼陽王爾烈瑞峰撰

邑後學金毓獻輯錄

同遊千山詩錄

遊山約

文章跌宕昔人探五嶽之奇秀色峻嶒吾地有千山之勝春深遊屐與花鳥而偕來暇日詩情爲林泉以勾引爰謀夙好共協衷懷幸藉名區一新耳目敬將諸公約於孟夏之初乘此清和之候同循繡陌先覓龍泉舊日所曾遊當更識匡廬真面目良辰不可負何獨讓靈運幽襟行樂貴於及時遊山亦且有道是行也擇老成爲領袖王君遊以免紛歧依眞率爲規條不分賓主盤餐惟資果腹何事珍羞壺觴尤可暢懷寧拘斗石屏管絃之嘈雜靜聽禽出泉聲息杖履於朝昏不廢詩牌棋局次第而歷諸寺樂則不疲從容以盡所長奇則不厭期自甲而至癸觀亦可以止矣人由少以及多樂不若與衆焉若

瑞峰集 卷上

遼陽王爾烈撰

僕者久居皋座亦思石上談經暫別鸞聯且免松間喝道詎無心以出崎嶇有意於學山九百九十九峯本不滿千峯之數黃雲洞百九十九峯以其近千故名千山云三百六十六日何妨偷旬日之閑下箸常惜萬錢且作買山之費每人遊費探懷猶有尺錦足爲獲勝之資願附驥尾以相從聊假霜毫以共白丁三月瑞峰爾烈啓

同遊詩小序

四月四日蓬萊王君潤溥遼安徐君淳叟濟南李君龍文同郡楊君君實趙君文源石君瑞昌金君燦章暨吾家杏邨叔穆齊兄皆如約而集惟敬哉劉君已有成約既而以家事不果來戴君釐東以有職守亦未預余乃偕諸君及翰庭二子少長共十二人出城南車騎迤邐由隆阜嶺至七嶺午餐於旅舍日夕至龍泉寺擇西閣爲棲止之所自龍泉次及祖越寺普安觀南泉庵凡遊四日初九日由西嶺策

杖徒步過石橋至香巖寺車從皆轉自七嶺道雙峰亦至焉留三日將還至大安不果十二日由雙峰以歸凡得詩若干首同遊者亦各有作並錄之以志一時之興將歸時龍泉僧以紙索書衆以爲施門聯以紀遊乃僣聯句並附字附記於後

詠千山詩

千山發脈於長白長白高遠可望而不可即然觀千山之盤結峯嶺備極化工之巧而長白可知矣矣恭讀聖祖仁皇帝御製人千山詩三章睿賞切至皇上御製望千山詩一章有華嶽泰岱應齊峻之句千山得此自足攬勝千古惟聖祖東巡時前此荒廢未甚開羅蓋生聚甫殷聖心深爲軫念恐有勞費也迨皇上六龍遙駐仰體至意亦未幸臨而其地處偏僻日久益以頹敝故往往使星東下便道來遊未嘗不驚其峰樹之秀拔而惜其補綴之失宜亦未遑奏請兩朝聖製建勅

瑞峰集 卷上

遼陽王爾烈撰

穹碑爲山林增色固以寺中庋狹不敢裝也然名山待至人而顯又幸地託豐鎮山靈應不無厚望焉恭賦二詩以明其意爰錄之以爲諸篇之冠爾烈謹記

高山天作帝王州長白尊居望莫由一石一泉皆化育千華千頂孰雕鐫千華山千頂山皆見於明水無四瀆原依海以江山圖畫盡雄偉山不三公豈屑侯擅勝生輝應有日翠華遊

玉勒朱旗清晏時茅堂石徑一委蛇茅堂小橋危石懸應待曉曉奇應待曉曉奇應待曉曉奇應待曉曉奇

松聲泉韻如相語寶字天文乞勒碑松聲泉韻如相語寶字天文乞勒碑

按張玉書遊千山記遼陽城南五十里爲千頂山山多奇峰巒岫所自龍泉次及祖越寺普安觀南泉庵凡遊四日初九日由西嶺策

自臨泉嶺至七嶺

王爾烈瑞峰

輕雲疎雨灑郊坰野曠天高眼乍醒
草色初分深淺碧峰頭迤邐短
長青輪蹄已洗千山水煙滿猶藏五寺形
二十餘年成間別漫將塵
事述山靈

過釣君莊

瑞峰

拋書撥勝釣莊過全副千山馬首羅
我欲攜將懷袖去作爲筆格日
摩挲

初至

王德純穆齋

入谷初欣綠澗遶乘高忽又度虛岑
參差石勢雲行細寂寞禪關樹
鎖深單袷衣衫偏映水蕭風桃杏自成林
廿年不到名山處南北峰
頭費遠尋

漫興

穆齋

迎夏南郊養夢天乘閑遊覽詣名禪
幾重翠色翠峰上無限颼風夕

瑞峰記 卷上

三 遊海靈寺

照邊祇樹有陰眠伏虎野花無意落啼
鴉同遊萃處多英俊興到秋
毫致灑然

龍泉寺

穆齋

煙霞深鎖梵王宮石壁蒼苔路幾重
山入半空風作雨泉流曲澗水
爲龍亂搖雲影千株樹忽吼洪聲萬箇松
興至登臨誰不倦夕陽忽
聽講堂鐘

龍泉寺

瑞峰

舊踏龍泉有履痕今來西開閣朝昏
層軒歷落峰巒入樓嶂森嚴日
月吞瀑水時飛巖際雨怪松皆走石間
根幽奇兩擅應雄長一字爲
褒貶更論

吐符應生

瑞峰

四大字在龍泉寺主峰明隱慶三藏
巡遶侍御盛泰字題刻
考蔡伯喈陳太邱碑銘我我崇岳吐符
降神盛公所題義蓋

本此前此唯五峰道人十六景詩序知其大意亦未詳所出
而且以本朝列聖龍飛鳳舞虎步當之余謂盛侍御係明臣
不過形容山之靈秀至我朝真人勃興震且又非崧生嶽降
之可比矣

繡衣題刻對崇岡鐘磬聲嚴歲長降嶽文宗周大雅吐符詞翰漢
中郎應驚翠嶺橫坤軸豈識飛神出波方注目峰頭思一解澗
泉
水自湯湯

按宋二句又作天際華泉從此山清流千載固金湯

瓶峰古松

其十六景之一瓶此峰尤奇者

瑞峰

西閣依雲築孤峰近砌斜石無凡土壤松帶古煙霞假寒天相壓參
差日欲寒生枯雙幻影誰並畫圖誇

按又一瑞峰手寫本後四句改作翠壁倚天劍青嶺簪佛花臨窗
得奇絕歌詠興無涯附注云據松齡老人遊記西閣孤峰其上小

瑞峰集 卷上

四 遊海靈寺

松數株枯如畫時康熙癸酉已距八十餘年猶小松也

殿前龍潭

穆齋

一泓飛瀉似銀河分作僧家趣轉多香泛雨花盈石沼聲隨鐘磬出
煙蘿常因手掬輕搖片巖使風聲不起波臨此既能明本性乘虛度
海寬如何

獅子峰

趙學泗文源

狎狎高踞領龍泉護法西來不計年三乘參時醒也未一聲長喚應
幡然

前題

石琚瑞昌

豈是巖巖石天然護法師奇形藏孤池猛氣露之而松下千年伏鑑
邊盡日窺一聲長吼處萬嶺走龍熊

前題

瑞峰

西域何時來向東不施爪距領羣雄綠苔毛彩青松髮聲應蒲牢萬

按一本第二句下令歸時作下令感來

白石門至西明庵

瑞峰

仙關碧巖封微開度午鐘聲響翠林水

松人逐飄飄履昔隨落第誰知凌絕頂有客不能從

石門

普安觀

久觀普安巖谷峻同人偏欲一優游連環翠巖真還隱磨蟻行來去

反留太乙陰連香與似巨靈翠破洞同倚登壇始見回峰影何用昏

啼到上頭

普安觀

攀枝踏石砂屑巖斗室悠然別有天跌坐片時心頓靜世人漫道我

逃禪

普安觀

瑞昌

普安觀

文源

攝衣扶杖到西明石磴盤迴澗水鳴仙洞凌虛松籟細波騰雲湧萬

峰迎

普安觀

瑞昌

西觀峻峭勢不羣送君步步出紅塵依稀猶似當年景曾否山靈問

故人

普安觀

瑞峰

路盤之字到層雲蘭若應隨衆壑紛欲借荆關寫奇態麻皴斧劈墨

佩氣

普安觀

志翰

盤迴鳥道碧蘿牽歷盡層巒到洞天忽見翠峰來腳下始知身已在

雲邊

普安觀

志熬

瑞昌

蟻蟻狹路步時艱到處遊人意乍閒翠巖面面前排樹樹皆脚底起

山山巖巖花色今猶古洞裏仙人去不還安得雲中來白鶴岩曉佛

頂不憚攀

五佛頂

瑞昌

昔年曾向南康過佛頂儼然五老峰煙樹蒼茫迷度洞雲巖巖堪露

仙蹤位數依稀符籙合形容輝映海天重久別巖山真面目風規隱

隱一相逢

五佛頂

文源

森列峰頭五佛尊雲衣松蓋護崑崙登臨已覺天相近欲摘星辰誰

與論

五佛頂

瑞昌

諸君齊上最高巖我不登臨意也崇英怪舉援今獨後神遊早在衆

人先

五佛頂

瑞峰

石關祇許側身上佛頂直堪引手捫已使翠峰來脚下從前艱步不

須論

五佛頂

志翰

奇峰峭立欲摩天一徑崎嶇入渺然俯仰惘惘眠身似蝶飄飄還欲上

高巖

五佛頂

志熬

森然五佛白雲居倒挂孤松路轉奇有意振衣凌絕頂心知走險不

如夷

自龍泉徒步至香嚴行三十里借潤潭浮泉寺瑞昌數君

瑞峰

龍泉茲已別送客水磨磨迢遞來西嶺盤桓坐石橋陸茶方共飲寫

杖又相招僧指香嚴寺仙峯路未遙

瑞昌

香巖初入處樵徑曲如弓排劍背峰立橫雲綠樹蒼泉聞鐘雨衣受快哉風足刀寧知倦獨存琢句功

自龍泉乘車由雙峰至香巖寺

志翰

已就香巖路龍泉一嶺迷探幽欣自創覽勝任車迴綠樹看難盡青峰別作奇誰云仙境渺時至白雲居

自龍泉乘車由雙峰至香巖寺

志翰

西開幽閣別出門起更真雲飛知送客花笑欲留人徑轉泉聲細車停鳥語新遙看仙境出掩映別嶺幽

香巖寺

志翰

風景香巖更不同巖峰環繞勢凌空層巒拔地連雲起峭壁撐天帶雨濛翠列芙蓉籠佛殿背抽玉笋表勝功無邊勝跡誰能寫圓畫天開萬古雄

香巖寺

志翰

峰巒竄竄茲爲秀濃淡由來本色兼誰能工透漫兩窗恰好稱康纖基臨滄海千年局石鍊紅腐百丈炎惟有白雲惜青翠每將輕謁護峰尖

按一本首二句作仙踪獨向此中潛樹色山姿異所贈又三句透作嫩末句每作常五句下注云奕恭恭於此寺爲近六句下注云雪庵有煉魔石

香巖寺

楊時華君寶

著鞭不讓衆人先鳥引花迎入洞天鸚鵡鉢盂皆勝蹟誰云此地勝龍泉

香巖寺

瑞昌

遙憶當年往返頻詎期此日又過臻寺僧但解迎新客野鳥猶知喚故人松院棋枰今古幻苔花碑字歲年漚香巖勝蹟難更僕辜負同遊相問津

雲龍塔

瑞昌

尋碑問字考前賢知是隋唐有道仙屈指丹成經五代飛身塔裏已千年想應舍利光常在故爾菩提水似泉石不能言空擬議箇中誰解妙機緣

煉魔石

瑞昌

仙人堂下路盤蛇樹葉衣似假過身到來峰穿穴蟻面臨圓石乘潮龍孤僧打七經風雪衆客參三畏祥羅上夾上入中下三夾此爲不出乃得上石通有明西羅碑記雲龍塔上夾上入中下三夾此爲不風雷震以打無爲打七也路既險又同遊者至羅碑上不放果得此石者豈爲煉魔來此地時魔翻恐更增多

按一本題下有序云此爲雪庵煉魔石較祖越者尤險由夾峰曲洞而上至石所已難放但云觀焉而已三四兩句作身到來峰迴不得面臨危石院如何

觀音閣

瑞昌

服險如夷藉此心從容身已到高岑鉢盂歷歷來丹甍鸚鵡關向竹林碑字模糊苦作家亦明碑在石門內其花芬馥葉成陰何時微志能粗了手結茅亭抱膝吟

按一本題下有序云閣極高其上處中道一轉極險左爲高壁右乃深淵雖不過一兩步而投足處止容半趾寺僧前導以帶曳之乃屏息以過既過皆悚然同遊金公至戰慄不能成語又三句來作依第六句下注云閣地平坦有屋址二三間有碑積苔斑駁花陰滿地丁香玫瑰尚開餘者茂密多不能知其名

觀音閣

金致瀛章

壯心期不負今遊大士相招到上頭仙境豈容人久坐非因險巖不能留

仙人臺

瑞昌

天風吹輕衣標渺立絕頂恭聲若可聞欲上梯痕迴俯視屏障開層

登清碧潭萬象羅吾前所歷皆烟樹荒碑紀丙午零落離細詞蠅篆
古蟲魚苔斑漢鼎想君峭壁來高力破溟濤下臨無底壑石稜劍
戟挺奇絕動心魂長嘯驚嶺等

按第十一句蠅篆古蟲魚一本作摩挲未忍去又第十七句魂作
魄

雪庵碑

瑤峰

青山閱滄桑人與泉流逝碑字詔來茲片石功非細探奇入千山稽
古感興替坐臥讀其間半皆隆嘉歲明嘉靖尤多萬曆年衰晚恣壯
麗最後至香巖墻背樹巖巖貞珉屹然存字有褚虞勢風雨所動他
歲月難審歸一石告我知蹤跡出草際曰維唐貞觀航海使星詣雪
庵異蹟聞賜予有嘉嘉厥賜碑與碑碑以表神靈環山爲之山銅牌
乃符契明碑盡可仆此碑有攸繫雪庵方外人何以感唐帝幼安與
方彥德使頑鈍勵方微豈不彰表閱殊未述

瑤峰集 卷上

十一

雪庵碑

按一本題下有序云碑在寺之東廊後大樹下屹然獨立額篆金
公雪庵塔碑六字尙完好餘多不可辨其未刻者字類聖教序頗
可觀而未行歲月模糊難識傍有前明斷碑言其事頗詳以爲唐
太宗遣使賜碑按盛京通志雪庵爲元時人何以言唐是必有誤
疑而闕之姑以佚考又第三句碑字一本作碑以第六句下增榛
莽搜龍蛇苔蘚積連綴第十二句增背一本作屋後又風雨所泐
他以下四句作所識十二三餘者難審歲月已模糊根根覓無
計一石若有知斷爛出草際第十六句銅牌乃一本作牌以爲第
十七句明碑盡可仆以下一本作斯言殊可疑附會滋謬庚金公
本元人何以云唐帝殘闕未可論姑使雲煙衝

紀遊

王 浩潤

海上蓬萊昔已遊千山登眺又從頭龍泉縹緲雲間住佛頂宮裏天
上遊如水月明山作島凌空梵宇展爲樓此中名勝伴東魯特爲精

藍十日留

紀遊

徐培基淳夏

山海雄關外接連數十秋登仙閣白鶴攬勝逐清流石上松蘿著窗
韻盡不收幾期遊賞地迴想尙夷猶

紀遊

李龍文

萍踪遊覽此追陪放國他鄉孰勝哉約突泉從平地起瀾縷水自半
山來奇松觸石穿松窟島道登峰拜佛臺曾憶登船瞻泰岱依稀隔
海共相思

香巖寺值雨

志翰

石上雲初合巖前雨乍浮煙埃收嶺外瀑布挂峰頭坐聽泉聲急行
看樹色幽欲歸心尙戀清趣更相留

香巖寺值雨

志燕

空山四月乍驚秋曉散疏窗滿目幽玉塔初看雲影重龍池旋聽水

瑤峰集 卷上

十二

香巖寺

驛浮峰排四面背逾山樹列千重翠欲流本是龍眠蒼色畫淋漓又
與米家伴

三寺紀景戲作排律五十韵

瑤峰

展繡拋來久鳳簾二十秋千峰欣共賞三刹快相留西閣依雲臥龍
泉盡日遊淨瓶施外得螺黛海中浮磐石龍餘尾松門塔在昨獅鳴
鐘向口象臥鼻垂頭雙龍東堂爽屏階佛座幽數椽彌勒殿萬卷藏
經樓日飲漚縷水圓融喚歸船激激畫可攝符吐義當求以上三韻試
覓南泉道桃花幾誤劉言尋祖越寺蟬夢頓忘周羣岳眞堪鎖松坡
果不作輪囷樹太極欲側臥高邱有洞窈而幽無梁阻且修振衣詩
憶左留跡地非緬他飯招提別迂途景物搜非深八角驚亭敞四山
收歸路同談虎夕陽已下牛客燈聊共息佛頂更爲謀浴佛香花日
探奇鸞鶴倚天門穿石壁滴水珠流珠旋緣行如蠟凌虛坐似舟西
明石觀龍非水泉優路絕松能接屋懸足憚投奚奴矜健捷鉅險

遺履狀前蹤殊堪羨先生今且休此行真車第來日應優游

五佛 僧指香巖路鈴扶碧嶺巖巖界同采采夢浪漸悠悠烹茗石橋

隨傾壺楓樹麻迴同行九曲縹緲到三洲峰對關門似尖多筆架猶

挂香雲篆篆坡嶺巖巖界同采采夢浪漸悠悠烹茗石橋

縱路登虬塔點千尋壁間潛有丈渌方梓仙所奕而開佛之郭花雨

聚存矣危巖巖煉不井連雲隨羽橋斷淵清奇絕雲捲塔內兮葛

氏賦虛中甘露貯瓊手玉丸擲水淺無盈滿年多閱世瀛荒碑如契

帖殘字露銀鈎文以唐宗勣石於貞觀毀何其平聲亂乃爾重補流

金納應非俗銅牌或有山誅茅伊自始悅勝此其尤後者誰乘鶴吾

情豈學陶短言聊紀實蹤跡待相酬

登陟猶餘濟勝才過車何日望崔嵬高峰入夢如經眼萬壑當門祇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望梅

東客堂

泉水到僧厨俗腸盡洗

松風來客榻詩思頗催

西閣

瓶松不厭樓前玩

燈火獨留閣上名

室狹如舟蓬牖因散峰閣岸

山深似鳥松聲一派海生潮

西禪堂

峰不必一千萬象已呈真幸妙

覺豈止十六四時當作會心遊

臨聯跋語

丁酉孟夏之初同人爲千山之遊時則有蓬萊王潤溥濟南李

龍文 寧遠王杏村 安徐徐淳叟 本郡王穆齋 諸君

文淵 石瑞昌 楊君實 時金燦章 王瑞峰 諸君子志

翰志齊集龍泉五日周游諸勝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洵不虛

矣因將此類並題各殿廊柱聯非能模山範水聊以紀來遊歲月

遊千山詩補遺

再入千山遊大安寺

深寄層巖蛇虎居短衣匹馬過來初峰奇乍若逢高士境別渾如讀

異書雙闕洞開若壁迴萬山奔赴紺宮虛松林想見當時盛擁翠驚

游勢浩如

按一本三四兩句作高峯磊落荆關筆幽徑嶽崎莊列書七八兩

句作松林無復當時盛猶想游聲與有餘

王穆睦六十壽

瑞峰

日坐縹緲手一編沙跡跡渺雲煙蕭陶蕪染芝蘭氣變醴醴量松
柏年白傳千篇難辨美陶潛五子讓今賢何須問取丹砂訣共道先
生是地仙

吐符應生 改舊作

瑞峰

龍泉寺北高峰舊刻此四大字款云隆慶二載巡遊御史盛
泰字題人皆莫解其義五峰僧十六景詩序知其大意而未
詳所出余考蔡伯暗所撰陳太邱碑有云峨峨崇岳吐符降
神侍御所題蓋本此亦取大雅崇岳之義五峰遂以本朝龍
泉當之余爾侍御係勝國臣不應及此然亦爲之識矣

磨崖深刻字青蒼三百年來義莫詳降嶽文宗周大雅吐符洞鑄漢
中郎峰頭日早扶桑近此山先朝之石寶泉高玉井香之旁石
泉星使徒驚神秀在豈知王業肇東方

龍泉寺 改舊作

瑞峰

鳥引花迎到寺門翠屏環擁官尊一千峰巖煙霞勝十六景中圖
畫存絕壁時懸雲外屋松皆走石兩根來遊總向西堂宿復島虛
舟懷夢魂此山先朝之舟懷夢魂此山先朝之

蘭谷

瑞峰

龍泉之龍去爲霖泉不自潤收清音竭來招提已三至流水空對無
絃琴金錢散卜神如脫夜半淋浪聞枕上曉來羣山擁翠松根石
畔波激激開屏鼓吻龍作聲鈞天樂作成球鳴入耳喧騰轉幽靜到
巖活潑還品聲此時龍吹細韻白帶降龍風施巨象呼吸獅子
鳴噴雷翻雪衆聲會入夜禪龍吐珠羣仙影動開瓊瑤夢相忘
身是我莊生蝴蝶夢蓬蓬一雨成奇伊誰力欲問山靈山默默此日
相招他意隨我豈惟多酒食

祖越寺

祖越寺多奇境天工亦幻散英山七器入蜀道五丁開岡迴島邊去洞
深秋氣來自無願倒念不上煉魔臺

彌勒峰

瑞峰

寺內高峰如巨人垂腹跌坐據松梢遊記爲彌勒峰今寺僧
亦不知其名矣其上刻四大字曰彌勒峯母又刻曰含澤宜
氣人皆莫解余按道家玉匣經云黃帝封蜀中青城山爲五
岳丈入蓋羣山之崇秩一月之內羣岳再朝此則所謂彌勒
羣岳者也蓋青城丈入取其形似而此峰亦宛像彌勒故借
以爲贊其曰含澤宜氣又取春秋說題辭之說山之爲言宜
也含澤布氣潤五神也按黃庭經注五神謂五藏則取此以
言彌勒之垂腹與前四字相發明耳然則皆出於辭典緣舊
徒以驚惑世俗殊無足取故特揭其所本以與來遊者共爲
一嘆云

瑞峰

瑞峰

彌勒高峰像宛然坦懷跌坐衆峰前煙雲久低彭李腹文字雖刻混
沌天山半僧歸澗喜客松陰榻靜且迷輝午鐘一飯山蔬飽興還
尋十丈蓮此山先朝之尋十丈蓮此山先朝之

寄棲齋頌揚雲瑞峰

瑞峰

丁酉余服闋入都時三通館方購四方金石遺文獨缺遠左
介即致書繼齊宗兄煩其訪求龍巖之人共往撫之既而所
揭者非此碑因前番未嘗其何處也乃復寄詩促其復往求
之詩內確指其地皆繼齊舊遊之所特未留意於此耳

重煩登陟不辭疲片石當前竟未知久刻歲年元易誤忙報書札致
多疑千山最古推斯利百載何人識此碑猶憶康寧宮蘇處牆陰幽

龜蛇屹立未欽斜字勢軒昂處諸家學士頭銜耐雨雪

金公篆額足煙霞遠尋空費遊山屐細細推成畫足龜蛇皆雪

推碑即此良心可惜用心差

非關舊事欲翻新往蹟應憐換面盛不辨元隋俗士誤何知今古野

僧淳神如相護踪猶在石不能言字可循同志于思今暇否

知碑
多疑是但邀借往不須詢

雅興應仍在賢勞已共知更尋樵徑去相約食瓜時真面須重認深

根可自披楊柳聞夏夏泉響和漸漸秘閣思添映郵筒敬寄時非君

成勝事屬望復誰居

雅興得此詩乃與王君顯等往東園之得賦十
字與南地臨末有泉聲二字其處始定乃電於
石錄入金

瑤峰集 卷上

十七 遊海園

瑤峰集卷上

瑤峰集卷下

選陽王爾烈瑤峰撰

邑後學金毓獻輯錄

文

校刻常理齋愛吟草序

今昭忠祠奉祀金川死事諸臣吾鄉常君紀與焉常君號理齋家於盛京城北九十里之棲霞堡爲人貌奇偉性尚沈爽文思清拔尤嗜吟詠余蚤年耳其名介同學高君惟欽慈君惻惻以訂交丁丑理齋登進士丙戌調選銓曹時余以計偕入都因得朝夕過從縱談今古益服君之學識卓遠殊不可及既而余以不第去理齋遂擇檄入蜀余方以百里其所優爲而以彼清才逸氣遇山水之奇將大有所發揮此行爲不虛矣何意不數年而金川構逆理齋竟死於賊余初聞之竊歎夫豕突狼奔之際玉石俱焚不知其臨難之狀何如也是時余已入翰林求之國史昭忠祠則但云登春遇害別無紀載此外無

瑤峰集卷下

選陽王爾烈

可問而惟付之太息而已乙未余以先君憂歸里理齋之弟顯齋純聞之馳至余家言已具衣冠以葬將歸贈卹諸典酬謝黃將勒石表於墓且以墓門繪撰大字求書余欣然爲之紫沐敬題署名於後然意理齋必有著作藏於家顯齋固未之省也丙申之冬余特遣其廬以獨子禮請見太翁至墓所則已窺碑屹然翁仲森嚴壯觀矣再拜哭奠爲歎歎久之既夕太翁留宿乃徧山家人以次環列語昔嶺事因得悉其在賊中提刀上馬殺賊賊情狀不勝驚歎以爲向之所期許今果不虛而更痛其埋沒於荒山燐火老親幼子哭望天涯天之位置才傑何竟如斯也問其生平著述則顯子承武幾十餘歲未能收拾余又爲之抱憾無可如何迄於今理齋之歿已十餘年矣顯子已壯以應授直隸之唐縣宰恂恂不陸家聲念余爲父執且曾以著述爲問乃以所擬拾其先人諸遺稿請爲校刻檢之得愛吟草一卷乃理齋手訂尙完好又有武功張洲所撰殉節錄一卷顯

之且甚且喜曰何幸有此重自丙戌別後其身所經歷其才所展布

皆宛然如親見之而余雖者所歎然於懷無可表章庶藉此以少爲之償矣乃亟爲之校錄付梓非敘其始末以冠篇端其餘尙有時一

冊皆未定稿稿素亂姑俟徐爲編輯以成全璧云張君洲與余素未相識觀其所敘錄及寄示元亭給解廬山令二書惟恐其烈蹟湮

沒義形筆墨其於友誼亦篤矣哉王元亭名猷義州人仕終少廷尉高惟欽名德懷慶府孝廉慈惻惻名國璋戊戌進士官農曹此皆與

理齋相契合者每共話理齋之事思有所表揚今乃先後物故獨余以六十有餘之年與其應酬往來手把遺編俛仰今昔可慨也夫亦

幸也夫時乾隆五十年有三年歲次戊申陽月遼陽王爾烈瑤峰氏書於順天府府丞官署

續刻常理齋愛吟草序

余所梓常理齋愛吟草乃甲申以來理齋赴選入都至西充所作西

瑤峰集卷下

二

選陽王爾烈

充以後軍務倥傯備什有無所不可知而其嗣君衣軒所擬拾於慈氏敗屨中者尙有時近百首皆丁丑榜後備次里居朋友唱酬流連景物之作字多婉順小草間有國殘知未爲定稿也而其中深情雅韻發於自然足以見胸懷之灑落學養之深純曷日感頌在民臨難不奪遺基諸此固不可廢也且在衣軒既痛其先人之歿時方幼沖今日抱恨終天無可巾藉而此時得於故紙中幾成煨燼手澤幸存零縑碎墨皆所寶惜因盡以質余余亦如逢故友於數十年之前每讀一篇三歎不忍釋手乃爲補綴悉以付梓命之曰愛吟前草另爲一卷以別前刻所以成衣軒之孝思也庚戌仲春上浣遼陽王爾烈

附刻慈惻惻寄常理齋詩序

慈惻惻名國璋字奉峨懷國其說也與常理齋居相近同學素契時相唱酬矣西恒國舉於鄉理齋未第也及理齋仕蜀懷國尙家居

郵筒往來遂爲麻和不與時至戊戌惺惺始建南宮官農而理
齊死於難已六年又七年惺惺亦卒於京邸矣惺惺之遺也一子方
幼理齊之麻嗣衣軒已爲唐縣宰聞其喪來弔見齊簡紛然狼籍家
大昇散處於庭將焚廢紙衣軒悉其有當存也止而懷之則愛吟車
殉節錄及惺惺自爲詩俱錄於其中滿衣軒得之大驚且題且喜因
寶持以付余余既爲之刻理齊詩而惺惺之詩分年編錄觀其度
宜草有奇和理齊詩然後知愛吟車之所以幸存者以理齊之奇之
也觀其哭已亦有哭理齊八首然後知殉節錄之所以幸存者以惺
惺訪求而珍藏之也噫二人生前莫逆情見乎詞而是時同出於故
紙中其不爲灰燼者幾希以理齊之清才峻節天國不私沒亦豈非
惺惺在堂之魂魄有以護持之而然耶用是於惺惺之詩有關於理
齊者節錄而附刻之若其全詩則俟別爲彙梓焉乾應庚戌仲夏王
爾烈敘并書

馬莊集 卷下

三 編 海 東 集

集錄愛吟草題跋序

余既刻常理齊愛吟草及殉節錄以示京師士大夫見之者無弗賞
歎於是欣然各爲題跋賡續之投殆無虛日積久漸多遂成卷軸余
既一一檢讀隨以付梓凡如千百首顧來者猶未已也夫昔慎之事往
矣理齊之著作其散佚者亦多矣乃越十數年之久麻嗣克家遺節
忽出於塵埃烈烈不埋於灰燼一旦冠裳之族各有一理齊在心目
間而命筆抒詞使理齊之才華氣節煥然如昨日事豈偶然歟故是
錄也可以上承昭忠昭信之表章可以下爲孝子賢臣之風勵而或
長篇鉅什或古調清歌和平之普則一唱三歎慷慨之氣則散羽刻
商非泛泛之作也固宜壽諸縑絜傳於不朽若其篇次則隨收隨錄
不復以官階科第爲後先所以俟續至者於無窮也庚戌仲夏王爾
烈敘并書

遼陽聖廟重修碑記

遼陽州治至聖廟自國朝定鼎與天下州縣同時修建具至鉅也工
築固矣第土木之功不能歷久常新迄今百有餘年中間雖有官帑
粘修紳衿補葺而風雨剝蝕終難完整於是殿廡門垣漸就頹圯歲
在癸卯司鐸趙君登然不安謀之郡尊克公公曰此予守土者之責
也俟詳請國帑庶幾大工克就郡中紳士聞之勃然興起請於郡尊
曰某等願爲義舉願延厚恩一列青衿則爲之免丁編去差徭凡
諸優待遇與齊民某等自願登有補於天地高厚之賞一哉此皆
世待士之仁亦郡尊承流宣化之善也然非聖教之昭垂何以至此
漢溪周子有曰孔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宜乎萬世報德報功之無
盡焉某等雖才疏力薄不克承此鉅工而報德報功之微意素存於
心今日或小有所伸乎願共捐貲以成盛事克公色喜乃捐俸首倡
紳士亦各量力輸金乃擇人董理時有貢生于師禮者衆舉登修於
是鳩工庀材數月而厥事竣往之下內外煥然整齊嚴肅矣爾時捐
金已繼米及石記其歲月至辛亥彭海元君振鐸茲士恐前功之
沒又勸捐刻碑敘其捐米庶來者鑒茲相繼於不替焉爾乾應五十
六年十一月教立王爾烈撰文

馬莊集 卷下

四 編 海 東 集

遼陽聖廟重修東殿碑記

遼郡城四圍忠義廟爲一郡之勝廟之東殿奉張桓侯之神乾應乙
未歲毀於火今晉人趙大智等捐貲修之丙申八月工竣神像奕然
輪奐一新瞻配於余余竊維關聖廟觀徧天下而張桓侯所在皆配
享鮮有別爲立廟者豈侯之英名蓋世而篤忠貞不足以南面而率
血食哉蓋生則相依及則相從精誠所結人皆知之故祀之者必從
其志也史稱侯壯威猛爲萬人敵當漢季羣雄並起之時豈不能
獨據一方而國祚流離惟忠義之是守百折不回此豈得徒以武勇
目之歟志雖未就而無憾於漢室無虧於氣節天下後世雖婦人小
子皆慕其名是則足以應項立懼而廟貌血食之不絕矣而豈區區

舉龍麟附驥尾以倖取名者哉余嘗過溪鹿經侯之故里則專祠在焉祠巍然踞高阜喬木參天下車轍謁幽徑深源但聞松柏吟嘯之聲瞻仰遺像不覺其膝之屈也既而思之侯之英靈雖故土而復生焉居此耶蓋鄉人崇奉之以爲桑梓光固亦宜然若侯之神則固死生一致惟是盡臣道盡弟道常依依於昭烈忠義之左右焉耳故配享者從其志也嗚呼世之恃勇自恣見利不顧義而氣誼不保其終者仰侯之德亦可以風矣殿後址止五間今復如其制爰爲之記俾人知從來立廟之意且使董事者及捐貲之衆得瞻名於末焉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充四庫全書處纂修官并三通館纂修官乙未會試同考官郡人王爾烈識

遼陽關帝廟重建旗杆補修戲樓及各工碑記

古大人廟所表德所重者禮樂而已矣故德厚而功崇則高牙大纛設棨戟施行馬等威自別非以耀目也禮不容以或輕也行則馴從

五

遼陽關帝廟重建旗杆補修戲樓及各工碑記

鼓吹居則聲伎管絃生則笙歌以歡其燕享皮則脣舞以侑其飢豆非以娛目也樂不容以或廢也若關忠義夫子生膺侯爵歿而千百餘年尊崇比於帝王則禮樂之隆當何如哉顧朝廷祀典舉以春秋雖極禮樂之備而非其時則不舉以神不可瀆也而公之威靈在天者所在之民水旱疾疫必禱焉無不思有以崇奉而娛樂之祭不拘其時則禮樂之出於流俗者豈不容以禁之也故俳優俳優雜優之戲不足以言樂也高輿繼旛仙佛之供不足以言禮也豈不有義於夫子歟而行之所在皆然者亦見人心之尊崇正直而夫子之功德垂於萬世者有不容掩而已矣茲廟之有戲樓旗杆由來已久今晉人趙大智等從而新之又補修牌樓西山門及社房五間觀瞻益壯而時時相與瞻拜祈禱因以聚會歌舞亦酬所表德之意爰記其事於石俾後之嗣而興者有所觀焉

重修陶官屯關帝廟碑記

遼邑陶官屯關帝廟其來已久茲於乾隆丙申歲因其舊而新之新之者人也正殿三間綿垣完具雖未能珠玉輝映亦足以安神靈而伸所報矣夫公之廟貌遍天下即窮鄉僻壤土無不崇奉而俎豆之況此地人民富庶衍沃沃賦則其奉公之神無替前人也固宜願吾思之義平桃花米甲於東都實此鄉所產朝廷取之以供陵廟乘盛則此鄉歲時祭事奉盛以告豐潔馨香蓋有加歟而公當日者鎮撫久於荆州熱習風土荆州今湖廣地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今舳舻相接歲供天庾皆與桃花米相伯仲雖此土非僧衣水田鳴榔飛鷺而平原穰穰穰穰秋香儼亦公所樂而安之者乎而要之不在是也諺子曰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配曰古聖賢有功於民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公浩然正氣充塞宇宙豈徒禦災捍患而已而人能相感以誠遂足以使寒暑節風雨時則此土頌歌大有春秋報祀歲致豐潔豈無所至而然哉廟既落成請記於余敬

五

遼陽關帝廟重建旗杆補修戲樓及各工碑記

書始末以界之聊記歲月云爾

陶官屯關帝廟始建配房碑記

古之爲廟廟者正室以妥神其東西序東西堂皆以藏祭器備行禮其實鼎俎具燭熟皆在門外兩塾以內蓋不敢爲室園以備人之坐臥焉所以表敬也茲陶官屯關帝廟舊址有正殿業經重新而人復捐貲爲配房幾間以爲歲時祭事會衆等潔治祭品之所蓋古者藏祭器之遺意歟而已與兩塾內不爲室園者相戾何以表敬乎而抑知不然夫田家土鼓簫聲飲饌固非如清廟明堂之赫然以肅觀瞻也然向者茲廟止有正室獨吉行事一切齋盛犧牲皆露立以供之或寄辦他處既不無褻越而時或風雨偶作其喧雜於正室者蓋有不免則不敢焚大焉且附於上而者既已舉鼎爲革而兩側乃無羽翼觀瞻亦殊未備自村人修爲配房則神御高踞乎穆清祭物不來於都星和風甘雨清瀝而無害雲合星拱交映而可觀於以奉

神聖致誠敬與不爲富國者異制而同意豈有相異者乎且茲廟
所祀者國帝也又非若吹簫飲噲而已今在那邑中者官修祠廟皆
有潔事之所則此舉亦有所承非以意爲之也而在此地爲創始
以補前此所闕不可以不記也於是書之使上石焉

書汪氏雙節傳後

二女同居多異志兩賢相遇誠家瑞瑞家瑞偏逢幾坎珂賢女空悲共
憔悴任君同宦日王徐浙水清門著節義自昔之子誠宜家厥後良
人厄遠地貽留母兮目豈願哀獨子兮孤誰寄莊夢幾無續續離
離收魄均體旅舍懷且作宋亡人戮力同肩宋丁事風雨其其虎
虎離壁蕭蕭離離離離冰霜足禦侮股動針書遺供匪冬夜夏日
寒暑長機位皆無時置而茲終年子有成地下報君妻無愧賢哉
忠難有同心嗟乎傳聞爲酸鼻願堂應以陰陽兩骨何必鬼神忌
齊年雙接穴同歸百死孤生空血淚國中嬰白豈爲名身後鼎性匪
我思君恩述下麻有遺孝子願親無弗至吾爲賢者歎餘生何以報
之爲良吏

過露山詩

天府有崇山密園露外壯長白遙排挹兩京此屏障管領西來峰朝
東各獻狀若崩角稽首後先不相讓乃知開闢初已定今之王
按右詩爲戴葵甫先生所錄示先生於丙寅秋赴北鎮謁都統宅
助緋見其聽事懸有此詩乃王氏自書之堂幅也以余方蒐集鄉
先生佚文故錄此見示吉光片羽致足寶貴

附錄一

讀常理齋老伯愛吟草及殉節錄隨賦一律
同賊當年氣至剛儒臣風節比顏張清新詩句留寰宇皎潔忠心達
廟堂昔嶺嶺雲空漠漠浣溪清自湯湯英靈應是歸天闕祠仰昭

忠烈豆香

忠烈集卷下

八

忠烈集卷下

忠烈集卷下

瑞峰集附錄

王爾烈字仲方遼陽人乾隆辛卯進士

清通志

王爾烈字君武號瑞峰少承家訓性行純靜篤於孝友尤工書法至

今推爲遼城第一書家由乾隆癸酉拔貢辛卯進士廷試二甲一名

授編修累遷內閣侍讀嘉慶元年預千叟宴蒙御賜詩一章並集古

三星圖如意瑞杖等四年以大理少卿致仕卒教瀋陽書院六年卒

遼陽縣志

王爾烈深州學正繼之子字君武號瑞峰少承家訓性行純靜篤於

孝友乾隆進士二甲一名授編修歷官御史內閣侍讀充四庫全書

處及三通館纂修嘉慶元年預千叟宴蒙御賜詩並集古三星圖如

意瑞杖等四年以大理少卿致仕奉教瀋陽書院六年卒工詩文善

書宗法魏歐其父亦工書世官深州時遇同官慶賀輒作進命之書

傾饋以贈得者寶之至今中外人獲其墨迹更加拱璧焉

瑞峰集附錄

遼陽縣志

遼陽王君心之

與王瑞峰先生遺裔比鄰述王氏之世系甚悉

王氏原籍河南明代移住揚州之江都縣明季有官指揮於遼東省

始定居於遼陽城南三十里風水溝先生之曾祖名三益

天祿清雍正時官刑部湖廣司主事天祿生四子維紳維綱維生瑞

峰官翰林院編修

瑞峰生八子志誠志誠志誠志誠志誠志誠志誠志誠志誠志誠

志正志誠官游貴州遂家於彼生一子名存存生四子今王氏子孫

有名退辰黨辰拱辰松辰象辰德辰振辰緯辰福辰柏辰辰辰辰辰

凡宗兄弟十二人皆瑞峰先生之六世孫也先生八子故分八支即

貴州一支遼陽一支瀋陽一支東豐一支吉林一支是也自王氏初

祖訖名辰者凡十世以上世系皆開諸名撫辰者所述余又聞王氏

子孫尚有寓居北京者曾爲劉君仲開所遇惟未詳其爲某支耳

瑞峰集附錄

王君又開示王氏累世官階其云陝西司郎中刑部主事甘肅府知
府癸酉拔貢乙酉舉人辛卯進士

乾隆三十八年

提督江南學政

千叟宴

御賜詩

並集古

三星圖

如意

瑞杖

等物

是也

又有大瑞杖

少卿太僕寺少卿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錢法司正

卿等官不詳爲何人存以待考

瑞峰集附錄

二

遼陽縣志

瑞峰集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上	九	一	一八	緣	緣
上	九	四	一四	目	目
上	九	四	二二	緣	緣
上	九	二	一五	神	神
上	二	二	二二	第字下脫二字	第字下脫二字
上	二	二	二五	第字下脫二字	第字下脫二字
上	一三	四	一七	孟	孟
上	一四	八	四	鳥	鳥
下	五	三	二	略	略
下	五	三	二三	王	王

勘誤表

一 遼海遺書

雲南叢書集部之二十七

錢南園遺集

卷七

雲南圖書館藏板



南園先生照
方川書



陸山昆海篤生斯人
寒林介石早守其身
聲高鳴鳳節勁埋輪
青箱世守不朽精神

南園先生象贊

館後輩阮元



重刻錢南園先生遺集序

錢南園先生爲乾隆朝名臣其少時從周鍾玉先生先生遊汪先生之教首重立品而立品首在慎獨先生生剛正之學原於此矣先生既歿而海內重其爲人並重其翰墨得先生之書若畫咸珍若拱璧而其詩文顧不多見梧門祭酒刻其遺詩纔二卷耳同治間湖南巡撫劉公始蒐輯遺文賦詩刻南園先生集五卷以行於世蓋先生詩文不自收拾見者鈔錄而存之故所存止此劉景韓方伯於先生爲同鄉後進慕先生之爲人居官行己皆以爲師因取湖南刻本重刻於浙江而屬余錢南園遺集序

序其端焉語有之主聖臣直然余竊謂古之直臣皆以不逢聖主而後其直益著前明中葉楊沈兩忠愍皆以疏劾嚴嵩得禍甚慘至今讀椒山青霞兩集無不盡然傷之若先生生於前明以劾和珅者刻嚴嵩則其獲禍當不在兩忠愍下乃遭逢高宗純皇帝如天之明劾和珅私人山東巡撫國泰卽命偕和珅同往案驗劾和珅不至軍機直廬卽拜稽查軍機處之命以和珅之竊弄威福而卒無如先生何視楊沈兩忠愍何如哉蓋其忠與楊沈同其忠而不愍與楊沈異讀先生之集考其居官行己之大畧令人肅然起敬而固不必與椒山青霞

等集同觀此則其遭遇然也然余聞先生之往案山東獄也先數日微服出彰儀門宿於良鄉有馳而過者索夫馬勢甚張則和珅所使往山東者也公徐待其還要於路而授之得其私書卽密以上聞及至山東按之皆得實由先得其要領也由是觀之先生之材智固有大過人者不然如尹楚珍先生之劾奏江南山西虧空曹劍亭先生之劾和珅家人劉全與服房虛誣制轉以誣奏論罪非高廟神聖且與兩忠愍同禍矣嗚呼以先生之風骨而又以材智佐之宜其爲一代名臣哉詩文固其餘事而讀其書想見其人惡得以餘事而忽之此方伯重刻斯集之意也夫光緒十有九年夏六月德清後學俞樾謹序

錢南園遺集序

二

錢南園先生遺集序

錢南園先生遺集五卷鄉劉中丞崑始刊於湘南其書余於友人處時或見之而恨無藏板嘗怪滇人士之服官歸者多求田問舍不能爲鄉先達收拾遺文令嘉言懿行墜地故人才不振日就衰歇陳君小圃素景仰先生既爲先生建祠堂又寄俸金屬余刻先生遺集爲刊印若干部廣其傳板存祠堂中先生行古之道修詞必立其誠言皆可信故能久而彌光惜乎散佚者衆賴中丞走書採訪蒐輯而僅有此竟不得睹其全豹然亦足多矣既已重鐫其板復鐫先生遺像於卷首俾讀先生

錢南園遺集序

集者並得仰先生丰采且以知先生之友亦卽先生之貌也爰秉筆而爲之序光緒二十一年己未夏五月壬午後學施有奎序

錢南園先生遺集敘

錢南園先生當乾隆之季以抗直聞天下視學湖南時風規氣概至今人猶思之其書畫皆爲世所寶而詩文不少概見法祭酒師令君所輯南園詩存桐城姚姬傳先生序以刊行者亦絕少傳本僅滇南文略中存文十數首而已歲丁卯予來撫湖南邦人士請祀先生名宦旣

題奏

報可因念先生詩文散佚不傳亦鄉邦後進之責也乃走緘求之京師得所爲南園詩存湘陰郭筠仙中丞又

錢南園遺集序

二

搜得遺詩一卷并他文之散見者合滇南文略所存哀而輯之編次爲五卷以付手民嗚呼先生清風亮節照耀海內無俟詩文之存否爲重輕卽以詩文論蒼勁堅整直抒胸臆受法於桐城姚氏而不襲其貌豈非卓然能自樹立者哉昨歲予旣校刊李瀛仙中丞遺集吾滇人官湖南者惟先生與中丞先後相望爲楚人所尸祝兩先生詩文得以數年搜輯之力聿觀厥成後起者景仰之意可幸無憾而讀是編者亦可想見先生之精神意趣自足以不朽也同治壬申秋滇南後學劉岷謹敘

原刻南園遺詩序

余以庚子入詞館卽識南園前輩於同年徐鏡秋齋中
鏡秋方與余肄習翰林文字分日拈題時初願園亦讀
書城北古寺常就余與鏡秋會課南園爲鏡秋受業師
又以余與願園爲同館後進每得一題疏解義理指陳
情事輒無隱諱興會所至伸紙吮豪往往先就余性疏
放喜爲古今體詩先生亦同嗜余脫囊就商先生搗筆
立和先生亦嘗以所撰製示余若梳倡酬以文字相切
磨友朋追逐之樂未有逾於此時者也自是以來二十
餘年願園鏡秋先後遠宦先生已歸道山聚散存亡之
錢南園遺集序

三

感每一念及悽然弗能自已前年余借鏡秋老屋棲息
而其北軒卽先生下榻處一花一竹根觸依依如接
人顏色特以不得傳其詩爲恨今年正月於書肆買得
先生手稿一帙心竊喜之適保山袁蘇亭寄新刊滇南
詩略至所載南園詩與余所得多有不同旣而先生戚
友師荔扉大令需次來都出先生詩兩帙與前所見者
又多有不同乃知先生爲詩向不存稿作輒棄去見者
繕錄收存之非先生意也夫以先生之質直忠諫居官
行事卓卓可傳所重本不在語言文字閒雖然性之所
近情之所移非詩焉烏乎見先生不以詩重重先生者

未嘗不重其詩也卽以詩論精淡博大迴非絺章繪句
講求聲律者所能窺其閫奧茲荔扉欲彙其詩付梓採
訪補綴不遺餘力得若干首釐爲二卷約略作詩之歲
月而排次焉沿仿史例將以表其生平惜乎先生身後
遺孤穉弱所存手稿大半散失卽此二卷中雄篇佳什
余向所心摹神追者僅存一二至與余贈答之章竟自
無存則所遺佚已爲不少也然而先生之人傳矣詩固
不盡於此卽此亦見一斑矣他日願園鏡秋或更有所
增輯余與荔扉當拭目俟之嘉慶六年歲次辛酉五月
同館侍生梧門法式善序於且園之詩龕中

錢南園遺集序

四

慶祿南園遺詩序

昆明錢侍御禮既娶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學士武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一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私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侍御一人而已今

上既收政柄除隱埽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不幸前喪不與錄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撫藩貪黷

錢南園遺集序

五

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

詔飭責謂君言當使直軍機處和珅益慙君而

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

天子仁明朝廷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彰之曰俾國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子歸遂不見君子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子昔聞君喪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予痛云嘉慶癸亥春二月桐城姚鼐序於皖城之敬敷書院

錢南園遺集序

六

原刻錢南園遺詩跋

嗚呼此侍御錢南園先生之遺詩也戊子秋七月金壇
子學使按雲武以月中桂樹賦試十四屬之應經古者
錄先生冠其曹聞予儼作索視之驚曰月與桂不作兩
概余作不逮子不逮子並賞予江湖共秋水城郭半斜
陽之句以爲不愧古人自是或數歲一見或隔歲一見
或一歲三二見見必以詩相質所唱和不下百篇今尙
有存者乙未既任檢討館徐太史鏡秋家距城南廿餘
里每出必以寅粗繒徒步詣余邸打門呼早餐後輩之
請見者咸來相就間宿周少廷尉聽雨樓絕不他往率

錢南園先生遺集

卷一

五

以爲常余過近護亭亦必歷數晨夕始放歸一日者秋
聲在樹黃葉打窗忽把盞謂余曰山水友朋人生至樂
點蒼雞足九鼎名震寰宇一筇一屐儻結禽向緣子其
我借矣余諾之並述其勝爲神飛者移時是蓋辛丑九
月也後入栢府上封事歷通副連督湖南學政不見者
幾八稔庚戌七報罷冒暑還滇臥疾省垣先生方以內
艱家居數視余審寒熱節餓飽或親爲煮藥所思乃泄
瀉而旅舍湫隘穢及床褥不以爲嫌病少愈起謝之留
余飲且曰石寶玉龍亦大好山水明春花開時首荷盤
前請留一月地置我臥具余曰級雖鐫上知公深必鑿

用何頓作林壑想笑而不答余抵劍未三月而太翁訃
至所期竟中止遺書曰吾親逮養吾以身奉吾親吾親
既棄養吾其以身許吾君矣登臨朋酒之樂俟之異日
可耳服甫闋襖被走京師銓所降官除戶部主事引見
日純皇帝再四垂詢溫霽逾格晉員外郎未赴擢湖廣
道御史以劾軍機大臣私宿外寓致有宣洩上是之嚴
飭柄政者皆免冠謝即命稽查軍機處早入宴出備形
勞瘁適扈蹕返自熱河遂於乙卯之八月十九日卒于
位予會以保薦送部投牒後哭柩景忠菴旋唁孤嘉
榴搜賸篋得手訂詩一冊約數十首嗣于山西朱蔚亭

錢南園先生遺集

卷一

六

所選國朝詩鈔中又得三十餘首辛酉候補入都調法
學士手授廟市所購亦得數十餘首刪其繁複編爲二
卷付之剞劂俾質當世予兩人交逾三十載以詩始者
茲復以詩終之第以先生才之卓識之明守之定使至
今日當更有建曰乃年未周甲遽賁志以沒徒以是零
箋斷簡今後死者抱殘補闕兢兢焉惟恐失墜斯亦可
悲也已雖然直言敢諫其風采在朝廷振拔孤寒其精
神在學校孝於親友於弟其儀式在鄉黨言必信行必
果其義氣在交遊卽無詩已堪不朽而況詩之所存者
布帛菽粟之味運以蒼古雄直之思亦適如其人而不

忝乎余則以憂患餘生白頭作令握三寸銅縛三尺法
俯仰踟躕毫無樹立回憶黃金臺下剪燈坐雨所講求
者何事所期望者何等而今祇若此九原可作當亦啜
然其竊笑也校刊既竣識之卷尾蔚亭已矣寄呈時帆
先生必有相喻於語言之外者謹跋

嘉慶壬戌立秋後八日愚弟師範荔屏氏拜書於大雷
官舍之二餘堂

錢南園先生文存序

湘陰 左宗棠 季高

光緒七年春余奉

詔入京備

顧問行過山西晤襄陵令錢塘奉其曾祖南園先生詩文請余敘之余先世耕讀爲業以弟子員附郡縣學籍者凡七輩湖南提學有聲稱者多矣故老相傳獨昆明錢南園先生余童時見先生所書聯幅及行校官批牘與致滇人仕於湘者函札字皆平原遺法閒亦畫馬風鬃霧鬣筋骨顯露筆力髣髴古篆不敢倡視詩文流傳吾湘者無多然殘縑片紙人知寶貴非兼金不可得也

錢南園遺集

序

七

先輩言錢宗師視湖南學政任滿復留每按臨郡縣試畢例進諸生曉以程式先解經義次指示文詩佳劣有字體謬誤及音韻失諧者必面斥或親責其掌而於等第列前者尤不少恕當時所號老生宿學值發落日恒惴惴焉其於名行相副者許所長而勉其不逮所撰前後試牘兩較鮮慊於中者澧州試院刻先生手書用嚴兩字并示諸生數語至今猶存也當時所錄諸生武陵趙文恪公淑浦嚴樂園先生平江向魯齋先生安化陶黃江先生爲尤著至今以忠義傳以武功著者溯其先世又多先生所錄諸生洵哉君子之澤也嘗論先生爲

人清嚴可畏其文詩書畫之形諸外者無非充實之光輝譬猶石上孤松獨立雲壑而骨幹枝枿蒼然以堅黝然以光人人望而知敬蓋天地嚴凝之氣所特鍾也至直節之契

聖明道義之符賢達丰采之懽奸貪尤其顯焉者令生當其世爲之執鞭猶恐先生我棄耳近寓東華門外入值樞垣

詔許由隆宗門趨軍機處進內右門直廬候

召對蓋皆先生參和坤疏中所陳舊制至今猶無敢違者當日惟阿文成公在軍機處不與和坤偕故疏中未

錢南園遺集

序

八

及之先生之以寒疾終也因奉

命直軍機處司糾察禁院地廣風勁而裘薄致然和坤銜先生其不置念宜也而文成及劉文清素重先生者亦未聞解衣之惠蓋憚先生清嚴不敢以此請其故可思程月川含章爲先生墓志謂在軍機章京行走則誤也錢諧茲刻尙稱完本余擬還湘後當取家藏先生所書感春四首及判歐陽校官永錫牘泐石益之以志景行之意至先生詩存當以惜抱老人作冠惜抱爲先生會試薦主知先生最深其詞又古文大宗也何以易之余竊比書此爲南園文存序湘陰左宗棠

題詞

錢南園御史爲徐心田畫三馬圖用蘇黃集中韓

幹三馬韻

錢公書勢秋露垂妙寫駿尾搖風絲三馬駟驪閒者駱
四蹄削玉耳卓錐郊原秋爽氣清曠顧視深穩非奔馳
神情一以樹光攝不寫閑牧驪與羈挂之心田草堂壁
隱几趺坐賞已奇我誦蘇黃三馬句氣餒不敢爭雄雌
莊生緣督技進矣道林神駿乃似之三折筆蹤悟良匠
九方相法遺毛皮携歸江村好風日此意麈尾茶甌知
還憶拈來瘦詩骨畫禪不必名畫師

錢南園遺集 題詞

八

南園畫馬爲梧門題

南園昔仿韓幹軸我效山谷三馬歌詩龕壁間此三馬
筆力不借橫陂陀詩龕居士未居此解衣盤礴會吟哦
南園措意極蕭散何當大草題壁窠短檠燈昏秋雨積
牆角敗瓦蟲鳴莎稜稜月下瘦影出倏若電掣天地過
蒼然塵外眞骨格相賞幾箇來摩挲詩龕居士此具眼
十年追夢磨九螺飛騰一掃萬里意怒拘元氣迴枝柯
神來何自借寫照安得干仞峯嵯峨正要寬閒游息處
空翠寓感寧在多詩龕坐臥日懷友三徐我記爭切磋
如此平生不輕許秋鵬刊目如君何心田鏡秋倘和我

山谷畫本酬東坡

昔徐心田出都錢南園爲魚山同作
畫以贈行予有詩云馮子秋鵬眼錢
公駿馬行爲君開網素如此寫平生今此
軸是南園爲徐鏡秋作故有二徐之句

大興翁方綱單溪題

錢南園遺集 題詞

八

錢南園先生別傳

保山 袁文揆 蘇亭

錢南園先生諱澧字東注先世江甯人遠祖鑄明成化間幕遊昆明遂家焉會太監錢能使滇以同姓故欲引使附己鑄逃居迤西能去始還父世俊家貧以治銀爲業先生少有大志舉止岸然少長從塾師遊聞古賢人傑士輒慨然欣慕既補弟子員肄業五華書院荷澤劉中丞藻徵詩首拔之云此生獨往獨來必爲將來大開風氣而先後主講席如趙州蘇侍御霖渤福清張太史甄陶建水陳閣學世烈尤器之中乾隆戊子鄉舉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壬辰授檢討充

錢南園遺集

傳

九

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亟歸省明年冬入京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號得人辛丑冬晉御史

特派稽查通倉蓋自是不僅以文章報

國矣會甘肅有冒賑折捐事已獄成論報誅竄幾及百人制軍皆坐罪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上疏曰冒賑折捐之事固皆由玉璽望散法營私所致但查璽望爲藩司之日畢沅曾兩署陝甘督臣豈竟豪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必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眾是此案皆沅釀成之也臣不敢謂其

利令智昏亦復少受所餌惟是瞻徇前政明知積弊已深特不冒發之自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意入天子勅容

諭部臣若果如錢澧奏朕亦不能爲畢沅寬議上如先生言

上奪沅職三級先是臺諫自李瀚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至先生甫入諫垣輒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或且有以第問狐狸責善者先生曰吾非敢以言爲借資實試祇盡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居無何復勅山東巡撫國泰驕縱無度借納貢名而爲貪婪官民

錢南園遺集

傳

十

皆患之無敢指目現在歷城益都數十州縣倉庫廩空緊需請按問又力諫勿受貢餼頗塞直

上命軍機處傳訊並使覆奏俟

命聞者咸爲先生危先生自知懇諫暫歸寓呼僦治裝或遠謫則卽出都門踰時軍機處傳

旨命偕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往訊及抵山東界和珅偵知東省已爲彌縫計危言以動先生先生已彼縱能彌縫一處不能彌縫處處馳往廉得實逮國泰同藩司于易簡赴刑部治罪比還報

上猶問爾何以知之澧也對曰御史風聞言事臣聞言

山東事者不可枚舉既有所聞不敢隱
上領之於是

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
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

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大家宰劉墉宣言於國子監
日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弊事面奏矣諸生慎自愛而
楊壽枏繼以章宗瀛南人冒北籍入詞垣昨已亥庚子
順天鄉試兩蒙

欽點內簾同考試官皆遵例迴避南北皿北員分閱中
皿卷今癸卯宗瀛又得內簾不宜再派閱中皿卷疏上

錢南園遺集傳

十一

報可士論使之以先生爲之倡也當是時凡大臣簾
簾不飭者莫不惴惴而竟有謂銀工子得志敢狂肆乃
爾更陰伺其家事思所以中之微先生直誠上結
主知誠未可以口舌爭矣是歲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
政請

訓得

溫旨有老實正經之目抵楚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一秉
至公有關學校事隨時具奏凡所甄拔士諄諄教以制
行力學有不率者加以扑扶有錢來不要錢之語越三
年期滿奉

命畱任己酉丁母憂解任奔喪所過官吏無知者又丁
父艱哀毀骨立營葬畢杜門課子弟不與外人往來癸
丑七月服除次日即北上先是先生視學時湖北荊州
水災城圯孝感活埋人

上責以近在鄰省不時查奏革職畱任而湖南有匿喪
應試及首違礙書籍者會先生聞計交撫臣浦霖查辦
不及奏

聞而撫臣遂以爲己所發也參奏及先生部議甚嚴
上特敕部臣錢澧尙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比遷戶部
江南司主事引

錢南園遺集傳

十二

見復奉

特旨以員外郎即用既補戶部河南司員外旋蒙
擢任湖廣道御史是時軍機大臣多不於軍機處辦事

與舊制不合先生懷遠慮恐開角立朋黨之萌疏論諸
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然後情可共見近惟大學士阿
桂每日入止軍機處餘或入止

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

南書房或造辦處一切咨事畫案司員既趨走多歧況
內右門內切近

禁輟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等事

恩加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防微自宜及早至隆宗門外直廬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非體請

敕悉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

錢南園遺集

傳

十三

上得奏切責諸大臣謂錢澧所奏甚是卽

命在軍機處行走於是妬忌之口又有以取巧非笑先生者而舊湖南撫適撫閩仍陽爲修好先生直彷彿絕交書荅之識者藏其橐焉先生既敢言語無戲謔又不肯附和人和坤陰忌之且直詰之咄咄逼人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推因主駁長蘆請加鹽價又數言滇省諸事廢弛錢法尤壞疏已草會督臣富綱調任入京

上數以錢法壞切責且畱內用乃止自大學士阿英勇公以牙黃科爲南園先生其見嚴憚如此乙卯夏扈

蹕樂陽九月還至十八日病卒於官年五十六先生性孝友自爲諸生奔走負米試高等則喜曰爲有所藉以養也季弟沈早世恤其婦必使得所雖遠遊必使仲叔善視之與仲叔曲盡親愛得廉俸無豪釐自私終其身如一日自奉甚約不以貴賤易在京師嘗攜一僕徒行蔬食大布晏如也篤於故舊遇其子弟禮遇不稍衰若見其尙華少實必戒之於戚友緩急極意周卹雖典衣鬻物不惜居湖南時所得京俸悉出以修日下會館又與里人增府縣兩庠鄉會試卷金王子昆明復大水當路議修濬先生周覽源委獻六河說且倡眾捐資助公

錢南園遺集

傳

十四

帑河工以成鄉人德之然時已兩丁大事所積廉俸之餘贍家猶不足實藉子弟束脩以自給也爲詩古文博奧精悍同輩並後生以詩文就正往往面規其失而私揚其善士論翕然宗之其卒也

朝野悼惜部臣援例飭驛護送歸里軍機大臣阿英勇公等爲文以祭稱其有爲有守以不能竟其用爲恨子四人後五年三進紳士呈請以先生從祀鄉賢經雲貴總督大學士書麟批司道查議云錢故宦亮節清風到處口碑宜無愧於俎豆會書節相以軍務調任兩湖事不果行又八年嘉慶丁卯總督伯麟通兼署巡撫會同

學使譚光祥體察輿情詢謀僚屬奏奉

恩旨準以先生從祀鄉賢

外史袁文揆曰觀南園先生生平志節卓卓誠不附中
貴之錢氏子孫也抑余間南園微時每於廢紙中拾殘
篇誦讀不驚虛聲趨走達者之門二軼事殆合於古大
臣建樹赫然當其平居未遇時卽有一二表異於眾者
與然而薦紳先生鮮知之者及南園旣遇乃無不稱蒲
澤福清諸君子爲知人使先生終老不遇無所表見於
世則彼數君子者亦將不得以知人稱矣悲夫

錢南園遺集

傳

五

錢南園先生墓志銘

景東 程含章 月川

南園先生旣葬之三十有五年章告歸至滇其子嘉棗
始以墓志銘請曰先大夫舊葬於清水河祖塋兆後過
高受風不吉今欲與先妣秦淑人遷葬於新上蓉峯山
塋地尙未有銘敢以煩執事章維先生吾滇之望人也
其清風亮節昭著於天下越今數十年海內賢士大夫
猶藉藉稱道於弗衰矧屬同鄉末學又嘗於都城數見
親領其言論丰采烏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諱澧字東
注號南園昆明縣人祖籍江甯世居花石橋明成化間
有諱鑄者遊幕入滇會太監錢能來滇以同姓故欲引
錢南園遺集墓志銘
使附己公恥之逃匿迤西能去始還先有王指揮者遭
能之禍幾不測渙重公之氣節以女許字遂家焉七傳
至先生曾祖慎居公有品學能詩祖用章公慷慨有勇
略父拙安公貧而好施濟時值大水傾家活鄰里皆因
先生貴

誥贈中議大夫母李太淑人生四子先生其孟子也生
而穎異舉止岸然不苟言笑稍長拙安公謂之曰吾家
世無達者自爾堂伯天開公歿後舉族無一青衿子孫
幾不識祖宗名諱爾其勉之先生謹受教從塾師王素
懷李榮之學無錢買書嘗於水德菴廢紙中得殘篇制

藝端歸熟讀文思大進遂補博士弟子員倉廩饒肄業
五華書院山長蘇侍御霖渤溪器重之稱爲滇南翹楚
試輒前茅巡撫劉藻徵詩首拔之曰此生獨往獨來將
來必能大開風氣當道爭欲羅致門下先生拒不往乾
隆戊子舉於鄉辛卯成進士選庶吉士壬辰散館授職
檢討充

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廬舍
爲烏有亟請假歸省修牆屋儲菽水會蘇侍御卒於瀾
渡徙步數百里哀毀盡弟子職既葬畢卽由墓返明年
丙京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門生來見者不受贊儀
錢南園遺集墓志銘

丁

曰寒士至京會試資斧不易但願勉爲名臣循吏吾與
有榮矣辛丑授江南道御史派查通倉值甘肅有冒賑
折捐事獄已成誅竄幾及百人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
先生奏言冒賑折捐皆由王賈望融法營私但查賈
望爲藩司時畢沅會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豪
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
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甘受
所餌惟是瞻徇回護不肯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

夫
上是之奪畢沅爵三級先是臺諫自李淑芳左遷後無

人敢言事先生甫入諫垣卽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
之譽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吏治廢弛借納貢名
貪婪無饜官民患苦所屬州縣虧空纍纍請按問並請
嗣後勿受貢物俾督撫無所藉口

上命軍機處傳訊對曰御史例得風聞言事臣有見聞
不敢不告先生自知謫直恐有新疆之行急歸寓命僕
治裝已而軍機處傳

旨命隨同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前往查訊當是時和
珅當國國泰素奔走其門下人皆爲先生危及抵山東
境和珅已知彌縫危言以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彼再看

錢南園遺集墓志銘

六

惟劉墉山東人淡知其弊常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
和珅言不用全數彈兌抽盤數十封紋銀無短和珅遽
起回館先生請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則多係圓絲雜色
銀蓋借諸商人鋪戶充數者詰問庫吏得其實出示召
領曰遲來卽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藏一
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皆有短絀案遂定奏入
上命將巡撫國泰藩司于易簡拏問交刑部治罪聞者
駭然噫嘻危哉夫以赫赫元輔護庇之人素心不欲查
辦之事又適當派充

欽差之首而以一御史隨其後非有過人才知則能發

而不能收鮮有不敗者尹楚珍先生之事其明徵也先生名壯圖參奏山西江南等省虧空上命會同大臣某往查皆已彌縫尹奏皆虛革職等語上赦之賞給員外郎銜先生有定識有定力不因難鉅而餒不以旁撓而懼卒能發奸摘伏黜貪墨而儆官邪當是時先生之名滿天下封疆大吏莫不震懼檢束而不敢肆其幹濟爲何如哉然自是嫉者愈眾忌者愈深欲求先生瑕隙以中傷之而卒不可得亦可見先生平日律已之嚴待人之恕不予人以指摘之柄也

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

錢南園遺集

墓志銘

十九

召對先生慎密外間人無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尙書劉墉諭諸生曰錢南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生慎自愛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政到任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不受棚規取士一秉至公諄諄訓以力學制行有引用錯誤及字迹舛譌者手自戒責士子莫不感服三年屆滿奉

旨畱任己酉當選貢之年所拔士皆有學有品若武陵趙文恪公慎眎其首著者也丁母李太淑人憂時衡州試竣星夜抵長沙寓城外旅店委員齎印交巡撫各官方欲挽留回署助以贖儀先生稽顙致謝明日遂行所

過楚黔境上官吏無知者續丁父拙安公憂哀毀骨立大吏臨弔一往謝外絕迹不入公門營葬畢杜門課子弟讀書癸丑服除北上有同年友官當道爲之致館餽賸悉不受先是先生督學湖南時荊州水災城圯孝感縣有活埋人命之案

上責以近在鄰省不行查奏革職畱任又湖南有匿喪應試及首違礙書籍二事時丁憂急歸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遂以爲己所發也捏辭參奏部議革任上曰錢澧尙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比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

錢南園遺集

墓志銘

二十

見奉

旨以員外郎補用卽補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復奉旨補授湖廣道御史人皆謂

聖主之終眷直臣卜先生之將大用也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等不和辦事不在一處先生慮開朋黨之萌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商可否則後情可共見近惟阿桂入止軍機處餘或入止

內右門內或

南書房或造辦處一切咨事畫臺司員既趨走多歧況內右門內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之事

恩加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若未辨色之先一人臣入止各司官亦隨入隨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防微理宜及早至

隆宗門外直廬則各色應差皆得瞻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非體請

敕飭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

錢南園遺集墓志銘

三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

上覽奏切責諸大臣謂錢禮所奏甚是即

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阿文成公以下皆敬之稱爲南

園先生惟和珅頻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

轉資商摧乙卯扈

蹕灤陽還九月十八日病卒距生於乾隆庚申年四月

初一日享年五十有六中外識與不識莫不傷悼惜先

生之未及大用也軍機處阿文成公以下爲文以祭稱

其有守有爲以未竟其用爲恨先生性孝友爲諸生時

奔走數十里外負米以養得官翰林喜曰吾今乃得祿

養親矣與仲叔曲盡親愛季弟沈早逝無子恤其婦必

使得所每遠出必屬仲叔善視生次子嘉棠即以嗣之

得廉俸無豪釐自私自奉甚約不以貴賤易官翰林時

非朝會赴公所不坐車蔬食大布晏如也人或勸之荅

曰吾本寒士少年辛苦如在目前且爲官而惟車馬衣

服是營又烏能廉聞者歎服見故人子弟侈肆者必切

戒之遇人有督喪急難事必捐資倡助雖典衣鬻物不

惜蓋其天性然也視學湖南時所得京俸悉出以助修

會館又與里人增設府縣兩學鄉會卷金玉子昆明大

冰先生周覽大河源委切究利弊上六河說於大吏又

錢南園遺集墓志銘

三

倡眾捐資助工水患以除鄉人德之容貌莊嚴待人又

極和平雅好崇獎士類凡以詩文就質者必面指其瑕

而亟揚其善蔬食留賓高談不倦士類無不心悅爲詩

古文辭夏夏獨造卓然成家惜稟多散失僅存文一卷

詩二卷尤工書法楷放十三行靈飛經行宗坐位帖後

肆力於家廟露筋祠碑人得其一紙珍如拱璧至今猶

購求之嘉慶丁卯鄉人請

崇祀鄉賢大吏

題請奉

旨允準先生元配秦淑人有賢德嘗割股醫翁乾隆甲

辰二月十五日卒於湖南學署距生於丁卯年十一月初六日年三十有八先生手爲立傳側室兩孺人鞠氏生子四長嘉樞邑庠生後先生十二年卒次嘉棠嘉慶癸酉拔貢歷任元謀甯涓二縣教諭卒於官三嘉棗邑增生孝廉方正四嘉植早卒孫 人皆嘉棗出銘曰
大華昆湖坤輿旁礪篤生賢豪譽譽諤諤抗疏納忠聲震寥廓雖未盡用賢關已拓蒼蒼其松矯矯其鶴巖巖其山蕩蕩其壑載卜牛眠元關局鑰勒銘山阿千秋於樂

輓詩

趙州師範荔扉

夏朋等晨星零落半可指豈意南園公一病真弗起前
春悼彭郎竹林司馬去秋輓戴子琢軒黃門那堪羈旅人倉卒又

間此鬱鬱蘇門山蕩蕩百泉水四野號長風悲來自難
止警欬杳莫存精神炯不舛留照天壤閒日暮霜林紫
憶昔甫弱冠結交多老蒼惟公獨子好入室而升堂義
居師友閒親若兄弟行勸善復規過詞氣備激揚處或
聯筆硯出竝驅驪黃頗有未浚事折節求其詳一別今
六載魂夢時相將拙文向誰定怒焉心內傷

錢南園遺集

輓詩

廿四

憔悴園中葵嬾嬾陌頭柳葵抱向日心柳折征夫手人
苟足丹誠金石同不朽官職與文望事總出於偶遺直
古所稱公去復何有慄然多繡威噴噴懸眾口
未知負何疾遂致傷厥生夙具颯爽姿骨相尤崢嶸劬
勞況所習甯能累神明恐被藥石誤兼受霜露撓子幼
不解事交寡誰見情魂兮好歸去故鄉山水清淚若黃
河流欲哭稽難成有志大未了化作星雲精

桐城姚鼐夢穀

能國惟君子不時讓俊民九苞鳴大夏一鶚降秋旻士
盡歸還

朝方賞諫臣如何孤有德終歎百其身家世昆明遠聲
名上國珍青編先珥筆白簡奮當仁受

露乘輅急當官機被貧九流分混汙三族責頑嚚纔使
清流重終教惡女輦遷官依

自側持節度江濱魯酒師圍趙曾參罪惑親湘東辭樹
蕙溟海臥誅榛脫穎賢名舊聞絲

帝念新雲霄重起翼風雨又司晨授命官何擇賢勞事
不均更生徒禁闥長孺是前薪心苦非博石言高觸秉

鈞苟無光日照蚤與禦魍魎被薄焚香夜盤空翦韭春
孤危仍不恤溢歎又誰論節概今無兩文章古與倫廟

錢南園遺集

輓詩

廿五

堂虛講議館閣重詩人昔試儒家法招徠觀國賓登茲
一虎玉忝作九方歎宴笑鋪筵會潺湲擊棹晨江湖漂
擊權霄漢望拖銀遠慰空庭日時烹尺素鱗病羸增復
減兒女學兼姻任道誠無負論交亦有神祝難從廢墜
乘驥又遄迤宇宙宏才少風霜往迹陳蒼生卒何望青
史豈終淪

遂甯張問陶船山

莫獎諫議爲招魂恐有平生未報恩如此人才偏易死
始知天道竟難論氣憑多繡心猶活名是閻羅鬼亦尊
三才遺孤家萬里一棺秋雨正黃昏

憶對長筵戒獨醒，歲規清切爲忘形。仁居津要頭先白，
不倚孤高眼自青。飲食兼人窮更苦，參禪死藥偏靈。
傷心忍負樽前約，許我親題有道銘。

武陵陳惠鈞幼鴻

嗚呼！職我公之德之才，遠至斯哲人挺立，元氣自振，負
胡弗竟其施，茫茫彼蒼，尙可知公來萬里，昆明池對策，
鴻筆殊淋漓。

九重勳色爲嗟咨，遂令趨侍文石墀。風矩肅然超等夷，
冠以彛冠固其宜。公之肝膽鐵石爲夙夜，矢報岳不移。
立朝黼黻言論飛，肯恤羣小爲抵牾。時則海岱有狼籍，

錢南園遺集

輓詩

廿六

公掃除之不費辭，中外貪墨風爲衰。況復齊魯黔黎歌，
頌口成碑。

天子嘉公不予欺，申命往作三楚師。柱石終當任臺省，
河江暫挹滋零畸。公訓我士嚴而慈，沅湘六載春風吹。
拂拭騏驥登雲遠，詎意風木艱再罹。倚廬哀毀週四期，
服闋戀。

主重驅馳舊巢仍棲柏，臺枝惟公忠誠鏤心脾。始終一
德無缺虧，世方幸公台鼎司調變。恩膏濡八陲，聞公計
童俱涕洟，相弔惘然如有遺。某也最蒙青眼垂，十有四
載遙於茲。西風丹旄朗江湄，哭公豈獨爲耆私。

偶檢故書得通政司副使錢漣遺札

陽湖洪亮吉稗存

早年重望出遐陬，六詔人文第一流。作史舊曾居柱下，
建言頻見伏螭頭。鷹從鳩化心仍恕，蓬自麻生節亦遒。
君與余同年，某舍人雯最善。青共寓居，每以名節相助。我居庚公樓上，客彈章傳
到亦生愁。指申辰年糾陝甘，督學畢宮保一事。

得南園先生墨場有作

湘鄉葛樹蕃筠倚

折檻無忘喜起心，文貞遺笏主恩深。如公風節同千古，
擬爾圖書抵百金。餐霞祇應藉露浣，聯筆許作穗雲臨。
錢南園遺集輓詩
廿七
湘煙水樓歸日猶恐龍神借不禁

祭南園先生墓文

雲貴總督 趙慎軫

維

今上御極道光六年歲次丙戌月建壬辰朔日壬午越祭日祭未受業門人趙慎軫謹以剛鬣柔毛楮帛庶品之儀致祭于

大銀臺鄉賢錢公南園夫子之墓前曰緬吾

師之潛鯁亮節天彪炳於朝堂紀

國吏而不朽無待門下士之揄揚惟經師人師之足重

教澤永遺於瀟湘憶自癸卯之冬秉節莅南楚聞已酉

已六愿乎星霜振鬢序之士行匪沾沾獎掖夫文章本

錢南園遺集

墓文

廿九

尚嚴以武教端模範而立表坊勵匪懈於夙夜危坐終

日以周防念造士先基夫小學訓武說文與雅蒼必眼

學耳學之母案面命不憚瑣細而周詳折衷儼同慈母

教勸懲懇懇手責而不遑羣心說而誠服共殷栗而慙

惶本肫誠以相感迄令歷數十載而靡忘懷軫孤根薄

植甫解膠庠邀孫陽之一顧屢激賞於驪黃每溫言其

獨被資廉饋以相償值酉科之拔萃遂首選於名場嗣

計偕以北上猶坐春風以相羊倏卯秋之值厄悲顏山

而壤梁嘗親視夫含斂抱隱戚於心喪老成之典型猶

在師資之景仰彌長幸荷遭逢

明聖茲乃承乏滇疆忖諛材而如臨淵谷念舊學而但敬梓桑恐難酬

一人之眷豈易副兆民之望拊寸心而悚悸耿中夜而傍徨想吾

夫子之靈爽如在或默相予而職業毋荒盟心必勿欺

獨獨服膺則懼玷門牆嗚呼一涕無從但望佳城之慈

轡九京可作常懷令德之馨香爰展拜於松隴謹侑奠

夫椒漿庶精誠之匪隔式歆格而來嘗尚饗

錢南園遺集

墓文

廿九

原刻南園文存例言

先大夫謝世太早且遠在萬里惟先伯兄嘉稻一人
依膝下時年十歲雖愛惜手澤而散失者已多師務屏
荒生金望江搜刻詩集姚姬傳來夫子爲之序大意謂
載先公後蒐輯成帙故各詩存序內載先大夫立朝諸
大節其他多未之及是刻敬名文存遵詩存遺意也
蘇亭先生所撰別傳先大夫出處事蹟畧備於此而程
月川先生所撰墓志銘與袁傳相表裏謹並載諸篇首
一滇南文畧載先大夫文十五篇皆袁蘇亭先生搜羅
纂次厥後師蒞屏先生纂滇繫所載之數亦同兩先生
錢南園遺集 例言 三

爲先大夫至交津津傳述用意至厚是刻謹就歷年搜
羅所得數則倍於二集而兩先生已不及見矣凡三集
原載旁批總批悉照載入不敢沒兩先生之善也敬質
海內宗工如蒙賜序賜評有光先集多矣當補刻並傳
一先夫夫人諫垣首効陝撫繼効東撫遂以直聲著聞
今劫險撫疏幸存其効東撫疏尤有大關係歷年遠近
尋訪此稿竟不可得逮再入諫垣請復軍機舊規疏上
天心鑒賞而深見嫉於和相毛帥九月大漸後鄉達視
斂於枕底得未成遺摺已數千言列効和相三十餘款
誠使當日有界先伯兄乘凶遞上效古人尸諫遺意是

先大夫未完之臣志得以畢伸或爲

天心所嘉納即使不上存原摺亦可垂爲家乘乃竟有
竊而火之者先大夫九原似不能無遺憾云

一在湖南時先大夫條陳學政諸事例載在學政全書
者甚夥亦只揭其大指欲求全稿先不可得竊意學政
署中或富有存頃擬赴長沙天幸此願克遂得以多方
尋訪如有所獲拱璧不啻矣

一先大夫初受業於榮之李太夫子繼則素懷王太夫
子李太夫子先下世先大夫以我長姊字其第四孫有
贈聯云仁民愛物心千古翼子貽孫道大經蓋公曾令

錢南園遺集 例言

世一

公安政聲卓著詩書教家兼傳岐黃之術後嗣皆克承
先志事王太夫子之忱見於兩壽序及墓誌銘肄業五
華書院嘯瀛陳太夫子以饒介見賞其事備載墓誌銘
海門蘇太夫子初見先大夫文慨然曰將來爲滇南生
爲者必是人也先大夫極深知己之感報之尤厚在翰
林時昆明大水廬舍爲墟請假歸省未幾公卒於瀾渡
先大夫聞訃大慟徒步數百里躬理喪葬事畢卽由墓
所徒步而還後爲文孫納妾生子其曾孫已列膠庠鄉
人至今傳爲盛舉竊謂公一代偉人先大夫受國士之
知諒必爲之立傳且有墓誌銘以掩諸幽惜哉此稿不

可得見由是推之其他之散失者尤不可以數計矣
一世誼戚誼宗誼友誼年誼寅誼先大夫推誠相與無
論在都在楚在鄉隨時隨事隨地咸致手書今有景爲
冊頁爲手卷公卿偕題珍爲墨寶蓋重人重書重字也
然有克見有不克見卽或克見多不及錄敬爲說曰寶
之重之孰與傳之且傳以傳書兼以傳人亦可傳事惟
在錄之寄之俾得刊之我世誼戚誼宗誼友誼年誼寅
誼幸俯鑒之

一先大夫下筆敏捷凡以文來請而事屬可傳者無不
援筆報命竊聞當時撰就讀者或不俟臚讀卽索稿去
錢南園遺集 例言 世二

蓋得稿不惟得文又且得字然而稿不存則文亦不存
散失之多實由於此歷年雖不憚諄諄尋訪而得者曾
不逮什一抑有尋訪所不及而因不能得者普告仁人
君子昔年有曾得先大夫文者或戚友之間見聞所及
均懇錄賜補刊則匪特文傳而事亦並傳所謂相得益
彰也實有厚望焉

一東道手足之變孑然一身境遇尤迫遠遊江左
宮保陶雲汀先生鼎力周全觀察寶松溪先生協力贊
助酒職相繼就試都門蹉跎如故而士大夫間有先集
欣然樂爲底稿一卷此借未幾被借踵至行色匆匆又

必携之以往借者不能無憾自問亦覺歉然入粵失意
勉強付梓猶懼弗克竣事

宮保盧厚山先生愛屋及烏俯賜盛植幸是舉可玉於
成用以答士大夫之殷眷且將由楚之皖尋訪當年奏
議與師荔扉先生原刻詩板是皆出於

兩宮保之賜而江浙粵仗義諸君子情殊可感並誌之
以冀將來圖報云 嘉善謹記 時道光乙未六月粵東省

施君聚五爲余刻錢南園先生遺集既成後乃於主
君仲瑜處得南園文存原刻本其文三十篇與今所
刻者同惟桂枝庵讀集序用嚴說二篇則原刻所無

錢南園遺集 例言 世二

耳原刻有例言爲先生叔子所作其述先生遺事有
足觀感者因爲補刊如右又得趙文恪公祭墓文
篇并增刊之以見先正師弟之誼抑吾聞文恪公督
浪時曾爲先生置墓田若干頃既遭兵亂遂落他人
之手先生後嗣無人遂無有爲之贖還者致令前人
盛舉付諸渺茫斯又吾輩後生當引以爲咎者也
光緒庚子正月邑後學陳榮昌謹識

錢南園先生遺集目錄

卷一

古今體詩

宿太華寺

南宿通海

望臥龍岡

暮歸

縛龍行

同萬荔村送李五高維

宜都李明府石首王明府與荔村王役荊州共

錢南園遺集目錄

爲荊州詩予時在公安依韻寄之

夜送蔣荔園觀省平度

江南送客

客思

立春日東許少府

新晴

有贈

伏城驛有懷陳絢齋己丑下第同歸宿此

至孱陵

望北邙

元日登偃師城

止酒呈立厓夢舫兩先生

送夢舫南游

寄荅陳再馮

同萬荔村權牧歸州過寄

同楊夢舫步歸

楊比部邀遊中頂飲宿

送輔臣宗兄赴不魯兼寄望峯

寄望峯

題章馨放玉石丞秋山索句圖

錢南園遺集目錄

聞萬荔村已謝施州通守

送楊夢舫之任麻城用前送夢舫南游韻

亦園二寄詩

散館前一日作

初雪

再寄萬荔村歸州

不寐戲作

癸巳除夕

題蔣十二絢園出山圖

八月十七日同徐鏡秋望月

對雪

城南看徐鏡秋試射回雪中登天香樓共飲

恭送房師姚夢穀先生還桐城五十韻

再寄萬荔村

以房師姚夢穀先生命投謁朱竹君前輩

哭陳再馮

再哭再馮

送彭南池還演並呈蘇端樹

送文西浦

送王宜泉同萬荔村遊楚

鏡南園遺集目錄

其

蔣十二葑園過談後不暇偶作

早起

對酒

題朱篠庭校書圖卽送其還桂林

鏡問

鏡答

得萬荔村玉宜泉書

師荔扉枉過畱飲二日辱贈余詩又與徐鏡秋

贈答因依韻酬之並依鏡秋韻一首

寄家書

再得荔村宜泉書

新招行送唐二舍人南遊

鏡秋作詩招蔣葑園王子餘飲戲用其韻

自題畫六首

林香海諸爲家大人作壽敘日久不至以詩

促之並示孔撫約

送師荔扉之永平府

題畫

畱別李雲門

乙未乞假還演畱別京中諸友四首

鏡南園遺集目錄

其

卷二

古今體詩

西行口號

過高平

天井關望望峰

龍門作寄望峰

過魯山

南陽道中家力堂呼一露車並載疾行因作此

詩

赴隨州

蔣溝用壁間詩韻

自隨州至江陵獨行凡四日所至數吟以遣疲
憊共得八首

還家三首

贈楊二丈清渠

李大可丈召飲因示近作

留宿李氏園小飲

澹落

劉希韓諸人同步觀耕臺飲陳分山書堂

病起同李大西郊閑步

錄南園遺集目錄

填

偶題

午睡

高曉口號

過李氏飲

野步

季弟沈同赴晉甯

野寺

近華浦

長風三首

雨宿石板房

屏陵驛渡江

過公安用杜少陵曉發公安詩韻

送師荔扉

同胡時田寶積菴李錫九過法源寺看菊花

與陳綱齋兄及同鄉諸子話有謂夜漸長不良

獨宿者因戲爲詩題綱齋臥內

遊蘇廬五兄還應州

贈師荔扉遊山海關有懷

園壁峰有出塞之役寄此兼呈濟川四兄

送葉夢臣兼示殷仲珞

錄南園遺集目錄

說

戊戌立秋日留荔扉小飲同次少陵韻

送劉柝畦

送師荔扉用前韻

送蘇硯北用前韻兼寄彭南池龔簪崖

題秋崖改吟圖小照

題師荔扉吟月圖小照

送楊固亭

嚴家寨避雨後騎馬先二雲而行戲成二首

出新驛路舊由禹州己丑會試往由之蘇由許

州得所未經也

南行

避熱

時至大荆驛口占贈三雲

渡河

題法時帆太史溪橋詩思圖

齊家望峰

望峰生不有作此慰之

時赴湖南敬亭宗室畱飲四松草堂哲昆懋齋

族兄鎮國將軍嵩山同集

宿遂平寄懷三雲

錄事遺集目錄

甲

立春日即席呈諸幕友

泛湖

湖上

九日岳麓

善化奴生日

送張華平還來安

六月十一身至津市喜聞初四日第二子生

友人生子用寄望峰韻志喜

楚南蒲伯壽言

夜泊

題袁十三蘇亭春雲歸岫圖

題自畫馬寄師三荔屏

次河歌為陳雲巖觀察作

出諸葛

陳雲巖觀察生仰修

卷三國王輔嗣墓

補遺

難後氏山王子晉祠

難後氏後復登陽春臺歸

虎渡山

錄事遺集目錄

甲

王三兆安說榮華一路梨花盛開

涿州道中

渡河

蘇蘭臺

過王輔嗣墓

晚發宿德

先佑宮

鎮遠除夕呈方堂三兄

望假師

暮歸

寄陳再馮

滇南勝境坊

以斑竹杖奉玉岷軒歸爲節母歐陽太孺人壽

作歌戊申七月

石燕

柳江

洞庭阻淺示舟子丁未十一月八日

卽席次王蓬心太守禮送玉樵運使之任一首

送殷勛亭

過公安贈武愚漢明府

錢南園遺集目錄

月餅詩應湛會廉使

退朝

送尙賓用軒東還待舉州舊詩韻

宿正定同陳絢齋楊雲超施窰園

送徵廬

公安聽歌同許尉

鹿角西阻風

端陽插艾瓶中所餘數莖以其有根詩之隙地

八月將盡忽綴梧蕾蓋菊也感而作詩二首

宿衡山祝聖寺

恭和

御製鐵券歌示韻

題王楓廷課孫圖

題楊晚亭幻中幻圖

牛門遇雪

宿民店驛

中秋同許尉芬舟飲

宿遂平次楮筠心前輩韻四首之二

宿荆州沙市

贈王際之

錢南園遺集目錄

北齊後主

贈江南王萃菴

都中間華菴南回

曲江作

蟬蛇河天生橋

艾叔九先生東川客外

咏秋海棠同荔扉

移居龍泉寺

阿姑祠

過金鐘寺有懷萬荔村

自題守株圖

再題守株圖

卷四

疏論序跋說書

請復軍機舊規疏

効陝撫疏

光武論上

光武論下

王祥論

關帝聖蹟圖重刻遷置序

錢南園遺集目錄

四

王素懷先生六十壽序

王素懷先生七十壽序

羅慎齋前輩七十壽序

湖南試牘序

續刻湖南試牘序

常熟趙氏復兕觥序

夏綱菴詩集序

徐二餘靜甯紀事詩序

綱鑑輯略序

孫鶴齋重宴鹿鳴序

桂花廳讌集序

雙節堂贈言集後

吳建軒制義序

石刻靈飛經跋

用嚴說

荅某中丞書

卷五

記墓志銘墓表傳

長沙縣修學記

重修岳州試院記

錢南園遺集目錄

四

重修澧州試院記

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滿花軒記

王素懷先生暨張孺人墓志銘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陳嘯澐先生墓志銘

彭南池司馬墓志銘

父母劉太孺人墓表

文西浦小傳

錢南園遺集目錄

旌表諸君孫叔殷太孺人車略書後

卷六

手札

凡五十五通

補遺

詩

壬辰九日詣立厓先生出示約登黃金臺不果

詩夢舫翁復爲長歌因獻一篇

爲羅有亭題照

題未齋梅窩圖

自題畫馬

錢南園遺集

目錄

哭

贈南庄放叟二首

文

鹽官陳石齋鵲禁女郎山採石摩崖碑贊

同門前輩施芳谷先生八十壽叙

福來庵記

功臣表姊丈七十壽序

城西堰塘記

郝熙園收藏畫冊序

錢南園先生遺集卷一

昆明 錢禮 東莊

宿太華寺

半壁蒼煙擁薜蘿江禽啼處晚船過樹交危磴盤青靄
天縱飛樓納白波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藉雨聲多
愁中不暇耽幽興佳水佳山奈爾何

雨宿通海

孤城臨水背依山憶在江南煙雨閒翠壁駐雲官閣暮
白波侵市賣帆閒琵琶夜冷醒秋夢鴻雁風高老病顏
明日搖鞭恨前路殘燈虛照酒痕斑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望臥龍岡

臥龍雖已去遺蹤尙如昨崇岡曲向宛細徑迴通洛青
青萬竹柏寒經色自若其下室宇淡其上煙雲錯伊昔
得肅謂主者啟局鑰惜惜草廬開巾几猶未卻靜氣攝
物想清風動寥廓不信五丈原曾覩大星落茲來尋故
徑風冷見歸鶴白水冰詎堅欲濟馬踟躕徒然悵望淡
孤負夙心約何當謝物役埽除終茲託

暮歸

醉後猶餘騎馬能殘風驟雨出屏陵平湖水定喧魚雷
黑月林荒上鬼燈荆楚歲時思續記孫劉戰蹟匪無徵

難堪正踏還鄉道攬轡寒郊一拊膺

縛龍行

雲霖平地成洪河公安郊東獲巨鼉縛扛入城始破曉
羣童叫噪周相羅戰鼓棒擊不停手豈憐生氣存無多
披衣冒雨近偏視頭血模糊傷如何先王取此雖著令
厥罪未與蛟同科胡爲至今犯眾怒云工潰隄如豬婆
張牙奮爪一齧拔十丈不難立洞過低鄉貧戶正安堵
轉瞬廬舍沈白波挈兒負老走不暇何心更顧田中禾
漁師數輩徒枉手瑟縮誰敢相禁呵蟠淵兇比負嵎虎
一逝倏忽機上梭又云其鳴兆兵象吳孫皓年傳匪謬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二

王師征緬役始罷何堪又見揚干戈日思殺卻不可得
孤鯨驚念涕泗沱昨朝忽然自求禍惡淫就燥登陂陀
肢肢厥脈行未幾垂頭熟睡橫青莎楊氏兒手一標竹
其端寸刃逾新磨貫睛洞頰深入地痛淡尾掉耳空磨
芒繩交絡眾力集卷舉不復能委蛇夜黑閉置豕牢裏
搗喉尙一吞生鵝語竟使持令札至要作詩句供吟哦
我病心久如廢井欲斲無刀持空柯心傷久雨不可止
臃腫恐遂成沈疴敗牆菌滿竈入竈山芋麥翹呼則那
此物嗜睡雖本性就日恐同燈下蛾天將變露獨先覺
遂肆意展長無咈時哉更值

皇儀武鬼神示兆微熙和試將剝取皮冒鼓鬚宮矇腰
諸樂歌更請火急布一令闔境隄各治傾頗武士得刀
挂梁柱猶勤一日三摩挲而況眾命之所保既堅既固
如夯礮河工文陳章奏通用字熏鼠淨盡不遺蟻高插檉柳低時
荷從茲樂利及世世登稻畜魚兼蜂蠶蠶今眾所
使由來盈貫終蹉跎感物撫事聊書此曼衍辭不加切
庭其令好事遂傳播無益徒自來譏訶檐溜頓止筆亦
止仰瞻雲裂峯峩峩

同萬荔村送李五高維

客行最苦雨宿雨若留客今朝子不行又得永今夕故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三

鄉不見夢迷茫鄉人相對如在鄉琵琶自撥酒重飲風
流勝挾邯鄲倡少年坎坷如子少昨歲從軍龍陵道無
功苦成黑山門日抱戰骨埋秋草歸來意氣未肯平短
衣偕計又入京落第今年復歸去且喜未愁霜鬢生子
歸去昆明湖米船書畫足相娛他時我亦作歸計長竿
共釣青珊瑚

宜都李明府石首王明府與荔村于役荊州共爲

荊州詩子時在公安依韻寄之

夔門東下接荊州不盡濤聲日夜流野次天分鷁尾闊
門高山礫虎身秋雄都時楚規南幸重鎮窺吳號上游

請向昇平論形勝江花睡穩一沙鷗

渺渺龍山放眼回層城高倚夕陽開空聞棄艦浮江去
誰信更衣駕轡來沙際忽添巫峽雨煙中遙認楚王臺
清時四境無豺虎公子登樓不用哀

沙頭東去路還東絕岸南緣息壤通乘醉來尋一柱觀
披襟全受九江風龍鼉出沒蒼濤迴烏鵲翻飛夕照空
莫倚能詩漫惆悵老人星在野雲中

天涯仕宦誼同敦江漢風流古所論清賞有時連畫舸
雄談竟夕倒芳尊文章怕入孫郎帳聲價終歸卞氏門
此夕公安城裏月藥鐙孤枕對黃昏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四

夜送蔣葑園觀省平度

三年一別忽如失兩度緘書未達一恩恩一晤公安城
杯酒中間可盡述嗟子讀書得遠仕罷黜乃坐不讀律
我更迂闊守章句將營升斗竟何術飯甑十日五生塵
衣絮一捫羣弔蟲久擬鮒枯泣入市忽與鹿鳴樂奏瑟
豈知東華輓塵裏被弃依然爲坦率揭來淹此累朋友
豈有何方顧家室子今得遂趨庭願路指膠東無幾日
武子不惟久係望文度還應近置膝陰陰白日苦易晚
竝馬相送城西出具行顛頓七十里聽斷北風吹蟋蟀
子終奮翅收桑榆我亦委身如柚橘江干明日兩分手

儻復相思聊命筆

江南送客

楊柳西風起暮濤獨將鞍馬去江皋燕臺客到黃花滿
楚澤書迴白雁高善藥舊憐泔泔繁新度鬱輪袍
鴛鴦湖水多明月知有愁心憶大刀

客思

客思更闌一倍多起看明月下明河大江稽事經秋稔
絕微軍書抵夜過捕鯉久違供夕膳斬鯨誰與荷霜戈
處幽莫遂同山鬼薜荔空披帶女蘿

立春日東許少府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五

寒枕貪還夢裏家陽春忽到改韶華雲連漢二朝雪

冰結園林萬樹花已喜

皇威清海甸補舊已降師旋有日須令美酒送生涯白頭老尉能

相許小炷鑪香試放衙

新晴

半春愁絕雨纏綿新霽城隅試把鞭柳絮得風黏復起
蜨衣經曝動加便故山已近清明候窮室爭歌秋杜篇
方狎楚童如杜老究知何處此生全

有贈

關塞風沙飽十霜石田歸壑傷高邨無家豈便悲吟雉

有弟還堪慨質羊緱月夜依籬竹翠伊流春濯纓香
誰憐信宿成知已鞍馬塵埃遠一方

伏城驛有懷陳綱齋

已丑下第同歸宿此

生受飢驅計竟何敝裘今又渡漳沱寒風力大容春少
密雪聲繁攪夜多權馬已銜枯莖倦邨姬徒拍凍絃歌
卑官誰似陳夫子調膳江晴魚躍波

至辱陵

初晴又喜得郊游半月愁霖病麥秋驛路泥增新象迹
猛卯貢象湖莊門聚小魚頭殘雲尙倚巫廬並斷港齊
兼江漢流不覺百花孤負過牆陰紅破小山榴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六

望北邙

隴尾西來勢幾何北邙猶界洛州過偃師城下曉雲冷
扣馬祠前春露多彌望可勝愁白骨唐人詩白骨多於塵下土剗除
何以障黃河五噫處士之東後但有荒林牧豎歌

元日登偃師城

獨上孤城眺洛東異鄉新歲喜春融輕冰齊下三川水
修樹連搖二室風商邑到今餘細麥宋陵頽夕轉枯蓬
三年不與椒盤薦怯見南天返塞鴻

止酒呈立厓夢飭兩先生

不飲無以釋我愁飲輒成疾增淡憂杯中物始斲十日

滿鏡霜絲來上頭昨宵伏枕聽春雨暗風入牖滅燈炷
使我轉側不成寐坐待窗前雞拍羽呼童聊起爲蒸炭
一甌藥汁手自煮杲杲日出更無賴兀坐不食至亭午
默念石寄齋前窟高低花樹一齊發主人與客對花飲
半醉脫帽風吹髮當杯新製一篇就舉眼長吟待素月
人生豈在年長少要是身中有仙骨立厓安夢舫翁古
來得名多飲者幾人暫使杯中空今之視昔將毋同微
軀不得希其風

送夢舫南游

都門秋雨初晴時短衣別我有所之水溪泥滑路不顧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七

銜杯意氣揚霜頰嚴霜欲落木欲脫涼飈昨日已侵肌
茲行何必不可已答云事會來無期夢裏江南二十載
美人何在天之涯文章半世求選舉謫傷無故遭羣兒
昌歎羊棗有同嗜微斯人者其餘誰還瀕困臥太日久
車輪生角心徒馳若存若亡縱不料要使盡我中情癡
嗟君才筆豈一世風塵久滯終非宜九方歎歎後少繼
騏驎遺骨空論皮夏蟲與語輒遭罵春官頻上皆見遺
祇今且圖一快意鹹酸外味人少知淮南鰥菜秋更賤
維揚煙月秋不悲歐詹終覩鬢在杜牧豈恨尋春遲
便中爲我一致意與彼山水爲約辭視河冰解小桃放

速君返駕勤歌驪

聖代異材終顯用就中早晚微循資況復知君有老母
必典祿使酬恩慈銅章青蓋宰百里政餘調膳歡期頤
政餘調膳歡期頤靡佗不負柏舟詩

寄荅陳再馮

故人心比玉壺冰肥馬輕衣詔五陵風露滿堂殘夜酒
江山列簡對霜鐙時希預修一統志專場久愧青峯句凡骨徒
要紫閣僧憶昨夢中歸路闊尋君暫話枕生稜

聞萬荔邨權牧歸州過寄

歸峽秋溪滅怒濤揚舫西上興應高薄田負郭雖殘頃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八

佳夢懸梁已驗刀穉事艱難家使給軍興告諭筆親操

楚師赴金川即眞會觀

天書降慰子風塵七載勞

此邦山水有靈地著處令人發藻思暇日定饒新語妙

經時或使舊風移楚臺莫漫懷神女魯論還勤課小兒

媿我日餐方朔粟儷青妃白習微辭

同楊夢舫步歸

共驚天際響飛鴻步屨城南野望通映渚殘荷背斜日
埽林修竹戰西風玉堪煖老應多價霜欲華顛不費功
天與詩人善生活濁賢清聖請時中

楊比部邀遊中頂飲宿

仙郎下直白雲司車馬衝晴讌曲池興極鶯花三月後
酒殘鐘鼓二更時黃金懸印心曾許白髮躬耕學慮遲
莫怪題詩倚殘燭明年聚會幾人期

送輔臣宗兄赴平魯兼寄望峯

馬鳴夜火戒征車北出居庸去路餘雲勢九邊臨塞慘
雪痕三月冒沙虛民耕斷磧時登粟官坐空衙或藝蔬
隔面十年家萬里莫驚相視鬢斑如

寄望峯

鄉書春爲報平安未及書迴歲已殘魚市樓臺空憶酒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九

雁門風雪早知寒愁多尙倚連枝樹老近終微入夢蘭
望峯尙未有若問鳳城孤臥客菊英摘盡只加餐
子聞始置妾

題章聲放王右丞秋山索句圖

三日寒林聽秋雨山樓獨夜聳詩肩忽臨昨飲得新霽
自著芒鞋試踏煙

鬢頭頑童亦解事抱得琴囊相伴行知道秋容待收取
詩聲不盡有琴聲

聞萬荔邨已謝施州通守

聞策飢疲馬皇皇出亂山寒江吹楚塞白日望燕關愁
慣那求減身存未許閒南枝有羈翼旦夕願飛還

送楊夢舫之任麻城用前送夢舫南游韻

丈夫行意須乘時當未得路嗟何之朝廷資格無倖易
誰云易如摘領領半生落拓今始展霜已生髮臘生肌
銅章青蓋宰百里終然未負夙昔期光黃間幸古善地
長江廣漢臨其涯孤城坐擅山水樂中澤久無鴻雁悲
視彼民性順而理毋無駢指亦無枝政拙可以署下考
秩滿那復愁遲遲酸寒故業有蠶簡舊聞已舊來新知
塗欲守神義各止漬癰決疣累無遺辭但脫口筆脫手
不妨遠寄同欣奇天工於人有位置求無益得真非宜
如蠅營營如狗苟盡態徒供靜者嗤一杯勸子更須盡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十

亦園二寄詩

卽今已不愁孤羈海河泛舟南使至歡顏其慰生別離
供奉甘旨有餘力無忘歸日買山資

峩峩雪峯

白質積文闢三尺餘高僅二尺厚尺

積飛來一峯落我几席皓如皚如森森玉立我
重再拜奉爲拱璧南陽刻記于肩云身泊彭蠡
得之沙際或疑老米不應委此且語氣既非清
雄絕俗筆勢亦未超妙入神或好事所爲而南
陽不之察但石色溫潤奇秀爲本朝范相
國家物傳至後裔司馬立崖廷尉愛而有之

三峯連綿中絕尊積紋絡腦下徹跟云是飛來峩峩之
高頂雪色自古今猶存我乍觀之不敢捫恐令上添五
指痕酌泉盥手再諦視質而不滯瑩而溫宛然是我熟

所識英英白雲凝朝暎謂爲雪積殊不似玉立亦復非
篤論噫乎雲觸石起石雲根崇朝霖雨澤厚坤胡然嬾
不從龍去上帝降罰難汝原奪其變化之能事塊處無
復長飛騫一朝落於好事手剗苔剔薛歸檻軒甚幸不
與良嶽數彭蠡幽臥窮朝昏崩沙駭浪隨激蕩日傷巨
魚依窮黿馮夷欲致力難舉江妃愛玩來頻煩南陽老
子迫使起

帝鄉棲止復多門而後乃今歸亦園羣公來視汗且奔
詬責我作無稽言祖尙舊說不肯易長篇巨製如瀾翻
惟有亦園先生意自敦持酒日對寂無喧取質兩者皆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卷一詩

七

印可一笑酌以頗黎尊眞欲與石爲弟昆何但貴重比
璵璠此意孰足窺其藩德如石默故無譏嗚呼德如此
者誰其譏

三足承天几面徑尺有四高三尺而弱上刻有魏允貞鄒元標李化龍各題刻

亦園未致峩峩石先致三足承天几此几流傳自明代
題處有馮魏鄒李咄哉一段枯木根久脫沙泥兀不舛
緊筋纏縛骨變青活血周通面迴紫憶昔飢走烏蒙東
滇山蜀山萬木叢伯益焚烈所不及連巖蔽壑紛於蓬
歲久年深偶自仆從頭一炬三月紅巨根跼地誰復識

杜機塞兌無虧蝕養之至足出亦可轉致聊須藉有力
嗟汝几將無類此使我摩挲三歎息聽雨樓邊夜風湧
石寄齋前霜色重窗隙圓影射初日蟠蛟結蛇蟻蠕動
我欲徑呼題名四子來先生爲我還置杯馮魏與鄒聊
閉口戎政動舌揚風雷爲述當年播州役指顧積寇爲
寒灰丈夫任事有如此太息而今安在哉先生與我同
心哀

散館前一日作

我學書時始毀齒志識姓名而已矣竊不自料遂得官
且被人稱曰太史石室金匱許紬繹高文典冊惟任使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卷一詩

七

書一小道猶不工餘者何事復堪擬自從拜
命入館日日兢兢惟在此敬從先達問波磔半用清
俸求筆紙黃庭樂毅置左右如烏黏糖憑案几徒然費
盡臨摹力何嘗能有分豪似婉婉弱臂六鈞弓蕩蕩巨
舟三峽水牽挽到从吾不恨毛穎陳元寇胡底明朝入
試明光宮劣迹將塵
天帝視臃腫欹側陋且穢自顧尤覺難嚮邇二更宮漏
垂欲盡撲筆眼眩雜朱紫長策何如歸去來老把鋤犁
向桑梓

初雪

初雪翻花如許稠起來添著做羊裘凍豪著墨艱書字
濁酒當杯許破愁何苑梅英最先吐明年麥實定豐收
西征不與執戈役聞近雪山天盡頭

再寄萬務村歸州

舊約燕臺泛菊甌獨聽落木迴含愁可應月暗獺亭夜
復似風驚虎渡秋虎渡在江陵縣南岸去公安縣九十里大軍征緬時文報自南而北者由公安遷江陵蒞村時令公安每值風起輒廢飲食近楚師赴蜀道由巫夔大吏以蒞村久諸軍事特由鍾祥令調委鴻爪未能忘白雪在鍾祥縣魚書昨始付黃州村是職鴻爪未能忘白雪在鍾祥縣魚書昨始付黃州村
兩尊人及妻孥輩猶居鍾祥因囊中賸有東方米欲待楊步舫之任便道寓書訊之
金增季子裘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三

不寐戲作

寒窗禿樹影槎枒多蟲攻肌費抑爬殘夢遽遽散蝴蝶
長更閣閣聞蝦蟆名場畫後粗成餅禪劫蒸餘待熱沙
未到無身均大患聊堪惆悵有些些

沐浴淡期佩楚蘭太倉餘粟繼朝餐已成多事續鳧脰
何更一鬻嘗馬肝

內殿昨容操紙筆故溪風憤理鉤竿此生本分無多子
起趁南榮上日圓

癸巳除夕

遊子辭家六歲除絕憐六歲六遷居戊子瀾河舟中己丑公安縣署庚寅

偃師縣署辛卯南城龍泉寺頭顱徒長十霜鬢鄉里惟
壬辰周少廷尉聽雨樓東憑一紙書袋入猢猻云似爾影遭魍魎問何如林鴉樞
馬三更夜又復朝

天借寒驢

題蔣十二藥園出山圖

泉水但在山稼穡何以濟萬折及江海何止一方惠眾
憐蔣子嶙峋人不卑小官仍爲貧瘡腸挂腹萬千卷又
將抑折隨風塵殘脂豈足潤餘光空照鄰竹荒三逕杳
誰親羊求怨爾輕其身丈夫墮地懸孤矢何能鬱鬱竟
終此古人任事不擇職視可少盡心力耳君不見漢毛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四

義一朝奉檄令人惑又不見高達夫隨肉如鷹翅且側
若使盡嫌名小草天生遠志若爲德吁嗟乎騏驥豈曾
孤鼓車鸞鳳何心避枳棘吾曹不要拘儒喜海內應餘
識者議行己貴有道向已足懷抱此肱況經折動先慎
所保人情縱復如波瀾忠信出入身常安爲謝山中舊
猿鳥即今不道路行難

八月十七同徐鏡秋望月

脫木西風日夜飛中庭月白見星稀瓊樓高更知霜早
已進幽風問授衣

對雪

黃昏忽飛天女花城頭過來銜尾鴉忍寒不眠啟北牖
暗風襲我燈明斜飄飄著人不避暖逾窗拂硯紛交加
中庭眾樹齊玉立三更又吐微月芽天公爲人澡肝肺
滌除積垢無纖瑕只惜窮愁不并去依然顧影生咨嗟
荳蘭城東蓬作戶樊圃落實枯籬笆布衾似鐵豈足欺
多恐質米牀無遮飢寒一門合共受安得獨樂官京華
掉屏默臥待宵夢隨風順至滇山涯

城南看徐鏡秋試射回雪中登天香樓共飲

射者男子事古人無不習末世教澤廢偷情久沿襲弓
馬號羸材幾人事決拾我

錢南園遺集

卷一詩

五

朝繼三代漢後豈能及官禮自宮庭弦誦被鄉邑八旗
佳子弟考課尤汲汲詩書澤爾雅孤矢勵羽獵其使才
德成豈惟疆宇輯禮闈將貢士英彥靄雲集天潢下臨
視比耦進拾級畫鼓鳴風勁紅旗颭雪急旁觀亦神王
立久巾幘溼既散未亭午雙輪碾冰泥樓高望宮樹六
花正歛翕良時苦易失清尊得暫挹要看六翮起不數
尺蠖蟄

恭送房師姚夢穀先生還桐城五十韻

徑起乘孤舫飄然返舊邱水深魚竝縱林茂鳥長投
日層冰合輕煙細柳柔藜青編未已雪白蠟誰誦

刑部郎中充四庫館遺書纂修海內文爲治先生遇獨優錦窠叨顯擢

官禮部主事歷員外芸館繼前修初授栢如荆采典試湖南璠璣過

魯收典試山東禮闈再同校兩分會試房余以國士罔遺搜

范得傳其鉢蘇教放出頭在門皆玉筍辱蓄到牛溲自

古持風憲稱雄絕等儔獨邪殊多服司直重羔裘可否

爭於陸威嚴厲若秋道行維世運節立羣

皇猷受諫惟今日輸忠豈異流端方四岳薦名姓

九重畱共待騎驄馬安知逐白鷗心飛射蛟浦夢繞木

鴉洲伊昔蒙殊眷隨行奉束脩滄溟無汜浹朗月徹陰

幽理學過蹟宋心源直溯周百家俱點染四部受耘耔

錢南園遺集

卷一詩

六

語動鑪融雪篇終浪擁刺餘芬巧差勒末緒啟揚游凡
骨雖難換金丹每易求不疑瓶裏雀豈昧棘端猴儒術
有根抵俗傳多謬悠埴埴斯作器礪鑄乃爲鉤灌漑淡
能力英華晚更抽才皆應繩墨行則寡愆尤

盛代方升俊中年肯倦游倚閭常有望受爵只增愁寸

草還思報崇蘭自足着迢迢川路阻冉冉歲華邁幸捧

紫鸞話獲辭鳳樓蒲帆挂安穩桂楫動夷猶月皎溪

如練山來嶺似浮練溪浮山舒州境內地枝喧鳥有喜渚響獺頻

泗祖席杯將進離歌韻悉酬朋儔增太息弟子切殷憂

問寢多疏闊歸田各逗遛閒居空羨賦陟嶠怕聞謳況

我復多病於時同贅疣濫陪清署選實甚太倉餘髮髮
添新素鄉園滯遠陬尺書經歲達二頃幾時謀竟欲從
茲去長征可自由計程及滄海何路望舒州恐負迷津
筏空藏大壑身綵衣庭際舞俯仰亦休休

再寄葛荔邨

風旗霜戟上夷陵歷井捫參念寢興共識衛青收幕早
終憑梁道給軍能江魚口入千夫膽峽鳥寒窺徑夜燈
未遣賓親罷談誰丹楓飛處酒如澗

盟後沙鷗久識心霜絲入鬢任駸駸鳳翎雨足山回氣
鹿角灘平日蕩陰文物山餘左徒宅辛勤戶勸女須礪

錢南園遺集

卷一

七

夜寒政暇應無寐翦燭裁書報故林

以房師姚夢穀先生命投謁朱竹君前輩

漁竿煙雨憶江湖還向高門謁大巫一疏格

天羣籍閣

四庫館爲君奏開

隻辭運律五兵驅鶴原地望皆齊

嶽鹿洞風規且鑄儒儻問南榮誰致汝皖公青峭去帆

孤

哭陳再馮

今代窮愁客何如我與君一枝徒自守半枝幸誰分廿
載欣同志七春悲離羣此生誠已矣後事更何云回憶
連顏日同爲出岫雲燕臺慙駿馬楚澤問靈芬凍餒還

相等圖書未絕聞每言求素志要善任勞筋候忽韶華

改蒼黃夢寐殷蕪叢仍棄桂清館謬沾芸未以沈淪感

溪期道義勤奉身思咫尺近器審藉薰囊脫三千穎機

繡五色紋須知傳天鳳不是負山蚊鴻寶從君授綦巾

樂我員冥明誰遣異芝艾竟同焚殘雪迷春野悲風下

夕曛黃霜來種種襟血濺法法帝座高難致泉途拜絕

垠窮年煩著作一旦變淒涼藥補神農漏星繩洛下紛

肘方迴歲履心鏡洞天文不展一身因空貽來者欣鬼

神憐蠹簡狐兔窟荒墳萬里耽微祿多端累俗氛交期

慚范式痛毒甚劉蕡生我猶居昨遺孤豈任耘茫茫思

錢南園遺集

卷一

六

隴草落落歎鄉枌已化臂爲彈安尋鼻受斤巫咸如可

作詳與究氤氲

再哭再馮

有文不可干當道有酒即應招朋好

再馮

君言猶自懸

白日君軀頓爾埋荒草八年久別意豈惜一旦傷心顏

遂老天道茫茫不可期自古無從辨臧夷我生曾未滿

百歲歲歲坐閱賢者逝

送彭南池還滇並呈蘇端樹

廣甯門外雨連天貧病無慘又去燕誰信退之真怪物

可應方叔是癯仙蘆溝沙長今年樹竹園

南池舊居也

苦沈

舊銓煙垂涕若逢蘇叔黨道余宦況亦堪憐

送文西浦

五去金臺子豈便尋衣當暑汗如泉孤鞭落日不凡馬
高柳連天無盡蟬尚有冷官爲活計憑將佳什送流年
老親未歎唐園腹補後白華賡數篇

送王宜泉同萬荔邨游楚

我昔從楚來君今從楚去途窮仗友生杜詩客子何歡
趣臨鏡幸無數開尊幸無屢浮雲互西南不見鄉關處
嗚呼古志士牢落非所惡心情寄風雨鬢髮積煙霧陶
冶在詩篇跨俗策高步孰知後世名不係窮達數子負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九

蔣十二葑園過談後不寢偶作

客散獨清夜秋空月在松楊枯聽風落菊老任霜侵欹
枕欲醒酒將鹽重洗金絲園雷近作屬定年來底生事空賸短
長吟

早起

碧樓百八杵霜鐘曉柝初殘絳燭重地闌九門臨碣石
天垂七宿轉蒼龍官曹獨蝨憐身隱田獵非熊諸城太傅沒首
輔命未卜戶封柰可故園兄弟弱東臯煙雨待耕農

對酒

春酒真成熟醉謀題詩林雪正颼颼中書犯凍愁凋髮
從事宣風喜到州新浪下通金汁水在敝宅前夕陽高挂彩
雲樓在敝宅後一壺何處頻攜得獨對新花撫杖鳩

題朱篠庭校書圖卽送其還桂林

篠庭校書天祿日不知心力疲於用古人敬事悉如此
乃言恐被罰常俸校書疏漏處分極嚴吁嗟載籍旣紛
綸就中亦復難伯仲千載得遭右文主連檣累軫來充
貢

詔令纂輯傳永久儉穀豐玉同珍重要是其真存不沒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十

黑白母令起聚訟傳鈔旦夕脫萬腕亥豕之譌類遂眾
一字妍姿變瘡痂一義曠宇成雰雰甚或憑臆妄塗改
削補牀脚陸巨棟狐裘之敝綴黃狗雞羽未生號鷄鳳
惟子孜孜窮日夜矻微博討求折衷辭艱語僻義兩可
直追作者商略其方憐用意甚深苦無期遇事獨倥偬
丁內艱旋悼丁內艱旋悼瑤函高皮藜光閣破帆孤指韶音洞造物
於人致愛惜似於予也多掉弄儻假歲時得卒業何難
羣籍加釐綜江湖萬里日趨遠形影一身猶屢空此圖
聊將綴此詩後時相思獨有夢

鏡問

白髮胡爲爾蒼髮實厚余一官容獨盡十口免爲魚病新還當事不見許比家書至知盧舍蕩盡幸人猶無恙耳風急時防帽塵侵未輟梳相將催老速無乃用情疏

鏡答

白髮無遲早紅顏有是非但知殤子壽豈謂菌生微絲素慎無染街冰聊映輝恭惟同自出永願與旋歸

得葛荔邨王宜泉書

聯舫已傳逾大別之官幾日到隨州故鄉水沒碧雞市客子風吟黃鶴樓豈有奇方能縮地空憑素札一將愁鏡昏墨淡霧遮眼木落堂空霜在頭

錢南園遺集

卷一詩

三

師荔扉枉過畱飲二日辱贈余詩又與徐鏡秋贈

答因依韻酬之並依鏡秋韻一首

不笑鶴鶴老一枝淡杯頻勸我何辭百年已斷槐宮夢

孤興猶尋柏石詩

用蘇軾畫詩意

脫木高風吹薊水聯牀舊雨

話瀕池直愁馬首之東去

荔扉隨尊公樂亭鹽場任

霜月仍懸兩地思

右酬荔扉

肝肺論交兩不難應知白首若新懽酒傾百谷齊趨海詩國雙珠共走盤煙水自孤漁父約風雲竚向驥羣看所嗟病骨支離久不柰霜威抵暮寒

右和鏡秋

寄家書

得憑萬里使歸寄數行書借問愁心絕何堪報倚閭

再得荔邨宜泉書

市月中閒兩寄書關河迢遞莽愁余三刀入手官新貴一缺休彈食有餘秋老漢東楓色赤寒生薊北雨聲疏邊應同夢昆湖去斷石殘槎訪舊廬

新招行送唐二舍人南游

南綏州地分新招明置廣甯甯崗獨邇來二百十七載豺蛇伏野暗無驕子別我去始秋暮單衣正柰風蕭蕭

錢南園遺集

卷一詩

三

此邦且幸少霜雪竹炭足給寒鑪燒調飢登盤脯劈筍暑汗濡體絲織蕉雖云遠鄉亦樂土客中未必顏紅凋況昔鄉人陳昌裔富民縣人曾減飯起溝壑焦斯人到今骨則朽令名猶係民風謠定知於子有深意伏臘豚酒時招邀只惜半道及江左心傷隕涕隨寒潮尊公令江浦移清河治所丈夫樹立未有日失意但與萍蓬飄兩鬢霜欺縱計早何堪坐閱義和鑣肥腸滿腦灌書史以實期秀秀期苗我言止此心搖搖明燈細雨淒寒宵

鏡秋作詩招蔣荔園王子餘飲戲用其韻

行樂生平各幾遭聯煩身事萬牛毛纔呼月影成三友

已遣風聲到二豪
詩竹閒頻引仲王
閨花下愛依陶
肯憐清聖時中者
來與霜天對擘螯

霜林黃葉滿周遭
風颭平沙有雁毛
櫪馬臥窺殘月起
鞦韆側向野雲豪
將歸有客真愁絕
失職誰人正鬱陶
試攬鏡知元髮在
還應自笑左持螯

自題畫六首

一不施控勒騎生馬

不施控勒騎生馬
有如赤手捕長蛇
古人甚詫此能事
豈獨文章足與誇
我生劣會勤誦記
操紙終夕艱一字
前日跨蹇長安街
委轡徐行猶再墜
二者之間我已矣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三

一溪山小築

溪山自娛人我情
不敢好飢驅走四
方異境亦屢造相
逢肥遯者煙霞長
寄傲可憐一過眼
率略識名號兩踐
京華塵利祿已竊
冒先達并見許不
譏進取躁濶茲度
可老終身肯易操
內省有疚心顧影
實悲悼
朝廷蒙吾曹期以
文章報追琢雅頌
詩攀躋商周誥班
范下擷華荀楊中
擇奧績絲作黼衮
琢璞備珪璋蓄翳
并瑯剔清濁各疏
導庶歌鵜在梁得
以無愧告我才如

寸薪然盡不煬竈
又如一杯水堂坳
難轉漕窮日搆片
辭艱於五丁鑿賦
如疥駝伏詩比寒
蟬臬猶令副墨子
反覆遭剽盜以此
爛熟想林泉合早
蹈秋風昨夕急庭
樹翻如蠹還念敝
廬荒況值今年滂
中心非木石得不
顛以倒媿絕徐鏡
秋憾顏相戀嫪愛
顧出至性秉德何
慥慥投我筆墨親
憐我愛思耗忽寫
茲邱山頗似昔年
到回首望南雲蒙
蒙雙目眊何日果
吾謀庭蕪躬灑掃
晨起拾山蔬婦汲
寒井芼仰奉我父
母怡愉臻耄耄吁
嗟乎鏡秋子才實
雄鷲兩載猶我親
不知錫戴帽自是
黍苗佳陰雨無待
膏鵠生具六翮匪
以越雞范我歸雖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四

萬里驕子在心禱
何必愴離居俯仰
同覆燾蓬蒿日藏
拙畢生何悔悞

一相馬

鏡秋秋闈獲雋時

欽命賦九方相馬

至尊內外馬盈億
僞權奇過牧野猶
恐畱良未盡收
廣令羅取風塵下
子身由此得被遇
他日有求遇子者
叱牡驪黃難具論
毋徇世人爲用舍
世人相馬空舉肥
美觀則是適用非
驂驪自負致千里
毛暗皮乾餓凍死

一怪石

我行不如石心解慕石介石即無奇姿遇之亦揖拜重
彼粗醜質中實如其外山巔及水澗索寞隨蒿艾風日
歲摧剝磔然立不敗何必言觸雲爲霖遍宇內

一晚涼看洗馬

晚涼看洗馬白露已經秋從此飛馳去月支要飲頭丈
夫身許國妻子亦何憂媿我全軀者沾衣汗獨流

一柳溪書屋

合沓清溪萬柳溪溪堂面面有清陰曉簾纔卷燕交入
午睡欲終蟬三吟不掃落花常滿地偶添新竹漸成林
酒船自棹浮明月溪水還同不住心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三

林香海諾爲家大人作壽敘日久不至以詩促

之并示孔撫約

知君文成如翻水頃刻一瀉及千里胡爲於我久不報
再四伏思或有以邇來世俗多誇飾於人不貴以倫擬
常可隼翼用披鷁非獨張冠持戴李賢者用心故自異
握筆未下先懷恥徑欲行之以古道又恐受者心弗喜
誰歟不欲顯其親覈辭未若諛辭美兩情交戰自難決
以是欲作且復止嗟我累代耕田夫寒陋直過胡伯始
都無積代垂乘志豈有薄施逮桑梓曾大父昔避兵難
流離年未四十从大父九歲兄十四僅而生全賴母氏

苦節之貞不自惜兩孤得無多先祀嚴親垂髫猶逮事
云時抱負提其耳語多意複不盡憶清白字實其大旨
澧之生也不復逮垂白惟大父母耳三歲以來稍有覺
仰見兩親俱壯齒力農不逢兼以未拮据終歲無甯晷
何知毛從龜背刮但識身向雞鳴起溫甘時闕不能繼
相對啜泣中夜裏牛衣雖惜王仲卿豹食終鑒陶荅子
羹藜含糗謹一介祇今將屆七十矣不肖軀亦三十六
遭逢幸而獲祿仕奉國豈能塵壤益餘倉但愧鼠雀比
今年自致天譴怒數椽廬舍淫潦毀以此上請國歸去
到鄉度在正月底囊無一物奉上壽因敬乞君文一紙
錢南園遺集卷一詩

三

送師荔扉之永平府

霜飈連夜飛客子待曉發僕夫起秣馬烏叫女牆月蕩
蕩盧龍關茫茫右北平古來雄雋人幾輩騰英聲書生
何足爲往來甘飢疲飢疲不自惜足以昌吾詩來見菊
始黃去食蟹垂盡日月暗移人奄忽若旋軫予鬢無多

髮變素已三年子眸炯若星先日明曙天家近海西南
游窮海東北海水自通波日夕盪習臆有時忽清發出
聲來天風鯢鵬兩么膺視之若斯螽所惜竹林子彭南
歸向故山臥不然競出奇迭唱與子和子去余何嗟相
期在桃花何緣寫此詩寄向天之涯

題畫

秋閒爲徐鏡秋卽蘇頌幹十四匹圖詩摹爲畫
鏡秋裝池成卷且用蘇韻頌之冬又十月余復
獲請瀕行爲之辭

昔聞莊生說馬蹏患極燒剔整與齊野人釋耒束簪紱

錢南園遺集

卷一

三

形則貴盛心酸嘶棧豆滿前不敢顧此情獨與知心語
短衣欲背北風行胡爲顧我泣吞聲世閒縱少揚州鶴
饒有天公付飲啄千金費盡學屠龍幾年骨朽灰朝風
何況所見唯凡馬徒塵紙墨爲此畫門徑強託蘇與韓
田中芻狗嗟誰看

畱別李雲門

仙鶴雲霄遊不知稻梁肥野鷺偶一飽相從刺天飛中
路弱力盡豈免翅低垂回望舊游處洲渚霜露晞往時
同棲侶羣友相因依啄啄拾殘粒爲我起調飢六關不
天生歲暮當何悲

乙未乞 假還瀕畱別京中諸友四首

寰中南紀是巫廬雲彩南邊路更餘來爲飢腸驅曼倩
去愁渴肺老相如長鑣陟嶺饒生朮短艇龍江易得魚
回首故人霄漢上金銀樓閣拱仙居

開盡山桃合到鄉九門風雪擁離觴膝翹久待王文度
眉白欣迎馬伯常三侍螭頭

天語近王辰授職後至今隨講官後三侍兩霑麟脯

御廚芳王辰散館甲午考綵衣舞映迴鸞話未覺寒居
草樹荒

衣奔食走謾無成長惜風塵歲月傾雪暗烏羅孤馬瘦

錢南園遺集

卷一

三

江吞赤壁一身輕未關鄉黨排元叔也值諸侯禮正平
竊祿五秋今抱病薄功厚享致災生
臥向昆明百頃湖敢將作論擬潛夫一枝對策淡慙桂
五石爲尊但有瓠班馬和聲揚漢典夔龍協德贊唐謨
減加藥物身還健南畝溪耕奉國租

錢南園先生遺集卷二

昆明 錢澧 東注

西行口號

邛臺路轉背初陽日日西行引轡長一雪齊封韓趙地
萬山交送濁清漳戍樓軍柝經寒斷村舍人煙向曉黃
欲弔古來爭戰處題詩先慮鬼雄傷

過高平

四十萬人長平外趙中餘卒復有幾東三百里及邯鄲
直如入無人地目銳頭於此豈不知摺脇乃能遙制之
我知當日括也虜所稱坑數實夸辭君不見頻陽起復

錢南園遺集卷二

一

將王翦山東半已歸席卷六十萬眾云空國持以較茲
殊可辨六國偪亡日有兵茫茫大地無堅城太白行天
適蝕昂衛先生者尸其名

天井關呈望峯

南登太行山晨至天井關不知長劍倚何處澹磴殘冰
面斷泉衝風如刀刺人目霧日一餅蒼蒼然下指嵩邨
近河沁空濛濛蕩惟寒煙憶昔驅車衛州過仰此巔巖
高極天心欲奮步凌絕頂縱眸顧視窮中原茲行已謂
天假便誰識夙願酬還難馬蹏得得下前坂他時再造
應無緣竊幸道側聞好語民情愛戴清長官指日冬殘

及春令靈雨淨與滌屏顏省耕無憚數四出高巖巨壁
窮巖緩急中得大不遺細舉堆眾皺南山篇指形類象
極變怪絢題亟使飛寄滇令我披讀如目在斷絕悵悵
幽情牽敵裏亂點白雪落何翻翻握鞭欲去重留連怪
爾北上苦寒者壯心摧折羊腸間

龍門作寄望峯

龍門蔽洛嶂兩山清伊北走經其間一年佳賞惟有雪
盡補鼓壤蘇枯頑嗟此天生奇妙地徧遭剝斲丁時艱
禍首胡靈繼周盟造寺日役千僮般窮極土木意不已
山靈無術免憂患我昨南歸值晴霽周視不禁凋朱顏

錢南園遺集卷二

二

賓陽洞古尚因勢幽暗故是鬼所竄奪取爲佛雕巨像
青螺簇腦千髻髮露臂袒右盡跌坐捧以么膺鬚頭蠻
門側力士倚壁立鱗甲動時修蛇環肩差足比向不一
悉抹金碧填朱殷最後黢黑視不審高處似是垂花鬘
嗟此地乃作俑始餘遂踵事日無閒有如道左一家宅
巨壁鑿空成通闕側倚傍附亦不論舉椎持鑿繼或攀
一龕工就費幾許逕見連車傾府園就中豈但司農積
恐兼司寇之罰鍰氓隸何識亦奔走金銀菽帛輸無慳
紛紛似中風狂疾甚有婦女捐釵釵高簇蜂房下狗竇
徧列對岸窮前灣自知奉佛以祈福豪毛肯恤惻與解

密文酷網連連起無辜十九填狴犴當時豈無有識者
目擊徒有悲淚滑竊議語未及脫口已見流血戮誦
豈料留遺到今日狼藉只便蟲陰姦諸禽類有巧者或云盜賊夜亦棲止
像設摧折莓苔雜腥腐熏灼煙煤黷蝸皇補天尚有石
誰乞補此初質還又無壯士手巨刃盡情爲我纖悉刪
懿哉滕大善所職玉花翦刻一律頌回旋少復乘興二
抵隙投閒力尤嫻遂使山靈霍然起亭亭瑤立忘夙癢
我沿濯龍池再往寒磴滑澹披凍菅鴻雁低下時畱爪
高坐惜尾餘白鵲疑冰片孤隱不渡溪鱗鱗有撲胡踰
瑤林玉樹各挺挺未惜埋死幽叢蘭昔者思公守洛日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三

過魯山

魯山縣城北尚有彈琴臺人代古今謝天風朝暮來餘
韻不可接我心殊未開何能竝長臥近枉青條隈

南陽道中家力堂呼一露車竝載疾行因作此詩
有棧之車晨晷途日欲出地煙模糊觸輪墨曉冰頑猶

一駟一駁羸且驚登之惻惻百憂俱御乃欲速鞭而驅
驅之遇坎乃下扶吾兄意色略不殊笑謂此豈遂足虞
自從侈地門懸弧天地中身盤中珠九龍江瘴如炊鑪
地厭行人肝腦塗生還得騎生馬駒逾江河暨燕之都
喀爾喀烏里雅蘇無冬無夏衣羊狐沒膏積雪凍未枯
窺規數數來爲鳥此行還鄉實不圖更知他日胡底乎
儻從汝意東游吳風狂浪大舟楫孤舟中人血蛟龍須
據鞍之臂久無膚移置車上亦何輸知處身如楸株拘
相與竝載何驚吁我聞兄言將兄鬢大塊勞生有是夫
有如我者信非夫挽車平地猶趨趨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四

赴隨州

仲冬凜凜宵何長欲鳴不鳴雞凍僵起驅羸馬不識路
募人爲導心悵惶塞山苦霧星斗暗一鐙孤照青無光
雖無伏鬼與立魅填坑墜壑誰周防踰躑躅及二十里
漸有來人嗽道傍或負或擔步或坐或持兒女扶爺孃
東南回首覩出口晨風吹破單衣裳心怪不敢前致訊
後來益眾辭何傷江湖本自有家業男躬耕稼妻蠶桑
不關官吏有驅迫不關水旱爲災殃百年生息人漸滿
土毛不復供填腸聞潮襄鄖上沔漢廣谷畝豁山昂藏
編蓬作居地無稅高下隨力堪墾荒疏引水泉拒雀鼠

一畝數斛黃赤梁人生所願適樂土終然惜汝輕去鄉
祖宗墳墓寄誰所誰供麥飯酬椒漿泥被水土既未習
疾病醫藥求誰良誰爲相保誰相愛相恤寇盜賄婚喪
我家舊宅滇海上入室長物唯堵牆今年天罰降淫潦
舉室中露無贏糧萬里傳書至京邸竊祿更敢隨朝行
日歸日歸道迴阻恨無雙翼凌風翔雲色漸低碎雪落
饑火內發燒難當嗟汝昨夕止何所蓐食豈辦茶與湯
至此時腹豈猶果豈皆血氣如我強觀汝菜色無老少
霑襟血淚傾淋浪且得無作溝中瘠後日生事堪徐商
此邦刺史吾故舊負才敏異心慨慷嘗欲廣廈奉天下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五

蔣溝用壁間詩韻

漳水冬猶濁黎城晚更孤凍煙迷短景積雪漫荒途衣
薄煩人問筋羸仗酒扶向來宵寐少不恨樹蹠烏
古戍遙傳柝空房亦閉關濟風窗隙細宿火地爐閒欲
問飛狐嶺因之抱嶺山那能狎鄉思催促鬢毛斑
自隨州至江陵獨行凡四日所至數吟以遣疲憊

其得八首

鄉愁言不盡卒卒去隨州重與故人別相將清淚流關
山憑馬鞅風雪有羊裘記取臨岐貌輪君並黑頭
澤國山多處寒宵月晦時燈昏如燐碧孤走與人隨濡
足逢殘淖鉤衣突朽枝故鄉天一角到日亦何遲
析盡江城應城啟客來山路長鴉翎刷殘霧馬首戴餘
霜潮往嗟何及懷忠耿不忘飢稜高切漢未沒大洪坊
江流漫無數屢渡不知名馬倦登船怯鷗閑避櫂輕枯
楊風意苦廢寺水痕明此宿知誰託飄蕭暮笛聲
天門望不到寒日易爲晡破屋葺茅竹主人唯婦姑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六

肯容畱一飯曲與說前途惜絕飢疲馬風鐙自剪芻
野竹低寒港江波漾曉雲一林檣影集數里市聲聞膾
芥魚拋枕羹菰蘆榼殊鄉風味極杯酒借微醺
遙接荆南境潛江路向西緣邨家有竹帶郭水連隄
寒渚一孤雁煙籬五母雞漁航挂片席流蕩不愁迷
江陵城上望江外望公安萬古滔天水孤城一彈丸風
連巫峽動煙入洞庭寬去住嗟今昔斜陽更倚闌

還家三首

代馬不忘北越禽欣南樓游子乍還鄉恍恍意翻迷入
門見父母惜我顏黑鰲長跪進致辭行李實慘悽爲言

不足憂吾腸便霍藜諸弟出營食顧見蓬頭妻弟婦拜
且卻小妹嬌還囑阿長裴氏子父母將米歸黑鹽手並
齋喜傳豆角熟不但食黃齋堂堂七尺軀壯齒生久齋
飢寒上累親不如跪乳燕

春雲亂漠漠春草碧萋萋我始至前邨竹根鳴午雞是
維二月初萬生成已齊人情同念舊別久見未迷走視
太史公簪筆入金閨豈聞去年水飄蕩家無棲辛苦留
性命還歸理故蹊雖無完廬室幸庇舊鋤犁聞此痛五
中熱淚千行號骨肉幾不全功名何足稽死當狐首耶
生當龜曳泥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七

黃昏忽細雨孤燈照淒迷叩門欣弟歸赤腳踏水泥始
知仲已遠或到武昌西叔壯頗復銳季長與我齊狂喜
出賒酒夜久滿瓶攜噴我問生事杯進不容稽人生固
有窮但恐制行低齊人養富貴羞死妾與妻

贈楊二丈清渠

吾黨詩人楊清渠得力自讀活人書一年三百六十日
日日出門無甯居曉鐘欲動雞鳴初爭先踵趾錯其廬
病之千態及萬變呻吟號叫求拔除滿願生死而肉骨
但信其手發無虛我問何挾造此欺仲景東垣法故餘
望間問切誰不如如十角九致齟齬笑謂無躁姑徐徐

養龍龍歸虎虎娛以人治人人即余形包骸裹各冠裾
天機滿眼明相於已心柴欄先剔疏擢形段葦要耘耨
自然對面鏡徹膽豈但出門轍合車豈不在書豈在書
即爲詩法豈異諸大音元氣塞扶輿本之自然來與與
感人動物風吸噓雕音飾色希名譽此道久矣其淪胥
我聞語竟心神舒若膠髮蓬銀篋梳耽詩廿載情紛拏
漢制唐造獵且漁喜怒四三三四狙有時裂冠翻衣柳
煎腸炒肚不自紓到今一病還鄉閭丈人良藥爲之祛
更因詩貽荃在魚偕來之眾散無餘從丈更讀十年書
李大可丈召飲因示近作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八

因詩致窮窮更工古人但說酸梅翁豈知李丈萬金盡
十倍朱漫坪屠龍當年金轡纏白馬雕弓赤羽燕臺下
掉頭不取羽林郎還向漳濱弔古瓦竭來縮手萬夫內
長街兀坐和藥賣身外浮名好是閒腹中書籍幽時曬
一尊要我來談詩談詩不足兼談醫活人比歲凡多少
醉心滿卷冰雪辭貌姑射之山綽約神人姿人閒煙火
久不食笑云頗復乏朝炊昂昂阿戎精力盛也從鋒鏑
收身命賢嗣聖賦以武舉從鄉抵豪日作無聲詩突過
將軍吟競病

畱宿李氏園小飲

二麥將枯老卻春南郊徧訪葛天民九年不共尊前飲
再宿猶疑夢裏身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鄰
蓬瀛故事休夸說看取風前兩鬢新

漲落

漲落遺墟有舊痕葺廬仍面數家村日風不蔽聊環堵
水火相求任叩門失馬安知禍非福移山何望子生孫
北鄰遺叟聞之喜拉坐春苔倒一尊

劉希韓諸人同步觀耕臺飲陳分山書堂

故園還瞻十丈臺故人勤績九年杯坵皆成字蒸新麥
望即生津飢小梅訪舊絕欣爲鬼少題詩眾覺有神來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九

燭殘更愛流天月照故將軍犯夜回

病起同李大西郊閒步

行樂城西步履長連山巘巘海茫茫溪溝孤鷺窺清水
高樹羣鴉噪夕陽老圃瓜稀憐不摘殘僧芋熟許分嘗
何堪吹鬢秋風緊踏破新煙過芟塘

偶題

貪賴天年養不才闔門住傍野塘隈銼鉞治繅生初給
問舍求田志久灰壁鼠時窺空甕下沙鷗故近短牆來
閒居一賦無心續人道斑衣似老萊

午睡

午睡瞢騰夢不分起行屋角又斜曛官壕馬曳城邊練
村舍牛屯樹底雪當戶已叨諸弟力操春並覺寡妻勤
殘軀懶慢荒文史那遣鞭羈舊侶聞

高曉口號

隨水隨山錯結廬城中無此好家居渚閒鷗合雌雄片
隄斷半蓬子母初柿市估帆春落早松林僧磬午聞徐
何年分員餘田地來伴枯樵作老漁

過李氏飲

小築成何歲清尊共此時白鷗迴露渚黃蜨颺風枝
整智文章酷全生畝畝宜幾知麟閣書空負鹿門期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十

野步

柳暗遙連浦蕨柔半蘸池牛眠煙外徑雀啄雨前枝
谷口誰相憶河干竟取嗤田翁邀便住被肘亦無辭
季弟沈同赴晉甯

挂席盤江盡西山一抹橫風波無定準星月獨分明浩
蕩憐生事扶持見汝情同舟寂不語應恐夜龍驚

野寺

野寺秋花滿閒僧不出門修篁通別徑流水自前村
淪茗新資潔焚香丈室溫未堪留白首聊得坐黃昏

近華浦

此地不來遽九載樓館摧剝不如昔苦旱湖水亦縮減
但欣蘆翠柳仍碧故人厚意不可謝招來早飯烹鮮鯉
望見四山雲氣發金甌亂掣溟濛裏頃刻雨至如傾盆
屋漏無乾難措履行廚撥棄走佛舍僧來款慰言辭美
只道當筵客意索不知秉耒農聲喜垂檐銀溜鳴琅琅
階墀起滅浮漚光此時想見龍公媼張鱗奮鬣空中翔
鑪煙細篆霑微溼花龕慢動涼風入白雞報午一聲已
自理霜毛傷客立寂居半晌得禪喜大勝鳴絃吹管急
請君無更陳壺觴樂過哀來不易當拏身冒雨早歸去
笠屐東皋看插秧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士

長風三首

長風動湖水黃鵠起飄飄立秋已昨日歲序逝莫要我
有百廿指難終賴漁樵計更出門去病久筋骸凋默臥
念京師長路漫迢遞尙欣人不忌所志非金貂
細月光隱隱照我敝牀席瘦妻中夜歎十載久爲客未
育一男女聊與慰晨夕更知幾何歲復得同安宅昔日
兩鬢髮今一已見白從此盟匪中何堪照顏色
明日具晨飯盞已無粒米堂上儻復知分責逮諸弟弟
壯各能力茹茶甘如薺時命有利鈍此意久所體遠行
堪代耕私情復何啟獨有涓涓淚沾帽濡若洗

雨宿石板屋

石板房邊路稍平馬頭兀兀溼雲生一街亂滴晚秋雨
黔地果無三日晴近榻著鞍防鼠齧橫窗支枕待雞聲
空房略待薄薄酒慙媿花豬芥菜烹

房陵驛渡江

鮮筋不厭路程賒卅里江干見斗斜閃閃鳴翎拂日尊
蒙蒙烏鬣戴霜花舟人熟視猶知我擔僕孤隨又去家
纔望龍山山畔樹得知何日到京華

過公安用杜少陵曉發公安詩韻

筋力飢驅不畏罷此邦兩載舊棲遲心驚白浪衝城日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士

影對黃昏飯馬時生死故人同一散蒼茫世事杳誰期
孫黃河外星垂野路漫霜寒信所之

送師荔扉

二月京東正挾絲君行未見柳條鮮沙場煙重駝鳴圖
海浦霜融馬迹圓氣候熟便疏藥裹性靈陶冶在詩篇
呼鷹射虎英雄地消破光陰又一年

同胡時田寶積菴李錫九過法源寺看菊花

蕭寺經年未叩門行來階草露霜根日斜不減看花興
細數西園萬瓦盆

最是秋英工冷淡而今百種競新奇道人不惜莊嚴手

松竹編關謹護持

與陳綱齋兄及同鄉諸子話有謂夜漸長不長獨

宿者因戲爲詩題綱齋臥內

秋風殘葉灑僧房布被從沾九月霜自作小詩消磊塊
還傾薄酒代茶湯身無疾苦即真福夢到頻煩多故鄉
他日黃紬能似此戴星先已爲農桑

送徵廬五兄還應州

朱櫻紅藥照杯盤無那西城送馬鞍灑落輕清值梅雨
湖源迴復見桑乾束書莫怨頻頻挾雙鬢能經次第殘
知道神仙學未肯生嘗得訣狂加餐時頗事修養之術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圭

問師荔扉遊山海關有懷

右山左海壯坤輿瑞挹

興龍

帝舊居築塞豈悲怙絕脈觀瀾實笑伯拘墟鯢鵬春運
行遵渚虎豹秋閑臥守閭容易瘞驢君跨去歸成賦頌
幾篇餘

聞望峯有出塞之役寄此兼呈濟川四兄

太行冰雪晚崢嶸聞道單車更遠征圻地奇寒元別部
連山絕險趙長城白狼竄火時逢獵黃犢棲沙未服耕
賢獨多勞傳自古居人莫漫鬢霜生

送華夔臣兼示殷仲瑚

西通蘭州白露前讀書新得試烹鮮他時人紀君魚政
今日誰知子賤年到值黃河冰既合行看蔥嶺月常懸
殷生好去同無恙慎莫孤情見異遷

戊戌立秋日留荔扉小飲同次少陵韻

秋氣復歸人暑力不能隔微雨入疏林慰此纖絺客欲
沽酒一斗那惜銅三百知秋更歷幾少焉謝物役

送劉芥畦

古傳四十強而仕今君年正三十九握髮未見一莖雪
失意即歸恨何有山中白茆補舊屋養親歲時具豚酒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古

妻操春爨兒紙筆豈謂得天猶不厚明朝相送出西郭
正值涼風落古柳邯鄲南試向西望亂山無數錯跟肘
清漳濁漳次第涉日日斜陽低馬首作詩自弔古戰場
解鞍且就賢親友澤州高據太行脅人物殷繁壯關右
老令城中三載坐淡夜閭閻稀吠狗何須不畱飲十日
倒囊傾瓶酌大斗問我邇來復何狀答言未易舊株守
孰知狂觸尙羸角況肯猛擊聊試手夜淡抵足各不寐
仰視素月縈窗牖無須更指息壤盟此志惟君深諒久

送師荔扉用前韻

荔扉長不及六尺胷中雲夢吞八九無心咳唾皆珠玉

才士方今更幾有三年把竿東海上時復來傾燕市酒
一時豪雋交欲徧於中顧我情獨厚今年文戰復場翼
掉鞭去折章臺柳心倒腸迴不自強肯使傍人暫掣肘
曹騰囊篋盡千金壯浪詩歌溢百首興關自欲之東去
單車徧走別親友八月秋風日以涼直吹君到北平右
塵衣雖覺變緇素豈便入門驚吠狗蕭蕭玉塞南飛燕
蕩蕩金天西揭斗短後復從李廣出太玄未效楊雄守
嗟我竟無一物贈但有跼蹐野執手柏悅松茂性不凋
璋判圭合天所隔來時會復取將相此意相期歲月久

送蘇硯北用前韻並寄彭南池龔簪崖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夫

始逢季子春猶寒倏忽節又屆秋九孤鞍別我南歸去
裘敝黃金盡何有日來我亦窮到骨送行不具一杯酒
侵晨徒步出城待汶汶埃壒堆面厚嗟君踏盡楚黔雲
到家正及河插柳鄉諺三九四親戚遠近走相視滿堂
笑語接肩肘雖無金印爛懸臂且免霜絲騰上首言采
蘭華竝兄弟時烹瓠葉集賓友佳兒漸次頭角長如竹
森森立左右唯勤馬氏下澤車長放陸家致書狗我期
此樂何日遂歲歲含情望南斗老彭蹈道且孤立小龔
閉關常自守定應惜我強仕宦有如代斷空傷手親占
烏鵲嘯茂樹婦歎蠅蛸垂暗牖頻頻送盡歸人歸一寸

中腸斷裂久

題秋崖改吟圖小照

辟子天性生嶠奇巨木橫挺千尋枝公輪匠石不可作
誰能執斧以落之行年三十歷百患兀然蹈險常如夷
隨事物來有感觸率胷臆發爲言辭當其執一是獨往
直能倒卻千熊羆騁雄肆快每不擇未免蝸蚓雜蛟螭
自視亦若遺唾耳其如觀者求索疵讀中秘書近三載
天遣文伯爲之師遂令故態倏忽改降心斂氣趨繩規
自云折肱幸知痛及今能不淡求醫遺我百紙館課草
重重塗易何淋漓椎控蟀破月明出新烘鼎熟牢味滋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夫

題師荔扉月圖小照

荔扉佇月情貌以老晚筆頗有未到處錢子爲補說是
人如天馬作駒已汗血胡爲祇在野歲視春草發義和
苦圖睡庵嘔嘔迫送日坐令檐簷盡燒燭屢見跋鬱鬱萬
古心偃仰獨三室豈無尊中酒瓶罄轉愁疾長歌浩欲
放安得來明月與影而爲三坐花散綠髮恣體之所適

恣意之所出舉眼四顧中都無一俗物鳴雞忽一叫內
念寢門切詩禮既學乎斂襟去窳率

送楊固亭

百里巖疆親庶黎武緣地在粵西西桂江進權秋發急
燕市分襟曉雁低日月久經消瘴厲獷狼今盡把鋤犁
鎮鄒高處閒登覽隔萬千山是碧雞

嚴家寨避雨後騎馬先二雲而行戲成二首

長途驟雨解炎蒸體汗全收肺氣凝瓦以爲衣殊不慕
鞍將傍險幸偏能樹搖殘滴雨三點日透重雲千百層
勤著一鞭應早到遲君夜飯翦明鐙

錢南園遺集

卷二詩

七

遂平尙隔日西落策策晚林陰有聲雨過苦遭行潦阻
暗中時借電光行後車入險必輸載前騎挂株幾絕纓
自笑書生例強很忍飢嘲弄再詩成

出新驛路舊由禹州已升會試往由之茲由許州

得所未經也

新鄭城南接禹州鄉關驛路昔曾由茲叨入桂林中使
要極九疑山外游襄野未迷雲冉冉許昌漸見黍油油
領新誰禁遙思故願得持書報舊邱

南行

南程六月別京畿檣蕊槐英相並飛報國文章思食處

幾行詩句獨新機五雲回首猶瞻闕八桂怡心得駐騑
夾路絕憐禾稼好迎將微雨上征衣

遲熱

遲熱聊堪趁夜行中山城郭尙三更殘泥地上不全溼
半月雲間微自明絕魏僮奴俱飽飯溪憑輿馬認前程
絺衣覺有曉風入方順橋頭雞數聲

將至大荆驛口占贈二雲

泥雨同愁楚塞長歸舟定泛北流湘悵舒九面望衡眼
輕挈千金使輿裝朱橘滿洲凝夕露丹楓夾岸染朝霜
詩情移向秋聲裏重把寒尊上岳陽

錢南園遺集

卷二詩

七

渡河

來往今經七渡河肩輿犯曉入洪波堯鄉已奠三州患
漢曲應磨萬福歌綠樹霜前猶斐疊平沙風過忽
陂陀從行大有瀟湘雁相逐南征次第過

題法時帆太史溪橋詩思圖

一溪流水春雲外趁月何人夜讀書聽鼓北樓天浩浩
看花南陌雨疏疏舊江溪海漁竿棄新竹纔看病葉除
雖是畫圖見真樂先生休笑我非魚

寄家望峯

望峯先生五十三九月一日初得男重陽報我一書札

要速送喜回滇南高堂老母髮垂素諸孫繞膝繁如盤
獨憐伯也爲貧仕遠求祿人供溫甘並使舉室足食菴
暇顧中閨悲采藍前年因緣得載送已愁時過將無堪
今知蘭徵自賤姑中心永可釋憂悵我與先生嗟同病
職養不能躬負擔長技只挾一書束颺顏萬里隨朝參
前年被水家蕩析取急歸視初營菴就中一索幸得震
近聞學語已誦誦旦夕老親愛惜極更相抱負飽同含
無災無難雖竊禱內顧德薄終自慙又況隔遠見無口
螺贏教誨屬空談先生風規士所仰先生利濟民咸語
萬閒廣廈立實實千尋雲壁光潭潭以茲燕翼夫何有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亢

佇見庭戲騎篠簜讀書識字勉仁義後大無俟筮策探
太行極望不可見霜菊庭際霏鬢髮傾壺聊爲盡一斗
以當接席同欣酣

望峯生子不育作此慰之

昔者地下有靈龜不與人事淡藏六無端被漬失子淚
爲人歎天問嗣續多子不虞賞過厚無子豈竟罰莫贖
已知賞罰兩不關人各任運爲遲速兒生不育恆事耳
孰謂鍾情獨吾屬他日終見鳳將雛垂老還妨牛舐犢
石在岱嶽自蒸雲土是崑邱恆產玉捐煩驅問要在果
迎刃直前勢破竹況君道心久芽長豈有疾首如柴束

後邨先生時客我最於此患更之熟到今維摩丈室裏
奔敗無數修羅哭我從問訊略肯道心定無物足榮辱
敢復擲拾爲君述正似寒綈贈相祿陰翕陽開往而復
鼓扇洪鑪鑄萬族臂力方剛各未老有爲那懼日月促
賈經折閱不去市農數凶荒肯藝穀一塵湫隘日中啟
雙臂疲羸春際撲從來物理豈易哉更有一言聊采錄
渡口迎桃能數往夢中與蘭甯一足尺筆操出驅害馬
大羽鸞飛射志鶴言龐語雜情可見莫詫庸音僅足曲
更煩閱過仍絨取待驗兒生與眾讀

將赴湖南敬亭宗室畱飲四松草堂舊昆懋齋族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辛

兄鎮國將軍嵩山同集

又得衡湘三載游南雲無盡引行轡王孫敬亭昆弟英
王好客同青眼祖席吟詩半黑頭晦蕙聊思爲
國樹陌花未敢爲身謀敬亭語子翦燈願與酣今夕度
盡西堂蟋蟀秋

宿遂平寄懷二雲

地經三宿豈忘情伏枕窗雞正亂鳴候雜秋冬霜未苦
境交申許路仍平酬恩萬一知何日失學空疏已半生
可得頻呼將伯助風流如在桂林城
立春日卽席呈諸幕友

陽春今又到湖山合罄杯觴發旅顏後雪仍居前雪上
東風微動北風閒喜聞鰕菜無多直知道牛犁不久閒
賸有咏歌屬吾輩莫驚物候憶鄉關

泛湖

岳陽城下鼓蘭橈路轉君山去復還水落沙洲相次長
冬淡木葉未全凋客懷曠世徒悲屈
帝運中天久格苗長鯨巨鯨俱穩睡不憑風浪惱漁樵

湖上

湖上秋風秋月高陽侯欲上試波濤半尊濁酒禁清夜
八月新寒滿舊袍聞海征師煩一旅荆河饒道續千艘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三

慚叨參養空增歲宵旰分

聖主勞

九日岳麓

雨歇江平政亦閑相尋故事一登山紅萸黃菊有淡味
碧嶂丹崖俱淨顏北海碑看落照裏南軒座接清風閒
歸歟且住窮幽興細數林鴉幾隊還

善化奴生日

受孕後得兆云榴花
時節生固有落句

憐汝出微無外家見余雙鬢已增華只煩一索得雖易
其念百年生靡涯計日歸娛王父母成丁力藝舊桑麻
今朝湯餅潭州舍記取石榴將作花

送張華平還來安

湖外歸人雨一自西來興盡若爲留三湘清氣衣襟染
八桂餘芬簡筆收尙憶草麻榮賜燭行看拾穗老披裘
送君無似城隅水隨入長江東下流

六月十一身至津市喜聞初四日第二子生

三年復得住湘湖汝適來爲第二雛遭水傳書剛放鰾
麓雲映戶兩懸弧故園今歲歸心切季父重泉盼眼枯
好待秋涼逐兄去燕甯堂後泣呱呱

友人生子用寄望峯韻志喜

我昨生兒四十七君今生兒四十六與君俱愧爲人子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三

敢爲一身謀嗣續惟不孝三無後大絕先祖祀罪莫贖
妻从買婢我不緩妻病置妾君合速多備何患古良語
人種定知於誰屬我兒今年幸周歲匍匐走地學黃犢
想見若兒香襦中雙瞳漆點犀時玉明年便與我兒似
轉瞬森然見立竹蕭條做篋有底物舊挾入都書一束
亟將料理置几案三五歲漸課使熟他日能磨破硯出
誰家鬼更餒而哭不然夏畦亦復可牛醫馬磨俱無辱
但恐傾巧逐利便解盜虛名竊厚祿使人指笑某之子
一跌或致殃及族君聞此說應大笑過慮母乃太局促
螟蛉蜾蠃祝尙似教誨豈難期式穀早奪母懷置師側

不率但有加鞭撲不似江左管夷吾空言誑婦無足錄
此生況無辱先事戰戰各待啟手足此意思與對面語
恨身不解騎黃鵠一杯遙舉聊爲賀自飲一杯歌此曲
且毋舉令眾人見待兒長成頻使讀

楚南藩伯壽言

楚南藩伯有生日行年七十人始知去年已及六十九
間人問訊輒攢眉意中甚謂生有忝自咎不暇何賀爲
噫嘻古人我不見見今人如公者誰忠厚周慎率自性
一生口不人瑕疵自從典郡及茲日矜恤無告如已見
今年蓄意求休退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三

皇穹默鑒曰何居汝外均平內潔白佐

聖主奉三無私召伯棠陰在汝境撫寶慶志近三千歲汝其

追

天意冥冥我敢料料以民欲必從之

國家昌則大臣壽看公黃耆躋期頤歲歲五月初一日

櫓英飄苑荷發池長安小兒樂無事拍手齊聲歌此詩

夜泊

篷背風欹夜泊遲暗燈虛照鬢如絲生平夜雨聽多少

江關春寒正此時

題袁十三蘇亭春雲歸岫圖

蘇亭心擬泰山雲觸石起不崇朝雨一官袍繫袍罕暇
承哉丞哉實負子幾時養具鼎與烹不如南山歸舊畊
唐園實菜豈足恥白華潔白詩可坐是圖寫作雲歸岫
老晚名毓蘭昆明人老去筆猶秀我爲作歌書其後蒼生待爾
何時又

題白畫馬寄師三荔扉

高秋風急塞天遙落日平原好射雕獨向玉門關外望
可兒千載一班超

六河歌爲陳雲巖觀察作

六河盤龍金汁銀汁寶象馬料海源

昆明水利惟六河盤龍來源獨透迤松華壩始分金汁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五

載行高地沿陂陀並收眾壑濟農畝滿虞隄壞爲開多
元咸陽王所規畫委曲盡善無差謬上二閘並曰韓冕
注盤龍若江之沱三元石閘下醜二明通總匯三橋過
委而不治歲已幾地利若可無人和盤龍流下壩蟹石
普潤橋束纖洪波夾岸民與水爭地築屋鋤石當盤渦
雙龍橋北分一帶又分派若絲五紵漲去泥沙不隨去
積成灘渾平復頗橋南經流總直下力與海濤相盪摩
羣肥逞點擁爲利乘春築壩分還俄要遮新漲使橫散
去清畱濁誰禁訶夏漲踵至壩雖倒明年又築人則那
故智得自齊小白塞河罪首從無科能令田從海底湧

初蒔萸稗終登禾小舸輕駕出入可商船笑爾來蹉跎
舍我其誰爲撥淺金錢取足聊無他明通全受金汁委
尾大本不煩披削中間柰可金陵關斗落逾馬疾注坡
十字架使橫過上葫蘆口遂成積疴盤龍腸海此噎膈
安得良醫機與陀可憐偶值歲多雨上游輒疑天薦瘥
廬塌竈陷足蛙貍防穿破潰非蛟鼉我歸於茲僅四夏
伏居一室悲蓼莪可堪兩度頻嬰此四鄰老幼同滯沱
海甯陳公世所仰生平遇事慚嬾嬰

天命得爲水官伯志與黔黎獨百苛口資心畫圖與說
奚啻一日三摩挲北原南委與相度不露辭穿煙莎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姜

出坎要仗識途馬求泉能使知風駝市人野老得與語
立風裂枝泥沒鞞計定具情上請帑雖善射必先修濬
誠至自古無不動輪斲豈使持空柯從官屬吏悉才雋
被服緋碧垂青綳分工畫段各有所聞雞熟寐能無譌
斯人間風亦趨至鋤操栗柄箕纏蘿心齊力並勢復得
如磨倂子各行儼刻沙捲礫且復暮淨盡肯使畱公麼
就中三興^{三人}九振奮中懇懇外交番番讀書識義豈
曾有家世祇各披農蓑士人對之或愧色自憐帶博冠
空裁補殘易舊伐萬石度量亦復掘白窠葫蘆積患豁
已啟盤龍患更消於俄玉帶眾尾無不理迢迢就下如

神拖東邨遺安年近百來觀霜鬢何鬢髮自謂後身永
踟躕爾知緩外還婆娑畦涼幾幾拾秉穗渚暖羣犀收
蜂蟻重船百斛來且往重看依舊輕於梭由來剝復乃
常道無人回幹當如何持測巨海難以蠶旱年致雨甯
白鵝泥若應龍梁欲抗作柱乃是秋池荷陳公比者樹
冰績庚呼遠應西迴戈雪山萬仞人到幾瞻從面起白
瑤瑤塵擔率負登且頓短衣竟日乘疲驟歸席未暖
天寵至孔翎

賜戴封贊此皆志至氣亦至移山原匪資夸娥餘四
河且待冬舉臂未畢補善化蛾沈沈災澹今紀德業業
錢南園遺集卷二詩 姜

寶鼎主新磨不知雄筆出誰手作書側籀卷身蜩樹之
河境告後世千秋最屬靈龜顧公旌節無別徒視公
赤帶黃髮皤搖豪自怪辭羅縷人知身受情非阿演惜
不日擔簦去^{時將}徒付邦人歌此歌

出霽益

去年苦水今苦旱十月麥猶一寸短板橋驛到交水驛
一例無霜氣和暖今朝初日曠曠開簇簇馬蹏翻赤埃
忽然雲霧塞前嶺浙浙北風吹雨來雨來滋麥兼滋豆
但願絲絲不願驟千里同沾半犁透明年不慮春農瘠
樂鄉關示賢生仰修

我次樂鄉關時正值秋九重九後八日霜新未瘁柳同行得寶生詩才近無偶饒境必有作琅琅盡瑤玖因念陳拾遺經茲歲已久一篇四十字常在後人口川原自可得道路足隨取溪山野成中日暮猿嘯有一鸞知鼎味高名宜不朽柰其趨向殊徒貽士林醜嗚呼士有志矧生在哲後大節一不立殊才祇自垢論詩但以詩杜韓合俯首頌周而黜唐其顏何孔厚雖無良史筆邪正終必剖懿哉漁洋老謂假貪令手蘋藻神足著珪璋天所隔欲以肥厥身嗟嗟詎可狃生謂我云是浩歌激林藪起視月出東呼奴更市酒

錢南園先生詩補遺卷三

昆明 錢澧 東注

遊緱氏山王子晉祠

嵩高勢欲盡一峰忽乳凸南面羅眾山合沓互盤鬱平
谷恣軒廠絕巘倚森削春還草未青雲霞繚出沒王子
昇仙處遺蹤尙彷彿歇馬登高臺清風飄我髮緱昔周
下堂天祚未嘗絕頤王自神靈詎蹈幽厲轍太子國之
貳修省繼先哲青宮乃不處浮邱定何物是時將將退
西域亦生佛大道微尼山人倫禍實烈休哉保傅尊訓
諭寄三捷伊人水一方蒼蒼葭露閣吾聞遺世士一舉
錢南園遺集 卷三 詩補遺 一

天章煥雲漢肅仰

聖機豁外辭曰彼哉訓之以不屑萬流悉趨海羣動咸
依日微語判聖狂千秋仰治術茲遊得未擬茲意敢申
說神仙多護短得毋厭煩聒

遊蘭臺後復登陽春臺歸

客楚雖落拓還親風雅地僻陋如公安少陵夙所憩揭
來北逾江廣漢亦東濟匹馬獨入郢此邦殊佳麗裘敝
主人識吾聊一挂轡勝迹恣追討遺文記未墜茲臺尤
莽莽川原盡掌內萬屋蒼煙冷平蕪且無際回首千疊
山勝國陵寢廢渺哉江流水悉與盛衰事詞客獨畱名
不隨物俱逝主文而譎諫因事託諷刺本自愛君誠如
灑憂國淚當年和已寡後者復誰繼吾生不逮古心知
古人意無病不須呻適情賴

聖世江干數椽屋歸眠且謀醉悵然懷莫愁風竹颯寒
翠

錢南園遺集 卷三 詩補遺 二

虎渡口

虎渡度江春浪起中有昆明池中水掬江飲水不辨味
北來已是六千里雲低西日注江紅岸闊天垂江自東
江豚拍拍亂吹浪知道夜來還大風

王二兆安說榮華一路梨花盛開

暗塵兼暮雪對酒愁欲絕君從榮華來已見梨花開天
生梨花亦幻哉糝雪兼香裁作堆況說千株細柳葉逐
處隨花相映假成皋虎牢天下壯濁河破地蹙陰浪古
來無盡英雄骨磨蕩成塵疊作嶂君知春色今偏早昇
平日人物情暢祇有羈人猶似舊看花淚易溼襟袖前

日鄧州元佑宮嘆絕寒梅一枝瘦煩君勸我酒我亦勸
君酒他鄉不似故鄉春況復花新人老醜迢遞卽山去
路斜來朝瘦馬踏春沙莫將露溼煙輕意獨與伶僂照
鬢華

涿州道中

昨日出

都門

宮樹微微雪南行百餘里氣候何殊絕張鎰具馬催夙
興上馬出門風滅鎰馬不長乘舍而步涉足滑澁艱層
冰攬衣杖策身防顛朽株暗結落吾冠積陰忽破月痕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卷三詩補遺

三

身月中仰見青青天此時地上非人閒星流西極歸
山夾徑瓊林立總總迴橋玉醴鳴潏潏通衢彌望如連
瑤生無仙緣那得度羸驢化作玉花虬帖耳翩翩工幾
步一鞍且復據雙轡無煩馭游目皆得新觀身甯是故
笑絕昌黎辭太夸李叢云到玉皇家坡翁歸齋亦可鄙
祇知踏雪看梅花行行忘卻途淡淡人家寂靜無雞犬
祇有鍾從雲外生漸看星向林邊轉茲緣奇絕荷天翁
澆信吾生遇未窮錦衾繡幕膝抵頸多少寒侵夢寐中

渡河

冥漠千林雨車驅渡大河蛟龍橫平地忠信入洪波失

意年來慣還鄉路正多天風忽借力吾意定云何

蘭臺

喜問蘭臺路寂寥非楚宮君王雄遠已之子賦原工漢
水兼霜閣荆門隱霧空幽懷傾不盡襟袖滿雌風

過王輔嗣墓

輔嗣昔談易高言迴不羣黃門抱遺恨白草竟空墳余
亦名爲役年來咎孔殷相看何所道去去北邙雲

晚發常德

夕陽逆浪一身孤半挂風帆數幅蒲客湖溪連施秉縣
水兼霜入洞庭湖熟炊玉笋魚肪白滿送香醪橋頭朱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四

三百六十灘漸險醉來支枕意荒蕪

元佑宮

故府承天後元都復壯哉周垣橫郭出崇關帶江開配
極尊無上觀書象畢該陰陽通闢闔日月順昭回帝座
臨階引仙車繡蓋來洪鐘聲九地歸案列三才碧瓦霞
開裏丹梯霧際迴池間任龜鶴壇肅擁風雷寶篆輝庭
樹靈沙動井苔十年經費久五祀奉誠纔往者還雲蹕
休茲薦羽翬威儀千騎從趨走百神陪永保山陵固咸
消眾庶災元精矯龍虎大藥啟蓬萊烏兔時頻入冠裳
意妙裁終應信徐市何遂悔輪臺巨鼎殘秋瀝飛樓廢

劫灰銘仍金甌倒柱或玉玃推紫錄沈中殿青詞冷上
台更堪興嘆處石馬亦黃埃

鎮遠除夕呈力堂二兄

水宿常餐霧樓居尚倚河一年今夕盡杯酒舊顏醜絕
壁寒留日長橋冷漱波泉垂冬不斷煙互晚逾多處處
催盤饌家家問綺羅獨歸擔割豕估宴把浮螺寵受花
爲細閨娃繡作韓門排松比壽室爆竹行儺風俗於鄉
似庭闈祇夢過入春淡齒莽半世已蹉跎素髮難塗飾
空囊倦撫摩不存劉向枕誰駐魯陽戈路盡板橋驛險
從相見坡縮難期費氏移孰假夸娥鞍馬榮新慮老櫪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五

望偃師

何處是偃師寒樹蒼欲晚空攜雙袖淚下盡北邙阪

暮歸

石城門外路西斜偏臘江梅未作花客向莫愁村裏去
黃昏寒日滿平沙
百丈喧江挽力齊身行苦被眾灘檣安能惜汝南風便
早晚襄陽聽大隄

寒竹蕭蕭風滿林紙窗茅屋奈冬心濃霜一夜衾如水
子細休從鬢裏侵

寄陳再馮

盤龍江上野風秋黃葉飛翻映白頭不爲虞卿書未著
天公不易與窮愁

滇南勝境坊

春山稠疊眼迷茫未到家時已到鄉解帶石剌亭畔坐
別來增樹幾枝長

以斑竹杖奉王岷軒歸爲節母歐陽太孺人壽作

歌戊申七月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六

斑竹生於君山湖上之青峯高潔無物堪比蹤古來唯
有伊耆帝二女神靈彷彿常相從洞庭廣兮八百里波
濤淡漱無春冬有時帝軒輶來夏祝敢銷磬鐘伶倫十
二管和鳴比鳳雛歲久或泐請更製帝曰其可精銅銘
不然仍往截嶠谷此宜愛護加倍壅山祇水伯受命不
敢慵到今四千二百八十有餘載新柯舊葉何蔥蘢猗
余亦何幸一航通與逢精心致禱乞一束兩莖爲我父
母扶老供或云梓潼江心桃竹如紫玉又言西極藤杖
長鬚拔赤龍襄陽南陽兩老子夸奇飾麗張詞鋒無徵
不信豈比此摩天巨筆空橫縱我友王岷軒奉身嚴且

恭同遊五六載愛我真率容今將歸爲老母壽挂帆凌
寒秋芙蓉家有一株樹是曾王母廿餘載堅操淑德之
所鍾其下同根根上交枝葉青翠重再世嗣音在老母
節亭匪一柏身其服田不怠有黍稷皇天意豈私一農
勤厥修必食美報歡雖未薦孚若禹八月金粟黃天香
亦何濃踏堂再拜奉觴壽賓親宗黨來肅雍泰和之姚
南匯吳於今海內爲詞宗紀微述德意不盡薄劣如我
復何庸就我皮閣開我緘封餘此一莖珎文琉璃色拜
跪奉寄申情悰匪惟少效扶持力庶與德之清高正固
相形容君山青今湖水白送君千里今雲溶溶相看膝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七

石燕

石燕楚名麼楚童閒取攜蛤完微陷背菱稿半沾泥荒
野春同藝誰家幕與栖號空生噫氣汝起翼飛齊

柳江

柳江漲不已雲雨又崇朝赴壑波旋面蟠隄樹沒膏舟
航徒致力竹石轉無聊幸得芳醪醉狂吟耐此宵

洞庭阻淺示舟子

丁未十一月八日

岳陽三日西北風碎雪挾勢翻窗蓬高桅冰膠挽不得
長年縮手誰鳴功昨朝東風倏轉旆火急揚帆入布袋

布袋口在巴陵三十里至斗口洞庭水落分爲東西二
冬三月西如常道要道如抵觸落不能遂亦不能退是日乘風而
名之曰斗口如抵觸落不能遂亦不能退是日乘風而
難轉掣竭誠拜跪禱湖神湖神愁絕力難伸眼看南風
卷水去湖底坦塹盡豁露幸閣平地幾人自但爲欲炊
無米愁幾人號哭舟破損縱然炊熟難入喉使者命窮
多致災慚負汝曹隨我來風回水長定何日虛意忍飢
將權回已擬回由幸餘一說師命筆民是天民天自恤
我與汝曹具一民且共攢眉待明日

卽席次王蓮心太守韻送玉樵運使之任二首

祥刑舊績紀秋曹鹽筴專司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八

命再叨湘水衡雲懷遠別疲商羸戶喜新遭嘯歌不聞

雙飛旆圖史兼容一小舸知到津門事多少切膚病瘡

要爬搔

背飛日見舊朋曹五載余以癸卯茲留媿獨叨分陝兼

權

新寵至秦芝軒方伯司空歷佐晚榮遭李杏浦少馬不

堪橋李餘肝草陸明夫撫軍喜說餘杭遇客舸廉使服

關玉樵長嗣奉

國各拌強健在臨歧雙鬢未須搔

送殷助亭

又逐西風去西風吹縵袍虎狼秦塞遠鳥鼠渭源高客
不悲殘炙書曾問大刀寒花吾自把酌汝一蕭騷

過公安贈武愚溪明府

三宿猶生戀況經居一年蛇灣霜鴛馬虎渡月迴船客
意豈復壯主情俱自賢夕陽爲此別賓從亦漣然

月餅詩應湛會廉使

五十二年秋八月十五夕月升湘江長沙萬戶設席品
禮夜明神申厚缸瓜鮮藕潔棗栗實就中餅味尤無雙
造作古籍未傳法後來遞上誰能降三材取其油糖麴
歸落芳潔堆餅缸水波成模入火炙鐵鑪揚炭時錫錠

錢南園遺集

卷三

詩補遺

九

和酥餠菓更奇絕列肆錯雜魚豆椿是夕人家無老少
邀神福惠同紛囀已號中庭淨掃地旋呼東舍高拓窗
須臾爆竹喧起又值夜鐘初一撞朱樓虛敞爭徹繁
綠戶窈窕微然缸肆筵暢懷對素魄高唱隨意發新腔
最憐曲港藏叢樹一杯仰把還移樽湛會廉使好事者
自恃詞瀾比飛龍索客賦餅六十句律嚴韻窄人俱懣
此體無論山東李杜老晚筆猶難扛越日語我辭豈敢
幸許變陣移麾幢怯膽果然一變勇要學都盧飛綠幢
重九劉郎慎糕字笑爾真如郝葛邦斯人嗜欲日既啟
飲啖豈必還敦龐餠粉醅亦已古牢凡賦出詞琤琤

紅綾分喫到進士身齒殘落氣還龐而況祀神報明德
不極馨美母乃意放筆不覺一大笑起窺殘影驚吠老
闌干北斗尚西揭嶽麓隔岸寒崆峒再華老桂微露滋
點滴階砌溼蘭芷年年喫餅不知愧幾曾隴畝勤耕耨
願將原唱寫示我細讀得慰心恹恹由來空谷巖巖徑
最喜人足來音楚莫學韓子困張籍只知卷旆束空缸
廉使以其幕友某賦此題律押三江三十韻者說於
先生且邀先生作先生變體應之屢索原唱而原唱卒
不至乙丑
冬雨春誌

退朝

宮瓦晴薰散瑞煙退朝林雪故依然綵霞墨漾春題滿
錢南園遺集

卷三

詩補遺

十

碧酒香殘醉帽偏昨夜夢遊鸚鵡觀去歲宅十五里新
開門望見其山新
流歸弄鷺鷥田半里許囊中賸有東方米何似鄉園在
眼前

送尙賓用軒東還待舉用舊詩韻

去年一舟送別時春帆隨湘面衡九臘月今年朗江別
晴春已欲發思有雪尚多連葦畦麥風須少待溢槽酒
三自隨流燈凌去細繩擁如狐貉厚人生自爲榮名中
自似飢馳翹細細細壯心有時兩相喻車上無言接踵時
一朝時會豈易量坐令豪兒齊僂首操弦常自鄙摩詰
賈履甯終沒季友呦呦鹿鳴食野苹看君同出羣賓有

井泉欲汲且見泥馬價將知先問狗一第濁子詎足喜
丈夫何必不台斗短蓬寒臥三千路誰是雄才暫離守
殘卷方掩已握筆朝風冽冽忘龜手厚積其力以待發
不愧徹桑謀戶隔一杯更進復何道此事余心默卜久
宿正定同陳綱齋楊雲超施遂園

長路衝炎倦馬過各稱無計奈愁何重聞雲超遂園趙
女新聲改三見三上燕臺滯客多雲變半陰暗恆嶽塵
騰十丈走淖沱憐余恃有昆湖夢夜夜先還理釣蓑

送徵廬

君車西指太行山憑仗春觴解別顏莫愛盤旋尋李愿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上

高厓巨壁亦人間

公安聽歌同許尉

鴟髻雙盤白玉搔龍香亂撥紫檀槽當筵一曲人俱靜

索寞江雲繞樹高

天涯旅思怯秋沈明燭芳尊此夜心怪絕五官多鹵莽

尺陵容易謝繁欽

鹿角西阻風

洞庭湖中千萬艘顛風於我豈獨遭省惜民力故至此

誰將性命輕鴻毛

端陽插艾瓶中所餘數莖以其有根詩之隙地入

月將盡忽綴萑菴蓋菊也感而作詩

釋菊生艾中莖葉無大異中路遭拔損慘慘無生意偶
憐遺存活非關故栽植秋日乃獨芳亭亭盛敷翠已作
一雙蕊靜與枯石媚始知含德者英華無終閱咫尺
木零寒匏唯汝對施約獲報豐撫情良自愧

夙聞艾盈腰不復佩幽蘭豈不悲棄置終然保天全汝
生亦何爲相與根株連暫同邀願盼摧殘委道邊幸而
晚節明騰英輝我園其他可勝料感嘆心鬱然物生自
有美忌處似是閒不然甯杜機沒稱以終年

宿衡山祝聖寺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三

齋心已昨日捨舟借輿馬敬禮祝融君地主館先假春
霖初得霽峰日不厭寡徑水亂終橫喧應各就下邊瞻
祝聖寺新苔上古瓦森然引路松識我舊來者秀公塵
乍接福公袖乍把未脫文字緣揮墨漫一灑昨在郡城贈福公有詩
竹風傍枕鳴桂露低檐寫淨境不常住含情坐鐙地

恭和

御製鐵券歌元韻

千年臨安捍海塘賜券亦與久留藏異人閒出爲民耳
心所能及力能將自古豈有射潮法竟爭水地還之唐
而況么麼如昌輩亦敢盜弄恣昏狂披兇濫穢受上賞

五王三世傳餘杭歷宋元明及

昭代子孫世守澤何長

六飛南幸經進

覽

賜詩賜匾誠勿忘惟臣陳羣暨臣選誇示榮異於四方
詩家拜手競廣和要軼高劉躡宋王天目之山蒼之水
匪忠匪孝孰爲良臣遷晚進自邊徼寒陋其敢攀芬薌
挂名簡末竊所幸仰瞻雲漢昭回光

題王楓廷課孫圖

服官君住西江渚行役我尋湘江芷湖雲嶺樹各東西
錢南園遺集卷三 詩補遺 三

遠道迢迢致雙鯉開函示我一幀素故人顏色眞非是
抱孫卽作課孫圖令我握衣肅然起嗟君官粵已多年
此邦宿昔稱華侈海物惟銷海舶多翡翠陸離珊瑚紫
君胡獨不厭清貧寶玉當前一芥視自此遺經課讀勤
貽厥孫謀此基址想當午夜一燈紅五車應已富文史
清芳今日共探奇祖德他年快繼美我輩讀書貴適用
豈爲誇多尋故紙陋儒讀書不讀律投以刑政勞不理
願於弦歌少輟時勤教疑讞徵前軌學有經術通時事
斷獄義例春秋比不見關西楊夫子傳家唯貽清白耳
題楊曉亭幻中幻圖

不見老晚久畫中忽遇之強自目爲幻中幻何曾改易
眞鬚眉請下一轉語誰是空是色體寒要著衣腹飢要
進食最樂喜怒哀富貴貧賤無可執卽此是化身千億我
前嘗念車遙過卽今馳逐未回鑣他時終歸食破硯與
子同此困窮面請去問問與見見

半開遇雪

我初條已過南陽衝冒北風披半開霏霏細雪傍晚下
逆旅寄山一室狹回視門外將鋪徧重重相受何淡冷
起挈君壺過鄰舍買酒聊用解疲乏歸來屢述遠填滿
稱盤盛尺纔半囊負牆小樹枯未久難勝重戴頭低壓
錢南園遺集卷三 詩補遺 十四

此邦穀不種秔稻亥月二麥將解甲歲中儻不見三白
編戶何以安農業念此心喜憶明歲四月簞車連道來
猶多遺穗及流者攜拾盈在帶閒披啾啾凍雀先我睡
亦覺衣單久坐怯竟欲解佩俯昵枕杯有餘漉復一呷
孤鐙虛滅室更朗夢破輾轉難貼脇不惜毛縮有牛馬
翻恐聲亂足鵝鴨攪我通夜不復寐才腸豈奈百憂狎
布被校生強復忍以作詩代安心法

宿民店驛

此地經三宿今宵惟影俱驛更無定準宵霧太模糊
訝青陽逼程愁白水紆寒鐙看我馬驚動夜棲烏

中秋同許尉芬自飲

楚澤中秋節君經十一過判除風雨夜月色幾時多是
月眼老猶供讀官閒足放歌媿吾須仗酒離思擾如何

宿遂平次緒筠心前輩韻四首之二

銜命馳驅使逢迎到處佳此區誰樹築幽事滿堂階竹
石目成趣圖書心所諸主人不相識懸擬亦吾儕
昨行澤潒裏馬背屢當身果致後車覆遂淹今日畱新
吟踵前輩小酌共良儔未識城南路勞人行幾週

宿荊州沙市

斜日還沙市扁舟自在行城高烏尾亂江迴雁行清極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圭

葉晴翻影蘆花暮有聲水鄉原可樂其奈旅人情

贈王際之

衣衫猶自著京塵又坐青氍守故貧蘇氏文章惟學父
王門龍虎不猶人得錢也自沽清酒有句何妨付上春
那復暇求鄉曲譽嗣宗白眼亦天真

北齊後主

齊唱無愁盡漫消琵琶一曲手新調可知明徹重收地
復使婁謙竟入朝運去盲人能妬月降來禁犬不噴堯
魂歸何處龜茲土淚掩三宮寶燭條

贈江南王莘菴

翩翩逸氣大家風遠客天涯興未窮故以文章豪白下
不誇龍虎擅江東詩情笑寄猗花外鄉夢愁歸瘴雨中
一見可憐如舊識此心爲問幾人同

都中聞莘菴南回

聞君消息脫私憂幾日歸程達泗州鶴背仙人終出劫
河中清濟豈同流蘭陔潔膳輕三鼎蒲扇當風傲五侯
萬里如勞知己問長安蕭寺古梧秋

曲江作

盤磴穿林半日程曲江壩裏眼雙明路容竝馬山形衍
橋壓潛蛟水氣清平地千家種甘蔗高田六月刈香秔
錢南園遺集卷三詩補遺

六

前途更說今宵好白酒紅裙館驛城

蟒蛇河天生橋

水穿石澗隔龍窠誰謂巉巖有路通浪捲雪花輕濺雨
橋埋雲樹暗垂虹尋陽問道由茲險落朗陳兵恃此雄
雙鎖巨巒高萬丈草遮回磴暮煙中

艾叔九先生東川客外

曙星歷落沒秋河天際哀鴻昨夜多恰對西風傾白酒
驚聞別客似烏羅文之致用乃如此命不及人嗟奈何
更是蠻方歸棹路層冰八月已嵯峨

咏秋海棠同荔屏

生來柔弱廁花班，翻是春心不柰閑。一片冷霞朝破碎，千絲紅雨暮闌珊。無香也合貯金屋，未醒可憐如玉環。切莫真教作仙去，去年年韻事與人閒。

移居龍泉寺

生前瓶鉢老枯僧，欲界雖離半未能。誤作宰官終不稱，佛堂還與伴秋燈。

阿姑祠

阿姑故元梁王女嫁段平章者祠其盡節處

梁王山色晚煙生，鴉不啼時月更明。一夜風吹西寺塔，霜空不斷響鈴聲。

過金鐘寺有懷萬荔村

錢南園遺集卷三

七

萬里西風吹敝裘，臨岐無酒淚空流。瀟湘路隔音書斷，桐葉蕭蕭滿院秋。

自題守株圖

吾生匪無涯，隨地宜有處。藐此七尺軀，萬缺未寸補。而復多越思，如疋學暴虎。黃鳥定何物，絲蠻識止所。食味三十年，薺菜歷已萬。洪流赴鼠吻，腸溢復何顧。貂錦日以親，褐麻日以遠。青青中途蘭，摧傷復誰怨。生平最昵子，娟娟冰雪姿。持囊貯芳露，朝來餉我飢。笑指赴壑泉，中有石離離。無與固其根，千秋終見移。故株可以守，胡逾半步地。豈曰無少欲，終然絕機事。大

椿及朝菌造物同一制，順生以爲常。儻來適所寄。

再題守株圖

曼睩倚市門，笑煞斯飢女。舜華被朝露，幽蘭色似土。人閒醜類不相一，各求所欲在工術。坐守窮山自失時，義和轉車逾駟疾。誰家年少獵平原，彎弧躍馬如風翻。俯身乍覩下西阪，倏忽得雉趨東屯。竝驅指我誇儂，好多力仍兼善用巧，縱然蹶失多損傷。既得歡娛亦易飽，山中憔悴奈若何。蕭蕭落木已辭柯，短髮如蓬映白日。暮天寒風爲多。

案先生守株圖小照不知作於何時，曲靖寶松溪觀。

錢南園遺集卷三

六

察曾刻石西湖後，有自題四詩。書法全用米意，其詩未收入集中，蓋少作也。前題一詩跋云：錢南園以華氏所爲作照，索余補圖。命意曰：守株既畢，竊據鄙懷。題左既而悔之，已無及矣。款書杜若戴雲帆先生斷。爲先生自作，并跋其後。詳味詩意，大抵述盡已無求之旨。疑先生少貧二十九歲，領鄉薦貧益甚，作此圖以寄意。其第二章所云：食味三十年，蓋初赴禮部試罷歸時作也。其再題守株圖，則先生自湖南奉諱歸爲中丞浦公所傾此其服闋將入都作也。以詩意有所譏諷，不欲署名，而假杜若爲款，有小印曰：知我略。

示微意馬雨農學士自京師得此幅見寄以前題一
詩當爲先生再題守株圖之作因并錄之卷末而志
其略如此後學劉岷謹識

錢南園先生遺集卷四

昆明 錢禮 東注

請復軍機舊規疏

爲請復軍機舊規事 伏觀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於中用以集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卽各司咨事畫臺亦得有定所而無殊歧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觀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

錢南園遺集卷四

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入止於

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

南書房尙書董誥同之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

日僅蒙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卽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一切咨事畫臺司員未免趨走多歧以我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

德懷刑決於肌髓決不致因此遂啟角立朋黨之萌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

內右門之內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事須先一兩刻預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入

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

錢南園遺集卷四

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自宜及

早至

南書房以備

幾暇顧問俟軍機事件既畢之後入未爲遲何必於未辨色之先遽入致諸弗便若

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親聽於外

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

皇上敕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

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其勵一堂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

如意門外南順牆東向之廬王太董誥止於
南書房之處并請

敕飭改正臣愚無任區區伏祈

睿鑒訓示謹

奏

劾陝撫疏

爲請究大吏瞻徇養患事本年查辦甘肅折捐冒賑一案作弊諸員悉治罪無遺此案作俑由於藩司而縱之使成者總督非有王直望則蔣全迪程棟等無所施逞非勒爾謹則雖有王直望亦莫之能爲凡諸弊端皆緣大吏負

恩所致臣節次恭讀

諭旨處置諸人罪名

仁至義盡愷惻詳明凡有人心莫不服膺感畏但勒爾

謹王直望王廷贊雖已分別伏法而現任陝西巡撫畢

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四

沅前任陝西巡撫時曾奉

命往署督篆以陝甘接壤折捐冒賑紛紛肆行無忌已

久宜有風聞迨親握督篆非一朝夕一切錢糧案件歸

其覈定咨題當不啻燎若觀火乃不亟爲遏止臣不敢

謂其利令智昏已受所餌遂不復能自直惟瞻徇前政

畏避怨嫌明知積弊已深不欲拔之自我甯且隱忍以

負

朝廷實非大臣居心之道見在查辦捏結道府無論正

署久暫但經出結卽無旁貸誠以受

恩深重苟念弊不可爲自無難力與矯異比使此案早

發一日則播惡不致如此之深入於刑辟之徒亦可不致如此之眾惟甘心從同釀患至七八年雖被重譴何辭況畢沅實署督篆非若僅爲道府猶或藉口以爲受制上司是其罪較之捏結各員尤覺無減臣愚昧之見敬請

敕下部臣將畢沅比照議處益昭

憲典之平而各省督撫大吏亦益有所儆惕無復習爲瞻徇久致養癰是否有當爲此具摺奏

聞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錢南園遺集

卷四 文

五

奏

光武論上

光武帝廢郭后立陰后後世以爲口實至有疑於棄糟糠錢子曰帝誠有無堪解免之過而論者亦未得其情方未起兵時曾經授室與否於古無考自起兵納陰后於南陽後乃於河北納郭后是陰之進本先於郭雖不問正其爲嫡而早其艱難糟糠之謂殆近焉及定天下郭以有子陰讓之得立既乃以過廢而立陰本末具載范史嗟乎婚姻之禮廢而多人道之苦其帝之謂也哉方其納陰后既未正其爲嫡其後納郭后又不正其爲嫡蓋干戈搶攘之中一以苟道行之而郭之納尤苟之苟者也以結劉楊焉曰所謂寵愛皆出於有爲之爲實則眷眷於陰之心迥非郭所可竝也眷眷於陰之心非郭可竝而既有天下陰方無子不得不姑抑其心以伸有子之郭使陰卒無子亦付之無可如何無如陰又有子也此時欲終伸郭而無可解於納之非其本心此時欲終抑陰尤無可解於陰之早其艱難以此二者輾轉寤寐郭之所謂過固不待郭之自過矣夫立后以爲母儀建儲以爲國本狐埋而狐搢以帝之明甯不自惜而卒不自惜豈獨郭適罹其苦帝固已不勝其苦矣向使講於婚姻之禮方其納陰即正其爲嫡郭雖有子不得

錢南園遺集

卷四 文

六

躡而上之抑或納郭卽正其爲嫡陰雖先進豈得擠而下之此事明白顯易何至天下既定猶然疑於所立郭惟其不知此故納陰旣苟納郭尤苟立郭偶依於義廢郭甚害於義郭已正其爲嫡豈果有大罪顯惡必不可以全其始終者哉故覈其本末以見禮之於人一撥其本枝葉之害無窮也要其於郭也未可擬於棄糟糠而其於陰亦不得託之求故劍也

光武論下

或觀錢子之論光武謂之曰凡子之語其於郭亦幾近矣於陰益失半也郭之所以卒廢陰之所以卒立色焉而已娶妻當得之語誰出乎子謂其早其艱難其艱難者實許時也曰是則然矣然而帝固非湛於色者也少艾之慕人情類然非上聖不免帝雖天授豈上聖比哉當未得志而有是語正無足怪卽其起兵而納陰吾亦不敢謂之非以遂欲自是之後涉險經危伯升旣歿鋤宇宙早夜焦勞櫛沐風雨向時意趣霧釋冰解歸於何有矣凡人將遂其欲限於力之不及局於勢之弗便

帝於此猶有一分未忘或當王郎稱變時窮促自保之不暇耳外此何所不可哉且銅馬赤眉之徒恣爲不道斯民不能自有其妻子所在皆然旣而咸爲帝有美婦人經涉目中將十馬百馬之不啻何不聞其或一染也以此知帝誠非湛色者比也且當廢立之際陰年亦幾長矣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帝唯是不爲二三之德卒冒天下之不韙柰何將與湛色者同日道郭大抵帝質美而未學者也故於道時有出入其語樊崇曰本故妻室無所更易是一光武也及語宋宏曰易妻又一光武也然聞宏對而釋然是光武之所以

卒成光武也與

錢南園遺集

卷四

九

王祥論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餒於心不敢飾於言君子尙無尤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雖惡始而美終論者猶許其晚益焉以觀王祥何大不然與祥一隨時轉移人耳不幸而致盛名顯位盛名顯位累祥祥累盛名顯位亦其勢之所致與請言其略以漢季風俗之美祥生其時所謂廊中之蓬不扶自直凡盡於門內者固亦有資致之力非假途託宿之爲泊乎曹氏得志力與節義之士爲難一時從風而靡莫不低首下心惟其曲折進退是時之祥已不覺與之俱漸於滄矣比及出仕曹氏其年

錢南園遺集

卷四

十

且長使不過止於丞郎尙無以窺其所際而曹氏子孫所以待之者偏不獨顯位已也抑有隆禮誠意焉而後生晚進之徒又非直欽其盛名已也又將視其舉動以爲向附焉而祥容容然略不有持危扶顛之事浸至於君弑國移仍保其盛名顯位不稍自怪以視漢季之祥何若邪非實盡喪其本心不至此矣曰旣已至此宜何如爲祥計曰旣已至此猶足以爲祥計邪脫當塗而有復興者持法定罪殊爲數等不過曰可稍減賈充輩耳而或曰不然彼固昏愚此其明哲也凡彼所爲僅足煽好利之小人而此所爲竟足惑好德之君子罪宜有加

將百喙莫以解脫典午得國又稍有人則又將日向苦
人之言我也今亦烏用此報我者勢必從而賤之或又
曰未盡也未盡也實以報我者動皆與同是猶自致其
身者也姑以報我者時又示異是兼自藏其身者也勢
將不止於賤之雖百喙又奚解也雖然尙有一說烏之
將外其鳴也哀使祥於將外溪悔既往痛自詬責使其
子孫懷懷然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則後之君子
雖不能恕其半世之已甚尙未必不矜此一念之猶明
奈何作書貽誠列爲善目者六而獨置忠於不言甚矣
其心之餒甚矣其言之飾求其晚蓋之萬一亦無有也
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士
嗚呼當曹氏爲所欲爲亦自以爲子孫地耳豈知四維
不張乃速滅亡仲達實北面臣之而卽師之子孫復何
幸冀邪吾故表祥之略以爲轉移於時者戒且以爲轉
移時者戒也

關帝聖蹟圖重刻遷置序

是圖本流傳宇內久矣宜良陳永齡自江南得善本歸
翻刻藏於其邑聖廟旣以地偏流播者鮮移於會城三
義廟印行乃漸多又慮自始刻以暨遷置所有助力諸
君子姓名或淹屬禮爲之序禮曰好德之心人所同也
耳聞一賢輒欲悉其里居暨終身出處行事在婦人孺
子猶有然者其佈之廣狹久近有不可以齊一則非人
之好德有異其德之致乎人者有異也若夫浩然塞兩
開炳然齊二曜旁無所爲垠來無所爲竟如夫子者宜
其逾廣而人逾若覩之切逾久而人逾若聞之新又況
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士
在天之靈代昭靈異呼吸可通斯人畏之敬之愛之慕
之口述不盡筆之於書參伍會萃以成是圖實夫子之
德之所自致也世咸怪陳壽蜀人又嘗仕蜀其志三國
於蜀偏略俾當時事蹟十不存一或又追求其故以爲
武侯作相不置史官致壽無注記可據禮竊以爲人亦
問如夫子否耳如夫子卽無陳壽何患且使壽志夫子
事蹟及其世系至該至悉亦不過迄炎興之世止耳甚
而迄晉泰始之世亦止耳今披是圖歷唐宋元明以及
昭代由晦而之顯由略而之詳野乘所蒐光於信史於
戲此豈壽之所得而知邪惟夫子之德之所致好德之

人從而致之耳卽以武侯而較當日光輔二君楚吳蜀秦之地摩歲靡年竭神盡智事蹟之傳有固然者至於南征曾不數時而吾滇山陬水澨迄於今服教畏神奇文異記聞見疊出正昔人所謂庸夫庸婦所共傳稱上聖不得而議者亦豈當日史官所得而注記之者邪由斯以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雖不能如夫子求爲夫子之徒亦可也陳氏爲此禮樂其好德之誠而宜良及吾邑助力諸君子同其所好亦可樂也

王素懷先生六十壽序

君子之事盡乎分所當爲而窮達不與者也學聖賢之學篤志力行不倦旣已聖賢其身矣而以其學施之於人俾有志者勉勉於聖賢之徒卽才質弗逮不能有爲亦不失爲寡過下至鄉里之間遠方之士目睹耳聞有所感發而興起彼得志乘時澤加於民垂之無窮曾何有豪末低昂於是也是道也天定之吾師以之而與吾徒共之吾師上下古今包羅萬有其揭學徒之齋則曰出處總須先品節重輕端不在科名嚴乎義利之辨也自正學之不明凡毀齒受書卽莫不以科名爲鵠風流錢南園遺集卷四 文 古

旣下志於苟得變態百出非豪傑之士稟異氣於天不克中道而知悔而師於學者卽以早歲勸之本固不搖而後華實可茂也心安不遷而後異物不擾也禮離函丈三年矣昨歲之秋師賜以書略曰自吾與汝父幼小其學洎汝諸子復從吾遊吾惟是旦夕孜孜何敢憊然少肆日月過征蓋已屈指六十年於茲矣禮自己丑下第流浪江漢開本之不固見異而思遷者且不一二微師知之眞而警之切誠不知其所屆矣回憶追隨時師雞鳴輒起正襟端坐待學者以時請益歷風雨寒暑不易而師躬勞而神彌固年高而氣逾充所謂莊敬日強

恭則壽者非歟親炙已久弗能竊其一體淑善其身今年來京師倖獲一第與列詞垣益多愧負學不足而名浮於實羞之所必承也修未至而任過乎才咎之所必集也惟是正道直行不敢以苟且自失庶無愧師訓歟時維五月師懸弧之辰南望引領不克與從同學諸子拜獻一觴愈念平日身受而獲益者歷歷有自因執筆莊述之一時同年中有窺見者曰是獨若師也歟哉獨若師也歟哉竟爲咏歌以致景仰之意其言高下不倫禮無所於擇也因并附於左以獻

王素懷先生七十壽序

明年五月爲我夫子七十慶辰竊念遠在萬里無可展效敬以揚休致報獨有文章前於辛卯歲慶師週甲曾告之二三同譜各爲歌詠彙帙上獻茲擬踵事而同門前輩施培應邇來計日凡我同譜不無鴻篇鉅什可觀而知非夙溪或不免夸辭反無以當師之意不如同鄉數君子之爲愈於是相與齊整衣冠徧往造謁僉曰固所願也不日各投以所製謹從培應裝池成卷頓首百拜上言儒者肖形於天天運而不已儒者強而不息終日惕若與時偕極少而壯壯而老道昌於行恆德著於錢南園遺集卷四 文 六

積久所以返性情卽所以綏眉壽伊古無易也師體備聖賢之學用致高年厥量之所極匪小子所盡言詮然自從事於茲廿有三載矣飲河者孰測河之所自就腹滿而矜其味戴日者疇驗日之所行卽目徹而謂其明敢以請業所聞略言其端訓禮有曰秉彝雖自所生必反求而後實有諸己今學不講力行然爲文亦見道之始夫爲文者不曰代往聖言乎言者言也所以言者非言也確信義理於心而後能明之口又豈但口宣之哉且將使身有之矣徇華者徑惑希利者心賊去此二者而後漸近於聖域一曰用志不可不專操行不可不固

病癯累丸斯承蜩若掇愚公奉畚則操蛇知懼若見異
累遷中道輒廢絲欲絢而染樛竈方煬而薪隱難乎其
有濟矣一日學者盡已而已孫卿子有言天不爲人之
惡寒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遠而輟廣君子不爲小
人之匄匄而輟行故夢茂於霜雪而雞鳴乎風雨何論
乎道足身窮何恤乎俗眾我寡一日吾聞君子盡性矣
不聞養生也關心思黜耳目安貴賦此形爲存吾神莫
過於仁堅吾體莫要於禮子居惜其拔毛伯陽務於塞
兌祇自成其私耳焉知所求之必遂凡此者皆所親承
於昔日也指以名師之萬一或亦無大失歟龍吹氣成

錢南園遺集

卷四文

七

雲而乘之以盡神者惟其所自爲也君子即身具德而
修之以獲吉者亦無事他求也且禮之於師尤有異之
乎人者矣家嚴君之言曰吾早與素翁同學彼此皆在
總角曾未逾歲我遽以貧廢每遇此翁輒覺自失而此
翁視我常如舊日他時誠使汝曹依之誠古人所謂難
得之人師也自年十八始得脩贄請謁師輒齒之諸子
之列孩養而匠成之非止一歲一月自補博士弟子爰
至乎斯義則師生恩均毛裏也前年假還拜師函丈進
拜師母於內堂依切瞻仰覺相違已歷九歲德輝道氣
略未少衰於疇曩而家嚴君又時相過從杯酒雍容賞

曰我兩人雖所業殊異而此數十寒暑內各以安貧守
素能無願外故雖老而所存猶強流輩禮敬爲說曰山
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水溪而不竭則沈玉極矣君子
敬承造物之所予而罔懈則因材之培亦無異矣明年
恭逢

皇上七旬萬壽薄海敷天臚慶承歡千安備於禮宴九
如廣乎樂章綢綢乎縉縉穆穆乎皇皇師於是正七十
家嚴君七十有二不益見

聖人在上斂福以爲民錫而能率德歸極者遂與同登
壽域也哉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凡至願欲申孰若無

錢南園遺集

卷四文

六

疆之休凝於其所尊所親哉而際斯之時師方挈我嚴
君總鄉之耆老子弟效祝

釐乎三多敬瞻

恩於萬里退而秩秩乎曳鳩彬彬乎酌兕以式後生以
儉繁祉於其方來正未有艾何小子之多幸也而豈言
之所能盡哉

羅慎齋前輩七十壽序

歲在戊申慎齋先生正七十學者將以十二月十九日懸弧令辰竭情申祝欲禮代爲文告之日弟子壽先生烏有代爲之文者也試自爲之或從而潤飾焉可未幾以所作進則固欲禮爲文以壽先生司閤者轉白未悉其意也其言曰吾輩請業以時追隨杖履夫子藹乎若光風霽月懷乎若秋霜冬雪淵乎若鉅川廣澤崎乎若青天白日其設教也崇敦朴懲虛僞忠孝節義之行未嘗不反覆勸勉也苟且貪污之事未嘗不痛加規戒也諸生可謂善言先生哉顧先生所以如此者則未之及

錢南園遺集

卷四文

尤

未可謂善言先生者也先生秉靈負淑極學力以堅定廓大之而其用心尤貴於持名教當立朝時嘗糾劾一失行聞人天下懷然知檢押之宜重其人遂蹶不起又嘗於友人座見一後進不以禮自處先生怫然竝責友人

不以禮處人一時朝士內顧有慚者憚之若邪膽之憚秦鏡其端潔者願依之如布帛之就幅焉前後出入垂廿餘年及灋得步後塵爲歲未幾先生遽以終養歸是時

天子意方嚮用大臣亦告以宜且畱先生顧念先大人高年不以萬鍾易循陔一日樂也夫基積則日崇源導

則日濬先生篤於名教根諸所性而勤自修治日常若不足以故根本茂盛發見不窮當在朝時職業用光復恢其緒餘貫經史及退處也庭幃盡力之暇推之以教從學凡所以先行誼而後文詞相勉以忠孝節義之行相規以苟且貪污之事無非足物也諸生見爲光風霽月者名教中自然之和也見爲秋霜冬雪者名教中自然之嚴也見爲鉅川廣澤青天白日者名教中涯涘不可測而光輝無不可其觀也計於今前後又幾二十年諸生從事或近或久不一奈何不究所從來邪弟子之壽先生莫過於善學先生非徒心悅誠服之謂謂其

錢南園遺集

卷四文

三

步亦步趨亦趨也知先生爲光風霽月則勉求其所以爲若者知先生爲秋霜冬雪則勉求其所以懷若者知先生爲鉅川廣澤青天白日又勉求其淵若崎若者夫而後及則大賢次則爲端人下亦不至於世俗之闇黢焉而先生壽且無窮矣灋不及在弟子之列然廁後塵已十有八年私心嚮往竊亦有所得力故願以爲諸生告仰質先生庶幾有當萬一焉

湖南試牘序

使者按試數郡例檢試文佳者數首刻之不漫作者之善也於是應試生童亦爭先覩以爲使將以覘使者之所好而爲揣摩之術也使聞而恥之曰此卽義利之關不可不亟辨者矣

朝廷之取人才也由此人才之所由進於

朝廷者亦由此學聖賢之道而代聖賢之言不求其何以有當於聖賢而僅僅欲徇使者之好充此念後將何所不至哉夫聖賢之道遠矣今謂爲文者所言卽皆聖賢之言不特聞者不信卽言者亦不敢自信然而人之

錢南園遺集

卷四

主

不能及聖賢者其自盡之功也聖賢之不能大遠於人者此同受之理也聖賢道足於身而爲言學者卽因聖賢之言以見道見既真則其爲言亦不遠矣天下同此人同此道也猝然而遇諸塗焉若爲燕若爲越邈不相侔矣然此之言是彼也色然喜彼之言非此也輒然怒文之爲物猶是也或曰若是則天下宜無不遇之文人矣莊生曰大聲不入里耳折楊皇琴則嗑然而笑惡可強而同哉曰受於天者理無不同也盡於人者功則不可強也作之者有差等知之者亦有差等然旣已入於聖賢之道而不求乎上者取法之徒貶損以希目前之

一遇聞好高髻則且一尺聞好廣眉則方半額其不取憎於人也又有幾邪

錢南園遺集

卷四

主

續刻湖南試牘序

學問之道日新月異不漸進即漸退謂止於是而遂保不變自古未之有也如樹木然自萌芽而尋丈而參天蔽日有不過數十年極其量者有數百年而量始極者有稟受獨正至千餘年猶未極量如松柏者方未極量則日見增高繼長逮量之既極亦遂止不復進豈但不能復進亦且漸退而就萎落焉凡木大抵然也惟松柏之爲松柏其高亦有止時而獨有進機無退機不但不改色之青青其枝柯本根漸且進而比堅金石膏液之淪注精氣之旁魄且變而爲茯苓琥珀靈奇光怪裨益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三

命再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投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與砥礪日邁月征歲試又且過半無如諸生之故態仍且如昔何也其母乃以是爲可止邪夫古人不作久矣誰復見其進焉而所流傳之業於今炯炯與元精相貫發人神智挹取不窮是何爲者邪方鞭心策力之時所以求極其量者非猶夫人之所爲極量也向使亦若諸生不過至是而止幸者獵一甲乙之科旋踵已與塵埃共盡而不然者更無論矣凡木之止而不進退就萎落也螻蟻穴乎其中斧斤尋乎其外雖其閒頗有爲人所材不盡用俱樵爨然朽腐摧折亦可以歲月爲期甚足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四

懼也諸生止此不進幸猶腸肥腦滿若可恃無虞再歷數年再歷數十年頭童齒豁視荒聽耄當前所挾強半歸烏有在使者曾再膺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奮甘讓能於古人以孤大造賦畀之美與

聖朝作育之心者其罪又誰諉邪因再哀前後所錄課試諸藝之尤者付之梓人志今日之成僅僅如是而已其將日新月盛如古人之爲松柏者邪其遂如凡木之退就萎落邪噫嘻惟日望之已矣

常熟趙氏復兇觥序

歲戊申秋湘潭令趙韓軒告澧言父者庭先生持翁前輩覃溪詩詣曲阜顏氏求其先文毅兇觥屬澧爲之序澧言是可必得兇觥於顏氏者然俟既得而序之未晚比冬果以得告按潁陽贈文毅兇觥史不載其事得母以潁陽執政後頗與文毅諸君子晤遂並其前美略之邪文毅卒以兇觥子婿氏得毋亦以潁陽與婿之故心輕其物不復貽子孫世守邪然澧竊觀此一節爲文毅諸君子固難而潁陽亦不易之事固論所係何如也江陵自以才足屈伸天下所爲不卹人言亦孔多矣一時

錢南園遺集

卷四

文

與之持者公私得失或不無參半獨聞父喪不卽去位萬萬無可解於人心文毅諸君子爭之豈誠所謂意氣感激將一見之以爲不再之節邪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此而可忍將孰不可以忍故拜疏受杖瀕於死而不計者所以挽爲人子者無外其愛親之心也而心悅是舉贈物見意者所以獎爲人臣者各盡其彌時之義也其不其禍幸矣由是言之兇觥之在趙氏亦文毅腊肉之亞文毅之靈不沒兇觥雖流轉百年卒應趙氏是歸其不先不後自者庭先生得之者此又有故焉文毅嘗仿宋范文正爲義田詔後人矣久之漸減十九者

庭官山左積常俸所入復幾過半春秋享祠愾然如見文毅兇觥不於者庭歸而誰歸此又足以示爲人後者奉先之孝矣澧故不恥卑陋作序以應韓軒復係之詩短喪之說下愚所諱始禍何人流毒無既父喪廿七遽起視事彼哉方進謬託漢制胡明居正變且加厲竟難一日釋此權位宋所由弱羣狂助吠不有君子誰挽頽潰炯然者心浩乎其氣以章民彝物則萬世有孫繩武青簡並熾宜曾宜元孝思無置兇觥既得栢棖等貴春筵秋几薦香達味潁陽銘刻應畱天地我作詩歌用彰氣類

錢南園遺集

卷四

文

夏綱菴詩集序

澧自童時喜誦前人詩以其言易曉非如四子諸書雖父師講析猶不悉了也。及友陳再馮長澧八歲其大母爲鄉王永齋先生同產故家多有先正遺書性又與詩近澧與游時竊見所作已盈一囊取而讀之再馮亦不靳且時爲指說法度皆尊公先生所耳受於舅氏而更以授之者澧於是乃竊效爲五七言數年後同補弟子員未幾奉

功令鄉會及歲科試皆增五言排律一首於是與同輩更唱迭和不一而足然皆正之再馮依爲準則久之利

錢南園遺集

卷四

文

病所在稍若有會於心及倖掇一科馳驅在外十數年再馮下世久矣溪愧所業較之從前不過唯之與阿特取他人所業以觀微能辨其高下淺深厚薄同道之士不恥下問亦閒就所見爲之貢直大抵以其年少於澧雖多倚撫不以自怪也南甯夏綱菴五兄吾先達也年長於澧凡歲自擢牧欽州時相見都下輒不惜忘年下交然未一與談詩也及亡友彭南池筮仕粵海久之走書稱綱菴政事之餘蓋無日不事於此心實儀之不逮以大故還里而綱菴亦以疾歸出篋中諸藁備使閱之大體質實無浮藻率胸臆而出不規規求合前人而

氣體自成事親交友忠

主庇民之忱與所處之地咸使人可一望而知其餘流連光景諸作大抵亦各有一綱菴在非徒然者比也熟閱久之敬還其藁旋來詎曰淡知子肯爲同人倚撫利病故以相屬不謂竟於我不爾豈謂我老不足與語敬謝之曰非敢然非敢然也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自度誠不能有加於吾兄故耳雖然此道固天下古今公理之所存槿梨橘柚味不同而皆可於口者此不必知味者乃知之但能味味者知之矣無已請爲吾兄別其不甚可於口者而標其可於口者試持以質海內宗工與後來之哲當不以爲大謬不然也計去者十三存者十七凡古近體五七言若干首賢梓鎮奎亦用功此道有所得者幸卽擇剗刪氏之善付之可矣

錢南園遺集

卷四

文

涂二餘靜甯紀事詩序

甲寅長夏涂二餘來京師出近作示澧卷中靜甯紀事一篇千八百字讀竟愀然自咎前失始是甲辰之冬客過湖湘言二餘守靜甯賊勢甚逼城故有礮而無丸鍛之不就倉皇間有十餘歲兒持三丸進因以擊賊城獲全求賞其兒不可得咸異以爲神助澧曰此恆事也何異之有二餘官是土者也神則血食是土者也官是土者城存與存血食是土者不亦念城存與存乎況

聖人御宇仁昭義立德博化廣率土人民自其祖父以來世沐大平之福而逆回田五敢踵蘇四十三作孽山

錢南園遺集卷四

文

堯

川百神度無不深恫而思假手以效靈特以人謀不臧往往欲福難爲功耳靜甯之事恆也無足異也今讀其詩乃知二餘正非偶然者其於禍之始萌也料之明禍將及也備之豫而慮之周故其既及也處之從容而不擾此猶人所能也其能率邑諸父老子弟惟己之從一乃心非素日有深信孚於民者其能至是耶推斯所爲則雖兵窮食竭猶足合眾氣以食賊神之佑之誠非偶然而澧始乃視之易易也澧今年五十有五念吾鄉交遊中鬱屈無所於試者不少其當百里之任亦率不遇盤錯無以章其利器而二餘以是章於西後數年彭南

池復有所以章於東二餘長澧二歲體貌魁梧人望生畏南池少澧二歲則清羸如不勝衣乃憤海賊病民地方文吏僅僅幸其出境得免咎因率丁壯親執桴鼓窮追出洋幾及千里力戰鯨浪之間卒梟渠魁與二餘後先仰受

帝知今不幸南池已矣澧嘗爲志其墓以爲平生所抱未施十一使天下後世僅僅以擊賊一節知我南池是南池之不幸也二餘擢刺肅州亦復蹉跎賴

聖主惜其前績使得收之桑榆今而後不擇事而安之竭其一誠變化萬有其待紀者夫豈有量而僅僅靜甯

錢南園遺集卷四

文

辛

守城一節耶或讀二餘是詩激賞之勸其付梓澧亦以爲然獅子王搏象用全力者也其搏兔亦用全力者也觀二餘是舉可以律其平日之處事並可以律其後來之處事又一一皆身所歷與掉弄筆墨爲人作照多所塗澤者不啻巡庭誠不應秘之篋中若其詩之才力法度與其所淵源則從事於詩者自能品之不待贅言也

綱鑑輯略序

古書無刻本好古積學之士於書皆手寫成編雖由得書之難亦所以讀書者與後世異古人讀一書必求竟乎一書之蘊使記憶尙不能熟則書自書而我自我雖嘗識面轉盼已若秦越一旦索之望一漏萬情悅不敢自信則亦何益之有哉故手寫一敵口誦十視僅一過目有不可道里計者嗚呼今欲以此語人鮮有不笑其迂拙者矣舅外祖時熙先生負經世志時命不偶作客諸侯又以方直多不合食貧以老禮自初學言語時暨補弟子員嘗左右膝側叨聞訓辭每於人心邪正風俗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盛衰及國家治亂存亡之故輒反覆詳明剖搜原委以爲不知古無以鑑今竊嘗服先生攷覈之精評騭之確縱橫引證氣溢鬚眉而不知致此何由也先生下世數年禮始通籍待罪史館今春假還拜先生靈前諸舅乃出手寫歷朝綱鑑本相示含涕再讀仰見遺教善善惡惡根諸天性不必自出意見爲衰貶而上下古今公非公是心所明而口欲語者一一卽舊史傳之向使獲用於時以其所得施之事爲當卓然高視前人乃屈鬱終身僅以是帙傳示後之真能學古讀書者以爲師法其亦可悲也矣

孫鶴齋重宴鹿鳴序

士舉於鄉歌鹿鳴而上禮部也三年一科合直省蓋千百餘人歷三百六十五甲子加科不計計二十科當二萬四千餘人爲數不可謂不多其間賢相名卿暨良守令師儒或以德或以功或以文章政事懿行嘉言著者皆出其中未嘗不肩差踵接彰

國家得人之盛惟是始與斯宴繼而重與斯宴者則不數僕指而盡焉豈非開氣所鍾保期頤耄耄之瑞不可多得乎雖然猶非語於躬履極盛者也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歲在柔兆執徐浴故事命直省開

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三

恩科先生舉於鄉當是之時年二十有餘耳槐黃得意灑然以遊然未嘗不預計後時或十年二三十年人事遷流勿論其髮鬢齒齟售於暮年卽其與先生年相上下自負去日少而意氣甚盛者敢自定爲何若邪乃閱時稍久同譜故人多已先躋仕路而先生及中歲驥足屈於百里宰閩之甯洋數年歸然甯洋人至今戶祝奉之而賢子亦舉於鄉凡修之已而推施者效可略識已今年旃蒙單闕爲

皇上御極之六十年明年柔兆執徐將內

禪大寶爲

嗣皇帝之元年是以前蒙單闕之正科特命先一年舉行而以今秋爲柔兆執徐之加科

聖聖相授敷天率土慶喜無疆嘉惠士林特設之鄉科凡幸而獲與者踴躍濟濟聽笙瑟之奏承幣帛之將猶將三百六十五甲子之前黃髮覲齒與諸新進至止鳳將九雛曾何足喻願直省之中惟聞湖水有馮孟亭先生一人吾滇則先生一人而已

國家設科實沿明制而有明一代未始加科至我朝始加科相望而

皇上以八旬有六之年益慎德而懷永圖以是年

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三

御極以是年授之

聖子遐稽史冊所傳實千古之所未有而士大夫以是年舉於鄉復於是年重宴鹿鳴者又豈非千古極盛之遇乎哉禮爲先生兄子之同年亦先生子弟行也方履蹕灤陽去鄉萬里先生與宴時不追從奉侍几杖惟謀之同里諸君子之遊京師者作爲詩歌以鳴其盛復援筆而僭爲序

桂花廳譙集詩序

桂樹及後院貢垣竹皆北平李杏圃先生手植者先生去此二十年禮乃來任相別灤陽咨舊政殊悉而未之及也明年歲在甲辰禮如郴州先生致書自江西意極捲捲長嗣敬亭適爲州守因話及隨侍蔬竹蒔桂如昨日事未幾先生由江西督學換節撫軍已而移節來撫是邦秋七月禮還自邵陽方局閣句當先生又將移節江漢八月撤闌亟治具延先生及羅慎齋余存吾二先生卯飲於茲桂猶盛開相對樂甚各賦詩篇且謂不可以不以論後之君子使勤封殖也湖南自岳及衡產石皆摘疎不中鐫刻郴城以南似猶較可先生既移節敬亭得不迴避還爲郴州乃屬伐致此石工苦不辨刻細書遂裁石之半紀述其畧而篋藏諸詩丙午八月禮

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三

錢南園通政後李杏圃中丞二十年視學湘中適中丞撫湘會飲學使署通政叙其大畧如此余後通政六十餘年視學是邦又十三年撫湘溫味秋學使試事甫竣適得通政爲李敬亭書此序出以相示溯李中丞視學時距今已百年桂樹無恙垣竹屢修余與味秋皆後之勤封殖者也撫今追昔爲志數語歸之時同治庚午閏十月鄉後學劉岷書

雙節堂贈言集後

會試同年餘姚邵晉涵嘗以其同郡汪輝祖二節母事告灋且稱輝祖舉戊子浙江鄉試於灋爲同年後五年成進士媿未之識今年春二月出宰永州甯遠縣始得識於衡陽夏五月再見零陵持所刻雙節堂贈言集及越女表微錄示灋受而讀之竟嗚呼二母所爲尙矣願其來之所自不可誣也觀淇縣本末可不謂之仁心爲質者與不卑小官循循然盡其分所當爲與力所能爲期於物無負而止妻若妾觀型淡矣故當身之既沒亦各卽分所當爲與力所能爲而盡之形分而心不異勢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三

難而氣益厲不至於事之濟不敢以爲志之遂至聲聞於帝光施來世非所謂捷若枹鼓者與士有教家之責不自側身修行將以所難者覲巾幘豈可得也抑淇縣亦有所自觀其先人能知後之將大命易輝祖故名非生平隱德實有可自信而信諸子孫者不能也降之百祥降之百殃視其身之所作必有餘慶必有餘殃洩於家之所積昭昭自古不爽也輝祖承累代之遺又親見二母所爲卓卓如此宜乎其側身修行無忝所生日增月益之不已也今既有社有人天下皆拭目觀他日之成

然讀是集已可知輝祖之體讀越女表微錄又可以知輝祖之用

錢南園遺集卷四文

三

吳建軒制義序

同年吳建軒制義若干首前輩姚雪門先生序之勸其梓行建軒示我得卒讀歎曰先生勸茲人士意至遠矣後生小子之通病莫甚於貴目賤目薄今人而愛古人貴目賤目卑不足道矣薄今人而愛古人疑若其姿之高而實則氣浮而意疏惟其浮則曰彼彼也與我才相若學相等也惟其疏則竝不察彼之何以爲才與其何以爲學而才且學者又惟是自成於己不顧人知於是竝世而生終相迂而不能相與有成建軒今之古人也其文則以古人之文爲今時之文博取而約用之冥接

錢南園遺集

卷四文

老

而顯出之以精確不易細密無間爲極內肆而外嚴也求之未有制義之前吾不敢知之矣若求之自有制義以來如建軒者固可以無愧矣是故雪門之意若曰吾於此得一建軒何其不數數得若建軒者也將後生小子薄建軒而不爲亦建軒不出其所有以使之知目若其知之則爲建軒必有道矣竭其才以造理理所不居不以罔才久則中之虛足以受眾說之是入而融焉中之實又足以辭眾說之非撥而棄焉而後操筆爲文有不及建軒之精確細密不敢已而建軒之所學亦思過半矣讀是編者其爲益豈少哉抑吾觀建軒成進士

僅官岳州學博凡衡湘之士苟欲從遊一航可至且誠使任職在中不則北在齊晉西入秦蜀南之滇粵東履吳越不但往從之難卽建軒乃心於公亦豈能爲學者一一口說指畫如今之暇邪後生小子愛古人甚者必以不得親見古人爲憾然使親見古人登其堂以學其所學不過得其口說而指畫焉止矣吾故推雪門先生之意以爲姿之高者勸竝以警憤憤焉貴目而賤目者

錢南園遺集

卷四文

美

石刻靈飛經跋

小楷世傳黃庭經樂毅論諸刻本非失靡弱卽太木彊
廬山面目不存宜久矣此本筆法種種呈露允爲臨池
上品老顛嘗言石刻不可學此語殆未足定武蘭亭
歷爲世寶安得昭陵繭紙化身千億人給一帖邪

用嚴說

書刻澧州試院
廳事後

寬則慢微獨無以警無良嘗因之誑誤善類故道莫尙
於嚴且未有用嚴而已敢偷情者自鞭之道亦在是矣

答某中丞書

五月十三日拜書具仰厚意天譴不肖大故連遭忽焉服闋勢不敢不卽北上因前會同一事不識獲咎何由去秋八月行及鼎州特遣一奴子詣潭覓舊吏鈔寄底案是奴殊鈍直至今春二月始能以所鈔至伏視之竟乃知實受明公之賜循心自揣無任戰兢自獲近仁宇前後數年竊謂循行職事可以質之寮友告之鬼神卽如此一事力辦幾及一年不謂去官而後變態乃更若此吾徒知效一官亦何在得一絕免後患之道也不得而已委之於命然前實有所最痛一事而後有所難處

錢南園遺集

卷四

望

之端方始聞命也先慈殯猶在寢先君老病懼或傷之匿不敢告竊冀老人壽更百年不肖子或更有桑榆之補然後具以實聞不謂其竟已矣至今念之猶有餘痛所謂難處者謬荷

聖慈得以忝列曹司正恐引

見不時或蒙

詢及從前案由若竟據實以對將不免多生事端既有所不忍若不過朦朧引咎則不但俯欺一心實亦仰欺君父又有所不敢早夜思維誠不得一途由之使兩全無憾也前萬廉使還承大君子不以雲泥之隔注念拳

拳茲復引而益親實出願望之外禮無來而不往然亦不敢匿怨友人謹此片紙披露腹心自今而後誠不敢更聞命矣

錢南園遺集

卷四

望

錢南園先生遺集卷五

昆明 錢禮 東注

長沙縣修學記

古者無役不出民力也人受百畝公旬三日民力又視地力惟聖人不忍盡用之期於必不得已聖人之仁也必不得已則受役者若無役民之義也魯僖作泮宮春秋不書說者以爲是非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也自聖人道微井田破壞役民乃率匹度民亦因之自惜其力不願服役於公屢代不鑒其轍我

國家龍興乃一切悉掃除積弊

錢南園遺集卷五

聖聖相承立法日詳惟正之供外悉令民得自厚其利苟或煩其一手一足即發帑金一如直予之是何也衣食足然後可望其興行也三代盛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非由異道也是故嚴以繩官司不使豪毛或縱累吾卹下之仁寬以養民使各俯仰自足堅其戴上之義義堅且熟自有不待號令而能抒其情於立法之外者也迄於今百有餘年有見事之當爲而不爲者必非民也其民之翹然秀異號爲士而收之學者而視必不可已事不亟起倡之斷宜無有也邑之學邑之風教所根人材所以陶冶而成之地也長沙縣學前 年迄今

年必不可已於修者也學之士曰是誠在我奈何欲上請帑又一士曰古人恥獨爲君子是宜公之於眾又一士曰我士也我之先則民也凡若民也安見其子若孫不爲士也公之眾不必限於士又一士曰若然宜各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差又一士曰若然則莫若稽其地之所入然地籍掌於吏吏不白官司不可以得籍且無所統以覈吾成於是合辭上請官司以爲義也閭閻之士與凡有田之民咸欣欣然樂觀其速成乃未幾而有敗其成者出控於大府曰

朝廷之法惟正之供外豪毛不以及民茲且稽地以取實干禁請亟懲治蓋是時凡士民所樂輸數已逾千吏

之奸者度可攫取也又有儼然號爲士者與吏之奸者比也非其父兄即其姻黨廉恥之不顧出外力與好義者相難也實知此逾千之數按戶以還之彼慕義必不願復受此鳩工庀材雖亟欲事之成然既畏義又必不敢索取可以分而有也嗚呼茲邑被

化之已久何以猶若是之多敗類也而學之修卒以觀成於是又嘆此無良者訖無以搖吾士氣而使之靡益見

國家之化入人者深也當是之時大府旣洞燭羣奸方

將窮治以申諸士之義諸士則曰本圖修學故善不敢以一二人口也不敢歧民於士之外故籍地以爲均也然

國家實無此例而私舉之謂之干禁亦宜也始實授以可乘之隙而因使陷于不義而復視其羅于辟尤有所大不忍者也於是盡棄前謀力任後功大府嘉之曰是誠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也既落成請記于督學使者使者乃詳書之不沒其實首事之士曰左本選王章周晴溪屈世甲易文煥柳文炳曹味書黃龍吳桐解震楚鄭玉堂及凡於是役所有助力者悉令刊名碑陰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三

所以爲後時之踵斯事者勸且懲也

重修岳州試院記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歲奉

命如粵西過岳州假宿考院從者曰考棚近在西偏頗不治然不暇觀也越癸卯歲來爲督學考棚是有所事過訪郡守及巴陵令皆公出抵省垣見之屢屬亟爲之所明年冬來按歲試邑令齊河馬君見龍告以指費六百餘金郡守委某官承修余入周視竊訝費多而工惡一日坐至公堂覆試諸生東號七八間瓦輒崩落數椽亟召馬君入視相與咨嗟久之明年西號南號同時並傾馬令以狀報且言卒莫籌費當俟徐圖比冬來按科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四

試則權令固始吳君琪暫爲營爰焉冷雨澀不遽晴上漏下瀝愆期者再僅及歲事時有投狀者稱平江民吳嗣龍願獨出資修之且稱平日繕造橋梁已不一足願余一言獎成余謂吳氏好義果如此何但獎以一言定爲之製文刻石以壽無窮檄平江令稽實報焉已而寂如比再承畱任之

命吳氏子弟始以狀問則嗣龍已下世矣平江令某初承余檄來詢吳氏不應假他故執其子弟苦之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令某旣去權令許君順以今年夏報吳氏諸子承父遺命仍將舉行前議余聞而感嘆竟數時義

之所在有勸之而漠不應者矣矧不關勸而自致者乎
有不待阻之而自燬者矣矧關之挫之而終自致者乎
吳嗣龍能爾宜乎諸子亦能不以其父也我
國家

聖聖相承海宇清晏厚恤民力而不忍或傷垂百有餘
年故吳氏服田力穡不荒於嬉得以其本富輸誠爲公
而不肖有司幾何不至債敗豈所謂性與人殊與嗚呼
是可戒已王始今年四月凡越五月落成冬十月來歲
試周視之上及至公堂下至龍門官廳號舍卓堦之屬
一體堅厚嚴密既華既整照耀眾目嗣龍不誠足因之
錢南園遺集卷五文
五
不外矣哉舉工後猶有妄爲異同者賴觀察使臧公榮
青權郡守李君之棧權巴陵令鮑君振飛持之而止余
詳書之以見君子小人異趣何時何地無之惟在後之
人慎所以處之而已費約二千六百有奇嗣龍子先耀
先誠先輝先煥合力任之督工則先耀子光珠也巴陵
典史朱君聚雲亦與有力焉悉應詳

重修澧州試院記

樂既接試岳郡次及澧入署視堂宅及試士所煥如也
實御威驚以爲得未曾有州守范君來謁言修於是年
春月而適落成於余至之前月因屬余爲記按澧故隸
岳旣分州應試者猶涉重湖頗以爲病康熙五十四年
前使者因諸生之意請於

朝六屬咸出資始創茲署歲久日隳多士雖冀得新之
然各私其力情不率一今之新於范君則率州屬一旦
而成之無需時日焉內宅爲使者私不具道宅南爲大
堂東西偏對設二門試士由東偏入至公堂在中修廣
錢南園遺集卷五文
六

若干堂前陳直麗前屏牆而止與東西牆皆牆內有街
街內棚各二區東上九楹下八楹西上九楹下六楹門
出西三區之閒每楹五字字列十二坐位率以石爲趾
載橫板其上他若梁腐案檟堅厚皆倍於常而重門局
固尤便於使者關防吏卒皆處大堂西偏列屋十有四
楹因其地所以章別也夫

國家培養人士無不曲至直省情形但有弗便使者請
之而朝議未或有異茲署之設稱便者垂七十餘年顧
始則聯六屬邑捐資其幸其成成而漸毀而謀所以新
之以爲是非一人事相視而莫之先鮮或出一縉助焉

今范君乃僅率州人一旦而成之其爲力如何也余自來岳陽其文場湫隘坐次不甯方將與岳守經紀其事而茲署早已如此則人固勇於義然信而後勞令出而人莫之憚非賢者固不足以及此范君名元琳江蘇如皋人嘗宰長沙善化等縣所至皆有聲謹書之以告後人

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事爲眾情所利未有不亟興者也亟興之矣必遲之又久而後成以此見興事之難洞庭天下巨浸南匯眾水北輸之江至巴陵城下兩階始見涯涘南隸巴陵曰城陵磯北隸監利曰荆河腦招舟而濟日千餘人以非通津故不領於官兩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之直已而必取盈焉官司屢禁不聽耕農販夫無業貧子徒手覓食往來甚以爲苦又常不量力之所任但務多載夏秋水盛江或反注洞庭洪波洶湧重舟絕流一再驚溺輒至沈沒春冬涸淺然風颶不時重舟之患亦復如之巴陵趙氏慨然捐產約三千餘金議置義渡向時居利者結黨徒出以力撓其成至訟於督撫各憲司予膺簡命來視學非有地方之責投牒訴者亦不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勝彼所圖不過一身一家之私也且眾怒集焉今冬予來按試岳州闔屬諸生以事旣成請爲文刊石記之按趙氏名登模嘗官於浙所捐水田原直一千八百兩每歲租入完賦外悉以贍渡夫又捐銀四百兩製舟凡五又捐八百兩於兩岸渡埠建基置屋又捐百兩取息以作歲修予樂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趙氏此舉甚義且眾情利之然撓者曾無多

人必至今而後始熄彼其利在已立心專而黨徒之志
壹也義渡之設獲濟者眾然所利者在人也賢者造事
終藉愚者用力凡今以後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產置
渡者之心爲心乎庸人莫不好逸惡勞役役然終日爲
人而不倦吾未見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務以
多載爲便必先堅緻其舟帆檣篙櫓之屬亦必完好而
後求濟者不致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無或不良然
操之者以爲非已物也則愛惜或不至必易致敝敝又
憚責而不以亟告也其爲患又豈小小哉事創於始難
從後持之尤難以爲姑盡吾之所爲餘以付之來者於
錢南園遺集卷五文九

滿花軒記
天運六十年一周甲子自談祿命者推人行運有花木
移接之象謂之曰花甲子其辭殊不雅馴而出來已久
但言花甲俗雖婦孺無不知者人生花甲一周俗無不
喜然悅其壽者茶陵譚萬川今年六十築小軒於宅自
顏之曰滿花延俗語以紀其實也仲子人豪謁作記焉
客通過之曰萬川士人奈何囿於俗也應之曰士人誦
讀古聖賢載籍考見其行事返而覈之曰用彝倫隱微
之地盡迪檢押不及於古不敢懈焉此必不可以俗自
囿者也次則發爲文章亦必以古人爲的不懈而必求
錢南園遺集卷五文十
及焉不可爲俗所囿者也若夫生斯長斯居游於斯
切服習語言久矣熟之而必薄之以爲俗也而不願同
是亦不可以已乎而況花甲之說天下之所共知其聞
夫豈一鄉一邑之語哉某在湖湘間六歲於萬川雖未
詳識其行而每欣賞其文竝欣賞人豪之文皆實寢食
於先正融液義理內足於心而發之於口氣清體拔度
越恆流遠矣越五年來京師人豪已充覺羅官學教習
復執弟子禮惻惻如舊時退而考其行循其本分而名
場華競之風無所染也雖其天資學力有所使然然非
自穉齒時庭除閒本身爲教規而矩之者至孰保素絲

不移黃黑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因是以略有以窺萬川素行矣然亦且置無論但論其顏軒非甚平易近情者所爲耶士力於學問有獲而處鄉俗平易近情若是亦當於古君子中求之矣因樂爲記寄萬川黏壁知孺人去年已六十偕老之慶親戚朋友俟誕日必來稱觴可共觀焉

王素懷先生暨張孺人墓志銘

先生諱瑾字素懷一字獻之少與兄諱連及禮先子同學於呈貢曹氏禮未毀齒先子將授以書慨然曰吾就外傳時八齡矣同隊固不一足惟王氏兄弟秀出仲猶少吾二歲清溝濁渠當時已共指且伯氏早舉於鄉仲設帳授徒甚盛顧念舊兄我未嘗白眼恨所居稍遠爾大穉弱不能遣往從事禮心識之不敢忘及年十八始得及門受業先生之爲教最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吾徒常云古人立品從慎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介混雖破萬卷

徒以取罪聖賢講論技藝亦斤斤於是演疾時俗所談墨裁以爲窮達有命惟不知命者斯爲所搖奪蒙童但能執筆輒課以辨別字形兼日用所需物日書數事使之肄習或謂子爲教高者既過高卑者何又過卑先生笑曰此自小學遺意人多不察且子視諸童他日固皆能列之於學官之於朝耶不能而使可各適於日用亦其父兄之所望耳前後五十餘年及門高下殆千餘人先生誨之不倦如一日禮之執贄當丁丑歲春辛巳八月當道簡入五華書院先生曰貧窶若斯得資膏火甚善然彼地兩迤才雋所匯稍能樹幟皆必大有挾持然

大率藝祇此爾今往將遂以自足吾虞爾之退機將自此始先子亦以爲慮乃命有所課業皆復請正如追隨函文時戊子幸一第北上丙申暫歸從及門前輩施君培應時侍杖履一日顧而嘆曰吾不喜二子成名喜無一人於吾前瑕疵二子之品者三子歲月方長幸更以所及見概所不見未幾禮復北上牽迫久之以內憂歸徒能拜墓一痛則猶權厝佳城未卜也嗚呼吾師生平蘊蓄道德本諸身以爲教豈惟從學之士實誠服之卽當時同輩諸老語之無不心折故少司馬錢公士雲嘗言久不見素懷見素懷之徒如見素懷施君培應溫溫錢南園遺集卷五文
三
得素懷之雅吾宗禮落落得素懷之簡嗚呼禮固無足長短然豈契之不淡能爲是言邪今年諸子咸謂禮曰先考妣窀穸未定日夜靡不盡心然求得有時將敬合窆非子不能爲銘以掩諸幽敬對曰禮分內也謹按先生本河陽武氏自考諱良俊始爲昆明王氏壻生三子伯氏改復本姓仍入河陽籍中戊午鄉試仕終階州西固同知先生及弟瓊皆籍昆明先生以明經選永平訓導旋亦復本姓入武庠兄弟友愛老而益篤初娶蕭孺人早卒無所出繼娶張孺人賢能內助先生恃舌耕諸所不繼紡績鍼黹彌縫之生六子長祖堂次祖無

次祖塲次祖壁次祖墉後先生七年卒次祖均女三人先生生於康熙辛卯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甲辰年五月二十六日孺人生於康熙乙未年十一月十六日卒於乾隆辛丑年七月初七日
銘曰道之不墜世有守者不與時遷何今非古繩尺無象休林之躬孤益有鄰百世其風一言一行身實親炙誕告萬年勒銘幽宇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陳嘯廬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世烈字允文嘯廬其號也先世蜀之巴縣人明末流寇之難祖考諱仲舉挈妣劉氏避地入滇卜居建水遂爲滇人考諱天武歷官雲南臨元鎮標右營遊擊娶夏氏生二子先生其次也八歲孤露母氏勸之力學舉雍正壬子鄉試第二癸丑會試遇大挑例已列一等大學士鄂文端公特抑之召至私第勸以遠大贈金遣歸丁已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職檢討故事國子監司業缺出以翰林俸最淡者十人引

見先生俸頗後適以輪班引

錢南園遺集卷五

文

五

見越次授之異數也丁卯鄉試充廣西正考官尋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又遷大理寺少卿充中嶽南嶽及諸古帝陵祭告使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歲庚午坐誤封發票本鐫級實非已過代同官者受過也已蒙召見問陳世烈閣學缺在否執政對已奏補有人恩旨降二級補用次日聞內艱奔歸服闋將北上而瘵病作體素豐碩自南回至江夏時以是疾數日不知人事湖北巡撫奏明畱治得愈至是呈明在籍調理然夏暑勞勩輒作因遂不敢遠涉歲癸酉制府愛公聘掌五

華書院講席慨然曰是亦所以報

國也前後六年育才甚眾及歲戊子撫軍鄂公實文端季子復敦請掌舊席體於是得廁弟子之末一日講業畢謂曰爾無謂我今乃識爾爾前與楊焯之吾土楊焯嘗受業禮當謁吾爾不隨往吾心已異爾程子言鄉村裏坐不覺壞多少後生我則疾今日後生喜遊達者之門十九爲虛聲爾他日得志尤願無忘故步體生也晚當甲戌以後已而以前不及從諸賢如同邑翰林編修施君培應布政使周君樽及得友楊君焯及列門下時楊已作令河南是時同輩咸以文藝相高不謂先生所

錢南園遺集卷五

文

六

拳拳乃出於尋常喜好如此也先生之望議也合坐者實深陽史相國所親而先生任有加二級可邀議抵禦陽因以爲諷先生毅然曰微公言亦實不忍其貧老及奏上被鐫怕然不以屑意還里以後絕口不道雖妻子亦不知其實比禮官都下得從前輩少廷尉周公於禮粵西大銀臺蔣公良騏游杯酒談往廷尉於先生爲後進距先生望議僅一年銀臺則先生丁卯鄉試所得士也嗚呼古所稱盛德君子誠何以過邪康熙五十三年土賊李天極朱大飛擁乞兒衛枝葉謀亂事覺六飛走匿臨安郡溪山先生之考贈公追捕得其從逆名籍誅

曰此非誑兒餌誘卽賊輩妄援張其黨與之眾耳巨魁伏法輒手自焚或以爲言曰吾甯以此得過不欲多殺爲功禮毀商時故老猶有稱道其事以爲流慶及後人者觀先生甘於堅議一節誠古所謂式穀之似耶禮於門牆爲後進見賞乃以狷鄙其他匠成諸賢就所長而進之者其不各有得力耶惜不及衰而紀之也先生自祖考妣入滇以考貴贈祖考昭勇將軍祖妣淑人考亦授昭勇將軍妣封淑人及先生官庶常恭遇

覃恩皆改從文階贈封一如先生配王夫人先先生卒子一人安康建水縣學廩生孫二人與咸謙恆女一人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七

適副榜蘇姓孫女四人生康熙丁亥年七月初二日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初八日壽八十有四今年安康走告禮曰先子待君勒銘而後葬禮備懼不敢辭謹撮目見巨聞之大者若夫門內懿行及官侍從受恩節次與生平著述安康已紀家乘不復及

銘曰於惟治古在廷咸讓譽則不尸或甘分謗離離吾師谷廣澤淡於何不茹維仁宅心不盡厥施以迪後生中行匪易厲猶裁狂天篤厥壽何必久位至樂無假疏水餘味佳城一閉天下惜之億萬千年視此刻辭

彭南池司馬墓志銘

讀書而求致用未有不自治身始也身之不治或有所施於用非妄卽苟故君子務先治身然孰謂治身之勇且嚴久而不懈如吾南池者竟至以葬期告也嗚呼南池夙茲逾年矣天下賢人君子爲

國家惜南池稱南池未絕於口然人之所以惜南池稱南池皆以其後之建樹而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吾交南池垂三十年每見未嘗不見其益進敢不爲之實紀掩諸幽以壽無窮南池世爲蒙化人大母趙州蘇氏吾師海門先生堂兄女也先生時以清修厚德型於鄉里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六

南池實仰止之自失恃後率從大母依止蘇氏以析義理遏嗜慾爲喫緊事雖半菽不繼不敢一介取非其有日把一卷簪肩終夕凡少年馳騁事絕無所染若性生然趙州人士之有識者靡不引重而益退然若不及其以貧故嫻侮之者釋然無所於校也吾與閒隔必歷數年始一聚首中閒惟自辛卯之春迄明年夏五對牀京邸日或易衣而出懷然清癯驕榮盡落一起處之必時一噴笑之有節覺是時德性已堅定矣復不得志於禮部及歲辛丑乃以大挑例分發試知縣粵東補封川令歷五年調任香山每一達書無不以不變塞相勸以是

躬出洋梟鉅盜林亞五等特受

上知授五品服擢同知岳州當事者仍奏請還粵檄署同知瓊州專捕餘盜遂歷諸幽險備得情形將見當事面陳之疾卒於陸豐舟次嗚呼吾南池之爲南池豈爲是區區提民役數艘出洋梟盜畢乃志事耶願不弔於天凡思竭誠極慮以效於

朝廷者十不展一而遽奪其年使世之知南池者僅以是事豈吾南池之幸邪且世雖以此一事知南池而不知其有以定於素幾以爲有天幸則南池何樂有此知矣方其任封川也前政虧帑幾七千邑小而瘠民困復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不一端爲之未期年而民信嘗與余書言其略以地連粵西盜數來往無時緝治不力必無以安良已而獲連劫鄰境者數盜上官反欲抑之慮南池欲以此見功將必形他玩盜者罪而不知其相時之急以此爲切務也及後之出洋也亦以信之結於民者淺能必民之不我貳也其致家人書曰吾方出洋心知戴

君目遂無賊及其擊賊目知有賊心遂無洋嗚呼此豈無所挾持而倖於一試者乎凡民之所以信南池者何也信其身之治也夙夜未嘗偷安脂膏不以自潤有必平之喜怒無相市之話言而已其在瓊州也日惟啖素

未嘗進一肉味吾知其爲阿好者稱之之過而要其淡泊自持之素始終不易可見也初娶某氏繼娶趙州龔氏在粵時以尙無子納一妾已皆生而不育臨終力疾啟父請以弟之子書城爲嗣嗚呼孰使之然夫孰使之然夫生卒葬年月日時別書於石諱諸幽銘曰民之命兮

帝時思以康也分人以政兮孰其以爲良也正人而務自正兮而不延其生也天而呼可應兮願其致與詳也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文母劉太孺人墓表

太孺人劉氏邑處士劉公子詔女也

敕封修職郎南安州訓導恆菴府君故籍楚雄充鎮提塘官駐會城四十猶未有子嫡余太孺人在籍遠弗便因納太孺人焉舉五丈夫子一女長子泰運中已耶鄉試終元江州學正與灋同年補弟子員故於太孺人行事知之較悉謹表其大者太孺人之來歸也恆菴公生事穀薄力佐內政得小康輒勸營廬室爲迎養計時公大父已衰耄不能遠涉父與母暫至父輒歸侍未幾先以疾逝公奔歸大父亦尋逝母故善病畱會城疊罹凶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三

慘至沈劇太孺人營藥餌廢寢食者累旬禱神願以身代後患頭風攻目屢屬醫罔效太孺人謹侍左右未事爲備先意用導最後病革執手泣曰汝事我二十年如一日願汝婦事汝亦如是矣先是恆菴公女兄寡來依母弟居太孺人相與愛憐若同產兩弟喪弟婦亦繼喪諸子女瑩瑩賴恆菴公爲營婚嫁太孺人撫視一如所生事公始終凡四十年既畢喪謂諸子曰汝嫡母老汝父在歲中猶時以事往得有所比茲已矣其亟迎之來諸子奉命往嫡則曰誠爾先墓誰託者且以汝父頻年所蓄足溫飽我泰運貴得

馳封我居此不願往矣時人兩賢之太孺人天性勤勵老猶不廢操作諸子諫之則曰汝輩離襁褓卽足衣食知安居無事之樂耳汝父起家貧寒備嘗艱難以有今日豈聞且見之乎而況若諸婦乎凡吾所爲如是而後心卽安且正所以爲教也恭逢乾隆四十二年

升祔覃恩馳封孺人泰運弟景運應運翊運鍾運應運早卒鍾運太孺人服闋後始中丙午鄉試候選知縣女嫁楚雄廩膳生十世孫五代崇岐嶧嶼女孫六人太孺人生卒年月及餘行事原任分巡河南陝汝道昆陽趙檢齋先生旣爲志銘掩諸幽不復詳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三

文西浦小傳

西浦名泰通字健齋西浦其別號又號陶廬年十九中己卯鄉試庚辰下第留京師辛巳再試不利歸故麻城令同邑楊夢舫承芳工詩主西崑體處士施竹田炯詩格頗與之類夢舫時方下第竹田遊京師亦倦先後歸西浦數從遊處肆力歌咏又布衣孫髯故三原人也詩名著稱尤工記覽亦博夢舫竹田皆輕之西浦不謂然亦數過從講論丙戌會試復不利辛卯再上又黜落寓京師城南龍泉僧寺今香山令蒙化彭南池翥長樂令丁憂同邑王宜泉運昌南甯教諭今在告石屏羅有亭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三

慶恩弟安甯學正今在告際叔會恩暨子六人所夕砥礪易衣而出故大理寺少卿嘗義周立厓先生雅重西浦折節與交楊夢舫故與立厓同學友善時將次得官亦至寓立厓聽雨樓每佳勝輒邀西浦子及宜泉有亭亦數數與俱歡諧沈醉竟夜達旦明年會試復見遺與大挑得二等羅氏兄弟亦二等或爲惜之西浦怡然曰親老正使我養也且得專故業再上不猶愈於遂廢此事者乎借補南安訓導乙未復不遇戲謂人曰吾如楊昭五有問之者亦將數馬對矣楊昭五名啟先晉甯人今官東川教授

朝廷恩例凡雲貴會試往來皆得乘驛自邑之滇陽驛至兵部皇華驛凡九十有七楊故屢上不遇爲此言自嘲也明年丁父艱歸悉以家事任仲弟率餘弟讀書恂恂皆著時譽服闋補騰越學正丁嫡母艱起服補元江學正母老欲留侍不許不得已行聞艱奔歸哀毀骨立尋中喉風一夕卒年四十四性和雅於交游若泛愛無厓岸然生平稱投分者無幾嘗從二羅先人隴西令用璞先生受業故與有亭際叔視若同氣其次則子此外可屈指盡矣所遺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子岱幼弟鍾運亦與子善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二

論曰修短數也然才矣而不竟用生之亦奚益乎子年十八與西浦同補諸生西浦猶少予一歲學使者則今侍讀學士閔葉毅菴師也拔同邑二十七人七人入郡庠猶無恙邑庠二十人楊潮最早歿次李枚次陳再馮再馮名琦一字琢齋久困童試邑令嘗拔置第一仍不遇祖母邑先正王永齋同產也家頗有承齋遺書力學欲追之旁及星經藥方金石篆刻窮年考究嘗教子作詩法度訖以窮歿予作詩哭之西浦取覽未嘗不悲悼竟日也豈料身亦爾邪西浦歿後祿勸教諭錢徵廬汝嘉又歿再馮最刻苦徵廬曉曉不隨人俯仰嗚呼豈易

得邪豈易得邪

錢南園遺集

卷五

文

垂

送李華兼爲其二親壽序

太和李華歸過潭州告澧曰竊不自揣萬里走京師營寸祿爲養去寢門四五年需次遙遙未審何日得深負慙鄉里兩親之年行且六十矣幸假一言持歸爲壽澧作而謂之曰是何言歟子不聞昌黎之送劉師服乎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者德之所致也假使是時子擁萬鍾還日具三牲五鼎而德或多慙老親方恐爲之食不甘味鄉里復何論焉吾滇以優行獲貢太學三年之中兩人而已子始與是選當事者負知人之譽子在成均交海內茂異士澧觀子意氣之高邁胸臆之豁落常超過於眾人之表雖一切所爲不皆有得無失然卽所失而論亦迥異乎時之齟齬小謹俯仰無得罪其實揅棘栽籬不可易測者幾若雲螭之視泥蚓故長保其令名以歸子之仰事二親亦無多慙矣雖然不可不益務修德也臨深爲高志士所病僅僅度越恆流不遠取古君子之難能者孟晉以求迨其所爲亦可槩矣用力之方莫要於審察己之所短而不自諱則己所及覺已自怡之所不及覺亦得因人而治之子之所急大要在盡迪檢押而已今而後子誠日就焉月將焉吾見德與年升令名之載以行於世者且不徒爲門內光也抑嘗聞

錢南園遺集

卷五

二十六

NO. 1

子之稱親曰父慷慨樂義調急不伐母善順成父志捐諸所挾甘澹泊無悔是二老者一則車裘與共敝之無憾之高風一則雞鳴視夜雜佩贈問之遺志也夫豈亟亟然以子之厚實輕重者哉誠見子之德上可以齊肩古賢雖歡菽飲水其榮多矣又況天祿之至已可計日而待哉子歸上壽卽以灋斯言敬質之

旌表節孝徐母殷太孺人事略書後

婦人之義從一終也遭變而或渝可乎不可則壹其志以帥其氣而亦遂無難爲之事何也天定之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之所以賦吾何如素其位而不敢自誣又何論其爲茹荼爲集枯古來巾幗男子非嫺於婉婉之訓而知之則其生質之美而自能知之知之而徹始終以蹈之是以彪炳史乘霜晶玉瑩命自我立雖氣數亦莫之能勝也關達攝提格之歲得友徐子於都門讀其母殷太孺人旌表事略仰而起敬曰信矣其知天之至者也方其失所天時年

二十有八老姑衰頹徐子甫五齡耳又自其始來作孀時家徒四壁立夫子授徒於外奉堂上甘旨侍操作佐其半及夫子丁外艱以哀毀致疾卧牀者五年生事益可知矣及遭大故又數值饑年惟賴一身兩目十指日紡績篝燈恒至丙夜僅以獲濟遺徐子就外傳讀書督責無少假貸歲疫徧里閉無免者獨其家得無染人皆以爲鬼神默相之矣及姑之喪年八十有四孺人之色養者蓋二十有六年而舅與夫子皆未葬也乃罄歷年銖積寸累之物命徐子擇地同時並安窆窆噫嘻孺人之所處誠可謂極難者矣而惟知天之至安之亦如其

常貧可藥也不待求方力足食也奚必贏糧抒其一心
所自得而道遂以大光乾隆五十二年歲在強圉協洽
受

朝廷旌表是天之所以報孺人實孺人善順承天之所
致也語曰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茲非其驗與徐子
名明理精黃帝岐伯術自言受業有自雖未明其爲太
孺人所使然可意而知之也士方未達時利物莫良於
是是太孺人甘節之吉濟身以及家而子因以成仁術
濟世而靡有涯也謹盥手滌筆硯再拜書簡

錢南園先生遺集卷六

雲南叢書集部之三十七

手札集鈔附

昆明 錢澧 東注

南園先生書札文存中僅載致湘撫補署一首然長牋短簡人所弄藏尚往往而有聯元隨見隨鈔不復銓次凡得五十餘首彙爲一卷先生持身交友直諒敦厚於書札中尤卽事呈露足資效法將來編訂年譜亦可備取材一再續輯竊不能無望於後賢云劍川後學趙聯元識

晚生錢澧頓首拜啟廷尉大人前輩閣下自違尊顏倏忽歲餘緬想仁風不勝饑渴禮以非材繆竊祿食薄功

錢南園遺集卷六

一

厚享致干殃咎去夏做境大雨水廬舍蕩無孑遺雖舉室幸免爲魚實不勝流離之苦因卽假病南還以今春二月抵舍卽欲具啟恭候起居適值做業師趙州蘇觀巖先生先於去秋卽世葬期伊邇因卽奔赴微迂時日遂致人稽伏維垂宥同鄉先正羅竹園先生及做業師皆以清風亮節儀型後進年來相繼殂謝感唱之懷諒復深耳竹園先生行狀久在鑒中做業師生平藐孤幸亦能述其十一剗剗成篇謹封呈覽古之鄉先生沒而祭於社今國家褒崇遺德其有一節之著舉得祀於鄉此其實實惟責諸後賢所媿師生未習行事伏冀示以

指南現亦致書做同年羅三際叔早晚或亦來請教統俟回降以便遵循至澧近況幸已纔完廬室荷免中露然生計大感不免舉室攢眉相對但此事在乎造物者不敢私以智力強也特愛瑣瀆肅候道祺不宣晚生錢澧頓首拜六月八日辰刻

弟錢澧頓首做齊二哥足下竊米長安又逾四歲碌碌衆底無一長可爲知己慰者今年已滿四十如何如何近祉何以一歲中得鄉信甚稀略不聞其梗概想安敦之吉亦無他故也從吉不違育麟一事頗復措意否異日一有喜音或勿憚示遠人使知也彬翁近已有所事

錢南園遺集卷六

二

否大姪如舊秋間似可一同北上亦願豫示一音也前月村帶來用項媿澧所託非人致事不濟今謹附謝鳴兒之便將原項帶回渠素未識月村澧屬其卽於公處交明亦可也封典一軸薛秋巖已託火牌領帶回滇不審已送至月村處否或卽使人至秋巖處一問也偶冒風寒諸不及詳頓首頓首二月初八日午刻

弟錢澧做覆以老大兒大人七月十五日接前後三書具悉一切卽託安人向查十八日回信彼正擬照大理請帖例駁回旋託人與令安置彼欲甚奢可厭再三議妥予之三十二金火牌起身不及待其鈔出文案俟後

報可大約萬無他慮請即放心來項二十足京平二十
一之數又加水已作二十二數預與彼矣至鈔出時補
數禮自當爲公設措也統候續聞勿勿不盡上請伯叔
父近安李相近好竹望秋閱捷音郝觀老希爲致意不
另七月二十日辰刻

錢禮頓首大二兩仁弟前月乘薛公之便數字陳情并
致微物不審已達否本月二十二日丑時鞠氏大婢竟
生一男令姊慕前足望有人奉祀矣祈白老母知之
切家事總以和氣爲主無改先人舊規想高明同諒拙
直也候安不另禮頓首四月二十二日午刻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三

錢禮頓首榆街老弟明府使至承諭不勝感激禮部細
之故不自爲謀遠煩大君子且甫蒞任諸務窘狀可知
乃所備價竟用擲遺益令人滋愧耳禮所需物不必佳
者但稍健而馴卽爲妙品使者稱所已購足折不堪用
今仍留署中飼養毋乃徒費無益老弟愛我所令左右
舍茲更圖可耳現在頗屬亟需諸望垂照卽請還安不
另崇實老弟並致不另禮頓首

弟錢禮頓首敬請以老大兄近安前承諭所辦七月底
始定此等事若係駁回乃有專文不然只是存案於年
底核數也今記萬妥謹將該吏鈔稿呈上聞伯叔父大

人壽履康寧禮頓首九月初五日辰刻

禮頓首前兩度奉書輒數交最亭爲我轉報昨奉書適
知並未一達咄咄怪事比想依紅多暇不聞循陔肩隨
哲昆仰承色笑爲樂何如兒輩授室徐圖未晚也禮媿
奉侍無狀老父日益衰疾今年七月服闋擬卽乞養豈
敢一夕遠離幸入春兩澤年景不似去年之可虞黎羹
之奉爲力似可稍易也適履錦懷感可勝道禮頓首前
承惠最亭物適值其嫁女已面爲付之矣

禮頓首近兩承書具悉近社隨遇而安吾輩奉身第一
義多所驅逐徒勞功故凡一動不如一靜也承示可

錢南園遺集

卷六

四

援例改就學職此最上上不諫之策但晤省堂又稱吾
弟省懼五年內不卽得補恐此意亦未遽堅禮竊以爲
過矣舍此一着將仍赴原省其甘苦既所深知卽歷抵
諸故舊問週日人情亦略可見何如守我青蠅束書訓
子使先人忠厚之澤身所不盡受者後人得而充大之
耶況三兄既老若吾弟更事遠行將必至於兩失鄙人
固料事多錯然於此着竊自負以爲觀之至明況省堂
亦所見與同也臥京邸服藥幾百五十日餘殃未盡
額脫落下不餘三遍身膿瘡殆無完膚三兄毒教雖不
蒙加促亦豈敢有忘無如執筆甚艱臂又不堪着几非

爲吾弟決此至策不能力疾上此數字也希鑑不一
禮頓首三月十二日辰刻黏紙壁間立書

禮頓首前兩承手書愧未一報銓部事端雅所不諳任
京村素稱知好且於選司負能譽者前告我一端後變
局則天淵之別誠不知當據何說爲報也袁州太守告
別無幾日遽令解職仕途升沈不可料也若是爲下如
禮兩選農部皆未一入曹司昨乃復拜言職吾棟謂我
能無磨解祗懼否也天下之望我者必深一人之責我
者復不淺召對灤陽訓諭諄至而自量精力漸減於昔
性又寡交門外事卽罕知聞正不知將來如何塞職其
餘俟再報不宣禮頓首七月十七日辰刻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五

將貽羞桑梓以爲知己者大戚未可知也劣弟輩里居
復不曉事儼不時辱承金訓感荷曷勝風便草草陳情
禮頓首昨省堂轉付手書讀竟若春霆之甦蟄雖甚不
肖其敢不勉君子愛人以德固其發於自然而文境亦
中繩度質諸古人無多媿色尤足規進步異人也禮頓
數月毫毛無所爲效復邀恩遇於格外俾厠軍機司員
之末此誠不異輟股隨使隨驥債敗不俟旋踵耳然
不敢不竭其在我他日終有可對良友而已所深慮者
家弟輩略不曉事或致妄與人交有所沾連愛我如吾

棟幸時提耳枕以既敗也比想眠食綴吉使便食卒數
字惟鑒不宣禮頓首再拜十一月五日巳刻

禮頓首臘月望後一日連荷手書二凡所以爲禮者無
所弗至感豈常辭所喻禮自抵南陽之裕州偶不自謹
致冒薄寒途次無可信之醫姑以意爲疏散雖稍瘳汗
而未周下體竊不自揣聞鷄仍起日踐朝霜度河而後
始漸覺不支不意至保定後之北河幾幾委魂逆旅也
賴賢生大力提挈入都醫藥月餘恃人扶掖勉赴銓部
投供至於今日手足猶不甚聽用也承示先人遺照得
蒙觀容惠題感實切骨惟諭以作畫爲報應俟徐爲之
餘俟續聞禮頓首十二月十九日未刻

錢南園遺集

卷六

六

所也近數日來稍稍能自握管然不過三四行手筋輒
攣又伏案稍久眼花輒亂紅綠兼以視凍數煩呵欠爲
苦也河工實賴秋厓然不審無帶其北上否惟家弟三
弟悻悻不善處羣恐終負觀察委任耳風便聊此爲報
再者禮補官日期云在來年單月久近殊不可料然
病殘之軀亦且以多得偷逸爲幸耳
禮稽顙不孝復罹大故辱承仁惠感荷靡涯數行申謝
不審達否寃妄之禮勉率弟輩輒於來月十三略具儀
物而已一切儉敝無復可言吾弟屢念謹以訃聞喪經

中不敢泐丹叩請老母壽履康寧伏惟轉白蒼黃不盡
欲鳴禮稽顙十月十日已刻外有杜象巖及騰越趙白
齋二帖希轉發爲感殷最亭十一月嫁女正月西行忙
中不另函附此叩請伯母福安哥嫂好

弟禮頓首敬請大兄大人近安前月一札想已入鑒宜
泉所屬議婚芳谷一事惜夏間彼已他有成約外此又
急無一勢便而且當意者亦殊憊人也潞州分判不審
何日始上近易新政大致絮白遠勝舊者契合可預卜
也不日鸞輅南巡想北來定須五六月間竇方新任楊
邑度相晤有期前月宜泉言臘盡起行茲想在鎮魏間
錢南園遺集卷六 七

得一家書米價曾無減少也倉皇數字不盡一切臘月
二十五日北會館中早起頓首頓首
禮頓首再拜眉亭三兄大人臘月十六日王玉及兄至
仰荷惠札并纓衣之貺且感且慚禮以十月抄至潭受
事一切未諳習之兩月稍得其大略然尚未及校士
正不審能無肉眼之誚否耳玉及兄稱伯母已至瀾獻
歲在邇調膳之餘定膺多祉又聞差務悉已了當想四
五月後卽爲榮擢之期矣禮前月得家書知家母已挈
賤累北來未定何日可到又聞喪一同產女弟殊難爲
懷幸有數故人相聚差不寂寞使回謹此候安卽申

惻不一禮頓首十七日五鼓

錢禮頓首再啟五弟近安前月一札想叨清照矣所託
一事彼時與渠言明將費項對交銀號俟定稿呈堂與
彼一半行文時與一半旋於前月初九日稿成上堂初
十日交明一半次日稿下彼卽追定來取禮驗明實經
畫有堂押稿上并鈐過司印此事已妥早遲總要與他
因卽盡數交明矣廿五日彼來言文已由兵部發塘計
日可以到滇禮再往詢查果非誑語此事幸不辱命但
茲費項係一至交託人捐監者彼時懼該部辦等壞事
是以挪用今如仍俟帶來則彼捐期已誤現在多方設

措應之此一項祈卽照數交在寒舍以省往返之力也
卽請老伯安郭老伯同此倉卒不另致恕禮頓首

知郡大夫眉亭三兄執事禮頓首去臘王玉及兄至承
惠札并諸珍物勿勿具謝新歲擬具舟輿送玉老如龍
山而此齋決計仍赴尊所謹薄資送之未審到否老病
久客殊非得計夏初大兄南還將之與俱則感賜正不
獨在此翁矣比想勸勞差務日無寧啓事訖定膺榮擢
遙爲欣賀禮第二弟潮已於月之九日奉家慈及賤累
至純子生八齡始識之實殊下劣幸老人康強且具言

禮部節制主有德計即遣人往城廂同出耳茲以遺奴
資揭之便數字陳情伏惟垂鑒不宣禮頓首正月十日
寅正刻

禮頓首拜別後不審何日抵里一切摒擋何如力莫能
助悵悵而已楚中苗氛未遽撲滅同鄉南還者頗以爲
慮茲乘王東渠之便數字申意鄉純老一札祈視過轉
交之中有怨屬之子一券渠係馬氏兄弟之甥或稍延
者祈向馬氏兄弟促之預存鄉純老處所以然者琢軒
身後妻與弟判然兩黨來者各有所云云必得純老令
弟召戴則曠擯與孤姓同至面備陳之蓋亦不保其能
鐵南園遺集卷六

然敢偏落一手辦理差爲盡心也初五日即扈從潯陽
小永將之去苦况萬萬心知必悉也禮頓首五月一日
午刻

禮白去冬寶六世兄還託致一札及捐照指計日內似
可必達昨夕得手書不謂邇來不造至此然冥冥寧不
有默司其過者至有欲賣人之語行路猶且弗忍矧骨
肉耶然祇自取戾而已於人何損可異者又有陳姓所
託一事去年卧病臙脂胡同兩次見崔二差官曾無一
字道及三次得家書亦無一字及者中間情偽大不可
測令人慙慙欲死幸即究明着落早示我知再爲之計

可耳病後續以臙瘡甚苦其堪更濟以此等變異握筆
懷彌增惡不復綴觀一切三月廿八日辰刻禮

姻侍錢禮頓首再拜太親翁大人禮自違左右倏及五
載婉以碌碌孤負遠懷比歲致書家中輒不敢一函奉
達辱在至戚恐識禮所處轉爲增煩禮今夏幸一干役
桂林妄荷非分獨可於家兩君前少爲慰慰目前月還
京接家書知太親母之變遽隔萬里不能敬伸一奠惶
悚惶悚第三舍弟源賦性蠢愚叨屬半子幸恃慈恩時
加教責感荷難名茲乘風便謹此上候金安伏希仁鑒
不一諸棣均安統此姑舅親家各希此名致候姻侍禮
鐵南園遺集卷六

頓首頓首

禮頓首月之二日承前手書及惠珍感謝感謝諸務悉
屬弟輩妥辦如命於本日令其載途指日蘭夢協卜必
早以示我也臨紙斷祝無暨一切想具老仲札不復贅
禮頓首

是女置第四弟婦所兩月餘性情大具尙無他唯苦
女工不甚嫻究其所以伊父不事生業手握一磚即
可終日十日之中四五日不舉火柴根煩腸之不暇
一切鍼黹何從試手言之雖可憫亦可恨也并及初
六日辰刻

錢澧頓首再拜十四日奉手書并凱歌一篇仁弟愛我無微不至感切私衷非可言喻自聞家患草草出都老父與弟輩雖復粗完廬室苟免中露然啼饑者在門東索負者徧戶外偏仄之狀日甚一日此亦無可如何俛焉需之而已前辱示太年伯家傳太年伯母行狀碑表竊疑卜吉已久今始識其猶未不審決於何日願一示知石渠先生至亟圖一晤不可得承惠書已蒙他氏轉致前經黔中楊庵師近況如常牧亭師於澧出都前數日調掌河南道矣辱示凱歌并序序之蔚然入古作者之室頗疑吾弟別來造詣必亟進今而知其果然又年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七

伯大人旦夕提撕異日安所量也草草布悃卽上請年伯父母福安諸弟姪輩均吉錢澧頓首再拜

澧頓首有亭大弟仲叔季幼諸弟苦次五月八日澧歸自山東始接讀文西浦所貽書并際叔手書哀嘆欲絕大人爲吾鄉完人正宜享期頤之年儀型後進而遂止於是雖全受全歸了無遺憾然學者失所瞻仰何以爲懷矧在弟輩至孝然慎終大事尤貴節哀合於典禮之爲難無徒毀瘠滅性窳窳有期澧弗敢以疏無拂弟輩見委之意謹成誌銘一篇掛一漏十自視惟有汗顏或可裁飾及更倩好手改爲之處惟諸弟酌核也不更贅

清本欲知澧非不欲追琢求工而力僅至是添改塗乙之處可諒也夙承惠好值茲大故不能少盡棉力接家君手諭知更明厚賜仲澧一寬飽粥之累銘感何極謹申謝卽祈叱名叩請伯母夫人服安六月一日澧頓首

再者前承際叔以大人詩序見委雖已脫藁且再易終有未愜於心之處俟改定再呈也

澧稽顙不孝罪深頓罹大故閏月十八日歸自湖湘五中崩割一切不及聞問年伯母太夫人仙逝至月之六日始得知之緣澧於衡州聞訃爲四月之念六日至是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三

百日遵制薙髮有來唁者始語及也咨吾令親惠示手書兼承重賻稽澧於受感媿交迸澧與諸昆季同茲草土茹荼之况匪待言喻吾弟以不一遭之思深永錫之意求之古人復何以過惟是相形之際不肖誠有不堪爲子者耳始澧之歸也老父衰頓不復自持重以目昏艱視日昃歎恨老母在殯敬擬舉埒清水河祖塋先曾祖妣兆次而形家言今年於山向弗利近又有說者以爲俟舉窆時宜無仍故向以避所謂黃泉水患而或又云是未爲患各出所本之書以示澧略尋其故則一書中已不免自相矛盾或支離了不可通深媿不肖平

日不一究心於此至是茫無所決惟有悉心研求務期高明仰質以定一是然後得據以誼日卒不審能無貽悔於後否也賢梓日前過舍親示計帖敬審大禮在即隻鷄絮酒無由仰效謹竭鄙衷構爲額聯不足揚淑德於萬一惟賢昆季仰告先靈俯鑒區區之誠而已如胞之愛請惟原諒不宣禮稽顙七月廿一日辰刻

禮頓首十九日奉兩札備悉一切竈變大事已獲吉地此自有德必應之恆然經賢昆季苦心倍常之狀奕奕流於紙上同患人讀之不禁感咽無已古人云人子不可不知地禮與賢昆季寧以其易知而不暇用心正以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三

其難知而未敢輕信於心故姑置焉而無如世之號爲知地者多也不但略曾讀書識字者動以楊曾自許卽村僮市儈之徒亦且從而攘臂其間卽先慈之事議一立向亦至昨日以筮決之又得一明者爲之說始克有定據以誼日大約尙須數日始可耳吾弟至性過人然似不足於學問以毀滅性古昔所譏況浮屠之書謂有益於送死大事尤惑之甚者比想可以勿藥不勝私禱勿勿陳情候孝履不敬禮頓首八月廿日辰刻

禮頓首

張起轉示手札謹以前後兩次屬書紙卷檢交郵務以撥情懷殊惡不及一札想能遙度我情不

怪也此君不謂頓作古人可悲且復可畏昨呂竹齋過始知所託已達惟屬作小楷一冊僅書楚辭一篇及三頁未卒而病瘧委頓殊甚未幾諸雛蟬聯患痘老父日夜懷憂因亦不敢少少釋懷忽忽兩月有餘昨日始承命循俗酬神竟也從容當復報命比想昆季一堂持服禮皆如常不審秋成佃租若何將無似薄田幾不足以完賦否也竹齋行速聊此附懷紙盡於學徒僮得此紅絲關紙得無使人怪非棘人所宜否諸兄卽爲我陳意不悉禮頓首十二月十日寅刻燈下

錢南園遺集

卷六

四

禮頓首前呂君至賁示手書知遽失兒慘同在己春中胡民望君至略爲說兒病狀意不過少年豪縱所致恆情無足怪少調補卽如故亦孰知其竟爾也手書過自引咎夫豈謂不宜然安知非數實使之非理道所足相爭過自疚心無益也且不識現曾抱子否脫或不然益當自保以爲後圖禮舉子已四十有七逾二年又舉一子以吾弟齒計之服闋後取效亦不晚耳汝勤弟抗心希古五言合者直駕三唐而上之體漢京之厚而不襲其樸其少降抑者厠諸王孟韋柳正無媿色惟舍文從質一種苦未臻與七言及近體力量多所未及或亦以性所不近不甚屑意故耳去年趙州龔贊屋弟以稿

示禮古次荒述略略披閱大都率意塗抹捉襟不時露肘迥非汝勤之匹汪學使序文乃與亞和殆亦僅據目所及見耳若以鄙人所見吾黨中獨彭南池師茲屏真與汝勤鼎足也茲屏稿不便致南池一卷則在湖湘小胥轉鈔者茲寄呈覽願汝勤印可便中仍擲還也禮奉侍老父諸幸託庇無大恙閉戶訓家資第三弟坐市販易稍競刀錐以資藜藿一門三百餘指苟無他故計亦足以苟活惟旱勢可虞之甚想廬念并及之也伯仲兩弟爲我轉及不宣禮頓首五月十八日辰刻

錢南園遺集

五

賓連石蓮見昆夢均想趙吉伯氏仲氏當亦數報平安爾賜復何如昆明裁捕幸九分有餘惟西北鄉猶一望赤地耳草出之期痛僅六七日未創先狗馬填溝壑敢煩勉結北里計隻身而外僕三馬三能區區金斷無足傳耳嬰未敢以後關內五百餘指僅僅以給朝夕之需賑更復何有可畏趙繼自四月下旬以後竊以數爲憂營而皆盡餓不獲已昨復強顏使一力走楚雄又一力走曲靖恐亦不免同歸拾潘昆季愛我如胞不敢匿不以告不識可設法爲我籌措百金否頗意猶擬挾一豚熟熟齋者出萬計皆不就則亦繼置之但得此百金

於弟輩謀蠅頭者割取多寡亦已行矣承要作記文勉爲用稿萬望爲之質也愚村先生餘統候再報禮頓首五月廿五日辰刻

禮啟前承報不能即報一以先子窀穸事迫臨所禮待者公不至是以遲遲今所待復不至謹別爲之所得孫氏者較前覺尤可是以與連夫共圖於本日未刻詣皆惟安矣第四弟婦孺居即已令與向處諸侯言弟酌示或如前札竟俟來春自至否即仍如有辱屬送之來統俟回降不悉一切婚娶並呈禮以連日爲萬務村與疾故營救增煩草草不成字諸兄弟爲我申候禮頓首

錢南園遺集

六

三日戌刻

禮頓首念四日未刻承手書知來使已繫孫氏女平安抵里幸甚幸甚指日惟重爾徵諸云感激徒歸我顏仲氏榮蒞新任想自有報書至滿署催調事亦不過欲現任者亟去以便好吏爲企足欲得者地吾輩在籍遲遲固可自由或以利害之說相迫朝廷無此例也前日倉卒未之及婉甚婉甚至予孫氏女父母一札固仁人之心然觀其題簽鄙意以爲過當抱子之後或再稍加以恩而無容隆其禮於彼所全似尤多耳謹封還或爲其女自致而代爲之書亦無害與禮頓首

禮頓首再拜前於使還附札後二日余公至示前札及
 原貺感愧曷極然自是遂無暑刻不爲俗事牽迫從前
 未了筆墨惟於漏下數刻或前鷄鳴時丁之燈昏眼暗
 寒白而已彭南池之喪既以逾年久欲爲志銘染墨輒
 爲腸裂至是以承封公札促乃勉強成篇謹以呈閱此
 實何等事而僅爾應付吾弟謂我抱咎不當終身否也
 前承屬書小楷及久諾四弟書冊力竟不復能及言之
 瑟縮何如七月廿五日終制遂以廿七就道遙計小春
 可抵都下承致臺山書必不敢致有浮沈也此後懷鄉
 第一事唯有蘭徵及四五兩弟捷音而已瀕行燭下草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七

此陳情伏惟垂鑒不宣禮頓首七月廿六日亥刻

謝清問涂躍龍錢禮頓首名譽李燕謹致書戴二兄先生
 座右自令兄琢軒返真後一切飾終及扶護南還各情
 事已於去冬陳聞想篤念天顯無有不致其極不審電
 容何日祖母以下寡婦孤兒悉平善否也琢軒耿介自
 守少所交游惟同年諸君子及同鄉數人不敢不各盡
 其分所有遠近告訃所及前後寄至諸購除前隨禮封
 呈外其續至者集之僅及四百兩久欲寄呈緣楚苗之
 梗公車諸公既弗便又微聞前隨禮之項涂四兄之二
 百尚未及交而張李二姓兼有違言以此愈不敢輕付

之人遲遲至於今日且琢軒生平孝友祖母高年弟妹
 皆未婚嫁時時形之於言近得其令岳父張君書稱是
 寡嫂及孤姪久皆依於外氏在張君愛憐女與外孫人
 情固然然衰殘之祖母孤露之弟妹遂可不爲亡者略
 致意耶清問等因公爲計議除前所寄項涂四兄早晚
 當無不如數歸楚者如何擬搢不敢預聞外茲所寄呈
 之四百兩而爲二其一以歸寡嫂孤姪其一以歸二兄
 凡祖母及令妹之事願其體琢軒之志而爲之督訓孤
 姪成立死者有知無令泉臺抱恨也還不問親新不問
 舊清問等敢爲此言實交琢軒非一日各出於情之不
 錢南園遺集 卷六 末

自己也不罪不罪清問等頓首九月二日晨起禮書
 再者張李二項李實昧良張雖爲德不足然琢軒於
 彼究多所負且其躬爲扶護歸骨萬里此尤不可以
 小忘其大也

弟禮敬請大哥大人近安十月廿四日接到二哥手諭
 外銀二伯二十六兩并家信已經收清務覓安差帶回
 去家萬里苦況彼此皆非一言可盡今年考差後望一
 分房亦不得幸處一館學生得中獲謝銀六十金儘寄
 回滇少救饑寒耳若汝之苦更不堪述卓異今滿二載
 尚不知何日至京引見題名錄至七弟又復見遺不勝

扼腕幸榮遷在即鳳臺善地耳熟已久可以計日起色耳五哥北上明年或來爲佳送書人至順筆草此上願並謝厚賜大約明日必親出城覓人帶銀總求妥實也不盡欲言願首願首廿四日未刻

禮頓首老前輩大人初四日戌刻蒙示書痛吳樹翁之變此翁宅心之恕與物之誠信於古人無忤奄忽至此老前輩與明夫先生同悲禮更悲其構疾之緣兩翁亦復同也天災流行微賢者孰與蘇枯起瘠朗翁憂迫於災勢將成之先樹翁匍匐於災勢既成之後同盡心以濟衆卒積痼以殞年當與天下士大夫共一灑淚耳昨禮南園遺集卷六

錢南園遺集卷六

九

夕適得制府公牒業札報之尙未識藐孤現隨翁任也禮度旬一二日始克抵潭再爲面陳一切草草不悉謹願首初四日戌刻錢禮頓首再啟際叔三弟同年別後倏忽三易歲矣辱惠書未一奉答心緒多惡不欲重愛我者之憂故耳禮以朽材謬竊天祿薄功厚享以致殃咎去夏敝邑大雨水雖舉室幸免爲魚而廬舍蕩無孑遺家嚴君附書京師雖不敢還而情大可見因假病南還抵家後了無生計有日攢眉相對而已奈何奈何做業師蘇觀巖先生去秋溘逝幸及會墓年來吾鄉老成繼謝幸其生平行

事後人猶能述其十一耳謹致一卷幸爲上呈年伯大人一卷幸轉致有亭其餘五卷再希一一轉致禮行止茫不可必晤文西浦知吾弟眷念感荷無極上請年伯父母壽履康寧諸昆弟近吉便中冀惠德音錢禮頓首再者吾鄉風望惟竹園太年伯及吾親嚴師耳烏可沒而不祀於鄉太年伯身後鄉人曾有措置否付冀示知

禮頓首自去秋出里門餘殃正未已已行至裕州染寒中途無可援之醫忍且日進至於北河幾幾委魂逆旅幸贈齋同年賢子偕行得挈殘喘入都門醫藥幸猶應錢南園遺集卷六

三

手然百有餘日尙然不能復舊而遍體俱生膿瘡不更坐臥苦不可言前承委賁交有亭書以十月抄至京雖氣息僅屬然不敢忘轉託謝省堂大兄覓人寄去越十日有亭乃來一札探禮到都與否且言嗣有亭札寄只交某處即無浮沈又越十餘日禮僅能舉筆略述一切併及吾弟所託致書事及年底有亭來書稱此書竟未接及因詢省堂則云係何兵部轉發提塘隨即據以覆之昨得有亭書稱竟不知浮沈何所意頗懸切禮仍商之省堂除一面祈何兵部再細查詢外然恐終無所獲也欲速而致不達咎實在禮彼時且忍置十餘日無

此過矣然已無可奈何幸吾弟另爲一札再述前情往返計多延百餘日然終不致誤事庶少爲病夫略贖前愆矣二月已經吏部掣補戶部江南司主事力疾隨班引見恩旨卽以員外用或四月五月間又得缺也手瘡殊甚草草不能成字冀鑒不一四弟五弟同此不另澧頓首三月二日未刻蘭徵已著否懇切懇切

澧頓首再拜際叔仁弟蒙惠示太年伯家傳太年伯母行述暨墓銘肅拜再讀如觀遺型又蒙惠賜多金感愧交集當厨煙正冷忽令舉室生溫自非視我如胞其孰垂念至此所恨不得近况略示梗概耳年伯父母壽履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三

康寧諸昆季子姪各勉吉固我意中所料但未審所業何如進退實用拳拳且太年伯清風亮節昭著熙朝沒祀於鄉允爲當理同邑名宿曾否舉行何亦不一示我也便紙敬詢兼伸謝悃不盡所懷錢澧頓首六月十八日辰刻大雨

澧稽顙前月有亭大弟至伏承諸昆季重贈亟告先靈凡有不肖兄弟暨於婦孺感切非所宜喻迨欲陳謝有亭諸未定局應藉報聞之處故暨且已澧率弟輩勉圖先子之大事謹誼吉於十一月十三日辰時萬幸年穀順成大約盡糴所入可支十三四其餘典質告貸屆期

遲勉得以了局現於諸要物購備及半有亭得咨諸亦順利業於本日辰刻利往矣所餘獨際叔一事此事本在澧意見之中以理以情以勢而論皆有必不可矯情欲自己者際叔前示我讀南池猶子句云雖亦一道然迫於必無可奈何亦如此無譏耳今論際叔年則未五十也且兄弟凡五而諸子亦未稱繁衍有亭謂我曾以一孫爲寡媳子而又不幸殤使不再自勉盡人事實非中庸之道故竊不自揣承有亭意而協力以爲之所相凡數人皆非宜男後得一似可而恨經瓜葛最後乃得一諸皆可無後慮業與厥母成約惟須厥父在局書券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三

恨其在外未歸茲其家已自致書促之大約不過早晚可到卽與停當別僱洋婦送之來也南池詩句亦就事而言事其實語有滲漏試思無子而姪猶子豈有子而姪不猶子乎際叔於此大宜自力諸昆季尤宜共勉際叔無遂願志可也更聞有欲請京銜之說亦似太早計前在湖南遇一極善星學者推人休咎悉無爽其推澧尤合若左券暇日嘗以際叔造與之推極言癸丑會試萬萬無以自誤因不揣竊囑有亭無爲之計俟其北上或不得已自爲之計未晚以先澤之厚豈權權晴山兩人來年必無一售之理相偕北上證驗故自有期也未

盡萬一餘容繼上禮稽顙九月廿四日戌刻

先慈寔安議三說相持一日立寅申一日丑未一日艮坤或云艮龍而坐寅向中雖有坐煞一說究之不可輕爲嘗試又云艮龍卽坐艮向坤正犯氣衝腦散之戒且水口出坤爲向上送水或又云丑未向則向失艮龍頂氣外撇橫案印星雖收水稍愈而不補失山之患以此紛囂蓋匝月有餘旣而復博謀廣證則庚申坐煞之說訛誤者過多遂置不論以餘二說決之筮於艮坤得坤之比於丑未得臨之坤澤亦不敢自決訪之余斂齋爲之說曰坤利牝馬之貞正老母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三

所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未皆在西南然未究在坤東則不宜未而宜坤之象五爻元吉之爻亦吉更復何疑且丑未之占著亦告以臨之坤是尤宜向坤之証也遂從之蓋本月十九日始定也浮屠之書他未遑及如金剛楞嚴頗曾寓目究其底裏毫無益於世教前人謂皆竊莊列粹語敷衍成書者尤爲寔論昔閩中張惕菴師云貝葉來自西域其書皆梵唄旁行了不可識知他定係何說惟中華文士潤飾爲之耳如鳩摩羅什并據爾雅說文以華其編尤可明證吾輩子臣弟友之身受中於天地所以執親之喪宜

如何自盡者豈可爲彼惑耶琴山五弟想不樂聞是語否禮再及

禮頓首前大姪回叙勿附札想已塵鑒不審大事定期早晚五弟想可勿藥念念先妣墓期謹已諏於十一月十四日惟是五中崩割諸輒迷謬不識動能如禮無貽悔恨否也久受業廬見村先生自奔歸及今未及一紙陳情自惟多咎近聞遷寶岫想特吾弟至愛爲我轉達倘便也率此陳意請季不及一一禮頓首九月十五日辰刻

禮頓首兩弟來敬荷手書以任荔村舉挂及訖寔安

錢南園遺集

卷六

四

事不遑卽答前日彼事稍竟要兩舫過談於近狀得具悉此事不爲亦已爲則必期其效前呂達夫欲吾弟且來厥謀之賊殆無復過想亦具已陳悉茲兩舫云若爾則門戶無捫擋者四弟五弟深不欲然以吾弟友悌之篤必不致急於謀已而緩於視弟天地鬼神及先靈之在地下當無不默鑒而欲降之祥者卽如雨舫所云別營一室謀亦未爲不臧也然殊不宜多曠時日儻不行達夫之謀則手札所云親來似亦可以不必禮當善爲之處俟誠實可任者載送之來也佇候回降至切至切荔村近狀益不佳觀其挂及寔安禮皆力任可知矣

月十四日辰刻

澧頓首再拜。檇菴至之次夕，使者適至，櫛篋之應乃爾。誦書則去秋未達之信不一憶，屬元遺山詩係付來，使持回數日後，又繳上臺山雜詩。此二次不審亦浮沈否也。澧近益鹿鹿無足道，若諸愛民之狀，君子不自道，早有人爲道之。太谷數書當不妄也。承惠惠正濟渴需，感謝不盡。一切祥穢，書不復贅也。澧頓首再拜。

澧頓首再拜。月之六日，鼎州途次，接奉翰教，讀竟感慙。繼之以泣。老父八十矣，連膝下計又十三年，中間骨肉之慘復不一足。老母七十有二，還自潭州，又四年，澧展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五

夜戰兢，恨奮飛未卽有期。老前輩不匱之恩，昔所質諸鬼神者，不憚錫類於不肖。此德何日忘之？第二弟復背，寢門來此，真頑無可奈何。計秋杪藉其力，將還諸累，是以暨止不遣耳。深荷耀南依助，暇亦勸其技藝，保所已能力圖所未至。願蒙鑒我不妄貢諛之素，但媿不能使之無舍其田而爲澧芸耳。久與後村計來年，此日必預送其歸，承誨竊幸見能略同。比想道履安適，上下均佳。數行草草，伸謝伏惟德鑒。不宜。澧頓首再拜。五月念一日辰刻。來日將如澧州附及。

門婿錢澧恭請岳父母大人福安。前月曾修寸稟，竊入

慈照矣。茲於五月初九日，引見蒙聖恩，授以翰林院庶

吉士。此皆大人福庇所致。現在維有愈加奮勉，以圖向上。知厯垂注，肅此候安。并請訓誨，不勝依切之至。叔岳舅岳處所，叱名請安。不另兩弟妹，統此五月初十未刻。澧頓首。數載里居，叨愛匪一。頻行復承厚贈，抵都後一病淹纏，重以人事牽迫，未及寸楫申候。無任歉然。前日承札委以請封重事，而未聞母氏所出理應亟請示下。緣此典當在來年元旦，是以稍延。茲乘秋嚴之便，率此請安。備乘便風，望卽示知，以便來年及第一卯速請也。併候二兄清安。澧頓首。二月二十五日燈下。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五

弟澧頓首再拜。春初張仲兄來得耳，近履爲悉。前兩報書想均達也。澧諸如故，獨不能一錢郵家中貧病。吾兄釋服在即，北來諸故不審爲力。雞易熙堂夫婦仍遭如蜀否也。勳息幸令我早聞方沛兄南還之便，數字陳情。不備。澧頓首再拜。四月十九日午刻。老九換照並呈及。

弟澧頓首。前月杪得家書，具悉鄉中一切家言。一封卽加封付塘務奉達。未審至否。歲向暮，諸逋孔亟，如何如何。若中諸想，適吉得二兄書，知連舉兩孫，實爲大喜也。某姪南行之局定否？小姪兒計已能行，資性聰明，似可

遙識也紫陽張公還秦之便草草上請福安大嫂夫人
同此十二月七日禮鐙下呵筆

弟禮頓首比西路差事已畢民樂歲豐想政事之暇榮
孟齊眉子婦侍側官途中猶然家庭之樂可勝景羨令
姪久在都愧不能纖毫爲情實以大挑諸公出京少有
所累頓至積爲大苦雖竭具一酒食猶難耳殊堪笑話
得張扶九書知七月末已委署萍鄉餘者略無所曉也
令姪之便奉此請安不一昭齋二哥大人弟禮頓首再
拜

錢南園遺集卷六

毛

禮頓首二兄大人令姪來草草一札想已蒙鑑矣寒節
諸應延吉得胡友珊書頗念仲平大意總以吾兄
嚴訓爲祝今月十四日禮忝授江南道御史敢不勉
勤職所需車馬衣服本已預計因大挑諸公不敢膜視
遂至一空所有今乃爲計甚急情知廉俸必無贏餘但
無可奈何仰求爲禮轉措百金卽於歲內寄至不一二
年榮擢入覲禮當謹備以充行李決不食言十一月十
七日禮頓首再拜

弟禮敬請曙齋二兄大人近安去冬一札特有所懇不
審達否禮自改官以後諸凡大窘所有應用車馬衣服
勢不得不稍爲置頓是以旨昧於賡行中暫一挪用詎

意一滾一盞子母幾於相俸倘及今不更爲計逝將何
於胡底仰祈二兄拯我茲難務爲多方設措借給救銀
三百兩將來有須在京製備物件之處禮當陸續歸還
以供零用決不食言茲特具借券一紙爲據務望卽付
來脚雲覽之望竹所垂原切迫切禮頓首三月十八
日辰刻

禮頓首再拜曙齋二兄大人前於五月中歸自山左始
讀諭札並知不孤禮所望隨一札託信成轉致泊大姪
來又奉教諭感愧何如比想諸務安適可勝仰羨禮近
狀大姪所悉窘不可名尤冀惠愛再假我數十金以不
錢南園遺集卷六
天

此歲企切之極禮頓首再拜
弟禮頓首昭翁二兄大人自交水得六郎偕行六郎數
有家報但屬請安而不親數字知如卿不以相苛也禮
大馬之齒已過桑榆不揣此行筋力大屬不支又不自
謹途次染疾藉非六郎提挈幾不免於棄世道邊想庭
趨時能爲道其詳也六郎明達周慎而勤於學吾曾未
見其匹昂霄錄壑不過轉盼間事德門大慶所鍾有在
昌勝願羨茲以十一月念四南歸計造膝下正際春融
指日投自有地杖履又多一逍遙之所神仙陸地匪吾
老友而誰賤軀藥稍收效但精氣久虧不任作勞數字

陳情蓋十餘次停筆以抒筆筋正不審不復當在何時也念三日辰刻謹頓首

邊頓首再拜久闕候侍知己者諒我才不逮事也舍弟來又叨惠書感愧何如比想道履安佳還諸亦託蔭如昔惟食指漸增不復能脫然爲恨老親來春八旬矣一官外滯未卽獲歸特遣舍弟還聊備一切敦祈大筆爲親壽容並希一力裝潢成軸于孫未至下愚將猶戴德無既也瀟湘八景墨一封共二匣又槌墨二丸衣材二具銀十六星未足潤筆聊願存倉卒諸不及心銘而已晚亭八兄先生七月念七早起

錄南園遺集卷六

元

邊頓首承示書適已欲出閣不及親爲之所幸王東渠未遠行託爲料理蓋自取結按叩投遞及照下至速亦須十餘日而近日取結之難爲尤甚也來項大數儘足唯以取結之故至有不敷東渠業已代添有細單可查也舍弟輩粗頑性成數年里門默承照拂感實不盡頻行匆匆草此請安不悉一切邊頓首五月五日起弟邊敬請大兄大人福安前月一札想已入鑒旋接宜泉書及家言已託牌差帶去早晚當已至矣長夏暑中一切何如卓薦一事前不知其詳及得宜泉書又得惠書始知之然此亦屬常態我輩利鈍或不竟爭在此觀

光祿公近狀甚可憐然在荊州時滿意一權桌篆而捷者乃更先之及其內轉轉則料其消息好者而今竟爾暇日周立屋簷言此公與鶴峰同得第時才望頗不相遠及鶴峰爲光祿此公乃正潦倒公今陟此作者之墳久宿草矣順適者未必可喜沈滯者未必可憂聽之儻來之遇而已邊自謂於此有得碌碌衆底曾不置懷寧吾兄引以爲憊也施芳谷到京一切咸未定止立屋一病甚劇近數日來似可免於大戚是以均未致書屬邊爲之致意也卽請大嫂福安珍姪兒好四兄均安不另五月初十日邊頓首

錄南園遺集卷六

三

弟邊頓首拜候大兄大人孝履去冬施芳谷還曾附一紙想已入鑒月之十三日邊自衡還潭科試遂亦狗畢諸幸託庇獲安前番吉藏猶未定卜茲應已過牛眠大禮舉於何日承諭俾邊名得以榮助誌石實愧實幸未審猶需邊勉爲文辭否竊料瀧岡或尙有待榮褒再膺之後表文自己出也古今一體雖躋顯仕苟不取非其有則歸囊安望餘物重以食指實繁在疚之餘瑣瑣凌雜猶煩區畫無已天生勞人誠非偶然者耶邊家老父七十有八矣老母七十國恩至深竊不敢不圖大馬之報然寢門睽隔第四既天第二第三頑鈍正復如初所

夕惟滋耿耿視吾兄棧券交濟左右猶多所恃賴相去
何如也煩憂雖甚得此想損寸一大體舉目無緣仰察
酒之敬撫衷惟有悚皇薛秋巖之歸附此陳情即候太
姒夫人二兄四兄五兄六弟七弟姪男女輩均吉禮頓
首再拜三月廿日申刻

弟禮頓首大兄大人孝履十一月七日歸自岳州敬接
季弟貴來惠城且審寵愛之禮業有定局無任忻慰
邊郡數年報歸仍須貨田於當下所處亦大難以爲情
要令後人仰此清白耳禮鹿鹿如常春間辦理桑植重
付不善僥倖仍得留任自効夙夜彌增愧惕未審終任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三

能無更致蹉跎石施芳谷翁南還適相及於潭岳之間
邀至署中連榻數夕禮南如賓慶此翁鼓棹常德早晚
相晤必能追禮所不悉也前聞阿丑姪病瘍爲吾兄痛
絕然知孝體必益自愛不必大戚無任馳忱謹此並問
大姒夫人二兄四兄五兄六弟七弟及諸姪兒女均想
安吉不另致禮頓首十一月八日早起燭下

錢禮頓首昨奉賢喬梓惠札再示詩文稿人生至樂無
過家庭老鳳聲宮雉應角以不肖之所知交自五兄
喬梓外誠未見有兩者區區功名富貴復何足以置懷
過執謙抑問道于盲竊不敢不貢一得但使迴期迫應

少需時日耳前承示粵東所爲大壽序文詳檢殆無以
過謹預檢附還承要拙作統俟後報惠病苦草草不
罪禮頓首四月十四日午刻

夜未伏枕略披賢梓近作雄快故應無匹然乏古人
沉鬱頓挫之致淺露與深厚分闢在此定應亟勉以
去其短耳謹預及

禮頓首前奉尊公教及手札詩文筆筆下問惟道集虛
敬仰敬仰來使稱不過三日當行因草數字冀可順覆
不意其人竟不復至又乏風便是以遲遲至今想諒我
也喬梓替作腹中敬爲抽繹稍有愚得不敢不爲貢直

錢南園遺集

卷六

三

竊再啟者不肖服闕在七月念五日勢不可久淹里
門而甚苦比年囊篋如洗計不過僕一人馬三匹可
以徑行然迢迢萬里非三百金斷不足濟現亦多方
籌措而皆不堪堅爲可恃恐屆期徑無一就益使人
難以奈何因不惜醜顏竭情吾賢或可仰白尊公備
能代爲設策如數極佳或三百金亦可飢則詣謝仁
祖求食不肯受陶胡奴憐兒堪市兒挪揄耶苦衷伏
惟垂諒或有所就奴弱不足恃幸更遣一健者偕之
來感尤不淺奉償之期不預贅知賢喬梓諒禮未嘗
負人者也禮謹再及

遙佩高誼無窮惟承詢北上之期鄙意本擬禪服日家
祭禮畢循例一謁當道即兼辭行計于次三日東山省
墓卽於墓次易服就道一則賦性剛拙懼與當道往來
倘名一飯語或有激恐不能不少致愆一則諸親朋
友往來一有不備動成怨隙若皆與酬將匝月不能竟
好從事而亟失時不肖爲故也茲已承慨諾計卽不能
如願亦將及半不遑再覲顏竭力告貸一二度可不出
七月必行也其稿遺留再爲斟酌蓋將授梓必使一定
不可易拙敝亦統俟再報僅附使還申意無任感激之
至禮頓首五月二十七日卯刻雨中

錢南園遺集卷六

三

竊再啟者不肖服闋在七月念五日勢不可久淹里
門而甚苦比年囊篋如洗計不過僕一人馬三匹可
以徑行然迨迨萬里非三百金斷不足濟現亦多方
籌措而皆不堪堅爲可恃恐屆期徑無一就益使人
難以奈何因不惜醜顏竭情吾賢或可仰白尊公備
能代爲設策如數極佳或三百金亦可飢則詣謝仁
祖求食不肯受陶胡奴憐況堪市兒挪揄耶苦衷伏
惟垂諒或有所就奴弱不足恃幸更遣一健者偕之
來感尤不淺奉償之期不預贅知賢喬梓諒禮未嘗
負人者也禮謹再及

再者承五兄示欲賢姪以師事澧深愧德如趙維惟
增恐畏必欲以老馬識途故使導之先凡所示詩文
竊未嘗敢不竭愚直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賢姪才分濟之以博覽強記不三二年將拭目覩
其龍象蹀躞豈不肖區區藩籬所足囿也永示敬以
陳情伏惟仁鑒澧再頓首前日賢姪屬書五紙謹附
緘並及

澧頓首元夕摺差回至辰陽荷手緘感切感切龍莊自
去夏永州晤後僅再通書緣某旣西行而此翁亦甚不
喜出所治一步地徒荒民事此意竟非當道好尙微語
錢南園遺集卷六

三

及此遽折其鋒貌殊慙沮心或未必悔然徒自刺謬而
已於君子何尤聯吉不審如何熟籌而得一策萬望苦
心助我今年湖南押運官澧同鄉譚君也嘗爲東城兵
馬司副指揮茲任永州別駕性故慷慨視澧不啻同胞
遂已囑於抵通卸運後必爲我載還聯吉不惜加多僱
直爲覓一力服侍之俾得仍如屋居較陸行車載勞逸
何止十倍所有一切用度及近年醫藥衣被或不與連
欠並已略計大數概交此翁至時悉爲之所矣特患聯
吉不自揣堅執故性失此機會將來竟不可知矣茲緘
數行專與之所爲轉付外一緘祈交其居停收存俟譚

翁抵通卽特謁之便於同力舉事也大抵糧艘交卸非
一二日事吾弟或得其居俾報萬望盡力或遣大姪一
行逼使登舟不過來春二月可抵潭州仍不過一舟送
其還里了此一大心事近祉何如李生時呈技藝祈教
否聞邨報辦書諸人譴責甚嚴不識敝莽何如憂之深
包誠齋來甚增我氣味昨日家奴稱其夫人卽世彼已
出督運署內別無了事人覺一兒兩女聞之食不下
咽感念五年前亡妻貽累老母何彼亦同此病也附聞
足增一唱一和頓首二月念八日五鼓沅州試署燈下

錢氏族譜自鈔

錢氏得姓始商賢大夫老彭歷周秦兩漢史傳罕所傳稱有之自晉唐以下武肅有國五代宋氏乃納土烜赫於是爲最今海內氏錢者每託始焉顧門族漸不重亦始宋代以來家無譜牒十幾八九雖實一本不過再傳三傳少經變故輒渙不相聯而好事者又往往妄爲攀援雖實繆戾不恤是二者一以天屬變而異一以人僞矯之同失畧相等然郭崇韜拜汾陽墓下流涕狄武襄却梁公畫像不顧究不能無優劣焉澧嘗觀天顏養心殿間汝是錢士雲一家否謹對以同姓不宗士雲後終少司馬時爲官詹其家實吾邑著姓明有世賢官按察便是後科第蟬聯祿勸學正昭於士雲爲族子長子榆林太守汝霖元謀學諭汝嘉尤知名澧與汝嘉同神弟子員故於其兄弟相得然亦朋友之交之恆道非能有所加也蓋嘗論之仁人以民爲同胞雖秦越無所閒矧遇同姓不益怵然起敬於心然不過如是止矣若原原本本確有明徵則雖服窮親盡仍當體祖宗下視曾元之心爲心苟以屬疎而輕之是輕祖宗或忤而絕之是絕祖宗甚至於相賊相殘尤殘賊祖宗而已矣雖其間固有必不能混之等殺而懿親不廢則一也故仰承先

錢氏先集卷七

一

君子追述王父之意綴爲卷方深媿於河澗心實懼致弓嗣後人隨世增益時時觸目警心凡在是譜者勿習戚戚具邇之思非在是譜者勿啟遙遙華胄之誚則得矣武肅子孫在浙惟台州族是其的裔澧在湖南有名選者由武進士官岳州衛守備朱梁所錫鐵券猶所世守六飛南幸嘗命進呈賜匱還之寵以詩歌諸臣慶和不一選袁刊爲卷至是屬澧雖依光霽漢無敢於離而必申其不敢竊附武肅之意可按也並著之

錢氏族譜言行紀畧

高祖純天公

錢氏先集卷七

二

性質直疎於生計養子時或饑凍明裔由榔入澳倡諸生往迎業已具疏數百言斥馬吉翔奸是日適雨道滑失足墮疏泥中敗裂不可陳扳轅長號口素吃不能遽達欲語衛士力驅不釋由榔至頓所命復疏進然經頓頓氣結手顫不能執筆時迫弟宏毅公代之書弟慮禍僅以清心寡欲挽回天意諸常語上公深以爲憾始議以我會祖爲宏毅公嗣自是寢焉宏毅公警悟異人傳其外賢僅一子云

曾祖慎居公

幼淳至極爲叔父鍾愛一日戲謂曰汝衣如是壞汝父

何不亟為汝更對曰衣壞於人無與也以此爾欲得以
為嗣比既婚妻母凡數女皆適士夫公猶未補弟子晨
又素貧每至外家禮待出僦塋右一日俱集有援琴彈
者一止之曰吾傷知音稀也意盡謂公罷曲公徐摘誤
數處妻母屏後出曰我固自負知人今何如矣光精下
絃每歲朝為卦決一年休咎避兵之歲始盡初爻爻陰
涉紙上不已釋策太息不復成卦已而偕室擊五子一
婦三女出生還四人而已繼任檢討恭逢四十一年恩
例請贈文林郎學政任內恭逢五十一年恩例請照
三品例蒙恩特允賜贈中議大夫伯公世賢公嘗誦公
詩素馨花詩而忘落句豐後檢諸殘籍於斷爛鈔本類
娘記中得夾片半行草自朶花下不知即手書否中間
間美字僅可彷彿髮字亦缺半髻深二字各缺半合以
舊所稱誦幸猶為全璧也謹錄於左

素馨但說廣州好豈知亦徧演人家始種一縷條歷架
日採千朶朶花春聞美人朝欲起自說髮香香未已
沐罷蘭湯更揀新髻髻深窺明鏡裡

曾祖妣羅氏

先人世襲指揮豐於財頗有資送來歸逾月繼姑冠始
來歸盡婦禮無敢失慎居公卒瘞楊宗學我伯祖夫婦

及至父還時年四十故廬僅餘瓦礫拮据除營爰以
樓廂遺公產田在舊門里倉溝者猶未隱失伯氏叔氏
賴之誠二子無復親日方其出時業已棄之如遺脫不
生還奈何幸力作足自活所獲固已多矣苦節歷四十
年兩受贈恩例與慎居公同

叔曾祖以讓公

公為少子父母所尤愛憐五歲失恃日益驕逸繼妣冠
來擊其始適張氏女待年將為之匹以故愈得恣所欲
為蕭家山祀墓還憩金馬寺挾毀壁間所圖人馬目過
半抵家目暴痛欲死父兄覺之擊詣神前悔謝從堂姊
夫繼公精繪事亟易而新之然竟無效失明我曾祖慎
居公教以星命卜筮之學早夜思索考問不數月盡其
術自是盡變故習避兵後設肆於市有就問必為委曲
剖晰畧歸於災祥在德之意蓄一贏極善曉醫見公則
馴服晚年近境百里內少時所遊諸勝獨跨往來無煩
人御云

伯祖得衆公

避兵時年十八是時凡經許字室女父母輒昇付舅姑
故配張來歸年始十四播遷還發故瘞諸物獲銀不及
七兩久之致富奉會祖母唯謹友愛王父無間張無阻

妾生二子不能無少溺愛長漸不復服教張以故多界
外家財物王父乃析居焉長子履泰公從博徒耗數無
度不則臂蒼率黃出不知返次光泰公酒少醒時
家以日落悼亡後益無聊歲數數外出嘗得異傳治癩
術十不失一於宜良凡起數人有割田宅謝者因倚居
焉間以市藥來歸未幾履泰公不能復有故宅來歸唯
止吾家對王父垂泣最後來已衰老去當秋日先君子
送之數頓乃及石虎岡並食數桃遙指諸墳墓灑淚久
之明年卒履泰公藉其所餘率妻子居之亦以治癩鳴
遂爲彼邑人光泰公卒於吾家

卷七

五

王父用章公

公從避兵始八歲初計奔北山甫過鎖梅庵百餘步已
遇遊騎欲掠之曾祖不忍釋公抱持尤固其騎以刀背
擊曾祖者再乃脫已而數遇警明年竟爲他騎掠得置
今所謂貝子營凡八閱月曾祖蹤跡至適隨被掠諸
幼出刈草遙隔澗見之有同族行五公者年長數歲適
亦與俱將引並竄而不敢言微攬衣示意疑爲相戲掉
臂他顧遂獨脫事寧歸讀書數應童試不售時官方猶
疎諸補弟子員非以賄則必挾情分繼高祖妣寇內姪
孫敏伯者挾醫術遊諸貴諸子相次入庠伯祖已付金

卷七

六

五百斤云禮選庶吉士時恭遇三十 年恩例請貤贈
文林郎後贈三品與曾祖恩例同

王母金氏

舊門里金氏前明爲邑甲族科第官閥相望季世有維
新公者爲李定國客事見欽定明史卽三堂伯父也本
名初麟字公趾公趾之稱至今猶在人口父聖麟公吳
逆未變時補弟子員及孽作諸兄諸子或染僞命公超
然無與故事定後得充歲貢最先娶于郭生七子四女
禮猶逮次四次五次六三公次六公諱波尤相親愛輒
止於其家焉始歸王父夫久也我族嶺有謀賣寡婦絕產

者王父執義誦止之父兄行以爲犯尊衆哄然起相詬責王父益不忍伯祖得衆公趨往挽退解之曰人既無良寧可義動吾弟兄不受汚足矣會有事伯祖他適衆乃遂謀儀分所得直而寡婦者適至持大半去以王父故疑洩之必匪異人毒置百端時已任身竟有潛爲木人釘腹埋地者一皆置若罔聞王父歸卒不爲之道也析居後食指已增又以所處近市子弟易浮薄王父偶欲躬耕亟勸成之在室時雖習觀田作未一躬執其事至是與里婦日偕畧不覺病體素充肥誕育既多中年手足偶不聽使醫者誤藥加劇久之有授方猴薑九頭獅子二味煮酒服之飲盡一劑疾轉成痼猴薑考卽補骨脂九頭獅子卒不審實何物也遭愛書後每言兒不得志則已苟得志萬勿爲朝廷造一兵端我昔避兵時始五歲與嫂氏及兩姊日磨巴豆塗面微近火取腫實痛甚見者以爲麻風經歷險難非一幸卒保全不若汝家之酷或死或亡汝祖亦幸而免耳方始被掠時刃加於頸數數至營中責使剉芻飼馬久之乃得與衆出樵汲晝亦聊足自潤夕臥破帳視星光煜燦若淚眶開闔不知父母何所或時風雨穿漏濡溼竟夜不能成寐惟潛號天祈死而已語及此輒淚隨聲下歲丁卯二月日

選邪黨伏誅是日曉晨陰晦禮自塾歸先妣持火熏香再三坐之膝側命閉門先妣于隱處出藏食命食食已乃啟門而憐人願傳行刑杵骨爲灰斷頭盈地諸狀謂禮曰汝勿謂若曹之死爲慘事幸早覺使再得逞如我病軀寧復能與衆奔避若少時耶越四月病革數日無語忽命扶坐目先妣謂之曰汝良苦吾但得一卽送一與汝敬問何物已暝時禮亦隨侍榻前也兩受贈恩例與王父同

先君子拙叟公

幼卽食貧五歲值癸巳大饑明年甲午水蕩析播遷入

歲就傅受書未終論語逮事我曾祖妣視供養將不繼時自捃拾佐之十五後代王父肩家事仲始適王遣贈悉所力營娶前母塗氏誕子後輒多臥病不能操作王母病惟兀坐醫藥無寧日幼姑適王遣贈仲姑有加王父母愛所尤鍾承志故也已而塗病漸深將卒之前月適王幼妹適寡孤子清生僅六月姑女及婿應有所觀潛鼓煽之姑意移不相能乃白王父母載還共鞠清邁其患痘而塗卒外氏橫甚其祖故知名士名崇號九臯者也督撫及郡邑門皆時出入陰匿奸俠肉視里黨子弟猶席餘威幸夙憚王父不敢過暴然求索不堪命傾

倒箱篋以是大困及娶吾母同德相助乃漸甦清三歲其祖母女死爛知婿奸悔而來迎乃以歸之越四年王父遠見背甫除喪王母繼之未葬明年戊辰大水壞廬舍寄吾母他所澧及弟潮寄之慧光寺水退僦居他屋冬中訖王母寔年而是時軍征金川造撫牌禦賊火槍一時攻木攻皮冶鐵彈絮作腐操械及油繪諸藝悉納之貢院中需銅絲織網約合諸物取之專業者不足或稱公亦善是夜半促之去盡無一粒餘也明年春初畢役以勞久病目兩瞤濕瘡尤劇蓋大水時日在衡流中既退渾渾人未燥積患至是發歷數月乃已壬申七月

卷七

九

舉伯父賢世公喪丁丑澧補弟子員喜曰吾自是可少伸吾族無一矜幾幾四十年又願澧曰是豈汝能是汝祖不得於身而貽之汝者也始清母之不能於姑而來歸也實少有溢物難難間假以濟王母喪猶在寢忽意變索即償不能至相讐視訟之官得過當後已以是經絕往來清漸長失學比匪公不以前嫌故隨時地陰爲之匡卒無所裨稱主忤母不復能堪一夕哭來泣訴公與對泣爲兄妹如初澧屢躡場屋責之曰汝不幸遂有文名惟吾知汝虛聲無實試自計汝腹貯書曾若干卷耶祖宗遠不可知吾幼恃汝曾祖母見臥所置書二

捆各高尺餘中皆細楷朱墨相雜詢之云汝曾祖口誦手錄者雖經患難不忍遺棄不幸甲午之水牆傾乃與公遺像並失計汝曾祖沒年四十餘耳所業散亡之餘尙如此而猶不得志如汝何望耶始爲澧婦劉氏未娶卒再締徐氏亦然後締秦氏拮据甚苦乃娶歸而弟潮聘婦年且長不可更待亦將圖爲娶歸澧適鄉舉乃綴所營資使北上送之門外曰汝志欲得一官固善然得一官而使先澤盡斬吾目中數數見之萬無同此流也澧待罪翰林數年示書但詢課業何如進退家計不及一語乙未又大水叔弟源始於前一日娶播遷之苦

卷七

十

倍曩時澧亟假歸已率弟輩即故基完葺泥水之役聞猶躬操澧拜膝下仰瞻鬚鬢皓如益以羸瘦幸耳目聰明登山乃暫握杖居數月謂澧曰汝殆將以是安之耶凡人嗟不遇既遇又碌碌無一建白趨而下者不足道然不過作一自了漢不知朝廷設科名官職但爲其人身榮幸耶抑猶有所謂也吾今年幸不死將拭目觀汝於後矣蓋命數之學家所傳習公年二十以後尤喜觀書嘗自推壽止六十有八吾母徵詢其故曰吾生日壬寅至丙申年日犯歲君地支寅衝申金殺木是年七月又建丙申推是月當有丙申日又起丙申時定數如

此其可過耶。澧亟請歸，雖以水故，實此語耿耿不暫忘也。及不驗，笑曰：吾昔固疎推七月有丙申日，遂不復推。節氣蓋是年七月二十七日丙申前二日，已交白露爲八月節矣。明年丁酉又大水，廬舍恃新造得無恙。曰：吾數更此賴人後濟，今豈得務自全，悉納近隣失所者俾吾母主婦女於內，自於外與諸男子雜處，傾儲粟作糜共食，或言年高當稍自厚，曰：此天災也，違天不祥。水退盡括諸婦僮餘資錢視尤困者資遣之，既而爲季弟沈娶，未幾死再娶而仲婦又死，長妹適萬者又死，每示書皆言此不足爲我戚，及澧婦死湖南而歸，肯也不書曰：

錢蘭先生集

卷七

三

吾絕不料婦止於此，吾已危若朝露，安得見汝更抱子語多哀傷，不類往時，再示書尤甚，澧不忍卒讀，謹擬任滿復命，卽祈終養，特命留任，不敢請及吾母之變，匍匐奔歸，泣瞻體貌，弱不自支，動履皆須扶護，奉侍幾二年，恆言汝母得無疾終，恐不能及之，然每日起盛寒亦僅服近裡衣，如廁必俟盥濯後，乃增外衣，頻諫不聽，以故時小不佳，然微進散劑卽解，至是乃不欲食，醫左關脉有異常，時處劑進却不御，衆苦諫僅一呬曰：此所以起吾疾也。吾有心疾，吾在一日猶一日，禁子孫無爲非死矣。豈復能然。顧澧曰：汝尤吾所難忘，先世皆不過諸生

汝遭際聖明，職進至從九卿，後吾向時冀汝少有建白，仰酬高厚，以爲不過七品小官，報稱尙易，且年力正堪學問，一益一得耳。進觀汝疏濶如故，客氣所使，於事輒寡斟酌，吾身後汝不出則負朝廷，汝出又恐不能不誤朝廷，所謂爲非豈必如冥頑不肖之徒哉。陰譴至重，吾在地下不能爲汝堪之也。嗚呼！言猶在耳，恨遽終天，常時食案北面，自示微疾，每出就便坐東面，是日未刻後命進醋粉少噉，輒起命扶詣常坐北面，遂不語，諸孫呼於左，猶左顧右呼亦右顧，逾刻終兩受封，恩例皆與王父母同。

錢蘭先生集

卷七

三

先妣李氏

先世嘗官中書，孤露後隨母管與適朱氏，妹毓繾自給兩兄一娶，高不顧養，一出贅樊，累與兄等故茹苦若性成焉。歸先君子數月，廣生兄殤，我兩姑母已有煩言，惟王父母知其誠，問者被斥，乃已。生澧後弟湖在腹，伯父世賢公病，酒手繼先君子自他所昇歸，王父母深不欲，然蓋公幼染堂伯父履泰公習博飲不事事，王父母人不復視爲子，至是先君子備養之餘，勉營藥物飲食，然手不能舉，內無餘人可代，不敢復顧，嫌朝夕進之，王父不忍，惟太息舉手曰：天道不盡無知婦，他日食其羹。

報烏可量所至也王母則念甚曰吾以病累婦已無可奈何復餘是孽安得爲鬼促之俱去蓋王母晚年惟兀坐起動必資扶負日以數數如廁爲苦值劇作手僅運於胸前上不能及面下不能及足洩瀉益無度未明適寢所潔除敬爲按摩爬搔日高扶之起櫛髮頰面負詣坐所徐進餐不逾時進羹器或眩暈謹負出曝少風又謹負入夕侍既寢按摩爬搔數進羹器夜漏數下始退惟進藥聽醫者所詔口無定時然精力過人日若行所無事於伯父分其餘暇而已堂伯光泰公晚尤不能一日無酒少飲又輒如泥當食時不覺必儲以待視既醒

錢蘭室集

卷七

三

後進終其身無間然先君子數困躓竭作無早夜猶時不繼故謾澧輩過三日無不卽起執業以是中年後旣多病然非甚不得已不卽枕簟甲戌之秋病沈痾逾月勢如不可復起外王母弟出嗣寇氏者一日來視先君子憂鬱之甚與飲數進出涕曰我十五年前病嘗若是賴其到辰食我得濟此事無一人覺者失今不爲之表脫不幸他日何以相見地下澧乃憶數歲時見左臂癢如指者二盞以此也伏地泣不起諸弟亦泣先君子逾不自勝曰若有聞怪而呼問寇公起曰其聲若是斷非凶徵久之乃得勿藥寢益甚時或斷炊明年有見澧所

作細字憐之欲引爲吏謂自今卽可減一食口不二二年可分工食活家謝之曰我方在室時已暑知錢氏故事來爲婦見聞尤確其家祖訓不許子孫喫六扇門內飯也六扇門者諺謂官署早知吾家事者再從叔祖母管外王妹故也同閉扉畢顯者澧舊同塾受讀後入營充字識諺謂之寫糧亦欲爲澧地澧謂傭書得糧所食實出朝廷視爲吏食人民者有開銳欲從之例須先試火槍定議往習乃入而請聞之大駭責曰汝奈何如是行始吾寧死不願見吾與汝父甘寒餓無怨尤者亦冀汝曹或有尤大門庭者耳果爲此寧有出頭地耶明年

錢蘭室集

卷七

四

就童子試無成督課甚至視怠必予重筆澧年十三後每晨起責以灑掃內外地淨乃赴塾歸則抱負弟妹十五後益以汲井滿各器瓶至是悉免日俸無分力再不成無我尤也補弟子員後督益加嚴兩爲聘婦皆死弟潮亦聘不欲令先澧娶五十猶操巾饋及澧婦來歸十不能一二如指澧無任恐懼則又曰此殆不習習而不變爲計未晚不一年澧北上及以假歸仲叔皆娶語澧曰汝婦非復向日比任事之能與仲婦畧等惟第三婦來新頗煩爲慮時蓋翁以中饋屬之詎怒不時聞澧見婦之恆坐視也私尤之對曰大人意如是我四人分職

不許參我而鍼帶補衣苴履有程限仲姊佐執世業幼
妹預製奩物均有程限不待命往助徒以益大人之怒
不敢也始仲氏生子二歲乃殤又生二子皆不逾歲殤
至是叔氏生女逾月又殤意極不樂尤屬意豐語親串
曰渠父謂渠未能建功名我方不知渠何得有兒息也
禱神號佛所以默爲地者靡不至比豐再出婦適有身
兩月數召醫媼診云男徵乃若稍釋焉癸卯秋豐受命
湖南冬初抵任輒奉先君子示誓云已令汝母挈汝婦
來不日載道矣豐私喜先君子雖不俱來而老母至自
是可釋憂勞不意婦道病至逾月死豐適外出哈殮之

錢南園集卷七

五

事皆自躬親豐還謂曰吾不可以更處此矣此事不以
白汝父不可白之汝父既痛婦之不祿又疑我不知我
哀傷何似老矣豈復能堪我適歸庶彼此得以相慰藉
惟是此舉特欲爲汝廣嗣語云單絲不成縷獨木不成
林我行汝託良媒亟爲之所是卽所以盡孝薛秋崖甥
清素畜之若兒子者也進曰此事或俟期年服滿業有
子恐生物議艱然抵几起曰妻豈大親耶必拘服物物
是何物曰然則母留此舉事豈不益便曰我豈不念然
如其父何且婦人事我今此一把骨徒付之僕隸手使
持歸耶抑豈擲之空堂破廟俾其魂煢煢無依耶若署

中斷非朝廷乎人停喪地也我寧婦來復擊之去孫女
孫男伴我長途正未孤寡我意決幸無復育豐不得已
託爲治裝稍留襄或可同日必敦促再四既而微覺立
命取所治何物入視不勝震怒越日登舟豐送至城北
三里山沙磯遽麾使出既而顧僕婢推擠曰過一步
是始殤戀死婦不置也嗚呼自是奄忽六易歲孰謂首
容遂不可親耶始識字不過百餘中年後奉佛習誦經
咒盡數卷觸想通之凡未習卷亦能句讀難字始煩一
問當時無可問越時或來日必問知乃已不久蓄疑也
家將有事輒先知云靜中耳聞忽覺晴然是其驗客至

錢南園集卷七

五

亦先知云驗之鼻端肉動或一至再至人數多寡皆不
爽晚年偶與先君子話舊及諸所不快先君子猶不能
無介介而自旁贊勸意象廓然常語諸婦向來極使我
受侮之人令皆焉往而我如故媿彼時未能爲覺其迷
使其墮落有得於中也豈如此兩受封恩例皆與先君
子同

室人秦氏

先世河陽人其祖來邑作贅遂爲邑人年三十一歸豐
先是豐所聘劉氏死媒已爲之締垂成而寢及再聘徐
氏死亦猶未受他聘再從堂伯母華往爲申意父母猶

難之其祖母劉曰人病是兒疎誕我嘗窺其繯肩修幹
又聞不隨人俯仰或非久貧賤者即終不遇業已食廩
授徒虞不能庇一婦耶議成而劉卒比來歸食指已稍
衆弗能獨勝并曰考其女紅先妣所數刻子者摩挲終
日未已授以吾家世業尤若不相入幸柔順非有答問
卽無一語先君子以是重之禮北上後躬自負其挈從
堂兄華友命爲之女及禮假還門以內固閤言親串中
尤推其異人三事曰忍曰讓且若不知夫子之既貴也
更云乙未大水時倉皇奔避出門已沒膝及過新橋漸
沒腰某氏墻傾激水適滅其頂竟得無恙既而僦居他
處南園集遺集卷七

友人嘗隱其辭意甚疑之及攜所養至已八歲神情骨
理無一類吾家子弟以其方病僅微詰之固不以告及
授所養書鈍乃異常檄謂之曰不意我與若乃生是子
則曰是舅之所以遷令其來也此兒實不佳或幸更生
佳者但嬰病得起耳既而日甚一日夜分喘嗽尤劇益
之以腫更數醫無少效禮先已檄衡郡約諸生童歲試
理無可爽信又恃先妣精力足庇之有餘忍且別焉先
一夕再四苦詰兒所由來則拒閉愈堅且多所指證維
時禮亦以爲信然也嗚呼孰知其垂死猶恐傷吾父母
意乎別二日卒聞於衡山舟次勉訖事還先妣哭之淚
鏡南園集遺集卷七

也所極不可忘者病亟時吾母率婢爲易其近體垢衣趣召禮入曰來視婦臂痕猶亟自掎意不欲使禮見吾母曰此亦竊封以療汝父獲濟者也嗚呼以語有造於家視吾無能爲役而所行出以至性殆於吾母出一體焉而畜於年天乎人乎故瑣屑錄之不沒其實他日子孫亦足援以教家也恭遇三十二年恩例受封孺人後贈三品與先妣同所養子之明年喉風暴殤又二年女適劉氏

季弟自崖

幼知抑畏不敢效諸兄之豪七歲就近塾受書禮從師

錢蘭生集卷七

七

他塾每夕必與禮依挈往共宿旦仍送還就塾及禮肄業五華書院又遠就館會澤乃留之家壬午鄉試不售先妣以爲遠出荒業禁不聽往乃復就書院月獲膏火資大半資歸佐日用僅給兩人無代執爨者時猶弱甚禮偶有故輒勉自食焉乙酉禮選拔鄉試兩不就授徒荒廟傍一小屋足蔽牀席夜隨禮讀焚膏偶盡願出求之月黑鴟嘯獨往來無苦然性瘦體僅柴束疝發輒臥不能行立因不敢過嚴其親及叔氏及海西適家中一切買薪糴米之役皆以歸之時而乏絕典質告貸數受抑掄唯心藏之絕口不爲父兄道也禮將北上

時年十六有寡婦無子一女年十三欲得以爲贅壻議及過門待年後婚先君子業以歸之禮極弗忍進諫再四則私謂曰我豈甘心爲此然比年家事賴兄今方違出定知獲濟何日度仲兄能獨肩否我往渠家席其餘貲視家綏急似可不難立效視覲然仰面於人豈止相去徑庭淵深哀其志終未釋然會有聞者寡婦感之得寢丙申禮歸瘦猶如故長軀乃過於禮已締湯氏姻期明年完娶矣禮每有適喜相隨從如幼時及秋再出送之十里舖已令與衆共返夜宿板橋未定復踉蹌追至抵足語終夜而別大水故戊戌歲乃婚婦未有出卒先

錢蘭生集卷七

七

妣將之湖南命送之往而繼娶婦賀任將及期乃改命仲氏未幾生男殤意不自得漸與酒近及禮婦骨歸哭之痛蓋與親愛歷十七八年同產不啻也八月舉葬先夕隨柩墓所山高早寒風露中持杯竟夜歸遂疾作越二日不起越四月遺腹生男四日殤嗚呼其自少至壯豈嘗有或取灰造物之事身已矣遺腹生子猶復見奪今以嘉祿爲之嗣不審異日能稍成就慰泉壤萬一否也

再從室嫂石氏

始來爲童養媳既婚生二子一女夫子文魁兄性尤荒

酒後醉相加輒無人理然終無怨色括搗執世業有獲
強半爲償酒實鮮飽習若恆事我先妣於內外諸婦中
憐之若己自出然力無可如何浩歎而已寡時已四十
不數年爲長子僕娶張氏明年女贅也氏婿惟次子佐
尙幼灋北上後不聞何如得第之年報其卒蓋自嘗艱
苦不舉火日十嘗三三夫子所乘殘瀝濡膚即以當食
腸胃中病深既寡後血氣愈衰操作尤苦寒風破屋敝
衣無溫轉恃少酒禦之饑嚼炒豆數粒銜筒以吹血時
淋出猶強支半月後乃不起先妣云

侍御昆明南園錢公吾滇先哲海內正人翰墨殘餘

錢南園集卷七

三

世珍拱壁矧其族譜手自纂書世德清芬精心撰述
不幸家落歸戚金氏維桑衆意謂宜公存永式後進
金稱能守僅事遂鈔補刊公集而乃細人謀奪將售
他方同人訶知力爭不釋會澤唐公慨斥鉅金塞其
慾壑始得歸還收付館儲儻亦公靈陰有啟護謹加
莊池析爲二冊圖書同寶無慮負趨糾紛顛末編記
增函金碧耆彥考獻景賢諒同心理展覽欣慰薄忝
與事敬識册尾癸亥秋八月劍川後學趙藩
侍御論作譜謂以天屬變而異以人僞矯而同失畧
相等而不欲遠祖武肅近附同邑少司馬洵有特見

又述先訓謂子孫雖寒餓不許喫六扇門內飯苟得
志不可爲朝廷造一兵端不可得一官而盡斬先澤
皆名言也藩再識

錢南園集卷七

三

南園先生所書楹帖多自撰句或集古句或集帖字其
贈壽袁輓者言尤懇至生平所見不下二百餘事亟舉
記憶者彙錄爲一卷時賢集未多附此體擬亦刊之南
園集末以泯遺珠之憾也壬戌春三月劍川趙基書於
文山縣齋

錢南園先生遺集卷八

錢南園先生遺集卷八

雲南叢書集部之二十七

擬句彙鈔

劍川趙基撰輯

五言

人生本坦蕩

演孔刮老佛

經訓乃舊香

濯纓起滄浪

搖竹一身雨

延齡有離菊

分花十指泥

種德更庭槐

折言多新貫

錦繡三都賦

爲功忘中休

畫堂五樹圖

金丹五百字

鶴老不言壽

錢南園先生遺集

卷八

王版十三行

松高難計年

處順故無累

竹皮霜後翠

衛生自有經

椒實雨餘紅

鐘聲止羣韻

至寶不雕琢

酒力入新詩

危行無低回

六言

讀幾句書纔好

鐵石梅花氣骨

做一世人最難

山川香草風流

對人有青白眼

堆案無整齊書

七言

松比丈人千尺健

新竹依林無屈節

竹同君子四時清

焦桐在壁有中聲

石飲竹塲能醒酒

渾金璞玉人稱寶

魚上蓮洲欲聽琴

古柏長松天與齊

風指客顏非我相

梅含雪蕊還經雪

遙見林花識舊船

竹枝新梢便拂雲

文涵若海原藏怪

古銅秋水洗寒烟

士鈍如錐亦有神

天馬春雲駕曉空

松柏後凋命也正

淵深松老忘榮謝

錢國先生集卷八

三

理璋特達德其溫

天淵雲閒任卷舒

石骨瘦來能醒酒

鄭公階下多書帶

鶴年老去慣銜書

董子蒲中有玉杯

書非藥物能醫俗

池含林彩明于鏡

家近雲山得養年

石帖苔華媚若鉤

書理肯應爲別白

始平上以終乎聖

人情無強作周旋

尊所聞而行所知

除却塵緣真是佛

座旁設酒隨時飲

拋開世界卽成仙

案上堆書信手拈

溫涼天氣二八月

花間鶴與石容瘦

道義賓朋三五人

樓上雲同山意閒

琴德情於君子度

精舍三間小岩竈

蕙風微似吉人詞

新詩一卷生芙蓉

環階碧水流桐雨

竹外盡沙迷鶴跡

入幕青山帶竹雲

花間引水泛鴉聲

盤石引泉歸作沼

修篁潤玉何高致

梳雲留竹待成竿

古柏青銅最大年

讀書須似食雞跖

對月應題招鶴句

作事先從敲茶根

臨池常寫換簾經

鋤去陵谷置平坦

林泉到處資清賞

錢國先生集卷八

三

昔將雷雨發萌芽

翰墨隨緣結古歡

雲中白鶴游昭曠

自有雙南稱世寶

石上青松處潔清

不妨百鍊見真姿

秋月滿軒吟榻頌

尚有讀書清淨業

春風半席撥茶經

要作平地家居仙

出水芙蓉去雕飾

席上珍推子尹玉

行空天馬無勒銜

山中年數後凋松

其人道足存三古

半間屋與雲分住

有子才高冠一時

一瓣香無火亦傳

方駕騏驎致千里

有爲何肯自中止

大開帷幕覽衆明	行樂常懷無太康
青鐵頒來成博物	在山雪鶴容顏古
黃庭書就擬飛仙	行野春雲潤澤多
作德心常同日遠	心同朗月開羣霧
贈人言亦比蘭清	氣似春空養片雲
鷗絃白雪彈山鬼	門留月久以相得
繭紙烏絲寫洛神	山任雲多其有容
金題玉軸萬千卷	江湖不可竟其際
月榭風亭三五人	金石相期同此真
蘭園露晴佳客至	烈火一爐貞玉性

錢南齋集卷八 四

桐軒月過小詩成	嚴霜千尺老松心
石骨人中常壁立	秋早雄風鳴劍室
花顏客至信春和	夜深華月觀書倉
雲山煙水吟懷遠	文采南山隱霧豹
雪竹霜松醉格高	精神九月得霜鷹
品藥不以甘爲上	右軍書亦山林妙
製桐於其焦亦佳	屈子辭同日月懸
琴含六德妙於潤	經書常自尋新解
鳳翔千仞吉其輝	交際還應得勝流
茶兼猛蠶工驅蟻	籬邊黃菊陶元亮

瑟具清和絕養聰	洞裏丹砂葛稚川
水林檎熟涼風起	寶異從在藥石品
秋海棠開素月陰	至止皆爲珠玉人
立心不問林泉興	林下一亭納萬緣
生世惟多筆墨緣	案頭數卷研丹黃
相士無教華勝實	屋下漏痕看筆勢
養心惟以靜生明	水中鹽味得詩神
十里雲煙開畫本	茶煙度雨更清潤
半窗風月擬琴心	溪水還山多轉環
安貧富貴故有道	千年鶴老姿容定

錢南齋集卷八 五

進德修業欲及時	百丈松高節目多
入幕青山閒對酒	竹含新粉自高節
滿林紅葉好供書	松露老筋常大年
有利於無堪作罷	萬物盡歸仁壽域
中如其外玉淨筠	一心惟在澹寧夫
榮名自古以爲寶	故簡歲親無厭倦
至樂隨時而可尋	閒杯時引入希夷
松多節目亦梁棟	雪濤秋振枚生筆
鴻在查冥多羽儀	風竹春浮杜老杯
一院桐陰秋欲到	新題舊製留真賞

半軒花色雨初過

密竹疎花稱雅懷

閒居時種數竿竹

小故頗環十視指

老筆常生五色花

上圖亦本百云爲

方爲浦數誰殘玉

耕鑿四郊長樂歲

有事關山不澤車

獻歌一室有餘清

劍光夜擁千秋雪

傳家德行敦三物

筆力時搖五嶽風

華國文章本六經

兩三塊石古朋友

竹舒清歡靜深得

四五株松老弟兄

松露老筋寒不知

讀書有味如諫果

壺中世界青天近

錢蘭先生集卷八

六

飲酒此心同活雪

卷內文章白日高

老筆清詩疑有物

論詩說劍俱第一

飯豆羹藜問養神

飲酒食肉自得仙

集序坐帖字七言

君子心惟時自檢

位置咸宜無雜品

大臣身與世同安

收藏極富只諸書

有友五人從屈指

藏書一閣隨時校

得書一部又開顏

明月三人特地來

人中真見無雙士

此身難事

天下皆欣不朽功

其德真能養太和

雅有高文作世則

俛仰清修善欲就

原從繁位行余真

縱橫高論座無當

片心敬事初終一

自極清修無所雜

半室容身俛仰安

人承高論不須卑

事關大節傳之久

念書故得時收益

言爲平心受者同

立節須令晚不墮

古楊藏猶定武本

中書既得列爲傳

異香得自海南人

從事時應一到州

前身自是張平子

片誠有定同葵向

說節終齊衛武公

百故能恬若海容

錢蘭先生集卷八

七

天懼與衆人爲伍

書藏大美終身益

須知保晚節尤難

座有微香一室清

對書能使念無雜

修業室藏古史富

省事須知身得安

開尊人坐晚香深

晚月朝煙標與會

金尊對月時酬友

參軍開府並才名

紫閣披香日校書

於言時思其可道

清謙但從三益友

惟德日積而不知

高文欲廢百家書

謹微晚得存高節

欲從月地參初佛

守獨行須有令名

自據書城作寓公

八言

春發其華秋結其實

行義而安如海有岸

樂精於勤行成於思

爲善是樂其泉不波

順德閑家勞筋奉國

木必從繩金其用礪

喬松比蔭逸鶴同標

駒仍在谷鶴自聞天

遠相期而流俗不累

已作金剛豈復爲礦

高自立則撓我者希

但看師子自解逐人

九折者河流焉執禦

道映庠門望高禮閣

百鍊之鏡磨乃隔新

藎若瑞玉澹如晴川

贈昭遠魏文學定一

錢園集卷八

八

當門草亦芝蘭味

擲地文成金石聲

贈王敬亭廣文

文辭真比豐年玉

氣味還同幽壑蘭

贈劍川莊墩李處士昆季

能友兄弟亦爲政

欲貽子孫惟以安

贈彌渡龔大羽壽

長春不老雙松樹

健翮能飛兩鳳孫

輓趙廷基太翁

德宜從祭社典

遺徽悉在克家兒

題君山寺

閒堂半可分龍住

活句時應與客參

贈僧

偈翻海水何曾竭

錫卓山堂不更飛

錢園集卷八

九

輓錢望峯

位不稱經濟祿無解困窮爲君欲短英雄氣

國不負黔黎家無慚骨肉於世空垂里黨型

題劍川莊墩玉皇閣

天地一爐高下剛柔各遂所生無有異

陰陽萬變飛潛動植咸游於化若相忘

題華亭寺佛殿

風輪金輪水輪中大地山河勿云同云異

法身報身化身外當前知覺竟何是何非

青山之高綠水之長豈必佛方開口笑

徐行不困穩地不跌無妨人自縱心遊

贈李夢巖廣文

舊學承家聞望不緣官爵

古心照世風流惟益里人

錢南園先生遺集補遺

劍川趙藩介菴輯

詩

壬辰九日詣立厓先生出示約登黃金臺不果詩

夢舫翁復爲長歌因獻一篇

秋風夜來多衾單起我早佳晨坐客寂奈此黃花好走
投陳孟公恐被鄉思惱良談接金石清樽訂栗棗言念
黃金臺塞路委荒草燕昭不可作霸圖逝若掃餘此國
士情千秋感行道酬恩豈有負成功何易保涼雨激鳴
葉會陰積窮吳怗慨發新吟辭清格自老明年各健在
錢南園遺集補遺

賸賸應復討人生行止緣茫茫託大造

爲羅有亭題照 辛卯冬日

咄咄經尺半幅紙誰爲有亭貌其似神骨巖然如可識
却對千思訝非是及觀歲時紀乙酉申氏爲君施畫手
時方觀省客涼州故應濯濯春中柳憶昔壬午七月中
相與文戰一堂同聯名不識一求面私矜意氣心皆童
君遂高飛我失路可更相期何處遇飄泊已分瀾中花
富貴寧欣草頭露竭來尊酒逢燕市屈指十年迅流水
今日披圖意轉親更如十年前見子有亭有亭偉丈夫
明星如目戟如須高才不使時命重得意遂與風雲俱

只恐歲月苦相迫幾時重尋少年樂君不見梅花凍破
屋角香露頂攤書衣正薄

題未齋梅窩圖

未齋今之千里駒屬我爲題梅窩圖此窩爲問在何許
云當玉笥山之隅玉樵老翁閑所就歲增月積盈千株
此木作花占春首遂令愛者無賢愚詩家刻意爭吟寫
水邊林下詞還膚至謂幾生修得到歲寒松柏相爲徒
未齋知翁築窩意無乃所尚惟然乎吾進一言試往質
古人尚梅情有殊書日和羹若欲作惟梅味與鹽同須
若濟巨川要舟楫早年霖雨蘇羣枯此意詩家未解道
錢南園遺集補遺

自題畫馬

蹴踏邊沙歲月深骨毛消瘦雪霜侵嚴城一夜西風疾
猶向蒼茫傾壯心

贈南庄放叟二首

卜宅孤村遠從征萬里歸劍平雙指葉髮素寸心違碧
薛侵春戶春星落釣磯客來猶使酒輕典故蓑衣
勝地原須買幽居興自遲學農隨野父賒酒慣憐家泉
急頻爭石雲凝解萼花吾來容信宿塵夢斷天涯

文

鹽官陳石齋鵲禁女郎山採石摩崖碑贊

鬱彼陽邱附東譚國景祇與衍億生滋殖憶昔控軼華
不注北瞻望女几孕秀匪極誰與主者贊陶鈞力氣完
膚寸華鐫石墨人往徽存再世嗣德誕告守土茲焉允
則

同門前輩施芳谷先生六十壽叙

古無生日稱慶禮或曰父母存則非慶己生也慶父母
之生己也不然者觸事興感方愴然於懷之不暇而忍
言慶乎哉此誠通人之論而世俗不察相習以爲固然
曾不少怪由來非一世矣芳谷先生今年六十矣生日

錢南園遺集補遺

三

則首夏四日也難弟後邨長嗣銑方俱游楚後邨於去
冬致書略及之答曰但思昔日父母先後兩周甲皆嘗
稱慶否今吾可知矣先封公函三先生力敦右處介焉
屏俗先生仰承素風惟恐失墜如此也及是日後邨黎
明衣冠率銑詣南嶽祠遙致緼焉歸而屬豐曰願叙是
事以示後人豐曰宜哉甚盛德也維不能遽用易俗且
以示型門內韓詩外傳曰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
厚必念治生又引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不啻若爲先生顯白其心矣或曰後邨之
請非歟曰弟之於兄情豈有已方遠處一天苟有以致

悅乎兄將無不盡其力之所能況是事相承自昔他不

具論明達如東坡兄弟亦皆以爲斤斤見於詩歌不一

而足孰謂後邨將子由之不如哉及持答書示豐明發

之懷溢於容色問銑以叙屬禮尤願以速成爲幸觀於

此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獨先生一門之內永以

爲型乎哉荀悅中鑒曰或問凡壽者必有道曰夫惟壽

則能用道能用道則性壽矣夫性命於天率而行之爲

道大要則莫先於事親從兄事親者終身非終親之身

也先生昔官翰林方雲衢騁轡顧念寢門不復敢一日

嫪戀苦請歸蓋雖貧不具兼珍之膳而率後邨奉怡適

錢南園遺集補遺

四

愉宗族鄉黨人無間言茲已行年六十而永慕不忘如

一日斯之所謂能用道斯之所謂性壽者歟夫知人德

行而不能表章亦有志者深耻也矧豐後進方願學先

生而又承銑之屬與後邨之督促雖心知非先生所樂

而實動於不自已也是爲叙乾隆戊申歲五月晚生豐

福來庵記

吾鄉人喜爲祠宇但成聚落罕有遺者或以爲地近西
域佛氏之所染殆不然古者大夫以下得成羣立社前
漢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注曰
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或十家或五家共爲田社景

私社也以此驗之是凡二十五家可立一社矣古人家有塾泮儀王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一巷巷首門邊有塾所謂家有塾也則凡二十五家又可以建一塾古制雖少異於今而今之民情猶夫古之民情也春秋所報必有其地子弟之材者又不可各散處於家而不聚之一地使受學凡有祠宇無非便於一事之故名雖奉佛實則社與塾兼有其興之烏可以已耶同里諸君子近議於新橋之東田邊隙地築庵曰福來討其左右居者不啻倍於二十五家庵成將不但祭酬於其中延師教授子弟於其中即凡有所評議亦於其中是更兼

錢南園遺集

補遺

五

古人所用讀法之地矣屬爲弁言固樂而書之

功臣表姊丈七十壽序

徐幹之言曰世有王澤之壽有行仁之壽二者皆實理也然王澤有待而行仁無待以君子之自壽適身將爲其有待者耶君子之身父生之師教之至於壯長則又生人而又教人以至於艾焉耄焉壽焉期焉所挾以自足者生人之理而已矣理至而氣至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其有所待而然耶無所待而然耶功臣表姊丈今年七十矣方少時所受於父師者吾不知其何如及其以父而兼師則五丈夫子具文武才皆使敦厚務本

戚鄰里無閒言諸孫亦秀出而不佻吾有知其致力之所在矣不接顏者殆數年詢知齒髮未異曩日行仁之效固若斯耶然以今日而論則得力於所云王澤者尤不可誣也聖人壽考歛福以敷錫庶民光天之下至於海隅歸背兒齒扶杖羣嬉而以吾功翁則於其間未爲殊異而惟是內有以自壽者不佞眾也故以言章之

城西堰塘記

余視學楚南之第五年不幸內艱還里得與鄉之老若幼共朝夕時城西黃土坡蘇子喻之人英也性沉毅有爲善讀書來從余講學其兄復之更僑備勇行亦時相

錢南園遺集

補遺

六

過從會于督撫以下諸賢侯以會垣遭水患屬余陳利弊治六河水勢暢流繼自今獲免於患喻之爲余言先人有未竟志憾弗成且言之戚然詢之則欲築堰塘收水利故余惟士苟有志即小可以見大深嘉喻之能承先志許其代白有司獲請委員勘詳興工喻之兄弟偕里人工作惟勤不數月而堰成工竣縣是秋冬有水緒蓄裁插不虞亢旱上下數村咸邀樂利豈非有心時務能承先志之驗耶至其事屬末有案可稽惟略記其概如右乾隆五十九年錢豐撰

郝熙園收藏畫冊叙

物嘗聚於所好固已然適己之適與適人之適有異適人之適者非其性所能近其人不深習見人之所高因而從之久之護惜其名物遂益進如世有藏書家金蹊玉璫盈架充棟未嘗不自許以能集古然而物之聚於是也非物之幸也若夫適己之適則不然如知者之樂水仁者之樂山發於所不自知動於不能己甚如人之嗜昌歜嗜羊棗嗜菱嗜噉生梅雖成癖而不自以為怪物乃幸而歸之物無知者也奚以幸而歸人蓋人精氣有與感通之理如葉公好畫龍而有龍降之不足異也吾友郝觀成父父熙園多集古今名人畫歲月既久獲

楮素若干帖裝池成冊翁之言曰山水木石花草之類世人無貴賤賢愚皆有所悅於心目之處然時而春則不見黃落之景時而夏則不復覩寒慄之情禽魚花草亦然各有其候不能相強惟畫者能自具造化舉河山大地所有聚於一室之內又能舉寒煥朝暮雨暘變態聚於一隅目之時吾故好之而今且老矣夫是冊也長物半尤物亦半獨翁好之也哉吾意歷多年來犯於巧偷豪奪之手者疑數數矣而翁善保之蓋翁之致此有道其故者出先世之所貽其他則因乎順至者而後收之非是則不強也昔蘇子瞻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言

寓意於物則樂留意於物則病然如翁之因其順而後取而物歸之以爲幸卽曰留意亦何病也元人黃子久吳仲圭善畫日濡毫吮墨爲樂二人皆致大年今翁雖不自畫而日對是冊挹其清淑之氣吾又可從而卜其年焉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九月既望錢澧頓首拜叙

錢南園先生遺集跋後

中丞劉公刻李瀛仙先生集成嵩燾因前請曰滇人有惠愛吾楚昆明錢公與李公實相後先錢公詩文雄厚峻深卓然名世而遺集無傳益并搜而刻之中丞聞喜甚已而求得師氏所刻曰南園遺詩者二卷及錢氏裔孫所刻曰錢侍御文存者二卷嵩燾爲之校其譌誤補其闕漏又從羅研生求得先生逸詩一卷彙次爲五卷而敬跋其後曰天地之氣陰陽剛柔而已周子語德曰剛善曰柔善性齟於陰陽而成善也異惟文亦然嚴厲峭直對之神疎文之齟於陽者也紆徐曲折味之意怡

錢南園遺集

跋

文之齟於陰者也夫陽剛者氣之充而陰柔者情之衍故君子尤務以氣勝先生生平浩然剛大之氣無屈無撓其著於文絕雲霓負蒼天巉巖峻絕不可逼視積陽剛之氣以能自彊心周乎天地之外而力貫乎一事一物之中斯其負天下之重猶掇之矣先生遭際

聖明和珅既屢以私構陷之嚮用益殷雖復抑鬱而氣猶伸而終以塞其遇而楚其生而先生之氣微諸行事燦著乎詩與文排鼻挺踵既挫彌厲其直養無餒者耶其詩文所成卓卓顧不甚顯於世意其名既盛於文宜所略也然先生終身宦蹟在吾楚楚人悲思而詠歌之

尤至訖今百數十年固將有所寄以永其思中丞此舉猶楚人意也夫誠有不可揜者雖其詩文小技流傳久而將益顯也士苟抗古人之志以游於今之世其升沉得失之數宜何爭哉同治十年辛未之冬湘陰後學郭嵩燾謹記

錢南園遺集

跋

顧

虞

東

先

生

文

錄

道光丁酉仲冬海虞
顧氏小石山房鑄版

序
欽惟我

高宗皇帝稽古右文特舉曠典詔示中外甄辟淹通經術
老成敦樸之士而吾鄉司業陳公以品學兼崇實爲舉首
海內翕然宗之今讀其詩古文詞淳古淡泊若無意於文
之工而真味所存復之不厭蓋自刪定贊脩聖師爲萬世
開鴻業而先正有云論語是雪白文字信乎有德之言稱
心以出達意而止固未嘗以譁譽爲美也宗人主事顧虞
東先生司業公之高第弟子也平生砥行績學一以公爲
依歸其精力所萃尤在詩禮二經學詩一編經

乙覽而登秘閣固已風行區寓矣至學禮之書則未勒正

虞東文錄序

本遠歸道山識者每以莫窺崖畧爲憾今文孫以垂暮之
年乃得詩文遺集而表章之豈非文章有神其光氣所達
潛而必耀者乎古文及詩在先生爲餘事大都脩辭必誠
發論當理不欲以無物之言欺謾當世其詞致視見復集
若較恢而腴然所以養其根而觀其潤者初無二道也漢
王充謂通人勝儒生文人論通人鴻儒超文人其言以能
說一經爲儒生是蓋以學究爲儒耳若先生統會今古連
結篇章以精思著作之餘溢爲藻翰乃合鴻儒文人通人
而一之者也斯誠不朽之盛業哉先生以進士官國子助
教已而造主金臺白鹿鍾山及邑之游文書院講席弟子
之著籍者無慮百數其舉於鄉也曾伯祖編脩府君與之

同歲而曾祖舍人府君本生曾祖杭州府君皆受業於先
生淵耀所從受業沈思葵先生者又先生之弟子也從來
學術之傳源遠而未益分要之餘韻流風得其人以衍之
固有未遂歇絕者向使斯集之成當曾祖在時其闡揚師
訓而爲之羽翼言之親切宜何如也乃時更四十餘年而
遺文始出俾後生膚學猶獲服先矩而誦微言且綴言簡
末有餘幸焉能勿慨然興思而畢然仰止也乎

道光十有九年七月八日門下後學邵淵耀謹序

虞東文錄序

序

虞山學人選有師承 國朝自錢圓沙先生後一傳爲嚴
思菴先生再傳爲陳見復先生三傳爲顧虞東先生先生
之後有吳丈頊儒邑中士獲與丈接而得其遺緒者近推
吾友趙君聞鄉閭娶虞東先生曾孫女先生著書滿家
其文孫蘭泉翁悉舉以畀之蓋以李侍郎之於韓吏部相
期也聞鄉書語余以古人文集恆賴門下士錄正必夾擇
審慎不恤割愛而後流傳於世後世無聞言余聞而善之
數年前余舍館石墩顧氏有以虞東文集見示審爲吳丈
手錄中擇其尤者若干首加以朱圈余亟錄之未及半而
索去悵悵不自己繼知爲瞿君子雍所得遂假歸錄竣寄
歸聞鄉閭鄉讀之喜謂先生文久擬編次行世卒未果
今得吳丈持擇自無遺憾更發其詩彙錄成一卷勒爲定
本焉今年聞鄉招余家塾課其二子時與蘭泉翁挑燈敘
話翁少時逮事其祖聞語一二軼事益悉先生之爲人翁
又語余以年屆八旬於世緣絕無繫戀惟先人著述未盡
刊布戚戚於中耳會石墩顧生蘭江願任校刊之役聞鄉
卽出錄本貽之生爲先生宗人從余遊數載恆喜表揚遺
佚其志亦足尙也剗剗既竣辱翁不鄙乞一言自維謏陋
何足以窺先生之藩籬無已姑爲述其緣起至先生之文
根極經史深醇典則不愧儒者之言海內承學之士自能
識之無俟末學小子贅述也先生又有學禮一書係未竟

虞東文集序

一

虞東文集序

二

之緒雖叢殘錯雜理董非易尙當與聞鄉編校而傳布之
以慰翁也道光丁酉秋九月後學太倉季錫瞻謹序

原序

海虞顧古湫先生以學行高東南踰三十年既官于朝自所教國子生外四方挾策之士咸師之古湫亦以接引後進爲己任請業者戶限爲穿然士之師古湫者第知其制舉文耳亦知古湫之學與其制舉文之所自出乎古之立言者尙已約其大體有三記事也說理也持論也摘華搜奇抑末矣記事首左史記物曲如羅列焉記人事如續畫焉說理歸宋人南豐紆而必盡考亭繁而有宗持論則推韓柳歐蘇或曠觀而近徵或卽古而擢新或獨見而曲達謂爲專長宜不然而盲史囊括百氏程朱上殿劄子疎暢不下八家韓柳誌狀有神似左史者孰云體果有分乎

虞東文錄

原序

譬之喬松古栢巖桂洞梅根深液厚而脂或出節間或蟠下土或花繁而香郁或花細而香幽遠以專美在是更閱異時而脂與花易其故處迥絕故觀無他根深液厚而其自然之所流散不可以專見求也古湫之學吾不知于古人奚若要其流散之文則固得而見之嘗試于所爲諸體中摘舉一二錢法泊河歐蘇巨筆也說詩議禮宋人嫡系也周翁任三左史化身也至賦頌表之高蒼序記之雅潔銘誄之鬱愴是又包乎摘華搜奇專門名家之長嗚呼古湫之于文可謂至矣古湫嘗徵子作某文余以未具作料辭古湫笑曰近聞某氏文論韓柳二集柳非作料不可韓則何有哉余曰子以韓爲空拳赤手乎彼自言氣盛斯物

之大小畢浮桺痕而韓化也古湫爲首肯返以觀古湫之文都無所謂痕者殆將幾於浮與化而不自知也余願世之師古湫者不自制舉業始尤不貳視古湫之制舉業與其諸體之文則得矣乾隆辛巳孟冬四日兩海同學愚弟許道基拜述

山穹然而峙也然瀾漫布獲吞吐蔽虧頃刻而百變則山之雲烟爲之也地曠然而夷也然憤盈鬱勃句達萌拆地得之而如繡如繪終古常新有道而能文者亦然常熟顧古湫先生之與余交也愈久愈篤同寓京邸一日不見輒相思或別余遠適則惘惘如有所失未別而卽計日以訂其來余頑鈍無所通曉古湫之知余或甚于余之自知而

虞東文錄

原序

信余則過于余之自信蓋其爲人若此則其文可知也庚午出都荏苒四稔計定交以來其別離未有若是之久者今春寄示近作索余弁言二千里外如其情話其文變而益奇奇矣而益醇且正譬之山河大地亭毒愈厚故其雲烟草木愈出而愈不窮指雲烟草木爲山與地不得索山與地於雲烟草木之外亦滋不得也江都馬榮祖拜序同年友顧子備九制義挾經之心古文證據今古旣已推重一時矣餘事成詩凡得力於經史子集者悉流露於古今體之間振高步於區中結遙情於塵外安和整飭一循正軌壹切纖佻肥膩與蕭索荒幻之狀無自而中之則詩雖備九之餘事而一時專家轉未之或先也余曩者往來

虞山得詩友三人侯貢士秉衡以風神勝汪廣文茶圃以才情勝陳少司成見復以名理勝見復不專以詩鳴者備九師事見復故於詩得其師傳而風神才情且兼有秉衡茶圃之長由植根者深故名理足而又工於變化也邇者輔理天潢身依日月行與公卿大夫導豫鳴盛發爲雅頌以上追文王清廟閟宮猗那之作者非猶承叔之於聖俞許其才能而惜其不遇也學力益老詩品益高又不止求備九於風人中已乾隆壬午夏五長洲年眷弟沈德潛題於清曠樓時年九十

虞東文錄 原序

三

虞東先生文錄總目

常熟顧鎮備九著

宗後學湘校刊
孫聞阜校字

卷一 賦頌表策

卷二 序

卷三 記書

卷四 議論說書事書後

卷五 傳

卷六 墓表誌銘行狀誄哀辭

卷七 古今體詩

卷八 古今體詩

虞東文錄 總目

虞東先生文錄綜賦頌表策序記等及古今體詩其爲類二十爲卷八前六卷吳丈頊儒手定後二卷允懷所錄外舅蘭泉翁爲先生文孫繆謂允懷能承先生之緒畀以先生遺書允懷荒陋學無根柢於先生奚能爲役惟是典守故籍詮次校讎不敢不勉會先生同宗蘭江上舍以先生詩文未經刊行慨然任之爰爲請於外舅外舅語余曰是吾與若之素願而因循至今有人於此力耕甚勞過客憫焉奪其耒而代之終歎烏則不謂之好義哉因次其語跋於後吳丈諱卓信受學同邑范春林春林則先生高第弟子實選其淵源云丁酉三月同里後學趙允懷

虞東先生墓志銘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備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爲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穿穴詣微得古人所未有見復先生死先生駕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樸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蒿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喀喀然全湧而蠶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通企塵躅踟蹰踟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爲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殊先生爲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千餘言詞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豐下而髯恩從子寡姦甚孽常夜坐有鄰人子窺其垣先生麾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爲善士所著虞東學詩十二卷三禮劄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爲吳丞相體陵侯

之後妻吳氏諱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

銘曰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童負土支溪之西露字之塢

錢塘袁枚撰

虞東先生文錄卷一

賦頌表策

太學古槐賦有序

臣聞孝道至楚蒲出庖厨蓋孝子德爲仁于時爲春于行爲木故王者大孝則見瑞于木成周教國子德曰孝德行曰孝行辟離之化光藻昭明菁莪棫樸諸詩大雅宏達流聲無窮鳳凰梧桐之瑞應期而至蓋其驗也國子監彝倫堂西古槐一本元臣許衡手植閱今五百餘年霜侵雨蝕久成枯幹歲在辛未恭遇

皇太后六旬萬壽

皇上達孝廣仁推恩錫類闢門顧俊署行儀年著錄之生

虞東文錄卷一

若雲款關之學如市湛膏麗鴻協氣流播于時靈物效祉枯朽發祥斯槐再榮曾不踰歲蓋休烈浹洽符瑞輻輳草木之植得氣蕃滋是以含星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臣檮櫟散材備員教習仰瞻休嘉不勝踴躍思以揚播聖德昭宣烈光輝燭庸虛恭成短賦其辭曰

惟王者德至天功被地廣愛及乎遐邇達孝彰于至治六氣均調百福用致則有平露應符寶連協瑞仁木駢枝嘉禾合穗仰大鈞之播氣有靈木之拔類羌乘化而不朽粵敷榮于既瘁眎古槐之鬱蔥稟至德之和粹越五百年而重發其華將億萬載而彌增其翠原斯樹之肇始實原本乎虛精方茁芽于元代爰移植于許衡結根圓壁盤踞西

榮爾其停霜冒雪節堅文橫拳枝偃仰禿幹孤撐撐牙落角銜霜戴髮每驚枯于白傅徒據槁于莊生惟年所之多歷斯榮落之代更若夫六字清和百昌滋育慈壽延登

孝熙崇篤樂儀咏其菁莪作人歌其棫樸懽怍洽于三雍瑞慶開于五汭既既嫩綠發敗枿之新條嫋嫋輕黃燦芳葩千古木當夫孤標初拔龍門之桐半生泊乎大葉垂陰建始之花紛緝本則嵌空玲瓏枝則槎牙樛曲上則蛟螭盤切下則虎豹蹲伏俯瑤砌而龍蔥幕文槐而森肅風來樹上雜諸生歌咏之聲雨濯枝頭散學士詩書之韻蓋聞宜都之木千歲太液之枝萬年靈壽出宏農之郡長生值華林之園彼衆木之名美矣猶凡物之理常然其有永嘉之樟百年再茂上林之柳一日三眠連理之并枝二十大椿之紀壽八千紫梨頌于元圃嘉柰呈于酒泉爰稽異瑞並耀曩編豈若靈槐之得地由于

孝德之動天是知文明彰化而效理枯朽發祥而增妍惟成均之首盛乃敘福之爲先愧小臣之樗散謬濫迹于官聯觀休徵之妙應竊紀瑞于短篇恭獻頌曰

皇帝純孝昭格穹昊大德資生元功再造覃精渥波滋枯潤槁芃芃古槐鬱鬱靈表鼓柯振葉揚英吐藻瑞砌周遮蟄阿鈎繞不煥文明式彰至道播諸管弦流聲滂浩

秋日遊洞庭賦

維揚州之具區在禹貢爲震澤中有三萬六千頃之森茫
錯以七十二峯之崩崩山之巨者洞庭爲極噴波濤以懸
騰時東西而登特翠積雲堆沙明樹白茲蒼卒聖之所遊
化仙靈之所窟宅其東則有率嘯栲栳重亨翠峰岡名偃
月嶂號屏風金灣深宵石壁龍嵒仰逼霄漢俯瞰澄瀾或
起或伏幽迥萬重更有龍床象鼻犀牛嘶馬蝦蟇蟹殼碧
螺鷄鵲若踰若動將翔將踊觀縷縷縮平其中靡不磬礪
屹崢嶸豎闕竦而莫釐爲之宗其西則有攢雲望曉地壺
縹緲飛仙徜徉羅漢結跌鳳凰霄掩鴻鶴雲徂而眈眈窮
窅奧如曠如則林屋之洞是爲福區槎牙齧齧突如來如
則石公之山斯爲奇若其孤峯巋然斗立天璫烟光嵐

虞東文錄 卷一

氣出有入無則縹緲之高阜極五湖其爲石也醜凸深凹
峰肛格桀谿衍犀豁拘怒攫擊嵌空玲瓏溜穿蟲蝕鵝洞
府之神鉦獨唱吟而類無射其爲泉也龍山齋淪鹿飲清
冽海眼靈源淳泓滄溟源亦不盈旱亦不竭劇玉椒以疏
津剌丹砂而用汲若夫予都霞構紺宇雲深松門虛翠蘿
島清陰樓臺插漢鐘梵出林馬蹟晝現龍潭夜唼香散祇
園之樹煙沉寶石之岑迺其千村藝植百果便繁朱橘火
齊枇杷金丸柑醅醇酎柚充大官標李飛白楊梅糕丹含
桃來禽烏桺香櫟皆連枝結秀充初于名園于時白藏司
金素商轉衡露珠低垂雲羅高薄風掃石床雨淋金鐸飽
霜之林葉初飛醉月之山花半落爰乃浮桂楫鼓蘭橈溯

秋水遊逍遙弭牙櫓于寥泝躡雲屐于山椒歷九峯而抵
二千經七塢而轉雙曹越得月之亭步頭陀之橋過聖姑
絕雉之塘越柳殺投書之坊尋東園綺里之舊跡訪蔡經
張碩之仙標下杜圻而感陶朱之達識凌磨崖而企易老
之孤操已而偃僂踟躕俯躬林屋解襪納履然松命燭稍
深忘疲豁我心目金庭似鑄玉柱如珠瓊液溜乳白芝涌
積石響玲玕晶光熒熒寒風逼人進不敢續出而爽然如
夢初覺遂率舊徑乘歸航脫岸噴飛霞觴徘徊容與清歌
載興歌曰

虞東文錄 卷一

四

玻璃萬頃搖空冥巨靈高掌擘洞庭石公幽奇林屋窅白
雲情悅遊倦靈函中素書不可讀微聞風捲魚龍腥鴟夷
浮沉渺何處斷霞落日雙峯青

聖駕東巡恭謁

祖陵頌 謹序

欽惟

皇帝陛下大孝光昭至仁翔洽隆禮備樂重雍熙萬代
表於時和百姓沐於仁壽

圖丘方澤配天彰日月之儀世室明堂念

祖勳露霜之惕既離宮而肅廟彌追遠而崇先丕顯丕承
儼義牆於夙夜如聞如見稟陟降以保明爰於御宇之十
有九年歲次甲戌特頒渙號重謁

祖陵恭奉

慈輿庚修舊典丹雘吹露早臨避暑之莊金井迎涼遂指
發祥之壤天澄翠色日曜彤精八驥揚衡雙龍翼蓋崔巍
長白岐山誌荒度之勤勞礪混同豐水紀攸同之績仙都
密邇占佳氣於鬱葱

靈室巍然仰

神基之崇峻時維九月有事

三陵望昔方今歲逾一紀由

孫率

祖道洽重曜洪惟我

國家發祥朱果肇跡白山

列祖誕興遂開東國

虞東文錄 卷一

太祖高皇帝虹星湛色啟

寶胄於金壺郊電凝精發

皇靈於石紐白蛇宵斷行移海岳之符蒼兕晨驅坐構雲

雷之業作豐宅錫求莫覲成爰奉

橋山永安

珠寢

太宗文皇帝西柔蒙古東奠朝鮮版圖式廓時夏陳常卜

年開

累聖之符遺範儆謀孫之畫用啟我

世祖章皇帝八能亨運樹神宰而制山河十亂恢基闢太

虛而有天地溯所由來明德遠矣竊惟蒼姬縣籙始自邇

岐炎漢開基起於豐沛自昔有聞於今爲烈

皇上基命宥密單心緝熙學有就將道惟精一奉三無而

出治敘五福以錫民義問廣宣威稜遠屆朱崖倒景之域

削蛇珥於文樞黑山明月之鄉委龍琛於武庫青邱畫野

皆成征賦之區蒼水奉圖未盡提封之貫猶復深維創業

篤念永言典重殺禮慶成錫類鳳毛麟趾銀潢酌天漢之

波驚序鵷班金瓊耀文昌之彩三雲抽潤動植咸欣五緯

調均胎萌得性

慈顏兌悅

帝澤雲敷斯則合萬國之歡心隆

一人之孝德者也 臣 幸依

虞東文錄 卷一

禁輿常深捧日之忱有願慶言竊愧凌雲之目縱管窺之

未盡庶微志之可存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皇矣

上帝監觀求宜迺眷東顧實右序我

清時維

帝女厥初生民

聖人作而萬物覩肇經迄用有成 其一

比於

太祖奄有東國界藩撫順輝發葉赫于胥斯原小維藩食

其命維新邁建中和而立皇極 其二

太宗繼之不競不絳爲下國綴旒朝鮮東奠蒙古西柔踏

滿王之造世德作求無疆惟休 其三

敬贈

列祖之式憑光我靈命皇慶其興其興維何日升月恒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其四

皇矣大孝嘉承

祖功恭奉

慈仁爰勤于東我車載攻我馬載同維周之岐維漢之豐其五

敷時繹思維

列祖允師柔遠能邇邇可遠在茲其追其貽拜斯舞斯遂

康東文錄 卷一

十

開明堂坐以治之 其六

肅若舊典殺禮朝踐組豫効懋隆禮斯展八表清和時物

芳衍

靈來洋洋

孝德登顯 其七

嘉薦芳矣告

靈饗矣但賚

孝孫祿穰穰矣用敷錫厥庶民普惠養矣

慈顏愉矣孝治廣矣 其八

百禮洽矣

帝曰旋歸無小無大載瞻載依民風淳樸士馬閑馳

帝用汝嘉渥是孝熙 其九

帝之初臨民物樂康

帝之再臨彌熾而昌體樂明備百度用章國雋其慶載錫之光萬有千歲洽此典常 其十

皇太后七旬萬壽詩冊進表

臣等上言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遇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七旬萬壽 臣

等祗率官屬及八旗六館教習肄業諸生并琉球館學生

人等謹擬賦頌詩如干篇彙成百帙裝潢十函謹奉表恭

進者伏以運啟堯圖八表渥

慈雲之潤祥開舜瑄三雍披

康東文錄 卷一

入

愛旭之華均悠久於乾坤

大孝受茲介福協升恆於蕤望

厚德應以無疆東壁圖書映長庚而生彩西膠鐘鼓含廣

樂以揚聲惟鉅典益懋於

前光斯景貺彌增其

後祉

重霄納慶匝宙瞻懽欽惟

皇帝陛下懋昭孝治光揚天經奮武揆文儆明堂而圖成

王會和樂序禮調元化而世躋春臺闢二萬里之新疆功

歸繼述開億萬年之景運道在顯承光四海而通神明鄉

邦家而至天下猶復蒸蒸舜舞慕篤愛敬於晨昏郁郁周文

顯尊親於日月欽惟

聖母皇太后華渚應符星樞表瑞

天慈覆育宮中流堯舜之稱

坤德安貞域外奉睢麟之化惟仁得壽數桃實以知年大

德曰生指仙萸而紀朔茲當辛巳建紀恭遇

慈壽七旬綈室回春適地道資生之會黃鐘應律正天心

來復之期矧當景命方隆膚功克竣紀之琬口勒燕嶺以

飛文圖以丹青仰雲臺而鑠日銅街鐵市入疆之戎索三

千黑水韓山奉費之諸侯一萬式貢則和闐奏玉厥賦則

騰格輸泉嵩高連拔達之山翠水接安齊之海

慈顏兌悅萬象春融爰於今歲之初陽特啟

虞東文錄卷一

九

萬年之廣宴三元獻壽

九重稱椒柏之觴五福凝尊八闕奏咸英之樂雲連羽仗

迎瑞靄於蓬山日繞金坡發祥光於絳闕紫鴻翕集仰碧

落以迴翔赤驥騰驤望郊藪而戾止休徵應德佳氣乘時

葢自甲子初周大禮用光於文典及是貞元復始殊勲允

稱夫鴻名恭上

瑤章丕崇

徽號金泥綢采赤文綠字之祥玉帙騰輝青簡丹書之重

注長生之寶籙

尊極域中縣卜世之鴻圖

道隆天表於是推

恩篤慶

錫類廣仁

綸綽龍宣成均早被雲蒸霞蔚賢書預達於辰年鷺振鴻

軒蕊榜旋開於巳歲一林桂杏爭依

護室以敷榮滿架珊瑚並倚

璇宮而煥色芳茹彙吉圓橋之喜氣雲生奎壁揚文望

闕之懽聲雷動伏念

聖朝之樂育鑄漢陶周竊窺

盛世之文明藝藝龔昊佚秀艾槐陰傳絃誦之聲秩秩

青衿藜火映皐比之照望桂林而聘足惟待秋風盼桃浪

以游鱗但期春雨况迺風聲廣播德政遐敷異俗傾心遠

虞東文錄卷一

十

人歸化中山胄子裏黃幙而橫經東海波臣曳青蕉而鼓

篋莫不摩挲石鼓寢饋金絲荷栽植之深仁沐甄陶之濫

澤於時濡毫璧沼竊效衢謳珥筆虎闌樂申華祝譬諸候

蟲振響皆由淑氣之催抑猶時鳥懷音總屬化工之運樞

衣拜舞願持北斗以承漿挾冊謳吟即指南山而爲壽臣

等濫司典胃愧乏持衡萬物知春每承天而各得小人有

母以求子而未能幸際休明欣逢異數清都喜氣凝爲五

色之雲

聖主湛膏散作八方之雨是知有政之原於惟孝益念爲

仁之本於事親竊緣多士之惻忱有同葵藿輒采諸生之

歌頌於彼葑菲蘭臺多著作之才敢希後步鄙屋有絃歌

之化順導先聲是用盛以縑緇加之池飾其爲百册分作十函雖和鳴莫比於祥鸛而寸草實殷於賀雀千言

宸嚴恭呈

御覽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

聞

治河策 會試

今河猶古也而其勢異則所以治之者不得不異河自大
匠以下決溢爲害由來舊矣其合淮入海始於宋時澶淵
之決而北流之絕則自明築黃陵岡塞荆隆口以一淮受

虞東文錄 卷一

十二

全河之水而淮揚遂鮮安居議者謂下流身高勢漸趨北
今清河故道未盡湮沒誠因其勢而導之使由利津蒲臺
諸邑至千乘入海此功一建河定民安淮揚永無河患夫
河自千乘入海始於西漢之末至東漢遂爲經流相傳謂
王莽河者是也今之不能復王莽河猶漢之不能復大禹
河也 國家轉漕東南粟歲數百萬以實倉庾漕艘截河
而北故治河必兼治漕嘗有議籌海運者事固萬不可行
就今之勢治今之河不能必其永無患也去其太甚而已
自明以來其曉習河務著有成效者莫如潘季馴終季馴
之世河未嘗潰決乎河之不能不合淮以入海也勢也合
淮之不能不決溢爲患也亦勢也歐陽修有言智者之於

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
爲之則今日治河之大略也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
因地勢王昭注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
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潰今日之河底日高入海
不捷是地勢水勢交病也夫河身淤則經流阻海口淤則
歸宿緩愈阻愈緩則沙日積而患益甚愚切以爲下流之
淤墊皆由上游之寬衍法當相其上游最高之處堅防束
水使挾建瓴之勢並力直下以刷沙去淤則地勢得而水
勢亦利至於逢灣取直之法惟施之北河爲宜江南土性
堅硬河涯盡屬膠泥卽開挖引河不能隨勢利導衝刷深
廣此可間用而不可爲長策也高堰之築始於漢之陳登

虞東文錄 卷一

主

所以障淮使東不致逼注高寶蓋淮自清河口至安東雲
梯關入海卽禹貢導淮入海故道以淮之形勢論之其直
趨高寶甚便而必迂之使東者水以海爲歸而下流百萬
之生靈恃高堰爲之障也今高堰石工亘數十里中設滾
水三大壩俾注於高寶邵伯諸湖而長淮之南又有南關
竹絡諸壩以資宣洩水大則迤邐入海小則逼之北行以
敵黃濟運是高堰不獨爲下游之障所以治淮治河而兼
治漕者胥繫乎此不可不增修鞏固而時加防範也然非
通達不能識機宜非果敢不能應倉猝非強幹不能耐勞
頓非威愛不能鼓兵役而盡羣力非公忠不能濟實用而
安民生要必經歷久而熟悉其地勢然後能批隙導窾而

伐恢乎遊刃有餘故任人爲尤要也上年河決銅山小店
我 皇上遠續禹功特命重臣堵築決口尅期奏績豈
非任人之效乎若夫善後之宜惟在絕浮議戒紛更因時
順勢以行所無事則計之得也潘季馴之言曰成功不難
守成爲難使禹之成業世世守之河必不南徙也又曰治
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不可有喜
新術奇之習惟當收安常處順之休先哲之言不可爲後
事師哉

虞東先生文錄卷一終

虞東文錄 卷一

三

吳易堂禮注彙辨序

古禮散亡漢儒掇拾殘闕各守所傳罕能通貫康成網羅衆家作爲傳注互證旁通歸於一緒厥功甚大其失者在於偏信讖緯參引漢儀後儒紛紛彈駁叢雜抵牾得此失彼紫陽輯儀禮經傳盡芟詭說如目去翳喪祭二門晚未及定勉齋受命編纂僅成喪禮一十五卷其祭禮初具槩本三山楊氏續爲修定乃克成書夫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郊社禘祫信齋所述一本經文不復臆舉羣言辨正得失有遺憾焉嗣惟陳用之禮書能得其詳而亦有沿仍舊

誤或強立異說者近世萬充宗以精敏之識摧牙折角卓然名家而果於自用鮮闕疑慎言之義甚哉說禮之難也易堂吳先生以經學受上知長翰林爲碩儒鉅師而雪抄露纂矻矻不休以予曾窺舊典有志學禮因出所著禮注彙辨相示其書專論祭祀於郊丘宗廟以及方望蜡臘百神之羣小祀其歲時疏數服物隆殺經傳參錯異同諸家論說之不一者條列部居以擇其是而去其非方之陳萬二氏之書又加粹焉蓋以補信齋祭禮所未備而亦以檢正康成者羽翼康成也予既受而卒業爲著其所以獨詳於祭之由而承學之士從此求之禮之大全亦因可漸識而紛紜之說不足惑之矣

范蘅洲詩譜序

漢儒之說經病其隨文附會而穿鑿多後儒之說經病其以察自用而切證少而於詩爲甚自毛鄭行而三家廢迨集傳出而毛鄭衰學官現立之注疏皮閣不觀又何有於久廢之三家嘗論毛傳簡直而略鄭箋典實而迂孫王各是所學互相掎摭而孔疏兩存其義鮮所折衷於是宋儒苦其闕隔羣疑交攻而各以察言矣古今善讀詩者莫如孟子古今善說詩者亦莫若孟子其爲言曰以意逆志又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之二說者合之斯美離之乃傷而朱呂分門主張偏固嗜癖好奇之士乃更欲奪其兩壘別置一軍而元黃朱紫益雜以亂予考唐宋以來說詩之家自集傳專行外如東萊之讀詩記華谷之詩緝迂仲實夫之集解尙已餘若歐之本義蘇之集傳范之補傳王之總聞殆不可以枚數皆纂述襲聞附以己意烏有盡棄成說若不屑沾其餘瀝而別求棘口之味於酸鹹之外者乎此我友蘅洲甫詩譜之所爲作也蘅洲之說詩以注疏集傳爲兩大樞紐惟其合者從之間出新義以補所未備又采輯佚說爲三家拾遺搜羅考證爲名物典故衷於孟子逆志論世之法去二病而求一是蘅洲之於詩可謂勤矣且歎焉不敢自多曰此古人殘膏剩馥也名之曰譜未亦可以折嗜癖好奇者之角矣昔萬充宗遽於三禮卓然名家而蘅洲先生序其書猶以爭長

黃池爲戒衛洲固服膺黃氏者予因述其所以名書之義爲本於其鄉先輩之訓云

明文觀自序

吾鄉薛孝穆先生選明文在一百卷斤斤奉歐曾爲矩矱持擇甚謹可以爲學古者之津梁矣然以綜括一代之人文謂不能出於是則竊有進焉古之言選者自昭明始而專錄一代之文則唐有文粹宋有文鑑元有文類皆以詩賦冠其端蓋其結體最先爲後世文章之肇始故不得而略也而賦止十篇五七古僅七十餘首不其蕙歟文章之用莫大乎章奏解大紳之大庖西封事王姚江之諫迎佛疏不必謂趾美鼂賈而昌黎佛骨表後罕有此汗瀾卓蹕

虞東文錄 卷二

三

明切情事者矣至邱瓊山之上孝宗書海忠介之治安黃石齋之易數皆格君之大者而槩不之及非復小小鐸漏已也金華之文純粹質雅爲一代冠冕其未能超詣者猶沿元季餘習耳薛氏斥其塗澤謂成明季之文之亂豈爲論得其衷者乎二川之文薛氏所尊也而於荆川集中不錄廣右戰功序於震川集中不錄李蘿村行狀將所謂心法相傳得左國史漢之神理者何在夫文者所以明體而達用也理不足則浮掠而罕歸識不具則拘墟而鮮當所謂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得者徒齷齪循謹爲歐曾之矩矱云爾哉嘗論有明一代之文潛溪正學其開先已而振其緒者姚江也茶陵震澤其繩武已而起其衰者三川也

與三川驟新而鼎立者晉江也數子者之文不必同其足以明體而達用一也文不必如數子而苟有得於體用之說者猶之乎數子也鄉居側僻不能具諸名家之集從四遠借觀得文如千首編爲二百十六卷拾遺四卷名之曰觀所以著考鏡之義也若夫謹別裁嚴去取無偏錯乎歐曾之矩矱猶薛氏志也文在所錄者存十之七而增益者過大半焉凡以廣所未備而非有異同也

陳清端公文集序

予童子時卽聞海內有陳清端公者以名進士起家數歷中外數十年推治行第一而公方如孤山老衲以危苦自持天下信之顧弗及親其儀範聆其緒言嗣以羈宦都門

虞東文錄 卷二

四

獲交其文孫肅庵間述遺事益心儀之猶未讀公書也洎予謝病歸里肅庵亦出守南康移書相招俾主講白鹿得數晨夕肅庵乃盡出公詩文相示受而讀之蓋自作令而部曹而學政而監司以至於撫軍凡典利除弊恤民飭吏崇教起化之方具在焉其間條議之詳明指陳之愷切播告之勤懇與夫論學論文靡不洞達曉暢加以虛中求瘼詢謀諏度忸怩之言溢於行墨歐陽子所謂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者也其他記序及有用之作要皆原本性情抒其所得視世之務采色誇聲音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於是歎有德者必有言而向所聞風起慕者乃今而如親儀範聆緒言也肅庵蒞南康未久而潔已奉公

汲汲於振起文教有公之遺風焉編校既定將授諸梓以流示天下屬予一言綴簡予才朽行薄何敢序公文聊志夙昔景仰之私而今得稍慰云爾

見復先生集後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道不足而以文自標於是乎襲史漢貌唐宋獵取膚末以自欺而欺人皆無與於文之數者也昔歸熙甫當王李盛時獨抱遺經於荒江老屋之間而後學宗之如昌黎廬陵無他道存焉耳見道明則無遊辭信道篤則無飾說不得已而後言故言不可廢不得已而後辨故辨不可勝蓄道德而能文章足以繼熙甫之後者非先生乎先生易簀前數日郵書示鎮兢兢於說經之難述作

康東文錄 卷二

五

之不可苟因及生平所著若經咫若掌錄若詩若文皆手自刪治錄有成本他日或付諸梓戒勿失其矜慎持擇之意其重自顧藉亦愛道而堅護之也今先生之長君鑒彙萃諸種都爲一集謹承定本刊布以鎮辱昇最深謂當有言以誌其後自維學殖蕪陋愧負師門而先生著述之大指要於見道明而信道篤則鎮夙昔所服膺而自謂無失言者也經咫掌錄諸先生言之備矣不敢論其文之足以繼熙甫者實有道趣以流溢其間而非世所尙之徒文也後之讀先生集者能潛心涵泳其亦可因文見道也已

黃崑圃先生年譜後序

鎮東髮受經侍先君子側年三十餘始從見復陳先生問

學嘗推論儀禮多所質叩先生出張氏句讀授之曰此吾北平師所印可者鎮受而卒業繼又示以公所手定周禮因得涉公藩籬蓋公之學術經濟爲當代鉅儒而鎮以師門末學竊附私淑之列爲已久矣計偕入都乃以先生命執門下禮謁公鍾靈坊第向之私淑者幸得親炙光儀公亦以先生故曲施誨進焉時公年已七旬而論道著書不息每從燕見請益公口講指畫若辨掌紋而目與昨也間出所著俾校讐魯魚參引考證輒加首肯十數年來所獲益於公最夥辱知於公亦最深公嘗序鎮所爲文述師友之淵源而以提唱古學堅守師傳爲一脈之契蓋公與先生以道相取非如世俗所謂舉主門生者深媿鎮之頽廢

康東文錄 卷二

六

荒落髮種種而無成無以望吾師之後塵爲重負於公也先生既以甲戌下世而公亦卒於丙子之正月師門之痛先後櫻心閱數月公子雲門先生排纂公年譜既成屬以編校鎮材朽名微謝弗敢承而雲門先生再三諄誨曰是先府君意也乃弗敢辭謹依次校輯釐爲三卷其孝友忠信體立用行之實與夫討論典籍別裁風雅之指具見於譜因爲追敘景仰之由及公所以辱收而進之者以誌感慕云

陳立夫焚餘彙序

學問之事人所自盡也有諸中必形諸外然而有傳有不傳則命存焉矣以予獲交海內篤學能文之士其卓有所

立以見於後者不能一二計而抱其所學老死窮巷者比比也乃至摧挫抑塞並其所謂窮而工者務殄棄之使忽忽道盡而以死繼之則山陰陳立夫氏尤可哀矣山陰固多學者世所推胡君稚威周君國牧皆重自矜厲顧心折立夫立夫病訓詁破碎欲一切掃去自以其意說書故稚威尤獨喜之爲文汗瀾濔發倉卒數千言不加點竄而爛然可觀稚威雖卓犖振奇離致絕俗卒未有以掩也與人唱和一詩恆數十韻一韻恆數十詩才之大如此顧弗屑措意其洞達時務懷抱幹略冀得一當以效於世卒不可得悲歌俯仰自註自嘲形於楮墨者其寄也已無可奈何乃收弄前後所作汰其十之九猶得數十卷復自笑曰某

虞東文錄 卷二

七

乃藉此齷齪者存也亡何寓齋火圖籍悉盡此齷齪者亦不復存何其酷也立夫雖作書未嘗錄以示人交好僅一閱其藁都亦不能記憶也立夫嘗夜過予述其爲人治病事語多不能詳乃據案盡數紙與衍如倉公傳欲留之不可此被焚後事也今亦不見其藁蓋不自檢拾者多矣先是稚威沒於晉立夫哭之哀嗣復喪失其所爲文益不自得時時爲予言賤生於無所用丹溪東垣之書狗之皆可殺人今將勒成一編以去其非而存其是後必有用之者顧嘗自貶不能逾二暮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因欷歔泣下予亦淒然欲絕後竟如其言書亦卒不就立夫之沒也予爲經紀其喪屬其子學良搜檢遺篋無隻字存者學良既

奉樞歸乃於其家敗簾中得數十紙服闋來京師攜以示予蓋皆其所棄而不收者而真氣勁骨時亦流露其間予不忍其盡澌滅也擇其完好者得若干篇俾學良錄以寄園牧以存立夫之彷彿云爾

錢澹庵集序

初江右陳木齋先生以名翰林宰常熟甫下車卽奉檄校童子試探澹庵文入校士錄予與孫君約我並預其選於是三人始相識未幾又同補博士弟子而澹庵年差長兩人皆兄事之約我既遊宦關中澹庵及子浮沉諸生間兀首席硯者垂二十年里中少俊顧視疑訝不知此何年秀才久溺於此兩人相視亦不覺失笑也已而予以計偕入都飢驅役役還轉無定晚晚通籍拓落一官如校指駢拇不足繫有無至甲申入山蓋間別者又二十七八年矣昔之少俊漸亦衰落而澹庵歸然靈光踞展走數里外顧我於山齋時約我亦倦遊里居相與攜酒挈榼修禊西郊見者復疑訝非近世人不知皆木齋令虞時童子也澹庵檢存舊藁一卷得詩古文制義如予篇而校士錄所收不在焉豈庾信文章老更成故不及其少作耶予請仍存之以誌一時知己之感且以見學問之事日新月盛有如此者約我然其言促澹庵亟收入集遂書以爲序

胡玉溪詩集序

蘇長公謂六經之道散而不可解者在於責其義之太深

而求其法之太切後之於詩也亦然斤斤於漢魏三唐物而不化摯摯拘迫以就撫範而盎然之天趣缺矣夫詩之爲道也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求之聲調所失愈遠天壤之間一名一物偶有所觸恫焉情生川駛雲飛莫非真境而羣情奔悅中郎虎賁惟其形似於依微觸類之義將安取乎同年友胡玉溪氏篤學擅文顧未知其詩也辛巳春計偕來京師出其所作玉溪詩卷示予受而讀之其緣情卽象觸物比類譬坐瓊馳文霞淪漪未嘗不約裁鎔範而神致迥遠無復摯摯拘迫之態駸駸乎遊作者之域矣而玉溪之意猶不自止也將進而求之天籟之所不能已以得夫音響節族之自然者而意外之言言外之象象外之神隱躍於喉吻胸臆間而不能遏又何拘拘謏謏之足云予不能詩而差識其意故序玉溪詩而以其臆言

虞東文錄 卷二

九

吟亭詩錄序

吟亭詩錄者語溪詩人許古初之作也語溪之許多以能文蜚聲於時古初獨嗜吟咏不屑事舉子業以故人無知者予在長安中友人孫泊莊數爲予言古初顧未覩其詩也癸未旋里古初來布衣草屨談論風發泥之飲輒勝酒七八斗予益奇古初古初錯其詩他人卷中予識別之古初謬謂予知詩因出吟亭藁相示其詩有魏晉有宋梁有初盛唐而無中晚然則世何能知古初哉卽古初謂予能

知其詩予究何能知古初哉雖然古初正以人不知之乃得其詩耳令古初慙棄其性情以亟求人知予且不知古初爲何如人而又安知其詩哉今其詩具在古初雖禁人之知必有美愛而傳之者而古初自吟其詩而已知不知固無問也

翟藍溪遺文序

昔吾友陳立夫氏謂科名得失命也文章學問則任人自取之嗚呼此志士之言也顧以立夫之才之學述作之美之富可謂能自取矣旅焚其次蕩爲灰煙後益矜奮思著書以自見而奄忽不逮豈非命耶藍溪旣服官京朝猶劇意文術不欲以能事讓科目中人猶立夫志也春間錄近作十數義欲附其尊人遺藁後屬予點定予謂昔賢宦橐多刻自暮年何汲汲也孰謂今歲之春卽君暮境耶爲索所錄文付諸梓以從君志而歎夫命之不猶雖以文章學問之可自取者而皆不能爲之主旣以悲君亦以傷吾立夫也

虞東文錄 卷二

十

陳體齋制義序

談者謂經義興而古文之道熄子謂經義興而古文之道尊道尊故由之難而卑而循之與抗而張之皆不知其難者也聖人之言如天經義之在學者猶司天然失之毫釐則宿離皆忒而天紀攸擾矣此其所以難也吾友體齋太史蓋深知其難者知其難故言不苟積十餘年所作僅錄

二十餘義猶不自是而下詢於予予讀之盡日夜戰掉悼慄不能定其軒輊久之乃議刪其十之二君首肯焉庶幾能尊其道而揖讓於古作者之間爲經義一雪此言也嗚呼難矣

送陳立夫之順德序

予友陳立夫氏挾古文辭應春官試再蹶弗變蹇蹇長安市人無知者立夫抱經世才於書無所不窺自六經諸史以至軒岐家言靡弗窮源竟委入其精微當以暇力爲人治方藥有神效踵門叩謁者車馬填咽無虛日於是人人知有立夫矣京師故多醫目不省靈素中問答作何語藥之君臣脈之虛實迷迷然如遊霧中執方治證橫索馬錢

虞東文錄 卷二

士

卽倖得少效而匿害於不覺者甚大立夫心悲之故屈意從人召不責償也以故知者日衆立夫固不易知知立夫者謂能已病耳謂能已病而不責償耳以是知立夫此立夫所以終不見知於人也予知立夫久獨不知其能醫去年病痰壅立夫脈之指其隱微深鋼若燭照龜卜飲之藥良驗試之他人復大驗予始知立夫之果能醫也然而予終不以是知立夫也予往來南北經二十年海內名賢有道不我棄者指不勝屈然所心知稱莫逆者不過五六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數千里外惟立夫牽挽在此相與酌酒論文傾吐衷曲決臆放聲無復諱忌時或觸念舊雨相對涕洟歌有與歌哭有與哭岑寂之感庶幾可忘數日不見

亟往探之而灑駒在門矣予驚愕問故云就某聘將之順德幕夫古之幕僚爲參軍記室奏名於朝得自行已志積伐累勞往往至大官今何如耶知交中多踐此席者予嘗條列其失立夫心慙之而今爲此行不得已也明發立夫行矣有求於立夫者扳留之不能得獨念予與立夫相知之深曾不能寬其內顧憂使之僕僕征途作此不得已之計可媿也已抑可慨也已雖然以立夫之才與其所挾持者大當不屑屑作衣食計立夫其早來以自奮於清時後之知立夫者更異於今之知立夫者也

送同年陳體齋歸楚南序

虞東文錄 卷二

士

卽倖得少效而匿害於不覺者甚大立夫心悲之故屈意從人召不責償也以故知者日衆立夫固不易知知立夫者謂能已病耳謂能已病而不責償耳以是知立夫此立夫所以終不見知於人也予知立夫久獨不知其能醫去年病痰壅立夫脈之指其隱微深鋼若燭照龜卜飲之藥良驗試之他人復大驗予始知立夫之果能醫也然而予終不以是知立夫也予往來南北經二十年海內名賢有道不我棄者指不勝屈然所心知稱莫逆者不過五六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數千里外惟立夫牽挽在此相與酌酒論文傾吐衷曲決臆放聲無復諱忌時或觸念舊雨相對涕洟歌有與歌哭有與哭岑寂之感庶幾可忘數日不見

亟往探之而驪駒在門矣予驚愕問故云就某聘將之順
德幕夫古之幕僚爲參軍記室奏名於朝得自行已志積
伐累勞往往至大官今何如耶知交中多踐此席者予嘗
條列其失立夫心燈之而今爲此行不得已也明發立夫
行矣有求於立夫者扳留之不能得獨念予與立夫相知
之深曾不能寬其內顧憂使之僕僕征途作此不得已之
計可媿也已抑可慨也已雖然以立夫之才與其所挾持
者大當不屑屑作衣食計立夫其早來以自奮於清時後
之知立夫者更異於今之知立夫者也

送同年陳體齋歸楚南序

體齋太史將返楚南予餞之問道所由曰從水子謂之曰

康東文錄

卷二

三

水有二道焉從金陵下太末涉彭蠡過洞庭溯湘江而上
其道徑而捷然有風濤之警焉若由姑胥抵錢塘出七里
瀧越常玉二山沿溪行至萍鄉易舟而進徐達星沙其道
迂而遲然安流鼓櫂饒巖壑之勝今將奚由曰方須我友
而行不能白爲主也予曰不然君子思以道易天下不以
天下易我况同舟其濟者乎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
君子之志於道也下學而後達故驟貴非福也積勲伐以
致之頓悟非學也累德行以基之今之人惡迂而取徑也
仕與學皆然矣君澹於世榮不詭隨以從俗可謂卓自樹
立者而果於進德得毋有一日千里之思乎願君遲遲其
行也君笑曰豈有迂於仕而不能迂於學者請自今日之

行始遂與他友定溪行之約來告期乃錄前語以贈

康東文錄

卷二

三

康東先生文錄卷二終

遊玉淵潭三峽澗抵棲賢寺記

匡廬之奇以泉泉之奇以青玉峽瀑布次則玉淵潭三峽澗余以乙酉閏二月八日至白鹿洞即奮欲往觀被掣不得去越日雨霽逾月不休宿疾復張不任勞勩夏四月始開霽病亦解因約建昌學博徐君廷楨以十四日由棲賢抵秀峯爲竟日遊覓筍輿不得坐兜子西嚮循卓爾山南麓麓下削肩者側足行一里所五老迎面出少北上坡陀道縈紆芒草割面攝袵盤辟下坡西南行稍稍見室廬中多水田田塍斜交作冰紋方插秧秧馬錯陸間陸仄滑

虞貢文錄卷三

曳踵不得快意久之出五老右又三里至馬頭漢陽峯在焉七尖露一角復北行轉西三里至棲賢橋下兜行未至橋數武有泉涓涓自石罅出下注小澗如盆盎旁鐫天下第六泉五字曹秀先書即陸羽所品泉也其水亦注三峽橋築山石爲之平曠可周覽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溪水官焉俗謂之龍潭志稱玉淵金井者是兩崖蒼壁陡絕直下其上遊多巉石或臥或立雜出其腹一水從西來蕩潏峽中與石爲鬪跳波震響沸耳眩目煙霏雪翻寒入山骨下流一鉅石鐫三峽澗三大字遠不辨款識橋西有觀音菴卽唐飛來亭轉北崖間有朱子遺刻紀年爲淳熙己亥刻稱三峽門謂是橋也又半里所有嘉定年紀遊刻與學

博則辭諦視不能得主名回顧肩夫杳不知所之迺逕過傍窺峯峽漸寬水瀾漫石際淙淙韻金玉少西入松徑可里所四山忽開怒響復發有白石大數畝橫互峽底斗巖如戶闕奔湍下注其氣方悍爲石所阻激而騰躍懸流飛射散薄成霧瀝瀝爲深淵潭作紺色遙睇石上有玉淵二大字乃知是玉淵潭李洞謂若有龍居嶽靈出入左右不余欺也徘徊顧攬不忍捨去棲賢僧有來迎者言是潭通海數年前有海船敗板出潭底誕不足信復尋松徑行半里至寺主僧爲開朗頗通世法指寺後山爲石人峯少東爲紫霄西南爲太乙皆信問卧龍菴劉西澗祠則不省石人峯頂有圓石欲墜者爲繡毬峯亦未識也已而出水麪餉

虞貢文錄卷三

客復引至後樓出示許虎臣所畫五百阿羅漢像日已下春不盡攬亦不及至秀峯遂歸取道太乙峯南過淨成精舍登雙鏡樓眺覽鄱湖湖光與夕陽相射如天際落霞其南爲百花園相傳李渤藝花處望之平衍無奇特聞山中有虎不果往

遊秀峯寺青玉峽觀瀑布記

十五日晨起同徐君率諸生行釋菜禮畢隨用膳坐兜子循舊徑至馬頭直西行道水田間耳目閒曠七尖五乳可歷歷數行十里所至慶雲峯下過萬杉寺寺舊有杉萬本今無存者聞寺中多古刻亟訪之僅櫻京包帚書龍虎處嵐四天宗鑒將嶺寺移遷龍虎處其真蹟亦無存矣

遠行二里抵秀峯寺寺在鶴鳴峯下居廬山絕勝處南唐中主爲世子時以萬金買其地爲書堂僭位後改建僧舍名開先康熙中御書秀峯寺三大字額其門乃易今名門右有招隱橋形製如三峽門阮亭尙書所謂萬仞黃巖瀑流過招隱橋者也鶴鳴之西爲雙劍犀牛香爐諸峯寺中皆望見之而犀牛卽雙劍支峯昂首上向頭角嶄然文殊塔在香爐峯右黃巖之南隱隱如竹竿作黃白色其東諸峯悉隱不見亟問青玉峽主僧洪規乃導余從殿右少折而南穿竹林下坡陀豁然天開雙壁矗立不見其頂瀑源從漢陽來此爲西漢陽非馬頭所見者繞出雙劍東破壁腹而出下垂如匹練石色紺紫通翕謂飄白霓挂丹梯者彷彿象之遇壁切礙處怒立倒捲力倍猛勢倍加跌落潭底聲倍震回視三峽流又如大小巫矣洪規言大雨後山泉奔注驚風掣之騰躍蕩激莫可名狀今平平耳聞之神往曩者恨不冒雨來也峽上鐫第一山青玉峽六大字米芾書餘多宋人題名峽之潭爲龍池池南有小石甯爲腰股形上題浴仙池三字池上爲漱玉亭亭有龍井宋僧若愚鑿以引水東坡詩餘流滑無聲快寫出玉襪謂此也今埋廢乃立小石塔當之不覺有觚哉之歎學博方在潭際掬小魚余病不任久立至方丈小憩問寺僧書堂所在謬舉昭明對余爲辨其非僧亦不甚了了堂久廢其址建御書亭下有小泉穴鑿爲方池尺有咫其水正黑邵二泉題墨

池二字崖壁有李空同瀑布詩少選徐君來甫坐定家人言峯頭雲起恐有雨遽歸次日乃追紀其事

余紀此二遊以青玉峽爲第一三峽濶次之數日後蔣太史心餘書來稱山中勝蹟棲賢爲最開先未見佳以其欠爽朗也竊以廬山之勝在泉余所記者泉也太史則以寺言耳然余登棲賢樓亦未見爽朗暇日當作札詢之

乙酉四月二十一日又記

遊金輪峯瞻雲寺重過秀峯棲賢觀泉記

匡廬地氣蒸溼罽烟絮縷瞬息瀾漫淫霖傾注涉月兼旬每三四月間跬步不能越門畿乙酉初夏乘間過三峽門抵秀峯青玉峽歷覽諸勝欲遂往瞻雲訪右軍墨池不果

越丁亥春雨益猖至夏仲少衰遂命肩輿循西麓冒露行水流草間汨汨作聲道仄滑不可輿易兜子度王陽阪行三四里微見日影漢陽以南諸峯若劍戟排立惟紫霄巖天表與五老相抗少折而北爲詹家崖崖裂數百仞闊數弓亂石錯溝塍間若施椎鑿者村人言前八日夜半大雨溢湧若星漢倒塌山石觸激火光迸迫若萬霆齊發而電光作也有物蜿蜒隨水涌去不能得其狀余聞廬山多蛟形狀倣蛇或如蛇或如蜥蜴未成者土人或掘而啗之其是物歟既至秀峯拜佛已亟造青玉峽觀瀑布布水臺以上無涓滴下注非復嚮所見懸流散薄者豈是泉遠來或有抑遏迴阻力弱不能穿壁耶叩之僧不省爲惘然久之

出寺門右折上招隱橋北望鶴鳴雙劍犀牛諸峯朗若列眉香爐黃巖參差雲影中直西林壑深秀窅窳重複莫得主名遙眺碧落間隱隱爲金輪峯瞻雲寺在其下自招隱橋至十里許道皆坦復乘肩輿抵寺寺廣數百畝舊名歸宗雍正中賜今額世傳右軍守潯陽時卜宅廬山因捨爲寺故殿左奉右軍像像設不古類近世所爲墨池在寺東南隅甃石爲矩形廣長皆二尋有咫水作藍色凡止水類然志稱其色正黑妄也客齋前小池中疊巖成臺置二尺許石質粗而形醜豈慕東坡怪石供而託之耶可發一槩門外植荷千莖時尚未花而葉色可愛復生松亦蔚茂相傳明僧達觀所咒而錢□□達觀傳不及之亦可疑也

虞東文錄 卷三

五

玉簾泉直寺北數里石鏡峯下迤西五六里爲虎爪崖其下爲栗里有陶公醉石及歸去來館不及往是夕宿寺中天氣蒸熱晨起望嶺頭雲如爨煙上出僧恐有雨與夫促歸遂東至萬彬小憩出坐兜子踰三疊澗溜急石磔幾覆者再既出險欲登白竹雙鏡樓澗水關怯不敢渡乃折而北從三峽門徒步抵玉淵夾道松杉蒼翠欲滴道石礫礫碌碌足不隨峽腹中爲蛟水盪潏石成阜水鬱怒作力愈猛聲愈壯飛激愈高玉淵之勝于是觀止同遊者南城陶太學嗣曾星子注秀才迴瀾時在五月九十兩日

遊白石院記

白石院在五老峯下距白鹿洞不七里余寓白鹿三年朝

光夕影日與五老相望顧未知茲院之勝也院僧開朗者過余述其概已復遣僧來迎遂縛竹爲輿出枕流橋南從龜山麓右旋西嚮行二里所度舒家嶽嶺斗削肩者促足曳地前後推挽行既度折而北與五老值初日照曜石色瑩白凹凸感摺宋元皴法所不到五老偶立亦微有差數若肩隨者乃知往者所見皆側影也少南爲獅子崖卷髮俯瞰若有所攬繡毼峯仰而上承九疊屏在其東隱不見西爲金鸞峯又西爲犁頭尖又西爲大漢陽峯綿互無際北行一里餘直凌霄西南聞木魚聲則白鶴觀在焉唐開元中道士劉混成之居也觀前大樹一株圍三尋許高數十仞枝葉四出皆下垂幢幢如羽葆蓋千餘年物虞伯生

虞東文錄 卷三

六

記謂混成手植疑或然然謂之杉則非也樹惟廬山有之山中人呼爲寶樹以意度之宜爲葆觀殘破不理爲撫樹太息久乃去左旋少東復北行少半里見山半屋數間打稻者三四輩率注視坡下顧問從者云卽凌霄院院後有凌霄洞因命肩者昇至湫隘不足觀蓋舊院久廢縉流卽遺址構屋仍其名云爾乃緣崖壁攀藤蘿鳥道曲折凡數盤抵洞口叢竹滴翠奇葩流丹危巒峭發中有巨石撐拄軒豁如堂房可布四五席旁有嘉定年四明龔某題刻蓋唐僧道一棲隱處卽世所傳馬祖也顧峯名凌霄而此山庫隘不稱殊不可曉循洞口北上不半里至巢松少憩遂穿竹徑上木瓜崖崖在白石院西其上爲石船峯相傳劉

混成種瓜于此所謂匡山最絕處廣屋託幽遺者其實錄也從木瓜崖至白石數十弓地而院址高出數丈乃繞過院西循級而上南望鄱湖片帆寸楫如落葉浮空往來不定官亭以東落星以西悉成院前池沼南康府城垣室宇直作盆盎供養真鉅觀也北顧五老橫隱穹碧不見其頂視平地所見彌峻其下諸峯森矗爲院擁護大山大水極目無際亦一瞬可得當爲廬山第一勝踐直恨相見晚耳院舊爲楞伽院之東寮別名白石菴宋尙書李公擇藏書其中後人目爲李氏山房楞伽廢而白石未遂其者則明僧一心所更築今開朗恢而大之之力也院故有李公祠開朗誓復其宇曹地山預爲記手書遺之書法道古文品峻潔余繇開朗卽勒諸石勿復如蘇卷爲汙吏敗也事具日下春欲向海會不果由舊徑少西過淨妙寺取滿庭芳數本而還時八月二日也

重興白石院記

白石院者古楞伽院之偏寮宋尙書李公擇藏書處蘇文忠所記李氏山房也楞伽廢而山房不替以文忠之記故山房廢而白石復興則明僧一心所築今開朗恢而大之力也初院宇庠隘歲久彫剝開朗奮志改作會棲賢中落山人請移錫因主棲賢者八載既念白石願未酬乃謝歸當開朗主席棲賢時余嘗徧歷山南諸寺獨開朗端謹識道理心器之今夏來謁丐余作募脩白石文疏具言白

石之勝余以秋仲通訪則院之南東俱已隆起煥發攸宜芋焉問其所與佈施則前之文疏固未出問人也天下事在己者可勉而爲在人者不可強而致盡我力之所能爲而于人則聽其機之自至此開朗意也因指西寮顧余云當爲李氏存此一席地新建曹地山閣學預作記以券其成今將礱石勒之俟山房成而陷諸壁是院之記願未有屬將以藉手于先生而大殿尙未鳩工先生又將東歸敢援問學之例以請余笑應之洎歸爲書其事之原委及其意與言爲之記而空其落成之年月俾自注焉院舊爲菴由今制當爲院故題爲白石院記

崇真觀玉皇閣記

玉皇閣者何墅崇真觀之後樓也深七遊廣度以步于今尺得八丈有奇四阿重簷八窗洞達遠村平樹橫碧無際擅邑東隅之勝焉經始于乾隆之辛巳閱三載而成道士盧鐸庭介江孝廉願堂請予記其本末勒之石考舊碑觀爲里民祈年之所有壇遺焉宋元明來廢興屢矣雍正間道士陳鶴鶴規而新之工未竟遽沒鐸庭嗣主觀事慨然曰是後死者之責也乃前指後畫考極相方爲廳事者九楹參九楹之貳爲東西廂分廂楹之半爲西道門廊廡庖福以次就理廟貌煥發軼于前規復念上帝高居而卑處平壤非所以妥神也構後樓七楹奉帝居其中神靈綏焉凡用木石若干紙錢若干糜餼若干皆書于石以紀之

訖事未嘗以絲粟千人蓋傾一生之儲蓄爲之而以其羨置田若干爲常住供觀于是乎可久予聞古者州里建社黨祭族誦皆有壇觀之有壇禮也自像設興民之祈報率于廟壇壝之制泯焉我國家重農貴粟循舉舊典郡縣並建農壇以時祈報黨祭族誦則聽民自爲今觀既有成而壇壝未復鐫庭其有意乎或曰歲功之成上帝主之鐫庭勤心瘁力以建茲閭閻奉上帝朝夕祝釐其前天將大庇民而賜之年于壇壝乎何有是或一道也姑書之以問後人

介休范氏宗祠記

范之得姓自晉始介休晉縣上地其東村爲張原范氏族

虞東文錄 卷三

九

居焉自他有耀者於秦於楚於吳於越蕃衍以億計而介之范爲大宗如河水之發源崑崙蓋數千年於茲矣宗祠久廢不舉春秋常事則各事於室合族之義衰焉王正之朔乃縣先像於廳事子孫羅拜其下祀以少牢蓋歲暮藤金爲之以次輪值貧者或賃他屋以祀儀節畧缺非所以致敬而發情也癸酉春其裔孫某鳩族而謀曰惟先世傳德馨訓以迄於今而廟祀未興其奚以揭虔妥靈乃卜食於張原之東南隅鳩工庀其事門堂寢室略倣朱子祠堂圖式繕以周垣環以竹樹祖宗之神安於是春秋之典舉於是諸父昆弟幼子童孫從宗合族屬於是襄者莊焉渙者萃焉禮時爲大宜次之稱次之古者庶人薦於寢士大

夫之家無不廟祭者今從大夫後例得有廟庶幾宜稱者歟抑聞之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蠶金而祭猶薦也爲置祭田若干頃比祭具物無乏事昔文正公置義莊於吳後人卽莊爲祠祠武子以下蘇人謂之范莊制度宏敞規畫明備今雖未能驟及也然范氏之家法有可循者矣後之人食舊德丕前光敬宗收族以嚴宗祠將拓而大之則今日之事爲經始云爾是役也富者以財貧者以力各盡心焉例得備書而常熟顧鎮爲之辭辭曰

篤慶斯宏

虞東文錄 卷三

重脩衡文節公祠堂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祠在崑山縣地區五圖官給編銀奉祀歲久彫剝祀典廢不舉餘址爲旁舍佔攷無以揭虔妥靈雍正初其十六世孫之居常熟苑山者曰某某葺理遺構請官復其祭而故址之佔攷者卒弗克歸後四十年爲乾隆丁丑其後人某等廼陳敘願末請於學使者學使者下有司正定之悉反所侵地遂撤故爲新衆工齊事經始於乾隆癸未之冬閏三月告竣豐堂翼如邃寢有恤周垣綽之制加恢焉用鳩苑宗之預斯役者協謀播規以垂永久追遠之義于斯盛矣惟是繫羊豕有石麓陰之辭久未有作乃乞于紀實而係之以銘謹按公諱涇字清叔其

先出華亭徙居崑山爲崑山人淳熙中賜進士第一歷仕四朝出入中外晚參大政卒爲權姦所阨不得究其用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賜諡文節當公爲御史中丞時韓侂胄怙定策功恣睢跋扈負乘致寇公首發奸狀定計誅之事具史傳先是光廟溺于悍后失權重華骨肉之變爲人臣所難言而公因震雷大雪應詔上言以爲陽方升而陰制之則君欺于臣夫陵于妻有一子此皆能致亂又上殿言壽康禮曠敷陳懇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公當之矣自僞學之禁嚴士夫爭諱其師經言傳說無敢涉朱門一字者公獨奏請召還朱子復移文新安刊布其所著書公之扶持正學以正人心息邪說其功豈有窮哉宜

虞東文錄 卷三

上

乎有賢子孫以昌其緒而祠之廢而復興久而益大蓋有以致之然也初某某之求復祠址也事有所格抱隱恨焉今之繼起而成其志者則某之子某也其合贊鳩功相與有成則某某例得備書銘曰

衛之南遷實居華亭爰及闔敏子崑始興洋洋石浦公挺其靈爪應有綿苑陽是榮崑有公祠替于中葉有司上陳俎豆斯輯閱世既長四字頌沓民居午交割爲私業公有賢裔在苑之陽追遠反始繼序不忘鄒陽歸魯復我許常作廟翼翼父構子堂其延肆肆式薦爾時以饗以侑告孝告慈水源木本人孰無之鑽石勒銘子孫其思

與北平先生論史通不應刪載書

蒙發史通後跋並尹亭山原札引昌黎欲削荀揚之義請刪惑經疑古二篇而以下詢於鎮仰見沖懷若谷廣益集思無所不至鎮之愚昧何足與此竊謂書以補注爲名止於訓釋章句可以撿正本書之失而無刪截篇卷之理昌黎不爲荀揚作注而欲刪述爲任故欲汰其不合聖藉者使有大醇而無小疵然考歷代經籍志並無昌黎刪本則亦未嘗刪也存其說焉耳今史通補注一書既于此二者摘其紕繆指駁上方俾讀者展卷卽知其妄矣夫又何事于刪哉且惟不刪然後可得其妄刪則妄反不見譬之獄必盡發供狀使情見實露退無所藏其罪暴白于天下乃可以大服天下之志而成爲信讞倘徒見長吏之讞詞

虞東文錄 卷三

上

而未得其所供者云何安知不鍛鍊成獄耶二篇之紕繆供狀也上方之指駁讞詞也業已輸情吐服閱實其罪而一旦焚棄卷宗歸于烏有亡是之倫後之人不見全書轉滋疑竇其亦非折獄之良矣孟子七篇中如舜臣父尹割烹百里飯牛孔子主癰疽瘡環其言多類于此正惟問詞答詞具載聖藉乃知戰國縱橫多有此種誣妄使當時削而不登後世逸書間出又無命世大儒如孟子者爲之證辨其爲疑誤不更多乎昔子朱子定卹卹以下諸詩爲淫奔者所作聖人存之以爲世戒而王魯齋直目爲導淫之具欲盡斥去循亭山之意則魯齋所論爲高出于朱子豈非好勇過我者歟雖然亭山君子人也其用意甚厚而立

論固甚濶也存其說焉可也因其稱述昌黎爲附論魯齋
之說詩以復于執事惟所裁擇不宣

虞東先生文錄卷四

議論說書事書後

錢法議

聖人治天下常權其時勢之所趨而低昂之以適于平其必不可易者則謹司其柄而無變故動則萬事就其理靜則萬物蒙其福錢法之弊嘗患盜鑄矣今之患者不在盜鑄而在盜銷盜鑄必聚多人需器械其聲息不能無漏故防之也易盜銷者一手足之所能爲日在閭閻之中而隣里不及覺故防之也難民之趨利也如水就下于錢之銅其價浮于千錢爭毀錢而爲銅矣錢日燬用日缺而民無所聊于是廣設爐座以求贏餘而一日所鑄不足當一日

虞東文錄卷四

所銷所謂賣盜糧者也今將使銅旺價平以絕其銷毀之源其說有二一曰嚴銅禁錢之不足由于銅貴銅貴之故由于銅少銅之少也非天嗇其生地愛其寶也用之無節而不加禁焉故也賈誼以銅布于天下爲博禍劉秩以銅不布下爲四美宋王安石請罷銅禁而國用日耗其明驗已今之議者謂國家嘗設科禁行之無效而適以厲民故不爲也不知向之所以厲民者在于收買成器使民廢其日習久用之物更易他器而加以抑勒重之以侵漁此其所以病也今不禁已成之器而第禁未成之銅不禁用器之民而第禁造器之匠豈得厲我民哉且亦非物物而禁之也其日用不可廢者條列曉諭俾安服其故而嚴

禁其餘則民之志不驚而上之教可守有益之銅不作無益而銅可裕價可平盜銷之患可息一曰定錢式鑄錢者銅易銅者銀代銀者錢錢價浮于銀銅之勢重則利之實開劉陶所謂一人鑄之萬人奪之其不盡天下之錢而廢爲銅者幾希故錢質之重盜銷之源也國朝順治元年開鑄每文準重一銖法至平也後遞增至一銖四分而盜銷雲起康熙中仍改鑄一銖其患乃息二十後以私鑄盛行議者請復舊制一銖至雍正年間因緣射利者窮極變態剪邊削皮之錢公行于市藥爐茶竈皆成融冶乃酌改爲一銖二分而銷者如故一其至于今亦窮而當變之候也按古錢之存於今者惟開通元寶爲至夥權其輕重與國初一銖之數正合今將改鑄錢文當準此爲式使銅與銀錢價值相等銷燬造器無所利于其間民雖至愚孰肯冒不測之罪作無益之事哉議者謂錢法之病莫大于愛銅惜工使一銖之制可行國初何故議增康熙改鑄之後何故而復行加重乎恐積輕之弊流爲榆莢縷環而盜鑄者又相仍也噫爲此說者亦未察於子母相權之義矣母裕則子饒母乏則子耗銅爲錢母當操其有餘以裕生生之源而顧重耗之以資奸利使天下愛銅不愛錢而以博我不愛銅之名蒙虛聲而受實禍計未有拙于此也國立法未久屢經改造者所以權一時之急非常法也昔周景王鑄大錢而單穆公非之史稱開通元寶之善至于

今不廢此有何疑而憚于改作乎且向之所鑄一銖者未嘗有一銖之銅也和鉛過多形模薄劣是以奸民得緣爲利誠使銅七鉛三如式製造輪郭肉好一依唐錢官弊既清私錢不得相混盜鑄之患亦無緣而作竊聞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其當變易者時也勢也銅禁之或開或閉錢質之或輕或重是也其不當變易者理也錢之宜散而不宜聚也其利用出入宜聽之民而不宜制之官也今之議者謂錢之流通宜官爲歛散而欲令州縣征收錢糧聽民用錢投納合銀計算給照所收錢文悉于糧廳搭解以充京餉此議一行其害有五今日所患正在錢少設使以錢代銀配糧搭運民間日用愈致匱乏爲害一雖曰

虞東文錄 卷四

三

聽民自便有司奉行方取盈于令之外能減數于令之中乎宋時新法之行何嘗不曰聽民自便乎抑勒之弊必所不免爲害二雖曰搭放兵糧終散在外然當開徵交納之時數萬糧戶爭先買辦市價必至騰貴是欲去商賈罔利之害轉開其居奇之門也爲害三雖曰照本地時價合銀計算然價貴而歛之價平而散之散之時必不能歸其歛之之價一出入虧耗國計何可勝數爲害四至千重運抵通例有嚴限正糧之外不許私裝雜貨非禁其謀利誠恐運重難行致誤漕期也嘗見夏鎮以北正運糧石每需駁淺今忽加帶錢文計自五百千以上抵米四十餘石糧運益滋沉重而無船省分勢必解交隣省勞費轉甚爲

害五昔崑山顧炎武懲火耗之弊亦嘗著爲斯論不思倉廩之吏既能橫取之銀獨不能橫取之錢乎此萬萬不可行者也夫銅者天地之所產錢者官府之所產使銅不布下錢不壅上則奸利無所容而上得制其輕重之權以與時爲進退所謂利歸一源者計莫便于此若夫銅之時盈時匱錢之時貴時賤不能不稍有參差要不至于懸絕迥殊而補偏救弊之方又善理財者所當加意也

庶孫爲祖庶母服三年議

禮有義類可尋而後世不加察者庶孫之爲祖庶母服重是也考喪服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貴父命也小記因而衍之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注疏家謂已命己之妾

虞東文錄 卷四

四

子與父妾爲後故呼之爲祖庶母未知其果然與否然既呼之爲祖庶母則名實定矣服制不得違焉夫以本非一體之析徒以父命之故猶必服以三年豈有親爲其母所生未及持服而死爲之孫者顧慈置其生父之祖母同於無子之父妾而謂有當於聖人之意恐不然矣又公羊氏謂母以千貴其義通行至今故或子貴而封其生母或孫貴而封其父所生母則母已身受王命準以父命之例通於小記所推行而爲之制服尤確鑿無可疑者後儒多援妾母不世祭之文斥言庶孫不得爲祖庶母後不知記所謂不世祭者乃主世子爲君者言之義見穀梁非通論大夫以下也况古今異禮三代殊數穀梁之說亦不行於世

要以緣其義類求卽乎此心之安則小記所推慈母如母之義有可援爲定論者矣或謂夏殷之禮夫子能言之而無如文獻之不足子之說經不過依略推類之言其亦有文獻可徵者乎曰有之通典漢景帝前二年文帝所生母薄太后崩天子朝臣並持重服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徐廣議宜從重服齊衰三年時太常殷茂有違言廣復駁之卒如廣議行服魏書張普惠傳議廣陵北海二王宜爲所生祖母服三年朝廷如其議按此卽魯文公服成風之義後王用之遂成典制而猶斷斷於妾母之不世祭不其傾歟或又謂子所據者皆天子諸侯之禮未聞可通之士大夫也則愚更有聞焉宋志禮官詳定

虞夏文錄 卷四

度支判官薛紳父所生母服謂妾子於父歿後得爲其母伸三年孫無由獨屈又紳頃因籍田覃恩乞將母封遇授故父所生母安有生邀國恩死無重報合令解官持齋衰三年之服詔從之豈非士大夫服其生祖母之證歟蓋喪服無祖庶母之名而小記有爲祖庶母之服參之漢唐諸儒之注疏核以漢晉魏宋諸書之故事古之人有議之而行之者文獻具足不當輒轉滋疑使後人無所適從也謹議

庶孫爲祖庶母服三年續議

予既作前議後讀徐健菴先生讀禮通考庶孫爲祖庶母後者條引據經史與予略同而於正文後復列王廷相姚

翼柴紹炳之說又似與前說抵牾者本書未加別白因爲續議以訂其失焉王氏之言曰儀禮喪服不言父歿爲祖母服斬惟小記有其說此爲適孫承重者言之庶孫不爲祖後無重可傳且不爲祖父服斬安得加斬於祖庶母乎又今會典所載亦無庶孫爲祖庶母之服亦當守其本服爲齊衰不杖期姚氏柴氏說亦云爾不知聖人制禮文不必具而義可類推况文亦非不具也按喪服祖父母止於期而小記推之謂祖父卒而後爲祖母三年疏衰止及曾祖父母而康成推之謂高祖宜總麻如斯之類不一而足而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繼母慈母皆如母未及庶子所生之母也而康成推之謂大夫之妾子父卒則皆得伸疏

虞夏文錄 卷四

六

曰皆得伸三年也小記又推之爲祖庶母疏曰亦服之三年如已母也据此則庶子於其母得伸三年蓋古法也禮官失考至武后表行之而刪其父卒之文爲過耳終唐之世禮官屢請復古而格於衆議人心之所安不能違也若庶孫爲祖庶母之服戴記鄭注賈疏反覆推究義炳辭白而謂經傳無文疎矣今律旣如唐制庶子得爲其母三年而父所從出之母顧屈之使不得伸耶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得降此禮意也今欲明嫡庶之分而降其父之所不降其於聖人制禮之意合乎不也齊衰不杖期於經無稽於律無據不可用也其執以爲辯而哢哢不休者尤在承重之說愚謂承重爲宗法設也承重注宗廟必累世承

適乃爲承重故支子雖爲大夫猶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後世宗法已廢爲祖後者不問其祖之果適與否皆被以承重之名已與古義不相應矣而猶執言庶孫不爲祖後無重可傳以抑人仁孝之思亦與於不仁之甚矣爲是說者其能復古大小宗之法使承重之祖孫皆出於累世之適而無復宗其不宗者乎吾知其不能也且其所引公子練冠麻衣條不詳核禮經而漫據孟子趙注厭於適母之誤其失尤顯按鄭注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制此服不言母也昔博士范宣有言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其義諦矣且服之以三年制者不必盡繫承重也慈母如母豈有正體傳重之說乎至於

虞東文錄 卷四

七

庶妾不得並於正妻此當責之其父不當責之其子責之其子是教子卑母也故大夫爲妻期爲貴妾總而庶子爲母則父歿皆伸三年坦然明矣後人自生蠅擾耳古法之不行於世者多矣獨於天親骨肉間執持偏固奪其厚而予之薄而又與古今傳說多所違異誠不知其何心也若夫蒙被國恩身膺翟裼則體尊義重前議已宏故略不復贅云

見復先生經咫中有答服問一條極陳宜稱之義以明本生祖母之當服三年可爲定論已或以事無典據獻疑爲作議證明之後又見讀禮通考中引用別議多所不安更作續議一篇事關名教不得不反覆究論非好

據前人之失也

白茆水利議

白茆港西距震澤百五十里東北皆迤大海旁引陽城相城施城巴城傀儡及邑西諸湖之水流灌遠近蘇太二屬數百里間視白茆之盈涸爲利病故所關爲鉅也說者謂震澤之水歸注白茆入海此殊不然按桑氏舊志白茆本係湖泊與海隔絕張士誠據吳乃濬其東道以通海運不數十年而港身淤阻夏海諸公相繼挑治閘皆三十六丈入本朝三次興挑始猶十六丈後爲十二丈港身愈窄其塞愈速而甚若果爲向來通海之道豈有旋濬旋淤若是其不可治者哉蓋白茆本受震澤之水旁流諸邑源遠

虞東文錄 卷四

八

流長爲利最溥自與海通海近湖遠則海強湖弱湖水爲潮所抑不能引其清流以刷海沙而強潮日進淤沙日積白茆之不能不塞者通海故也沿海地形高仰潮沙能入不能出早晚兩潮每潮積一簍之厚一歲積及尺餘不十年而盈丈矣今欲使內水之通暢必先使外水之不入此范文正公用湖不用江之說也前令耿如杞精習水利其於邑中諸港操小舟徧度形勢定爲全書其論白茆之不可通海甚詳且備後人不考耿氏之書沿襲洩湖入海之說反以不通海口爲創論不知昔人已思之熟計之周也其法當於港口築長堰以拒潮南北支港悉令包於堰內然後盡力挑濬以復十六丈之舊規校榦相承深廣如式

使西南諸湖之水並趨交澗容納有地旁洩有方不致漫入低田設遇大潦湖水暴漲諸支港不能一時宣洩則開堰瀉之俟其稍平仍復封閉庶淤沙無自而入內水可以通流此經久之長策也更有當爲預策者大潦開堰之時水勢方張湖海陡接激衝之下恐致潰決當於堰外里許建閘一座開設兩重厚板開堰放水俾由閘門而出水平潮進下板截之堰外之閘既可拒強潮閘內之堰自得從容整頓無倉卒潰決之患此宋趙霖建閘利於近外之說也說者又謂江湖河海天地之血脈震澤諸湖之水併注下流今築堰截之譬之人身血脈不通必致疾疢非古人決之使流之意竊謂人生竅竅既有定位卽有常職無故於耳目口鼻之外多生一竅則人受其患矣湖水西來其流甚緩又遠有吳淞江劉家河近有徐六涇福山港諸口洩之無患血脈之閉也今必欲釋其疑或於堰內別開引河屈曲其勢以通於海每歲挑濬毋使淤滯亦說之可通者爾

按福山港徐六涇劉家河諸口名雖爲海其實江也三江之水東注於海諸口爲之總匯原無西入內河之勢而有時橫決爲患者注霖歎瀑杭睦宣歙金壇宜興山源之水迸發急注猝遇颶風其流逆上因有此患不係乎白茆之通塞也雍正十年白茆方通達無礙而海患大作可以證其說矣

辨侵伐論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禮正邦國其二曰伐其五曰侵柳宗元辨其義引春秋莊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而以己意斷之謂有公私之別其說非也宗元之言曰古之守臣有腹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人外必棄於諸侯然後從而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故私之殆未識夫王者之無私而以淺陋之見度聖人矣聖人之馭諸侯也罪則討之服則舍之其在詩曰徐方不囂王曰旋歸伐之說也令而不從討而不服如所謂密人不恭敢拒大邦者則勤師以釋讎焉其在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侵之說也負固不服之罪重於賊賢害人之義深於伐九伐之法以後者爲重故伐之後乃有侵侵之後乃有正有殘有杜有滅不得以伐爲公侵爲私也夫人臣能內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此必制節謹度爲王守土者方當益地進封以示褒勸顧以私怒而勤遠略何以正四國而垂爲大法乎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杜預注曰有鐘鼓者聲其罪無鐘鼓者鐘鼓無聲蓋釋其制度如是而非如宗元所云也宗元又云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斯言也愚甚疑之

湯綏叔字說

同門友湯勉耘更其字曰緩叔問說於予予曰君元首窮經孜孜矻矻遠俗嗜好獨心追古人而從之君之擇術既迂且遠爲諸生十餘年而薦鄉書又十二年而成進士尺寸無所效君之進取又拙且鈍夫亦緩之至矣復何緩爲君曰不然我性卞急言遽而色張字此以自救也予憮然曰子之病此久矣善哉君之能自克也君不見夫將車者乎巷仄而車輾急之則梗少需焉不易輾而往矣又不見夫操舟者乎風急帆滿將取快一瞬而覆溺隨之彼優游鼓枻者雖怒濤不能加此緩之說也雖然徒緩乎哉將必有所以用其緩者孔子之論學也曰如不及於古曰敏求若無取乎緩者而索之太迫執之太固其弊乃至於不可

虛東文錄 卷四

士

言讀一書而知其理矣更讀一書而向所得者或不盡其理聞一說而守爲据矣更聞一說而向所守者或不盡可据不能不從容以俟其化積日而累之逾時而程之耳目長而智慮出故緩之說可以爲學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言人之處事當堅決果斷無因循也夫言豈一端而已方隅之見不可以定是非一曉之明不可以察情變物之交也遽而我之應也暇則可以曲折周其故而動不過物故緩之說可以處事君方篤於學而將有臨民之事故申緩之義而及於此子與君先後出司業先生門先生之爲人行潔而志平神和而守確蓋深有得乎緩之趣者老成不作典型尙存予與君其勉之

己

書翁氏二子尋親事

翁氏二子者餘姚人長運槐字葦山次運標字夢野父大環爲其妻兄恭城令鄔某質田族人其族人權子母急大環因之粵西舟次祁陽之新塘登岸失所在時同行者爲恭城子某遺數輩跡之不得明年恭城君卒喪歸經其處勝署里居姓氏與相失之月日大書酬券于後無應者母鄔以哀毀致疾居二年卒二子方齠齔莫知其由稍長其伯姊微語之葦山泣謂弟曰予兄弟乃不如曹氏二娥耶汝幼弱不任遠行予當往遂溯彭蠡涉湘沅驚濤駭浪瀕死者再鄉人有賈于楚者挾之歸伯姊迎而哭之曰汝年

虛東文錄 卷四

三

未及冠遽走數千里重趼裂趾衝冒毒霧一旦踣仆非兩大人願也于是且止越癸卯夢野成進士兄若弟咸舉子乃卜請神得生還兆因刺血疏于版背負之棄家擔簦如行腳者先是楚中報至歸大環遺篋失其鑰以他鑰啟之得新塘詩一首有霜濃古寺鐘開處一點空明透佛燈之句故二子跡其父往往于黃冠緇衣中求之遇梵宮神宇輒叩頭哭往來匡廬鬼谷者數月已而兄入衡山弟越洞庭而西久之復相遇于粵西之湘山寺形削面垢粹不省識諦視久乃相抱哭哭已復商他往其友人邵君宏傑宦粵中聞之往省謂君父失于新塘而遠求之粵胡自苦爲爲具一小舟勝其尾以便告者二子乃辭去上下衡湘間

爲清爲磯爲斷岸爲支港爲激湍怒濤爲村爲塢爲城市
爲五達衢爲迷離錯落山莊茅舍水浦漁家靡弗窮竟則
又于煙消日出月落烏啼之際含酸茹痛吟其父新塘詩
二語周流而意逆之一江空碧形影如大環死已久矣
而二子猶幸其生也烏寓人鄭海還年長矣扶杖而伺諸
江干呼之曰孝子而欲生逢而父乎吾不敢知否則去此
數十武曩然而壞于土者可疑也詢之曰嚮者吾弟海生
溺于是格敗葦不死葦中有人焉白晢而臘莫詳其死之
日里中人率相與瘞之其言服飾狀貌皆信乃亟詣海生
家其妻出葦中人衣帶間鑰製屈摺毀一齒二子未之識
也走急足證之姊擬前所歸篋上鎖牡牝合還報大慟始

廣東文錄 卷四

圭

信此曩然者之爲父也大環溺三十餘年而一鎖一鑰乃
相合數千里外豈非天哉大環厝處爲白沙洲去新塘里
許當恭城喪歸勝岸時海還兄弟欲往告里人尼之故不
果至是始得扶輿歸葬曩所得兆說者謂海生海還其驗
云

論曰二子捐妻子薄死生冀一見其父卒不可得乃僅得
遺蛻一具能不爲之痛心哉雖然尋生者易尋死者難當
其蹤跡飄梗姓氏流傳儀觀動靜有可得而物色者死則
已矣問諸水濱誰爲知者又况星霜變革至三十餘年之
久哉愁遺一老出寸許鑰爲證終得骸骨歸故里天之哀
孝子而賜之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有欲聲其事于

朝者或以未得生父獻疑爲著論曉之

書任三殺虎事

歲壬戌余館大臺莊之黎氏八月既望主人夜飲客皆
短衣科跣箕踞作牛飲撞塘呼號如沸羹焉客有任三者
年可七十許頭禿齒缺猶勝酒數十斗與諸少年角勝酒
中乃自言灤州殺虎事灤舊無虎患猝有虎入村舍自晨
至食殺十九人或折手足或斷額或破腹出腸旋棄去復
擇人噬咆哮籬落間民鍵戶竄伏道無行者三適有約將
過其里親故聞者咸尼之三慨然曰虎爲患若此雖無事
猶當赴之况與人約而更爲虎避耶遂挾二矢往遇虎發
一矢中足時虎方蹲大樹下被矢怒甚奮牙爪前撲三三
竦踞樹巔虎仰首望樹吼葉墜地如密雨三兩足貼樹枝
以手掠去其鬚徐抽矢注射志其喉鏃出喉間者數寸虎
落地陷尺餘斃三從樹躍下擲空參過所約者門門闔不
得入急叩之太呼虎已斃始啟門備言殺虎狀聞者惴惴
不卽信乃叫呼其鄰里數十輩執械往虎所見虎伏地猶
逡巡莫敢前一二悍者稍卽之輒反走已而偵其果死因
其昇至隙地剝其皮鬻分之虎患絕于是衆知三之能殺
虎也方三言時長檐歷歷明月如洗客其屏氣注目屬耳
于三三掀髯抵掌且飲且談余壯之且喜其靜客喧也爲
之浮一大白

書蜀王錯書藏經殘葉後

戊寅秋合州牧張君兌和以考最入都攜其所寶楷書藏經數十紙來一時巧取豪奪幾罄其橐君移寓避之瀕行乃出數紙貽余曰得之廢塔中蜀相王錯筆也卷末有款識今散落余囑其開具本末竟不果後四年樂山令鄭君琰來出舊作相示有跋潼州寺塔殘經卷後急索其卷閱之與余所藏出半手始知塔在潼川鄭跋云乾隆丙寅五月廿日潼川琴泉寺浮屠圯出楷書藏經數十卷不著書人名經尾署武成三年字蓋蜀王建時人也塔圯時殘卷零亂寺僧焚棄略盡遂漢廣文王君某適在郡聞而馳往撥拾燼餘數卷余方攝蓬溪篆王君分以餉余此鄭卷本末也不知張又得之何人按十國春秋王錯字體祥前蜀高祖武成三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主乾德中爲宰相好學政書嘗親寫釋藏經如千卷每趨朝于白藤担子內鈔書以三君習合之其爲錯書無疑錯相後主不能有所匡救獨以宗畫之工千餘年後猶使人寶秘愛玩人何可以無所畏哉

虞夏文錄 卷四

五

書錢宗伯開國羣雄事略序後

序云昔張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爲其部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乎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亦高皇帝之所不廢此說非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高祖之因義帝光武之依更始此其類也紀高祖者不聞追列楚年誌光武者乃欲推先更始乎陳壽蜀志列二劉于昭烈之前

識者非之原壽之意以正統予魏以列國紀蜀故其例如此然猶不免後世之譏况以堂堂一統之明居尊正位顧以掘壁紫色滓穢乾坤亦不知類之甚矣夫太祖之興因于滁陽滁陽國小兵疲不能自立其假號于龍鳳者時也勢也惟聖人因時度勢故蟬屈泥蟠爲乾之初九至于羽翮成風雲至而乘龍御天之業隆焉試問滁陽起事之後洪武紀元之前曾假龍鳳之一兵一甲乎曾受龍鳳之一民尺土乎而山童林兒又皆狐呼魚書陳涉吳廣之徒實非趙宋之苗裔而太祖之先曾隸其版圖受其臣役者也然則何所取而欲用其年號加于太祖之編乎劉知幾作史通嘗警千古而于更始之事不能無惑于張衡之言况

虞夏文錄 卷四

六

後此者乎其矣學識之難也

書龔淵謐先生北征日記後

先生以名孝廉屢躋公車不得已就銓爲崇德令報最入西垣忤烏程相改注工曹再貶南指揮復起主南北部政尋罷歸以國變不食死著述甚富此記其三上公車事也所記皆交遊譙集往來談論而一時衆正相投披肝露膽生平節概略見于此先生抱經濟才有慷慨犯難之志而謫子時可惜也然使先生得乘時會預天下大事亦終與楊左諸公填身狴犴安能得一當以抒所抱乎其歸休于家以赴首山之義不可謂非幸也獨其詆斥熊武昌與諸君子意見殊異余嘗讀武昌文集觀其議論所發洞中肯綮

齊及再出山與本兵要約諸事後皆反之以至于敗非如先生所謂束手無一籌者豈武昌督學江左時曾以事刻繩先生故不能不憤憤耶果爾是亦如陳同父之于唐仲友已自克之難如此

書邢貞女傳後

婁東呂愚畦爲邢貞女立傳取例于故明革命時布衣傭工之人蹈水投繯以成其志者亮哉呂子之善持論也世儒都以未婚守志爲非禮震川歸氏作論引曾子問壻之父母死一節以證其失蓋歸氏承孔疏之謬以免喪弗娶爲別娶以弗娶嫁之爲改嫁遂使夫婦大倫幾成市道聖人制禮之意殆不然也夫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請期告吉皆父母之命也父母歿而盡廢其成命有是理乎曾子問之言特告吉而遭喪者之變禮所謂免喪弗娶者卽不忍卽吉之義所謂弗娶而後嫁之者蓋免喪時弗娶遲久而後嫁之也經義宏深非淺學所能測議要于別娶改嫁之云斷斷知其不然者歸氏據以律守志之女非其義矣夫王蠋不仕齊而死齊謂之忠臣龔勝不仕漢而死漢謂之義士以草莽未仕之臣而能盡臣道古之人尙猶難之况明明納其聘幣而以身許之者哉愚畦之說殆無可議者因綴數語于後以破世儒之拘牽使稽淵焉道輩不得有所託以自詭焉

書范江幽思畫圖冊後

余初識漱亭于汝南館舍未之奇也已而漱亭以拔萃待詔公車門余時寓居西河間一往叩則息影僧寮異于長安中觸熱襍穢者乃延與同寓因得覽其所作清和婉轉如其爲人未幾漱亭官楚中去其仲兄猗園來復主余家爲言漱亭服官清況案牘之餘不廢吟咏漱亭亦嘗以書至如猗園言猗園復稱其小阮耕虞從游楚幕與漱亭詩酒相屬間作繪事以發揮性緒漱亭藉以忘遠宦焉歲癸未余以養病旋里而漱亭人琴俱杳獨耕虞隱居語溪介友索其畫得人物長卷冲淡元素見其一斑尋有范江幽思詩畫冊示者余讀其詩乃如見我漱亭也繼讀其畫又如覆覽我漱亭詩也蓋漱亭于役江干舟行域中隨所觸而寄之詩而耕虞以畫傳其趣猗園所謂詩酒相屬發諸繪事者其在斯與獨念十年前與漱亭聚首西河停杯酬唱忽忽如夢今睹此冊愴然傷懷援筆不能舉其詞也聊書此以誌感

虞東先生錄卷四

六

虞東先生文錄卷四終

虞東先生文錄卷五

傳

陳清端公家傳

公清德重望上結主知下孚輿論既已紀之太史載在司勳足以垂世不朽矣而國史所錄類舉其大不及覩縷餘事其孫南康太守子恭屬子補綴遺軼藏之家乘以示後人因據狀採掇詳于諸生作令時事作陳清端公家傳

公諱瑣姓陳氏字文煥一字眉川海康人世族單寒祖父皆潛德弗耀公始以進士起家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南福建追授禮部尚書賜諡清端詔入賢良

虞東文錄卷五

一

祠公少貧茹苦力學年十九補郡學生丁內外艱毀家庀喪葬生計日索餽粥時不繼然試輒冠軍以故從學者衆得束脩羊稍贏輒分贍親故雖日不舉火勿恤也迺翔諸生間久始以年例貢成均又四年登賢書明年甲戌成進士初雷陽叛立義館當事延公掌其教多所成就釋褐歸諸生復邀公講學其中里居五年足跡未嘗及公門于人世苞苴無絲粟染每謂貪不在多得一三非分錢便如千百萬後嘗舉此入對實未仕時律身如此謁選得福之古田令古田穴山而居丁田淆錯賦役輕重歛民逋逃轉徙黠悍者或嘯聚山林奸吏藥牙其間狙詐喜事挾持短長涖斯土者率坐累去公襪被之官卽條具八事請于大吏

行之而賦平役均民以蘇息報最調臺灣復陳便宜十二事以興學廣教爲首務時臺邑歸化驍悍不馴公任事五年而民知禮讓已入爲刑曹郎轉兵曹分校禮闈稱得士尋奉命視四川學政以崇德厲學爲文章根本校課之餘留心民瘼作金川六要論上之行省未及代調巡臺履臺故舊治至卽請革官莊除酷吏恤番民鼎新學宮建紫陽祠于側示人以格致誠正之學海外如鄒魯時撫閩者爲儀封張公相倚如左右手閩人至今樂道之前後在臺八年遂巡湖南以監司膺節鉞蓋曠典也明年移節福建三載報績稱治行第一事具史傳卒年六十有三雷郡東有洋田萬頃爲海康遂溪錯壤堤岸一十七處海潮冲噴

虞東文錄卷五

二

幾盡潮水漫溢田廬民失業公嘗告諸當事倡議捐修無應者及爲閩撫乃奏請與築焉公自筮仕古田至爲巡撫二十年子身于外未嘗延致幕客父子曠隔數千里不能具舟車通往來僦從一二人官厨惟進瓜蔬皆人情所萬不堪者而公恬然處之終其身非卓有定力者能然歟聖祖嘗目爲苦行老僧又謂從古清官未有如瓊者亮哉聖主之知人也公居家孝友在族黨間恂恂謹子弟率又似絕無奇特者其盛德君子也夫

司業陳先生傳

先生名祖范字亦韓姓陳氏見復其自號也上世爲侯官人宋少師古靈先生後有元人者嘉熙初進士遊子朱子

門學者稱北山先生徙家常熟故先生爲常熟人祖煊圖
前翰林院典籍父逢午隱居教授先生之在母也有異徵
生而秀穎年十二賦錦衣歸故里詩落句云緇袍吾亦適
長揖見公卿先生一生行檢定于此矣自爲舉子業卽經
名師指授如江都郭述堂長洲韓寒碧同里嚴思菴皆得
其端緒然先生所得則在扶經之心見道之卓其形于言
者允修而踐之而非徒外之文也年四十八中雍正癸卯
進士朝野慶得人將對大廷慮無不得上第者遽以足蹇
告歸遂不復出入或以是尤先生或更推以爲高皆非也
先生自言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能自止
故堅持已意如此其上座主書曰古人仰答知己豈必名

虞東文錄 卷五

王

位云爾哉修身砥行不得罪于聖賢其亦可矣是則先生
之志也先生既絕意仕進乃僦屋江皋與吟社諸君相議
樂一時名流膺集延緣葦間有伊人宛在之致雍正十年
天下開設書院遠近爭致書幣相邀先生或辭或就然皆
終歲爲期不獲已再往旋託故去蓋以士習難醇師道難
立不欲以此瀾虞祿也晚歸邑居嘗製自序一篇陳述已
志時先生年七十三矣閏二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需
不次用中外署先生名者四上 天子命閣部大臣檢核
先生衰然居首 報可 賜國子監司業以年老勿遣稽
古之榮前此未嘗有也又數年卒年七十有九先生沖淡
元素如定僧處女與之交如飲醇酎雖驪陵蹠妄斷斷不

可人者對先生輒心融意釋襟然氣下豈非盛德之感有
潛移默奪者耶先生舊畚典訓于六經三史及唐宋以下
諸儒論著披尋研味露縹雪抄投老不倦爲文謹于持擇
而於說經加慎謂據拾餘濬既不可安憑臆妄談瀾於痕
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不且愈于不知而作乎嘗手書貽
鎮極論其事所著有經咫上下卷掌錄上下卷詩文集八
卷其掌錄文稿皆經進 御蒙 上評騭又昭文縣志若
干卷江南通志若干卷今並行世

馮行貞小傳

馮行貞字服之常熟人六世祖玘以甲科起家歷官福建
按察副使有顯績祖復京積學善著述與廬江何仲谷及

虞東文錄 卷五

四

同里顧塵客仲恭兄弟爲文字交立清圓真正之法世無
知者父班守家法學不務苟得尤遂于詩出入義山樊川
間與兄舒倚撫詩家利病爲騷壇主盟卽世推二馮先生
也貞儀觀修偉拓落有大志不能頻首研席齷齪作洛下
生聞邑中張某善行棚往盡其術嘗山行遇虎挺短槍斃
之如獵豚犬尤善射能以後矢落前矢投石百步外所著
處輒如志或云其腰間常帶二鐵丸以錦囊貯之人莫識
其用會吳逆煽禍 天兵南征貞謁軍門以策干闥帥聞
帥異之錄置帳下委以偏師挫賊鋒或陷陣深入無能難
者賊帥趙鼎臣聚眾嵐岵山扼險拒王旅衆議環其山貞
曰賊恃險而固吾師遠來仰攻之萬一小舛則軍心沮矣

乃單騎入其營召鼎臣與語順逆利害鼎臣目方動貞遠叱曰若所否者當速殺我不然舉軍降耳賊相顧失氣遂聽命大軍得前進滇南平以功上格部議遽歸築草堂于白茆之鄉港授徒餬口嘗謂馮氏自唐衍後不得伸其志者多矣未有坎壈如已者往往綴小詞見志間作繪事有奇致年六十餘竟以貧死

論曰余總角時聞客談馮先生事輒問馮先生何如人先君子感然曰此故李將軍也數奇不得封侯耳先生既歿遺一小藤篋封識甚密發視之皆隨征時聞帥所給劄凡十餘紙好事者焚其墓下昔人歎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今告身一篋乃代一陌紙錢也悲夫

王有譽家傳

虞東文錄 卷五

五

王有譽字處伯一字葭游常熟人曾祖載仕邑諸生事具別傳祖攀龍父登並以畫聞而聲名尤著時邑中擅絕技者曰黃鼎足跡半天下尤在秦蜀間久故其所作多離奇俶詭或古人所未到然亦坐是多病敗鬻則陶鑄董巨舍跨關李贄諸詩家鼎其青蓮而鬻則少陵也鬻嘗繪南巡圖進御廟堂嘉歎議官之輩不樂仕進遽歸一時名賢巨卿投詩攀援卒不可得有譽神慧迥出九歲能背誦騷選作自勵文見志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名籍甚尤達于詩溧陽狄向濤太史毗陵惲鶴生孝廉暨同里錢曾王巖武伯諸前輩並折輩行與交郵簡往來無虛日時父輩方

名重公卿間諸貴人爭欲因譽致其子而有譽負奇盛氣視諸貴人藐如也初有譽嘗從東海尚書問學尚書被召入都欲挈之行有譽佯醉不答翌日授以所作鷗詩有春波浩蕩鷗馴得肯向仇池託宿來之句尚書頗悵快竟弗顧有譽挾其所長謂功名可戾券致不當依傍人故厚自顧藉卒乃潦倒場屋年未及下壽豈造物者不欲成人之美耶然可以愧天下之汲汲者矣有譽儀觀豐偉發口如鴻鐘好讀書不爲訓詁章句之學爲文宗子固詩則取法務觀所著來湖存稿六卷燬于火今存者惟藜炤閣詩二卷而已其孫大椿遊子門故予知爲稔云

虞東文錄 卷五

六

之軀差咫尺之義幡然改圖夫亦可謂不狂已由今觀之其于狂者何如耶余嘗慨古文人才士奮其所長宜可自見于世往往以落莫之身老死蓬蒿此奔悅流競之輩所以繁興而莫知所底也如有譽者儻亦世所謂狂生者歟

翟藍溪家傳

比部郎翟君藍溪字于官其友人常熟顧鎮既憑其棺哭之重哀其志之不克伸而耿耿者竟以泯也乃據所知者爲之傳以貽其家俾其後有所攷焉君諱守齋姓翟氏字光蘊宜國之涇縣人家桃花潭愛藍山之勝故自號藍溪大父思成仕辰州別駕遷岳州司馬有聲績父永桂字衛廷以高才生需次學博年少資志君常痛焉爲梓其文行

世衛廷歿五年母趙繼卒大母胡覆露之君嘗爲子道髻
就時事淚泫泫下也既舞勺操觚學文輒有理致壬申試
南闕不利尋奉會大母諱服闋就丙子北闕試以文費余
相切劘者數月報罷南返益刻志下帷大母懼其羸也且
有鑒于衛廷君曰無復以身殉場屋爲入粟授部主事新
令選人自郎中以下得分部學習遂以戊寅就銓歷事兵
曹而故事在部學者聽入闈君雖容冠珮所志不離席
帽謂明秋當作破釜計乃移寓與余隣退食之暇商量舊
學已卯七月已錄名上順天府會刑部廣西司員缺當補
未引見例不停試而言人人殊無能爲君任者竟罷試此
則君生平所最恨事也既官刑曹曹中多宿學熟掌故者

虞東文錄 卷五

七

君傾心下之益明習吏事裁決平允不爲刻深大司寇深
器之遇事膠結令治之輒中廢理而退讓不敢先人同事
者率交口譽本年秩滿當遷叙遠不及待此則人所爲君
恨也君至性天出每念大母輒永夜不寐既遣人奉迎旦
夕且至猶恐高年不任跋涉輾轉憂思以故體益羸偶觸
風熱鋼于惡石遂不起及大母至而病已不可爲傷哉君
雖不以科目顯而嗜學甚摯喜爲五七言清婉可誦家故
饒而自奉若寒素拯急濟困汲汲如不及壬申乙亥間連
歲大稔出數千金贍其族族以無困君內行醇謹生平無
疾言遽色而降年不永命也夫卒年二十有七配陳氏生
一子三女子曰一騰

贊曰溫乎其如玉淵乎其如谷其志常在千里而不得一
展其驥足位不酬其才年不永其祿殆造物者留其餘以
俟夫後之似續

周翁傳

翁字伯甫姓周氏芝塘里人不詳其先所自出翁形體魁
碩修八尺餘不持寸鐵以徒手搏人出入千百羣中如無
人也然翁自謂以手攫搏非能者事嘗拱手鶴立而侮之
者倏忽顛蹶頭腫鼻豁若有鬼神呵之者未知何術也又
嘗謂以力驚人無力者當坐受困乎因力于敵而我無所
用其力斯至爾爲人循謹若無能者無賴子欲從之學謝
弗通謹厚者質之輒娓娓語然涉其藩籬而已弗能窺其

虞東文錄 卷五

八

奧也邑中推大力者爲陳氏子能立水中以隻手迎巨艦
當風急浪涌飽帆揚舲如矢直注觸陳手輒止無勇怯皆
攝其力疾翁之能也欲得而甘心焉倉卒遇諸隱避之弗
及陳遽躍翁致銳前撲翁率繞陳左右盤辟迴舞陳足蹶
拳舉盡力揮斥卒不能近久之翁倏攫身空際如疾鷹急
隼側攫凡鳥陳驚顧目未承睫翁已舉身撞其胸陳遂不
支頽然就傾乃匍匐稽首願稱弟子大將某者號萬人敵
聞翁名延致之願與角技翁固遜強之笑曰請以數十種
險藉地問何用曰恐公仆爾大將怒發一擊不中翁復笑
曰公毋再擊再擊仆矣大將者愈怒再擊翁翁大呼曰倒
藤口伏地然未見翁之舉手也却是延爲上客歡盡其技

顧弗能乃厚贈遺之時錢宗伯受之負海內望卜居紅豆莊客翁翁止其莊者數歲鴻儒俊流過宗伯者翁並識其面目聆其談論晚年奉能言之河東君者宗伯之愛姬也才名甚噪宗伯故豪侈重以文章致厚賄投遺無虛日所受金悉貯河東所會宗伯適邑居劇盜數十輩謀劫河東君因致其貲夜圍莊勢張甚顧重畏翁欲先制之翁方浴聞變遽起右足入禪中左未遑也浴所仄門半掩盜數人挺槍入翁攜尺許布捲其槍數槍并落徐約衣結帶持槍奮呼出盜震聳失氣兎脫鼠竄翁尾之連刺數盜中要害宅遠開盜衆家人伏匿不敢動盜益猖或挾垣毀戶直闖其室凡四五處所叫罵室中索河東急翁舍前所追盜還

虞東文錄 卷五

九

擊室中盜室中盜紛藉殺一二人不止後至益衆翁計河東僅被劫雖強力者無能役矣遂排闥負河東決圖出匿之義所還逐盜盜失河東莫能發所藏金帛囊衣數十篋去值翁還爭棄擲道際泗水脫命盜既去徐呼其家人收弄之迎河東還實不失一物宗伯捐館河東繼翁去錢氏浮沉里間最後乃客先大父所翁時年九十餘矣兩目盡盲猶倔強不扶杖每飯盡升粟飯已輒談其少年事余方八九歲侍大父側備聞之今不能盡憶也翁言初得異僧指授積二十年乃成嘗屬子錄其法爲拳譜一卷後失去又數年卒子家翁無子族子某爲嗣

論曰余幼讀劍仙傳輒驚或詫異以爲非世上人夫人爲

一事誠致其精果歷久而不懈必有大過人者非異事也翁以手搏號于時顧其仆人人不見其運手之迹神矣哉豈古所稱空空兒之流耶抑二十年之精心果力積于漸者然也不悅學則苟而可爲士而無成其愧于翁也多矣錢宗伯以文章毀譽人顧不一及翁或謂宗伯欲秘其盜劫之事者近是余爲表之無使沒沒焉

陶孺人傳

陶孺人姓徐氏武進人永年縣知縣徐聞漢女江陰縣學生陶洪妻也母莊生二子三女孺人行最後初聞漢昵一妾與莊不相能孺人甫四歲卽宛轉父母側牽衣雪涕有小弁之仁焉已而聞漢攜妾倚寓江陰之蘇墅與其里之

虞東文錄 卷五

七

君子陶士銓李士銓有子曰洪髫齡露頭角因以孺人字之明年聞漢計偕上公車門不能以時歸士銓遂迎孺人于家延女師誨之凡內則女範諸書涉目成誦而女工箴管靡弗治姑湯太君奇而愛之常念母氏獨居惻惻抱隱痛衽席間淚痕徧滿既婚執婦道彌謹時洪方補博士弟子員每篝燈夜讀孺人出疑義相質難或拈題賡唱闋闕之間如良友焉孺人雖間涉文事而朝夕恆在舅姑所佐治家政不少弛未嘗以女史自命也年二十七稱未亡人茹痛襲殯事既畢拒戶自經家人未之知也侍婢桂芳者聞喉間聲亟炷燈往不得入乃叫呼男婦數人排戶入救久之得甦猶絕飲食者數日湯太君泣謂之曰縱不念我

二人獨不爲諸難計耶乃勉進水漿未幾遭危疾醫者罔知措方夢洪告之曰我父母賴汝養我子女賴汝撫我懇于神神賜我一刀圭命以救汝及蘇而病若脫于是不敢死陶故饒于貲既中落舅姑年且衰忽忽不樂孺人盡斥叙釗清積通親事耕作操奇贏業遂隆起堂上爲之開顏舅氏歿奉湯太君益勤且篤先是太君屬疾甚孺人露禱於天值夜雨衣裳上下俱沾溼猶長跪不起後疾良已太君以大年考終知其事者以爲純孝所感方父遠宦關中母莊以前隙不往兩兄俱以貧故役四方孺人迎養于家與太君如姊妹懽兄汝梅年老無子爲之置媵生一女撫而嫁之後兄貧病無歸依孺人老焉孺人二子長廷棟邑

虞東文錄 卷五

士

諸生次廷梁以國學需次二子早孤露五經四子皆孺人口授比從塾師受舉于業有作必證之孺人孺人閱之佳則色喜否則流涕不食二子惶懼請罪移時始解故皆克自樹立有聲于時其同里杜進士于盤述其事甚備余撮其大者著之傳

虞東氏曰杜君爲余言陶孺人擅詩才夫歿後卽焚棄筆硯獨喜觀凍水通鑑時時爲二子言之至忠孝義烈事常淚下沾襟嗚咽不能語固其天性過人哉抑所傷感者多矣孺人終身憂患之中而能終子之事于姑而全父之恩于母雖古孝義之士何以過之哉

韓氏二節婦傳

節婦陳氏海鹽人太學生韓銓繼配也年二十一歸韓越四載而銓下世前氏子溶未及數朔望氏教育之俾爲名諸生視其婚既抱孫矣溶以中道棄氏撫孤孫泣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蔡何敢辭瘁如前志者復二十年耗精疲形至兩目盡盲而孫又無祿氏既盲猶躬庀家事事堂上禮益恭雖目俛俛不辨東西必親奉湯餌無懈色舅姑歿遺幼女未字氏爲擇佳配資贈甚渥里中士大夫欲以其節聞于朝以死拒乃止雍正四年卒年七十九子婦方孫婦徐皆以節著

虞東文錄 卷五

三

溶妻方氏前明總兵方勘曾孫女年十七而嫁嫁十一年而孀既卒哭乃屬其孤宏樸于姑闔戶自經衆排救得免時宏樸甫就傅姑陳以哭于喪明家殖寥落氏慨然曰子誠不可以死夜任紡績易甘旨奉姑其父母貧窶無子氏深自節縮以所餘給其用宏樸齒加長凡讀書衣食婚娶之費皆出母氏十指中至兩手成繭不能舉箸積勞故也子既立謂可少休拮据而宏樸且不及報罔極矣姑歿氏年五十有七寢處苦塊日夕不離柩側至小祥疾作乃就寢室又十年而卒

宏樸妻徐氏前明中丞忠烈公某曾孫女也室宏樸者十二年而稱未亡人既視含書中擔二字揭于楹謂太姑年高姑又多疾兩孤藐焉皆孩外無期功之親內無姊妹之援凡仰事俯育皆萃于孱弱未亡之一身蓋未知所以息

肩也宏樸下世者六年而姑以風痺在牀褥氏不解帶者五歷寒暑而姑歿殯葬悉如禮既多手舉奮捐以封墓曰此先大夫忠烈公家訓也越明年卒年五十一子光裕光德光德以丙辰薦賢書壬戌成進士乃始詮次其三世節孝事入告三節婦皆得祠于鄉

論曰古者閭必有史女子之德則有彤管書之然未有節孝聚于一家一家而延及三世者當其茹荼飲檠以危根寄衝巖雖智者無能保其終強者無能致其援卒以綿垂絕之緒而振方興之業三婦之造于韓者大矣哉然且履跡銷聲甘沉沒而不悔至于身死而後名彰此則士君子之所難而可以愧世之汲汲者矣

陳節婦傳

廣東文錄 卷五

三

陳節婦者邑諸生陳某配也姓李氏居邑之尚湖南歸陳五年而夫歿陳故貧氏富家女某嘗恐其不任清苦失堂上歡氏覺之即斥釵鈿易服御勤苦操作如素習者舅姑樂而安之生一子甫晬而某病篤瀕危謂氏曰家貧親老我死藐孤奚屬氏泣曰天苟不殄君嗣忍死撫孤分也否者以死報君言未既而某絕時姑氏已下世仲叔繼亡一子在襁褓幼叔諸姑仰食者衆家徒四壁立而舅氏衰齡連失二子且夕不能自存仲氏婦且無子與氏共撫一孤孤又善病侍舅側者操家政急動見蹙蹙兩人相向泣也卒以婉孌恭順抵事無訛而孤賴以養既成而氏

以疾卒氏可謂不食其言矣又數年都御史采節孝事入告氏及仲氏婦並以名上得 俞旨其孤某將奉主入祠乞子爲之傳予方爲國子官風勵名教職也乃節所具狀而書其足徵者

馬節婦傳

節婦王氏昭文人年二十二適同里馬晉六閱月而晉下世氏有身且三月矣明年乃生子志山氏閨戶幾居以十指作生計每至夜分一燈熒然藐孤在抱凄其相慰指景誓心涕泗橫集或當風雨交侵薪芻不繼徘徊空庭俯仰無賴至于旱潦失時歲丁大腹無所控告則抱孤兒以啼恟恟慟懷每欲捐生引決俯視遺孤悵然不忍如是者二

廣東文錄 卷五

南

十八年而今亦既抱孫矣豈不賢哉初晉之疾革也氏誓不獨生誓不能言徒手指其腹氏感其意故不死既終喪終身不御膏沐有語以家貧子弱難獨立者輒怒形於色父素堅哀其志曲成之云

論曰臣殉君子殉父婦殉夫非不卓也死而無濟於轉傷焉則過已氏欲自引者屢矣脫以一念之決裂下從九泉馬氏之鬼不其餒而卒保其身以濟其孤此昔人之所難而氏能勝之氏之所以可傳也

張烈婦傳

烈婦章氏陝西秦安人年十七歸常熟張相如爲繼妻婉婉得婦道相如倚之相如初聘秦安令魏允升女魏女卒

再娶皆不祿復遊秦安秦安令已前卒依後令某某故與婦父章翁善相如因為贅婿焉相如無子娶氏舉二子一女越數年歸二子相繼歿尋北遊佐撫寧幕中奇疾卒相如從弟四人惟廷梅有子義不得嗣以故相如卒無後烈婦聞訃號慟絕粒六晝夜不死乃斥賣舊廬從廷梅居使人奉夫柩既至將窆俗先以火燎穴烈婦出不意躍火中

虞東文錄 卷五

五

人衆不得死乃終相葬事日懸相如遺影于室朝夕莫哀至輒哭既免喪收弄懸影距戶經家人覺救之更相守視不得脫時廷梅子在側因使人給廷梅謂此兒日後所生子得嗣我子我當忍死以待諾之色喜家人以為真不死矣明發廷梅子往問安狀門半掩帷中惟七歲女伏席酣睡得几上遺書乃大驚跡之河干烈婦死焉烈婦之殉其夫也製絕命詞五首衣裳上下皆密縫連約抱相如遺影置涯側足陷泥尺所對影作稽首狀立水不仆烈婦既歿廷梅爲厚具歛大觀察程公偕其屬具牲牲往河干奠道旁感歎以爲希有盛事蓋烈婦之舍生取義爲聖代之

賢大夫之能相與有成也是爲傳

忍而爲之後之人不無遺憾焉氏適張者十七年上無姑嬋可奉下無藐孤可守旁無期功可嗣徒痛其夫之歿而斷然衰經之無人窹夕之事之莫或治也忍三年之死以畢乃事然後下從九原遂其初志豈不毫髮無憾哉推是心也以爲臣則純忠以爲子則純孝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非歟

虞東文錄 卷五

五

虞東先生文錄卷五終

虞東先生文錄卷六

墓表 誌銘 行狀 誄 哀辭 祭文

原任太常卿陶公墓表

皇上御極之三年監察御史陶公以直言受 上知晉秩鴻臚卿天下翹然仰望丰采而公朝論夕思數舉經論相廟切 天子嘉焉遷通政司右通政未幾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明年拜太常卿匝歲之中四遷其官數十年以來未嘗有也既而以言事累吏議吏議削籍 制詔不許僅予鑄級會所降官未即得告歸越五年卒卜食于虞山之北麓遂安魄焉公諱正靖字穉衷一字晚聞常熟人高祖某祖某父元淳康熙戊辰進士高文鉅筆爲海內冠性剛

虞東文錄 卷六

不能事貴人出爲廣東昌化令以勞瘁卒官天下惜之兄貞一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先公卒公年四十餘由雍正庚戌進士改庶常未散館卽分校北關稱得士明年授編修充一統志纂修官 世廟上賓王大臣議禮需翰林習掌故者二人推公及江右萬字兆所議皆施行乾隆改元充四川鄉試正考官丁巳改御史首疏昌化浮糧事初昌化俗凋敝賦多田少民弗堪命昌化公甫下車卽列狀申上官反覆辨論卒不報至是始得 俞旨民困甦焉嘗論吏道維而多端丞簿尉率非其才請聽辟置又以學校教養無法州縣官易置不常援據周禮三德教國子遺意及漢時久任之法娓娓數千言 上心聽之公爲諸生時讀

書務識其大于易詩書春秋三禮原委條貫故能以經術匡時爲 上所重蓋蓄積素也爲文汪洋恣肆出入唐宋

諸大家與父昌化公兄編修公各成一家言人擬之眉山蘇氏云既歸里門掃跡塵市讀書纂言翛然自得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當公望議時無弗爲公危者迫議下得輕調蓋 天子方惜人才開言路徒以公骸體負氣少裁抑之行且大用而公遽不及待矣惜哉公以康熙某年月日生以乾隆某年月日卒年六十有四配錢夫人前卒附子肝子三敦安國學生敦敘邑庠生由議敘任石埭縣主簿敦和戊午順天舉人任福建南平縣知縣調龍溪遷四川敘永同知女二一適秦安縣知縣魏允升子邑庠生啟

虞東文錄 卷六

萬一適候選州佐范懷英子極家貧墓石未卽立後數年其門下士顧鎮爲文表之鐫諸墓道俾後世有所考焉

原任侍讀學士兼都察院僉都御史豐潤等處營田觀察使候補鴻臚寺少卿文安陳君墓誌銘

代北平公

故學士文安陳君既葬五年其繼配王淑人卒合葬于某原禮也子鳳友等搏地稽顙乞誌其墓余與君同歲舉孝廉于君之本末爲悉不敢辭謹按狀君諱儀字子朝一字一吾先世自山西洪洞小興州遷文安爲文安人曾祖國維由孝廉仕遼義府推官祖佑以蔭補某部郎父良瑛未仕君以康熙庚午舉于鄉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旋丁外艱服闋以原官充省方盛典兼三朝國史館纂修雍正四年奉命隨怡賢親王治畿輔西南水利還侍講明年遷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仍領天津水利又三年遷翰林院侍講學士明年丁內艱卽家起爲豐潤等處水利營田觀察使兼會都御史學士如故又五年轉侍讀學士乾隆二年調補鴻臚寺少卿未任歸七年享年七十有三方君隨怡卽出津門也桑乾滹沱諸水羨溢文霸津靜諸州縣田廬決壞積潦不消民失業王急延君計君曰天津上應析木古渤海逆河之會百川尾閭南北二運交匯東下當以海河爲經二運爲緯層而溯之桑乾沽白漳衛滹沱諸河之水脈絡關注可次第治也王善之悉以屬君

虞貢文錄 卷六

三

君先疏下流使凶出毋壅徐理其上作長堤束之凡四閱月而工舉君爲諸生時卽以經世爲已任于水利屯田諸大務考鏡得失達其經權相國高安朱公知之深言于王王因請以自隨用其所長故舉事易而成功速也頃之怡卽奏設水利營田司分四局以理其事天津一局則君領之而大城文安堤工屬焉文大地窪下數被水夾堤內外成巨浸波衝浪潑堤欲壞者屢矣君購菰蔣十餘萬束立表下鍵捍之目不交睫者十晝夜而堤全堤故民工君以時方被災請于王奏發帑金數萬兩代賑民得安業南運長屯一堤隸靜海縣歲撥霸州文安大城民夫協治民弗堪命君曰文大堤工險民自治不暇能遠助他邑乎且長

屯所治不數十丈而遠調三邑非所以均勞逸也檢天津道除其籍三邑民至今尸祝之時議豐潤王田間多棄壤鑿渠築圩可使島鹵生稻梁迺詔君爲營田觀察使君既受事度其可爲田者爲通溝瀆畜陂澤開關洞引可注可洩又疏引山泉灌高印惡地俾成沃野期月之內凡得水田四萬二千畝有奇收皆畝一鍾歲得穀四萬二千餘鍾報最入覲天子嘉焉再出視事復得田二萬幾千畝田既饒益歲且比登米溢于市糶不得售君疏請採買以實天庾公私稱便會今上龍飛罷營田君以舊史臣簪筆入侍晉階中大夫贈祖考如其官久之以故人子貧甚屬諸門人牛叔易令謀生業羅吏議鑄五級君年屆縣

虞貢文錄 卷六

四

軍遂絕意仕進著書自娛所著有毛詩臆評鄉黨篇私記學庸私記讀離騷廣前定錄天游等書及蘭雪齋制義行世元配井淑人早卒繼室王淑人恭儉有家法子三夢友舉人早歿鳳友王友俱成進士官于朝孫六雲庠生霞裕恩榮寔俱幼君性純孝母姜淑人遭疾幾殆君跪禱北斗下百餘日病瘳乃已田園若干頃悉推以讓兄遇覃恩以其蔭蔭姪諸弟或不給爲經紀其家完其子女婚嫁無倦色爲觀察時所部偶被水君立具疏聞或尼之君曰天子方切已屬憂臣子懷私不顧民命可乎果得請全活甚衆田或生蠶蠅伏土下食根苗聒聒作聲君禱子神一夕盡死蠅入竇抵界忽集飛鳩數千食之盡古稱咒虎馴

遜徵之君乃信他不勝書書其大者而系之銘曰
遷書河渠固志溝洫叔孫荀陂西門澗鄉 天子曰儀爾
其繼之十載功成見歌于詩昔在京邑魚頭戢戢衣之收
之君爲安集儒林之宗循吏之風著述名山勲猷鼎鐘書
云惟孝君子是傲友于兄弟永爲德教可與可羣式用思
君及其蹉跌觀過知仁相是幽宅邇安體魄我無媿辭勒
此貞石

魚處士虞巖墓誌銘

魚君虞巖既卒其友人買石誌其墓虞東顧鎮爲之辭曰
君諱元傳字虞巖常熟人既析縣爲昭文人明開封守侃
十世孫祖兆鵬父翼世篤孝友君性剛于世少所可獨嗜

虞東文錄 卷六

五

書雪抄露纂矻矻不少休尤熟于里中掌故邑志缺軼及
違異者君搜討故籍及名賢碑版訂謬拾遺推舊獻焉凡
寸緘片紙爲鄉先輩所遺者寶護如拱璧至一樹一石並
指識爲某家物其變遷易主曲折原委如數家具余嘗有
所疑輒叩君必娓娓語而今不可得矣君居闕閭中獨坐
卧一小樓若處物外嘗爲予言魚氏居此闕十四世矣言
未旣不覺淚之承睫也君娶倪氏無子弟子尙絃爲嗣居
恒悒悒自以清白吏子孫當有以別異顧不能盡如志因
得心疾遽卒時在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年六十
有五君病未劇時將營葬其父若母于虞山北麓疑號之
祖營與開封公隴相望有日矣竟不及是月二十八日

子尙絃奉君柩從其祖父母安魄焉君志也系曰 開封
清德昭來許八九十世雲仍耐君其無悲從父祖破山之
山其樂土

范母沈太安人墓誌銘

刑部主事范君家相既奉母夫人諱服闕來京師持其所
自爲沈太安人狀垂涕向予曰相母葬三年矣而墓未有
銘謹遲君文告而納諸壙弗獲終辭按狀太安人姓沈氏
紹興山陰人袁浦場大使某公配生而明慧八歲通女紅
書算年二十四歸袁浦公公方守部爲選人故太安人歸
于京時內外仰食數十指太安人區處周密無失意者久
之南歸修婦節謹得堂上權伯氏貧袁浦公衣食之二十

虞東文錄 卷六

六

餘年爲婚嫁其子女授以恆產太安人實佐助焉太安人
未歸時袁浦公前已置產曰郭生子及週矣太安人撫之
厚而郭受女巫教爲厭蠱太安人不知也倏狂易吐實泥
首伏罪太安人笑慰之相生數歲太安人授之書每篝燈
治紡輒卽令侍讀丙夜不少假時袁浦公積海塘勞題補
松江袁浦場大使會部使者巡海上器其才將以海防同
知薦忌者以蜚語中之遂被勒先是太安人間部使言感
然曰是禍胎也安有八品散員驟躋六級而人肯容之者
乎後果如其言公旣被羈待訊而海塘適圯當逮家屬追
理太安人度已事需若干金亟歸鬻產飭相資以往曰長
兒懦恐不任汝毋諉長兒者郭生子也相出對簿盡償所

費帑閱二年而釋未幾復以軍需爲人誣抵而家已破無可爲者袁浦公憂不食太安人曰君勿憂當令相兒以死任之事卒得白相嘗語余彼時脫不解不知作何究竟然相何能爲皆太安人教之也袁浦公捐館舍太安人泣謂相曰汝父壯盛時奮勵功業謂青雲可立致今賁志歿矣汝又泯泯我復何望時相既廢學爲人主幕務故太安人云爾相聞命祇懼奮志下帷遂以乾隆癸酉魁省試甲戌成進士授今官假歸展父墓拜太安人堂上因爲留養計太安人作色曰君親一也汝以我不能八十九耶乃不敢言越四年以微疾卒時在乾隆丁丑冬十月二日年八十有二子五家舟家相家讓家隆家麟相讓太安人出餘皆妾出女七孫八曾孫三家相等既以戊寅正月十有二日葬太安人于榆林之阡合袁浦公兆年家子常熟顧鎮乃爲之銘銘曰

虞東文錄

卷六

七

越有賢母厥德惟充厥才惟鴻厥聲惟隆中遭迍邐而卒光融惟翼子有成車服以庸眉壽爾崇高朗令終松柏蔭茸鬱乎邱封勒是貞珉昭于女宗

故協辦內閣中書舍人趙君行狀

君姓趙氏諱森初名貴樸字再白一字素存常熟人雍正中析縣爲昭文人才高數奇以協辦內閣中書舍人卒京邸閱數年子同翮乃治葬事將乞銘于邵太史齊齋謁子爲狀趙之先有諱士鵬者宋乾道中守江陰軍紹興南渡

因占籍焉其裔孫實明正統間遷常熟再傳爲虞東參議承謙承謙生吏部侍郎謚文毅用賢前論江陵相奪情拜杖則君六世祖也用賢生祖美祖美生工部郎中士履士履生廷爽廷爽生茂良茂良生君父友倩善醫術爲人已病不責酬貧者更予之藥兩世皆贈奉直大夫內閣中書君生四年讀書目下十數行八歲作韻語九歲作時文咸有思理父奇其才益令博觀縱覽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採摭鈎引河漢無極童幼所儲蓋已比于太倉矣母王亦能詩日課以唐宋五七古律君更自刻苦益贍于才嘗依朱子綱目作賦二十首又準長卿上林作虞城賦數千言宿老皆不逮而院試輒蹶西林鄂文端公藩江左以

虞東文錄

卷六

八

詩古課八郡士擢君童子第一肄業春風亭一時名流屬集爭折輩行願爲交補博士弟子數年浮沉無所遇文端既枋國移書召君君入都留心經世務凡民生利病國故沿革靡弗推究君嘗以豪傑自命欲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故舉意闊遠而好爲其難乙卯秋宦波邵蓼菴少宰主江南試大破排比堆垛之習君乃以詩經魁本房及試禮部復不遇丁巳之役既定以第一人矣竟以微額罷前後七試皆落名乃益高賣文長安中來乞者肩踵相望新故紙積几案間以千計歲用墨丸數斤有欲羅致門下者啖以好語笑不應嘗大書榜其壁云聖賢豪傑是我做出來的不干命事功名富貴是命生成就的不干我事其明達健

决如此先是文端公以丙辰失君爲憾及戊辰司衡者爲
文端長君知者咸爲君幸君投筆起曰試固未必遇果遇
則我無以自白矣遂不試故人有爲楚撫者請君掌奏記
因入楚明年楚撫奉調去乃佐鎮閩將軍幕淹滯者三年
歲甲戌內閣闕撰文舍人君赴試得上選故事內閣需人
得于選人中擇望高者入治事因試理閣務君才敏給又
習知吏事相國委重焉尋以他累罷君拓落不事生產重
廉節而好施與其扶危振急不勝紀而君家固無握粟也
當在楚幕時家問來告匱欲有所將不得適有以二千金
壽者輒揮去不顧在都多貴游未嘗有所關通而任使如
故以故益窘于財積逋至數千緡乃務賈事通化居冀償

虞東文錄 卷六

九

宿負轉爲人所給坐是爲累鬱鬱卒時乾隆二十一年某
月日也年五十所著有塵雪樓草屋線大隱等集詩子詩
稿若干卷藏于家配周氏賢淑有婦行後君三年卒子男
三長同翼英敏如其父早卒聘何氏以守貞歸趙亦卒次
同翮庠生有文章能自立今來乞文者也娶國子監助教
徐君顯女余習知君又得君遺事于其家書布以質辭授
同翮俾請于太史氏以銘君之墓謹狀

先室吳恭人事畧

恭人姓吳氏原籍休寧縣商山人父永鋼公徙居芝塘又
爲昭文人恭人幼歲卽端莊靜一嫻女紅識大義母早太
君嘗以道學呼之謂富適士人遲久未嫁年二十四始來

歸母家故溫飽歸子爲貧家婦勤苦操作如素習者先太
恭人絕愛憐之謂能嗣家法體羸多病乳間有微核太恭
人以爲憂亟延醫療治恭人顧弗介諸懷獨婉轉侍尊嫜
側先意承志纖悉無不當太恭人或以他故少不憚見恭
人輒冰解其得親心如此朝夕潔滌隨奉堂上膳雖糞甚
罔或缺甘旨先府君疑恭人以私財佐養其實藥中固無
金蓋恭人在室時不私蓄一物所奉皆從十指出不給則
斥典嫁時釵釧不余告余亦不盡知余家無擔石儲而性
好留賓恭人爲無米炊未嘗不成賓主歡也夜率女婢紡
織雞再號猶聞軋軋聲余止之輒曰明日薪水未具奈何
遽就寢也嗟乎讀北門詩古人或不免交謫恭人習苦如

虞東文錄 卷六

十

是顧慮之怡然非賢且明其不作牛衣泣者幾希丁未已
酉間余疊遭大故恭人勉匡襄俾余粗治喪事無致隕
越太恭人之卒也恭人慟絕仆地逾時始甦蓋太恭人之
恩慈下覆有以感之而恭人之孝事太恭人如所自出尤
余所耿耿不忘者也明年余伯兄見背迎嫂致養恭人推
衣讓食終其身如一日待妾媵有加禮慈撫猶子及妾所
生子不啻若己子御奚婢寬未嘗厲聲色余時或有詰責
輒爲緩頰解故其沒也家人長號擗踊如失父母恭人以
孱弱之軀食貧居賤苦心志勞筋骨佐余仰事俯育者垂
四十年宜少食其報顧自庚午來京仍以食指繁重累其
支撐丁丑夏杪舊患乳核復發盡力補救得延緩交春不

支遂致潰敗計自去年正月至今歷五百七十餘日支離
萬狀內外醫藥窮百方不效中間甚劇臥床不過半月餘
遽棄我去得年六十有一嗚呼痛哉恭人既下世之二年
恭遇 覃恩 詔贈恭人子二長言遠國子監算學教習
娶宋氏繼娶毛氏仲兄出恭人幼撫爲子次詢聘周氏繼
聘周氏副室邱氏出孫一聞阜恭人幼未讀書而于古今
女箴閨範若符節合其孝奉我親善視我嫂茹苦習勞以
曲成我志有不能覲縷述者用撮其大凡存之譜牒以告
我後人焉

亡友陳立夫哀誄

古之瑰人碩士其志力足以持世其行能足以濟時而流

虞東文錄

卷六

十一

滯漚淪不得伸其所抱困鬱以死其友哀其志懼其久而
滅沒也爲之誄以著其行如范史所列法眞夏恭陳實之
倫芳聲茂實表石立墓一時頌之後世傳焉余友山陰陳
孝廉立夫伉爽好學問爲文豪宕自喜片刻盡數紙投筆
輒棄去意弗屑也生平峭直少可獲落不事生產徧游吳
楚燕趙秦中爲幕府參軍所受俸累千金嘗奔人危急倒
篋相贈或諷之答曰我故素手來今奚損耶君子書無所
不窺獨具隻眼盡掃前人支離破碎之說時有過者然亦
可謂卓犖大雅之才矣己卯初夏挾其子學良來京師僦
居宣南坊出必過余肝衡揚眉指畫天下事洞達曉暢皆
可坐言起行顧所遊諸幕不能盡如君意輒揮手去每酒

酣耳熟誦老杜廣廈懼顛二語歛歔累息旋自詫曰錯極
錯極蓋不勝其傷痛也君既不得志于時乃稍治桐雷書
有神悟夙解製方以數十品爲人治危疾痼疾投劑輒已
而強力健飯者君目之謂面有死法無不中長安貴人爭
羅之望望若將免一二素心人及閭閻貧薄子有召必往
望君者如慈父母君亦不少厭倦日夜乘柴車僕僕赴人
急或觸冒毒熱蒙受風露弗自顧愛坐是病不起君念生
平不能見所設施藉此以利濟于時故屈意爲之嘗欲著
爲方書挾古人與閭閻竟不克遂斯則世人之不幸而亦君
所恨也謹按蔡氏獨斷安樂治民曰康蘇氏釋義外內貞
復曰白君不及治民而貽人以安樂者多矣可不謂康乎
光明磊落終始不渝庶幾乎渥不縉者可謂白乎君既
卒之月有三日孤子學良將扶櫬歸里搏額哀鳴求所以
表白其父者竊附古人刊石製頌之義題其主曰康白先
生而繫之誄以抒余哀焉其辭曰
維會稽之山陰兮擅吳越之秀區有偉士之傑出兮伊余
心之所輸汲汲乎身之不謀而求濟人兮庸詎解于世俗
之怪迂懷抱利器蹇不得其所施兮獨俯仰四顧而累歎
衆罔罔其相逐兮徒震響其緒餘或見表而不見裏兮夫
孰定君之行趨旣康濟之有懷兮亮貞白之不偷跪陳詞
而累行兮乃不禁夫雪涕之漣如斯歸旆之翩翩魂悲離
兮其別余于郊之衢余方抱子荆之悲挽魂其知兮毋亦

虞東文錄

卷六

十一

然其愁余

仲際斯哀辭

夫何天心之降割兮忍蘭茝而廢之藹羣賢之鼎鼎兮弱
一个而披之惟仲氏之仲君兮羌秀羣而經奇余不識君
之面兮而獨愛君之文詞非世俗之所服兮法前修之表
儀信姱好以練要兮胡不使之登閭風而遠迤日月忽其
不淹兮乃遽迫夫嶮嶮閭闔其難倚兮莫嘖嘖之不可
爲也芳霏霏其未沫兮將溢醴泉而蒸靈芝君有後其弗
棄基兮諒修短其奚悲余獨感此姱節兮紛沈瀾而涕垂
公祭邵味閒先生文

惟公明耀夙彰孝友天植少而孤露動應規格長益振奇

康東文錄 卷六

七

敦厲學殖問字雲亭執經通德義義門躡其前席四庫
之藏二酉之籍靡不周流是究是索揚其波瀾傾其瀝液
以其餘閒精于結畫屋漏古欽斑斕秘色公之家庭祇順
肅清上和下睦後弟前兄內無嚙嗃外不鬻爭式穀有常
義方嚴明必慎唯諾毋苟翔行夜勤燭跋晨課雞鳴詩書
播醴禮樂舒英縣延世澤昭晰家聲用啟祥源式懋慶緒
遏未封胡醴醕酪乳星聚珠聯鴻軒鳳舉五桂交柯七科
連茹出入承明迴翔禁圃重簪積笏加茵疊組更有象賢
濯濯翹楚幼子童孫雍容庠序惟公篤祐洽其譽處公之
盛年茂于文術能士秀民執牒請謁肝衡揚眉踴厲駭發
日暮道遠頽脫電板齊瑟不收楚幾再別皆好既達壯志

斯漢漠漠青雲蒼蒼白髮孰能不嗟公獨曠達源長必流
積厚乃發諸賢奮騰惟公貽厥公之晚年逍遙味閒黃庭
一卷莊子七篇焚香卻掃品茶煮泉揮毫落紙如雲如烟
開徑揖客惟耆惟賢追權月下脫帽風前虞山峩峩湖水
漫漫籃輿舳舻時亦盤桓宜哉遐壽長駐華顏天不憖遺
儀型替焉嗚呼哀哉某等謬附郎君同聯蘭譜久隔風裁
夙傳儀矩往歲九秋稀齡引數祝嘏稱觴紛綸班簿星紀
未周遽成今古追懷曠曠能不酸楚公有後人聯翩接武
康寧耄終夫復何苦嗟理則然情胡不撫抽哀馳辭往伯
薄醕

祭翟藍溪比部文

康東文錄 卷六

古

嗚呼藍溪而竟至斯耶渾金璞玉之品而糜爛若腐草騰
雲蒸雷之氣而流散若春澌耶豈屈伸修短之數制于冥
漠者不易抑造物者錯綜顛倒而理固不可知耶夫亦可
怪也已夫亦可悲也已初君之及余門也在丙子之春其
習久而知之深也歷戊寅己卯而加親每開編而索解或
衡文而索真苟有疑而必質蓋無細而不陳既歷事兵曹
劬于職業而退食之暇猶咿唔兀首而不恤勤辛謂將冀
來秋之一當以釋是愆負而此區區者實先子志事之所
存胡事勢之乖隔卒沮格而不伸憶君言之在耳不覺慟
我臆而傷神泊乎試事將撤白雲是司不康風居乃去余
而東之雖道里之非遙亦蹤跡之少違然月必至再至必

淹遲有經旬之弗覲輒命駕而往窺惟午月之中浣余探
君于清華偶領上之墳起非潛積之厲瘕意是風熱所搏
可勿藥有喜而不謂病勢之轉加亟挾醫而往視猶道謀
之騰沙乃終錮于惡石遂與歎于龍蛇嗚呼哀哉君之爲
人如春斯溫君之服官如海斯寬孝親信友親賢去醜選
讓擢節虛懷善受余無夸詞孚于衆口至于文章彌鬱而
昌君實不能無少望于余終當存之以慰君垂歿之所望
爰摘詞以陳痛乃聲咽而不揚聊以敘朋舊之私述永訣
之愴靈其有聞來舉子觴嗚呼哀哉尙饗

虞東先生文錄卷七

古今體詩

雜言

貧賤雖難工君子堅道心附驥羞咫尺干齊動商音惜哉

者而使壯氣沉考槃矢勿誤彼樂何其深

鳳凰雖五色所重高岡鳴其鳴曰歸昌不雜凡鳥聲伶倫

審音者採之入咸英嗚呼反舌鳥飲啄謀其生

貧女吟

情妾年向少薄髮掩秋眉素質謝鉛粉自愛天然姿父母
惜不字忽忽青春時青春復有幾坐起餘齋咨誰家合歡
被緊妾手中絲此絲未出箔恐有愁女窺如何上絡車譜

虞東文錄

卷七

出聲聲悲一悲妾命蹇一悲年歲移媒妁或來言詎乏王
謝兒妾家固貧者有願賃春隨

東昌

弔鐵鉉也

高飛燕子入東昌歷亂旌旗黯夕陽天子賜書優叔父將
軍擁盾哭先皇韓原已誤逃秦伯梁室都悲失彥章千載
仲連臺畔月照人肝膽白如霜

贈馬孝廉力卷

納納大字宙萬物苦雷同齷齪難指稱誰爲出羣雄扶風
起後賢排拓萬古胸搖筆闕虬虎驚氣矯游龍瑤篴秘不
出鬱勃作兩風大地一聲吼入耳三日聾百家總雜碎唧
唧鳴秋蛩如何五十餘浪跡如飄蓬我從維揚來煙波淼

無窮固疑有異人出此空明中側聞東序上虎紐懸霜鐘
焉有清廟器而使衡門終材大莫小斷庶幾待良工

癸亥元旦

無端將去轍此日尙俄延自笑客中客那堪年復年辛盤
聊徇俗綠酒獨開編鬢髮添新白迴思一惘然

送王梅治先生歸里

沙塞春回積雪融穩騎款段騁歸風四年清宦嶺之表萬
里賜環關以東鄉夢已生荒徑菊臣心還戀紫宸楓烟簑
好下婁江釣何似成都玉局翁

寄孫大中伯十二韻

魚雁來書杳荆榛寄跡偏秋風歸路阻春雨客裳前癖癩

虞東文錄

卷七

非中散迂愚亦米顛香含羞觸熱便靜樂調絃失馬懲前
事呼牛任世賢醉餘還白墮寒盡尙青氈拙守徒三笑饑
驅且一飽病多勤煮藥吟苦緩裁箋俎豆垂時節松楸悵
墓田愁侵將夜月夢斷欲霜天舊好心還戀家人眼正穿
田園知已落緘札一蕭然

寄高二寒庭二十六韻

憶當辛酉歲佳節度重陽白酒開新甕黃花遞晚香清言
謝塵空快賞盛雕章自後多離索於今尙感傷嗟君既遭
擯哀我洊罹殃弱息隨衰草連枝委肅霜愁雲翻別夢苦
雨滴離腸硯破猶濡墨囊空漫假裝征車行躑躅襪被走
蒼黃道古風寒厲天高白日荒青山橫淡漠遠樹出微茫

世路千迴轉君門萬里長顧愚仍似昔干謁竟何嘗庭訓
還堪溯師箴詎輒忘濫竽終溺聽按劍遂銷光落葉秦
簫飄零類楚狂覆蕉空逐逐摘埴獨偃偃客子原多畏屣
軀祇自防本同科上稿頻作夜鳴蟬入世終疎放安心任
翁張長饑嗟斷梗渺慮屬惟桑圻岸風波惡漂沙水勢猖
庚呼聞麥穗野哭沸蜩蟬齟齬安集輶軒費推量不才
吾已矣遠到子方將驛使傳梅信春江引領望

柳大絮夫有詩見別答之

甘脆徒賦腸澹泊轉餘味樸見靜者性巧乃斲真氣斯文
良亦然身賤則辭費平生所置力箴此父師誨所以歷紛
紜懷懷矢兢畏有客修古客入與文俱貴奮經既舊播獵

虞東文錄 卷七

三

史亦組緯暇力穿圭旨天扉闢萬彙清虛沁心脾滌筆脫
時製孤詣泣真宰芻微乃不棄時或涉舊聞酒兵討宿滯
雕辨戰雨風側出詎崖異時或邀聯吟結言抒所志造語
爭敲推強韻再接再厲芥力不自知拙思努相際聚散曷有
常萍蓬本無繫鴻鵠遠矚羅雲天恣高戾臨別矢忠告胎
詩著深愛後晤約無覲萬古陳此義

奉呈見復師十六韻

我師棲澹泊弟子隔塵烟宿疾蒸新暑羈愁網舊編典型
雲樹遠鄉國夢魂連入世終無術禪躬正有愆讀書殊少
得厲志尙能堅性懶偏藏拙圭方那削圓素衣還未化樗
散或期全已分乖時好宜當受俗憐往時親馬帳深意脫

魚筌樹骨羞耽耽微文戒悅妍更無奇字問只有瓣香傳
雕朽資良匠扶蓬賴眾賢豈知雲散後長恨雨絲前骨肉
多荒草金蘭半墓田饑驅無處所墮植益茫然何日將歸
棹從容杖履邊

再寄高二寒庭

日日狂風雨正淫蕭條門巷等長林五陵花事三春夢一
夕勞愁萬古心世路飽經餘我在交情徧歷更誰深故人
近狀知何事爲報吟鬚雪漸侵

苦熱行

火龍行天白石赤焦陵沸海瀚沙石上無纖雲下無風坐
使萬類成枯腊舊聞北地勝江鄉入夏無蚊入夜涼所云

虞東文錄 卷七

四

今乃異於古深夜酷熱如亭午烘房灼席汗不收欲避屏
營無處所何能學得王子都十爐熾火同冰壺冰丸雪散
不可得金墟福地人間無車馬長安陌經旬絕行跡良朋
咫尺不敢視風傳言語相驚惑吁嗟焚如卽死如道旁暍
者殆蚰蛆一日早出晚不歸妻兒哭向城之隅城隅哭聲
何煩冤九重宵旰心體元議獄緩死渙大號頒冰掩骼
流洪恩皇天昭格降靈祉一夕火龍伏罪死萬類焦枯慶
更生至誠贊化良有以小臣歌此苦熱行長願仁風扇閭
里

自題振衣千仞岡圖

處卑見高者謂高不可跂高者詎自知到此直平地振衣

雲霞間凌風恣遐睎本在人境中乃曰太危厲納納宇宙
覓高卑總一致人生貴獨立平地亦無際

王將軍墓

梁唐之間天地圯脫棄舊主如脫屣懷靈紆難推廟謨執
政如奴將如婢此時獨有王將軍裏瘡血戰無完體鴉兒
蕩蕩東北來爭先勸進誰知恥豹尙有皮人奈何將軍宜
有絕纓死天下趨唐不趨梁北面事之何論此汝水湯湯
流墓旁將軍肝膽清如水

曉發在平卻寄高二寒庭

喔喔雞聲度曉鐘迷離客夢亂雲中依人馬首三分月逐
我車塵一路風猶有囊詩酬古驛更無厨酒貴新豐故人

虞東文錄 卷七

欲問途間况柳漲春寒雪未融

寄方

秋歸纔與拂征塵雪落梅開又旅人數口累君支病骨一
囊送我伴吟身深閨月落初回夢遠道霜濃正問津自恃
去來當不遠錦機莫遣寄書頻

三君詠 有序

饑驅南北蓬轉十年竹林舊徑所傷歎多矣而尤戚
戚者三人焉作三君詠

許君蘊藉人禪躬潔圭璧克儉不覺貧攜謙乃知益道腴
既含咀書味况流溢論交三十年相視成莫逆嗚呼歲在
巳賢者身茲阨傳君易簣言至今汗巾幘君易簣時猶極口稱余

右許巽之無過

范君名家子振志希前人庶幾九萬里健翮摩高口此意
竟蕭條役車休柴門微疴痼惡石駿骨埋荒榛遂令湖海
氣散作空中雲噉然哭我友妻風黯夕曛

右范樂賓燕

朱君抱逸才曠絕與俗殊平原萬仞心抒君寸管奇嗟余
馬齒長自愧形神非謂君英妙年不日金闕趨美人遠黃
土斯理良可疑遺琴再三撫歎歎重歎歎

右朱鄧雲林

書贈僉事倪公傳後公諱國珍字應功成都人粵西義寧令奉檄撫叛苗遇害
李陵去漢生常山爲唐死生者有死心死乃得生理利害

虞東文錄 卷七

與是非違違不相倚當其赴火湯血肉成植醢朝廷卹孤
忠大義風薄海遂使沙場骨日星迸精彩不見義寧令芳
名比香苴嗟彼全軀者捫心有餘恥

送張繡園令渠縣

往歲秋深君送我今秋我復送君行我來鄧路八千里君
去巴西一萬程修尾銅魚飛潑刺若渠有銅魚州水底有潑刺科頭獠女舞縱橫渠縣渝水關驛車已駕重攜手日暮桑乾悵遠情

送黃直齋令高苑

上苑花飛三月春馬蹄得得動征塵廿年名士今爲吏一
寸愁腸遠送君定使鳴琴先化俗莫言捧檄只娛親萊蕪

舊傳平生讀直欲相要到古人

夢中得白髮青山二語醒足成之

夢魂何感慨年歲坐蹉跎白髮故交盡青山落葉多浮身
真大患閱世亦流波生理原無死門心疚若何

古意別歸愚宮詹敬亭光祿二首

灼灼枝上花隨風落如雨殘紅委路塵路籍不相顧榮落
會適然於花亦何與獨有惜花人徘徊歎空樹
盈盈閨中女自愛淡素妝刺繡恥倚門欲字終旁皇旁皇
竟何爲未忍改厥常嗚呼憔悴者猶復稱姬姜

重過南園二絕句

舊來一曲樊川路去後重過已十年憔悴醉翁門下士道

虞東文錄 卷七

七

山亭北獨潛然

傷夢庵中丞

無端舊雨隨風散只有王郎斫地歌

調王三

往事不堪重

記取方干墓上白雲多

謂朱郭雲秀才

盛青嶼將南歸出巖東草堂圖索詩用謝宣城酬

王晉安韻卽送其行

夙齡慕巖谷忽忽髮已晞睽彼東林鳥寥廓亦倦飛梁園
盛賓席穆醴隆經闕豈如巖東幽吟咏相攀依一昔別故
人理棹將南歸歸來草堂上整襟猶素衣

荻港驛登鳳凰山

洪流紆盤西到此青天突插鳳凰翅

山石片片如飛翅

律兀拘怒

勢欲飛磴危薛古滑屐齒橫行側足恣扳竊僂身屈折窮

其巔碧霄隱玉渺何處

碧霄峯在荻港驛卓錫處隱玉山浮邱公所棲

一氣但見

雲烟連日落倒影橫江赤虛空粉碎生金碧不盡江聲動
地來迴波別透玲瓏石

華陽阻雪

漠漠重陰黯四天漫空瑟瑟漲寒烟梅花魂斷含山月桑
落人停渡口船

桑落洲在九江口

愁入酒波濃到底雪開江勢闊

無邊灘頭若箇披裘釣歲晏辭家笑仲宣

九江得房師景思張先生因問時長君令德化先生方就養

斐然小子不知裁萬里寒江載酒來風坐未經通束脯雪
門已恨沒蒿萊幾行雁足傳書切一夕猿聲叫月哀盼望

虞東文錄 卷七

八

靈旂渺雲際溥陽灑淚重徘徊

欲登赤壁不果

臨臯木葉盡赭石削寒烟未見孤飛鶴空移半夜船江山
原自勝風月竟無緣世事渾如此重來未卜年

不寐

栖栖歲暮客渺渺夜深船霧氣重霾月江聲直上天清猿
兼落水獨雁自前川魂斷湘南北中宵未穩眠

岳陽樓

萬里烟波結洞庭倚城樓勢接青冥經春湖水三分漲入
眼君山一點青日月盪胸浮世界雨風飄瑟動湘靈幾時
約得任公子醉把漁竿釣晚汀

瀟湘圖歌爲柳絮夫作

錢塘才者柳絮夫昨從南楚來京都浮湘涉沅走萬里示
我尺幅瀟湘圖圖間櫓櫓勢欲動舟中有人若可呼疑是
杜陵老江上望蒼梧或是湛方生扁舟泛南湖風流畧似
永州舊司馬來與景差宋玉相陪趨此人此景道不出况
我淹病筆久蕪貯之篋底行半載近亦南楚浮長桴迷離
烟雨渺難盡恍忽已見圖中吾梅花方落笛聲起明月空
江天有無

嶽麓書院

南軒先生天下才慷慨請戰何雄哉一朝賊臣主和議萬
里父子投荒萊孝皇臨御起遐謫宣室從容前帝席先生

虞東文錄 卷七

九

觀變妙達時養威伺變陳計策我謀不用適歸兮來關荆
南嶺上扉屈騷宋賦那足道鄒書魯論扶運微即今遺構
連雲開猶說當年舊講臺我來瞻拜恰三月習習春風埽
綠苔

思溪阻雨

餘暑未消渾似夏一蓬疎雨即清秋林間香洗離離橘郭
外聲啼滑滑鳩雲遲重歆青箬笠烟深橫棹木蘭舟衣單
自去搜行篋短褐猶堪禦石尤

鈴山

鈴山俯東郭仰望青岩巉橫江落彩虹上跨白玉橋萬年
鈴山下秀江上紫白石爲之楓影生夕霞松聲奏靈璈我
張數十丈粉黛圖所建

峩香葉冠千古蒙譏嘲

黃沙港

插花山下黃沙港洞口桃源可便同蟠曲幾多垂釣石蕭
疎絕少問津翁一蓬響滴棕枵兩兩岸香生橘柚風日暮
烟波迷客艇蘆花料理宿征鴻

白雲阡 卅方干也

衰草斜陽九月天冷風寒露白雲阡高才落同千古猶
有襄陽孟浩然

誰憐駿骨市千金一夕騰傳下玉音科目若教泉路重荒
原多少未灰心

太學瑞槐歌

虞東文錄 卷七

十

鴻鈞氤氲厚蓄積應時而發爲祥徵聖賢臭味眷草木禹
柏孔檜檜復青瓦瓦者檜菁菁我文明之象於斯憑太學
堂高肅詩禮有槐西庑枯鬚鬚腹空皮裂脫枝榦誰與植
者元許衡五百年物比老宿八千歲春逢長庚 慈寧九
如松柏茂作人壽考髦士登地靈首善澤宮始雨露汪濊
神祇騰槐花復黃槐葉綠五雲聚頂陰層層本根盤均屹
展鳳柯枝屈曲披欒楹樓桑出牆狀車蓋巨櫟蔽社浮山
棚何如斯槐出靈異光華日月豐滋萌由來皇穹妙感會
孝德登顯淑氣迎曙於端倪見與契元精回復大化興
槐身輪囷百億齡槐心有知同美質羣生嗷嗷世曼壽山
川林麓麻符呈

張大繡園以計典入都行赴合州新任枉過荒齋

流連竟日送以長律二首兼柬胡近光同年

離合無端俄七年詎能相見不流連開除歲月真成夢銷
算文章值幾錢久去未忘臨別語重來還讀贈行篇

送君
赴合州與君檢點平生業一榻清寒有舊壇

坐深不覺日西暝門外將車許暫停世事幾堪回首看勳
名合在下風聽長安依舊留詩客蜀道從新動使星此去
好逢胡伯子道余問訊重丁寧

舒衣屈同年奉發江南辦賑作五言四章送之

皇心軫東南饑溺切宵旰上遊溢江淮海水亦激悍今年
夏秋間淫淫雨不斷天子曰吁哉原墜或蕪漫足食本

虞東文錄 卷七

二

計先安集資治縣舒君富才猷賢聲徹霄漢應詔撫我

民中澤鳩鴻雁上慰天心憂下以活窮閭

令長雖親民詎能脫胥吏顧彼孤鼠紛搶度蠹官治磨牙

吮膏血橫噬盡骨骸即今賑發時庾漏不可闕肥瘠互回

易戶籍忘詭寄減縮既厲民冒濫亦滋弊所賴明府君摘

伏窮魃庶幾仁風揚人人飽天食

君仕昔三楚所在號清淳美錦足良製吟謳動江津吳楚

一體觀其間或差分楚中富魚米吳中艱桂薪奢儉各成

俗苦樂會有因救奢莫若儉古訓良可循所賴賢長官誨

爾時周諄庶幾風俗移長此無饑貧

與君共蘭譜忽忽垂廿年先後各蹤跡語往亦款然今君

適吳會繫我舊旰昃儲蓄楊山古君子贈行賦長篇愧余

詞鄙拙聊以悃悃宣送君桑乾河秋風動夕烟哀哀眾口

啓望君若歲焉明年翠華泣重書獎勞賢

丙子春暮密齋廷尉招同宗謙集得二十四韻

吾宗本已姓漢初居會稽遞傳至三國門楣星漢齊晉宋
梁陳隋訖唐無播遺後或散四方分巢各寄棲遠陲既契
閭邇居亦遠離蹤跡曠不謀恩誼靡由滋廣陌多行人相
逢識是誰豈知萬派流混混來天池藹藹廷尉君起家籍

金閨先世本吳會遊宦入蜀西遠念宗族睽招呼集周姬

肆筵酌春醞坐以毛髮差二子出拜客濟濟動光儀少長
禮秩秩言笑情怡怡萬里倏具邇踈逃成眷私飲德方覺

虞東文錄 卷七

三

飽授簡徵新詩柯亭富文術放筆縱橫馳端卿體妍妙揚

英據清辭伊余腹背毒發聲羞庸微詎敢託餘綯卿以胸

膈披良辰迪嘉會親黨相因依主人篤情好令我深長思

異地尚如此况乃連根枝願言常聚首歡樂及清時

古道獨行圖爲張繡園作

斯人其獎秉古道安得獨塵利其真惻惻念征逐所以

君子徒中行矢獨復出入由禮門義路先規軸誰能競周

容背繩以追曲柄鑿理不謀毋乃迂時俗豈知坦蕩途利

往無絛觸緬懷古之人溫恭保純篤惟道不崖異晃朗開

晴旭我友高素風伉爽絕偃伏示我獨行圖願以古人續

能獨斯能羣展此于里足

送何侍讀敘軒假歸粵西省墓

雨絲初滌暑衣天
仙吏陳情省墓田
同諧幾人稱莫逆
朋樽終日話流連
十圍芳桂家山樹
敘軒自述家園桂大數圍一幅輕蒲
秋水船懸識歸來
拜先壠鬱葱猶帶翠微煙

折柳歌傳尊酒餘
秋江遠道去容與
歸途半我舊遊地
行篋多君新著書
天外白鷗芳草渡
山中黃葉故人居
鄉關暫憩非淹久
早赴承明奉玉除

次和桑張甫贈章并東馬力畚

太白溪名竹香山
社有蓮馬融推舊學
桑戶實通賢友教
開嵩秀論交湖洛
川簪朋異地盍蘭泉
遠天傳力畚令河
秀書院既定交
力畚郵書報余
學性冰凝海詩懷
雪在絃漸達隨斂翮
望

虞東文錄 卷七

三

戶謝排肩御李常
深願攀嵇獨少緣
况兼人事阻復以旅
遊遷君偏尋五嶽
自顧慚迂拙惟知守默元
一飛終笑鷺
百足更輸蛇瓠落
吾衰甚瘠痴君嗜偏會
從恆嶽返將向
海門旋蓬巷高軒
過萍踪短袂聯丈人
折行輩余與君皆
史同歲事孝廉
稚子入詩篇及賦詩貌古神迫
爾情深思
淡然風流追漢向
辭賦陋王宣
痼癖烟霞裏
雲山杖履邊
冥鴻成獨往
碧宇恣孤鶩
古道相要約
今情盡脫捐
蒼葭隔沓邇
秋水欲尋沿
遠辱瑤華贈
深勞夢想牽
扶風有同
好願共討陳編

寒山書閣

澹絕人事遠
浮閣倚危磴
朝雲凍不飛
山色寒逾淨
逍遙

綜琴書松廳滿清聽

夏山雲霽

陰浦收夜雷
前山起朝色
雲歸溼猶滯
嵐淨翠欲滴
開閣延清聽
不覺煩暑釋

虞東文錄 卷七

四

虞東先生文錄卷七終

虞東先生文錄卷八

古今體詩

擬古二首

抱壘歸舊疆竄跡東海濱伊洛深且迥欲渡無舸輪昔與
二三子形忘義以惇文章盛京國縞紵時復親充豫千里
遠鬱紆傷我神君子交有道不在終日羣翰墨豈勲績憂
此百歲身廣厦需衆材勉旃任重勞

右陳思王贈友

吏俗不可爲閒身寄物外微雨洗山月松風帶夕簾掃席
自焚香坐起了無碍白雲生客衣俯世若蟬蛻

右韋左司寺居

虞東文錄 卷八

伏生授經圖

漢代求遺經使車紛旁皇伏生九十不赴召壁藏舊典多
流亡詔使掌故口受之年老齒缺難具詳女郎齊語不盡
曉錯也以意通其章頗怪歐張親及門胡不令之檢校同
權量魯其壞宅出蝌蚪安國使之都尉守何爲白虎論異
同無人上白巫蠱後側聞百兩篇云自東萊傳伏生老去
龜錯死縱有後賢詎辨此安知梅史所上書不是東萊棄
故紙天寶編纂詔史臣塗改點竄滋紛綸古文順易今難
讀此疑千載誰能伸卽今披圖兩點塞欲問不得長太息
晉唐以後書更繁不如蠹魚終古守殘墨

燕歌行

朔風吹沙白日黃家住遠水當秋防烏鷯啄人赤狐叫六
角八部同跳梁漢家徵兵飛羽檄涿邪則劣陰山黑夜戰
歸來血洗刀將軍按劍猶作色自從結髮挽強弓頻首塵
下如奴傭身經九死出一生燕然獨勒將軍功功成取印
大於斗十萬貔貅牛馬走當時李廣侯不封論才豈在嫖
姚後君不見沙場古骨埋荒榛千年碧血成青燐飛而食
肉是誰者畫角一聲愁塞雲

送張石帆還京口

伯聽驪駒唱鄉心我最多送君須盡醉勞者正思歌鐵甕
城邊擢金山寺裡過中冷泉獨品相憶定如何

題杜文貞公像

虞東文錄 卷八

唐室禍方鎮先生搔首吟崎嶇羣盜路憂患一生心託興
江湖通言哀故舊深卽看遺像在滿髭雪霜侵

盤山

嵯峨千仞薊門山謝展當年迴未攀百道泉光翻海窟三
盤地勢接天關尋雲欲問高人隱扶杖曾看 御輦還指
點衛公臨眺處劍臺零落薜蘿斑

蒿燈行 有序

京師俗於七月十五夜採蒿全本以品香綴而熟之
名曰蒿燈豈招魂蒿里之意歟作商聲以歌之

忽晴忽雨天半昏家家剪紙招亡魂小兒伐蒿作供養懸
諸妙香虛空焚萬數丹烏簇珠樹歷歷又似羅星辰仗此

願力破諸暗烟氣香靄成香雲此時胡僧踞高座長筵爲
設孟蘭盆新鬼啾啾故鬼哭胡僧喃喃奏胡曲迴風吹燈
燈影披化作青燐散林麓

淨業寺

淨業湖邊淨業寺藕花環作十分香雲間山色明秋水天
半鐘聲吼夕陽魚監舊依金闕迴蝦亭遙帶玉河長老僧
更有閒中樂數畝新杭欲上場

曹復園黃山雲海幃子

我聞天都拔地七百仞平視四鄣如列郡罽烟絮縷盲松
起奔湧卻會窮目瞬雲梯滅沒不可窺瀾漫匝縣四垂
是雲是海渺難狀頃刻萬變誰施爲率山爲首夥爲脊三

虞東文錄

卷八

三

十六峯矗碧前海後海環海門憐悅烟波勢何極海中
樓市驚東坡毋乃蜃氣侵陂陀當逢老人笑破口子耳食
耳如山何自言昔在此山居皮蓬作室簾作輿霞城乳竇
恣搜討翠微松谷遊空虛此中元覽說不逮駢役意匠窮
幽怪側釐十丈巖墨成揮灑三千大千界堆皺蹙石勢
攢卻迎凌亂松風寒盪胸撲面雲氣合龍嘘蛟吐雨意濕
此老八十倔強在精神抖擻筆墨外蘊結真宰通仙靈一
片白雲無住礙

書生戎馬圖爲心芝林明府尊人作

黃沙捲地白日青吳回跳舞妖風腥羅施夜郎血漉漉五
溪流毒瀰南溟益陽令尹萬人傑腰插吳鉤身衣鐵夜馳

精白謁軍門此行誓使機槍滅軍門倚公披赤心飛芻輓
粟無難任揚旌督戰親援桴花角繡面皆俘擒從此天南
烽火熄露布奏騰上公績小李將軍圖係李顯所畫繪作圖塞光
鎖甲猶邊色憶公射策對賢良洪鐘振響摩闔閭一朝奉
歸宇下仰君趾美播循聲賣刀買犢休戎馬

歲暮過夕照寺值雪與嵩上人

逼歲吏事閒散衙徂東郊東郊遠公在有約成久要詩通
積未償安能謝嘲調索紙聊一陳不覺風雪驕窗前浙瀝
聲與我爭推敲

推敲未云安雪勢俄盈尺埽雪試烹茶茶熟詩正得三者

虞東文錄

卷八

四

會適逢一片成虛白公聞笑听然詎復區儒釋匆匆別公
去暮山淡寒碧

爲宣劉烈婦胡氏值張獻忠之亂從邑居避之南

塘中途遇賊乃以二歲孤授僕奔竄奮身罵賊

死焉其曾孫孝廉有洪手錄事畧乞詩

血染沙堤白石黃碎身完節事堂堂蒼涼幾曲南塘路楓

葉蘆花夜夜霜

袴中兒已屬程嬰垂死猶聞罵賊聲鼎鼎鬚眉好男子怪

他老死一毛輕

促織鳴

唧唧復唧唧秋機催夜織夜織慎勿停淒響難爲聽細若

幽怨簾簾管條乃猛起高玲玕伊何聲促纖鳴愁人淚落
嬾婦憎頑童橫索夜炷燈墜爾輩莫匆匆蒼苔秀野藏爾
躬胡爲弄翼吟秋風吟秋風入網籠

琉球刀歌爲王夢樓編修作

陰森白日晝掩雲寒銳撼生青燐主人酒酣拔刀舞斑
血赧駭腥風聞爲言此刀出東海黃頭之長親脫解埋藏
井底歷歲年化作長虹落光彩我聞在昔古軒皇採金煉
火成精剛鉅鹿一揮盪寇逆終古日月光垂裳卽今四海
平若砥萬里要荒入邊鄙挹婁之弓肅慎矢上之職方包
圍視君有寶刀將曷使昔從海上汗漫迴饑蛟怒立迎乃
摧翻身向日斫高樹應手落之何恢恢人世鉛刀徒爾爲

虞東文錄 卷八

五

王蠓橋觀荷

太液環西苑紅蕖出翠叢華光帶初日波影落長虹香霧
迷濛裏雕闌隱現中金莖承露渥地已接天宮

秋草

高空漠漠淡秋光隴畔離離怯早霜漸有朔風生塞外更
無幽夢到池塘吟蛩入夜寒愁結舞蝶當年別憾長獨愛
平陵張仲蔚蓬蒿滿徑嘯斜陽

芙蓉莊紅豆樹歌

田園就蕪三徑荒秋風破我芙蓉莊莊中紅豆久枯絕村
人猶記花時節花時至今七十年我生已晚空流傳一宵
纖芽發故處孫枝勃率兩三樹此樹移來自海南曲江

謹歌手植世澤賈錢家尙書我自出庾信會居宋玉宅紅
豆花開及壽時尙書誇誕賦新詩我嘗讀詩感胸臆鳩占
中間僅一息今得神明復舊觀古根不蝕精神完昔在我
祖辭徵辟封邱老檜撐穹碧再生再死劫不灰忠義由來
性所植始遷祖細二公元初被徵不就手植後來此樹復
類之俯仰徘徊見先澤告我雲仍好護持莫尋斤斧相戕
賊吁嗟乎莫尋斤斧相戕賊

次和謙山留別詩

鄉關獨自抱琴歸草色氤氳柳絮飛擬向烟波爲釣客穩
攜舴艋上漁磯遊雲出岫原無定倦鳥窺巢得所依聞說
北堂護正茂好將寸草答春暉

虞東文錄 卷八

六

廿載論交筮盍簪出山先後集春林久要其結江湖興小
別翻驚風雨心世事茫茫滄海闊前途杳杳白雲深海鷗
雲鶴晴馴得竹徑蕭森野色沉

輓郭城胡迎光明府

飄蓬踪跡昔年同驚聽虞歌出海東未得素車臨舊雨可
憐白髮泣淒風民間名子原多後縣社圖形勝壽終君年
餘無子而多惠誰擅中郎銘墓筆應知范甌并塵空

密齋廷尉將歸華陽余亦以倦遊欲息浮寓其朋

數晨夕者月凡再更舟人告期嚴裝似發判別
之餘情不能任既贈之以文而復綴以詩庶幾
他日請念云爾

蒸暑方辭夏新涼動遠天我行何滯也余擬九月君去已
翩然夜雨離亭酒秋風歸客船華陽有故舊談笑及今年
贈處無多語殷勤訂後期仲宣依乍失安石起無遲淡漠
吳天永嶠巖蜀嶺奇重來勞問訊應有尺書貽

效古二首別諸同年

十月既陽止有鳥懷故林高飛洵云樂倦翮奚以任本非
凌霄姿安事萬里岑俯仰天地寬去住塵所禁賔惟榆枌
間一枝亦足耽念彼嚶鳴侶感愴動微吟
我行指杪秋冬始猶未發家書促數來欲住不可歇戒僕
膏我車抗手與君別別君更何言我言羞譚劣遭逢盛明
時努力希前哲君子重修名同心願所結

虞東文錄 卷八

山居雜感二首

巖居謝塵鞅靜然絕流心大道懸日月小儒爭古今元黃
戰蝸角喁喁亂蒿林競以耳目察巧欲奪陽陰江海日夜
流安能泳蹄泮先哲有遺言覽諷還研尋
舉世競奔悅斯文亦頹凌陳古脫傲屣委心任模稜鵬運
遠爲笑鼠腐啄自矜詎知理密察難以嗽譁騰大道本在
邇經訓斯服膺念彼昌黎言既往宜爲懲

夏日山居同年邵叔六見過談論竟日因及其去

冬所貽詩走筆答之

故人授我詩一篇道是別久會乍心惓然爾時風霜飽辛
苦曠病遂復相鉤連陶公楮公搖手謝我去管城卻走不

得前徂冬及春涉維夏入山枯槁如逃禪詩囊藁澁贖酬
答今始脫落諸熬煎圖書堆几復整理收召魂魄從丹鉛
自惟讀書有本末良友往復資磨鐫疑慎言夙所守涉
筆猶恐叢尤愆六經分流角漢宋折衷大義徵聖賢羣言
淆亂總憑臆安得藉口忘蹄筌茲事體大力不任頑劣况
迫桑榆年我友孜孜事汲古孔堂汲冢交尋研願以藥石
攻我癖撤我豐蔀開光天山花半落鳥聲寂君來雨過流
蒙泉蒙泉在卓爾亭下

許潢川隱居白茆素未識也以詩見投有相勉之
意次韻酬之

虞東文錄 卷八

小別鄉關十五霜歸與猶自絆名場君才伉爽無今態我
道迂踈近古狂下榻偶因陳仲舉授經孰是士孫張秋來
擬溯蒹葭水可許握衣君子堂

東徐徵君迴溪

先生向隱湖山曲白波青障圍村屋石湖之畔畫眉西挂
杖芒鞋時往復先生少年意氣豪右手握槩左縛屨忽然
一飲上池水脫棄宿物羞巾抱憶昔蒹葭溯浩淼清樽夜
泛芙蓉沼檀板徵歌樂府傳長安重見人皆老自從肘後
通心符神工不數俞與盧徵書下賁趨召急海內喧傳
天子呼 天子呼來上左个羣公傾倒虛賓座聞道先生
不愛官 詔許歸田安枕卧我亦蒙 恩歸養病先生惠
然枉道過瓊臺玉液贈稠密移書諄復相規磨舊交零落

幾人在只有先生顏不收入手湖山許我分暮雲捲雨知
相待先生新築畫眉泉別業移書相招

綠牡丹次許二禹峯韻

翠苞初拆出叢分雨後烟深滯綠雲僻愛遠山參樹色斜
臨春水作波紋誰彈柳汁留仙佩漫惹苔痕入舞裊偶續
清平酬李白一杯重碧共醺醺

題魚東川耦耕圖

耕者爲子舍

東川先生廉吏後蠹書蝕古窮二酉卻謝露塵書掩門只
有眉山稱石友乘車載笠取不言合陌連阡約終始眉山
奄忽願弗營蕭蕭愁絕東川更當年有耦不得田此日無
田更無耦耦去田空感慨生君心有耦終不朽我聞在昔

虞東文錄 卷八

九

程與錢曾見初盟棄敝帚可憐尙書再出山安能強彼同
朋手先生風義高前人平生之言久要守流入丹青作話
傳不耦之耦耦斯久

積陰初霽坐春風樓對五老峯

重陰曖曖雨不收匡廬三月如深秋快晴朝曦出東海始
覺身坐春風樓四山翕沓雲影散五老離立迎清眸稜稜
瘦骨七千丈蒼茫甲子難稽勾九奇七賢總邱垤俯瞰彭
鄱皆浮渥老人好客盛投贈筆力只有青蓮道我欲忘言
不能罷落紙又恐山靈羞斜陽倒影發空翠松風謾謾如
聞語

遊玉淵三峽澗抵棲賢寺

首夏雨初霽前溪水潺湲書院前有澗觀泉動夙慕陟嶽尋棲賢山行怯登頓縛竹從人肩峻峭澗鳥道逶迤紆水田方出五老右漢陽復表延連樹隱重複目討不得全轉西結縑宇竹林相鈎連殷殷響砢砢乃在崖壁間攢流急奔馬拘迫發狂顛水石兩不降終古爭應喧浮梁裏相挂斷山立之鏗其下爲金井其上爲玉淵玉淵獨晃朗幻態不可原坂石白羊散羣溪入漚漩忽然阻大石列簣當其前下潭更深阻欲注勢不便鬱怒氣彌奮飛激欲上天上天竟不得一落轟雷鞭駭愕不敢逼四山寒雪澗窈窕入幽谷古寺紀唐年懷我念前哲往蹟靡留沿老僧靜無語松風散夕烟

虞東文錄 卷八

十

遊青玉峽觀瀑布

昔我居京師夜夢觀廬瀑今來廬山遊次第動幽嚙已溯
三峽源回身撫青玉青玉何嶙峋高寒隱晴旭雙劍峯名在青玉峽割星漢瀕洞破其腹白霓九天垂下有怒龍觸龍怒
奪空去百怪助噓晷散落萬珠璣的皪搖我目入潭遂安
流瀾漫布平麓余從三峽來俯瞰盡深曲再上漱玉亭亭在峽下仰觀乃不足瑟駭涼風生竚久不能續

廬山有松生絕頂高僅尺許蒼古如數十年物樵

者扳壁取之買而栽諸藝盆翠色可愛爲紀以

詩

昔年老龍拔山去流涎散落曉巉巖處朝光夕影摩盪成化

作離奇尺許樹樹尺許勢千尋之而怒出虬鬚森回風夜
薄猶龍吟吁嗟樵子盡無識便欲薪之同楚棘老夫斗米
易之歸移向清齋勤護惜日皚皚露濃濃不加剪拜滋丰
茸我亦劉累解擾龍

舟泊滕王閣下時北平王蘭谷孝廉以就婚至豫
章造余舟次遂共登覽蓋去癸亥登此閣時已
閱二十有三年矣感而賦此

雙丸跳盪迅不停流雲重覆西山青有客萬里忽促膝攜
手直上攀飛橋回頭顧問舊題字館人指說前年事舊有
載斗墨登閣書萬飛魚羅四字於屏字盈丈章法
遺古能可愛館人言去歲官新此閣命去之矣三王賦
記總不存獨有官人額鱗次王生年少不知愁我昔來時

虞夏文錄 卷八

三

方吼秋江樓屹屹只如此江水照人驚白頭此間冠蓋盛
交際那許閒人得閒住幾聲呵殿大官來一雙白鷺橫江
去

康郎山阻淺

重湖水落洲渚紛三日不去康郎山雲當時偽漢百萬艘一
宵盡被長鯨吞我觀彭鄱釜之底敵來深人同孤豚若使
嚴師鎖北口大兵直壓南湖潯長圍一月敵坐困安得浪
戰成崩奔乃知友諒鯁耳沐猴而冠詎足論漁歌四起
漁鼓急夜半如聞江左軍

常山舊館阻雨

雨滑前山路言從舊館臨客紛喧展齒主熟請鄉音小住

猶常事重來詎夙心平生多浪跡回首莫相尋

白鶴觀

觀有樹曰葆大數十圍高數十
以開元中道士劉混成所植

晨發龜山麓斜傍紫石溪度坂日背出穿崖雲側飛白鶴
逝不返喬木徒萋萋沉沉蔭幽壑迢迢拂青霞廬阜古木
森皆其孫與兒樹聞兩三屋殘額猶舊題仙靈渺何處不
能獲所栖惘惘此邂逅極目西山西

凌霄洞

五老之西南短峯曰凌霄有石大數畝怒突山之腰蹲或
象伏虎竦或象騰蛟疑有巨靈劈五丁加鑿雕摩訶見門
戶洞達成軒寮危石疊撐柱穹上爲圍欄中有石刻古年
月紀宋朝洞外路迴阻螺旋上其根修藤落空翠丹葩燦

虞夏文錄 卷八

三

奇標茲是古佛場靜然絕塵囂卑乃不可踰振古凌霄高

木瓜洞

穿雲度竹徑適自巢松來巢松即新安寺於此少
憩即從後園叢竹中出木瓜滿
崖谷在昔仙者栽仙者曠不接古洞生莓苔靈區隔塵境
爛然山花開

白石院

晴窗豁秋爽朝光淡相涵言尋遠公約扳蘿陟重巖廣屋
隱巖腹漫漫白雲緘院之北崖
爲白雲洞老僧服丹砂院倚朱
砂峯渥顏
陋畧畧引我南嚮望卽目吳楚兼彭鄱渺杯勺芥舟影靡
纖回身揖五老九天下旋攀慨焉念蘇李往跡日以淹羽
陵旣遭靈臺書汚奸貪環諷晦翁詩風雅誰爲參上方鐘

著寂清籟聞松杉

哭同年陳荔汀時令姪宗江顧余白鹿書院

清宦十年棠蔽芾吳江一別玉摧傷贈言愧負人千古掛

劍空餘淚幾行君屬素贈言作此白髮衰顏支病骨時余病

青山妖夢破流光白髮故交盡青山落阿咸惠顧追前

事幽咽泉聲送夕陽

遂淇泊舟鉛山潘明府道過見訪惠示鄒匪石先

生達觀樓集即贈

千里孤舟載月回忽傳騶從過江來微名詎意千清聽吾

道終須屬雅材鹿洞空傳前哲遠驚湖直待使君開時銘

書院殷勤惠我前賢卷爲取征襟洗瑣埃

虞東文錄卷八

哭邵太史叔三首

京塵動秋晏高柯修以凋悼此妖夢踐摧我金石交與君

數日還驚見神理消微病錮惡石計詘心煩歎一昔遂干

古彭咸不能招翹首向天問蒼蒼鬱沉寥

與君其蘭譜結歡三十年高才發春藻撫翼摩中天伸屈

於我異微尙竊同焉強歲謝朝黻所志安林泉鶴書屢呼

召願以榜自全以此式矜躁嗚呼豈不賢

嗟余晚菑播引年迫桑榆移家託鄰好卜築城東隅分攜

忽三載近甫挾權娛夫君富學殖庶爲來者扶何期逝川

駛遂令吾道孤已矣復何言欲言咽已枯

寶刀篇爲龔司馬梧生同年作

轟雷夜破夏雨驕空中跳盪千年蛟倏然雨散雷亦收落

手化作昆吾刀此刀應是健者使曾截鯨鯢去犀兕將

軍老去刀徒爲繡澀莓苔掛塵市百鍊良金軟若絲橫鋒

一刺霜滿天精芒切切射牛斗魑魅竄伏誰能前我友珍

之逾拱壁魚鬚作靶雕金珌一朝光彩出人間座上傳觀

風颯颯

題祝允明草書卷爲梧生作

枝山草書不師古不數張顛並懷素酒酣興發旁若無臨

池便作公孫舞十丈松皮靜几披墨光上下騰蛟螭旁交

午台勢糾結修復漫漶縱橫馳驅若長劍刷箕斗怪若山

魘凸顯醜斜飛側點錯落施紙上蛟蛟跳蚪蚪千形萬態

虞東文錄卷八

能事全定父題詩好句傳梧生謂余盍賦此輪斤伊鼎微

難宣

虞東先生文錄卷八終

易

居

靜

安

四

泰

文

粹

一

泰

坤

金

一

泰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原序一

著雍敦牂之歲故太史歸安吳牧園先生來主吾吳紫陽書院講席余以晚進謁先生先生鴻儒長德名重詞苑而獨折節與余交久之先生以疾辭去里居卻掃日與羣從子弟稱詩茗雪間余時通籍翰林雖出處殊軌然希風仰止未嘗不在先生也今年春吳生胥石過余於葑溪老屋以其所作詩就質于余余受而讀之先生之從季也少學詩于先生先生于詩主三唐斷斷不少假借而吳生之詩踴厲風發掉鞅于少陵昌黎之間卓然成一家言其斯爲善學先生者歟尊所聞而高明余以知風流之不墜也往余有 國朝詩別裁之選窮

沈序

搜博采竊不自揆輒附于微顯闡幽之意因念太史先生以詩文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官京師時所往還皆當時名宿已而過大梁之墟浮江淮逾漢河遊跡所至淋漓濡染然性特簡率有作輒隨手散去不自收拾以故流傳者絕少夫以余與先生生同時所居相距百里論文談藝猶聞警欬乃手操鉛槧而于先生之詩至不能舉其一二則夫窮巷悄然之士抱其奇材委翳于荒榛斷梗以待論定于百年之後者可勝道哉吳生篤學嗜古博聞強識又況岷山導江源流具在先生之詩必有藏弃于什一者余既得交吳生或因生以重讀先生之詩俾向者遺忘之愆得有辭于當世則生之所賜大矣

爰書之以爲序乾隆三十二年夏五月歸愚沈德潛書時年九十有六

按此集刻後二十有二年同縣嚴九能先生元照始長獲交胥石先生見此集讀之雖爲作序未能補刊訂入先生沒後嚴先生又爲撰墓志均載悔庵學文集中他日重刊是集嚴序亦當刻入因均識於此歸安吳堪

沈序

原序二

南雪草堂詩集序 梅庵學文

晉石先生生四十有一年當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之歲
哀其自少至壯乾隆十四年始至二十九年凡一十有
六年之詩芟汰而采之計各體詩二百有五十有三篇
爲卷四名之曰南雪草堂詩集計刻詩之時去予之生
也尙四年予生兩年而先生舉鄉試遂遊京師比予少
長知先生名然不得見其文詞又越二十有二年先生
南還始獲交焉得觀斯集再請庚寅以後二十五年中
之詩讀之則大半散佚蓋又不知其幾何矣先生長予
四十有三年長先君且四年予固不敢與先生輩也顧

嚴序

先生雅厚予予以不敏獲從諸老後所結納有年八十
以上者以齒論先生居第五子年來杜門息交五十里
而外往往有經歲不通問者獨與先生密先生家邑之
十八都曰前邱予家十五都曰石塚相距二十里朝發
焉夕可以還或摘小船或遞尺素談文藝論心素留連
往返久而不厭五六年於茲矣先生詩法古人而不徒
襲其貌意思深格律細抑歛才氣使帖然於字句閒妙
處殆得之唐人居多讀之猶藉以見先民槩獲也集中
所錄皆以餽名教表風義述祖德報知己牽率酬應之
作十不存一其去取甚嚴少詹事嘉定錢公見之謂非
苟然作者洵知言哉先生今年七十有二多疾予往候

之猶呼坐牀頭作劇談然多恩恩歸不能一昔留也秋
深夜涼讀斯集數過此中似欲有所言乃篝燈疾書漏
三下而畢寄呈先生宜有一言以教我矣同里後學嚴
元照

嚴序

胥石詩存原名南雪目錄

卷第一乾隆十四年起十九年止

古今體詩共六十二首

卷第二乾隆二十年起二十六年止

古今體詩共五十二首

卷第三乾隆二十七年起三十一年止

古今體詩共六十八首

卷第四乾隆三十八年起四十二年止

古今體詩共七十一首

胥詩目

胥石詩存卷一

吳興叢書

千叟恩宴恭賦

歸安吳蘭庭胥石子

龍御乘乾百福宜 重申與命 錫春祺陽回震旦增
溫煦 德普坤垠集耄耆樂盛鼓發聲坎坎簪差珍果
實離離蓮池道兌欣頻到良衍 阿陵頌介眉

右五世族祖胥石先生嘉慶元年與千叟恩宴恭賦
詩一首先生嘗有自書恩承賜宴頌語云嘉慶丙辰
元年恭遇 皇上侍奉 聖祖仁皇帝預行七旬 萬壽
盛典復開千叟 恩宴期與年老臣民同登 壽域
臣吳蘭庭候選在都與逢殊遇 欽賜御製詩 壽域
是詩 荷包詢非常之榮幸也謹紀 天恩以昭光寵
雷草堂詩集從御定千叟宴詩錄出他日有力重梓南
有界他人刻之不存己名如考定元豐九城志為馮

胥詩一

編修集題名同邑嚴先生元照書先生五代史集
議補後道及是事又杜牧之詩註本先生作今本亦
題馮名其族譜文稿會稽章先生學誠致書稱其撰
著不苟其為周君永清撰廣親屬記周君故後章先
生屬其子校刻不報此有南書草堂文集讀通鑑
筆記考定大中祥符廣韻世均未見想俱佚亡矣抑
族人或藏有秘本是 不可知也吳堪謹識

雜詩七首

天運如循環日御無停轍快意聊斯須苦心多竭蹶沒
世疾無稱及茲世未沒勿謂一絲微絮之帛盈匹無謂
一羽輕積之軸可折
去古日以遠古人杳難期殷勤披簡素悠然或見之冥
心托末契欲合忽復離但能師其意語言俱糟餽下士
如蒼蠅伊伊良可嗤

駟車馳長道惡遲下車趨蹌踟不能前叱馭仍登車聞
歷既有定唯當任所如舒徐無窘步躁競有危途欲速
反不達斯言誠遠謨

游魚涉大川不必載以舟神龜殼自遮不必覆以裘東
門駭爰居太廟泣犧牛物苟違其性竭情適崇儼所以
君子人道在不忤求

仁道本不遐從善乃如登不聞鷹化鳩但見鳩化鷹萬
象生吾前感召由嘿成胡乃不自愛一擲賊其形吾生
甯不化慎哉擇所憑

啄木殺積蠹於木大有德當其啄丁丁幾疑木之賊大
任降斯人發聲微於色庸知玉汝成天意不可測瑾瑜

胥詩一

非不貴乃藉宅山石

我有朱絲琴斷自嶧陽桐我有大古劒雪花淬芙蓉劍
以攝百靈琴以和薰風抱質惡炫耀懷寶無窮通遐哉
天地心冥冥隨高鴻

送春

小雨桃花漲輕寒柳絮風且拚今日醉及與好春同吳
關徒書鳳秦樓已葬紅人生足離別幽夢惜恩恩

晚坐

遠廬多夏木晚坐暢幽情宿鳥時時墮飛螢故故輕星
繁占晝熱月滿借秋清為念西疇苦枯槁徹夜聲

沈石田畫卷為潘蘭皋先生題

軒窗幽幽走癯鬼瘦骨內熱如暴疰是誰示我畫一幅
頓使火坑生清涼蒼崖厯亂千林表坡陀坐臥娛晴曉
側耳諦聽疑有聲飛泉淙淙崖畔傾瀉洄忽作一鏡平
短棹悠然恣來去扣舷想見滄浪情沈侯天山筮周易
相城竹莊抱孤寂與酣搖筆氣淋漓胸中邱壑歸端倪
君從何處得此本出入懷袖常提攜嗟我見此神色動
欲奪無如君貴重擬將幾百青銅錢買匹東絹光新鮮
濡染雲煙張壁閒撫琴動操聲琅然嗚呼好手不可得
卷畫還君空太息

月

以爾爲愁窟高高寄碧天如何照孤影復此淚雙懸王

育詩一

子乘青翰佳人化紫煙只應皓魄裏彷彿見嬋娟

月夜放船至青螺庵因宿芝上人房

凡物無妍醜非其時不貴唯月具佳緒妙與四時會依
宵作勝遊扁舟隨所屆星斗鬱寒芒川原滌清致舍棹
叩禪關荒籬一犬吠老僧披衣迎邂逅見真契萬籟何
蕭然竹柏影在地徘徊憺忘歸遂假雲房憩此心本淨
明何人悟邊際雞鳴瞻東方精色發幽秘

貞女詞 有序

德清沈氏女字董生既請期生遽死女哀號欲絕遂
絕勺飲母曰女殉節善矣願一死未塞責則上事尊
章下立繼嗣使董生死而不死乃爲愈耳女驟然起

復食虞嫺者董高祖母也以苦節聞其題畫菊詩曰
移種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爲誰秋寒芳甘抱枯枝
死羞見飄零逐水流女擇日歸董尊章以圖授焉爲
賦貞女詞凡十解

東家有淑女習禮兼明詩幽居不出戶保此金玉姿
亭亭百尺松下有女蘿草托生非同根因依願終老
乘龍卜佳期嘉禮已在途添我眉間翠注我脣上朱
錦帳垂流蘇中縣明月瑤鴛鴦三十六和鳴東西廂
良會不我從時命深相乖如何死生契中道忽崩摧
重泉路幽陰孤魂淚潸然生既不相識死則長相捐
淑女聞訃至泣血摧衷腸空庭來悲風寒日無晶光

育詩一

四

拭我眉間翠浣我脣上朱出門辭阿母上堂拜舅姑
舅姑聞婦至淚下雙漣而延之所坐室授之畫菊詩
新婦再拜受此心當永矢寒芳羞飄零甘抱枯枝死

觀潮

動靜互爲根江湖接海門駭機摧混沌秋信汨乾坤徒
騁恢奇目誰招冤抑魂錢王鼓弩處鐵騎尙雲屯

九日

籬菊凋殘紫豔稀登臨彌覺素心違炎涼歷歷秋垂盡
風雨愔愔客未歸幾處賓鴻依水止無端落木滿郊扉
王師已撤金川戍不用荒砧怨擣衣

讀蘇秦傳

蘇君相六國威權莫與爭特恐張儀至才力或相傾驅
之使入秦激怒乃其名果畏從約破何不引同升助予
呼將伯共濟得良朋棄材以資敵貽誤良非輕張儀亦
知之感謝托拙誠圍蒲復取陝破從隨連衡誰云十五
年函谷無東兵古來貪鄙徒大事難與成國計非所恤
積慮圖尊榮世人有耳目乃爲聾且盲

西湖竹枝詞 二首

柳條嫋嫋花枝柔郎今何處作春遊莫向錢王遺廟過
生憎小字是婆留
將郎比作天上月阿儂恰比是湖心月光何處不留照
影落湖心爾許深

不霄詩一

五

大雨

一自夏雨占甲子天乃久旱疑乾封小兒跳舞燎猴犬
羣巫奔走瘞圭琮土龍桐魚百不效請命乃比筵撞鐘
由田熬然心眼焦人鬼訛言殊喁喁風臣再拜告天公
天心愛物無不容農人血淚已如海沾灑莫救黍稷種
桔槔岸水唯涸轍多方轉注九譯重高高在上耳屬地
豈真憤憤徒癡慵焉然雷公怒碎礪揀搜壁鞭乖龍
驚颶激瀉拔老樹層雲嗟峨疊奇峰天地大陰迴異色
早魃避匿無遺蹤有如禹鼎象百物魑魅魍魎莫能逢
翻河傾盆作大勢百川滔滔容朝宗絕簷承溜走不及
穿屋奔注何洶洶濁溝瀉惡去不停平堵往來更憧憧

遐阡邇陌既優渥繁誰之賜沛鴻溶大造無私天不言
德怨胥泯藉芥胸沾沾卻荷恩私被當厄而與情所鍾
不逢憂患屢困躓康居豈識多歡悰飽喫晚飯無事事
科頭赤脚哦長松斷虹反挂青嶂豁疎蟬變聲綠陰濃
曠步平疇隨老叟泥滑不妨扶短筇向生蒙蒙土脈香
龍鱗刻鏤畝橫縱四鄰興鋤各昏作勸耕奚煩黃與龔
乃知哀畧貨不毛裂膚暴背憐疲農吾輩終身媿坐享
養略動罕殮且饗太平機關喜有象五風十雨方敬共
彼此一時非二天癘我活我判春冬願秉蜩蟻昇炎火
亦迎貓虎祭水庸東南千里俱待澤雨師車應給追鋒

消息

不霄詩一

六

消息分明夢未回三霄清露冷瑤臺茂陵巾笈仙無骨
昌谷奚囊鬼有才六曲瑠璃和月展一聲鸚鵡奏花開
若爲指與重城路梵殿鐘殘玉漏催

偶記

雨過理芒屨蹋破白雲堆主人拂石几一笑山花開

秋懷四首

霜風一披拂木葉如飛蓬枯除葬蕙蘭瘦沼冰芙蓉
由來時執然爾生值其窮秋堂闕無人生事托寒蛩哦
酸有梗淚夢弱少歡蹤披衣坐歎息殘燈不能紅長檠
自高張此意誰適從
吾思李謫仙千鈞求息機吾思劉醉侯荷鋪身相隨古

人托幽素雅意貴知希敗梧泣冷露愁葢帛夕扉秋序
方滯淫吾懷忽在斯安得騎鴻鵠振翅凌風飛
霜叢引晨步衰艸相糾紛摧敗孰使然感慨難重陳黃
花獨無言晚節莫與羣雖無劉生丹聊茲傾一尊采采
盈懷袖念我素心人惜哉天一方欲寄道無因
秋夜難爲晨秋雨難爲晴密寒織孤幃峭風翦衰燈巷
寂砧思滿林虛葉意傾炎涼倏變候物化相催併人生
各有志夢想徒回縈暗蟲又何知唧唧乃不平

菁山

春山如畫裏濃淡雜煙霞有客攜筇去言尋石逕斜亂
泉橫短竹荒墅綴疎花欲就精藍宿魂清夢不邪

育詩一

七

茗雪竹枝詞五首

兩槩春風送素舸吳娘自唱本鄉歌碧湖十里作明鏡
白玉芙蓉插髻螺
采蓮女伴畫修蛾見客低頭忍笑多同是水晶宮裏住
通詞無那隔微波
溪名茗雪各分流會合終看共到頭妾意已如顯山顯
郎心那作浮塢浮
橫塘路接小溪頭九曲闌干是畫樓夾岸桃花紅似雨
春心一片付東流
城北高峰是弁蒼城南高峰是道場兩峰相望不得語
中有牽愁羅帶長

顧節婦詞 有序

家乘載顧節婦事婦姚莊里人歸景元爲室合卺之
夕元已病未幾遂死婦屢求死不獲已而曰有兄公
之子在則取而撫之以教以養既有室焉胡天不弔
旋殞厥命而節婦亦聲銷氣絕矣一瞑不視私恨豈
有窮哉感而賦此亦使采風者得以覽焉
妾何敢不死不死誰從夫子妾何敢死妾死誰爲圖續
似血指淋漓心力摧兒復棄妾妾安歸百歲千秋今已
矣長號一聲臥不起妾今生死兩無功黃泉悔不早相
從

西湖偶吟

育詩一

八

客裏閒愁未易銷穠花幾簇柳千條畫船盡日經行處
又過西泠第二橋

草蟲

秋懷多戚戚憐女太分明衰草生元苦孤燈感易成吟
當風色緊寫出露華清莫近寒窗下拋梭意不平

九日

西風吹落葉蕭然陟高岡令節古所尚瞻眺窮八荒濁
醪手斟酌引滿累十觴雲物淒以惻曜靈忽西藏愧我
衣裳單當茲歲序涼寒潦苦言清寒菊苦言芳持此菲
薄衷蹉跎空自傷

空山

煙草春如許空山日又斜幽禽忽無賴啄碎櫻桃花

雲

已帶西窗雨還分南浦霞紫扶金母輦紅遶玉皇家密
意常欺月閒情亦護花高唐誰賦得應解惜才華

九日

世事茫茫歲月遒江湖此日惜淹留一尊慷慨花霑醉
千里情懷客倚樓旅雁只從雲外度殘虹不向雨中收
秋風北渚無消息極目空餘帝子愁

蘇州

占盡三春景裝成七里塘柳痕妝閣翠花氣酒船香蹤
跡方留滯湖山更渺茫塵纓聊可濯吾意在滄浪

胥詩一

九

雜詠

由來名德恨期頤直道依然史筆垂先祖心知王氏臘
鉅公品重黨人碑登庸銳意占台宿翰墨閒情付柳枝
剩有桂林門下士英英碧血照須眉

無錫泊舟

返照當水郭維舟春店前提壺上岸去踏碎楊花煙九
龍何亭亭映水明嬌鬟目遇成心賞探奇豈無緣明朝
理輕策試品第二泉

飛將恨

今將軍故將軍爾何人乃夜行霸陵一尉醉曹騰飛將
此時飛不度請君暫向亭中住惜哉故將軍才氣無與

僞東髮當大敵不得取封侯禍由殺已降此恨無時休
醉尉何足道乃復斬之快私仇獨不見韓王孫王楚地
淮陰少年作中尉

蜀相恨

羽扇綸巾何瀟灑諸葛君真名士也草廬出身効馳驅
臣本不求聞達者嗣子可輔則輔之君才十倍於曹不
月黑秋原風蕭蕭大星墮地千軍哭安樂公不思蜀

奇男恨

生封公死封王徐常李鄧沐與湯豪傑景附妖氛掃撫
髀獨思王保保王保保爾何人鐵甲夜臥瀚海濱哀笳
霜重吹欲裂明月中天一腔血天荒地老奇男死今後

胥詩一

十

莫余毒也已

鼓吏恨

孔文舉楊德祖兩兒之外無足數岑牟單絞衣楚楚鼓
吏擊鼓丞相怒丞相尙爾怒何況碌碌表與祖士負才
名多蹙蹙此茫茫者誰托足鸚鵡合棲一鵲哭覆巢之
雛飲遺肉宏農老牛方舐犢

賦得柳花送別

頗訝風流盡飛花忽墮檐遺蹤隨夢杳別淚與時添古
渡春雙槳孤村雨一帘天涯誰爾主飄泊任猜嫌

果贏

小蟲有果贏簾隙挨身至筠管忽借棲掃除絕纖弱堂

搏力維勤似續謀方締徘徊桑樹枝蠕動羅而致支體
僅完全神魂如夢醉祝之使類我眼穿日以幾吾思大
化內細縕唯一氣靈蠢肖其元百物自衍遞奈何強異
質改族冒世次昔聞陽翟賈居貨算倍利卒以美人子
致素羸呂嗣典午板蕩日五馬走避地中有一太牢系
乃出小吏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華封祝多男猶懼
爲身累況乎取非種已出更不啻無乃續彝倫兼復味
名義小蟲彼何知作詩聊警世

吳蠶六十韻

吳地分星野蠶功任土宜閭閻常竭作妾子是專司敦
本農偕勸躬桑母是僕龍精仍變化馬首更權奇好繼

宵詩一

十二

西陵業還廢七月詩煙村何悄悄晴晝正遲遲槐火清
明換錫簫斷續吹新萍香掩冉細夢影參差粉社鷓鴣
蟻茆堂薦伏雌大昕曾賜浴曲植況先治爆竹多禳虎
彎弧亦禦魑辟人標片紙卜宅襲重帷鞠育藏於密
細縕數既滋辨名區庶類善頌諱纖疵蠕動方矯怯鴻
毛効指麾疑神蜩撮僂學視虱縣鼈柔葉聶而切遠揚
斧以斯舍西芳逕遶墻下綠陰垂剪想金交股鉤憐桂
折枝中阿勞弭節干騎漫陳辭芣苢婦人樂蘋蘩季女
尸拈花嫌稚妹摘椹媚佳兒待哺怒如擣加餐喜可知
勤施兼穀食穩送比牛同彌覆天垂象平均風美鴈聞
馨從胼蠶染指劇委蛇乍擬蟲鐫柳旋成馬踏葵飲河

憑偃鼠遷蜀爲蹲鴟一飽生涯遂三眠物候移形神殊
磊砢稱駘較銖錙駒隙行將逝菟裘堪自怡須教蠋縮
殼彌信豹留皮若輩宜高閣先人有舊貲蘆簾鋪帖妥
藁束接崇卑督力爐添獸威姦庶繪狸紐雙覬合志蝓
獨耐抽思炎帝乘新令薰風近曲墀絜樽老婦祭增竈
族人炊揚沸煎何急親纈樂不疲引繩成就理轉轂乃
從維只費纏頭物空存走肉屍保民煩尹鐸抱布刺氓
蚩虺氏煉諸井青州貢並絺焚機眞魯相恤緯歎周廢
比素蘼蕪句回文蘇蕙詞璇宮禁寂寞絞室鑣淪漪復
訝神鍼運甯愁拙目嗤元黃才試染刀尺未停披給服
享天祖垂裳傲燧燧王言宣詒敕國事別旌旗加璧朝

宵詩一

十三

尊德承筐宴示慈未多青鬬段休羨紫馳尼托業聊泚
辭安貧復縞綦大哉功必偏允矣利兼資果碩不終剝
瓜縣會有期留良徵犢角繼體得蛾眉纏縛誠膠固行
藏孰挽推翼成還掘閱物化等斯彌斷合婁豬定馮生
燕卵遺卷懷遵養晦閑鷺待來茲

蕭然

萬古成陳迹蕭然任去留小軒聞墮葉今夕是新秋弦
月清如洗繩河淡欲浮素琴聊在御撫枕思悠悠

城南山中有趙王墳相傳爲南宋諸王葬處

空山秋色渺無痕衰草離離細路分一樹冬青零落盡
此閒留得趙王墳

中秋

南樓誰見月北渚定生波令節仍風雨清尊自嘯歌窗
虛燈暈薄蟲語夜深多應有巖前桂幽香未折磨

觀鷓鴣捕魚

船載鷓鴣來鷓鴣聲洶洶江湖入清秋天水大一統
紅憐枯蘗抽白喜積葑百餘驟合圍兩舷占提封屬王
比漢賦振鷺擬周頌羸蛤飽荆蠻歇騎狎秦雍短繩聊
羈縻長竿憑發縱追逐互奔騰往來兼錯綜深沔排鳬
葵突登犯雞壅得雉何奮迅爭雄莫嚙啗頗効鷹隼搏
或致蛟鼉恐魚麗方學鄭鵝鵠不羨宋戴石猴爲糧遠
垣羊可種豈有熊蹯館那許風逃縫噓填空大嚼肱麾

晉詩一

十三

得朋從萬鍾出而哇三褫受以訟數俘乃均收擊鮮誰
佐饗己是几上肉堪作刀下用宿屠韓侯燕歸鎬吉甫
誦烹魚有常須鯢鮪非正供甯聞僂鯨鯢而不赦愚蠢
多殺尙首功薄酬給半俸徒夸人力強不思物命重至
仁戒暴殄此理本大共

夜雨

夜雨關何事凄然意不勝懷人千里夢伴我十年燈壁
冷蟲多咽林虛秋自矜一尊方獨進判著醉曹騰

十月中于小鷺字圩分稻

有序

薄田數畝近在舍北鄰曲老叟任種植之事每秋成
割稻分之今歲八月霖雨淹時頗有新穀不登之慮

茲雖收入已薄然始願正不及此輒復寄詠

人生各有役嗟予無能爲薄田三四畝荒穢長不治比
鄰有老叟代予種植之春夏常力作胼胝非所辭所幸
秋潦餘禾稼未全虧村墟見炊煙鳴雞當午時鉅父聊
可觀任負欣在斯既賴鄰叟力復荷皇天慈春秬具美
醴澄清貯罌罍叟能從我醉暇日以爲期

醃菜

瑤草滋元圃瓊枝擷碧叢撒鹽形類虎踏雪爪留鴻屈
到甯忘芟周生苦憶菰夙緣聊托命熱腹自虛中家醪
傾三白新炊雜二紅此時誰見賞願我實難工長樂燒
銀蠟鉤簾隱繡櫺五侯高宴罷小嚼試春風

晉詩一

十四

詠史四首

少卿隲家聲次律乃喪師功名既頓踏志節徒恢奇子
長與子美感激爲歎歎生平論知心封非貴莫遺眾口
多曉曉身斥名亦隨英俊良可惜豈曰顧恩私虞卿捐
相印人固未易知

邁會各汗隆秉心或顯晦莫以纖者進笑彼耕者退成
敗非偶然功名豈意外懷英固委蛇曲逆亦聾聵喋喋
口舌爭安知彼所貴

信陵飲酩酒少伯泛扁舟名高適爲累功大不易酬古
來豪傑士積威成愆尤壯心難自抑托物慰沈浮纖草
無高柯濁涇無清流事勢非終窮忽乃爲身謀咄哉曠

達子徒爲名教羞

愛者日以親憎者日以疎親疎非有定愛憎情實殊冀
壤充佩幃腐鼠嚇鵩雛公孫昨平津董相淪江都仙翮
既遭鍛幽芳亦見鋤寸心莫識察所抱徒區區

題沈謙之五丈竹翠溪堂稿

瘦骨珊珊稱五銖短檠無燄夜吟孤才人多抱春風怨
若爲千秋弔小敷

贈芝山師

老衲須眉古幽居歲月深一龕依佛火半偈息塵心澗
冷雲隨益山空雪滿琴宅年方外社重此問東林

雪

胥詩一

五

來是無言去絕踪愁雲冷吹定相逢籌溫靈粟含春淺
螭裏紅冰制淚濃粘雨好隨香作屑廣寒合伴玉爲容
千年淪謫歸塵世骨化形銷結願重

胥石詩存卷一

胥石詩存卷二

歸安吳蘭庭胥石子

北行

我舟已起柁我僕已束裝慷慨出門去遊子志四方四方雖可懷曰子有高堂臨別囑再三兼以淚滂滂此去幾時歸切莫關身強方春寒未消淒淒多風霜況復凌湖地無乃薄衣裳太岱何巍巍河之水湯湯經過悉險絕徒侶各傍徨我行不女隨心常在女旁此行慎所適當念倚門望異土縱云樂何如還故鄉再拜謹受命感茲摧心腸男兒既長大無以効顯揚驅馳徒未已反令居者傷載詠尸喪篇三復春暉章人生非木石寢門安可忘

胥詩二

一嘉業堂校刊

吳大帝祠

大口方頤狀可猜生兒誰不羨文臺直教鼻祖開南國未必長江限霸才鐵鎖已隨流水逝石城空想暮雲堆黃旗紫蓋無消息祠宇荒涼闕綠苔

登金山

翠巘明朝陽卓立何玲瓏探勝忘涉險攝衣叩琳宮轟轟窄堵波縣梯躡晴虹欄檻倦倒景雙袖扶高空誰將一卷石奠此狂瀾中窈窕芙蓉花根蟠老蛟龍濤聲萬萬古逆折仍朝宗海門候潮汐但覺一氣通奇觀此第一豁達開心胸狂吟鼓棹去五兩趁南風

揚州

便擬春常住相看魂欲銷晴煙融碧樹小雨漲紅潮燈火揚州路笙歌廿四橋玉鉤淒豔處環珮問嬌嬈

平山堂

名賢遺構壓晴嵐遊客經過偶駐驂畢竟故鄉山色好憑闌重與望江南

露筋祠

露筋有祠界淮揚或云謫自鹿筋梁二說是非不足辨存其傳者爲民坊夫人貞素由天性路遇饑蚊如飛蝗羞持此身求寄宿貞名常在身則亡生人立身有大節堅如金石凜秋霜貶損行權非可訓害經破義由公羊

胥詩二

二

俗儒曲說人藉口泆忍入世隨低昂利害當前軀命重枉直尋尺煩稱量一朝失足百行隳末路難贖空自傷夫人於此誠卓絕曷不萬古流芬芳孤舟如葉泊祠下湖煙湖水青茫茫瑤堦無塵蕙帳冷靈風颯颯生虛廊手擷溪毛奠桂醕玉容寂寞疑新妝

宿遷東關遇劉東日

不盡關河路長亭復短亭春旗絲雨潤水市曉風腥詞賦小山桂舟航大海萍相逢聊一笑愁絕又分形

彭水口

舂搗孰肩荷鏤插孰手操紛紛如螻蟻來往無昏朝云充公家役河淺行舟膠以茲事疏濬辛苦遭鞭敲不見

兩岸閒堆沙北山高余舟亦就泊曠步憩林皋有碑字
可讀源委析秋毫彭水經嶧縣碎沙雜奔瀉填淤屢見
告居民多鬱陶徒沛非水性嫁禍由強豪至今此地民
每歲任其勞歎息世情薄利已愛一毛所恨水無靈變
遷隨所遭唯我又何求整楫待泊泊

仲家淺

廢圃漸漸長麥苗昔賢祠廟歎蕭條永嘉議禮殊無狀
從祀差能黜伯寮

濟甯杜文貞公祠

屈子行吟後栖栖見此翁百年雙鬢短千古一詩窮松
竹安閒室蘋蘩菲薄衷南池清徹底應與鑒孤忠

胥詩二

三

行人

野草碧於煙午日紅如赭行人憩古祠繫馬垂楊下

東阿南關外荒臺相傳爲管氏三歸臺也

層臺遺址是耶非佐伯高才天下稀卻喜吾公多內寵
微臣聊復備三歸

陳思王祠

位列東藩忝懿親明時禁錮漫傷神五官自有相思枕
卻與君王使感甄

園樹

園樹陰初市池荷香不收薄涼先近水疏雨忽疑秋入
世方桃梗依人只蒯緱可堪牢落意獨對小庭幽

贈董虎田

憶余初識君乃在垂髫時君亦正年少翩翩負不羈東
序共淹留譙笑相追隨敢謂忘年交頗喜得師資今夕
復何夕執手各驚疑別來二十載物態紛遷移風塵鏖
盛顏感舊心愴而同時幾輩人耿耿燭須眉存者如晨
星歿者爲枯飢浮生能幾何擾擾竟奚爲旅舍當新晴
接席坐虛墀好月滌暑氣孤花明秋姿彼我幸無事一
尊聊重持身世如浮萍聚散安可知

由天津入都憩桃花口有於旅壁題詩者曰紅粉飄
流懷舊恩深燈占袖話黃昏明朝又作天涯別殘夢
依依月到門因書其後

胥詩二

四

禪榻茶煙淨客魂風懷左右不須論無端又過桃花口
卻向青衫檢淚痕

河西務

茅店拋斷夢結束趁征鞍迹賤情易昵同隊如周親高
宇煙漠漠廣野沙漫漫卻憐半規月已挂長林端逶遲
潞河畔水風生微寒萬象森欲動內顧形影單望中數
騎來聞聲識故人近前各下馬藉草敘寒溫代馬嘶北
風越禽翔南雲天末有行役彼此均苦辛

新燕和金質夫先生

烏衣舊事問梁陳回首空餘夢裏身幾度相依曾惜別
適來此地又逢春輕紅欲暈花光潤淺碧初勻草色新

苦憶江南風景好眼穿應有卷簾人

古歌雜擬三首

何用問遺歡明鏡揚州銅願歡時一照見歡便見儂
歡則負儂詞窮多遁枝頭百舌有言不信

歡意不在儂儂恨無時休離龍鐵作項使盡機巧不轉頭

擬青青水中蒲二首

青青水中蒲傍有雙鴛央戢翼復交頸願言永相當

青青水中蒲葉葉相參差人心非我心彼此不可知

送人之蒲州二首

少住爲佳耳恩恩又別離天涯同作客後會杳難期暮

胥詩二

五

雨桃花洞春波鴨子池奚囊應徧歷慰我寄新詞

別離何足歎此去劇飛騰四輔聯肱背三河重股肱洪

流轟地軸秀色轟風陵鶴雀高樓在登臨感廢興

藤花行

有序

留京師寓宣武門外之崇興寺街其右卽先大夫

宦銓曹時故邸向有古藤一株榦老蔭密具離奇葱

鬱之致花時每嬉遊其下日夕不厭今其宅已數易

主而藤樹亦翦焉摧喪非復昔時生意因思十數年

來世情遷改先大夫既歛骨青山而蘭庭以孤露

之身重尋舊蹟感榮落之不常撫年光之易邁殊不

覺涕泗之交頤也遂次其語爲藤花行

憶年十一走京師趨庭始聞詩與禮一堂三世何融融

采衣拜舞侍浮蟻庭中藤樹孰手植根株屈曲葉疑疑

當春花時開爛漫蜂蝶徘徊顏色喜絳闕彤雲引香車

瑤妃笑墮玲瓏珥恣賞紛紛悉豪俊馬塍豐臺敢輕擬

余時日夕暢嬉遊花下坐臥移榻几有時上樹作猿猴

手挽繁枝攀落蕊此景不逢樂不再十餘年來轉瞬裏

重經門巷轉凄然訪問都無舊鄰里風塵刺促意氣盡

昔遊如夢那堪紀孤墳三尺隔南天寒食無人薙荆杞

洪河滔滔江水深夢魂來往無窮已藤花藤花亦可憐

生意婆娑非昔比世事變遷誰復論人何以堪樹如此

攀條躑躅不忍去杯酒一澆花樹底花平有知應歎息

胥詩二

六

依稀識此垂簷子吞聲爲賦藤花行回首茫茫清淚泚

天津留題查氏園亭二首

春園物態正當時好向東風把一卮畢竟名花誰管領

等閒開徧最高枝

溪山好處是儂家柳岸曾嘶白鼻騮今日尋春經此地

攀條無語綠陰斜

南望月夜聞笛卻寄雲溪

風月淒清倚柁樓誰家短笛作涼州歸心已逐南征水

更有離懷寄北流

對月

迢迢白玉京五雲高崔嵬何來下界諸侯妾吞藥騰身

瓊璫臺閒情耿耿不可磨散作清光照九垓玉兔兮皎皎銀蟾兮噫噫東沼西冥萬萬古撫時感事恨難裁攬衣沈吟申繼繼陰晴圓缺每相猜倘教長似三五盈不知更多幾許愁人對之而徘徊乃知天公頗亦老厭事故遣陰宮往往局不開此情未有極此理良可推霞帔霓裳自徜徉桂影婆娑花滿懷青虬啟塗鸞隨車風露淒清歸去來回頭凝睇悵無言九點齊煙海一杯嗟爾蜉蝣寄天地如何俛仰多悲哀

濟甯題太白樓

太白芒寒失酒人高樓終古壓城闌長安不少憐才者具眼還推賀季真

胥詩二

旅泊

旅泊聊窮目村墟景物幽麥場風引雉荷浦雨隨鷗故土千山夢天涯一葉舟支離慚野叟邀我話綢繆

舟行有述

舟行滕沛間中流若溟渤晶晶一泓開浩浩兩崖失翹首村落稀縱目天宇闊戍樓多縹緲雉堞露兀兀官柳出青梢菰菱無以別吁嗟乎此地豈無人居室飄蕩那可論想復成魚鼈扁舟者誰子煙濤屢出沒得魚呼客賣生理何微末昨行逢大舸云是使持節行縣勘災傷開倉議賑恤應有無已恩逮爾未死骨此事竟如何撫絃意蕭瑟

清口

閒關走千里襍被載扁舟纔越洪河險便到淮水頭曠望極浩渺輟棹更夷猶四瀆分兩戒五行契九疇雄長各一方有如風馬牛河伯肆不靖怒氣排山邱三加吞濟瀆蠶食方未休進尺無退寸浸淫踰徐州洗滌及沂睢泗上十二侯向俱相率從於淮祠春秋一旦悉見奪淮亦帖耳柔清口鏈內外一綫通咽喉淮弱河益強遏淮能倒流開門或揖盜併勢趨邗溝高堰雖鉅防捍禦安能周築薛滕甚恐吾爲岷江憂

淮南

秋水騰高浪連城障一堤劇憐南國蹙反覺女牆低御

胥詩二

八

史乘馳馬天書降紫泥不知拜命後何以活災黎

渡江

十幅風帆挂夕陰洪流浩浩著孤吟地當淮海通潮汐山涌金焦自古今兩戒元憑江一帶六朝空有鎖千尋卽今北府精兵處笳鼓依然雜暮砧

伍子胥祠

歌舞方酣霸氣衰蛾眉有力辦鳴夷同袍孫武元無恙伏劍偏教謝寵姬

天聖寺壁觀管夫人畫竹

夫人作配趙王孫人閒嘉耦古無倫闔闔雕華徵逸思筆墨靈氣輝千春興酣素壁寫叢竹梵剎一掃成淇澳

風枝雨葉忽紛披龍象歡喜蕭娥哭此時王孫大都來
錦袍魚軒共徘徊睹此妙蹟應歎絕逡巡縮手心顏開
世閱人兮人閱世鷗波蓮墅誰能記獨尋古寺向歸然
殿角依稀留款識嫋嫋千竿與萬竿鐵鉤剝蝕土花斑
神物往來閱春院翠袖想象生微寒東京剩得宣和譜
半壁東南折天柱降表簽名有內人畫本蘭花無尺土
是區區者安足論眼看滄海有揚塵藝事流傳環堵在
雨淋日炙空悲辛君不見稽山遺民再拜處至今人弔
冬青樹

月

深憐明月好伴我上層樓地迴宜清夜人閒值素秋王

青詩二

九

箏風韻滿金掌露華浮何事迷闔闔青冥記夢遊

范少伯

爲上將爲名士一舸風流載西子蛾眉此日亦逃名功
成拂袖入煙水越王自有金在銘一以鑄范蠡一鑄屬
盧賜文大夫

虬髯客

虬髯客眞英雄掀髯一笑生長風三尺劍作孤蛟吼龍
爭虎鬬在胸中道人弈罷顏不快世界此非公世界虬
須公子褐裘來眞氣驚人露光怪天下豪傑本無主餘
子碌碌安足數騎馬出門走四海休戀赤縣區區一撮
土汾陽橋酒家樓揮手謝故人賀我東南得意秋誰向

中原覓朱紫三原李郎枉男子

絕句二首

夢到增城路自迷丹霞樓閣各東西瑤池元有重來約
只是難尋八馬蹄

好寄相思玳瑁簪碧桃花下記停驂芳春有盡思無盡
身是吳都八繭蠶

偶過孺和堂見盆池白蘋尙餘一花清霜零矣女
何爲哉慨然成詠

一鉢是生涯孤根尙吐葩未須悲冷澹且復惜年華北
渚秋如許江南日又斜伊人仍宛在采采賦蒼葭

雀飛多

青詩二

十

雀飛多啄我場中粟田家終歲長苦飢安得有餘充爾
腹莫言絺帳薄猶得拒微寒莫言湖水渾能令井水寬
飛以南飛以北日暮野田畏彈射畏彈射謀生亦可憐
泣語巢中雛爾生何不逢康年

西湖

五國城頭夜月哀兩河千里沒蒿萊西湖一片清涼地
先遣斬王遊賞來

食櫻桃

小院寂寂綠陰鎖午餘睡起卷書坐門前剝啄有客至
爲憐消渴致珍異一見喜劇眼倍明傾筐盡載殷勤意
祝融昨夜失牟尼冰夷敲碎珊瑚枝惡湫風雨赤虬死

強睛劍出光陸離
鮫人墮淚成血點
走盤治治貫朱絲
名品天生誰比附
瓊瑤愧詠風人句
露滴星繁何處尋
知有幽禽空遶樹

祖德詩 有序

乾隆二十五年月日江南潁州府太和縣貢士徐振烈等以賢侯之遺澤未彰乞廣 皇仁以光祀典事
籲于府若縣其略曰前明太和縣知縣歸安吳公諱世濟者於崇禎七年涖太和任當下車之伊始值流寇之方張烽燧遍于江淮蹂躪兼乎廬鳳況細陽本彈丸之地曾無蚍蜉蟻子之援而長官矢守土之忱不忍猿鶴蟲沙之化拮据以籌軍實慷慨而誓國人

胥詩二

士

投醪持卒伍之心飛礮碎渠魁之首以一旅一成而卻敵乃三戰三捷以奏功從此白馬青絲帽金城之鞏固黃雞綠酒幸蒨屋之安全在當日鋒鏑倉皇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而今者滄桑遷改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俎豆弗忘已食春秋之美報鼎鐘可紀宜崇廟貌之宏規伏乞詳勘具題建祠特祀則輿情允協惠澤常新矣詞既上大官如所請爰規地庀材版築者効功斧削者施巧不逾時而祠告成作公之主祀焉於是距公之沒已九十六年其去宰太和時則百二十六年矣公之來孫蘭庭乃肅拜言曰古之良吏有去而見思者矣然去之既久則或相與忘之方吾

先祖之宰太和也以絕援之城邊長驅之寇少一搖足卽閭井爲墟自非奮不顧命義勇之氣有以率勵乎人心夫安能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晏然奠斯民于衽席也鄉使當此之時彼荷天下之重任爲總理若督師者胥視此之有爲有守則有明之天下亦何至拱手成敗任其魚爛鹿駭一壞而不可收拾哉而乃權姦蒙蔽功罪不審竭蹶圖存者反授散秩以去而流氛巨猾竟滔天而莫爲之所蓋誰秉國成卒勞百姓人事既失而天命隨之矣 聖朝咸與維新諸神受紀褒忠旌淑靡閒幽遐而勝國孤臣且得於形銷魄化之餘秩馨香于殷祀豈非曠典昭垂洵古今所

胥詩二

士

罕覲而功澤在人更不容以異世民也耶作詩紀之凡八章章十二句

有明末造權綱下移虐用下民起而相仇袒袒一呼盜兵潢池既始秦豫既躪襄隨堅城既傾名都亦隳縱橫莫當君臣齋咨於顯吾 祖中都作宰拊循未替賊眾萃止爰敬爰戒邦人多士吾奉朝命昇以百里義共存亡身家何有願從豪杰嬰城効死邦人多士聞言髮豎愚賤何知轉相告語有公如此我忍相負誰非臣子誰家天下植節秉義公實命女相率登陴用作干櫓有雲逢逢維賊殲孤有雪皚皚維賊戈殳孰赤而火孰白而荼昇彼雲梯薄我闔閭渺焉書生手磔其渠颺馳霆擊

餘眾駭通吾 祖申戒吾憂方大賊怒未已不可以怠
或峙其糧或簡其械賊果復來其氣甚厲志在必克旋
復摧敗至再至三甲抗兵敵賊既遁逃上下相慶農憩
于疇士休于庠謂公之賜令我更生願公壽考永綏此
邦庸知遭忌遽返耕桑綸巾白髮幽獨神傷 聖朝受
命九圍是式奠我生民蒙休嗣服唯此良臣民懷其德
百年既往歌思猶昔生有餘榮死有餘威誌以勿忘曷
其有極奕奕新祠既奠且輪前榮後寢几筵具陳帷帳
肅穆神棲其間吏民以時爭奠蘋蘩於顯吾 祖食報
長縣是用作詩勒諸貞珉

忽忽

胥詩二

三

忽忽歲邁盡微吟有所思寒蟬空自苦芳草不逢時我
愛陶元亮誰爲送一卮丁甯煩老圃相報菊花期

峴山有感因題明霞墳

東風無處不霑裳第一休過十錦塘今日冷煙疎雨裏
落花猶自泣殘妝

燈

短檠偏私我相依影與形笙歌歸別院風雨到疎櫺一
夜頭如雪三秋夢未醒須知心事在吐燄照青萍

古意

南國有佳人獨處下重幃自矜容顏殊願景屢徘徊芭
蕉心不展桃李下成蹊常恐一出身誤隨輕薄兒以茲

抱幽嘿不恨無良媒蹉跎歲月晚嘉運何時諧昔爲泣
露花今爲傲霜枝物情貴苟得眾女嫉蛾眉兩美無兩
傷其如知者稀挽我舊時髻著我舊時衣毋甯終棄擲
禮防申自持肯學青樓倡妝束求入時

胥詩二

十四

胥石詩存卷二

胥石詩存卷三

歸安吳蘭庭胥石子

丹陽除夕

水驛山程路渺茫奔馳空自惜流光纔過今夕成新歲
未越長江已異鄉蘭炬生花仍遞淚鵲絃欲語更迴腸
愁懷相對無排遣野漏沈沈幕有霜

元日徐偃王廟書壁

履端時序紀青陽羈客行歌黯自傷野水蒼茫寒霧裏
叢祠攜酒奠徐王

渡江

理楫當清夜寒江氣象豪涵空星極迥拍岸東痕高土

胥詩三

一 嘉業堂校刊

俗方區別鄉心正鬱陶老親不識路有夢越風濤

涉河

征騎踰河隄兀兀方北首躊躇無津梁按轡不敢驟河
流寒徹骨重陰接爲構高浪排空來僵立忽不仆外強
腹亦堅磊砢露乳竇鐫鐫疑巧匠皴染類眾皴遂令越
波濤有如陟巖岫逐隊互來往轟轟喧白晝壯哉馮夷
宮乃與萬蹄鬪性命寄空虛呼吸變氣候大力固能負
長恃恐亦謬登岸心猶悸默念敢多又酸嘶不能言嚴
風襲懷袖

驅車

誰言岐路各西東卻歎同途轍不同伊日近鄉余日遠

驅車何事遂征鴻

王家營

朔風吼長林天淡寒雲白地界猶江南客路已河北凌
晨駕言邁徒御慘無色坡陀莽回互漫漫無行迹大川
亘吾前欲渡堅冰塞雪花沉橫飛瞥眼便逾尺蹇驂凍
且僵瑟縮屢辟易居民出土牛歡喜手加額謂此豐年
祥頗復宜牟麥善禱具微忱其如困行役造物非偏私
因人成怨德村墟有濁醪聊復慰倦客

邳州早行

征鐸耶當客舉鞭淒淒最是曉霜天扁舟好憶毘陵道
寒雨連宵枕手眠

胥詩三

二

嶧縣道中

晨雞號東廂行人車載脂豈不懷息偃我生有驅馳日
出寒未銷堅冰著須髭因思白髮親念我遠別離清旦
坐默默淚下如綆縻但言行者苦莫悉居者悲既昧遠
遊戒敢忘丁甯詞歸裝願趣辦秋礎毋愆期

涉泗

北風獵獵嘯飢鷹濁酒衝寒力不勝雪片模糊平野闊
征車碾過一河冰

雪後望穀城山有作

積雪峩峩曉未流穀城山色映清眸平生想像青如黛
不道相逢已白頭

濟甯題孫氏園

自來此地方旬日卻到孫園已六回好景從知隨處有
客懷能得幾時開梅扶老態猶含萼花釀柔情未破菱
準待春光無一欠擎甌挈榼上平臺

沛縣雜詩二首

不盡興衰迹難將理數推
纓組開盛漢刀筆冠羣材暴
氣火三月忍心羹一杯阮生多白眼廣武有餘哀
劉郎真落魄老去忽歌風豪氣銷磨盡歡情賞讌同龍
蛇迷大澤雞犬散新豐擬上通天表淒涼問沛宮

徐州雜詩二首

天際層陰豁登樓眺遠空
渾流吞汴泗窮老足英雄饑

胥詩三

啄昏鴟雪寒嘶瘦馬風當時爭戰地把酒歎孤蓬
戲馬留遺蹟敖遊亦壯哉英雄無尺土今古擅高臺野
日明僧塢山雲潤客杯更傳良宴會幕府盡鄒枚

千里馬行

千里之馬不常有千金買骨聞涓人
房星降精光奕奕華軒突兀見騏驎
漢家節使通身毒撫髀雄心思驥足
貳師鐵騎度燉煌別觀春風裁首藉
絕域偏蒙特達知天閑當御爭權奇
絲韁錦幃空零落歎息而今愛者誰
天心眷眷生神物臨陳成功龍戰血
伏櫪徒教死便休何如不付殊尤質
窮陰慘慘雜風沙山石峻嶒道里賒
世上安知無伯樂莫辭委頓服鹽車

作客

作客悲生事經春念物華如何逢禁火纔始見梅花
芒屨尋芳路青帘貫酒家風塵徒擾擾歸夢遶天涯

夏鎮寒食

此處逢寒食郊原日未曛白楊聞痛哭杯酒奠孤墳
身世飛蓬遠關河異地分傷心邱隴在蔓草亘長雲

孟嘗君祠

好客虛名亦可羞卻殘宗國快私讐雞鳴狗盜營三窟
何似龍文縱火牛

滕文公祠

千古兩英雄滕文周世宗惜哉天不相蔑以究成功一

胥詩三

患國勢蹙一苦壽命終遂令賁志歿悠悠無終窮我來
遊滕城齊肅謁祠宮撫事中默感搔首仰蒼穹當時多
大國有主皆昏庸仁義置罔聞無由返邳隆閒才產叢
爾發憤難爲雄井田與學校有志未獲從亞聖徒皇皇
於此酬微衷吾意罪眞宰位置何夢夢將毋旣未悔胡
乃生不逢自古有此恨蕭條來悲風

嶧山

驪馳鄒魯閒登陟亦云屢嶧山特有名客途況適遇繫
馬梅花林香雪濕芒屨循趾方勃窣其巔心已踞轉側
得微逕崖石彌回互羸秦有篆刻擯斥孰呵護典刑今
僅存遷徙失故步惜哉希世珍因人成眾惡物理安可

常慨息動遐慕

牢落

牢落窮晨暮微吟強倚闌離懷猜夢惡孤館覺春殘馬
服書空讀牛衣淚未乾長安愁北望迢遞隔雲端

觀走馬妓歌

霜蹄踏鐵拳毛騮一飲玉弓再飲沙據鞍乞乞誇身手
美人顏面如桃花美人家本邯鄲住折要學得輕盈步
流寓今來古濟州朱簾翠箔指高樓廣場中開臨直道
觀者千人齊側腦結束裙裾顧影看窈窕上馬弓鞋小
緩轡方矜行步工垂鞭但覺風神好忽盤遠勢離故翻
風雲奔馳交往還燕子身材舞翠盤轉側變幻須臾間

晉詩三

五

有時蹶然立鼉背出沒波浪急有時帖然臥醉者神全
車不墮有時藏身金鑑旁有時倒植若垂楊有時遶出
馬腹下千秋運轉相低昂有時它馬交面過騰身易位
各超驤一落無端千丈強雙鬢不動神揚揚我聞山東
與河北昔多響馬稱豪客飛空一騎攬紅塵深林白日
聞鳴鏑數十年來教澤深畏途已成安樂國技勇流傳
尙絕倫須眉往往慚巾幗柳花飛雪春濛濛主人開尊
虎魄紅一物已足罄千鍾況茲絕藝兼雄風不見漢家
留侯似好女馬上成功佐赤龍美人駿馬辭重瞳

泉林寺

問源窮泗水覽勝歷嬌亭樹翳無全日泉澄有亂星閒

房聞梵唄古壁照仙靈獨宿宜清夜儵然塵夢醒

少昊陵

石紐流傳七字完金天陵墓儼層壇豔歌不信開疑室
夷裔偏能志鳥官山色當門朝旭麗松聲滿院夕陰寒
禮臣聞有新條奏碧瓦加隆改舊觀

乾隆二十七年 皇帝南巡守旣返至於曲阜乃

以四月十八日謁 至聖先師林廟有加禮時草

莽臣 蘭庭 適在曲阜幸得從彼都人士之後仰睹

大典甚盛遇也恭賦六韻

前聖心源接 今王祀事同翠旂方向北清蹕又徂東
錫吉瞻林廟明禋慎始終赤符隨秘殿金奏近行宮典

晉詩三

六

禮殊優渥精誠自感通此時占氣象華蓋五雲中

周公廟

廣城重構廟制崇宮縣大備稱元功首邱遺魄依文考
開國詒謀據魯公九譯越裳瞻衮繡千秋周禮屬龜蒙
從茲道統分窮達後聖栖栖夢寐通

書魯共王傳

生長深宮王列城何妨音樂特關情河間大雅求遺籍
可許曾聞琴瑟聲

寄虛益

低頭蛩駝兩相憐意氣飛揚孰後先被酒並尋盤馬地
乞花同泛釣魚船團團明月人千里采采華芝夢十年

書劍羈栖更何道秋風遲爾祖生鞭

船行

露坐情無極船行捷有神星光寒墮水樹影遠隨人鳴咽風中笛飄揚夢裏身潘郎秋易感怪得鬢毛新

雜詠三首

遠山翠色照彈琴溝水東西寄恨深泉下故人成永訣當時不解白頭吟

自是紅顏福不全二喬夫婿孰長年春風借與銅臺住也向西陵望墓田

檀奴芳色老河陽青瑣偏誰沾異香好向公閭夸貴婿簾箱尚有少年郎

青詩三

七

舟行書所見

隄岸多防土村墟有戍樓形規環郭堞名襲送寒牛風景諸曾徧舟杭役未休家山何處是歎息此淹留

東昌府

危疆逼敵計非疎狙擊依然中副車大啟城門呼萬歲金川偏學鐵尙書

天河

一水殊清淺曾揚幾度塵不教天共碧可許月如銀永夜空留影新秋好問津別離無限思應有翠蛾頻

故鄉縣

直沽抵京師計程三百里水陸幾經過信宿便至止今

來附槽艘程期排雁齒況值秋漲初白河水瀾瀾衝波乃逆上牽挽勞千指朝朝復暮暮相去僅逾咫驅車欲言邁四牡轡耳耳夷庚成橫流浩渺無行軌瀟瀟風雨惡昏默坐篷底順逆固有時遲速安可擬持杯手斟酌曠然得妙理

夜夢

羈客逕歸家登堂見老母母喜兒歸來雪涕執兒手問兒幾時歸竭來無恙不身上何單薄袖短乃露肘手取桁上衣覆之輕且厚秋雨夜沈沈狂飈屢怒吼忽然吹夢覺燈影耿虛闕起坐淚滂沱感念離母久夢中語分明顏面驚衰朽生平七尺軀衣食空奔走高堂眼欲穿

青詩三

八

倚閭卯至酉富貴安可希功名復何有誓當決歸計寢門奉隨脩安能勞夢魂鬱紆更回首

盧溝橋

騎驢出京國水次當斜曛親友送我行執手路欲分丈夫會有別安能戀其羣所悲垂翅翼無由致風雲去去應燕翼依依涉河汾依人方旅食誰爲平原君務得計徒拙抱素名乃芬遇合終有時通塞何足云搖鞭謝關吏慎莫笑終軍

易水

一劍動行色秋風奈爾何此時渡易水無語弔荆軻燕市酒人去誰憐慷慨歌枕鞍聊快意歸夢碧山阿

眞定府

由來河北賊未見出羣雄
奕葉威權替諸軍節制通神
尖當落日蒲澤正秋風指點
經行處空王有故宮

渡渚沱

吳儂不習水鞍馬夸趨捷
客程踰鎮定濟盈賦苑葉馬
固分龍性于水少相狎余藉
以自壯策之乃徑涉影動
雲詭委骨寒沙戢番半渡水
漸深衣裝濺欲濕翹足踞
馬背俛睇勢岌岌奔湍若排
牆瞬息走百疊截流貫其
中銳進疑倒壓目眩不敢視
倘恍氣已懾咄咄多艱虞
坎險愁出入小旻有卒章三
復願肄業

望恆山

晉詩三

九

神皋勞騁望北岳著巡方
豈有一拳石飛來上曲陽
渾源移祀典元玉秘祥光
曾讀崧高疏遵循歷漢唐

井陘口

防禦居然鐵不如土門失
險惜陳餘淮陰何必稱儒
將學道能師李左車

柏井驛

天風吹縹緲徑狹山百折
我行秋方中寒氣已凜冽
兀有虛警短夢作復輟初
日出東方人馬同欣悅不辭
登陟勞屢見土風別山要
亘疎煙居人乃窟室戴履俱
后土一竇洩天日蟄蟲坏
其戶動物宜羸物古民既陶
復隙地亦甌脫聚族得栖止
此焉生且活朴野無物累

愧我身世拙回首彌忡忡
窮途畏顛蹶

太原府

客子生計拙依人走退方
相逢無舊識忽忽氣不揚
昨行抵太原風景鬱蒼蒼
主人故并州茲焉其故鄉
入室相慰藉妻孥生輝光
我亦喜稅駕拂拭征衣裳
空堂奉安居晚餐拏黃梁
塵勞幸暫息稍覺耳目強
巖城接邊塞肅肅飛早霜
朝來出門望萬木摧平岡
風颺忽四起驚沙連雲黃
悵然昧所適卻立徒茫茫

妒女祠

并州妒女祠舊祀介推妹
俗說每荒唐頗訝涉神怪
妒爲人惡德鄰里所詬
諍生既不如死死又安足
貴奈何

晉詩三

十

致崇奉性醴紛禱賽廟像
特儼然過客多肅戒環瑱
撤不御姬姜亦蕉萃唯神
苟有知嚙念應內悔汝家有
世德偕隱死無懟介山縣
上田仰止高風在汝獨蒙
惡名覩焉不自愛豈不墮
家聲詒厥母兄媿作詩語
未竟慘慘天晝晦霹靂起
座隅風雨忽交會固疑神
護短作此大狡獪果爾眞
冥頑惡始莫晚蓋

趙襄子祠

翟犬開疆踵射熊晉陽柱
質發餘銅仇王貝帶誇騎
射咄咄雄心有祖風

清源縣東湖

潞環當縣郭森沙得迴塘
及此成佳賞幽然見故鄉
枯

荷方急雨疎柳已斜陽誰共扁舟興臨流意不忘

題桐樹

涼思到天涯碧樹秋瀟灑夜半疎雨聲人臥小窗下

得寅賓叔楚中書

嗟君近況復如何雙鯉傳來慰寤歌千里客經三載久
一門人覺四方多晉祠寒雨蘋仍綠鄂渚秋風水自波
彼此羈栖各回首閒情豪氣半銷磨

發太谷留別孟雅周

異地成棲泊因君得勝遊平原十日飲老杜一生愁班
馬侵晨發飛鴻著處留宅時容念我掃榻待南州

祁縣口占

胥詩三

十二

貌取分明失賈辛同車脈脈奉清塵如皋射雉尋常事
且喜憐才有美人

介休縣九日

稻粱計拙雁嗷嗷願我相逢敢告勞愁鬢欲星方作客
長途無日不登高介山荒聚餘枯樹潞國空祠見野蒿
臨眺躊躇心事在西風節物正蕭騷

韓信嶺

一逕走峻坂崖壁若環衛行行漸幽默如入永巷內日
御歷線天見午不見未亂山豔木石蠢蠢唯積塊堆阜
忽俯瞰突兀壓我背脈疎質已離蒼然恐其墜勢險比
巖牆疾驅思縱轡卻怪繞馬首抗行斷復緩保無或偶

然適與既機會頗聞漢韓侯奮跡致高位一蹶中危法
乃爲兒女賣詎伊非英豪良由昧進退卽今弔荒塚行
客發深嘔凜凜抱微軀羈孤彌自貴

國士橋

揭來趙晉郊弔古傷豫子相傳擊衣處有橋名國士女
爲悅已容士爲知己死顧影何蕭蕭匹馬秋風裏

洪洞縣韓忠定公墓

一封奏疏涕沾巾去國倉皇共潔身只有茶陵承顧命
端居黃閣作文人

皋陶墓

祠宇巍峩當墓門庭堅不祀不須論德明他日追尊後

胥詩三

十三

應屈元元作耳孫

望姑射山

馬頭瞻名山第見蒼翠堆不知照天池蓮花開未開石
枰數圍棋妝樓臨鏡臺應有驂鸞人招我歸去來

聞喜縣裴晉公趙豐公祠

裴趙祠堂今尙存森然趨拜駐征轅大名輝映垂青史
異代蕭條共里門雪夜功成都將相午橋身退樂林園
詎知霜鬢方憂國箕尾芒寒把臂論

鹽池篇

中條蜿蜒趨太行穿崖百道泉湯湯瀟瀟爲黑河繚周牆
潤下作鹹德靈長地寶天成傲海王鹽池二月野浮陽

千畦齊開如築塲溝塍錯比規以方請周四角從中央
手挽長河挹天漿汀滢平杯俯混茫晴曦杲杲金烏翔
好風南來生微涼斟酌元化凝晶光網緼交通品物章
皚皚積雪兼飛霜慨自往者邁炎荒雨暘不時舞商羊
姚暹渠名暴橫巫咸河名張七郎卓刀俱渠名禦隄防升高四
望歎汪洋額餘鹽地生菰蔣官吏束手徒旁皇女池培
坑聊醫瘡味苦利薄難酬償幸今豐樂值時康一水盈
盈波不揚收入倍稱野蓋藏算緡發引隨服箱金玉其
車走富商盤屋翟君須眉蒼路村客舍連匡牀爲予諠
諠道其詳歌風高臺琴琅琅阜民之財垂衣裳

解州謁

關聖大帝廟

廟有果親王聖像

晉詩三

三

華夏威名遠尊崇世澤長冕旒昭物采俎豆肅蒸嘗身
已歸天上魂宜戀故鄉陰森疑禁籞結構得祠堂擎柱
龍嘘氣當軒柏耐霜桃園仍俗說大義作民坊尙想君
臣契何如兄弟行畫圖展縹軸標識自宗潢生面開
千古英風照八荒規模殊慘淡點染入微茫河水連天
濁條山拔地蒼名區誰崛起正氣未銷亡遺恨唯炎祚
垂聲擬素王卽今瞻廟貌虔惕永難忘

送人之安西幕府

古有從軍樂休言行路難異鄉仍送別遠道祝加餐鼓
角當秋警風沙卷地寒輿圖大無外立馬想登壇
書家姊雪庭遺稿後

同氣僅三人一弟最穉齒姊則年相亞生小相依倚姊
今不可作一棺已戢體空山無人逕夜雨草靡靡自姊
長逝後縷細難陳指老親多白髮肌黑骨無髓中懷鬱
不舒憊甚非昔比我之所自出一男三女子大者省人
事小者方學禮卽如我無狀家居困生理有親不顧養
燕趙屢轉徙姊應盡傷心淚落成鉛水秋館風淒淒孤
燈墮冷蕊有懷莫告訴感念安能已辛酸撫遺編無由
徹生死

關龍逢祠

金版方垂警鑪宮孰告猶憂時同五子死諫倡千秋祠
廟松杉合牝牢秩數優如聞靈爽在劍珮每從遊

晉詩三

古

虞帝陵有序

陵在安邑縣之鳴條村邑人有著辨刻石者力闢檀
弓史記之謬夫南巡野死昔人蓋嘗議之然於此之
爲舜陵自孟子一語而外則亦苦無確證也古人朽
骨故老爭焉噫觀過知仁民有爭心其斯爲民之秉
彝乎因賦此

帝德光華遠不遺斷斷此地說東夷南天望斷孤墳處
何限傳疑是九疑

魏王豹故城

霸氣銷沈城闕荒當時推刃恨滎陽若非授意由隆準
幸得封侯比什方擇主豈容工反覆罵奴已識薄心腸

可憐彭仲還同傳泣涕何由反故鄉

天末

天末方愁思憑闌一浩歌美人不可見吾意竟蹉跎月
色當窗迴寒聲入夜多祇應舊遊地夢寐重經過

胥詩三

圭

胥石詩存卷三

胥石詩存卷四

歸安吳蘭庭胥石子

夏縣司馬溫公祠

有園名獨樂大感在斯民枚卜驚強敵豐碑冠黨人武
鄉心自醉東里愛猶新涑水何幽咽寒流亦愴神

曲沃道中

柳色侵肌綠桃花照眼紅異方驚物變久客覺途窮顏
面風塵裏鄉園夢寐中春疇方力作吾媿荷鋤翁

寒食

輾轉歸無計蹉跎候屢遷傷簫寒食節絲雨杏花天風
景非吾土羈愁似去年誰家澆麥飯有淚滴重泉

胥詩四

偶題

何處頻來往張園復郭園繁花依鬢影纖草護蹄痕鄉
國經年別乾坤故我存娛懷聊此地終想舊柴門

登臨晉城樓

琴劍隨身任轉蓬放懷且擬醉春風嗟峨甘棗堆濃綠
浩瀚桃花滾亂紅大將十年亡賴賊男兒七尺可憐蟲
宵來雷雨知何似須問龍門赤鯁公

王官谷弔司空表聖

弈棋世事問長安大節深惟出處難只有此中堪辟地
谷名依舊著王官

送別

屈指人千里持杯酒半醺此時仍惜別當日悔逢君雜
甸多芳樹遙天有斷雲故鄉歸便好愧我滯河汾

道興三首

伯牙絕其絃終身不鼓琴斯人亦已沒千載誰知音茫
茫撫急景悠悠抱寸心所以陳伯玉宣陽擲千金
阮公不羈士涉世緣殊淺一醉天地小長嘯黃農遠舉
國嫉若仇此身乃幸免窮途淚未乾看人仍白眼
陟彼太行山石路多崎嶇嗟哉不可越不信有康衢爲
我謝騏驎努力服鹽車此間無孫陽日暮空躊躇

孤館

孤館秋初迴深杯手自拈微風搖碧樹涼月透疎簾徒

胥詩四

侶羞樊噲行藏卜鄭詹霜砧何處急一夜旅愁添

蒲州府

萬雉環城據要津山河表裏勢輪囷連岡東首趨恆碣
濁浪中高界晉秦多設疑兵誠國士喧傳妮隊亦王人
書生何限蒼茫思斜日酸風馬足塵

首陽

爲愛西山好清秋出角圭風塵一杯酒不敢奠夷齊

女媧陵

邃古誰傳奠九州風塢秀出峙高秋手搏黃土須臾事
死後青山只一抔

潼關

河流潼激忽東馳立馬巖城騁望時日麗三峰森劍戟
雲開四扇護熊羆防閑休學哥舒翰搏戰空憐孫督師
此地屏藩天下險全秦從古繫安危

楊伯起墓

潼亭吟眺夕陽斜清白留貽志願賒才子可憐淪世德
卻令比並到袁家

華山

青柯十八盤盤盤千尺餘境劃谷谿呀徑絕崖扶疎奇
險得天縱闢此鴻濛居罡風御清氣飄飄吹衣裾紫鸞
鳴啾啾拊翼爲前驅靈君紛來迎顏色俱敷愉指點青
蓮華灼灼朝霞舒絳節排參差騁隨羣仙殊願言乞霞

晉詩四

三

珮綏已迴雲車水簾巨竅窈蒼龍凌高虛鐵鎖不可攀
卻立空躊躇悵然謝玉女爲我揚清臙塵土方勞勞歎
息靡所如

汾陽王故里

里閭人爭識汾陽蓋代勳奴才猶虎豹麾下各風雲明
哲心彌苦奸諛勢正熏河山方再造不敢問邱墳

華州

川嶽縈回得上腴周京往事問司徒中興錫土分邦甸
東徒稱名襲舊都繼世緇衣方授粲再傳縞葛遂張弧
須知箕比當殷季商度何曾爲寄帑

途次偶成

數家成小聚一水得平疇識運牛羊晚被原禾黍秋送
迎緣路埃浮沈去聲致書郵誰念秦關客蕭蕭歎弊裘

故泉鳩里

趙虜無端入犬臺當年博望爲誰開臨江已觸蒼鷹怒
待罪何曾得活來

故函谷關

襟帶桃林拱帝居山川氣數亦乘除武皇元有移關意
不道樓船已上書

號略鎮

賂秦幾畀秦秦乃征河東東征實始此甯唯霸西戎

茅津渡

晉詩四

四

蹇叔哭中壽爾拱冢上木秦伯哭孤實不德還蹇叔渡
河焚船備晉人封穀中尸濟茅津茅津渡頭風日曛雄
圖耿耿縣高旻翦鴟首錫金策夢侍帝之側天帝歡樂
釣天張一醉無端畢六王此醉何時醒赭山鞭石任狂
騁直待五星聚東井

傅巖

木葉蕭蕭沙澗枯重經傳險獨踟躕自從審象旁求後
胥靡猶能入夢無

底柱三門歌

西域之水入中夏猛氣奮迅如奔馬連山排拶隨以趨
底柱特其小小者兩峰矗峙時河當中遙扼河流當其鋒

馮夷起舞河伯怒天風慘慘鞭羣龍洪濤旬旬撞萬鐘
乾坤摧裂飛雷公終古昏曉留空濛屹然離立青芙蓉
豁開萬狀石齒齒鑿石落水水益駛穿崖通道僅三門
其一爲人二神鬼須知人命特孤危生理幾希強半死
我來觀此立斯須心撓目動魂驚呼險惡若此誠莫測
沈思何必非夷途禍福無門隨所致人世風波何處無
嗚呼人世風波何處無

太行山

誰鑿鴻濛竅巉巖直至今逕迂盤腹偏石古納蹄深澤
潞風塵迴幽燕氣韻沈壯哉天下脊不負此登臨

投贈解州言素源明府二十韻

青詩四

五

文學稱昭代東南擅一方開先容數典言氏實升堂公
本昔賢裔占宜五世昌制科徵異等初政昇嚴疆百里
鸞栖枳中牟雉雒桑紘歌敦雅化祖訓奉無忘去後思
何武當時頌子康賢聲垂俎豆治效著循良歷試多盤
錯殊遷牧解梁專城勞撫字分轄絕班行刺史威名重
雄藩財賦強薰風宣悅豫鹽澤沛汪洋商裕蚩尤齒
旌織女襄脂膏曾不潤經術自生光宸眷垂優渥蒼
生仰廟廊勳猷從大展藻鑑更非常身未參璣屨才殊
媿錦囊澹臺公事少衛玠夙愁長何處題鸚鵡徒勞費
鸚鵡西河方學道玉斧借吳剛

龍門

萬古淪渤澤重源歷浩盪劍攢山巾岸箭激水爭門雷
雨聲靈壯魚龍窟宅尊禹功從此遠疏鑿定乾坤

故汾陰縣

側聞多古意而我眺荒原落木連雲捲洪濤挾雨奔
神徒寂寞實氣自朝昏莫問秋來雁西風傷旅魂

河津

不是河津忽阻兵漢宮那得貯傾城美人莫笑初時約
側室生兒兆大橫

巴陵周立人客于猗氏將歸矣枉道訪予于解州
時予適往榮河留詩而去因成四韻寄之

風慕周公子無由共舉樽況當驪在路復此鳳題門遠

青詩四

六

帆滿波闊寒煙郢樹昏到時應歲晏尺素幸相存

城西獨遊

山谷多風霜秋末氣先換林虛無剩籜陂荒有警翰杖
策走近坳縱目得靜翫煙銷孤村迴日麗平沙絮道旁
石磊磊擣莢列枯澗愛茲坐摩挲大聲忽雷拊回頭見
奔泉俄頃已當面始知山下源冰薄迨午泮略約雙木
橫喧喧一水灌雖無蛟龍蟠頗覺毛髮顛俯仰轉清寒
沿迴餘眷戀浩歌晚歸來蒼茫感歲宴

客有遊邯鄲者賦贈

君到邯鄲擎酒杯爲余一弔古叢臺天生頗牧俱名將
只有黃金恣郭開

送孫岳宗五丈靈樞南還

孤燈耿素帷別屋多風雨古來皆有死悲君在羈旅奄然棄萬事冥漠歸黃土故鄉不可見道里修且阻骨肉成永訣存沒杳無主聞君屬纊時諄諄向僕語以我爲近親後事當付與詎知重閭闔奔赴不復覩一棺束古簾蕭蕭丹旆舉霰雪滿關山客路魂歸苦幽冥終負君祖道倍凄楚

觀鍾恕行作畫

白草茫茫霜野枯重窳促坐共圍爐知君胸有江南本割取秋山入畫圖

奉別家叔耕心運使二十二韻

胥詩四

七

倦翮無巧漸急絃有哀彈生平感恩私長跪聊陳宣小子方弱齡有志在騰鶩磊落羣聖文研窮破拘牽心頗薄輩流錄錄如等閒自謂致青雲無怵宅人先在再二十載秋風鐵硯穿上策屢不收足別璞僅完長卿徒四壁王郎餘青瑣偃偃適四方送行爲辛酸夜雨涉河汾朔雪度燕山回頭望鄉國迢迢路三千慈闈登大耋菽水難爲歡去住兩無計岐路淚沍然吾宗父之執詔之坐席前謂曾與女父彼此甚周旋同榜情所敦況復譜系連飲食兼教誨盼睵蒙矜全乃知古義人不隨世態遷念今當遠別贈我繞朝鞭酬分非可期敢忘金玉言先業慎無荒努力及壯年

平陽府

冀方橫覽得雄封溢郭填城井里重風俗百年安朴陋關河中土控朝宗伊耆祠賁松雲采姑射山凝冰雪容畢竟巢由成獨善豐碑空復識高蹤

師曠墓

千古高懸炯炯眸寶符同此掩荒邱一從緱嶺昇仙去淚盡知音賦轡柔

趙城縣

策駿西巡萬里沙功成錫土世爭誇蜚廉稔惡偏餘慶贏得秦家又趙家

望霍山

胥詩四

八

巖岫明人眼嵯峨撐碧空正名尊太岳秩祀亞三公雪暗泉流澀雲蒸石勢雄所嗟迫行旅未獲叩靈宮

淮陰侯墓

甫離胯下執兵權高世勳名已爛然怪得生平輕絳灌殘骸猶占萬峰巔

雀鼠谷

土坑冷無煙夜分氣淒惻敗戶整行裝一庭霜月白跨馬行數里依稀見曙色迤邐冠雀津夾立積鐵壁汾流出中閒束縛益蕩激閭道巨崖半偃仄瞰不測前驅振金鈴後騎躡其迹登降遞隱現不離一水側我生閱奇險劍棧曾未識心揣將無同顧步喪精魄造物何恢恢

設此觀人力古來幾雄才長驅遂奮戟廢興迭相倚所
特非阻阨行客獨躊躇蹙蹙安所迫

郭林宗墓

明哲何曾學苟同登龍元不愧高風穎川弔客難更僕
名士無如陳仲弓

大陵

熒熒好女抱琴來尤物從知是禍胎誰向沙邱燒麥飯
叢臺何似魏銅臺

芹泉驛

侵曉策征騎取逕沿迴溪折旋屢涉水我行忽東西境
轉歷平原路豁風淒淒足寒傷我心穿鎧如木雞下馬

胥詩四

九

隨馬尾劫劫踏沙泥支體稍和融氣動聲煩嘶奇鬼覺
森立列候當路蹊曙開光未顯安能辨高低往往墮溝
壑同行爲提攜涸鱗聊泥蟠林翮亦窮棲延伫三歎息
未遠及行迷

井陘故關

地險接居庸嚴關凡幾重一門穿削壁萬堞綴縣峰徑
狹纔通馬時清不舉烽將軍方較射冠劍盡雍容

保定府楊忠愍公祠

公本非言路居然批逆鱗蛇無此膽大鳥舊能神尚
有忠魂在須知直節伸鈴山遊息地過客唾權臣

涿州張桓侯祠

召虎佯蹤氣激昂橫矛瞋目記當陽忽摧牙爪三分鼎
未擲頭顱百戰場蜀道羈魂悲杜宇南宮宿將遜椒房
樓桑村墅元鄰近長護雲車歸故鄉

春日步出右安門

東風吹百草光采何油油但覺物態新不知人事迥出
郭得曠步愛茲風景幽同行二三人脫略如沙鷗荒園
偶憩息古寺亦淹留蕭蕭白楊樹邱墳夾道周此中多
名卿民沒成千秋時來徒汲汲運去信悠悠人生貴行
樂內觀兼外游選勝及良辰引滿揚清謳念彼墳中人
何必非黑頭

金魚池

胥詩四

十

郊壇森宰爽松柏高參天九衢多塵土此地獨翛然旁
有魚藻池流傳自金源澄澈沙石碧映帶蒲柳妍居人
占水利井園除不蠲于中育文鱗於物頭百千長安豪
富家曲沼規淪漣買此充玩好飲芳而食鮮文采良足
庇以茲免烹煎孰云美好物不克終天年我來增戀戀
日暮猶洄沿燕姬能醉客且貰珊瑚鞭

關河

關河非故國歲序逼清明已見新蒲綠旋看春水生交
情今舊兩世事短長繫子職空多曠天涯涕泗橫

看花

豐臺勺藥知名久不惜攜尊訪綠盤怪得絕無車馬客

好花都向檐頭看

白溝河

層陰不作雨春寒風颼颼道路阻且長我行逾白溝沙
岸渺空闊中有微茫流卻憶昨經過兩涯迷馬牛波濤
不可越浩浩無行舟咄哉晉石郎重寶酬恩讐指河此
爲界坐割燕雲州淪胥隨輾轉版圖不復收鑄鐵成大
錯事體關千秋構釁乃速禍偷安非貽謀徒令往來客
攬古重夷猶

趙北口酬別

歸程休憚馬蹄遙相送煩君折柳條三十六陂新漲外
紅關數過十三橋

胥詩四

扁鵲祠

上池飲後便通神如此良醫古絕倫舍長獨能奇過客
當時已見一方人

獻縣河間獻王祠

帝子眞儒者河間有故封善書求六藝雅樂獻三雍風
雨摧朱綴塵煤闕玉容荒祠空弔古禱賽屬村農

不寐

行役亦云倦淹留空復情鶯花成昔夢煙月歎浮生草
惡驢爭棧燈昏鼠上檠羈人愁不寐兀坐數殘更

太山

岡巒羅列盡兒孫出震羣推嶽勢尊觸石雲垂飛急雨

粘天波活浴朝暉黍禾大備誰祈福草木殊榮亦拜恩
聖代卽今崇實政不將封禪法義軒

羊叔子故里

峴首悲懷涕結胸老成風議亦從容當時幸建平吳策
一馬南來得化龍

蒙陰道中

路出東蒙下興言我馬瘡縱橫泉脈碎犂硯石痕鏤畫
野通徐兗連岡表繹鳧嶺與舊封域落日弔榛蕪

項王祠

陰風森寒吹桂醕憤王嘗裂淚如雨烏騅伏地影蕭蕭
帳中美人寂無語鴻門杯酒釋沛公乘人之弱非英雄

胥詩四

三舍不聞報楚子背約乃踰鴻溝東漢軍決勝多奇策
田父已蒙紿大澤亭長安知眞長者況復千金縣賞格
吾爲故人擲吾頭一生倔强死不休卯金家兒每叵信
笑彼縛虎白門樓

村家

清景銷煩暑披尋午睡餘柳風驅犢健槐雨綴蟬疎短
援門雙扇平橋水一渠村家塵事少便擬卜鄰居

漂母祠

南昌亭長曾寄食晨炊葦食巧相厄泗上亭長曾築壇
野雞啄人血斑斑亭長妻相終始老母乃飯信哀其飢
欲死國士死生由女子

野老

野老真淳朴公然黃髮繻歡情榆社洽閒話豆棚多土
裕桑麻長時清風雨和翠華存問處幾度沐恩波

董翌之邀予適蜀作此答之

我讀杜老蜀中詩因知蜀中山水壯生平足跡飽遊歷
側身西望空惆悵董君過我話綢繆邀我同作西川遊
感君意氣飲君酒胸中塊壘如山邱雙江分流聲屈刻
蛾眉天半雪花白瞿唐劍閣阻高深當時誰關蠶叢國
五丁力盡崖石傾杜宇魂歸林月黑英雄高視復偶然
公孫帝胄皆陳迹琴臺日暮弔相如死後偏留封禪書
揚子深湛官落拓美新亦作莽大夫古來文士安足道

青詩四

三

得志大半成姦諛我今倦遊甘寂寂征衫已辭風塵色
錦城雖好不如家軹里有身未輕擲去矣無爲徒槍神
離亭重與絮新尊九折叩陳方叱馭王尊何必非忠臣

豆腐

得時微二七妙術費調和滓去留清白甘回歷折磨乾
坤一儒在疏糲百年多輟箸仍三歎空囊奈爾何

古詩

虛堂夜氣清起坐披羅幄蕭然見瘦影熒熒耿秋燭寒
蟲吟已微賓鴻起相續噉噉時一聲中懷忽振觸生平
素心人相望遠山曲豈無空中書發緘不忍讀瞻言夢
想勞感茲景光促齊首而雁行願爲驂與服

兼葭

渺渺愁心結淒淒極目同江湖勞遠夢身世怯秋風危
棚波平檻孤舟雪打篷蹉跎余有恨相對此衰叢

蕭山汪氏雙節詩

天語褒奇節煌煌綽楔新綱常千古事巾幗兩完人仲
氏悲先殞孤兒生不辰令名思必果持以答吾親

過文石山房有感牧園先生

安昌絃管最風流池館荒涼幾度秋豈有虎賁憐北海
空餘馬策痛西州他年國士誰青眼此日書生已白頭
瓠落自慙知遇厚一尊重與酌松楸

青詩四

四

青石詩存卷四

胥石文存目錄原名族譜稿存

鐵夫府君行實

學澄先生傳

虛益弟墓志銘

洪孺人傳

施孺人傳

亡室方孺人施孺人合誌

亡兒小同痊志

與章實齋書

附答書

又附答書

胥文目

再與實齋書

書黔陽決獄事

義雪公別傳

魯顓先生傳

封三傳

志鴻傳

徐貞女傳

弟妻陸氏權厝志

阿陳傳

黎孺人傳

節孝孫孺人墓志銘

書霖蒼公傳

前邱志序

延陵季子祠記

祭延陵季子祠文

答章實齋書

胥文目

胥石文存目錄

胥石文存

歸安吳蘭庭胥石子

皇清例授中憲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加二

級鐵夫府君行實

府君吳氏諱聯珠字珍茲號鐵夫先世諱壽寧者元泰定間□□□□□□自嚴州淳安遷湖州之歸安遂世爲歸安人先五世祖楫侯公諱世濟明萬歷四十年舉人南直隸太和縣知縣時流寇殘潁州犯鳳陽而太和當河南之衝賊悉力攻之公率士民守禦身冒矢石屢有所斬獲賊去而復至凡三攻太和卒不能拔升六安州知州尋以病免著有禦寇始末二卷 今上御

胥文

極之二十六年以太和士民籲請 命祀名宦先高祖端生公諱子方府學生先曾祖斯邁公諱景運廩貢生貽贈承德郎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曾祖妣沈氏貽贈安人先祖楚三公諱湘縣學生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績學飭行動止必於禮法著莊子正義八卷屈子正義六卷其行誼具載門人湖北布政使沈世楓所爲墓誌祖妣凌氏封安人府君幼讀書卽承庭訓不爲章句之學雍正七年舉於鄉乾隆元年成進士授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遇 覃恩推封二代三年實授主事充順天武鄉試同考官五年升稽勳司員外郎兼理文選司事六年充雲南鄉試副考官七年升戶部河南

司郎中改刑部陝西司尋丁父憂時楚三公就養京邸雖部務殷繁府君晨昏起居惟謹楚三公病脾泄湯藥之奉必嘗而後進廁踰澣灑亦身親之不以委侍者也既扶柩歸里侍凌安人暈勉色養服闋將束裝赴補凌安人疽生於要醫相顧縮手府君衣帶不解凡十數晝夜口齟創出膿血患良已府君則瞿然曰吾母年已七十老矣今幸無恙孰使吾徇一官違子舍而猥以移孝作忠自詭也由是謁補之意遂輟家故貧自楚三公以授徒爲生脩脯所入僅足具饘粥府君通籍後貧益甚所乘一驢車出入直舍遇軒車怒馬輒擠陷積淖中冬則襲羊裘無所謂狐鼠之屬又甚傲然性喜急人親故

胥文

以難阨至者必有以慰其意楚三公之爲同祖兄弟者四人四人者同父也中邁家難仲夫婦繼殞楚三公既經紀其喪并爲嫁其孤女二人伯薪臥先生卽世繼配張孺人年未二十懷中子纔三月耳楚三公奉與同居字其子如己子府君亦鮮兄弟相愛如同胞也旣冠授室而卒妻亦繼歿張孺人於府君爲世母府君之事世母不後於己母蓋終府君世張孺人若忘其爲悍獨者晉濤先生四人者之季也楚三公爲之置室既有子矣輒天死叔兄亦孱甚不能自立俱生於府君館死於府君殯也合十有二棺於先人兆域之西置一大冢至今享祀不廢則府君之所爲善承父志者也凌安人年踰

大臺願精力素健每春秋佳日府君則具小舟攜茶帖
果餌侍凌安人出游承奉□□□□扶掖□□輒
爲盤桓竟日嘗命畫史做閑居賦意繪凌安人小照作
詩有敢云孝乎孝自願微乎微之句手題其上既而曰
潘安仁輕軒奉母自謂拙者之政願趨權冒勢蔑棄倚
門之訓則所當借以爲鑑者也府君貌嚴毅而中豈弟
卽之者初若難犯久而樂就之嘗應主天雄嶽麓問津
書院講席所賞拔多知名士手綜史書做荀悅袁宏之
例著錄若干卷臥滄吟臺七卷府君生於康熙四十年
八月十七日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以疾歿於天
津館舍次年十月附於正八堡楚三公墓側配阮恭人

胥文

三

勤幹有家法克相府君後府君二十二年歿于二蘭庭
乾隆三十九年舉人蘭史府學附學生員女子子一適
董啟挺福建邵武府同知孫四小同二同名錦稼同府
君家居侍凌安人者十三年府君歿後又十一年而凌
安人歿壽九十不肖男蘭庭謹述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歷城周永年填諱

周永年曰嘗讀宋書孝義吳達傳竊有意乎其爲人
也傳曰達吳興烏程人經饑饉疾疫父母兄弟嫂及
羣从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期年中成七墓
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太守王詔之臨郡與同縣
潘綜並察孝廉并贈以詩曰美哉茲土世載英髦又

曰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夫仁義在人自立何地無賢
今觀中憲公父子世篤行誼葬其宗從之無主者十
二棺中憲歸安人卽烏程分縣豈非地靈門慶與休
文所書有曠世同符者邪而世言古今人不相及則
何也

學澄先生傳

乾隆乙丑蘭庭年十六先大人命從族父學澄先生游
先生於承恩堂設講席相從受業者不下數十人除外
至三數人外皆族人子弟堂爲先生六世祖光祿公祠
甚宏敞大門外辛夷樹一株俗稱玉蘭花兩人抱未竟
其高數里外望見之花時爛然滿高枝蓋數百年物也

胥文

四

先生尊人衣衾公諱靜以學行爲宗黨推重先生復繼
之先生規言矩行無疾言遽色能使人化其矜浮之習
而循循善誘久而不自知其有所進也古之教民百里
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
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蓋門側之堂謂之塾古
者合二十五家之里而爲之塾而坐父師少師於此以
教之學是其所教者合里中之子弟在焉今吾家聚族
居無他族雜之則里中之子弟胥卽族人之子弟欲其
知所矜式相與力於學以無失家世之舊其師願不愈
重與蘭庭侍先生口前後幾十年先生口講指畫無寒
暑間輟課文以三八日而連他塾以會文者不與焉每

文成呈先生先生默然閱之閱竟一點首手援筆向口
吮之其文輒當意即閱時口微作漱齒聲而兩手交籠
袍袖相接如暗搔手背癢者則必痛有塗乙無或倖
者同輩多覘先生以預決殿最先生年甫四十須髮皓
白如六七十者家傳治毛詩然少不工詩繼配韋孺人
嫺吟咏先生始學爲五七字句嘗賦玉蘭花詩命蘭庭
和之今憶之若目前事也先生諱清瑞學澄其字乾隆
二十六年卒年六十衣紵公以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
而先生自爲學官弟子試輒高等食餼充 恩貢生亦
例得教官然俱不得也子榮少與余同學今爲廩生亦
老矣

胥文

五

蘭庭曰吾族多績學士往往爲人師表多所成就其卽
家設教而蘭庭得及其門者惟先生與枝巢先生枝巢
先生少爲貴公子落落自異其後乃抑然以訓誨族人
爲事昔寧海方氏立宗儀其一則曰族之富而賢立學
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
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其於勸學之意至矣
故傳學澄先生而并著其說焉

虛益弟墓志銘

虛益余族弟也名芳鎮虛益其字自號受軒曾祖瑯候
選州同知贈修職郎東陽縣學教諭祖大煥候選州判
官父樹基縣學生曾祖母沈氏贈孺人祖母龐氏母龐

氏繼母蔡氏娶潘氏繼林氏蔡氏子名長名理名端
□□□□□□□□□□卒於乾隆五十七年十
一月六日得年五十八余長虛益五歲自虛益能搦筆
爲文卽與之同學於儔類中尤爲相洽余本字虛若口
族里間有大虛小虛之目其後同舉於鄉及出游四方
所識人多矣其相洽卒無有及虛益者虛益客死山西
友人以其喪歸未知何日克葬余方客於外又老矣恐
不能待也乃爲志授其弟芳錡俾他日納諸墳銘曰
伯牙絕弦於鍾期事之有無不可知論者謂已褊矣而
其心有足悲也吾銘虛益而後之銘吾墓者誰邪噫

洪孺人傳

胥文

六

國家定制民間婦守節核實得請 旨旌表如古烏頭
綽楔之制爲典甚鉅願一歲請旌每行部不過數人其
得之又頗出於力之足自達者而窮閭惻獨之類憔悴
困苦或莫爲表章以死彼守節者非有求聞於時而時
亦卒莫聞之斯其節尤可志也予故於洪孺人有慨焉
洪溪東里人歸予家諱景澧字龍山者爲室龍山爲予
曾大父行稱龍山翁服屬絕者七世矣然比鄰居口知
之爲詳洪故農家女龍山翁亦農也娶洪一年死洪時
年甫二十願有身已而產男也然卒不育洪有姑篤老
矣家無餘人又貧甚或謂洪夫死子又死亦他適耳不
爾俄且死洪曰俄死命也卽他適庸知不餓死若非欲

速吾死無爲爲斯言矣其母口亦農家女聞女言獨心喜益贊厲之然母亦嫠而貧固不能爲女經理也龍山翁爲農無田賃人田以耕既死洪仍耕若田歲輸田主所入如額以其餘食姑且自食不足則和糠覈掘草根食之或竟日不得食吾湖俗女子不能去大勞苦所務蠶絲紡績烹爨浣濯口最煩溽者至躬舂汲止矣洪則凡耕稼之事悉親作之大江以南黃梅時雨水盛大田家多下田插秧洪亦椎結施簑笠荷鍤往田所顧又弓足也則緊縛行纏曳履蹣跚泥淖中歸卽爛泥著面衣袂淋漓溼透以爲常洪事姑存歿無闕事人稱孝婦既刻苦力作久之家亦稍自給乃擇日治酒食邀族黨

胥文

七

定議取夫口從子鴻祥養之爲夫後長爲之娶婦既生子未幾婦又死洪復手鞠其孫而躬理農業及其它治生纖營之務至老不自休

蘭庭曰從一而終者女子之庸行然故難言之矣洪素不聞詩禮之訓而勤身苦志以撙拮艱困不可堪之歲月而其節乃久而益著斯又其難焉者乎聞洪鞠其孫孫時索祖母乳吮之已而漣漸出孫遂以育志之所至而氣應之固無怪也洪卒於乾隆五十一年守節凡四十年於旌格宜早得旌願尙未有以旌請故書此以俟采風者擇焉

施孺人傳

嘉慶元年月日 詔旌歸安故民吳芳松妻施氏節孝給銀建坊如故事芳松余族兄也字長年少時偕鄉人走巴東設肆逐什一之利居數年積數千金以肆委掌計者而歸省母已娶于施卽孺人也生二子長年兄病瘵死而家貲多在巴東其仲兄策之曰巴東遠經理爲難我往攜所有以歸別營運可也施念夫死子幼孱孱一婦人不能遙理巴東事計良是諾之仲遂往盡挈所有以歸而緘置已篋中施往請欲得其金仲乃發篋取金羅案上曰金故在也若且去我爲若貯之耳竟不予一金施默然引歸人多代爲不平施曰兄弟爭財恥也矧弟之妻與兄公爭乎指二子曰吾第冀此二雛有立

胥文

八

他日或不至無飯喫也長年兄有所後父母施奉以終老喪葬具舉今年五十九矣長子懿吉讀書爲生員次名新能治生有孫已長成然施仍不廢操作亦絕不言前取金不得事人以是稱施節孝而亦重其識大體云蘭庭曰長年兄祖母姚孺人以苦節著始寡時有勸之改適者姚曰吳氏祭祠堂死者主南向而有官人皆北面跪拜吾他日得受有官人拜足已改適不願也抑何善爲立言與施劬身植孤而以爭財爲恥亦知所恥矣後福方膺克嗣微稱有以哉

亡室方孺人施孺人合誌

余元配方孺人烏程人父用楫其母卽余長姑先大夫

女兄弟三人於長姑則年相次也先大父母欲爲重親故余幼締昏方氏孺人長余二歲年十九來歸然已病時方五月多重繭臥也常謂余曰甚幸得事君然自分旦夕人耳君宜自愛明年疾少閒因歸寧忽鼻衄大作遂歿余不及與訣也孺人性端重不苟言笑自幼課女紅外母教之誦讀卽知大意其家世業儒居城南峴山下而山負郭有林塘之勝余婦翁及長姑先後歿家業耗落存者多轉徙餬口所居空無人余後曾一過之斷礎敗砌不可復識孺人之歸余也五行家謂五月不宜納婦故余往贅於方爲贅壻長姑掃舍舍之閒三日乃歸余復往尋其所則頽垣中板扉反鍵屋瓦亦僅有存

胥文

九

者空庭桃花一株於細雨中方菽菽飛墮余對之惘然殆難爲懷因口占一詩有東風無處不沾裳之句孺人歿既三年而余續娶施孺人施氏世居蓮花莊元時趙承旨子昂別業曰蓮花莊在今縣治東南之月河鋪其在下昂村者溪流潏潏亦名蓮花莊以在城爲上故此爲下昂距余家五里孺人亦長余二歲歸余時年二十二父世洪樂亭知縣前卒孺人事母唐能順適其意母若嫂俱憐愛之其嫂亦余族女兄也先恭人持家甚嚴整孺人躬親操作旦晚勤慈余家故貧先大夫見棄後余爲家督顧頹焉不任生計日蹙孺人傾筐篋佐之余淹滯場屋鬱鬱不自得則益放廢無聊孺人謂曰何至

是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且君當不以一時之失得爲重輕也余性卞急有不合輒怒不可遏孺人每寬譬之曰盛怒傷氣此身可無惜邪余或製一衣食一豆意頗存吝惜孺人曰財用去當有來時無爲自苦也歲時饋奠必致敬致潔余有所款客屬治具必求當余意其自奉則極粗惡曰吾素所甘也孺人素患羸疾後日以甚疾作輒困劇稍愈卽強起支持先大母年及九十動息須人先恭人已羸老往往邁疾病支離牀蓐孺人往來侍奉未嘗少懈余弟揆文婦陸以孺人疾故誠稍休息弗顧也方孺人無所出孺人出者子二人曰小同曰二同小同先死去年七月余在京師接揆文書知其婦

胥文

十

於五月中病歿念其子女多幼小恃孺人能鞠育之詎謂十一月書來乃并孺人而亦死乎孺人之死在九月二十八日蓋卽其生日云嗚呼人靡有不死孺人病二十餘年幾死者屢矣今死年五十三視方孺人已不啻再倍之況有子子又生子卽死可無憾余第念其食貧居約無幾微不足之意有士夫所不能及者歸余凡三十二年余多浪游與聚處日甚少死時相隔三千里并不獲一視含斂也茲并方孺人誌之如此歸安吳蘭庭

亡兒小同瘞志

小同生於乾隆十六年辛未九月廿八日先大夫生幹在辛而先恭人則未年生也兒生時先大夫方客長沙

聞得孫喜甚故命以小同而其生月日時又與其母同也兒天性肫然於世俗之可悅可慕者都無所關嗜讀書晨夕無間輟頗具識解年二十三以水死其所以死余時客上江莫能詳之然亦不忍詳也余次兒三同於七月二十日生與余同月同日同時其生年在戌又同也小時以病廢學今方以醫術爲生蓋小同死而余之子遂無能讀書者矣小同古所謂死而不弔者然余烏能已於懷也故瘞而志之

與章實齋書

十二月日吳蘭庭奉書實齋六兄足下久不作書相問口知好閒閤心何可忘頃於馮軒園處見所與書及周

晉文

十二

書昌別傳蘭庭始識書昌實因足下亦猶足下之因與桐識書昌也書昌往矣如書昌者復有何人書昌性行樸實與其讀書有得處要爲不可磨滅足下爲抒所得力復推本於古來師儒傳受守先待後之故反覆究論義甚偉意甚殷甚矣持之有故而言之不可以已也口書稱長安舊游不堪回首因思蘭庭亦長安中之一人其人生平無可比數亦曾讀書亦閒有所創記口病時媿情都未卒業已酉夏烈燄發自寓室爾時跳身獨出不死爲幸回顧火宅萬慮頓捐覺自此已後更不必作少有留餘之想造物以此佚我即我一生所就於此論定太空悠悠復何繫著自證自慰較然可知足下素知

我者能念其無慘爲一志此崖畧否生年已六十二若其死在何年可置之弗論冀速就見寄蓋天下固有卒然不可奈何之一事也作客已十六年更閱十餘日盡五十六年卽爲十七年比蘇子卿止爭兩年耳復何道去年此一日正與書昌相晤今日適理及之能無慨然蘭庭頓首

章實齋答書

兒子書來言足下詢僕既許爲足下撰文何久不見寄足下訝之是也僕性疎懶然自入中年情深追往索居懷舊則涉筆未嘗不勤惟於足下有索則且遲遲蓋亦有故昔人謂子長作相如傳因其自序不敢

晉文

十二

有加班氏之傳子雲遂爲家法僕文自度不足有加足下欲得足下如馬揚所爲自序者一通以爲潤色庶幾無負而足下方匿迹消聲惟恐名姓聞於世人爲不知已者相與傳會爲同調又安肯自爲采色丹青嫌於揭竿求亡子耶且足下所以索僕之言蓋有感於僕嘗傳周書昌發憤於讀書無用之說而以守先待後歸功書昌足下許僕言之有故庶幾善持論也乃足下則自述其顛唐落莫屢病不死又遇火災僅以身免轉覺脫然如此身不在人世然者欲僕爲敘此中涯畧噫足下之言使我悲也昔人謂身隱焉用文爲今足下隱而非隱僕既粗知足下亦當以言

而未嘗言者爲足得其形似雖然僕雖形似足下知無當於足下意也蓋書昌自謂有用而世人以爲無用故僕推其所用爲當世割當世宜有信者卽起書昌於地下知其犁然亦有當於心也足下方自以爲無所可用而世且不復知有足下僕乃推其所用爲當世警毋論當世未必遽信卽面質之足下足下本無是心得毋疑僕亦強爲傳會乎然僕自謂未嘗誣足下也蓋惟聖人天質初無所優粹然元氣如修養功成陰陽調適未嘗有偏勝也大賢以下乃見所優如生稟得厚臟腑血氣有獨恃其強者終身以爲便利中人以下不見優而見細如有病之人風寒暑溼

胥文

十三

有獨受其厲者終身受其患害此其概也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大賢中人而下優細各有大小淺深優者偏勝而不能相兼殆猶女餘布而農餘粟也細者偏累而不能相易殆猶原多亢而隰多霖也故必明乎調劑盈虛之說然後可以知人而論世也足下竊學於遠而無專功得文之心而無撰著會心甚遠而簡於語言非僕幸聞緒論亦無由知足下所自得也莊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自得深者往往重內而遺其外然太上心知其意則曰口不能言庸妄者流蚩蚩自許亦曰吾知其意而口不能言則幾於龍蛇沮矣寧與庸妄相爲龍蛇而貴自適其意足下之所得

也夫學問文章君子之出於不得已也人皆心知其意君子方欲忘言惟不能不迹於學問文章不幸而學問文章可以致名又不幸而其名誠有所利慕利者爭名而托於學問文章甚至伎很貪求無所不至君子病焉足下恥名可矣乃并不屑其實足下爲已有餘而非有用於世也然推足下之所恥所不屑者以矜爭名者流使之惕然有警於心或者爭氣可以少恬此僕所謂推其所用爲當世警也夫犀出鵠鄉斯爲貴也火水至寶益多則無取矣使足下生於魏晉之間自命達生而嫌祗人事僕又何敢更助頹瀾今好名鳩毒亦稍厲矣猶幸造物之於區植必有

胥文

十四

所劑乃生足下之使獨也此僕所謂調劑盈虛而始可與知人而論世也雖然足下難爲知者僕能知之亦不易矣猶憶丁未淹留都下謁銓注選因言足下瓢落無所可用僕得爲縣當迎君官舍殆如溫伯雪子目擊道存可爾及僕辭選出都私計寂寞嗜好更誰與君爲臭味耶鷺庭年壯氣盛負其不羈方將致身通顯焜耀爲一時望者乃獨與足下相得則同心之比臭於香草有不以出處喧寂而異者矣此言并示鷺庭爲何如耶學誠頓首

實齋文答書

日前作足下書未及脫稿而星使遽行卽以草稿先

寄足下念遠別無以爲歡急欲慰足下遙望也今稍加點定繕爲正本奉寄不知足下意爲何如或疑足下索文當如序記之類爲公家言乃爲得體不當作致足下語如往復問答者然此則古無成法僕蓋以意爲之然亦微有據依特不盡執守耳韓退之述太學生何蕃乃投贈之書畧如序記之類對見存人言理宜如是故方崧卿本題爲太學生何蕃書蓋本書事之體如孫樵書何易于之類或當時書以贈之故李漢見其文屬投贈而標題爲書遂編次於書類耳意雖小異而失未甚也朱子以其文爲傳體而改題爲傳恐李漢明知爲傳而編於書類未必如此無倫

胥文

十五

次也要之古人文無定體與人答問而卽傳其人周秦諸子往往有之今雖時異勢殊不得不分體製然於此等源流不可不畧知之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九月十三日學誠頓首

再與實齋書

日前郎君持示足下書嗣復得繕定本并再所與書知足下念僕甚摯且援據古法以退之所以處何蕃者相處僕何幸得此雖然僕之欲得此文非欲藉以自壽其名亦非敢云以無用爲用如所云犀出鳩鄉者以矯世而矜俗也此不過如倩人圖形聊以把玩已之面目耳而足下乃以嫌於揚竿求亡子爲言口正無怪將牢太

過而別据一格以爲立言之地也每觀足下庚辛間亡友諸傳其人多半僕所知好性情蹤迹歷歷可挹簣谷許以爲不死其友此傷心語也今簣谷則又死矣僕與簣谷同歲生知復幾時足下或有待與簣谷同傳之然僕尤願及身見之也所云子雲相如皆有自序足下亦聊及之固所不當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云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謹僕豈敢望退之而亦身居磨蝎而名聲乘除乃至無善惡之可言抑更可悲已寒氣總至尊候多福十月日蘭庭謹白

書黔陽決獄事

胥文

十六

族伯祖青然公爲湖南淑浦知縣攝黔陽縣事黔陽人有獄于法當磔死經兩官未決三年矣後至者告病去上官以公往攝實則專治斯獄也先是縣貢生傅應泰有子二人俱生員長子淑材居于鄉次淑楫在城依父居淑楫死淑材子輔學來梓喪歸而病病兩月死又兩月應泰在城亦病死黃振裘者亦生員應泰妻之族弟也又監生危懼則淑材妻弟也振裘數往伊姊家而淑楫妻廖女流不諳大體飲食禮貌頗減于夫存日以故振裘心銜之傳有鄰居童生何倫年十八善屬文縣試列第一振裘之子與爭名而不相得也振裘亦陰伎之傳氏一家三人于數月內相繼死于是振裘與危懼合謀傾之危故傾危士則誣廖與何倫姦私因毒死伊夫

并夫之兄子及伊翁而危懼屬其婢七妹稱廖之婢西妹細妹來商同市藥得知姦殺狀甚悉即啖西細二婢白金使互相指證謀既定振裘素工刀筆即具狀從東伊姊爲傳應泰妻者與伊子淑材控于縣而身爲抱告淑材故鄉居初未悉業有人發之則以爲實有之也時署縣事者瀘溪陳令以告證明白遂嚴行掠治何倫與廖俱不勝楚毒自誣服獄既具陳令旋回本任去而廖之父走控巡撫侍郎請檢死者屍巡撫下其事前此陳令已開驗傳應泰屍件作入黃振裘賄報有中毒傷陳令不復致詳也公既攝事乃請覆檢應泰屍則不見有所謂中毒傷者而振裘等執益堅謂初檢得實廖與何

胥文

主

已伏罪可據也公念毒因姦致而淑楫先死不檢淑楫屍則案不可定遂復請檢傳淑楫與傳輔學屍凡檢屍必用作件作受屬爲姦利則彼此各有暗記即易其人再三檢所報有傷無傷及傷作何狀輒與初報合武陵有盧件作最有名公乃親請武陵令以他事急召之至則載與俱來置諸別室厚遇之以親信密相防檢故黃振裘等不能爲地而所檢俱得實云公當檢傳淑楫時先禱于縣城隍之神于廟齋宿三日迨開驗烝之刷之審係病死無他狀公復反覆閱視惟領下骨微有青色圓暈□□□曰是得非傷乎件作曰否凡中毒藥必心先受之其傷由內以達外即骨之膜理皆可驗也

寧獨此哉然則其餘皆無故而此獨青暈何也曰諦觀屍衣領上有銅鈕鈕當領下鈕印于領久則銅之青入之然入亦不深拭以水當立去若由內出者則青入骨裏即刮之不去也拭以水而青果去已檢傳輔學亦無故乃審詰振裘等初猶抵牾而七妹西妹細妹三婢者則盡吐賄屬誣證狀振裘等乃叩頭伏地請死以獄上法司當黃振裘開棺榔見屍律絞危懼傳淑材及三婢罪各有差詔如所奏前署縣陳某審事不實幾入人極刑著革職照貪酷例永不敘用其審出實情之知縣馮應正所司予優敘馮即陳令去後以接審此案告病去者法司奏謝時誤以馮令名上馮遂得進一秩而公

胥文

六

仍歸激浦未幾馮以任黔陽時有應給老婦銀十五兩貯庫未給被劾而公亦以失察削籍旋經巡撫保題以謂激浦苗疆要地吳令居官四載諸事清理其才實堪任使奏入詔引見乃補授河南西華縣知縣公有自記黔陽覆檢三命事莊方畊侍郎作公墓志口亦及此事然體尙簡貴于事之本末不具乃僭節潤所記成此附于墓志之後蘭庭識

義雪公別傳

公諱啟褒字我錫以音近自號義雪余之族叔祖也父又臯公諱景節以達學著公無意於仕進喜讀書實事求是康熙以後邸報皆有手錄朝章國故靡所不究而

于吾郡諸故家之譜牒源流興替與人談如指諸掌即傳所稱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無以過也然公尤所究心者則在于紹述家學而昌明之蓋吾吳氏自始遷祖已來迄公已十三世矣族既繁衍先世之遺文軼事不盡見諸家乘後生小子耳目凡近不能究知昔之人之懿嫻而其傳在口耳者浸遠而失其真公稟承有自存記纖巨畢備隨舉一事檢尋悉有條貫嘗輯前邱吳氏詩存摭拾補綴手繕寫爲四巨冊序之曰詩存者以人存詩實以詩存人也人各有其詩而其人之精神寓焉即其性情行事可考而知也吾家能詩者不乏其人亦頗有爲世所

胥文

九

選錄而懷才憔悴鬱滯之士叢篇巨帙委諸鼠蠹之齧蝕往往有之昔江左王氏人各有集而唐寶羣兄弟五人皆工詞章爲集行於時今縱未能及已而罔羅放失當有任其責者是用不揣愚昧竭數十年之力蒐而錄之人各爲小傳畧具世次事實凡數易稿共爲若干卷亦使人雖已往藉以有所著見焉其大畧如此昔司馬遷爲太史公書序備述其家世言論風旨班固循其例作漢書敘傳綴輯前聞而王命論幽通賦等篇亦兼著之此家學所由存而身任文獻者之大凡也由斯以言識大識小雖事各有殊其意一也然則博搜精擇粲然成一家之書如公者非吾吳氏之文獻所由繫焉者乎

公亦喜爲詩嘗病起作詩其句云婢能諳藥性犬不吠醫人子弟以語涉白樂天請易之公所然曰吾詩遂能懸合樂天仍之不亦可乎亦可見公嗜古之篤矣公粹德懿行與其年壽子姓已具孫中允人龍所爲公傳故不復出蘭庭述

魯頤先生傳

先大父楚三公以講藝爲一時大師門徒殷附族人儒業者慮無不著弟子籍而公尤心許古年先生古年名椿齡公族子也太常炳儀公子有雋才爲廩膳生年未三十死公痛惜之其後乃得先生以爲不下古年也先生亦公族子諱超羣字魯頤資稟穎異讀書輒了大義

胥文

三

然不能知家人米鹽凌雜事尊人松岳公拮据生業老不自休暇亦不欲其子以米鹽凌雜損讀書心也先大父嘗謂先君曰人師實難異時爲蘭庭求師當無逾魯傳者魯傳先生本字也後以多穎而先生之名在三國志與頤義有合故以頤易傳于是蘭庭遂爲先生弟子先生之文典博瑰麗意態百出而能不戾于法出爲人師所主多有藏書家則益得讀所未見書厭飫浸灌識解彌復超詣自鄉黨先達交口器重之而先生自爲諸生無論大試卽歲科試觀風季考月課之屬曾不得一列高等浮湛曹耦中無以異也乾隆二十七年以疾死年四十七遺孤焜後字鵬初時裁十餘齡耳母胡孺人

親督課經書日有程要而手勤恅鍼黹紡績以支給衣食甚不易也已而鵬初能爲文進列黌舍人咸爲孺人慰且謂先生幸有子也未幾而鵬初死亦年四十七嗚呼天固不可知也天生人而使獨異於人當爲有意于其人也乃生之而仍挫折之且挫折之已耳而繼起而繼折者方似按成格以出之則吾誠不知天□□□固無心而任之邪抑剝不極者復不暢天亦幾經審度而不得不出于此邪而又以怪我先大父所品騰他弟子類多不爽而于族人則失者再焉將由吾族運際衰薄而不關一二人之故邪鵬初亦有子視鵬初喪父時則年又小嗚呼恅矣蘭庭辱先生期許甚厚願白首願頤

胥文

三

方以不文之詞冀表揚先生以慰先生于地下其亦可感也夫嘉慶丁巳三月日蘭庭謹撰

封三傳

族弟封三既歿之明年適吾族有輯譜事其子如玉泣涕向予請曰譜有先人之傳誌所以銓次行誼昭示後嗣也吾父終諸生不克有所表見願一生勤苦讀書而忠謹孝友有古人之風伯父所稔知也伯父不死吾父宜有以傳之敢以請蓋嘗聞之傳者釋經之稱有經而後有傳如左氏之論輯春秋本事以爲之傳也太史公以人別爲篇標以列傳則對本紀爲稱而或者謂人非史官不得專輒作傳卽公羊穀梁皆有傳文彼固未嘗

爲史官也此其說不待辨也譜系之書旁行邪上略具一家之統紀子是賴彼純懿次爲家傳要不得以逐末遺本議之于既悲封三之死乃因如玉之請爲之傳封三名坊封三其字祖爾立公諱履中以舉人爲仙居縣教諭父星聚公諱家奎封三甫成童喪其父家四壁立攜幼弟爲村童子師藉所入以養母願能自力于學蓋星聚公以貧廢學故懇懇命其子從師學封三承亡父命不敢以貧故廢學督學者按部來湖州時烏程歸安兩縣分日試封三兩試俱雋就本籍爲歸安生員已而食餼然貧益甚凡再娶妻嫁一姊一妹及爲弟授室又火焚其居塌廐不可爲狀而封三處之不變其素性狷

胥文

三

介非其分纖毫不苟所授業畧不與計脩脯卽徒手來者誨之不少靳母死盡哀盡禮并殯斂伯叔父母之死而無後者而友愛其弟治于閭門內外無閒言人以爲難封三既久餼于學當充歲貢生故事當貢者督學別試之合格方準充牒吏部待銓然無不準充者封三當就試已以名上而疾作急舟載歸抵家不數日死年已六十有五竟不及充歲貢生嗚呼遇合之難哲人所致慨也升沈之故志士所共悲也 國家設甲乙之科以收天下士與其選者咸會奮發立可致通顯若廩生計資入貢大約以三十年爲率此三十年中卽何者不可爲迄無所遇而坐待歲貢亦可云困矣乃幾幾得之而

卒不可得則豈非命也而世乃有妄意速化竭智力以求索者可不謂之大愚也乎人謂封三不死或可待充然自足之一日然封三即不死其貧當無已時何則貧富各以類應刻志厲行其氣足以致貧貧固士之常也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戰國時之士至不足重而孟子猶以有恆心言之即士之自處宜何如矣而封三加于人一等矣

志鴻傳

族子志鴻生十歲喪其父先是陞陞公死無子志鴻父運開以從子爲之子方三歲母沈孺人鞠以成長至是乃與其婦邱共鞠志鴻孺人甚儉敗屋居糜粥時乏絕

舊文

臣

邱昕夜紡織以布易粟沈老矣亦糊紙鏹爲贈鬼物佐之志鴻幼從里師學其師不甚通句讀志鴻亦不能有所擇逮長改從他師始知所以爲學進爲學官弟子志鴻名鸞坡性端飭程約矩度然志力專果常枵腹夜誦手抄書滿屋祖母與母相次死竭館穀資營葬兩世爲沈孺人請旌表蓋沈守節已三十六年志鴻年四十二乾隆四十四年死子嘉穎甫四歲未幾死志鴻遂無後胥石氏曰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趙氏臚其目其云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固依孟子爲說然云先祖則主繼祖繼嗣者言故禮支子無子不置後而近世即支庶亦得奉祭宗祖世於無子者槩云絕先祖祀非其義

也志鴻以單特承兩世已且有子而仍斬焉無後則不啻無子矣況再世寡母植穉茹苦各數十年而至竟若是甚矣其酷也吾是以述之亦不忍其漸沒以遂盡也若志鴻之壽於年而業無所成又未暇論矣

徐貞女傳

旌門之典沿自往昔其於節孝爲尤重女子以節著女子之不幸也乃有未成爲婦而守死不貳且不敢以一死塞責則尤可重也歸熙甫之論曰女未成婦尙不繫于夫故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而其爲歸安張氏女貞節記則又取向所著論而折衷之以爲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

舊文

臣

于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也究而言之非惟不禁又將旌而殊之以爲當世風此聖人因人情之所不容已以立人道之極者也今功令所垂未嘗區未嫁者于所旌之外也律如是即禮不外是矣且彼之所援以爲說者禮記之曾子問也禮記出自漢人不必果皆孔子之言而就如所言謂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又曰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耐于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之二說者今時豈皆以大聖已有定論而必行之乎今不可行而顧援據以伸其說不且轉成孤證乎則誠未爲通論也吾族之女子有未嫁而守節者二人一陸家姑又伊公

女字沈長山陸燾一張家姑道東公女字烏程尚書橋張丹禾陸姑生年二十聞燾赴請于父母奔喪已而贊見婦於舅姑各如禮撫從子王振爲子中泮歷荒歲勤苦備至歿時年九十一張姑聞丹禾死即請奔喪舅姑念其年少不可蓋生十九年矣越十年乃迎去成禮如陸家姑居六年年未四十死陸燾爲麟度先生師從子先生作吳貞女傳云不曰節婦而曰貞女以未盡同牢之事故不稱婦然女爲大名史書有列女傳固包已未嫁言也二貞女俱予族姑先後題旌節孝而族叔母之未嫁守節者則有徐氏徐德清人父元臣幼字予族叔父又京諱夢奎叔爲端木公諱楷子年十六娶有吉

晉文

三

日矣邁病死死時呼阿母曰母惟兒也兒死母誰與依然母母爲兒戚也是時徐年十七赴至即悲泣已聞夫死時語則愈益悲不肯食其母強之食乃食然自是毀妝衣敗素多吞聲泣母多方慰解女曰兒已字吳句生死爲吳家婦兒早辦一死顧不忍舍母且吳有孀姑在亦兒責也願往守制乞母成兒志矣母曰女未成婦何守爲且如穉齒何女俛首不答再三言之則曰兒志已決不則惟有死耳母乃通使告諸其姑姑辭曰吾子不幸可復用相累乎家故不贍因備言艱窘狀女曰固也母曾有子子死所聘婦卽婦也其忍使君姑煢煢獨茹荼乎閱三載當雍正甲辰卒來歸姑丁氏故早寡撫孤

守志于是立從孫盛孫以後其子而徐奉姑終其身無愆禮則歸後凡二十七年而歿乾隆辛未姑與婦同日被旨旌表樹節孝坊如制張家姑于又京叔爲再從兄弟其繼子名金笙

蘭庭曰明崑山龔詡以軍籍守金川門燕王篡位詡變姓名遁歸正統時巡撫周忱再薦爲學官不就嘗語人曰詡仕無害于義但恐負當日城門一慟耳臣之于君女之于夫一也詡以一慟之故不忍沒其初心彼豈嘗策名登仕而義不事二君哉然則女子許嫁男子已相知名而顧云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乎此論之者過也族祖我錫公有貞女記畧其後事有弗及觀者故爲論

晉文

三

次之如此嗚呼可以風矣

弟妻陸氏權厝志

弟妻歸吾家不逮事吾父然逮事吾祖母者三年事吾母者十三年吾母歿後五年而弟妻遂死可哀也已弟妻子弟蘭史之妻姓陸氏父諱樞衡歲貢生母卞氏自其家先世爲儒兼業賈後以居積折閱家遂破當弟妻始來歸尙一富室女也願勤約婉順能得重闔心子妻施長于弟妻者十六歲娣姒之閒秩秩如也所共事雖離如也子妻嘗曰吾善病諸事苦不能周幸吾姒相左右吾責庶少寬也子弟艱於進取年三十五始博一衿爲學官弟子蓋自結童就試每試輒躓躓輒閱嘿自傷

思以他業奮弟妻心不謂然則聞相慰勉曰士貴立志
苟能束修自愛卽窮達豈所計乎蓋其明識達道理如
此吾妻每稱道其言亦以爲予規也昔孟子述齊人之
妻妾矚其良人及訕泣事而趙儕鶴以爲婦人生長中
閨目不見人世渙然無恥之事故羞惡之心未亡卒然
感之而尙有以發也嗚呼此可爲古之妾婦言之耳今
之不爲齊人者幾人彼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妻妾固深
知之知之方心重良人以爲吾所仰望于良人者此也
而良人遂能若此而良人之驕其妻妾方未有已也是
豈妾婦之道亦有趣而益下者與此吾之所以重有感
也弟妻死時年三十七子二人名鎬縣學生稼同女一

晉文

人適嚴承家以某月日權厝于先人墓側與予前妻方
及繼妻施相依弟妻之死先于施四月耳志之者胥石
吳蘭庭也

阿陳傳

阿陳名翠梅小家女也賣爲人婢隨其女君歸於某某
□□私之□有娠及期產一男女君詰之陳曰奴誠無
狀顧非大相公豈有是吳俗奴婢稱家主曰相公故云
女君曰若然無足異者此子卽吾子矣宜字之以謂某
某心慙其事卽堅不肯仞曰彼寵下婢耳安知此子所
從來而子之我則豈有是陳聞某之不仞也則墮棄所
產兒流涕言曰始亂之終棄之其誰堪者況蟻人以自

蓋也我不難以死自白第我死卽無以自白誓當畢此
生不嫁視復有產孕焉不耳白是有議及遣嫁輒以死
拒其後某亦心悔且憐之將遂收爲妾陳大號舉刃
自刺旁人急持之創淺得不死事遂已無何某夫婦皆
死餘二子尙穉弱生計日蹙陳獨身支持晚寢蚤作不
辭劇易雞豚豚豈必悉心料檢時時循行田頭屋角手
捋草杷主種蔬茹瓜瓠果實及水次焚爇之屬凡可以
充口腹博易錢米供朝夕之需者無遺力亦無棄地已
而二子者俱能自營殖有室矣家用頗不乏二子相與
謀曰我家微阿陳不知作何狀矣禮以義起其可已乎
乃走請於族之媼而屬尊者媼至坐中堂陳侍媼呼語

晉文

三

之曰大相公誠負汝汝今亦良苦然可使終身遂無繫
屬邪今日吉我當爲汝加笄卽起立手爲加笄笄出諸
袖中二子及旁侍者雜然應曰媼言是其可辭羣擁陳
使拜謝陳叩頭謝于是始加笄蓋年已五十餘矣家人
多以稱庶母者稱之曰阿婆阿婆云嘉慶元年陳滿百
歲值生日族人具衣冠走爲壽方以聞有司請旌貞
壽如例而陳死

胥石氏曰女婢覓私家主亦云小不貞耳阿陳始小不
貞而卒以成其大貞彼誠有所激也然使居不數年而
或以疾病及他故死則仍無以白也乃天方予以老壽
使終白之要其立意堅苦不可沒也彼固一寵下婢耳

嗚呼此竈下婢不誠足多哉吾家相沿凡妾無子不繫于譜其以志節著者特書而滿百歲人亦罕有也故傳此附諸譜末

黎孺人傳

族伯父鳳來公諱諧茂材不第卒年四十六其配黎孺人上奉寡姑下撫二孤女含冰茹蘖操作不辭勞瘁如是者閱數十年鳳來公兄弟五人仲弟娶於李迄不孕育餘三人以貧俱未娶吾家祠堂稍行古宗法每祭以宗子主裸獻而鳳來公爲宗子黎念公不可無後也已

齊文

三

妾已而生子傳庭□□鳳來公歿時其次女方在妊遺命若生男也當命以傳庭至是以名所生子而黎撫之爲公後其後邱復生樹庭不數月邱死黎復取撫之屑粉養以代乳哺勤苦尤至二子俱得成長蓋嘗讀谷風之詩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言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爲求之也若夫既無後同宗皆可爲之後而委曲審顧不惜捐所私昵以冀延夫一綫意蓋以爲取諸疎屬諸子不如夫同父之子且手所撫育爲加親也此其用意之苦有非尋常閭閻人所能及者矣黎後公四十五年死年八十八初公死以其三從子聞庭攝祀事既得傳庭問庭乃歸本宗蘭庭述

節孝孫孺人墓志銘

嘉慶三年十月癸丑族叔母節孝孫孺人卒年八十有二蓋孺人居者實六十五年孺人系出菱湖菱湖孫爲望族父亦行考授州判官母沈氏孺人年十七歸我族叔父姑瞻公公諱會奎甫期歲而公死惟遺腹生一女後適徐芝仙欲立繼而近屬無可繼者姑凌氏爲孺已十八年孺人奉事曲謹疾痛疴癢如其在已二十餘年如一日凌嘗曰吾婦事吾孝使吾子在能孝亦不過如是又曰人喜有孝婦每祝婦他日得孝婦如婦今吾婦尙未有繼嗣復何云得婦也因相對欷歔泣下已而凌死孺人畢力營喪葬而女適徐氏者又死時三從諸子已

齊文

三

多有成長者乃立名芳鏐者爲子既冠娶有婦生有子女而芳鏐夫婦相繼死□□□□□蓋以予所聞見姑瞻公父行四人姑瞻公無親兄弟從兄弟五六人俱長大有室先後夭絕其一爲又京公聘有徐氏未婚守志予曾爲作徐貞女傳亦先死獨孺人老壽而百歲叢集終其身於酸苦之地每念人事不齊盛衰之故多相爲倚伏而此一門乃衰替至此亦可慨也孺人生康熙五十六年某月某日乾隆五十七年得 俞旨旌表節孝于是其孤孫名行將以某月某日奉其柩合葬于姑瞻公雙壕里之墓乃衰經叩頭請予銘其墓中之石先是徐貞女所繼子盛孫亦死無後方議所以後之者名

行承五世之緒伶俜單弱兢兢以祖母之苦節泯焉無徵爲懼此誠有足嘉者予衰老無聞其文不足取重且孺人固非藉予文爲重者而名行反復可請不可遂已乃不辭而系之銘曰

生年二九喪其偶亦既白首閱三百甲子又百之九斯爲吾家之老寡婦爲夫置後予口予手庶其無負孰生而憐孰死而捐同穴孔安自茲千百年蘭庭撰

書霖蒼公傳

公娶於嚴及置妾陳俱無子又納妾徐生子長年字天成娶蔣氏長年在娠七月生人頗疑非公子然宋潛溪亦以七月生章章見於傳記人之胎氣固容有然者已

行文

主

而陳亦舉一女後適下昂鄭幼奇人疑始稍稍釋公既沒天成移家城東文昌宮對岸之姚墩歲丁巳族人以輯譜事至姚墩知天成已死其柩見厝太平橋北潘家圩祖塋三子長者名文喬字星佩次某次某俱業織紉彼中人咸曰前邱吳氏也夫幽隱之故非可臆測而悠悠之口又猝未易明也故書此以識嘉慶六年正月四日震字行蘭庭書時年七十有二

前邱志序

有作前邱志者爲序之曰州縣之有志所以備國史之采擇也準此而爲之卽於一鄉一聚可也前邱在歸安縣之十八都吾吳氏居此閱四五百年然僅百室之聚

其南六七里爲射村故前邱徙也吾族人頗分居於此亦不過百餘家耳故言前邱而射村統之矣每見州縣之志類有所謂十景八景者夫一室之內朝曦夕照風廊月檻無不可標以四字飾爲美稱此固大雅所弗向然而生長其地耳目所熟習都有往來於懷者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胡三省通鑑注曰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前邱雖無可志志之其亦有樂道土風之意乎往予客京師友人招遊東便門外之二廂其時風日清曠放舟柳汀荻沚間與浴鳧翹鷺相出沒幾忘身世之在塵土中者然一注念江鄉蒼雪閒卽舍前舍後隨在皆此景物又未嘗不慨然於客游之淹久而舊國

行文

主

舊都爲可慕也抑又有說焉吾家始祖桂屏公自淳安遷來譜云葬射村之通輿橋今公墓已久不知其處射村亦無通輿橋而又有云葬思溪非射村者倘亦有稽訪討論而興水木本源之感者乎是其他摭拾瑣細以夸詡鄉曲者均可得而略也

延陵季子祠記

吾吳氏祖季子歸安射村之西吳有季子祠其建始不可攷里人奉以爲土穀神蓋里俗祀神每求其人以實之季子以南服之英死而爲神於茲土亦理之所宜有者祠舊列祀典每歲以春秋仲月有司肅戒具服奉牲幣蒞祠行事三獻成禮罔有不恪不知始何時輟而弗

舉蓋胥吏竊聞蒙蔽規經費以自入而秩祀委諸草莽已數十年矣夫祭有其舉者莫敢或廢季子之祠唐人所議斥淫祀而特存者況 皇朝著爲 命祀所以彰表昔賢使民興起於善者而顧可弁髦置之族子名江懼無以安先靈也力白於縣主大夫始得修復如故事復慮夫事有興廢當有以揭示來許屬余口爲之記蓋嘗綜而論之古來賢人君子其名或不見稱於當世或當世稱之而去之久遠無復有問其遺迹者荆蠻舊俗諒多荒屑鄙僿季子以一介公子來游上國所至輒傾動其一時之名卿大夫豈東南靈淑之氣將有所暢發而特以季子開其先歟吳氏之爲著姓所在而有第唐

晉文

三

世無爲宰相者故世系不見於史然源流具在多云出自延陵夫世固有醜其祖德而諱所自出者非季子之賢何以有是且夫賢季子者亦以其能薄千乘之吳而不有耳此非獨季子賢也太伯以天下讓無論已卽季子之兄三人何一非能讓者然則吾吳氏固以讓世其家者也彼簞食豆羹見於色且或有一簞豆之惠而歷久尙形德色者則使趨拜祠下而仰溯遺徽其亦有疎乎內媿者歟名江字星龍余嘉其能返本修古大遠於流俗之爲而尤願其無以此舉爲足也蓋闕佚廢墜所待夫釐而正之者其事尙多也嘉慶五年正月甲子延陵後裔蘭庭撰

祭延陵季子祠文

維神諡符至德名冠句吳翩翩稱公子之佳落落多雅游之彥旣係國以命氏復傳世而保家其祠之在射村西吳者介一十八都之區爲二十五家之社雖禱賽方趨野老八蜡兼通而春秋實領祠官諸神受紀是惟國故豈日家榮茲屈良辰式循舊典蘋蘩可薦嘉合莫以居歆瓜瓞相承告利成而襄事隴頭懸劍彌興追遠之思弦外賞音競奏娛神之曲秩祀修而勿替孝思永而益虔靈其有知伏惟尚饗

答章實齋書

別來又十許年海內知己寧有幾人自邵與桐死遂不

晉文

三

復知足下游歷所在頃接手書知近客杭州自吾家抵杭州僅百里然而會合爲難夫乃歎昔日之連輿接席相與上下其議論此樂殊不再也某氏古文之選足下論其取舍失當良是至謂僕不當爲之作序有如汰哉叔氏之以禮許人者則僕平生所浪施筆墨不知其幾於此又何靳焉又嘗念歸震川以祖德舉子著書荒江墟市之間賈豎村姬往往從求乞爲文今之賈豎村姬卽無有欲得文者閒有之亦求諸當時貴人豈知有荒江墟市之歸有光者且文卽震川署名必以貴人而茲且指名索文則何必非一時之殊遇也然而足下之相待爲己不薄矣吾家諸事非一人所得專足下謂歐蘇

文人而未通史學今存歐蘇之譜疵病甚多夫歐蘇亦未易言矣況欲繩以史法不且如一部十七史無從說起乎承示近刻數首其論史之識有劉知幾所未及者史籍考經所裁定足爲不刊之典然恐亦未能悉如所擬蓋意見參差不無遷就天下事大抵如斯矣僕老疾侵尋近狀所不忍言亦無可言者虛谷聞有來南之說未知信否存吾近相聞否曩在京時頗與通書同今遂無由聞知慨念舊游當俱與生死辭矣臨紙不盡依依蘭庭白

胥文

胥石文存

胥石詩文存附錄

千一叟傳

前邱吳氏爲吾縣大姓代有文采爲藝林稱重牧園檢討其尤也而余不及見檢討族舅弟千一叟多學有雋才能傳檢討之學余垂髫時聞長老述吾鄉名宿於叟首屈一指時叟客京師不可得見歲丙辰南還又二年始得見焉以余爲猶可與道古者往還恆數時吳氏重修族譜叟獨任文字之役既乃輯其序傳志銘彙之名曰族譜彙存嘗乞會稽章典籍學誠爲已作傳典籍因循弗及爲乃以屬余余於叟之學不能闕其奧雖有言豈足以厭叟意然叟深知余曾序余娛親雅言宜有以

胥石附錄

報叟者故不復辭叟名蘭庭字胥石嘉慶改元一國家循故事開千叟宴叟年六十有七得與宴遂自號千一叟以志榮遇其先世詳家乘中乾隆甲午科舉人遊歷二十餘年得盡交當世賢士大夫聲譽日甚貴人多有欲致叟出門下者微言之叟陽不諭七試禮部卒不售叟孰精乙部書深懲夫言史者之喜以空腹高心妄論得失而不復實事求是徒以逞其一時之快也思有以矯其弊故其讀史也尤究心於地理職官二者於其沿革建置宅人苦其紛拏繇亂卒不可理者鉤稽探索盡得其條貫上下千餘年瞭如指掌少詹事嘉定錢公史學冠當代嘗見叟所著五代史纂誤補四卷歎其精核

每以不得見叟爲憾章典籍亦善史不輕許可嘗言今之可與言史者維二雲與胥石耳二雲餘姚邵學士也其爲名流推重如此讀古人書會心甚遠能得其用意遂肆力於古文詞彙落浮豔務簡逸自貴不肯以無當之言媚求者於詩長於五言近體乾隆庚寅刻存四卷名南雪草堂詩集凡舟車所經山川關隘輒記之以詩集中以此類爲多其它應之作十不存一識者矜之夫以叟之才之美學之富苟其勤於著述其傳可必也而叟顧不屑意於此或乞代作詩文初不少靳所自撰詩文不自收拾愛叟者慮其湮而弗彰也勸其排纂叟亦領之然懶甚卒不能自力也館京師時弗戒於火囊

胥石附錄

篋書卷悉燬焉由是益頹廢無意於視創間叟之交遊大半多貴而叟終不得當於禮部充然無愠色以爲吾命固爾奚足恨兒臞削面目嚴冷平居喜緘默不輕相酬接廣坐高會眾口沓沓漠然若不聞者聞吐片言以諧出之率屈其坐人俗士甚畏之謂叟貢高自大喜尚口相戒不敢近然叟實謙和有所作喜人彈射即不中亦置之弗與辨釋其取於人也甚寬不律以已見叟二子皆早世四孫長者已爲縣學生叟雖不務通聲氣然學士文人聞其名而與之遊者甚不少今遊倦而歸跼伏墟市閒視昏聩聳平昔之蘊負格格焉無可告語而乃以末契託諸元照是可慨也嘉慶庚申閏四月嚴元

照誤

爲見存人作傳古人唯施之婦女工伎卽坡公方山子傳亦是志林中隨筆敘錄故季常品學之大者都未道及唯以點染爲工後之無識者從志林中鈔出強題曰方山子傳殊不可援以爲例此文只可云自我作古耳元照誤此頗自出意見於學問源流獨舉其大者而其它瑣悉一概從略此亦古法也元照又識

胥石大兄傳

兄名蘭庭字胥石余同產三人董氏姊最長次則兄兄今年六十八矣少穎敏日誦數千百言喜爲詩經吾家

胥石錄

三

牧園先生指授凡所讀書悉資以爲詩其後乃肆力於古文有所作成之不淹刻然時復研削點竄或不存元稿數字以示人人不謂之能惟同縣徐斐然敬齋會稽章學誠實齋長沙余廷燦存吾偃師武億虛谷龍溪李威畏吾數人者心喜之兄早歲以謀食走四方先大夫有門下士嵒峨徐碩士遜夫資之入都已乃游大興朱竹君先生之門蓋余存吾實介之存吾亦先大夫學徒也竹君先生負當世重望載酒問字者屢滿戶外兄以故得多識一時鉅公長者及諸賢雋士兄既與計偕相知頗有欲爲之地者兄陽爲不喻其意每發口輒以他語亂之甲辰臨試前聞家中得第二孫因取場中第三

題義命之曰範吾以見志人咸推兄高致非世俗所及然兄亦遂屢更罷黜無所遇兄留京師受倩纂修諸官書及校閱四庫書因得益讀所未見書爲詩文大都寄名他氏所自著書則有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族譜稿存二卷南雪草堂詩四卷餘多燬于火無復存者兄自丁未後卽不與會試落落穆穆行長安市上人漸無識之者兄益不喜與貴人通問惟知交數輩自爲過從娛樂或相與歷城南諸佛寺看花飲酒絕不作羈棲結轡之態兄雖似不耐程檢者然爲學實專且勤獨坐卽手一編不輟而其文章益進而未已去年春得與千叟宴荷御製詩及諸珍幣之賜因自號千二叟旋卽

胥石錄

四

南歸兄二子長小同少好學早死次二同當二同年十六七卽以家事付之兄都無所問去家二十一年歸來有男孫四人女孫三人皆往時所未有二同亦能曲意承順冀以博老人驩心不三月二同遽得病死家業枵然而一門孤寡反恃兄經理兄自此戚戚乎無生人之樂矣追惟董氏姊之死忽已四十年余最小弟今亦目眇髮禿漸成羸老兄十五六歲長余況憂能傷人尤可念也故略具梗概以示我子孫使知之蓋爲見存人作傳昔人亦間有之不爲嫌也嘉慶丁巳九月弟蘭史述

吳胥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悔庵學文

前邱吳氏歸安之著姓代有文采爲鄉國稱重胥石先

生其尤也予垂髫時間長老述吾鄉名宿於先生首屈一指心慕之甚時先生客京師不可得見嘉慶元年南還又二年先生來予家始得見焉與予論說相契往還恆數嘗託予爲傳一通先生既歿予乃改削以爲誌墓之詞云按吳氏譜言本貫嚴州之淳安元泰定間有諱壽甯者始占籍歸安之前邱牛生之曾祖諱景通貢生 貽贈承德郎吏部文選司額外主事祖諱湘縣學生 封承德郎吏部主事父諱聯珠乾隆元年進士官至刑部陝西司郎中曾祖妣沈 貽贈安人祖妣凌 封安人妣阮先生刑部君之長子諱蘭庭字鎮南一字胥石嘉慶元年 國朝循故事開千叟宴先生六十有

胥石錄

五

七得與宴遂自號千一叟以志榮遇中乾隆三十九年本省鄉試遊歷二十年得盡交當世賢士大夫聲譽日起貴人多有欲致之出門下者先生多不肯以苟得也七試禮部卒不遇先生熟精乙部書深懲夫言史者之喜以空腹高心妄論得失而不復實事求是徒以逞其一時之快也思有以矯其弊其讀史也尤究心於地理職官於其沿革建置紛拏繁亂卒不可理者鉤稽探索盡得其條貫上下千餘年瞭如指掌少詹事嘉定錢公大昕史學冠當代嘗見先生所著五代史纂輯補四卷歎其精覈以不得一見爲憾國子監典籍會稽章君學誠亦善史不輕許可嘗言今之可與言史者唯二雲與

胥石耳二雲餘姚邵學士晉涵也其爲名流推重如此讀古人書會心甚遠能得其用意肆力於古文詞棄落浮豔務簡佚自喜不肯以無當之言徇俗人意少時卽工詩顧不苟作乾隆庚寅刻成四卷名南雪草堂詩集凡舟車所經山川關隘輒記之以詩其它酬應之作十不存一識者矜之先生之居京師也朝貴歲致幣物乞代作詩文初不少靳至乞其校定之書刻以行世削先生姓名友朋知其事者爲之呼憤先生弗校也暮年所作不自收拾愛先生者慮其湮而弗彰也勸其排纂始亦領之然嫌甚卒不能自力既而所主弗戒於火囊匣書冊悉燬焉緣是益頹廢無意於硯削閒矣先生交遊

胥石錄

六

大半多貴而先生終不得當於禮部試充然無愠色以爲吾命固爾奚足恨貌臞削面目嚴冷廣坐高會眾口噂噉漠然若不聞者聞吐一語以諧出之率屈一坐人俗士甚畏之相戒不敢近然先生實謙和有所作喜人彈射南歸後會吳氏有事於譜牒先生獨任文字之役既乃集錄序傳誌表棗之名曰族譜彙存予爲之塗乙改竄先生見而大喜增芟修繕不以爲煩其虛懷如此先生娶于方繼娶于施皆先卒有自誤誌子男二長小同早慧能讀書未娶死次二同亦前死孫男四人長釐初縣學生次某某孫女四人嘉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有二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地銘曰

貌何醜吃其口緊何人斯干一叟吁嗟無藉展所負獨
以末契託小友我今銘之兩不朽

王蘭泉湖海詩傳

蘭庭字胥石乾隆三十七年舉人有南雪草堂詩集

補褐山房詩話胥石爲吳編脩大受高第弟子少以
文名吳越壯遊燕趙多蒼涼清健之作年六十餘流
寓京師與仁和吳君麗瓊長元齊名時號二吳胥石
有五代史纂誤補四卷長元有宸垣志略十六卷胥
石在京師寓馮編修集梧家既南歸又寓秦臬使瀛
署中詩四卷句如亂泉橫短釣荒墅綴疏花柳痕妝
閣翠花氣酒船香晴煙融碧樹小雨漲紅潮春旗絲

胥石詩存附錄

七

雨潤水勢曉風腥麥場風引雉荷浦雨隨鷗星光寒
墮水樹影遠隨人錫簫寒食節絲雨杏花天鶯花成
昔夢煙月歎浮生梅扶老態猶含萼草蘗柔情未破
亥山色當門朝旭麗松聲滿院夕陰寒被酒並尋盤
馬地乞花同泛釣魚船愁鬢欲星還作客長途無日
不登高皆耐人諷詠

朱跋

家笥河太史視學江右延吳君胥石居幕下歲辛卯冬以所刻南雪草堂詩集寄余凡古今體若干卷憶余與吳君稱詩兩溪卽嚴寒酷暑不少輟忽忽者十年矣後吳君束裝入都余亦僦居窮鄉倡和寡儔今郵示此本讀之擊節誠如歸愚太史所云掉鞅於少陵昌黎間者余竊歎吳君所學之有成而余益窮愁潦倒偃蹇於蓬蒿菰蘆中可悲也夫

玉圃藥識

朱跋

吳跋

族祖胥石先生爲太高伯祖牧園先生高第弟子史學名一世著書甚富強半佚亡南雪草堂詩集四卷吾老友會稽章君碩卿所藏故鄉經兵燹後原板不識存否卽刊本亦不得見今年冬遇章君海上出此冊相示前有歸愚先生序又有朱玉圃藥墨跋書法犀利方闊在隋唐之間通卷圈點謹嚴有法想亦出其手朱君不詳何人跋自謂與先生稱詩兩溪兩溪者吾家前邱爲前溪其東則竹墩爲竹溪當亦此間詩人之抱才不遇者計原本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有一字因亟假于章君刻日草出訂爲一冊仍將原本歸之爰記數語于此光緒歲在丙申嘉平歸安吳堪識

吳跋

胥石詩存四卷文存一卷歸安吳胥石先生著又附錄一卷則先生傳誌諸作也先生名蘭庭爲牧園檢討大受從弟乾隆甲午舉於鄉七應禮部試不遇主馮編修集梧家編修校勘羣籍如攷定元豐九域志增注杜樊川集皆出先生手詩古文得牧園檢討之傳游京師久盡交當世賢士大夫聲譽日隆有欲羅致之者先生夷然不屑也詩尤深造出入於少陵香山間一洗纖仄呼囂之習所著如雜詩七首秋懷四首及大雨舟行有述清口諸作則杜之垂老無家諸別白之秦中吟嗣響也中年後所居火等身之作盡付一炬今詩存四卷從會稽章氏借鈔得之文存一卷則從族譜稿存錄出者也

胥跋

昌黎韓氏所謂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彌足珍矣昔沈歸愚尙書與牧園檢討生同時居百里而近其輯國朝詩別裁自謂窮搜博採獨於檢討所作不能舉其一二引以爲憾今先生遺著獨得展轉借鈔論定百年之後不至委翳於荒榛斷梗如歸愚所云者不可謂非幸也刻而傳之藉以見先哲遺風焉嗚呼乾嘉盛時海宇清晏吾鄉耆宿率篤雅嗜學窮年鉛槧先生其一也而連蹇不偶孤羈輦下者且二十年並其歐心之作亦爲祝融氏負之以趨曾不得廁其名於著作之林亦信乎文章憎命矣再文存一卷旣云族譜稿存而中有與章寔齋三書並是齋荅書前邱志序似非族譜所有卽

延陵季子祠記祭延陵季子祠文雖其族之所自出然亦當附之末簡不必屢列傳中刻旣竟復貢其疑於此以質後之讀者辛酉浣花節吳興劉承幹跋

胥跋

校禮堂集

校禮堂詩集十四卷

校禮堂詩集序

凌君次仲究心漢學博觀羣書名滿天下列傳儒林不必以詩傳也奚俟爲之序也然而序之不能已也從張生其錦請也曷爲從張生請張生之師事君生則康成之於扶風死則北海之於康成也校禮堂文集之刻張生成之也茲又哀君之詩走質余益將以授梓而未逮也余受而讀之時而渾涵汪洋千集萬狀則少陵之爲也時而崇巖峭壁萬仞崛起則長吉之爲也又時而吐語高華修詞綺富則錢劉溫李之爲也因而怪漢儒之專治禮經者多不能詩君學其學者也胡以又能詩也

校禮堂詩集序

是蓋譬若水無心而爲溪也及其溢而流焉遂不自知其浮花而蕩藻也山無心而爲雲也及其蒸而上焉遂不自知其窮態而極妍也然則漢儒之淹貫君之所有也君之華藻漢儒之所無也且禮以防性詩以適性剛柔互用本異流而同源也余則又謂君之詩不可不傳也然而不可不傳者君之詩而能使君詩之傳者張生也張生之於君真所謂謹養而敬祭者也知必有以遂其志也故亟書數語還之以速其成

嘉慶二十年歲次乙亥秋路河白銘書于太平試院之懷衾樓

凌次仲先生校禮堂詩集題詞

宣城張炯惺齋

避熱就冷官陽坡種茶久同出蘇齋門遇我一何厚禮
經善校讐釋例細爲剖茹古醇乎醇直接康成後維時
阮中丞秉筆誠非偶煌煌傳儒林惠棟戴震同不朽餘
事拈霜毫湖自卯及酉無黨與有鄰贈詩列堂右詩篇大定
劉無黨書法開元蔡有鄰先生贈句倏焉騎鯨遊人求遺草否吾宗有通
儒數伯所業辦香守師傳獨寶之以心不以口攜篋千
里行匹馬黃河走歸來擇梨棗匠氏勞雙肘近復索題
詩好我忘老醜更聞手澤多頌頌漢儒有句當布寰區
羽翼魯中叟春江生晚潮夜月伴南斗公乎其鑒茲願

校禮堂詩集

題詞

酬一杯酒

校禮堂詩集目錄

卷一

甲午

靜女吟

送人南歸

同章酌亭夜游國清寺

河溢

乙未

和酌亭彈琴見憶之作

秋日飲酒用秦太虛韻四首

酌亭往贛榆云十日始歸作此懷之

校禮堂詩集

目錄

登謝祿山觀海

并序

丙申

牛墩河

古佛寺大松歌

雨中遇章酌亭不至戲作長句柬之

游崇真觀同酌亭作

送吳牖雲

送程時齋游關中

二十生日作歌七首

并序

里巫行

效昌谷體同酌亭作

丁酉

題羣仙渡海圖

鐘聲

題程序堂畫山水

寄懷張雲汀先生

讀范德機詩口占 古意

卷二

戊戌

送許書谷歸里三首 鈔昌黎集成書後

題周秬白描十八羅漢浪海圖

訪李問原不遇 送王春明廣文

贈許石園兼以誌別 種竹和酌亭

遊圓林寺 冬日過孔望山

遊仙詩四首

己亥

校禮堂詩集 目錄

二

別家 別先君子柩

留別胸陽諸友四首 途中感興

安東道中 渡黃河

席家橋 袴下橋

漂母祠 高郵道中

真州宋舊使館懷古 登高寺塔

題羅雨峰鬼趣圖 得家信

初食鱖魚 登奎光閣

九日資福寺看菊花 論曲絕句三十二首

懷酌亭 程時齋山左書來云有

登岱之作見示書達而詩不至戲作

卷三

庚子

送方竹樓之潤州 看桃花

挽趙雪簫 送鄒超然

寄酌亭 留別許嵩陽表兄

阻風青山 黃天蕩

舟中望攝山 登雨花臺

采石 泊蕪湖

張雌陽廟 桓公嶺

校禮堂詩集 目錄

三

桓公祠 簪嶺

初至家有感 里中雜詩十首 并序

來青軒夜坐

辛丑

深渡 米灘

淳安 謝皇初墓

過富陽 錢塘江

辛丑正月二十四日過杭州易舟將發倉卒中

偕猶子 嘉錫 放棹西湖僅半日許歸途依依

猶覺清暉之戀人也

過平望

吳江道中

虎邱雲巖寺

滄浪亭

無錫道中

魯子敬墓下作

渡江望金山

卷四

壬寅

錢唐廉吏行爲山陰童丈二樹作

并序

中秋泊美人灣

自高郵至寶應

淮以南數百里無片石累日舟中意殊不樂戲

作夢遊蜀道歌以自廣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四

讀元遺山集

渡黃河作

宿王家營

發衆興棄驢坐牛車上

順河集

五花橋圯於水行者咸

以舟渡舟人言水自駱馬湖來由沐陽下海

州也聞之悵然

晚抵紅花埠

傾蓋亭

夜至李家莊

渡沂河

過大峪厓

青駝鎮道中同張秋堂飲村店

蒙陰縣

高堂生墓

新泰重陽

羊流店弔羊太傅

望泰山

岱廟

望徂徠山

黨竹溪故里

發肥城口占二首

宿長清白雲閣

嚴相公廟祠

齊河懷古

德州道中

平原行

董仲舒祠

河間獻王墓

鈞弋夫人歌

路見菊花

河間城北三十五里有地曰毛精墨相傳爲漢

毛公塋處胡稚威撰河間縣志謂金末賊毛

積元末賊毛貴皆嘗掠河間壘以毛名非積

校禮堂詩集

目錄

五

卽貴非毛公冢也

癸卯

題吳上舍讀易圖

古意二首上翁覃溪師

客有以萬壽寺僧七松圖索題者書此應之

宋漫堂中丞重雕宋本施注蘇詩乃邵青門所

改竄者原本殘缺斷爛僅十之七中丞裝標

藏蘊自他山所見影寫本後世久不知有真

鼎乾隆癸巳翁覃溪師以十六金得之燕市

舊題曰注東坡先生詩歟書吳興施氏吳郡

顧氏有毛子晉及宋中丞印始知世所行者

非真也癸卯二月出以見示命廷堪作詩題
於後

癸卯二月洪素人比部出守順德覃溪師以所
藏成化七年順德守黎永明所範銅爵贈行
兼送以詩屬廷堪和作

程彝齋招同王石臚工部小集

聞洪素人太。計二首

卷五

甲辰

甲辰二月至揚。金棕亭先生招飲兼贈二律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六

卽席次韻

誰莊圖爲葉詠亭文作

夏日感興

甲辰去揚州阮伯元賦

詩見送作此答之

乙巳

乙巳二月初七日

皇上親臨辟雍講學禮成恭紀二十韻

學古詩二十首 并序

孔攜約檢討過訪深談

竟日

牛師竹先生以余與令

子次原胡大樹思讀書辛苦招游萬泉寺晚

歸設饌暢飲卽席成詩

丙午

送李載園明府之官保定同牛四次原作

懷阮大伯元

曉起望西山有感作

吳章酌亭四十六韻

丁未

小孤山

南昌使署聞翁二宜泉

館選之信用林丈韻呈覃溪師

大梁上畢大中丞四十韻

卷六

戊申

校禮堂詩集 目錄

七

杏花四首和方五子雲

秋帆中丞每歲十二月十九日置酒高會爲東

坡作生日丁未冬以病不果於戊申正月補

爲之同人各賦七言長句一章時在坐者吳

竹嶼舍人張吾山廣文唐柘田進士方子雲

布衣洪稚存博士徐朗齋孝廉朱秋巖明經

沈春林上舍王石華滿夫二茂才也

次洪稚存開封寒食日追憶舊遊二十首元韻

固城店在柏鄉縣北爲古鄆城其南五里有光

武廟後漢書光武帝於鄆南卽皇帝位卽此

地後更名高邑非今之高邑縣也

正定道中示沈八春林

戊申出都留別胡大樹思牛四次原

己酉

牛揮雲太守宣石假山

孫淵如以編修散館改官刑部卻寄

聞阮伯元館選之信 題汪處士印譜

上學使秦端屋先生

庚戌

次韻覃溪師獻縣道中見懷之作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八

會試聞捷作

四月十八日

正大光明殿覆試恭紀

懷舊詩四首

故禮部尚書座主德定圃先生

故翰林院編修程載園先生

故陝西道監察御史任幼植先生

故順德府知府洪素人先生

神仙

歸舟雜詩十六首

卷七

辛亥

過龍且鎮作 并序

沐何

過宿遷

楊莊集曉發

符離

蒙城懷古

發渦水

塗山懷古

泊臨淮關

阻風五河縣

泗州僧伽塔近圯於水作詩紀之

蔣家壩

望洪澤湖

周家橋田家

答張集堂明經卽書其

明湖春泛圖後

壬子

校禮堂詩集 目錄

九

題謝蘊山觀察種梅圖

蘊山觀察以官齋種梅詩索和次韻四首

題謝砥山明經藝蘭圖

絕句四首

寄壽翁覃溪師六十生

日四首

蘊山觀察以公子益之

崇之昆季常棣圖見示漫書四首

王沛堂爲子作小照賦此報謝

留別蘊山觀察卽次見送元韻二首

胡豫堂先生子己酉鄉試座師也壬子八月始

謁見於江寧試院恭呈一律

雞鳴寺

龍江關阻風

蕪湖懷古

板子磯

銅陵

池州道中

安徽節署偕黃左田黃澹人張子白諸同年侍

座主朱石君師飲於萊根香軒聯句

皖城夜感

石君師以重陽次日候

題名錄詩見示次韻

余忠宣公祠

吳越王金塗佛塔歌石

君師命作

高淳憶詩人邢孟貞

過溧陽張變軒明府招飲座中閱順天鄉試錄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

知鮑雙五何春林王曉聲管南英畢蘊山英

煦齋諸人獲請喜賦

泊宜興

呂城懷古

次韻答張集堂孝廉見寄二首

卷八

癸丑

曉發小店集

沂州道中遇雨

宿塚莊驛

過公家城子

去年秋牛四次原以詩見寄忽忽久未答途中

無事補成一律至都當示之也

答次原詩既成因念及胡樹思孝廉阮伯元宮

詹復用人字韻再成二律

泰安道中

道傍樹

張夏道中

齊河卽事

大風發晏城

宿留智廟

阜城

過臧家橋

宿河間二十里鋪

過趙北口

雄縣次壁間韻二首

白溝河書所見

過涿州

過蘆溝橋入廣寧門作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一

潯河橋道中

密雲懷古

石匣城

古北口

青石梁

黃土梁

過灤平縣

過廣仁嶺避雨三義菴

灤陽卽景二首

熱河八觀詩

並序

秀峰書院

武烈水

碧鍾峰

布達拉廟

扎什倫布廟

夜光木

金蓮花

杏春園酒樓

塞上七夕

卽事

詠史二首

塞上新秋

淮陰史上含性嗜花江鄭堂賦芍藥吟贈之癸

丑夏客灤陽出以見示並索和章因次鄭堂

韻

熱河中秋

荏平

孟廟

望嶧山

卷九

甲寅

寄祝座主韓城公七十壽詩四首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三

題程尹谿觀日圖

題載空上人補衲圖

答孫熙堂

泊橫林

重陽日過嘉興作

雨中過石門縣

塘棲道中

靈隱

龍井

自靈隱至龍井放舟循

白沙堤而歸

次廉使謝蘊山先生九

月晦日行香天竺遂至龍井由瑯璫寺放舟

而回四首元韻

題胡雒君環山舊隱圖

次韻答謝公子崇之 次謝蘊山先生湖上看

紅葉二首

題詹笠東明經小照二

首

乙卯

喜海寧陳仲魚雪中過訪并題其說文解字正

義

同胡雒君游天竺

輶光

過嚴子陵釣臺

白沙埠

港口道中

街口舟中卽事

金灘

題程易田先生讀堂話別圖

休寧道中

望齊雲巖真武殿作歌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三

雨中過楓嶺

大洪嶺

油柞嶺道中

柏山渡雨發

發雞兒灘雨中卽事

黃湓

渡江喜晴

題桐陰讀易圖

采石望虞雍公戰處有感

金陵懷古用王荊公韻四首

卷十

丙辰

題王柘庭壯士十年歸圖

周景峰邀游敬亭山翠雲庵歸以詩見示奉和

二首

題朱琴川集陶詩後四

首

次韻答朱立堂

寄祝山西方伯謝蘊山先生六十壽二十四韻

丁巳

寧國學署梅花盛開偶作

聞抱經先生卒於常州之信

皖城喜晤朱少河同年卽次石君師寄少河詩

元韻

座主石君先生內遷兵部尚書恭送四律

泊大通

偶成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四

題表忠錄爲桐城孫節愍公作

晉輒歌

并序

題胡本亭小照二首

題吳楚帆同年洗硯圖二首

題孫雨窗公子竹窗聽雨圖二首

伯元問學以秋桑詩四首見寄時別逾四載離

緒方深謹次元韻聊志搔首踟躕之感

題張季虎天女散花圖

王子卿取易觀卦六三爻辭作觀齋圖因以自

號石君師關風地之義題之蓋勉以觀國尙

賓云爾丁巳十月子卿來宜州出以見示爰

用鄭學發明師說

吳春麓同年客宜州每過學齋輒論文不倦昨

以二詩見東意甚謙下余愧其言久而未答

時春麓家貧將以縣令就吏部選而會試之

志不堅酒後偶有所觸率成二截和之與來

意各不相蒙也

卷十一

戊午

題楊克堂醉漁圖

偶作

答孫雨窗公子見寄二首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五

題張季和黃山紀游詩卷

石君師用昌黎薦士詩韻題校禮圖見贈五言

古一章敬次元韻報謝兼答阮伯元問學玉

儕嶠編修

晨起見庭中鳳仙花大放偶作

錢氏蒲圻張兆書妻也兆書卒兩子皆殤兆書

有兄前卒其遺孤隨嫂他適錢取歸而子之

又取其母家溺女育之以爲婦張氏祀得以

不絕朱石君師爲作孝友慈貞詩敬次元韻

已未

已未四月二十八日閱會試題名錄知牛次原

諸人登第喜而酌酒醉後有作

題朱約齋小照 讀史有感二首

禮經釋例稿成有作

庚申

題黃少眉笈雲圖小照

周最峰以愛游圖見寄索題

施明經南歸聞胡樹思卒官京師之信

雨夜讀張江陵太岳集書後

過湯霍林司成故宅 後學古詩十首 有序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六

野望

卷十二

辛酉

黃直民同年以其先人牧原先生蘭心圖索題

漫書一截 舟中即事

答姚姬傳先生 皖上留別曾西井明府

泊繁昌舊縣舟甫繫風浪大作戲成小詩

題邢佺山同年讀書松竹林圖

辛酉春聞謝崇之公子去秋鄉試捷音兼寄中

丞蘇潭先生 程敬持舊及余門今春

不遠千餘里自胸山來從學余甚愧焉頃將

應江寧鄉試於其行也詩以送之兼寄令叔

石村 遺問

小游仙詩二十首 有序

晚桂 我愛二首

長興三碼頭有晉謝太傅墓歲久漸湮邢佺山

同年捐俸葺之并爲考見示徵詩漫賦一律

壬戌

和杜竹吟刺史元旦即事

答趙肖巖中書見贈二首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七

朱錫章大令以飲中八仙圖屬同人題分得李

適之崔宗之二首 洪稚存同年自塞外歸

土譚旌德迂道過宣城見訪留宿齋中次日

邀同趙肖巖中書戴斗垣廣文詣斗垣令子

爾勤孝廉徧游南樓諸勝晚歸小酌即席成

詩 戴爾勤孝廉見和鄙作

謙下過甚請受業於余同辭不得命仍次前

韻奉答兼以志幸 題吳復齋夢遊僧寺悟

前生圖 李營甫司馬招飲即席

卷十三

癸亥

宛陵晤蔣希裴并追憶令兄竹史同年

題瞿蓑生枕庭讀禮圖二首

宿西河鎮蚊多不能成寐戲作

詠道旁烏柏樹 寄張季和

錢辛楣先生以壬戌四月二十六日重游泮宮

詩寄示命和次韻 方穀存書來以二詩見

懷索鈔鄙著甚殷且云有重錄通雅之舉奉

答二首穀存密之先生五世孫

讀崔寔政論作 張季和以尊甫柏園先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八

生西阪草堂圖屬題漫賦一律

朱學坡庶常之母未婚守志介陳鳳石同年來

徵詩應以二截句 題張鞠園太守揚子德

帆船 題許節婦帶餘草 名義

二首 題楊健齋明經詩卷二

首 答方象三

題蒲快亭同年出塞圖

蒲快亭施雪帆以小集北樓詩見示戲東

癸亥十二月梅花大開偶作

甲子

吳之水騎尉新構書室成屬作詩落成率賦二

截 次韻牛次原戶部庚申

初秋湘江舟中見憶二首

寄祝座主韓城公八十生日四首

次吳石臣進士見贈二首元韻

方茶山同年以比部郎出守江西迂道宣州過

訪是晚飲魯子山太守署中次日招同吳石

臣進士戴斗垣廣文小集學齋即席成詩兼

以誄別 甲子重陽前後屢有持

蠟之會座中施雪帆戴蓮塘吳石臣戴斗垣

校禮堂詩集 目錄

十九

諸君疊韻倡酬索和甚亟勉成長句

次韻魯子山太守西華紀事詩四首

題同年陳子厚比部借書圖二首

周石清明府以其六世祖忠毅公玉印見示并

索題句敬賦一章印刻季侯二字公名宗健

季侯其字也

題汪鑑亭太守小照二首

題戴斗垣藏菊圖二首

卷十四

戊辰

戊辰三月晦日雪

卽事

月夜卽事

屢仲出十年前所畫小

照見示漫書

題畫冊因憶舊遊二首

聞戴爾勤南宮提音詩以寄之

深渡去歛南六十里乾隆庚子偕先兄及大姪

扶先君子柩歸葬次年正月由浙往揚泊舟

於此風景尚依依如昨也

威坪卽擊源洞在淳安北六十五里韓斯王擒

方臘處也

桐廬

將到杭州作

舟中坐雨

校禮堂詩集

目錄

三

秋分日渡浙江作

舟中卽事二首

姚江篇

鄞城秋感

夜渡曹娥江

游南鎮廟道達芸臺中

丞騶從口占

南鎮廟

過蕭山

歸舟偶作

戊辰十二月十九日雪後登小金山其地去淳

安十里有汪氏始祖墓墓前石刻書乾隆己

巳稠墅汪氏重修其記稱漢中平間龍驤將

軍守會稽汪文和深以爲訝同游者云是漢

時欽州刺史見汪氏家譜當必有據戲拈一

載示之

已巳

紙鷲戲和陳桂堂太守

題阮梅叔珠湖漁隱圖

題韓錦仙課經圖

寄張裴伯有序

贈種花汪叟

先師次仲先生年十五能詩其集編年則始於甲

午隨時地各異其名甲午至丙申爲學吟集丁酉

至戊戌爲備書集總名紫石山房吟草後刪爲海

隅集已亥爲墨江集庚子十一月至辛丑二月爲

校禮堂詩集

目錄

三

負土集壬寅八月至十月爲遊燕集癸卯至庚戌

本名春草閣詩後更刪爲易朝集及秉鐸我郡乃

去舊集之名統前後所作總名校禮堂初稿於舊

作間有刪改庚午冬錦往海州搜輯遺稿多被人

攜借鈔閱程君敬持同門中最留心詩學者得詩

底本十之四擬欲付梓錦謂零星傳之不如總編

之爲尤可行遠也並索歸共編輯爲十四卷頗之

曰校禮堂詩集至乙丑丙寅丁卯三年無詩者讀

禮不吟非佚也昔先生嘗以作詩之法示學者曰

詩本言志須充之以學養之以氣取法於歷代詩

家一切超前絕後之作其道乃成若徒以古人之
詩而摹擬之雖李杜蘇黃諸集於我無益也故先
師所自爲詩學富才膽能兼古來作者之美而自
成一家前學使白小山先生序之曰時而渾涵汪
洋千景萬狀則少陵之爲也時而崇巖峭壁萬仞
崛起則長吉之爲也又時而吐語高華修詞綺富
則錢劉溫李之爲也而其錦竊謂卽此愈可見自
成爲先生之詩矣至於聲韻之協對偶之工江鄭
堂先生尤歎爲一時獨步今詩具在讀者當自悟
焉時道光六年仲秋月朔日受業宣城張其錦謹

校禮堂詩集目錄

三

識

校禮堂詩集目錄

小門人宣城張家湜校字

校禮堂詩集卷一

歛凌廷堪次仲撰

甲午

靜女吟

靜女顏如花靜女心如石一任春風吹肯使眉峰碧井
水不生波槁木不生枝春風日搖蕩春風空爾爲

送人南歸

節近清明喚賣鴛伯勞飛燕帶離聲乍聽夜雨難爲別
纔換春衣又送行遮路雜花歸騎緩蔽江新柳客帆輕
到家正及櫻桃熟願借東風十日晴

校禮堂詩集

卷一

同章酌亭夜游國清寺

偶來遠公社共逐白雲行天籟發何處松聲相與清林
風驚鶴夢潭水澹人情永夕結遙想霜華流月明

河溢

甲午八月十九日鐵牛岸崩河水溢黃流浩汗旬如雷
淮壩盡作蛟龍室黑風吹水相關爭濤聲撼天天爲驚
可憐黔首走無路咄嗟人命鴻毛輕傳說瀕淮百餘里
居民皆逐洪波徙號呼望救聲入雲富強登舟貧弱死
死者骨肉爲塵泥生者俱上長淮堤淮堤無米不得食
惟見日暮風淒淒垂頭枵腹但枯坐編葦棲身忍寒餓

濕薪蒸金冷不煙婦子無聲淚交墜作詩寄語淮之民
九重惻惻同一身指日

恩綸下天府河隄使者加拊循補偏救弊

聖王政坐令葑屋生陽春洪範五行多附會願隨擊壤
頌

皇仁

乙未

和酌亭彈琴見憶之作

林端棲鳥寂危坐撫冰絃衆壑自成響孤雲方佇天相
思托明月雅韻寄流泉同謂關心久臨風倍惘然

校禮堂詩集

卷一

彈琴期淡仲子不至

續漢章 河酌亭

向夕雨初歇美人期不來當門松竹靜臨水菱荷開
高枕涼生簟疎簾月照杯孤琴候蘿逕永夜意徘徊
秋日飲酒用秦太虛韻四首

山居寂無事養此衡茅真秋風颯然至黃葉落我身感
此悟物理一故難更新不如飲美酒緬彼羲皇人
舉杯追羲皇何論秦與漢蜩螗蟬蛤流不復同憂患二
氏小智鑒六藝大道散獨醒泊沈酣達觀本無間
頽然卧前楹呼童爲煮茗茗熟松風瀉我醉方未醒夢
化蝴蝶形神遊太古境恍惚逢楚君相與話酩酊

覺來秋聲作起拭蛟龍臂幽咽不成曲還酌梨花春醉
鄉有天地寥廓誰與鄰萬事皆不知聊用怡吾神

酌亭往嶺榆云十日始歸作此懷之

分手能幾日離懷難自由相思頻望遠風雨亦登樓山
送溪聲晚天連海色秋遙憐素心友吟斷白蘋洲

登謝祿山觀海并序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東海縣有謝祿山在縣西一里
王莽時東海徐宜謝祿擊莽將田況大破之曾屯兵
於此因名按今鳳凰城卽宋東海縣故城山在城西
一里與記合其爲謝祿山無疑土人呼爲社林山蓋

校禮堂詩集卷一

三

聲之轉也舊志不知鳳皇城爲東海故縣第稱賈似
道所築蓋似道寶祐二年嘗城東海也乾隆乙未同
章酌亭來游賦此紀之俟他日撰地志者采擇焉

陽侯驅濤天外來巨浪倒蹴青天開憤淪一氣望不辨
喧闐白晝生風雷長空灝漭日月伏遠浦擊汰龍羅迴
被襟有客踞峰頂下瞰萬頃如一杯金蟬小島浪花裏
狂瀾作柱猶崔嵬天風浩浩肆鼓盪兩腋蓬勃何雄哉
乘風我欲到元圃願挾盧敖游九垓青螭桀驚不可馭
側身東望空徘徊妖蜃播靈魘幻化滄溟忽闢金銀臺
飛仙羽士控鸞鶴珠宮貝闕疑瓊瑰眼前此景許誰道

元虛一賦眞奇才昔者巨君竊漢鼎赤眉曾此屯渠魁
西行入關走更始提挈盆子如嬰孩白水眞人坐高邑
迅掃六合無氛災鐵脰銅馬已泯滅尤來大槍俱破摧
茲山尙得名謝祿不與焉述同蒿萊田橫島連呂毋固
至今魚鼈猶生哀海濱自古稱盜藪鯨窟安得揚塵埃
分爭割據底足問鯢鰐蛟螭皆劫灰俯仰宇宙三歎息
浩歌擊劍傾尊壘

丙申

牛墩河

斷岸一雙駭孤村三兩家人煙聚高阜帆影落殘霞行

校禮堂詩集卷一

四

役心初壯登臨興未除黃雲連曠野四望總無涯

古佛寺大松歌

在大伊山上卽太平寰宇記所謂
大伊山也寺有二松皆數百年

物一統志古佛寺在
大伊山後宋時建

金繩擊斷開天宮天門夜通雙虬龍霹靂一聲墮山谷
化作天矯百丈之長松幾經劫火燒不死爪甲怒欲行
虛空古肪下凝赤琥珀孫枝上結青玲瓏根傍胡僧憩
寂莫松子食盡方兩瞳倏已往不可作唯聽濤聲日
夜相撞春千年老鶴化道士聽經夜步中庭中月明天
竊下空碧清唳相答流松風似此萬牛過首棟梁質胡
爲俯首遜蹟榛莽叢大材固難售良匠安可逢降身乃

與樗櫟等雨露亦戴造化功清泉白石恣偃仰淵底鬱鬱長青蔥蒼穹有路或可上天生神物寧長窮他日晦冥風雨恐飛去寄語山僧持鉢須從容

雨中遲章酌亭不至戲作長句柬之

北風朝來緊格格凝雲壓檐雨連夕小窗寂寞卷慵開竹樹蕭森起寒碧淙淙潤物漸有聲指顧春膏深一尺東阡西陌半冥濛始信陽和能布澤田夫歡喜餽婦歌今歲抵京看宿麥其如賤子卧茅齋咫尺同心竟睽隔相思相憶不相見卻對甘霖亂愁積安得那那沃四野獨我門前晴似炙離憂農事兩無妨底用披簾著雙屐

校禮堂詩集

卷一

五

偶生此想旋大笑跨鶴揚州真戲劇雨師非汝舊相知豈能屈曲從汝役祁寒暑雨民怨咨造物元無百全策假使車前開八驢蜀錦連錢何足惜不然被甲戰潢川冒雨猶看奮矛戟可憐潢潦悉江河此境唯能困貧客聊作長歌持寄君胸次休教苦偏窄於此絀則於彼伸消息盈虛在義畫會須張繼挈榼來聽雨聯牀浮大白

和作

章洞

好句風吹至相思咫尺違但今天作幕何必及爲衣古砌添蒼潤閒窗失翠微酒徒如可約著屐叩君扉

游崇真觀同酌亭作

脩竹過牆柳四圍小橋南望路依稀水涵秋影雁初下門掩夕陽僧未歸禪室半收青嶂入畫檐低露白雲飛談餘試向空庭立不待聞鐘已息機

送吳庸雲

斫地高歌一曲終何須搔首歎萍蹤馬當中坂虛爲驥劍過延津定化龍渠輩但知溫飽樂吾曹那作別離容槍榆斥鷃多相笑珍重扶搖九萬重

送程時齋游關中

丈夫既不能建不世功麒麟須象光熊能復不能遠遊東書事萬里名山大水羅心胸吟詩作賦北窗下兀兀

校禮堂詩集

卷一

六

烏足稱英雄程君吾郡名家子壯懷欲交天下士朝來擬作秦中游仗劍咸陽訪知己臨岐握手東海頭一杯酒盡青山秋送別以詩世俗見可憐多事韓與侯祇將一言向君說醉後分明寸心熱但須氣壓蒼山低莫使歌殘唾壺缺君不見衛叔卿逍遙白鹿游太清又不見李謫仙欲攜好句驚青天仙人詩客身已沒姓字嶽嶽「與太華名俱傳程君程君勉乎哉眼前離離多凡材富貴直可操券得向西一笑長安來黃河如絲走奔雷日射四扇潼關開二嶠九嶷青崔嵬此時日已無雲臺顧盼叱咤皆可喜收拾山川來筆底萬壑驅光千尺長

好爲故人傳一紙故人豪氣空嶮嶮千霄伏櫪均無報
春來盼斷梅花使夜夜相思隔滿陵

二十生日作歌七首 并序

杜少陵同谷七歌其體出於平子四愁其數同於枚
乘七發沉鬱頓挫神與古會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
二者也青龍在涪灘之歲廷堪生二十年矣日躔壽
星月離觴難吾降值焉聯師少陵遺意作短歌七章
以寄慨學步壽陵非愚卽妄知見嗤於識者然鵬鷃
不過大小之分而已其所以自適則均也

男兒致身貴年少里閭顧盼生光耀二十風塵名未成

校禮堂詩集 卷一

七

爲爾寂寂鄧禹笑塞外敢云可立功肘後取印更難料
有時美酒傾千觴百端交集何茫茫

我昔孩提先子逝終天之恨誰與陳有匱十年未歸葬
嗚呼天地一罪人稜稜寒月浸旅櫬白楊聲急狐狸嘯
回首故鄉不可見再拜荒原淚如霰

小人有母喜強健與兄力養共操作清晨奉觴爲母壽
脩以雞豚雜菽藿忽聞剝啄知友來更出草蔬供友酌
我友不以我爲薄雖在貧賤亦云樂

原上春令飛急難嗟我伯仲常饑寒他鄉辛苦久行役
南望淮水波漫漫霜露將降木葉脫八月念子衣裳單

秋燈夜雨照斗室胡不歸來聽蕭瑟

海東有山名蓬萊中有玉闕金銀臺神仙排雲導客上
青童笑進黃金杯王母髮白廣成老我壽天地同昭回
惜哉欲往鯨鯢隔不能生彼昇天翼

有靈有靈乾書帷窮經兀兀令人悲英雄本色在戈戟
瑄瑄安事毛錐爲弓作霹靂箭餓鴟景宗壯士眞可見
何當盤錯策怒馬生擊猛虎南山下

我懷無限向誰剖游仙擊劍竟何有人間富貴如浮雲
那知許事且飲酒糟牀已注禾黍豐天公界我意良厚
丈夫遇合終有時何必長歌獨搔首

校禮堂詩集 卷一

里巫行

巫鼓一擊靈旗開踏雲天馬從天來神弭再調萬靈塞
金支翠羽紛如織爭言神來人莫覩老巫僂僂代神語
刈穀多晴種多雨神鑒汝誠當佑汝數言未畢男婦欣
呼兒酌酒酬謝神神歸無聲山悄悄家家殺雞供巫飽
巫飽日暮攜錢歸前村後村蝗亂飛

效昌谷體同酌亭作

碧光皎皎嘯林末陰氣觸膚寒似割白楊得風作人語
無數青燐草間活千年笑靨化成土剝夢零魂無定所
古苔生背寒不眠秋井燈昏夜來雨

丁酉

題羣仙渡海圖

昔夢乘赤鯉高舉攀紫烟蓬萊方丈若在望羣仙招手
虛無邊三千弱水不可以徑度乃呼徐福喚取秦皇舊
日之樓船樓船已朽不知處風馬雲車若可馭駕青虬
兮驂白螭金支翠羽光離離雙童執節前導引海水羣
立搖空飛回頭偶一顧塵世但見齊烟九點青微微此
時萬靈百怪爭來集海若出舞巨鼉立然後左攜洪厓
生右挈浮邱公安期羨門時一逢身披百尺繡繡黻手
把十丈金芙蓉珠宮貝闕忽已到握手千年唯一笑蕭

校禮堂詩集

卷一

九

我揖讓升階行琅玕芝草穿徑生兩傍仙娥各美好肌
如玉雪長眉青瓊筵乍開仙樂奏魚鳳烹龍競相侑虎
瑟鸞笙歌未停嚶嚶天雞驚曉漏覺來枕席皆烟霞半
壁寒燈小於豆此情此境難再求披圖恂恍思夢遊清
聲山色盡尺幅仿佛幻景淩滄洲羣仙相看舊識面我
欲從之游碧漢故人云此是丹青令我茫茫目幾盼吁
嗟乎神仙有無何渺茫夢游圖畫俱荒唐何如日夕飲
美酒醉卽射虎南山岡

鐘聲

斷續寒空外疎鐘到處傳一聲驚敗葉半夜警枯禪野

寺月窺牖客舟霜滿天何人發深省三復杜陵篇

題程序堂畫山水

碧天無際水滔滔千尺憑空斷岸高老鶴不鳴江似練
萬松深處捲秋濤

寄懷張雲汀先生

我所思兮不在於南不在於北復不在於東側身西望
心忉忉我聞神州之西有蠶叢肇基上世開鴻濛愚公
所移巨靈所擘皆不及此唯見縣厓疊嶂哭兀撐青空
我所思兮在其中其中風土多不宜身雖未到聞而知
西南漏天古未補至今幽澁常多雨駕鵝前飛城後舞

校禮堂詩集

卷一

十

被髮猩猩作人語烟昏密箐啼斷猿月黑深林嘯飢虎
青泥高兮我馬愁水有石兮能摧舟宦遊商賈均有求
君獨何爲此淹留或言草堂之詩文園之賦或以土居
或以流寓江山有助文章奇萬歲千秋名益著君不歸
故鄉良亦職此故憶君在海上授我爲聲詩謂我下筆
古有若屈宋辭別來歲月如馳騁羣言百出塗多岐吁
嗟乎我無長房術縮地焉可施我無晨風翼安能凌風
飛支離散木失規矩重蓬匠石知何時

讀范德機詩口占

雨止修竹流螢至此句見賞王漁洋果然幽澁如鬼語

尚遜池荷聞暗香

古意

夏雲非春雲反覆無定姿
耶心非妾心知耶心向誰

校禮堂詩集卷一

校禮堂詩集

卷一

士

校禮堂詩集卷二

歛凌廷堪撰

戊戌

送許書谷歸里三首

秋風從西來吹我游子裳感此命僕夫晨起趨行裝借問此何之駕言歸故鄉黯然念居人置酒臨高堂明知別在邇且與暫傍徨相顧不能語離心浩茫茫賤子歌一言爲君佐壺觴生才冀有用種蘭冀有芳努力崇令名胡爲結中腸

飛鴻猶惡離征馬常念羣况我本未歸復與親申分相

校禮堂詩集卷二

送上河千木葉何紛紛伊人隔秋水極浦多寒雲欲賦

送君詩恐君不堪聞綢繆各自知焉用飾虛文揮手開

征帆去去勿復云

廿載處海濱寂莫誰爲儔羈旅未能返心事悵悠悠甘

旨給藜藿邱隴荒松楸翹首望舊鄉欲歸道無由今忽

送君行淚下不可收悽惻良有以豈徒因離憂何時乘

長風翩然送歸舟其子把釣竿濯足雙溪流

鈔昌黎集成書後

苦被饑驅不自持雞鳴爲利日孳孳年來猶喜傭書暇

鈔得昌黎一卷詩

題周稚白白描十八羅漢渡海圖

吳門畫師周稚白貌人貌鬼皆好手偶然寫作十八羅漢渡海圖神采都非塵世有其一偏袒露雙腳虬須連鬚肩戍削其一張目苦無語以手指口神澹漠高顙老宿瘦兩頤肢體乾脂疑枯龜控伏獅子如控羆巨力信足驅熊羆何人纓絡下垂地或來把臂笑相示別有應真駕杯水上游安穩不啻萬斛舟漫驚徑寸之器不能容此大法相彼已身境兩忘有如靈地牛背立比邱攜隻鳥豐者跌坐頤者壓其脊電眸虎齒龍眉師側視廣額手拄錫其餘炯炯亦天人四注元精不可敵最後者

校禮堂詩集卷二

一尤彭亨狀貌大略同山精不撓外物中有特目送黃

龍蟠蜿蜒形或聚或散波面行天吳焉夷俱震驚海若秉

圭誓折迎尺幅萬里聞雷霆人間絕技竟有此是畫是

境恍惚難分明我聞伯時畫馬身卽馬心手相融烏可

假知君應是病瞿曇聊向毫端示般若

訪李問原不遇

索處少歡趣偶然乘興來且看修竹坐不必主人回簾

短犬迎客庭寒雞啄苔他時重到此新釀爲予開

送王春明廣文

四山黃葉句傾倒已三年豈意論交日翻成送客天未

懸名士楊誰送廣文錢衮衮何須羨新詩世久傳

贈許石園兼以誌別

石園爲予中表親睢陽太守之子孫十年占畢不得志
束書遠入春明門一官潦倒走代朔矜矜黃鵬老沙漠
雖然束帶持手版豪氣猶能振山嶽窮邊九月黃雲開
雪花手大從天來受降城下縱小獵千騎蹴踏轟如雷
寒空萬里沙草白神珠應手飛霹靂蒼鷹悍然抉雲去
狡兔妖狐皆失色元熊飲羽挾樹死灑面腥風雪俱赤
擊鮮下馬紛喧譁葡萄互送何豪奢代姬配顏艷朝霞
尊前爲我彈琵琶酒酣興劇鄉思賒穹廬風捲殘雪起

懷禮堂詩集卷二

三

疑是江南桃李花歸來一一向予說夜永談深詫奇絕
是時嚴冬初落雪斗覺燈前壯心熱不辭大白當君浮
志氣硃碑橫嵩邱屠門大嚼聊快意暖下含笑看吳鉤
朝來睡醒分手去黃鵠雙龍不相顧他時游興倘未倦
短衣期子邊城路

種竹和酌亭

下築青山下寒泉繞屋流分將數竿碧添起一庭秋雲
鎖疎窗靜烟含小徑幽養成瓊玉質應有鳳來游

元作

章 洞

已具千霄勢何妨傍石栽夜涼深院落寒碧小池臺

淡影低臨水清陰靜覆苔他時風雪裏留待伴疎梅

遊圓林寺

出郭山光接眼新客來古寺正清晨穿林殘磬不驚鳥
當戶老松如攬人風定香煙微有噴潭空雲影淨無塵
浮華到此都銷盡細然曇花認宿因

冬日過孔望山

窮臘溫風拂面吹道傍景物儼春時橫塘水淺竹籬短
只欠桃花三兩枝

遊仙詩四首

七寶爲羣玉琢勸瓊田日日種明珠耕霞麟子肥於噴

懷禮堂詩集卷二

四

不羨眞靈位萊園

雲查扶上最高層銀漢迢迢冷不冰摘取春星三五顆
夜窗聊當讀書燈

閒攜仙侶御風行爲訪桃花叩玉京偶拂蔚藍書幾字
下方都道慶雲生

通明禮罷玉皇回鸞背天風兩袖開猶覺六銖衣太重

阿環親剪絳雲來

已亥

別家

東風榮達根蓬生日以滋欲逐道塗轉戀此三春輝遊

子昧爽興再拜辭庭闈廿載依膝下未嘗頃刻離今日
遠行役恐母常念兒行李行載塗猶復牽母衣兄爲引
離尊欲語仍含悲僕夫催登程相視徒依依我馬何蹀
躞我車何逶迤飄飄白雲飛悠悠使我思

別先君子柩

旅櫬淹胸海悠悠十八春卻含將別淚猶是未歸人漫
誦千言賦空驚七尺身江鄉何日返南望倍酸辛

留別胸陽諸友四首

幾年杯酒共論文紅燭烏絲靜夜分此去揚州明月下
玉簫聲裏定思君

程時齋

校禮堂詩集

卷二

五

童稚交親二十年別離那得不凄然何時重到臨溪屋

剪燭關門聽雨眠

李問原

連宵風雨食猶寒把臂休論行路難客邸吟餘倘回首

相思應展畫圖看

程序堂

春草春波綠正遙別魂真見黯然銷問君此後懷人夢

知到揚州第幾橋

章酌亭

途中感興

驢背吟鞭不暫停風光蕭瑟徧郊坰夕陽返哺漸烏鳥
春樹分飛感存令夾道送迎雙隻候聞人來往短長亭
舉頭北望雲連野目斷遙山一帶青

安東道中

風沙驚浩浩一望大堤平塔影標晴日河聲撼古城
畦青草滿老屋白茅輕去去發長嘯壯懷空復情

渡黃河

沙土冥濛撲面多蕭蕭行李渡黃河孤帆背日離高岸
一葉凌風蹴怒波淺瀨客方看雁鷺上游人說走蛟鼉
時僕封河決

席家橋

一溪春水晚蕭蕭破帽疲驢路正遙杜宇數聲殘照裏
柳花飛滿席家橋

校禮堂詩集

卷二

六

矜下橋

蹶楚封齊事偶然英雄誰肯乞人憐我來帶劍淮陰市
不見當初惡少年

漂母祠

項籍婦人仁不辦殺沛公漂母仁婦人乃哀王孫窮一
飯淮陰成不朽一炬咸陽復何有賢愚千載雨不知獨
對長淮自搔首

高郵道中

齒齒騎波漾淺沙石橋南去有人家柴門半掩竹籬短
黃蝶一雙飛菜花

眞州宋舊使館懷古

咸淳師相書畫客悅生堂中發促織天子殷勤枉下拜
羽書不省樊城過元祖手握扶桑弓殪金與夏如獵鴻
西平諸蕃繞滇蜀此時目已無江東通和使者眞難遇
無罪拘之亦何故矯矯龍性不可撓况復批鱗觸其怒
遂令吳越百萬家兒女血肉飛烟沙白雁一聲渡江去
六陵開編冬青花屋山夜夜啼杜宇眼見江山生換主
杭州歌惡不耐聽厠上拉胸何太苦木棉菴畔秋月黃
夜深燐火青茫茫當時本爲保富貴不知國滅身亦亡
我來覽古眞州道滿目平蕪盡春草一片濤聲卷向東

校禮堂詩集

卷二

七

漠漠江天去雙鳥指點遺墟問都經至今猶恨小朝廷
著書館廢知何處惟有年年薺麥青

登高 寺塔

千尋拔地勢蒼茫獨客凌虛覽八荒塞馬北來悲太武
大江東去憶孫郎有時白浪吞瓜步無數青山拱建康
試發狂歌答鈴語鳥飛不盡暮天長

題羅兩峰鬼趣圖

苦乾庭黑初落月老鴟如人語幽咽欵來山鬼瞰燈滅
此時讀君鬼趣圖一豪幻出鬼一車陰風咫尺生座隅
經營慘澹天外想畫成魑魅與罔兩播弄無窮之伎倆

想見當初落筆時窗外百靈不敢離夜深風破寒江暹
夷堅之編宣室志圖形難於述其事何人漫云畫鬼易
我聞役鬼須錢多坐令衆鬼來奔波君今囊澁奈鬼何
况君詩聲宏且大險語能令鬼膽破何物鬼子敢相遇
囊富名高均足噓鬼中之趣吾知之與君潑墨爲新詩

得家信

忽忽辭家客蕭條對酒杯恰當三月暮喜見一書來乍
讀平安語暫令懷抱開羈心極流水無處不滌洄

初食鱸魚

桃花簌簌雨踈踈寂莫無因慰索居幸有主人能愛客

校禮堂詩集

卷二

八

不辭燒筍煮鱸魚

登奎光閣

雕甍百尺俯清秋長嘯橫空獨倚樓山向眼中排闥入
江從掌上拍天流浪傾白墮非吾土如此黃花竟客遊
砧杵滿城聲正急西風何處攬貂裘

九日資福寺看菊花

颼颼西風吹布袍眞州九日又登高偶然泥上留鴻爪
莫惜花前擘蟹螯紅葉晚堆孤寺徑碧天秋捲大江濤
陶然一醉應吾事休向清尊問二豪

論曲絕句三十二首

三分損益孰能明瓦釜黃鐘久亂聽豈特希人知大雅

可憐俗樂已飄零唐志所謂俗樂二十八調今祇仙呂等六宮大石等十一調而已

工尺須從律呂求纖兒學語亦能誣區區竹肉尋常事

認取崑崙萬里流

誰鑿人間曲海源詩餘一變更銷魂倘從五字求蘇李

憶否完顏董解元

時人解道漢卿詞關馬新聲競一時振鬣長鳴驚萬馬

雄才端合讓東籬

大都詞客本風流百歲光陰老更道文到元和詩到杜

月明孤雁漢宮秋

校禮堂詩集卷二

九

爲文前後公相襲千古才人慣乞靈若爲西廂尋粉本

莫忘醉走柳絲亭王實甫西廂記全襲董解元即莫戀宸京黃四娘一詩亦董本所有也

清如玉笛遠橫秋一月孤明論務頭不獨律嚴兼韻勝

可人鴛被冷堆愁

殘紅撲簌胭脂落大石新詞最擅場安得櫻桃樊素口

來歌一曲傷梅香

二甫才名世並誇自然蘭谷擅風華紅牙按到梧桐雨

可是王家遜白家

天子朝門撮合新後園高帟榜頭人青衫淚與金錢記

祇許臨川步後塵元青衫淚朝門勅配金錢記帟帟轉細指臨川之粉本也

妙手新纈五色絲繡來花樣各爭奇誰知白地光明錦

卻讓陳州羅米詞

仲宣忽作中郎婿裴度會爲白相翁若使硜硜徵史傳

元人格律逐飛蓬元人雜劇事實多與史傳乖迥明其爲戲也後人不知妄生穿鑿顧矣

比于剖心鮑吉甫元樊拜佛吳昌齡摘星樓暨唐三藏

莫笑謔言都不經

博望燒屯葛亮才隔江關智戒筵開至今委巷談三國

都自元人曲子來

是真是戲妄參詳誠樹蚍蜉不自量信否東都包待制

金牌智斬魯齋郎元人關目往往有極無理可笑者蓋其體例如此近之作者乃以無際可

校禮堂詩集卷二

十

指爲貴於是彌縫愈工去之愈速

傳奇作祖施君美散曲詞音陳大聲待到故明中葉後

吾家詞客有初成

弁州碧管傳鳴鳳少白烏絲述浣紗事必求真文必麗

誤將剪綵當春花

四聲猿後古音乖接踵還魂復紫釵一自青藤開別派

更誰樂府繼誠齋

玉茗堂前暮復朝葫蘆怕仿昔人描癡兒不識邯鄲步

苦學王家雪裏蕉

兩齒顰眉各闢妍梨花開出小乘禪鼎中自有神丹在

但解吞刀未是仙

仄語纖詞院本中惡科鄙譚亦何窮石渠尙是文人筆
不解俳優李笠翁

婁東辛苦變吳歛良輔新聲玉不如誰向岐陽摹石鼓
世人爭效換鵝書

一字沉吟未易安此中層折解人難試將雜劇標新異
莫作詩詞一例看

語言辭氣辨須真比似詩篇別樣新拈出進之金作句
風前抖擻黑精神并撒著黑精神北撒開黃髮男康進之黑旋風員荆端正好曲也

半窗明月五更風天寶香詞句浪工底事五言佳絕處

校禮堂詩集

卷二

七

不教移向晚唐中

王伯成天寶遺事半窗千里月一枕五更風似晚唐人詩於曲終不類也

前腔原不比么篇南北誰教一樣傳若把笙簧較弢索
東嘉詞好竟徒然

諧聲製譜幾人諧徐沈分鑣論北南白介云科渾不辨

浪傳于室其寧菴

卽空三籟訂南聲騷隱吳騷亦有情更與殷勤編曲品

羨他東海鬱藍生

五聲清濁查難分去上陰陽考辨勤韻是劉臻當日訂
周郎錯怨沈休文周挺齋中原音韻亦誤以廣韻爲沈韻

一卷中原韻最明入聲元自隸三聲扣槃捫籥知何限

忘卻當年本作平

先軾近禁音原異誤處豪釐千里差漫說無人辨開閉
車遮久已混家麻

下里紛紛競品題楊阿激楚付泥犁元人妙處誰傳得
只有曉人洪稗畦

懷酌亭

回首河梁袂乍分滿天霜雪恨離羣
不夢梅花卽夢君

答凌仲子

章 洞

琢就新詞字字嬌此行况聽玉人簫憑將滴粉搓酥

校禮堂詩集

卷二

七

句唱徧楊州廿四橋

程時齋山左書來云有登岱之作見示書達而詩
不至戲作

挾奇古仙人不憚梁父艱齊魯未了青約束尺幅間丈

人日觀等野馬囊中照耀金犀顏山靈拘囚苦局促夜

化老人來叩關再拜告古仙何時歸我泰岱山答云我

友在江介聊復寄示行當還退而祈真宰真宰大笑噴

其頑乃命六丁握電逐金刀下封赤鯉腹帶血持上天
天公讀之亦欣然含笑顧玉女藏之金函貯天府新詩

留絳闕素書不可發詔許赤鯉將之行又賜九河爲瀕

血神丹合其創素書與之吞置向天河中乘潮下夫門
天門水與長江通波濤汨沒隨飛龍飛龍騰蹕晴雲去
朱鬣花鬘落釣筒有客相思適相遇呼童攜歸得尺素
讀罷遲回思欲迷江天雲暗雨淒淒雄文險語知何處
塵世惟留小赫驥

校禮堂詩集卷二

校禮堂詩集

卷二

七

校禮堂詩集卷三

歙凌廷堪次仲撰

庚子

送方竹樓之潤州

泥滑冰融水亂流離人又放渡江舟此行飽聽西津雨
乘興還登北固樓疎柳有情迎客眼落梅無數打船頭
揮豪倘欲尋藍本一上高山望五州

看桃花

步履桃花裏桃花無路通回看舊來徑一片桃花紅日
煖草漸長雨餘泥乍融春光添幾許畫閣倚東風

校禮堂詩集卷三

挽趙雪蓬

白頭蓬戶抱遺編藥肆藏名七十年千首文章留海內
一生韋布老江邊置芻客有南州士負郭貧無下溟田
誰續真州耆舊錄好將軼事爲君傳

送鄔超然

撫劍不滿意樓前驕馬嘶臨風一揮手獨去薊門西淺
水魚難得長松鶴始棲期君在何許隔歲蚤鶯啼

寄酌亭

胸山城下柳離別昔年心揚子江頭月相思此夜深近
懷宣尺素遺道托瑤琴南國秋風蚤胡爲久滯淫

留別許嵩陽表兄

世路崎嶇歷苦辛當筵數語見情親生涯笑我餘孤劍
知已如君復幾人千里松楸燈下淚廿年萍梗客中身
從今得遂還鄉願感激臨歧倍愴神

阻風青山

晨起風打頭向晚勢轉大遙觀青山顛浩浩飛壩堞波
濤聲喧呌船頭肆掀簸客子俯首歎長年袖手坐抑鬱
掩篷窗去住兩無那日閱東下舟何止千帆過吾楫豈
不良時乎偶相左終當乘長風萬里巨浪破此意誰共
論孤吟仍自和

校禮堂詩集卷三

黃天蕩

舟行阻石尤三日未得放宵來旗角轉乃至黃天蕩混
茫連長空天地入俯仰星漢出其裏元氣曩萬象當年
韓蘄王血戰氣慨慷兵少力不支火箭著五綳哀哀古
戰場國殤風精爽至今波濤間百怪窮象罔是時夜無
月天水互明朗鬼雄騎大魚荷戈激流上青燐持作燈
從之變罔兩聚散迭隱見叫嘯歛來往篙師手指口魄
慄不敢響予時方對酒憶古結遐想推窗一酌之高歌
扣烏榜

舟中望攝山

一峰撐碧峭峻嶒傑閣飛樓占上層地冷未消三日雪
雲深疑有六朝僧孤舟此際虛游屐仄徑何人拄瘦藤
回首山靈仍自笑題詩聊復記吾曾

登雨花臺

建康城畔雨花臺形勢居然四望開獨客偶憑高檻立
羣山爭擁大江來香銷北里羞名士人去南朝想霸才
撫劍長歌重回首怒濤空卷雪成堆

采石

采石長江水滔滔萬古新當年江上月曾照謫仙人巖
谷猶如昔風流不可親惟餘一抔土常與謝家鄰

校禮堂詩集卷三

泊蕪湖

城郭標形勢孤懸澤國邊暮雲吳苑樹寒雨楚江船寂
寞漁垂釣喧呼吏索錢上游興廢係細數六朝年

張睢陽廟在灣址鎮

華清舞妖狐昭陵趨石馬哀哀老哥舒痛哭潼關下雨
都已不守唐室若崩瓦偉哉真源君奮臂捍中夏至今
江淮間歆祀徧郊野我行過宣州崇祀煥丹楮入門瞻
須眉英風起尊尊傍配許太守比肩坐高厦睢陽泊偃
師兩地碧血灑事後互謗傷疑案惑聾啞子弟尚不信
况乃悠悠者悲來薦溪毛再拜淚盈把

桓公嶺在涇縣

夕陽下西麓當路兩山夾初登猶寬廣漸上轉窄狹行
行四五里僕夫坐仰脅捫厯涉其顛我足亦困乏當年
峻約徒流兵此剽劫桓桓桓內史秣馬厲戈甲遺恨斷
要領碧血殷載業千載芳躅在猶足起懦怯崩厓帶餘
勁怒欲向人壓夜深人蹟稀但與猿鳥狎素蟾騰林表
塵鏡乍開匣來朝指前途羣岫碧空插

桓公祠

宜城內史此勤王遺廟真流百世芳一死能從君父難
九原應恨子孫狂居人伏臘仍香火牧豎郊原話戰場

校禮堂詩集卷三

輪輿東山謝安石階前玉樹悉成行

箸嶺

一嶺界宜欽突兀浮雲齊履底千萬峰不敢爭高低細
路如秋蛇盤迴接飛梯壁立緣青空蒼蒼烟霧迷嚴冬
十二月客子行攀躋夕陽墮前山妖鳥窺人啼巖罅生
腥風夜有猛虎棲異景豎毛髮顧視色慘悽積雪山之
陽半化為冰漸懸厓已難援况復多水泥奮臂攀藤蘿
側足踐蒿藜跬步偶失度下乃百丈谿陟險理則爾顛
覆寧排擠傳聞汪越國鑿此通征轡未審仄徑中何以
容輪蹄野語半雷同事往莫可稽題詩紀游厯排弄驚

昌黎

初至家有感

伯仲歸來千里餘眼中風物轉蕭疎故園舊舊成荒墟
喬木先人有敝廬白髮尚堪娛老母青箱何處問遺書
擬將築室荒田側十畝春煙日荷鋤

里中雜詩十首 并序

余兄弟生於胸海歸里時耆舊凋謝往事多就湮沒
搜訪閭閻月凡家乘所載宗族所傳及摩挲碑碣而得
者悉著於篇聊備遺忘非敢以爲詩也

海上勞生廿四年今朝始到故山邊村荒邑乘難詳載

校禮堂詩集 卷三

五

遺事聊從古老傳

憶從顯慶判山城梓里棠陰最愴情父老尚能歌舊德
可憐谿水至今清始祖別駕公諱安唐顯慶初自餘杭來判谿有政績載在郡志卒遂家焉

數椽舊是弭歌地寥落松篁冷夕陽剩有三橋居士筆

燕泥零落輔仁堂五世祖刺史公季父善人公建文會於村南爲子弟族人讀書之所堂各輔仁爲文書承書左曰不窺閭右曰來青軒其後築臺悉種梅花有松數株大可合抱

小閣猶存曲沼平當年雙鳳舊知名祗餘故額空塵土

誰識吳門百穀生刺史公及太常公明萬曆壬午戊子相繼登賢書公車北上吳人王百穀者雙鳳館三字以贈歸構別墅讀書其中今故額猶懸於門而宅已爲族人所有

比部分符守夜郎力指水蘭捍危疆烽煙甫靖身旋死

萬里忠魂泣點蒼太常公諱子儉刺史公仲弟明萬曆靖道經貴陽值木西安氏之變遂留守禦城全身殉難太常寺少卿

怡怡誦讀其幽棲小構傳聞俯瞰溪莫問臨清棲舊址

雅豚成隊菜成畦臨清棲先高祖東里先生兄弟讀書處也故址尚存今廢爲種菜地

英風毅魄滿乾坤異代聲名萬古存不特六忠祠畔路

歲時伏臘走諸孫六忠祠在溪側中祀宋待制公唐佐駙輔史公潤生刑部公世部內侍制公休寧人尚書公烏程人

梅山春草接蓮塘處處松楸半已荒不是含辛歸負土

誰捫殘碣到平岡五世祖墓在蓮塘高祖會祖墓皆在四等訪始得之於近村荒烟蔓草中殘碣猶存

校禮堂詩集 卷三

六

七寶莊嚴九品蓮小龕踈磬兩悠然客來夜半塵緣寂

溪水無聲月在天水月境在輔仁堂側中供觀音像

雙溪左右抱村斜村帶垂楊五百家待得春深齊拂水

綸竿簞笠送生涯雙溪垂楊最佳長條臨地開邑所無

來青軒夜坐

向夕掩關坐寂寥無客來中庭明月上照見梅花開

辛丑

深渡

客子溪頭晚放船緩搖雙槳下長川一灣流水清見底

兩岸亂峰高刺天餉婦攜筐迥舊村翁養社飯青錢

香醪莫惜頻沽滿今夜蓬窓趁醉眠

米灘

新安水錯出百里如同派其下有巨灘重險天所界大石截流立衆水共爭隘老龍伏波底掉尾弄光怪爪鬣騰之而歎薄激滂湃舟行偶不慎觸之立摧敗榜人面如土力盡不敢解貫索百丈牽攢篙十夫憊船底薄於紙性命寄纖芥同行三數人顛悸起再拜我獨驚未聞酌酒賞奇快人生宇宙間太倉一稊稗忠信吾固有波濤豈足戒既醉險亦過慨焉發長喟舉杯示彼曹茲游庶豪邁

校禮堂詩集

卷三

七

淳安

舟過淳安境春流沒漲痕亂山森似戟僻縣小於村錦石游蹤杳青溪戰壘存欲尋皇甫蹟新月又黃昏

謝阜羽墓

南渡山河作戰塵獨攜如意向江濱登臺自哭文丞相抔土誰憐宋逸民斷辭久封碑字古野花時傍墓門春惟餘晞髮新詩句留與行人一搶神

過富陽

江波浩蕩白鷗閒夾岸晴峰擁髻鬟十載摩挲圖畫裏於今親見富春山

錢塘江

潮水過富陽其勢乃漸寬羣山四散開現出白玉盤春雪將次消百頃波漫漫五日山中舟竿確經危灘今始豁眼界浩淼縱大觀微風起天末淡沲生晴瀾雁鴻或上下鳬鷖時往還枉渚望不窮遙峰秀可餐信哉山水區瀟灑非人寰安得買簑笠於此垂綸竿黃帽笑語我此是春時看恐君或未知七月八月間儻來觀秋濤佳鬼如銀山

辛丑正月二十四日過杭州易舟將發倉卒中借

猶子

嘉錫

放棹西湖僅半日許歸途依依猶覺

校禮堂詩集

卷三

八

清暉之戀人也

廿載天涯結夢思今朝真見放船時春生南國應無價人到西湖定有詩細雨已催冰做水好風將放柳成絲何當重作探奇客預向青山訂後期

過平望

濺濺流水淨無沙兩岸疎籬整復斜微雨暮寒將變雪野梅春淺未成花輕帆卸客欹烏帽小舫吳娘隔絳紗滿目風光任吟賞劇游豪興一何賒

吳江道中

風流當日順陽公會解吹簫贈小紅寄語東風休作雪

扁舟今夜過垂虹

虎邱雲巖寺

吳門登覽興初濃
禪榻遙訪舊蹤
高阜尚傳金化虎
曲池無復劍爲龍
一簾碧影沿芳草
滿徑蒼陰蔭古松
行到上方幽寂處
塔鈴遙答暮天鐘

滄浪亭

吳越江山興未闌
滄浪亭下又盤桓
高才自不能諧俗
飲酒何曾解罷官
澹澹花陰春弄影
蕭蕭竹色晚生寒
寂寥詩客今何在
俯首斜陽一倚欄

無錫道中

校禮堂詩集

卷三

九

雙槳搖開兩岸冰
斷雲明處塔層層
幾程碧樹辭吳會
一路青山到晉陵
門巷臨流繚繚室
人家隔岸曬魚罾
惠峯泉水清如許
欲著芒鞋苦未能

魯子敬墓下作

在丹陽

蒼涼蹲石獸左右
蔭松樹幾栽三尺土
傳是魯公墓當塗
昔逐鹿豚犬望風附
百萬江陵師天塹
欲飛渡吳兒仰面啼
膽裂敢相忤時公方
少年按劍勃然怒一呼
公瑾來定策非細故
赤壁奮蹴踏鬼域走
無路熊能江之東
王氣自此固借劉以
樹黨能令老瞞懼九鼎
未遽窺稍稍延漢祚
何人詆粗疎猥哉張子
布我來馬鬣下憑

眇生企慕狐狸不敢穴
疑有精靈護呂城亦在茲
過者不一顧

渡江望金山

大江赴溟渤其勢莫敢對
金山一片石故作倔強態
屹立當洪濤昂然不少退
亘古流不去下有巨鼉戴古刹
何崢嶸峰巒隱其內
雕甍接飛檐金碧炫螺黛
翠華此經過山靈被侵賚

宸章煥標題光芒照萬代
中流肅瞻視卿雲現黷黷
廣厦千萬間縑流數百輩
浮屠高七級上與太空礙
傳聞登極頂江天得勝槩
何當持綠玉高控黃鶴背

校禮堂詩集

卷三

十

校禮堂詩集卷三

校禮堂詩集卷四

歙凌廷堪次仲撰

壬寅

錢唐廉吏行爲山陰童丈二樹作

錢唐廉吏高景蕃歿後九棺不得葬見夢於童童畫
梅十幀售以葬焉

白楊何蕭蕭北風聲正悲北望北邙山邱墳鬱鬱十
歲讀詩書二十舉賢才三十作縣令吏民不敢欺四十
作刑官五十作監司不得上官喜獨結

天子知六十晉鴻臚七十奄忽歸同里老吉士隧石作

校禮堂詩集卷四

銘辭九棺不得葬廉吏不可爲賢者讀銘辭太息相排

徊愚者讀銘辭淚下如縷縻山陰童布衣夜輒夢見之
冠纓紅木難黼黻垂裳衣正氣軒眉堂堂方兩頤龍
須十幅紙幅幅生光輝慘沮前致辭乞畫十幅梅周南
有山長晨起往告之山長聞此語沉吟若有思鄉有賢
大夫二十舉賢才三十作縣令吏民不敢欺四十作刑
官五十作監司六十晉鴻臚七十奄忽歸九棺不得葬
請視吉士辭布衣坐小閣大筆何淋漓筆筆大秦珠幅
幅珊瑚枝洛陽貧太守拙宦被議歸囊出清俸錢買此
十幅梅畫軸卷贈我持此作葬費山長謝布衣太守助

布衣洛陽十萬戶交口頌布衣山長持錢歸買地南山
陞上樹松與柏下逐狐與狸九棺一時葬行人相歎咨
作詩告行人不用相歎咨南山有時爛高誼永不移

中秋泊美人灣

蕭蕭天際雨初收浩浩河千水急流日暮碧雲風卷盡
美人灣畔度中秋

自高郵至寶應

兩城懸澤國錯壤贊湖邊民以堤爲命帆隨水到天人
家三版屋生計一池蓮不見孫莘老推蓬意惘然

淮以南數百里無片石累日舟中意殊不樂戲作

校禮堂詩集卷四

夢遊蜀道歌以自廣

蠶叢有國名華陽千山萬山森劍鋸披圖覽記足未到
側身西望心傍徨場來淮南地寬廣部婁纔高三四丈
蕭疎滿眼不稱意雲棧飛梯夢想鳥道一綫天邊懸
有螺導我登其巔跑風巴馬疾於鳥下視雍梁兩點烟
劍門劍光半天燭對插奇峯萬靈伏歐冶聚得六州鐵
鑄作純鈞鎮庸蜀我來拔出雙蛟龍上下刺擊驚猿公
瑣瑣恩讐那足報會須持此臨崆峒迴看萬里岷江瀉
翠羽明珠衆靈逐邀我乘雲游太清手把芙蓉傾玉尊
學仙學劍俱無成枕上忽被秋筇驚覺來啓戶看蒼翠

莽莽長淮如掌平

讀元遺山集

神京喋血竟生還，忍死重過石嶺關。
一寸秋豪成野史，百年老淚灑空山。
身經北渡流離際，才與東坡伯仲間。
文獻中州盡凋喪，賴君大手紀完顏。

渡黃河作

九河湮故道，河勢日南趨。
豈曰難疏鑿，多緣賴轉輸。
下游平易潰，上策古來無。
佇見安瀾處，蒼生仰聖謨。

聖謨

宿王家營

校禮堂詩集卷四

三

行李初登第一程，荒村燈火客心驚。
長河東注雄無敵，秋色西來夜有聲。
千里荒塗憑馬迹，三更茅店感雞鳴。
不堪匣劍牀頭嘆，襖被霜寒夢未成。

發東興乘驢坐牛車上

隄邊柳幹雙桎立，道上車蹤一尺深。
乍喜山川開眼界，不堪塵土澆衣襟。
寒驢無分添詩思，健犢猶能起壯心。
珠勒雕鞍成底事，幾時走馬杏花林。

順河集

莽莽平沙合荒村，策蹇過農功資赤墀。
禹力在黃河，官道多栽柳。
人家半隱蘿，秋原衆年少。
猶唱大風歌。

五花橋圯於水行者咸以舟渡舟人言水自駱馬

湖來由沐陽下海州也聞之悵然

我本黃海民，寄身滄海旁。
滄海非故土，而我生是鄉。
里閭舊兒嬉，歷歷能忘所以。
浮屠氏不肯三宿桑，况復小人母白髮垂高堂。
四載事遠游，道路徒奔忙。
今年又驅車北走燕，趙疆道經五花橋。
橋下水湯湯，舟人云此水東流下。
胸陽水中有鯉魚，修鱗尺半長。
不寄一封書，使我心茫茫。

晚抵紅花埠

斜陽滿地柳毵毵，袴褶弓刀味漸諳。
一路青山爭送客，

校禮堂詩集卷四

四

銷魂已不是江南

傾蓋亭

路出問官里，空亭傍古城。
碑從何代建，蓋向此間傾。
有客徘徊久，無言感慨生。
如新頭白者，應愧昔人情。

夜至李家莊

片月浮雲裏，微茫路不真。
餓鴉聲似鬼，怪樹影如人。
氣以豪游壯，詩因險饒新。
行行沂水近，明發問前津。

渡沂河

石瀨舟難泊，黃邱客登中。
流沙漸露兩岸土，全崩波暖雀爭浴。
水清魚可督，傳聞春漲發萬馬勢奔騰。

過大峪屋

當路懸崖立稜稜百丈高
仄愁車軸折險仗馬蹄半蹶
蘇牽衫袖塵沙損佩刀
俯身矜脫轡捷下亦云豪

青駝鎮道中同張秋堂飲村店

苦竹搶籬茅蓋屋
草麻葉大棗初熟山中一雨秋更濃
無數嵐光侵馬足
小店青帘絕點塵
舉杯同醉幾頭春
鴉鬟十五當爐女
半掩蓬門學避人

蒙陰縣

蹊陵荒城下西風灑面塵
路遙行子倦縣小長官貧
秋影馬頭樹夕陽牛背人
東蒙山色好天際黛痕新

校禮堂詩集卷四

五

高堂生墓

七雄既龍門禮壞不可收
况經秦火後無復纖毫留
堂高堂生斯文守姬周
淹中十七篇保護同琳瑯
逸禮三十九已共煙雲浮
先王制作心賴此懸千秋
奈何後之儒排擊來相讐
置之不立學宋人乃其尤
六籍缺其二誰復加研求
割記以配經茲論亦謬悠
我過新甫山高墳峙松楸
再拜不能起涕淚泫泫流
議禮如聚訟折衷知無由
回首驪山下金棺狐兔遊

新泰重陽

梁父山頭日影微
西風和冷上綈衣
土惟白壤民知力

鞠有黃花客憶歸
沙路漸諸驢背穩
江皋空羨蟹螯肥
眼前賸得題糕興
輪與南雲自在飛

羊流店弔羊太傅

阿童街刀遊渡江
今年青蓋入洛陽
天開石馬一寰宇
誰致此者太傅羊
交精既滅當塗篡
緩帶輕裘鎮襄漢
不辭良藥活敵人
笑挈吳兒掌中玩
當時全晉恢雄圖
何難百戰平勾吳
豈知智士用心異
要令思澤淪肌膚
平將赤心置人腹
死後三年定南服
請看峴首峙豐碑
晉人墮淚吳人哭
道傍蒼鵝飛上天
長安宮闕成灰煙
南浮五馬民不叛
王氣猶餘二百年
萬騎臨江不敢過

校禮堂詩集卷四

六

望泰山

始信從前慮遠小
兒拔齒快一時
以力服人計誠左
君不見六十萬眾荆楚開
麋鹿夜走章華臺
五嶺甫營三戶渡
阿房徒取後人哀

岱廟

天際真形出巖巖
氣脈長三公尊上秩
萬古鎮東方遠道艱
梁父雄才憶漢皇
詰朝攀日觀濯足瞰扶桑
臺殿巍巍入杳冥
頭門雲氣護金局
冠裳自昔朝羣后
雷雨中有謁萬靈
巨石浪傳秦代跡
豐碑猶勒漢時銘
碧霞深處頻回首
齊魯迢迢未了青

望徂徠山

鬱鬱徂徠山拔地摩蒼穹翠色永不凋上有千年松屹
立秦岱傍勢欲吞羣峰儼然小國君不肯作附庸昔者
四七際琅邪起樊崇赤伏龍門野此地成盜藪何年側
強姦化爲文章雄會傳竹溪邊太白留遺踪又聞石守
道慶厯推鉅公我來望巖谷往事皆成空賢愚兩不知
但見青濛濛何時駕雲車絕頂鞭長虹喚起山頭月照
我太古胸

党竹溪故里

奉符山色青嵯峨汶水環抱山之阿竹溪仙去故里在

懷禮堂詩集卷四

山川憑眺悲如何百年人物中朝望落落雄才氣奔放
高文不獨冠金源小篆猶能逼秦相武元射蛟江水中
爾時文治猶未隆采石江頭孽龍死中都王氣方熊能
興陵受命開鴻運卅載人稱小堯舜唯公珥筆侍彤庭
鋪張功德陳謨訓同朝更有王黃華爭抒藻思紛天葩
雅雅魚魚壓揚馬秋山春水隨轡車治亂興亡翻覆手
可憐紅袖中原走蔡州城下哭遺黎止有文章名不朽
一時南北兩奇人坎止流行各有因應笑江東辛棄疾
空將辭賦作陪臣

發肥城口占二首

城頭初日影遲遲縣宰棠陰盡有碑獨愛騎寧胡與魯
至元癸未勸農詩元濟寧路與魯總管胡少中有至
元癸未勸農四首勸縣署壁上

空山浙滌泉爭落廢蝶荒涼草亂生拂拭吟鞭仍自笑
驛將瘦馬過肥城

宿長清白雲閣

恐人白日狐狸嘯到寺黃昏蝙蝠飛滿地月明僧不見

老松橫影入禪扉

嚴相公廢祠

在長清祀
元將嚴實

幹難河上五雲新開國功名屬武臣草昧能收文學士

英雄自識帝王真蕭條故壘成千古憑弔空祠定幾人

懷禮堂詩集卷四

八

欲訪遺山舊碑碣不堪殘址徧荆榛

齊河懷古

赤符天子重高勲回首南宮日暮雲不信祝阿秋草外

至今人道耿將軍

鏡龍八載帝中原會築孤城濟水邊鱗角未全成底事

殘碑猶紀阜昌年

德州道中

驅馬來屯事臨風一慨然山川空此日戰伐已當年大

路西通趙長河北走燕地衝徭役苦端賴長官賢

平原行

妖星夜照軋華山漁陽鼙鼓驚天關平原太守奮戈起
捷書如羽飛長安天子茫然愕相向不識真卿作何狀
二十四郡豎降幡一臂能將河北障少年幕下真英雄
指揮河朔如旋蓬一門忠義照青史斷舌更有常山公
由來翰墨因人重凜凜千年毛髮動援筆曾爲乞米書
摩厓更勒中興頌兩津河畔秋草黃過者涕淚雙滂滂
八十老死天不許要令氣節光皇唐叛臣希烈何足數
可惜千鈞發鼯鼠當時誰人爲此謀盧奕生兒非幹鼯
嗚呼昌黎片語成德驚廷議北面尊朝廷人生有幸有
不幸駐馬爲作平原行

校禮堂詩集卷四

九

董仲舒祠

獨抱公羊學千秋仰大儒漢廷三策最越國一仁無繁
露墜延際玉極空座隅如何丞相貴但用牧豬奴

河間獻王墓

一炬斯文盡遺經出漢初賴茲朱邸力得保素王書架
苑才安在淮南術已疎卽今三尺土持較復何如

鈞弋夫人歌

趙家有女好顏色時來嫁與秋風客一尺桐偶死泉鳩
小車夜召田千秋雙手如鈞待君理養得佳兒作天子
宮中空號堯母門年年風雨啼冤魂世人但知君太忍

那識英雄清禍本不見後來拓拔家聯臂空歌楊白花
路見菊花

風塵于里賦遄征一見黃花眼倍明記得去年風雨際
故人同醉廣陵城

河間城北三十五里有地曰毛精壘相傳爲漢毛

公塋處胡稚威撰河間縣志謂金末賊毛積元

未賊毛貴皆嘗掠河間壘以毛名非積卽貴非

毛公塚也

祖龍一火六籍殘厥初傳詩齊魯韓源流未真異師說
毛公嶽嶽生河間大小二序自子夏孔門一綫天爲完

校禮堂詩集卷四

十

詩人美刺不易曉賴此猶可尋其端事久論定置博士
皎日旣出噤火寒康成作箋傳萬古縱有異論誰能干
何人載筆逞臆見聖經等作淫辭看我行武垣經故壘
秋花照地紅欄斑居人云公葬茲處遺址不見沙漫漫
或言金元積貴亂劇盜曾此相鈞盤壘名之起或以此
未必漢代理衣冠我聞此語大驚愕下馬審視空長歎
千年河朔用武國習俗勤悍人民頑報讐任俠競相尚
經術掃棄同榛菅卽今抔土姓氏在尚冀力挽頹風還
奈何憑空肆穿鑿使冒賊號增厥姦作詩爲告郡耆舊
時率子弟來游觀年年封殖慎勿壞一壘之重如邱山

過趙北口四首

融融波影映樓臺
夾岸疎花煖欲開
怪底深秋春似海
前年此地

翠華來

釣船多在板橋西
漠漠遙天入望底
垂柳萬株堤一道
綠陰分破碧玻璃

趙女如花鏡裏懸
黃塵吹盡水澄鮮
并刀應比吳刀快
翦得湘中一幅天

蘆花頭白蓼花酣
萬頃晴波倒蔚藍
寄語垂虹老桑子
燕南風景勝江南

校禮堂詩集卷四

十一

癸卯

題吳上舍讀易圖

羲文世不作
大易遂渺然
堂堂魯宜尼
十翼絕華編
秦人烈火餘
幸用卜筮全
炳耀天地間
祖述賴後賢
商瞿游聖門
田何乃真傳
吉凶雜災祥
焦京母乃偏
流傳至東都
折衷來鄭子
王弼年少子
妄共莊老詮
唐初作正義
專主其說焉
餘風被宇宙
漢學如飛煙
何來黃冠師
忽出先後天
手畫太極圖
佐之河洛篇
諸儒尊於後
濂溪信於前
遂以道家流
加諸父象先
學者習其非
於今七百年
吳君聖人徒
獨抱遺經研
陰陽玩消息
健順參

坤乾示我讀易圖
方寸百感煎
放筆題數語
狂疾不可痊
詩成出相質
爲我破愚顛

古意二首上翁覃溪師

小草生田間
荆榛相蔽虧
托根在賤地
作花何足奇
田夫既不顧
采擷終無時
敢望雨露及
常恐覆耨施一朝
見君子謂是
蘭蕙姿移置
通都中殷勤
灌溉之草木豈
忘情芳馨日
以滋何時綴
爲佩以報幽人知

威鳳丹山來
萬里翔元圃
雲霞麗五色
文章照千古
從遊皆鸞鶴
不與凡鳥伍
巖下有山雞
顧視矜毛羽
欲附鸞鶴飛
含情不敢語
自慚兩翼弱
未足致高舉
鳳如不

校禮堂詩集卷四

十二

議察脈脈終自阻
矯首望青雲
朝朝鏡中舞

和作

大興翁方綱覃溪

據梧與枝策等是無成
虧滑疑寓諸庸堅白何足奇
圓折合比竹封豕非識時
萬籟叩南郭五車漫惠施
匠氏爲占夢忽逢梁棟姿
造物磊砢氣一笑偶共之
風露一會合礪谷交液滋
夢中喻用語聯曉焉得知
猗猗琅玕實下照瑤瑤圓
節足相應聲黍尺嗟曠古
奇律不易逢崑邱漫爲伍
相感聽和平非關矜毛羽
天闔日五色綠樹春鸞語
矢音毋自輕矯翮試高舉
遵陸儀既成中沚溯焉阻
嗟肯惠斯夕飲食式歌舞

客有以萬壽寺僧七松圖索題者書此應之

空山夜聚龍蛟聽經競繞人天師寶錫一聲衆山應
迷者遁走悟者化作枯松枝曉來跌坐手加膝數之其
數適得七或俯或立如行童齊受毗尼真戒律天風吹
松松有聲阿師心似琉璃明此身已幻畫更幻不妨借
畫開無生對面相看不相識默如雷霆語牆壁本來面
目知是誰舌上青蓮飛霹靂昨者有客示我此畫圖夜
夢蒼顏紺髮七丈夫正容肅我坐於上觀彼同拜金浮
屠覺後聞鐘心自喜悠然頓悟楞嚴旨向汝團蒲試叩
之可能干偈如翻水松乎松乎吾故人阿師日與松相

校禮堂詩集

卷四

十三

親他年祇樹林中再相見合看寸寸生龍鱗

宋漫堂中丞重雕宋本施注蘇詩乃邵青門所改

竄者原本殘蝕斷爛僅十之七中丞裝褱藏篋

自他山所見影寫本後世久不知有真鼎乾隆

癸巳翁覃溪師以十六金得之燕市舊題曰注

東坡先生詩款書吳興施氏吳郡顧氏有毛子

晉及宋中丞印始知世所行者非真也癸卯二

月出以見示命廷堪作詩題於後

大哉仙人今古無筆驅萬景如驅奴眞宰上訴天已怒
况復若手箋其書六丁下攫雷電走鉤元扶輿歸鳥有

猶存蠹簡落人間施顯姓名均不朽重開注本自漫堂
開鑪再鑄半段槍至今舉國傳魏冉不知更有咸陽王
吾師矯矯金閨哲八載衡文住南粵應是坡仙幻後身
重向南荒吐雄傑眞木市上偶見之古色照眼青離離
失喜不惜典衣只摩挲珍重同鼎彝昨過蘇齋取示我
零落縹緲逃劫人鬼物守護失爲訶斫斷蛟龍碎金鎖
歸來輾轉夜不眠匣中寶劍光燭天終當生剖蠹魚腹
搜取殘文續舊編

癸卯二月洪素人比部出守順德覃溪師以所藏

成化七年順德守黎永明所范銅爵贈行兼送

校禮堂詩集

卷四

十四

以詩屬廷堪和作

黎侯昔爲順德守趙人愛之如愛母修舉禮樂興庠序
明德馨香生瓊齒灰零落三百載一爵依然脫塵垢
老蒼駁蝕土花生忽入玉堂揮翰手幾年什襲篋衍藏
未肯輕將示賓友西曹楚國校士回轡滿千人萬人口
股肱大都需良吏一麾又繼黎侯後離筵不惜持贈之
古色稜稜照杯酒歎識猶存成化年座上羣公傳玩久
乃知微物因人重金玉區區非匹偶不然一器何足奇
直與循良同不朽朱幡曉發春明門冉冉旌旗照花柳
嘶風大道五馬驕父老歡迎羣吏走上下蕭蕭清風來

夜夜歎雲動星斗

程彝齋招同王石曜工部小集

在昔東原氏曾將漢學論二君能入室六藝得專門著
述書盈笥諧談酒滿尊晴窗忘晝永重與溯淵源

聞洪素人太守訃二首

讞獄懸秦鏡衡文得楚材朱幡剛北指丹旆遽南來對
酒情如昨題書忍更開遙知襄國路父老不勝哀
索米長安市曾分清俸錢我邀知己重人愛使君賢回
首成千古分襟甫半年墓門何日拜灑淚望江天

校禮堂詩集

卷四

十五

校禮堂詩集卷四

校禮堂詩集卷五

欽凌廷堪次仲撰

甲辰

甲辰二月至揚州金棕亭先生招飲兼贈二律即

席次韻

一鞭初自薊門還，憔悴風塵客子顏。未傍晴頭瞻北闕，却騎驢背別西山。文章道命原如此，貧賤驅人亦等閒。慚愧先生曾說項，殷勤仍爲掃柴關。

蘇門才士聚東南

謂羣

上客慙居玳瑁簪，秋水伊人情

未遠春風歸路夢，猶酣受恩真覺微。時重得解須從悟。

校禮堂詩集

卷五

後參今日竹西重話與尊前，又見月初三。

誰莊圖爲葉詠亭丈作

以馬不若以非馬以指不若以非指，物論區區那足齊。其分也成成也毀誰莊居士天爲徒，半畝小築城東隅。亂峯當窗水周戶，古栢溜雨蒼髯須。披圖恍坐青山下，舉世誰爲達觀者。所居不惜以誰名，庇寒乃構千間厦。昔者齧缺窮王倪，物所同是惡能知。民長濕寢，揣木處。繕以爲國，後安之始知。恢詭漆園吏，卮言寓言均未至。太山本不敵秋豪，妄將人我分爲二。我亦飄蓬東海邊，買山終日美歸田。何時卜宅烏聊畔，靜讀南華第二篇。

夏日感興

綠陰深處亂蟬鳴，望遠無端客思驚。已悔暫爲齊贅壻，可堪常作魯諸生。瑤琴此日彈應倦，金線頻年壓未成。底事廣陵佳麗地，照人惟有月多情。

甲辰去揚州阮伯元賦詩見送作此答之

我年二十餘海上，守寂冥朝夕研故書。所得良足樂，頗怪唐後儒。蔑古太穿鑿，千載訓詁傳棄之。士苴若後學，相傳染其病不可藥。說詩詆毛鄭，講易尊河洛。尚書古文雜麟史，三傳削至於古禮。經居然置高閣，但取小戴記輟轉相附託。譬之書大傳，上將壁經樓高談性與命。

校禮堂詩集

卷五

二

此外皆可略求遺，先舍近守約。畏求博我見雖如此，深恐識未擴。出門求友生，所遇多落落。持此語向人，掩耳輒走却。今春來邗上，飢寒守空齋。眼底忽逢君，不異雲中鶴。共語三日夜，解衣肆盤礴。刀解庖丁牛，斤去郢人堊。新秋我北上，與君乍離索。君賦送我詩，深情具盃酌。謂我他山石，可效攻玉錯。君才大如海，秋風振鵬鷁。一舉翔萬仞，塵世仰寥廓。著述信可娛，事功亦不惡。他日倘同登，毋忘貧賤約。

元作

儀徵阮

元伯元

壯夫不讀書，百年太寥落。所患無師承，辨逕多岐錯。

指日乃扣槃問天或捫筭所聞皆布鼓所見亦火烟
凌子來揚州其學無垠塲時時出緒餘爲我啓局論
書陳安國僞易斥輔嗣鑿與義尊荀虞廣圖黜河洛
讀史魏金進論統晉宋削更借叔然法和我舌與囑
倚聲與顧曲亦至析微漢具識無差池持論少迂還
况以居相鄰往來盡脫畧案盤具疏食卷帙雜盃酌
篝燈談轉清風雨響簾幕何常說遠行忽忽意無者
昔賢拜責言孤陋咸雜索惟思雙鯉魚素心或可托
握手更贈言持爲此後約親老家復貧相將磨好爵
乙巳

校禮堂詩集 卷五

三

乙巳二月初七日

皇上親臨辟雍講學禮成恭紀二十韻

七曜遵乾度三登肇太平歲汪

恩溥被巍蕩

德難名敝福羣黎壽宜威四海清萬年

皇極建二月辟雍成玉鬯頒

天府金錢發水衡直過殷右學不數漢東京取象詩箋

壁徵文禮注明涵雲波影細映日浪紋輕特

詔乘春令親臨率上卿六龍扶

寶輦雙鳳導霓旌博士橫經侍儒臣載筆迎絲楊風乍

展紅杏雨初晴仙丈形輝擁鑾香

御座紫祠官陳俎豆協律奏咸英經義紛綸出

王言辨析精說書標善至演易法天行重譯梯航接盈

階劍佩鳴駿奔周庶尹鵠立魯諸生

聖學高千古

皇仁徧八紘蕪辭同擊壤載拜矢丹誠

學古詩二十首

廷堪甫毀齒出就外傳受四子書粗識句讀而已少

長習商賈久之鈍如故乃學吟詠爲人傭書日月逝

矣而德不修也年屆三十閱市借人稍稍有所窺爲

校禮堂詩集 卷五

四

學古詩二十首

論禮數章係三十
外作今併錄入

憶昔學語日出就童子師迨使讀大學百讀百不知及

長服商賈自廢身中時幸苦竟朝夕僕僕爭刀錐棄去

勤誦讀學爲古文辭奔走風塵間爲人作嫁衣頭顱漸

老大中心常苦悲偶爾探經術始覺從前非聖塗雖未

見望望懼背馳義理浩煙海千載以爲期

西京傳禮家二戴暨一慶各有專門學授受異途徑學

官十七篇博士肅功令折衷今古文偉哉高密鄭別記

說禮言亦出德與聖不過章句餘雜引互相證詩外傳

韓嬰書大傳伏勝至今二傳存不與詩書並云何小戴

記乃較本經盛營諸疎述臣公然執國柄願言尊聖經
撥使反之正

民受天地中不能無偏陂聖人知其然制禮以節之其
精原性命其跡惟威儀吉凶賓軍嘉一一非矯爲優游
就矩則大道自可幾復禮聖所訓約禮賢所希不聞於
此外別謂神與奇後儒畏繁重翻謂不足治自遁於虛
寂穿鑿多支離舍禮而談理語錄空費辭

鄭氏注羣經易禮兼詩書擇言粹且精北緯均刪除其
書半在亡存者焉可誣周官非禮經載記亦漢儒紛紛
傳記家辭雜原分塗明其次於經始以圖識俱未學等

校禮堂詩集卷五

五

視之不識經傳殊集矢向前哲出口成妄愚詆者固庸
謬辨者亦拘虛非所議而議撼樹徒區區

儒林序五經周官未立學班書藝文志僅附禮家畧蓋
禮之支流存以備探索猶之書春秋汲冢國語若月令
及王制秦漢所依託胡乃號三禮辨名誠大錯自從唐
以還二書爭述作屈指注釋家著錄滿囊橐古經鄭賈
外學者日荒落何當誘利祿庶可漸疏鑿

儒者不明禮六籍皆茫然於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不
明祭祀制洛誥何以詮不明宮室制顧命何以傳不明
有司徹安知楚茨篇不明大射儀安能釋賓筵不明盥

與薦易象執究研不明聘典觀春秋孰貫穿如衣之有
領如官之有聯稽古興有獲用志須精專

大易贊天地三聖遞闡揚田何接商瞿施孟非無名真
源紹述微旁流起焦京縱茂寄生枝本根終難萌况復
王輔嗣私智雜老莊貞觀主其說漢學遂以亡賴有資
州李泰山拾豪芒宋人生苦晚去古益渺茫太極泊河
洛蠶測空披猖十翼尼父言胡不細審詳

逾冠讀尚書始與四代親孜孜論今古區別偽與真名
物及象數不暇勞心神堯典禹貢篇其學無涯津敷土
奠九州疑續撫五辰持此或問難遜謝空遶道因思古

校禮堂詩集卷五

六

儒者精博真難倫沿革考疆域推步窮春秋春仰不辨臘
次俯不知廣輪冥然天地間何以名爲人

士生千載下臆度千載前於理縱有得於事終懵然詩
人通諷喻載之三百篇善善而惡惡各以事繫焉不有
大小序微婉何由宣漢說雖紛綸靡不承師傳奈何信
後儒舊故等飛煙棄置毛公傳拊擊鄭氏箋古人不可
作吾寧守殘編

說詩主淫奔盡人知謬悠豈俟今之儒喋喋不肯休百
則論古音聲韻悉冥搜議論日益多實學日以浮不知
典與則隨處皆可求鹿鳴詠瑟笙燕禮非無由瓠葉飲

酒詩可考獻酢酬俎豆及燔炙器物密以周舍此不講
習開卷張兩眸鄭氏精於禮故可垂千秋

春秋出漢初公羊始萌芽嚴顏二氏學各自稱專家雖
有左與穀未立將奈何況敢舍傳文誓說爭誼譁慨自
鄭司農始操何氏戈延至啖趙後新義如亂麻人人論
褒貶戶戶相譏訶詎意聖人經竟同法律科三傳置高
閣玉川何太甚誰能界炎火太息空咨嗟

聖沒微言絕道在七十子苗裔徧天下各各有撰紀西
京彙羣言遂有載氏禮醇疵固不掩均屬聖人旨博士
漢代官不韋大賈耳片言苟足采乃與荀卿比豈似宋

校禮堂詩集

卷五

七

儒生吹毛論百氏高談表大中低眉講性理專門訓詁
學屏棄付流水

道非文不載文非釋難通字體苟訛誤流傳惑愚蒙爾
雅及說文力能匡聖功古者八歲後即使游其中自漢
逮汴宋猶未泯遺風淳熙變小學六書如枯蓬灑掃與
應對小子皆盲聾賴有漢碑碣尚足辨異同陋彼竈下
養但賞筆畫工

六書廢已久訓詁多闕殘一二篤信儒闡發誠艱難殷
殷考訂時亦擇心所安纖兒拾唾餘羣籍束不觀但取
許氏書閉戶施鉛丹六經所有字無不遭譏彈說文未

載者毅然信筆刪用力既不多已足驚愚頑等彼沽譽
念真見其肺肝宋儒論錯簡厥咎尚可寬似此偕妄罪
何止如邱山豈其許叔重遂掩周孔還

周衰異學興大道危將墜嚴嚴子居氏抗論辨義利同
時有荀卿厥功亦匪細法言中說文卓絕差可繼儒術
一綫傳千秋罕異議執意南渡來指摘無餘地性惡荀
况黜美新子雲棄至於文中子亦負僭經累嗚呼闕與
洛遂與洙泗配道統固云尊恐非聖人意

史有談天衍倡論頗荒怪冥心天地初幻想九州外焉
知釋氏言非即此流派彈指見大千須彌縮一芥語言

校禮堂詩集

卷五

八

文字間觸處皆障礙自非中有主罔不被其害小智務
高遠轉謂吾道隘機鋒逞聰明儒宗妄參會坐使聖賢
旨彼此互茫昧寄語高明資慎勿混疆界

龍門論六家獨推道精妙旨趣雖無爲要亦輔政教神
仙方技流判然不同謂何年合爲一借以極好耀至今
黃冠師不與初祖肖服氣游太清飛空躡雲騎寶錄雖
鬼神金丹養顏貌妄言姑妄聽未暇與之較倘使老聃
聞粲然亦大笑

史以載治亂學者資考究胡爲攀麟經師心失所守拘
拘論正統脫口卽紕繆拓拔起北方征誅羣羣冠干戈

定中夏豈曰無授受蕞爾江介人弒篡等禽獸荒淫無
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盡稽首世宗三十
年德共漢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構奈何紀宋元
坐令大綱覆免園迂老生永被見聞固安得如椽筆一
洗賤儒陋

文章無成法達意卽爲善高源萬里來曲折隨地變百
家異趨向各明已所見胸腹苟無得辛苦枉段練文極
自生質時代遞相嬗齊梁誇俳儷天章五色絢韓歐矯
其習遂爲不學便入主出則奴門戶競攻戰吾心別有
在硜硜守經傳

校禮堂詩集 卷五

九

十五學吟詩於今十餘載雲霞工琢鏤山雞耀文采近
始覺其陋稍稍自後悔昨來豁然悟是有道在誠能
具性情一往衆理解充學養以氣事半功乃倍宣德忠
孝盡紀俗輶軒採白首操管客推敲力疲殆斤斤辨唐
宋平地起江海書稱詩言志此後庶幾改

孔攜約檢討過訪深談竟日

翰林聲望重東州洙泗文章萬古流周髀遺經傳趙爽
公羊絕學繼何休眼分青白緣差等手染丹青爲校讐
秋草不嫌深巷滿肯來尊酒話綢繆

牛師竹先生以余與令子次原胡大樹思讀書辛

苦招游萬泉寺晚歸設饌暢飲卽席成詩

北風獵獵搖窗燈對牀夜讀膚生稜不分貴介與措大
三人一例成凍蠅奇章丈人有深致曉戒圍如促車騎
楊裘大呼來叩門約訪城南萬泉寺寒林有路曲曲通
老僧閉門芋火紅周堂野水凍欲裂仿佛人在玻璃中
歸來供具咄嗟辦紅燭當筵羅獸炭今朝何煖昨何寒
相顧所然一笑粲爲憐勞苦羅珍羞美酒不妨傾百歐
長安轉眼花如海何日慈恩並轡遊

丙午

送李載園明府之官保定同牛四次原作

校禮堂詩集 卷五

十

李侯豪氣天下無十年遍讀琅函書一朝綰符作縣令
展布聊發胸中儲三十亭亭面如玉長安貴人爭刮目
平生珍重八斗才獨爲陳梅寄幽獨憶昔逢君花滿天
歌樓並繫青連錢笑拂紫裘岸赤幘市人遙望疑神仙
名花一枝春一國我亦當筵醉吹笛別有娉婷吳苑春
等閒也露傾城色勝遊未已離緒生征車向曉辭春明
風流如君信不易作吏猶得依神京別離刺刺何須語
行見賢聲重畿輔袖中攜得薊門雲灑向花封作霖雨
銅章墨綬交輝光吏民嘖嘖稱循良但教人畏神明宰
不礙多情賦海棠

懷阮大伯元

千里關河一寸心金臺歲月苦侵尋美人何處暮雲合
行子未歸秋水深落拓敢希方朔米相思慵鼓伯牙琴
別來幾度蕪城雨誰與挑燈論古今

曉起望西山有感作

時學時文
已一載餘

東坡望廬山但識面目奇身未入山中曲折何由知

哭章酌亭四十六韻

少小同里閉簾幃若弟昆稍長並讀書相近逾相親我
長君匝月事我如兄尊以膠投漆中寸步不忍分朝朝
焚香食夜夜聯牀眠窮愁得密友亦復開心顏聞聲我

校禮堂詩集

卷五

七

君愛望影君我憐方嫌百歲短願訂他生緣已春我出
游留滯鑾江邊綢繆乍別離相思浩漫漫愁心類春草
莫可尋其端次年君取婦生兒嬌且妍中間隔數載懷
抱無由宜慰我尺素來語長意橫真時時夢見之如覩
天半雲未幾我挾書北入春明門君去我益遠兩地潛
酸辛年壯意氣盛謂富貴不難柔情不足惜小別不足
牽何期中道絕一旦成棄捐今年我下第秋風歸海濱
入門聞君耗痛哭傷我神譬如天邊鴻雙飛正聯翩猶
嫩去其一慘絕安可論撫棺一長慟淚如江河翻君婦
抱遺孤述君臨終言君息如游絲輾轉床褥間與我一

永訣北望摧心肝傷哉情至語路人尚難聞况復君與

我其命同一身君貌哲而頤纖妍如美人君詩清而腴
澹施如遠山君情深而長蘊藉如佩蓀收淚憶往事情
祝驚心魂初疑傳者訛又若夢寐然凝視一斷絕兩涕
重沈瀾再拜真生芻君前聽我陳生死雖異路情誼終
相連君子即我子不必紫九原莫憂形貌殊但令精誠
堅浮屠如可信再結未了因生生長傍依世世加愛恩
金有時而泐石有時而剝陵有時西易谷有時而遷火
有時而寒泉有時而溫惟我與君情萬古常纏綿

丁未

校禮堂詩集

卷五

十三

小孤山

碧樹紅樓映玉顏客帆初過小孤山前峯雲重黛眉淺
明月滿江聞佩環

南昌使署聞翁二宜泉館選之信用林丈韻呈覃

溪師

鸛鵲天書向曉過仙郎文思邁長河蘇門詩格斜川好
劉氏經傳奉世多侍直同看花影歷退朝應美佩聲和
他日伯仲聯翩上會見壘篲一處歌

大梁上舉大中丞四十韻

作刪邦屏翰惟良

帝股肱掌書周內史持節漢中丞若木卿雲麗扶桑旭
日升宮花園紫綬官餅宴紅綾天祿無雙選慈恩第一
層鳴珂趨瑣闥珥筆侍觚稜特簡

宸心契分猷

寵命膺九嶠方蒞止三輔盡歡騰婦子傳熙皞人交慶
蔚蒸溫如含璞玉潔比在壺冰昔者荏苒發紛然羽檄
仍指揮謀自靜守禦勢堪乘帳下沾醪醴行間挾纊綰
叛蕃潛穴鼠戰士脫鞬騰隴坂軍威壯秦關喜氣凝奏
功孚

黼座移鎮過峭陵豪右清兼併窮黎給斗升煙含藪麥

校禮堂詩集

卷五

十三

隴雨細稻花塍布帛家家足倉箱戶戶登河淮同瀕瀚
嵩室竝峻嶒瓠子流如帶桃花浪不興鈴轡虛請謁幕
府盛賓朋民被恩無轍人欽行有恒政聲元風仰學術
更宜稱器與山俱重心隨水共澄儒林齊鄭服文苑歷
歐曾四海尊山斗諸生負笈登疏經河北賈注史汝南
應訓詁今多誤聲音古可憑百家資考證六籍表師承
象緯殫心考輿圖悉力徵長編刪李贛事畧續王偁鉅
製千年貫雄辭萬手膺是非分黑白得失判淄澠大雅
誠誰竝鯁生敢自矜晨昏瞻白髮風雨愧青燈何幸親
顏色從茲得準繩叩鐘人寡學殫缺客何能俛俯情無

極低回感不勝慚非鴻鵠翼願附九霄鵬

校禮堂詩集

卷五

十四

校禮堂詩集卷五

校禮堂詩集卷六

歙凌廷堪次仲撰

戊申

杏花四首和方五子雲

細草初生柳未芽
梁園日日靜吹沙
東風信是多情甚

第一先開及第花

遲日扶春度遠林
晴霞幾疊護簾陰
有人小立花枝下

持取春衫較淺深

閒梅遮柳最溫柔
潄潄輕陰古渡頭
乍暖乍寒人夢醒

如絲春雨小紅樓

校禮堂詩集卷六

芳辰別院鶯能語
亭午空階蝶欲來
正是濃春好天氣

粉牆風細一枝開

秋帆中丞每歲十二月十九日置酒高會爲東坡

作生日丁未冬以病不果於戊申正月補爲之

同人各賦七言長句一章時在坐者吳竹嶼舍

人張吾山廣文唐柘田進士方子雲布衣洪稚

存博士徐朗齋孝廉朱秋巖明經沈春林上舍

王石華萬夫二茂才也

去年六月客豫章辦香會祀分寧黃

去年夏隨覃溪師於南昌使署爲山

谷作
生日
今來輻輳大梁道
盟手復爲公稱觴
唯公嶽嶽人

中傑賦命何因困磨蠓
中丞欲挽造化權
故遣尊開孟

陬月公本紫府驂鸞仙
游戲偶值熙豐年
華嚴六十六

小劫初度強半皆南天
東都雖好夢不到
英惠瓊儋非

所好治平二年直史館
元祐初元知制誥
前後數載留

京華淋漓大筆紛天葩
玉堂倡和誰第一
好頭赤圖雙

井茶嵩陽吟館重開燕
精爽知公此猶戀
瓊筵小部列

笙歌不亞金蓮送歸院
旃檀婆娑律雲一
絲靈風雜香來

無時湘梅半開月將上
身騎鶴蹀躞雲姿
翡翠蘭荈競

相語論詩向公公定許
獨將健筆壓西崑
不向江西作

初祖學古遺貌神自同
餘子紛紛俱望風
具茨流汗宛

校禮堂詩集卷六

邱走尊前祇許配涪翁

次洪稚存開封寒食日追憶舊游二十首元韻

客懷空對酒盈卮
輕暖輕寒薄醉時
根觸舊游春最甚

鴨桃如繡柳如絲

擊筑曾尊燕市屠金臺
芳草未全蘇
荆高去後酒徒少

空有好山如畫圖

衝煙雙槳欲何之
小泊豐臺獨詠詩
仿佛西湖西畔路

畫船搖過水仙祠

瓊華島外綠迢迢
拂馬迎人柳萬條
幾陣好風連夜雨

驚黃遮斷玉河橋

高樹晴沙向午行
時有看花人出城

茸茸沙草細于苔
薄薄山桃豔比梅
零落瘦金書幾字
披雲樓下野花開

如弭大道望中賒
淺白深紅夾路遮
行過樓臺金粉地
茅檐近水兩三家

回眸一笑直千金
曾逐輕車傍柳陰
誰信金明池上路
春燈軟語又論心

旃檀小閣覆橫塘
靈瓊低低祝淨光
多謝箇儂真愛惜
幾時花送馬蹄香

校禮堂詩集卷六

三

雷塘煙月二年居
放艇多乘細雨餘
楊柳東偏蓮葉北
跳波潑刺一雙魚

湖光侵曉碧無涯
藻影縱橫荇影斜
八尺短簷三尺檣
白鷗波上是儂家

慈雲寶月印清池
熾盡塵心禮導師
顧影忽驚花滿袖
未除結習又題詩

樓名尺五望亭亭
微露遙山幾疊青
翡翠太濃雲太薄
都將芍藥作圍屏

黃鸝深樹影交交
牆角新分翠半梢
別有梧桐高百尺
拂雲留待鳳皇巢

尋春多傍海棠行
薄莫歸來懶送迎
坐到夜深窗弄影
潯紅猶在月中明

十年夢想刺初通
雪苑談經幕府中
他日春明門外路
與君同看杏花紅

眼中莫漫羨王郎
青眼高歌大道旁
深夜雨窗眠不穩
匣中雄劍吐奇光

擁鼻微吟日幾回
清詩和罷苦低徊
輪君一事真豪邁
手折蓮花嶽頂來

年年浪迹逐詞場
說到江鄉夢亦忙
孤負雙溪三畝宅
成團黃蝶菜花香

校禮堂詩集卷六

四

褰游漫賦麗人行
蚤有新篇得意鳴
不是方干詩句好
更誰佳句和淵明

固城店在柘鄉縣北
爲古鄆城其南五里有光武
廟後漢書光武帝於鄆南
卽皇帝位卽此地後

更名高邑非今之高邑縣也

河朔收銅馬雲興赤伏符
皇哉規九有帝者奉三無
尊祖留高邑車書會下都
何因崇讓緯代漢啓當塗

正定道中示沈八春林

新秋襖被向燕臺
並轡論心亦快哉
恒岳似龍仍北拱
摩訶如馬自西來
山川到眼俱增色
風雅逢君未易才

莫漫驅車重懷古亂鴉飛盡暮雲開

戊申出都留別胡大樹恩牛四次原

我作京洛游得交兩丈夫次原佳公子翩翩美且都胸
次隘九州復有吾鄉胡共飲燕市傍醉即同歌呼深感
次原賢獨開屋一區招我與胡君下帷晨夕俱几席互
切磋骨肉情不殊豈無偶乖性分終難渝市樓朝聽
歌塵榻夜讀書佔畢宵苦飢殘粥搜空廚燕釜手自烹
辛苦還相娛富貴慎勿忘此語良非誣是時君家人竊
竊譏狂愚名父丈人行自足知吾徒時時相勞苦擊鼓
吹笙竽丙午君二人奮步升天衢唯我獨垂翅落拓歸

校禮堂詩集卷六

五

江湖逾歲我北上一擊中副車所得不償勞有若食小
魚行將歸養親南發騎疲驢二君送我行尊酒置路隅
上言加餐飯下言慎起居男兒當別離何事空踟躕元
冬澤乾源雨雪行載塗轉盼重來時萬葉當蘇蘇大道
直如辟芳草鋪氈握手寶釵樓一笑雙眉舒策馬聯
轡行花下傾百壺

己酉

牛揮雲太守宜石假山

憑誰鑿破碧孱顏萬里飛來几席間有客袖中曾納海
何人夜半解持山浮嵐隱見宜相對曲逕紆迴未許攀

底事踏雲誇汗漫居然五嶽片時還

孫淵如以編修散館改官刑部却寄

鑿坡曾直鸞鶴行又佩西曹比部章我道經師備作賦
誰云才子例爲郎著書未礙尊公毅讀律何妨合老莊
贏得詞林增掌故謫官猶許向人狂

聞阮伯元館選之信

咫尺瀛洲路君登最上頭乍聞天畔信頗解客中愁
陌聯今雨青燈憶舊游江關蕭索者春過尚淹留

題汪處士印譜

先秦繆篆易以石此法始自王元章多君筆如莫邪利

校禮堂詩集卷六

六

能使字作珊瑚光壽承雪漁非駿足李斯史游真雁行
他日摩崖需鉅手不容更作善刀藏

上學使秦端星先生

己酉榜後作

持衡京兆拔孤寒未見先邀國士看鑑別精嚴公輩少
文章遇合古來難戊申鄉試先生分校北闕見予文與
爲惜曾勞匠石施斤斧敢向秋風振羽翰寄語江鄉
舊儔侶托身須傍五雲端

庚戌

次韻覃溪師獻縣道中見懷之作

小小耕海濱但知麻菽麥治經力作暇伊吾記崎嶇昔心

虞無授受慨焉事行役齊魯既經過燕趙復游歷欣於
絳帷下山斗敬初覲提撕勞精神指畫費心力三傳異
文辯五禮疑義析著錄羣弟子一一遞相識聯離已三
年寤寐依几席低徊古今情縈絕風雨夕誦讀所未安
胸腹久堆積會當軒車來展卷日請益

獻縣道中寄懷端林敬堂仲子蘭臺與齋

大典翁方綱 耳齋

驅車獻王宮改火及新夢倦言汲古心何以申在昔
憑眺值初陽繼繼忝行役原卉俱靡靡館基猶歷歷
四禮意可稽三雍面如覲卓爾大雅人艱哉補遺力

校禮堂詩集 卷六

七

後來哀輯家笑自經傳析千年溯師承前哲想多識
邇日同心友幾得其函席江干擷蘭芷薊北矜晨夕
暮雲林埃轉芳月煙景積舊夢勞中宵心知望三益
會試聞捷作

平明飛騎出天闕一紙紅牋姓字香自是羣公精藻鑒
非關賤子善文章宵褻敢擬臨東觀春草還欣慰北堂
憶否黃簾十年夢短榮風雨讀書牀

四月十八日

正大光明殿覆試恭紀

魚鱗沉沉曉漏催褐衣

詔許入蓬萊未含雞舌香花正先向螭頭視草回日影
乍高雙闕迴

天顏初近五雲開幸叨朱紱眞非分敢謂長楊作賦才

懷舊詩四首

故禮部尚書座主德定圃先生

我師河嶽精蔚爲

昭代光十九成進士抗志登巖廊中外五十載經濟兼
文章公事

國史書不必俟表揚孤生知己恩感激何時忘昔在著
雍歲獻策京兆堂爲文太驚俗聊發胸中藏本非趨媚

校禮堂詩集 卷六

八

媚謗議庸何傷時公典文衡華節喜欲狂謂此雕鶚姿
百鳥不敢望嗜好與世殊按劍爭短長公非狗衆論厚
意固難量稍稍加琢磨要令成圭璋抑之置副車猶勝
棄道傍榜發我謁公慰藉非尋常騏驥或更駕雲路終
騰驤是冬我南歸明年舉於鄉北應禮部試榜射天街
黃公已騎箕尾不得依門牆再拜奠公酒涕淚沾衣裳
故翰林院編修程載園先生

我初入京師逐逐肥馬塵感君一見我許我觀國寶爲
我謀一枝不憂長安貧君家本素封獨與蓬掖親黃金
信手盡非爲營一身廣厦大布裘寒士忘艱辛修繕一

尺餘談笑超羣倫平生所爲詩豈讓唐宋人壓囊千萬
篇韓杜蘇黃陳老作吏部郎馬骨高嶙峋

詔修石渠書特改侍從臣似此稽古榮亦足垂千春別
君未經年聞君西走秦擬緘尺素書遠托黃河鱗忽傳
君信來客死渭水濱傷哉不復見西望驚心神隻雞路
阻修懷抱何能申慰君君莫悲君息眞石麟他年讀父
書天路揚通津作善必獲報至理寧無因

故陝西道監察御史任幼樞先生

當世博洽儒首推吾郡戴先生與之友淵源固有在三
禮浩煙海學者任沾溉精心釋雜服拔戟成一隊考古

校禮堂詩集卷六

九

研六書注史搜五代學深矜張盡虛更益謙退公餘陪
燕閒屢得接清誨開尊羅酒漿堆盤雜鮮菜藹藹欽和
平英英見節槩在廷特薦舉校書天祿內其事者數公
袞袞貂玉佩先生冷閉門寂寞仍故態浮沉郎署間奄
忽十餘載一朝著鵷冠天下望風采何期游玉京有志
竟未逮弱弟扶櫬南妻孥慘相對清節乃無後鬼神何
憤憤緬懷風背情眞摯藹時輩寢門未遑哭椒漿向空
酌千古信必傳斯人不可再

故順德府知府洪素人先生

歙州盛文物巨擘稱三洪君在兄弟行譽望尤隆隆攜

藻

玉皇案作賦聲摩空孤操潔於冰匪獨文章雄受

命校楚士所拔多宗工至今漢水上庠序歌清風賤子
京洛游潦倒如寒蟲感君分俸錢令我囊橐充君出守
順德邀我使與同時將試京兆未及酬深衷無何君卒
官素旆歸江東撫懷不能止兩涕時冥濛中間走荆豫
魂夢無由通庚戌我驅車應試春闈中得與貴介弟同
日登南宮握手道故舊懷惻心忡忡君歿已七稔宿草
應蒙龍善人不永年遇齋名必豐他年竹帛上聲聞垂
無窮文苑循吏間定論自有公

校禮堂詩集卷六

十

神仙

神仙居蓬萊白玉爲階延鐵輿金銀臺照耀珊瑚屏仙
娥衣六銖丹頰長眉青下方機盈臣耳目所未經木立
手指口情悅心靡率呼虎使鼓瑟屏息不敢聽妄指爲
妖怪播弄其精靈嗚呼糞壤徒沉溺何時醒

歸舟雜詩十六首

刻楮三年事竟成自憐辛苦太慈生春風綠帳情何限
知己生平兩北平受業翁覃溪師
座主朱石君師
注目寒江一笑中紛紛得失競難蠲後官亦有良家子
羞把黃金買畫工

研經稽古最宜人載酒評花事亦新同學少年俱好在
孫郎憔悴阮郎貧 淵如刑部 伯元編修

籍甚奇章奕葉孫翩翩安定舊清門從今風雨評千古

尊酒何人與細論牛次原明樹 思雨孝廉

廣渠門畔柳絲柔彌望新禾綠乍抽五十里中塵不斷

小車纔卸又登舟

人家夾岸屋參差樓上新樓門畫眉紫鱗黃魚都入市

津門五月泊船時

簡絮經流互異同九河故道盡成空秋風瓠子河南徙

漳水滔滔日向東

校禮堂詩集 卷六

十一

德州城外水接藍侵曉乘風又挂帆記得故人同襖破

塵沙如雨打征衫癸卯兩午兩偕胡大樹思 出郡均由陸路取道德州

平田兩足豆花腴小艇斜陽晚曬督鴻雁不知鈎黨事

也分南北過甘陵

濁衛茫茫下遠灘汝流清淺澹生瀾可憐廂裏盈盈水

出牖難同在牖看

朱旗畫戟繞城來十里傳呼喚牖開誰向荒原等玉貌

蓼花紅徧射書臺

汝流南北此分趨稅稻三吳玉不如畢竟河渠功利溥

荒祠猶祀朱尚書

高樓上與白雲連把酒臨風酌謫仙樓上題詩無客賞
憑誰喚起李青蓮

艾山陪尾導源來想見當年費決排莫接國經徵禹蹟

泗沂久已不通淮

兩月蓬窗百慮刪篙師懶卧舵工閒好風忽送御河棹

望見江南一角山

風塵十載走東西水驛山程記雪泥會買江鄉田二頃

侵晨視膳暮扶犁

校禮堂詩集 卷六

十一

校禮堂詩集卷六

校禮堂詩集卷七

歛凌廷堪次仲撰

辛亥

過龍且鎮作

龍且鎮在海州南六十里本魏龍且縣案魏書地形

志海州領郡六注劉子業置青州武定七年改治龍

且城即龍且縣屬南齊書州郡志青冀二州僑置鬱

洲元和郡縣志後魏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爲海州

卽魏書所云治龍且城者也海州之名由是昉焉高齊

文宣帝始移海州蓋斯土沿革之最大者州志闕載

校禮堂詩集卷七

不學者遂妄指爲淮陰破楚之處亦可哂也

荒墟古名郡莽莽遺址平土屋百餘家誰識東彭城元

魏改青冀州始以海名龍且刺史治入齊方變更史紀

武定初伯起博且精此邦太沿革所係良非輕志乘既

闕載湮沒誰爲明瑣瑣免圖更不學遂臆行妄引破楚

事遠與濰水爭俗子多附會詎足煩譏評今春道出此

使我心怦怦故蹟不可見唯見春草生駐馬三歎息徘徊

空復情

沐河

茲水青州浸東南逕厚邱沙明橋外市波曠郭邊樓神

禹未嘗導周官方見收環城耕鑿者賴此溉田疇

過宿遷

八年三過鍾吾驛都趁霜風打槳來今日騎驢春水外

綠楊門巷杏花開

楊莊集曉發

南斗方中夜向晨蒼花斜月照青燐埋沙戰骨寒成魅

守穴妖狐閭化人樹得疾風喧似雨衣露曉露細於塵

荒煙漠漠前村遠時聽鴉鵲語斷榛

符離

荒村傳是古符離德遠當年此濱師信使已通仍議戰

校禮堂詩集卷七

隆興更不及開禧

蒙城懷古

斗大荒城萬木中行人慨古思無窮尚餘斷鏃埋春雨

誰見殘碑紀戰功破堞草仍梁代綠廢屯花作晉時紅

姚襄侯景俱黃土剩有清澗日夜東

發澗水

春風濺濺澗水生日高打槳煙中行散金兩岸集晴蟻

碎錦一林藏曉鶯嵐光迢遞翡翠碧浪影澄澈玻璃明

乘流東下向前浦歸雁時時聞數聲

塗山懷古

在懷遠

有夏朝羣后塗山閼古今賦財三壤則玉帛萬邦歸乃
又敷寬政惟微辨道心小正端首歲大漢肇元音律已
惟恭儉貽謀戒色禽錫圭平水土鑄鼎象山林薄海均
耕作斯民免陸沉舟車兼橫轅癸甲復辛壬制怪安淮
甸驅神孽華陰經營壺口載疏鑿孟門深充豫籙惟幣
荆揚貢厥金平成千載續飢溺一身任稽古謨書大成
功帝曰欽黃熊郊配食黑牡禮居歆橘柚供籩豆梧桐
中瑟琴會稽封尚在岫嶠蹟難尋落日川原古春風草
木森蟻珠明別浦陽鳥度遙岑廢廟門常掩殘碑字半
侵遐思明德遠瞻望起長吟

校禮堂詩集

卷七

三

泊臨淮關

跨水浮橋迴車徒絡繹行估船鹽米貴關吏綺羅輕浦
渚春流滿檣帆夕照明因思舊遊地晚泊武昌城

阻風五河縣

渺渺長淮天四圍石尤吹浪打征衣燈前聽曲大魚出
草際恐人飢鵲飛濠濮微茫猶在望僧伽咫尺坐相違
高歌把酒篷牕底不及春鴻接翅歸

泗州僧伽塔近圯於水作詩紀之

昔者我讀退之集長句記送澄觀僧曰茲有塔三百尺
雕甍照水高峻嶠後來玉局亦云爾看山拾級丹梯登

韓蘇紀載著歌咏古語鑿鑿寧無徵今年買舟泛淮水
片帆如席長風乘經過臨淮訪名蹟眺遠擬拄胡孫藤
浮屠咫尺望不見但見大浪來千層所聞乃至異所觀
得毋舊說皆夸矜榜人敘稚前致語此事信有非虛稱
自從長淮障成澤古塔久爲雲濤蒸巋然水面峙空濶
篙楫往往摩其稜閱年既深基漸圯一旦忽若懸厓崩
中藏小塔數千百隨風飄落如秋蠅至今遺址尚在水
睇視須待寒潮澄我聞此語長太息古來萬事有廢興
唐之元和宋元祐營造修葺驕才能想見當年庀木石
亦願浩劫常相承豈知距今未千載彈指何翅風中燈

校禮堂詩集

卷七

四

邇來泗州亦遷徙圖經乖異不足憑題詩聊復記其事
細書歲月留行勝智珠在世倘不滅客囊會見光芒騰
物理真縮等閒耳舊貫尚可重因仍僧伽靈異二公作
或有好事輪繒贈他年地志載始末簡編應記吾遊曾
蔣家壩

板橋南去棹離東泡露天桃破小紅一種天然好標格
可憐行客太匆匆

望洪澤湖

似帶長淮水今成萬頃波居民爭白浪故道讓黃河輪
運經過易隄防利賴多頻年秋信穩蒨屋樂如何

周家橋田家

春風籬角開絳桃新蒲出水一尺高鴨雛咬波藻荇亂
晴流汨汨響桔槔修鱗魚舉網得長腰白米臨溪淘
小姑入時巧莊束青裘出自家機織嗟予十年苦奔走
僕僕塵土堆征袍中間燕趙宋魯衛打面雪虐兼風鑿
不然盛夏五六月江湖萬里乘輕舸鯨鬚吹浪疾若矢
蛟齒寄命纖於毛似茲好景見亦罕仿佛圖畫來遊遨
何時卜宅雜農圃簞笠煙雨耕東臯或言此地近淮堰
一隄以外皆洪濤秋霖咫尺失防守頃刻婦子聞啼號
求田問舍須擇土胡棄萬鎰爭釐豪論雖近理太深慮

校禮堂詩集

卷七

五

所見與我相皆警區區得此復患彼安得樂境容彼曹
人生宇宙各有命丈夫窮達任所遭況今蒞屋安猷猷
仰荷

聖主勤憂勞有腹但可卧牛背有手但知持蠶蠟試思
舟車終歲出何如錢鋪當春操江鄉若獲田二頃茅舍
日日傾村壑

答張集堂明經郎書其明湖春泛圖後

曠昔游濟南鼓棹歷下亭渺渺半城水倒映嵐光青白
鷗意瀟蕩紅蕖花娉婷別來三數年時時夢煙汀先生
飮經史書劍窮四溟六籍任疏鑿萬景供使令會留齊

魯閭細訪金石銘解纔鵲華橋百頃春冥冥笑我海上
居寂莫影答形胸東地卑下濕氣生羣腥蟻蟻撲面飛
龍鼃不可聽手卷終日卧閉戶傾醪醺一旦識君面快
若沉酣醒高寒古眉宇肅穆舊典型讀君贈我詩齒頰
生芳馨重帷雨幕幕短几燈熒熒促膝竟夜談高屋水
建瓴如在箏笛隊咫尺聞雷霆示我一幅圖挂之八尺
屏華山灤水上不異身重經把酒話舊游共倒雙玉瓶
聊借雪上爪誌此波間萍醉後題數語曉色窺疎櫺詩
成當息壤無俟重丁寧

壬子

校禮堂詩集

卷七

六

題謝蘊山觀察種梅圖

昔游洪州歲丁未襍被十日留蘇潭是時日躡鵝尾次
梅信已過無由探潭上芙蓉一千柄覆錦繡段晴霞涵
主人好客忘勢分把臂入座容狂談人生從古重知己
期許過望心懷慚亭亭玉立兩公子殷勤勸我停征驂
此事回首三數載側身西望情空舍前年先生膺

簡命持使者節來江南意中乃有賤子在不惜百里馳
瑤函昨來淮上復相見如寒得煖苦得甘官齋下榻晝
方永脫畧禮數夙所諳池上輕萍綠澹澹風外弱柳青
幾幾種梅之圖取示我香雪如海堆雲藍低低橫枝照

近水離離瘦影浮遠嵐鳳毛森然露頭角階前寶樹今
成三長君岐疑日下鶴次君秀慧書中蟬裘師最小白
勝雪亦解背誦聲喃喃先生把卷坐其側似此樂事誰
能耽屬題數語志離合瓦釜敢與黃鐘參京華他日倘
重過玉梅花下須沉酣

蘊山觀察以官齋種梅詩索和次韻四首

衙齋寂寞素琴橫手種梅花比玉清瘦影一枝春有跡
大河千里靜無聲滋培總屬經時意灌溉仍兼濟物情
用作和羹他日事莫辭霖雨答蒼生

檀黎疑苦桂疑辛似此微酸最可人栽處好尋高士伴

校禮堂詩集

卷七

七

開時應現宰官身風回虛曠雲凝骨夜永空階雪借神
除却召棠清蔭在等閒草木敢爲鄰

若爲看去記揚州又綴寒香溯昔游剛愛橫斜籬畔路
最宜高下水邊樓疎枝自倚冰稍補密蕊須尋月斧修
此是歲寒松竹侶爭春桃杏漫悠悠

分得瑤臺第一花殷勤移植向官衙須知東閣行吟地
不比西泠處士家細雨足時應結子凍雷驚後早抽芽
新詩一樣留袁浦敢望重來護碧紗

題謝祗山明經藝蘭圖

猗猗秋蘭芳渺渺秋江深荷衣綴爲佩萬古騷人心先

生靜者流國香夙所欽九畹手自植日夕相招尋出處
豈殊轍契合無古今此意誰復會譜入白玉琴微颺襲
我袖朗月照我襟曲罷將折贈迢遞懷知音

絕句四首

自怯空疎論轉嚴儒林文苑豈能兼不聞盧駱王楊輩
模學付將孔賈嫌

蒙鳩繫華本無根果是文雄學必醇信否昌黎見殷侑
尚慚不復比於人

明堂雅奏品原高牧笛隨風韻亦調何苦矜張村曲子
翻云勝得九成簫

校禮堂詩集

卷七

八

枕經昨史事無涯爲報先生莫浪誇刪却強顏支飾語
也應喚作小名家

寄壽翁覃溪師六十生日四首

春風函丈斗山尊十載從游得細論竊效皇熊申鄭義
欣隨籍湜列韓門浮華務戒方爲益微賤蒙知始是恩
欲識淵源相接處長河萬里溯崑崙

宇內文章仰鉅公真儒詎與俗儒同遺經著錄洪丞相
古學專門賈侍中字向六書尋正解禮從三傳得旁通
遙知魯國諸生在疑義盈胸待折衷

金石紛綸手自排曠然詩境此重開清如閬苑仙音奏

悟自華嚴法界來考證直躋歐趙上臨摹欲挽晉唐回
卽教餘事論風雅也讓先生一代才

中秋璧月正盈時僕指初周甲子期自著名山千古業
人推薄海六經師傳家學術儒林重報

國清操

聖主知淮濟迢迢隔南北寸心應與尺書馳

蘊山觀察以公子益之崇之昆季常棣圖見示漫

書四首

比肩花下共怡怡矯若臨風玉兩枝會見文章與科第

蘇家軾轍宋郊祁

校禮堂詩集卷七

九

披圖真羨二難并常棣花開照眼明敬以事兄榮覆弟
說詩應憶鄭康成

骨重神寒品自奇廟廊位置雅相宜未逢杜老驚人筆

誰賦徐卿二子詩

對牀風雨讀書聲雛鳳雙雙次第鳴他日慈恩書姓字

不知可許弟先兄

王沛堂爲予作小照賦此報謝

吾聞人心不同如其面一樣官骸形骸變君能具此大
神力頃刻豪端彈指見初如印印泥諦視不復殊豪釐
又如月照影酬答悠然發深省我本尋常行路人面目

十載多風塵愧非褒公鄂公貌下筆敢倩曹將軍王宰

不受相促迫解費丹青圖此客丈夫七尺軀堂堂好稱

驚溪三百尺謂是山澤臚尚有豪氣生眉須謂是廊廟

宰寒瘦頭顱猶未改窮通紙上無遁形請君力與造化

爭畫作虎頭燕頤飛食肉顧盼頓使千人驚封侯自憐

骨相薄空過屠門還大嚼富貴功名本在天世間那有

揚州鶴早晚歸耕雲海峰一犁煙面春濛濛敢云他日

功成後屏幃家家畫放翁

留別蘊山觀察卽次見送元韻二首

袁江握手眼俱青高樹濃陰覆廣庭銷夏長宵同論古

校禮堂詩集卷七

十

退衙清晝共談經卽今酒畔看華月此後淮堦望使星

屈指皖公山下路好風千里送揚舲

官齋匝月坐清幽又唱驪歌古渡頭不惜解囊憐舊雨

那堪分袂正新秋幸邀海內存知已懶向天邊托蹇脩

歸養只須田二頃策名敢擬鳳麟洲

胡豫堂先生予已酉鄉試座師也壬子八月始謁

見於江寧試院恭呈一律

三年前此受公知遠道常憐負笈遲今日門牆勞過賞
他時衣鉢敢深期檢心名節何須激傳世文章不在青
轉盼春明重撰杖吳雲千里漫相思

雞鳴寺

門掩蒼苔晚寂寥松杉一逕冷蕭蕭雲邊鶴鶴盤孤塔
沙上精靈話六朝登眺時增羈客感幽尋不待故人招
鄧芳園孝廉梁臺齊堞俱黃土祇有秋山綠未消

龍江關阻風

大江西望浩無垠高下檣帆泊水濱斷岸風濤晴阻客
叢祠歌舞晝娛神晚來霞影紅成綺秋到蘆花白似銀
輪與郵亭津吏好倚欄閒坐數行人

蕪湖懷古

鞭猶厲齒中原中渡江五馬一馬龍皇天不留祖士雅

校禮堂詩集

卷七

十一

馬遂與王共天下擁兵上游無不為忍呼嗣主為鮮卑
戴淵周顒儒夫耳劉越石客真可見日光壓營紅濺濺
夢中驚呼何太急兩昏故壘老驥嘶潮落空江古壘泣
傳觀道上七寶鞭往事回首逾千年可憐助教不解事
誤把湖陰題作篇嗚呼阿兄何愚弟何狡首施觀望心
了了事成其汝享富貴不成門戶猶能保後來蘇峻誇
驍雄德望亦解推此公直紹中庸胡伯始不須故節覓
安東

板子磯

曉起推篷望前臨板子磯將軍留戰壘開土構禪扉出

水崖千仞當風柳十圍昔年經過地山色尚依稀

銅陵

山勢羣龍伏江聲萬馬騰清秋攜鐵笛夜半過銅陵似
雨磯頭浪如星水際燈風長帆力飽會待曉來乘

池州道中

峻峭古塔枕江灣如畫秋光爽客顏臨水蕭疎荆浩樹
繞城平遠郭熙山鳥健眠草自高下白鳥掠波時往還
翹首九華何處是舟人指點暮雲間

安徽節署借黃左田黃澹人張子白諸同年待座

主朱石君師飲於茶根香軒聯句

校禮堂詩集

卷七

十二

同人快盍簪序齒試酸茶月藏秋中輪朱石星聚雪堂
背穆金桂粟零錢綻碧菊叢菱掃徑開酒尊黃擘箋投
吟輩錦繡競鋪列凌廷丹青互藻續風辰和簾竿張若
霜令磨戈鐵江練射遙明石君山眉畫長黛不速三客
來是日凌仲子自海州至張子白自賈勇兩軍對偏或
承以伍鼓豈表於再已滋田園趣詎使老莊退芥
子叢妙涵朱若孤貴千金貨雁木擇材難石君馬指選義
礙懷新悅青慈統去陳撥蒙昧譬彼調專羹朱當以鹽
鼓配有如治蔬畦堪母致耘鉏廢蘋蘩萃筐筥采芹茹
升蕭鼎拔葵愧公儀石君雅草記小戴蒿邪馮諫傳

蓬直荀論載茶蘚五味偏注封菲六利在凜茲置薤心

延不改斷蕭態道腴挹天漿若仙蓄發地肺肉食嗤班

君石君苕蕘薦文妃微材費薪蒸鉞枯菱飲沆瀣慚非

桃李姿注幸緝蘭芷佩師門淵淵源堪講席荷津逮是

日日未哺若八月月將晦論心數年隔石君努力隨時

愛況復侍履約鉞何啻依泰岱時陪下帷類注同作抱

甕既聆論竊與元堪徵典并及內驪腹儉一字若蚌胎

含百琲詩成書八分聊倩阿買代時五姪錫田侍

皖城夜感

譙鼓沉沉夜未央夢回秋思滿匡牀風聲大似天邊雨

校禮堂詩集卷七

月色渾疑地上霜姬氏禮儀原性命漢朝經術即文章

名山敢冀千秋業此意何人可其商

石君師以重陽次日候題名錄詩見示次韻

迢遞南天榜未開桂香消息隔塵埃是非客自談三耳

真偽鱸誰辨四顧幾處霧中窺豹隱何人雲外射雕來

江關學侶知多少拭目爭看大將才

元作 朱珪

木樨香散菊香開九點齊州馬蹴埃幾路登雲排雁

字無邊吹海暴鯨顙等閒袖手聽暮落結習關心見

獵來漫詫蕊珠同鄭重屈伸消息屬人才

余忠宣公祠

碧血當年葬綠蕪至今祠廟枕江孤忠臣一樣封疆死

誰弔南臺福大夫

吳越王金塗佛塔歌石君師命作

金塗佛塔見題詠厥初乃自周方泉惟時吳越去未遠

軼事幾許猶流傳自從竹垞考辨後作者日益窮鑽研

既云武肅復忠懿附會膠執母乃偏或據舊文曰罕觀

或僅一片非其全旁徵釋典證史事摘藻爭賦煌煌篇

吾師舊藏出示我觸手古色生雲煙居平未覩真面目

今日方到廬山巔形模正方四隅銳其色斑駁其質堅

校禮堂詩集卷七

銘曰宏俶乙卯歲字外淳樸中含妍乃知周氏本不誤

末學尚口吾羞焉詩篇班班具可按疏解聊作康成箋

天封乍開即退聽此事豈在藝祖先護持孱主仗佛子

當屬朝宋歸來年至於功臣及納土更非武肅尤顯然

吁嗟食古尚未化妄擬高出前人前吟詩作賦競膜拜

諸佛齒冷旃檀天是時九月霜照砌籬菊斗大垂青蓮

習靜不落語言障觀空豈留文字禪中天寶月淨於水

回看塔影金輪圓

高淳憶詩人邢孟貞

鼓棹高淳縣湖光落吾手古岸風蕭蕭黃葉一尺厚細

水澄白沙瘦日照蒼阜不見吟詩人中流延佇久

過溧陽張煥軒明府招飲座中閱順天鄉試錄知

鮑雙五何春林王晚馨管南英畢蘊山英煦齋

諸人獲雋喜賦

雙鯉南來滿座春遙看鷹隼出風塵漫愁才士無知己

更喜師門有替人

煦齋爲德定關師嗣君

雲外曾穿楊葉舊月中

爭折桂花新琴堂此夕燈前酒百罰深盃不厭頻

泊宜興

百頃湖光冷抱城微風乍起穀紋生秋高山色效眉色

夜靜櫓聲如雁聲

校禮堂詩集

卷七

五

呂城懷古

孫吳事業草連空落日青山弔阿蒙豈有奇才終不學
可憐割據易成功指揮信足開荆土器識何妨亞魯公
我有風前一杯酒曾臨赤壁酌英雄

次韻答張集堂孝廉見寄二首

溧陽城畔片帆忙佳問傳來氣倍揚真見連城酬結綠
何曾中坂失飛黃春風講席羅桃李夜雨吟窗感稻粱
屈指知心凡幾輩如君雅量詎能忘

數年海上共閒身同調相關誼更親史牘虛辭唯核實
經依舊訓不求新寒燠丙夜心無懈靈瓊丁年識有因

集堂丙子鄉試補錄范少伯祠有功名唾手向金門莫
之語已三十七年矣今科果出金騰騰侍郎之門
訝綢繆緣結習從來舊桂性俱辛

元作

海亭張光湜集堂

江干小住別匆匆回首吟鞭各自揚戟府筵開連黛

碧僧寮雨歇逐槐黃淩雲喜看鸞鶴翻

君明春北上廷試補應

于野甘謀雁鷺梁

予未果計借

他日遠經參要義尺書寄

我莫輕忘

予近得魏了翁儀禮要義五十卷君方撰禮經釋例

久客思歸等乞身就荒松菊倍相親百年故物青瑣

在七奏遺文手澤新

予家自先高叔祖標登明崇正同甲子

安望鯢池希速化且休芋火問前因開編願

校禮堂詩集

卷七

六

卒諸生業此事惟君其苦辛

校禮堂詩集卷七

校禮堂詩集卷八

欽凌廷堪次仲撰

癸丑

曉發小店集

雞鳴宿豫縣日出角城戍僕夫起秣馬驅車向前路隱
隱沂上村漠漠淮端樹緬彼南北朝爭險各守固荒屯
但麻麥故壘半烟霧祇餘荷勸翁田間時一遇

沂州道中遇雨

纔放東風幾日晴隨車又聽送寒聲他年記取臨沂路
沒馬春泥冒雨行

校禮堂詩集卷八

宿塚莊驛

昨日遇雨雨尚微今朝遇雨雨轉大敝車犂犂難登木
瘦馬淩兢蟻旋磨還青一桁遮忽斷濃綠半犁耕乍破
茫茫旅思置高閣且爲三農酌酒賀

過公家城子

公家城子枕溪流野老迎人語不休猶指柳邊遺址在
侍郎當日讀書樓

去年秋牛四次原以詩見寄忽忽人未答途中無
事補成一律至都當示之也

青燈三載舊相親兒女英雄其此身小宋必魁天下士

少陵常望眼中人學富同志無岐跡交到知心有宿因
早晚長安花滿路期君同看上林春

元作

天津牛坤次原

聞說書來喜未真時予望信甚切有詩來札以要酒食者子雲筆札費
殷勤兩次書思君遠隔三千里知己曾無四五人唾
手功名誠快事等身著述不妨貧明年穩泛新波漲
相見還須在早春

答次原詩既成因念及胡樹思孝廉阮伯元宮詹

復用人字韻再成二律

百戰文壇老駟輪淋漓大筆幹千鈞胸中自具空羣識

校禮堂詩集卷八

二

眼底都無當意人對酒不忘吟館夜聽歌猶憶市樓春
青山豫定他年約雲海峰前好結鄰

弱冠翩翩侍從臣殿前作賦氣涵春位居鶴禁同三品
名列螭坳第一人著述自今傳益遠遭逢如此世無倫
應知官貴施行馬可許文章謝後塵

泰安道中

環溪沙路淨無塵巖壑重重望不分寸總含霖雨意
世間祇有泰山雲

道傍樹

離離道傍樹計高不盈丈車中暇視之乃出秦岱上區

區豈足爭崇卑，狃於所近其識微。始知僅以目前論，天下遂無真是非。

張夏道中

朝來又踏亂山行，打面風沙馬亦驚。拒枚挂門茅店曉，轆轤牽井菜畦晴。春光半向途中過，詩思都緣客裏生。多謝沿溪雙隻蝶，爲人辛苦記郵程。

齊河卽事

山行五日得平川，傍水人家附郭田。古路多年深似壑，遠峰侵曉澹於煙。墟邊齊女粧臺越，馬上吳奴語效燕。欲覓舊題何處是，壞牆黃土尚依然。

校禮堂詩集卷八

三

大風發晏城

卷地驚沙散不收，風聲撼樹響颼颼。漫嫌下澤車行緩，穩似江湖萬斛舟。

宿留智廟

風色緊淒淒，人家夕照西。饑鷹當路擊，倦馬望村嘶。土屋燈微露，茅檐戶半低。荒祠尋斷碣，故蹟總無稽。

阜城

此地曾經出假王，至今烟樹鬱蒼蒼。後人莫漫輕嘲笑，前有劉崇石敬瑭。

過賊家橋

漳水合漳迤東趨，直沽口飛橋跨其上。疑有蛟龍負橋，帆遠近泊車馬絡繹走，轔轔往來人橋邊數株柳。

宿河間二十里鋪

衣上征塵盡日吹，黃昏野店客投遲。小爲消遣村中酒，大可軒渠壁上詩。土室支牀茅舊覆，食甌盛粥黍新炊。宵來備保頻相問，疑是江南輕薄兒。

過趙北口

冰易諸流匯茫茫，水拍天暮隄歸鳥急。春泥市魚鮮新，柳恰三月舊花逾十年。

鳳城知不遠翹首

校禮堂詩集卷八

四

五雲邊

雄縣次壁間韻二首

壁上何人句，庭闈戀最深。暮雲天畔意，春草客中心。余亦倦游久，因之歸思侵。青瑣如可乞，長傍北堂陰。故里循陔養，江魚入饌新。試看黃綬喜，何似白華春。然默情相許，依依誼轉親。京華倘攜手，同慰遠離身。

雄縣旅店壁上有詩二首，云：勞肩猶未息，歲去在更深。游子三千里，高堂一片心。風塵袍袖滿，霜雪鬢髮侵。欲報君親德，還須惜寸陰。今夕是何夕，年光轉眼新。杯盤聊守歲，梅柳已含春。日望青雲路，時懷白髮親。

親蕭條茅店裏誰恤苦吟身後書壬子除夕柘浦居
士作蓋計偕北上者也詩非合作然其情繫高堂心
懸白髮二章之中三致意焉與余懷有默默相感者
輒復錄之並次元韻他日至都當訪其人也

白溝河書所見

停車白溝河午餐猶未終何來肥少年連騎驕嘶風黃
金纏兩臂鼻底蠻烟紅自矜裘馬都顧盼增豪雄按之
五行志是謂貌不恭對此不能食廢筋心忡忡渠輩豈
足惜所惜吾黨中古人未暇學學彼癡兒童

過涿州

校禮堂詩集卷八

五

涿鹿城南路行行近

帝畿波光晴澹施風影畫微風棟欻紆紫露桃如賜
排新鶯初出谷爭向日邊飛

過蘆溝橋入廣寧門作

當年曾此度關河懷古登臨托詠歌今日又添詩一卷
較前差覺性情多

清河橋道中

夾路垂楊綠行人晚不開淡金鴉背日深翠馬頭山橋
迴虹千尺波明玉一灣客中仍作客應羨白雲還

密雲懷古

慕容會此走麻秋一戰能令石虎愁元璽霸圖今已矣
青山仍繞古檀州

石匣城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行昔聞亢父道今見石匣城太
行從西來曲折環神京至此露微徑有若斧鑿成一夫
荷戟守萬夫莫敢爭前代重邊防曾此屯勁兵至今峻
堞畔廢壘猶崢嶸豈知
全盛世中外皆編氓商賈絡繹過宵柝靜不驚
王道何蕩蕩陟險如履平格磔山鳥啼爛漫山花生綬
轡巖谷間但聽農歌聲

校禮堂詩集卷八

六

古北口

雄堞層層合關門一縷通風聲當塞勁山勢入邊雄萬
馬嘶嘶野狐鷹畫擊空太平間戍卒高卧柳陰中

青石梁

出塞未百里云上青石梁梁高數千丈轟轟凌穹蒼驅
車甫及半雲氣生衣裘三步仰荷息五步迴頭望下視
舊所歷一片烟茫茫太陽麗中天薄海同輝光虎豹嘯
辟易魑魅驚走藏過險爰得夷彌望皆畊桑置身眾峰
頂不異登康莊今者萬頃田昔日百戰場巍巍
聖人德光被如虞唐小憩坐巖石空翠來前岡

黃土梁

我行青石梁盤盤高入天捫厓始得上黃土復在前疲
馬元以黃蹕馬不敢先揮策買餘勇驅使升其巔天風
瀨瀨來兩腋何踴躍闔或可捫仰見星辰圖疑控黃
鶴背抗手招羣仙向者以爲高尚非止境焉極頂偶還
軾仄徑萬仞懸欲下車畏債百夫隨後牽輪蹄不自由
迅若順水船瞬息至平地不復容俟延上難下孔易所
貴立足堅感此三太息顧視心茫然

過樂平縣 卽喀喇河也

駐馬樂平野店前塞垣風景轉悠然柳遮門巷桑遮屋

校禮堂詩集 卷八

彷彿江南二月天

過廣仁嶺避雨三義菴

雲氣前峰嶺招提暫解鞍林端驚驟雨石罅走奔湍花

木閒庭遠琴書小室寬番僧詣往事對客話金壇 壁上有于

文襄書

灤陽卽景二首

靜卷湘簾日未斜晝長無事鎖思家邊雲乍起俄成雨

塞草叢生偶作花吟罷小斟卽縣酒睡餘閒試建州茶

行囊賸有青氍在乞與施經補白華

去住茫茫客裏身無端留滯又兼旬看花尚喜心如舊

得句常嫌意不新黃卷擬尋同學侶青山應待遠游人
春來護草年年綠首肯堆盤敢厭貧

熱河八觀詩 並序

乾隆癸丑歲夏五月隨座主韓城相公往熱河閒中
典會所至耳目所及輒紀之以詩將歸檢之凡述其
地之可觀者計得八章而他詩不與焉昔東坡鳳翔
八觀詩其序僅曰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
來而已遂乃作爲歌詩以貽來者况熱河

國家蒐彌之所經羣藩朝覲之所集建官設學戶口

日增其爲鉅觀當又何若耶因名之曰熱河八觀詩

校禮堂詩集 卷八

日秀峰書院美德化也曰武列水曰磬鍾峰考古蹟

也曰布達拉廟曰札什倫布廟頌徠遠也曰夜光木

曰金蓮花紀物產也曰杏春園酒樓樂阜康也他日

述諸親舊聊以備遺忘云爾

秀峰書院

灤河舊屬遼中京金源亦置興州城當時文治應已具

掃地廢壤由前明我

朝生聚百年人士知禮樂民知耕建官立學如內地復

創書院羅羣英秀峰之側氣深秀相度隙地勞經營繕

以周垣焚文石學舍鱗次何崢嶸廻溪漱玉響幽徑疊

嶂迭翠來前檻虛堂無塵窗几淨晝永但有弄歌聲側
聞往代盛講學臯比坐擁皆虛名互爲標榜趨利祿力
排異已交相傾否則康莊騁岐轍門戶角立水火爭物
極必反理固爾

昭代天與開文衡

聖人在上士習粹不使莠雜嘉禾生聚徒倡論炤久息
但以經術觀其成邊民椎魯沐

王化成慕車服章身榮適年賢書亦屢薦飲庠射序聞
吹笙從來禮義出富庶先養後教分重輕卽看到處矩
度肅實由比戶倉箱盈閭閻此時佳子弟廟廊他日賢

校禮堂詩集卷八

九

公卿寄言青衿勿自薄努力誦讀酬澄平

武列水

昔聞武列水名在鄆氏書今來塞外游目驗良非虛連
朝風日佳儼若三春初攜客乘曉涼宛轉經前渠幽鳥
夾岸鳴密樹交扶疎其深及馬腹石瀨流徐徐驟雨乍
止後或向晴灘瀟灑巖花不知名濃香撲衣裾繁英墜水
中紅紫紛爛如緬懷元魏世屈指十年餘古人不可見
古意誰復舒登眺興不極獨立空踟躕

磬鍾峰

一峰植立百仞餘上豐下銳形摹殊陰陽爲炭運洪爐

化工之巧世所無天生神異人莫識鬼斧巉巖露雕刻
裏中罕觀此奇觀擬議形容詎能測或云金母朝羣仙
雲璈夏擊聲鏗然十二仙娥舞翩跹雙成被酒腕無力
一鍾擲下中霄懸剛風堅凝化爲石雨滋露瀝滑於澤
巨靈有手不敢擎斑斑駁駁古生碧鄆元酷吏非知言
強名石挺何足論豈知顯晦各有數微物亦得蒙

天恩憶昔

仁皇此駐蹕仰觀俯察輝

宸筆錫以嘉名曰磬鍾

龍沐山靈紀其實至今薄海人來游仰止片石如琳瑯

校禮堂詩集卷八

十

支離陋彼水經注永照四極垂千秋

布達拉廟

化人宗喀巴黃教所稱最嗣法二弟子願力極廣大其
次曰班禪其長卽達賴所居布達拉殿宇悉珠貝西北
諸藩服信之若著蔡樂陽
行在所歲歲紀王會

特命剏茲廟用以示無外隨俗以施教八方共安泰飛
甍飾朱丹崇牖植松檜九品裝蓮臺七寶擁芝蓋琅函
時諷誦妙相務雕繪矧予與悍夫觀此輒愆艾上者言
性命下者講利害始知象教力半屬怖聾昧空階立移

時花雨落霽意得言輒忘微風響天籟

扎什倫布廟

皇帝四十有五年班禪萬里來朝天

詔建扎什倫布廟仿厥制以居之焉珎宮魏甍數十丈

金碧照耀青山巔朱門沉沉靜不啟巨宇四體當中鐫

謂國書漢書及蒙古唐古忒字也峰迴樹鎖望靡極天半隱隱樓臺懸

黃衣比丘六時課撞鐘伐鼓聲喧闐牟尼夜騰寶月朗

婆律畫結慈雲圓列藩新舊蒙古膜拜頂禮心精虔

此僧雖寂神不滅再世復得爲班禪遞相授受主彼教

亦如衣鉢宗風傳歷數百載弊稍出靈異現示非從前

校禮堂詩集

卷八

十一

因時立法

聖人事革除積習無拘牽金瓶貯名令採取守臣監視

公不偏自茲衛藏眾俗益仰

聖德巍巍然我

皇神武古莫比四海震誓無烽烟俘達瓦齊定準部敵

索諾木平金川昨來復降廓爾喀異域稽首爭相先稱

臣納貢受約束須彌福壽長綿綿扎什倫布譯言太平

佛亦效瑞應舍利騰躍金剛堅廟前經過瞻壯麗擊壤

聊當康衢篇

夜光木

鬱儀戲斫若木枝投之地上光離離東南卑濕種不得

沃以沆瀣神扶持箕尾之躔潏水側碎擊珊瑚徧山植

太行西來如燭龍蜿蜒萬里黃金色初疑月中桂暫逐

靈蟾落雲際又疑天上榆繁星亂綴千明珠不爾人間

凡木曠能如我聞五行中唯火乃有光日爲火之精始

克照四方星月之體木虛闇借光於日方煌煌得無此

木竟與火相錯天公游戲鼓棄腐草爲螢海水明人

間萬物難臆度窮理紛紛說經可憐小智徒穿鑿吁

嗟乎木兮木兮爾何不敏其光藏其用靜待他年作梁

棟大枝小枝合繩墨匠石經營廊廟重請看松柏南山

校禮堂詩集

卷八

十一

限澗底鬱鬱非凡材吞雲洩霧謹緘晦寸長自耀胡爲哉

金蓮花

塞土蕃草木往往無名稱本經既失載爾雅亦未登第

就形與色厥號聊相仍冉冉金蓮花太白精所凝似荷

而差小七葉黃雲蒸當暑爛漫開滿地生金稜傳云自

崑山移植來宜興我游梁之陽觀此喜不勝折置几席

間一室寶氣騰瓊瑤照毛髮不啻光明燈乃知天地廣

目擊始有微莖莖閉戶子博物徒驕矜小者尚如此大

者安可憑朝菌不知晦夏蟲難語冰把玩發遺嘆作詩

貯行勝歸來述聞見用以告友朋

杏春園酒樓

南風吹山青滿空杏春樓前花白紅行人繫馬上樓坐
金環壓轡搖玲瓏灤河之魚白勝玉珠滴槽牀酒新熟
貯盤肥美契丹羊到口香甘蒙古鹿食填巨壑飲漏卮
龍頭瀉酒堆琉璃螭爲吹笙虎擊鼓更有燕姬雙翠眉
華燈綺筵光錯落醉後不知羅袖薄越客初看塞北春
吳兒漫唱江南樂酒星煌煌方在天憑欄典劇呼青蓮
青蓮骨冷呼不起不如且向爐頭眠君不見當樓極目
人煙密葦屋家家倉廩實西疇禾黍高比山百年生聚

校禮堂詩集卷八

十三

行今日今

皇神聖天下康努力耕鑿勤農桑鄉人歲時舉典禮習
射蜡祭登賢良茲樓欣遇太平久水陸珍奇無不有我
亦高歌歸去來年年長飲杯中酒

塞上七夕二首

山園小院送晴嵐瓜果堆盤酒半酣向夕犀紋簾乍捲
澹黃新月正西南
夜半天孫絳節廻中庭涼露濕莓苔歸時檢點新詩句
曾向灤陽乞巧來

卽事

山川非故土倦客畏登臨塞外寒信早病中鄉思深青
藤牽屋角蒼苔老牆陰向夕西風起誰家玉笛音

詠史二首

援臂將軍盡代才荆弓八石老猶開封侯早識由天幸
枉著工夫射虎來

漢廷經術策羣儒學貫天人董大夫任爾平津開閣貴
春秋曾有玉杯無

塞上新秋

黃沙颯颯北風驚寒角霜笳次第鳴記得江鄉此時節
綠窗蕉雨聽秋聲

校禮堂詩集卷八

十四

淮陰史上舍性嗜花江鄭堂賦芍藥吟贈之癸丑

夏客灤陽出以見示並索和章因次鄭堂韻

淮陰史君吾舊雨意氣逢人輒傾吐生平嗜花有花癖
自花以外皆塵土邇來頗擅能書名公卿側屣長安城
得錢沽酒對花飲金卮漱灤春波生十載關河走霜雪
灤陽相遇眞奇絕示我江郎芍藥吟清辭綺思花同潔
哦詩點坐當疎櫺窗豐臺恍若身重經擬賡好句少新意
抽毫願乞花枝靈邊塞蕭條數椽屋飯餘終日空捫腹
紛紛惡草競弄姿排悶唯思新釀熟山川信美非吾鄉
歸心日憶胸之陽冷官自憐祿籍薄不妨管領東風香

江郎江郎真益友才氣寧能計升斗他年江上願卜鄰
朝起談經夜酌酒春明車騎喧成堆豈如史君懷抱開
羣芳凡近不足愛好種羅浮千樹梅

附元作

旌德江 潘 鄭堂

鼠姑香殘過穀雨續芳紅藥宮階吐淡紅香白滿城
閨豐臺名花賤如土史侯愛花不好名前身曾主芙蓉
蓉城千枝萬朵塞破屋浮空一片香雲生斯人肝腸
脆於雪棄紅取日更癡絕清宵人靜如月明不放銀
蟾騁皎潔重簾屏押垂窗櫺抽毫日寫靈飛經蜂鬚
蝶翅不敢近護花郭女通三靈廣陵江郎住隔屋孝

校禮堂詩集 卷八

十五

先自笑便便腹閒時默誦孫樵文鼻息搖花睡方熟
將離引我夢還鄉篠園池館臨斜陽晚風活色正情
悅醒來鼻觀留餘香慰我鄉思覓紅友三百青銅沽
一斗酒酣耳熱忽高歌醉向花前酌殘酒願花莫作
錦繡堆四圍金帶爭先問魏公秋容淡老圃他年誰
可調鹽梅

熱河中秋

去年此夕建業城今年此夕灤陽道關河迢遞路三千
一樣中秋明月好今年秋是去年秋去歲游非今歲游
試問聞雞南埭畔何如射虎北山頭

在平

荒城凍柳參差出古戍寒花寂寞開千載元嘉爭戰地
臨風空想佛狸才

孟廟

楊墨爭鳴日巖巖間世生盡心希孔子言性異荀卿官
禮間原略詩書論最精七篇遺訓在直亞六經行

望嶧山

迢迢葛嶧山前路四次經過未有詩何日輶椎攜小史
披將野火訪秦碑

校禮堂詩集卷八終

校禮堂詩集 卷八

十六

校禮堂詩集卷九

欽凌廷堪次仲撰

甲寅

寄祝座主韓城公七十壽詩四首

巖瀚河渭流巖嶂華嶽峙扶輿氣磅礴往往真儒起我
師西北秀當代大君子發揮周孔蘊敷佐堯舜理都俞
契

帝心謨猷載國史崧生雅所歌田間敢妄擬獨愧榜檠
材忝列門下士願如山之高朝野共仰止願如川之巨
民物永依被頌禱寶至公匪特感知已

校禮堂詩集卷九

儒者生世間所貴在立身立身偶不慎萬事俱灰塵懿
訓垂簡策此意時相親復疑今昔殊後賢難比倫何期
接提命儼對古大臣和以接羣物嚴以待小人立言平
且易隨地皆可循讀書求實際不在高崖垠顏子樂其
樂孟氏醇乎醇始知往哲論片語非無因不敏請從事
再拜書諸紳

易自漢以來說者何紛然公獨玩其辭靜對十翼篇但
以象象意遙闢苞符傳憶當受業初執經函丈前公爲
辨疑似去取無拘牽王弼理既鑿費直數亦偏必兼理
與數大義始得全妖妄斥恣肆詭異羞攤元正論發秘

與諸儒莫之先他時著述成公壽垂千年

在昔策大廷名冠多士首於今朝

聖時位居百僚右華國復匡世科名始不負餘事爲文
章氣象涵萬有原道韓退之正蒙張子厚古人託空言
公展經濟手昨歲侍公側薰陶惜未久旋發春明門青
袍歸養母今公登七旬弟子羣進酒擬附鳳皇飛躋堂
介康壽

題程尹谿觀日圖

頽虬蹙浪湧金輪俯瞰羲和面目眞回首蒼蒼煙霧裏
幾多打箭扣槃人

校禮堂詩集卷九

題載空上人補衲圖

集得芙蓉欲禦寒秋來方覺水田單不如且向蒲團坐
檢點雲山舊衲看

答孫照堂

吟情大似吳刀溫詩思渾疑蜀道難多謝子荆零兩句
報書聊當和章看

泊橫林

晉陵山色爭無塵小泊橫林景倍新白紵風前沽酒客
青囊水際浣衣人蘋花挹露都如雨楊葉當秋只似春
他日扁舟重過此漁郎莫誤舊時津

重陽日過嘉興作

疎柳欺微蔽酒樓滿湖煙雨澹生秋鴨餽飽好微鹽漉
不負重陽過秀州

雨中過石門縣

儘日西風急扁舟冒雨行迴溪蘆作岸古縣石爲城隱
隱吳山遠茫茫越水平蘇堤秋色好須放諸朝晴

塘棲道中

長空幾縷斷霞明帆挂秋風分外輕但覺人如天上坐
不知船在鏡中行林端遠岫穿雲出草際疎花夾岸生
底事傳經堂畔路晚來唯聽棹歌聲

校禮堂詩集卷九

三

靈隱

入門秋色點衣濃遮道清泉夾道松山石鑿成千萬佛
溪雲幻作兩三峰招邀廉訪舟車力消受瞿曇筍蕨供
他日好攜香一瓣旃檀座下禮金容

龍井

試酌龍井水來烹龍井茶湖光留粉黛石色老烟霞碑
紀前朝蹟仙宜此地家何須乞勾漏萬里問丹砂

自靈隱至龍井放舟循白沙堤而歸

愿遍招提領妙香平湖歸路晚風涼剡藤乍展圖千尺
塵匣新開鏡一方雙闕疑瞻天尺五十洲遙指水中央

買田陽羨非吾志便合移家住此鄉

次廉使謝蘊山先生九月晦日行香天竺遂至龍
井由瑪瑙寺放舟而回四首元韻

乘曉經初地留連未忍回此中諸佛現何處一峰來玉
版有真味蒼官無點埃使君騁從簡會不損莓苔
古井近丹竈一泓香不腥靜涵詩客瘦寒沁酒人醒龍
去水猶碧鶴歸天更青虛廊尋往蹟碑字久沉冥
半壁疑圖畫丹青倚石丞遠山紅樹杪飛閣白雲層細
草封仙宅微風颭佛燈試參齊物論成毀總難憑
廉使今蘇白湖山得主人柏臺朝執法芸館夜留賓已

校禮堂詩集卷九

四

蠟花時屢還投水際綸懸知佳句好傳徧浙江濱

題胡篴君環山舊隱圖

數椽小構亂雲間竹木蕭疎水石環留得百年先業在
便歸不用買青山

次韻答謝公子崇之

時年十二

十年慚愧祖生鞭長笑醺雞裏天羣紀交情今日訂
齊梁結習幾人捐三霄好挹金莖露五夜須勤雪案燈
記取鳳毛家學在桐花重和玉溪篇

次謝蘊山先生湖上看紅葉二首

權轉南屏景倍奇丹黃新染寺前枝入門冠蓋僧趨疾

覓路松杉客到遲幾樹澹橫秋水外半林濃到夕陽時
諸人盡作珊瑚相色界從來未有涯

一夜清霜秋滿湖楓林高下望模糊
來漫碧溪光靜界破微紅塔影孤
落葉寒雲翁卷句晴巒蕭寺李成圖
春回好証重游約坐待東風草木甦

題詹笠東明經小照二首

溪聲瀾瀾雨疎疎戴笠春晴日荷耒自古農家歸七略
茅檐閒緝勝之書

二頃甘爲附郭農買將黃犢擬相從何時細講區田法
上地能收畝十鍾

校禮堂詩集卷九

五

乙卯

喜海寧陳仲魚雪中過訪并題其說文解字正義
打窗密雪晝紛紛有客攜書過訪殷十載京華久傾倒
衝寒今日始逢君
二徐去後久塵埃許氏榛蕪此再開體例不嫌同孔賈
通經原自六書來

同胡維君游天竺

步出錢塘門湖光碧於染百錢買小舟輕比鷗一點數
里乃登岸佳境入以漸寺遠丹嶂圍峰高白雲掩山泉
靜有聲石路平不險里媼合掌進厥狀佞且誦金帛競

布施詎問歲豐歉羣髯坐收利不用事箕斂信鬼越俗
然誰爲立防檢妄想固可嗤虛擲更宜貶倘司牧民責
願言示之儉太息循歸途旃檀香冉冉

韶光

虛廊一徑入深翠彈指忽現空中觀底須七寶裝世界
自有萬箇青琅玕天風扶人登極頂不信塵寰有此境
悠然微會心自知隔江飛過芙蓉影

過嚴子陵釣臺

百丈遙牽上瀨船抽帆小泊釣臺邊故人仗劍方爭地
野客持竿亦應天不解鼉聲黃室主可憐龍鬬赤符篇

校禮堂詩集卷九

六

登臨猶記經過處屈指春風十四年

白沙埠

曉發白沙埠水色疑琉璃蒼蒼兩岸山分照雙蛾眉嵐
光潑眼淨無滓俯首看山山在水舟行一步一收觀縱
行丹青難落紙我昨初自西湖來兩堤花柳心顏開如
讀沈宋應詔作雖極典麗無驚才睦州好山忽相見耳
目欣然都一變浩翁奇峭放翁新不數岑參與常建又
如飽食官家厨大饗已飫牛羊豬偶逢羸蛤蚧爽口應
臚堆案翻嫌腴吁嗟乎人情矯僻靡不有厭常喜異山
來久不如彼此兩忘言篷窗靜酌姚州酒

港口道中

齒齒春流走急湍，碧磯噴雪浪花寬。
都緣帆得長風助，忘却舟行上水難。
浮蟻試尋晴後醉，買魚聊佐晚來餐。
計程此去鄉關近，指點雲山細細看。

街口舟中卽事

游魚真可數，澄澈水疑空。
山在微雲外，舟行亂石中。
推篷遙待月，挂席飽乘風。
莫道遲春信，疎梅已露紅。

金雞

高瀨建瓴下，輕舟與水爭。
飢蛟騰浪影，怒馬蹴江聲。
漁父閒相向，篙師慣不驚。
須臾看出險，依舊綠波平。

校禮堂詩集卷九

七

題程易田先生讓堂話別圖

國朝多通儒，吾郡尤粹深。
江戴旣云逝，存者程與金。
修撰究鄭賈，他學旁不侵。
廣文證名物，制度勤披尋。
著書號通藝，識到緣思沉。
考工諸器數，洵足掩古今。
九穀辨其類，七竅求其音。
釋問上下篇，字字皆璵璠。
時或匡舊義，廢起膏肓鍼。
鯁生幼失學，辭賦虛光陰。
稍壯研士禮，若水無涖潯。
亦思少撰述，舛陋終難任。
先生我舊識，講論夙所欽。
京華屢請質，獎借兼規箴。
片語啟偏鑰，恍聽成連琴。
一別將十年，歲月何駸駸。
喜君健猶昔，杖履時相臨。
呼酒命我飲，出卷索我吟。
昨登修撰堂，方慰仰止心。

恍今與廣文別，又增離索心。
聚難散頗易，愁對春情惜。
詩成不暇點，聊用記分襟。
愧爲鄉後進，詎敢攀苔岑。
願言附驥尾，姓字書儒林。

休寧道中

淺淺溪流細，風烟拖楊柳。
綠迷濛中，間柳斷烟疎處。
露出桃花幾尺紅。

望齊雲巖眞武殿作歌

歎山萬疊青，氣氤一峰南。
出名齊雲遙，觀臺殿接雲表。
雲氣下護旂，檀薰紅塵十丈飛。
莫到森嚴幽闕神所欣，沿途男婦雜童叟，亦有少女賽青裙。
長橋跨澗石齒齒。

校禮堂詩集卷九

八

飛瀑赴壑波沄沄，盤空高磴歷匪易。
僂僂拾級何殷勤，市香奉幣口默禱。
願降福祉除舊氛，茲神赫濯數百載。
前明肇祀古未聞，或疑須女之七宿。
厥象上應元枴分，禮稱天神壇不屋。
豈與人鬼爭，茲芬不然恐是汁光紀。
流俗附會識所云，緇黃依托攀二氏。
謂言鄙誕嗤紛紛，能捍大災禦大患。
祀典詎曰非功勳，我聞民在卽神在。
從古立社緣成羣，前者爲柱後者稷。
遞相配位祈耕耘，周語但紀內史過。
楚辭亦載雲中君，乃知神亦有顯晦。
寧獨城陽蔣子文，陋儒攘袂詆淫祀。
不知通變空斤斤，從宜因俗貴精義。
底用援引談皇墳，不見衛民兼衛國。

徧祀後漢前將軍

雨中過楓嶺

春泥擁路費躋攀
嶺上行入自不閒
旅思重重無著處
籃輿聊看雨中山

大洪嶺

羊腸一線路盤空
疊嶂層層望不窮
行過白雲渾未覺
回看人在白雲中

油柞嶺道中

竹樹蕭疎水一涯
雨餘景物望中賒
老紅遮路知三月
深碧浮空認九華
莫羨壽陵餘子步
且乘下澤少游車

校禮堂詩集

卷九

九

僕夫既倦何妨住
小憩前村問酒家

柏山渡雨發

一夜檐聲攪客眠
曉看雲氣四山連
危磯水際似人立
飛瀑雨中如布懸
草色侵衣寒漠漠
溪流赴壑響涓涓
信知行路難如此
輪輿村翁坐釣船

發雞兒灘雨中卽事

登程已十日無日不逢霖
昨夜雨尤大
今朝泥更深
長看雲出岫
靜羨鳥投林
寂寞春山裏
聊爲擁鼻吟

黃湓

浪雲壓嶺密還疎
波滿平疇水滿渠
自笑廣文官獨冷

春來何事雨隨車

渡江喜晴

皖公山色翠相迎
沙岸遙看馬足輕
隨路莫辭連日雨
渡江眞喜一朝晴
挂帆安穩風徐送
打槳潏洄浪不驚
聞道宣州魚米賤
未妨奉檝慰毛生

題桐陰讀易圖

桐陰匝地雨初收
逸象何人解細求
我欲與君論互體
一編重校李資州

采石望虞雍公戰處有感

海陵南征強且悍
杭宋當之石壓卵
先聲遠播小朝廷

校禮堂詩集

卷九

十

已令臨安百官散
劉錡衰年怖成病
采石江邊鐵騎巨
敵人偶爾未濟師
遽說書生能制勝
由來宋史辭多誣
炎興十事九事虛
與尸蹙地望風潰
事後皆以大捷書
東京擁立小堯舜
再欲渡江人不順
戕君整眾徐徐還
在道曾無一騎遁
元宜設不夜爲變
鴉鵲重來敢迎戰
鶴林老子有公評
耳食紛紛誰與辨
童頭監儒倦於學
金源之書東高閣
可憐淶水續方山
遂使雍公燒康樂

金陵懷古用王荊公韻四首

沿河四戍恥憑江
廣固長安敵盡降
天外休徵丹鳳隻
夢中嘉瑞白龍雙
赫連度塞宵飛檄
拓跋窺船晝啟牕

惟有尋陽陶靖節東籬笑指菊花缸

咀須老將控荆江秉桀懷中未肯降龍顏風雲方應六
鷺肩日月已成雙劍名琥珀金爲飾樓就琉璃錦作牕
從此屠酤皆樂事豕羊懸肆蟻浮缸

青絲白馬下橫江大帥連營解甲降草長廢宮鶯啼白
柳遮遺壘燕飛雙疎鐘已咽銅仙闕明鏡徒懸玉女牕
韻罷蘭成蕭瑟賦向風那惜酒盈缸

歌罷黃鸝月滿江蠻奴精騎望旗降分疆僅得殘樵牛
入井眞成大體雙乍見金戈來曉苑可憐瓊樹映晴牕
臨春故址今何在賸有飛花點翠缸

校禮堂詩集

卷九

七

校禮堂詩集卷九

校禮堂詩集卷十

飲渡廷堪次仲撰

丙辰

題王柘庭壯士十年歸圖

北風滿天塞草折壓手貂裘冷於鐵壯士從軍十載歸
馬蹄帶得祁連雪歸來迫想聊作圖貌此七尺昂藏軀
會須共君話游歷酒邊細證蘭臺書

周最峰邀游敬亭山翠雲菴歸以詩見示奉和二

首

攬勝人初到峰迴覓路難蹬穿紅樹杪菴在翠雲端破

校禮堂詩集卷十

屋炊烟寂虛堂佛火寒劇游多古意乘興更憑闌

鐘磬聲俱歇空山靜不譁庭砌堆冷葉石罅露寒花孤

雀遶投嶼病僧閒煮茶亮無車馬至誰與護烟霞

題朱琴川集陶詩後四首

集陶編入遺山集又向詩家闢一途誰信後來翻在上

前賢應歎積薪無元遺山雜著詩稟氣寡所諸衣食固無端五首皆集陶成句見集中

彭澤何心覓句工咏歌本與性情通秋來一樣東籬菊

少爲移栽便不同

殺父詩傳集古勞家雞逐鳳未云高多君碎織光明錦

盡是丹山五色毛

文章妙處本無奇今古何妨共取之底事南陽樊紹述
苦心絳守記闔也

次韻答朱立堂

東風門掩落花餘一榻青山卧讀書別後應添詩卷富
年來莫遺酒尊虛遙憐華髮絲相似猶記清談玉不如
何日宛溪溪畔路蕭齋重與慰離居

寄祝山西方伯謝蘊山先生六十壽二十四韻

盛代推良佐唯公迥出羣照人秋漢月潤物泰山雲早

歲登仙掖魏科契

聖君食邀

校禮堂詩集卷十

天府饌衣惹石渠芸鷺序聲名貴螭坳姓字芬金章三

秉節玉尺再衡文桃浪平淮甸棠陰滿浙濱去思吳士

戀來暮晉民欣近值菰生候遙知華祝殷寸心惟感激

蕪語漫紛紜尙憶相逢際都忘貴賤分解推情已摯獎

勵意尤勤侍坐箋同學論文酒共醺愧非和氏璧虛費

郢人斤竊念依會久聊爲述所云說經導往訓著史邁

前聞賦壓紅綾裏書傳白練裏鴻篇騰萬口健筆掃千

軍宛水循聲在黔黎舊德薰當年沾化雨遺愛婉高髮

賤子持毛檄卑官典泮芹側聞田畔叟猶道昔時勲井

里安耕鑿膠庠樂夕昕願書清德頌輦石勒河汾

丁巳

寧國學署梅花盛開偶作

寂莫東風晝掩關
梅花開後識春還
空庭忽作眾香國
片石真成羣玉山
客子拋書閒縱目
老親扶杖靜開顏
何時更買雙溪宅
手種寒香十畝間

聞抱經先生卒於常州之信

舊年猶記讀公書
宇內靈光信不誣
其許康成談六藝
獨邀皇甫序三都
會為拙稿作序
素車東望雲連野
丹旌南歸雪載塗
身後漫愁遺稿佚
晉陵編校有生徒

皖城喜晤朱少河同年卽次石君師寄少河詩元

校禮堂詩集

卷十

三

韻

握手皖江路好風清
且和一瓊生計苦五載別懷多薄
醉閒中聖微吟靜卻魔
天衢知不遠期子上鑾坡

座主石君先生內遷兵部尙書恭送四律

再持龍節撫江東旋被

新恩晉爵崇周室
夏官專九伐漢家司馬本三公
從知盛世賢斯舉
始信真儒位必隆
遙想朝端佳氣滿
百僚爭覩大臣風

童叟扶攜擁路看
頽川入相欲留難
文章一代唐燕許
勲業千秋宋富韓
華國屢登青瑣閣
壽民仍望紫金丹

自茲寰宇添膏澤不獨東南八郡安

道該本末士咸稱惠政嘉謨悉準繩
薄海久經同仰望此身原不解矜矜
維摩老去花如雪嶺嶠歸來棗似冰
試問洛閩談學者古今若是幾人能

尙憶橫經侍講帷
梗楠樟棟總含滋
少陵廣廈孤寒庇
君實高名走卒知
拜手賡歌虞陛日
濟川霖雨傅巖時
他年竹帛存公論
詎爲私恩有溢辭

泊大通

孤舟當晚泊盡日少行人
苦竹啼山鬼叢祠賽水神
半輪江上月一葉客中身
颯颯開蘆荻猶聞嘯碧津

校禮堂詩集

卷十

四

偶成

高樹影遮屋好花香滿庭
藜羹朝視膳竹几晝研經
對酒易浮白著書難殺青
所思勞北望何處寄芳馨

題表忠錄爲桐城孫節愍公作
節愍名臨唐王時以職方主事監揚

文馳軍順治三年被獲死於浦城乾隆四十一年賜今諡

空營目刃壯心摧日薄虞淵挽不回
甘飲素料歸北闕怕歌朱鳥向西臺
義人齊下王琳泣烈士誰與楚鑒哀
詎意百年公論定易名

恩自九天來

晉輓歌

浙江布政使謝蘇潭先生葺衙齋得古甌八枚輒側
有永平字者七永興字者一胡維君徵君定爲晉惠
帝時物丁巳七月拓以見寄爲賦此詩

蘇潭先生貽我書遠示晉甌之拓本上有永平永興字
波磔稜稜猶未損桐城徵君雅好事著手親撫土花翠
考之當屬晉惠年識學應增古甌記維君著書永平改
名議學錄
年楊駿誅永興元海稱單于中間元康僅十載張裴當
國民無虞爾時三吳誇富庶營造家家競馳驚可憐誰
與督揚州忠壯淮南馬欽度近來金石負重名共推吾
師翁北平竹汀少詹竝時起能使洪趙歐陽驚屹屹窮
校禮堂詩集卷十 五

題胡本亭小照二首

割鮮飲到半酣時恰好鱸魚鱸釣絲我愛鐵溝喬太博
不從侯喜辨鱗鱗

輕舸一葉駐烟波笠澤松陵興若何底事浣花貪大嚼
東津兩賦打魚歌

題吳楚帆同年洗硯圖二首

墨譜茶經結靜緣一池春水碧於烟臨流重啟玻璃匣
細與疏寮校硯箋

長松高映石嶙峋小坐間吟見性真洗淨端州鸚鵡眼
新詩何處著纖塵

題孫雨窗公子竹窗聽雨圖二首

廿載江湖客夢驚雨中猶記簾龍鳴何時廣構千間厦
我亦生平愛此聲

不須翦燭唱瀟瀟一卷長吟破寂寥聽到隔窗無睡響
始知脩竹勝甘蕉

伯元閣學以秋桑詩四首見寄特別追四載離緒

校禮堂詩集卷十 六

方深謹次元韻聊志搔首踟躕之感

野田零雨澹生寒宛宛濃陰望欲殘酒到蒲城應號落
水過瓜阜合名乾纏綿遠道思千里信宿枯禪指一彈
江國更誰衣被廣指風休作井梧看

城南倭墮晚徘徊懶傍丹楓競綺才香莖昔經鳩共醉
寒林今臘雁頻來關心碧色篋中減瞥眼青陽宅畔迴
便擬結鄰舊嘗上稻花深處對門栽

柔柯霜後染新黃寂寞何因見貴郎伐向西風剛八月
禾歸南陌已三商樓頭影惜垂垂老屋角聲驚策策涼
想見秋閨桂葦具纖纖都比故人長

無多蠶葉抱疎枝岐路蕭條夕照遲樂府素琴齊變節
羅敷綠髮半成絲最憐冷燭初緣日猶記春蠶正食時
珍重女紅生計本使車好備採風詩

元作

儀徵阮元伯元

扁舟衣袖乍驚寒下若桑林綠意殘初響天風知半
落未逢夜雪已先乾樓前有日蒼涼出陌上無箏錯
落彈若使秋胡歸獨晚黃金原向相機看
西河古社重徘徊木葉應知庾子才淇水秋期貧婦
怨晉廷九月餓人來采菱纖手空成妬舞柘輕腰不
共迴偏是吳儂易焦萃十年牆下記親裁

校禮堂詩集卷十

七

疎陰十畝間青黃誰向花前喚索耶驪秣時光宜薄
醉調弄情緒動清商但教天下輕輕緩何惜林間墜
葉涼試種東坡三百尺艾來終比暮雲長

漁陽八月已空枝還是吳興霜露遲黃鳥不來翻落
葉青蟲相對挂寒絲網繆陰雨經年後收拾斜陽欲
暮時料有蒼溪老桑苧洞庭秋色滿新詩

題張季虎天女散花圖

畫作頭陀像

曼陀無數法雲開笑卻熊羆本辨才摩詰已非居士像
尙煩天女散花來

王子卿取易觀卦六三爻辭作觀齋圖因以自號

石君師聞風地之義題之蓋勉以觀國尚賓云
爾丁巳十月子卿來宜州出以見示爰用鄭學
發明師說

鄭氏釋監薦特引卿飲酒利用賓於王觀生乃無咎是
謂禮注易匪獨論奇耦自從漢學微此說廢已久苟虞
尙紛岐何況輔嗣後披圖發疑義待向經神叩獻爵酬
以解典賢意良厚君子志未平象在觀上九

吳春麓同年客宜州每過學齋輒論文不倦昨以
二詩見東意甚謙下余愧其言久而未答時春
麓家貧將以縣令就吏部選而會試之志不堅

校禮堂詩集卷十

八

酒後偶有所觸率成二截和之與來意各不相
蒙也

鏡裏粧成絕世姿雙眉自信總相宜繁絲急管當筵舞
不似寒閨刺繡時

青樓別有四時春咫尺爭妍各笑顰隨分蓬門壓金線
綺羅香重更愁人

附來詩

桐城

吳廣枚 春麓

結習當年劇未除鴉黃間貼曉粧餘畫眉深淺何須
問門外初停大婦車

西樓高唱接陽春一曲風香調人神會得繁絲須秘

響真成善本度崑崙

校禮堂詩集卷十

校禮堂詩

卷十

九

校禮堂詩集卷十一

飲凌廷堪次仲撰

戊午

題楊克堂醉漁圖

溱園漁父傲宣聖楚辭漁父譏靈均賢愚千古兩不問
但知痛飲玻璃春虹霓百尺珊瑚色懶作滄洲釣鼈客
使合移家住醉鄉終朝拍浮酒池側酒池雖淺無風湍
麴塵深處客垂竿蝦蟆跳過雀兒浴一寸聊復供晨餐
上蔡公子牽黃狗韓盧未鵲紛紛走不如水上放鷓鴣
况有平生一杯酒有魚無魚何足嫌釣直鉤曲徒屠屠
校禮堂詩集卷十一

我願柳陰沉醉後更分餘酒餉陶潛

偶作

扣鐘作鐘響拊磬爲磬聲不聞扣鐘時以磬代鐘鳴妍
鑒妍則見媿鑒媿乃呈不聞明鏡中妍媿乃異形外模
內藏姦妄使愚氓驚愚氓愚不可欺安容竊嘉名寄語詐
謾子人世多公評

答孫雨窗公子見寄二首

如畫江城靜裏看閉門始信足音難多情願有佳公子
肯寄新詩到冷官

丹陽白下路迢迢百里相思托暮潮他日南窗修竹下

會偕張籍訪孫樵謂張季和

題張季和黃山紀遊詩卷

一卷清詩妙入神摹山刻水倍鮮新豪端盡帶青霞氣
松下應逢綠髓人吟詠每從登覽健文章時露性情真
他年雲路舒鸞翮好賦蓬萊頂上春

石君師用昌黎薦士詩韻題校禮圖見贈五言古

一章敬次元韻報謝兼答阮伯元閣學王儕嶠

編脩

昌黎薦士詩詰屈法周誥千秋愛才念文與情竝到豈
同浮薄流標榜立名號文章眞卻竅一一爲批導寒齋

校禮堂詩集卷十一

二

靜諷誦如見古人操吾師今韓公論材辨豐耗衣被滿
天下幾人列安與鳴鳳翔丹穴迥異百鳥噪樹木必樹
嘉飲泉不飲盜教行龍頭選持躬虎尾蹈涯岸鮮矜張
門戶禁侵暴明剔歷中外稱譽徧穹壤實大聲必宏如
聞奏祇驚黃裳占自吉縞衣素所好匪獨守鄒魯兼可
化昇鼎賤子抱禮經尺蠖困行潦匍匐光範門上書屢
不報廷堪三應京兆試始一登副榜公時持玉衡餘丹分鼎竈釋褐登
公堂耳目發瞶眊學識方虞淺升進詎敢躁三復白華
篇親年將耄耄懼乏百里才利祿忍輕冒投牒乞一遷
循陔志母微適公撫江左講帷喜重造學禮質疑義良

枯悉蒙燕貽詩極獎掖感深反成悼同門荷兩賢酬和
逾紆縞伯元我石交心曲奚待告弱冠聚邇上塵埃共
席帽綢繆風雨夕切磋兩勿繆臂之羊在劍唯苦始能
老儕嶠本霸才彈丸小箕郤流黃舊織綺結緣新珠珎
同歲舉南宮玉堂先拔羣輕肥漫欣羨事功庶祈禱自
憐飯不足艱躬寧望菹脩途通都驛書倉大河漕但令
吾道存莫作儂歌換關干苜蓿盤遠勝牛酒情何當端
章甫贈賄溯郊勞

元作

大典朱珪石君

儀禮十七篇姬孔所教誥聖人柔萬物節性義精到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一

三

損益兼夏殷名物辨詔號執肆非空文補蕞在師導
雜服體斯安相替綬可操蘭陵學久廢高密傳亦耗
虞越雖分門彥植誰窺奧昌黎振奇辭鸞鵲欣鳴噪
豆籩失司存珠玉毀儒盜波君起江南便腹擇履蹈
鈎元有湛深解紛無慢墨璫璫九重華離孽四奧
自求照水犀不取箭雲鷲勾股捷心能均律晤雅好
鑒空恥說籌障濶更逾界源流會朝宗疏淪先溝瀆
治禮著釋名尊解析酬報衍雅七又五盆瓶逮鐸窴
左圖而右書經緯了不貶窮年校毫芒內心平矜躁
示我如望羊學落智已耄神往緇帷林服器誰敢冒

君才北海若大量抱不傲忝我一日知拔尤初進造
遠利就冷官童冠資育燕自甘蘭華養肯發藎鹽悼
脩耕卽舊畬椎髻樂蒸縞君方東主璋特逮待上
告鶴歸翻來庭厄酒花映帽履泰際光輪敬薦敢
慘嫪殊科需董孫間笙歌湘老君才富江
賈沃壤挾膝郤實學兼華文羣玉甜琤瑁同時數金
榜程孝廉三舍避鼓蕙丹書東面榮簪紱北斗禱
何況禮爲羅不見鳳輝苞桃渾暫迴翔蓬海易轉漕
虎觀定異同鹿角走驚悞壁珉石經森公卿牢禮情
展圖重什襲長言當勸勞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一

四

儀微阮元

周儀治天下厥功逾晉諸揖讓升降中精意靡不到
吾友浚經師無雙齊許號綿蕞容臺上不受介紹導
既有戴聖學且持高密操志氣堅不減精力滿無耗
弱冠我同遊許我入堂與嚶嚶兩鳥鳴頗異凡味噪
實事必求是虛聲共恥盜君之入京師以禮爲履蹈
始知士相見盡化頑與暴北海一席間驚譽馳四填
惟知抱一經不願駕雙鷲宣城冷官舍校禮志雅好
昌黎所苦讀而君實排異經文溯江河疏義析潢潦
得間發一難皇賈公彦不敢報餘情述周諱知天

校禮堂詩集卷十一

五

若神龜重輪引虛綫測視了無耗淺儒襲漢學心力
每浮躁豈知后與慶家法傳衰髦凌君發禮例楊復
李如圭不屑肩金輔之程易田及劉端臨盧召弓相
見互不傲邇來文更雄魏晉力能造始歎才之奇實
惟天所養吾師極重才愈奇愈憐悼新詩榮於張華
充被單縞制科儻三舉會見交章告翹然貢弓車
豈徒離席帽平生學何事許國敢恪嫪辟雍仰
天藻詎止泮芹莖吾才陋且小地稱若勝卻與君素
投分又若卿與瑁同在文公門籍湜各樹憲親老修
天爵斯言昔所禱君今潔白養恩勤慰手拖已勝飢

江陰王蘇

儀禮禮本經詰屈僂盤詰昌黎與廬陵欲讀苦未到
不辨五雅名徒誌三易號自從赤光來抄觀黃流導
扣槃祇自愚何瑟孰解操句讀尚莫分精神亦虛耗
九成謠笙鏞一室昧宦與斷簡日以零長喙嘿不噪
鈔胥兼勦說時作青氈盜蒼茫何休海嘯若魯連蹈
次仲何鏗鏗寸唇無棄暴談天極四遊括地析九壤
摘鐸欲問牛望練驚辨驚平視黃李儔同永鄭賈好

校禮堂詩集卷十一

六

玉栢出廣川珠船獲夏鼎學山到板桐沿流始潢潦
重補釋名書匪望稽古報悅心願覆瓿阿世恥媚竈
未遜長頭勤肯使眸子眊認取阿堵中釋盡少年躁
嗟余不如人師承乏青毫與君爲同年科第幸一冒
頗招馬融嫉敢與孫宏傲人海八年別學舍一旦造
精言渺河漢至樂賦載燕不殖久凋落相見始嗟悼
日脚難繫繩弩末怯穿縞離經吁已遲發篋祈我告
就竹共開尊漉酒時脫帽便便孰能窺嶽嶽不暇謬
首蓓莫嫌寒苕菜尚可老權眞卽越羸開質豈納郤
聲同霜應鐘符合圭就帽長此甘藟鹽或勝擁牙齋

晨起見庭中鳳仙花大放偶作

女兒花發競芳菲點綴庭錦四圍青鸞乍乘紅鶴降
綠雲齊擁紫鸞飛當窗露下晨光濤繞砌風來暑氣微
入夏繁華猶若此未妨芍藥殷春歸

錢氏蒲圻張兆書妻也兆書卒兩子皆癆兆書有
兄前卒其遺孤隨嫂他適錢取歸而子之又取
其母家溺女育之以爲婦張氏祀得以不絕朱

石君師爲作孝友慈貞詩敬次元韻

夫亡子在不敗死空巢惻惻兩子兩子既殤巢欲毀
夫兄遺雛尙可倚撫孤拯溺將之歸居吉象得咸其腓
嘗瞻茹蕤恒相依見者涕淚聞者唏苦節自荷皇天慈
追古列女與匹妃

已未

已未四月二十八日閱會試題名錄知牛次原諸

人登第喜而酌酒醉後有作

好風吹墮千佛經巍然上有牛坤名喜極恐誤再三視
紙背字字皆崢嶸徐觀交舊不止此聯翻大半知名士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一

七

榜中如史望之鮑雙五吳山尊王伯申張舉聞程春虛
汪蔭林馬器之吳春麓白小山諸君或同年或同門或
舊相知諸皆一奎垣佳氣接文昌海內人材拔茅起貢
時名下士也

舉今年收大蘇歐陽佐以梅聖俞

今科會試朱石君師及阮伯元侍郎爲曉

裁經神學海目點漆鐵網安得遺珊瑚憶昔京華困行

役春明誰識風塵客感君意氣如弟昆下榻南軒其晨

夕貂裘袒褐不同調辛苦蘊鹽兩年少更有崎士今司

城胡樹思孝廉今爲中城兵馬司副指揮

貧賤相依互吟嘯論文下筆不

自休典酣往往登歌樓善和坊裏舊人在且喜看花猶

黑頭便遺長鬚急沽酒升堂奉觴先壽母盤餐旅復召

生徒樂哉此醉良非偶美人遙隔青雲端舉杯北望情

漫漫應知捷步金龍際也向江南憶冷官

題朱約齋小照

儒說區如菽粟分窮經不解著空文試從南渡論精博
唯有深寧叟似君

讀史有感二首

功名逾量本難居側目師師意自如吳郡漫傳豪士賦
茂陵空上徙薪書通侯就第誰譚日太尉登朝灑浙餘
千古盛衰同轉轂研朱重與玩盈虛

周書曾載尹郊文爾有嘉謨入告君亮節果令千古重
直聲何取四方聞叩頭對仗劉栢楚伏闕陳書谷子雲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一

八

未必公忠竝槐里敢言世少左將軍

禮經澤例稿成有作

十二月十七日

校勘丹黃十載餘今朝欣見稿成初漫嫌寂寞青氈冷

慈竹平安好著書

庚申

題黃少眉笈雲圖小照

泰山之顛雲一縷觸石俄看布寰宇偶然攜取入笈中
留待他年作霖雨鍊將仙液成金丹高卧不畏衣裳寒
細細好應虞庭瑞莫與問雲一例看

周最峰以愛遊圖見寄索題

小別已三載披圖如對君攜將黃海月歸照緒圻雲歌
咏思同賞登臨憶其醺敬亭山下路何日慰離羣

施明經南歸聞胡樹思卒官京師之信

初聞疑夢復疑真北望燕臺倍愴神誰與青燈憐弱息
可憐白髮泣慈親雄才到此知何用薄宦依然未救貧
賴有故人敦古處不教旅櫬久風塵聞身後事皆牛
次原爲之料理
豪氣如山竟寂然封侯難信是爲肩驚心去國三千里
回首論交十八年欲踐雙雞思日後幸容雙鯉達生前
書到之日
樹思尚存遙知酌酒春明路萬樹桃花叫杜鵑

雨夜讀張江陵太岳集書後

校禮堂詩集卷十一

九

西風撼隔雨瀟瀟靜展陳編破寂寥嘉祐萬言王介甫
會昌一品李文饒試尋經畫才原大卽論文章氣亦驕
功罪千秋青史在爲君滿引醉寒宵

過湯霍林司成故宅

幾曲頽垣半畝苔蒼涼石獸沒蒿萊更無甲第連雲起
賸有辛夷作雪開濁世未容清正論清流豈必拒奇才
請看桃李茄花側都是司成手自栽

後學古詩十首有序

乾隆乙巳爲學古詩二十首今已十六年矣銖積寸
累又漸有所獲於是爲後學古詩十首他日倘能勉

其所未至當更有述焉

九章述勾股測天乃其略西法入中國遂有弧三角八
綫立標準方圓更量度邊角互相求分秒無少錯斜正
兼次形得數提而約日月所運行太虛仰寥廓假以算
經緯不啻掌中握渾蓋泊平儀非此不能作綴術佚已
久弧矢亦高閣禮失求諸野未可遽菲薄汲汲勿菴叟
中西細商推黍尺塹堵篇千古惠來學

虞喜論歲差莫能言厥故自晉迄前明茫如坐雲霧或
云日道縮臆揣豈足據近知綠恒星每歲自東去所以
冬至宿虞周不同處歷六七十年向右移一度昔賢未

校禮堂詩集卷十一

十

發覆由茲豁然悟妙哉歐羅巴談天憑實數七政同一
源驗候了不誤古疏今漸密嚙人慎推步

大地本圓形方指厚載德九天包地外極機惟兩極人
物周環列高下始可測溫帶氣和平是在赤道北冬寒
而夏暑其下爲中國南北辨緯度昏旦異晷刻東西分
經度證之以月蝕半年爲晝夜最易起迴惑相彼簡平
儀中維能轉側以極作天頂諦觀心自得周髀有遺書
古人固先識

赤道東天腰黃道斜絡之大距廿四度兩交相抱持七
政行其上逐度皆東移南北日二至冬夏各有時二分

在交點均由黃道推寒暑進退理平易原非奇仰觀偶
指示童稚都可知底事張子厚冥心矜寸私妄謂亦左
旋致啟儒生疑朱蔡注尚書從而爲之辭斜直本異勢
後世胡能欺

日食爲月掩舊說世所解月食因地影新說人其駭不
知泰西書中有至理在大地居天中日月相對待太陽
光四照大於地數倍闇影落空虛星月爲匿彩吾道無
不包芻蕘尚須採何況茲說長義和不能改猥云日亢
月詎異蠶測海既匪蝦蟇精詞人復奚罪張衡靈憲文
洵足證千載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一

十一

冷綸造律呂陰陽各爲六長短有定數分寸辨盈縮五
聲及二變遞居如轉軸至理匪元虛淺近類葢粟茫茫
字由間元音無斷續律準由京房笛譜自荀勗豈識聲
音妙絲不等於竹自從鄭譯後但襲龜茲曲誰知十二
管正半不相屬呂覽黃鐘宮實應牛太族鄙生李文利
穿鑿怖流俗畫餅未可啖何必說龍肉

琴之仲呂均大弇屬下徵何者以爲宮仲呂之弇是試
釋美趙書端緒猶可指小間應散聲十徽與之比至於
第三弇則下一徽矣二變隔其中不齊良有以考亭辨
琴律胡爲昧斯理誤謂仲呂角見譏吳元士唐人作燕

樂字譜所從起合字定黃鐘宮聲不關此但配十二律
學者多疑似所以論樂書恒失古人旨

琵琶第一弇與琴七弇同燕樂高於雅律本爲夾鐘今
古互岐錯如墮浮雲中七商生太簇其實乃變宮七宮
暨七羽相應非談空器數苟相較清濁寧難窮實事必
求是冰釋心融融從橫究累黍高議成捕風否則矜算
術第謂乘除工世無曠與鳩兩耳何由聰景仁及君實
辨論無折衷西山著新書適足驚羣聾

字譜有勾字用配蕤賓聲尺上關高低本屬附會成譬
駢拇枝指寧足爲重輕我讀夢溪書燕樂窺其精各謂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一

十一

殺聲字一一言分明勾字獨不月隱義已顯呈何待今
俗工不似協笛笙間取琴七弇叩使次第鳴合四倍徵
羽如物登量衡方信乙與凡二變之異名五降不容彈
勾字何緣生豈如去此字樂府榛蕪清琴不用二變聲故無乙凡二弦
詳見余所著燕樂考原

燕樂無徵聲其故久失傳追溯崑崙虛乃在開皇年四
旦各七音分屬琵琶弇宮商并角羽二十八調全後儒
昧所自與義無能宣政和製徵調補作何拘牽不知雅
與俗兩部本判然賴有耶律史片語千鈞懸遼史樂志四旦二十
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是知俗樂之原出於琵琶也琵琶四弦故但有宮商角羽四調而無徵調與雅

樂不孤學雖知希猶可尋遺編鬼神告於室似鑒思之
專禱昧幸晤此願質唐宋賢

野望

羸癯行留州鵲鴉立其背夕陽將放晴隱隱秋雲內

校禮堂詩集卷十一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一

七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飲凌廷堪次仲撰

辛酉

貢直民同年以其先人牧原先生蘭心圖索題漫

書一截

石門山下同心客留得當年手種蘭此是鄭公書帶草
尋常休作斷金看

舟中卽事

陵陽先生囊裏羞青蚨千餘買小舟盛暑駕此欲何往
俸滿大府驗去留皖城距郡五百里大江西上行溯流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夜眠曲躬足不展清晨小坐蓬壓頭風逆撲面苦塵土
風順烟熾難張眸風有順逆境靡適自笑窮者多煩憂
沿岸打漿日數里僮僕對我皆怨尤豈無萬斛足快意
阻風亦泊菰蘆洲卽令挂帆破高浪履險復恐鄰蛟虬
舴艋雖小尙無患局促安得辭羈愁何時歸去茆屋底
疎簾清簟作卧游攜人調羹婢煮茗越州酒進花資陲
慈親含笑坐嘉樹簾几旁植延年鳩晚涼浴罷香滿地
雜卉競發開庭幽北窗高詠彭澤句脩竹壓檻如新秋
始信在家貧亦樂何事萬里談封侯

答姚姬傳先生

臧比廿載擁名都言行眞爲士楷模談藝不譏明七子

說經兼取宋諸儒是非原有遺編在同異何嫌立論殊

傳得桐城書舊學直借熙甫繼歐蘇先生論文以歸熙甫上接歐蘇蓋其

鄉方望溪劉才甫之說

皖上留別會西井明府

昨君小隊來宣城賤子適有舒州行今君西返龍山道

賤子東歸何草草五年惆悵惜離羣纔得相逢袂又分

尊酒未偕張籍醉謂張君廉船願從東野化爲雲

泊繁昌舊縣舟甫繫風浪大作戲成小詩

小艇徐依小港邊落帆剛值浪掀天遙知鼓棹爭先客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多少中流未泊船

題邢佺山同年讀書松竹林圖

蘭臺傳儒林乃在循吏前爲治必經術詎曰矯史遷吾
友仇池英作宰湖水邊仕而優則學豈弟羞鷹鷂詩書
澤躬久流露始藹然繪圖以明志仰止貞元賢松風峻
且潔竹雨清而妍展卷再三讀如見其心焉漫斐春陵
行魯山于爲篇實學敷實政休作詩人傳顧我幼荒落
與君忝同年鉛刀未敢試寂莫依寒瓊獨學無友朋六
籍誰共研何當載酒往相對尋遺編

辛酉春聞謝崇之公子去秋鄉試捷音兼寄中丞

蘇潭先生

烏衣公子本翩翩十八登科美少年蘇氏文章貽許國
扶陽經術繼韋賢閉門冷署人來罕隔歲秋闈信始傳
料得廣文詩到日已應騎馬曲江邊

程敬持舊及余門今春不遠千餘里自胸山來從

學余甚愧焉頃將應江寧鄉試於其行也詩以

送之兼寄令叔石村

數載吟窗別緒多忽聞脂輦渡關河政希蕭奮傳經學
深愧侯芭載酒過聽雨三春情尚雨停雲千里夢如何
西風好與寶興燕先取由庚爲子歌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遺問

藥裏書籤雜沓陳情中料理苦吟身詩因降格摹丁卯
籍爲蒐奇校癸辛池上慈姑青乍坼庭前益母翠初勻
逐牯日誦孫樵賦不信花卿句有神

小游仙詩二十首

少時嘗仿曹唐爲小游仙詩罕有存者及出游以來
見作之者甚衆蓋風尚使然也秋日病起倦於治經
與會所至輒復爲此聊用自遣而已大雅君子勿以
效顰視之

雲笈叢中別有家懶從金鼎問黃芽石田種出琅玕樹

春到能開五色花

丹竈辛勤不計年功成謁帝大羅天升堂授玉陳庭實
總學人間觀禮篇

天風吹下羽衣聲知是霓裳散序成莫向月中尋舊譜
黃鐘都似夾鐘清

製成仙樂九霄中周徑乘除講律同底事飛瓊調玉瑟
誤將下徵認爲宮

三千弱水不勝舟艸女童男枉自求誰信揚塵非異事
如今騎馬到瀛洲

瓊樓葭瑱本難稽織女新添繡線齊不似三千年外景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義輪已過斗牛西

天包水土在中間大地如丸四海環繞地昨宵行一匝
何曾海上有三山

河呈圖象洛呈書天府深藏世本無大衍生成風角術
被人偷去詎凡夫

紫府琅函解究研那知禹貢有山川費他幾許儒生力
俯瞰原來九點煙

辛苦蟠桃鎮日栽學仙本自要仙才靈臺悟出長生訣
不是丹經裨販來

跨虎文簫慧業深雙聲未許鈍根尋彩鸞但寫唐朝韻

怕與凡人論古音

修成雲板一千層要見羣仙自此登底事霧中換客便云白日已飛昇

傳注紛拏鎖白雲仙官編校最殷勤金繩玉版依然在丹篆何勞證說文

天曹新改秘書郎始信求仙別有方四百金丹全未讀高持絳節下天闕

拾遺補闕日華華半級陳言半改爲頁鄭分明在天上向儂皆道不如斯

玲瓏樓殿五雲開欲往先愁風引迴悞卻學仙人不少校禮堂詩集卷十二五

妾將海市當蓬萊桃源洞口景清幽中有文章萬古留聞道不知曾有漢况他魏晉與韓歐

元關俯視隙中塵狡獪區區亦可嘆收穀何妨從客便忍教花外虎驚人

一卷黃庭獻紫虛換鵲誇道永和初神仙但讀龍威策不解山陰世俗書

飢食青霞飽即眠眞靈下試道心堅祇愁天上多官府未必天仙勝散仙

晚桂

瀟瀟微雨過重陽叢桂猶看滿樹芳不是小山招隱客敢隨籬菊傲寒霜

我愛二首

我愛沈寓山雙目如乘炬流俗所是非何足爲勸沮和仲及正叔持論互鉅錙檀弓柳莊死公不釋祭服而往仲洛而絀蜀比黨共推許君獨操至公剛柔不吐茹譏罵無假借譬諸楊墨距并於所著書特紀元城語始知折柳諫溫公亦不與

我愛周費洲一心如懸衡金華唐與政學海馳英聲偶與晦翁忤遂爲世所輕可憐天台妓何罪遭笞撈此舉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六

近傾險無乃非人情賴君齊東篇時一鳴不平宋史不立傳幸有鄉後生朱景濂有唐仲友補傳一卷見明史藝文志下士耳學多公論何時明

長興三鷄岡有晉謝太傅墓歲久漸湮邢佺山同

年捐俸葺之并爲考見示徵詩漫賦一律

三鷄岡畔草離離謝傳荒阡尚有基兒輩將兵能破賊先生對客自圍碁川原游子徵遺跡伏臘邨翁走歲時不是長興賢令尹更誰刊石樹豐碑

壬戌

和杜竹吟刺史元旦卽事

一夜屠蘇酒朝來節序更賢愚年共長巧拙宦俱成雄
辯千人屈狂吟四座驚他時應記取餞歲在江城
若以文章論君宜鶴鷺班誰令辭賦客投老簿書閒稚
柳凍難折瘦梅春可攀那知如許事且看敬亭山

答趙肖巖中書見贈二首

冰壺曾照五羊城萬里歸來徹骨清綸綍已推新閣老
齋鹽不改舊儒生目無餘子文誰敵胸有千秋論自平
尊酒都忘名輩後令姪夢得大令與余已酉同年頻來冷署話班荆
永日丹鉛手自操此身應爲著書勞不存形跡交逾厚
消盡矜張品最高藻鑑淵源推重望文章家世領清曹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七

由來經術爲時用莫便從容蘊雅膏

元作

涇縣趙良爵省

宛陵得似宛邱無學舍如舟屈小蘇聊假冷官充著
述況當聖代重師儒百篇堆案言宗鄭兩義名齋
法取胡我向鱣堂常問字應憐白髮舊生徒
弱冠曾充弟子員先生誰似腹便便百城富自輸千
卷一夕談真勝十年教士從知無讀律養親奚待試
烹鮮經師兼有人師重風采如臨泰華顛

朱錫章大令以飲中八仙圖屬同人題分得李適

之崔宗之二首

三陂能障洛川深難禦哥奴一寸心幸有醉鄉容托跡
不須惆悵華山金李適之

扁舟載酒大江濱公子亭亭玉立身采石月明宮錦麗
一時頓有兩仙人崔宗之

洪稚存同年自塞外歸主講旌德迂道過宣城見

訪留宿齋中次日邀同趙肖巖中書戴斗垣廣

文泊斗垣令子爾勤孝廉徧游南樓諸勝晚歸

小酌卽席成詩

故人遠自塞外回舉比講席旌川開宛陵迂道特相訪
話舊不惜傾千杯寒齋下榻再信宿佳壻佳兒並如玉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八

時稚存攜子符孫壻修明同至夜深刺刺語不休跋見風窗棧似燭南
樓請旦同登臨約客正好天微陰道傍觀者堵牆立噴
噴爭看洪翰林鳳池舍人老詩伯說經不窮屢尊席廣
文先生兩目昏斗垣目疾久未愈胸中之奇邁張籍更有才子
方少年孝廉裘屨何翩翩槎枒老餘松柏古忽露一樹
春花妍茲游草草殊不惡歸來燒豬供晚酌座間名位
半浮沉放筆猶能賦河嶽酒酣爲我談烏孫祁連萬木
寒雲屯經過忽憶幼時夢疑攀北斗登天門稚存自言
幼夢登嵩
峰手攀北斗下瞰萬木如雪當年共作梁園客今日看
君須鬢白會當控衛雪中來豫爲留髡儲一石

戴爾勤孝廉見和鄙作謙下過甚請受業於余固
辭不得命仍次前韻奉答兼以志幸

翼輪吳棹往復回知識都藉良朋開竭來寒邇坐荒落
有若水置壺堂杯空山時時夢青宿一旦披沙得珠玉
隨侯和氏韞匱中自有奇光半天燭吟窗忽覩新詩臨
西鄉遠效韓淮陰初驚繼愧迷五色置身如在琪花林
華蓮十丈擎龍伯促膝談深移席縱教有饌萃百家
畢竟根源歸六籍昔賢經術垂千年雲鶴天際翔聯翩
皇考或先大聲奏敦洽詎助陽文妍寸心不昧知熾惡
更啟芳樽爲君酌鹿食嘉草呼其羣捧土頻思益喬嶽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九

和作

戴揚輝 爾勤

居恒綿蕞笑叔孫古禮高閣疑塵屯願言期子申鄭義
敢謂授受稱專門冠昏燕射及賓客禮例昭然分黑白
遺編倘許其蒐羅從此交情訂金石

退鷁拍拍燕都回歸帆恰向虹橋開過庭快敘天倫
乘洗塵先捧階前杯急謁鮑堂不俟宿乍坐春風暖
於玉先生看書眼如炬蘭絲牛毛靡不燭剝啄忽聞
高軒臨芒鞋共踏青松陰欣識鳳池挾天藻更有容
齋傾士林先生進同洪雅存趙徑師人師見宗伯連
日相招入講席同來雙壁皆譽髦謂雅存先生萍水

如隸金蘭籍談笑敢謂疑忘年竦聽雄辨風翩翩胸
中邱壑未易測舌底蓮華無數妍話到塞外風沙惡
主人呼酒重爲酌但覺富貴如煙雲焉用聲名重華
嶽今朝錦句擲天孫鏗鏘便已開蒙屯憐才憐到不
才者始信廣大真法門到來幸列座間客會立程門
看雪白願得將軍巧妙傳何當一矢射沒石

題吳復齋夢遊僧寺悟前生圖

才人慧業應成佛名士前身半是僧夢裏依稀尋舊境
萬松深處一龕燈

李營甫司馬招飲卽席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十

佐郡清如水開尊酌冷官脩篁依戶淨古樹映窗寒待
士情懷摯留賓禮數寬敬亭山色好日向畫中看

校禮堂詩集卷十二

校禮堂詩集卷十三

欽波廷堪大仲撰

癸亥

宛陵晤蔣希裴并追憶令兄竹史同年

甲第高江左翻開正少年鳳毛欣拔俗馬齒愧居先
志酬當世論文期昔賢因君仍感舊惆悵舊門煙

題羅其生槐庭讀禮圖二首

成儀與性共纏綿一度披圖一肅然既葬未妨尋祭禮
特性篇後少牢篇

道學儒林轍本乖淹中一卷久塵埋禮堂別有千秋樂

校禮堂詩集卷十三

授受還應異勉齋莫生爲幸相先
生令婿故云

宿西河鎮蚊多不能成寐戲作

黃昏行役僕夫閑近市叢祠聊解鞍東廊秋陰溼且炎
熱氣蒸人如入甕紙窗破碎土壁朽夜半星光忽穿棟
飢蟻百萬聚成雷斗帳不禁長喙衆羣飛雜逐聒耳煩
飽食恣睡齧膚痛終宵輾轉到五更栩栩何曾得成夢
禦此侵陵乏良策舉掌頻揮或偶中一蟲擊殺萬蟲來
弱之暫開仍復墜乃知卑濕生此物感召相因如植種
我將藤蔓引虺蛇養得梧桐致鸞鳳况兼僮豎懶拂拭
向晚垂帷留縛縶先時木自欠綢繆兩手雖忙究何用

若將此室加爽塏治病尋源知所重不然未睡豫驅除

尚可逍遙便吟諷熟眠一夜亦偶然上池未飲誰能洞

天明就道頻欠伸俯仰隨人時自訟疎簾清簟正安閒

細帙徐開靜中誦無端微下令走趨關閣沿門任嘲弄

風中棲息雨中餐隻候迎人雙候送旁觀倘羨此游樂

風味不妨來一共

詠道旁烏桕樹

烏桕婆娑解耐寒一經霜信便成丹卽今未到清秋節
都作尋常野樹看

寄張季和

校禮堂詩集卷十三

二

兩載京華別夢新如君屈指更誰倫詩篇大定劉無黨
書法開元蔡有鄰都說西京能作賦况逢東閣正延賓

花報視草非難事休憶秋風八月尊

錢辛楣先生以壬戌四月二十六日重游泮宮詩

寄示命和次韻

鸞旂彷彿認當年魯殿靈光尙錦然芹過長庚重照後
花思周甲再開前西京博士應攜手東武司空待比肩
此去南宮剛一紀先生以甲戌登第瓊林春燕酒如川

壬戌四月廿有六日重游泮宮賦贈新先輩因追

懷西莊光祿

嘉定錢大昕竹汀

壬戌重逢采藻年恒河照髮忽皤然莘莘俎豆今猶昔濟濟淵鸞後勝前三不朽間當立脚四先生往孰差肩磨牛陳迹重增感寂莫柴門鎖輞川

方穀存書來以二詩見懷索鈔鄙著甚殷且云有重鈔通雅之舉奉答二首穀存密之先生五世

孫也

忽枉新詩至如逢舊雨來山川千里隔懷抱一時開著述誠何補文章愧不才他時能寫定就質皖江隈

方氏推儒術浮山識最深試觀通雅學不讓顧亭林校勘鄉賢事胡維君張侍喬並有通雅校本流傳後嗣心吳門有新刻寶

校禮堂詩集卷十三

三

徧大江澤蘇州重刻通雅已盛行於時

讀崔實政論作

崔生論政意深長柔道從來遲以剛郊壘執戈無度尙廟門持戟有任章太倉鼠雀方開腹巨海鯨鯢久陸梁守令金多爭入粟漢家何日塞宜房

張季和以尊甫柏園先生西阪草堂圖屬題漫賦

一律

扁舟嶺表載書還料理吟編日掩關試問東坡田二頃何如西阪屋三間詩人句好緣耽隱循吏情深總愛山生晚無由親撰杖卻從圖畫想清顏

朱學坡庶常之母未婚守志介陳鳳石同年來徵

詩應以二截句

震川曾著論貞篇秀水蕭山見亦然我道禮文緣義起試將詩句質前賢

撫得孤兒受

國恩

朝廷特詔許旌門凌寒百尺貞松在好藉春暉蔭子孫題張鞠園太守揚子飽帆圖

飽帆曾紀過中冷今日于湖見使星時權燕湖道大抵偉人

多好士由來循吏必通經相逢雖晚頭猶黑禮數都忘

校禮堂詩集卷十三

四

眼倍青笑我攜琴歸自鼓還從流水寄芳馨

題許節婦補餘草名燕珍二首

新篇讀罷漏遲遲想見青燈白髮時喚作補餘應有意深閨知不儘吟詩

選韻修辭識苦甘才名久徧大江南北人可作誰堪擬

流水棲鴉紀阿男

題楊健齋明經詩卷二首

懷古登臨寄一編客游初放渡江船多君三十才如海不減他山賦慎旃健齋海寧人故以初白擬之

明珠編就玉穿成才自華腴氣自清仿佛成連琴作鼓

絲桐中挾海濤聲

答方象三

院上衣冠奕葉新
黜名輝映學深醇
聲華世仰先朝彥
風度君眞後起人
會見天邊翔鸞駕
何嘗地上走麒麟
清詩惠我難爲報
好取瑤牋什襲珍

涉江何處采芙蓉
無限相思隔遠峰
適性未妨從所好
滑稽聊復寓諸庸
青蘊自補蘭華詠
黃卷寧羞苜蓿供
多謝良朋相勸勉
閉門新護手栽松

題蒲快亭同年出塞圖

虬鬚猿臂氣昂藏
雄劍歸來夜有光
莫笑一簞棲短褐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三

五

曾瞻

萬乘獵長楊
宮廬記醉杯中月
穉猶沾塞上霜
我亦

狻猊秋度幕
舊游回首意茫茫

癸丑秋從韓城歸客灤陽

蒲快亭施雪帆以小集北樓詩見示戲柬

飛梯眞見倚雲垂
太守乘閒酌舊知
紅燭漫論千古事
青山猶似六朝時
未妨促膝聯吟榻
更喜掀髯對酒卮
前度勝游今不與

秋間借雅存同年飲此

閉門空和北樓詩

癸亥十二月梅花大開偶作

愆陽未散溫風作
滿院寒梅破紅萼
壓枝爛漫開且繁
未春已見紛紛落
裊裊有客花下行
蠅蝶撲面盡作聲

天心仁愛不肅殺
竊恐萬物無由成

甲子

吳之水騎尉新構書室成屬作詩落之率賦二截
數椽小築枕溪流
三面晴窗宛似舟
緩帶輕裘文譙罷
未妨犢土更椎牛

名園野竹景全分
况有階前樹拂雲
解畫倚蘭香滿室
勝他金碧李將軍

次韻牛次原戶部庚申初秋湘江舟中見憶二首
獻策蘭門道與君
昔少年花宵文共賞
雨夜燭同然
快骨情原摯
盟心意更虔
循陔今可樂
未敢說遊燕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三

六

匹馬十年別雙魚
千里情書來宛溪
水人隔岳陽城
勲業期同學
飢寒負此生
相思吟好句
空憶鷓鴣聲

次原寄來

元作

天津牛 坤 次原

仲子別吾去於今已八年
天涯一回首日暮更蒼然
捧檄思毛義
窮官類鄭虔
從容尊酒會
何日到幽燕
日夜望江水
烟波無限情
所思在何許
不見謝宣城
學業兼師友
心交訂死生
故人相念意
寄此別離聲

寄祝座主韓城公八十生日四首

時以宮傳致仕里居

四十餘年侍

玉宸東門祖帳話猶新舉慶亨林泉福國綺嘗爲社稷臣想見丹忱依

北闕遙瞻紫氣滿西秦太平盛事真希有宰相歸來慶八旬

雨朝霖雨潤蒼生畫錦堂開待老成韓愈文名唐北斗桓榮經術漢東京人推舊學應知止

帝賦新詩爲送行親捧瓊鵠

恩似海壽星雙映日華明

風規不讓曲江賢貴幸當時亦稟然但以經綸酬

聖主肯將花木記平泉主朝自有千秋業附郭都無二

校禮堂詩集卷十三

七

頃田仙佛素知公所斥祝公唯誦九如篇

曾依函丈客樂陽瞬息星霜十載強常許事功須學問

每從器識論文章循陔已作中軍鶴介壽空餘博士羊

曠典殊榮言不盡略標大節奇稱觴

大吳石臣進士見贈二首元韻

昔我廢學時年已十有五服賈鮮財貨爲工乏規矩逾

冠乃發憤寸縷思汲古尼父訂禮經在田德施普說者

惟康成餘子敢繼武孜孜考名物勤勤述訓詁屢載海

先河孔賈補紹祖賤子不自量鑽研忘推魯恒執筵植

鍾謬希軸折羽特承酒三獻側尊醴一觴析例別異同

各使歸其伍幸源先哲餘冀爲來學輔燈窗兩案間誰

憐鉛槧苦一壘守冷官窮年竟何補詎盜處士聲差異

碩人侯君家本世學石臣從祖東璧先生著有儀禮章句妄通雷門鼓自

就東西階寧分南北部惟慚守遺編不翅耕瘠土豈期

文章雄於茲尙有取知已良獨難實爵爲君舞

制禮貴中庸道在無偏倚後儒賢知過遂失聖人旨附

會二氏言母乃類枝指未幾門戶分一非復一是平地

畫深谷坦途出岐軌仁義禮之質復性在踐履奈何談

空虛新義日填委蘭陵既力排河汾亦深毀自非夔一

足違辨臧三耳紛紛七百年屢闢牀下蠅西河生君鄉

校禮堂詩集卷十三

八

發贖由此始輔車仗德清將伯呼秀水唯禮及天象非

其所長矣持論或過中矯枉非示詭君才富韓蘇當代

固罕比胡爲逐流俗羣言惑朱紫來詩力詆西河毛氏愛而知其

惡憎而知其美窮經破成見庶幾患中弭入主出則奴

生平用爲恥但讀十七篇不非十二子

方茶山同年以比部郎出守江西迂道宣州過訪

是晚飲魯子山太守署中次日招同吳石臣進

士戴斗垣廣文小集學齋卽席成詩兼以誌別

廿載交親兩鬢絲時茶山髮白一尊官閣又同持都忘學

術添新得尙覺疎狂似舊時送酒可懷陶靖節登樓應

憶庚元規世間多少宜明面說與寒暄總不知

甲子重陽前後屢有持蠟之會座中施雪帆載蓮
塘吳石臣戴斗垣諸君疊韻倡酬索和甚亟勉
成長句

陵陽先生卧鄉校剝啄到門驚夢覺啟扉纔見意欣欣
入座旋聞談稍稍腐儒不用市盤餐白酒在簞魚在罌
已看紫蠅入跪持寧惜黃花一枝初陶然那復顧二豪
益者何期得三樂憶昨兩度陪高會鴻辨不同篇鼓闢
邵公奪席誇學海仁裕登筵詡詩客精如大將練上辛
興似明廷策秀孝言飛玉屑塵成珠况雜元風兼象教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三

九

羣公高唱矜捷才繼起千篇愈騰越雅知鷹隼出風塵
幾見駢聯困泥淖奏刀眞足誇全牛孰管誰甘窺牛豹
自憐曹鄴不成邦勅敵當前多屈撓強思酬和代娛賓
矢枉仍愁壺更喧爭雄競勝復莫支險韻已窮難與較
縱令展轉索枯腸未必寒灰豆重爆無端問道別出奇
拔戟還求尺寸效由來趨易本避難混說傳神不在貌
長吟擬倩雨爲催秋深不見雲起礙他時有興倘重來
訪戴休迴剡溪棹

次韻魯子山太守西華紀事詩四首

機槍倏見壁高天虞謝威行作今年滋蔓敢貽他日患

徙薪寧獨此城全矛頭夜下徵兵檄看鼻朝成紀事篇
屈指論功開幕府懸知綠水有紅蓮

齊辨嚴裝礪短兵銜枚疾走不聞聲身先士卒三軍奮
面縛渠魁百里驚奏上

朝端膺懋賞歸來闕左見歡迎旁觀莫訝成功速大勇
原從集義生

囊縫袴褶氣豪雄猿臂能開八石弓官舍懸魚清似水
賊壕驅馬捷於風烟消野戍遙山碧霧散荒屯落照紅
遙道攀轅留不住又攜琴鶴向江東

經綸小試志初酬談笑能抒父老愁白刃雷霆宵霍霍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三

十

青燐風雨盡啾啾安良自必先除莠決勝由來在運籌
料得柳陂南畝上少年無復佩黃牛

題同年陳子犀比部借書圖二首

一鷗風雨夜窗虛胸次居然萬卷儲旗幟山川彭蠡月
便車應證借時書

自憐學舍小如舟寂莫何人載酒游猶記劍南詩句好
吳書渾似借荊州

周石蒞明府以其六世祖忠毅公玉印見示并索

題句敬賦一章印刻季侯二字公名宗健季侯
其字也

崑山之精方一寸云是吳江舊時印摩挲故物二百年
想見稜稜圭角峻堅貞在性不可磨嶺外坐閱風霜多
文孫輾轉偶購得疑有鬼物長攜呵當年詔獄六君子
三木囊頭後先死此時此印尙隨身碧血淋漓土花紫
有明神廟之末黨禍成朝端水火交相爭茹花未紅委
鬼伏是非邪正無由明先生數與東林異擊闕乾坤同
正氣至今一印歸然存何慚高邑鐵如意天子方寵山
陽君牢脩監子何足云陽球不辦殺曹節三君八顧徒
紛紛嗚呼先生一死真磊落耿耿丹心照河嶽西州不
慕皇甫規北寺甘爲范孟博可憐彪虎諸僉人累累若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三

十一

若皆灰塵如斗黃金亦閒事請看片石重千鈞

題汪鑑亭太守小照二首

松風忽作瀉時聲猶記連雲叱馭行我愛梁州貧太守
大瓢分得漢江清

蕭蕭脩竹映流泉把卷臨風意澹然留得園中馴鹿在
他時應與鶴同傳

題戴斗垣瓶菊圖二首

三徑寒花自可娛况兼脩竹竝高孤他年誰續清河舫
記取先生瓶菊圖

東籬寂寞獨行吟老圃蒼苔一寸深莫笑冷官貧太甚

秋來滿地盡黃金

校禮堂詩集卷十三

校禮堂詩集

卷十三

十二

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歛凌廷堪次仲撰

戊辰

戊辰三月晦日雪

信是山城氣候遲坐看春盡寒威綠槐遮戶裏仍擁
紅藥翻階雪正飛塞上昔聞傳自久江干今事見應稀
曉來把酒登樓望粉漬遙山碧四圍

卽事

穀雨幾過未決旬果然淺夏勝深春飛花千點爛於錦
新筇數枝長比人覓句有時撫纖體逃禪無意證金身

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睡餘試領閒中味靜聽風泉響澗瀆

月夜卽事

四卷纖雲淨碧空涓涓涼露濕疎桐鳴琴幽澗泉初落
積水虛庭月正中前事漫繁西去燕後期猶盼北來鴻
夜深不寐真無俚自起移牀就好風

麗仲出十年前所畫小照見示漫書

騏驎墮地時已有萬里心豫章始盈握其氣含千等良
金必鍛鍊然後可成器良士必苦心然後可立志馬不
受羈勒不能遵康莊木不經斧斤不能爲棟梁勲業塞
宇宙要自勤學始古今多事變不出經與史靜晦復韜

聊莫負美少年會使七尺軀他日圖凌煙

題畫冊因憶舊遊二首

綠楊門巷正春晴鑾水盈盈澈底清夾岸亂紅三十里
桃花時節過新城

青山缺處幾人家樵戶茅檐靜不譁恰似宛陵城外見
東風一路野梅花

聞戴爾勤南宮捷音詩以寄之

相依七載水雲鄉猶記陵陽舊草堂每向沈潛觀學術
更從器識論文章自饒東觀千秋業敢說南豐一瓣香
料得曲江春燕日少年爭羨杜黃裳

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二

深渡去飲南六十里乾隆庚子偕先兄及大姪扶

先君子柩歸葬次年正月由浙往揚泊舟於此

風景尙依依如昨也

當年負土發縣江豪氣如山未易降屈指青燈三十載
依然襖被宿船牕

威坪卽茅源洞在淳安北六十五里韓勳王擒方

臘處也

扁舟過威坪機棹躡蒼岫在昔韓將軍於此縛困獸逮
至南渡初平盜績屢奏腐生昧古今苦將和議詎不知
斬與鄂功在殄羣寇及與金師遇奔潰不敢關鄱陽考

兵制誰與細研究三復對遺編用諗免囿陋

桐廬

東下嚴陵瀨青山兩岸疎微風張葦席細雨過桐廬遠
浦看飛鳥輕舸喚賣魚白雲紅樹裏最好早秋初

將到杭州作

故人開府越江邊折簡相招此放船都忘雲泥長揖下
卻思風雨短檣前頭顱老大方重聚骨肉凋零已數年
早晚明湖秋萬頃登樓應羨水如天

舟中坐雨

浙瀝聲將暮篷窗擁被眠客情窮日雨山愛富春烟境

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定非關懶心空不悟禪賦詩聊遣興時拂衍波牋

秋分日渡浙江作

萬頃秋江四望開乘潮擊楫渡江來正當玉宇初三夜
纔看銀山第一回紅樹尚遮錢氏壘青山遙指越王臺
此行曾見長鯨縛信有人間出衆才

舟中卽事二首

八尺烏篷雙槳輕暮雲疎處夕陽明迎人好景皆圖畫
不負山陰道上行

東浦沿門挂酒旗人家夾岸屋參差羨他一水清如許
醞釀衰區不自知

姚江篇

六經日月光中天家法端賴儒林賢王何以來弊漸出
稍有異論違師傅翻新好奇宋所尙竟以二氏參遺編
援儒入釋始關洛理窟時扶曹溪禪晦翁無極本丹訣
貫通佛老尤融圖襲其精微詆其跡面目雖變心神專
語錄日增經術廢漢唐舊說成飛煙元明不復根傳注
耳目蔽錮垂千年陽明學亦考亭學竊鈎竊國何識焉
至今兩派互相詬摺之往訓皆茫然本天本心苦爭辨
黃潦烏足言通川著書往往自希聖無端白日生狂顛
唯於大學知復古雙手獨探驅珠淵恪遵聖言不改竄

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四

特識遠出徽公前由此一端足俎豆可與鄭孔相後先
譬之葑菲或節取不妨餘事皆棄捐至於傳習衲子語
淺陋何足容鑽研整卷入佛復攻佛枉費心力爭蹄筌
平生不識朱與陸今秋偶放明州船舟中莊誦小戴記
再節自賦姚江篇

鄭城秋感

力戰東南未罷兵翁洲烽火照嚴城窗前景日羣鴉散
枕上秋潮萬馬驚叢桂乍添霜後色高梧時作雨來聲
遙聞諸帥傳飛檄屢報餘波旦夕平

夜渡曹娥江

乘月中宵過上虞青山無限映冰壺諸天都入光明界
大地新懸寶色珠廿載壯遊前可數一時清景後難摹
扁舟竟夕難成寐聊借微吟當畫圖

游南鎮廟道逢芸臺中丞驛從口占

松陰徒步避軒車遮道鳴騶曉日餘此際相逢真下馬
始知古語未全虛

南鎮廟

東南一柱峙遙天夏后遺踪此尚傳禮視三公名最古
州分四鎮位居先千秋弓劍徘徊處萬國衣冠會計年
莫訝隨刊無故蹟其山猶載職方篇

校禮堂詩集

卷十四

五

過蕭山

千古精言萃考亭竟將二氏入遺經姚江也是濂溪派
認取蕭山萬疊青

歸舟偶作

扁舟新自甬江還海色天容指顧間我比大蘇加一等
此行曾看浙東山

戊辰十二月十九日雪後登小金山其地去淳安

十里有汪氏始祖墓墓前石刻書乾隆己巳祠
聖汪氏重修其記稱漢中平間龍驤將軍守會稽
汪文和深以爲訝同游者云是漢時歙州刺史

史見汪氏家譜當必有據戲拈一截示之

鄒州建置始開皇刺史何緣漢已彰請讀晉書王濬傳
中平安得有龍驤

已已

紙鸞戲和陳桂堂

刻楮爲鸞世競知聊將文采付兒嬉修吭吸露原非傲
瘦骨凌雲亦自奇蠟鳳未妨同宛轉木雞偶與共追隨
此身一葉輕如許恐被腰纏太守嗤

題阮梅叔珠湖漁隱圖

碧波滄笏浣蓑衣月夜明珠照讀歸聞道北湖漁隱日

校禮堂詩集

卷十四

六

淮南草木借光輝

題韓錦仙課經圖

晴窗春晝日遲遲萬綠爭扶玉一枝會見百花頭上發
莫忘深柳課經時

寄張裴伯

裴伯從余學於寧國學署十有一載質疑問難晨夕
相得丙寅余以魯子山太守之招主講敬亭復相聚
處時余年屆五十以有母憂不受慶祝而裴伯賦五
言古一章見贈余甚喜其持論堅守余說次年正月
別後候將三載矣茲自杭歸檢理舊稿擬於秋後北

上見其雜古文并所贈詩恍如晤對爰作此答之以誌相思兼廣其志卽以當書札云爾

憶昔在宣州光景如目前胸襟單闊歲始充博士員宣州文物邦問問競誦紉學舍依陵陽桃李春爭妍張生襲伯來執摯禮尤虔云奉嚴君命負笈來周旋藉我爲師資晨夕相摩研我初不禮辭竟如生有緣稟性春潭靜識解明鏡懸舉一可反三善問如攻堅羣情羨軒冕奔走如附羶吾子慕實學守拙如摩磚獵經並漁古一一尋蹄筌與地欲證今推步求剖圓羣經有釋禮語孟兼釋天古樂成圖說翻音稽叔然尤好禮經學三校士

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七

七篇羅列諸家本點勘勤丹鉛且欲事圖考經注重疏詮餘力及梅詩譜成擬撰箋讀書得條貫功因鐵硯穿我於壬戌冬擁被忽不眠爲學譬拙井一旦忽及泉探源星宿海因思障百川乃歎宋儒理均是釋氏禪事理並稱之體用對舉焉顯將衲子語學者久相沿孰知聖人教其道無倚偏禮則小大由譬如輕重權持循實有準中庸德乃全安用索空虛登岸渺無邊惟子聞放論服膺則拳拳謂是六經與久失辦香傳立議宗先聖旁徵及後賢經與史子集細大總不捐如李穆堂原放趙鹿泉中庸總論之類悉爲兼以吾所述合爲約禮編聖道真面目庶幾庶探入

山巔儒家此書行其論彌坤乾佛老支離說不攻自可瘞豈同講學流徒拾人唾涎敬亭山色佳宛句相澄鮮

聚首十載餘師弟情綿綿曲肱爾祖亭長溪可力田谷集有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詩乃襲伯二十世祖也伊尊人永祿上舍欲遵先志重建于長溪村側藏書以課子孫請約余文爲記余善其志四海我爲家何時受許之不識吳口亭與文均能成否一廬丁卯春之初宣州重言還送別城南門揮涕且留連時惟子與一別歷三春觸境情相牽去秋甫東行煙煙鼓鼓填阮芸臺中丞在寧波督勸洋匪朱廣蔡會登天一閣圖書世澤延茲復西湖回良友歸蟬娟去冬阮余生子計會贈一紙字韓芳今四月中讀諸擬秋後北上秋末京華遊青雲擬著鞭

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八

日將與子遠後會知何年夙審得修稷與古爭後先三復贈我詩尤探驪珠淵知已信難得撫躬應自憐子年富且強吾衰膺力愆努力勤就將吾道誰仔肩著述洵可樂千古惟陶甄事功亦其期良馬事終還寄言素心人學術貴精專雲山千百重相思子勉旃

元作

宣威張其錦 張伯

大哉夫子學獨啟不傳祕緒論嘗傳聞請述證同異聖道燦六經以禮爲實事本從仁義生曲防寓深思三百復三千一一爲布置賢哲資適從愚柔亦勉至中庸善欲明大學知先致中庸貴誠身大學重誠意

卽此爲知行五常信與智卓犖羣書聖道本平易
孔子吾道宗出類又拔萃頗淵才庶幾改過曾不貳
博文必約禮敦學遠垂示周末大義乖諸子爭廣慨
孟荀二大儒微言賴弗墜性惡孟子非性善荀卿爲
著論各有殊蹈禮總不二漢儒起爐餘家法醇而肆
守闕迄抱殘彬彬敦古誼卓哉鄭康成括囊無遺議
百家入陶鎔六藝獲整次綿延及隋唐此道人猶識
或以故訓求或以典章肆達磨從西來教不立文字
妙悟矜聰明佛法愈橫恣吾儒識不宏見之反心悸
翻覺吾道粗遜彼教深邃羣然共憂之痛取自推比

校禮堂詩集

卷十四

九

妄謂本幽深後儒不克嗣幸將精粕存轉令菁華棄
強附說聖經空理乃昌熾婺源朱晦菴學富才天昇
格致以爲宗誠敬所自遂金溪陸子靜聰穎絕倫類
獨主尊德性外學蒙譏刺朱學元已行陸學狂明季
禪有南北宗吾儒可取譬後人論異同好惡分軒輊
孰識亡羊均學庸禮之記元妙以釋經皆爲聖道累
悠悠七百年禪義爲經義 國朝古學昌亭林乃鼓
吹排步有勿菴中西理兼備東樵說周易易圖難維
刪百詩考古文疏證論不疲最後惠戴興學者多翹
企吾師起新安學貫天人地兼有諸儒長精博復經

粹以禮作紀綱道尤可該器海內數眞儒傳輩咸推
避十載陵陽鐸冷官遠祿利吾黨斐然裁華潔孝不
匱著書稱滿家釋例托夙志賤子昔受經於禮有篇
嗜今茲明誠堂猶聞詔辟咄咄日坐春風東躬慙附
驥經經守一經志空存撫轡側見吾師心臨深同憫
端鄙謂勿庸憂立德自天庇少忍以待之不爽有報
施九如篇可歌三多吉自值守大在守身況乃道攸
寄虎觀訂羣經佇看弓旌責道德黜元虛實義復沐
泗樸學與華文天下咸衣被賡子祝經神祇此日希
冀

校禮堂詩集

卷十四

十

贈種花汪叟

汪伯玉司馬裔孫也住太函山

太函碑版照四裔文采風流及子孫種樹百年留別業
評花竟日掩閨門貧惟適興耽詩筆老尚多情戀酒尊
辛苦灌園常抱甕怕將機事向人論

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

校禮堂初稿序

吾嘗求友於四方聞英奇卓犖之士每願納交而賴眾君子亦不棄余各以其所充實流露者資益余余獲其灌輸浸潤之力知解因得以稍擴充焉今者年已近耄莫里居不能出遊唯與邑中羣彥相爲周旋而已今海內必有以碩學鴻文嗣興者偶得聞之尚思一接其言論丰采觀其所著述以爲平生快事區區懷抱固不少減於前時也而卒不能往就之况其不得聞者正多乎今何幸不出國門而得與新安凌君次仲以禮經相質正也君既成進士待教授關吾浙謝臬使蘊山先生延

校禮堂文集序

至幕中余新纂儀禮注疏詳校欲以發雕先呈謝公而君見之亦以其向所研習之本示余余求之千百人中而卒未有相應和者今乃於凌君遇之爲之大喜過望一見遂相契也君於禮經用功最深其所作詩若文爲校禮堂初稿余受而讀之有七戒篇其體略放枚乘以鄉飲酒之戒賓爲詞先舉書畫詞章性理經濟史學爲問而樂謝以未能或未暇至言及五經意始動焉於後言及禮經始欣然就之蓋君於此書夙已篤好深嗜嘗撰禮經釋例一書凡八類曰通例曰飲食之例曰賓客之例曰射例曰變例曰祭例曰器服之例曰雜例共十

三卷悉以禮經爲主間有旁通他經者則又各爲之考附於所釋之後君此書出而天下始無有畏其難讀者矣其與友人書言金石文字之可貴者非爲臨摹之具也六經諸史非徒爲詞章之助也商彝周鼎非以爲玩好之美也古人左圖右書書不易明者藉圖以明之而後世乃專以王於山川草木禽魚鳥獸爲能事何其僕哉君之持論如此其卓識不大過人乎君之鄉戴東原庶常吾之益友也自戴沒而有程君易田吾亦得而友之今君復又繼起顧戴不能爲詩與華藻之文而君兼工之詩不落宋元以後文則在魏晉之間可以挽近時

校禮堂文集 廬序

周易之弊吾方將饜飮咀味之而君適已得寧國儒學之闕不能留矣是何其見之晚而別之速耶程君不來而君又去惆悵不能自釋因爲弁其所著之端以聊寫余傾倒之私云爾時

乾隆六十年孟陬月既望杭東里人盧文弨序時年七十有九

校禮堂文集序

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亡友凌君次仲之文也次仲歿於歙受業弟子宣城張文學發伯南走歙北走海州擲拾次仲之著述及詩古文詞編次讎校先刊燕樂考原六卷又手寫文集渡江至淮壩就正於阮侍郎返棹過邗江因藩與次仲有編紵之雅屬藩爲序伏讀卒卷爲之序曰君學貫天人博綜邱索繼

本朝大儒顧胡之後集惠戴之成精於三禮專治十七篇著禮經釋例一書上紹康成下接公彥而復禮三篇則由禮而推之於德性闢蹈空之蔽探天命之原豈非

校禮堂文集 江序

一代之禮宗乎釋禮之暇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合情飾貌相須爲用者乃辨六律五音明四旦七調著燕樂考原絕無師承解由妙悟容積周徑之說河圖洛書之謬皆可廢矣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樂文同則上下和君之學可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者也出其緒餘爲古文詞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大則憲章典謨俾贊王道小則文義清正申紆性靈嗟乎文章之能事畢矣蓋先河後海則學有原委昨史枕經則言無枝葉卓爾出羣斯人而已近日之爲古文者規仿韓柳模擬歐曾徒事空言不本經術汗潦之水不盈弱條之花先萎

背中而走豈能與君之文相提並論哉藩與君交垂三十年論樂會意執禮析疑雖隔千里同聲相應自謂他年得遂耦耕且代磨琢豈知日景西頽遽從短運遺迹餘文觸目增泮絕絃投筆恆有酸辛涕之無從言不盡意悲夫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既望甘泉江藩作

錢辛楣先生書

大昕謹啓次仲先生講席聞大名十有四五年矣老嫗又少便郵然企慕之私時在敬亭山色間也頃於岷之兄處接奉手函獎飾殷勤俾衰顏頓爲生色賜讀各體文十首精深雅健無體不工儒林文苑兼於一身當吾世而遇必傳之詣何快如之七戒一篇自出新意眞千載之奇作而六者之中不及仙佛比於聲色游獵俱在屏棄之列昌黎以後無此絕識者殆千年矣禮經十七篇以樸學人不能讀故鄭君之學獨尊然自敖繼公以來異說漸滋尊製一出學者得指南車矣屬題校禮圖

率成五言一篇錄于第二卷蕪淺之詞聊佐大方莞然一笑耳弟向留意乙部嘗謂沈休文不特優於晉書并在李延壽之上於魏伯起亦不敢輕議茲讀大製魏書音義序可謂觀書眼如月具眼人定不拾人牙後慧爲之快絕蒙示覃谿先生詩札展玩一過恍如親面遵卽繳上竝有寸牋亦望轉呈覃谿先生爲感承贈宜紙感媿交并弟去夏有重游泮宮之作今檢送左右如得先生寵以新篇更出望外也順候近禧不盡馳切弟錢大昕再頓首癸亥五月朔

校禮堂文集目錄

卷一

賦一

擬璿璣玉衡賦 并序

縣象賦 并序

卷二

賦二

辨志賦 并序

鄉射賦

卷三

校禮堂文集

目錄

一

賦三

魏文帝賦詩臺賦 并序

登鄴城賦

後大鵬遇希有鳥賦 并序

鳴蜩賦 并序

野茉莉花賦

晚霞賦 并序

卷四

雜著一

復禮上

復禮中

復禮下

辨學

觀義

卷五

雜著二

讀顧命

讀孟子

讀宋史

拜周公言

校禮堂文集

目錄

二

述琴

述笛

卷六

騷

祀古辭人九歌 并序

九慰 并序

卷七

辭

招海客辭 并序

詰叢桂辭 并序

禮歷陽辭 并序

卷八

七

七戒 并序

卷九

表

擬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表

啓

謝金樓亭博士惠鱸魚蒸餅啓

謝翁覃溪師贈戴氏遺書啓

校禮堂文集 目錄

三

謝座主韓城公貽鮮荔枝啓

謝浙江方伯謝蘇潭先生贈朝服啓

謝座主朱石君師惠湖州線縐啓

檄

擬王琳討陳檄文 并記

露布

擬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大破朱溫於清口露布

并序

卷十

頌

荀卿頌 并序

漢十四經師頌 并序

晉尋陽壯侯周訪頌 并序

越海祥風頌 并序

麥飯頌 并序

水仙花頌 并序

瑞桃頌 并序

卷十一

贊一

漢左馮翊滕撫贊 并序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四

後漢三儒贊 并序

陶靖節畫像贊 并序

十六國名臣序贊

十六國名臣補贊 并序

卷十二

贊二

李郭侯贊 并序

金衍慶宮功臣贊 并序

盧少楨贊 并序

蕉園扇贊

卷十三

箴

學齋二箴 并序

銘

秦東門銘 并序

奇泉銘 并序

天池銘 并序

方直儀銘 并序

立三角儀銘 并序

紙渾儀銘 并序

校禮堂文集 目錄

五

壽星硯銘

小欵硯銘 并序

書篋銘

擊蒙書室雜銘十五首 并序

杞菊軒銘 并序

瘞鴨銘 并序

卷十四

考

周官鄉射五物考

詩楚茨考

辨

氣盈朔虛辨

正蒙七政隨天左旋辨

卷十五

解

周官九拜解

周官九祭解

旅酬下爲上解

父卒則爲母齊衰三年解

釋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六

儀禮釋牲上

儀禮釋牲下

卷十六

說一

好惡說上

好惡說下

慎獨格物說

論語禮後說

論語黃衣狐裘說

卷十七

說二

射禮數獲卽古算位說

中星閏月說

羅喉計都說

黃鐘說

任運說

卷十八

說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上

燕樂二十八調說中

校禮堂文集

目錄

七

燕樂二十八調說下

字譜卽五聲二變說上

字譜卽五聲二變說下

卷十九

說四

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說

徵調說

燕樂以夾鐘爲律本說

明人九宮十三調說

南北曲說

聲不可配律說

卷二十

論

魄露論

漢順帝論

兩晉辨亡論上

兩晉辨亡論下

桓沖論

金宣宗遷汴論

卷二十一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八

連珠

擬連珠四十六首

并序

卷二十二

書一

與章酌亭書

復章酌亭書

與程時齋論曲書

與汪縝谷書

上沈馬翁覃谿師書

荅牛次原孝廉書

與阮伯元孝廉書

卷二十三

書二

大梁與牛次原書

與焦里堂論路寢書

與胡敬仲書

與阮伯元閣學論畫舫錄書

卷二十四

書三

與江豫來書

校禮堂文集

目錄

九

與焦里堂論弧三角書

荅孫符如同年書

與王蘭泉侍郎書

與孫淵如觀察書

復孫淵如觀察書

復姚姬傳先生書

復錢曉徵先生書

與阮侍郎書

卷二十五

書四

與阮伯元侍郎論樂書

復許雲樵司馬書

與張生其錦書

與程易疇先生書

與海州刺史唐陶山同年書

與中丞初頤園先生書

與程麗仲書

與羅仲英孝廉書

與阮中丞論克己書

擬魯肅上孫權書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十

卷二十六

序一

周易述補序

儀禮注疏詳校序

禮經釋例序

孟子時事考徵序

燕樂考原序

晉泰始笛律匡謬序

卷二十七

序二

西魏書後序

後魏書音義序

元道山年譜序

寧國凌氏宗譜序

懷遠宮氏族譜序

崔經齋劄記序

程尹谿印譜序

卷二十八

序三

鄔覺庵詩序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十一

墨波堂詩集序

酌亭遺藁序

學勤齋時文自序

梅邊吹笛譜序

一斛珠傳奇序

卷二十九

序四

蜀岡餞別詩序

同人遊莫愁湖序

長安春望圖序

李問原秋郊小獵圖序

秋日李問原西莊小集序

卷三十

跋一

手鈔諸經跋

書校正汲古閣本儀禮注疏後

大戴禮記解詁跋

書汪茗文書中星解後

卷三十一

跋二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十二

書五代史梁家人傳後

書金史太宗紀後

書宋史史浩傳後

書元史陳祖仁傳後

書權文公酷吏傳議後

吳志伊十國春秋跋

書黃氏通史發凡後

卷三十二

跋三

書程賓渠算法統宗後

書陳琳檄吳文後

書唐文粹後

書平淮西雅後

書蘇東坡赤壁賦後

書唐詩說殘卷後

樹經堂詠史詩跋

書孫平叔雕雲詞後

族曾祖蒼舒先生手劄跋

卷三十三

文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十三

賣癡獸文

弔李將軍文 并序

銅鼓齋上梁文

傳

吳宜人傳

卷三十四

碑

蒼頡廟碑

蒙城縣莊子廟碑

擬西楚霸王廟碑

招勇將軍阮公神道碑

卷三十五

行狀

戴東原先生事略狀

墓誌銘

章酌亭墓誌銘

汪容甫墓誌銘

卷三十六

誄

孔檢討誄 并序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十四

祭文

祭武虛谷文

祭廣西巡撫謝蘇潭先生文

先師凌次仲先生之文舊名校禮堂初稿其手錄

者有三大冊餘則零碎雜鈔而已錦於庚午冬特

往海州搜輯得其遺稿及叢殘雜草歸戴子容茂

才前在歙曾於吾師篋衍攜雜文一本來宣學博

斗源先生亦命畀錦於是竝以舊所鈔藏者互相

參考如復禮諸篇已刻入禮經釋例者則以刻本

爲定說樂諸篇則采自燕樂考原并錄入與錦之

書者師訓不敢忘也共得文一百九十篇謹分類
爲三十成卷三十有六顏之曰校禮堂文集舊有
盧抱經先生序錢辛楣先生書今仍冠之憶己巳
秋錦居先師靈次匝月聞於其年春有重訂文目
求之未見及在胸海所得者卷面乃手書嘉慶五
年庚申十二月十五日訂癸亥十二月初四日重
訂乃隨手劄記未經細編之目己已重訂之說或
卽此或已逸蓋莫之能詳矣嗚呼先生學爲儒宗
其文章繫宇內企望而天不憖遺未及寫定錦從
遊雖久又自愧謫陋於先生之學不能測其涯岸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十五

編輯校錄感涕靡極恭逢

皇上敦崇實學編纂儒林大中丞儀徵阮公時在史
館辛未冬寓書安徽學使顧筠巖先生采訪吾師
遺書下問及錦當將已刻之燕樂考原由學使顧
公轉上旋又編錄各種於去歲九月初特齋之北
行擬獻諸史館以備儒林傳之采擇塗中適值
雲臺先生榮膺

簡命督漕南來因卽謁呈淮上乃極蒙獎借教諸幕府
謂吾師爲天下大儒其著述皆條貫古今多發前人
未發之覆明聖道惠來學有非近代通儒所能

及者親加鑒定謀付剞劂有喜色而無倦情吾師
猶子晉昭世兄復仰指示努力相助於是命錦校
梓將製總序以遺之其仲弟梅叔上舍學識超絕
樹幟騷壇家嗣小雲刺史爲師門高業弟子凌氏
之學竚見光大錦於淮揚風雨尊酒細論竝懇懇
拳拳多所商榷寧非吾師之厚幸歟旌德江鄭堂
先生曰凌君乃一代之禮宗也如阮公則眞所謂
知己矣爲之詳審贈以序言錦臘底回宣卽稟命
家君假館於郡城吳許國公讀書舊塾今春工人
咸集篝燈校勘日不暇給吾友陳綱甫紀亦解囊

校禮堂文集

目錄

十六

資助乃先刊成文集一種每卷後著錄羣弟子者
蓋師訓所在惟相與紹述之而已其詩詞雜撰將
次第及之吾師不朽之業庶可流播海內矣然非
阮公之表章碩學篤念素交夫豈易有此哉爰紀
其始末并以誌盛德之不可諼云爾

嘉慶癸酉六月朔日受業宣城張其錦謹識

校禮堂文集卷一

欽凌廷堪次仲撰

賦一

擬璿璣玉衡賦 井序

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東原戴氏書補傳曰考之周牌有北極樞及北極璿璣之名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極是也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極是也是知唐虞時作璿璣運旋於中所以擬夫黃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國周牌所謂七衡以界黃道其中衡則赤道或古之遺制歟廷堪案自漢太初以來推步家不知有黃極雖校禮堂文集卷一 賦一

授時之精於測驗於黃極亦茫如也至西人始發明之儒者驚爲創獲不知其名已見於舜典其解已具於周髀後人固於傳注未之詳也戴氏之言信而有徵乃竊取其意擬爲璿璣玉衡之賦至於呂覽引黃帝之言所謂大圖在上大矩在下卽弧三角從地心起算之理則以廷堪之鄙見附焉其辭曰

稽古帝舜受命之年德協放勳欽若昊天在彼璿璣用象大圖乃召羲和詢其說焉曰夫璿璣玉衡之爲器也行健遠法乎乾敬授近取諸革厥理既深厥數尤賾或曰璿璣者渾儀也其制三重玉衡者橫簫也其長八尺

兩曜之升降轉之則符五步之勾已窺之則得或曰七政者北斗之七星也魁之四星爲璿璣杓之三星爲玉衡運中央而各建閱四時而遞行孰是孰非孰中孰失汝世其官知之宜悉敷對無隱欽哉汝弼義和拜手稽首颺言曰臣聞天有赤極是名北辰蓋左旋之所循也又有黃極是名璿璣蓋右旋之所依也故北辰者赤道之樞動天由之而西趨璿璣者黃道之紐七曜恆星由之而東走是故兩極之相距亦如赤道之距黃二十四度而弱今二十三度半而強故璿璣者較赤極而尤重而言天者之所必詳黃道一周是分七衡外衡爲南至

校禮堂文集卷一

賦一

二

之跡內衡爲北陸之程其中衡爲赤道四時因之而遂成蓋七政者七衡也昔者有熊氏迎日推策厥名乃見於算經故玉衡者歲實之所麗而言天者之所必精璿衡之名既定璿衡之理可推儀象具備臣請察之一曰日躔太陽本天厥象橢如日行其上盈縮各殊其縮末盈初二象限歷八十九日而不足其盈末縮初二象限歷九十三日而有餘或起春分之際或起冬至之時起春分者交點起冬至者最卑平行別於視行恆氣岐於定氣視行則更日而差定氣則逐節而異若夫歲實有消有長高卑或後或前雖黃赤之大距有定久遠而亦

有微遷此則依古無一成之法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
爲合以驗天一曰月離夫太陰之有疾遲猶太陽之有
盈縮初均次均之有四輪斯則太陰之所獨月本無光
借日爲明晦朔望因之而生其與太陽同度也謂之
朔其與太陽對衝也謂之望其在日西一象限也爲弦
之下其在日東一象限也爲弦之上每日右轉十有三
度二十七日轉終之數轉終既周至前朔處斯時太陽
之連月而東也已歷二十七度而奇故必又行二日乃
能及之所以計日二十有九始爲合朔之期蓋三百五
十四日者歲策也三百六十五日者歲實也以歲策與

歲實相較而多十有一日也合三年而多三十有三故
必置閏而四時無失也一曰五星五緯在天各有歲輪
遲速留逆以日爲根其衝日也如月之望則爲衝其合
日也如月之朔則爲伏其離日漸遠也星在歲輪上斜
行故東移之度遲其離日未幾也星在歲輪上平轉故
東移之度速其距日及象限也星在歲輪上直下有類
乎留其距日將半周也星在歲輪上左退有類乎逆既
合以後則見於晨既衝以後則見於夕歲輪之大同於
日天繞日圖象得此乃宣土木與火圖象最大以日爲
心包地之外金水圖象小於三星不能包地附日而行

亦有輪狀伏見以名蓋五星之行次也高下各有等差
經緯各有定向疏證而得其本原可以破祿祥之矯妄
一曰交食夫月之交黃道也與黃之交赤同其交自南
而北也爲交之正其交自北而南也爲交之中蓋白道
之中正二交若黃道之春秋二分其交也偏於黃道逐
交而西徙非若二分有一定之處而不焚是故日躔在
黃道上東進交行在黃道上西退每一交終而退一度
有半約一百七十三日而與日會在朔而日爲之食也
日與月道同而度同在望而月爲之食也日與月道對
而度對蓋蝕日者月體蝕月者地景日食則易地改觀

月食則薄海相等地圖而景大故時有早與晚之分月
卑而日高故人有見不見之境一曰恆星動天左旋上
布節氣十有二宮終古不易恆星右移判然爲二是爲
歲差其數極微六七十年度分始知譬如今之春分也
日在大梁而中星爲鳥冬至也日在元枵而中星爲昴
設歲差之逾三十度也春分在奎而東井是稽冬至在
斗而東壁可考閱歲二千東差一次閱歲逾萬南北易
位彼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由不明恆星東
徙之故而失之拘墟者也是故天與恆星相較而歲差
出焉日與恆星相會而歲周秩焉黃赤斜倚而節氣辨

焉日月循環而盈虧嬗焉黃白交錯而薄蝕見焉日與五緯離合而遲疾順逆起焉地與諸圖不同心而高卑盈縮紀焉既明法原當明法數方圖相涵請陳厥故昔黃帝誨顓頊之言曰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割彼天體謂之大圖剖此地心謂之大矩夫大圖者弧也大矩者觚也方之與圓無率可通比例之術於是斯窮乃分圓周爲四象限一正一餘釐成八綫居圖之內曰辟曰矢在圖之外割切繼起以直求曲淵哉斯理三邊求角三角求邊或斜或正分秒無愆嗚呼作之者惟聖述之者惟賢此璿璣玉衡之制所以垂法守於萬年帝曰俞

欽哉乃庸作歌曰卿雲紉縵兮光華復旦兮璿衡炳煥兮羲和乃賡載歌曰昊天其清兮大地其寧兮泰階其平兮又歌曰七曜麗天兮璧台珠聯兮天子萬年兮

縣象賦并序

後魏張淵有觀象賦隋李播有大象賦皆數陳星名廣徵事應而已無方位之所在及星數之多寡讀之茫昧奚裨仰觀是作猶不作也丹元子步天歌鄭漁仲稱其句中有圖言下成象後有述者莫能尚矣然案之今圖歌中所載如紫微垣之御女四星天柱五星大梁二星五帝內座五星天牀六星內厨二星勢四星太微垣之五諸侯五星亢屬之折威七星氏屬之帝席三星斗屬之天籥八星農丈人一星牛屬之天田九星女屬之離珠五星室屬之八魁九星畢屬之咸池三星井屬之積

水一星星屬之天稷五星張屬之天廟十四星翼屬之東甌五星軫屬之軍門二星土司空四星器府三十二星皆古有而今無者又紫微垣之六甲六星今一星華蓋十六星今四星傳舍九星今八星天牢六星今一星太微垣之常陳七星今三星郎位十五星今十星天市垣之市樓六星今二星角屬之庫樓十星今九星柱十五星今十四星氏屬之亢池六星今四星騎官二十七星今七星心屬之積卒十二星今二星斗屬之鼈十四星今十三星牛屬之九坎九星今四星右旗九星今八星天桴四星今二星羅堰三星今二星文屬之周秦代

趙皆二星今各一星扶筐七星今四星虛屬之司危二
星今一星天璽城十三星今五星敗臼四星今二星離
瑜三星今二星危屬之人星五星今四星曰四星今三
星杵三星今一星車府七星今五星天鈎九星今六星
天錢十星今四星蓋屋二星今一星室屬之羽林軍四
十五星今二十六星土功吏二星今一星壁屬之天廐
十星今三星奎屬之天淵七星今四星畢屬之九旂九
星今八星井屬之軍市十三星今七星軫屬之青邱七
星今三星皆古多而今少者又奎屬之策星旁有新出
之客星此則古無而今有者又亢屬之陽門二星今圖

在頓頤上而歌以爲在頓頤下尾屬之魚一星今圖在
尾上而歌以爲在傳說東神宮一星在尾中而歌以爲
在尾西女屬之十二國代一星今圖在秦東而歌以爲
在秦南晉一星在代東南而歌以爲在代西韓魏各一
星在晉西而歌以爲在晉北楚一星在魏南而歌以爲
在魏西燕一星在楚東北而歌以爲在楚南鄭一星在
楚東南而歌以爲在越下然則執步天歌以求之與今
測亦不能悉合也蓋自利氏東來而天文之學又一變
矣乾隆癸丑延堪從座主韓城公於潞陽公下直之餘
恆談論至夜分往往謂延堪曰顧亭林云三代以上人

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
語也月離於畢成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
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者此亦儒者之所恥也語
次輒舉象緯之名以授延堪而未甚究心也及寓公京
邸公季子更叔能承家學復相指示遂與旌德江國屏
共學焉乃取靈臺儀象志協紀辨方書及明史五禮通
考互爲比勘畫則索之以圖夜則證之於天閱日四旬
大綱粗得於是不揣庸陋謹依今測別撰縣象賦一首
考證次於新圖屏災祥之舊說至於五緯行度推步自
有專書隱界眾星中國之所不見天漢起沒紀前史者

已詳赤道經緯隨歲差而輒改亦皆在所略雖辭意淺
近未能仰追前哲庶於初學不無少助云爾其辭曰
仰大圓於在上布列宿之森然拱北辰而左轉循黃道
而右遷別三垣洎四象可歷歷而數焉伊紫宮之昭著
持眾曜於中天抱兩垣於左右合十五而旁連前門直
房心之次後戶當胃昂之躔左樞右樞兮夾前門而分
峙上宰少宰兮隨左樞而遞倚繼右樞爲少尉兮與少
宰而遙指左二弼而右二輔兮衛丞上下而相比數左
八而右七共環繞於紫微互五星於正北瞻帝星之吐
輝前一星兮太子後庶子兮后妃紐星則居於最末窺

之僅得夫依稀勾陳六星兮其一最明天皇大帝兮於
中耀精四輔抱天樞而羣立六甲繼勾陳而獨橫尚書
兮太子側侍陰德兮四輔平行天一太一兮沿右垣而
見女史柱史兮夾左垣而呈若乃居後門之內外傳舍
遙連夫華蓋蓋僅四而舍猶八兮聯八數以來會右內
階而左天厨兮光耿耿以竝對天棓蔽天厨之面兮三
師附內階之背文昌六星兮斗魁所戴天理四星兮居
魁之內天槍元戈兮接搖光輔星淡淡兮依開陽三公
三星兮宰相一太陽之守兮居斗旁天牢太尊兮各一
厥位乃近於文昌赤極離紐星三度黃極在二弼中央

校禮堂文集

卷一

賦一

九

宅太微於翼軫辨執法於西東厥形方而數十應將相
而位隆納六星於垣左曰九卿兮三公內屏四黃兮帝
座下謁者一黑兮端門中太子之左為幸臣從官之右
為上相後郎位兮常陳夾虎賁兮郎將門外三星兮明
堂開堂後三星兮為靈臺長垣近次相而屈曲少微傍
上相而徘徊垣北六星兮帶北斗兩兩成列兮為三台
臨析木則為天市次太紫而稱下元絡河漢而控氏判
東西為兩垣宋南海而燕東海徐吳越而齊中山更九
河而趙魏在厥左為東蕃韓楚及梁而巴蜀秦周鄭晉
而河間殷河中於垣尾在厥右為西蕃垣內二星為市

樓樓後二星為車肆識宗正而宗人正則二而人四帛
度屠肆兮宗星載稽其數兮各二四星為斛兮五星為
斗列肆二星兮居垣之右亦有帝座兮祇一星宦者四
星兮一為候天紀貫索兮數皆九女牀七公兮在垣後
七公七星兮靜觀女牀三星兮細剖指東方之七宿號
蒼龍而蜿蜒角二星而正立麗南北而直縣中二星為
平道上二星為天田田上三星兮周鼎道旁一星兮進
賢天門伏於角下平星二而斜縈庫樓九而穿柱十四
柱而四衡南門二星兮最下極高則入兮地平亢四星
而負角儼彎弧而下垂大角載夫斗柄兩攝提以來之

校禮堂文集

卷一

賦一

十

陽門亢下而睽睽頓頑門下而離離氏四星而正方訝
筐篚之歆仄亢池四星而小明天乳一星而淺黑招搖
下臨夫梗河位與天槍而相直竝天輔於陣車在氏下
而能識車騎三合乎古經騎官七驗乎今測別一星兮
將軍車騎南而不忒房四星而絡繹既戴罰而覆心鍵
閉鉤鈴兮向上兩咸夾罰兮互臨房右一日兮孤登從
官房下兮試尋心三星而稍曲中黃大而如珠下積卒
兮僅二與甘石兮不符尾九星而連蜷有雙岐而象蠟
天江遠接夫龜魚神宮東聯夫傳說江四星兮上鋪龜
五星兮下列箕四星而類箕口則張而背斂其後杵兮

三九其前糠兮一點察龜蛇於北躔錫嘉名曰元武斗
六星而斗橫挹酒漿而誰取天弁九而建六斗魁上而
詳數狗國四而狗二共天雞以羣伍鼈三而團鸞十
天淵而東聚牛六星而參差二其首而三足九坎四星
兮戴牛羅堰二星兮牛腹天桴二星兮牛上觀左旗右
旗兮抱河鼓輦道漸臺兮天漢邊漸臺四星兮輦道五
輦道下兮爲左旗漸臺上兮爲織女女四星而側立光
微茫而易探敗瓜瓠瓜兮層累天津絕漢兮三三扶筐
四星兮天厨映奚仲四星兮天津涵女下二星兮秦代
周魏韓晉兮均參越趙燕兮繼出齊楚鄭兮最南虛二

校禮堂文集

卷一

賦一

十一

星而平布交照耀於天衢司非司危兮切抱司祿司命
兮密扶五星如城兮天壘城下二星兮離瑜北四星兮
哭泣著瑜東二星兮敗日數危三星而望虛法偈句之
中矩最上六星兮天鈞鉤下五星兮造父危下墳墓兮
虛梁危上人星兮曰杵杵一星兮曰三上五星兮車府
最下四星兮天錢蓋屋一星兮踽踽室二星而朗澈恍
碧落之植竿離宮六星而中貫騰蛇廿二而上蟠錯六
星爲雷電伴功吏而下安壘壁陣兮十二覆羽林兮漫
漫羽林之數兮廿六或三或五兮競攢天綱遙射夫鈇
鉞北落一星而芒寒壁二星而若室勢相敵而色齊天

厖三星兮壁上設土公二星兮壁下棲霹靂五星兮侵
室鈇鎖五星兮入奎雲雨四而方置霹靂下而是稽辨
咸池於西陸惟白獸之雄蹲奎十六而修狹曳敗履於
高曼閣道六星兮控紫微之後戶王良五星兮燭附路
於軍門策畔一星兮新出名之以客兮獨尊外屏七星
兮奎之下屏下天淵兮強半存淵下司空兮號土一星
隱隱兮南陳婁三星而不勻方在縣之磬折兩更各具
夫五星有左與右之區別天大將軍兮婁北明天倉天
庾兮婁下生天倉六星兮天庾五天大將軍兮十一星
胃三星而細碎譬鼎足而力持胃北大陵兮既起陵北

校禮堂文集

卷一

賦一

十二

天船兮復維船九星而陵八漾河漢之淪漪船中一星
兮積水陵中一星兮積尸天囷十三兮捧胃囷側天廩
兮莫疑昂七星而成簇彩煜燭以繫繫天阿天陰兮西
侍昂東一月兮追隨陰下芻藁兮六黑天苑十六兮應
規六天譏兮繚折接大陵兮倭遲卷舌一星兮譏內礪
石四星兮水湄畢八星而當度審厥狀於倚义天街附
耳兮左右天節六星兮撒沙天高天關兮王下諸王六
星兮匪差三品字兮三柱五明珠兮五車天潢車中而
端肅參旗耳外而欹斜九旂曲抱夫殊域天圓詎異夫
長蛇觜三星而一叢踞參端而畫界九星占井兮座旗

旗南四星兮司怪參七星而何巨森作作其有芒三星
心而四足伐三星而內藏玉井軍井兮托足屏有二星
兮外張伐下四星兮天厠厠下天矢兮一黃考南維之
三次合首尾而爲鵠井八星而高絡排井田於漢津兩
河六星兮南北五諸侯下兮天樽井左一星兮名鉞樽
東一星兮積薪水府水位兮隔陌四瀆關邱兮卜鄰天
狼直注夫弧矢野雞外圍夫軍市南極一星兮呈祥上
有丈人兮孫子鬼四星而中白屬積尸之氣騰四星在
上兮爲耀外厨天狗兮頻仍天狗南而厨北在鬼下而
繩繩一星爲天紀之號六星有天社之稱柳八星而曲

頭宛垂楊之低簾上三星爲酒旗挂長空而婀娜星七
星而同鉤一星圓而尤煥軒轅天矯兮龍拏一十六星
兮璀璨御女一星兮承權天相三星兮星畔軒轅尾接
夫上台內平四星而可案張六星而軫狀耿南天而鮮
儔揖翼宿之眇眇拱太尊而悠悠翼廿二而隱約窮目
力以推求上八下八兮交注中有六星兮孔稠軫四星
而儋轄內長沙而獨留左右二星兮兩轄三星在下兮
青邱爰自西而及東厯圓周而已徧十二宮而瓜剖黃
赤交而迭嬲彼馬遷之天官與張衡之靈憲掇秦火之
餘燼混祲祥而惑將來利氏於歐羅學因之而大變發

鄧平所未發辨唐都所難辨譬禮失而求野詎棄經而
信傳昔披圖而莫明今尋文其如見冀少裨於來學敢
追蹤於往彥

校禮堂文集卷二

歙凌廷堪次仲撰

賦二

辨志賦 并序

乾隆四十四年歲在屠維大淵獻廷堪春秋二十有三
托跡溟海抱影窮巷爲賈則苦貧爲工則乏巧心煩意
亂靡所適從用是慨然有嚮學之志焉學記曰一年視
離經辨志計余之時則過矣懼勤苦而難成也乃爲辨
志賦以自廣其辭曰

繫叔封之支子兮分庶職於成周官凌人以掌冰兮實

校禮堂文集

卷二

賦二

受氏之所由緬先世於顯慶兮遂薄宦而南游敷美政
於新安兮肇雙溪而構宅厯千祀而彌昌兮食甘棠之
舊德惟詩書之是遵兮惟田疇之是力紛余旣懷此良
璞兮竟飄轉乎海東惜彫琢之未施兮懷和氏之不逢
瓦礫狎而相誚兮硃碣巧而相蒙跋疐躑躅而得意兮
傲驥驥之騰驤敗絮垂領而煇耀兮薄黼黻之喬皇下
里啁哳而高唱兮斥激楚之抑揚廢韻陳列而自雄兮
議邊豆之短長夜耿耿其不寐兮晝忽忽而若忘信樂
土之孔多兮余何獨居乎此鄉海濱濕而蒸鬱兮地窪
下而卑汚借雉兔而羣處兮共鼃鼃而雜居藜藿蒿其

掩徑兮荆與棘其塞塗鷓鴣繫於葦苕兮葦苕折而巢

毀焉羅施於蓬麻兮以蓬麻爲可恃競攀附而不以爲

危兮代私憂而竊恥強展卷而娛樂兮見往事之可欣

罔巍巍而鳴鳳兮極穆穆其育麟山有桂而可援兮澧

有蘭而可紉心愴悅而疑惑兮恐厥語之非真洵余身

所罕覩兮豈古人之妄云私仿徨而獨吟兮諒寂寞而

誰伍之霧雨之足潛兮無羽翰而難舉志輾轉其無方

兮抗遐思於千古尹耕莘而待聘兮望懷韜而釣蟠奚

食牛而遺繆兮戚叩角而邀桓冀風雲之或會兮寧草

澤之久安衛霍顯而見長兮建高勳於塞北超僅奮而

校禮堂文集

卷二

賦二

出奇兮耀英聲於西域當其困於厄窮兮固時人之靡
測慕朱游之介節兮希佐治之堅操憲斷鞅以迴駕兮
宣強項而曷撓耿壯懷之激發兮匪抗直以鳴高賈指
畫而陳書兮策治道之闊深馬瑰麗而揆藻兮播子虛
而奏上林雖華實之各殊兮均震盪於古今却壇席於
魯陽兮思樊英之高蹈振鸞鳳於蘇門兮企孫登之長
嘯藐軒冕於塗泥兮引浮雲而寄傲朱家豪於漢初兮
脫季布於東魯劇孟橫於雒陽兮判成敗於吳楚豔游
俠而拔劍兮時酒酣而擊柱嗤販脂之辱處兮雍伯因
之而素封鄱馬醫之淺方兮張里因之而擊鐘果居積

之可富兮雖貨殖其願從邳氏侈其鼎食兮綠酒削之
薄技湯氏翫其連騎兮賴胃脯之賤藝愧習巧之多艱
兮焉百工之敢避志虛懸而奚薄兮恆欲辨而無因攀
前哲之矩步兮足將進而逡巡徒沉吟而憔悴兮弊無
益之精神身雖托於海隅兮心已超乎塵外結遠夢於
中宵兮紛總總其來會風蕭蕭而乍起兮水浩浩而生
波挾五陵之豪士兮醉擊筑而長歌雜屠沽而竝坐兮
增逸興之嗟峨歎放筆而萬言兮叩九關而獻策擢高
第於大廷兮立朝端而規畫擬拾遺而補闕兮批龍鱗
而力爭詎天威而莫警兮感恩重而身輕棄斧鉞而專

校禮堂文集

卷二

賦二

三

征兮挺不世之奇略標銅柱於炎荒兮勒燕然於大漠
告成功而飲至兮裂茅土而酬勳闢南宮而頤象兮開
東閣而延賓歸舊山而退休兮課農桑於林下奉滄瀾
於晨昏兮樂優游於田野雞喔咿而遙唱兮覺枕上之
匆匆巢蚊睫而快意兮據鰲角而稱雄喚九臯之鳴鶴
兮叫四壁之寒蟲訝渺茫於俄頃兮已遞閱乎窮通山
鬼化爲羽客兮昧爽款余之敝廬聳悅時之高弁兮曳
諸俗之長裾欣然告之以所夢兮語琅琅其責余曰苟
有志於顯榮兮蓋煥燁之爲急突梯脂韋以詭隨兮虛
喬野所難習喜委曲而逢迎兮患拘牽而膠執桃李柔

媚而蒙濫兮松柏孤直而爲薪敦治塗澤而專罷兮閭
閻樸素而見嗤以茲論爲不信兮蓋援古昔以指陳范
蔡游說而輝光兮孟荀守道而偃蹇馮尉皓髮而爲郎
兮高安弱冠而膺筮何升降之相岐兮幸因機而善轉
長需持正而外出兮平津釣譽而取容喬固鯁介而去
位兮廣戒選懦而作公信所由之殊輒兮致禍福之不
同或懸絕其得失兮或迥異其榮枯或變亂其邪正兮
或顛倒乎賢愚倘其知所趨避兮奚獨抱此區區敬避
席而謝客兮辱君子之良誨幼而狎於鵷雛兮雄鳩非
余之所愛明知荃蕙之不如艾蕭兮不忍舍余之常佩

校禮堂文集

卷二

賦二

四

追山鬼之旣去兮閨中情而莫宣疑姱修不足以深恃
兮志奮亂而紛然就占人而齊邀兮叩巫更而筮焉將
古訓之是究兮願紛華之悉捐懼岐塗之錯出兮嚆趨
向之能專果孰從而孰違兮果孰正而孰偏靳神明之
預告兮假靈蓍而默傳道卑弱以自持兮抱清虛而爲
守老寄旨於五千兮莊寓言之十九彼培仁而擊義兮
非鯁生之所友陰陽拘牽於禁忌兮厥原出於義和假
客成以相輝兮托黃帝以互夸彼舍人而事鬼兮畏識
者之譏訶法信賞之必行兮輔禮教之不逮申商變本
而加厲兮成天資之殘害彼任刑而致治兮動仁人之

深慨名剖判於異同兮核禮文而責實總鄧析之佚編
兮籙孫龍之遺術彼鉤鉅而析亂兮洵警者之流失墨
本出於清廟兮翟貴儉以爲宗鞠兼愛而右鬼兮闡非
命而上同彼摩頂而放踵兮孟氏闢之而遂窮從橫簡
練而揣摩兮務權變而尙機巧儀秦聘說於七王兮勝
負倏分於秦趙彼棄信而詐譖兮爲吾徒所羞道雜兼
儒墨而合名法兮見王治之無不貫文信流譽於巖秦
兮淮南發聲於炎漢彼漫義而靡所歸兮誠學人之通
患農艱難於稼穡兮首八政以宜民神農作耒而爲君
兮后稷播穀而爲臣彼竝耕而諄序兮允閭閻之小人

校禮堂文集

卷二

賦二

五

祝既畢而凝神兮就余位於門外羣執事之具陳兮肅
衣冠而敬待巫更布席於闌西兮抽上轅而受辭卽席
坐而書卦兮還東面而占之筮遇泰之初九兮拔茅茹
以彙征上坤順而應乾兮三陽同志而吉亨象既告余
以攸往兮軌諏日而遄行斲若木以爲車兮叱蜺虬以
爲馬桂旗連蜺於其右兮霓旌繽紛乎其左爭萬里於
片時兮虞鯢鵬之先我登泰岱而振衣兮躡日觀之崔
嵬探金縢而窺玉冊兮俯封禪之層臺七十二君之已
邁兮吁三古其邈哉懷秦皇之鉅製兮想漢武之雄才
指衡嶽而南嬉兮躋祝融於天際鎮妖怪於火維兮伊

神柄之專寄披丹質之綠文兮摹禹碑之奇字呼湘妃
使出歌兮奏碧空之鸞吹馭天風而升太華兮捫箭栝
而摘明星倚巨靈之遺掌兮竦高峯之削成開嶽蓮之
十丈兮彙西極之金精叔卿排雲而長揖兮毛女抗手
而遠迎適曲陽而北觀兮跨恆山之片石阻燕代而爲
關兮藏寶符於在昔慨虞舜之時巡兮畱姒王之舊跡
左碣石而右居庸兮擁太行而爲天下脊攬余轡於崧
高兮任逍遙於中土昔降神於有周兮詠生申而及甫
沈寥靜而秋高兮驚月明之砧杵蹈石室與金堂兮訪
眞靈之棲處瞬息五嶽而已徧兮吾將利涉乎大川冰

校禮堂文集

卷二

賦二

六

夷效靈而鼓枻兮天吳揚鬣而負船風搏擊而破浪兮
曾何有乎溯沿遵桐柏而泛淮兮信胎簪其始達由豫
徐而之揚兮度三洲之飄忽命庚辰以縛支祁兮駭神
功之超越嗟垂釣而封齊兮弔假王之勳闕豈蠟珠而
見遺兮吐奇光於空闊覓眞源於清濟兮截河水而伏
流溢爲滎而成澤兮又東出於陶邱發王屋而會汶兮
界封畛於兗州沈初名而澁旁出兮漑萬頃之平疇惟
其小而能自達於海兮故爵秩視乎諸侯導長江於西
戎兮昉濫觴於岷蜀出巫峽而奔騰兮波濤幾撼乎坤
軸詫奇鵠之九頭兮矜異鼉之三足龜鼉宅之而作家

兮蛟龍據之而成族欽巨量之淵涵兮孕羣生而卵育
河渾灝於崑崙兮瞰龍門之砢磈觸底柱而欲迴兮挂
呂梁而爭隘誕則視之而若絲兮盟則期之而如帶流
天苞而出圖兮決銀潢而分派慶九曲之安瀾兮兆嘉
祥於盛代歷壯游而未滿吾志兮畢然高望於雲間洪
厓持節而相召兮告我以海上之三山青童含笑而凝
睇兮素娥夾侍而垂鬟練紺霞以爲骨兮琢白玉以爲
顏聞瑤笙之隱隱兮響雜佩之珊珊虎鼓瑟而旁列兮
龍負弩而前驅眇齊州於聚米兮小滄海於一盃盼息
肩於元圃兮期稅駕乎方壺粲樓臺之隱見兮耀金碧
於虛無嗟羣仙之出沒兮隔弱水而招呼控青鸞而奮
往兮鞭黃鶴而疾趨覲王母而慮遲兮挹浮邱而恐不
及值雲氣之偶開兮忽下觀乎魯之邑聆金石之鏗鏘
兮式雲輶而佇立瞻鳬繹之巖巖兮臨洙泗之湯湯羌
弭節而審顧兮悅壇杏之芬芳停余驂而不進兮更中
路而迴翔重曰踟躕千里獲所依兮經涂九軌毋外馳
兮服習仁義心自得兮布帛菽粟味無極兮聖賢之道
在六經兮彪炳天壤如日星兮進而不已山可就兮鏤
而不舍石可鐫兮守吾此志八或憊兮道雖云遠會當
至兮

鄉射賦以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爲韻

惟州長之習民擇春秋之嘉日苟審固之能嫻自興賢
之可必主在昨而彬彬賓當牖而秩秩大夫方入舉旅
之典未行司正乃升一獻之儀已畢縣中間奏合之者
三笙堂上工歌和之者二瑟於是三耦既比射禮作焉
司射誘射司馬繩愆下射居上射之右上射在下射之
先其升也惟在豫則鈞於楹內其降也與升射者交於
階前侯始繫綱將射之節文如是獲寧釋算初射之制
度則然爾乃設楅取矢竝洗當榮繼比眾耦再射遂行
主人耦賓尊賢信其有等大夫耦士君子所以無爭射
者之進退允齊當物及物獲者之宮商悉協舉旌偃旌
既飲既調體直而各思其鵠不貫不釋心平而弗失其
正至於既卒射較短長中西數獲次第安詳司射去扑
而視算司馬袒決而升堂二算爲純因左右而分勝負
十純則縮用奇耦而判陰陽其禮不主飲酒故謂之射
其禮殺於大射故謂之鄉當是時也勝者舉趾靡矜負
者反躬宜審欽實解之雍雍觀奉豐而凜凜襲而加弛
似膺胥士之觥袒而執張如奪宮袍之錦大夫飲於階
上緣其位之已尊賓主授於席前所以優之獨甚大夫
不勝其耦不升其耦不勝升堂特飲若夫屈三射而彌

文居一篇之最後典稱樂正攸司職在大師所守五終
祇奏夫騶虞九節詎煩乎麋首禮容樂節奚須命中爲
能折矩周規但以循聲是右和容共尚其餘皆率初儀
退遜自甘厥志惟祈斯酒迨乎射禮竟酬禮施以下爲
上由尊及卑酬則有差受者辯矣傳行無算樂亦繼之
說屢乃羞禮之成也不素送賓再拜事之卒也咸宜於
五禮爲嘉研經師之訓詁居六藝之一肄學士之威儀
我

國家假武桃林修文

楓陞薄海同春斯民一體慶多士之雍容仰一人之豈

校禮堂文集

卷二

賦二

九

第主皮典舞比閭共協夫烝烝襄尺井儀庠序竝臻夫
濟濟敬五常而敷教直躋虞舜命官本三物以作人遠
邁姬公制禮

校禮堂文集卷二

受業宣城陳紀綱甫校

校禮堂文集卷三

歎凌廷堪次仲撰

賦三

魏文帝賦詩臺賦并序

城子山在儀徵縣北六里庚子之秋同邑人趙參往遊焉登覽竟日山嵐侵肌坐憩少時江練凝目參指竹樹蒙密處諗予曰此間卽魏文帝賦詩臺也蓋一觀之乃披灌莽穿遂林見土阜數尺枕於山坳澗水留基深成窟穴有野獸二眠息於中聞人聲驚逸叢薄磔磔飢鴉悲鳴迴風蕭蕭敗葉雨墮無碑碣題記可證唯瓦礫縱

校禮堂文集

卷三

賦三

一

橫而已歸檢縣志果如參言案魏志文帝紀黃初六年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裴少期注引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所謂觀兵臨江水江水何湯湯者是也胡身之謂其處不可考近顧景范以爲在揚州府城東北是魏文觀兵賦詩但至廣陵無緣得在斯地然而方輿之書樂史以還精審蓋鮮祝穆而降附會益多矧茲邑乘庸足辨乎乃援毫以賦之曰

有楚游客子者翺翔乎揚子之津徘徊乎迎鑒之浦覽山色而遲回望江光而延佇維淮南之要衝實控引於茲土當京口之上游作建康之門戶既度勢而興懷遂

撫今而思古爰見高臺零落江湄覩遺址之漠漠悵荒草之離離慨焉以思悄焉以悲乃召三老揖而問之斯臺之構昉於何時三老敍衽前席致辭不知何王耀兵於茲賦詩而還臺實始基居人相傳者如此而無時代之可稽客子喟然而歎曰悲夫此蓋魏文帝之賦詩臺也胡爲乎寂莫而至於斯往者炎精旣衰蛇見鹿走羣雄擁戈割裂九有黃星燭天太阿在手翦尚幹於河朔蹙邊韓於關右奮雄才而夷難若疾風之摧朽當其荆襄窺江潭豚犬愚鬼賊貪鯨吞天而疫疠虎負隅而耽耽眇吳越之最爾若机肉之可探迨大紐於赤壁始

校禮堂文集

卷三

賦三

二

鼎足而成三洵天命之有在豈無意於東南矧夫子桓嗣業翩翩文士紹乃霸圖遂殄漢祀建羽葆於廣陵驅樓船於江渚膏彼藩方責其侍子登平乘而賦詩杭長江於一葦後有好事建臺於此圖經遂據之而書地志亦因之而紀紫髯有知得母莞爾泊乎阿童銜刃元冲進兵青蓋入洛降海暨城嗟鳳皇之虛集怨天聖之不靈以彼黃屋左纛割據自雄築滿瀆之塢營武昌之宮猶且鐵鎖鎔于江上鬼目生于苑中况乎斯臺數仞之崇寧不隨浮雲而並逝逐駭浪而俱空噫嘻悲哉則見夫涼颺北來白日西匿鼠雀穴其顛孤兔眠其側緬通

天於咸京懷陵霄於維陌擬銅爵而不侔較冰井而無
色榱桷毀兮餘蓬蒿金碧銷兮但瓦礫殘階有徑苔蘚
沒斷碑無字風雨蝕任才士與行人罔不過之而太息
或駐馬而憑眺或搦管而吟哦望平原而極目見江水
之增波對此茫茫輒喚奈何於是研芳杼藻而爲弔古
之歌歌曰有魏守邊兮置四征征南征東兮禦吳兵胡
爲此臺兮以詩名萬乘南下兮功不成三分已定兮空
戰爭孫曹既往兮世屢更騁望千里兮愁人情

登鄴城賦

著雍泥灘之歲六月哉生明余發自大梁將有京師之
行車馬既戒道出鄴城漳水東流浩浩有聲廢址尚在
頽垣已平邑乘昧其處居人忘其名慨焉歎息者久之
於是解轡息驂褰裳而上披荆豁榛憑高四望古色蒼
然山川環向太行為之西擁滑臺爲之東障後倚襄國
之險前臨大河之壯孰據之而稱霸孰撫之而幾王若
乃本初任俠東京世臣睥睨漢鼎以力假仁驅策并代
之士號召幽薊之民氣吞僭盜志靖烽塵野戰若雷電
攻城疑鬼神智勇既竭卒困於人洎夫當塗應讖魏基

方固黃符熾昌赤靈震懼蜀樓山而守險吳臨江而設
戍銅臺之妙伎徵歌華屋之詞人作賦盛業未衰雄圖
如故總帳宵陳傷心陵墓又若季龍巨狡窮侈極猜璇
室朝啓瓊樓夜開燎光奪月香屑成埃指揮則海水皆
立叱咤則江流欲迴安冀無窮之業可憐有盡之財一
朝石獸徒坐待步搖來爾其慕容膺錄握璽自雄承人
乏而爲帝因世亂而興戎父子兄弟如虎如熊洛陽著
開疆之績枋頭成克敵之功遺愛既逝王氣遂終惜哉
雙燕竟入紫宮至於高王奮戈中原瓦裂六鎮傾心三
軍飲血卽山捷而宇文走韓陵勝而爾朱滅敕勒之歌

既殘殺翬之飛已決曉日照兮桃枝繁秋風起兮樹樹
折歎乞食於華林聽琵琶而幽咽是以興來情往弔古
悲今數羣雄而搔首感千載而驚心托微波而不語對
遠岫而長吟雲茫茫以將夕景翳翳其未沉鼯鼯窺穴
鳴鳴嘯林遺輒新雨蝕折戟古苔侵吁嗟乎平沙則昔
是騷壇紺宇則今爲茂草文章盛於建安土木繁於天
保訪遺蹤於斷碑徵軼事於故老摩孤劒而徘徊就陳
編而搜討畸人固別具性情遠客本自舒懷抱揮余策
而摘辭命僕夫而就道

後大鵬遇希有鳥賦并序

乾隆四十九年再晤阮伯元於揚州賦此贈之

昔李太白之見司馬子微也感奇傑之罕覲遂作賦於
開元譬希有之遐舉遇大鵬而高騫本東方之瑋說敵
南華之寓言氣熊奮而虎躍骨螭翥而蚪軒爾其事往
千載遙遙如待歲月屢更精神猶在哉其英姿發其異
采辭仙圃而集儒林棄文河而騰學海原夫希有鳥者
秉秀奎壁實生牛斗左能覆東王公右能覆西王母視
八荒爲庭除指五嶽爲郛婁立彼崑崙自求其友乃有
南風起於天池鯢化爲鵬培風而嬉扇屏翳而搏擊挾
豐隆而驅馳鯨鯢讐伏而不敢出鼉鼉震駭而不敢窺
顧見希有既驚且疑曰此何鳥也賦形之大與吾等夷
且夫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兩美必合間世斯遇抗聲招
之欣然來赴於是二鳥視笑莫逆於心將翔將翔俯仰
古今有疑則剖析有過則規箴如阿膠之投漆如慈石
之引鍼情以同而始洽志以共而益深天則蒼昊旻上
地則東西南朔所至悉瑰奇所游咸卓犖但望影而互
憐不競雄而相角環逢晉使而成雙壁邁魯君而爲穀
非馬可以喻馬之精非魚可以知魚之樂息六月而小
鵬離國萬里而卑鸞驚其有時而上下也若金水二緯

附義和而疾遲其有時而遠近也若羅浮兩山借風雨
爲合離其接翅而飛也若五雲之麗於舜舜其和聲而
鳴也若九磬之奏於后夔甘露醴泉以待其飲竹實琅
玕以待其食扶桑若木以待其棲元圃赤城以待其息
日中之金鳥可媿其輝光星躔之朱鳥可方其顏色雕
閼風之蒼王以爲其爪距萃蓬萊之紺珠以爲其羽翼
沐日浴月以爲其文章抱陰負陽以爲其道德進必以
禮法靈鳥爲依歸止必以時作凡禽之矜式夫鸞見則
天下安鳳儀則天下寧茲二鳥者雖有鸞鳳之實尚無
鸞鳳之名掩六合而橫被摩九霄而上征望天路之坦

校禮堂文集

卷三

賦三

七

蕩擬竝朝乎玉京下視葭葦之鷗鵠固猥瑣不足擧即
蘭苕之翡翠亦巨海之浮萍昔義山之賦蝨也魯望爲
後蝨賦以廣之魯望之賦杞菊也子瞻爲後杞菊賦以
張之是皆有意發逸響無窮出清新將照映於來世匪
因襲乎古人爰摘筆而賦此步數子之後塵未審太白
子微見之以爲效西子之顰邪抑致歎於積薪邪

鳴蜩賦并序

山齋五月綠陰當戶鳴蜩嘒嘒其聲動人感其自按於
糞壤之中高舉於穆清之表又能餐風飲露不以嗜欲
累其心也於是不揣謏陋伸紙賦之其辭曰

齊王命駕游於稷下騁忌子御淳于髡爲右有聲泠然
來於申池竹木之數嘈嘈騷騷如絲之叩琤琤鏗鏗如
竹之奏齊王曰嘻伊何聲也試爲不穀究之淳于髡對
曰是則所謂鳴蜩也齊王曰鳴蜩何如對曰糞土所積
爰生蟪蛄蟪蛄爲腹蜻腹蜻爲鳴蜩屏遺蛻於滓穢振
輕軀於林皋以埃塢之蠕蠢逐雲霄之羽毛譬如拔閼

校禮堂文集

卷三

賦三

八

闢而闢閼脫泥塗而軒冕品以上而益清聲以高而愈
遠蛄則九轉之丸蜚則八功之繭蜩蟬蟬蟬蟬蟬蟬
由此其選也爾其夕陽初墜涼颼乍起郭遠負山樓高
抱水古驛則一程兩程垂楊則十里五里馬蹀躞於路
隅棹容與於江渚若乃長晝隱几濃陰覆階客子有佳
興居人有好懷引濁醪而共酌倚茂樹以自怡咽繁響
而方寂曳殘聲而復來既不似龜鼃之聒耳而喧也又
不似蜚蠊令人抑塞而不歡也豈非庶生之可貴而微
物之所難哉且夫鼠之化鴛鴦獸之遞轉也雉之化蜃
羽介之互嬗也腐草之化螢朽瓜之化魚無情有情之

相變也未聞出羣不易乎羣而秀頌之有分出類不離
乎類而升沉之有異其食惟風同冥冥之太空其飲惟
露同皎皎之太素不撓於俗自潔其身以視夫螟螣之
害稼蠅蚋之噉人晨蟻與瘠附夜蛾與火親烏可同年
而共語相提而並論哉騶忌子曰善哉言乎乃援琴而
歌之歌曰風詩所詠詳其聲兮爾雅所記辨其名兮未
若斯論得其情兮蜩乎蜩乎吾其從女游乎歌既闌齊
王大說歸燕二子於柏寢命齊女合樂賜以附蟬之冠
白璧十穀

野茉莉花賦

若夫荒圃間曠疏花亂開當門夾徑依草蔭苔旣裏露
而宛轉復向風而徘徊根雖托於淺土色不染乎纖埃
屆時知發無籍栽培於是就石罅而叢生傍牆陰而成
列雜蕪蔓而不羞蘊芳馨而長潔盼之子兮未來遺所
思兮誰折女不以荆釵損容士不以緇袍屈節抱樸養
恬葆貞守拙是花也斂必以晨開必以晚較木槿而或
殊與合昏而相反爾其晡時新浴藤牀茗盃微颺乍來
涼生香滿又若暮炊方熟荷粗人返餉婦插簪行歌緩
緩是以江東謂之洗澡淮南呼爲晚飯至于剝彼蓓蕾

仿佛朱鉛是曰粉花美人所憐如探老蚌旣勻且圓是
曰珠花宜綴翠鈿聊揣摩其近似遂嘉名之屢膺蓋陸
璣之所未載亦嵇含之所未登唯折衷之無定詎簡冊
之有徵若夫擬諸茉莉略罄形容齊楚燕趙稱謂多同
曰野者取其意之蕭遠曰紫者取其色之鮮穠觀其絢
以黃綠間以白紅非一紫之能概洵野趣之可風爰有
幽人澹焉而至采彼羣言別其同異侍兒小名之錄才
士登科之記許氏月旦之評劉君人物之志後有辭家
於焉徵事或是或非寧嫌位置况夫微物無爭應候數
榮有香有色乃其性成毀之不損譽之不驚但扶疏而

自得初何羨乎虛聲彼夫梅有蠟梅菊有藍菊貌雖類而實非乃依草而附木應馬應牛奚榮奚辱豈必襲間色之稱而避喬野之目哉

晚霞賦 并序

昔謝希逸之賦月也應劉既逝猶有仲宣庾子山之賦枯樹也東陽出守尚逢元子皆假托古人以暢其旨設爲往復以聘其才是亦長卿之亡是子虛平子之憑虛非有也豈可指其疏舛以爲詬病或者遂謂文人之瑰辭但以藻麗爲工不以考證爲主與博洽之儒章句之士兩不相謀此又不然也夫立言之體有常爲文之塗不一紀載則雅應典核辭賦則無嫌恢詭譬之豕薇羊苦各有所宜夏葛冬裘反之均失故虛爲主客之作歲月若與史冊相符則何異於張霸之僞撰尚書王肅之私定家語凡所以故爲紕繆者蓋明其非事實也是以宣尼而友柳下不害莊生之寓言子產而臣鄭昭終乖史遷之傳信彼誤踴鵬爲羊認彭蠡作蟹者殆未可援此以自謝矣乾隆己亥羈旅眞州索居無俚偶師希逸子山遺意爲晚霞之賦借江淹沈約綴構成篇蓋以昭明冠時二子皆前卒故也其辭曰

天監十有四年三月季春太子旣冠因監撫餘閒徵學士召辭臣開燕於元圃之館泛舟於後池之濱旅酬既作遵豆雜陳顧見晚霞舒卷高麗思賦其狀爰命休文休文對曰臣職忝紀載才謝穠纖體物瀏亮不如江淹

太子乃進淹而詔之曰抱景懷響抽秘逞妍當仁不讓
女其賦焉臣淹受命運以精思當筵授簡大放厥辭臣
聞霞之爲物也乾坤造端陰陽孕質其體則雲其精則
日耀西極之餘輝秉南方之正色天女翦之而爲衣仙
人鍊之而成食赤城高起於斗牛丹氣遠舒於梁益其
爲類也或紫若玫瑰或青若琅玕或蒼若翠羽或碧若
木難旣稱名之各異復變態之多端盡語之而未信亦
觀之而孔艱惟茲霞之可貴厥以赤爲大觀若乃江光
淨天宇空帶碧落縈蒼穹遙村乍漾疏樹半籠鍾人遜
技績事失功賴虬守金闕朱鳳翼璇宮川有浹而皆紺

校禮堂文集

卷三

賦三

十三

山無峯而不紅至夫既縱復橫將聯忽斷乍見孤飛旋
驚四散馬腦競鮮鶴頭爭煥恍挹露之桃林訝經霜之
楓岸弭形節於閭闔曳頽綃於河漢天孫織兮藻火裳
美人贈兮錦繡段爾其長虹亘霄微波蹙鱗照爛兮若
黼黻之襲天紳素月東吐潔無纖塵晶瑩兮若珊瑚之
捧王輪斯時也君王乃擊蘭漿棹桂舟祛黼帷鏡清流
暮潮未長涼雨已收慮妃陵波神女出游擁采旄而迴
睇解絳佩以相投動朱脣以徐言暈丹頰而含羞托良
媒而不前抱明珠而夷猶則有金閨之彥石渠之英侍
青宮之暇日娛鶴禁之閒情仰天章之綢采窺天藻之

光明雖冥心竭其意極口發其聲而天工不能代天巧
不能形少焉煙霧羃而霏霏風徐徐以嫋嫋緬神光之
合離類文心之天矯映極浦之歸人度長空之高鳥思
遠道兮遙遲盼佳期兮縹緲望之而恍若可通卽之則
忽焉已杳安能脫屣於塵埃之中而振衣於高霞之表
賦旣成矣太子賞之休文降席再拜稽首而獻明霞之
詩詩曰明霞初起當晚晴兮散而成綺薄且輕兮千縷
萬縷誰經營兮大塊耀彩五色呈兮霞外有人吹玉笙
兮遺世獨立抗手迎兮願化卿雲覆八紘兮千秋萬歲
樂太平兮太子曰美矣茂矣多爲富矣允宜竝列辭林

校禮堂文集

卷三

賦三

十四

咸登文囿載諸選中以垂於後

校禮堂文集卷三

受業婺源戴揚輝爾勤校

校禮堂文集卷四

歙凌廷堪次仲撰

雜著一

復禮上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一

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過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

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輓轡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膳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二

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外也非榮氏之銘鑄不能爲削焉非臬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轂焉非轉人之繩墨不能爲輅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削爲量不必待銘鑄模範也材之爲轂爲輅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妙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

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于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于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于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于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三

復禮中

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四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
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
故至親可以揖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
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
視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眾賓則謂之過以從祖
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眾賓之禮獻賓
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
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五

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
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
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
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
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
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
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
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
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
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

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
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
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
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曰非
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又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卽就仁
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脩身爲本
者禮而已矣蓋脩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脩身之
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
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
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六

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復禮下

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修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案也豆蓬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七

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事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

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八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托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

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校禮堂文集卷四 雜著一 九

校禮堂文集卷四

雜著一 九

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本出於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知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

辨學

弟子問於博士曰夫飾知驚愚者古人之所強違道干譽者君子之所棄故德修於己不放論以鳴高道積於躬不矯情以立異矧夫法壽陵之步以爲高適足羞也竊東家之賸以爲異適足累也今天下爭言學矣易以輔嗣爲異端書以古文爲贗作毛詩以淫奔爲非左氏以杜注爲鑿此唱彼和一唯百諾至於考其居稽核其聞見則象象繫辭所云典謨誓告之文閱之未能徧也三百十有一篇二百四十二年讀之未終卷也甚且憶說文數字挾許氏一冊輕詆先儒妄改古籍忽公穀之校禮堂文集卷四 雜著一 十

校禮堂文集卷四

雜著一 十

易屏之而不視焉畏禮經之難束之而不觀焉豈其言之果可從歟抑浮薄不足效也願先生教之博士瞿然而答曰善乎吾子之問也今天地之氣一廢一興一盛一衰學術之變遷亦若斯而已矣故當其將盛也一三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眾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眾坐而廢之一二豪傑守而待之故肆力於未盛之前則爲矯枉之術據臂於既興之後遂爲末流之失子徒惜壽陵之失其故不知固無傷於邯鄲之步也徒詫醜女之驚其鄰不知固無害於西子之真也昔者漢氏諸儒專已守殘十四博士立於學官同源別派互相

譏彈非所師承則必毀殊所受則必刊於是鄭康成服子慎之徒破其藩籬挾其門戶鬱而未明者爲之採索伏而未發者爲之訓詁故其論撰諸家皆西京儒者所未取也自是而下遞相闡揚釋不厭冗疏不厭詳綿綿延延以至於有唐當是時也唯傳注之是遵莫章句之敢違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後濂洛關閩諸君竝起而救之蓋以矯株守之陋也迨其後則不爾矣其爲說易入其爲教易成以篤學爲鄙俗以空談爲粹精趨新義者謂之奇士守舊訓者謂之腐生天之所覆憐日之所出入紛紛焉籍籍焉萬口而同聲數百年來不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十一

復知漢唐之淵源不能舉孔賈之名號士有不講理氣心性之學則采紛者傲之於此而欲踵其故跡襲其緒言譬猶水沸於壑火燎於原捧雪塞之益其漲負薪撲之增其燔豈不誤哉且夫積重難返者依古之大懼也貴遠賤近者天下所深惡也寒極則必暑暘極則必雨剛極則必柔發極則必收故易不獨指擊輔嗣也將荀虞之是宗焉書不獨指摘古文也將馬鄭之是從焉毛詩不獨闢淫奔也將以箋傳爲趨向焉左氏不獨排杜注也將以賈服爲依傍焉其視唐以還固無足重輕矣且欲軼魏晉而上之若夫斤斤於聲音文字者蓋閥小

學之不行而六書之久昧也遲遲於二傳三禮者蓋知異說之未消而古義之尚在也其又何怪乎且吾聞之氣之所開勢不能禁庸取以從俗爲良圖豪傑以復古爲己任何吾子嘗之太甚也弟子曰敬聞命矣然則今之學者萬全而無病乎博士曰惡是何言歟夫偽士不可以亂眞儒也猶之魚目不可以混美珠也虛聲不可以紊實學也猶之燕石不可以冒良穀也世固有無得於已無解於心東搏西撿是古非今而自附於著作之林者矣亦有剽竊陳言講張爲幻竄易聖經肆無忌憚而自命爲宏通之彥者矣予前所疑者憤俗之激辭乃

校禮堂文集

卷四

雜著一

十二

并其不當疑者而亦疑之今所信者衛道之正論乃并其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若所云則是因黃鐘而貴瓦缶因嘉禾而重稂莠豈理之所有也哉且吾不云乎未盛而扶之豪傑矯枉之術也既興而趨之庸眾末流之失也是故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則謂之抱遺守闕爲所爲於眾人共爲之時則謂之雷同勦說彼拾人餘唾而甘之者特猩猩之效人言耳烏足與守先待後之儒竝論列乎若乃東方朔客難之製楊子雲解嘲之爲班孟堅賓戲之理崔亭伯達旨之辭蔡中郎托興於釋誨卻令先寄情於釋譏張平子追蹤於應問夏侯湛繼

武於抵疑僕誠無數君之感激聊因子問而伸己之所知

觀義

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受贊子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受

摯受享皆于廟殺氣質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即安也天子袞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裊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爲臣也享畢不禮賓天子尊也不覲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

以車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會殷同之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之殷同方明設六色六王者禮天地四方也覲受之于廟會同受之于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旂侯伯建常七旂子男建常五旂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校禮堂文集卷四

雜著一

十五

立也拜日於東門之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於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就陰位也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本乎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親下也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于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祠禴嘗烝之於禘祫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

服者王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簞第錯衡元衮赤舄鉤膺鏤錫鞶褱淺幘儻革金厄言既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

校禮堂文集卷四

受業歙縣程洪溥麗仲校

校禮堂文集卷四

雜著一

十六

校禮堂文集卷五

欽凌廷堪次仲撰

雜著二

讀顧命

天子卽位之禮儀禮無此篇其不傳也久矣惟尚書顧命尚存其制必是周公所制之禮康王循之而行耳蓋康王之時全禮具存未必如今之十七篇後人據顧命以補禮經之闕可也蘇氏不之省反引左傳叔向之言以疑之見昭公十年傳謂是召公之誤周公若在當不至此何其慎也夫侯國所行之典不可以繩天子東遷以後之

校禮堂文集卷五

雜著二

一

事不可以律周初此固無俟辨者獨不思國卽是如何鉅典卽位是如何大事豈有周公制禮漫不及之而待召公臨時卒辦乎蓋古人之禮以繼世爲最重士冠禮冠者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適子冠于阼者則然是母拜其子也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是父爲長子之服如子服其父也特牲饋食禮祭畢嗣子饗主人再拜嗣子將爲後者主人其父也是父拜其子也蓋有國有家者宗廟世守所繫甚大故聖人制禮於冠及喪祭特隆其文以別之非常

禮可比也况天子卽位受顧命乎不可以晉侯旣葬未說衰經不見賓例之也朱子亦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明乎此則世之迴護顧命或以爲有關文或以爲在東都者皆可以不必矣

校禮堂文集卷五

雜著二

二

讀孟子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後之推步家皆以星辰爲卽晝夜一周之天若然則孟子何故子星辰之上又云天之高也爲此重複之文乎蓋天者卽西人所謂宗動天也星辰者卽西人所謂恆星天也恆星天之上更有晝夜一周之天西人謂之宗動天此天以南北極爲樞以赤道爲中圓挈七政并恆星而左旋恆星亦如七政在本天上循黃道而右旋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使恆星卽晝夜一周之天則冬至千古如一無歲差矣秦火之後古法

校禮堂文集

卷五

雜著二

三

不傳世儒遂誤謂恆星天卽晝夜一周之天及晉以來屢測中星不同又誤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皆揣度之辭未能真知其所固然也自西人入中國始以宗動天發明歲差之故學其學者以爲得未曾有不知古人蓋先知之矣使古人祇知恆星爲天則星者恆星也辰者卽恆星所分十二次也孟子著書但云星辰其義已足今既岐天與星辰而二之則其必知星辰之上別有一天也明矣蓋孟子此言爲歲差而發非徒日至也夫日至者起算之端卽每年歲實之一周雖小餘有強弱之殊卑行有前後之異而皆與星辰無涉况歲

實若定則平冬至固年年不變何難坐致之有所難知者日至歲歲與星辰不同耳欲求日至歲歲與星辰不同之故非以宗動天與恆星天相較則無以得其端倪故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古之儒者通天地人後之儒者惟鑿空談理而已故驟聞西說或以爲創獲而驚之或以爲異學而排之愚以爲皆非也西人之說微之虞書周髀而悉合古聖人固已深知之非吾所未有由說之者不得其意耳則驚其爲創者過也西人之說既合於古聖人自當兼收並采以輔吾之所未逮不可陰用其學而陽斥之則排其爲異者亦過也

校禮堂文集

卷五

雜著二

四

古書雖不盡傳就其存者而推之虞書周髀而外孟子數言尤其明而易見者也歲差之故孟子既已知之而言之矣而謂宗動天之說始於西人豈篤論哉

讀宋史

宋史成於元末其時道學方盛所謂君子小人者皆朋黨之說爲之也試以汴宋而論嘉祐以前以黨呂文靖者爲小人以黨范文正者爲君子治平以後以黨熙寧者爲小人以黨元祐者爲君子此東都君子小人之大較也夫黨范文正者即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高文莊若訥夏英公疎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黨元祐者即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李邦直清臣楊子安畏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慶厯朋黨易於平反者以呂許公晚節涵容異已有以全之也至

校禮堂文集

卷五

雜著二

五

於紹聖之禍綿綿不已宋乃半入於金以報復隙深終無平反之日故也再以杭宋而論隆興以前以攻和議者爲君子以黨和議者爲小人慶元以後以黨道學者爲君子以攻道學者爲小人此南渡君子小人之大較也夫攻和議者即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王愍節倫史文惠浩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黨道學者即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王文定淮林簡肅栗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紹興和議難於平反者以秦申王晚節誅鋤異已有以激之也至於道學之焰隆隆不已宋竟全入於元以心性勢重永無平反之

日故也總兩宋之事而論熙寧以前朋黨尙輕元祐以來朋黨日重至南渡以後竟成水火仇讐有不可解之勢而國遂以亡皆歐陽公朋黨一論不肯持平有以啓之也學者不能無遺憾焉嗟乎靖康之時不幸而用李伯紀之言而東都旋亡紹興之際幸而不用胡邦衡之言而南渡僅存有識之士苟不爲朋黨私意橫據於先則得失自見二事尤兩宋存亡所係故特取而論之則其他君子小人之說可以類推矣後之秉筆者但能心無偏倚據事直書不以一時之朋黨議論淆之則百世之下或有平反之日乎

校禮堂文集

卷五

雜著二

六

拜周公言

非禹治水則後世將無人非周公制禮則後世將無人
倫昔唐李翱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
敢歎弗敢視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作拜禹言今廷堪
謁周公廟入門右北面再拜稽首于堂下弗敢升階中
庭奠摯退出于廟門外立接西塾作拜周公言曰
惟生人之有性兮受之於天非公之制禮兮孰知其原
至矣至矣

述琴

琴之一弦爲黃鐘二弦爲夾鐘三弦爲仲呂四弦爲夷
則五弦爲無射六弦七弦則一二之清聲也一弦爲宮
謂之黃鐘之均卽慢角調也二弦爲宮謂之夾鐘之均
卽清商調也三弦爲宮謂之仲呂之均卽宮調也四弦
爲宮謂之夷則之均卽慢宮調也五弦爲宮謂之無射
之均卽蕤賓調也非一弦定爲徵也唯仲呂之均一弦
始爲徵爾律呂正義一弦爲徵專指正宮一調而言非三弦十一徽應五弦
之散聲也乃宮弦十一徽應小間之散聲爾蓋琴無變
宮變徵二弦其商弦與徵弦角弦與羽弦徵弦與宮弦

其中皆有二變是名爲隔一弦實隔二弦也故案十徽
卽應小間之散聲唯宮弦與角弦則真隔一弦故案十
一徽始應小間散聲也此其故宋姜夔言之詳矣其
七弦琴圖說曰慢角調於大弦十一徽應三弦散聲慢
角調大弦爲宮故大弦下一徽也大弦爲宮則四弦爲
徵矣又曰清商調於二弦十一徽應四弦散聲清商調
二弦爲宮故二弦下一徽也二弦爲宮則五弦爲徵矣
又曰宮調於三弦十一徽應五弦散聲宮調三弦爲宮
故三弦下一徽也三弦爲宮則一弦爲徵矣又曰慢宮
調於四弦十一徽應六弦散聲慢宮調四弦爲宮故四

弇下一徽也四弇爲宮則二弇爲徵矣又曰蕤賓調於五弇十一徽應七弇散聲蕤賓調五弇爲宮故五弇下一徽也五弇爲宮則三弇爲徵矣何嘗拘定一弇爲徵三弇獨下一徽哉近通州王氏坦著琴旨以一弇爲徵及三弇獨下一徽爲獨得之秘一弇爲徵明鄭世子已有此說反覆辨論而不自知其昧於旋宮之理也故於姜氏之說不得其旨反謂斯言祇得乎富然而未明乎所以然何其僨也蓋自唐宋以來樂之失其傳也久矣以王氏習於其器又殫畢生之力以求之其所得不過如此况不習其器而托之空言者乎王氏又謂琴聲不當用律呂只當較以五聲二變斯言也但可以論琴微不可以論琴弇也夫五聲二變高下無定者也無定者必以有定者程之方不迷於所往若不考律呂而但用五聲二變譬之舍規矩而談方圓棄權衡而論輕重有此理乎故琴微雖具五聲二變而琴弇必用黃鐘夾鐘仲呂夷則無射五律之名然後無定之聲皆歸於有定之律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所云豈虛語哉

述笛

絲聲之度長短不齊今之琴微可驗也琵琶三竹聲之度長短如一今之笛孔可驗也同續漢志載京房之言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則絲聲也其律之長短皆用準定之但以準之尺爲律之寸而已非竹聲真度也史記律數亦是絲聲又在京房之前自後儒者悉依其數以制律故陳其義則可觀施於用則鮮合而竹聲真度僅存於伶人之口大常之器簡編具在無有深求其故者矣何謂伶人之口列和之辭是也何謂太常之器梁武之笛是也案宋書律志載列和對荀勗之辭曰晉書律志同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又曰太常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又曰笛孔率短一寸七孔聲均又曰聲濁者用三尺二笛聲清者用二尺九笛此蓋制氏以來相傳之舊軌也隋書音樂志載梁武帝十二笛之制曰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下有一寸二字疑衍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此蓋賈公以來相傳之遺則也自黃鐘笛至姑洗笛

五律率短二寸卽列和所云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也
列和又云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以其數推之則黃鐘
笛之前尚有二笛蓋長笛之五聲二變也自中呂笛至
應鐘笛七律率短一寸卽列和所云歌聲清者用短笛
短律也列和又云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以其器考之則
笛之差數卽笛孔之距蓋短笛之五聲二變也列和所
云三尺二笛者卽梁武之夾鐘笛也列和所云二尺九
笛者卽梁武之中呂笛也故今時所用之笛七孔相距
長短如一與琴徽之相距不同稽之古法正合然則經
生文士之辨論雖紛而弇工吹師之授受不變也苟曷

不知竹聲之度異於絲聲乃依京房之術妄以笛孔取
則琴徽見晉朱反譏列和作笛無法無怪其十二笛當
時不能用後世不可行也後之論樂者於簫笛之孔漫
不加察豈知爲竹聲之關要乎今之簫蓋古之笛今之
笛蓋古之橫笛也

校禮堂文集卷六

歛凌廷堪次仲撰

騷

祀古辭人九歌 并序

蓋太空弗形因人心而呈露元始無朕緣物象而流通
目所不暇瞬者竹素能留之舌所不遑宣者鉛槧能達
之文之時義大矣哉是故六律六同協宮商以助慮一
經一緯構杼軸以深思或如金石諧而爲樂或如丹青
雜而云采則有神瞽遜其工天孫慚其巧者矣夫黼黻
所以釀酒而水則類酒之形黼黻所以成文而質則爲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文攸附指黼黻爲酒者固謬謂水爲酒者更非何則離
黼黻而言酒則水不可飲舍黼黻而言文則質將何辨
所以炳炳者其澤琅琅者其響泚泚者其情蓬蓬者其
氣不欲陋而欲華不取奇而取耦譬之虞廷慶雲色皆
備五豐城寶劍光必成雙此屈宋鴻篇爲辭林之正軌
班張鉅製乃文苑之大宗也用能垂日月而不刊與天
地而齊壽淵源自古光景常新雖徐庾之綺才豔骨燕
許之佩玉垂紳而老成之典型尙存高會之規矩未改
降及韓柳矯彼梁陳漫云起八代之衰實自成一家之
學然而進學名解體仍沿於客難釋譏貞符命篇源本

出於封禪典引方諸廬陵之高談太史眉山之輕詆德
施固有間焉或謂車以任重安用雕輪釣以獲鮮奚須
桂餌於是訓詁未辨遽爾名家古今未通哀然成集夫
翦綵不如春華而春華非朽株之謂也琢圭不如太璞
而太璞非頑石之比也乃朽株且欲駕春華而上之頑
石竟欲渾太璞而同之斯固陋夫藏拙之方抑亦後來
談藝之謬也故風會所趨格隨時變見聞所囿習與性
成論文之書日繁爲文之旨日晦自隋以上溯魏之初
範良御之馳驅示大匠之規矩傳於世者尙有九家約
而言之均歸一轍東萊文鑑久失其旨西山正宗未覩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二

斯秘可謂一綫之微傳千鈞之重寄矣於魏時則有若
文帝之典論論文於晉時則有若摯太常之文章流別
陸平原之文賦於梁時則有若昭明太子之文選沈隱
侯之宋書謝靈運傳論任敬子之文章緣起劉舍人之
文心雕龍鍾記室之詩品於陳時則有若徐僕射之玉
臺新詠他如荅賓戲演連珠兩京三都九懷七發子虛
烏有之撰墨卿翰林之構以迄箴銘頌贊之儔書序誄
碑之屬篇章雖富篇翰未聞凡此諸賢皆在所略夫技
之深淺語不能傳心之精微口所難喻而數子者叩音
響於空虛索端倪於冲漠不疾不徐而得心應手或批

或導而官止神行洵輪扁之甘苦咸宜庖丁之躊躇滿
志者矣雖仲洽之編已殘彥昇之作或偽而趙璧睨柱
碎瓊彌珍夏金淪波厲鼎亦貴昔賢不可作矣解人當
自知之乾隆四十三年著雍閏茂之歲元日壬戌延堪
將約友人章酌亭共治古文辭於是醺酒於尊刻楮爲
主書厥姓名祀之蓬屋割雞而登俎茗菰而實豆并仿
楚辭九歌爲迎神送神之曲屬酌亭和焉

黃龍見兮戊寅赤符謝兮黃運新游南皮兮命駕宴西
園兮樂賓昵三分兮踞鼎膺萬國兮貢珍心慨慕兮作
者志遐思兮古人披百氏兮逍遙設六博兮紛綸組五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三

章兮錦機羅眾星兮蒼旻激爽籟兮作秋摘麗藻兮爲
春薦脯醢兮炳蕭藉巫咸兮降神右魏文帝還

羌履信兮思順賦思游兮懷湘楚騷兮苗裔擷荃蕙兮
遺芳戴朗月兮高冠綴太白兮明璜制文霓兮爲衣裳
采雲兮爲裳要華電兮煜燭佩玉衡兮琳琅好奇服兮
不衰鳴威鳳兮高翔析文章兮流別頌時政兮太康靈
去來兮颯爽行中庭兮仿徨右晉華太常虞

論五等兮秉異才長七尺兮聲如雷識名卿兮人洛寓
豪士兮諷齊日侈兮卑心將發兮危機目能見兮豪毛
不見睫兮齋容輕托身兮成都冀綢繆兮久要朝列軍

兮朝歌夕棄師兮河橋詎害寵兮盧志竟隕身兮孟超
忘三世兮爲將蹈道家兮所忌夢黑鸛兮繞車著白帟
兮偃旆感高穹兮霧冥泣華亭兮鶴唳憶賦文兮鈞元
探才士兮用心課虛無兮責有叩寂寞兮求音千蹊萬
徑兮窅然而深脈絡井井兮皆可以尋前稱道兮張華
後推服兮葛洪譬夜光兮積玉表厥論兮至公溯高風
兮雲間庶精誠兮克通右晉陸平原機

帝子降兮漢南螭作馭兮虬爲驂俯春風兮顧影江水
湛湛兮情含折芳馨兮道遠愛而不見兮傷讒嗤六代
兮泯芬竊神器兮置棋薄德誼兮任術君何爲兮生此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四

時悲泉鳩兮桐偶人巫蠱禍兮前史言瘞驚物兮負奇
冤心懷慙兮不敢論疑蛟龍兮爲虺又指鳳兮爲梟雲
濛濛兮風蕭蕭君父咫尺兮萬里遙羽翮兮前驅雲旂
兮北御元圃兮孰游華池兮何處獵藝苑兮蒐奇身雖
遷化兮名垂朝羣仙兮絳闕指東海兮爲期右梁昭明
太子統

有美一人兮江之渚曳華裾兮佐梁武高一代兮史才
述彭城兮繼班馬既藝芳枳兮北渠又樹脩楊兮南浦
析音韻兮極微屈宋而還兮未窺前浮聲兮既施後切
響兮亟隨不傳之妙兮在茲匪歌詠兮獨宜高文典冊

兮一以貫之俗士不識兮以爲論詩君臣不終兮自取
雷號號兮心苦疏栗事兮何驕上赤章兮曷補懷情不
盡兮主疑以隱易名兮君所悲取精多兮魄強或翩然
兮鑒茲 右梁沈隱侯詩

懸鈴四角兮彩旗君之生兮鈴入懷賓客兮恆滿衣冠
兮競推曾居處兮無室復生產兮不治家雖貧兮四壁
書乃聚兮萬卷類田文兮愛客同鄭莊兮置傳揚眉兮
獎才扼腕兮稱善追東越兮瞋目旋洛浦兮返骸動輪
之賓兮永絕漬酒之彥兮不來藐諸孤兮海南被葛衣
兮疇問例人情兮太行廣絕交兮劉峻肯衡文兮鄴下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五

笑毀譽兮交爭魏何爲兮見重邢何爲兮見輕君之文
兮不朽奚復待兮虛聲 右梁任敬子詩

言之精兮爲文文之心兮不紛以文聞文兮徒跡以心
授心兮乃神造棘端兮鄭削去鼻聖兮鄧斤用雕龍兮
命篇匪談天兮好奇執禮器兮矩步緬夜夢兮往時從
尼父兮南行旦而寤兮志怡豈文章兮宗旨實聖人兮
式憑耿陟降兮中宵信著書兮祥徵今去君兮千載文
之法兮未改境鑿鑿兮非誣世遙遙兮相待探大衍兮
取數語含豪兮渺然前體製兮詳剖後肌理兮密研允
斯文兮正鵠願奕禩兮流傳 右梁劉舍人詩

惟氣兮動物惟物兮感人台幽遐兮一致惟歌詩兮見
眞繁仲偉兮先覺撰詩品兮論焉旨衡華兮佩實趣騰
天兮入淵楚臣兮去境漢妾兮辭宮骨橫兮朔野魂逐
兮飛蓬負戈兮外戍殺氣兮雄邊霜關兮淚盡塞客兮
衣單凡性情兮所發托比興兮互鳴法九品兮衡士寧
遲臆兮妄評欽位次兮咸當溯源流兮極明方春日兮
載陽恆眷懷兮彼美手茲編兮風前心悠然兮自喜訊
古歡兮天末悵沿洄兮中止 右梁鍾記室詩

雲化鳳兮集左肩石作麟兮降自天悟三昧兮講經立
五願兮證禪威使魏兮見留羈異地兮孰憐上書兮不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六

報隨員陽兮放還慨大建兮北伐克疆齊兮拓疆舉南
平兮爲將制勝算兮廟堂拔壽春兮指顧儼大振兮國
威運干櫓兮方寸曾文士兮可譏惜麗人兮金屋緝新
詠兮玉臺擷月露兮俊致走風霆兮逸才漱芳潤兮六
藝馳籌略兮九垓啓淮南兮數十州以文自小兮文之
蓋藻情緝思兮何足尤中有勳業兮垂千秋 右陳徐僕射詩

九慰并序

九慰者凌廷堪之所作也昔屈原婞直遠放湘南憂君聽之不聰托文辭以自見九歌所以風諫九章所以縷陳其徒宋玉閔原之忠述原之志爲九辯之篇以哀之說者曰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自時而後王子淵則有九懷焉劉子政則有九歎焉王叔師則有九思焉大抵皆傷原之懷忠而遭疾履信而遭疑悼念之情孔多慰藉之意良少不知使原發名成業得君行志上之秉鈞朝宇僅媿烈於孫叔下之備位庶官但竝能於倚相卽命如馬遷賈誼所云舍彼故土歷聘異邦在齊不過校禮堂文集卷六

七

如田駢憤到在秦不過如商君應侯極策士之浮夸享人臣之隆遇塵埃飄風事過則已安能所撰以經名所言爲史載垂瑰奇之令譽與金石而齊壽開詞賦之先聲攀風雅而接跡哉夫榮華有盡未若文章之無窮也事功易泯未若著述之不朽也原之所遇雖曰不辰然文章之所沾溉著述之所衣被秦漢以還得其一體便可名家獵其片言卽成偉製方且與鄒魯之言性蘭陵之論禮共彪炳於天壤同焜耀於宇宙彼蘇張從衡之學莊列虛無之旨直土苴視之誠邪斥之又况上官大夫之無當輕重令尹子蘭之不足比數者耶在原天懷

所纏結至性所流露警猶雷出地而作響水得風而成文何嘗求諒於後人何嘗冀知於來哲然世之論者觀其爲百代之模楷享千秋之俎豆固當以慰而不當以悼也明矣柔兆敦牂之歲廷堪應京兆試罷歸次年秋薄游南州溯江而上經故楚之舊疆感屈原之往事惜後人之知悼而不知慰也乃作頌一篇號曰九慰慰者安也聊以文章之無窮著述之不朽以慰安屈原之志云爾辭曰

偉哉大江之東注兮包七澤而孕三湘騰赤鼻之戕戕兮顧樊口之蒼蒼山川清淑之氣鬱積而磅礴兮其人

校禮堂文集

卷六

八

類皆忠信而能文章歲在彊圉兮余游乎楚中駕千斛之巨艦兮乘萬里之長風紉江皋之蕙芷兮攀木末之芙蓉慨屈原之遺忌兮悲楚君之信讒徒行吟於澤畔兮遠屏跡於湘南倚余棹而望郢都兮雲茫茫以間之鼓余楫而招楚魂兮靈紛紛以亂之歟倘悅其如見兮服奇服而來翔冠切雲之崔嵬兮佩寶璐之喬皇策青虬以前導兮馴白螭以夾輔左詹尹而把袂兮右漁父而竝游佇中流而不進兮陳余辭以慰之川渺渺以增色兮山脈脈而生輝盡含情而未答兮指千載以爲期茫然楚國兮蕭艾盈中有一人兮佩杜蘅謂蕭艾爲寶

兮謂杜衡爲不芳佩之而退兮心竊傷忠忱鬱邑兮賦
離騷君門九重兮增煩憂情之所生兮文亦至讀其文
兮知其意纏綿悱惻兮引之而愈深顛倒替亂兮反覆
而不可尋既申之以九歌兮又重之以九章予懷渺渺
兮思君王遠游兮托仙愛而不見兮呵壁而問天望美
人兮盈盈心佗僚兮不平雖佗僚兮其猶未悔垂琳琅
兮披藻采彼突梯兮非吾徒寧芳潔兮以自娛詎有意
兮示後人後之人兮莫不祖其文秋水兮漪漪秋風兮
淒淒誦之千過兮神忽怡木葉脫兮迴春姿

惟尼父之剛定兮炳麟麟若日星乃先生之論著兮亦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九

號之而爲經本忠愛以扶質兮羌就實而敷華立言法
夫周孔兮誠殊轍而合塗豈後人之僭擬兮實學者之
所欽扶風謂其揚已兮非夫子之知音托六籍以立義
兮獲章句於宣城辭隱晦而意顯兮賴比例以致詳帝
高陽之苗裔兮類生民之厥初紉秋蘭以爲佩兮若翔
翔之玉珥夕攬洲之宿莽兮象潛龍之勿用駟玉虬而
乘鸞兮與時乘而竝重就重華而陳詞兮蓋皐陶之積
古登崑崙而涉流沙兮則禹貢之敷土雖說者之穿鑿
兮非夫子之本懷亦瑋文之深厚兮隨所措而咸宜垂
百世之典則兮骨縱朽而猶馨彼昏濁而富貴兮曾不

如其無生擬其語而仿其意兮洵無病而吟呻悼夫子
之不已兮何慰夫子之無人

夫何十五國之詩竝采於太史兮獨楚國而無風豈南
夷之僊野兮致聲教之未通昔文王化行於江漢兮游
女亦解夫行吟胡歷年之六百兮竟陵夷而至今江漢
之靈秀不能終閔兮遂爲生夫屈原又使之窮愁憤激
而無所訴兮盡發洩之於語言鳥獸草木供其驅使兮
萬景俯首而莫驕鼓兩間之噫氣兮激而成夫風謠昔
楚子憑陵於上國兮迭與晉而主盟惟土音之是操兮
不克偕唐魏而竝稱詎國勢之既衰兮得文章之後勁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十

惜不出於獲麟之前兮親折衷於至聖魯有頌而楚有
騷兮不以無風而見尤非荃蘭之不察兮寧聲名之能
久留

伊湘纍之憔悴兮志鬱鬱而不舒窮呼天而自訴兮孰
能測其所由謂纍之過中而失正兮胡不察纍之中情
雖怨誹而不怒兮實二雅之變聲使當王室之方盛兮
及周召而踵武即宣王之復平兮亦仍叔之與吉甫何
異生之不辰兮值靈修之數化僅自儗於蘇公孟子之
屬兮終悲吟乎楚之野發乎情而止乎禮義兮隨感遇
而成文正固導揚主之德兮變亦因乎愛君惟大雅之

材三十一兮小雅之材七十四笙詩六篇之已亡兮賴
序者之言其意疊之賦亦二十有五兮與日月而爭光
獨好修以爲樂兮長願領以何傷

竊聞天賦爲六義之一兮以敷陳而見長詩人之賦麗
以則兮非淫豔之敢望緬孫卿之著書兮雖時竝而世
同賦質木而少文兮非辭家之所宗騷始廣其聲貌兮
蔚然成夫鉅觀如星斗之有芒兮如江海之有瀾溯馬
揚而逮班張兮咸秉之爲渠則因其拘而恢張兮後皆
指前而剽賊假設主客以相酬答兮厥原出於卜居招
隱詠而思元作兮舉大招而規遠遊懷則九而諫則七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十一

兮襲九章與九歌望舒飛廉之瑋異兮率雲霓而來御
國殤山鬼之幽怪兮紛總總其上下世馳騁夫藻思兮
莫能越其範圍僅似中而求似兮嚆奇外而出奇其曲
彌高兮其和彌寡忠湛湛而願進兮芳菲菲以自寫遭
謫詠於當時兮庶見知於來者

歷九州而相君兮豈遷地而弗能爲良周流乎天而乃
下兮忽臨睨夫舊鄉非不知異地之信美兮伊舊鄉之
可懷撫我馬之蜷局兮式我車之逶迤俗徒譏夫子之
迂拘兮不能游列邦而擇主彼秦齊燕趙何地不可往
兮寧獨眷戀夫荆楚惟不忍輕棄夫舊鄉兮固忠愛之

根於性也不屑與雞鶩而爭食兮亦潔清以自命也挾
狙詐以奸君兮騁捷步而爭先獨懷瑾而握瑜兮裹其
足而不前縱湓死而流亡兮生氣奕奕乎千古身雖陷
於汨羅兮名乃照瀾乎天下嗤史遷與賈傳兮覽沉淵
而致惜何異鷦鷯已翔於寥廓兮而羅者猶視乎數澤
士生三代以還兮恐修名之不立彼嗶啞儒兒以事嬖
人兮非余心之所急伊鷺鳥之不羣兮抗黃鵠而高舉
椒蘭康娛以淫游兮共草木而同腐彼椒蘭能阨先生
之祿位兮不能阨先生之文章虎狼之秦能夷楚之宗
社兮不能滅先生之高名臨湘流而哀悼兮固世俗之

校禮堂文集

卷六

騷

十二

常態也蟬翼重而千鈞輕兮余心蓋別有在也年壽有
時而遷化兮未若聲名之無窮先生求則得之兮又何
惜乎吾躬至於宋玉景差之閔肆兮竊先生之緒餘已
足致身通顯兮宵小側目而不敢誣侍蘭臺而敷對兮
附於騷而倖傳九原亮其有知兮或被涕而欣然

君之生兮遷謫君之死兮廟食廟巍巍兮江濱神英英
兮澤國鑿黃金兮爲梁雕白玉兮爲壁美人降兮雲中
芳草生兮門側占吉日兮辰良楚之民兮敬俟於室堂
折瓊枝兮爲羞精瓊糜兮爲糗雖蠶桑兮桂酒兕觥酌
兮椒漿大巫歌兮起擊鼓小巫和之兮拊而舞望神之

來兮極浦吹參差兮渺愁予荷爲衣兮蕙爲帶霞軒軒
兮擁芝蓋雷師砰訇兮載雲旗羲和弭節兮雜沓隨神
之來兮涔之陽上官之餒魄兮屏息於道旁巫歌舞兮
飮馨神欣欣兮樂康神之來兮風蕭蕭神之去兮天濛
濛閱萬歲兮千秋享俎豆兮永不祧
亂曰吐辭爲經儷風雅兮奕禩文人奉爲祖兮名在天
地長不朽兮金石隆隆與齊壽兮古今迢遙名可貴兮
敬告先生良足慰兮

校禮堂文集卷六

受業涇縣潘錫恩純夫校

校禮堂文集卷六

騷

十三

校禮堂文集卷七

歛凌廷堪次仲撰

辭

招海客辭 并序

僕本歛人生於海上二十有一年矣思歸不可得乃擬楚人作招海客辭以自慰招魂語辭用些字大招用只字盧枏放招用且字今效漢廣及抑詩用思字云辭曰帝軒轅氏臨乎黃嶽之上合神丹天都容成子侍焉帝謂容成子曰是有僊官舊隸玉籍兮名曰浮邱乃者爾雲振藻兮遠遷於海隅閱年三七兮作客而迷歸塗余

校禮堂文集 卷七

辭

一

心閱焉女其往招兮俾乃返厥故墟容成子稽首受命爰持絳節東向而招之曰客乎歸來海壖之勞惡更僕其難數思芳菲其彌彰胡不懷夫故土思客乎歸來海之東不可以容思積水浸天上下混同思秋濤挾雨高如連峯思轉徙少滯聚落一空思歸來歸來不可以托躬思客乎歸來海之南不可以就思蠲蠶千歲腹伴囊甌思茹火吐噉噉雨工而甘思有光四溢芒角薄星思巨絙絡野繫撓雷霆思歸來歸來不可以或停思客乎歸來海之西厥象慘淒思鬼車嘯林呶嗷兒嘯思陰燐沸巢偕魅竝棲思脩蛇暴穴腐融輪囷思五色爛然

毒氛鬱鱗思繞山數匝以尾擊人思歸來歸來無爲苦

辛思客乎歸來海之北不可以休息思妖狐禮月鍊形

善惑思幻爲女子美好顏色思伏險於順攫魂搦魄思

吸人之髓以供朝食思歸來歸來不可以宅思客乎歸

來海之山孔高思斥鹵彌望磽瘠不毛思泉苦土鹹煎

蝕脂膏思草木蜚膚銛利邁刀思豺虎窺戶靡所遁逃

思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勞思客乎歸來海之水何深思

黝然正黑直下萬尋思大魚人立舞波夜吟思猙獰朱

頤血流泔泔思牙須翕張雙瞳眈眈思歸來歸來無拂

乃心思客乎歸來亟理裝思發軔溟渤載棄囊思僕夫

校禮堂文集 卷七

辭

二

戒塗褻糗糧思紉蘭爲佩瓊爲褱思自北懷南企故鄉

思客乎歸來初渡河思壯志硯碑高峩峩思崑崙導源

九曲波思上接銀漢浮星槎思中流擊楫發浩歌思客

乎歸來逾淮水思桂樹連卷招隱士思蘋草蘿摩思公

子思蟻珠媚川光乍起思望古而咤情不能已思客乎

歸來浮大江思縱目拓胸近乃邦思馮夷伐鼓聲錚錚

思江妃含睇蛾眉雙思百靈雜沓擁寶幢思金支翠羽

夾采鸞思客乎歸來過吳門思朱甍碧榭歌吹繁思冰

紈霧縠春風溫思烹龍炁鳳開芳尊思媚男冶倡銷人

魂想明眸皓齒多嬋媛思錦天繡地花能言思客乎歸

來經聖湖思黛痕隱見山有無思濃綠淨滑波縈紆思
桃酣柳暉交扶疏思芳洲風細燕引雛思新鷺出谷調
笙竽思暮烟刻雨疑畫圖思客乎歸來棹潮舟思曾巖
窈窕遂且幽思長藤亂篠覆瀨流思巒迴岫折任溯游
思歎瀑赴壑寸寸秋思羣峭刺霄空翠浮思韜奇蘊秀
窮雕搜思送妍引勝與目謀思客乎歸來八里閨思維
桑與梓不敢慢思敬訊宗黨言笑晏思飲食治比樂親
申思述祖稱先几杖畔思往蹟未湮猶可案思客乎歸
來登先隴思丙舍森森宰木拱思松楸崇封霜露重思
烹蒿休惕心爲動思豐碑刻銘宿草擁思再拜煢蕭手

校禮堂文集

卷七

辭

三

親奉思願言啓承心竊恐思客乎歸來款舊廬思婉容
堂上問起居思循陔采蘭慶有餘思琳琅在筍欽典謨
思越陌度阡帶經鋤思有山可耕水可漁思朝起視膳
暮讀書思冬溫夏清共我友于思稽古居今味道腴思
客乎歸來長自娛思亂曰雲衢茫茫兮滯滄海羣僊驂
鸞兮笑相待逢瀛匪遐兮路可通璇宮貝闕兮高穹隆
舟楫紆曲兮車馬煩排風馭氣兮升天關鵬搏弱水兮
幾千里履之蕩蕩兮平若砥夫君迢遞兮有所思沉吟
盤桓兮以俟時容華未老兮歲月遲良辰已卜兮懷佳
期服奇服兮被瓊玖美人不來兮需我友擷彼白華兮

奉老母立德功言兮三不朽酌天漿兮爲君壽

校禮堂文集

卷七

辭

四

詰叢桂辭 并序

夫緇黃殊色在乎所染邪正異勢由於其學故游駭川之水者必非恬鱗息惡木之陰者諒無靜鳥因表以測裏卽著以知微類聚羣分其效可觀矣昔淮南王雅好文章招致賓客觀其合儒墨兼名法著書成家立言不朽七略列其目九流廁其名未嘗不負人倫之鑒有高代之識焉然而失如陞之節忘維城之固思出其位睥睨神鼎卒之身陷大僂爲世詬厲披猖顛蹶良可悼惜彼夫矯離騷之作爲招隱之詠其朱邸所棲素絲所聘固應勸之忠孝澹其嗜欲明道家止足之義講君子退

校禮堂文集 卷七

辭

五

讓之禮何圖幸舍諸賢計不出此僅托空文冀欺來哲便可答其飲食之惠酬其弊帛之敬迄今尋其遺編爲之撫卷三歎焉漢涿郡高誘序淮南王書稱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考史記淮南王傳雷被上書告變左吳伍被爲畫反謀而漢書亦以伍被與江充息夫躬同傳是作姦犯科者八人中已有其三不知所謂道德仁義者果何等也豈當時曳履而至者皆俳優侏儒之屬彈鋏而求者竝椎埋亡命之侶邪抑賢者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棄萬鍾其若晚翔千仞而不下邪乃好事者或又傳其拔宅超舉此何以稱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廷堪辭家海隅負米江介依人方始涉世未深慨叢桂之不存覩長淮之如故臨風搔首悠然有懷嗟乎天上無好亂之神仙世間無徇人之儒術三古已往莫知其因百感之興無端而集於是爲文一篇投諸淮流以詰之其辭曰

騎白龍而溯游兮攬長淮之蟬聯茲水發源於胎簪合眾流而東邁兮勢必靡迤瀟漫而經過乎壽春昔尺綰升粟之冢嗣兮分桐葉乎彼方何嬋媛而好文兮獨蒙

校禮堂文集 卷七

辭

六

夫叛逆之惡名懷帝子之失圖兮嗟王孫之不歸宮中倏生夫荆棘兮露瀼瀼而霑衣史稱淮南之爲人兮好讀書而鼓琴何圖喜妖言而樂諂諛兮曾不自知其何心豈八公之高棲兮類遁逃之淵藪競巢於危幕而康娛兮寧不知禍發而不可久何小山大山之儒衣冠兮不如孟嘗之雞狗日夜與伍被左吳兮部署兵所從入案輿地圖而思聘兮顧彗星而汲汲命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兮周被下夫潁川塞轅轅伊闕之道兮類中風失心而狂顛以戈矛爲圭璋兮以介冑爲冕服以烏喙爲紫圖兮以鈎吻爲黃獨醜鳥翕舌而以爲鸛雛兮獫狁

磨牙而以為麒麟直白黑火水之相反兮奚止杜衡之
亂細辛氣怨結而不揚兮涕滿匡而橫流起厯階而徑
去兮違伍被之老謀卒之不能堅守其說兮竟突梯脂
韋而同反有客如此亦安所賴兮曾何異羊勝公孫詭
之於梁苑平日居王之左右兮不能有所匡輔及事敗
而鳥獸散兮雖著書其曷補至今愚氓津津而稱道兮
謂乘雲氣拔宅而上升天下豈有神仙兮悉妖怪之所
憑彼河間獻王之好經兮必實事而求是瞻廟貌於武
垣兮享百世之禮祀臨淮流而詰叢桂兮桂樹偃蹇而
無言將史傳不可以盡信兮或受誣乎蘭臺與龍門古
校禮堂文集 卷七 辭 七

人骨朽呼之而不作兮望高天漠漠而渾渾撫鴻烈而
廢書興歎兮弭余棹而獨酌夫噫尊

禮歷陽辭并序

禮歷陽辭者為宋寧遠軍節度使王堅而作也夫風雨
如晦豐功或蘊於當時陵谷已遷潛德必彰於異代故
白虹貫日鬼神畏其精誠赤手屠龍天地矜其智勇未
聞生前奇捷困於國是之混淆死後壯猷抑於史臣之
忌諱如將軍之可慨者也案宋史理宗紀淳祐十二年
春正月癸巳武功大夫王堅以復興元功轉遙郡團練
使捍禦三巴折衝萬里紀瞻統眾抗強敵於方張祖逖
誓師恢復疆於已陷又寶祐二年六月甲辰四川制司
言合州廣安軍北兵入境王堅等戰禦有功詔堅官兩
校禮堂文集 卷七 辭 八

轉將士來從天上難摧眾志成城鼓角鳴於地中莫撼
孤忠似鐵肝胎有賊質拓跋氏徒奮衝車陳倉有郝昭
諸葛君空施連弩又秋七月己巳以王堅為興元都統
兼知合州巴江之兵氣漸揚蜀土之人心乃固非張遼
威略莫抗吳人藉韋叡英風始當魏將又開慶元年九
月庚午合州圍解詔王堅寧遠軍節度使進封清水縣
開國伯是役也元憲宗殂於合州城下或傳為飛矢所
中云巢門未破俄驚吳子與尸王壁方圓競說高王飲
羽殘黎呼曰更生王室賴其再造又景定四年三月丁
酉以王堅知和州兼管内安撫使斬郅支於大幕稍遷

從事中郎却永固於壽陽僅得會稽內史賞罰如是宋不欲亡得乎又景定五年三月辛巳王堅卒賜諡忠壯馮唐終於郎署王翦老於頻陽百戰成功九原齎志悲夫宋史成於異代元臣類有諱辭略具大綱多刪偉績承祚撰三國之志久知葛亮受誣永叔著五代之編不爲韓通立傳讀史者有遺憾焉時當落木道出橫江望城郭之隱然歎英雄之逝矣南渡故壘已沒平蕪西風寒潮猶帶餘怒乃仿九歌禮魂作禮歷陽辭曰

望長江之湛湛兮驚秋風之蕭蕭卷怒濤於天際兮疑殺魄之可招昔元軍之獵宋兮若屠肆之繫羝咸殲肅

校禮堂文集

卷七

辭

九

而伏質兮竟瞑目而待封方羽書而北馳兮忽勁騎其南下繞滇黔而夾攻兮視江東若破瓦何將軍之大勇兮憑孤城而肆威驚神臂之一發兮折大首而解圍彼合州之失利兮遂羣帥而邁返乃姦臣之邀功兮矜援鄂而假蹇捋虎須而倖勝兮褻馬革而未酬騎箕尾而上升兮偕斷鄂而竝游嗟宋史之無傳兮致勲業之未詳薦將軍以禮魂兮壯令子爲國殤匪血食於蜀口兮合廟祀於歷陽

校禮堂文集卷七

受業歙縣朱承儒訓子校

校禮堂文集卷八

歎凌廷堪次仲撰

七

七戒 并序

昔屈子作九章王逸曰九者陽之數也案春秋正義九爲老陽七爲少陽故東方朔仿之而爲七諫焉王逸以爲取天子有爭臣七人之義者非也然考其意度猶是騷人之遺相其體製未改湘纍之貌獨枚乘七發因舊名而剏新格變激響而成鉅觀洋洋乎盡態極妍矣東京作者若傅毅之七激崔駰之七依崔琦之七蠲李尤

校禮堂文集卷八 七

之七款桓麟之七說張衡之七辯馬融之七廣魏晉作者若曹植之七啓王粲之七釋張協之七命成公綏之七唱陸機之七徵左思之七諷鄴中之才不殊於洛下典午之士可配乎當塗矣是以休奕集之而爲林昭明采之而入選至於元嘉以後謝康樂顏延之謝靈運太清而還梁簡文何仲言更行其緒而自漢迄今尋其存者皆不外乎飲饌車馬宮室游觀之盛田獵音樂服飾嬪御之美襲景慕聲層見疊出雖組織類錦綺雕琢等圭璋安能離枚叟之規矩脫吳客之杆軸哉若夫柳宗元之晉問咸謂其振在陰之響聽厯塊之技不與燕

雀競噪不與鴛鴦駘走究之險馬戈甲名異而實同材木魚鹽語奇而意近求其鳴鳳翔千仞而自協乎簫聲飛虎馳萬里而不羈乎軌轍則力有所未遑才有所難給矣總之有若不能服魯人優孟不能治楚國似與不似未足深論也廷堪賦質樸魯專嗜禮經羣籍紛綸無暇旁及客有以書畫辭章性理經濟史學之等相勸勉者於是擬七發之體爲七戒一篇以荅之兼用自厲焉非敢與古人較得失也其辭曰

從宜處士居於環堵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抗志乎西雍希心乎東魯考淹中之異同守古經之訓故於是增美

校禮堂文集卷八 七

上卿聞而心許謀於致仕之老立爲鄉飲之賓當牖前而布席中房戶而設尊上篚在禁南而東肆下篚在洗西而南陳緣席者緇布覆尊者綌巾西階東面者介賓東南面者遵作階之席厥惟主人牲醴脯醢各有司存陳器之先乃朝服而造處士之門處士拜辱立子門外上卿門西東面荅拜告以賓興敬恭而戒曰吾聞儒者學古以希獲君子藏器以待試是以連降於上賢哲符利見之占教成於下庸愚有奮興之志今將禮子以一獻之禮吾子其有意乎處士曰唯唯夫貿然納交者苦於無所擇率爾應命者關於不自知辱承高訓良慰鄙

懷敢問介與眾實其人爲誰上卿曰曲藝可通偏長足
耀府史所能考工所效或書或績各臻其妙書則建安
師宜官黃初梁孟黃頴川邯鄲淳京兆韋仲將衛氏之
伯玉鍾氏之元常績水則張僧繇績山則陸探微績物
則曹不興績人則顧愷之庭收宿雨戶納遠岫纖塵不
動鳴琴初奏流泉響其左修竹覆其右爾乃扞扶桑之
藹拔中山之豪鑿橫浦之石合易水之膠天矯兮縹渺
兮若時花之競奇焉僂僂兮窈窕兮若好女之闌姿焉
由是爭出元構互矜意匠悌鬱輪囷淋漓酣暢縱橫謠
詭不可名狀俄頃紛萬類於筆端咫尺幻五嶽於堂上

校禮堂文集

卷八

七

三

蓋信本誠懸所不克晞亦輟川洪谷所不敢望况復宋
元以還術與代遷枯寂爲逸畝側取妍遞相祖述奚足
道焉此亦天下之技巧精良也子能出而與之頡頏乎
處士曰走素蹇拙未暇有此長也
上卿曰將使長卿子淵武仲亭伯之流太冲士衡安仁
文通之屬引蘇李曹劉以指揮進鮑謝徐庾以馳逐此
數君者驅使百靈似車馬控馭萬景類臣僕其運思也
幽乎胥乎騰天入淵而不可追其放筆也灑乎沛乎排
山決河而不可迴象虛而解構境實而能開既戛戛而
務去爰汨汨而遂來麗乎日月號曰文參乎天地謂之

才或儼如龍虎或變如鬼神或雋如豪士或豔如美人
或如羹鼎肅或如主璧尊或淒淒若秋或蓬蓬若春飾
元黃以相雜配宮徵而適均摯虞志之而不能極其量
鍾嶸品之而不能得其真雖聲悅之繡而華藻可珍雖
虛車之飾而奔逸絕塵托精誠以不朽共光景而常新
此亦天下之繩墨機杼也子能出而與之游處乎處士
曰走本鈍樵未暇爲其伍也

上卿曰意者子其卑辭章而高性天乎則將爲之闡性
命之旨衍精一之傳數取希夷之術理兼曹溪之禪茂
叔揖於前堯夫讓於後伊川以爲師橫渠以爲友考亭

校禮堂文集

卷八

七

四

後至居客之右講河洛畫太極援體用判感寂出新義
破舊釋易六書爲灑掃應對變五行爲水火土石彼漢
唐諸儒之說距之而唯恐不力若夫同入其室頓操厥
戈恥相割裂各鳴一家問學方擅德性乃夸門戶攻扞
莫可調和以易通爲天符以正蒙爲鴻寶窮理致知以
立其宗居敬存誠以徵所造云發兩間未發之藏謂傳
千聖不傳之道小夫望之而羞沮巨子對之而傾倒此
亦天下之高明奇特也子能出而與之辨析乎處士曰
鄉者竊浮慕焉而玩索未嘗有得也

上卿曰意者子其輕道學而重事功乎夫明者妙於應

而無所惑知者達於變而不可窮深於學者其品正發於事者其業隆唯其大也故能濟唯其博也故能通約計宇宙蓋有數公其節目疏闊有本有末則京兆杜氏之包括也其措之而正施之而行則鄱陽馬氏之粹精也其治亂成敗則涑水之書簡而備焉其制度典章則夾漈之作博且詳焉且夫著述者坐而論之設施者起而運之是故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統其全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區其類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考其鉅氏族六書七音金石昆蟲草木志其細生民盛衰之原往古是非之蹟稽山川

之險要明政治之失得援千載而指陳坐一堂而規畫此亦天下之英傑雄俊也子能出而與之荅問乎處士曰鄉者竊有志焉而空疏未敢自信也上卿曰紀傳之材表志之體龍門導其源蘭臺循其軌陳承祚文簡而事該范蔚宗事闕而文靡江左則沈休文河朔則魏伯起其義次於六籍其說超乎百家居稽者遂廣研究者孔多於是應劭晉灼韋昭裴駙薛瓚顏籀之等爲之注釋服虔徐廣孟康崔浩包愷蕭該之徒爲之音義司馬貞爲之述其贊裴松之爲之補其事下至紀月編年雜出而不可勝記咸納之函丈之間悉置

之尊俎之側若者爲旁行斜上若者爲因革損益曷爲析文苑於儒林曷爲別日者於龜策唯時異則事殊聊舉一以例百其文也端嚴簡貴而丐躬裁竊藻繪者不數焉其例也持擇矜慎而寓褒貶分正閏者不取焉其事也宏瞻賅博而論邪正評善惡者不與焉此亦天下之大典鉅文也子能出而與之究殫乎處士曰間嘗學之而不能徧觀也

上卿曰六藝者羣言之標準五經者取說之指歸道統興而傳注息心學盛而章句微試爲溯師承之厥初極專家之上選矻矻乎名物象數之蹟斤斤乎聲音文字

之辨於梁則皇侃沈重於隋則劉焯劉焯扶其墜者楊士勳邢叔明集其成者孔穎達賈公彥上卿之語未竟處士欣然曰善上卿曰此特義疏之儒耳未足以深羨也進而名荀虞以說周易徵馬鄭以講尚書左氏則賈景伯服子慎周官則鄭司農鄭大夫毛詩則東海之衛戴記則涿郡之盧加以何氏之公羊范氏之穀梁集石渠之秘閣而較經義之短長此亦天下之肅穆嚴重也子能出而與之折衷乎處士曰走嘗孜孜於是焉愧材質之愚蠢而不能兼綜也然而爲之心動矣上卿曰禮更祖龍漢興乃出其逸者三十九其傳者一

十七曹襄升慶氏之堂康成入小戴之室下逮黃李惺
惺專壹地則考戶牖堂階位則分戶侑賓主牲則別肩
臂脊脅肱脰器則辨邊豆簠簋鼎俎冠何以有一禮三
醺之殊昏何以有賁與服脩之異燕何以膳宰爲主而
大夫爲賓射何以堂西有位而洗東有次聘何以有授
玉享禮醴賓私覲之儀祭何以有九飯三獻陰厭陽厭
之制以節民性以制事宜講之者忘倦肄之者不疲然
後往聖之精神可接先王之制作可推雍容俯仰仿佛
遇之此固崔靈思聞之而馬不遑秣陳祥道見之而車
不及脂也吾子習於儀者已禮辭矣而可固辭乎處士

校禮堂文集

卷八

七

七

曰諾于大夫有命賓賢獻能走雖固陋敢不奮與上卿
歸而陳器羹定實胥拜而速之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後
升由酢而酬由獻而酢一人舉解而行旅酬二人舉解
而行無算爵以下爲上辯而交錯先賓後主先主後介
其心既恭其體匪懈歸俎奏陔成禮而退

校禮堂文集卷九

欽凌廷堪次仲撰

表 啓 檄 露布

擬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表

臣某言伏觀欽天監奏嘉慶四年四月己丑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謹奉

表恭

賀者伏以

瑞圖協紀齊覆轉於兩儀

珍籙乘時仰照臨於五緯建玉繩以交黃道次舍無愆

校禮堂文集

卷九

表

連璿極以敷紫宮躔離不忒抱重光於

太平之世輝異彩於

邛治之年喜動三辰慶生八表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伊祁在位七十載而化日呈輝軒后之壽

三百年而景星叶紀是皆德通洪化仁浹生民故能昭

神祐於彼蒼名休嘉於穹昊謹案雍正三年二月庚午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其時清海底平丹津遠遁退渾爲

鮮卑別子鼠竄遐荒吐蕃木禿髮後人烏飛空幕先零

大種誓趙充國之英聲呼衍名王畏裴敦煌之威略瑯

戈和敵伏允犂庭金甲受降欽陵徙帳又案乾隆二十

六年正月辛丑元旦三朝斯祥重觀其時既開準部復

定回疆拓區宇於烏孫化侏離爲赤子侍郎鄭吉所將

千五百人都護班超遂平三十六國射邛支之鼻靈黎

從西極而來飲月氏之頭天驥駿東風而至乃者百工

熙績

萬福攸同太史告祺司天述職三光順軌

禧延孟夏之初七曜遵塗

瑞應咸池之首稽諸上古亘千載而一逢粵至我

朝未百年而三見蓋自五老游河之歲以迄九疇出洛

之朝從未有雲物頻書

校禮堂文集

卷九

表

二

天庥累示啓

昌期於七衡六間肇

泰運於九道八行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德圓象璧

知朗同珠

麗于六宗

光被四表括地著河圖之象六合無塵渾天傳漢代之

儀

萬年有道金烏寶兔

調玉燭於西成朱鳥蒼龍

平泰階於北斗朝升夕見允宜霞縑之加色正芒寒儼
若虹條之貫書紀有冬有夏凝二氣之精華史稱諸布
諸嚴感五行之英爽黃人旦捧豈惟竝聚於奎垣碧落
晨懸匪特中含夫王字從此房庸燧燧悉化卿雲井絡
機槍都成含譽士卒則弢弓歸馬烝黎則賣劍買牛洗
兵挽銀漢之波露布上金函之

奏臣等識非甘德學昧唐都唯執管而徒窺愧爲規而

妄測尋保章氏之五物粗諧勾股開方繹考靈曜之四

校禮堂文集

卷九

表

三

遊敢述周鼎宣夜伏願

執中惟聖

行健法乾

奉蒼璧以禮

天持紺珠而照世

堯聰

舜孝備四氣於

宸躬

文治

武功念八徵於

昭代佇見獻

聖壽無疆之頌

松牖廣歌演

皇建有極之章

冀階載拜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踊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校禮堂文集

卷九

表

四

謝金樓亭博士惠鱸魚蒸餅啓

金盤玉筋曾傳何仲默之詩秋練春綿競述東廣微之
賦技誇饗子案前雪膾羣飛巧試厨娘白裏瓊糜細擣
雅製借櫻桃之色鍊玉成膏芳洲倩楊柳之穿鎔銀作
盤啓楫則思染指何須象箸輕施升筵但覺飫心想見
鸞刀縷切邁五侯於漢世嘗來飽送香杭仿十字於晉
時擘去頻傾美酒某蘆中窮士桑下餓人未遑彈鋏而
求敢望取珠以市淮濱落拓疲宜博士之羊邢上經過
冷合廣文之飯冀賜鮮於燕市恍登粉署班聯思開宴
於曲江如被紅綾寵錫千金圖報已看貯德於腎腸五

校禮堂文集

卷九

啓

五

夜靜思猶自回甘於齒頰

謝翁覃溪師贈戴氏遺書啓

南閣祭酒綜異義於五經北海司農貫羣言於六藝守
先以待後尼山之金鏡彌輝繼往而開來泗水之珠囊
倍朗巨唐孔買未改遺規炎宋邢孫猶存故步自元豐
之世三經之解盛行迨皇慶以還四子之書大著置典
章於不講後生莫識儒林競心性以相高先達皆言道
統惟

國家重熙累洽至治日臻而學校漸義摩仁真儒篤起
道該本末豈惟鄙郡之光學貫天人誠屬

聖朝之瑞遺編在笥傳之其人著書滿家壽諸斯世某

校禮堂文集

卷九

啓

六

草茅賤士粗識古今韋布少年略研訓詁未遑進履遂
傳圯上秘書更使升堂許作淹中弟子從此青燈佔畢
時尋學海之源流絳帳追隨敢忘師門之授受

熱河謝座主韓城公貽鮮荔枝啓

王叔師之體物灼灼丹皮左太冲之屬辭離離朱實餐霞有術南方習以爲常縮地無由北土致之匪易芳甘已變永元之置侯徒傳奔走維艱天寶之郵程太苦類舟車轉粟咄前人之計未工法罌益栽花羨後世之思益巧植靈根於廣器遵塗而恆事滋培護嘉種以九泥望闕而頻加灌溉三霄瑞露辭炎嶠而方垂幾樹濃雲到神京而正熟仰惟

一人敷治雖草木亦披生成是以羣策呈能卽瑣細皆關經濟某燕山執業灤水擔囊欣於下直之時寵以

校禮堂文集

卷九

啓

七

上方之賜贊維馨於

帝座宰相斂福以錫民咀至味於師門弟子分榮以穆古未作羅浮之客居然薦此虬珠何曾涪萬之遊遽得探茲鳳卵閩中玉女驟降黃扉海上仙人飛來紫禁飲清芬於今日百竅皆融廣聞見於他年寸心知感

謝山西方伯謝蘇潭先生惠朝服啓

纁裳黼黻允稱雀弁之華素韞元冠聿著羔裘之榮魯之象環章甫虞書未載其名漢之貂飾惠文周官不詳其制曰皇曰收曰昇時以遞尚而尊或縞或緇或深禮以從宜爲大荷此解推之盛誼寧忘銘佩之微忱廷堪席幅初離褐衣甫釋對都人之臺笠顧逢掖而依然羨上士之葱衡岸華陽而自若半通墨綬沾鴻濩之新輝一片青氈分鸛鷺之舊寵披仁風而耀彩裁成紅錦垂肩迎瑞日以生光鑄就黃金覆頂夫綈袍戀戀尙傳須賈多情敝袴區區猶說韓侯慎賞何況頒諸雲外如膺

校禮堂文集

卷九

啓

八

五服五章擎向庭中不啻三薰三沐昭絃綆而賁首受來禮則有加飾黼黻以章身從此被之無斁

謝座主朱石君先生贈線縐啓

齊統蜀錦遷地弗能爲良霧縠冰綃合天所以觀技漂
來箬渚羣推組織之精濯自苕溪共羨經營之密惟縐
名之可貴縐以生華更線質之爲佳柔而能韌積寸長
爲引丈俄而衣被寰中加白賁以元黃遂乃文章天下
臨風靜展如雲漢之常昭向日徐觀若波瀾之漸起詎
假鮫人之軸價值兼金恍穿龍女之梭溫宜加璧獲此
雙縐之賚何殊十穀之投某空集芙蓉時牽薜荔千尋
之絹徒存石室高懷萬里之裘恆抱香山虛願凜素絲
之罕譬自少而多秉奇服於師承既安且吉翦裁有法

校禮堂文集

卷九

啓

九

身依大匠之杼機經緯無方志守宗工之繩尺

擬王琳討陳檄文

年月朔甲子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侍中使
持節大將軍中書監安成都公王琳告江東諸將校部
曲及陳頊宗親中外蓋聞無禮則誅聖哲之明訓有賊
必討春秋之通義是以臣子有闡干之罪天乃命仗順
之人以征之君父有蒙塵之憂天乃生效忠之士以弼
之昔王莽矯造符命竊炎鼎者十七載一旦南陽諸劉
驅新市平林之兵叩關而西斗柄未移於天而要領遂
裂桓南郡席再世之餘威恣睢陸梁易晉爲楚宋武奮
三尺劍徒步大呼桑落一戰而靈寶之首忽懸於大桁

校禮堂文集

卷九

檄

十

彭澤所加智愚共識至於侯景負牛羊之力挾梟獍之
資擁狼望於黃圖壘廬山於赤縣我太尉王大都督橫
瑒戈執金鼓登壇誓眾投袂勤王指顧之間固已埋長
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此又近事之可見者也逆賊
陳霸先長城匹夫下若賤隸乘國家顛沛之際煽誘儲
表幸以偏師屬王太尉戲下供鞭策於驚駘效鳴吠於
雞狗大軍破滅逆景收復京邑王太尉俯錄小勤優加
大賞而且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俾領北府之甲兵
用作南邦之屏翰乃逆賊假虎之威方鳴得意藏諸之
毒遽思整人往者梁室中微江陵陷沒晉安未立愍懷

又薨王太尉欲報岳陽於西故納閔皇於北蓋以時丁
多難國賴長君冀交曲逆之歡圖雪會稽之恥且奉天
成於丹禁既疏紹泰於青宮反經行權未爲失策何圖
陰謀伺隙遂倡流言夜襲石頭害我元輔始則事權未
屬藉口故君繼則威福潛移甘心幼主夫袁本初議立
劉牧猶是隆準子孫曹子桓躬廢山陽竟隕赤符宗祏
五內之肺肝如見萬民之耳目難誣孰是孰非不待辨
矣明辟之復未聞委裘之卒非疾中興之宗不祀左肅
之僭旋稱試爲起魂魄於九原何以對神靈於七廟幕
府爲國親臣誼同休戚當其篡竊之初卽申捷伐之典

校禮堂文集

卷九

檄

十一

沌口之役賊之精銳鴟張蠅集幕府談笑揮之大殲醜
類生擒周文育侯安都暨周鐵虎程靈洗諸人幕府戮
鐵虎於牙前繫文育等於船下屬守者不戒脫鎖逃歸
復用爲將曾無愧赧天道好還乖氣致戾渠魁自斃骨
肉相殘陳昌陳霸先之子也而陳蒨擠諸深淵陳伯宗
陳蒨之子也而陳頊幽諸別第天嘉奸位既仿景栖太
建奪宗復同宣訓可謂鸞鸞窮奇世濟其惡者矣賊項
不思苟延視惠休生江介公然跳踉猖獗遣賊將吳明
徹率彼同惡窺我壽陽蓋吳天降凶使之自嬰斧鉞也
幕府合淮南義故借河朔勁兵與齊國開府儀同三司

尉破胡長孫洪略等犄角而前尅期並進嗚呼靡奔有
焉緣夏后之已亡胥吳秦庭值郢都之既覆然而收斟
灌斟尋之燼卒殲伯明帥子蒲子虎之師終撓夫繁區
區之志竊慕於斯加以幕府所將多荆楚奇才幽并劍
客麾之陷陣如鷹隼之擊孤狸統以登陴如手臂之捍
頭目晉軍壯士超乘搏人蜀道殘黎拔刀斫石援戈則
皎日不墜飲馬則長江立乾彼吳明徹龜鼉小豎奴僕
下材嘗犯溢城僅以身免素以涕唾鄙之草芥視之既
非若周文育侯安都之策蹠也又非若周鐵虎程靈洗
之驍悍也當彼逆焰方張黨羽用命幕府尙取之如捕

校禮堂文集

卷九

檄

十二

孤狍俘之如探雛鷄况明徹者傷弓通寇漏網餘生又
何足污寸刃煩尺箠乎夫綠圖出河天澤之位斯定丹
書授洛冠履之辨益彰故當塗箱璽諸葛氏拜表而出
師寄奴築壇韓延之投書而奔敵今古義烈咸同茲憤
伏思江東人士如淳于思明徐孝穆輩並梁朝舊臣孫
德璉任蠻奴及樊智烈兄弟亦幕府故將其餘或太清
逸老或承聖遺民城關未改鐘虡已遷風景不殊江河
或異詠商郊之麥秀賦周道之黍離安得不撫銅狄而
心傷緬金甌而泣下哉今與諸君子約有能斬送陳項
首者封萬戶侯賜絹布五萬匹有能斬送吳明徹首者

封五千戶侯賜絹布五萬匹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問科條所在誓不食言夫昆陽之虎豹犀象輻重千里非不強也郿塢之金銀錦綺積如邱山非不富也終於敗不旋踵亡可翹足何者順逆之勢不侔而仁暴之情懸絕也况東南杆軸久困誅求吳越丁男夙稱脆弱立見斷棺暴屍諸官屋社繫頸以組搗喉以矛諸君子若觀望不前躊躇無決異日函首行臺署爲逆賊豈不悲哉布告揚粵咸使聞知檄到如律令

揚州蜀岡側有五司徒廟相傳祀茅智勝等五人卽北齊書所稱密送王琳柩達于鄴者也竊謂吳明徹

校禮堂文集

卷九

檄

十三

非王琳敵也壽陽見獲天寶爲之丹心未移碧血已灑千古而下猶爲不平辛丑仲夏廷堪機棹初地金碧旣窮荒寒忽觀顧瞻樓櫓有感於中於是不揣固陋擬爲討陳檄文一首少抒忠憤以當哀誅庶幾斯遊非徒流連光景諒亦毅魄所樂聞云爾

擬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大破朱溫於清口露布
敘曰廷堪讀通鑑至楊行密清口之戰心甚快之惜當時未露布以聞也爰擬斯篇以補其闕

尚書兵部臣行密言臣聞百谷爭趨滄海則涸洞克平眾星環拱紫微則蚩尤自隕故無忌奏邯鄲之捷秦不敢遽下三川重耳建城濮之勳楚未遑輕窺九鼎祥如威鳳遇梟獍而必擒仁若騶虞見豺獾而亦噬昔漸臺僞稱黃瑞羣隗同仇郿塢搆燹赤靈諸袁致討敦狂姑孰都太尉投袂而勤王峻岷屢陽溫侍中登舟而灑泣簡編所載忠烈猶存矧夫黑稍如雲犯順而攻袍罕青

校禮堂文集

卷九

露布

十四

袍似草送死而離壽陽人神不容士卒交憤一舉全勝萬姓騰歡伏惟皇帝陛下德孚蒼昊光被黔黎主神器者三百年握乾符者十九世生知血氣莫不尊親傑傑兜離罔敢叛越粵自天寶以逮中和凡有關於悉歸夷滅軋輦封賜於嫡嗣率于磐腹於家男此泯夏而尸肆九衢巢矯虔而頭行千里李希烈蒙蕭牆之禍秦宗權被檻車之囚是知夫之所禍者淫人之所助者信逆寇朱溫黑山餘孽赤縣亂民從巨猾而鳴張瞞神都而殲突爰因畏罪自拔來歸朝廷寬彼鯨鯢之誅授以貔虎之任應圖後效用贖前愆乃不幸面洗心推誠報國輒

更磨牙吮血挾詐將疆杯酒藏姦襲沙陀以密計懸軍
假道脅魏博以凶威蠶食天平而朱宣就繫豺吞威化
而時溥自焚蓋欲翦公室之屏藩成私謀於篡奪司馬
昭之心迹行路皆知爾朱兆之強梁舉朝共見行將希
蹤泥昇接踵窮新罪崇邱山惡深溟渤爲王章之所弗
赦天鉞之所必加猶且兼并不休饕餮無厭傾其醜類
侵我版圖乾寧四年九月溫遣賊將龐師古統徐宿宋
滑之兵壁清口將趨揚州又遣賊將葛從周統兗鄆曹
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而賊溫自屯宿州以爲聲援
符永固由雍梁南下已無晉國於目中曹孟德從荆楚

西來直玩吳人於掌上妄謂三州義旅折簡可招萬里
長江投鞭可斷臣行密憑依國勢宣布王靈髮上指冠
劍將及寢駕青龍而破浪沉白馬而誓天冬十月率前
泰寧軍節度使今領武寧軍節度使臣朱瑾將兵三萬
拒賊於楚州得王征虜始克中原非劉豫州莫當大敵
徵卒徒於南北扼險而待葛榮車乘於關東憑高而
臨韓約黃頭都虞候常州刺史臣張訓以漣水之兵爲
前鋒三河年少百保鮮卑超乘挾駒未能喻其勇翹關
透札未足比其長於是壅淮上流用以灌賊效遏離而
破楚乘溢漢而攻樊十一月臣瑾率裨將侯續將五千

騎趣賊中軍臣訓踰柵而入淮水大至賊兵駭亂自相
路藉不假雲梯徑磨霜刃大呼動山嶽合戰走雷霆劉
道堅提北府偏師抽戈直進丁承淵領東興別部免胄
先登臣行密自引大軍與瑾夾攻大敗賊取斬賊將龐
師古鼓我中權賊彼上將康樂力爭洛澗果殲梁成宇
文潛出潼關竟殲寶秦蜀軍禦敵斬夏侯淵於漢川晉
將臨戎梟皇甫敷於羅落強弓競射龍胡與楊柳同穿
蕭斧頻揮頸骨與蔓菁共脆怒蛙結隊咸貫於大黃雉
虺成羣畢懸於小白桀同孟獲奚煩七縱七禽悍比陳
安不容十盪十決追奔百餘里斬首數萬級聚髑髏於

高岸淮水爲之不流閭皮肉於平原殺野爲之盡赤壽
州圍練使臣朱延壽亦擊破賊將葛從周於濠州周瑜
程普兩翼齊舉僧辨霸先分鏑竝發鳴笳使主盡盡之
尾方搖折箠輕笞噓嗚之臂忽斷方城左廣右廣俱絀
於蒙馬之胥臣曲沃上軍下軍悉撓於奉麋之攝叔臣
行密乘勝追殺及於淝水賊方半濟我兵合擊殺溺殆
盡從周僅以身免河伯效忱波濤壯其叱咤飄師率職
沙石佐其指麾轉戰而前甲乃齊夫熊耳潰圍而出羣
且奪其狼頭積雪傷膚嚴寒侵骨首皆承於槊上指可
掬於舟中齊士技窮謂鳥飛爲周幟秦人氣沮疑鶴唳

爲晉兵賊溫聞敗顛沛奔還義陽不能拒元英之眾惟棄戍而潛逃蒲阪不能拔姚平之軍但隔河而大哭金墉劉曜遇勁騎而莫支王壁高歡頓堅城而致挫騾車宵遁聞鼓角而魂徂鼠穴晝窺望旌旄而膽落不以賊遺君父逐惡有愧於鷹鷂祇將身報國家除暴敢留夫蛇豕妖氛靜掃八公之山色常新毒螫全銷六夢之遺封如舊淮沂土宇仍屬王臣吳會衣冠不污僞命椎牛江介洗兵則高挽銀河歸馬華陽犒士則大陳金帛振九州豪傑之志堅四海忠義之心斯皆聖天子之嚴恭諸將軍之武力瞻雲就日殘黎有幸而僅存沐雨櫛風

校禮堂文集

卷九

露布

上七

微臣無功之敢耀從此皇猷式廓永開魑魅之昏霾佇見國憲大伸直擣狐貍之巢窟惟願尺書特降中制載頒制其東平之藩封收其宣武之符節御丹鳳門而受賀升白獸闕而獻俘被以五刑夷其三族庶黜姦回於旣往懲跋扈於將來不勝慶快之至謹遣都押牙壽州團練副使臣柴再用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條上謹言

校禮堂文集卷十

欽凌廷堪次仲撰

頌

荀卿頌 并序

夫人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欲故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知其然也制禮以節之自少壯以至耆耄無一日不囿於禮而莫之敢越也制禮以防之自冠昏以逮飲射無一事不依乎禮而莫之敢潰也然後優柔厭佚徐以復性而至乎道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別無所謂性道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天夫舍禮而言道則空無所附舍禮而復性則茫無所從蓋禮者身心之矩則即性道之所寄焉矣時至春秋即升降襲揚之節鼎俎邊豆之數士大夫已漸不能詳言之况禮之深焉者乎降而七雄竝爭六籍皆闕而禮爲尤甚從橫捭闔之說堅白異同之辨散然而不可紀雜出而不可窮守聖人之道者孟荀二子而已孟子長於詩書七篇之中稱引甚廣至於禮經第曰嘗聞其略考其父命厥子已與士冠相違往送之門又與士昏不合蓋僅得禮之

大端焉耳若夫荀卿氏之書也所述者皆禮之逸文所推者皆禮之精意故戴氏取之以作記鄭氏據之以釋經遺編具在不可誣也夫孟氏言仁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於禮推本於禮者譬諸鳧巢之有模範焉輪梓之有繩墨焉其與聖人節性防淫之旨威儀定命之原庶幾近之然而節文器數委曲繁重循之者難則緬之者便好之者鮮則議之者眾於是乎荀氏漸細性道始麗於虛而仁爲杳渺不可知之物矣孔子之論仁曰克己復禮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二

然則荀氏之學其不戾於聖人可知也後人尊孟而抑荀無乃自放於禮法之外乎頌曰

七姓虎爭禮去其籍異學競鳴榛蕪曠闕卓哉荀卿取法後王著書蘭陵儒術以昌本禮言仁厥性乃復如范范金如繩繩木金或離范本或失繩徒手成器良工不能韓氏有言大醇小疵不學羣起厲聲詬之孟曰性善荀曰性惡折衷至聖其理非鑿善固上智惡亦下愚各成一是一是均屬大儒小夫咋舌妄分軒輊中風狂走是謂自棄史遷合傳垂之千年敬告後人毋岐視焉

漢十四經師頌 井序

易四家沛施氏雋長卿東海孟氏喜長卿琅邪梁邱氏
賀長翁東郡京氏房君明尚書三家千乘歐陽氏高子
陽魯大夏侯氏勝長公小夏侯氏建長卿詩三家魯申
公培齊韓固生燕韓太傅嬰禮二家梁大戴氏德延君
小戴氏聖次君春秋公羊傳二家東海嚴氏彭祖公子
魯顏氏安樂公孫右經師十四人其源流授受具於孟
堅漢書其訓詁著錄載諸子駿七略卽范蔚宗所云光
武中興愛好經術所立凡十四博士是也當是時赤符
之運甫隆新室之圖已謝費氏之易伏而未行左氏之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三

傳立而旋廢穀梁洎毛詩俱罷周官與古文竝省雖未
遑廣屬微學扶翼湮陞亦可謂兼收博采無所偏重者
焉夫說稻梁之美者略種植之艱慨江河之濁者昧疏
鑿之力况乎人情厭故而喜新學者數典而忘祖閱年
漸遠道術屢更爰自東髮受書以迄離蔬筮仕咸以爲
垂範者五經載道者四子洙泗既往僅傳其辭洛陽而
還始釋其義豈知騶邑言性本屬子家小戴格物亦云
傳記四始敦厚棄序說而益誣十翼精微因圖書而轉
晦孔傳是後儒僞爲魯論乃弟子雜撰舍三傳而釋春
秋置六書而談小學斯固聖學之別傳非儒林之正脈

乎間有不安於所習不溺於所聞探貞觀之璇囊啓永
徽之寶笈尋元珠於孔氏檢赤玉於賈君然而當陽之
麟史第行於江東仲眞之蚪文晚傳於河北王輔嗣之
虛誕范武子之乖迂匪當塗之攸述卽金行之別初就
令好古者闢厥荀虞研彼馬鄭搜景伯殘文綴子慎逸
簡究亦建初以後之流風而非元始以前之古則也譬
如神禹導靈源於積石人以爲九河窮始而不知有崑
崙之墟成周配后稷於先農人以爲百穀報功而不知
有厲山之子彼夫決渠荷插自詡其勞沾體塗足自神
其術者又無足深論焉矣且夫五經之初立也非惟章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四

句端門不相假借卽在經文傳習亦有異同故三歲宦
女魯詩特別於齊韓和婁盟昧公羊迴殊於左穀禮經
篇次二戴互岐卦象糾紛九師各判熹平刻石悉尚書
之今文祭酒說文皆周易之孟氏就其所存而驗之家
法如此其嚴也師承如此其重也若乃文學盛於東都
眞儒興於北海易宗費直書述杜林詩祇毛公傳惟左
氏周官引先鄭之解禮記爲小戴之注酌彼羣論訂爲
彙歸未顯立於黨庠實私行於家塾迨夫永嘉板蕩之
際舊訓靡遺大興草創之初新經聿建蓋株守之陋由
斯而破而名家之學自是亦亡行之既久南北殊尚華

樸莫齊鄭學將微正義乃出唐所立之五經已非晉所立之五經晉所置之博士又非漢所置之博士矣夫素王不作黔首多愚此是彼非無嫌竝立必執一師所垂以爲圭臬懸一氏之義用作標準則雖使西河復生未必合東魯初旨世之學者徒惜夫宋學行而兩漢之緒遂微不知鄭學行而六藝之塗始隘也今所傳者孔壁非同伏書鄭箋但取毛傳禮經兼用劉向公羊亦是何休東京所謂十四經師之說有一存焉者乎嗟夫奚斯頌魯韓詩因李善而僅留其子明夷孟易因班書而偶在物希則貴自古然矣頌曰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五

大樂云缺五經是傳五嶽鎮地五緯麗天去聖日遠攸賴後賢書芽於伏易茁自田高堂禮經浮邱詩篇春秋胡毋公羊最先師承不素漢興已然奪諸秦火厥續偉焉施君謙讓恪守冲虛不敢教授長陵徙居卒業王孫雜論石渠結髮事師取莫之如弟子知名門人獲譽承相列卿沾溉其餘蘭陵孟生獨用易顯窮極陰陽推求災變萬物茲高議宏辨輕改師法終以病免少府小心望重梁邱孝宣行祠劍墮旄頭乘輿馬驚筮有兵謀通經足用近幸有絲尊崇施雋排抑孟喜證明枕鄰各成一是甘露之中臨乃繼起士孫鄧衡世傳博士君明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六

好學占驗允長吹律易姓識緯濫觴極論巧佞諫帝旁奏法考功課諸循良宵小忌之卒爲中傷飛伏世應五行六日納甲歸魂後世有迷卜儀筮法厥制久失求禮於野火珠遺術陋者操著妄言可黜千乘歐陽代爲鉅儒爰及子陽後生競趨地餘其孫林尊其徒遞相推衍樸學不孤直哉長公爲學精熟已究洪範更說禮服俯拾青紫胥由誦讀爵登列侯仕至光祿張霍廢立陰罰豫明武皇廟議恥徇公卿受詔撰書身貴道行天子賜金時以爲榮奕奕長卿從師問故博考五經與書相附出入牽引以次章句獨抒心得無必無固議即起家

太子少傅申公受詩爲楚賓臣王戊胥靡退歸終身遠方問業至千餘人事紀青簡名達紫宸東帛加璧安車蒲輪明堂召對素志未伸轅固齊人黃生伯仲爭論湯武帝爲色動馬肝母食蔬心能中平津阿世正辭托諷太傅精悍於詩素深內外二傳博通古今齊魯異趣燕趙同欽尤長說易不厭推尋大戴彬彬曲臺弟子與沛慶普同出后氏小正明堂傳記尙爾惜哉訓釋史莫之紀別錄見遺咎在中壘小戴嶽嶽聲望特著以禮作郡挂議而去賓客爲盜其子何與史有明文孰聞引據庸夫論世鮮克平恕姬公制作炳若日星自冠迄覲篇目

未零吉凶賓嘉百代猶馨四十九篇非禮本經後人尊
信無乃徑庭嚴傳廉直不事權貴品異脂韋性成剛毅
修行先王振厲士氣天不勝人此語墮操薄彼宰相經
誼誠高苟少勉強曷足以豪公孫貧家篤學見稱睦孟
姊子具有師承質問疑誼暨嚴偕升精力匪懈歷官郡
丞冷任都路公羊勃興仰溯漢初聖塗方闢惟專一經
嗜兼六籍歷久乃遷匪伊朝夕傳易而疏注加以釋性
命肇開封畛爰畫傳道者今傳經者昔九原可作願侍
几席我思古人頌之無斁

晉梁州刺史尋陽壯侯周訪頌并序

若夫兩鸞出地之日五馬渡江之年羣盜矯虔諸州畔
換或走戟於漢沔或篝火於湘羅加以成窺玉壘之關
趙瞰金行之鼎區區江左良可寒心矣天祐中宗篤生
名傑晉南中郎將梁州刺史贈征西將軍尋陽壯侯周
訪允文允武有猷有爲居鄉失牛徵其寬博臨陣射雉
見其整暇倚士行若臂指視處仲如涕唾故能梟華軼
於彭澤殪杜曾於沱陽雖吳漢之八戰八克葛亮之七
禽七縱何以加焉晉書稱其簡兵練卒欲宣力中原夫
荆揚初奠勒曜方爭當此之時東以祖逖爲輔車西與

張寔爲掎角耀軍司豫則李矩郭默之勢聯傳檄幽并
則邵續劉琨之氣壯使其尚存或處之西藩或居於北
府固可開復京都指揮河洛必非陶侃之敎戍自守庾
亮之輕舉挑釁者比也晉書又稱聞王敦有不臣之志
訪恆切齒敦雖懷逆謀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夫蠹目久
露狼抗已成所畏者惟訪故兼領要害專已之柄別遺
重寶慰彼之心至於譙王出鎮鄩之以爲灰塵郗公在
邊眇焉曾不帶芥使其無恙或外統旌節或內秉鈞軸
固可制其死命折其兇鋒亦非甘卓之狐疑兩端戴淵
之烏合一戰者比也惜乎上將僅享下壽遂使快憤破

車握璽於赤縣老驥伏櫪稱戈於紫宮時無英雄名成
豎子可勝歎哉夫蜀星隕營未終伐魏之事吳妖生鏡
徒存襲許之謀今古誼士皆同此慨周侯資憤何獨不
然讀史有懷遂爲之頌其辭曰

猗猗周侯領茲梁州惟茲雍梁竝治襄陽襄陽巨防南
北之鎗南蔽江淮北控宛洛塵昏鐘簴有志重開禽會
賦軼未盡其才陶侃杖鉞雖平杜牧因其成資曷足稱
豪逆敦滔天猖狂犯順既克石頭擁兵不覲魄協蒙禍
周戴見收司徒首施天子殷憂使侯尚存爲國心膂制
此兇豎無異狐鼠忠勇之氣遺厥後昆孟威抗節實侯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九

之孫

越海祥風頌 并序

蓋聞泰階既平則卿雲見天戈將洗則膏雨沛是皆
一人秉德誕膺

昊貺羣工熙績宣布

皇威昔軒轅得六相而星輝赤野伊祁舉四岳而圖溢
翠川故範敘休徵已上應于國而易稱餘慶亦遞衍
于家載籍所述不可誣也嘉慶四年冬

天子將綏靖東南

命戶部左侍郎儀徵阮公出撫浙

江次年政康吏肅歲和民安宵柝不驚晝侯無警以書
諭其友寧國府教授凌廷堪曰夏間神風助順安南夷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十

匪溺死四五百人俘獲千人竝獲其大統兵進祿侯一
名磔于市從此海疆日就寧靜又捐造大船三十隻大
礮數百門以備不虞偉矣哉屏翳仗威飛廉散千箕伯
建赤常陽侯執鼓鼓麾馮夷爲兩拒鞭天吳使前驅白
羽一揮而渠魁而縛蒼戮再礪而鯨鯢授首雖雪牙金
目力逾九象繡額雕題勇邁三虎不免歐刀之誅終見
長纓之繫加以慮患未形綢繆先事千艘雲布驚濤恬
若衽席萬櫓雷動高岸屹如金湯謹案周官保章氏以
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又禮斗威儀曰王政平則祥風
至江海不揚洪波然則茲風蓋祥風也實惟

天子之至德有以致之亦惟公之偉略足以當之然公不日克詰戎兵而曰神風助順者何歟良以神之所感者誠也

天之所助者順也蓋公不自有其功而歸功

天子云爾且夫風之德也以不鳴條爲美以能散物爲功吹噓八方調和萬彙書所稱曰聖時風若是也今乃鼓橐籥轉洪鈞爲

聖天子推姦宄于重淵殪蠻夷于渤海此何異文學之士著作之材經史以爲韜鈴禮義以爲干櫓入則對敷巖廊出則折衝尊俎者邪昭陽大淵獻之歲四月丙戌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十一

爲太公湘圃先生七秩誕辰而公亦於是歲正月丙戌四十初度重釐疊臻諸福來會猗歟盛哉枚叔馬卿能文章而疏于經術康成子慎通經術而拙于文章諸葛優于治國而將略非其所長英衛嫺于用兵而經務非其所習近代如王文成樹績雖逮事嚴親韓襄毅奏勳雖正當壯歲然或講學僅與宋儒爭勝匪漢人篤實之遺或論材僅與武夫矜能鮮文士雍容之度惟公以碩學酬知以英年受任趨鯉庭而展策握虎節而承歡用能曠代無儔依古罕麗雖百世而下千里而遙聞其風者猶興企慕况竝時而生親爲其友者乎抑又聞之

古之善政者盡人而合乎

天成民而致力於神公既邀

天寵荷神庥益思答

聖主之勤勞慰斯民之仰望閭閻至眾何以遂其生燧燧永消何以善其後水懦弱而易翫何以協剛柔之中人至察則無徒何以盡張弛之道則異日贊黃扉升紫禁柔遠能邇謨明弼諧胥於茲風始之矣夫木連理下瑞也退之尚作頌以美渾瑊練塘復常政也退叔尚作頌以稱韋損矧茲祥風洋洋表海輔翼我國家捍禦我黔黎譬之圭璋瓊豆之光化爲斧鉞旌旄之用鋪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十二

張揚厲曷容已焉廷堪與公少敦昆弟之交長愧雲泥之隔不辭固陋竊附退之遐叔之後爲越海祥風頌一首馳上榮戟少侑尊疊至於摩崖紀伐葦石勒銘典冊高文敢俟君子頌曰

維越之東巨海環之物豐民蕃財賦所資炎微纖醜孽牙於茲

帝命重臣俾往撫綏重臣維何陳爾望族三十登壇貌如冠玉春霖同甘秋霜比肅短狐騰逃長蛇踰伏越民熙熙如登春臺選雋拔尤幕府宏開履屐之間各盡其才大法小康祥風乃來維茲祥風冷然而善及其夷兇

過於雷電鼓我士卒中流力戰迅掃煙塵山川清晏當
其起時萬竅怒號賊檣林立盡覆洪濤指揮如意生繫
其豪維公之功會稽爭高出詠東山以宣

帝德入賦南陔以供子職奉觴上壽邦人矜式求忠於
孝光我

王國從律不姦好謀而成干戈既戢倉箱亦盈卻穀敦
詩荀卿議兵從來智勇恆出儒生煦物者仁撓物者義
作善降祥知風之自瑞應有圖靈徵有志我願海隅祥
風廣被

麥飯頌并序

瀕海之民皆食大麥唯富商大賈始食稻焉余家貧恆
以麥飯供膳客有見而鄙之者謹案周禮食醫凡會膳
之宜屬宜麥月令孟仲季春之月天子皆食麥與羊然
則麥於九穀固不卑於稻也何鄙之有余既資以養生
而又取其益氣調中焉乃爲之頌曰

不耕食游惰子飫膏粱益增恥共歲寒我與爾甘粗糲
眞英雄余鄙夫惟固窮賴爾飽頌爾功

水仙花頌 并序

若夫江妃漢女本傳記之寓言湘君洛神亦文章之托
諷華琚瑤佩形容想見其人翠羽金支恍惚如逢其狀
溯遺聞於古籍祗作空談錫嘉號於名花遂成實事斯
花也栽培灌溉雅宜白玉壺中位置安排合在烏皮几
上陳思北沚君骨如仙宋玉東牆臣心似水擬以三秋
之菊得其淡而失其清衡諸九畹之蘭有其芳而無其
豔自甘冰雪寧鳳幄而含香不受塵埃負魚波而弄影
黃心錯落依稀鎖粉金鈿綠葉紛披仿佛牽蘿翠袖霞
外孤行冉冉憑誰取水葳蕤之稱月中微步珊瑚令
人起仙乎仙乎之歎頌曰
金爲之心玉爲之質金如其清玉如其密白貴无咎黃
裳元吉夫惟君子與之儔匹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十五

瑞桃頌 并序

凡接花木者皆於次年作蕊此其常也嘉慶癸亥正月
大兄手接絳桃一株迨老母生辰遂放四花色穠態腴
盛開彌月且結實焉人皆異之以爲瑞桃乃作頌曰
上壽百年氣純固者則過之荀爽起韋布九十日而登
台司草木亦然其理匪奇錫嘉名曰瑞桃侍蘭陔而怡
怡

校禮堂文集卷十

受業海州喬紹傳岩林校

校禮堂文集

卷十

頌

十六

校禮堂文集卷十一

歛凌廷堪次仲撰

贊一

漢左馮翊滕撫贊 并序

單衣截平，朔血龍騰，西鐘侯者十九人而赤紐爰弛，冀嗣乘氏，號山陽君，齟齬一笑，一使埋其輪，無何烝烝者衣則黃爾，林林者帝則黑爾，錢鏐爲劉戮，茅蒲易以組兒，揚徐簪牙，髣髴如蜩矣，叔輔秉璋，鐵資三公，揚于廷，握符出伐，爲漢召方羣，蟻當焉，若毛燭于大燧，賸沃以沸羹，一戰再戰而東南底平，方諸雄緄尚璇允。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一

贊一

曰翹其英，伯始如鉤，黜庸于旂而不能過其爽，世聲於戲，隼克裂翟，女斬其食，盧克醢欣女，弗讎其直，章用失其所視，咎繇所陳，悖矣，繇是鵠義采頤，駿髦膺身而維京，炎鼎遂冪于大小方之中，贊曰：

烈烈滕君，漢之元戎，允文允武，如熊如熊，殺敵致果，老而不封，恩澤裂土，詎曰至公，女謁錫田，詎曰大中，無賞無罰，羣策莫從，雖有韓白，何以奏功，誰生厲階，天下中庸抑茲干城，謀國未忠，干載而後，仰其英風。

後漢三儒贊

韓退之後，漢三賢贊爲王充，王符，仲長統，作也。約漢史而成文本，蔚宗而立說，蓋亦如小司馬述史記之贊而已。無他深義也。三子者，范氏以其出處相類，彙爲一傳，論後固已贊之。退之既非闡揚，又鮮斷制，雖不作可也。若夫許君，叔重，服君子，慎鄭君，康成，皆東京之冠冕，洵儒林之翹秀，或長於小學，或精於春秋，其大者則功在六經，學通七緯，彬彬乎郁乎，傳姬公之舊典，衍尼山之陸緒，方之論衡之篇，潛夫昌言之述，殆不可同年而語矣。代傳其書，罔敢畔越，隋唐以來，王輔嗣之周易，梅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一

贊一

二

仲真之古文，杜元凱之左傳，稍起而好之，至於聲音文字，未之或改也。自宋以降，異說爭鳴，劉原父之小傳，方與王介甫之字說，復出，延及南渡，厭故喜新，變本加厲，過佚之指，擊之不遺餘力，而漢學遂廢焉。是不可以不贊也。於是仿之爲後漢三儒贊辭曰：

汝南祭酒，強識博聞，專門訓故，遂撰說文五百四十類，別部分六書，肇始具有條貫，象事象形，其理可案，形聲相益，實居太半。自宋以來，論日謬悠，舛陋不察，唯意是求，穿鑿附會，嗜知所由，爰歷既亡，凡將亦佚小學一綫，賴此有述爾雅之下，未見其匹。

服虔子慎榮陽勝流變易姓名從崔公游受業太學尤明春秋鄭兼羣經擬注左氏間君言論賞其相似舉而授之訓解爰起當陽編纂僅行江東河洛學者非君莫從唐撰正義始用見攻逮於中葉實生匡助傳且不信何有於注願蒐逸文以糾厥誤

康成鉅儒舉世所宗括囊大典如日再中詔書下徵爲漢司農祔則五廟郊則六天易書既注毛詩復箋語其粹精禮十七篇昔王子雍著論難之挾晉外家未遂厥私煌煌學官百世不移歲在辰巳夢感素王黃巾數萬羅拜道旁俗士詆譏於公奚傷

陶靖節畫像贊

并序

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作之難蓋見幾之難也沈約稱陶靖節以宋高祖主業漸隆不復肯仕後人耳食信爲固然不核諸簡編不證諸時事第羨其入山之深寧悟其見幾之早心竊陋焉考靖節乙巳歲由建威參軍爲彭澤令恥折腰以事吏爰解組以歸田是時實安帝返正之後義熙改元之始彼宋祖者方秉天鉞以夷僞楚提神器而還弱晉皇輿重造金運再開苟略其本東觀其外跡雖郁鑒之討王敦溫嶠之剪蘇峻衡其功烈未之或過此正勇夫奮身之

秋忠臣效節之日非若劉藩旣誅跋扈之形已著宋臺旣建禪代之勢已成也夫陳子公之籌略莫測新莽於未然荀文若之英材亦信曹武於伊始而靖節獨以靜妙之心燭姦宄之膽褻裳去之惟恐不速諒非明哲能若是乎意其春醪乍熟秋鞠旋滋聞奏慕容氏之捷獻姚秦之俘當必卧北牕以笑之觀韓延之之出奔諸葛長民之被害當必倚東籬以弔之羣雄之力方屈一士之齒獨冷世徒稱其詠荊軻以寄慨書甲子以見意斯蓋前史之美談而非高賢之深識也知人論世良不易哉今餅師之室日者之肆賣漿之家村夫子之塾莫不

畫其像而懸諸壁過者咸曰是晉之詩人也是宋之處士也烏覩其爲見幾之哲乎乃爲之贊曰

遐哉陶君澄懷淵靜坐照幾先如鑑取影德輿孤媚睥睨晉鼎舉國皆醉惟君獨醒英英藏璞曖曖含光拂衣彭澤歸耕柴桑三徑之內十畝之旁卑視魏晉高卧羲皇不求甚解時還讀書不嫌人境可以結廬與物浮沉與時卷舒窮新伎備奚足澆余與艾而進寧慕而退臧獲穆之何有謝晦匡阜嗟我長江汪濊桃源仙人庶幾同輩飽則賦詩饑則乞食太山秋毫無分吟域屠沽所棲牧豎所息畫君之像嬉戲君側泥於迹者謂之逸民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一

贊一

五

涉其淺者謂之達人夫惟明哲足以保身千載而下罕有等倫

十六國名臣序贊

夫世運有升降人材之盛衰係焉人材有盛衰功名之廣狹分焉伊周鴻勳方稷契則有間管晏遺軌例莘渭則又殊矧狗脚闢干繩聲聞位乎所以君子觀鳳儀之代爲聖哲慶其遺蹟龍戰之編爲智勇哀其遇也白金行不競天地板蕩離石興淳維之胄宕渠起廩君之裔巴氏綰璽於劒閣天子執戟於平陽晉之方鎮各據要害王彭祖虎步薊郊劉越石鷹揚并域司馬保觀望隴右李世迥艱虞河上苟晞守倉垣之固曹疑保青州之險未幾苻雅薊伐摧陷蕩夷若洪流之沃燼疾風之振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一

贊一

六

朽惟河西張氏尙奉建興之號遺左慕容猶稟江東之命然而九州之六威析圭於襄國三分有二盡僭僭於武鄉固曰天未厭亂民不思順抑亦趙之謀臣猛士之力焉迨至季龍奄終棘奴跋扈步搖自和龍而南下草付由枋頭而西返由是競長於函谷東西爭雄於太行左右荷永固懷匡時之志王景略振經世之才興立學校勸課農桑驅策八荒牢籠六合遂乃燕飛於紫宮鳳巢於阿閣張天錫望旌旄而銜璧劉衡辰聞羽檄而受吏鼓建於晉之泰始已南踰於襄樊比盛於魏之景初更西平六巴蜀非夫駕馭英傑登崇俊良安能所當無

勅敵所至無堅城拓土不逾時破都不淹暑哉無何違
厥南伐泥水控師冠軍叛於洛陽已失三晉龍驤奔於
馬牧又生一秦魚羊食人蛇豕塞路徒河之緒方衍秋
道之長復興貽身後之謀而克平涼叩囊底之智而攻
長子羣材効力亮有可觀若夫中山既降燕分爲二姑
臧爰拔涼裂爲三乞伏氏桀驁於苑川赫連氏恣睢於
統萬或地纔數郡或年逾一紀而乃假息偏隅偷名竊
號使貪使詐均盡所長在後之秉筆者或斥之爲僭盜
或指之爲割據史失其官佚而莫考事乖其正削而不
書而不知當時桀犬吠非其主跼客忠於所事許謨定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一

贊一

七

策效死捐軀揆之開疆辟地之庸致命遂志之理洵無
忝焉間覽晉書撰於唐代西朝所歷僅武惠懷愍四帝
南渡所守但荆揚交廣四州其諸臣立傳乃至七十卷
之多而劉石苻姚之載記張軌李嵩之列傳所附書者
惟陳長宏張孟孫等十餘人而已豈非揚之則騰九天
抑之則入九淵乎至於隋書經籍志所載史通正史篇
所述如和包漢趙之紀常璩蜀李之書范亨燕書高閭
燕志之等段龜龍涼記劉昉涼書之屬以及裴景仁之
所撰杜惠明之所注崔鴻之所輯蕭方等之所纂皆已
不傳而伯起分國君實編年方之晉書又爲簡略是知

諸臣行事湮沒而不彰者固已多矣且夫尼父之作春
秋亦書荆楚左氏之撰國語不遺吳越地雖居於僻陋
事無妨於闡揚况所據者先王之區宇所役者中原之
黎獻其迭爲驅除互相吞噬戰勝之略攻取之規衡之
永和之敗姚襄俘李勢義熙之平廣固拔長安桓幼子
白鹿之捷朱伯兒黃虎之師殆有過之計其盛者百有
餘年語其大者十有六國而北魏東晉之外若遼西之
段氏鄴之冉氏上黨之慕容氏仇池之楊氏張掖之段
氏龍城之高氏成都之譙氏皆不數焉嗚呼其亦生民
之不幸也已昔袁彥伯爲三國名臣序贊辭采瑰麗爰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一

贊一

八

擬其體論次諸人而各繫之以贊於成得二人焉曰丞
相西山侯范長生尚書令閻式於劉氏之趙得二人焉
曰御史大夫陳元達大司徒錄尚書事游于遠於石氏
之趙得二人焉曰大執法濮陽景侯張賓中書令徐光
於前燕得一人焉曰太尉侍中皇甫眞於苻氏之秦得
一人焉曰丞相清河武侯王猛於張氏之涼得一人焉
曰衛將軍福祿伯謝艾於後燕得一人焉曰散騎常侍
高湖於南燕得一人焉曰左光祿大夫潘聰於呂氏之
涼得一人焉曰太常楊穎於姚氏之秦得一人焉曰尚
書僕射清河忠成侯尹緯於乞伏氏之秦得一人焉曰

吏部尚書翟璜於禿髮氏之涼得一人焉曰左司馬趙振於沮渠氏之涼得二人焉曰中書侍郎張穆高昌太守隗仁於李氏之涼得一人焉曰武衛將軍軍諮祭酒宋繇於馮氏之燕得一人焉曰尚書左僕射永寧公張興於夏得一人焉曰都官尚書冠軍將軍河陽侯王買德典午失御釁生八王元海一呼中區遂亡二趙三秦四燕五涼成翦益土夏城朔方騏驎之材熊羆之士附翼奮飛攀鱗崛起搏擊九州蹴踏千里功著太常事書右史偉哉范賢寄跡涪陵青城方保素興竟升爲成心暫作蜀股肱岷山峯嶺江水奔騰乃積乃倉亦賓亦友

于主提劍從軍定都襄國趙基始構澤及斯人美歸我后襟懷愈虛聲望愈懋凜凜朝端峙出其右徐令剛方洞明機務勢不能屈威不能懼高侯失律金墉難固羣工怯懦大事將去出之詔獄界之寵任定計帷幄深契厥心西陽接刃劉曜成擒右侯而後此其嗣音山有擎獸人不敢越國有重臣鄰不敢伐巍巍楚季鄴中黃髮秦人窺伺陰謀暫歇智窮呂護明察慕與清儉寡慾飲酒石餘不愛珍貨唯擁圖書太原桓王推崇豈虛景略瑰奇高卧華山偶謁桓公拂衣而還聿惟豹變終觀龍顏明良投合開濟人寰因利乘便山河宰割齊之夷吾

彰輝白雀佐命驅走雷霆廢橋扼要秦雍以寧生極端
右死饗廟廷竹帛著錄金石垂銘翟生專閫受命率師
軻殫退沮奮劍責之再戰平川意外出奇齊視邊芮俯
接秘宜邊隅鹿走遐方虎戰豪俊待時英雄觀變卓哉
趙生廣武之彥捷步廉川以才自見邈矣張公經史連
屋玉蘊深山荃芳空谷置諸廊廟榮以章服沮渠賢輔
敦煌巨族落落喬松不畏霜雪英英良璧不畏磨涅烈
哉隗卿涅河喋血城破身陷乃見高節祭酒懿親托體
武昭白駒產廐赤氣互霄追蹤西平恭順晉朝嘉猷是
贊寵冠羣僚永寧懷寶效績昌黎手握重兵出討萬泥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一

贊一

十一

克敵制勝智與勇齊耀茲貔虎取彼鯨鯢嶽嶽軍師明
變達權擇木而棲作弼赫連聚米堂上借箸筵前規取
全秦若運掌然青泥進屯咸陽震動德輿老賊爲卿所
弄雖遁弱息竟失士取指揮如意公瑾伯仲凡此雋髦
咸能樹立民無定居日不暇給求之甚殷需之孔急使
當全盛載維載繫未遑俎豆但遂干戈散則見小聚則
見多流連簡編三復摩挲播之聲詩用代鼓歌

十六國名臣補贊 并序

廷堪少時作十六國名臣序贊共二十人但取諸異姓
之彥宗賢不與焉迄今思之慕容氏之太原桓王恪苻
氏之陽平哀公融建樹表表當時鮮儔究不可以不贊
也乃補爲之贊曰

太原純忠受寄烈祖建熙委裘惟王作輔下不能欺鄰
不敢侮桓溫雄傑亦憚其武手不釋卷有勇知方野王
旣拔遂克洛陽臨終薦賢力舉吳王崔浩有言燕之霍
光

雍雍陽平國之楨幹下筆成章人比王粲永固圖晉寢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一

贊一

十二

不暇旦知止不殆公每苦諫淝水之戰天不祚秦桓桓
上將馬蹶隕身國殤毅魄化爲青磷百世而後想見其
人

校禮堂文集卷十二

歛凌廷堪次仲撰

贊二

李鄴侯贊 并序

夫抗志江湖者率蟬蛻於軒冕希心鐘鼎者恆豹變於珪爵故墨翟之突每苦不黔許由之瓢猶厭其擾設使彼此易地則不能相爲矣李鄴侯當唐室顛沛之際料燕薊之寇於掌上及舊京奠安之時置帶礪之勳於身外其在山林也見國家不安則爲宰輔以救之其在廊廟也觀疆場不靖則爲將帥以綏之骨肉至難處也傷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一

父子不睦則委曲以調之堂陞至難乎也閔君臣不和則慷慨以護之忽而王臣之蹇則與夔龍爲儔忽而幽人之貞則與麋鹿爲伍視傾危之國如坦塗視猜忌之君如平交殆所謂至人游戲不可方物者歟夫張子房赤松遺榮不復再與世事陶通明青山論道未聞更挂朝籍維茲鄴侯其出處語嘿之奇仕止久速之妙三代而下無其人焉乃爲之贊曰

肅之草創白衣山人代之姑息紫禁上賓德之猜忌黃扉老臣汾陽之郭西平之李再造唐室功無與比唯公保全唯公驅使既爲英雄又爲聖賢既得富貴又得神

仙維嶽降神公其有焉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二

金行慶宮功臣贊并序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追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冬十月乙卯朔詔圖畫功臣於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曰遼智烈王杲曰金源忠毅王撒改曰遼忠烈王宗幹曰秦桓忠王宗翰曰宋桓肅王宗望曰梁忠烈王宗弼曰金源忠毅王習不失曰金源郡王幹魯曰金源貞憲王希尹曰金源莊義王婁室曰楚威敏王宗雄曰魯莊襄王閻母曰金源武襄王銀木可曰隋剛憲公阿离合滿曰金源郡王完顏忠曰豫國公昱曰金源莊襄王撒离喝曰充英敏公劉彥宗曰莊翼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三

特進幹魯古曰齊簡懿公韓企先曰威敏特進習室凡二十一人炳哉麟哉昔西京翊運元功之臣二九南宮應讖中興之將四七漢則有麒麟繪形唐則有凌煙貌像大氏異姓爲多宗賢蓋彰至於懿親鷹揚同氣豹變心焉以數槩乎未聞金源氏崛起東方奄有中夏其持節專征之彥則絹素昭垂其橫槊酣戰之雄則丹青輝映他族惟充齊二國自餘皆完顏一家而太祖天屬居其半焉豈天苞獨畀於綠川而王氣遂鍾於紫塞乎夫慕容濟濟竝出燕朝拓跋莘莘咸生魏世然基開元璽西鄰已懷觀鯢治極太和南邦尚稽臣服茲乃父子兄

弟戮力同心六師載塗遼之五京瓦解兩軍分道宋之九廟灰飛上下千古罕有倫焉詩曰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其收國天輔之謂歟是故靖康李伯紀決背城之策建炎呂頤浩進航海之謀乃兵力方接而大梁告陷舟車甫戒而臨安失守戰既速亡避亦無地故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宗翰宏遠坐照事幾謂宋盟難恃宋罪可討談笑南驚傾其京都史稱其內能謀國外能謀敵豈不信哉當夫天會載旆采八其阻議以先事陝右略定五路然後順流次第規取江淮老謀深慮成算在握使太宗采用其言東南殆哉宗望治軍燕山首請伐宋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四

意在先圖無滋後患故藥師來歸虛實盡悉董才繼至險阻備知用是兩河唾手二帝屈膝蓋謀定而後發非僥倖以成功也雖韓彭輔劉英衛佐李方之於茲未足多讓宗弼以沉毅之才當艱鉅之任力折和議獨主用兵旄鉞所指前無堅陣命完顏昂走岳飛於京東遣王伯龍敗韓世忠於淮北故能再取汴京臣妾杭宋夫天眷之初政出朋黨撻懶通於內秦檜誘於外冀得劉豫之故過用作康王之分土向非梁王深識燭其姦謀則河南之地非金有矣婁室勇出天授攻戰若神耀兵龍朔而天祚被俘移師麟府而折氏歸命張浚治兵興元

擁眾來犯富平一戰無遺鏃之費折箠之勞而宋之士
馬掃地盡矣雖欲不和豈可得乎魯開六世相遼一朝
回面固云賢者避地良禽擇木究之報韓博浪遠愧張
良殉漢平陵終慚翟義跡其轉餉給軍運籌料敵肅祇
謝晦庶幾流亞雖大節可議亦一代之能臣也韓公浮
沉耶律名位不顯一邁英辟立操政柄觀其入見恭陵
便加驚異曰朕曠昔嘗夢此人可知明良際會非偶然
矣歷相兩朝損益百代遂使傅巖形求復見後世嗚呼
盛哉夫宋以積弱之邦當勃興之國不思守信以固圉
乃欲借和以伺釁貽書邊境潛相招煽銜壁軍門皆所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五

自取若夫南渡納幣北面稱臣宗社僅存殘疆倖保蓋
由崎嶇兵間灼見情勢知強弱之不敵故委曲而圖存
苟非明略能及此乎論者不察猥以和爲失計斯皆利
害不關於心紀載未經於目挾彼兔園矜其雞壤何足
責哉何足責哉偶讀金史輒有所懷乃於諸臣各爲之
贊熟於古今成敗者或有取焉

果本名糾也太祖同母弟領都元帥追封遼王

諡智烈配享太祖廟廷

遼王桓桓天資英傑武元同產勇冠當代拔幟先登有
進無退遼兵聞風不戰而潰天會伐宋留居京師領都

元帥坐以指麾左右兩軍分道南馳宗翰宗望皆其偏
裨

撤改景祖之孫宗翰父也追封燕國王改贈金

源郡王諡忠毅配享太祖廟廷

忠毅近屬景祖家孫命爲國相諸部咸尊誅鋤強梗攻
下鈍恩肇基王迹既智且敦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海陵父也進太師

封梁宋國王監修國史海陵篡立追諡睿明

皇帝廟號德宗海陵廢削帝號封遼王諡忠

烈配享太祖廟廷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六

宗幹庶長王氣所鍾治朔正服興學明農文習掌故武
能折衝入朝不拜佐理時雍

宗翰本名粘沒喝景祖曾孫左副元帥兼都元

帥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追封周

宋國王改贈秦王諡桓忠配享太祖廟廷

宗翰公忠胸懷六奇謂宋巨信大舉伐之統旅雲中西

道出師取彼汴京俯若拾遺擒張孝純克太原府遷其

重器俘其國主制勝在謀克敵曰武內外咸宜爲國貌

虎

宗望本名幹商不太祖第二子右副元帥封魏

王進許晉國王加贈太師遼燕國王改封宋
王諡桓肅配享太宗廟廷

宗望龍種英略無雙宋割三鎮乃受其降及彼反覆始
殄宋邦遺嗣遠竄遂阻長江平仲健兒如掇蠶蠶李綱
儒生如刈草芥軍若泰山當之輒敗宗子維城無俾城
壞

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太師左丞相兼侍

中監脩國史領三省事初封瀋王進封越國

王定封梁王諡忠烈配享太宗廟廷

於鑠宗弼勞苦功高襲宋入海不憚風濤平地千騎大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七

江萬艘張韓劉岳望旗遁逃撻懶通宋誅之勿宥宋再
請降表稱臣媾畫淮爲界慎固封守東西南朔莫不稽
首

習不失昭祖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

公進封金源郡王諡忠毅配享太祖廟廷

忠毅良材能左右射馬中九矢氣不少下出河之役取
威定霸收國改元長依車駕

幹魯景祖次子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追封

鄭國王配享太祖廟廷

矯矯幹魯完顏宗英薄伐高麗對築九城渤海侮遼乘

時弄兵指顧遼夷長驅東京

希尹本名谷神金內族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

儀同三司封陳王追封豫王例降金源郡王

諡貞憲

偉哉貞憲名實相稱女直大字乃其所定獨將八騎一
日三勝平遼伐宋功垂史乘

婁室金內族贈太子太師泰寧軍節度使兼侍

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莘王例改金源

郡王諡莊義配享太宗廟廷

糾糾婁室天下健者作鎮黃龍立功白馬轉戰而前連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八

城屢下生擒遼帝勳在宗社宋人窺伺力疾督兵獨將
右翼戰於富平大破張浚風鶴皆驚關陝之地卒莫敢
爭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追封太師齊國公

加秦漢國王例降太傅金源郡王定封楚王

諡威敏配享太祖廟廷

宗雄始生風骨非常世祖鍾愛佩以干將材武躡捷射
遠挽強伐遼力戰萬夫之望

闡母太祖之弟元帥左都監追封吳國王改封

譚王定封魯王諡壯襄配享太祖廟廷

闡母能軍屢著奇捷革車攻城高出于堞克遼西京敵
人震懾平宋奏功畫目三接

銀木可金內族燕京留守保大軍節度使中書

令封蜀王例改金源郡王諡武襄配享太宗

廟廷改配太祖廟廷

武襄將才出使遼國歸言遼人離心離德決計伐遼一
舉而得戰勝攻取追奔逐北後從宗翰圍守太原宋軍
大出先後來援連戰破摧克壯西藩奕奕大勳焜耀金
源

阿离合德景祖之子追封隋國王例降爲公贈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九

開府儀同三司諡剛憲配享太祖廟廷

阿离合德聰明辨給幼在行間歷奏勳級祖宗舊事素
所講習片言析疑眾皆弗及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金內族太子太師保大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追封金源郡王配享太祖

廟廷

金源沉毅太祖深許嘗過其家憑肩而語遼雖大國其
實可取力贊宸衷決策齊舉

昱本名蒲家奴景祖之孫大司空豫國公配享

太祖廟廷

豫國敢戰其鋒無前規畫泰州萬家屯田襲擊逃叛至
鐵呂川被創十一殪敵八千

撤离喝亦名杲安帝六代孫世祖養以爲子封

應國公河中尹行臺左丞相追封金源郡王

諡莊襄配享太宗廟廷

莊襄疏屬世祖養子陝西既定詔書褒美海陵之時正
言忤旨惜哉干城含冤汴水

劉彥宗字魯開宛平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知樞密院兼侍中追封鄭王定封充國

公諡英敏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十

充公相家耶律世臣太祖器遇奉贊委身伐宋十策次
第敷陳佐軍轉輸智慮絕人從容進言隨事裨益蕭何
入關唯取圖籍遼宗入汴但載金石二帥俯從民被其
澤

幹魯古一作阿魯古金內族贈特進諡莊翼配

享太祖廟廷

莊翼有勇國之幹臣蒞蔡乘勝度阿里真進焚顯州驍
果軼倫拔城克邑遂徙其民

韓企先燕京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

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右丞相封濮王例降齊

國公諡簡懿配享太宗廟廷

齊國碩學博通古今迴翔遼朝仕進浮沉風雲邂逅輔弼大金贊助機密平章禁林疇昔之年太宗入夢議禮制度往往得中因革損益咸取折衷密謀顯諫邦家榮棟

習室一作習失金內族贈特進諡威敏

習室內助功授世官駕鸞灤上襲走契丹鎮撫懷孟四境以安衍慶圖形後勁壯觀

此文作於乾降辛丑歲時伏處草野未見新譯金史故人名尚從其舊頃於京師借書校之諸本亦多有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十一

異同遂不復追改也廷堪記

盧少梗贊并序

盧少梗之騷賦蓋屈宋之嫡子馬揚之遺音盛漢而後千有餘年無此作矣班張崔蔡且不能過况魏晉六朝唐宋五季乎夫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徒以地處卑微身遭幽繫皮傳耳食之流遂與草茅譚藝極稱詩者何有何無視同一例常熟薛氏輯文在長洲沈氏選別裁皆屏而不錄良可怪歎且夫蘭茝章章不以蕭艾過其芳也瑾瑜英英不以砒砒掩其光也其人云遙其文斯在迄今觀之就令投諸水火夷于藩溷終當出九泉升三霄蒸為商雲發為震霆也贊曰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十二

蒼精黃英融結實難既生騷人其力已殫大雅中微眞宰上訴更歷千年始克再聚當其聚也地負海涵萬靈瞰室降爲盧梅挾彼奇氣孕茲文章奴崔僕蔡兄馬弟揚幽感鬼神生捕蛟螭西京以來誰能及之幽鞠放招如星在天惜毀夢洲如珠在淵弇州夸士震川小儒以方先生龍之於豬唐勒駢乘景差扶輪不知何日復有斯人

蕉園易贊

得暑蒸人汝能抗之舞塵汚衣汝能障之飛蠅營營汝
能逐之餓蟲嗷嗷汝能撲之長夏讀書晝夜與處物微
功鉅誰忍棄汝秋風若起謹藏篋間用厥勞苦報之安
閒譬如元勳以侯就國來歲逢時再勤汝職

校禮堂文集卷十二

受業滿洲吉昌

校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二

贊二

十三

校禮堂文集卷十三

欽凌廷堪次仲撰

箴 銘

學齋二箴 并序

乾隆乙巳歲余在京師寓居天津牛次原齋中學爲制
舉之文明年將以應京兆試時余年已二十有九矣夫
制舉之業學者結髮從事皓首而不能博甲乙第者比
比然也矧余以幾壯之年而爲童蒙之求悔老大之將
及慮聰明之已殫非躁心乘之虞其不速成卽怠氣中
之虞其不獲成也於是作學齋二箴以自勉兼以勉次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箴 一

原焉

適萬里之塗者必自跬步起樹千尋之木者必自由槃
始迢迢者徑豈頃刻所勝邪翹翹者材豈頃刻所培邪
夫趨而赴之其氣先竭振而長之其本先撥女胡不鑒
於斯而亟亟從事爲

右躁箴

守吾志而弗衰雖山可移奮吾力而弗捐雖鐵可穿人
以爲退也我以爲進人以爲疑也我以爲信置莫邪而
不動將奈腐草何棄繁弱而不用將奈魯縞何勉乎勉
乎慎毋爲自厓之返乎

右怠箴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箴 二

秦東門銘 并序

海州南四里胸山上有雙峯如削俗呼馬耳峯志地者咸以是爲秦東門之遺址案史記秦始皇帝本紀三十五年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漢書地理志胸縣屬東海郡秦屬薛郡太平寰宇記古盧王城在海州胸山縣西九里卽漢胸縣以諸書考之所謂秦東門者蓋信而有徵焉當立石時秦并六國方十年取天下以力得聖人之威盛矣哉前十年滅齊遷齊王建於共又前二年滅楚以其地置楚郡又前二年灌大梁滅魏殺魏王假又前一年滅燕拔薊又前二年克邯鄲滅趙虜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三

趙王遷又前一年滅韓以其地置潁川郡六王之寶貨悉輦於咸陽九州之地圖皆上於丞相於是東封泰山西巡隴右北之碣石南浮衡湘作阿房之宮除雲陽之道雜燒先王之詩書以愚黔首聚銷海內之鋒鋌以弱赤縣以禹貢之五服爲不足法而欲遠開之以職方之九畿爲不足憑而欲斥大之其志可謂荒矣其心可謂侈矣顧乃爲門於東海之濱立石於胸山之上亙千古者僅傳其一表四極者尙闕其三其義未聞厥故安在蓋謂臨洮之境未暨於流沙華陽之封未逾於黑水九原上郡控朔漠者未滅匈奴百粵閩中扼炎荒者未夷

甌越雖五嶺之戍險不可踰萬里之墉堅不可拔然而未迄義和之所入是驪次更有遺天未盡章亥之所窮是坤維匪無餘地也將蓄其願以俟異日歟抑引其緒以待後人歟皆未可知也豈知日馭再周天命已迄宮車晚出山鬼聞鮑魚之腥妖蜃晝遺海神迎祖龍之駕鹿馬變於永巷鴻鵠呼於大澤望夷之血方喋軼道之頸旋繫函谷自若羣雄交關於山東武關依然眞人歟翔於灞上悲夫地甫定其犬牙基遂棄夫鶉首剛極則折堅極則缺有由然矣且夫金闕啓於降王玉璽歸於庶姓泗水之鼎已沒洪波嶧山之碑已焚野火而雙石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四

之時東門之名閱千年而不改昔者熊豹遁逃今者狐狸叫號昔者列辟震盪今者羣豎偃仰是可慨也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有云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又云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茲之所惑亦猶是焉乾隆戊戌歲余游其地憑眺遺址徘徊故墟其迴天倒日之榮拔山超海之勢至今猶想見云向使赤帝不興素靈不死徐市之船可至盧生之藥可成必盡收馮夷天吳以爲臣妾改蓬萊方丈以爲郡縣豈第秦東門而已哉爰爲之銘其辭曰

胸嶺巖巖海波渾渾有石卓立曰秦東門俯蟠地軸仰

極天根歷千百載厥蹟尚存維彼始皇氣吞宇宙烹滅
侯王若豺逐獸六合作宮九寓爲固不師往古取世大
詬邦畿千里前王所營國門十二譏而不征分土列爵
重拱觀成奈何恃力以海爲程當其建時雷電揮霍五
丁齊驅百靈具作遺黎凋敝疲氓孱弱匪役鬼神疇歟
斧鑿虎視八極民沒無聞區區片石曾何足云苔蘚溜
雨藤蘿抉雲後有過者視此銘文

奇泉銘

蘆石山在海州東南六十里所謂東蘆也山麓之庵曰
中庵庵側有泉焉巨石覆其上中分爲二其右者澄澈
如鏡其左者濁不見物石下之水往來固相通也明萬
厯中知州事王同名之曰奇泉大書而刻之石庵之道
士爲予言嘗驗以瓦礫塵垢不潔之物投諸右少頃悉
汰而歸諸左投諸左則止而不遷試之果然夫朱墨變
於相近聖狂由於所習此蓋謂中庸之材凡民之量耳
若是泉者其性本潔其體本虛雖日與至濁者居而不
易其初也雖卒與至濁者遇而不改其度也豈非受之

於天者深而植之於本者固乎丈夫處世亦當如此泉
矣乃爲之銘曰

素絲無恆元黃易施中材涉世習俗易移卓哉此泉潔
清自持海濫寂寥識者伊誰磨而不磷渾而不緇此理
至平乃謂之奇在山已然出山可知後有志士庶幾鑒
茲

天池銘 并序

板浦東南一里而近有天池焉其圓如槃其澄如鑑約徑百步厥周三之瀕海之地類多斥鹵茲池之性獨秉甘冽鹽肅未啓樹雨偶愆婦子羣焉往汲閭閻賴以獲濟池上則葦荻瑟瑟邱墟累累境居荒原雖無佳勝時屆寒食亦有野芳上冢者寓錢焚於涸涔翦紙覆以枯塊門風遠揚沿岸相續烏鵲浴之而不厭馬牛飲之而不辭語其器量則千頃之陂衡其功用則九里之潤蒼涼寂寥又何損焉銘曰

驕陽燦野弗之滅暴雨溢川弗之溢瀕海之泉味多鹹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七

澤及生民何湛湛今我作銘爲世範

方直儀銘 并序

方直儀見梅氏塹堵測量卽所謂句股立方錐也儀凡五面以銳角爲圓心其斜平面有黃道弧諸綫又有相應之赤道弧諸綫其平面有赤道弧諸綫又有相應之黃道弧諸綫其立面有大距弧諸綫又有相對之黃赤距緯弧諸綫其斜立面有黃赤距緯弧諸綫又有相對之大距弧諸綫面各具四句股形而比例皆等其一面爲方直形則儀之底也蓋會通授時弧矢割圓法而入於西法者前此所未有也陳而觀之八綫三角可以不煩言而解乃依其式取堅楮製焉銘曰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八

授時求矢用三乘方圓三徑一得數不詳遠西八綫算生於量君子善善取彼所長宣城知天會通厥義彼起二分此起二至探頤抉微中西無異後有萬年偉哉斯器

立三角儀銘 并序

立三角儀者方直儀之餘度也方直儀起二至立三角儀起二分通授時於西法矣方直儀凡五面立三角儀僅四面爲鼈臙形亦以堅楮爲之斜面爲黃道弧平面爲赤道弧立面爲距緯弧外立面則黃赤二切綫也合二儀成一象限而正弧之理備焉戴氏句股割圓記名之曰次緯儀蓋欲易經弧爲緯弧耳非於梅氏之外別有新義也銘曰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九

寸楮巧奪三才思之思之鬼神畢來歐邏之學通於邢

臺

紙渾儀銘 并序

余學推步苦於無師且縣象之理至蹟非器不能明也讀書偶有所悟輒取紙以意爲之陳諸几案七政運行之故亦可稍得其端倪他日匍匐渾儀之側則以此爲筌蹄可矣銘曰

洛下范銅用以測天刻楮效之亦象大圓錯出四環貫樞兩極左旋右旋大略可得子午側立地平平安黃道赤道斜倚其間古人有言左圖右史唯此推步非器何恃大僅數寸凡席足儲導蒙啓悟以佐讀書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十

壽星硯銘

角亢之次是名壽星龍尾四寸良工鑊形或云老人東井之側子孫取多輝映南極贈者伊誰瑤甫汪君發篋視之上有慶雲我持此硯歸遺老母文字吉祥以介眉壽

小欽硯銘

并序

子自受書卽得是硯長游南北恆以自隨至于領鄉薦成進士皆其力也乾隆癸丑銘而藏之銘曰
試京兆中副車試于鄉登賢書試禮部聞傳臚幼至壯唯汝俱功既成什襲儲銘厥背同璠璣

書篋銘 并序

書篋長尺有二寸高五寸廣五寸有奇木質外冒以皮
余家故物也自出遊以來南浮吳越西適楚北走燕趙
鄭衛之郊凡風塵之所蒸鬱雨雪之所匱薄未嘗與之
一日離也夫人情習於久則自深紐於近則益密是故
雖甚朴陋而彌覺其可親也雖甚剗敝而彌覺其可珍
也昔浮屠氏三宿桑下尚生愛慕况十餘年之遠乎今
余歸矣不忍再困之以舟楫之勞車馬之役也乃銘之
曰

己亥之春余薄游乎江濱唯子是隨兮閱十有五年跋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十三

山涉川曾莫子之離兮昔藉堆盤不厭冷官曰余將歸
兮擁書南窗視膳北堂常與子相依兮

擊蒙書室雜銘十五首 并序

兄孫兆淵年甫十齡嘉慶三年二月至寧國學舍乃葺
書室命之誦讀於中名曰擊蒙用王氏擊去童蒙以發
其昧之義也爰取室中諸物各爲之銘以示焉

讀書燈銘

挹菽膏然卉心其光煒然能照古今

筆牀銘

中書休沐小憩其上數寸之地聊供偃仰

墨匣銘

斲木爲之其光如漆是曰龍賓之室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十四

鎮紙銘

其體端方其性凝重風氣轉移不爲之動

水盂銘

一勺之水足以容楮墨得之生蛟龍

研朱硯銘

南山石何粼粼賴彼一寸丹磨此潔白身

黏孟銘

來牟之精藏之弗竭楮先生著書汝補其闕

錐銘

器雖利守以靜請處囊莫露穎

錫儀銘

錫於五金其質不堅範之爲儀藉以談天方諸刻楮差爲勝焉

琴銘

三弦仲呂大舜黃鐘燕樂之合非正宮

笛銘

今之笛製非古其孔六其聲五間以二變可應律呂

尺銘

橫黍縱黍說如聚訟曷若屏空言但取能適用

珠算器銘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十五

古算以籌今算以珠其器雖異其理不殊譬之史籀後乃有程邈書

酒尊銘

一升爵三升觶受之大小存乎器

釋禮硯銘

黑而津正而固用汝釋禮經不用汝作辭賦

杞菊軒銘

并序

夫鳳鳥翔千仞離離之鳴自盛鷦鷯寄一枝生生之理亦足何則分貴賤之等者觀乎外齊小大之致者循乎內就令物之相物未妨損之又損延堪百里之才既乏四方之遊已倦思補晨葩之什屢發夕葵之慨成進士後投牒吏部乞一教官以養母乾隆甲寅選得寧國府教授次年三月挾書籠以之任奉版輿而怡志學署荒僻宛若村舍居城市之偏枕岡阜之側僅古樹十餘本破屋八九間而已中堂牖下老梅詰屈陰可蔽牛梅之西則叢桂也春秋作花香色異狀承北堂之歡寄南窗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三

銘

十六

之傲卽饒粥不繼致足樂也東偏小齋三楹約廣十笏頗有梧竹階除蕭然安几以便誦讀設榻以待偃仰籬根庭隅雜時卉木莖葉間有可食者因楊其相曰杞菊軒蓋取陸魯望之賦以名之也嘗讀甫里先生集見其有田可畊有廬可棲或擊鮮招之而不屑或造門訪之而不見尙於閉戶著書之餘起忍飢誦經之歎矧夫地鮮置錫室類懸磬青瓊自擁茶巾告痛高軒憎冷而弗過肥馬畏貧而輒避以昔準今屠沽兒酒食豈易得耶雖然忝爲丈夫生當

盛世利澤不克施於人名聲不克昭於時徒竊升斗之

祿爲甘旨之計拾老圃之棄作腐儒之餐警雁鷺之謀
稻粱鼠雀之偷倉廩晚食逍遙飯飽捫腹亦已逾分矣
顧猶不足乎人第笑其枝葉老硬氣味苦澀而不知爲
固精神延壽命之物也乃爲之銘曰
廣文之居大不盈畝鸞鳳詎棲麋鹿可友何須折腰獲
此五斗畦無秋菰園無春韭言樹杞菊茅齋前後二月
苗肥摘以供母五月葉麤烹以佐酒忍飢誦經此外何
有以卑自安以貧自守潔白在躬延年益壽

瘞鴨銘 并序

鴨死不忍食使人瘞之戲作瘞鴨銘辭曰

昔李萬江牧馬北以輕肥魏道武制官取其迅速聲喧
夜半平淮蔡於唐家飯裹軍中破高齊於陳代篆薰蘭
蕙嘉名久擅博山醅發蒲桃倩色新分漢水圓吭唼喋
最愛能言短足拍浮更欣善鬪凡此簡編之內美不勝
收若置鼎俎之間理原未允於是買來市上祇需百十
青蚨放向灘頭留伴一雙白鳥王孫金彈詎來碧草池
塘處士竹弓不到綠楊洲渚身無文采羞近鴛鴦意在
稻粱偶隨鴻雁春波接岸青萍一道衝開秋雨平湖紅

夢數枝睡折每於翰音隊裏循南浦以歸來無何杜宇
聲邊逐西風而化去遂使陸家欄內頓減幽懷杜老階
前啼增佳興煙波江上落霞寂寂長天蒲稗溪旁零露
蕭蕭野水多時參養忍能竟付庖丁一旦淪亡自可埋
之敝簾雖情同瘞鶴饒有華陽真逸之風設欺似放魚
保無鄭國校人之弊嗚呼野賓已去李德裕既詩悼失
援緒白不存顏延之亦賦傳死馬聊因抔土用作短銘
銘曰奪諸湯鑊以與蚍蜉人腹蟲腹何恩何讎南畝之
上禾黍油油荷插築土樂哉斯邱

校禮堂文集卷十四

欽凌廷堪次仲撰

考辨

周官鄉射五物考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鄉射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闔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

校禮堂文集卷十四 考

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強生異義不知頌即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是頌與容本無區別也至于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經文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服庶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禮一篇載在禮經並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服綈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

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氏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

校禮堂文集卷十四 考

次射而下以已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劉原父七經小傳不用舊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如是也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之以證經乎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者謂鄉

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卽如此記中厭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于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尙何升降之有哉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足致疑

也然則主皮之射考諸經而經合考諸傳而傳合矣彼說鄉射五物者不於鄉射禮求之無怪其乖隔鮮通而多紛紛之論也

詩楚茨考

小雅楚茨凡六章言王朝卿大夫之祭禮也首章言黍稷爲酒食之用遂及正祭之妥侑也二章言牲牢爲鼎俎之用遂及祔祭之饗報也三章言饋尸于堂之禮也四章言尸啇主人之禮也五章言既祭而徹也六章言既徹而燕也以少牢饋食禮考之有同有異少牢所言蓋侯國卿大夫之祭禮也如第一章云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案少牢上篇尸入十一飯所謂食也卒食酌獻尸所謂酒也陰厭在尸未入之前所謂享祀也尸入升庭祝與主人皆拜妥尸所謂妥也尸七飯後告

飽祝侑尸入飯後告飽主人侑所謂侑也第二章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案少牢上篇司馬剝羊司士擊豕所謂剝也熟牲體于殯爨所謂亨也升牲體于鼎所謂肆也載牲體于俎所謂將也皆言正祭之禮也第三章云執爨踏踏案少牢下篇乃執尸俎蓋因饋尸而溫之故前旣云亨此復云執爨也又云爲俎孔碩案少牢下篇饋尸之禮凡十二俎唯尸侑主人主婦四羊俎爲正俎其餘八俎皆以殯人所執二俎益送往還其禮繁多故云孔碩也又云君婦莫莫爲豆孔庶案少牢下篇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

尸脩主人主婦皆左之此非正獻之豆皆庶羞之豆故云孔庶也又云爲賓爲客獻酬交錯饋尸之禮不獨助祭者爲賓客卽尸脩亦賓客也案少牢下篇主人主婦上賓獻尸脩主人獻長賓以下皆獻也主人酬尸酬賓及旅酬無算爵皆酬也又云萬壽攸酢案少牢下篇主人主婦上賓受尸酢主人自酢于長賓皆酢也皆言饋尸之禮也第五章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蓋正祭告利成之禮案少牢上篇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故云徂位致告也又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案少牢上篇尸謾主人降立于阼階

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此正祭之尸謾也下篇尸出脩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此饋尸之尸出也以上皆與少牢饋食禮同者第三章又云或燔或炙炙者肝也謂從俎也案特牲禮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燔從少牢下篇不饋尸之禮主人初獻賓羞肝主婦亞獻次賓羞牢燔蓋燔炙皆有若上大夫正祭則有肝無燔饋尸則有燔無肝也第五章又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案特牲禮饗畢宗婦徹祝豆遷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少牢下篇不饋尸之禮祭畢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注皆以爲禮殺若上大夫饋尸之

禮則但云有司徹不云婦人徹也又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案特牲禮尸謾徹庶羞設于西序下其畢祝命徹昨俎豆遷設于東序下注皆以爲將燕少牢下篇不饋尸之禮歸尸俎後徹昨薦俎注引特牲禮爲證蓋亦將燕也若上大夫饋尸之禮但云主人退不云徹而燕也又少牢無牛而詩云絜爾牛羊少牢無祊祭而詩云祝祭于祊少牢無樂而詩云鐘鼓既戒又云鼓鐘送尸又云樂具入奏以上皆與少牢饋食禮異者至于少牢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詩

中如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又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亦多與嘏辭合也王朝卿大夫之祭禮篇亡不可考楚茨與少牢饋食禮異者或卽其遺制歟王深寧但云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而不知其中有王朝侯國之不同也

氣盈朔虛辨

歲實者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合朔者月離白道一周歷朔望晦復追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故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而分四時者各不相蒙以恆氣而論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方謂之春自夏至秋自秋至冬莫不皆然非三合朔爲一時也古聖人因節氣過宮民不易曉姑借合朔一周爲一月合朔十二周爲一年良以生明生魄舉頭即見取其便於授時非謂合朔十

校禮堂文集

卷十四

辨

七

一日則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月之盈虧不預歲時寒暑寓之歷間可也其論最爲明晰近西法正如此唯用中氣過宮小有不同故亦無閏月也夫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氣盈者此十一日弱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少十一日弱朔虛者亦此十一日弱也非如蔡九峯書傳所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謂之氣盈少五日有奇謂之朔虛也術家以一月三十日爲常數兩節氣三十日有餘也其有餘者爲氣盈一合朔三十日不足也其不足者爲朔虛此便於步算則爾儒者說經

校禮堂文集

卷十四

辨

八

當直指其所以然苟僅襲術家之說貿貿焉書諸簡冊則氣盈朔虛幾爲神奇不可測之事學者何由而明閏月之所以然乎試因蔡氏之說以平朔恆氣約計之假如甲年甲子日子正合朔亦甲子日子正冬至是爲十一月初一日甲子冬至則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戊午較甲年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少五日有奇此朔虛也冬至當爲己巳較甲年冬至甲子日多五日有奇此氣盈也戊午爲初一日則冬至己巳爲十二日較甲年冬至合朔同日者相差十一日也至丙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壬子冬至當爲甲戌壬子爲初一日則冬至甲戌

爲二十三日平朔小餘積三年多一日至丁年十一月初一日當爲丁未冬至當爲己卯丁未爲初一日大建晦日爲丙子小建晦日爲乙亥則冬至己卯必在次月故取此月之前無中氣之月爲閏月則丁未朔爲十月初一日而冬至仍在十一月矣此自然之理不但非神奇竝非勉強也夫甲年合朔冬至同此甲子日則乙年戊午合朔少蓋己巳冬至多五日皆以甲子日起算猶可云此年甲子至彼年甲子共三百六十日也至于丙年壬子合朔少五日則與戊午日相較甲戌冬至多五日則與己巳日相較合朔冬至竝不同日安得云三

校禮堂文集

卷十四

辨

九

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乎然則三百六十日者干支之六周而已惟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始爲一歲之常數也知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爲兩事知干支六周非一歲之常數則氣盈朔虛自不煩言而解而閏月之所以然已思過半矣

正蒙七政隨天左旋辨

蔡氏書集傳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本於張橫渠正蒙正蒙之言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極取此說書集傳二典三謨本朱子所定故其說如此其實不然也往時讀之以爲前儒所論必有至理而寒暑發斂之故由其說而推之百思不得其解遂疑天道果難明也後讀步算家之書乃知天左旋日月五星與恆星皆右旋左旋之天以赤

校禮堂文集

卷十四

辨

十

道爲中間以南北二極爲樞紐一日左旋一周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以黃極爲樞紐日在其上右旋一日平行一度弱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春分又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而爲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秋分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爲冬至矣此一歲寒暑發斂之故其理本不難明月五星與恆星其右旋也亦然月五星之右旋朔望合伏之故

也恆星之右旋歲差之故也然後知左旋之說橫渠之臆說耳如使天左旋而日月亦左旋不識所謂日左旋者循黃道而行乎抑循赤道而行乎使其循赤道而行則右旋而東者亦可言左旋而西如是則終古如春秋分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使其循黃道而行則日一日左旋一周必至朝爲冬至左旋至午退而爲秋分又左旋至暮退而爲夏至參差晷景顛倒四序不可依據矣夫日行天上列宿爲日所掩不可得見而月則其最著者也月有交道之出入有兩交左旋之退度有黃道內外之陰陽律則月之行不但不循赤道并不循黃道而

別有一道交於黃道矣月既不循赤道而別有一道使其果左旋一日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也則一夜之中月必循其本道徧歷半周天之列宿而何以祗此右旋十三度之宿爲月所離也夫右旋之度本由黃道左旋之度則由赤道斜直之勢不同經緯之行亦異中宵靜觀歷歷可案少識縣象者無不知之不謂橫渠乃爾鹵莽也儒者動云窮理窮理者固如是耶明史歷志洪武十年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術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

謂格物致知者乎可見知之者不能罔也毛大可世稱專攻宋儒者而左旋之誤獨從蔡氏此蓋出於不知耳若宣城梅氏之論左旋也天之東升西沒自是赤道七曜之東移於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平面之行與斜面之轉終成疑義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旋之虛理哉固已洞見其非矣而復云朱子之言不可易者特屈於宋儒而迴護之而已夫不知者習於其非知之者迴護其非是右旋之理不得明於天下而經生家終無以知天道運行之故矣宋書天文志引劉向難夏歷列宿日月皆西行之謬是其論久紂於

前代何橫渠之說入人之深牢不可破也余自恨向者惑於是說如墮雲團中久之始得其塗因知世之昧所從入而畢生茫如者多矣嗟乎讀書所以增長智慧也孰知乃自塞其智慧哉故書此以告同志毋似余幾墮雲團中而不出也

校禮堂文集卷十五

欽凌廷堪次仲撰

解 釋

周官九拜解

大祝九拜

周禮作

鄭注賈疏而後釋周官者多語焉而

不詳而振動之拜尤多臆說陳用之禮書有拜儀上下

二篇細案之亦無確見今據禮經爲之疏通而證明之

一曰稽

周禮作

首此臣於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

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觀禮凡臣與君行禮皆降階再拜

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五

解

而未拜卽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卽於堂上拜者禮

又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

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僨郊勞歸饗饌使

者卿餼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

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

厭特牲嗣舉與皆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

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

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

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

頓首於趙宣子則小君於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

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竝壹拜再拜無九

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

首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

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答臣之拜也鄭康成曰

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凡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

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

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

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

而周禮疏又云卽尙書拜手稽首則誤矣何也尙書臣

之於君如皐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於穆天

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卽稽首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五

解

二

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卽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

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

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撻及

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貽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

之弔撻貽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

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

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

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甚明

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

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

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即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闕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唯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然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者尙與經未合也七曰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即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答一拜者即空首之奇拜也唯稽首皆再

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答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空首皆非也八曰褻拜凡再拜謂之褻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即頓首之褻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答再拜者即空首之褻拜也鄭大夫曰褻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褻拜附稽首皆非也九曰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昏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伏

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即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即男子之凶事拜也使拜即男子之褻拜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唯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卻至三肅使者而退即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拜褻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近人如顧寧人毛大可闕百詩惠仲孺江慎修諸君於九拜皆有論著均未能得其要領而闕氏至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見

邱劭記荅萬公擇則尤謬案飲酒之禮凡拜必坐奠爵書蓋本宋項氏說然後拜既拜之後始執爵與則古之拜非今之揖明矣肅拜婦人之拜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揖同揖士昏禮婦見姑姑與拜贊禮婦與拜是婦人之拜不坐如今之揖即肅拜也軍禮亦用此拜然則古之肅拜非今之拱手明矣考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厭賓鄭氏注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闕氏不深於禮故有此誤竝爲附辨於末云

周官九祭解

大祝九祭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之說以爲皆飲食之祭善矣惜其猶雜徵傳記未能悉依禮經也爰取舊注之善者從之餘則以經爲主下以己意俟後之學者擇焉一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卽授祭士虞作墮祭注今授祭注周禮曰既祭則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祝命授祭尸執觶右取菹擗亦作播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祭鉶嘗之告旨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特牲小異餘大率同也特牲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五

解

五

少牢饋食禮尸入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此說非也案士虞祝拜妥尸此西面拜也與少牢同拜畢就南面位命墮祭特牲命授祭亦南面則少牢墮祭亦當命之士虞特牲云命祭少牢云南面互見也大夫威儀多不宜殺于士矣此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爲首二曰衍祭謂祭酒也詩小雅伐木醴酒有衍遵豆有踐毛傳衍美貌祭酒畢禮盛者必啐之而告旨說文曰旨美也與衍同訓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醢尸注醢猶衍也是知衍祭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酒鄉射燕禮

大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獲者獻釋獲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酬酒以及舉觶勝爵爲旅酬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酬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執爵于豆間祭之又祭醴亦啐之祭鉶亦嘗之而告旨則祭醴祭鉶當附於衍祭也三曰炮祭謂祭豆遵也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案遵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擗祭或振祭遵實爲棗脩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取醢黃兼祭于豆祭此祭遵也豆遵同祭故謂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五

解

六

之兼祭不償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獻尸有司徹主人獻侑受尸酢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主人不償尸之禮主婦獻祝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皆豆遵同祭經或云兼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後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則主人獻尸之禮也四曰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案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即徧字擗于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

稷辯反于右手與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與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上鉶以相辯擣之上鉶之間祭此祭鉶也鉶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祭也至于少牢墮祭尸取韭菹辯擣于三豆祭于豆間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五曰振祭六曰擣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

春舉幹舉骼土虞作肱舉肩皆振祭擣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擣之前此上佐食舉牢肺正者以授尸當亦振祭擣之經不云者文不具也此皆祭俎不擣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擣于俎鹽振祭擣之此則擣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擣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于上臠長尺有二寸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肺擣于醢而祭于豆間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擣者省文也若邊實是糗脩之屬不可擣則必取菹擣于醢兼取邊實祭之又為兼祭矣賈疏引特牲少牢按祭以明不食則

不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間此方是擣祭若按祭所云則命祭中祭則周祭中之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縹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縹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鄭康成曰絕祭縹祭亦本同禮多者縹之略者絕則祭之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與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縹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縹右絕末以祭尚左

手齊之與加于俎注以弗縹為縹然鄭司農亦引此以為縹祭之證疏云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縹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縹必兼絕絕不得兼縹是以此經云縹兼言絕也又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臣在君前故不為縹祭然則有司徹大夫禮非在君前何以亦不縹祭也張稷若曰弗縹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縹也大夫以上乃縹士則否經文言弗縹以賓固士也說與鄭賈異如張氏所言則禮經無縹祭矣九曰共祭鄭康成曰共猶授也謂授祭也案燕禮主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于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墮祭皆佐

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償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與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共祭也有司徹主婦致爵于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皆如尸禮張忠甫疑其字是共字之誤非也前尸祭邊是兼祭若祭鉶祭酒則不授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鉶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若夫命祭杜子春以爲祭有所主命鄭康成又以爲王藻之君命衍祭鄭司農以

旅酬下爲上解
鄉射禮旅酬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鄭氏此注卽中庸旅酬下爲上之確解也考旅酬之禮惟飲酒始有之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爵此一定之節次也雖祭畢之飲酒亦然獻酒用爵燕禮大爲主人則用觥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人酬酒用觥唯主人酬賓而已至於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皆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也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五 解 十
獻酒賤者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於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蓋獻酢酬所以申敬旅酬無算爵所以爲歡也如鄉飲酒旅酬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此卽一人所舉之解疏云前主人酬賓奠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 昨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觥遂拜執觥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解不洗賓解東南面授主人主人昨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解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此賓酬主人也又云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此主人酬介也又云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

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眾受
酬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辨卒受者以
解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此介酬眾賓眾賓又以少
長為次序相酬也鄉射旅酬同唯無介賓酬主人後則
主人酬大夫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又司正升自
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與鄉飲酒某子受酬
異又云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亦較鄉飲
酒為詳蓋賓尊于主人主人尊于介鄉射則介尊于眾
賓是以尊酬卑也鄉飲酒義云少長以齒者如酬眾賓
則先酬其最長者最長酬其次長者以次而及最少雖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五

解

十一

以少長為先後亦是以尊酬卑也長尊于少今以長者
燕禮公為賓舉旅行酬坐取大夫所勝解興以酬賓
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
解若再拜執解興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
首公坐奠解若再拜執解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
解洗經又曰公有命反升酌膳解下拜凡旅酬賓主之
禮故公卒解然後賓解以授主人此公酬賓是君臣小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若再拜此公酬賓也又云賓以旅
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
解拜執解興大夫若拜賓坐祭立飲卒解不拜經又曰

也則降升實散方壺之酒為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
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此
賓酬大夫諸大夫兼三卿又以爵之尊卑為次序相酬
也為卿為大夫舉旅行酬皆于西階上如初為士舉旅
行酬亦如初大夫卒受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亦以士
之尊卑為次序也大射旅酬大略相同大射興以酬賓
西階降尊以就卑也蓋公尊于賓賓尊于卿大夫
賓則尊于卿矣卿大夫尊于士以公酬賓以賓酬卿以
卿酬大夫以大夫酬士亦是以尊酬卑也此皆飲酒正
禮之旅酬也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之解奠于薦北豆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五

解

十一

之左賓取之奠于薦南蓮豆之右也賓位西階前
人獻長兄弟眾兄弟內兄弟畢至長兄弟眾賓長加爵
及嗣舉奠後兄弟弟子始于阼階前北面舉解于長兄
弟如主人酬賓儀此解蓋兄弟弟子先奠于薦南長兄
西面則南為此二解皆旅酬之發端也於是賓取主人
酬賓之解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解
拜長兄弟若拜賓立卒解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
受解賓北面若拜揖復位此賓酬長兄弟也又云長兄
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解酌
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若拜揖復位

厭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此長兄弟酬眾賓
眾賓又酬眾兄弟各以尊卑少長爲次序而相酬也長
兄弟又取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蓋
賓尊于眾賓長兄弟尊于眾兄弟交錯以辯亦是以尊
酬卑也有司徹旅酬則賓三獻後使二人舉觶于尸侑
侑奠解于右不舉尸舉一觶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
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
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此
尸酬主人也有司徹是祭畢值尸之禮又云主人以酬
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荅拜不祭立
校禮堂文集卷十五 解 十三

酬下爲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弟子今本
誤作之子唯孔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
有事爲榮也蓋旅酬唯獻者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
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
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
解于其長爲下爲上也儻至無算則神惠均于在庭凡
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爲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
事爲榮非謂舉觶爲有事也孔氏正義不知引鄉射注
博考禮經疏通證明但因文而妄爲之說至中庸章句
因舊注復增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二語而
校禮堂文集卷十五 解 十四

鄭義益晦自是數百年來踵譌襲謬不啻郵書燕說無
有能辨正者矣

父卒則爲母齊衰三年解

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兼所生母而言者也何以知之喪服經傳當封建之世合尊尊親親而制者漢以後封建既廢儒者不識尊尊之義故於此經多失其旨案齊衰期年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此言適母也父在則其服齊衰期年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傳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此言大夫之庶子不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大功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五

解

十五

九月總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言庶子爲後者爲其所生母也父在則其服總麻三月傳於父在適母謂之私尊所生母謂之私親皆厭於至尊不得伸其私所謂尊尊之義也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此言諸侯之庶子不爲後者父卒亦爲所生母大功九月是父雖卒猶爲嗣君所厭不得伸故傳以爲先君餘尊亦尊尊之義也若爲後之庶子父卒爲母並得伸其齊衰三年也或謂經傳無所

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齊衰三年章又云繼

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又云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夫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尙爲之三年而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蓋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適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罕通其意唯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總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

校禮堂文集

卷十五

解

十六

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於慈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之差父卒則皆得伸齊衰三年也鄭氏此注直可補經後人熟視無覩遂使聖經賢傳千年來幾淪長夜良由尊尊之義不明故也禮意精深原不易曉而後世反道亂常之論顯悖天經地義又皆陋儒說春秋者啓之尤不可以不講考春秋隱公二年經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左氏無傳杜預則以爲桓公之母此夫人三傳皆不知爲何

人又僖公八年經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滕范甯注穀梁引劉向說則以爲成風此夫人三傳亦皆不知爲何人又宣公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左傳經作嬴氏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熊氏又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左傳經作敬嬴公羊穀梁二傳經皆作頃熊此夫人傳者姓與諡皆互異又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姬氏薨左穀經皆作姬氏公羊經則作弋氏又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左穀經皆作定姒公羊經則作定弋此夫人傳者姓氏則互異又昭公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

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何休注公羊以爲襄公嫡夫人後儒據左氏則以爲敬歸之姊此夫人說者嫡庶則互異人尚不知爲何人姓諡嫡庶且互異傳者說者之是邪非邪吾烏從而辨之唯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說者皆以爲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請得而論焉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又書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賻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傳王使榮叔來舍且賻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名伯穀梁士勛據徐邈公羊穀梁皆以舍與賻兼之爲非餘無異本當作召伯詞九年經又書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榱繫成風于

僖公之下者正公羊母以子貴之義也說見劉原父許春秋權衡君五經異義從左氏公羊之說以爲禮也鄭君駁之雖兼用穀梁而其服間注亦引春秋之義以證之蓋三傳本無甚異同也春秋經文既無譏辭傳者又以爲禮胡安國乃云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此論不知出何經傳周公制禮凡妾子皆謂之母孔子作春秋於其薨也大書曰夫人某氏薨於其葬也大書之曰葬我小君某是春秋與禮經合也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子告宰我之辭也試思母者尚言嫡母乎抑兼言所生母乎孟子曰無以妾爲妻

齊桓命諸侯之辭也試思戒諸侯無以妾爲妻者又何嘗戒庶子無以妾爲母乎胡安國卽不能知禮與春秋豈論語孟子亦不能知乎說春秋者啖趙而下妄人固多未有如安國之甚者憑陋腹以爲理其罪乃至上通於天宜其見黜於聖王之世也

廷堪爲此義通禮經于春秋竊謂得聖人微旨而稽之儒說鄭康成劉原父二君而外罕有同者遂不敢自信後讀鄭人萬氏斯大儀禮商父卒爲母三年又讀元和惠氏士奇春秋說僖公成風之榱竝同鄙見

特豚鄉飲酒鄉射燕大射之牲狗士虞特牲之牲不既
夕小牢有司徹之牲羊豕公食大夫之牲牛羊豕凡牛
羊有腸胃無膚豕有膚無腸胃少儀曰君子不食園腴凡牲皆用
右體進腠變禮則用左體進祇凡腊之體同牲

儀禮釋牲下篇

在鼎謂之升在俎謂之載士冠之鼎合左右胖離肺士

昏之鼎合左右胖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士昏三鼎其

公食大夫之鼎牛羊豕各一鼎牛羊腸胃共一鼎豕膚

一鼎公食下大夫七鼎其二鼎則魚腊士喪之鼎四鬯

去蹄兩肺脊肺此即豚解小飯食一鼎大飯食兩月

夕大遘食五鼎羊豕各左士虞之鼎左肩臂肫肺脊

脊離肺肫祭三肺祭一特牲之鼎豕右胖十一體士虞

皆三鼎其二少牢之鼎羊豕右胖各一鼎豕膚一鼎羊

之皆皆不升少牢五鄉飲酒鄉射賓俎脊脅肩肺主人

俎脊脅臂肺遵俎脊脅肫肺見賈氏疏遵鄉飲酒介俎

脊脅肫肺賈疏大夫俎卑于賓主人尊于介若有一

肫則介用肫故肫肺鄉射獲者之俎折脊脅肫肺肫字

兩見或曰肫字衍鄉射獲者之俎折脊脅肫肺肫字

大射肫肫不注引鄉射獲者之俎折脊脅肫肺皆有祭注

射記證之亦無肫字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肫肺肫字

獲者也祭燕禮大射賓俎脊脅肩肺肫字

賓俎注引鄉射記曰賓俎脊脅肫字

肩肺證之燕禮當與大射同公俎脊脅臂肺肫字

肫然則公俎如鄉飲酒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肫字

脊脅肫折肺肫字

公食大夫之俎肩臂肫肺脊脅肫字

肫公食大夫用右胖牛羊豕各一俎牛羊腸胃七共一

俎豕倫膚七一組上大夫或九或十一士虞尸俎如其

鼎祝俎脾脰脊脅離肺特性少牢所俎心舌特性饋食

尸俎右肩臂臑肫肱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肱

三離肺一剝肺三此特牲九體無脰脊代脅祝俎脾脰脊二骨脅二

骨膚離肺各一俎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膚離肺各一俎主主婦俎殷折其餘如昨俎佐食俎

殷折脊脅膚離肺各一賓俎髀長兄弟宗人俎折其餘

如佐食俎眾賓眾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俎皆殷

香膚離肺各一少牢饋食尸羊俎右脾肩臂肫膊肱正

脊脰脊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各一腸胃各三舉肺

校禮堂文集卷十五 釋

一祭肺三此少牢十尸豕俎如羊無腸胃豕膚九另俎

祝俎牢髀橫脊短脅各一腸胃各一膚三佐食俎折一

膚有司徹尸羊俎右體肩臂肫肱肱肱在肫下正脊脰脊

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脅各一腸胃祭肺各一侑羊俎

左肩左肫正脊及脅各一腸胃切肺各一昨羊俎肺祭

肺各一尸昨侑唯羊俎為正俎其尸昨羊肉清二俎尸

主婦俎羊左肫脊脅各一腸胃豕膚臠羊肺各一長賓

俎羊骼一腸胃切肺豕膚各一長兄弟俎折脅一膚一

眾賓眾兄弟俎儀內賓私人俎香

校禮堂文集卷十五 受業武進蔣之筠德培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六

歙凌廷堪次仲撰

說一

好惡說上

好惡者先王制禮之大原也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節其太過不及則復於性矣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爲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先王制禮以節之懼民之失其性也然則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

校禮堂文集卷十六

說一

一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言誠意在好惡也又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忿懣懣惡也好樂好也此言正心在於好惡不離乎視聽與食也又云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言脩身齊家在好惡也又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下云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專言好也又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下云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專言惡也下又云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此言治國平天下亦在於好惡也終於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愛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懣恐懼好樂

校禮堂文集卷十六

說一

二

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情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祖此一見卽好惡也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互相成也好惡生於聲色與味爲先王制禮節性之大原此其故子產言之備矣案左傳昭公二十有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言禮本於天地人三才而制也又云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卽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大學言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

其味卽此義也又云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此言聖人制禮皆因人之耳有聲目有色口有味而奉之恐其昏亂而失其性也大學以好惡相反爲拂人之性卽此義也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此因禮本於天經地義民行而發明之又云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此言喜怒哀樂生於好惡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此言哀樂亦生於好惡也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子產所言皆禮之精義與大學中庸實相表裏然則大學雖不言禮而與中庸皆爲釋禮之書也明矣

好惡說下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好惡卽大學之好惡也宋儒說之曰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考論語及大學皆未嘗有理字徒因釋氏以理事爲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是以宋儒論學往往理事並稱其於大學說明德曰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說至善曰事理當然之極說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於中庸說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其宗旨所在自不能揜又於論語說知者曰達於事理說仁者曰安於義理說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說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說知及

之曰知足以知此理至於無違下文明有三禮字亦云謂不背於理無端於經文所未有者盡援釋氏以立幟其他如性卽理也天卽理也尤指不勝屈故鄙儒遂誤以理學爲聖學也然理事並稱雖爲釋氏宗旨猶是其最初之言若夫體用對舉惟達磨東來直指心宗始拈出之至盧慧能著壇經語錄乃云法門以定慧爲本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宋儒體用實出於此故其大學補傳曰全體大用中庸章句曰一體一用又以大本爲道之體達道爲道之用論語集註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以爲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說忠恕以爲至誠無息

者道之體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孟子集註說理也義也引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至於論語禮之用本無體字亦云禮之爲體雖嚴補出體字以與用對此外隨處莫不以體用對舉之然則宋儒所以表章四書者無在而非理事無在而非體用卽無在而非禪學矣歐陽洛闢以與金谿爭或與陽明爭各立門戶交詬不已其於聖學何啻風馬牛乎明以來講學之途徑雖多總之不出新安姚江兩派蓋聖學爲禪學所亂將千年矣自唐以後禪學盛行相沿就久視爲固然竟忘理事體用本非聖人之言也悲哉先期

在宋人猶有見及此者豈余一人之私言哉近時如崑山顧氏蕭山毛氏世所稱博極羣書者也而崑山攻姚江不出羅整庵之剩言蕭山攻新安但舉賀澹臺之緒語皆入主出奴餘習未嘗洞見學術之隱微也又吾郡戴氏著書專斥洛闢而開卷仍先辨理字又借體用二字以論小學猶若明若昧陷於阱獲而不能出也其餘學人但沾沾於漢學宋學之分甚至有云名物則漢學勝理義則宋學勝者寧識宋儒之理義乃禪學乎或謂禪學以理爲障宋儒以理爲性其宗旨自別此點者欲蓋彌彰之說也夫楞嚴二障由華嚴之理事而生理事無礙爲法界有礙卽爲障則更爲理事出於釋氏增一證矣嗟乎理事體用闖入聖言俱洛闢所倡豈亦金谿陽明爲之邪不塞其源徒遏其流是亦後學者之過也開門揖盜反藉揖者而驅除之深可慨也夫

慎獨格物說

禮器曰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此即學庸慎獨之正義也慎獨指禮而言禮之以少爲貴記文已明言之然則學庸之慎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慎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由此觀之不惟明儒之提倡慎獨爲認賊作子即宋儒之詮解慎獨亦屬郢書燕說也又曰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

校禮堂文集

卷十六

說一

七

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此即大學格物之正義也格物亦指禮而言禮也者物之致也記文亦明言之然則大學之格物皆禮之器數儀節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問而侈言格物則與禪家之參悟木石何異由此觀之不惟明儒之爭辨格物爲牀下關蠅即宋儒之補傳格物亦屬鬻沙爲飯也謹案禮器曰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無非慎獨之學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大學曰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禮器證之慎獨非指禮而言者邪又案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撝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無非格物之學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以禮器證之格物非指禮而言者邪今考古人所謂慎獨者蓋言禮之內心精微皆若有威儀

校禮堂文集

卷十六

說一

八

臨乎其側雖不見禮如或見之非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正心必先誠意也即慎獨之謂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然則正心必先誠意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也豈獨坐觀空之說乎又考古人所謂格物者蓋言禮之器數儀節皆各有精義存乎其間既習於禮則當知之非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言物格不能知至也即格物之謂也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然則物格不能知至所謂文勝質則史是也豈參悟木石之說乎嘗謂學庸之慎獨及大學之格物其說皆在禮器中本極簡易自後儒以釋氏汨之而聖學遂至於不明不行蓋聖學爲異端所亂也久矣論語記孔子之言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四者獨不云學而無禮之蔽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者亦不云好禮不好學之蔽而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亂直而無禮與好直不好學同謂之絞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卽指禮而言也明矣學者尙何疑乎

論語禮後說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晏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後鄭註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後素朱子集註不用其說以後素爲後於素也於考工記舊註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如蕭山毛氏元和惠氏休寧戴氏皆知古訓爲不可易而於禮後之旨終不能會通

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眾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眾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卽考工記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眾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即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即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喻禮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遵舊註而解因素悟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禮爲五性之節故也今爲解之如此至於朱子亦非故

反舊說其意以爲素近質不可喻禮繪事近文方可喻禮故取楊中立所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之說而附會之不但不知五性待禮而後有節并不知五色待素而後成文矣若夫古畫繪之事從無以粉地爲質者諸儒辨之已審不具論焉

論語黃衣狐裘說

宣城張生其錦讀詩羔羊正義問於余曰論語黃衣狐裘當從其說否余嘉其有識而惜其未暢也乃爲之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唯黃衣狐裘則以郊特性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焉詩羔羊素絲五緘孔氏正義曰若兵事旣用緼章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案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賈疏謂祿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祿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卽爵弁服也冠弁服卽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麕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速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漸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也黃

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那氏說故因張生之問而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荅之曰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韋弁服蓋用韎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

校禮堂文集

卷十六

說一

十三

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荅之曰此楊衣非正服也楊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

校禮堂文集卷十七

歛凌廷堪次仲撰

說二

射禮數獲卽古算位說

鄉射大射數獲之位卽古籌算之位也禮記投壺卒投請數鄭氏亦引射禮以注之考鄉射禮第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右獲者賓黨也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釋獲者東面故孔穎達投壺疏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經又云每委異之鄭注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七

說二

一

易校數案此籌皆東西直列也經又云有餘純則橫於大射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爲下孔穎達投壺疏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案此籌皆南北橫列也經又云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鄭注奇猶虧也又從之孔穎達投壺疏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案此籌又東西直列也數右獲畢則數左獲亦東面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鄭注變于右賈疏右則一一取之於地實于左手此則總斂於左手一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

變爲敬也經又云其餘如右獲鄭注謂所縮所橫楊信齋曰釋算之法先數右獲其算在地以右手取之於地二算爲純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於地有餘純則橫於下奇則又縮諸純下及其數左獲也總斂其算於左手以右手取之二算爲純卽委之於地十純則異之其餘如右獲謂有餘純則橫於下奇則縮於純下如右獲之法也是數右獲左獲雖有於地於手之異而其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大射儀數獲亦然其法滿十位則直橫遞列恐其易淆也蓋古九數布等列位之本法凡算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旣夕禮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七

說二

二

云讀書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者榮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元郭若思授時術草乘除之位正如此唯其位平列爲小異耳自珠算盛行古算籌算位皆已不傳僅此見於禮經者尚可推見聖人遺制梅氏古算器考但引周易揲著以證古籌算而不及此蓋未之深考也

中星閏月說

歲實一周較原星度分必有微差日至非恆星所能馭也然聖人祇就恆星而分十二次焉其日至歲差之故則以中星考之合朔一周較一次度分必有不及四時非月離所能馭也然聖人亦祇就恆歲而分十二月焉其四時不齊之故則以閏月定之何也恆星之升降出沒人所易明者也本天右徙則難明矣太陰之晦朔望人所易見者也節氣過宮則難見矣聖人豈真有所不知哉特取易明易見者而敬授人時耳其所以然之故則別立法以變通之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歟

羅睺計都說

羅睺計都卽月道之中交正交也其名始見於沈存中筆談謂之西天法案新唐書藝文志有都聿利斯經二卷注云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然則彼時西法已入中國但其書不傳未審與今法何如耳今西法中交正交之名與古法相反蓋月道交黃道亦如黃道之交赤道也其交之自南而北謂之正交古名中交如春分之交點也其交之自北而南謂之中交古名正交如秋分之交點也其黃白大距五度有奇亦如二至之黃赤大距二十三度有奇也在黃道之南

曰陽律如冬至之距也在黃道之北曰陰律如夏至之距也但其兩交無一定之處每歷二十七日有奇則一交終而其交點在黃道上西退一度半弱約不滿二十年則其交偏於黃道非若春秋二分終古一定而不移也如口與正交同度也則日爲之蝕自是日而後日躔過正交進而東移而中交在黃道上退而西移凡六交每二十七有奇六交約一百七十餘日交點在黃道上西退約九度而日躔東移已一百七十餘度適與中交同度而與正交則對度矣故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大率一百七十三日而道始一交也過中交之後至正

交亦如之日與交同度則爲朔而日爲之食月在日下
日爲月掩則蝕日者月體也日與交對度則爲望而月
爲之食月與日冲爲地所掩則蝕月者地影也若月不
入交而但與日同度對度是同度不同道也則爲朔望
而不食若月但入交而不與日同度對度是同道不同
度也并不得爲朔望則更不食矣大衍術議立春春分
月東從赤道立夏夏至月南從赤道立秋秋分月西從
赤道立冬冬至月北從赤道亦就交行與半交之所在
而言此八道皆在黃道上并黃道而九非真有此九道
也所謂春夏秋冬者皆指日所躔之處非指日所躔之
校禮堂文集卷十七 說二 五

時也每一交終西退一度半弱以二十七日有奇除之
一度通作六十分故曰每日西行三分有奇此推步家
便於運算非兩交在黃道上每日實有行分也術者不
察此理以爲羅喉計都某日在某宮幾度爲人決窮通
得失不亦謬乎

黃鐘說

黃鐘爲萬事根本蓋言律度量衡所從出也黃鐘者律
也黃鐘起於一黍黍之積而爲分也分之積而爲寸也
寸之積而爲尺尺之積而爲丈爲引也所謂度也原其
始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龠也龠之積而爲合也
合之積而爲升升之積而爲豆爲釜也所謂量也原其
始亦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銖也銖之積而爲兩
也兩之積而爲斤斤之積而爲鈞爲石也所謂衡也原
其始亦始於一黍而已然則西人點線而體之說古聖
人固已嘗言之後人特未之察耳世之學者但知平弧
校禮堂文集卷十七 說二 六

三角爲古聖人勾股之精而以幾何之點線面體與九
章本末不同咸以爲西人之新意而不知亦中國所自
有也何以知之於黃鐘爲萬事根本知之夫黃鐘生於
一黍數之所始也非西人所謂點乎黃鐘之長九寸由
黍之所積也非點之引而爲線乎黃鐘之圓九分非線
之引而爲面乎黃鐘之實千二百黍非面之積而爲體
乎是故度之爲分爲寸也是西人由線而面之說也量
之爲龠爲合也是西人由面而體之說也而律與衡實
兼點線面體而一之何也音之有高下物之有重輕非
具點線面體之全不能該也夫三角不同於勾股者其

名耳黃鐘不同於點線面體者亦名耳理則未嘗不同也元聖之測天也以髀神禹之行地也以矩然則聖神之功莫有大於平弧三角者矣虞之帝也曰同律度量衡周之王也曰謹權量審法度然則帝王之政莫有先於點線面體者矣而平弧三角實亦出於點線面體信哉爲萬事根本也而古聖人直以黃鐘二字賅之可謂簡而要矣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謂西人之學爲吾所未有而彼獨得之者非也爲吾所先有而彼竊得之者亦非也今夫理之在心也非猶視聽持行之在身乎彼視聽持

行之在身未必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也而謂此理之在心必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乎必不然矣彼有幾何而能用之吾有黃鐘而不能用之此學者之過也於西人何尤於西人又何羨乎學者知勾股而通之不必岐三角於勾股之外則知黃鐘而通之亦不必岐點線而體於黃鐘之外矣或謂幾何起於一點至細也而黃鐘之黍方之則已鉅似不能比而同之也此又不然大點雖細有形可見也有數可稽也非麗於空虛可知矣夫細之而至於塵極矣以塵與黍較則黍爲鉅矣使離朱察之則又以細於塵者與塵較則塵復鉅矣形與數鉅細亦

何常之有古聖人特借黍爲形數之托始耳不必泥其跡也由此觀之大之而典樂授時小之而考工制器何一不由於點線面體卽何一不出於律度量衡故曰黃鐘爲萬事根本也

任運說

南郭機東方警北宮知叟西門慮人家於楚之北鄙比鄰而居各以富豪於楚國四子者揣事勢料物情互相矜尚自以爲駕馭萬類如弄一丸於掌上同里之民凡利害在前不能趨避者咸往受教焉莊王六年之冬雪中有一客過南郭氏之門者鵲結被體神采偉然叩南郭子而求宿焉南郭子以爲盜不許且詰之曰若境困而貌舒辭卑而志傲是奸人也不速去吾召游徵收若矣客退南郭子謂人曰汝曹識之少憤憤則墮盜之術也然客故楚令尹微行察民隱者廉其富而狙詐竟修前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七

說二

九

隙假他事而收之籍其家明年冬復有冒雪假東方氏宿者其舉止如前令尹狀東方子鑒南郭氏之失禮而破家也延之入恭敬備至食之於廟舍之於寢燕飲數日始去未幾羣盜入其室劫其篋攫其金炙掠甚慘蓋盜謀劫東方氏畏重門之阻不敢遽來故其渠詭形往探之卽嚮所留客也北宮知叟西門慮人覩其故喜相謂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禍患彼二人當之矣過此以往吾儕庶知所趨避爾又明年北宮氏垣墉之側有丐者僵而乞食其聲孔哀北宮知叟欲延之則疑於盜渠欲驅之則疑於令尹於是處之門外之西塾給之

米芻俸丐自爨是夜丐者不戒於火知叟之家遂燼焉又明年若敖氏既滅其族人將亡奔晉夜投西門氏之家變易其姓名西門慮人以南郭東方北宮三子之待羈客皆不得其當乃甘言謝之以金一鎰爲費而不留其人北之境上爲守者所獲械而致之郢士師詰其金之所自來其人以西門氏對莊王以爲黨逆乃族西門慮人魯任運子聞之喟然歎曰天下之事變至無窮也一人之意計至有限也以有限者應無窮其不跋前而疐後者鮮矣事變之來也順而應之其不幸而失之者命也非吾之拙也其幸而得之者亦命也非吾之巧也

校禮堂文集

卷十七

說二

十

狡兔之避盧鵲也恃其捷也而患起於朽株焉蒙鳩之繫苕華也恃其固也而患生於暴風焉是豈材力之不足哉事變每出於意計之外也吾任運而貧今尚存焉彼機警知慮者究何益哉

校禮堂文集卷十七

受業廬江吳爾祚永錫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八

欽凌廷堪次仲撰

說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上

燕樂之源據隋書音樂志出於龜茲琵琶惟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器以琵琶爲主而柷音從之遼史樂志曰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律之皆從濁至清是也虞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韻包宮羽與段安節琵琶錄商角同用宮逐羽音二語正同皆不云有徵聲琵琶四弦故燕樂

校禮堂文集卷十八

說三

四均矣第一弦聲最濁故以爲宮聲所謂大不逾宮也分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謂之七宮此弦雖曰宮聲即用琴之第七弦名爲黃鐘實太簇清聲故沈存中云夾鐘宮今爲中呂宮黃鐘爲太簇故夾鐘爲中呂下同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無射宮今爲黃鐘宮也第二弦聲次濁故以爲商聲分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即商曰越調謂之七商此弦琴中無此聲即今三弦之老弦琴散聲無二變故以應鐘當之名爲太簇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無射商今爲林鐘商也太簇

爲應鐘故無射爲林鐘 第三弦聲次清故以爲角聲分爲七調曰

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林

鐘角即商曰越角謂之七角此弦琴中亦無此聲即今

三弦之中弦與七商聲相應故其調名與七商皆同所

謂商角同用也名爲姑洗實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黃

鐘角今爲林鐘角也姑洗爲應鐘故黃鐘爲林鐘第四弦聲最清故

以爲羽聲所謂細不過羽也分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

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即南呂調曰仙呂調

曰黃鐘調即黃鐘謂之七羽此弦即今三弦之子弦實七

宮之半聲故其調名與七宮多同所謂宮逐羽音也名

校禮堂文集卷十八

說三

二

爲南呂實亦太簇聲故沈存中云黃鐘羽今爲中呂調

南呂爲太簇故黃鐘爲中呂下同林鐘羽今爲黃鐘調也今補筆談謂作大呂調

後之言樂者不知二十八調爲何物不知古今律呂不

同爲何故多置之不論卽論之亦茫如捕風故或於琴

徽應聲求之或直以爲買亂皆不得其解而妄說也蓋

燕樂自宋以後汨於儒生之陋者數百年矣明魏良輔

製水磨腔又高於宋之燕樂雖有六宮十一調之名其

實燕樂之太簇一均而已今爲考之陳編案之器數積

之以歲月心力始得其條理惜孤學獨是獨非未敢自

信願與世之同志者共質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中

宋南渡燕樂不用七角聲及三高調蓋東都教坊之遺制也至於七商七羽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則與東都之燕樂互異焉夫古今律呂不同世儒不得其解已疑爲貿亂而東都之律呂復異於南渡苟不深求其故則歧路之中又有岐焉益樊然莫辨矣七商本起太簇也南渡乃起黃鐘故姜堯章云黃鐘商俗名大石調王晦叔云夾鐘商俗名雙調朱文公云無射商俗名越調而周公謹亦有夷則商調也七商起太簇則無夷則商七羽本起南呂也南渡亦起黃鐘故王

校禮堂文集

卷十八

說三

三

晦叔云黃鐘羽俗呼般涉調夾鐘羽俗呼中呂調林鐘羽俗呼高平調夷則羽俗呼仙呂調周公謹亦云中呂夾鐘羽也高平林鐘羽也仙呂夷則羽也案夢溪筆談燕樂字譜分配十二律及四清聲七宮一均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故殺聲用六配黃四配大一配夾上配仲尺配林工配夷凡配無七字也七商一均用太簇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故殺聲用四配太一配夾上配仲尺配林工配南凡配無射六鐘清七字也七羽一均用南呂無射黃鐘太簇姑洗仲呂林鐘七律故殺聲用工配南呂凡配無六鐘清

四配太一配姑上配仲尺配林七字也七角不用南渡

之律呂雖與此異而殺聲則未聞有異是名異而實不異也於是太石調本太簇商更爲黃鐘商矣雙調本仲呂商更爲夾鐘商矣小石調本林鐘商更爲仲呂商矣歇指調本南呂商更爲林鐘商矣商調本無射商更爲夷則商矣越調本黃鐘商更爲無射商矣此七商互異之故也般涉調本南呂羽更爲黃鐘羽矣中呂調本黃鐘羽更爲夾鐘羽矣正平調本太簇羽更爲仲呂羽矣高平調本姑洗羽更爲林鐘羽矣仙呂調本仲呂羽更爲夷則羽矣黃鐘調本林鐘羽更爲無射羽矣此七羽

校禮堂文集

卷十八

說三

四

互異之故也姜堯章大樂議曰見宋史樂志鄭譯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大呂宋史作太簇誤下同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大呂之商羽焉闕三商羽蓋當時高宮尚亦其證也二十八調闕七角聲及三高調尚有六宮十二調乾興以來教坊新奏又闕一正平調金元人因之遂餘六宮十一調云中原音韻云自軒轅制律一有二元人之不考如此

燕樂二十八調說下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錄論曲皆云有六宮十一調六宮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是也舊皆以仙呂宮爲首今依燕樂次序正之十一調者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般涉調高平調宮調角調商角調是也素燕樂既有七宮七角矣何由又有宮元人尚有商角調也皆可疑之甚者考宋史樂志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所謂十七調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

校禮堂文集

卷十八

說三

五

宮六宮大石調雙調宋史誤脫小石調歇指調商調宋史誤脫越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宋史誤脫十一調燕樂二十八調不用七角調及宮商羽三高調七羽中又闕一正平調故止十七調也此則正史所傳鑿然可信者矣蓋元人不深於燕樂見中呂仙呂黃鐘三調與六宮相複故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商角調耳所以此三調皆無曲也中原音韻有商角調黃鐘兒六章輟耕錄併入商調則商角即商調六宮之道宮元人雜劇不用金人院本有之是金時六宮尚全也十一調之小石調歇指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調元人雜劇皆不用金人

院本亦有之惟無歇指調是金時十一調僅闕一調也以金元之曲證之中原音韻小石調青杏兒注云亦入大石調則小石調附於大石調矣元北曲雙調有離亭宴帶歇指殺則歇指調附於雙調矣般涉調諸曲輟耕錄皆併入中呂宮則般涉調附於中呂宮矣中呂調金院本與石欄花同用則中呂調亦附於中呂宮矣元北曲商調有高平隨調殺則高平調附於商調矣高平調元南曲有仙呂入雙調之名則仙呂調附於雙調矣黃鐘調金院本與喜遷鶯同用則黃鐘調附於黃鐘宮矣又金院本有羽調混江龍元南曲有羽調排歌此羽

校禮堂文集

卷十八

說三

六

調不知於七羽中何屬當是黃鐘羽也混江龍本仙呂宮曲排歌亦在仙呂宮八聲甘州之後然則黃鐘羽又可附於仙呂宮也故元人雜劇及輟耕錄有曲者祇正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較中原音韻少小石商角般涉三調明人不學合其數而計之乃誤以爲九宮至於近世著書度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爲典要也

字譜即五聲二變說上

燕樂之字譜即雅樂之五聲二變也論樂者自明鄭世子而後如胡氏彥昇樂律表微沈氏珣琴學正聲王氏坦琴旨皆知以上字配宮聲尺字配商聲工字配角聲凡字配變徵聲六字配徵聲五字配羽聲乙字配變宮聲合字配下徵聲四字配下羽聲而世終以其與宋人所配者不同遂不敢深信不知其所配與宋人無異也吳氏穎芳吹曲錄又謂合字當配林鐘而宋蓋十二人配黃鐘為誤則亦不知聲與律不同之故蓋十二律長短有定者也五聲二變遞居之無定者也黃鐘為宮亦可以為商為角為徵羽為二變也黃鐘為合亦可

校禮堂文集卷十八

說三

七

以為四為上為尺工為乙凡也宋人但云以合字配黃鐘不云以合字配宮聲也考隋志鄭譯以合字當宮聲然譯之言曰應用林鐘為宮則亦知以徵聲為合字故唐末趙子昂琴原以一併人但以合字配黃鐘不云宮聲也為宮曰黃鐘之均二併為宮曰夾鐘之均三併為宮曰仲呂之均四併為宮曰夷則之均五併為宮曰蕤賓之均仲呂均者琴之正宮調也各調皆以此為主三併為仲呂琴一為黃鐘二為夾鐘三為仲呂四為夷則五為蕤賓六為黃鐘七為夾鐘八為仲呂九為夷則十為蕤賓之名不變故燕樂亦用此五律加燕樂以仲呂配上字大呂林鐘則為燕樂之七律矣宋濂論琴謂南宋楊則宋人亦以上字為宮無疑也續以仲呂為宮為疑不知此正唐宋上仲呂配上字為宮聲則林鐘配尺字字為宮之遺法

為商聲南呂配工字為角聲應鐘配凡字為變徵聲

此意蓋應鐘本變宮今配變徵故也黃鐘配合字為下

徵聲太簇配四字為下羽聲姑洗配乙字為變宮聲黃

鐘清配六字為徵聲太簇清配五字為羽聲而蕤賓之

配勾燕樂因蕤賓為變徵故立勾字之名其實即下尺也夷則之配下工無射之

配下凡大呂之配下四夾鐘之配下乙皆所以輔五聲

二變者也又各聲皆分高下惟上字無高下亦可見宮

聲之獨尊矣然則宋人之所配與後人寧有異邪乃不

得其解者泥定合字為宮聲遂起扞格不知宋人未嘗

以合字為宮聲也宋房庶謂太常樂黃鐘適當仲呂司馬溫公以為開元之仲呂此又唐人

校禮堂文集卷十八

說三

八

以上字為夫雅樂去二變可以成樂俗樂去乙凡亦可宮之一證以成樂若合字為宮則乙凡不當二變之位而俗樂不能去二變聲轉可以去五正聲矣有是理乎今樂器中惟琴尚有五聲二變之名而古人精義多為陳言贅說所晦學者未遑深思力索故不能通之於俗樂也至於蕭山毛氏以四字為宮而乙凡不當二變乃移二變於宮徵之後以就之益武斷不必辨矣蕭山說經廓除宋儒蒙晦於聖門頗為有功然間有矯枉過正近於武斷者不獨論樂也學者辨之

字譜卽五聲二變說下

遼史樂志大樂各調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
勾合宋史樂志雖有高下繁之分亦止此十聲蓋唐人
之遺制也朱子琴律辨自注契丹樂聲比自明以來俗
樂字譜但有九聲無勾字韓邦奇曰勾卽低尺也韓氏
之言雖以意斷而實與古人暗合何以徵之於燕樂殺
聲徵之也案五聲二變祇有七聲今字譜有九聲者以
四卽低五合卽低六也故燕樂二十八調殺聲有六無
合有四無五有尺無勾沈氏筆談可考也燕樂以勾字
配蕤賓律而四均所用之律呂皆無蕤賓唯七角一均

校禮堂文集

卷十八

說三

九

名爲起姑洗實生於應鐘則歇指角卽蕤賓角殺聲當
用勾字而沈氏乃云歇指角用尺字豈非勾卽低尺之
明證邪宋人以字譜分配律呂某宮某調則殺聲用某
字殺聲者卽姜堯章所謂住聲蔡季通所謂畢曲也蔡氏
畢曲卽竊燕樂之殺聲以以今器考之琵琶第一弭最
爲說而增一起調以感人濁卽琴之第七弭燕樂七宮應之三弭第一弭最濁卽
琵琶之第二弭燕樂七商應之七宮一均殺聲正宮用
六字卽六字調高宮用四字卽四字調中呂宮用一字
卽一字調道宮用上字卽上字調南呂宮用尺字卽尺
字調仙呂宮用工字卽工字調黃鐘宮用凡字卽凡字

調此今琵琶之七調也七商一均殺聲大石調用四字
卽四字調高大石調用一字卽一字調雙調用上字卽
上字調小石調用尺字卽尺字調歇指調用工字卽工
字調商調用凡字卽凡字調越調用六字卽六字調此
今三弭之七調也今之俗樂用三弭不用琵琶然則今
之四字調乃古之正宮一字調乃古之高宮今人不
宋教坊不用上字調乃古之中呂宮尺字調乃古之道
宮工字調乃古之南呂宮凡字調乃古之仙呂宮六字
調乃古之黃鐘宮故南宋七商亦用黃鐘至無射七律
也七角一均閏聲也燕樂七閏爲宋人已不用七羽一

校禮堂文集

卷十八

說三

十

均么弭也唐人六么皆在七羽元人已不用今俗樂所
用之七宮又古燕樂之七商則今樂又高於古樂二律
矣太簇高黃此皆案之典籍器數而得者非鄉壁虛造
也由此觀之古之字譜與今之字譜古之宮調與今之
七調無以異也學者又何疑乎字譜十字見遼史唐荆
川謂載籍無考而以楚辭四上競氣當之誤也

校禮堂文集卷十八

受業歙縣吳承本葆初校

校禮堂文集卷十九

欽凌廷堪次仲撰

說四

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說

起調畢曲用某律卽爲某調始見於蔡氏律呂新書蓋因燕樂殺聲而附會之者朱子所云行在清亦卽燕樂之殺聲古無是也安溪李氏論樂篤信不疑彼蓋不習於器數固無足責焉耳明荆川唐氏頗知於燕樂推尋乃亦言宮調之辨惟在起調畢曲殊可哂也夫沈存中姜堯章但言燕樂某宮調殺聲用某字非謂殺聲用某字方爲某宮調也

校禮堂文集卷十九

說四

亦非謂宮調別無可辨徒恃此而辨也如宮調別無可辨徒以殺聲辨之則黃鐘起調畢曲謂之黃鐘宮者改作太簇起調畢曲又可謂之太簇宮則宮調亦至無定不可據之物矣夫五聲之於耳猶五色之於目也必青色然後謂之青必黃色然後謂之黃必赤白黑色然後謂之赤白黑也若不問其何調而但以起調畢曲辨之則與以一色之物但題青黃赤白黑之號以辨之者何異試以今之度曲家明之工字調與六字調迥不相同雖俗工亦知之也倘以工字調之曲用六字起調畢曲卽可謂之六字調聞之者有不啞然失笑者乎近方氏

成培諛燕樂亦仍其謬謂如黃鐘宮則用合字起調畢

曲然則以合字起調畢曲不拘今七調中何調皆可謂

之黃鐘宮是古之宮調尚未明今之宮調已全昧古之

宮調反不如今之七調整然爲可考矣推其意以爲燕

樂有二十八調今祇七調對之如治絲而棼心目俱亂

中既無所見而外又震於考亭西山之名遂不得不從

其說不知燕樂二十八調卽今之七調一均七調四均

故二十八調不必作捕風繫影之談也卽以蔡氏之說

而論黃鐘宮無射商卽無夷則角卽夷仲呂徵卽仲夾

鐘羽卽夷仲呂徵卽仲夾並用黃鐘起調畢曲者在燕樂殺聲則有六

校禮堂文集卷十九

說四

二

凡工上一之不同亦豪釐之於千里也且其所論者雅樂耳雅樂亦無此說特就蔡氏言之方氏必欲強合於燕樂其參差不齊之故雖支離牽附究何益乎方氏又譏今之度曲家殺聲不用本律不知在宋已然沈存中所謂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是也殺聲雖不歸本律而調之爲調不因殺聲而改則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其理益明矣蕭山毛氏曰設有神瞽於此欲審宮調不幸而首聲已過必俟歌者自訴而後知之誠快論也

徵調說

絲聲以一弦爲一均猶之竹聲以一管爲一均金石以一簾爲一均也琵琶四弦故燕樂四均無徵調也然唐人樂器中有五弦彈者能備五調杜氏通典謂五弦琵琶蓋五弦則宮商角徵羽五調皆全矣元稹五弦彈詩云趙璧五弦彈徵調徵聲巉絕何清峭樂府雜錄五弦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傳近有焉季舉又張祐五弦詩云徵調侵弦乙商聲過指籠皆云此器有徵調也新唐書樂志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又西涼伎天竺伎商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高昌樂皆用五弦亦此器也此器至宋初尚存徽宗時置大晟府命補徵調其時在事如柳耆卿周美成輩不通習於燕樂之抗隊餘則佐之以俗工雖唐人五弦之器亦不之知元稹張祐詩亦未之考但借琵琶之黃鐘宮弦妄爲之而住聲於林鐘謂之徵調故丁仙現聞之卽識其落韻也又不能備七徵但有黃鐘徵而已案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爲曲而但以林鐘律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爲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爲徵之均韻也姜夔白石集徵招序云

校禮堂文集

卷十九

說四

三

黃鐘以林鐘爲徵住聲於林鐘若不用黃鐘聲便自成林鐘宮矣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又云此一曲乃予昔所製因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雖兼用母聲較大晟曲爲無病矣徐皆論琴與燕合二說觀之豈非宋人借黃鐘宮弦以爲徵調之明證哉姜氏又謂徵調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琴之無射均難入燕樂則亦不知唐人五弦之器有徵調矣甚矣解人之難索也夫借黃鐘宮弦以爲徵調雖住聲於林鐘而其爲黃鐘宮聲自若也卽此足見蔡元定起調畢曲爲某

校禮堂文集

卷十九

說四

四

調之不足憑矣乃或者謂燕樂無徵調猶之周宮三大樂無商聲則又與於穿鑿誣誕之甚者朱文公云不知有何欠缺徵徵調不成朱氏不知樂固自言之不似後人強不知以爲知也

燕樂以夾鐘爲律本說

或曰蔡氏元定燕樂書見宋史樂志云燕樂獨用夾鐘爲律

本此何說也曰此燕樂之關鍵初讀之亦不能解積疑

至二十餘年漸有所悟入始知蔡氏雖言之亦不自知

之也案唐書樂志云俗樂二十有八調其宮調應夾鐘

之律燕設用之其器以琵琶爲首宋史樂志云燕樂聲

高實以夾鐘爲黃鐘凡樂器皆以聲之最濁者爲黃鐘

之宮聲卽所謂律本是也遼史樂志云燕樂不用黍律

以琵琶弭叶之自是唐人相傳之舊法琵琶第一弭聲

最濁卽燕樂之律本也其弭之鉅細如琴之第七弭以器

校禮堂文集卷十九

說四

五

考之琵琶大弭卽用琴之第七弭也考趙孟頫琴原以二弭爲宮謂之夾

鐘之均二弭者夾鐘也七弭比二弭是夾鐘清聲也以

琴之夾鐘清聲爲琵琶之黃鐘宮聲故曰燕樂以夾鐘

爲律本也或又曰何以知蔡氏雖言之亦不自知之也

曰蔡氏燕樂書又云緊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此爲宮

此說則誤甚俗樂以夾鐘爲宮者謂琴之夾鐘清聲非

謂燕樂緊五之夾鐘清聲也故曰燕樂高於雅樂若用

緊五爲宮則燕樂中再無高於緊五之聲者何以相旋

而成曲此理極易明不謂蔡氏竟昧之也是以知其不

知也或又曰近方氏成培詞塵云今人度曲必先吹笛

以定其工尺以夾鐘爲律本者以緊五爲夾鐘之清聲

而曲之腔樂器之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也此說何如

曰此又因蔡氏之誤而誤者也夫宋人所謂下五高五

緊五者琵琶弭乃有之若今笛中但有五字而已安所

得高五緊五哉且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者蓋謂五字

調之工字爲五字卽工字調尺字爲五字卽尺字調此

亦俗工相沿之庸語不知六字調之工字爲六字亦工

字調尺字爲六字亦尺字調七調旋相爲宮皆如此不

獨五字調也今笛之七調以琵琶弭叶之實應唐宋人

燕樂之七商蓋今之俗樂又高於古燕樂二律矣方氏

校禮堂文集卷十九

說四

六

於古今器數全未考究僅能吹笛唱崑山調不知夾鐘

爲何物夾鐘在何處漫欲於今笛中求燕樂之律本豈

非強作解事者邪又或曰子論二十八調則以琵琶宮

弭爲太簇論律本又以爲夾鐘何說之岐也曰夢溪筆

談以高四字近夾鐘補筆談又以高四字配太簇蓋燕

樂聲高本無正黃鐘聲故可以爲夾鐘者亦可以爲太

簇非岐也

明人九宮十三調說

明吳江沈伯英本昆陵蔣氏之舊著增定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其中但有仙呂仙呂調羽調正宮正宮調大石調中呂中呂調般涉調南呂南呂調黃鐘越調商調小石調雙調仙呂入雙調十七宮調而已非宋史十不知七宮調也所謂九宮十三調者何所指也後之作讀者徒沿襲其名而不暇求其說沈氏復以名同而音律不同者列於後云某調在九宮某調在十三調竟似鑿然有九宮十三調者學者益增其惑不知皆沿明代之俗稱非事實也考元人雜劇及輟耕錄但有正宮中呂南呂仙呂黃鐘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合九宮調此九宮之所由來也中原音韻九宮調之外又有小石般涉商角三調謂之十二調元末南曲無商角有羽調又增一仙呂入雙調合十三宮調此十三調之所由來也沈氏習中亦不知九宮十三調爲何物但沿時俗之稱而貿然著書題於卷首卽起沈氏而問之恐亦茫無所對也何以知之沈氏既有仙呂又有仙呂調既有中呂又有中呂調既有南呂又有南呂調此猶可曰宋人燕樂仙呂中呂南呂三律本有宮調之分也至於既有正宮又正宮調此何說也而燕樂黃鐘亦有宮調之分何以

有黃鐘而無黃鐘調可見沈氏於宮調全無所解則其所謂某調在九宮某調在十三調者皆自欺之調言也蓋古人著書於樂書多空言無實後人讀書於樂書多不求甚解卽其淺者而觀之已如是矣夫燕樂但有七宮去高宮不用僅有六宮合七商七角七羽當有二十一調去七角不用當有十四調又去二高調及正平調不用僅有十一調合六宮計之則有十七宮調焉觀所謂九宮十三調哉後世曲譜皆沿沈氏而爲九宮之名復有引景祐樂髓新經六甲九宮之語爲九宮名譜解者又桐城方氏物理小識因見沈氏有十三調之稱遂

雜奏黃鐘調正宮調大石調小石調仙呂調中呂調南呂調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子母調十三調之名以足其數皆不可爲據至於七宮之道宮七羽之高平調自元以來皆不用舊曲具存班班可驗近長洲徐靈昭乃以沈氏附錄不知宮調之鵝鴨滿渡船定爲應時明近屬之道宮又以所犯諸曲屬之高平皆師心憑臆益不足論矣

南北曲說

今之南北曲皆唐人俗樂之遺也德清胡氏樂律表微謂今之南曲不用一凡爲雅樂之遺聲其說非也字譜之一凡卽古之二變也蓋古樂有不用二變者有用二變者經典相承但云五聲者此不用二變者也兼云七音者此用二變者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五聲六律七音又二十五年子太叔曰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七音者服氏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見魏志陸氏釋文云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是雅樂

校禮堂文集

卷十九

說四

九

亦兼用二變也通典祖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是雅樂亦有南有北也姜堯章側商調序云琴七弦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是無二變者琴之正調也有二變者琴之側調也蓋龜茲琵琶未入中國以前魏晉以來相傳之俗樂但有清商三調而已清商者卽通典所謂清樂唐人之法曲是也清樂之清調平調原出於琴之正弄不用二變者也清樂之側調卽瑟原出於琴之側弄用二變者也至隋唐本龜茲琵琶爲宴樂四均共二十八

調宴樂者卽通典所謂燕樂唐人之胡部是也燕樂二十八調無不用二變者於是清樂之側調雜入於燕樂而不可復辨矣故以用一凡不用一凡爲南北之分可也雅樂俗樂爲南北之分不可也然則今之南曲唐清樂之遺聲也今之北曲唐燕樂之遺聲也皆俗樂非雅樂也夢溪筆談云唐天寶十三載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三者判然不同則清樂燕樂與雅樂無涉可知矣白香山立部伎詩自注云太常選坐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所謂雅樂者如此安能如今南曲之諧婉可聽哉清樂者梁陳

校禮堂文集

卷十九

說四

十

之舊樂梁陳南朝也故謂之南曲燕樂者周齊之舊樂周齊北朝也故謂之北曲事隔千載而沿革之脉絡尚隱隱可尋也至於近世周祥鉅輩以宮商之調爲南曲角羽之調爲北曲又以正宮爲南曲以高宮爲北曲夫七角七羽及高調其廢已久世俗雖有宮調之名所用者實燕樂太簇一均憑何器而分角羽乎且南北之分全不關乎宮調也亦同歸於不知而作焉已矣

聲不可配律說

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鐘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鐘之短不可爲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還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鐘爲角又可以爲宮太簇爲徵又可以爲角姑洗爲羽又可以爲徵也堯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卽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也當其初入中國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

校禮堂文集

卷十九

說四

十一

師之其言曰應用林鐘爲宮乃用黃鐘爲宮所謂林鐘者卽徵聲也黃鐘者卽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猶言應用徵聲爲合字者乃用宮聲爲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鐘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也又云應用林鐘爲宮則亦疑徵聲當爲合字宮聲不當爲合字矣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爲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爲宮聲也蓋琴律一弦爲黃鐘二弦爲仲呂正宮調一弦爲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鐘三弦爲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爲宮聲上字爲角聲哉宋人樂譜所注十

二律呂及四清聲者蓋卽字譜十字高下之別名耳不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鐘一均不可移易不論何均過黃鐘之律則以爲宮聲過太簇之律則以爲商聲過姑洗之律則以爲角聲過林鐘之律則以爲徵聲過南呂之律則以爲羽聲過應鐘之律則以爲變宮聲過蕤賓之律則以爲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爲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鐘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隋廢旋宮止存黃鐘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弦獨下一徵而有不用姑洗而用仲

校禮堂文集

卷十九

說四

十一

呂爲角之疑而尚書周禮禮記孟子諸書舉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故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卽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飾之以美名卽鄭譯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成於沈括皆無他奧義後儒不遑深求其故遂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

校禮堂文集卷十九

受業歙縣羅承域

校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

欽凌廷堪次仲撰

論

隗囂論

天下事猶奕也同此一路置子有先後而勝負殊焉天下事猶醫也同此一方投劑有遲速而安危判焉昔者漸臺之威斗將移清水之鎮圭初秉隗王以西州巨室乘運而起奉盤于高廟割牲於土階盟三十一將統十有六姓升壇隗坻移檄郡國亦可稱豪傑之士負英雄之略者矣然而九虎雖殪夫金刀三馬俄驚于鐵柱諸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

論

子繡孺莫觀司隸之威儀錦袴綈褸方受通侯之爵賞羣雄逐鹿諸夏戰龍方望以爲時未可知勸其沉幾觀變自是高識之談允宜虛己以聽乃刮席之徵甫下而褰裳之行恐後托足鱷牙之中側身羊頭之列未幾樊崇外逼張巾內訌通綠林劫君之謀敗金吾圍第之禍昏夜斬關僅乃獲免若夫白水握圖赤符應讖高密西伐承制而拜官子陽北侵手書而求助則奉司空之印綬上覲闕廷藉天水之甲兵從征巴蜀此其會矣而王元小夫昧於遠謨妄謂危國不可以屢試覆轍不可以再循固當內斷於心外揆諸勢鬼中殤官以填塞耳庶

幾馬文淵無事致春卿之書班叔皮不必作王命之論

何圖懲前之艱忘後之患嘸惡馬者畏欵段而不敢乘折危檣者憚餘皇而不敢渡徒思拓疆宇於三輔封巖關以一丸以蹇人而冀上天以么麼而欲竊鼎卒至愛子嬰歐刀於上京良臣伏長劍於下邑模稜不充倉黃出走勲業莫遂悲憤就終亮爲明智固如是乎嗟乎王元之計卽方望之計也建武之時非更始之時也彼之計用之則勝此之計用之則負譬諸方野之間非別有謬巧焉先與後而已矣應之於彼時則安應之於此時則危衡諸藥石之性非別有神奇焉遲與速而已矣苟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

論

匪其際而倒施之匪其侯而誤服之雖有奕秋之深警命附之精能安得不袖手而彷徨拊心而太息哉是故聖公據長安此閉關守儉之秋也文叔都洛邑此委質納土之日也彼隗王者當民生無定而背平陵老成之讜議值天命有歸而納游翁詭譎之邪說遠愧吳芮近慚寶融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其隗囂之謂乎

漢順帝論

夫春秋之例爲賢者諱君子之論善善也長至於作史宜循斯義故曰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不可不慎也范氏後漢書於順帝語多貶辭今案其簡編綜其事實殆不然也順帝踐阼年方冲齡粵自永建迄於建康享國之數幾盈二十惟時在廷師師濟濟公卿則龐參王龔虞詡左雄將帥則班勇趙冲馬寔馮緄經術則馬融張衡文章則李尤王逸抗直則周舉張綱循良則任峻吳祐嚴能則蘇章沈景術數則郎顗唐檀徵聘則黃瓊楊厚蓋駸駸乎有武宣之風隆隆乎有中興之象焉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三

若夫出宋娥而庸李固是從諫如轉圜也雪梁商而戮張達是照姦如執炬也從翟酺之言而起太學是崇儒之誠也欽樊英之對而賜元纁是禮賢之實也南嶠未平則任祝良張喬以討之北庭未靖則簡馬續梁竝以綏之十九侯定策元功有罪則黜之二千石治民長吏有勞則升之文若獻珠則斥其求媚种暲手劍則嘉其持重又如設使者分行州郡之條立孝廉察舉限年之法還三郡於舊土而禦東羌復屯田於伊吾而控西域就范氏之書而觀之豈中主所能及哉或謂不辨賢姦妄心梁冀肇跋扈之釁貽袁餅之變非其所短乎此亦

深刻之論也夫皋陶之哲尚慮知人諸葛之明未能逆觀矧后家柄政西京遺習外戚封侯東都故事是以茂陵雄略尚用田蚡肅宗長者亦庸寶憲何於順帝獨加苛責也且永和之末乘氏世卿甫及三年憑几斯邁向使丹雲莫兆鼎湖未升則生兔之欺理無不敗白鴿之諷久必自悟嗚呼延熹敝朝猶授單超之鉞桓皇間辟竟發虎賁之兵安知當五七之尼不能廻百六之運乎范氏著書不根持論叙事皆集舊文評斷則出己製故於和熹則譽之於孝順則毀之可謂無是非之心拂好惡之性者矣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四

兩晉辨亡論上

夫晉之有天下也既無積德累仁之基又鮮移風易俗之具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于今升論之詳矣若乃崎嶇江左草創立國強敵屢伺悍藩迭興政不加於泰始地且蹙於洛邑而承祚者逾十主膺命者邁百年方之西朝遂乃倍之厥故何歟蓋君之於國也猶心之於身也百體雖健心無以運之則必頽惰而不支庶政雖存君無以操之則必廢壞而不立百體惰身隨之而踣庶政壞國由之而隕其勢然也是故西晉一傳而卽有惠帝故其世遂促東晉九傳而始有安帝故其祀少延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五

案史稱晉惠帝爲人慧駿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又稱晉安帝幼而不慧日不能言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得其宜嗚呼此二君者瘠罔慧或卽一身且不克自理顧使之撫臨天下哉故西晉之亡也不亡於八王之構釁而亡於惠帝之慧駿也東晉之亡也不亡於諸桓之阻兵而亡於安帝之不慧也載籍具存事實未泯尋其變故可得而言夫楊駿以后父而受誅何吳王恭以

元舅而嬰戮齊同以懿親而蒙禍何異元顯以貴戚而被夷雍魏之合謀偪京不殊於殷楊之依勢向關劉石之奮劍中土不殊於孫慮之揭竿海隅張方之安忍近於半之之反覆裴頠之貪祿近於國寶之怙權馬倫之華林負展儼然桓元之建康受圖永寧之金墉復辟儼然義熙之江陵反正蕩陰奉之而入鄴宛若尋陽挾之而奔楚顯陽之中壽於食耕苑若東堂之獲縕於散衣嗟乎主昏於上臣靡於下先後未及百載治亂如出一轍所不同者元起得政而還區宇漸削德興秉權以後版疆日宏而已論者徒以衡西都之璧歸咎於屠各之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六

憑陵築南郊之壇抱怨於寄奴之跋扈不亦謬乎且夫兩朝之時勢也比類以觀其事方著易地而處其理益明故當東晉之中葉也處仲抗顏犯順問鼎之跡已彰非若東海河間之藩詞相伐也宜武君拜臣揖下堂之勢已定非若汝南長沙之受詔不違也然而肅宗發尺一之制而斃其軀簡文下數行之泣而破其廩向使於太熙元康之際乘乾繼統則王浚之異志無自而生李含之邪謀未由而起矣及夫南渡之末造也參合之敗甫聞則燕魏戰爭之始非若王彌石勒之出入郊圻也澠水之捷未遠則王謝規畫之餘非若麴允索琳之苟

安旦夕也然而孝懷之寡弱能拒劉聰於宜陽子業之
衰微能勝趙染於馮翊向使於隆安元興之時當璧臨
朝則王謚之璽綬不遑遽解傅亮之禪草不敢遽呈矣
然則西晉之亡亡於惠帝東晉之亡亡於安帝豈不信
哉蓋古之人君有以予智而失國者焉故正月詩人刺
之曰其曰予聖誰知烏之唯雄有以偏任而失國者焉
故小旻詩人刺之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從未有智昏菽麥識昧寒煖塊然如土木兀然
如贅旒若金行兩君之比者也案禮有正體傳重之文
說者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則不立若衛侯之兄

孟縶是也夫廢疾尚爾又况如惠之慈騷安之不慧者
哉設兩晉之君知其子非主器之材別擇賢者而授之
兩晉之臣知其君之子無絺衣之略別擇賢者而奉之
譬之肢體雖廢心腹未傷則安知揮魯陽之戈不可以
返虞淵之日乎乃徒執立長之辭不審經權之義漫挈
天位畀之偶人此所以索靖顧銅駝而興歎陶潛托精
衛以感懷也

兩晉辨亡論下

或曰西晉一傳而卽有惠帝東晉九傳而始有安帝其
遲速延促之故人爲之乎抑天爲之乎應之曰天也亦
人也古之帝王太上以德其次以功又其次以力以德
者德遠則衰以功者功盡則弱以力者力屈則蹶故曰
積厚流光積薄流卑未有狐媚狙詐而克永世者也晉
宣帝以猥顧之姿遊虎變之會藉雞棲秘謀成馬槽妖
夢力除異己志翦王室佯病以給李勝誣奏而族張當
將軍投劍而見收司空折節而就縛當其時篡弑之勢
成矣禪代之基兆矣故石主拊掌而羞其所爲明帝覆
面而傷其已事然而竊嘉平之魁柄尚執信圭以終其
身窺當塗之大寶猶拜黼展以畢其世跡其西拒斜谷
而葛亮燒南嶺上庸而孟達獲破文懿之眾於遼左走
子瑜之師於柵中勲銘魏朝功在曹氏夫若赦之鬼不
饒於伯芬曲沃之勞能墜於欒縶是以雙鵝方出於洛
陽一龍獨飛於建業元皇桑出琅邪托體高祖仲達之
惡猶未稔焉欲速其亡而不能也若夫文帝恃父兄之
業忘君臣之分問鼎於國中抽戈於闕下爲人神所共
憤覆載所同疾拔壽春而夷欽誕也較諸奕棋置主刀
環殺人未盡其殘忍舉成都而搆鍾鄒也律以保全士

治調和元冲益形其情忌又若司馬以直諫而蘭摧中散以高名而玉折王處道方趾之蟲賊而蒙茅土之賜賈公問圓顧之梟獍而結昏姻之好鷹九錫而易侯而王封十郡而化家爲國裴莽操之虛文踵羿羿之故跡綱常廢棄倫理絕滅於此而欲傳之子孫保其福祚譬猶藝荆棘而求釐牟毓獬獬而望符拔寧可得乎夫盈虛之理無往不復善惡之報如響應聲卒之兒墳未乾癡孫尸位充女召南風之禍沉子與北陸之甲青衣行酒慘逾刃出於背戎服執戟酷甚帝崩於車加以聯頭而諸王竝戮排牆而閹宗俱盡衡其本末非無故矣且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九

夫永嘉之末建武之初荆揚寇亂蓋岌岌焉華軼以累世公卿之胃跋扈吳楚方之離石都尉其強弱非懸殊也杜曾以被甲游水之能馳驅漢沔方之荏平牧率其勇怯無歧視也杜欽以西川秀才之望屯聚江湘方之青州散吏其利鈍可等觀也况夫甘卓應詹僅劉琨李矩之匹亞周訪陶侃亦邵續苟晞之等儔乃或偏師一發或義旗一指莫不迎麾屈都望風授首斯豈景文勝於豐度石馬不及金牛哉殆亦天命未遠去人心未遠忘焉爾是故敦之叛也導設爲居中應外之謀如昭之輔師可矣乃首施觀望而不敢焉溫之薨也冲設倡兄

終弟及之議如文之繼景可矣乃致政朝廷而不忍焉然則置限於江上司徒仗鉞而滅親竈產於河中車騎簡甲而入衛黃須遺七寶之鞭素官作五湖之長非盡由始安之匡扶廬陵之翼贊也所以北騎憑陵而有降霧之異西藩窺覲而有折翼之祥蘇峻內難而七豎不驚苻堅外侮而疆圉無損雖銅環之傳疑終玉璽之應識易曰水流濕火就燥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蓋移祚之有遲速卽基惡之有淺深矣必以惠之不廢也迫尤於世祖之寡斷安之得立也委過於烈宗之因循固哲士濟變之良圖豈儒者推原之先見乎夫典午之德固無論矣宣以狐媚猶有功之可稱文以狙詐竟唯刀之是視食報於後亦不爽焉由此觀之兩晉之亡也匪特惠帝安帝不任其責也世祖烈宗不受其咎也卽其遲速延促之故亦默囿於帝謂鑒觀民情詛祝者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有旨哉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十

桓沖論

自古姦雄竊命亂賊干統曷嘗不父子遞承兄弟相嬗藉彼遺業奮厥詭謀魁柄不使旁落神器遂爾暗移漢之爲魏魏之爲晉徵諸簡策大抵然矣若夫總已成之資當可爲之會稽首歸藩復子明辟如桓沖者詢宣城之肖子典午之忠臣焉晉書稱桓沖代兄溫居任盡忠王室謝安輔政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都超亦深止之沖皆不納處之淡然於戲心跡若此可謂忠矣夫簡文憑几之後孝武委裘之初宣武告殂餘威尚在雖九錫之文未下而三讓之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十一

儀將作使沖如前之馬昭繼師後之高洋繼澄獨秉軍國之軸兼擅中外之權安見不似石馬之代當塗河殲之攘拓跋也乃授政東山出鎮北府恪守臣節致恭王朝此其純忠胡可及哉或謂王謝當時雅負人望畱之不爲已用殺之則失士心故守在躬之短坦不路厥兄之故微爲此言者豈獨疏於考古之識不樂成人之美抑亦導後世以篡殺之禍機予大盜以矯虔之口寔矣故謂其可以取而不忍也後人將慕沖之大節而效忠焉謂其不得已而不敢也後人將鑒沖之失計而肆毒焉自非阿衡之篤業元聖之勤施則持太阿之柄據天

下之圖孰肯獨抱丹衷貽譏青史哉昔臨洮既誅於京兆天柱已戮於洛陽然而催汜之屬信賈文和之狡策隆兆之徒從司馬子如之急計驅涼州餘衆統秀容醜類猶能爲害於漢室構釁於魏廷豈有桓沖處全盛之時秉積威之漸智反出姑臧年少雲翔武夫之下邪至于王子師東京之貴公臨淮王北朝之懿戚其品秩之崇聲名之重方之琅邪舊族陳雷高門正恐未易軒輊也乃一則屠之如孤狔一則割之如腐鼠沖若存問鼎之念萌縮璽之望則魏武之於北海晉文之於中散處仲之於周戴元子之於殷庾有前事矣復何忌於安石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十二

何愛於叔武也且桓南郡一豎子耳席先世煥休之惠控江陵士馬之緒假甘露之祥無亡鏃之費居然化家爲國易晉而楚又况沖之沉毅老成久更戎事者乎觀後靈寶伏辜義熙返正劉裕以桓沖忠誠特宥其孫允徙于新安嗟乎沖之忠誠宋武尚知之矣論古之君子慎無求夏瑱之考季趙璧之瑕可也

金宣宗遷汴論

宣宗貞祐二年四月及蒙古和五月以中都難守謀遷南京徒單鑑諫不從命完顏承暉抹撚盡忠奉太子留守中都遂與六官啓行至良鄉扈衛軍斫荅作亂蒙古主曰既和而遷是疑我也乃遣明安援斫荅會其兵圍中都宣宗聞變使人召太子七月至南京太子去中都益懼明年蒙古攻破之土地日蹙不二十年金遂以亡論者或謂南遷之舉適足爲蒙古用兵之口實此兒童之見也策敵者不問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而以和爲可恃豈金不南遷而蒙古遂不再至乎重門洞開幸盜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十三

不來反咎擊析者召之母乃愚甚吾則謂當問南遷之失不失不當問蒙古之來不來蘇子之論平王東遷述爲賈之言曰我能往寇亦能往王導之言曰北寇方強不可示弱據此二者爲平王罪非篤論也何則我能往寇亦能往則遷庶可以逃死不遷則坐而待死矣徒知示弱於寇之爲可虞而不知示弱于民之爲尤可虞也吾論宣宗南遷之失蓋別有說焉夫兩軍之戰其勝負也不在眾而在有所恃不在力而在作其氣有所恃則無恐作其氣則敢鬪無恐則人心不搖敢鬪則人心思奮今夫興廢之數雖智者不能預燭其幾而况蚩蚩之

情亦安知國之將亡而先生張皇怯懦之心乎顧在上者有以維繫之耳田單之神師陳涉之狐鳴皆所以示之有所恃而作三軍之氣也嗟夫人君之爲人心所攝者又豈特神師狐鳴之微而已哉國勢岌岌之時百計扶持尚恐人心之不固矧在上者以退避率之而能有濟者乎蓋蒙古之破中都也非蒙古破之宣宗自破之也中都之不守也非兵力之不能守宣宗已去人心無所恃而其氣不足以守之也宣宗誠能於當時厲兵秣馬繕城積粟示民以必死使之無恐教之敢鬪敵兵若來背城借一蒙古雖強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此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

論

十四

播遷顛越倉黃南走以汴爲家與讐敵鄰僅以區區承暉輔以僨事之盡忠困坐孤城而望其收拾渙散人心效死固守爲河南之屏蔽蓋亦難矣乘舟而遇風也不思收帆定柁以待之乃棄舟抱片板汨沒波濤之中冀以達岸有是理乎彼宣宗者抱板者之智也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

受業績溪周樹屏

校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一

歙凌廷堪次仲撰

連珠

擬連珠四十六首 井序

傳鶉觚連珠序以爲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受詔作而劉舍人任中丞皆云揚雄肇爲連珠疑不能明也厥後魏文帝王仲宣謝惠連梁武帝沈休文吳叔庠皆有此體而陸士衡之演連珠五十首庾子山之連珠四十四首最爲富而工也又潘元茂有演連珠顏延年有範連珠王仲寶有暢連珠他如梁武帝有賜到溉連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一

連珠

珠簡文帝有被幽連珠劉孝儀有探物作豔體連珠率因其體而惟廣之者孟堅受詔作故首云臣聞士衡諸人或效之或演之故亦云臣聞子山非受詔作則云蓋聞孝儀作豔體則云妾聞也唐以前連珠之盛如此至姚賈之唐文粹竟無一篇蓋元和以還魏晉之風漸微矣已亥客於鑾水欲學爲文苦無塗徑竊謂連珠之體編金錯繡比物喻情而對偶聲韻靡所弗備於初學爲近時方讀三國志遂組織事之相類者姑擬爲之羞沮未敢示人也十餘年來不復省憶辛亥發篋得於蠹簡中以其覆簣之始不忍棄也乃少加潤色錄而存焉

別云僕聞者緣作於傭書之暇匪表異也

僕聞二氣迭運日在東井則陰生五德遞興律中林鐘則庚伏違時故奏效難順序故成功速是以漢失其鹿黃星已腐夫九五蜀得其龍赤符寧迴於百六

僕聞縣物於衡不能臆爲輕重列貨於廛不能私爲貴賤是以魏武臣節終身而三祖並紀劉宗帝制自爲而二牧同傳

僕聞夏翟不材而鸞鳥慙其色黔驢無技而猛獸畏其聲是以許靖負月旦之名作公於西蜀劉表竊顧厨之譽假節於南荆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一

連珠

僕聞鱗鬣非龍龍得之則貴瓜牙非虎虎藉之則威是以丁敬禮尚主以眇目而蒙棄劉元德對客以無鬚而見譏

僕聞勇與勇角勇出其下則莫支智與智爭智在其先則無敵是以易京之鼓伯珪怖若鬼神官渡之車本初驚爲霹靂

僕聞瓊琳可碎其堅不可奪竹箭可剖其節不可移是以田子泰不忘故君昆拔棄之如土臧子源不負郡將鼎鑊就之若飴

僕聞築塲於中野藩籬不可不修爲室於通都垣墉不

可不備是以張既刺涼土而丁令盧水降梁習領并州而烏丸鮮卑畏

僕聞士無嫌惡區之以貴賤則鼓舞民無秀頑誘之以利害則歆動是以陳羣設上中下九品而論人張衡造天地水三官而惑眾

僕聞介冑無擊刺之能禦兵則過於戈戟錢鏐有耕耨之績伐木則不如斧斤是以攻不足而守有餘子桓再屈於黃武治國長而用兵短孔明屢挫於曹真

僕聞昧其實而獵其名鼠臘可以充璞取其文而遺其質魚目可以混珠故考德行則非類紀簡策則不殊是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一

連珠

三

以建安九錫之篇辭同訓詁延康三讓之令跡姚唐虞僕聞易象咸恒聖賢不禁詩書寤寐愚智所齊是以張車騎之桓桓曾納夏侯氏之女關溫冠之嶽嶽亦乞秦宜祿之妻

僕聞塞耳盜鐘聽者覺矣掩目捕雀觀之顯然是以魏公建國之初苟合君持論而中止先主稱王之際費從事忤旨而左遷

僕聞良工績形而不能摹其肝膽明鏡辨貌而不能察其性情是以曹牧尋讐寄百口於張邈劉君顧命托六尺於李平

僕聞稼穡不興則百姓無以爲天輓輸不繼則三軍無以托命是以董昭上鑿渠之策而邊塞平棗祗建屯田之議而中夏定

僕聞震風盪海魚鼉竄於頽波疾雷破山鳥獸驚於空谷是以許攸割淳于之鼻而仲家潰牽招捉韓忠之頭而峭王服

僕聞匠選杞梓采之爲棟樑逢松栢析之作薪是以呂範事英爽之君奉公而致位鮑勛遭谿刻之主持法而隕身

僕聞神羊之角金剛遺之而撓靈獬之齒寶鑑見之而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一

連珠

四

繼是以馬超有信布之勇閭行以折矛撻其項張郃有韓白之材葛亮以飛矢中其郤

僕聞菁茅非寶因宗廟之薦蓬蒿主璧誠尊加繅藉之光益重是以杜預爲仲達之女婿注左而盛行王肅乃子上之婦翁難鄭而見用

僕聞九疇之書劉向演之而爲傳五行之志班固錄之而成史何則達士職治亂之幾儒者闡天人之理是以晉基未建張掖之石馬出董卓始生臨洮之銅人毀

僕聞牛羊互競於原野嘉禾由之而損鼃鼃自深其窟宅高岸因之而墜是以審配郭圖爭權麗而覆袁劉放

孫資保利祿而亡魏

僕聞四時之序如轉轂寒往則暑來三代之治若循環質損則文益是以三公災異策免之制當塗代漢而始除郡國選舉限年之條黃初改元而方草

僕聞樽櫟當路非材亦除荃蘭在庭以臭自殆是以孫文臺之殺王叡坐其無知曹孟德之害孔融不必有罪僕聞文命鑄形不能盡天壤之怪商高布算不能窮象緯之奇是以述武擔之舊聞山精幻爲女子紀秣陵之軼事煥感化作小兒

僕聞宇宙之理廣大不可測之以小慧耳目所接微眇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一

連珠

五

不可斷之以私智是以魏文謂火浣布爲非有而西域獻其物秦朗謂指南車爲必無而博士製其器

僕聞虓虎負嵎猛士莫撓蛟龍離淵匹夫能制何則阻險則彼無所施就夷則此失所恃是以蜀窺邊而野戰烈祖豫策其窮吳棄水而陸攻明皇坐乘其弊

僕聞日月無停晷西伏則東升江海無駐波前過則後續是以戲志才既逝乃生郭嘉黃公衡已降復來孤篤僕聞睦鄰并敵示之以信則少安保境分疆推之以誠則恒固是以幼節慷慨飲羊公之藥而不疑子敬英雄赴關侯之會而不懼

僕聞振轡於平原善騎則逢蹶攀藤於絕壁緩步則獲安是以樊城之圍千禁七軍皆沒秭歸之敗向寵一營特完

僕聞伏鷃以雞屆期亦有續桃於杏當春亦華是以施然易朱姓而建功本爲後於舅氏王平托何宗而效節緣寄養於外家

僕聞概平疇者漁漚不在瓶罍之有無扶大厦者梓材不在丹雘之得失是以世祖曉五兵而高壽獲其羽蓋彥士通六藝而成濟犯其警蹕

僕聞爲國忘家理原互足作忠移孝誼不相違是以陳宮之叛兗州畢諶以親而東邁劉琮之棄荆域徐庶以母而北歸

僕聞邪正由已鳴梟本賤於鷙鸞禍福在人豺狼或逸於牛馬是以王蕃整躬以匡世碧血灑於殿前潘璋殺人而取財白首終於牖下

僕聞貌間姬之象增損則失真聚棠谿之金散逸則難購是以陳思王定丁廙之文及身而不敢鍾太傅編荀攸之集垂老而未就

僕聞燕必於震瑟笙交作食必於廟俎豆畢陳是以子廉奏伎侑觴致非於楊阜元讓命婦出飲蒙誚於衛臻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一

連珠

六

僕聞方寸之地日浚則口深靈明之府愈探而愈變是以編鐘造於柴玉杜夔議其不和連弩製自武侯馬鈞譏其未善

僕聞蜚蜚之丸歷千轉而猶穢蒞蒞之佩經百紉而尚芳是以陳泰爲元方之孫剛正由於夙昔孟達爲伯郎之子變詐是其故常

僕聞伯有介而馳非鄭人之虛構彭生豕而立豈齊襄之妄焉蓋聖人知其情狀而俗士惑於拘牽是以游功曹之魂死報胡軫王司空之鬼生擊晉宣

僕聞所必報者不戴天之仇讐極難忘者未際時之知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一

連珠

七

遇是以龐會入蜀盡滅關氏之家曹武過梁獨拜橋公之墓

僕聞才優於任無事矜持學懋於名奚須矯飾是以臨淄之傳粉未礙酬賓文偉之園基自能辨賦

僕聞鷹隼欲擊而先舉懼驚禽之竄逸狸狌將擒而故縱玩怯鼠於股掌是以掩軍百尺折簡而致王凌屯兵洛水奉表而廢曹爽

僕聞三古難迴小人恆緣以藉口六經易鑿大盜多假以飾躬是以剛卯運移罷三公而置丞相典午圖啟復五等而建上公

僕聞棟楣縝栗者非一蠹之穴所能傷隄防完固者非一蟻之封所能壞是以壽春壘就朱異不遑拔全憚而遽還西陵圍成楊肇不獲迎步闢而致敗

僕聞探驪偶得再往必危畫蛇倖成多求則辱是以元遜矜東關之捷卒挫於新城伯約紐洮西之功終撓於段谷

僕聞素靈已熄尉陀不能干孝文之統火政復昌子陽不能分建武之位是以備權兩主魏收目之以爲僭吳蜀二書劉琨別之而曰僞

僕聞傳聞黑白識者必詳俗語丹青君子宜慎故作僞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一

連珠

八

者徒勞路虛者常損是以郭沖五事裴少期則以爲多誣陸凱廿條陳承祚則以爲難信

僕聞明堂琴瑟雅音以和易爲高太室尊彝法物以端嚴見寶是以王司徒立朝亮直經術而蘊文章高太尉御物寬平富貴而兼壽考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一

受業宣城

綽有鈞權叔

校

洪惟濱西涯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二

欽使廷堪次仲撰

書一

與章酌亭書

昔鮑明遠之傷離驚禽夜起江文通之惜別征馬寒鳴以彼托興篇章猶深縈縈況僕真處此境者哉別時春草方茁今茲早梅又華人去白沙未逾千里日躔黃道已閱一周撫時望遠觸緒懷人脉脉者此衷綿綿者此意不能宣之於口不能喻之於心乃者學業何似起居適否僕思極而夢夢覺復思思夢如環循生迭起僕况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書一

如是足下自同矣爾其宿雨初足新潮漸長望盈盈之水度遲遲之日柳既黃欲藏雅麥亦青能覆雉設與足下共巾車而熙游藉芳徑而眺矚登曹子桓之廢臺尋謝安石之遺壘致足樂也至如繁霜侵戶朗月入樓庭樹疎而墜葉風篁淒以成響楚客咸知已九辨寫其情漢臣思美人四愁寄其慨設與足下踐對牀之舊約尋促膝之古歡開尊以永今夕撫劍而論往代中宵屈指則又唾壺欲碎矣嗟乎人生值嘉辰逢勝地羈棲乏侶索處鮮倚雖平生邂逅之交疇昔諧談之客猶且念之不置者人之情也况僕於足下乎近者南雪在地北風

滿天平原之枯草如沙大澤之濃雲似幕長江墨色斷雁呼羣遠岫蒼然妖狐嘯侶又安得與足下臂俊鶻馳怒馬神珠應手烏號挂腰披紫綺之裘飲黃麀之血屠門大嚼聊快人意乎夫寄身造化之內托跡形骸之中而欲淡焉接物境過輒忘自匪漆園之夷曠桑門之覺悟竊恐未易臻此也尚記乙未之年建亥之月與足下躡郁洲別峰躋蒼梧支麓右瞻廣關左望遠海暮色赴山紫翠交映足下凝睇久之謂僕曰垂髫微遜斯夕聚首乘輿偕游似無足異別後思之當復黯然耳事更五載天各一方回憶斯言非深於情者不能道也寄來近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書一

二

詩語長心摯把玩吟諷如親顏色冬間北返良晤非遙伏惟珍重廷堪頓首

復章酌亭書 辛丑

芳草如積懷人正深尺素乍來啟函而笑伏惟文社日新快慰無已并知搜金笈於龍威注王溪之獼猴夫句用雲添良辰寄感巧同鶯囀本意滋多繹古人之深心賴後世之巨眼誠爲盛舉自屬必傳然而竊有惑者請得言焉元裕之詩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此在當時應發茲慨若生今日定無是說何則蓋體物西崑習沿北宋但知摛摳罕見爬梳既非若少陵之有魯豈黃鶴太白之有齊賢士贊也又非若坡老之有元之龜齡涪翁之有青神天社也王在璞中珠沉淵底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書一

三

不得不望卞和之剖象罔之求也自明及今時移事異道林長孺釋之於前平山午橋箋之於後三首碧城或窺初旨一篇錦瑟已得解人頃聞徐湛翁馮孟亭兩君復有所撰譬之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作者既眾讀者恆寡夫崑山之旁以玉抵鵲彭蠡之濱以魚飼犬物多則不貴數見則不鮮也苟弊精神勞楮墨孳孳耗日汲汲窮年卽令奇外出奇終成屋下架屋事匪刻舟理難膠柱踵事而增不如其已且善居積者貨之所聚則棄之善治生者聚之所趨則避之至於著書何獨不然僕與足下幼而學賈故其議論不出所習想聞斯言當發

大噓也比因刪改辭曲雷滯廣陵所對者惟箏師笛工所讀者皆傳奇雜劇淮南佳麗見而益愁竹西歌吹聞之增感安得乘風高舉卽日言旋與足下月下開尊花前攜手互酬新詠同話舊遊也時齋在此近狀頗佳序堂曠雲諸君想各無恙草草奉復不盡欲言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一

四

與程時齋論曲書

時齋足下承示新曲讀之暢甚竊謂雜劇蓋昉於金源金章宗時有董解元者始變詩餘爲北曲取唐小說張生事撰絳索調數十段其體如盲女彈詞之類非今之雜劇與傳奇也且其調名半屬後人所無者元興關漢卿更爲雜劇而馬東籬白仁甫鄭德輝李直夫諸君繼之故有元百年北曲之佳僕指難數然世所傳雜劇大半以四折爲準其最多則王實甫西廂記之二十折也其書潤色董本亦頗可觀今爲吳下妄人點竄殆不堪寓目元之季也又變爲南曲則有施君美之拜月柯丹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曲一

五

邱之荆叙高東嘉之琵琶始謂之爲傳奇蓋北曲以清空古質爲主而南曲爲北曲之末流雖曰意取纏綿然亦不外乎清空古質也自明以來家操楚調戶擅吳歈南曲寔盛而北曲微矣雖然北曲以微而存南曲以盛而亡何則北曲自元人而後絕少問津間有作者亦皆不甚踰閑無黎邱野狐之惑人有豪傑之士興取元人而法之復古亦易爲力若夫南曲之多不可勝計握管者類皆文辭之士彼之意以爲吾既能文辭矣則於度曲何有於是悍然下筆漫然成編或謂稊豔或矜考據謂之爲詩也可謂之爲詞也亦可卽謂之爲文也亦無

不可獨謂之爲曲則不可前明一代僅存儻者周憲王陳秋碧及吾家初成數公耳若臨川南曲佳者蓋寡驚夢尋夢等折竟成躍冶之金惟北曲豪放疎宕及科譚立局尚有元人意度此外以盲語盲遞相祖述至宜興吳石渠出創爲小乘而嘉興李漁效之江河日下遂至破甕決裂不可救藥矣四百年來中流砥柱其裨畦之長生殿乎足下愛裨畦守法之嚴而惜其立意未善乃反其事以曹鄴梅妃傳譜入新聲爲一斛珠傳奇而法律亦如裨畦不廢元人繩墨誠斯道之功臣也頃與酌亭同閱終卷滿引而醉不禁發其狂謔以供一噱足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曲一

六

下其亦以爲知言否也不宣

與汪繡谷書

繡谷足下前蒙見規謂廷堪近日稱許不慎交游鮮擇品題下及於凡庶綢繆浪結於童幼恐於聲華無益聞望有損甚善甚善然足下所謂慎者徒慎於名位之崇卑擇者特擇於年齡之壯穉則僕未敢以爲信也夫三尺之水豈無嘉魚半畝之園必有芳草况隨珍在暗已驚照乘之彩豫章初生自具參天之勢安在枳棘偶棲卽是凡品芹藻未擷便非佳士也馬八尺則爲龍雲三色而成喬雖困在峻阪棲於深岫而厯塊之步不能掩也騰霄之氣不可遏也必待遵道遵路爲霖爲雨而後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書一

七

吞嗟太息不已晚乎今夫乘車者必察輪操舟者必砥楫朱軒繡幃皆飾觀也錦纜牙檣皆虛器也故魁傑岸異之子不可以爬角驂駒少之博通淹雅之流不可以貂裘負籠怪之昔賈誼年少而有伊管之才劇孟布衣而爲吳楚所重足下豈未之知邪抑吾聞之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食不必牲牢要之適口苟其學問相益奚取龍頭之貴苟其臭味相投奚取馬齒之長倘奉蘭茝於飲食徵逐采葑菲於冠蓋紛呶則何異煎流水而求冰沃冷灰而取火哉一時之譽千載之名果孰重而孰輕也杯炙酸辛典籍芬芳果孰短而孰長也易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詩曰爰有樹植其下維擇以此言慎可謂慎之至矣以此言擇可謂擇之精矣各有面目不能強同各有志趣不能強合足下之論近於藉稱許爲聲氣引交游爲光寵實有未安於愚心未愜乎鄙意者非敢巧言如簧以規爲瑱也伏惟照察不宣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書一

八

上沈馬翁覃溪師書 甲辰

昔左思賤士得皇甫謐而譽成宋果凡材見郭林宗而品立故散木遺匠石而喜驚馬顧伯樂而鳴誠以師資不易而知已良難也廷堪江淮章布吳越斗筲藏修所積不逮二子遭遇之隆乃逾皇郭遂爾不羞卑陋奉贊講堂用感恩施執經函丈持寸莛而叩巨鐘抱片鱗而溯滄海方懼孤根薄植揮諸門牆何期略分原情忘其名位命除草野之鄙習使就科舉之正塗口購手畫而命耳提自顧何人獲此非分往往中夜傍徨不禁感而欲泣也當去歲發憤之日正京兆賓興之期入栗成均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書一 九

賢焉就試適值大君子秉鑑天邊持衡日下冀爾鄉薦之末以報期望之深究之更駕之馬朱就約衡齒莽而耕終難刈獲秋風淪落顧影自漸復蒙撫旣焦之相拭已別之璞加以朱絲藉以繡繡使枯木有琴瑟之思頑石有圭璧之想高誼殷拳雅懷真摯求諸斯世亦云鮮矣冬間言邁歸省老親今春娶婦廣廈攜家胸海俾廡下無井臼之勞堂上有滄漣之奉便可安然北行不煩南顧矣伏思長安米貴古有成言苟非半榻能安一枝可借則已勞心於衣食豈遑肆力於文章不敢告之苦衷不能言之瑣事諒必俯鑒之耳拜別以來窮愁交迫

未敢一日廢學以孤盛心治經之暇便習時文攷古之餘兼求制藝第回惑孔多扞格不少俟詣扶風之帳再問侯芭之字也廷堪少好六朝辭賦爲文喜作選體每見近代名家以此爲諱於是起衰八代既愧退之酌雅六經復慚子固徒以結習已深未能輒改今年在揚州見汪君容甫研經論古偶及篇章汪君則以爲周官左傳本是經典馬史班書亦歸紀載孟荀之著述迥異於鴻篇賈孔之義疏不同於盛藻所謂文者屈宋之徒爰肇其始馬揚崔蔡實承其緒建安而後流風大暢太清以前正聲未泯是故蕭統一序已得其要領劉勰數篇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書一 十

尤徵夫詳備唐之韓柳深諳斯理降至修軾浸失其傳是說也同學或疑之廷堪則深信焉第云文藝厥故難明譬彼儒林其則不遠夫靈均之高會規矩不猶漢晉之授受專門乎昌黎之力排駢麗不猶洛閩之高談性命乎北地之追秦漢何異姚江之致良知也震川之祖歐蘇何異餘干之主忠信也雖門徑岐趨冰炭殊尚而衡諸舊訓總屬背馳世儒言學則知尊兩漢而論文但解法八家此則廷堪所滋惑者矣獨是汪君旣以蕭劉作則而又韓柳是崇良由識力未堅以致游移莫定猶之易主荀虞而周旋輔嗣詩宗毛鄭而迴護考亭所謂

不古不今非狐非貉者也愚見若是未知適從伏惟教之又有儀徵阮君名元字梁伯者年踰弱冠尚未采芹其學問識解俱臻極詣不獨廷堪瞠乎其後卽方之容甫鄭堂亦未易軒輊也素知愛才若饑渴謹以奉聞餘情縷縷不盡所云廷堪頓首

荅牛次原孝廉書 丁未夏

廷堪再拜辱惠書云近頗學漢人隸書僕竊以爲非也僕向者勉足下畱心秦漢以來金石文字者誠以其有益於考訂由此漸可窺六書之蘊證經史之疑非謂之爲法帖而執筆以摹之也古之著錄家如歐趙洪薛皆於金石文字中學古有獲非寶其字畫之工整也此數君者何嘗擅能書之名哉今夫王者紀功考工制器以及廟中之碑壙中之石墓前之表類皆記歲月書名氏導揚盛美傳之無窮後之學者披深林探絕壑穿宿莽掘荒原搜之拓之尋之釋之其幸而存者可以觀一代

之制度焉可以補六經之訓故焉可以辨諸史之信疑焉可以知小學之遞流焉所關係者良非淺鮮故可寶也汴宋之初以南唐所藏歷代法書彙而刻之謂之曰淳化閣帖法帖之名由是而起其中大半僞作多不可信嗣是而後纖兒小夫各以所購前人手蹟或尺牘數行或詩歌數簡或真或贋皆刻之於石名曰彙帖而執筆以摹之自稱賞鑒家此鈔胥之流賤者之事與金石文字兩不相涉也而不學者昧於古今圖於習俗遂以漢唐以來碑版亦強名之爲法帖而執筆以摹之嗚呼亦可哀已夫執筆以摹之非畢生之力不能工卽工矣

亦僅徒隸之所長僉子之所貴耳人生精力有限敝之於此殊爲可惜趙古則云禮樂射御之習舉掃蕩之所存者惟書耳書又工乎點畫波折之間務奇巧逞姿媚至於六書則茫乎其未聞知也今之學者豈不坐此蓋嘗論之六經諸史聖人之道法在焉先王之治術存焉儒者訓故之章句之抱殘守闕存什一於千百後世辭章之徒乃第獵其采藻以供取青妃白駢四儷六之用方且自以爲得也商周鼎彝之屬好古者得之考其形模輕重高卑廣狹之故借以知傳注之得失箋疏之僞誤律度量衡古今之同異故購求之不遺餘力而商賈

負販之流僅賞其形狀之古質青翠之斑駁而已至於左圖右史之設則以文字所不能明乃爲圖以明之所以輔典冊之不逮也天象非圖不明輿地非圖不明宮室非圖不明器服非圖不明揖讓登降非圖不明年經月緯旁行斜上非圖不明史記十表圖之屬也故鄭漁仲於藝文之外另爲圖譜一略誠通儒也圖之所係如此唐以前間有畫古今忠孝節烈之人者雖失圖之義然猶可考其衣冠器物之制自是而後有以澹墨約略作山川草木之形自云工意而世之陋夫什襲藏之以當卧游者凡此數弊其與以金石文字爲法帖而執筆

以摹之者何以異耶以經史爲辭章有識者猶知非之以彝器爲玩物以圖譜金石文字爲書畫適情之具世之君子習爲固然莫或非之矣嗟夫以儒者孜孜矻矻考訂之學而乃與茗盃香鑪一例視之何其傾乎誠哉夏蟲之不可語冰也此固足下所深知聊爲足下一暢發之耳伏惟照察不宣

與阮伯元孝廉書 丁未

伯元足下六月二十七日南昌使院奉到好音知動履勝常爲慰僕今年五月到南昌七月將有大梁之役奔走道塗學苑荒落辱以著書相勉愧汗無地竊以儀禮一經在漢與易書詩春秋並列爲五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皆以此書爲禮經後人不曰禮經而曰儀禮者猶之易曰周易書曰尚書也若周官則另爲一書漢志附於禮家者亦如逸周書附於書戰國策附於春秋非禮之本經也至於二戴氏之記乃章句之餘雜記說禮之言互相引證不但非禮之經且與傳注有間蓋猶易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書一

十五

之有京房易傳書之有伏生大傳詩之有韓詩外傳春秋之有外傳國語而已故鄭氏既注禮經又注戴記既注尚書又注伏傳此其例也自范蔚宗有三禮之稱而經傳不分後儒奔陋東之不觀六籍遂闕其二本經心竊惑焉今擬區其門類爲禮經釋名一書年來粗有規模到都日當以艸創請正也至於大戴禮記一書中如夏小正曾子十篇武王踐阼五帝德帝繫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朝事公冠等篇又三朝記七篇何遽不如小戴而世久廢之其書自三十九篇始共十三卷三十九篇或作四其八卷有周盧辯注所闕者王言哀公問五義十篇

哀公問於孔子

此篇見小戴禮三本禮察夏小正五帝

記即哀公問禮三本禮察夏小正五帝

德帝繫勸學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朝事投壺此篇與異十五篇耳足下何不因其有注者疏之其失者正之其無注者補注而復疏之其諸本異同之處并仿陸氏之例爲釋文一篇以附於末庶幾此書體例與小戴春秋三傳同此亦千古之業也來示云矯疏不破注之說誠爲有見然以疏不破注爲謬說則不然疏不破注此義疏之例也劉光伯黃慶之徒公然違注見譏孔賈若以爲謬而矯之恐又蹈宋人武斷之習矣廷堪再拜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二

書一

十六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二

受業宣城

仲澍
高嵩貢臣校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

歙凌廷堪次仲撰

書二

大梁與牛次原書

戊申

在南昌從忠叙師所奉上手牋亮塵清聽嗣即鼓彭蠡之棹挂荆江之帆於去年八月秣馬夏口稅駕夷門畢尚書以忠叙師之雅不嫌微賤爲之設館授餐幕府賓客故盛起居食息尚復適意度足下聞之有不臨風念遠倚樓惆悵而情馳坂上者乎今夫大梁天下四戰之區也東瞻睢上驚沙亂起則條侯用之委吳而彭王所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以苦楚也西望滎陽成皋之間劉項遺壘隱轡可見未嘗不升高搔首想其英風側聽河聲遙疾疑聞拓跋氏之鞞鼓而嗤元嘉將帥又何懦焉前指官渡百里而近尋魏武經營之跡而蝕戈遺鏃耕夫往往獲之僕少生海澨長游水鄉未覩中原之雄闊與夫高山大川之形勢譬鷄棲于埭燕巢于屋比因飢寒所驅獲此壯觀橫史而訪荷暉之屯載酒而問侯嬴之里其方寸之盤紆陳編所觸發蓋不僅如前所云云也而或者搜斷碑半通刺佚書數簡爲之考同異校偏旁而語以古今成敗若坐霧縠之中此風會之所趨而學者之所蔽也惟足

下洎武進孫郎廣陵阮子吳下江君竝窮經稽古而上下千載雅懷高識異於近之君子此間新交雖有數賢或吟情頗豪或游道甚廣求其如足下俊爽豪邁卓爾不羣固未易數數觀也昔陳思撫劍東顧念吳會而心馳季重聞箏北發藐備權而情躍此皆文人之夸辭非吾曹之所許也願足下得時而駕擁旄建節一雪斯言耳今天下澄平百姓豐樂田者歌于野獵者勞于道僕他日倘倖獲一第備員諸曹亦思爲

國家宣力少酬其生平如其不然則退伏空山循陔著書成一家之言以自娛樂布衣諸生忽作此論使外人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二

聞之有不掩口胡盧者邪足下知我自不以爲誕謾也郵傳甚便幸時惠好音廷堪頓首

與焦里堂論路寢書 壬子

里堂先生足下承示羣經宮室圖受而讀之至宮圖第八篇新考定路寢之制鄙意竊有未喻者寢廟之制見於禮經鄭氏注詳矣寢廟制皆如一鄭又謂天子路寢制如明堂此說非是觀廟命可見

後儒雖偶有異同不足據也今足下乃改之以爲東堂東鄉東夾在其後西堂西鄉西夾在其後東序則曲而指于東西序則曲而指于西西房之後又增一北堂與東房之北堂北階相竝曲引經注以證之辨則辨矣恐未能合經注之本意也今以足下所引者聊一獻疑焉願足下教之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餼饗本書誤于西堂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三

下注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坵南齊于坵雖近西壁尚與西堂廉相直故亦云西堂下也注所謂南齊于坵者指餼饗所在也非指西堂也特牲記曰餼饗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相稷在南所謂南北直屋相者卽南齊于坵也稷在南者稷饗在黍稷南也注本易解足下不讀稷在南一句而以爲指西堂在南檐之北北檐之南恐不爾也又引特牲饋食云盛兩敦陳于西堂注盛黍稷者宗婦也遂謂西堂若面南是時畢賓眾兄弟列于階下主婦宗婦不當登降其間案特牲饋食禮視餼饗及陳兩敦之際畢賓眾兄弟尚未至也何容

代爲慮乎燕禮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此小臣師之位也又云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面爾卿此公自阼階席上降階而爾卿也今足下刪去降字又刪去爾卿字以爲小臣不當與君竝立疏矣卽以此位而論公位亦在小臣師之南小臣師在公後也何得云竝立乎蓋東堂西堂皆南鄉東夾在東堂之北西夾在西堂之北公食大夫禮東夾南東夾北者皆以近夾故也東堂下者卽阼階東也西堂下者卽西階西也堂東者卽堂之東壁下也堂西者卽堂之西壁下也故大射有次三耦皆俟于次鄉射無次三耦則俟于堂西祖夾遂亦于堂西取其隱蔽而已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四

今足下以堂西爲在西階西則鄉射三耦祖夾遂皆在顯處矣東堂下爲東堂之東則小臣師轉在隱處矣無是理也足下又引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卒畫自北階下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爲由北階可至于堂之證案升自北階由東房而至于堂自是寢廟本制與足下新解無涉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醴醬及薦六豆之等此是公親爲主人故餼自東房而出聘禮歸饗餼六豆之等陳于兩夾此是聘賓卽館之後主國之君使卿歸使者饗餼之禮無主賓之儀陳之而已與公食大夫禮迥不相侔也而足下

申之曰夾通于房陳于夾以便薦于房也豈聘賓在館
自爲主人由東房薦饌于席乎且東夾之饌自東房出
西夾之饌亦自西房出乎主人在階上故饌皆陳于房
非鄉飲燕食饌自東房而來者皆先陳于東房不聞由
夾而至於房也况陳饌于賓館之禮與主人親食賓于
廟之禮判若徑廷而以之互相比勘似亦牽強大射儀
云賓之弓矢皆止于西堂下又云賓降取弓矢于堂西
李氏釋宮以爲西堂下卽堂西此蓋經之變例無容曲
爲之解足下皆反之所謂強經以從己耳東序之東爲
東堂西序之西爲西堂鄉射所謂賓與大夫之弓倚于

西序者卽正堂之西序也足下謂東序西序指東西堂
之序非正堂之序若然則正堂二序東西堂各二序兩
北堂又各二序是廢廟凡十序矣何禮經僅曰東序西
序而不分析言之乎案公食大夫禮立于序內西鄉注
不立階上示親饌所謂序內者卽堂上東序之內也
如足下所云東序曲而指于東則序內竟在何地乎足
下又引鄉射謂東序東非東堂不曰東堂而曰東序東
益知東堂西堂非南鄉案鄉射主人弓矢倚于東序東
者卽東堂也如但曰東堂不變文曰東序東則弓矢倚
于東堂何處乎卽東堂東鄉東序曲而指于東則足下當曰東序南不得曰東序東矣

不融會禮經之全而觀之僅節取其一二語宜乎多窒
礙也凡足下所據以爲說者唯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
東夾南西而北上鄭注雖自明晰而說者間有異同或
可附會其他則不敢以爲然也如鄙論非是亦乞破其
迷惑進以所未逮幸甚幸甚

與胡敬仲書 癸丑夏

久不得音問都中奉到手書如親聲欸也并悉道履勝
常伏惟萬福所云近之學者多知崇尚漢學庶幾古訓
復申空言漸結是固然已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
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借之以竊名豈如足
下真知而篤好之乎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
遂可盡其源流卽如今所存之十三經注疏亦不皆漢
學也蓋當論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其
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譁然攻之其既
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譁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七

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
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亦必有一二
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變之既久有國家者繩之
以法制誘之以利祿童稚習其說耄耄不知非而天下
相與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則又有人焉思起而變之此
千古學術之大較也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施孟梁邱京
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氏詩齊魯韓氏禮大小戴慶氏
春秋公羊嚴顏氏春秋穀梁氏黨庠無異學授受有專
家西京之盛蔑以加矣哀帝時劉歆欲立左氏春秋毛
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怨恨眾議沸騰龔勝乞骸師丹

大怒建武初韓歆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爲

不可陳元爭之而不從譁然而攻之者如此其眾也豈
非變於始者難爲力乎當是時數家雖不立學官而私
相講習亦有擢高第者至鄭君康成出括囊大典網羅
眾家所注諸經皆兩漢之不立學者易費氏書古文詩
毛氏禮則校以古文取其長者左氏則以授服子慎於
是天下皆靡然從之矯之者獨一王子雍耳雖然東漢
所立十四博士猶未改西京之舊及魏晉以還也鄭氏
之易書詩禮服氏之左傳始立於學官延至永嘉之後
西京立學之書遂掃地而無餘此學術之一變也魏王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八

輔嗣以空言講易好異者競相祖述而范甯謂其罪浮
於桀紂蓋有識者猶或非之乃未幾而杜預之左氏春
秋出矣又未幾而梅賾之古文尚書出矣東晉太興初
周易王氏尚書孔氏古文左傳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
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竟省而不置自是而後南北分
裂之際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
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易書則鄭康成左傳則服子慎
詩則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蓋天下攻之者半而從
之者亦半其風會又不同於魏晉之初矣唐貞觀十二
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周易用王弼韓

康伯注尚書用梅賾所上孔氏傳詩用毛公訓故傳及鄭氏箋禮記用鄭氏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天下始靡然從之而鄭服之學寢微唯資州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少存漢晉以前之舊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此學術之又一變也由是而行之數百年雖其書不盡兩漢之遺而學者守訓詁而不鑿考制度而必詳陸務觀所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望人乎當時恪守五經正義者如此咬助趙匡舍三傳而說春秋時人未之或從也朱劉原父七經小傳出稍稍自異於傳注嗣是有疑及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九

繫辭者有排及詩書序者王文公導之於前宋文公應之於後大學中庸小戴之篇也論語孟子傳記之類也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焉別取而注之命以四書之名加諸六經之上其於漢唐諸儒之說視之若弁髦棄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從之較漢魏之尊傳注隋唐之信義疏殆又甚焉而浚儀王氏金華范氏數公者尚能以舊說自持者也元仁宗皇慶二年詔易用程氏朱氏尚書用蔡氏詩用朱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記用古注疏四書用朱氏章句集注明初因之此學術之又一變也元明以來儒者墨守程朱亦如隋唐以前儒者墨守鄭

服也元行沖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者則又寧道孔聖誤諱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陳氏經典稽疑郝氏九經通解開其端然其書或守誦習之說而未安於心或舍傳注之文而別伸其見學者咸以詭異視之固陵毛氏出則大反濂洛關閩之局捨擊詆訶不遺餘力而矯枉過正武斷尚多未能盡合古訓元和惠氏休寧戴氏繼之諧聲詁字必求舊音援傳釋經必尋古義蓋彬彬乎有兩漢之風焉浮慕之者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似而遺其真讀易未終即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即以毛鄭爲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之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十

篇次未悉已云梅賾僞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爲能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嗟乎當其將變也千百人譁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變也千百人靡然而從之者亦庸人也簪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誰乎蓋深有望於足下焉故不禁發其狂言幸足下教之外附上舊文辨學一首漢十四經師頌一首皆論古今學術源流者也足下見之當不以爲河漢書不盡言廷堪頓首

與阮伯元閣學論畫舫錄書

憶讀去歲手札云將爲李艾塘刻揚州畫舫錄迄今未
蒙寄示昨自皖上返棹道經灣沚於同鄉案頭見之匆
匆展讀一過此書體例不高不卑是必傳之作注經考
史非識者不能知故好之者鮮志惟談詩爲通人所羞
道故棄之者多而此則無所不有當在老學菴筆記輟
耕錄諸書之上不可與近日新出鄒聞瑣說等視之也
况揚州

本朝文獻甚大有志乘所不能盡者艾塘旣以著作自
任必使詳備典核爲世所徵據不可疏略外訛予人以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十一

指摘也其中有科分誤者爵里誤者年月誤者甚至有
以地名誤爲表字者重校之舉所不待言竊窺本書例
大約近詳而遠略

國朝詳而前代略與志乘不同自是卓識然郝公景春
守房縣係明季事且明史已有傳乃載之甚詳而

國朝諸大典故皆與畫舫有關係者轉盡遺之未審何
故又瑣事巧藝器物諧談之類或爲前代所未有前人
所未發亦多闕而不登則尚非斯世不可無之書也竟
須閣下偕里堂鄭堂諸君破數十日功夫續成之若逐
條補入恐更張太甚不若總爲數卷名曰補遺錄置之

舫圖錄之前通爲若干卷庶爲完璧且此書雖艾塘草
創今已集千狐之腋故僕與閣下及里堂輩亦不必避
越俎之嫌也謹將應補入者條列於左幕中揚州人如
汪晉蕃諸君皆多聞舊事又正輯淮海英靈集在僕聞
見之外者必多此不足當大鼎一臠也昭武將軍楊捷
康熙十六年救泉州擊敗海寇鄭經將劉國軒其事宜
錄於三元巷下須據其家傳勇略將軍趙良棟收復全
蜀底定滇南及乾隆中追封伯爵宜附錄於其孫運使
趙公之壁後趙在運使任必刊家傳送人宜合祖游擊
公湖南下苗及全活苗眾事宜錄入樂善菴有岳威信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十二

題額則威信或當至揚州亦當略采其事以壯畫舫之
氣又威信題畫馬詩云誰寫驂驪卧碧茵曹將軍骨子
昂神年來未向沙場跨畫裏相看也動人相傳以爲在
揚時作威信若果到揚則此說或不誣也年汝鄰自云
年希堯之孫則年大將軍亦可入錄然此條可否去取
尚希酌定唐柘田尊人觀察公屬僑任普洱府時緬匪
正蠢動柘田隨任會有文紀事當與其後封貢事并錄
入建隆寺爲造九龍龕及大禹開山圖玉局因此可載
近日山料玉子所產之處并勘定準部回部之梗槩此
須據西域圖志錄之若詢諸玉賈恐無稽也書在文淵

閣取之甚便平定準噶爾方略亦在文淵閣近來琢玉之工甚巧突過往伐如九龍張先用火刀鑿定規模之類宜擇揚州玉工之尤者錄焉而痕都斯坦玉工亦宜牽連及之鐘表水鏡鼻煙水煙之屬及近日英吉利所製之洋燈風鎗古之所無而揚州皆有宜詳詢尚家入錄邇來著書家不尋題目但趨風氣否則論詩說鬼所以可傳者少不知可傳之事乃在眼前也英吉利又名英機黎明史不載唯陳倫炯海國圖見錄有之天寧寺行宮書樓內貯圖書集成一部馬氏亦有之此書浩繁外間士子所不能見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十三

四庫書目未載存目尚有可錄其卷數大門類及總裁纂修等姓名年月只此一條便可傳世行遠杭州借此易不過前數冊文匯閣貯四庫全書可將修永樂大典及采訪遺書崖略錄入又校此所貯書者議叙舉人一體會試亦近時掌故俱宜錄之閩廉風澄秋閣集又金盤曲詩自注爲史八夫人作事見楊光先筆記此事當覓筆記錄之詩亦當錄入楊光先欲之新安衛人明末以劾陳啓新得名於天學全無所解康熙六年上書力闢西法逐欽天監監正湯若望而代之又著不得已書專攻西人之學自命孟子未幾以閏月失推論死此我

朝中西爭競之大關鍵

聖祖閱中國儒者皆不知算至碑

睿慮親爲講求於是設蒙養齋有歷象考成數理精蘊之撰梅文穆錢謙益何宗伯國宗皆蒙養齋之選也此事

官私之書皆不詳不及此時覓其不得已書并訪諸舊附見頗末則愈久而愈湮沒矣考成後編作於乾隆七年是言指法總裁戴進賢徐懋德皆西洋人共書十卷亦宜附見六安夏湘人名之璜盧雅兩運使高弟子也嘗依盧公客揚州乾隆六年盧公有軍臺之誦賓客多散去湘人毅然請從孔體仁爲作軍臺負笈國後歸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十四

有橐中集出塞日記二書時以準噶爾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爾丹策凌相繼負嵎世宗赫怒用彰天討自張家口起其設軍臺四十九所乾隆元年改存二十九臺至鄂爾坤河而止盧公所成則第二十六臺也膠州高西園有詩送湘人出塞云傳筆能投事更誇烏孫相伴走天涯蘇門不少秦晁客只與龍圖辨子茶陳其年湖海樓集有小秦淮曲十首當采紫雲姓徐揚州人迦陵有招惻詞二十首別雲郎又蔣大鴻有招惻詞序皆見湖海樓集中新繁費錫璜字滋衡中文先生費密次子流寓揚州著有貫道堂文集

掣鯨堂詩集汪文著其門人也錄中所載揚州好諸詞
卽其所作遠如蔣前民潘雪帆宗定九等近如厲樊榭
杭堇浦陳授衣等詩若詞有關於畫舫者宜略采之其
他湮沒不彰者亦須搜訪蓋錄中詩甚少恐未能合俗
情也曹棟亭鹽政黃嘗刻韻書五種玉篇廣韻集韻禮
部韻略類篇又十種盛熙明法書考八卷孫紹遠聲畫
集八卷朱長文琴史六卷高似孫硯箋四卷晁說之墨
經一卷史虛白釣磯立談一卷王灼滄齋譜一卷鍾嗣
成錄鬼簿二卷黃大輿梅苑十卷王士點集畧五卷又
二種後村千家詩耐得翁都城紀勝棟亭內務府正白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旗人官至通政使項氏羣玉山堂馬氏叢書樓盧氏雅
雨堂所刻之書皆宜臚列其目項氏刻絕妙好詞當與
天津查氏注本並論之此道汪晉蕃想深知也陸淳川
合刻姜白石詩詞亦畫舫佳話宜錄郴州山人吳恆宣
字來旬歛人能詩喜談兵尤長於奇門在揚州先客鄭
運使大進所後客朱運使孝純所朱昔守泰安嘗贈以
詩云丈夫不解飲何事敢談兵又云五嶽獨客開卧榻
六丁應與護詩囊其湖上詩云保障湖南荷葉圓保障
湖北荷花鮮泛舟湖北湖南裏日暮清香載滿船石莊
上人琢一硯擬寄朱運使於泰安朱聞之報以句云聞

持石壁將貽我那得桃花不憶君范西屏施襄夏之奕
皆絕技范所作桃花泉譜序頗能言其所得宜錄邵二
雲學士童二樹布衣皆因修志來揚州事雖未果亦宜
附見二雲先生嘗言曹憲李善皆揚州人文選樓非曹
卽李斷非昭明之遺蹟蓋昭明未嘗渡江居廣陵也此
論甚確宜著之錄中文選樓卽精忠寺寺中老僧爲律
門頗深律論忘其名是文海弟子雍正中侍文海入京
會賜絳帛夫禪學有傳燈指月諸書言其宗派甚詳而
四分律梵網經皆秘在釋藏文士無由窺其端緒宜考
其源流授受附錄於此以供獮祭者采摭釋藏杭州康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三

書二

熙丙寅查初白在京師館於明相國陳之自怡園揆愷
功總憲兄弟皆從之讀書時安麓村映在館中執灑掃
之役後十年丁亥

聖祖南巡閱河初白方以編修請假在籍偕其弟查浦
侍講恭迎

鑾輅後同舟返浙道經揚州而安岐已爲相國齎鹽於
兩淮勢甚喧赫聞初白來謁見於舟中執禮甚恭初白
不命之坐但云汝小心貿易勿爲爾主生事安唯唯而
退查浦潛遣人持刺往拜於是安餽初白贖儀三百金
而查浦則倍之老輩風采猶可想見初白有與德尹自

揚州連舫渡江詩云梅花開後草堂前準擬春來共醉
眠此福兩人消不得半年五上渡江船蘄春顧黃公

星有憶戊子夏客廣陵遇引九自云故貴妃異母季弟
也潛述其事恨流傳失實追賦此篇詩可與明史及梅

村永和宮詞互證宜錄見白茅堂集及徐鉉僕與閣下
本事詩貴妃揚州人自辛丑年識面甲辰年定交皆在揚州事非偶然彼時

少年氣盛自謂不啻大鵬之遇希有鳥也嘗妄擬李太
白之於司馬子微爲後大鵬遇希有鳥賦一篇紀其事

今雖判若雲泥而交誼自在合志同方之際固未敢方
駕古人而擬諸時流尚無愧色不僅爲畫舫之光也今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 書二 十七

錄寄舊作數章以備采擇亡友章洞字酌亭續溪人流
寓海州之板浦場與僕同庚而小一月少其硯席交誼
最深性淡雅似衛洗馬嵇中散一流人僕來揚州酌亭
以詩見寄云琢就新詞字字嬌此行况聽玉人簫憑將
滴粉搓酥句唱徧揚州廿四橋僕答之云回首河梁袂
乍分滿天風雪恨離羣竭來清夜吟餘際不夢梅花卽
夢君其人風致可想惜閣下未見之僕甲辰歲與閣下
訂交歸卽述之酌亭酌亭嘗作詩奉懷有我友淮南返
新知得俊人相思不相見吟徧淮南春之句語頗雋爽
今歿已十餘載言念宿草爲之惘然望附入錄亦僕不

忍死其友之意也記憶所及祇此而已此外可以類推
所難得者適在浙江應用諸書皆易借文淵閣亦在咫
尺他處則安可得哉伏祈不可因循集眾力速爲艾塘
了此一重公案并見寄俾快讀焉幸甚不宣廷堪頓首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

受業宣城 呂元炬渭陽
凌炳桂 校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 書二 十八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四

欽凌廷堪次仲撰

書三

與江豫來書

癸丑冬同出都門途中談論頗快人意別來荏苒幾經
浹歲頃得好音遠懷爲少慰也曩者所云近見爲文者
稽之於古則訓詁有乖驗之於今則典章多舛又云能
文者必多讀書讀書不多必不能文此數語僕俯首至
地以爲非眞讀書人不能道也蓋文者載道之器非虛
車之謂也疎於往代載籍其文必不能信今昧於當時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四

書三

掌故其文必不能傳後安有但取材童所恆誦者而摹
擬之未博先約便謂得古人神髓何其淺之乎視古人
也今之號稱能文者以空疎之腹作滅裂之談懼讀書
者之掎摭其後也於是爲之說曰能文者不在多讀書
也吾讀書不屑屑於考據也又忌讀書者之陵駕其上
也於是爲之說曰多讀書者類不能文也卽能文亦往
往不暇工也及其遇胃腹之更陋於彼者則又毛舉一
二誤處以自矜淹雅竟忘其與前說相刺謬也嗚呼是
則所謂強顏者矣昔韓昌黎見殷侗新注公羊春秋遂
乃愧生顏變不復自比於人今之文人每自詭步趨昌

黎何狂易之病不以昌黎瘳之也顧寧人曰名臣碩德

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之掌

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

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

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

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黃太

沖曰文章之道非可一蹴而至者苟好之則必聚天下

之書而讀之必求天下之師友而講之必聚一生之精

力而爲之其文有不工者乎不然所接不過腐生末學

所讀不過毛頭制義必讀古文繼之或作或輟之工夫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四

書三

二

視醯醢之養爲藝苑而曰吾能文吾能文豈可乎二君
子皆多讀書者也故其言如此彼豈未之聞耶試使舉
二君子之言以相詰難吾知其必併二君子而詆之何
也積陋成愚積愚成妄其所以流爲肆無忌憚者皆此
護短飾非之一念基之也孫君淵如焦君里堂聞茲邪
說輒力闢其謬僕則謂若輩閑道已晚迫于桑榆所以
倒行逆施者本爲解嘲計不足與較也今因足下所言
有感於中亦復刺刺不休足下得毋笑僕爭其所不必
爭也乎廷堪頓首

與焦里堂論弧三角書

去年奉到手書竝釋弧數則雖未窺全豹卽此讀之足見用心之犀利也戴氏勾股割圓記唯斜弧兩邊夾一角及三邊求角用矢較不用餘弦爲補梅氏所未及卽餘弦也用餘弦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加減之殊用矢較則無之其餘皆梅氏成法亦卽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如上篇卽平三角舉要也中篇卽壘堵測量也壘堵測量雖通西法於中法然亦用八綫光與郭邢臺舊法無涉下篇卽環中黍尺也其所易新名如角曰觚邊曰距切曰矩分弦曰內矩分割曰經引數同式形之比例曰同限互權皆不足異最異者經緯倒置也夫地平上高

法初無所加轉足以疑誤後學又記中所立新名懼讀之者不解乃托吳思孝注之如矩分今曰正切云云夫古有是名而云今日某某可也今戴氏所立之名皆後子西法是西法古而戴氏今矣而反以西法爲今何也凡此皆竊所未喻者鄙見如此幸足下教之

荅孫符如同年書

都門一別歲實六周時於維君處詢悉道履綏康爲慰
昨子畏令弟見示手書發函伸紙如聆言笑并稔著述
日富欣抃奚似延堪自問百無一長乞此冷官以爲養
親之計離羣索處同志者稀向所沾溉於友朋者遺忘
幾半方深不殖之虞乃荷獎藉勤勤過相推許殊增顏
汗也年來從事算學本欲借此以消晷漏何敢遽望有
成不謂道路之口遂聞左右且懼且慚夫西人之學最
難者爲弧三角而難中尤難者爲斜弧三角梅氏之書
欲天下後世共明其理故往往論多於法而法取其備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四

書三

五

又往往各書中參差互見不嫌於複如斜弧兩邊夾一
角求對角之邊也弧三角舉要中既有垂弧法又有垂
弧捷法環中黍尺中又有先數後數法初數次數法加
減法甲數乙數法加減捷法加減又法而三邊求角環
中黍尺亦具此數法其實便於用者祇加減捷法而已
今休寧戴氏於加減捷法內改用兩矢之較不用餘弦
則尤捷而便也又如有相對之邊角而求角無對角之
邊求邊無對邊之角舉要中垂弧法則分爲二一先有
一角二邊而角與邊對一先有一邊二角而邊與角對
算殊繁重婺源江氏則併爲一法先用邊角比例法求

得一邊或一角再用舉要中正弧三角黃赤二切綫法
求得兩分邊合之則得餘一角較原法省作垂弧而復
簡易又兩角夾一邊舉要中亦有垂弧法更繁重江氏
則以角易爲邊邊易爲角用加減捷法一求而得此蓋
於次形中悟得之者然則梅氏之書詳則詳矣而初學
不無苦於望洋也今約而言之不論角之鈍銳邊之大
小而斜弧三角六類可盡一曰兩邊夾一角則用戴氏
法一曰兩角夾一邊則用邊角相易法一曰邊角相對
有對所求之邊角則用邊角比例法一曰邊角相對無
對所求之邊角則用江氏法一曰三邊求角亦用戴氏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四

書三

六

法一曰三角求邊亦用邊角相易法內兩角夾一邊邊
角相易即兩邊夾一角法三角求邊邊角相易即三邊
求角法而兩邊夾一角又即三邊求角之反其率者四
類皆同用戴氏之加減捷法所謂六類者只三法而已
會通之後回較若列眉也至其三率比例精密巧妙誠
非邢臺弧矢割圓所可及者矣欲撮其旨要勒爲一書
名曰弧三角指南俾初學易得門徑然後再取梅氏之
書讀之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因有事禮經尚未
遑屬草也竊謂近者學術昌明士咸以通經復古爲事
本無遺議而一二空疎者流聞道已遲向學無及遂乃

反唇集矢謂工文章者不在讀書淪性靈者無須考證此與卧翳桑而侈言屏膏粱下蠶室而倡論廢昏禮者何異不知容有拙於藻績之儒林必無昧於古今之文苑也來教所云某君者其弊似亦類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也書不盡言廷堪再拜

與王蘭泉侍郎書 戊午

廷堪伏處衡茅沾溉公之著述者有年矣祇以緣分慳薄未得一瞻山斗徒切景行之思昨敝同郡汪君樹棠書來云春間謁大君子於里第仰邀傳語諄諄索廷堪所作詞彙選付剞劂初聞之驚愧無地既而竊幸微賤姓名亦爲孔北海所知復爲之大喜過望又云廷堪有舊作雜文一編畱在籤記此蓋數年前敝友江子屏攜去者皆未定之稿今已竄易過半乃荷不加揮斥而殷殷稱道之益見獎藉後進之心遠過昔人也伏惟閣下人倫師表經衍文章久已照耀宇內何俟廷堪之頌揚

獨是以舛陋不足比數之人獲衆通儒所齒及則不得不一陳其衷曲焉廷堪幼而孤露學買不成貧困無聊漫爲古今體詩洎宋元人詞曲以自怡未幾棄去治古文辭年二十餘負米出游經史尚未之全視由是發憤手錄諸經文伏而讀之復取漢唐宋人說經者比勘之入乎其中茫無畔岸所深好者雖在士禮一經而性喜旁鶩不自揆度兼及六書九數之等加以寡聞無師故扞格不勝之處往往而有信乎時過然後學之難也癸卯入京師覃溪先生教以舉子業勉之應試則又見異而遷專意於時文成進士後乞一廛以養母始得重理

舊業中間奪於飢寒奪於道路又奪於利祿胃腹所得
蓋無幾矣至於詩餘率多少作且雕蟲末技何足當匠
石之顧然以大厦程材下微枵櫟又不收自匿其短檢
敝麓所存不及二百則錄成一卷用俟塗乙舊承衡鑒
之文謹將已改定者四首及未經呈政者六首共十首
另錄請教株守宛陵見聞日陋何時鼓棹由拳挹衣於
鄭學齋中盡出生平所業面求康成指示則幸甚矣不
盡欲言統惟鈞鑒

與孫淵如觀察書

廷堪頓首癸秋一別忽忽逾六載矣昨張季和歸宣城
云騶從近駐秣陵詢知須髮強半已白而意氣轉豪回
憶京華燕游舊事爲之惆悵久之丁巳夏朱少白同年
南來見貽大著問字堂集六卷又岱南閣集一卷其中
崇論閎議足使昔賢俯首小儒咋舌彼時卽欲奉書而
足下觀察山左罕遇便郵旣而傳聞丁伯母太夫人之
艱僻處山城未得確耗以致失於弔贈五中曷勝耿耿
伏讀集中論禘諸篇以禘爲配天之祭以祖之所自出
爲感生帝以大祖爲明堂以經文禘與嘗並舉皆指時

祭眞百世不磨之論方之他篇尤爲醇粹不徒作鄭氏
功臣也然周禘表中配天之外兼及地示是已竊謂人
鬼之大祭亦不可謂非禘也考周禮大司樂圀邱禮天
神方邱禮地示宗廟禮人鬼後鄭注此三者皆禘大祭
也是天神地示人鬼祭之大者皆得禘名故爾雅以禘
爲大祭也又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
日用丁亥禮記王制天子祖禘疏引禘于大廟逸禮其
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逸禮又云皆升合食
於其祖此禘于大廟禮則人鬼之禘也有逸禮可證非
天神地示二禘但據傳記者比也人鬼之禘卽說文所

引周禮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之禘非時祭禘嘗之禘似未可闕而不言也逸禮既云昭尸穆尸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益知趙匡禘不兼羣廟之說爲無稽矣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指感生帝也周感生帝爲靈威仰卽夏正南郊以稷配者亦是天神之禘與人鬼無與近吾欽金氏以文武爲祖以后稷爲祖之所自出雖較趙匡爲近理然終不若鄭義感生帝爲長也五廟二祧辨亦精覈不可易皆廓清宋以後茅園之文至於以天爲無歲差以地爲長方形與江處士良庭相往復而堅持己說故不敢再與足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四

書三

十一

下辨此學自有本末終未能以足下之言爲是也廷堪窮守一理無可告語惟老母康寧有暇讀書藉以自娛年來陸續成禮經釋例十三卷元遺山年譜二卷未敢自信其他雜文尚多緣乏人錄副俟他日寄政季和寓白下寄書甚便暇時望付一好音并示近稿以慰索居也餘情縷縷不盡欲言已未小除夕廷堪頓首

復孫淵如觀察書

去秋奉到鈞函力扶漢學關西人推步爲不可信洋洋累牘可謂好古情深不狃眾議者矣爾時病疴初愈未竭愚陋之思少申疑義今年復蒙手書來相督責益增惶悚伏讀來札云近時爲漢學者又好攻擊康成甚以爲非此言切中今日之弊夫何間然又來札云康成注禮分夏殷周魯禮則周官禮記無不合符向來鄙見正如此後儒於三禮互異之處不肯援據鄭注徒滋聚訟頗以爲惑不謂高識先得我心何快如之至於所駁西法數條既不敢違心相從亦不敢強辭求勝良以合志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四

書三

十二

同方寥寥無幾不忍以一事岐轍自啓爭端第學貴虛中事必求是請略言之可乎竊謂主中黜西前代如邢雲路魏文魁諸君皆然楊光先淺妄不足道也蓋西學淵微不入其中則不知故貴古賤今不妨自成其學然未有不信歲差者也歲差自是古法西法但以恒星東移推明其故耳不可以漢儒所未言遂并斥之也再審來札所云天文與算法截然兩途則似足下尚取西人之算法者夫西人算法與天文相爲表裏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若中學有占驗推步之殊也苟不信其地圓之說則八綫弧三角亦無由施其用矣西人言天皆得

諸實測猶之漢儒注經必本諸目驗若棄實測而舉陳
言以駁之則去鄉壁虛造者幾希何以關其口乎中西
之書具在願足下降心一尋繹之也聞旌旆冬間入都
有暇仍望教以所不逮幸甚頃因書賈之便率泐
數行惜未能面論之耳順候升安統惟垂照不備

復姚姬傳先生書 壬戌

客夏在皖獲親杖履二十年仰止之忱一朝頓慰歸舟
每釋教言猶肅然生敬也緣秋間抱病未痊不克賡候
起居中心曷勝歉仄昨貴門生嚴明府來乃荷手書勤
勤懇懇獎掖備至并蒙示新刻大集二種潛玩累月聞
見藉以擴充不啻重侍几杖也伏讀集中論司馬法以
世所傳本爲僞撰故漢書刑法志所引不在其中竊謂
漢志所載司馬法與今所行司馬法當是兩書何以知
之考隋書經籍志經類三禮雜大義下注云梁有司馬
法三卷亡此卽漢書藝文志禮類所載軍禮司馬法百

五十五篇也

其書亡於江陵之難隋志據七錄存其目耳

又隋志子類載司

馬兵法三卷下注云齊將穰苴撰此卽今所行本也汪
容甫明經因此書無傳注所引者遂謂是宋人刪本金
輔之脩撰又謂是闕佚不全皆不知爲兩書故耳又集
中論詩假索倫蒙古人之射爲喻以爲非有定法此誠
不易之論竊謂詩既如此文亦宜然故於方望溪義法
之說終不能無疑也讀書幽莽苦不自知敢質之左右
願先生終教之入冬以來伏惟頤養康強順時緩吉進
金江雲依溯何已不宣

復錢境徵先生書 癸亥冬

六月三日奉到手教又賜題校禮圖五言古詩一章爲之大喜過望及發函莊誦見獎許逾分忸怩不安者久之在大君子誘掖後學之深心不嫌溢美而身受者自不知汗下之何從也學術自亭林潛邸以來士漸以通經復古爲事著書傳業者不下十餘家求其體大思精識高學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紹兩漢者惟閣下一人而已廷堪年少粗疎展卷偶有所得未敢自信讀閣下之書往往實獲鄰心且多開其所未至者恆不覺俯首至地故雖未遑親承提命實與禮堂請業者無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四

書三

十五

異也前書未盡所懷敢再陳固陋董廣川以仁誼與義禮智信爲五常之道故其言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曰漸民以仁靡民以誼節民以禮又曰知仁誼然後重禮節蓋先聖相傳之遺訓也竊謂五常實以禮爲之綱紀何則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有仁而後有義因仁義而後生禮故仁義者禮之質幹禮者仁義之節文也夫仁義非物也必以禮焉爲物仁義無形也必以禮焉爲形所謂道也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記曰致知在格物

物者禮之器數儀節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卽記之致知也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卽記之誠意也蓋先習其氣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皆學禮有得者所謂德也故曰德者得也卽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記曰意識而后心正若舍禮而言誠正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禮節民心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然則聖人正心脩身舍禮未由也故舍禮而言道則杳渺而不可憑舍禮而言德則虛懸而無所薄民彝物則非有禮以定其中而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四

書三

十六

但以心與理衡量之則賢智或過乎中愚不肖或不及乎中而道終於不明不行矣釋氏之言心性極其微妙皆賢智之過吾聖人不如是也但一於禮而已所謂中庸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聖人所以教大賢所以學皆禮也論語一書未嘗有理字後儒怖釋氏之微妙以爲六經所未有於是竊取其說發揮一理以與之爭勝故無論本天本心卽事物離事物皆宗門之緒餘也然則洛閩之後名爲聖學其實皆禪學也何必金谿餘姚哉

特洛閩之徒或諱言之金雞餘姚之徒不諱言之淺識者不得其要傾迷互相詬厲耳孟子以爲人性善猶水之無不下荀子以爲人性惡必待禮而後善然孟子言仁言義必繼之曰禮則節文斯二者雖孟子亦不能舍禮而論性也廷堪學禮未深管窺及此敬質諸函丈不知尚不謬於經義否非與講學家立異同也伏乞開其迷惑是幸遵命奉和重遊泮宮元韻附呈改正不足言詩也廷堪頓首

與阮侍郎書 癸亥十一月

廷堪頓首伯元侍郎大弟大人閣下四月間得鈞札并覃溪師信均收到兼知連年石麟載毓欣慰奚似彼時因旌節北發未遑奉覆嗣後閣邸抄具悉

天寵優渥晝日三接仰企卿雲彌深歡抃頃者使來蒙寄經籍纂詁一部及新著浙江圖考一部匆匆尚未細閱僅讀序文與圖一過三江主漢志實東原先生開其端近人若金輔之姚惜抱錢澣亭諸君皆然然說文所載浙浙二水皎若列眉俱不知引非閣下博稽精證則學者疑義終未析也洪稚存亦有分江水考一篇卽金

姚諸君之說前過宛陵畱飲累日告以說文云渠爲之疑愕不能言下了然蓋由於襲人之說非有心得故也東陵主漢志亦確不可易以巴陵爲東陵者真臆說也校禮圖雅存及錢辛楣先生皆有題詠并荷錢先生貽書極爲獎藉言重殊不敢當然知己之感則深矣樂律心解甚深有非擬議所及者前此所云尚屬膚末惜無知音者相與考究耳署中清吉堂上康寧幸無厘念近來不能用心惟日讀通鑑數頁未審何日接席細論言之悵然惟冀惠我手書細言近況以慰遠想越海祥風頌又改正十餘字容日奉寄勿此布復順候文安言

不盡意延堪頓首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四

受業宣城
張恕

楊尉

校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四

青三

十九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五

欽凌廷堪次仲撰

書四

與阮伯元侍郎論樂書

承詢近來心得唯於樂律似稍稍有所獲但苦書少又精力不繼不能用心探討耳間爲燕樂考原一書中言二十八調頗爲自來講樂家所未悟其不遽爾錄寄者緣此書及禮經釋例尚爲有關係之作非雜文詩詞可比懼以未定之本流布於外人也其書不論容積周徑不論六十律及八十四調蓋容積周徑如推步之算林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元虛數皆無用之說也不知至元辛巳可爲元崇禎戊辰亦可爲元康熙甲子又可爲元也猶之今笛自吹口至出音孔約長八九寸卽黃鐘也蕭約長一尺五六寸亦黃鐘也琴并約長三尺有餘又黃鐘也此易知者也六十律八十四調如月之有九道八行皆疑世之言也不知行朱道黑道者止此月道也行青道白道者亦此月道也猶之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律止此五聲二變也鄭譯八十四調聲成文謂之音蔡元定六十調亦此五聲二變也此又易知者也卽謂唐以後始有之蓋其所以七聲相旋者不能異也如今曰上尺古曰宮商角徵之中法曰降婁之次西人曰白羊宮也唐荆川以楚

辭四上說氣爲卽今之字譜此附會之談近人多從之而未悟其失蓋樂自鄭譯而後乃

一大變更周官同律無論矣漢以來之樂以京房律準

爲根絲聲倍半相應與竹不同竹聲半太簇始應黃鐘故荀勗笛

律以絲度爲竹度則不能行而梁武帝十二笛仍用列

和之制也隋以來之樂以蘇祇婆琵琶爲根琵琶四弦

一弦七調故爲二十八調唐宋以來之雅樂及燕樂宮

調字譜皆琵琶之道聲也燕樂無徵然二十八調實止

十四調以七羽合於七宮以七角合於七商也觀段安

節樂府雜錄商角同用宮逐羽音二語可知矣夢溪筆

燕樂官調與律呂異名其故雖沈存中姜堯章不能言之今皆推得其所以然誠生平一大快事容後寄正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北宋乾興以來通用者六宮十一調而自明至今燕樂之宮調祇七商一均而已此古今言樂之最要關鍵蔡季通鄭世子皆未之知也毛西河武斷江載二君亦無確見若胡彥昇但知唱崑山調及推崇考亭耳昨寄來錢溉亭論樂諸篇以爲必有妙理及讀之仍是郢書燕說偶有所見皆取諸

律呂正義又不能發明之其餘則皆言算數甚矣此學

之難索解人也既亭但取今之笛以上考律呂此必不

得之數也夫今笛與古律中隔唐人燕樂一關此關不

通而欲飛渡河其傾也持今笛以求燕樂之二十八調

尙不可得况律呂乎今笛止七調欲備八十四調必十

矣試起觀亭而問之何者爲二十八調恐亦茫然張兩
眸也竊謂推步自西人之後有實制可憑譬之鳥道羊
腸繩行懸度苟不憚辛苦無不可至者若樂律諸書雖
言之成理及深求其故皆如海上三神山但望見焉風
引之則又遠矣何者一實有其境一虛構其理也他日
吾書成庶東海揚塵徒步可到矣乃戲爲游仙詩曰三
千弱水不勝舟卅女童男枉自求誰信丹成非異事如
今緩步到瀛洲因念此中神悟雖客甫眾仲二君尚存
亦難語此可與語者惟大弟耳所以每至讀書有得之
際輒思之八骨也書至此時已二鼓寒月在雲將有雪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三

意縮地無方溯洞廓致浮一大白默然就枕而已想吾
弟聞之亦同此相思之況也餘具別紙延堪頓首

復許雲樵司馬書

甲子

廷堪循陔守拙以書自娛忍飢餒經有疑難析前者幸
瞻熊軾訝曩哲之復生暢飲塵談覺陳編之多謬別纔
逾月曠若經年頃接手函如親顏色并見還書二種近
作文二篇敬悉鈞履綏和下懷欣并竊謂近之言地理
者或古蹟是求略今時之建置或寰中是究遺微外之
圖經縱號專家終非絕學惟閣下列九州於掌上包四
極於胷中東抵大興安嶺而至兩哈薩克其間部落遷
移山川形勢不啻置碁方罫聚米廣庭豈但京相璠釋
春秋之地名班孟堅詳隨刊之水道也伏讀來札撫海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四

國聞見錄與國岐錯區宇乖迥可謂眼如朗月鑒隙靡
遺腹有智珠豪釐畢照者矣蓋陳氏僅據歐邏之地球
自餘大都懸臆未考職方之掌故此中寧盡愜心遂來
有識之譏自屬無稽之病又伏讀大著書王思任黑水
辨後不務剴解歸于闕疑尤爲宏通奚煩辨難夫元主
五服其說多門黑水一川幾成聚訟蓋在雍州者無由
絕河水而行在梁州者安能溯華陽而上葉榆瀾沿往
藉恆清漾渾關滄故書奚信以哈喇烏蘇當之則已遠
於禹跡以雅魯藏布當之則又入于蠻荒樊綽本是耳
談仲默亦非目驗矧王氏移三危於大理致南北之不

分徐氏指盤江爲下流竟東西之未辨仰聆高論夫何
間然惟德清胡氏以爲入南海者在敦煌已涸涸而莫
考界梁州者爲瀘水尚附會而可通固不能與今地相
連又不可謂古經爲誤斷爲兩水似非一偏此則儒生
擇善之素懷亦君子博聞之微意也未審當否敢祈折
衷前許賜新疆蒙古諸圖仰增斥鴳之觀稍損醯雞之
識暇能見寄感何可言附上婺源江氏算經度里數一
紙乞檢入不宣

與張生其錦書

子數年來於禮經用功最多經文簡潔鄭注賈疏又古
奧質直故子之文余每嫌其鮮色澤少風韻蓋文章之
道雖有天性亦由習致也前閱子今科鄉試文稿深爲
狂喜子歸後吳石臣戴斗垣二君見之均加評議擬望
捷音乃竟可中而不中者或者天之所以玉成汝乎正
可在吾學齋再用數年功異日學成而科名或不期而
自至五穀不熟不如莠稗子其毋自畫焉夙昔雖謂辭
章之學最利於考試亦易以動眾而收名但子之筆性
素不相近爲之難以見功卽竭畢生之力恐未必卓然

有成能繼步古之作者故可以學可以不學戴東原先
生亦不能爲華藻之文無害其爲通儒也至若史學則
所關者甚鉅向所立資治通鑑課程不可間斷誠以此
書乃史家之絕業治亂成敗瞭如指掌讀之則眼界日
擴識見日超讀一次則有一次之益二次三次則有二
次三次之益不特免王充陸沉之譏由此而措之且可
成爲有用之學胡梅欄之注亦精博相稱間有誤略要
不傷其大體余擬撰通鑑翼胡後魏書音義二書俟禮
經釋例終定稿之後續棄一切以卒其業庶幾史學之
一班乎近日學者風尚多畱心經學於辭章則卑視之

而於史事又或畏其繁密辭章之學相識中猶有講求之者而史學惟錢辛楣先生用功最深江君鄭堂亦融治條貫相與縱談今古同時朋好莫與爲敵蓋不僅經學專門也辛酉與今科在江寧子聆其言論氣槩當更有以感奮興起矣別後欲與子言者筆所難罄新篇積案黃菊開庭務速來館中使鄙懷爲少慰也此候文禧不備

與程易疇先生書 丙寅

先生去後卽檢大著述爵讀之鄉衡之解疏證先鄭古義其精密固不在釋磬折九穀之下也惟篇中飲酒之禮必立而飲之二語似乎可商考鄉飲酒獻賓獻介燕禮獻賓獻卿皆坐卒爵鄉飲酒獻眾賓燕禮獻大夫獻士乃立飲蓋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也燕禮獻公立卒爵者殺於賓也獻工坐卒爵獻笙立卒爵者禮相變也旅酬立飲則以解不以爵矣一得之愚敢獻諸左右以備采擇又昨日所談樂律及禮經數事倘有未當願先生極論之蓋學問之道愈辨乃愈精耳嘗怪世之言律呂者反覆布算極於豪釐及驗之於用多成畫餅不然則以今人所吹之笛上考古律不知此皆謬悠之甚者夢溪筆談之言燕樂也夾鐘宮今爲中呂宮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無射宮今爲黃鐘宮無射商今爲林鐘商黃鐘角今爲林鐘角黃鐘羽今爲中呂調自明及今談樂律者有能了然於心而詳其義蘊者否且黃鐘宮今爲正宮中呂商今爲雙調者又何說也夫沈存中非三代之人唐宋人之燕樂非神瞽所製學者已不能知其故而欲侈言周秦以前之律呂則其所言者是邪非邪吾未之敢信矣古人考律如京房鄭譯王樸輩皆

以絳聲定之不以竹也惟晉荀勗及梁武帝始有笛律然必十二笛方可備諸調非一笛之謂也且荀笛與梁武之笛其尺寸亦判不相合學者又何嘗細心求之乎蓋今笛之於古律中隔唐人燕樂一關此關不通而欲飛渡此必不得之數也拙著有燕樂考原一書粗有心得於二十八調與雅樂不同之故頗能推其所以然俟心緒少寧錄副寄正目疾未愈難於握管矧此奉質伏候鈞誨不宣

附荅書

昨得手書言立飲之悞如聞捧喝幸甚曩因鄉衡之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九

義自矜創獲又觸賈子容經言經立之容固頤正視是謂立容頭直不許昂首恰合鄉衡不昂首而得盡其實之容且以今人張坐羣飲古人則立而行事遂貪經立二字以爲言不知飲必至卒爵乃得盡其實經文屢見坐卒爵字則不得以立飲繫飲酒也此一時期粗心不檢之失益見大著儀禮釋例之作不容已也拙著述傳中只將必立而飲之句改作必頭容直也句今已令刻人刻板更正前呈一冊中望隨手塗易之爲祝前日於大著略涉其趣未及悉心體勘然於此經翻閱已久故一觸目卽上心頭諸例細緻精

審令人敬服不復得作聲也所云笛孔勻排似當酌之瑤田不解度曲於今人所用樂器未能理會壬戌客杭與製簫管工人往還其人送簫四枝黃鐘一大呂一姑洗一仲呂一又送篪二枝則孔府工人帶來依樣製者頃檢出枝其中孔參差不勻手頭無笛其開孔之法當與簫篪不異此事全未考究不敢妄說琴律與今所定之十三徽有兩不相當者其故雖老琴師不能知至吾師慎齋先生乃謂絲與管絕不相合然今彈琴者之指法黃鐘宮當十徽太蕤商當九徽南呂羽在十三徽外姑洗角當入徽林鐘徵全辟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十

空彈應鐘變宮在十一徽內蕤賓變徵在七徽外此以第一弦爲徵而論皆是用管律也如不用管律則當案徽布指而何以有徵內徵外出入之懸殊然後知絳竹之律適一無二而十三徽特取其泛音之明亮者設之以與彈琴者望之爲記號而知管律之或在某徽或在某徽之內外庶不致悞布其指也瑤田於琴理亦未深考然彈琴者之粗法如此附記乞正之所造律管二副共三十二枝送到查收一二日後仍望擲還何日成行容贈叙瑤田拜上

西賓

城今龍鎮

東海今雲臺山

海西
安今
鋪新

潞陽城今

縣
武陵
今

興
琅邪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園

+



潯水厯時

荆山與汭

合下誰水又

大伊萊

山今之大

大伊山也

華基皆海

海州人又著

漢郿原南

齊明僧紹

和昔嘗住

鬱洲此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四書

十一

人物流寓之大者也舊志唐以前凡東海郡人皆入州之人物非也又梁劉孝標唐獨狐及宋蘇軾張耒及沈括夢溪筆談杜本谷音金元好問中州集近薛熙明文在朱彝尊曝書亭集毛奇齡西河合集王士禎香祖筆記皆有海州詩文故實凡此竊憶舊志未能悉載其已載者不敢及也蒙論索觀拙著胸乘此書尚未脫稿謹以其大者奉質想新修州志已搜輯無遺矣又舊作詩文數篇尚闕此邦文獻倘有可採亦愚者之一得也下懷縷縷不宣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十三

與中丞初頤園先生書

丁州

廷堪去冬仰荷知遇當將銘泐之私敬具寸函由同年魯太守處轉投承其雅意見廷堪語言艸野未諳體制惟恐獲戾於左右遂令其幕下士改換重牒以呈鈴閣昨將稟彙寄示始知區區微忱尚未達於侍史不勝惶悚竊思廷堪未瞻山斗遠蒙延譽置之紫陽講席此真國士之知也若不親竭其愚委諸流俗僅用浮辭報謝是以眾人自待也且讀禮不言古也有志今駢四儷六爲此不由衷之談上瀆清聽亦違先民之戒閣下久而未荅得毋心鄙其人邪廷堪幼而孤貧蹉跎失學昔應京兆試不獲出大賢門下生平深以爲恨前年驟罹大故無家可歸加以數月之中兄逝於先妻亡於後子然一身實無意於人世何期不足比數之人乃爲大君子所齒及片言壺枯增其聲光俾憂患餘生得奉先人松楸知己之感曠世所無清夜自思不知涕之覆面也屈蟻塗泥國報無路惟有東身亟行冀他日少窺著作之林庶無負海內偉人之策勵而已右目內障已逾二載尚未全愈字畫潦草不恭敢祈原宥臨穎依溯

附荅書

前奉采雲未卽裁荅竊以苦岑臭味諒具同心雖尺

素稽遲定遊鑒茹頃復接三月二十八日手書發核
伸紙雅誦再三斐亶情辭溢乎楮墨自維迂鈍辱荷
神交藉稔前函非經大筆先生讀禮之餘不爲駢體
卽此言規行矩已裕師資不勝欽佩之至新安向稱
名郡主講一席非鴻材碩望不足以矜式士林先生
學績品端卓然鄉黨弟久熱雷名是用推轂仰資陶
淑共樂裁成愧非廣廈之陰竊附縞衣之好惟是清
輝伊邇良晤未圓秋水兼葭渺汨彌切耳專此佈覆
卽候素履諸唯雅照不備同學弟初彭齡頓首

與程麗仲書

承示易筋經一卷舊傳初祖達磨所授蓋依托也前有
李靖序題曰唐貞觀二載春三月三原李靖藥師序案
唐明皇天寶三載春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至肅宗乾
元元年二月丁未仍改載爲年此外皆稱年無稱載者
此云貞觀二載其僞可知序中又云徐洪克遇之海外
得其秘諦授於此髯客復授於子案此髯客唐人戲作
耳非實有其人觀新舊唐書皆無夫餘國他何足辨也
又有牛皋序尤陋妄題曰宋紹興十二年鄂鎮大元帥
少保岳麾下宏毅將軍湯陰牛皋鶴九甫序案宋史牛

皋傳字伯遠汝州魯山人非湯陰人亦不字鶴九鄂鎮
大元帥宋時無此官又宋史職官志亦無宏毅將軍之
號序中又云徽欽北狩泥馬渡江案宋高宗紹興三十
一年五月辛卯金遼高景山等來賀天申節兼報淵聖
皇帝訃音九月甲午上淵聖謚廟號欽宗此序既云作
於紹興十二年是時淵聖尚無恙未上廟號何得便云
徽欽也序又云江南多事予因應我少保岳元帥之募
署爲裨將案皋傳初爲射士仁興表補保義郎累遷榮
州刺史中軍統領果州團練使畱守上官悟辟爲同統
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

制是皋初隸程興再隸上官悟非因應武穆之募恩官亦不云爲宏毅將軍也又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二月賜岳飛死十二年春正月田師中領飛鄂州兵案皋傳又云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遇毒而卒年六十一是飛死後皋又隸田師中麾下皋卒時淵聖猶在也作僞者卽以皋武人目不知書爲解而官爵名字籍貫何由而誤未來之事又何由而知乎蓋不通古今村夫子所臆撰也後又附洗髓經一卷其序托名二祖慧可云初至陝西敦煌案後魏時敦煌安得有陝西之稱皆可笑之甚者足下天資英敏又極虛懷雙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十七

聲之說一日而悟爲朋輩中不可多得之人故敢以鄙見奉質倘蒙采納則由此推之於讀書稽古當有起刃而解之樂區區愚者一得不足道也不宜

與羅仲英孝廉書

昨晚座間談及曾見有紀金正希先生之事者謂正希以抱才未得狀元向明莊烈帝哭奏於是授以修撰係得諸刻本彼時卽以爲委巷譌言歸檢明史金聲傳云崇禎元年進士授庶吉士明年十一月

大清兵逼都城具疏言申甫有將才卽日召見超擢副總兵改聲御史參其軍甫陣亡再疏不用遂乞歸八年春起山東僉事力辭福王立超擢右僉都御史唐王授右都御史兼兵部尚書總諸道軍

王師襲破之被執死贈禮部尚書其歷官史詳載之無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十八

授脩撰之說也竊思莊烈素輕詞臣嘗諭館員須歷外僚語見鄭以偉傳豈有都城被圍需才孔亟之時無端爲此三家村觀劇之舉此不待辨而知其誣妄也且正希一未授職之庶常耳上書召對卽以御史參副帥之軍其委任亦甚重矣乃不以爲榮而別造此無稽之談徒供識者捧腹於正希何所加乎又王家屏傳萬歷初由編修進修撰此亦明代故事非爲破格但正希無此耳足下讀書多又極虛懷想不以鄙言爲河漢伏惟教之

與阮中丞論克己書

成周

前在甬上聞閣下談及論語克己之己字不當作私欲解當時即深以爲然頃又出新著論語論仁論一篇并以蕭山四書改錯見示其扶翼遺經覺悟來世皆

國家稽古之瑞曷勝林躍伏讀篇中論仁以中庸仁者人也鄭氏注讀爲相人偶之人爲主而以曾子制言篇諸書證成其義可謂不刊之識試即以論語克己章而論下文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已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註所云豈可曰爲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患人之不己知見學而及意問篇又聖仁作不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五

書四

十九

應莫己知衛靈公作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貢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脩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皆人己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己者人潔己以進仁以爲己任行己有恥莫己知也恭己正南面

以爲厲己以爲謗己若作私欲解則舉不可通矣案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而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實出於此馬氏之注以克己爲約身此論最得經意而邢叔明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蓋剽襲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左傳

上文有楚靈王不能自克之語故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邢氏無端於注外旁及之亦太憤憤至於集注所以屏去舊說而專主此孤據但喜其與己之理欲相近而已未遑取全經而詳繹之也竊以馬氏之注中之克己卽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也中庸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動賓兼視聽言三者與下文蒼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詞意尤明顯也今蕭山改錯獨取馬氏約身之訓而力闢劉光伯謬說則所謂錯者誠錯所謂改者必不可不改也其有功於聖經爲何如耶蕭山之著述等身惟此書最爲簡要可寶也嘗謂蕭山之書如醫家之大黃實有立起沉痾之效爲斯世不可無者其他可勿論矣鄙見如此伏希鈞誨不宣廷堪頓首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五

書四

二十

擬魯肅上孫權書

肅以駑材猥當重任前上書左右以爲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某不足忌久之未奉明諭度至尊之意必以肅爲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輒復怨之不苟責也請略陳固陋肅聞舉大事者不規小利務遠圖者不計近功曩者徒以至尊憤關某已甚未暇思及遠大故肅爲此言聊以抒至尊之怒其實肅之本謀欲留爲輔車與之同仇蓋能取而不取非不能取而外爲大言也至尊視曹操與關某何如昔曹操奄有荆襄馳書東下伺疑虛喝三吳人士震驚無地咸勸至尊迎之獨肅以爲不然力排

杉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二

眾議急呼公瑾敗之赤壁豈肅能辦孟德者獨不能辦關某邪劉備負國關某洵洵益陽之役肅單刀往會就便責數彼懼不敢答雖曰師直爲壯亦必肅之威略有以服之此至尊之所知也甘興霸肅之部曲彼聞其咳唾尚不敢渡而疑肅爲大言邪關某雖稱萬人敵然剛而自矜重戰輕防非惟肅能辦之卽肅帳下如呂子明陸伯言輩皆能辦之脫肅不幸一旦僱仆異日必有爲至尊任其事者國取關某未爲奇策正恐兩虎交關使曹氏收卞莊之利耳何者關某敗則劉備必取備取則以忿兵順流而東至尊將自救不暇曹操猾虜必狡焉

思逞如此則江東恐非國家有矣卽或孟德卽世諸郎文士闇於長算而至尊北面求援勢所不免此非肅總慮也蓋依山阻水有急相救二國之利雖曹氏謀臣亦必有見及此者矣是故譚尚中訂則不能保河朔韓馬內猜則不能守關右皆至尊所親見非假肅一二談也肅初見至尊卽云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至尊何遽忘之邪今劉備既定荆益君臣輯睦關某雖亢厲當以恩信撫之疆場之間不宜數生狐疑也况曹操據中原區宇挾天子以號令天下合二國之力以感之尚恐不敵豈可自相

杉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二

吞噬也諸葛孔明一時之傑嘗云國家可以爲援而不可圖易地而觀彼此有異情乎昔蕭生目無強秦而屈身廉頗今肅志吞曹操而推心關某非怯也苟不忍一朝之忿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至尊殆未之深思也或謂肅陰與漢室故勸至尊與劉備連衡或又謂肅非爲漢果爲漢當去至尊而歸備不知此皆悠悠者之言烏足以測英雄之略哉肅與至尊皆漢之臣子安得不乃心漢室何必陰與也然肅卽乃心漢室亦必不棄至尊而歸劉備何者備之於漢雖曰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他日徒以窮蹙不克自振耳

使其土宇稍廣士馬稍強保其不據地自王邪使其克
許昌擒曹操保其不加九錫之封飾三讓之表邪至尊
若疑劉備克許則其勢益盛不可復制宜乘此時少牽
緩之其爲計滋左矣夫曹公威力實重備未能遽得志
也如其得志匡輔王室圖所甚願設欲自取則至尊扶
義而征是天所以假至尊也庸非國家之益乎至尊志
在小利近功亟圖用果故肅前者不暇莊論竊附主文
肅諫之義以徐俟至尊之自悟今復重申前意肅夙夜
籌此至熟也願至尊勿疑肅白

偶閱近人文集有魯肅論作此正之廷堪記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五

書四

二三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五

受業宣城

徐鐘英

徐鼎梅

校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欽凌廷堪次仲撰

序一

周易述補序

元和惠君定宇著周易述二十卷未竟而卒闕自鼎至未濟十五卦序卦雜卦二傳德州盧運使序而刻之其闕帙如故慎之也易家之厯雜如王韓之鑿宋人之陋太極河洛之誕此在

國初諸儒黃宗炎氏毛奇齡氏胡渭氏皆能言其非者然從未有盡祛魏晉以來儒說之異而獨宗漢易者也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序一

漢易最深者無過荀氏虞氏其說今僅散見於李氏鼎祚集解中後儒士直視之而不以爲易之準的是易終爲幽渺不可知之書愚者怖之陋者鑿之而漢之師法盡亡矣雖然漢易豈易言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虞翻別傳曰翻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至祖父鳳爲之最密世傳其業至翻五世則虞所注者孟氏學也陸氏釋文曰箕子之明夷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蓍滋鄭湛云訓箕爲蓍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以譏荀爽而箕子者萬物方蓍滋也其說出於孟喜弟子趙賓則荀所注者亦孟氏學也漢書儒林傳乃曰孟喜從田王孫受

易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持論巧慧易家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若然荀虞之學幾於師承不明是班固所述已昧經師之授受而啟學士之疑惑易學之亂不待唐宋以還也惠君生千餘年後奮然論著專取荀虞旁及鄭氏千氏九家等義且據劉向之說以正班固之誤蓋自東漢至今未析之大疑不傳之絕學一旦皆疏其源而導其流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予讀其書而惜其闕思欲補之自懼寡陋未敢屬草癸卯春在京師聞旌德江君國屏爲惠氏之門人作周易述補心慕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序一

其人未得見也次年客揚州汪容甫始介余交江君讀其所補十五卦引證精博羽翼惠氏皆余所欲爲而不能爲者江君屬余序之余以爲江君體例同于惠氏茲不再論獨惠氏之書象下傳家人女正乎內男正乎外注內謂二外謂五象下傳澤无水國注水在澤下故无水木上有水井注木上有水水之象等猶不免用王弼之說江君則悉無之方之惠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儀禮注疏詳校序

抱經先生纂儀禮注疏詳校成將以付梓以延堪嘗從事於是經也命之作序延堪案儀禮一經明監本及汲古閣本舛誤特甚崑山顧氏濟陽張氏既據開成石本校正其經文矣校鄭注者則有休寧戴氏并校賈疏者則有嘉定金氏戴氏所據者小字宋本嘉靖重刻相臺本金氏所據者明鍾人傑本陳鳳梧本至于所校賈疏惟據經傳通解一書而已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于至當以云詳校誠不虛也其經文於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六

序

三

顧氏張氏所校之外如大射儀負侯許諾節如初去侯據歛縣注氏以爲去侯二字疑衍賈禮記所以朝天子節朱白蒼下據戴氏以爲仍當有朱白蒼三字既夕記男女改服四字據金氏以爲從大記誤入特牲饋食禮賓坐取解還東面拜據戴氏以爲拜字誤衍等皆確不可易而注文大射儀脫者六節公食大夫禮以疏文誤入者二節竝多至百許字尤爲有功於鄭氏疏文則據魏氏要義等校正亦有多出於金氏者後之治是經者執此而求不翅暗室之一燈大水之一楫矣又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案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引鄉飲酒禮

以爲知在洗西則經文無于洗西三字可知燕禮主人盥洗節賓降筵北面答拜案疏以賓受獻訖立于序內未有升筵之事謂降筵爲誤誠然今以大射儀經文校之賓降筵三字當作西階上三字蓋大射之前卽燕禮故此節經文全與大射同唯此三字異而鄭注亦與大射略同無降筵之說則鄭氏所見經文本非賓降筵字可知少年饋食禮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節春膏肺肩在上案禮之通例肩骨體不當列於肺之下濟陽張氏云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肩字則肩字卽肩字之誤今詳疏意亦當作肩字然則唐初本尚是肩字也此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六

序

四

三條皆延堪等釋疏文而得者其盥于洗西節已竊幸與先生合其後二條未審尚可采擇焉否也延堪淺學以附名簡末爲榮故不辭而爲之序至於其徵引之廣刊定之嚴不使教繼公牖爲增改者闢入焉則深於禮經者自知之無俟延堪之頌揚也

禮經釋例序

儀禮十七篇禮之本經也其節文威儀委曲繁重驟閱之如治絲而棼細繹之皆有經緯可分也乍觀之如入山而迷徐歷之皆有塗徑可躋也是故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伙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即鄉飲酒之賓也侑即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即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即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序一 五

酬無算爵即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七清肉消燂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眾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人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冠禮冠

畢禮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於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鴈即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即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即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即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眾介面即聘賓之私覲畢介覲眾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鴈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償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禮以幣昏禮禮賓但酌禮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屬于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於親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

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
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王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
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
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
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
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
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視所謂經緯塗
徑者哉廷堪年將三十始肆力於是經潛玩既久知其
間同異之文與夫詳略隆殺之故盡悉體夫天命民彝
之極而出之信非大聖人不能作也學者舍是奚以爲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六

序一

七

節性修身之本哉肄習之餘心有所得輒書之於冊初
仿爾雅爲禮經釋各十二篇如是者有年漸覺非他經
可比其宏綱細目必以例爲主有非詁訓名物所能賅
者乾隆壬子乃剛燕就簡仿杜氏之於春秋定爲禮經
釋例已而聞婺源江氏有儀禮釋例又見杭氏道古堂
集有禮例序慮其雷同輟而弗作者經歲後檢

四庫書存目載儀禮釋例一卷提要云江永撰是書標
目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復考杭
氏禮例序又似欲合周禮儀禮而爲之者且以大射爲
天子禮公食大夫爲大夫禮則於禮經尚疏然則江氏

杭氏皆有志而未之逮也於是重取舊稟證以羣經合
者取之離者則置之信者申之疑者則闕之區爲八類
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
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
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
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
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
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儀禮釋官已詳故也回憶
草創之初矻矻十餘年彙凡數易矣困學之中聊借爲
治絲登山之一助知禮君子矜其失之煩而規之則幸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六

序一

八

甚焉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治日瞻壽星之次欽凌廷
堪次仲氏書於寧國學署之杞菊軒中

孟子時事考徵序

七十子後百家競起人自爲學明王道守儒術者孟荀
二子也孟子有漢趙岐注荀子有唐楊倞注皆大醇無
小疵焉自宋人取孟子以配論語及小戴禮記中大學
中庸兩篇謂之四書後遂用之取士由是說孟子者日
益多然皆就考亭集注而摹畫之以爲科舉之用於本
書無所發明也矧求其時事而詳考之邪康熙中太原
閻氏有孟子生卒年月考近吾友海寧周君耕厓有孟
子四考於是孟子時事稍稍可尋同年陳君鳳石博極
羣書名冠儕輩授經之暇復撰孟子時事考徵四卷兼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六

序一

九

旁及七國之形勢徵引賅洽考證明備較閻氏周氏而
加密焉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
其世也鳳石此書可謂知人論世之學矣竊惟太史公
書以孟子荀卿同傳未嘗有所軒輊於其間而孟荀之
稱由漢迄唐無異辭若夫罷荀卿從祀祀七十子而以
孔孟並舉此蓋出後儒之意於古未之前聞也今孟子
得鳳石及閻氏周氏實事求是蒐討靡遺而荀卿子三
十二篇自二三好古君子爲之校正審定外無過問者
甚且遭陋者妄加刪改幾失其真斯亦儒林之深恥也
鳳石屬余序其書爰并述其所見以質焉嘉慶八年日

躉鴉尾之次歛年愚弟凌廷堪拜序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六

序

十

燕樂考原序

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曰聲成文謂之音古之所謂聲者即燕樂之十五字譜也古之所謂音者即燕樂之二十八調也故知聲而不知音昔人所譏焉樂以調爲主而調中所用之高下十五字次之故唐宋人燕樂及所填詞金元人曲子皆注明各調名今之因其名而求其實者誰乎自鄭譯演蘇祗婆琵琶爲八十四調而附會於五聲二變十二律爲此欺人之學其實繁複而不可用若蔡季通去二變而爲六十調殆又爲鄭譯所愚焉後之學者奉爲鴻寶沿及近世遂置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序一 十一

燕樂二十八調於不問陋者又或依蔡氏於起調畢曲辨之而於今之七調反以爲歌師末技皆可哂之甚者於是流俗著書徒沾沾於字譜高下誤謂七調可以互用不必措意甚至全以正宮調譜之自謂知音耳食者亦羣相附和語以燕樂官調實焉不知爲何物遂疑爲失傳嗚呼豈唐宋人所習者亦神奇不可測之事耶不知燕樂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琵琶四弦故燕樂四均一均七調故二十八調今笛與三弦相應蓋以琵琶之第一弦爲黃鍾然則今琵琶之七調即燕樂之七宮也三弦之七調即燕樂之七商也其殺聲用某字即今

之某字調也至於七角宋人已不用七羽元人已不用蓋此二均必轉弦移柱乃得之不適用於故也竊謂世儒有志古樂不能以燕樂考之往往累黍截竹自矜籌策雖言之成理及施諸用幾如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不然則以今笛參差其孔上尋律呂夫今笛尚不能應燕樂之七宮况雅樂乎是皆扣槃捫籥之爲學者將何所取徑焉廷堪於斯事初亦未解若涉大水者有年然後稽之於典籍證之以器數一旦始有所悟入乃以鄙見著爲燕樂考原六卷於古樂不敢妄議獨取燕樂二十八調詳釋而細論之庶幾儒者實事求是之義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序一 十二

顧愚之識不自意及此或者鬼神屬其衷乎此本孤學無師無友皆由積思而得不似天文算術有西人先導也同志者希書成未敢示人謹藏篋衍俟好學深思者質之倘是非不謬於古人其於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之故不無葑菲之采云爾嘉慶九年歲在甲午七月之望欽凌廷堪次仲序

晉秦始笛律匡謬序

樂學之不明由算數之說汨之也黃鍾之數史記漢書皆云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稽諸經傳無此文也不知此數於何施用將以爲黃鍾之長邪吾恐九寸之管非鍼芒刀刃不足以容之將以爲黃鍾之實邪吾恐徑三分之中空非野馬塵埃不足以受之卽容矣受矣藉使造律者贏胸之數或偶差至什伯吾又恐非離朱之明不足以察之也然則律度之乘除損益果可以深信邪豈鬼易畫人難言樂者每恃此以爲藏身之固苟以吾言轉叩之未有不瞠乎若失者陳之以虛數則爛然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六

序

十三

驗之以實用則茫然蓋比比皆是矣有識之士如魏之陳仲孺宋之沈存中皆嘗疑之特不能戶說以眇論耳晉秦始末荀公曾嘗製笛律乃以絲聲之律度爲竹聲之律度悉毀前人舊作而樂學益晦幸晉朝廟簡之制列和所對之辭以及梁武帝四通十二笛尚存於史志可因此以考見其崖略於是條分而件繫之作晉秦始笛律匡謬一卷嗟乎所匡者寧獨荀公曾哉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六

受業涇縣

胡沛澤樹雲

校

翟森桃圃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七

欽凌廷堪次仲撰

序二

西魏書後序

南康謝蘊山先生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考五表四傳十三載記一既成以示廷堪命爲後序廷堪受而讀之終篇乃作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於空疏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先生以金匱之才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七

序二

歷石渠之選網羅放失於千數百載以上編次事實於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無子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邪上以緯之詳於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足以存南董之權度爲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善有六載釋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皇作紀而孝獻辱主范史自升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沖人陳志自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略未聞拓跋末造附載於宇文水運季朝借垂於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乏專書豈因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剛之西國乎是曰補闕其

善一也寶符已禪於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器久移於天祐後人尚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題延唐祚况夫出帝儼存清河遠立永熙未改天平遂元然則抑彼鄴下扶茲關中齊寶炬於天王廟善見於列國方之蕭常謝陞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短孰長必能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於仲達子上篇不見於富塗獻武文襄傳不列於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錄詎膺帝制乃僭案其時世固有依違揆諸史裁寧云允協於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李虎發古人未發之公抉前史未抉之隱是曰正名其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七

序二

二

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倣周官詔令所頒咸規大誥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修聘覲之典或同時所未遑或後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愛惜而合狐乏志湮墜良多鉅鹿懷私刊落都盡所幸者杜君卿典標八目偶存棠谿之碎金子志寧志貫五朝開具崑山之片玉裘集狐腋冠聚鵝毛是曰蒐軼其善四也管幼安誤收國志本末仕曹稽叔夜濫八晉書何嘗臣馬又若齊社屋而叔朗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於河朔袁憲莫損於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豐其蔀未及其限故乃綴效續於荆襄究非魏之勲舊

尉遲建功於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
是曰嚴界其善五也毋邱諸葛魏室之蓋臣劉秉袁榮
宋家之誼士以及子助舉義攸之勤王衡其終始都無
可議乃或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爲謹言猶
之孝武謀去疆臣非爲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爲羣小王
思政爲諂佞巧言亂其阜白俗語流爲丹青不合不公
未足爲訓今一洗之槩從其實是曰辨誣其善六也因
斯六善運厥三長集簡冊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
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
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趙代都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七

序二

三

之門望較官氏而尤詳焉其封爵征伐諸表也則於魏
書所未備者取法於遷固而加嚴焉是書也雖劉知幾
之苛於論世必當首肯鄭漁仲之嚴以律人亦爲心折
者矣夫八代之書具有南北之史復撰宋景文之新書
泊劉昫同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竝傳刻紹統續志
可輔范詹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之圖卷行
見儲於
中秘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
仲之徒所能窺其堂戶也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
俾後之讀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

後魏書音義序

夫蒼素之別青蠅能惑之審視則自知也異同之辨白
馬能消之平心則自定也昔臨頤爲周官發難及鄭司
農注焉然後盛行何休爲左氏膏肓及杜當陽解焉於
茲大顯經尚如此況於史乎故作史者當善善而惡惡
苟畏警避怨則曲筆滋彰矣論史者當是是而非非苟
勛說雷同則直道終泯矣魏收撰後魏書凡一百十四
篇其文豐腴其體詳慎皇始之書定英偉其才力足以
發之太和之制度明備其博雅足以張之未嘗不擅著
作之材具良史之識也乃末學膚受信一人之偏詞隨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七

序二

四

筆言而交響舉司馬歐陽之篇目則壤臂歎其長聞休
文伯起之姓名則撫掌笑其短夫束其書而未觀置其
人於弗道則優劣得失何自而知本末始終何由而貫
每聆斯議蒙竊惑焉蓋嘗綜其巨綱而論之平文之初
大書丁丑者著夫晉亡而魏紹則春王正月之文也道
武之始特紀元年者明夫臣攝而君在則共和行政之
義也序紀詳載源流法史記述殷周而作焉列傳備陳
宗族開唐書表世系之六焉蒼烏白鹿爭言祥瑞爲五
行所未究是以有靈徵之志長孫獨孤比於著望皆世
本所不詳是以有官氏之志象教元風迭相消長非方

伎所能賅是以有釋老之志此主乎創者也天象卑而而尊北故罕書占驗於建康地形扶東而抑西故但據版圖於武定他如律歷禮樂則本於遷之八書食貨刑罰則仍於固之十志此主乎因者也倘取斯編以方冀哲固可兄事陳壽弟蓄沈約故陸操謂有大功於魏楊惲謂爲不刊之典此豈蔚宗足以扶轂永叔足以駢乘者歟或謂魏書旣成訴之者衆文宣詔魏收于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討論訪史諸人竝各抵罪於是眾口喧然號爲穢史披猖至是尚煩表章乎此不然也夫謗史之罪定於齊文宣穢史之名成於李百藥苟謗史旣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七

序二

五

實則穢史必虛也案北齊書魏收傳前則採伯起之自序後蓋援訴史之辭辭所謂號爲穢史者卽訴者之所造藉以蓋其先愆也所謂勸助于陽休之受金于爾朱氏者卽訴者之所誣思欲引爲左證也百藥不辨據之而書無識甚矣再考魏收對高隆之所言見隋書李德林之傳是未獎其子先侮其父輕薄殊甚府怨何疑然則百藥之詆收不獨據當時之故牘抑且挾上世之宿嫌也或謂收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至於發冢棄骨豈亦百藥詆之乎此又不然也夫子孫之情孰不樂祖父爲君子常人之見亦願垂方冊之令譽故東征

末道桓彝宣武爲之變色南史直書崔杼齊卿至於加刃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所鍾何有腐骼乎故訟之者衆正見其不虛美憾之者深益微其不隱惡也彼夫龍門謗書實由蠶室孤憤世宗英主文涉刺譏平津賢相語含如計功如衛霍暴其姦生之醜吏如張杜著其深文之醜將軍屢敗斃其事而激昂不平都尉生降壯其人而淋漓欲絕褊衷私意與收孰多幸而書出頗晚恩怨旣已悉忘時猶近古毀譽非其所較使處輿變之遭當幾難之代恐難免入東矢於兩造捐便房於九原也或謂詰汾力微悉隆以帝祿官荷苞皆升於紀東晉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七

序二

六

則黜爲僞僞南朝則呼爲島夷徒河臨渭則別其種落姑臧敦煌則責其私署此何以稱焉應之曰此春秋之例也魯雖侯爵內諱崇之爲公楚已王稱外攘卑之爲子物莫能兩大禮定於一尊故粵君黃屋左肅貶其號曰尉佗新室紫色餘分斥其名曰王莽且蘭臺操觚不遺陳勝項籍宣城握管并收文伯子陽自天保以前溯建興之末中原則十六國江表則二百年不書固無此理書之將何以書好學深思當知其意也又若三馬冠於金行羣龍附於晉簡塗轍所在國工莫賒何獨於收遂相詬厲乎或謂孝武尚存亟進東帝字文未滅遽退

南陽茹柔吐剛伸逆屈順又何以稱焉應之曰此亦春秋之例也孫林父之逐獻而剽書衛侯祭封人之立厲而昭書鄭忽况永熙因赤地而奔大統爲黑獺所奉收爲齊臣安得不云爾乎苟吹毛索瘢執珠尋類自非聖經何書蔑有故攻子長之隙則曰崇勢利羞賤貪摘孟堅之疵則曰排死節否正直然而歷世珍賞莫之能廢蓋衣狐裘者不嫌羔袖采葑菲者無以下體寧以一青而忘大德乎皆不足爲收病也且延壽北史君實通鑑竝全襲收作黠竄罕加乃聲影偶生而百犬競吠朝暮互易而眾狙皆喜楚璞遭別趙璧易城可勝嘆乎書有

元遺山年譜序

遺山先生金亡不仕幾三十年其舊都之感故君之思幽憂慷慨之端徘徊纏綿之故不可明言者悉寓之於詩顧其詩集分體而不編年其出處又皆散見於他書關之者但獵取其辭華則襲其體格而已究未能得其寄托之所在也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歲客居揚州讀先生之詩而愛之展卷之際身世漠不相關古今渺不相接然而其情之可以移人者常一往而不可窮其誠之可以動物者每三復而不能置茫茫然而來怦怦焉欲動不自知其何心也既而取金史先生本傳及文集排比而類次之尋先生所遭之時與先生所處之境而後先生之出處本末有所考度幾先生之詩之命意有所覩蓋其天懷之所感激偶於一物焉而伸之其孤憤之所鬱結偶於一事焉而發之身處於元而心在乎金言盡於此而意繫乎彼細而案之隨處皆舊都之感故君之思也始知向之相賞於辭華體格間者爲已淺矣然先生出處本末天與甲午以前雖具金史本傳而自乙未以至丁巳往來平齊魯燕趙晉魏之間行踪靡定本傳及郝陵川所撰墓銘皆未之詳蒐輯亦殊不易易也於是仿魯氏之於少陵施氏之於東坡之例以年爲經

以詩緯之爲先生年譜一書癸卯在京師曾以草創質
翁覃溪師師甚喜曰昔者亦擬爲此今得子書余可以不
作矣子其勉旃嗣以率於俗累稿凡數易終未成書
及就官寧國稍稍得暇乃取舊稿并雜采金史元史中
州集歸潛志元文類洎金元人文集撰著之等鈞稽校
勘釐爲二卷以仕金時事爲上卷北渡後事爲下卷其
可考者錄之其不可考者闕之後人議論之誣考證之
疏者則爲辨之至於其詩之寄托之所在未敢臆解聊
自附於季卿元之之後惜道遠不獲就正於吾師也嘉
慶元年歲在丙辰十一月朔欽凌廷堪序

寧國凌氏宗譜序

凌氏之見史傳始於吳志偏將軍父子而兩漢無聞焉
其受氏之始鄭樵通志氏族略以爲姬姓衛康叔支子
爲周凌人子孫以官爲氏則字當從夊又考廣韻凌水
名出臨淮亦姓吳將有凌統則字當從水廣韻雖重修
於宋初實本於陸法言孫愐諸人遠在夾漈之前較爲
可信唐唯柳子厚連州凌員外司馬詩云凌人古受氏
吳氏夸雄姿說同夾漈然亦在陸孫後矣據廣韻則當
從水而莫明其受氏之由據通志則當從夊而又與廣
韻不合或謂凌水名漢書泗水國有凌縣凌水所出廣
韻作凌豈以地得氏歟或又謂博雅廣韻凌字皆云厯
也從水史記秦始皇本紀陵水經地正義曰陵作凌猶
厯也從夊則凌與凌音義原可通歟之二說者皆臆度
之辭未可以傳信也竊謂吾族受氏之由當據通志以
官爲氏而字則當據廣韻從本作凌猶之邵氏出自召
公夷後加邑作邵袁氏出自轅濤塗後省車作袁也何
也廣韻於水旁凌字下注引吳志偏將軍爲證而於夊
旁凌字下注但云冰凌別無他語則當時所見吳志原
文固是從水之凌字也凌氏皆祖偏將軍則從水作凌
爲宜今吳志刻本作凌字從夊是後人因以官爲氏而

妄改廣韻古書二字偏旁判然不紊非魯魚亥豕者比
當本之以爲定說也吾歙之凌始於元一公諱安唐顯
慶二年官歙州長史卜宅城北之雙溪是爲自餘杭遷
歙之第一世祖後凡居休寧宣饒松江及江北之定遠
懷遠者皆歙之所分也廷堪官寧國府教授有宗人世
厚居府屬之寧國縣以譜來請序閱其世次爲元一公
二十一世孫大德公之裔則其爲吾歙所分者信而有
徵惟譜中載吳晉諸誥勅及陶侃所作偏將軍傳皆雙
溪宗譜所無者且吳志本傳但稱孫權使張承爲作銘
諫卽裴氏注中亦不聞有陶侃作傳之事疑以傳疑可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七 序二 十一

賜同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寧國府儒學教授加一級廷堪謹序

懷遠官氏族譜序

譜牒之學隋唐二志著錄者多至數十百家蓋魏晉六
朝士大夫以門第相高而古之敬宗收族遺意亦因之
存焉然就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而案之強半出於
附會不盡可徵信也懷遠官氏其先於明洪武中徙自
句容代習儒業十二傳至吏部公以名進士起家始亢
其宗又再傳至中丞公勲猷政事爲

國家楨幹而族益以大吏部公修家譜以徙居懷遠者
爲始其荒略不可考者概闕焉無前代附會之習可謂
得著作之體矣吾凌氏之先則唐初由餘杭遷歙至今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七

序二

十二

聚族居於城北雙溪之上而支派散處寧國懷遠定遠
上海江西諸地者甚多其譜自宋迄明末屢經增緝近
又百餘年矣中丞公娶於定遠凌氏亦吾歙之所分也
中丞公文孫茂琴徵君以諸生舉孝廉方正能世其家
學今年冬因事來宣城出其家譜屬余序之余既忝在
蒞葦之末而中丞公嗣君雲峰已西鄉試又與余同薦
於劉鍊齋先生房是以不敢以不文辭謹據譜中所述
錄以爲序而吾族百年來譜牒之事未有續任之者對
此益惴惴焉有放佚之懼徵君歸其爲我語懷遠定遠
二族各錄其世次見貽俾他日秉筆者有所依據而敬

宗收族之意不致久而廢墜是所厚望焉嘉慶二年十
二月中浣

賜同進士出身勅授文林郎寧國府教授姻末欽凌廷
堪頓首拜撰

權經齋劄記序

自宋以來爲考覈之學者所著書以洪野處容齋筆記
王深寧困學紀聞爲最後之著錄者列其目於子部雜
家所以別於類書及小說家也稍稍衰於前明迨至
國朝茲學漸盛而崑山顧氏日知錄太原閻氏潛邱劄
記由此其選也同年桐城孫君符如博綜羣籍好學深
思著權經齋劄記一卷於六經傳注百家撰述皆有所
論辨其鈞深繩隱不翅象罔之索珠也其批卻導歎不
翅庖丁之游刃也其較得失區同異不翅雍至之別五
味而泔綸之審六同也誠可謂觀書眼如月鉅隙靡不

照矣世亦有籍談原伯魯者流詡陸難之舊爲文固自
知考類百出怵稽古之士齟齬其短長譬之魑魅嫌白
日盜賊憎主人因而積陋生妄華言自欺述詆考覈爲
不足爲究之不識考覈之學爲何等甚且以類書小說
當之雖使見殷侍御新注公羊春秋其能愧生於中顏
變於外乎於是歎昌黎爲不可及矣符如蜀廷堪序其
書徒以儲孺寡學遠邇逾年昨開雕於秣陵復寓書促
之竊謂符如此書不騁才競勝不夸多蕩廣唯於實事
求是固應比肩寧人百詩接武景盧伯厚而兼備墨合
名法亦不外乎劉氏七略之初旨方諸弁州之藝苑卮

言升菴之丹鉛總錄其精粗深淺之判蓋有不可同日
語者符如之族人季仇觀察鳳卿茂才皆今之善讀書
者且同在白下試以廷堪所見質之如不河漢其言卽
以爲序可也嘉慶五年上章潛灘之歲三月辛酉年愚
弟歙凌廷堪拜序

程尹谿印譜序

周官掌節曰貨賄用璽節後鄭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曰秦書八體五曰摹印又曰亡新
居攝時有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徐鍇曰摹印屈
曲填密則秦璽文是也然則印章之制其來遠矣漢以
玉及金銀銅爲之至元王冕始易以石後人遂目爲小
技而與書畫玩物竝類而齊觀抑何陋也夫文字之興
代相更易古文變而爲籀書籀書變而爲小篆小篆變
而爲隸與八分隸與八分又變而爲楷書已盡失古象
形象聲之旨所可賴以尋繹者說文解字而外惟金石

文字之僅存者而已而弁陋之徒第賞其筆畫之工整
可歎也鍾鼎之文無論矣石刻以石鼓文爲最古然唐
以前無述之者始見於杜少陵詩韋蘇州韓昌黎繼之
昌黎以爲周宣王時刻宋鄭漁仲以爲秦時刻金馬子
卿以爲字文周時刻幾莫能辨其真贋兩漢石刻存於
世者除重刻及拓本僅存者惟曲阜之五鳳二年甄及
乙瑛孔謙韓勅孔宙孔憲史晨等碑濟寧之景君鄭固
魯峻武榮鄭季宣等碑汶上之衡方碑城武之張壽碑
東平之張遷碑登封之太室石闕銘鄆陵之尹宙碑無
極之白石神君碑溧水之按官碑滎陽之諱仁碑邵陽

之曹全碑鎮西之裴岑碑等統碑陰碑側而計之不過
二三十種較之歐洪趙所著錄者已什不存一其中惟
五鳳二年甄爲西漢刻餘皆東漢安順以後物又惟五
鳳二年甄及太室石闕銘爲篆書餘皆八分書故攷古
者多旁索於古刀布泉貨漢瓦漢印之殘字借以稍見
小學之源流字體之遷變而刀布泉貨漢瓦世罕規撫
之者惟漢印自元以來輾轉仿效百出不窮於是不深
求六書之本而但以工於章法姿態爲能事嗟乎其陋
與以金石文字爲法帖而賞其筆畫之工整者何以異
耶印章著錄家有吾衍學古編及周亮工印人傳朱象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七

序二

十七

賢印典等書而印譜之作雪鴻三橋而還更僕難終矣
程君尹谿讀書稽古深明六書之蘊復以餘技作爲印
章是真有志於古之士非數典忘祖者可比客有以其
印譜見示者遂疏所見於卷端而還之他日尹谿盡發
胷中之藏著書以問世則今日印譜之刻其亦鄧林之
一枝渤澥之一勺也歟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七

受業涇縣

胡承謙摛之

校

胡承謨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八

歙凌廷堪次仲撰

序三

鄔覺菴詩序

庚子

鄔君覺菴家臨長白人號飛黃雙目如星一身是膽詢才華則夙傳倚馬問閭閻則舊本從龍幼逐宦游壯增落拓以翩翩之公子作僕僕之羈人流連郭隗臺前潦倒荆卿市上高歌撫劍黃皮縛袴以馳驅長嘯登樓赤憤龍頭而憑眺少年同學盡是輕肥先世故人半居卿相何獨幽薊雪花似席偏逢已敝之裘京華美酒如泉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八

序三

一

不到流涎之口將碎琴於市肆自慚客有何能待曳履於侯門又以慙無所遇長安米貴大是難居庾嶺春深忽思作客扁舟挂席覓親知於拾翠洲邊徒步東書訪古蹟於投香浦側指趙陀之故苑更無麋鹿來游尋劉龔之荒宮時有鷓鴣飛上蕭條珠岸漁父頻過冷落花田美人何處饒他嶽嶽未免一往俱深對此茫茫能不百端交集加以風流結習願盼多姿觀麗景之鮮新動聞情之跌宕蠻風瘴雨愛眠蠻婦蘭船島月夷煙屢醉黎姬酒肆半江榕葉綠上新詩滿樹蕉花紅分舊夢鑲香刻玉既多兒女柔腸策電驅還復帶英雄俠骨無何

刀頭已卜盾鼻旋磨丈夫安事毛錐壯士須盤馬稍牛腰盡腹羞忍凍而劃蠶燕領虎頭願高飛而食肉投筆蓮花幕裏詎因久客思歸荷戈瓠子河干賓客從軍最樂力逾三虎能開八石之弓才幹萬牛甘作百夫之長雖指揮略展非同細柳營前而懷抱初開小試桃花水畔凡茲經歷悉寄篇章暫洩雄心故多傑作所謂解飛揚之太白何嘗但曉吟詩賦競病之景宗不止嵩精騎射者也僕網成未貴臣朔長飢辭家紫石峰頭托跡蒼梧山下蓋賤子僑居之地即乃祖敷治之邦五榜曾歌識餘風之未泯一錢不受感遺愛之猶存昔詢故老於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八

序三

二

胸山甘棠勿剪今觀文孫於鑿水垂柳初齊邂逅方春相逢恨晚行當痛飲開孔座之清尊謬許賞音發寶囊之古錦爰因交厚遂爾言狂竟效他山不憚吹毛妄索納其細壤何期抵掌深談豈惟一片虛心恕予之狂瞽兼以千秋巨眼指我之瑕疵是以沙石微攻轉獲瓊瑤厚報矣嗟乎挾譎摘失固云良友深情護短好諛亦是文人通病所以樽前現在劉夢得結怨於奇章席上之而王介甫取憎於明允君誠快士彼獨何人斯時也雨外挑燈余既頽唐以醉酒邊把卷君忽慷慨而言四海曾游誰知我者片言勿吝子盍序之不敢避席深辭聊

復援毫報命心知難却顏汗何任小言詹詹徒著佛頭
之糞大方落落敢加頰上之毫用志雅懷敬題燕語

墨波堂詩集序

十五國風有正有變大小二雅亦有正有變風雅且然
唐宋以下何論焉唐人之詩有正有變宋人之詩亦有
正有變唐詩之變變而不失其正者也宋詩之變有變
而不失其正者有變而失其正者學邯鄲之步去風雅
彌遠矣故詩當論正變不必分唐宋也元裕之云蘇門
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又云奇外無奇更出奇
一波變動萬波隨其曰新者則變之謂也其曰奇外出
奇者則變而失其正之謂也今之翻新闢奇者日出不
窮一夫倡之百夫和之其於唐人之詩不啻魏文侯之
聽古樂矣同年陳子犀先生不隨流俗之好惡不爲風
氣所轉移其爲詩毅然以唐入爲宗不獨唐以後之詩
真要務去卽唐詩之變者亦矜慎所擇不敢苟同焉洵
可謂豪傑特立之士也已嘉慶九年冬相遇於宣城出
所著墨波堂集見示華瞻高渾超軼等倫一時習尚無
由染其筆端是真能得唐詩之髓者讀之如清廟之瑟
操縵而使人欲臥者不善爲樂之過也子犀謬以予爲
知言屬予序之竊謂今之翻新闢奇者莫不極力推崇
宋人矣果能沿波討源真見其精神之所聚乎抑隨眾

口而交譽也又莫不同聲振排明七子矣果能批卻導
竅直指其癥結之所在乎抑隨眾口而交毀也夫文勝
則救之以質質勝則救之以文公安竟陵之取宋人譏
七子蓋生唐風既盛之後而思有以救之不自知其矯
枉之過正也今之談藝家自謂翻新闢奇而不知適蹈
公安竟陵之故轍然則救近日詩家之流弊其惟唐人
之詩乎子岸致身清要遭遇

聖世屢持文衡庶幾出其所學爲多士倡將見庠序之
內上舞下歌蹈德詠仁駸駸乎皆風雅之正聲又何唐
宋之足辨也哉

酌亭遺藁序

乾隆丙午七月余友章君酌亭卒於胸山之陽年僅三
十是冬余京兆下第南歸君之孤士杞方六齡覓君遺
藁不得甚悼之及余官宛陵士杞漸長乃以君手藁浣
香吟草一冊見寄於是校而錄之并附以昔所記憶者
凡得詩八十八篇詞十三闕統名之曰酌亭遺藁藏之
篋中花晨月夕每展玩一過猶似故人依依共話時也
嘉慶戊辰阮伯元侍郎再撫浙江招余作西湖之遊暇
日因出君此藁乞侍郎序而傳之前青浦王述菴司寇
輯

國朝詞綜載君書樓春一詞亦從余篋中本錄入也是
歲中秋後九日凌廷堪次仲序

學勤齋時文自序

廷堪少困飢寒學買不成年二十餘去而傭書不知時
文爲何等也暇日竊借經史讀之人咸以爲笑謂不從
時文入終無是處也嗣是見作時文者輒怖之然與之
談論又往往不滿意疑時文別有秘傳乃宛轉叩作
時文之法於人則又笑曰是甚難有理有法非童而習
之不可如予之年尚奚及哉於是退而自悲因憶戴記
所云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斯言不誣也至是遂
絕意於時文癸卯客京師洗馬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廷
堪所作詩古文及他撰述大嗟異問奚以不應試廷堪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八

序三

七

以幼未嘗學時文且不知理法爲對先生慨然曰予蓋
爲村夫子之言所誤矣夫古今文一而已豈有二理二
法哉乃取案上文數篇示廷堪曰此時文也寧有異於
予所云乎乃最之學於是遂受業先生之門援例入成
均應試是年主京兆試者卽先生也而廷堪以文不合
格下第將南歸省親臨行先生謂之曰予作主司而子
被放寧非憾事然子今者尚未作時文也苟作之取科
第不難毋以一蹶而隳其志也及廷堪再入都寓天津
牛次原齋中去先生居不里許時廷堪年二十有九矣
乃發憤每月課時文四篇文成必請先生指授如是者

年餘榜前以文質先生先生喜曰中矣榜發仍不第先
生曰子之文可中而不中蓋天之所以厚子也于必勉
之丁未從先生於南昌戊申客河南作文僅數篇秋中
京兆副車南歸明年己酉試於江寧始領鄉薦次年遂
成進士嗟乎以廷堪之駑駘失學中間又惑於浮言非
先生之策勵烏能及此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不憾
若先生者可謂知己矣近者稍稍輯其所作得若干篇
名曰學勤齋時文非曰可存蓋以志生平遭遇之艱苦
師友講習之淵源示子孫於不忘也京師同學者天津
牛君次原名坤同縣胡君樹思名梧實二君皆丙午中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八

序三

八

式先廷堪一科云乾隆甲寅欽凌廷堪書於海上寓齋

梅邊吹笛譜序

少時失學居海上往往以填詞自娛相倡和者唯同里章君酌亭後出游漸知治經得交儀徵阮君伯元談說之餘時或及此蓋亦深於詞者其他朋輩多以小道薄之不敢與論也年二十許遂屏去一意嚮學不復多填詞舊稿久束之篋中及官宛陵暇日檢出閱之頗有餘帛千金之想乃編爲二卷酌亭已前卒不得見矣舊取白石暗香句意名之曰梅邊吹笛譜蓋詞八習氣亦不復追改也又少作但依舊詞填之不知宮調爲何物近因學樂律少少有所悟而宋人之譜多零落失傳又悞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八 序三 九

以琵琶證琴聲故燕樂二十八調多與雅樂異名也今取其可考者注宮調於其下不可考者不注也阮君今以侍郎巡撫浙江命小史錄一本質之不審能傳於後否稿中所用四聲非於唐宋人有所本者不敢輒爲假借所用韻凡閉口不敢闢入抵齶鼻音至於抵齶與鼻音亦然異時有揚子雲當鑒此苦心也嘉慶庚申端午日凌廷堪次仲書

一斛珠傳奇序

杜少陵麗人行楊花雪落覆白蘋蓋爲太真校梅妃而發楊則太真之姓蘋則梅妃之名也此詩故多感慨若號秦若丞相及此句皆明指時事說杜詩者往往穿鑿於此獨未之及何也余友程君時齋取曹鄴梅妃傳譜作傳奇雜取少陵事附之名曰一斛珠歲在丙申始屬草焉時余在海上時時過相商定未二年各以事他去中間南船北馬或離或合然晤時必問是書癸丑冬余自京師歸時齋始出定本見示蓋至是稿凡八易忽忽幾二十年矣時齋將以付梓屬余作序余以爲近時度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八 序三 十

曲家未觀東籬蘭谷之面目但希青藤玉茗之瞋笑折青麟齒自以爲工得時齋此劇以藥之庶幾其有瘳乎若以梅妃復幸少陵登科僅目之爲梨園補恨事則淺之乎視時齋矣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八

受業涇縣

朱榮

馬景涵岳青

校

校禮堂文集二十九

歙凌廷堪次仲

序四

蜀岡餞別詩序

乾隆四十九年開逢執徐之歲余將復游京師七月辛巳江都鍾懷保琪何孫錦春林儀徵江安定甫阮元梁伯放船保障湖餞余於蜀岡之酒肆微雨送暑好風迺秋葉紅蔽橋篠碧浮徑馬遲遲而不進舟招招而欲發登山臨水思遠道之什對酒當歌廣別柳陽之賦少年氣豪繼之慷慨半酣耳熱雜以飯粥食填巨壑拔劍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九

序四

一

斫生龜之肩飲吸大川倒囊情長鯨之口加以鍾士季精練名理何平叔深研眇道江文通詩擬雜體阮孝緒學貫五經行子泊居人交錯歡悰共雜緒相亂黑貂已敝去也何心白駒未維忽焉成醉斯固殊鄉之樂事抑亦合志之雅懷也於是南望大江北眺平原則思魏太武之所馳驅楊行愍之所規畫焉驚沙茫茫歌吹隱隱則思鮑參軍之所憑弔杜分司之所冶游焉悼英雄而搔首悵才士而騁目昔晉卿來化雉之威齊侯下夾鳩之泣良有以也又若江淮大賈門庭如市鹽鐵小吏尊嚴若神奉貨殖之傳薄儒林之篇持與阜之服傲有類

之弁故邳氏以酒削鼎食濁氏以胃脯連騎讀書不如

讀律刺繡不如倚市自古然矣可勝歎哉且夫亭歷夏

枯槁吾冬率性之異也蟻衍卻行發皇異鳴才之殊也

故礬石殺鼠原蠶食之則肥螭蛆甘帶保蟲見之則嘔

我之不能爲彼猶彼之不能爲我也况夫人貴適志不

以豐約改轍士當固窮寧因通塞易慮富貴本所自有

貧賤豈足驕人吾曹爲太平之民遭

右文之世固應隨鸞鶴以翔翔握龍虎之符節和聲鳴

國家之盛來宣敷民物之澤而乃比迹散材自甘屈蟻

進之不能膺析珪之祿退之不能作循陔之養挾彼一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九

序四

二

編負茲七尺安敢望華裾而生羨漫爲有激之談顧祗褐而興嗟自解無聊之况乎賤子行矣諸君勉之馬首北向知曳屨於何門雁足南來願寄書於他日志雪中之鴻迹盍簪爰藉此新詩聯波上之鷗盟戴笠毋忘夫舊約

同人遊莫愁湖序

若乃金商協律日在鶉尾之墟玉宇凝涼秋滿牛頭之
關員輕舸一葉縱其所如邀羈客數人聊以自適閒花
沿岸皆能白紅遙山映波迭呈蒼翠燐光黯碧木客吟
五字之詩暝色昏黃山鬼談六朝之史乃舍舟而登陸
眺望川原遂離市而入林襄徂阡陌樓臺隱隱時聞斷
續疏鐘蒲稗蕭蕭但見荒寒野水半鈎淡月循古徑而
閒行一抹斜陽叩禪關而少坐桂梁新葺云是莫愁之
湖薛壁舊題半屬無稽之語夫石城西去樂府自述夫
鄧州河水東流古蹟何關夫建業是故昔人貽誤久爲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九 序四 三

長安春望圖序

若夫雜花生樹芳草被隄細柳繁華之營長楊射熊之
館好山競秀青連斜谷嵐光野水方生綠上曲江波影
秦川寒食一百五晨漢代離宮三十六所則有青門客
子白嶽時人匣中三尺秋霜囊裏七條寒玉前瞻陸海
低回郭杜馳驅後睇甘泉想像淵雲頌歎遙指桃林之
塞馮翊左環近尊槐里之墟扶風右控羸宮劉苑離離
禾黍之勝隋廢唐陵擾擾狐狸之窟楊花變李承黑獺
之遺基草付生蒲換紅羊之小劫將軍戰壘半屬斜陽
霸主雄圖都歸逝水建章太液第供詞客之鋪張天寶
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九 序四 四

漢陂惟剩詩人之題詠茫茫黃土埋龍雀之遺刀漠漠
蒼苔蝕鸞鴛之古瓦夫四時變易而春之動物最深百
感纏綿而望之關心尤著焉懷值芳年麗景觸緒紛來
古意當臨水登山更端沓至所以少陵江上萬點飄風
太白庭前一尊對月下繁絳氣文通廬阜之章仰溯青
雲康樂石門之作以及仲宣馳情於灞岸嗣宗遐想於
溪皋莫不眺遠開襟撫時感事矧茲飄零游子轉徙他
鄉朝隨肥馬之塵夜聽荒雞之唱非憑雅奏安能寄此
愁心不有壯遊何處抒茲朗抱則竝樊川而橫目定多
思古幽情步韋曲而行吟不乏焉人奇句此蘆中窮士

有長安春望之篇稷下鯢生有海國送行之序也同袍
三數人得詩十餘首倩虎頭之妙筆繪以爲圖研龍尾
之芳九吟而成集雄關四扇迎紅日而初開廣路三條
披黃塵而乍入經過華下應逢賣春之人漲眺渭濱倘
遇垂綸之叟攬山川之形勢千古爲懷對光景而流連
一時寄興五陵游俠佩錦帶而相邀三輔少年務紫裘
而共逐握峭函於掌上應有同心羅涇渭於胷中豈無
知己登高能賦可使爲大夫對酒當歌何慚於豪士嗟
乎瀉水置平地鮑參軍行路知難攜手上河梁李都尉
思歸成句腰纏十萬會看跨霍東還足蘭三千且自騎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九

序四

五

鹽西笑乾隆丙申二月序

李問原秋郊小獵圖序 丁酉

夫塞衰而臨碧海未必逢照乘之珠命駕而適藍田未
必獲連城之璧娛耳目樂心意若此其難從車騎建旌
旄談何容易惟問諸楮墨則無涯之願立償倘彼丹青
則有象之觀悉致故三山浩渺嚮壁能遊五嶽峻嶒開
門可驅然則問居肅詠荷客高揖長康匡坐鼓歌但解
乞靈道子蓋不待效辭人之設論文士之大言固已赤
管恢奇須眉改色素屏颯爽顧盼生姿矣於是深林大
澤之旁廣隰平原之表涼颺卷地萬樹皆秋夕照浮天
千峰盡霽沙平似雪見駭獸之羣奔煙淡於霜指鷺禽

校禮堂文集

卷二十九

序四

六

之亂起於斯時也邀五陵公子帥六郡良家呼潘黨使
彎弧叱王陽爲驂乘脫鞬俊鶴奮玉瓜以塵空解繁生
駒壓金鞍而還影墮雲邊之白鶴中必疊雙璫草際之
黃鷹鈞能開六桃花嘶過下峻阪而疑飛楊葉穿來越
顛厓而自喜據鞍送酒妖姬競撥琵琶覆盾割鮮猛士
爭傾鑒落遂使空堂咫尺雨血風毛斗室蕭條星流霆
擊可謂極淋漓之逸興盡慷慨之雅懷者矣抑吾聞之
鍾鼎之念不起於江湖介冑之容不生於琴瑟今以東
方一士南畝諸生驅瘦犢於溝塍策疲驢於道路吟成
掩鼻踰伏蓬蒿讀罷低頭含咀藜藿乃忽短衣射虎望

雁磧而朶頤長欽思魚對鷺溪而撫掌毋乃強歡者不
暢僞怒者無威乎然而桓子過屠門何妨六嚼屈平適
樂國未暇空談爰借荒唐用資盟嘯是以子虛出使高
文大抵多夸都尉從軍雜體聊爲擬古枚生七發鋪張
馳騁之豪班氏兩都遐想游畋之盛譬之任公釣鼈於
海上蓋皆虛構其辭鄭人覆鹿於隍中何必實求其事
矧夫秦府十八學士僅留貌像於瀛洲漢家四七元勳
惟剩雲臺之圖畫寄形骸於紙上暫洩雄心假面目於
毫端少抒壯志聞雞起舞始爲半夜之先鞭躍馬論功
好作他年之左券

秋日李問原西莊小集序

夫昨日之景光已去者不能挽詰朝之風物未來者不
可期惟實境之當前斯勝游之足據是日也嚴霜滿地
旭日照天槐影出檐菊香堆砌紙窗安以杉几草閣覆
以蘆簾黃雞秋肥白酒晨澆煮淮南之菽乳切江東之
鱸膾讀爾雅未熟且食螭蟬誦蘇文尚生宜餐藜藿清
談弄玉既無挾冊之腐生快論千雲復少持籌之倦子
臨池小憩蘋葉半黃拓牖遠觀稻花初紫田夫故事居
然可泣可歌牧豎新聞允矣妄言妄聽但覺文由興寄
敢云事以人傳各賦佳篇無忘雅集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

欽差廷堪次仲撰

跋一

手鈔諸經跋

余幼而孤露學書僅足記名姓服買入市舍簪而婢少長輒以意爲詩文詞曲自娛六經未之全覩也年過二十亟思發憤讀書是以有辨志賦之作後以負米出游時借主人之經讀之文義淵深苦不易曉倦而棄去者屢矣乾隆庚子冬兩淮巡鹽御史長白伊公奉

旨剛收古今雜劇傳奇之違碍者次年屬余襄其事客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

跋一

一

揚州者歲餘吳人孝廉李勉伯先生贈余詩有莫將橡似筆顧曲誤垂名之句於是感其言復取諸經就枕上觀覽同人或阻之曰是學甚難不若詩文之易見長也是學甚樸不若詩文之華而悅俗也余皆不謂然夫學求爲己焉耳豈以難易華樸易慮哉且未通一藝而自命爲文人亦文人之羞也自是有暇卽默誦而艱於記憶乃自課以手鈔代讀然寄食於人几案少隙或作或輟二年中始鈔得詩書二經時未得注疏但就錫山秦氏本鈔之王寅冬入都及覃溪師之門命之習舉子業復鈔得周官禮丙午下第歸胸浦又鈔得儀禮戊申部

臣新定科場例請五經並用通場同題以杜關節

上以士子五經未能徧習命本年先用詩經次年會試用書次易次禮次春秋五科後再以五經同出題是科余以副榜准貢冬歸自京師次年將試於江寧春間又鈔得易經遵功令也余鈔諸經初不爲應試計而中副車則以詩領鄉薦則以易捷南宮則以禮前此肄業太學則以書也盤庚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夫操豚孟而祝敢曰力穡而有秋之報亦云厚矣然九年之久止鈔得易書詩周官儀禮而已載記左傳以文多尚未遑從事他日當與公羊穀梁孝經爾雅等陸續補鈔也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

跋一

二

辛亥三月檢舊篋重加輯治而藏之竝書數語於卷尾以見飢寒奔走讀書之不易云

書校正汲古閣本儀禮注疏後

毛氏汲古閣本諸經皆有脫誤惟儀禮爲最多然所脫誤者在明監刻本已如此不自毛氏始也其經文脫誤前此有崑山顧氏濟陽張氏據唐開成石經校正之而鄭氏注則概未之及良由治是經者少耳近世休寧戴氏始據宋本及嘉靖本刊定其誤雖有釐正亦不能盡也丁未夏客南昌從謝蘊山太守家假得正德本復取楊氏儀禮圖

欽定本永懷堂本張氏本戴氏本詳加較對鄭注一過其脫者則士冠禮乃醴賓以一獻之禮注內則曰飲重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

疏一

三

醴下脫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十字離肺實于鼎設局鼎注可齊也下脫離肺小而長午割之不提心局鼎扛鼎鼎覆也十八字以成厥德經文下脫注厥其也三字士冠記加有成也經文下脫注醴夏殷之禮每加于作階醴之于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二十五字論其志也經文下脫注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論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二十字士昏禮席于北墻經文下脫注墻牆也三字鄉飲酒禮祭如賓禮經文下脫注酢報也三字聘禮記君初爲之辭矣注此句下脫亦非其次四字又拜送注敢拜送下脫自拜聘享至五字此字

下脫亦非其次四字喪服傳貴父之命也注大夫之妾下脫妾子之無母父爲母子者其使養之十四字可無慎乎注道猶行也下脫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于父則爲母行嫁于子則爲婦行二十字尊嚴之稱下脫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十一字以慈己加也注此之謂也下脫其可者賤于諸母謂傳姆之屬也十三字喪服記朋友麻注疑衰素裳下脫冠則皮弁加經六字士喪禮繼主人東上乃飲注春秋傳曰下脫鄭伯有嗜酒爲寤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己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二十八字壑谷下脫伯有者公子于良之孫良霄十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

疏一

四

一字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注檀弓曰下脫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壘周殷人棺棹十四字士虞禮尸坐不說注不敢燕惰下脫今文說爲稅五字特牲饋食禮不諫曰注丁巳之日下脫今文飯皆爲祖六字皆復外位注爲視牲也下脫今文復爲反五字挂于季指注齊之下脫古文挂作卦五字特牲記升受降飲注貴之下脫非執事者四字有司徹西階上北面賓在左經文下脫言升長賓則有贊者爲之十字糗在東東注弟婦也下脫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興受十七字其非注文誤入者則士冠禮記夏收注所以收歛髮也下齊

所服而祭也六字從經傳通解誤入士昏禮卒爵皆拜
經文下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內
則女拜尚右手二十四字從經傳通解誤入士昏記首
節注用昏壻也下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
十四字從釋文誤入公食大夫禮先者反之經文下釋
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
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
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爲先者也五十五字從賈疏誤入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經文下釋曰云其他謂豆數
組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

跋一

五

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清幣不降此大夫
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
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八十六字從賈
疏誤入士冠記夏后氏之道也經文下或謂委貌爲元
冠七字聘禮記君還而後退經文下爭爭鬬之爭五字
不知從何處誤入其注隨經文而說者則士昏記壻授
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注姆教人者四字從儀
禮圖補入鄉射記士鹿中謂旌以獲注謂小國之州長
也用謂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二十一字從戴
氏本補入其誤者則大射儀鄭曰饒大射儀三字誤作

射義二字其錯亂者則士昏禮納采用鴈注納采而用
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十五字本在詩云之上今
誤在以養廉耻之下鄉射禮采蘋采蘋注躬行下脫召
南之教四字周南下多召南二字而錯皆不拜一節注
今文無執鴈及賓鴈大夫之鴈皆爲賓實鴈爲之二
十字本在禮又殺也之下今誤在後六節注主人之意
也之下以上始就所見諸本校定之其脫誤處當不止
此至於一二字之異同亦備錄於此本之上方俾讀是
注者有所考證焉永懷堂本脫誤與明監刻同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

跋一

六

大戴禮記解詁跋

同年南城王實齋先生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研求古訓理精義密足矯以臆說經之弊其言曰近代以來人事校讐或據王肅私定家語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也又或據唐宋類書所引增刪字句是猶舍當官案牘而求情實於風聞也故其所釋惟據相承舊本不敢以他書增刪改易用力之勤凡二十餘年其於太傅禮可謂有功矣嘉慶戊辰歲八月晤先生於浙西先生不以爲鄙發篋見示廷堪於是書所得甚淺既無以益之於是舉其卓絕之識書諸簡末以告世之好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

跋一

七

學深思者同門年愚弟歛凌廷堪識

書汪荅文書中星解後

赤道者動天之中國也黃道斜絡於赤道日循之右轉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在赤道南者冬至日所躔也過冬至則日漸右旋而北在赤道北者夏至日所躔也過夏至則日漸右旋而南此一歲寒暑發斂之故也冬至日遠天頂故其景極長夏至日近天頂故其景極短周髀云冬至晷景丈三尺極長也夏至晷景尺五寸極短也雖里差以北極高下而移然中國在赤道北其長短以二至爲極者不殊也汪荅文書中星解云日永謂夏至也自冬至之後日自北而南陽漸以生則日景漸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

跋一

八

以長至此而始極也日短謂冬至也自夏至之後日自南而北陰漸以生則日景漸以短又至此而始極也夫冬至後日躔自南而北乃反謂之自北而南夏至後日躔自北而南乃反謂之自南而北又日永者謂晝漏長非日景長也日短者謂晝漏短非日景短也冬至後日景漸短至夏至乃極短今反云冬至後日景漸長至夏至而極夏至後日景漸長至冬至乃極長今反云夏至後日景漸短至冬至而極皆茫昧可笑夫寒暑之發斂晷景之短長雖三尺童子舉目卽見汪氏在當時尚稱博雅者何顛倒若斯也自宋以後儒者率蹈虛言理而

不實事求是故往往持論紕謬汪氏之言蓋亦有所本也嗚呼以此說經真可謂不知而作者矣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

受業旌德
汪斐然成翁
枝

汪以純精甫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

跋一

九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一

歙凌廷堪次仲撰

跋二

書五代史梁家人傳後

士君子著書成一家之言雖命意不無偶偏立說未免過矯然必始終不雜義例相符從無有前後矛盾其辭自相刺謬者也歐陽氏之撰五代史以爲魯之桓宣鄭之厲衛之剽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故朱梁以篡弒得國不復更加貶斥其實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寔篡也書其篡而後世信之其罪自不可掩此其不僞梁之旨所謂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一

引春秋之義也若夫友珪之亂亦嘗卽位改元何以本紀乃削不書而列之家人傳中於是自爲之解曰友珪不得列於本紀者所以伸末帝討賊之志也其於義例殆不能無病矣夫溫之弒君友珪之弒父其罪同也莊宗之伐梁末帝之討亂其志亦同也於溫則君之於友珪則削之於莊宗則沒之於末帝則伸之豈友珪之惡浮於溫而莊宗之舉不同乎末帝歟蓋歐公此書於梁多恕辭於敵梁者多微辭於忠於梁者多溢辭其心竊竊然竟以朱溫爲是特不敢明言之耳非獨此一事爲然也夫賊溫肆虐社稷絕滅三綱徒執不沒其實一語

遂以帝制昇之李克用父子血戰河朔三十餘年矢心戮力百折不回曾不爲之少伸討賊之志顧於友珪末帝之間轉汲汲乎不吝如椽之筆以示予奪之權遺重舉輕獄同懟異何其謬也或曰歐公嘗謂朱梁李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僭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其退莊宗而進末帝也或以此此尤不然唐亡王建移書克用請各帝一方克用報之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其言載在史冊炳若日星夫唐社既遷之後尚不敢稍萌他念矧當時其主猶存而遂謂其有覬覦神器之心哉嗟乎大盜移國一二遺臣誓死致討卒賴其力得雪舊耻斯亦千古所希有者也不於此亟加褒揚而乃深文曲辭以誣之且討賊則討賊矣何爲僭名誣如是則漢光武之於王莽蜀先主之於孫曹晉元帝之於劉石宋孝武之於元凶梁孝元之於侯景唐肅宗之於安史胥可以僭名黜之是率天下後世置君父之讐於不問而傷忠臣誼士之心也此豈可哉且末帝之心果盡出於公平不僞梁之旨吾固知之矣恐人以予之矛陷子之盾也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二

書金史太宗紀後

古之一天下者必審夫天下之形勢奮吾之全力控其要害然後傳檄以定其餘此發蒙振落之勢也勇夫之搏虎也舉一身之力扼其吭則虎斃矣苟或將扼其吭又曳其尾則我之力分而虎之力完虎之力未損而我之力已億矣金太宗天會六年詔伐宋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宗翰不可曰河北不足虞請先事陝西略定五路然後取宋太宗曰趙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命婁室等平挾西撻懶宗弼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雖渡江取建康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三

杭州自明州行海三百里然以上游未定所得州縣皆不能守旋棄之而歸自是不復渡江延至天眷中乃定和議夫以天會之兵力而不能一統議者遂謂天不能宋以吾觀之寔人謀之不臧也善定大謀者如治絲如振裘總其端而挈之舉其領而提之其末雖不理梳爬而已耳其枉雖不齊拂拭而已耳未有不挈其端而先理其末不提其領而先齊其枉其不至於莽亂而顛倒者幾何哉今夫全局非天下絲之端裘之領乎爲太宗者當從宗翰之謀停宗弼南追之舉以傾國精兵先定關陝五路而後命諸將率偏師出散關輒興元以窺全

蜀夫挾平陝之餘威加以婁室宗翰宗弼磨宗熊虎之將俯視吳玠張浚之等不啻拉朽未有不得志者也定蜀之後以舟師由巴夔順流而東復命上將將步騎士萬兩出唐鄧以取襄樊上游既得如飢之建如竹之破則區區吳越之地可以不戰而定不出五年天下混一必然之理也昔晉武平吳王濬樓船自益州而下周使尉遲迥取蜀隋文因之以滅陳故劉禪李勢之未亡也魏文臨江賦詩而還季龍雖強不敢南下豈二君之才劣於晉武隋文哉形勢不同用兵有難易之分也宗翰之言固在夏而不在蜀然亦具有卓識惜乎太宗見不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四

及此不能取其言而裁割之以控天下之要害徒令諸軍漫然四出而自分其力也豈非人謀之不臧哉追婁室既敗張浚之兵於富平始命宗弼撤離喝取蜀吳玠得以悉力固守而蜀卒不可得蓋此之力用於既分之後而始當彼之全宜其難也厥後海陵正隆間開國宿將荆徽殆盡宣宗之時強敵侵陵國勢日削乃欲混一車書孤軍南伐則又不足論也已

書宋史史浩傳後

南宋隆興初張魏公銳意用兵史文惠力爭其不可御
史王十朋論之遂出知紹興府事之本末載宋史本傳
者甚詳而張時泰續綱目廣義竟指爲南渡大姦與秦
檜竝列目未覩全史而輕於持論何其陋而妄也夫秦
檜之當國也召還諸將和議遽成未覩用兵之究竟故
拘儒切齒痛詆爲非至於隆興之師文惠已罷矣李顯
忠邵宏淵已用矣孝宗恢復之事已付之矣上有推心
之主下無掣肘之相是魏公之志可謂大行而無遺憾
者矣固當飲馬白狼之河洗兵黃龍之府食汴京之鐘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五

簾拜鞏邑之山陵光復舊業而聞執讒惡之口何以符
離之潰喪師辱國與文惠所言若著龜之不爽耶幸而
金世宗厭兵息戰僅以稱姪納幣得免否則光堯壽皇
不爲昏德重昏之續者幾希矣嗟乎東晉咸康中庾亮
欲伐趙蔡謨持重以爲不可永和殷浩欲伐秦王幾
之持重以爲不可世未聞以蔡司徒王右軍爲姦而獎
許元規深源之輕舉妄動者何廣義之果於褒魏公而
苛於貶文惠也廣義不知而作陋妄之處甚多本不足
辨亦辨之不勝辨况二人之優劣當時如葉氏四朝聞
見錄何氏備史周氏齊東野語久有公論者乎辛丑在

揚州客論此事尚有主廣義之說者因取宋史本傳示
之且告之故客無以難而終不謂然夫史臣特筆不能
奪俗士之謬言者則先入之見據於中也客去遂書諸
傳後云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六

書元史陳祖仁傳後

元順帝詔削擴廓帖木兒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時明兵已取山東陳祖仁上書皇太子言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又云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皆爲擴廓而言也書載元史祖仁本傳案書中所稱南軍卽指明太祖兵也元史成於明初語多忌諱察罕擴廓父子戰勝攻取之事有關於明者多不傳卽此數語推之明兵之畏擴廓爲何如觀後明兵已定元都擴廓入援不及湯和等乘勝徇山西擴廓僅遣將禦之戰於韓店而明師大敗洪武五年明太祖復遣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七

文忠征西將軍馮勝將十五萬眾分道出塞至嶺北與擴廓遇大敗死者數萬人夫以元室喪敗之後奮其餘力猶能取明兵如拾芥當其盛時勢可知矣惜乎元之君不以恢復之事付之且疑其欲反而削奪以困之擴廓亦但知與李羅帖木兒相報復與李思齊相讐殺不以明兵爲意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也嘗謂漢高帝非項羽敵也所以勝之者賴田榮彭越等議其後耳明太祖亦非擴廓敵也所以勝之者賴李羅李思齊等擊其肘耳然則漢之舉楚明之克元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使當明兵未來之先擴廓奉元帝之威令悉眾大

舉南出江淮以搃其背李思齊以秦兵剿其右王信以齊兵躡其左何真以粵兵陳友定以閩兵扼其背梁王復以滇兵撓蜀使夏不暇出師以相救則明祖雖欲盡江東而守之恐智者亦不能爲之謀矣况北定中夏乎案明史擴廓帖木兒傳初察罕破山東江淮震動太祖遣使通好元遣戶部尚書張昺郎中馬合謀浮海如江東授太祖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甫至而察罕被刺太祖遂不受然則察罕不死明祖固已受其撫而降之不過察罕部下之一校順則爲杜伏威逆則爲輔公祏而已矣明王珍傳載太祖遣王珍書曰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八

足下處西蜀子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予兩人能高枕無憂乎願以孫劉相吞噬爲戒王保保者擴廓小字也然則擴廓在河南明祖固已讐其強而憐之亟思與明氏結唇齒以爲保江左之計幸則爲權之拒守不幸則爲皓之輿視而已矣蓋當時之情事如此嗟乎元事之不可爲一徵之於察罕之被刺再徵之於擴廓之構兵蓋天之棄元也久矣而察罕擴廓父子必欲興之以區區之人力而與天爭安可得哉又擴廓傳載明太祖之言曰常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

保保其人奇男子也劉基亦嘗謂太祖曰擴廓未可輕
也是擴廓之威略節概明之君臣未嘗不心服焉惜讀
史者不能會於其微也

書權文公酷吏傳議後

權文公酷吏傳議云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
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
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其論酷
吏可謂當矣下文復謂馬班列郅都於傳首爲非則又
誤以權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當之何其前後之不符
也夫酷吏者武健剛毅不畏強禦權豪爲之敎跡貴戚
爲之側目京兆司隸長安雄陽難治之區非此不足以
勝任而愉快非酷虐無人理之謂也唐以前史之傳酷
吏者後漢如董宣之責數貴主陽球之搏擊宦官後魏

如張敖提之嚴誅盜賊鄴道元之峻斷嬖倖北齊如宋
游道之見賊能討畢義雲之彈射不避彰彰可考隋書
所錄雖漸遠前史本自然猶有請托不行之田式也境
內肅然之燕榮也竝皆郅都之儔卑獨馬班爲然哉蓋
權埋沉命舞文巧詆者酷吏之過吏氏因而載之非卽
以此爲酷吏也宋子京新唐書始以索元禮來俊臣等
爲酷吏則大乖史法矣來索之徒迎合女主屠割良善
殘忍慘毒開闢未有事蹟不足污齒類姓名不足辱簡
庸審酷吏若此史還何爲取之與循吏竝傳哉夫三代
而後治道多雜民氣久離爲之牧者亦各隨其學與才

之所近而已所謂酷吏者申韓之學也所謂循吏者黃老之學也傳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酷吏近之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循吏近之是二者或剛或柔皆未能合乎先王之道然則循吏傳非褒之酷吏傳非貶之也嗟乎知椎埋沉命舞文巧詆爲酷吏之過則來索殘忍慘毒之小人不足以及其稱也明矣自宋以來史法漸失酷吏亦其一端也

吳志伊十國春秋跋

粵自謠傳曹上翻金色之蝦蟇譏應秦中著黃家之日月丞民爲青虎所啖朝士隨白馬而逝六臣奉璽九字爭主海水羣飛妖星肆燭西極岷峨東並滇潯南逾臨越北抵淮漢其間以智吞愚以強兼弱或盜賊入據方州或節度化爲天子年未滿百國區爲九旣而契丹北首乾祐遽亡雕青南面太原復起視夫秦楚之際月表劉石以來僞朝事蹟或有殊而紀載不可廢也蓋嘗綜其形勢計其興衰遠控濠泗近擁宣潤則楊氏李氏先後國焉山陬褒斜水阻夔萬則王氏孟氏先後國焉枕江籍沔襟沅帶湘則江陵高氏武安馬氏分而國焉句踐遺址餘善故墟則杭州錢氏福州王氏分而國焉服嶺以南則南漢劉氏國焉大河以東則北漢劉氏國焉負九山於禹貢僅跨三州斥六代爲島夷尚成一部茲乃鯨呿豺咋瓜剖豆分雖十日燒八紘大霧迷五里比於狼戾未云懸絕在坤之上九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其斯之謂歟唐天祐四年歲在疆圉單開朱全忠篡立稱梁改年開平封馬殷爲楚王錢鏐爲吳越王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後一年王建稱蜀改年武成吳越改年天寶後九年劉龔稱漢改年乾亨後二年楊隆演稱

吳改年武義後六年王衍降於後唐蜀亡後八年王延鈞稱閩改年龍啟後一年孟知祥稱蜀改年明德後三年李昇纂吳稱唐改年昇元後八年王延政降於南唐閩亡後六年後周篡漢劉崇繼漢稱乾祐是年馬希崇降於南唐楚亡後十二年高繼沖降於宋荆南亡後二年孟昶降於宋後蜀亡後六年劉鋹降於宋南漢亡後四年李煜降於宋南唐亡後三年錢俶降於宋吳越亡後一年劉繼元降於宋北漢亡時代未泯端緒可尋成都恃其險阻故世亂而先叛晉陽鄰於邊塞故世治而後服居今稽古良不誣也嗚呼四七之符胡漢尺地皆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歲二

十三

王十八之兆亡隋數天同亂大蛇中分羣起七雄之裔蒼鶩上瀟灑生六夷之戾然而高邑立號烟火全消長安受禪陰靈盡散僭約競角入關之龍已翔聰虎遷承渡江之馬猶在從未有蟬蟬生死天無可紀之元蠻觸升沉人無可歸之統如五代之交十國之會者也陶介立之史補已多疏漏王禹偁之關文更爲簡約自非專門曷由操管夫歷代時勢既有不齊諸史章程因之亦判是以漢唐故籍寇盜列於傳先晉魏成規僭偽收於卷末唯茲渠率靡所適從蓋天水未興李花已落中夏之地倏更五朝大梁之君驟易八姓乃東觀之彥南董

之流或以爲五代之餘分或以爲兩宋之間色且不曰載記而曰世家皆是外篇均非正義吳氏就近代所存承昔人之乏勒成一書用垂千古洵可質前修而不讓示來學而無慚者矣或疑九國之從橫實貫五代之終始事本相類例得竝登若夫并代數郡僅閱周宋兩朝而亦虛費蒐羅勤爲討論然則王氏之據成德傳世孔多李氏之據定難歷年尤永盧龍劉守光帝制自爲秦鳳李茂貞唐年未改何以悉從夷弗加纂輯邪竊謂斯言刻數匪曰名通夫道原紀年永叔附錄皆此十家竝無二致吳氏嘗言取法乎前詎由自我作古蓋阿布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歲二

十四

祖父唐之世臣拓跋子孫宋之屬國兩史各爲立傳此固無庸複書又况燕主爲宋耶所虜岐王入沙陀之朝運祚微淺措施荒陋究與保先世之祀者不侔敵故君之愾者有聞也必若所云豈惟西北有之卽在東南亦爾也前如洪州之鍾傳朗州之雷滿後如武平之劉言王逵周行逢清源之區從效陳洪進衡彼大梁與前同科倘亦特標名稱別爲篇帙則恐治絲而棼窮年真竟矣獨是稽之古昔凡屬春秋皆是編年竝非紀傳所以崔鴻之十六國蕭方等之三十國馬紹統之九州尹師魯之五代王範之交廣包謂之河洛雖已或存或佚要

皆亦步亦趨今世傳十六國春秋如太史公體例乃明
代僞托非彥鸞本書其名則同其實非故而吳氏檢數
百種遺文耗十餘年精力爬梳補綴校勘鉤稽雖治則
聚彼真金模範則仿茲腐鼎殊可惜也又其書喜述褒
貶好采瑣說違尼父不語之戒昭左氏失誣之譏饒有
三長不無一短豈以年湮世遠不忍刊謬然煩乎延堪
久欽曩哲夙慕是編懷聚莫鈔典衣難購屬者假諸楊
氏書肆閱於真州旅館靜繕一過如得百朋偶有管窺
記諸牘左臂之拙工操器竊評匠石之斧斤少女升機
妄議天孫之杆軸云爾

書黃氏通史發凡後

通史發凡四卷甘泉黃君秋平撰黃君將爲通史屬草
未竟此其例目也秘不示人乾隆辛丑夏余在揚州借
而讀之歎曰世固有矯枉過正如是者乎其書曰漢紀
兩漢諸帝也曰魏紀曹魏諸帝也曰晉紀兩晉諸帝也
曰後魏紀元魏諸帝也曰周紀宇文氏諸帝也曰隋紀
曰唐紀曰遼紀曰金紀曰元紀凡十代以正統繫之外
此諸國悉目之爲僭盜如蜀則曰益州盜劉備吳則曰
江南盜孫權燕則曰遼東盜公孫淵皆附書於魏紀後
東晉則曰江南盜司馬睿宋齊梁則曰江南盜劉裕蕭

道成蕭衍劉氏石氏則曰僭趙慕容氏則曰僭燕苻氏
姚氏乞伏氏則曰僭秦呂氏禿髮氏沮渠氏則曰僭涼
李氏則曰僭成赫連氏則曰僭夏前凉則曰姑臧盜張
軌西凉則曰敦煌盜李嵩北燕則曰遼東盜馮跋皆附
書於後魏紀後北齊則曰關東盜高洋陳則曰江南盜
陳霸先後梁則曰降將蕭管皆附書於周紀後朱果則
曰汴州盜朱溫後唐則曰并州盜李克用後周則曰汴
州盜郭威楊氏則曰揚州盜楊行密錢氏則曰杭州盜
錢鏐王氏則曰福州盜王審知南唐則曰昇州盜徐知
誥高氏則曰荆南盜高季昌馬氏周氏則曰湖南盜馬

殷周行逢王氏孟氏則曰益州盜王建孟知祥劉氏則曰廣州盜劉隱北宋則曰汴州盜趙匡胤西夏則曰銀夏盜拓跋思恭後晉則曰降將石敬瑭後漢則曰降將劉知遠北漢則曰降將劉崇皆附書於遼紀後偽楚則曰降將張邦昌偽齊則曰降將劉豫南宋則曰降將趙構夏則曰降將李乾順皆附書於金紀後客見之謂余曰黃氏創爲是書誠所謂異說而不讓高論而不顧者也方將詬厲指摘之不暇而僅目之爲矯枉過正無乃近於好奇乎應之曰此非黃氏創見也以曹魏爲正者陳壽魚豢之已事而吳蜀二志舊唐書亦列之於僞史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十七

焉以元魏爲正者王通元行沖之緒言而宋齊諸國魏伯起皆名之爲島夷焉若遼宋金之相承也脩端辨之於前楊維禎爭之於後卒之各自爲史未能統攝然則正閏之說迄無定論也自宋人正統之論興有明策之率以私意獨尊一國其餘則妄加貶削不以帝制予之黃氏矯其弊可也乃於昔人所推尊者皆斥之爲僭盜爲降將豈非過正乎昔莊叟薄堯舜黃生非湯武其爲儒林所詬厲名教所指摘固何如者然且劉向收之於七略班固載之於漢史所謂與其過而廢之無寧過而存之者也人自少見多所怪耳奚好奇之有哉然其書

於劉石苻姚之屬尚存其國號而蜀漢六朝五代北宋則削之而以盜書亦不知其義例之所在也客去遂書其後而還之黃君名文暘字時若秋平其號也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一

受業旌德

汪 豐璫王 校
呂飛鵬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一

跋二

十八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二

欽凌廷堪次仲撰

跋三

書程賓渠算法統宗後

漢徐岳數術記遺有珠算控帶四時經緯三才之文珠算之名其來已久然考其制刻板爲三分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等語似亦與今珠算不同明程大位算法統宗則端言珠算者也其書卷末載算法書目有盤珠集走盤集云是元豐紹興淳熙以來刻者然則今之珠算蓋始於宋梅氏古算衍畧謂珠盤之法始於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二

跋三

明初郭伯玉者恐非也今世俗所傳歸除歌括亦始見於統宗但不知創自何人古算衍畧云吳信民九章比類所載句長而澀蓋卽是時所創理或然歟案古法合散數而總之謂之乘剖總數而散之謂之除無所謂歸除也歸除之名卽始於造歌括者其歌括一句之中有法有實有得數有餘實可稱簡便然獨置除數於不言遂使習之者無由得其本原而實如法而一之理不明矣夫得數由除數而生者也故必先知除數而後知得數今既有法有實有得數而不言所除之數試問何由而知得數乎考九章算經以法除實曰實如法而一此

謂除法也何謂實如法而一試以七爲法論之卽珠算所謂七歸也凡遇實中滿七數者則除之而得一數滿十四者則除之而得二數滿二十一者則除之而得三數滿二十八者則除之而得四數滿三十五者則除之而得五數滿四十二者則除之而得六數滿四十九者則除之而得七數滿五十六者則除之而得八數滿六十三者則除之而得九數若不盡者則謂之餘實言實如法之數則得一也與乘法之爲用正相反如七歸之歌括曰七一下加三七法也一實也卽借爲得數下加三餘實也而其所以得一餘三之故作之者不言也習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二

跋三

二

之者不知也蓋七爲法一十爲實除實之七則得數一仍餘實數三也七二下加六者七爲法二十爲實除實之十四則得數二仍餘實數六也七三下加十二者七爲法三十爲實除實之二十八則得數四仍餘實數二也七四五十五者七爲法四十爲實除實之三十五則得數五仍餘實數五也七五七十一者七爲法五十爲實除實之四十九則得數七仍餘實數一也七六八十四者七爲法六十爲實除實之五十六則得數八仍餘實數四也今但言得數而置所除之數於不言則所以得數之理不明故學者讀古算經而不知所用習世俗之

法而不能通之於古書皆此歌括因陋就簡誤之也然所謂歸者指法之單位而言耳若法有多位則亦不能倚用歸又必兼除用之尤爲混雜如七五爲法三爲實實如法而一七五者法也則除七五得數一除一五得數二除二二五得數三除三則得數四也其理顯然若以歸除歌括算之則曰七三四十二復以得數四與法之次位五相呼曰五四除二十亦是得數四而算理不明矣嗚呼自兼變而爲楷而六書之義晦自籌變而爲珠而九數之義亦晦是亦學術之大升降也前明人精力敏於講學九數之書散佚畧盡雖好學深思者無由

得見古本也今

國家稽古右文所謂算經十書唐人以之取士者僅佚祖冲之綴術一種餘悉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學者狃於歌括讀之多不得其解而博通古今之儒則又窮極中西兩術而探索其精微之奧以爲歸除歌括人所共習存其法而不暇言其義也故梅文穆雖增刪算法統宗而重刻之然於歸除歌括與古算經相通之故亦未論及是統宗一書終屬胥吏商賈之書與古算經闕而爲二初學何自而啟其扇鑰乎聊釋其大旨書諸簡尾俾後之好古者有所從入焉爾

書陳琳檄吳文後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僅見於昭明文選中三國志及裴注皆未之載也案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孫權又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又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此檄但云年月朔日而不明指何年案魏志荀彧傳建安十七年太祖征孫權彧疾留壽春薨時年五十而此檄首稱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則是荀彧尙存其爲建安十七年征權時無疑也然檄中所云如偏師涉隴則建約臬夷案魏志武帝紀遣夏侯淵討斬朱建則建安十九年冬十月事也西

平金城諸將斬送韓約首則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又云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案魏志武帝紀公出散關氏王寶茂恃險不服公攻屠之亦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公至陽平則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又云張魯遁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案魏志武帝紀魯潰奔巴中亦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魯自巴中將其餘屬降則建安二十年十一月事也又云巴夷王樸胡賁邑侯杜濩各率種落以奉王職案魏志武帝紀巴七姓夷王樸胡賁邑侯杜濩舉巴夷賁民來附則建安二十年九月事也又云超之妻李焚首

金城案魏志武帝紀南安趙衢漢陽尹奉討馬超梟其妻子則建安十九年春正月事也又云與匈奴南單于呼厨完案魏志武帝紀匈奴南單于呼厨泉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則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事也又云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案魏志夏侯淵傳建安十七年以淵行護軍將軍屯長安至於拜征西將軍則建安二十一年事也又云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案吳志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徵軍還爲魏將張遼所襲則建安二十年事也凡此皆在建安十七年荀彧既薨之後未審檄文何以詳載之若云是建安二十一年征吳之檄則距荀彧之薨已五年檄首不應仍稱尙書令彧也竊恐彧字或誤然李善所見本已是彧字故注引魏志荀彧傳以證之未必誤也豈孔璋此檄是齊梁文士所擬作而昭明遂取以入選歟不然承祚少期何以不錄也而邵子湘評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云孔璋之檄乘勢恐喝耳此書當敗軍之後有倍難於措辭者竟以爲在建安十三年下荊州時益陋不足辨矣

書唐文粹後

唐文粹一百卷宋姚寶之輯曰古賦曰詩曰頌曰贊曰表奏書疏曰文曰論曰議曰古文曰碑曰銘曰記曰箴誠銘曰書曰序曰傳錄紀事凡十六門所以續文選也體例不甚精確如明皇紀泰山銘則附於頌柳子厚塗山銘獨孤至之仙掌銘等乃與墓誌銘爲一門通謂之銘權文公幾銘盧玉川門銘等又與箴別爲一門夫銘一而已宜自爲一類墓誌銘或又爲一類不當凌雜如此也皮襲美九諷反招魂楚騷類也不當入詩韓退之進學解荅客難類也不當入古文皆其短也唯平淮西碑取段文昌而不取昌黎此真深知文體者蓋昌黎之文化偶爲奇夏獨造特以矯枉於一時耳故好奇者皆尙之然謂爲文章之別派則可謂爲文章之正宗則不可也宋初古學猶存文章桀驁人皆知之故姚氏明於決擇如此熙寧而後厭故喜新末學習爲固然元明以來久不復識源流之別矣竊謂昌黎之論文與考亭之論學皆欲以一人之見上掩千古雖足以矯風尙之同而實便於空疎之習故韓歐作而藝文劉勰之焰燄洛閩興而中遠叔明之勢絀廢陸之所由來者漸矣今一二有識者知蹈虛言理不如名物訓詁之實有可

憑也於是蒐遺訂佚倡之於前士從事於學者皆以復古爲志而論文則質實焉但曰八家是知二五而昧於十也因讀文粹感而書此又案宋史姚鉞本傳曰廬州合肥人而文粹序題曰吳興蓋舉其郡望也

書平淮西雅後

柳子厚平淮西雅云鼎臠俎載鼎臠二字蓋本之楚辭大招案牲體肱骨三肩也臂也臠也股骨二肱也胙也脅骨三代脅也長脅也短脅也脊骨三正脊也脰脊也橫脊也謂之十一體合左右肱骨股骨脅骨謂之十九體加兩髀謂之二十一體皆載於俎若鼎或升左右胖或升豚解或升體解不獨一臠也至於俎載二字尤不典牛羊豕之載則肉之無骨者皆實於豆若俎但載牲之骨體而已安所謂載哉禮經十七篇具在可案而知也一句之內雜出不倫稽之禮例無一合者蓋唐之詞

人類皆疎於經術而經術中尤疎於禮雖表表如子厚者亦所不免良可歎也

書蘇東坡赤壁賦後

東坡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案壬戌爲宋神宗元豐五年距乾隆七年壬戌凡十一壬戌六百六十年歲差不過十度七月太陽所躔約在張翼左右則既望之月當在室壁之間不當云徘徊於斗牛之間也壁在斗東已一象限初昏時斗牛正中月方東出安得徘徊於其間蓋東坡未必真有是遊特想像而賦之以爲月令孟秋之月昏建星中建星在斗上月既漸升臆度應至斗牛不知月漸東升則斗牛亦漸西降月決不能退至斗牛也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二

跋三

九

書唐詩說殘卷後

三韓郎君兆夢於其友人處得蠹冊一卷題曰唐詩說後附宋金元明詩說持以示余點竄塗乙似是選詩發凡雜以議論大旨於婁東厯下公安竟陵而外自出手眼惟論宋詩間有適當語然亦非依傍門戶故爲排擊也卷上有私印三一曰不隨王李袁鍾錢陳步趨一曰費錫璜一曰滋衡氏案滋衡四川新繁人爲費中文先生次子流寓揚州著有貫道堂文集其詩亦奔放絕塵是選未見行世豈草創而未就耶因書其後而還之并誌其鄉里姓名於卷首時乾隆庚子二月也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二

跋三

十

樹經堂詠史詩跋

文選所錄詠史詩如左太沖鮑明遠輩僅畧借古事自抒胸臆而謝宣遠張子房詩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雖有所專指然亦一人一事而已未能徧及全史也況上下千古而詠之乎唐末胡曾詠史詩稍多而義既膚淺又皆斷句故談藝家恆置之不論是詠史詩自古無傑構也蘇潭先生於旬宜之暇論次全史自司馬遷以迄宋濂之書綜其大者并旁及別史如屠喬孫吳任臣所述之等爲七言律五百首名曰樹經堂詠史詩鴻篇絡繹美不勝收洋洋乎大觀矣警句如漢武帝云玉檢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二

跋三

十一

封中呼萬歲金童海上引三山賈誼云年少高陳治安策夜深虛溯鬼神原王尊云洪流萬丈填隄立峻坂千尋叱馭過王莽云宮中漢臘更新臘殿上黃貂換黑貂班固云再世爲郎輪范蔡兩都作賦麗卿雲張衡云十載覃思二京賦千秋絕唱四愁篇則少陵之風格渾成也如劉向云五行洪範春秋傳丙夜青藜太乙燈魏武帝云暮年伏櫪雄心在明月棲鳥古調哀晉成帝云誤國朝臣多放遠渡江名士半浮沉向秀云虞淵日薄琴聲遶窮巷風淒笛響來呂光云葡萄美酒龜茲賦燕雀西風朔馬篇庾信云春風官渡黎陽柳落日長橋渭水

輪則東川之天才雄秀也如黃霸云吏食郵亭烏欲攫人言相府鸞初飛光武云餘子綠林方蟻鬪眞人白水竟龍升臧洪云志士同仇傾蓋定故人流涕撫弔看郭泰云似仙鳳望同維楫如玉人來賦東笏魏明帝云傳聞玉馬呈文石已見金人泣露盤宋廢帝云淒淒秘院屠猪日寂寂華林射鬼時則錢劉之吐語高華也如張敞云走馬章臺塵便而研螺官閣畫修眉楊震云三鱣講席生前兆一鳥關亭死後悲謝靈運云衣冠新製尊康樂山水清音愛永嘉簡文帝云無帶雪花歸永福多生伽葉禮重雲陳後主云長江誰唱公無渡羣鳥爭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二

跋三

十二

呼帝奈何薛道衡云作頌翻嫌魚藻美題詩已兆燕泥空則溫李之修詞富豔也如王吉云廣厦細旃中尉諫古車周道下泉風謝莊云江東無我一時秀明月與君千里同王元禮云三世三公門第貴一官一集宦情殊石勒云孤寡不欺心磊落帝王自取氣縱橫禿髮僞檀云索邱以外有經濟關隴之間多傑英杜甫云離亂何人憂社稷哀歌到處感山川則涪翁之峭健清新也如鍾會云鳴雀在陰占自古亢龍有悔義難參宋文帝云白面書生談北伐黑衣宰相坐南衙任昉云生前十斛桃花米身後諸郎白練裘陶宏景云學道十年呼宰相

讀書萬卷作神仙林通云夢迴崔羽飛難覓魂在梅梢
喚欲醒元順帝云黃漬岡生石人眼白毛天兩老君髯
則劍南之俊邁工整也他如明德馬皇后云底事廖防
同日貴濯龍門外起深憂荀彧云飲藥壽春哀撤譙明
年九錫冊文隆公孫瓚云但信此間堪避世不知何處
更容君宋武帝云能揮雄略職靈寶卻少深謀護義符
齊東昏云縛菰怒及而翁首別認潘梅作父兄李後主
云從來文士爲天子終作降王入敵庭則又白傅之識
解超妙玉局之議論宏闊也蓋集唐宋人之長於太沖
明遠諸君外開未有之奇豈胡曾之徒所可同日語哉

爰倣張爲主客圖之例擇其尤者錄以爲跋與海內談
藝家亟賞焉歛凌廷堪次仲謹跋

書孫平叔雕雲詞後

夫句分長短號曰詩餘音有抑揚胎於樂府植槽乍按
六么爲最小之弢鐵撥輕籠七宮乃夾鐘之律由濁而
清者四旦元關徵音自高而下者九階奚須勾字燕樂
廿八調久則失傳律準六十聲誣而非實東都識曲咸
推片玉屯田南渡知音競數堯章君特自餘詞客罕識
宮商譬彼詩人但知平仄無錫孫平叔孝廉馳情綺麗
托興纏綿猥通研粉之箋遠示雕雲之集未遑謀面獲
捧瓊瑤敢謝同心謬膺綉紵慢則纖綃泉底得傳石帚
全神令則弄影雲邊不拾草堂餘唾可云金風亭長頓
遇替人樊榭山民忽來同調者矣然而誇鐘鍾匪易固
爲學士恆情視律呂太深亦屬古人通蔽唐沿而宋大
石本細於正宮金易而元仙呂遂歸於雙調苟不尋源
於千古僅能按譜於四聲何異扣槃卽云識日不知摹
山刻水詎關九域廣輪春賦秋吟無與四時推步也故
鏤冰琢雪不乏驚才換羽移宮都非事實語及高平般
涉怖若鬼神問諸鬲指過腔幻如風影夫惟好學始克
深思是在讀書方能稽古非執事何以發吾之狂非鄙
生何以知君之妙

族會祖蒼舒先生手札跋

右手札一紙爲族會祖蒼舒先生與從伯會祖向若公者也先生諱世韶字官球前明崇禎庚午舉人甲戌進士官戶部主事著有鴻沙草詳見明詩綜及

御選四朝詩蒼舒其別號也於向若公爲昆弟行札中所云龍翁者爲族高祖龍翰公諱駟前明崇禎丙子舉人癸未進士福王初授巡案河南監察御史死於歸德所云元性弟者爲從叔會祖諱潤生以布衣從龍翰公殉節事竝見華亭王氏明史稿元性公本向若公胞弟後其叔父伯衍公者伯衍公諱光亨以贈太常東麓公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二

跋三

十五

磨除南京都察院經歷遷浙江温州府通判札中所云官奶奶者卽伯衍公繼配朱安人也庚子冬廷堪自海州板浦場扶先君子柩歸葬於歙得之敝篋中已殘缺矣此其末後一簡也伏讀我

皇上議予明季殉節諸臣

諭旨有云凡諸臣事蹟之具於明史及通鑑輯覽者宜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以謚號欽此謹案

御批通鑑輯覽於順治二年三月

特書我

大清兵定河南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駟及其從子潤

生死之是先臣駟先臣潤生皆應在得謚之列後恭檢勝朝殉節諸臣錄未載先臣姓名或編纂者之遺忘或傳鈔者之脫落均未可知也於是裝潢而藏之并考其始末書諸卷尾上志

曠典下示子孫不獨書法道美爲可寶也向若公諱瀚生邑諸生先會祖方平公同祖兄也乾隆四十六年歲在辛丑三月朔族會孫廷堪敬識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二

跋三

十六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二 受業涇縣潘望寧海門校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三

歛凌廷堪次仲撰

文傳

賣癡飲文

著雍淹茂聿屆歲除市南凌生窮愁索居比鄰共開飲酒吹竿一燈熒然時還讀書見范至能邨田樂府有賣癡飲詞嘒嘒自語曰癡飲其可賣乎若是余癡飲已甚曷弗賣諸於是起被敝裘約以韋帶手啟荆扉立於門外仰視觜觿當頭光大數其癡飲抗聲而賣夫癡爲不慧載於說文飲見廣韻象物未分癡飲狎至迭相爲羣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三

文

盈囊累囊膠葛糾紛懋遷有無伊古所云余之厚擁此物固里黨所習聞也今將出賣冀取高貲機屬苦窳各有等差以多易鮮匪曰居奇五尺之童莫之或欺請論其直買者擇之天生兩手以用爲賢雲雨翻覆俄頃髮遷既不乘耜畬於田曷不持籌會計於塵揚車是擯杜衡載寧手之癡飲其直百錢惟足能行進則有獲提徑爭先岐塗特闢柰何見利罔知攸適跬步之間江河阻隔裹足要津殊屬可惜足之癡飲其直五百聽生於耳與聲作緣耳食耳剽道聽互傳噂沓譁譁號呶狂顛爾胡慙實弗司其權巴浦犀羣瑱塞孔堅耳之癡飲其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三

文

直五千快意目前奚取見遠惟鼠有目厥光盈寸窺伺倉廩睢肝滿潤爾觀其樂胡不知勸俚俚無相卒以自困目之癡飲其直一萬兌說爲口言乃其職佞辭泉湧怪幻罕測何圖出話但矜伉直規人之過竟忘默默忍飢誦經晝夜靡息口之癡飲其直一億心官則思幽湛深窈上求下索旁搜遠紹誠通千古精蘊八表至於機械全不了了任人欺紿實焉莫曉心之癡飲其直一兆自甲至丙夜漏三下舌敝唇乾面爲之赭行人往來如聲如啞俾倪匿笑無過問者癡飲之精化爲神官貌比玉雪氣猶芝蘭翩翩虹裝我星冠雲輶旣降揖余而言曰甚矣吾子之蔽也狐狸而蒼墨以爲明垂棘博塊懸黎易美姑援往昔爲子量衡忠臣孝子奕世留名孰非癡飲驅之使行儒林文苑薄海騰聲孰非癡飲迫之使成彼逞倖巧自鳴得意利甫及躬害亦旋至于癡飲尙嫌未摯豈可淺嘗輒思捐棄信道不篤是謂失志至能樂府本其吳俗子非吳人何故賡續人云亦云屋下架屋何不翻新別立名目子有老母待子而食菽水雖艱備書可得子已弱冠不思進德獵聘辭華面有矜色子粗能文不中程式不試有司未爲奇特柳之乞巧韓之送窮以文爲戲調謔兒童逐貧之賦始於揚雄韓

柳雖襲不失爲工子何學步勦說雷同心直何貴手直
何賤軒此輕彼妄生意見不由司市疇與掄選百千億
兆據何經傳去疾得財無乃太便統計其直百餘萬緡
邇邇山陬延延海濱詠嘲滑稽擬售何人吾恐富者不
子售而欲售者又苦其貧也韓子有言小黠大癡柳子
有言後憚初悲子失其旨徒仿其辭悅華忘實效顰可
嗤我之於子步步追隨生同枝幹形影不離美在其中
暢於四支本未相負見賣何爲神官言訖春風滿天汗
流瑟縮自慰自憐慧芷乍蘇梅地已妍招邀同醉闔戶
高眠守此癡歎以待來年

弔李將軍文 井序

濡水之南陂陀綿亘案之圖經葢漢右北平郡塞外境
也歲在癸丑廷堪從座主韓城公客於濡上暇日輒乘
馬往遊焉山川莽蒼草木蕭蕭涼風颯其颯至壯士爲
之變色案史記李將軍廣爲右北平太守嘗射虎郡中
事往風微地無可考而濡南去郡不遠平原千里禽獸
蕃茂度亦將軍游獵所必及也嗟乎名將難封中材易
貴莫邪置而不用鉛刀矜其一劃徘徊其盤馬彎弓之
處想像其沒石飲羽之技俯仰陳跡悠然神往蓋不待
聞雍門之哀響固已泣下沾襟也昔文帝嘗謂廣曰惜
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夫窮
陰沍寒蛟龍蟄而難出雨濶泉動蛇蚓鳴其得意敬問
匈奴單于遺書蠻夷大長四郊無警猛士坐衰時乎不
遇置其然矣若夫當盛漢之隆際大略之主北挑強鄰
南誅勁越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爰自元光洎乎元狩大
小百餘戰侯者數十人將軍未嘗不身在行間親當矢
石而卒不能與屬國降王票騎裨將竝得爵土豈盡係
於時乎哉殆亦有命存焉觀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
才氣天下無雙而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
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悲夫少負飛將之殊譽晚

逢天驕之合圍才非不傑也時非不齊也然而由東道而出師與勦敵而相左徒有對薄之困竟無尺寸之績是將軍之命也夫是將軍之命也夫雖然將軍以良家子起家至二千石在邊凡四十年再爲郡守三登列卿天下知與不知皆曰名將非懷才待試者比也所惜者但未俟耳同列信其才當寧知其命才不勝命自古所歎焉獨將軍而已哉彼夫擊斃末藝篆刻微長少不如意輒咄咄於口悻悻於面威將軍之已事亦可以廢然而返矣乃爲文以弔之曰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三

文

五

夫靈伊將軍之才氣誠照耀乎漢廷才激盪乎山嶽氣震迅乎雷霆勇登讓於果騎功不下於長平徒爲命之所困笑智力之克爭事已邁夫千載慨遺跡於郊坰寄古意於變徵拊余節而孰聽朔皇漢之中葉孝武奮夫雄姿屬海內之蕃庶將騁志於四夷旣蒐賢而拔俊爰命將而出師豈劉興而項璦始龍躍而虎馳以將軍而值彼固藏器而遺時何後臂之善射竟垂老而數奇初爲郎於禁闥力格猷而折關露翹異於帝側每太息而動顏從太尉而取棋劇吳楚而桓桓殺射雕而迴騎敵皆驚而上山心欲退而轉進乃下馬而解鞍名王怪

而不擊迫平旦而引還作邊郡而屢徙勲不賞於縣官彼文景之休養匪遇合之維艱緬建元之嘉會世仰望其英風發大黃而殪敵戰日暮而益雄無刁斗以警衛卒未嘗與害逢較不識而異趣法簡易而樂從出雁門而生得伏馬邑而無功悲霸陵之醉尉胡甦眦之不吝矧殺降而肆虐洵狙詐之致窮實軍行而失道詎廷諭之匪公昔馬遷之於邑以空言而著書疾庸俗之高位橫瑰奇而索居感斯人之相類遂掩卷而歎歎寓激昂於懷抱寧無端而發抒憶出守於北平借游獵以自娛虎駭弭而靡遁石飲羽而非誣覽平原之蕭瑟猶想見其馳驅佳人嫁於沙漠才士放於江潯色莫憐於悅已調罕遇其賞音來後世之憑弔起樂府之謳吟富貴豈乎當代迨集盈乎寸心同驚塵之飄忽共逝水而銷沉若將軍之烜赫亞義娥之照臨聞其風而咸慕述其事而竝欽野當秋而更曠草被霜而逾深鳥翩翩而集木獸逐逐而出林魂有知而憇此應無間於古今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三

文

六

銅鼓齋上梁文

兒郎偉碧雞舊宅草堂藉老杜而留白鶴新居茅屋因
大蘇而重果置身於不朽斯容膝其必傳迺彼前修垂
茲後世麗仲主人胸有成竹目無全牛放眼空九州讀
書破萬卷天下山川形勢較若列眉古來成敗是非明
如指掌談言微中顧盼動人思緣經濟以發名不肩辭
章以邀譽陳平門外恆虞車轍之羣來董子園中將與
詩書而共對別營斗室涵養寸心恥盜處士之虛聲勉
效前民之實用雄劍在匣蕭然一畝之官奇書滿家儼
若百城之富時花種竹三徑初開昨史枕經千秋自命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三

文

七

爰儲瑤函之秘帙肇錫銅鼓之嘉名蓋慕諸葛君之爲
人非同賞鑒家之愛古欣協棟隆之吉敢陳堂構之規
謹托詭吟聊供邪許

兒郎偉拋梁東旭日初生曙色紅細數古今眞事業發
源多在讀書中

兒郎偉拋梁西科舉文章要細看讀到昌黎明水賦始
知心細是昌黎

兒郎偉拋梁南過目仍須反覆探試想深寧辛苦日原
來過日本虛談

兒郎偉拋梁北才高往往矜明識不分塗徑用工夫至

竟身心何所得

兒郎偉拋梁上薄技偏長何足尚經術爲根史佐之逢
原左右眞無量

兒郎偉拋梁下古人才力應難跨觀書幽莽是聰明但
恃聰明吁可怕

伏願上梁之後學問日深見聞日廣心思則靜而益靜
才識則開所未開射策千言書姓名於雁塔建功萬里
銘勲業於麟臺庶幾北野故廬可煥南陽先哲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三

文

八

吳宜人傳

吳宜人名序欽人年十七歸程吏部振甲事舅姑以孝聞乾隆四十九年三月舅病篤禱於神刲股肉以進不數日遂愈又十年奉姑就養京師四月姑患瘡危甚再刲股以進次日卽愈雖其子不知也嘉慶三年自京師歸里居二年舅復病復刲股以進而舅竟不起至是股已三刲矣嗚呼刲股恆情所難也而至於再至於三不謂之奇孝得乎十一年十月以疾卒年四十有八其子洪溥不忍其奇孝不彰以狀丐余作傳余文不足以傳其孝也顧世之論刲股者動云以毀傷肢體爲過案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漢孔氏注能自保全而無刑傷蓋如髡鉗劓剕之屬是也若云刲股療親爲毀傷肢體然則忠臣烈士死綬疆場陷胷抉脰亦可謂之毀傷邪論者折衷於經義可矣

論曰吏部余同門友也前年余銜恤歸聞宜人奇孝於鄉黨者甚悉今年再歸主講紫陽而宜人已卒矣於是因洪溥之請仿李習之司空表聖傳楊寶二烈婦之例以備他日采擇洪溥爲諸生好讀有用之書報宜人奇孝者其在斯乎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四

歙凌廷堪次仲撰

碑

蒼頡廟碑

夫蒼黃肇剖視之則有形黔赤憑生叩之則成響緣形以達意就響以立名書契之端胎於此矣紀事而結繩仰淳龐於上古觀圖而畫卦溯聖神於太昊粵自蒼頡氏作秉元穹之秀爲黃帝之史爰考萬物而制六書事意形聲爲之經轉注假借爲之緯文字聲音於是乎大備矣元聖制經本之則成爾雅中壘校書別之則曰小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學泊夫爰歷博學凡將急就莫不以爲大略之樞輪明堂之茅蓋洵可謂鑿鑿魄以探奧感幽靈而灑泣者矣夫文字者其形也聲音者其響也訓詁者其義也小學之類別之雖有三大指所歸約之則惟兩傳其形者謂之文字傳其響者謂之聲音至於義者非形則孰依非響其何寄是訓詁由文字聲音而後有離文字聲音而卽無者也表厥本原固有在矣準其流失可得言焉夫許君著書諧聲居半徐氏繫傳會意蓋盡如忠之從心也諧之以中恕之從心也諧之以如但取其聲之相近遠計夫意之可通乃或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是何異

於長以馬頭索解虫以屈中作訓乎此昧於文字而併昧其聲音者也又若易傳詩篇不煩改讀屈騷宋賦悉是本音故池以也得聲古人以之合阿軌以九得聲古人以之合牡夫閩越之區既不能繩燕趙齊梁之世安可以律商周乃或謂韻必協而始調語必轉而方肖良由厥旨未明而妄生區畫此昧於聲音而併昧其文字者也若夫假借以一字而兼數訓轉注以一義而統眾文李者木也而借爲行李初者始也而轉爲首基故李與行李假借也字不異而意則異初與首基轉注也字不同而意則同此往彼來理原易見如四序之寒暑迭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更如九數之乘除互報彼以少長爲轉注者已混轉注於假借以夬臝爲轉注者又混轉注於諧聲治絲而焚解醒以酒此昧於訓詁而併昧其文字聲音者也略舉數事可以類推倘罄羣言殊難指屈雖世與世相易語三傳而失真而心與心相通法一成而可貫此蒼頡氏所以爲萬世之首出而六書之鼻祖也夫甲兵之造尚報本於蚩尤炊爨所先且薦馨於老婦抑思禮樂所藉而畱文章所憑而立合古今如旦暮導川原於階闥伊誰力也而輒忘乎甘泉朱君好古若渴飲水知源偕同學數人擇近城隙地庀材半載構宇一區以祀蒼頡氏

經始於丁未落成於戊申李斯史游之傳繪於兩壁許慎呂忱之等聚於一堂乃屬廷堪紀其興事之由銘諸麗牲之石嗟夫元豐之編既出久消夫事意形聲淳熙之書復行徒習夫灑掃應對小學之荒其來已舊斯廟之葺庶幾可興銘曰

洋洋聖謨布在簡編人世遞閱積有歲年今以續古後以繼前匪托文字曷由而傳河龍吐苞洛龜呈卦書契之興蓋取諸夬庚庚著史功著百代仰觀俯察振聾發聵凡皇云遠六書始萌象形象事象意象聲珠囊洩秘金鏡耀精圓顯方趾咸賴以生篆易而隸隸易而楷沿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三

波討源厥理斯在象胥所通九州四海重譯而來厥理不改臨摹既工日益舛訛藝成而下笑足詆訶故籍誤不佞書博鵠大本已失逸及其他郵囑坊庸先齋司書貓虎昆蟲各典乃職歲時索饗以報種植文字之先瞻思厥德惟茲文字日用所需俎豆告虔詎曰諂諛木石爰積土民競趨築之登登成之愉愉左右有序東西有堂栗主中奉粉壁外張配食諸賢續象兩旁慎爾祀事鑒此馨香

蒙城縣莊子廟碑

叙曰贏劉而上區寓之蹟久湮宋元以遠方輿之學多舛考古者靡所依據志地者強爲穿鑿况復五牛人洛一馬渡江北土之流入羈縻於吳越中原之故郡僑治於荆揚魏武定之割析乃有百州唐貞觀之省併爰分十道其間更易不常遷移無定或新邑而被舊名或此疆而蒙彼號是以襄陽之土遂建雍梁鬱洲之山亦城青冀京口有南徐之設廣陵有南兗之置山陽在淮陰琅邪在江乘襄賁在連水當塗在姑孰以及函谷之或靈寶或新安也夏口之或江南或江北也漢之長安或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四

遷於大興魏之鄴都或徙於安陽漢學未明既生回惑俗士多妄復來假借故建業有莫愁之湖開封有梁王之苑東萊胸山竝著樓田之島黃岡嘉魚皆載破曹之壁若此之類悉數之而更僕難終枚舉之而僕指莫罄然則蒙城縣之有莊子廟母乃近於是歟案史記莊子蒙人也夫楚之蒙縣於漢自屬梁國今之蒙城在漢實曰山桑莊生之產遠在周時蒙城之改始於唐代商邱翁有故城渦陽轉來廟食厥之於國經徵之於史冊不可爲典要也明矣然而漆園之著書南華之立論以身世爲鼠肝以戰爭爲蜩角夢蝶則因之爲蝶呼牛則應

之以牛非魚可以知魚非馬可以喻馬甚者噫帝力謂之燭火鄒聖經謂之精柏安知以是爲是者不爲其所棄以非爲是者不爲其所取乎苟欲執經生考證之見辭人辨難之文以定厥里居分其畛域譬之扶仁義以說秦資章甫以適粵奉狙獮以宮室享爰居以鐘鼓九原如作其爲非笑可勝既乎若夫姬氏敷土之典夏后作貢之經歷代之所講求諸儒之所研究猶且師承殊軌授受歧轍卽如一大任也張揖以爲在成皋臣瓚以爲在黎陽一幡冢也班固以爲在氏道魏收以爲在漢中大別有安豐漢陽之分陪尾有江夏泗水之異三江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四 碑 五

邦人且爲之銘至於人之醇疵書之得失定於前哲茲不具論先生名士煌乾隆己亥科舉人銘曰
清濁之演莊生有祠自明以來邦人祀之古蒙在梁今蒙在茲以古易今識者致疑維彼莊生持論偏頗小知大知非彼非我神游八極無乎不可斷斷斷斷恐與之左廣莫之野無何之鄉轡咎鯢鵬睨濠梁舊游所歷情或不忘經生之學詎可論莊鬱鬱城東隙地數畝覆瓦安神言期永久歲時伏臘奔走恐後呼之爲仙醉之以酒往牒未載故老競傳先入誤人執之孔堅懼爲理障肯落言筌聊借達士光我山川歲月既深堂宇遂圯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四 碑 六

之舊說非誤而庾闡則以爲竝在吳九河之故蹟尚存而王橫則以爲淪於海輾轉紛紜迄無定論今以區區郡縣之志悠悠世俗之談而謂何者爲可憑何者爲難據蓋亦膠柱而不通拘墟而可怪者矣饒平劉鍊齋先生以嶺表鴻駿之儒作渦上神明之宰廷堪猥用文字受知鄉薦頃奉贊茲土適落成是廟父老叩琴堂而乞文磨樂石以俟刻先生以其戾於古籍乖於前聞將不許焉第以目前明以來書之於志乘鐫之於金石庸俗之流傳蔽錮已久耳目之濡染更革爲難所謂與其過而廢之無寧過而存之者也乃命廷堪述其大略以告

擬西楚霸王廟碑

夫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四序極則霸圖起焉忠敵而敬敬敵而文三統窮則武力尚焉故大彭豕韋遞作言霸者必首齊桓蚩尤共工代典論力者斷推秦始西楚霸王挾宇宙之雄風秉乾坤之剛德用八千人而張楚將五諸侯而滅秦樹立君公宰制方夏用能勲出召陵之表威加鄴山之上故兼皇帝之號祖龍當之而有慚合霸王之稱重瞳居之而無愧近古以來一人而已乃龍門記事既知本紀名篇而馬遷論人復以天亡爲謬良由成敗之見未祛於中以致是非之評不得其當且夫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七

項蹶劉興雖往跡之已遠知人論世賴陳編之具在語其天幸寧止一端綜彼大綱約有十事夫殺慶救趙強秦挫鯀沈船破甌越角虜離章邯外降趙高內尊坐乘其敵先入關中是漢之微天幸一也孤軍霸上以卵當石鴻門詣謝虎穴托命示決莫應舞劍不前芷陽閒行撞斗何及是漢之微天幸二也田榮驟反陳餘繼畔奮兵致討夷城阬卒漢乃東嚮楚難西顧三齊未平三秦已定是漢之微天幸三也晨擊漢軍日中大破殺其戰士壘諸睢水三匝已圍大風忽發倉黃遁走亡其室家是漢之微天幸四也不利彭城稍從下邑乃遣隨何誘

說郛布惟南南歸河北爰下不畱數月安得百全是漢之微天幸五也奪漢甬道乏食計窮三軍大呼四面進擊赤幟盡偃黃屋宵誑雖燒紀信竟脫劉季是漢之微天幸六也漢之四年身輕百戰被困成皋急跳修武共勝公車入韓信壁自稱使者遂奪大軍是漢之微天幸七也廣武對語樓煩辟易伏弩射中傷臂捫足強起勞軍冀以安服身被大創病甚復濟是漢之微天幸八也自擊彭越謹謂曹咎期以旬日必定梁地海春連戒汜水自到及引軍還漢已走險是漢之微天幸九也中分天下卽歸若翁盟血未乾逞其詐力追至陽夏復敗固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八

陳事急分土兵始來會是漢之微天幸十也觀其鞭笞四海之意陵躡百王之心出師則正堂堂行事則礪礪落落刀可折而利不屈玉可碎而堅不改必待智勇俱困天人交迫然後撫有區宇稱爲丈夫苟兼弱攻昧得之終以爲羞秘計陰謀勝之不足云武又况父妻甫釋蒙面窮追信誓方申乘危背約如漢之所爲者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惟王有焉使王少懷狙詐略存狼顧則新豐之饗屠沛公如雞豚高祖之置烹上皇如羊豕安能踐阼汜水端見未央修十八之元功垂四百之景運哉故赤泉合圍示之以勇

烏江畢命委之於天豈是有激之談尤爲不易之論謹
案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燔六
藝阮羣儒非大菑乎尚甲兵任刑法非大患乎六王所
不敢爭者三戶能報之九國所不得逞者一炬能燒之
方諸平成之大禹固曰不佞衡以忍詢之子胥豈伊所
及勾吳血食本應經典於越薦馨詎爲淫祀彼狄仁傑
者持祿化朝屈身女主未草駱丞之檄敢奮越王之戈
負茲須眉當受巾幘固宜聞王之風而思立觀王之靈
而增愧何圖坐視在生之妖孽妄議已死之英雄不知
面熱徒令齒冷夫氣蓋一世之豪智過千人之傑龍虎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九

之性不可馴擾千莫之鋒不可逼視必非委蛇鄙生脂
韋庸士所能測其本末知其得失者也譬之登梁父者
不知泰岱之高游惡池者不知大河之廣耳目既陋胃
腹必卑固其宜也庸足怪乎嗟夫移軍垓下掩泣數行
夜飲帳中悲歌四起美人屬和駿馬長嘶天乎奈何時
兮不利述其事者猶爲歎歎當其境者能無慷慨允宜
載新廟貌別綴高文用告小夫垂諸奕世銘曰

六王既畢九州皆秦焚滅典籍咬食生民天生大勇曰
萬人敵暗啞叱咤星馳霆擊金虎負嶠手持太阿萬靈
環視莫敢誰何橫稍酣戰英姿颯爽所當者破古今無

兩渡河一戰遂入函關氣可蓋世力能拔山咸陽喋血
阿房焦土號令天下如龍如虎狄生呖嘗善事婦人狂
言移檄何止灰塵妄而不慚誣而非實薄言殺之汚我
斧質配食伊誰龍且范增駢欣降將何足以稱古廟哉
我中祀奇傑下視長陵不啻蟻蛭

往時讀狄梁公檄告西楚霸王文頗不以爲然已亥
假館眞州擬爲此文以駁之頃閱南史孔靖傳吳興
有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嘗避之疑有
物憑焉非王神也故梁公檄首特云湖州蓋欲解民
之惑遂不覺其言之過歟然梁公立朝本末終有未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十

滿人意者不徒此檄也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三
月既望廷堪記於竹西客舍

招勇將軍阮公神道碑

嘉慶元年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浙江學政阮伯元先生將爲乃祖遊擊公立石於神道述先德而紀戰功不遠數百里郵行狀示其友凌廷堪屬爲之銘廷堪與侍郎交久且厚不敢以卑賤不文辭也謹案狀公諱玉堂字履庭號琢菴先世自山陽遷江都遂爲江都人曾祖秉謙祖樞良考時衡皆潛德不仕公始占籍儀徵舉康熙五十年武鄉試越四年武會試中式

殿試三甲分鑲藍旗教習五十八年授藍翎侍衛雍正元年遷三等侍衛三年授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十年會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四 碑 十一

改撫標中軍缺爲參將時岳威信公以大將軍西討準夷奏以軍前某官補其缺未抵任公仍以原官署參將事是年軍政卓異次年調廣東提標後營遊擊巡撫德齡以公馭士嚴整有律奏留湖北任得

俞旨乾隆元年參將其至自軍前撫臣遂以公署興國營參將旋改署苗疆九路營遊擊二年

天子命大吏各舉所知史文靖時總督兩湖以公才守兼優應

詔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苗叛據險焚封殺傷吏民公奉檄率九路澧州洞庭常德四營兵隨鎮草總

兵官劉策名往勦時賊悉精銳屯三界溪山口公於六月進薄賊寨身先士卒奮勇力戰火槍鐵丸掠耳有聲公屹不爲動遂大敗賊三界溪爲賊要隘公首克之賊勢漸威旋攻八樹寨又克之殲賊幾盡而長安鹽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此五寨者地勢尤險絕林箐深密攀登不易公率兵步行親冒矢石殲其伏兵鼓銳摧堅復於一日中次第攻克誠奇捷也當是時賊已大困而

天子慮事權未一復

命經略張廣泗總制諸軍甫到知公謀勇冠諸將凡軍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四 碑 十二

事悉委之時南山大箐餘賊尚扼險抗命積木石塞路兵不得進公統眾聲言從大路入以牽綴之夜簡壯士五百人由間道越嶺騰躍而上誤墜阮傷膝血流至踵裹創進益力撤木石以通徑時賊已覺數千人來拒公命偃旗息鼓於山顛俟之度賊少懈乃鳴礮直下賊眾駭散而大路之兵亦至合擊大破之獲賊所掠巡檢印一及器械輜糈甚夥殘賊僅六七百人遁伏南嶺警公之威詣營請降公言之經略經略虞其詐未許公力任之詰朝出諭賊賊悉眾叩軍門匍匐乞命經略命發大礮擊之以驗誠偽凡三發皆伏地無敢動者其威且畏

如此是時各寨並摧破苗皆退保橫坡經略復命遊擊區明李登華偕公往攻橫坡之險如南山公相度形勢從其左抽戈先登歟從之盡覆賊巢前後生擒男婦三千餘人俘至經略欲誅公固爭不從乃從容曰執兵抗師之壯夫殺無赦宜宥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經略雅重公竟如所請公乃擇其尤黠悍者斬於軍門餘宣布

天子威德並縱遣之苗慶更生成曰阮將軍活我雖呼之聲振山谷於是賊寨悉平十一年以軍功議叙加等十三年遷河南衛輝營參將十四年被劾罷歸以詩酒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十三

自娛泊如也十六年

盤輅南幸公適於高旻寺河千甫奏名

上在舟中顧曰是鄂客安所參者公對曰諾乃

命以都司起用蓋湖南戰績久契

聖衷故也十七年授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一年遷廣

東欽州營遊擊二十四年十月壬辰卒於官年六十有

五公幼有志概好讀書能文章儀表修偉中人僅及其

肩挽強貫札弁不再控尤篤於氣誼鄉試爲儀封張清

格所取士清格以言事爲忌者所中傷落職居揚州忌

者陰使人刺之公佩刀指矢侍其側寢食不離刺者怖

不敢發未幾事白清格威公之義盡以其學授之後公所至威愛並著兵民交頌雖公之天性過人亦未嘗不淵源於此也其他懿行及惠政甚多皆詳行狀不具書其大者嗚呼人徒知公戰功赫赫照人耳目而不知其宅心之厚行己之端也徒知侍郎甫逾弱冠即以文章經術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位登清要爲學者坊表而不知實公隱德有以致之也世可以知所勸矣娶汪氏贈淑人繼娶江氏封淑人子男四長承德次承義次承仁早卒次承信卽侍郎父女三皆適士人孫男三長兆麟揚州營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四

碑

十四

外委千總次元卽侍郎次亨國學生乾隆二十五年葬於揚州府城北雷塘中壩以兩淑人祔禮也今公以侍郎貴贈如其官兩淑人亦贈夫人銘曰

淮水既深淮山既崇靈秀孕毓實生阮公桓桓阮公敦

詩說禮用武起家宿衛

天子已通六藝復曉五兵

天子契焉俾往尋城專城於楚躬爲士先雅歌投壺步伐不愆洞庭之南苗頑負嵎公統偏師獵虎載驅攻如鬼神戰若風雨一日五捷親援枹鼓南山橫坡高八雲表窮林燧箭不通飛鳥銜枚賈勇間道出奇奪賊所恃

賊乃不支生殺之柄闕外是膺草薶禽羆
天子所矜苗曰不共唯公遏之苗曰既共唯公活之裔
從岡治孔武且仁位不稱德爰啓後人宰木森森豐碑
戔戔勒公之勲奕禩不磨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

欽凌廷堪次仲撰

行狀 墓誌銘

戴東原先生事略狀

東原先生卒後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師洗馬大興翁覃溪先生授以戴氏遺書讀而好之又數年廷堪同縣程君易田復爲言先生爲學之始末深惜與先生生並世而不獲接先生之席也自宋以來儒者多剽襲釋氏之言之精者以說吾聖人之遺經其所謂學不求之於經而但求之於理不求之於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之於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

行狀

一

心好古之士雖欲矯其非然僅取漢人傳注之一名一物而輾轉考證之則又煩細而不能至於道於是乎有漢儒經學宋儒經學之分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也先生則謂理義不可舍經而空憑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岐故訓理義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何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故其爲學先求之於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

章制度以古人之義釋古人之書不以己見參之不以

後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辭始求其心然後古聖賢之心不爲異學曲說所汨亂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學成乃著書以詔後之學者不幸哲人遽萎書多未就今案其遺編學之大者猶可考見特懼讀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博博遇之不然或與妄庸巨子譏罵洛閩者等視而齊觀則先生之學由此而晦矣廷堪於先生爲同郡後生爰綜其論著及生平出處之大略綴緝成篇聊自附於私淑之末并以備他日采擇焉先生姓戴氏諱震字東原休寧之隆阜人也生九歲始能言年十餘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

行狀

二

入鄉塾讀詩卽爲小戎圖觀者咸訝其詳嚴時婺源江君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先生偕其縣人鄭牧欽人汪肇瀝方矩汪梧鳳金榜師事之而先生獨能得其全將三十始爲諸生乾隆十九年以避讐入都是時先生之學已大成在都數年北方學者如獻縣紀尚書昀大興朱學士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少詹大昕餘姚盧學士文弼青浦王侍郎昶等皆在館閣交愛重之先生亦不吝爲之講說無錫秦尚書蕙田纂五禮通考先生實任其事二十二年歸自京師客揚州盧運使見曾所與元和惠徵君棟論學有合二十七年應江

寧鄉試青田韓錫胙爲同考官得先生文異之亟薦於主司遂中式屢試禮部不第游汾晉間延堪座主朱石君先生時爲山西布政使延之撰方志禮遇有加焉三十八年

天子稽古右文開四庫館

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役金壇于文襄敏中以先生名應

詔充永樂大典纂修官四十年

命與會試中式舉人一體

殿試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五

行狀

三

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館於四十二年夏五月卒於京邸年五十有五以弟霖之子中孚爲後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其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誤其潤滑莫辨先生則謂詩勞心慘兮慘本燥字之譌而釋文以爲七戚反之類皆文字先誤因而誤其音聲者也又有鸛雉鳴鸛釋文本音以水反從唯得聲後水譌作小廣韻遂收入三十小之類皆文字不誤因傳寫而遷訛音聲者也音聲誤故訓或

因之而誤矣夫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其例或義由聲出或聲同義別或聲義各別唯洞究其旨凡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者其誤自能別之庶釋經論字不至茫然失據也自漢以來轉注之說失傳徐鉉徐鉉鄭樵戴仲達周伯琦皆穿鑿附會不得其解而蕭楚張有諸人以轉聲爲轉注之論爲尤謬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先生則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爲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爲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五

行狀

四

旁寄假此以施於彼也數字其一用者爲轉注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叩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也轉注與假借正相反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卽轉相爲注也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致疑矣自漢以來古音寢微學者於六書諧聲之故靡所從入廣韻東冬鍾江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共三十五韻有入聲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韻無入聲顧氏古音表反是先生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真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

聲東以下四韻及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咍蕭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爲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發也其測算之書有原象四篇連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彙算一卷自漢以來嗜人不知有黃極西士入中國始云赤道極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爲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託爲六經所未有先生則謂西人所云赤極卽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卽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夏書在璿璣

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半弱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強古法有九道八行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如交入陰律在黃道冬至立冬半交必在春分立春爲二青道交退在秋分立秋半交必在冬至立冬爲二黑道交退在夏至立夏半交必在秋分立秋爲二白道交退在春分立春半交必在夏至立夏爲二朱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其交道出入當交半交去赤道遠近交差每月在某次兩交與朔望不齊皆於是考焉此古法之廢而宜舉者也自漢以來九數

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此立法之根先生所不言者亦皆古人所未發也其典章制度之書未成有文集十二卷考工記圖二卷毛鄭詩考四卷詩經補注僅二南二卷屈原賦戴氏注七卷通釋二卷考證之精者多散見其中至於原義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所謂由故訓而明理義者蓋先生至道之書也又因西人龍尾車法作贏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皆見文集其地理之學僅水地記一卷禮經及鐘律之學未著書故不得論次云其在館所校如儀禮集釋儀禮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五

行狀

七

識誤大戴禮記水經注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數術記遺孟子趙注孟子音義方言諸書皆詳慎不苟周髀九章爲之補其圖五曹爲之訂其誤而大戴禮記水經注則又舊所勘定者也先生卒後其小學之學則有高郵王給事念孫金壇段大令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檢討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有興化任御史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先生於讀書知條貫者就其學之淺深高下或引而友之或進而教之循循如不及非是族也雖負理學盛名及以詩古

文自雄者悉揮斥之未嘗少假辭色焉先生所著書文辭淵奧兼多微見其端留以俟學者之自悟今取其發古人所未發者稍稍表出之非敢謂能舉其大也亦非敢有所損益去取也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爲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爲是也如理義之學是也故於先生之學詮列如左而理義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學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具在俟後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五

行狀

八

人之定論云爾謹狀

章酌亭墓誌銘

昔劉歊既逝戶曹有辨命之作羊綏云亡大令起惜人之悼良以淮琛荆璞舉世所同寶蕙蘭摧斯人所共歎矧夫牙操期聽雅號知心謠贈琨荅舊稱同調則巫陽不下楚客難招莫測亭毒者何心虔劉者又何意焉君諱洞字寧叔又字酌亭姓章氏績溪人也丹陽竹箭宜充篋篋之華黃海杞柁允屬廟廊之選曾大父某大父某皆行賈海州之板浦場而君遂生於是焉劉尹原貢沛國京口僑居周訪家本安成尋陽寄跡父某公歿數月君始誕降鄭小同手則有文袁本初生而無怙石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五

墓誌銘 九

麟初墮已成黃口孤兒主燕方投僅伴黑頭發母少而岐嶷總角能文鯁人咳唾盡是明珠鳳子機絲都生異錦才能扛鼎貌不勝衣衛叔寶世許璧人孔巢父羣驚仙骨吳丈來旬負淮海月旦之名擅鄉曲人倫之鑒一見卽曰此國器也士龍文弱夙蒙賞於司徒阿大淸疎嘗見推於太傅既冠長身玉立風度凝然詩學李長吉詞如姜堯章山鬼含睇未足語其奇怪洛神微步未足狀其娟秀兼精騎射復調音律挽強似塞北健兒顧誤類江東名士柳邊叱撥錦驕開八石之弓花下琵琶銀字案六么之譜生有至性嘗以太君劉氏賦柏舟以矢

心和熊丸以厲節思欲致身青雲書名彤管人子以表

見爲榮志士以顯揚爲孝而瀕海之民鬻鹽之俗持籌則爲英特挾冊則爲狂愚且居盈百年不得占籍河雖納濟自溢爲榮橘縱逾淮未能化枳由是於邑無聊恒以吟嘯自適與余同庚甲而小一月庾威之於中立歲共甲辰沈遠之於子瞻生皆丙子志趣不殊過從甚密縱秋原之獵出則聯鑣擷春苑之芳居恒接席兩昏茅屋時時躡屐而來雪壓芸窗往往披裘而至窮愁互荅寒禽多迭應之鳴貧賤相依野樹羨交花之樂年二十四娶長洲龔孺人敬禮如賓倡酬成集彥先以贈婦名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五

墓誌銘 十

篇平子以同聲作詠琴瑟之靜好專焉園房之師友備焉甲辰冬余北游燕薊君餞別河橋黯然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驚心岐路空悲鳴昔之言注目高旻莫返蔚藍之魄以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某日遘疾卒年甫三十陸據入京師之日已嗟薤露張儉典羽林之年旋歌蒿里赤霄星宿偶謫人間紫府神仙仍歸天上是年冬余應京兆試下第南歸未輟抱璞之感更作撫棺之慟黃腸七寸遡若山河白首三生惟通夢寐鼓龍脣於牀上已矣神傷轉塵尾於燈前思之痛絕君婦泣謂余曰君易簀之頃字余曰仲子何不來蓋冀一訣

也張元伯臨盡呼巨卿而不知藉叔夜告終思孝尼而
莫見範金欲事已無不壞之軀擣藥何從未有長生之
術君之子士杞於五十五年三月某日葬君於龍且之
原余以計偕入都不克會葬嗚呼青山有恨下掩瓊華
黃土無情中藏玉樹敢同于建定丁敬禮之文竊效昌
黎誌李元賓之墓銘曰

石照之山光可鑑人蘊其奇氣發爲君身元精燭空降
于海濱生既有來歿豈無因絳灌少文隨陸不武君乃
兼之當世誰伍運斤成風執轡如組筆可雕龍弓能射
虎義和敵日作玻璃聲君之詩篇能與之爭去來無跡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五

墓誌銘 十一

天際孤行君之樂府能得其情編珠作慧研雪爲才玉
樓帝召吟魂不回仙凡異路咫尺蓬萊上下求索亦孔
之哀丹附碧鄂蕭艾偕刈粹質英委瓦礫俱碎在彼行
路猶深感慨况我與君摯交難再我我南岡迢迢北阜
藝梅成林墓門左右寒香如雲覆我良友太陰鍊形千
年弗朽

汪容甫墓誌銘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其先歙人後遷揚州邈占江都
籍少孤性至孝奉母以居天資高邁好嫚罵人多忌而
惡之爲諸生十餘年屢試於鄉不售嘉善謝金國侍郎
督學江蘇排眾議拔而貢諸太學以病未

廷試自是遂絕意於仕進丙午歲朱石君先生典江南
試榜發以不得君爲惜而君是科實未入場也家貧善
治生衣食漸充裕巡鹽御史聞其名使司文匯閣所
頒之四庫書乾隆五十九年以檢校書籍往杭州選疾
卒於西湖旅次弔之者僅三人悲夫君讀書極博六經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五

墓誌銘 十二

子史以及醫藥種樹之書靡不觀覽著書率未成少日
作詩古文復自棄去今所存者有述學四卷皆雜文也
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又好罵世所
祠諸神如文昌靈官之屬聆之者輒掩耳疾走而君益
自喜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寧人氏德清胡朏明
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寧
戴東原氏嘗云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
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書者闕
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于餘年不傳之絕
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撰爲

國朝六儒頌而未果君於時流恒多否而少可錢曉微
程易疇兩先生外惟王懷祖給事孔眾仲檢討劉端臨
訓導江子屏太學數人時或稱道餘大半視之蔑如也
所極罵者一二人皆負當世盛名人或規之則應曰吾
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蓋惡莠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
枚輩豈屑屑罵之哉其傲兀類如此然於學術知條理
者未嘗不推挹之憶甲辰歲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
之訪君君與談論頗折服越數日治具招焉伯元畏其
好罵謝不往君深恨之遂成讐隙然每與余論及當代
學人終爲伯元屈一指也嗚呼卽此可見君之虛懷好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 墓誌銘 十三

善非徒以嫚罵驚世誠俗者矣君卒年五十有一曾祖
某祖某父某君初娶孫氏不相能援古禮出之繼娶朱
氏生子喜孫尚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昔君爲文以弔黃祖謂祖謂禰衡能道人意中語是祖
爲衡之知己也雖復殺之亦云可取蓋君以衡自况而
傷舉世之莫我知以君之好罵殺之者且不可得矧知
之者邪嗚呼其不幸如斯邪其幸如斯邪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六

歛凌廷堪次仲撰

誄 祭文

孔檢討誄 并序

夫元圖積玉洵五都之珍嶧陽孤桐非一世之響故居
平風議識究天人疇昔過從誼兼師友雖使白頭論定
蓋棺猶爲掩泣黃髮書成易簀能無垂涕豈謂年未逾
夫強仕遽兆夢蛇官有徵於侍郎俄驚賦鵬鳴呼哀哉
曲阜孔檢討諱廣森字搗約故衍聖公傳鐸之孫也禮
屬小宗德爲大器幼穎異善屬文謝尚八歲卽號顏回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六 誄

張霸七齡便稱曾子乾隆戊子歲舉於鄉年甫十七采
紛作賓於觀國佩觿奏名於計吏辛卯歲成進士逾年
授檢討假歸築儀鄭堂讀書其間蓋心儀鄭氏學云囊
括大典仰止高山效孔融表通德之門從孫皓居弟子
之列嘗以公羊春秋自唐後絕無專家太傅禮記盧辨
外亦罕述者乃閉門覃思爲二經作訓夫明德之後必
有達人矧在聖門豈無賢哲故子國鳳儀於漢朝冲遠
鵠起於唐代儒林之彥并君而三矣又綜百家之言通
九數之學約七緯之旨爲六朝之文可謂仁義陶鈞道
德橐籥者矣歲在甲辰廷堪僑居邗上江明經中示君

林編修誄及元武宗論二篇誄則纏綿悽愴論則析理
精微黃英百練悉是純鏐丹穴高翔迥殊凡鳥賤子知
君自茲始矣是冬廷堪重懷荆璞再游燕市刻玉作楮
愚類宋人製荷爲衣窮同楚客明年君父止堂公以著
書爲族人所訟將西戍塞外君納贖緩入都百爾赴
關仰冀

主慈萬里荷戈願以身代寓米市胡同南頭叢祠廷堪
亦客津門牛戶部所相去不數武也下仲舉之榻時還
讀書近子雲之亭輒思問字草溪翁先生語以廷堪姓
名君殷然下交人非曲逆虛停長者之轍才異仲宣竟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六 誄

倒中郎之屣君故休寧戴君弟子盡傳其學至於駢偶
之文瑰麗之作則又君不假師承自得於己者也廷堪
質以所著君頗不以爲鄙子慎逆旅遂荷傳經士安選
返乃蒙作序談論既深往來益密凡姬孔淵源屈宋流
別靡不指其善敗區其良楫荀卿爲儒宗老師蕭統乃
文章正派又周髀勾股昔聖所遺三角八綫遠人所述
口講手畫積紙盈笥時廷堪將應京兆試棲身蓬蒿埋
頭帖括雖聞眇論未暇盡心而意甚感焉未幾止堂公
獲宥長途迢遞送客遙征短轂蕭條御親歸去丙午秋
廷堪下第垂翅而返北風瀟瀟愧貂裘之已敝東流洋

洋恨魚書之難達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謁翁先生於南昌使署先生謂廷堪曰搗約居父憂去冬十一月以毀卒矣嗚呼哀哉置書懷中三歲不滅招魂地下九原誰歸廷堪席帽尚存褐衣如故言念知己殊難爲心君之著述成否皆未可知度世必有藏弄之者夫成連既逝伯牙何處移情惠施云亡莊生無以爲質思其言論有如平生計其形骸已爲異物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醴泉有源芝草有根惟君英英聖人子孫辦心學海東身禮門百氏羅列五經紛綸迴翔承明年始弱冠小鳴大鳴不窮問難九經三史靡不條貫追蹤鄒魯接武秦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六

誄

三

漢周髀八尺商高九章祖龍燭餘述者莫詳泰西客來學苦望洋唯君會通其說甚長公羊春秋漢初立學大戴之記亦無躋駁俗儒屏棄誰與揚摧唯君疏濬其見孔卓况有高文卿雲在霄俯視三唐平揖六朝曹虎遜繡劉龍讓雕五百年來作者寥寥歸而築堂誦經希聖仰止康成名曰儀鄭後此諸儒高談性命非君家學弗與之競君父蒙譴憂來無端奔赴

鳳閣仰冀雞竿周旋福堂嚴君以安君形既悴君心已殫僕挾敝裘春明獻策邂逅城南居同巷陌感君氣誼時共昕夕賞奇析疑索隱探蹟推步之術極崇邢臺勾

股割園中西兼賅晦明風雨無間往來罕譬而餘片言心開至於文章亦示準則或樸或華皆由學殖寧於偶儷別分畛域元和以來無此高識無何君父竟獲東還止堂公行至安肅聞命乃歸君亦束裝言旋鄉關班馬蕭蕭送君燕山此情宛在思之愴然嗚呼哀哉去年京兆賤子被放棲被長塗秋風惆悵道經鳬繹引領而望歸省念切無由過訪今年負笈章江之濱聞君不祿兩泣沾巾搔首向空欲問鬼神胡不憖遺萎此哲人嗚呼哀哉君罹百憂其卒以毀天壤茫茫奪我知己既爲通儒復爲孝子文行交修古今罕比嗚呼哀哉惜君未發胸中之儲偶

校禮堂文集

卷三十六

誄

四

著竹帛講論之餘何時禮堂手寫遺書載瞻昌平臨文歎歎嗚呼哀哉

祭武虛谷文

維嘉慶五年七月之望謹以觥肩斗酒適祭故博山縣知縣虛谷武君之靈曰嗚呼哀哉名惟學成節以窮見吁嗟武君儒林之彥孤松千尋精金百鍊高不可攀堅不能變嵩洛之間山川雄深閉門授受揚摧古今疏越獨彈世有賞音拔幟棘闥看花上林食兼數人飲可一石心雄萬夫身長九尺聲響如鐘鬚眉如戟抵掌豪談滿座辟易貌既奇偉氣復剛勁不解趨時但知守正枕經靡史澤躬砥行無勞著龜自有性命君之鴻駿我聞已久天津牛四與君最厚君來京華介我爲友傾蓋成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六

祭文 五

契胸懷共剖君初釋褐嶽山高卧讀書十年不畏寒餓出宰博山吏民相賀徒步到官循聲遺播金吾偵卒私出捕亡所至城邑婦子走藏君怒咎之遂挂彈章一笑垂橐行返舊鄉爾時江左紛紛傳說識與不識歎其風烈僉謂此事終當昭雪冀君再起少吐英傑何圖今歲牛四信來云君已卒北望興哀貢冠休彈孫關徒開莫邪中折負此奇才憶我下第丙午季秋感君過慰偕登酒樓割鮮炙肥言消羈愁半酣激發同看吳鉤君盡三觴我舉一爵我已沾醉君仍酬酢送我歸去慮我岐錯回溯斯境依依猶昨次年陽月我客浚儀兩得君書長

河之湄語長情攀風義相期上言撰述下言別離自茲以後車馳馬驚祁潯迭更罕逢尺素比得音耗草將生墓空賦暮雲忍歌朝露嗚呼哀哉秋雨淒淒秋風蕭蕭關河阻絕人琴寂寥搔髯何日欲往路遙巫陽未遣君魂難招昔王僧達祭顏光祿野酌山羞曾將虞肅宛陵學齋饒有苜蓿不敢薦君恐餒君腹生龜一肩醇醪一罍割以佩劍酌以巨觥靈如蒞止歡若平生幽遐無間如此寸誠嗚呼哀哉尚饗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六

祭文 六

祭廣西巡撫謝蘇潭先生文

嘉慶七年六月乙丑公薨於位吏民奔走

天子震悼褒功獨厚

賜金三千俾返江右嗚呼哀哉時維仲秋江城重陰得
公凶問南望驚心士伸知己涕淚沾襟自忘卑賤聊寫
哀音公之勤勞旂常所垂公之政績寰區所知蘭臺紀
載史官職司繁我不文但述己私昔我從師負笈擔簦
遊遊空囊失路廣陵感公邂逅引作友朋乾隆丁未翁
過公于揚州彭蠡如鏡長風偕乘計公之年長我二十
許爲同門時相講習獎之掖之如恐不及師承文章約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六

文

七

共編輯時公擬仿任天社選山谷精華錄例
輯單歸師詩爲學古編要余共爲之時我將游
大河之南感公留我宿於蘇潭痛飲十日日日酣都
忘名輩靡所不談在昔朱季見重君游先達眞賞寸心
綢繆今我冷官浮沉可羞平生之言何時能酬上章闕
茂律中難賓我舉禮部公觀

紫宸及公巡河招我淮濱下榻官齋其情逾親我得博
士公已廉訪太歲在卯饒我湖上解推肺摯中心是朋
孰知永訣回思悽愴嗚呼哀哉丹陽劇郡公有甘棠我
挾一簞往憩其旁居民愛之無敢或傷公之遺惠江流
湯湯是年徂暑旬宜三晉公發之頃遣人問訊貽我朝

服勉我登進霍太爭高長份比淵維茲東南公所經營
重泣於浙父老歡迎政餘著書恒念鄙生咫尺莫就此
心悻悻

天子神聖久契於公在浙未幾

命撫粵中路雖萬里魚素屢通考經證史時見郵筒昨
公書來春水始波憶我新詩總總孔多置之懷袖我勞
如何屈指數月邈若山河嗚呼哀哉莫爲之後雖盛弗
彰公之哲嗣方璚玉堂公猶見之爲善必昌公所未竟
繼起彌光公之精爽上爲列星懷德未報且失典型無
由鼓楫一酌公靈敬將絮酒少致微馨尚饗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六

文

八

校禮堂文集卷三十六

孫男備居
海州

名德達卿校

小門人宣城張家堤子正校字

凌先生年譜四卷

凌次仲先生年譜序

琮既序校禮堂詩集其弟子其錦復爲之作年譜蓋追按事迹分年編之其例視行狀加詳其體則始自唐宋閒昔先生輯元遺山年譜與翁洗馬本閒有異同蓋年遠而考核難也若其錦遊於先生之門者垂十年固見而知之者也雖然有難焉者夫數典而忘子孫且然況他人乎師弟之道今不古若弟之從師所問者名所慕者科有爲聖賢授受之說且反驚爲迂怪其心性本不相屬雖當執經侍坐已不知師之年幾何者况他事乎弟子過矣夫亦由師道之不立也先生七年而就傳十

次仲先生年譜序

一

三而學賈十五能詩詞二十能古文二十七遊京師始習時文三十三舉於鄉三十四登進士第其於天文律呂各有著述而獨致全力於禮以爲生人踐履之實蓋以人之異於禽獸者在禮備之異於佛老者在禮本深造自得之學而因之以教人故禮經釋例一書歷二十二年寒暑而卒業當時諸公貴人一見傾心交游半天下而相處最久無若儀徵阮尚書五十三而卒無子尙書既以禮經釋例刊行於世其收輯遺文則皆出於其錦之手在先生早知其錦爲有心人故與言兼及生平而其錦爲先生入室弟子故序事能原本末從先生者五

十有五人其錦則先生爲寧國府學官之弟子也姓張氏歲貢生

道光六年歲在丙戌季夏月海鹽朱錦琮序

次仲先生年譜序

二

次仲凌君別傳

儀徵阮宮保元撰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於歙父文煊業賈於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廬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懼時遇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第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

次仲凌君別傳

一

一年復入都應試不第明年從翁先生於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强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校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既選寧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於禮經不輟寒暑三十餘年著禮經釋例十三

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原崇

宋使漢君則傳

二

實新書元道山年譜校禮堂集君雄於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性詩楚英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歟病卒年五十有三

國朝漢學師承記

甘泉江上舍藩煥

淡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也父文煥字燦然自歙遷於海州之板浦場遂家焉君十二歲卽棄書學賈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遂能詩及長短句浙人張賓鶴見其詩詞大奇之告之板浦場大使湯某某敬禮之邀君至楊州是時嵒使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之字句違礙者從事讎校得修脯以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基於此也久客邗江爲華氏贊堉與黃明經文暘交明經勉君爲舉子業始學作八服文讀五經是時年已二十五矣後游京師

國朝漢學師承記

一

受業於翁覃谿學士乃究心經史之學乾隆戊申順天副榜貢生己酉中式本省舉人庚戌成進士銓授寧國府教授迎生母王至學署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母偶不憚必長晚以請俟母笑乃起母沒哀毀骨立嘗一日而妻亦相繼殂謝子然一身居恒不樂至徽州依程君麗仲麗仲以師禮事之阮侍郎芸臺服闋復爲浙江巡撫廷之課子得末疾終於歙君病時麗仲贈以紫團手煎湯藥其死也經紀其喪擬之古人其范巨卿之流歟君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君卒嘉錦兄嘉錫在海州聞計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爲君之承重孫君讀書破萬

卷肆經遠於士禮披文摘句尋例析辭聞者冰釋至於聲音訓詁九章八綫皆造其極而抉其奧於史則無史不習大事本末名臣行業談論時若瓶瀉水纖悉不誤地理沿革官制變置元史姓氏有詰之者從容應答如數家珍焉近時講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進之中惟錢竹汀邵二雲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其於詩也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對偶之工詩餘亦不主一家而嚴於律今人之詞有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

二

雅善屬文尤工駢體得漢魏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在胡穉威孔羣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弟子中最著者儀徵阮君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從君受士禮校刊禮經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以才地矜物恂恂君子也宣城張君其錦字裴伯廩膳生精研章句不墮師承聞君沒徒步至歙訪君遺書無所得又北走海州於敗簾中撿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將謀剗願可謂不負師門矣嗟乎君冷宦無家白頭乏嗣雖死故鄉實同旅

殞亦生人之極哀也已然而懷方之禮付於戚生昌黎之文編煩李漢斯又不幸中之幸也君人客揚州如劉君端臨汪君容甫諸君子以及宋君守端秦君敦夫焦君理堂阮君伯元楊君貞吉黃君春谷皆君之友也援寓公之例記於郡人之末云

國朝漢學師承記

三

校禮堂集紀略

儀徵阮雲臺侍郎元定香亭筆談云欽凌次仲與子以學訂交二十年次仲於學無所不窺九經三史過目成誦尤精三禮辨晰古今得失識解超妙爲文沈博絕麗會榜受知于朱石君師官寧國教授奉母修潔白之養石君師用昌黎薦士詩韻題其校禮圖圖寄至浙予亦用韓韻題之次仲復用此韻見答比于韓門籍湜焉儀徵阮梅叔上舍亭瀛舟筆談云凌次仲學博家兄畏友也讀書過目不忘尤精于三禮之學有校禮圖朱石君相國用昌黎薦士詩韻題其上學博及家兄皆有和

紀略

作學博有禮經釋例一書自詫爲生平辛苦有得之學先以序目寄家兄今錄其序于後次仲于音樂亦自謂獨得秘奧錢溉亭尚未通解其一書專論此事今并錄以俟解者

揚州李艾塘詩人斗畫舫錄云凌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歙縣監生僑居海州之板浦場以修改詞曲來揚州繼入京師遊于豫章雒陽中戊申科副榜己酉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官安徽寧國府教授始不爲時文之學既與黃文暘交文暘最精於制藝仲子乃盡閱有明之文得其指歸洞徹其底蘊每語人曰人之刺刺言時文法

者終于此道未深時文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也善屬文工于選體通諸經于三禮尤深好天文律算之學與江都焦循並稱焦循字里堂稱以歙縣凌仲子吳縣李銳尙之歙縣汪萊孝嬰爲論天三友

紀略

凌次仲先生事略狀

先生姓凌氏諱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先世自唐顯慶間有爲歙州判者始家於歙世居歙之雙溪祖諱易筠國學生祖妣許氏父諱文煇國學生以治生僑居海州之板浦場因元配戴氏無出復娶王氏生子二長廷堯次卽先生生有異稟觀書十行俱下幼孤貧賴兄營家計太夫人教之讀稍長工詩古文及宋元人詞曲年二十三遊揚州金棕亭博士北燕目爲奇人憇入都翁覃溪閣學方綱見其著述大異之勸習制藝令受業于其門時乾隆癸卯先生年二十有七矣遂以國子生應凌次仲先生事略狀

京兆試覃溪先生適爲主考官不報歸省客揚州時儀徵阮芸臺大中丞元尚困童子試中相見遂訂交焉華翁光祖以女妻先生蓋相攸得之也旋復遊京天津牛次元部曹坤與先生相友善卽寓之學齋日相切劘再應丙午京兆試又不報愈發憤攻苦遂中戊申京兆副車己酉本省鄉舉庚戌聯捷成進士癸丑補殿試歸班選用先生以太夫人將躋八旬改就教職尋選寧國府教授於乾隆六十年赴任嘉慶元年遷國慶典得貽贈祖父母勅贈父母而生母王太夫人勅封太孺人云先生之學無所不窺其於六書歷算以迄古

今疆域之沿革職官之異同史傳之參錯外屬之源流靡不井然條貫卽累朝名人文章詩歌銘贊類皆隨舉琅琅成誦盡當代未數數觀也自就官陵陽尤專功於禮學其教人必以禮謂古聖使人復性者學也所學卽禮也孔子言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又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故知所學者卽禮也顏淵問仁孔子告之者惟禮焉爾顏子歎道之高堅前後追博文約禮然後如有所立卽立於禮之立也子思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所教者因人所當行而品節之卽禮

凌次仲先生事略狀

二

也盡乎禮斯可以復性故所謂格物者物卽禮也所謂慎獨者亦卽禮也禮有節文度數非空言理者可託也此皆發前人未發之覆也先生謂儀禮一經悉體天命民彝之極信非大聖人不能作以江氏慎修儀禮釋例僅有釋服一類復取向所自著禮經釋名一書改名釋例區爲八類曰通例飲食之例賓客之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之例雜例以明同中之異異中之同矧矧十餘年彙凡數易而後成焉禮經而外復潛心於樂謂今世俗樂與古雅樂中隔唐人燕樂一關蔡季通鄭世子輩俱未之知因著燕樂考原一書據隋書音樂志言燕樂

出于龜茲蘇祿婆之琵琶然當日鄭譯猶演爲八十四調而附會於十二管惟遼史樂志直云燕樂不用黍律以琵琶并叶之蓋以琵琶四弦第一絃最大爲宮聲二絃爲商三弦爲角四弦最細爲羽而無徵聲故燕樂亦止四均一均七調故止二十八調而二十八調實止十四調以七羽合于七宮以七角合于七商也燕樂以夾鍾爲律本而琵琶第一弦宮聲又燕樂之律本也以今樂準之如上字配宮聲尺字配商聲工字配角聲凡字配變徵六字配徵聲五字配羽聲乙字配變宮合字配下徵四字配下羽則今之用字譜而成調卽古樂之用

凌次仲先生事略狀

三

五聲二變而成音先生自謂孤學獨鳴無師無友爲宋以來講樂家所未悟者也近世通人多精於書數之學若言禮樂而得其精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名播海宇識與不識靡不重其學行自座主德定國尚書王文端公朱文正公外如錢辛楣官詹王懷祖給事程魚門編修謝蘊山中丞孫淵如觀察汪容甫明經諸公不可悉數而得覃溪先生爲師芸臺先生爲友尤知己之最者余自乾隆丁未入都卽耳先生名後獲覲而隨各南旋嘉慶二年丁巳余在省垣授勅值石君夫子再撫皖先生自寧郡來謁得其數晨夕者半月六年余補授宣城

學幸與先生共事一方時相過從聆益良多逾年長子揚輝出都來署卽命受業其門先生嘗語余曰我於時文半路出家余笑謂半路出家今竟作開山祖師矣蓋先生中副車不曰如之何一節題文自後仿效其體者輒多獲捷故也先生論古文則以騷選爲正軌詩則不分唐宋但論正變以元遺山爲宋後一大宗又國朝排擊宋儒者毛西河爲最戴東原次之而先生則謂二君之論宋儒猶未能搜其根而擣其穴云乙丑歲王太夫人年九十卒先生奉柩回歛時寧郡魯子山太守銓爲先生同年來歲敦請主講敬亭書院獨來蕭齋鬱悶

凌次仲先生事略狀

四

無聊與余往來無少間卽除日猶相對至舉燭方散外人頗謂先生盛氣不可犯以非禮余聚首六載見其肫肫事慈闈以孝待朋友以直接後進以誠真能以禮律身者夫豈阿其所好哉丁卯春當道又延爲徽郡紫陽書院山長初先生回歛程也國吏部振甲以別墅館之命其次子洪溥字鹿仲從學戊辰歲芸臺先生延至杭州節署誨其少君故先生著作多載受業儀徵阮常生婺源戴揚輝同邑程洪溥等全校云嘉慶十四年四月先生自杭州回歛倏於六月初一日晚膳席間偶一傾跌扶起遂不能語四更後痰湧而卒距生于乾隆二十

二年丁丑八月二十日享年五十有三先是術者謂先生運行在甲不吉然乙丑春先生之兄卒於學署夏又丁太夫人憂而淑配華孺人於九月隨逝卽一僕亦死僅存側室張氏可謂劇矣乃迄今五年天復奪之算豈不悼哉昔漢鄭康成夢孔子謂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其年六月果卒先生一生服膺後鄭今歿亦以巳巳六月豈真所謂歲在龍蛇賢人災者耶先生歿于歛之旅寓襄喪事者程易田先生舉君子廉程君麗仲暨郡學博夏君朗齋_鑒以先生無子胞兄有子二人長嘉錫字晉昭次嘉錦早卒因卽以嘉凌次仲先生事略狀

五

錦爲先生嗣又卽以嘉錫之次子名德繼嘉錦爲先生承重孫其弟子宣城張康生其錦字璣伯從先生遊最久績學祇行克守師說聞訃卽徒步往歛余亦命次子揚廷訃弔是時晉昭已率名德自海州來奔喪今年夏葬先生於歛之梅山晉昭比來余嘗聞其欲還居海州因泮然告之曰立後者所以爲祭掃計也矧君家自父以上墳墓皆在歛今海州離此幾二千里每歲掃荆榛而供麥飯寧不疎且曠乎余又寓書于歛之親友使勸止之而晉昭泣曰是固然矣但貧無立錫難以驟遷惟每歲展墓亦如先君先叔在時可乎乃攜名德與先生

側室張氏并藏書數千卷去之海州璣伯懼先生著作散佚將往海州校輯余極嘉之遂于初冬啓行檢理遺稿以歸編成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元遺山年譜二卷燕樂考原六卷劄記若干卷其禮經釋例十三卷芸臺先生業已刊播燕樂考原璣伯現在付梓予將抄其文集令揚輝校刊焉嗚呼今距先生之歿已年餘矣余羈於冷墮揚輝亦以一官匏繫山右故歿不能撫其喪窆未及臨其穴眷念宿草奚啻腹痛余固不足表揚先生但有難已于懷者爰略撫其始末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爾

凌次仲先生事略狀

六

昔嘉慶十有五年庚午季冬門愚弟婺源戴大昌謹狀

次仲先生校禮圖



聖道燦著六經從同以禮
實之乃悉貫通舍禮說理
流弊無窮七百餘年異學
相蒙襲漢或雜沿宋則空
我師於道樞得環中昔侍
禮堂坐儼春風今展遺象
筆類化工
受業張其錦敬摹寫并題
宣城後學詹允弼敬書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一

受業宣城張其錦編輯

先生姓凌氏諱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江南徽州府歙縣九都七畝人凌氏出自周官凌人之後先生嘗自謂受氏之由當據通志以官爲氏而字則當據廣韻從水作凌以廣韻於水旁凌字下注明引吳將凌統爲證也凌氏之見史傳者始於吳志偏將軍父子而歛之凌則始於安生於餘杭唐顯慶二年任歙州判卒於官遂家於歛之雙溪爲遷歛始祖再傳而有東支西支之分其後裔散處或富春或休寧或宣城或

凌仲先生年譜卷一

饒州或歛南總以雙溪爲大宗傳三十三世子任字肩吾明萬曆壬午科舉人歷任上海縣教諭江西龍泉縣知縣山東濟南府通判直隸順德府通判廣西平樂府永安州知州著有白雪樓藁四卷政拙編二卷永安州志六卷族譜十卷子任生坤元字寧一邑庠生著有長松室穩香舍二稿先生之高祖也曾祖濟生字方平祖易筠字松友國學生昔先生嘗語其錦曰先大父少任俠讀書好奇計騎射馬稍皆絕倫恒往來江淮間遂寧張文端公總制南河甚重之數爲陳河工利弊文端欲延之幕下辭不就但過從談

說而已後遊塞上客寧遠大將軍岳威信公所嘗以禦準噶爾策千岳公岳公猶豫未即用遂辭歸終老於家不復出父諱文煊字燦然國學生自高祖以下皆體德不仕燦然公以謀食至海州之板浦依外祖許君世貞遂家焉厥配戴孺人無子復娶王孺人生子二長廷堯字致堂一字華峰爲人孝友和睦有古人風次即先生也

又先生從叔曾祖諱潤生以布衣從族叔河南巡按諱朝有殉難歸德事謹案 御批通鑑輯覽於順治二年三月時書我 大清兵定河南進取歸德巡按

凌仲先生年譜卷一

二

御史凌嗣及其從子潤生死之華亭王氏明史葉福王傳載之甚詳甲申春三月京師失守五月福王監國於南京辛丑兵部主事凌嗣起兵東昌討賊九月丙申以王之親充總兵官掛置寇將軍印鎮守河南凌嗣聯絡河南北直順治二年春正月乙酉嗣福王居南京癸巳命河南巡撫趙其杰巡按凌嗣防守虎牢三月丁未我 大清兵取歸德巡按御史凌嗣及其從子潤生死之此即顧亭林氏哭楊主事詩所謂我慕凌御史倉卒當絕吮也汪堯峰氏江天一傳亦日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

駟與金僉事公三人而顧詩汪文皆舉駟不及潤生者蓋卑統於尊也其錫於嘉慶己巳秋往飲之雙溪見凌氏宗祠之外別有六忠祠所奉祀者宋待制公唐佐明太常公子儉尚書公義渠侍郎公駟御史公潤生刑部公世韶并有六君子傳詳其忠節始末而他以科目文辭著者不得入焉其族風尚大抵以忠孝爲本子孫之風尚如此而祖宗之遺澤從可知矣先生生我 朝文治極盛之際其學之博大精純世盡知之求聖人之道而實之以禮尤千餘年未發之覆昔揚州江鄭堂先生序文集曰君學貫天人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一

三

博綜邱索繼 本朝大儒顧胡之後集惠戴之成豈阿好哉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日巳時先生生於海州之板浦場寓宅

先生二十生日作歌七首序云日麗壽星月離荷鰲吾降值焉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二歲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三歲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四歲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五歲

太公燦然先生示以堂匾聯對之類先生卽應聲對曰某某試以鄰居戚友所常往來之家者亦然蓋見人讀而從旁默識之故也見者皆驚其有宿慧云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六歲冬丁燦然公艱燦然公生於月十五日未時卒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時二十八年癸未先生七歲始就塾讀書儀徵阮雲臺宮保撰次仲凌君別傳云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是年次姪嘉錦生大姪嘉錫長先生一歲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八歲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一

四

三十年乙酉先生九歲

三十一年丙戌先生十歲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十一歲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十二歲

海州程時齋太學 庚午冬與其錦書有云乾隆戊

子余年二十聞鄭氏書塾中有同鄉凌氏子年十二

慧甚日讀百行

三十四年己丑先生十三歲學賈

先生昔嘗曰某六齡而孤貧無立錐賴兄致堂營生養母次年始就塾師讀書十三歲卽以家貧棄書學

賈六經未之全讀也阮公撰別傳云就塾師麤記姓名而已去學賈江鄭堂先生 國朝漢學師承記云

君年十三卽棄書學賈皆紀實也夏丁嫡母戴太孺人憂戴太孺人生於康熙己丑正月初七日子時卒於足年四月二十五日未時葬濟生公墓則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十四歲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十五歲能詩及詞

國朝漢學師承記云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之卽能詩及長短句先生乙巳年

學古詩有云十五學吟詩

三十七年壬辰先生十六歲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一

五

錢塘張堯峰先生賓鶴至海州板浦寓楊鎮星鎮星舍

滄書屋見先生詩詞大奇之示以詩法丁酉寄懷張

雲汀先生詩云憶君在海上授我爲聲詩謂我下筆

古有若屈宋辭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十七歲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十八歲

先生詩集始於是年存靜女吟以下四首

四十年乙未先生十九歲

吳郁洲先生恒宣修雲臺山志聘先生襄其事吳公

嘗作雙仙記義貞記傳奇先生謂詞曲雖小道亦音

律中之一端於是兼留心於南北曲之學是年詩存和酌亭彈琴見憶以下七首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二十歲能曲及古文

先生一斛珠傳奇序云余友程君時齋取曹鄴梅妃傳譜作傳奇取少陵事附之名曰一斛珠歲在丙申

始屬草焉時余在海上時時過相商定未二年各以

事他去又長安春望圖序自注丙申二月故於是年以能曲及古文著之詩存牛墩河以下十四首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招海客辭序云僕本歙人生於海上二十有一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一

六

年矣思歸不可得乃擬楚人作招海客辭以自慰李

問原秋郊小獵圖序秋日西莊小集序亦作於是年

詩存題羣仙渡海圖以下六首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二十二歲

先生論古文以騷選爲正宗於是作祀古辭人九歌

遊朐山尋秦東門遺址作秦東門銘賈癡獸文亦在

是年所日與往還者程時齋序堂琴仙春生松秋蘊

光李問原章酌亭吳庸雲松屏黃小松沈德秀方方

山李鉏景張秋崖德圖松泉許石園香溪書谷羅守

溪詹香崑周蘭坡諸君詩存送許香谷歸里以下十

五首

四十四年己亥先生二十三歲始志於學出遊客儀徵

二月初一日始出遊以中表許崧陽明府執中時爲

儀徵稅課司大使聘也先生辨志賦序云某春秋二

十有三托跡濱海抱影窮巷爲賈則苦貧爲工則乏

巧心煩意亂靡所適從用是慨然有向學之志焉乃

爲辨志賦以自廣求聖道於六經雲臺先生撰王太

孺人壽詩序云太孺人曰汝爲賈而恥與人爭利恐

難成宜從事於學然學非斷爲博士弟子之謂也必

通經立行爲古之儒焉且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一

七

吾有汝兄侍養汝其遊四方就師友以成之於是次

仲乃挾書出遊是年作擬蓮珠詰叢桂辭吳志伊十

國春秋跋擬西楚霸王廟碑詩存別家以下五十四

首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二十四歲客儀徵

冬十月自儀徵回板浦同兄廷堯姪嘉錫扶燦然公

柩歸歛十二月與祖父松友公柩祖母許太孺人柩

合葬於梅山汪家地祖父生於康熙庚戌九月初一

月二十五日子時祖母生於康熙己酉九月十一是

日卯時卒於乾隆六年辛酉六月初十日申時是

年作魏文帝賦詩臺賦鄔覺庵詩序書唐詩殘卷後

十六國名臣序贊詩存送方竹樓之潤州以下二十

八首阻風青山以下皆歸歛途中作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二十五歲春自歛由杭回板浦客

揚州撰元遺山先生年譜初稿

正月十六日自歛由杭州回板浦二月初一日應

使伊公之聘客揚州先生手鈔諸經跋云乾隆庚子

冬兩淮巡鹽御史長白伊公齡阿奉旨刪改古今

雜劇傳奇之違碍者次年屬余襄其事客揚州者歲

餘吳人孝廉李勉伯先生贈余詩有莫將採似筆

顧曲誤垂名之句於是感其言取諸經就枕上觀覽

同人或阻之乃自課以手鈔代讀案曩日館中同事

者總校甘泉黃秋平文賜江寧李理齋經分校先生

及海州程時齋枚丹陽荆玉樵汝爲委員淮北分司

漢陽張瑤村輔板浦場大使長洲湯亮齋惟鏡經歷

查公建佩他如揚州朱二亭質羅兩峰聘李艾塘斗

張登封宗泰仇載南微張筱軒海朱崔巢柳東

犁夢周光羽鴻葉英多永福林鐵簫李王損之錫

維閱蓮峰華儀徵方竹樓元鹿趙雪篷參汪縉谷文

錦陶鏡堂鑑石野堂椿李小梁潛高郵金曉芳蘭秦

州宮霜橋國苞黃竹亭廷垣通州陳小山模如皋管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一

八

蓋曰廣文清丹徒唐西美玉法辛侶嘉燕丹陽荆葯

田奇溧陽史朗亭應曜武進岳澹園筆基陽湖緒容

船邦慶金匱王春明源華杏村光祖筱塘熙宜興萬

華亭應著吳縣惠雅南承緒長洲宋椒園使君道南

江寧李桐宇廣文紉翁桐軒廷儀山陽金午橋孝廉

培朱實齋程嶽山崔年潘桃溪源淪川渭胡肇先

穆沐陽吳南中翰白華桐城劉學海詩歙縣吳

暮橋魯汪劍潭學正端光謝永堂侍郎溶生葉詠亭

天賜洪麟書瑞方鑑亭世陞汪鯤鵬填汪古香桂休

寧金翼庵別駕忠沂熙縣汪石蘭廣文壽涇縣朱立

次仲先生年譜卷一

堂森桂全椒金棕亭博士兆燕退谷璉篠村璽駘

貽江灝西使君沈天長林慶泉道源奉天鄒覺庵佛

保郎鈕月兆夢長白年汝鄰王臣天津張桂崑賜寧

錢塘孫熙堂咸程對山升元黃小松主簿易詹倫表

唯英錢袖海東嘉興王蔗鄉馨張恭初惟敬陳東陽

天遠石門陳桐嶼治菴江夢桂烏程沈少約國棟周

方旭夢旦沈文若錦春歸安嚴雪舟文舞山陰童二

樹鉅會稽王裕民光祖王梅墅忠并王敬輿嘉年沈

參軍錦林漢陽張秋堂主簿永清大定劉白沙使君

文清奉新徐九長孝廉日吉及尺五樓林歲成鄒文

奎詹石琴楊集古吳歲葺張竹軒汪贊庵史倬齋解

荻洲孫詩廷江虞川陳樟亭周允中諸君皆已亥至

壬寅四年中竹西同遊者是時阮宮保纔應童子試

與先生稱莫逆交故撰王太孺人壽詩序云乾隆辛

丑與元訂交於揚州同學相長各期束身修行少有

所表見於世以無忝所生是年作擬王琳討陳檄文

金衍慶宮功臣贊族曾祖蒼舒先生手札跋書宋史

史浩傳後黃氏通史發凡後復章酌亭書詩存深渡

以下十四首深渡至通杭州自歛往杭塗中作過平

望以下出杭回海州塗中作

次仲先生年譜卷一

四十七年壬寅先生二十六歲春夏客揚州季秋始入

京都

初金棕亭先生與先生相見於揚州小玲瓏山館目

為曠代奇才是年秋圖直指明阿撤去詞館因慈惠

入都湯亮齋明府適值轉餉先生遂受其聘偕行九

月二十八日到京同縣程駢園編修晉芳極器重之

大興翁覃溪洗馬方綱見所作詩古文辭及他撰述

歎曰此不朽之業也駢園先生擬薦之汪編修如藻

校修一統志而覃溪先生因其門生桐城章君維垣

新派四庫館總校又薦之為其校書駢園先生亦勸

就焉是年作謝金棕亭博士惠鱖魚蒸餅啟謝翁覃
溪師贈戴氏遺書啟詩存錢塘廉吏行以下四十首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二十七歲客京都始習時藝夏援
例入成均秋初應京兆試不第冬回板浦省親
春二月十八日覃溪先生令受業習時藝覃溪先生
於鄉會兩榜外無門生蓋特奇異之也夏四月三十
日援例入成均秋初應順天鄉試不第是科主試者
卽覃溪先生也而先生下第真有命存焉先生學勤
齋時文自序云癸卯客京師洗馬大興翁覃溪先生
見某所作詩古文及他撰述大嗟異問笑不應試某
以幼未嘗學時文且不知理法爲對先生驟然曰子
蓋爲村夫子之言所誤矣夫古今文一而已豈有二
理二法哉乃取案上文數篇示某曰此時文也寧有
異於子所云乎乃最之學於是遂受業於先生之門
援例入成均應試是年主京兆試者卽先生也而某
以文不合格下第○二月二十一日後館於滿洲慶
敬齋主事格家受業者繼誠吉昌毓秀自壬寅入都
以後名公鉅卿通儒雅士時在都中者如餘姚邵二
雲編修晉興化任子田禮部大高郵王石隴工
部念孫歷城周書倉編修永錢塘吳穀人編修錫

滿洲吉竹坪祭酒善閩縣葉穀庵學士觀湖口
周駕堂編修厚丹徒鮑雅堂中書之欽州馮魚
山編修敏祁陽陳瑤次比部山泰州錢秋浦孝
廉若興化李慈圖孝廉晉無錫顧容莊孝廉經
經門孝廉訓鳳陽孫飲香孝廉是解州宋芝山
上舍葆長洲胡眉峰上舍童廣德吳景李拔萃嘉
富陽羅艾堂上舍俊丹徒張平伯秀才秉桐城
張浣亭上舍希滿洲吉穀少福及緩之履之又趙
貢夫九任田農大吳涇陽授孫淵如星衍張
庚制項時亦在都國子監司業鄭公炳泰崇志堂學
錄常公循暨同鄉刑部陝西司主事余公德澤程魚
門編修晉洪素人比部朴洪桐生中翰梧朱滄涓
中翰文鄭融峰御史曦江漪堂中翰健程蘭翹編
修昌吳桐初晉程彝齋敦程觀瀾光洪石農範
胡樹思梧諸君悉愛重納交而先生亦遂因之互
相資益焉居京數月名噪一時都中莫不知有先生
矣後官吾郡其錦從讀四庫提要并簡明目錄等
書因請問紀曉嵐先生時在都否先生曰在都惜曩
日未嘗請見也後先生嘗自歷舉多見海內學者亦
以未見紀文達公爲憾云九月二十二日出都回板

浦省親是年詩存題吳上舍讀易圖以下七首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二十八歲春客揚州娶華孺人秋

回板浦冬再入京都

揚州汪容甫先生中其論學最惡宋儒漢唐以後所

服膺者崑山顧寧人氏德清胡朏明氏宣城梅定九

氏太原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寧戴東原氏以

爲國朝六大儒於時流恒多否而少可及與先生

相見辨論古今深爲折服手書一十六人姓名示之

嘉定詹事府少詹事錢曉微大昕江寧府學教授錢

學淵塘陝西候補直隸州州判錢獻之瑛廩生金其

次仲先生年譜卷一

三

意日追附生李生甫廣長洲布衣江良庭聲江國

屏蕭江浦副貢生韓紹真廷秀陽湖進士莊保琛述

祖歛舉人程易田瑛修撰金輔之務寶應舉人劉

端臨台拱高郵進士李孝臣悌餘姚編修邵興桐晉

曲阜檢討孔揚約廣森仁和翰林院侍讀學士盧

召弓文弼曰此皆海內通人也與吾夙相交契者今

得君合十有七矣遂介交江國屏上舍并示孔檢討

所撰林編修誅及元武宗論二篇春三月華君光祖

以長女妻先生秋先生以華孺人歸板浦嫂氏汪孺

人卒先生謂伯兄曰嫂氏在世艱苦備嘗身後事不

可草草嫂氏生於雍正乙卯九月初七日亥時卒於

冬張堯峰先生往山東巡撫明公署先生與之偕行

入都是年專志禮經作七戒再晤阮公於揚州作後

大鵬遇希有鳥賦及周易述補序蜀岡餞別詩序上

洗馬翁覃溪師書詩存甲辰二月至揚州金棕亭先

生招飲以下五首

五十年乙巳先生二十九歲客京都

寓天津牛次原先生學齋次原名坤戶部師竹先生

子也識先生於貧困待之如同胞兄弟在其學齋習

時藝每月四課文成必呈覃溪先生改正正是年考取

次仲先生年譜卷一

四

一等入監肄業本堂老師常公循山陽人戊子舉人

司業運時帆先生本名運昌奉旨改名法式善二

月初七日皇上臨雍講學隨班接駕聽講恭紀

二十韻進呈二十一日領賞綠袖一疋三月十五

日領欽賜銀一兩是年作學齋二歲詩存恭紀以

下二十三首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三十歲客京都再應京兆試不第

冬回板浦省親

乙巳丙午客京都同在學齋習時藝者次原先生及

同縣胡樹思格實皆於丙午科中式而先生獨下第

覃溪先生日子之文可中而不中蓋天之所以厚子

也子必勉之兩年間曲阜孔興軒先生廣森偃師武

虛谷先生億時亦在都相與訂交講學論文氣味最

洽自甲辰以來知交日衆在揚州時又有鍾蔽崖懷

何春林孫錦江定甫安秦敦夫思復汪晉蕃光燧焦

里堂循李濱石鍾泗史望之致儼歸安陳君文煜在

都有檀公萃王解元有年牛揮雲劉古三鄭秋浦李

載圖呂星垣方藕堂陸以寧龔石春趙渭川張鄂樸

方道坤黃左軍章實齋朱少白周采巖葛菱溪唐柘

田談階平林嘯雲喬莘農葉曲臺褚希之趙石泉江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一

五

六瑤羅斯翁翁玉階翁宜泉胡敬仲戴祖啟俞金門

漆瑄諸君詩酒往來極一時友朋之樂詩存送李戴

圖明府之官保定以下六首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三十一歲春客揚州夏客南昌秋

往河南是年撰禮經釋例初稿

覃溪先生督學江西以書招佐衡文遂於三月初自

板浦起身時南康謝蘊山先生啟昆爲揚州太守章

溪先生房首也一見遂定交焉五月同舟至南昌客

學使署佐閩南昌府屬生童卷畢移寓謝公所時船

山熊蔚亭太守枚臨川李進士宗嗣東鄉吳秀才嵩

武進蔣修鳳知廉修竹知儼桐城胡洛君虞諸君

咸在南昌八月初由漢口往河南客畢秋帆中丞節

署是年作九慰答牛次原孝廉書與阮伯元孝廉書

孔檢討誄詩存小孤山以下三首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一

六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受業宣城張其錦編輯

三十三年戊申先生三十二歲春客河南秋入京都三應京兆試中副車冬回板浦省親

畢秋帆先生每歲十二月十九日置酒高會爲東坡作生日丁未冬以病不果於戊申正月補爲之時在座者先生及吳竹嶼舍人張吾山廣文唐拓田進士方子雲布衣洪雅存博士徐明齋孝廉朱秋巖明經沈春林上舍王石華藕夫二茂才也漢軍李香林如蘭長洲朱念義上舍時亦在河南是年預行正科

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鄉試秋由河南入京都三應順天鄉試中式副榜第十名正主考禮部尚書德保字定圃姓索綽羅氏滿洲正白旗人丙辰舉人丁巳進士副主考禮部右侍郎鄭奕孝字念橋江蘇金匱人癸酉舉人丁丑探花工部右侍郎管幹珍字松厓江蘇陽湖人丙子副榜已卯舉人丙戌進士第四房同考官內閣中書張虎拜字錫山號嘯厓直隸天津人已丑進士同房中式者第六名潘本郊字序伯江蘇無錫人十九名汪滋晚字薰庭寧二十五名王宗誠字中孚江蘇青陽人三十七名宮秉鑑字唐江南五十名姚杰字適人浙江會稽人七十六名段達和

字蓉皋江蘇武進人一百一十七名趙蕙芬字樹百浙江秀水人一百一十七名朱鳴鳳字桐雨浙江海鹽人一百五十五名蔣光祖字竹史

熟一百六十六名呂彩南字江華江蘇儀徵人一百八十一名諸

葛謚字顧之浙江嘉興人一百九十一名吳芬字香林江蘇宜興人二百

六名詹應甲字美甫江蘇副榜第十名先生副榜第十

九名蔡世懷字爾瞻湖北監利人頭場四書首題子曰不曰如

之何一章次題小德川流二句三題堯舜之知三句

詩題賦得六藝道德本得行字先生首藝主陸賈新

語慎微篇以春秋時事點綴成篇文最博麗會西井

明府謂爲時文家別開門徑是也後先生歸歎主榮

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陽講席索觀者衆遂重爲付梓自記曰此文爲房師張嘯厓先生所薦座主德定圃先生甚賞之已登前列尋有言其所弛者久之始改副車庚戌歸安張蘭清同年師誠以吏部郎左遷中書循例請會試在哲昆鄂樓形書齋見余此文而愛焉謂爲前此所未有未幾入場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題竟效爲之榜發遂以第七名獲偶而余亦於是科成進士去余中副車時僅一年許也乃戲作二詩東之文章毀譽信悠悠嗜好從來豈易投同是人間不龜手一泚辭統一封侯流俗紛紛愛抑揚大慙大好亦何妨寄聲鄉曲

拘虛子拔眼重看古戰場又京官六品以上例不準
鄉會試而蘭渚官吏部者數年因降調復舉禮闈入
翰林亦爲前此所未有也并記於此以備他日掌故
云冬回板浦省親應板浦場李使君之聘與海
寧張集堂光潤吳興沈吉甫日逐唱酬是年作登
鄒城賦大梁與牛次原書倉頡廟碑詩存杏花以下
三十首

五十四年己酉先生三十三歲舉本省鄉試

春里居不戒於火太夫人陷於室內先生冒火入背
太夫人出母子毫髮無損見之者悉歎曰非孝感不

次仙先生年譜

卷二

三

如此三月自胸浦往湖北復客儀徵秋應 萬壽恩
科江南鄉試中式第一百四十四名舉人正主考內閣學
士胡高望字希呂浙江仁和人癸酉舉人辛巳榜眼
副主考吏部考功司主事賀賢志字虛齋直隸遷安
人庚子舉人第十三房同考試官賴州府蒙城縣知
縣劉士煌字鍊齋廣東饒平人已亥舉人同房中式
者第五名施廷柱字贊清江蘇通州人第五十四名張煥
字敬蘇江蘇第六十名吳眉字敬桐城人第九十一名劉時
易字山陽人第一百四名先生副榜第四名樊卓字江蘇崇
明副榜第十五名汪桐字蘇太倉人江頭場四書首題務

民之義二句次題書同文三題夫義路也至小人所
視詩題賦得重與細論文得和字試前見安徽學使
秦端星先生 秦公謂戊申分校北關見先生文與
莊公通敏其相激賞深以南人不閱南卷爲惜是年
兄孫兆淵生詩存牛揮雲太守宣石假山以下五首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三十四歲成進士

春二月初二日自板浦起身由陸路進京寓次原先

生學齋應 萬壽恩科會試中式第四名大總裁東

閣大學士王杰字偉人癸酉拔貢己卯副榜庚辰舉

人辛巳狀元副總裁工部右侍郎鄭奕孝字里科吏

次仙先生年譜

卷二

四

部右侍郎朱珪字石君順天大興人丁卯舉人戊辰
進士第十房同考試官國子監助教沈維坤字義溪
浙江德清人已亥舉人甲辰進士同榜中式者第一
名朱文翰字屏安號就著二名陳登泰字江仁和人三名
辛從益字謙受號筠谷四名先生五名陳預字立凡
順天宛平人六名李廣芸字生甫號嘉齋七名張師誠字
友號南清浙八名方體字道坤號茶山九名陳之綱
字惇三號旭峯十名許作屏字福建侯官人十一名
黃沐字依宜號澹人十二名趙睿榮字守能號蘭畦
十三名德文字蔚之號粹區十四名石繼玉字執如

江蘇吳縣人	十五名齊嘉紹	字衣聞號雲橋	十六名劉敬
熙字	江西南康人	十七名霍來宗	字瑞堂號輯五
八名邢澍	字雨民號自軒	十九名韓廷秀	字紹貞號
江浦人	二十名戴敦元	字士旋號金溪	二十一名黃鉞
字左君號宜齋	二十二名錢福胙	字錫嘉號訥堂	二
安微當塗人	十三名陳希祖	字敦一號玉齋	二十四名趙未彤
滋陽人	二十五名葉繼雯	字桐峰號雲素	二十
六名洪亮吉	字君直號存	二十七名盧元偉	字特
西津江西人	二十八名王治模	字範之號梓堂	二十九
名王謨	字恒甫號晴庵	三十名龐士冠	字正南號鹿
順天涿州人	三十一名白守廉	字河南河內人	三十二名陳鴻賓
字漸遠號雲門	三十三名錢學彬	字采南號質夫	三
廣東南陽人	十四名羅廷彥	字孟厚號湘洲	三十五名桂馥
未谷山東人	三十六名張桓	字子善號入愚	三十七名
曲阜人	張時霖	字子肅號石樓	三十八名鄭大謨
江蘇清河人	三十九名胡先聲	字駿夫號希齋	四十名王定
人	柱字	直隸正定人	四十一名保麟
字巨賓號蓮山	四十三名端木煜	字	四
十二名葉大觀	字	四十四名邵葆醇	字
江蘇人	五名陳崔鳴	字	四十六名思普

次仲先生年譜 卷二

裕特氏字夢符號雨	四十七名朱煌	字昆壘號蔚堂
堂滿洲鎮藍旗人	四十八名史書笏	字欽三號恒巖
字	五十九名徐憲文	字郁亭號石渠
一名楊邦直	字	五十二名蔣祥墀
丹林湖北人	五十三名張若采	字子白號谷荷
名周系英	字	五十五名王蘭芬
山陽人	五十六名陳慶槐	字應三號蔭山
蘇字	五十八名阮升基	字亨舉號助林
五十九名王宸	字	六十名安清翹
山西絳州人	六十一名高賜禧	字得蒼號心蘭
名王應垣	字	六十三名魯銓
人	六十四名張世彥	字美濟號詠厓
字輝堂號	六十六名王宗誠	字中孚號蓮府
十七名牟昌裕	字	六十八名孫希元
和號	六十九名熊方受	字介茲號定峰
名喬遠煥	字	七十一名顏惇恪
廣東南海人	七十二名賈鈞	字
勳字	七十四名李錫書	字
七十五名黃齊煥	字	七十六名顧王霖
江蘇鎮洋人	七十七名王訪	字

次仲先生年譜 卷二

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八名鄭彤字江號蜀門七十九名朱倜字右佐號
 典文八十名魏紹濂字澗號八十一名郭淳
 字元滙號曉泉八十二名田璵字英玉號懷雨八十
 江蘇吳縣人八十三名盛安字無逸號遷八十四名吳雲字潤之
 三名盛安字無逸號遷八十四名吳雲字潤之
 江蘇長八十五名李鑾宣字介周號丹厓八十六名
 洪梧字桐生號東湖八十七名李湘字楚航號衡帆
 八十八名史積中字道存號虛谷八十九名延弼字
 一號西園滿九十一名秦維嶽字觀東號曉峰九十
 洲正藍旗人九十二名祝會字紹宗
 二名封大受字仲可號棟堂九十三名祝會字紹宗
 河南固九十四名李榮字仁甫號蔚園九十五名紀
 始人

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八

數試五月二十一日自京由水路回板浦七月二十
 二日到家海州分司何公某旋聘焉是年作章酌亭
 墓誌銘詩存次韻覃溪師獻縣途中見懷以下二十
 四首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三十五歲
 春正月己酉房師劉明府戊申座主管潛臺暨清河
 謝蘊山觀察各遣使延聘因於二月十一日自板浦
 起身由陸路過龍苴渡汴河歷宿遷暨銅山之楊莊
 宿州之符離至蒙城謁劉鍊齋先生三月初七日自
 蒙城由水路發過河歷懷遠五河泗州至淮安謁管

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七

蘭字楚佩號香谷九十六名匡苞字于桑號夢坡九
 直隸晉州人九十七名魏鈞字秉衡號萊峰九十八名顧玉書字謹
 十七名魏鈞字秉衡號萊峰九十八名顧玉書字謹
 長葛人九十九名張問陶字樂祖號船山一百名
 宋簡字在心號西樵一百一名阮文燾字涵虛號蓋
 江蘇元和和一百一名阮文燾字涵虛號蓋
 人一百二名蕭廷發字典選號一齋同房者六人先
 生及趙未彤邵葆醇張若采劉珏顧王霖頭場四書
 文首題皆自明也次題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三題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詩題賦得老當
 益壯得方字是科新創進士覆試先生有四月十八
 日正大光明殿覆試恭紀詩以頭場首藝磨勘傳

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八

松崖先生夏往清河客謝觀察暑冬回板浦是年作
 蒙城縣莊子廟碑手鈔諸經跋改擬連珠等篇詩存
 過龍苴鎮以下十五首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三十六歲
 春夏客清江謝觀察署秋八月謁己酉座主胡豫堂
 先生於江寧試院二十七日謁庚戌座主朱文正公
 於安慶撫署九月二十日從大江由蕪湖至溧陽時
 溧陽令為閩縣張燮軒先生經邦招飲座中閱順天
 鄉試題名錄知鮑雙五桂星何春林孫錦王曉馨紹
 蘭管南英粵秀畢蘊山耀會英煦齋和諸公獲雋賦

詩志喜旋厯宜興丹陽鎮江揚州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回板浦是年作與焦里堂論路寢書詩存題謝蘊山觀察種梅圖以下三十九首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三十七歲春入京都補殿試夏客熟河冬回板浦省親

春二月二十五日自板浦起身至清江晤謝觀察餽臆甚厚送至王家營三月二十三日到京四月十五日赴禮部驗到二十一日清晨入東長安門詣貞度門太和殿領卷恭詣保和殿殿試二十五日臚唱得三甲第二十六名二十六日恩榮宴二

次仲先生年譜

卷二

九

十八日午門謝恩領表裏一副金鑲色大綬一疋玉色綳一疋五月初二日應保和殿御試題擬後策賢良制一道積古疏一道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論一篇賦得松風水月得閒字五言八韻詩一首初四日至翰林院演禮初六日辰刻宮門引見歸班銓選初九日具呈吏部改教職以養母十五日從座主王文端公自國明園起身十九日至熱河十月初三日自京回板浦是年在都與江鄭堂藩及王文端公季子更叔增講求象緯之學作縣象賦熱河謝座主韓城公貽鮮荔枝啟與胡敬仲書書篋銘小

欽硯銘一斛珠傳奇序等篇甲李將軍文蓋自歎不與館選也詩存曉發小店集以下五十一首清河橋道中以下往熱河作在平以下出都作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三十八歲春夏家居秋冬客杭州禮經釋例二稿

秋九月初二日偕姚庶甫同年自淮起身由揚州鎮江到杭州客謝蘊山先生臬署十月部選得寧國府教授缺時仁和盧抱經先生纂儀禮注疏詳校成將以授梓先呈謝公而先生見之亦以夙所校本相質正盧公一見遂深相契焉適有善貌者為先生作小

次仲先生年譜

卷二

十

照因請書校禮圖三字於卷端盧公自謂不善書轉請伊同年梁元穎先生為之書并題作合之緣以贈之又鮑以文先生廷博歙西長塘人居浙之桐鄉烏鎮博極羣書家藏萬卷所刻知不足齋叢書風行海內往來武林時入臬署與先生晤談最密曾示以全謝山先生蒼水張公神道碑云將為張公建祠且欲以此文刻諸張公墓前先生曰此文字句多未檢點當是草創未經修飾者若遽以勒石是形前人之短也似宜別求作者以忠烈事實另作墓碑或祠堂記而刻之庶幾此舉得尊君親上之體矣作與鮑文書

直指其文中之紕繆山陰趙煦堂元杰錢塘錢芥石

松江西楊桐石明府懋圻及宋立厓汪石蘭謝砥山

李凌翰朱瑤圃郭頻伽鄭榮石王沛堂徐東崖沈盤
谷吳夔庵胡洛君詹笠東諸君常與往來湖上飲酒
賦詩是年作學勤齋時文自序詩存寄祝座主韓城
公七十壽詩以下二十四首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二

十一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三

受業宣城張其錦編輯

六十年乙卯先生三十九歲春自杭州歸歛到安省領
憑赴寧國府學教授任

春正月在杭州臬署將回徽廬抱經先生撰校禮堂
初稿序以贈之竝乞作儀禮注疏詳校序海寧陳仲
魚先生鯨雪中過訪謝臬使及秦觀察濂華明府誌
修皆厚贐焉二月初四日起身十二日到歛之雙溪
拜祠展墓曲盡誠敬與族戚往來外屢同程易田胡
受穀曹官保金殿撰方侍御諸鄉先生集會討論學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三

術閏二月初九日自歛由休寧往安省二十五日藩

憲驗看

姓朱名廣漢軍
係十府糧道署

三月初三日謁撫憲

姓周名
傳雲南

昆明人己卯舉

初四日赴院考驗四書題非擇而取

之詩題賦得異香開玉盒得開字五言八韻初五日

考列一等領憑卽日起行由水路往宣城十三日到

寧國府學教授任十七日遣柴十回板浦迎親母王

太孺人奉養四月二十日王太孺人同華孺人暨胞

兄到署七月奉委送考往江寧自甲寅以來尤留心

推步之學吾宣梅勿庵先生其後裔寓江寧明瓦廊

三元巷先生至卽訪之石居先生

修

文穆公第八子

也悉出徵君所製比例銅尺及銅規銅渾儀等器觀

之又有程綿莊所製竹渾儀竝借讀江慎修先生翼

梅八卷八月二十四日回署是年其錦肄業敬亭書

院先生到任後卽以論語黃衣狐裘當從毛詩羔羊

正義指韋弁服解問先生極賞之遂承家君命受業

於門後問以四書中典禮其儀文度數何以不能了

然於心先生曰須求之於儀禮先以張稷若儀禮鄭

注句讀爲讀本再考之賈疏并示以楊氏儀禮圖謂

讀儀禮非圖不明也又以日至求故閏月成歲璣衡

齊政等解問先生曰推步之學汝宣城梅氏爲集大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三

二

成者卽以歷學疑問三卷疑問補二卷授之謂先讀

此自可入門明年肄業學署中請問如何用功先生

手書杞菊軒功課單示之今謹錄於此以爲好學者

式

杞菊軒功課單

月課

每月初二日初八日十六日廿三日課四書文一篇

試帖詩一首

每月逢五讀生四書文一篇

熟文若多
不讀亦可

試帖詩一首

臨小楷數百字

每月逢十讀生古文一篇如長分作兩三課讀文選及唐宋大

家皆可讀古詩律詩各一首漢魏六朝及唐宋人皆

可臨小楷數百字

日課

每日早起讀生經文一百字凡未讀者皆陸續補讀

不能百字即隨意溫熟文數篇須用心探索讀經不

可閒斷

早飯後溫熟經文二百字隨意或臨帖或鈔詩古文

或剽記典故分門別類四書文及後場應用者尤要緊或讀史數頁

午飯後隨意溫四書數頁有暇即參稽經史討論詩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三

三

文有疑即須問難

燈下隨意溫熟文數篇或鈔舊讀詩文或查考日間

所讀詩文中故事

五更醒後熟記新知溫熟舊得此最要緊功效進益

多在此時

此單驟聞之似乎平易然果能日日有恒不作輟數

年之後必有成就昔王深寧宋之通儒其所立課程

不過日誦文字一篇或量力念半篇或二三百字而

已此外則將經史分門編纂其說載在詞學指南中

皆古人之成效若貪多務廣不能為繼於實際終無

益也

是年作擬璿璣玉衡賦鄉射賦儀禮注疏詳校序與

江藤來書戴東原先生事略狀謝山西方伯謝蘇潭

先生惠朝服啟詩存喜海宇陳仲魚雪中過訪以下

二十五首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四十歲官寧國教授

正月初一日恭遇 覃恩加一級祖父易筠贈文

林郎寧國府學教授祖母許氏贈孀人父文煇勅

贈文林郎寧國府學教授嫡母戴氏勅贈孀人生母

王太夫人勅封太孀人是年元遺山先生年譜成作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三

四

序及中星閏月說羅聯計都說方直儀銘立三角儀

銘讀孟子書唐文粹後書程寶渠算法統宗後樹經

堂詠史詩跋詩存題王柘庭壯士十年歸圖以下九

首

二年丁巳先生四十一歲官寧國教授

座主朱文正公以安徽巡撫內遷兵部尚書夏四月

先生往安省謁見文正公用韓昌黎薦士詩韻題校

禮圖曰遠利就冷官曰君才富江慎修戴東原蓋誠

重其學行而將歎薦之故又曰君方東主璋特達待

上告以後題者如王儕嶠阮雲臺諸先生多依韻和

之時戴可亭相國以京察督學安徽按臨寧郡禮遇有加焉錦於是年取第一名入學會面諭之曰凌老師名師也須多從遊幾年方能獲益是年作寧國凌氏宗譜序懷遠宮氏族譜序謝座主朱石君師贈線縞啟汪容甫墓誌銘擬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大破朱溫於清口露布詩存寧國學署梅花盛開以下二十四首

三年戊午先生四十二歲官寧國教授

青浦王蘭泉先生索刻辭稿錄一卷寄之是年兄孫兆淵來署作擊蒙書室雜錦與王蘭泉侍郎書答孫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三

五

符如同年書詩存題楊克堂醉漁圖以下八首

四年己未先生四十三歲官寧國教授禮經釋例三稿

是科會試總裁吏部尚書朱

廷

左都御史劉

權之戶

部侍郎阮

元

閣學文

寧

而文正公爲先生師雲臺先生爲先生友閩題名錄喜牛次原諸先生登第因大

集生徒暢飲賦詩以樂之自注謂榜中如史望之鮑

雙五吳山尊王伯申張舉聞程春廬汪荊林馬器之

吳春麓白小山諸君或同年或同門或舊相知識皆

一時名下士也作禮經釋例序周官九拜九祭解成

擬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表與孫淵如觀察書詩存

題張季和池上草堂圖以下七首

五年庚申先生四十四歲官寧國教授

翁覃溪先生自都中由家季和徵君

炳

寄新刻所著

元遺山年譜一卷先生謂其錦曰吾向曾以所撰初

稿見覃溪師述蒙教育得竊科第今師亦成此謹錄

數條載入吾書以見淵源所自間有異同之處不敢

徑改者恐失本來面目也並錄副本寄都以相質正

○孫淵如先生力扶漢學關西人推步爲不可信於

是作覆孫觀察書又越海祥風頌權經齋劄記序梅

邊吹笛譜序祭武虛谷文詩存題黃少眉笈雲圖以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三

六

下十七首

六年辛酉先生四十五歲官寧國教授

正月十三日初次傳滿於五月初三日自宣由水路

赴省初五日到蕪湖初六日道憲

朱公名銘

驗看加

考語年強學裕訓迪端方堪以留任十二日到安省

十六日落臺驗看

福慶字仲

二十三日無軍驗看

道乾山西

皆加考語

以勤職註冊留任時桐城姚姬

傳先生主敬敷書院講席爲題校禮圖與先生論學

宗旨各別先生答之以詩有云是非原有遺編在同

異何嫌立論殊是年詩存黃直民同年以其先人牧

原先生蘭心圖索題以下三十三首

七年壬戌先生四十六歲官寧國教授

汪瑟菴相國時以侍講學士督學安徽按臨之日每與先生論文講學略去禮儀先生曾以其錦解論語黃衣狐裘指韋弁服上質公極蹙之洪稚存先生自塞外歸主講旌德洋川書院迂道來訪留宿學齋暢談數日乃去是年冬先生語其錦曰向嘗謂吾聖人之道不能外禮而求由今靜思之真覺確不可易矣十餘年功力一旦卓然自信樂不可言於是作復禮三篇禮後說慎獨格物說好惡說等篇以發明之並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三

七

命於誦讀之際凡說之有以禮為主者節錄大略使相印證其錦於是將經中語爲一卷子史及集中語爲一卷先生諸論說爲一卷總顏之以約禮編先生曰其庶幾求道之方乎吾宣學博戴斗垣先生大昌與先生最相得見而歎之曰此論乍聞之若生面獨開而細按之實還其本來面目也特向者未經人指點耳今爲拈出儒家得指南車矣涇川趙肖巖先生良爵主敬亭講席往來甚密亦見而云然是年次姪嘉錦卒作復姚姬傳先生書祭廣西巡撫謝蘇潭先生文詩存和杜竹吟刺史元旦卽事以下十首

八年癸亥先生四十七歲官寧國教授換燕樂考原

權觀察蕪湖張鞠園先生雲祥丁未進士福建晉江人勤學好古

集古書數千卷延先生往觀之先生於九月十六日自署起身十月初四日回署尊酒細論者半月有餘觀察贈琴一張古書數種○舊歲先生以後學古詩寄都覃溪先生因述古詩五章答之以代面談並作札令轉寄王述庵錢辛楣姚姬傳劉端臨諸先生蓋皆各述所得以相賞析云又儲定齋先生嘉禾字太士湖北人過宣城見先生著述讀弔李將軍文與論古諸作不覺傾倒後赴姑孰賦詩見志并寄札略云外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三

八

間紛紛言考證無當名實如闕下者固當世之所希也魏書音義成幸速寄我鳳凰芝草先睹爲快於是年悟唐宋燕樂之宮調以字譜爲主其原出於蘇祇婆之琵琶作燕樂考原六卷又統論以禮求聖道之意作書覆錢曉徵先生又與阮侍郎書孟子時事考徵序瑞桃頌詩存宛陵晤蔣希裴并追憶令兄竹史同年以下二十三首

九年甲子先生四十八歲官寧國教授禮經釋例四稿方茶山先生體以比部出守九江迂道來訪又許雲樵司馬鴻盤寓學齋數日相與縱談輿地之學先生

謂其錦曰海內第一專家也其會通今古精審之處直接樸礪作覆許雲樵司馬書及與阮侍郎論樂等書燕樂考原序詩存與之水騎尉新構書室以下二十三首

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九歲官寧國教授夏丁生母王太孺人憂

先生性至孝友生母王太孺人於是年春九十大慶時阮官保巡撫浙江作古詩十章遣使致祝先生自去冬以來右目內障因命其錦侍讀於太孺人側太孺人曰名公鉅卿譽之若此恐不敢當後其錦以自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三

九

撰杞菊頌侍讀太孺人曰汝文質庶無愧乎五月十七日巳時胞兄致堂卒距生於乾隆二年丁巳二月二十六日丑時享年六十九歲先生謂猶子嘉錫曰汝祖棄世吾與汝俱幼惟賴汝父營生養母身後事宜從厚令扶柩歸葬於梅山濟生公墓側以太孺人年過高匿勿使知乃於閏六月二十五日戌時無疾而卒距生於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初七日午時享年九十歲先生卽於是日卸任遵制成服凡事悉竭誠敬如禮同寅及紳士生徒弔者數百人毀瘠憔悴遂省一目哀慟迷罔中華孺人卒於九月二十

九日酉時距生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月初一日

子時享年四十二歲先生於是子然一身痛無可告

署內親丁祇一側室張孺人而已旋於十月初六日

扶柩起程十一日到歛十二月初八日卯時葬王太

孺人於問政山塘園華孺人耐之卯酉加甲庚向其

時弔唁者沿山會西井明府佩蓮南昌許介田運使

音信當塗夏朗齋學博鑒泰州沈午橋進士成淵吳

江陸澹安孝廉泰增涇縣朱柳堂教授龍含山黃春

池刑部羅之同鄉程易疇廣文瑤田也園吏部振甲

麗仲洪浦兌甫恩澤羅仲英永符汪釋如燁諸君及

次仲先生年譜

卷三

十

宗黨姻戚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三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四

受業宣城張其錦編輯

十一年丙寅先生五十歲

寧郡魯子山太守前歲議修府志擬聘先生先生以目疾辭乃延洪稚存先生主之而以沿革屬焉繼丁內憂并延主敬亭講席春二月來宣於開館後偶至府署由角門送出次日又遣使立請卽作札辭之曰前此教授知府接見之儀有國家典例在今則忝敬亭講席與閣下則賓主矣在某微賤不能以禮自處固無足惜若仍僕僕於閣下之門是并不能以禮

次仲先生年譜

卷四

處閣下矣是以今日之招雖鄭堂雅存舊雨咸集竟不敢率陪非惟自愛其軀亦兩全之道也先生之以禮自處并以禮處人大都類此唐陶山先生仲冕重修海州志書遣使採訪先生因舉其大者作書覆之又與程易疇先生書

十二年丁卯先生五十一歲

春回欽主講城南紫陽書院初熙園中丞薦也先生與中丞未嘗謀面因作書謝之由魯子山太守處轉達適被幕友改作駢體遞後始知乃覆上書以自明蓋不欲爲駢四儷六之浮辭以寓讀禮不言之古義

而已。先生欲以實學導其鄉人於開課之日卽擬

規條榜於堂右其略曰某幼而孤貧流落東海備食負米未嘗學問至於時藝尤爲疎淺年將三十始妄爲之皆鄉先生所深知者今忝桑梓講席實深恐懼伏思紫陽書院爲一郡英髦所集昔江慎修戴東原金輔之諸先生皆常誦習於此流傳至今不乏鴻通之彥其中兼有耆舊宿學名輩在某之前者幸得朝夕接教庶幾勉其所未至倘有議論紕繆評點失當之處伏祈面加訓誨不啻百朋之錫矣除每月初三日課期應請府憲出題考試閱定外其十八日課期

次仲先生年譜

卷四

二

謹遵 功令竊擬規條於後

初課 此月十八日

四書文一篇

試帖詩一首

已進八韻未進六韻

次課 次月十八日

試策一篇

經解一篇

或律賦一篇

如有不喜作全卷者任作一題皆可

又次課 又次月十八日

雜文一篇及古近體詩

如有不喜作文與古詩者卽近體詩亦可

三課以後周而復始卽見如此未審諸先生以爲何

如某頓首謹白

二月十八日已進四書題綱衣羔裘三句未進四書
題旅酬詩題賦得象限儀得平字。三月十八日已
進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未進
題牧皮者詩題賦得寸寸秋色得難字策問題我
高祖純皇帝 欽定禮記義疏內中庸大學二篇前
全載鄭氏註後全載朱子章句不加論斷原欲令學
者自擇究之二家之說孰長請各據其異同之處直
抒所見以仰副 聖朝崇尚經學之至意經解題義
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解。評王度卷云大學云自

次仲先生年譜

卷四

三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云齊明
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是禮字爲中庸大學眞
注脚策問中能見及此可謂豪傑之士亟拔之以爲
有志聖學者勸。評王國翰卷云論語皆孔門遺訓
其中無一理字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唯詩有我
我理易大傳有理得及窮理順理等語然古人皆作
條理解至天理人欲四字始見於樂記亦漢儒采諸
文子去聖人則已遠矣童而習之之書不可草草看
過。評汪寶書卷云策問於詰訓不同處頗見考核
經解所云九百四十分乃四分術之日法至乾象術

已不用矣經生家不明置問之故皆蔡氏多五日有
奇爲氣盈少五日有奇爲朔虛之說害之不可復襲
之也。評曹振鐸卷云變易經文標新立異極于王
柏遂爲聖門罪人矣指點體用體用對舉本六經語
九經三史無此文也
論性談天極於白沙遂爲禪家別子矣有志者當知
所擇焉。四月十八日已進題卿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未進題其爲人也詩題賦得
百石卒史碑得瑛字維支題擬班孟堅典引一首古
體詩題擬姜堯章昔遊詩五古不拘篇數全擬亦可
近體詩題擬元裕之論詩絕句七絕不拘篇數全擬

次仲先生年譜

卷四

四

亦可。五月十八日已進題享禮有容色二句未進
題夏禮詩題賦得沒階趨進得前字。六月十八日
已進題是惑也誠不以富是惑也誠不以富
進朱註亦祗以異進朱註未進題
是惑也誠不以富進朱註詩題賦得溫故知新得通
字策問題朱子論語集註所引諸儒之說其名字爵
里可得聞歟註中引經引子引說文釋文及引史以
證者明用何氏集解及賄用者兩義並存未經折衷
及疑而未定者明以來講家時文家誤會註意而妄
說者能悉數之歟經解題鄭風褰裳解。七月十八
日四書題如用之詩題賦得七月流火得流字近體

詩題新秋卽事七律四首。八月十八日四書題公叔女子之臣大夫詩題賦得一方明月可中庭得方字。九月十八日已進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未進題傳不習乎詩題賦得業精於勤得精字題紙後識云四書兩題漢宋之說不同皆 頒在學宮之書作者請各從所好此次非課時文也策問題胡臚明先生易圖明辨其說可得聞歟經解題仲尼燕居郊社之義嘗禘之禮解。十月十八日已進題子曰切切偲偲未進題泄泄詩題賦得沈沈隱隱得林字雜文題書方樸山鄭註拾藩自敘後古體詩題讀

次仲先生年譜

卷四

五

方樸山與全紹振書五古不拘篇數近體詩題讀方樸山答李雪崖雜辨七絕不拘篇數。自開課以後始則大譁繼則信疑各半焉而先生教思之誠終不稍懈嘗語及門胡進士培輩曰僕既抗顏居此席當思有益於後進豈忍曲學阿世取悅流俗以誤其傳之士乎又與畢子廉 鈞書有云淳安方君樸山吾鄉素奉之爲山斗者其文集中詆排宋儒不遺餘力蓋樸山爲西河弟子故堅守師說如此乃其主講紫陽從未一言道及其卑視吾鄉以爲不足與語者何如然則弟之厚待吾鄉反遭駭怪何也樸山之薄吾鄉

至此而吾鄉尙有依草附木以借其淵源爲榮者一何可笑又其所作蓋簪錄序等文皆不入集而吾鄉凡自云其門下士者集中亦未齒及姓名其以吾鄉人士爲逆旅之藩溷可知樸山文集具在可覆按也今之奉樸山爲山斗者其文集全未寓目而徒詫吾言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同志如足下幸有數人則吾道爲不孤矣又曰此札凡吾鄉相好者祈與之閱天資高者可以發其聰明次者亦可以破其沉滯不足語者不必也語雖蕙而心則誠幸轉致諸同學共諒之是年程也國吏部命次子洪博受業先生極嘉其

次仲先生年譜

卷四

六

才之美而以學進之作銅鼓齋上梁文與羅仲英孝廉書吳宜人傳

十三年戊辰先生五十二歲春夏居歙禮經釋例五稿

成秋客杭州冬歸歙

春夏在歙專理舊稿婺源戴爾勤明府揚輝於壬戌歲受業其識最超涇縣潘純夫河院錫恩於乙丑歲受業其年最幼先生俱極器之五月朔與其錦書有曰去秋潘生領鄉薦今春戴生捷禮闈余言驗矣是時雲臺先生再撫浙江遣使延聘因於八月初三日到杭州節署撫軍以洋匪朱潰蔡牽二帮合犯普陀

已往寧波督勦臨行時曾屬先生若到卽令赴寧波
初四日署中卽發一材官僱船送往初八日抵寧波
寓撫軍行轅卽提督公署明萬厯間沈四明相國一
貫故第也撫軍與先生十餘年契濶渴欲相見雖軍
書旁午相與辨証古今娓娓不倦初十日撫軍親赴
鎮海督諸鎮進兵合勦蔡牽十五日撫軍回行轅行
轅中賓客會稽徐璧堂刺史聯奎錢塘陳石琴孝廉
光岳烏程張秋水明經鑑丹徒吳晴波勇士世臣十
六日先生同陳石琴張秋水登范氏天一閣閣在寧
波府城內明兵部左侍郎范欽建欽字堯卿號東明

宋仲先生年譜

卷四

七

嘉靖十五年進士卒年八十三開制上下皆六極范
氏祖制凡登閱書必通知各房族長齊集各帶鑰
匙或司總門或司閣上諸厨一同啟閉故閱者甚難
十七日撫軍移行轅於海關舊署十八日同吳晴波
至李忠毅公祠李長庚十九日起身回省二十日至
餘姚夜渡曹娥江二十一日同張秋水遊南鎮廟二
十二日渡浙江入撫署撫軍命其少君常生受業焉
每日課經之外必以司馬氏通鑑授讀謂熟讀此書
則千古以來成敗得失之故洞若觀火而他日侍帷
幄備顧問述往事以匡時就陳編而悟主無有過於

此者作與阮中丞論克己書南城王實齋先生聘珍
撰大戴禮記解詁先生爲之作跋又章酌亭遺稿序
冬回歙詩存三月晦日雪以下二十四首

十四年己巳先生五十三歲春客杭州夏歸歙卒

春二月到杭州節署與阮撫軍書有曰某向謂聖人
所謂學卽指禮而言苦無顯證後讀論語而得之子
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四者獨不云學而無禮之蔽又曰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宋仲先生年譜

卷四

八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者亦不云好禮不
好學之蔽又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亂直
而無禮與好直不好學同謂之絞其義甚明何疑乎
此人所共見之書惜予之而不能讀也由此觀之卽
說不戾於孔子可知矣又嚴厚民上舍杰贈宋張玉
田詞源二卷取而讀之與愚昔所著燕樂考原若符
節之不與其書世無傳本心竊自喜此皆獨抒心得
非勦說雷同者可比然則僕與閣下定交尙非貿然
互相標榜尊已卑人之惡習也時撫軍介弟梅叔剛
車亭亦自揚來署又陳桂堂太守廷慶錢太史昌齡

朱兵部為兩陳提臺大用及段懋堂鮑綵飲黃秋平

賊在東林嘯雲許南小桐陳觀光何夢華韓錦仙張
旗山汪選樓諸君往來晤集舊雨新知頗有友朋之
樂撫軍以先生無子贈之一姬字韓芳夏四月中先
生攜歸歛寓問政書塾揚州朱謙山鐘以三十年前
之友來訪謂東書不觀方可生子先生甚感之而以
為有命存焉於是朝披夕抹日事著述忽於六月初
一日晚膳席間偶一傾跌扶起遂不能語夜半後痰
漸湧而逝值初二日丑時也時親丁祇側室張孺人
與阮撫軍所贈而已襄喪事者惟程生洪溥一人夏

次仲先生年譜卷四

九

明齋先生時為料理七月初七日胞姪嘉錫自海州
率次子名德來奔喪因次姪嘉錦先卒其議以嘉錦
為先生嗣又即以嘉錫之次子名德繼嘉錦為先生
承重孫八月初七日治喪禮受親知之來弔者其錦
聞赴走歛燕文酬酒拜哭靈次明年三月十九日葬
先生於歙西梅山十畝園與父燦然公合墓是年夏
自杭回歙改作封建尊尊服制考草創未成其錦校
錄清本於嘉慶十九年往江西節署同原草二冊而
呈雲臺先生定正以便補刻禮經釋例中易贊之日
尚草南宋七閩表說詩存祇黨戲和陳桂堂太守以

下五首

先生嘗自言一生得朋友之力最多茲故舉所知者
按年敘之竊謂先生生長胸海而自已云客饒壬寅
入都庚戌成進士其知交實滿天下追官吾郡凡過
訪者竝勤勤懇懇以直諒待之考古證今靡不各厭
其心以去郵筒往反幾無虛日遠隔千里情同一室
於雲臺次原兩先生雖家常瑣事亦彼此互聞蓋尤
聲相應而氣相求也他如王子卿澤邢佺山謝張子
白若采孫符如起恒周耕厓廣業朱習之錫經尊一
錫爵杜竹吟元蔣竹史光祖希裴光庭蒲快亭仲

次仲先生年譜卷四

十

朱約齋肅左仲甫輔吳石臣鼎曹扶谷三選錢晦之
大昭汪孝嬰李尚之象蔣蔣山徵梅抱孫冲張
愚溪學瑛陳鳳石寶泉楊健齋龍陽錢質夫學彬汪
艾塘庚張侍喬裕葛二林鑒馬釋齋有年吳山尊
黃春谷承吉程香谷家祥沈虛舟自成陳一亭心
傳段廣文玉成瞿農生中孫雨窗壽朱琴川楷
陳寶甫春華汪仰之樹棠程尹溪立達施雪帆晉戴
蓮塘綺孫子畏起李營甫傳吳之水華龍周石
蒨鶴立英遊府瑞楊克堂大壯諸參將青保曹琴軒
步鶴章章簾堂廷鈞西來天育魏憲鄰繼章問山玲

黃少眉 振連 周景峰 德勝 沈湘葵 沾霖 諸圃堂 自發

孔雪樵 傳薪 吳聲揚 勉 韓明府 子正 吳棟園 璠 王臨

川 祖怡 于寧之 廣餘 范平甫 津 吳玉松 雲 朱敬堂 杓

李春舟 學穎 鄭雲洲 光 鄭新甫 柏 姚根重 持衡 王

寶麓 灼 葛慈榜 美 吾于簠 祖望 郭晴川 一 汪崔崖

杰然 張眉軒 星燦 蔡蔭人 樹望 常合齋 太和 張廉船

舟 張雲溪 兆鸞 洪孫符 功慎 繆敬之 梅 張訪渠 厚載

杜靜園 鳳梧 勞讓泉 崇勳 孫嘯壑 潘 葛仙源 坡 梅羽

儀 鴻 周萼泉 潘 孫少蘭 世昌 張小簋 大猷 方象三 夢

松 馬雨耕 春田 器之 宗建 趙琴士 和龍 與朱少河 嚴

次仲先生年譜 卷四

十一

道甫黃直民鄧芳圃王柘庭胡本亭吳楚帆張季虎

朱錫章吳復齋方穀存陳子星黃澹人汪鑑亭孫平

叔吳蔚如宮茂琴雲峰方又輝如川立堂沈楓輝馮

右宜徐書林吳年帆湯漢助吳懷侯漢喬嵐吳季卿

鄭佐廷吳柏泉孫葯亭湯涵三程曉嵐魯美堂朱萊

泉汪 應鑄 陳 廷桂 李 應勳 汪 叔辰 張 鳳 顧 諸君 或同

年或同寅或舊識與新知皆其錦從學宛陵學舍十

餘年所目睹其簡書往來或見諸集中或親接其言

論丰采者類敘於此以誌先生知交之廣云

塾師有三一為許君澤成歙縣人係先生表叔一為

吳君克明字懋昭海州庠生一為吳君士楷山陽庠生

受業弟子五十五人戊辰在杭州則有儀徵阮常生

字壽昌丁卯在徽州則有歙縣程洪溥字麗仲績溪

胡培壘字載屏歙縣朱承儔字馴子羅承域字限之

績溪周樹屏字立夫乙卯至乙丑在宛陵學舍則有

婺源戴揚輝字爾勤涇縣潘錫思字純夫震澤沈寶

樹字稼維武進蔣之鈞字德培歙縣吳承本字葆初

廬江朱啟字廷南吳爾祚字永錫涇縣程森字桃園

胡沛澤字樹雲朱啟字戟門胡承謙字蓮友胡承謨

次仲先生年譜 卷四

十二

字典卿馬景涵字岳青吳國瑞字繼先吳濱字南涯

潘望寧字海門趙信字 子 程佩蘭字湘浦旌德汪斐

然字成卿汪績字熙堂 原名 汪邈字耀玉呂飛鵬字

程九方文炳字虎文宣城陳紀字綱甫魯有鈞字權

叔洪惟濱字西涯仲澍字雨之奚若蘭字華廷徐煊

字禮和呂元炬字渭陽高嵩字貢宸張大恕字仲良

凌炳桂字步蟾張承訓字聖傳楊尉字之文徐其洋

字耕野 原名 徐鼎梅字調之暨其錦與已亡胞弟其

銘字新甫族弟垣字輔之庚戌秋在駒浦則有海州

程立中字敬持喬紹儒字東里喬紹富字巖林癸卯

在京都則有滿洲總誠吉昌毓秀已亥在儀徵則有歙縣許承瑞許上瑞

憶壬戌癸亥間阮宮保嘗以書索刻所著述先生以古人每悔成書太早辭之及卒時祇一禮經釋例清本在杭節署其一切遺稿皆係程麗仲收藏擬將設局編校其錦赴歙並面約襄其事當以燕樂考原爲著述之亞於禮經者爰乞稿本歸次年夏先生猶子晉昭來宜乃謂遺書盡歸板浦且以編校相屬因思遺書在徽有程君勝其任若海隅僻壤恐無珍重而愛惜之者遂於十月間往海州搜輯其爲友人攜去

次仲先生年譜卷四

者則乞反之底草重複者則剔去之叢雜載歸編輯爲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劄記六卷晉泰始笛律匡謬一卷其手定者禮經釋例十三卷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梅邊吹笛譜二卷禮經釋例已巳春雲臺先生刻於杭州節署燕樂考原辛未夏其錦刻於家塾曲肱亭時阮宮保在史館編纂儒林高書學使顧筠巖先生采訪吾師遺書下問及錦當將已刻之燕樂考原呈寄壬申秋并齎未刻各種北行擬獻諸史館適值雲臺先生督漕來淮代爲籌畫命回宜刻文集三十六卷

乙亥歲學使白小山先生作詩集序謂當與文並傳庚辰學使胡書農先生亦問及此去冬海鹽朱尚齋邑侯錦琮愛民恤士博學能文讀先生詩與詞而好

之今夏給以資斧命刻之以成校禮堂全集則知己之感師若弟皆永載之矣噫其錦夙奉先嚴命彙刻凌氏遺書乃始之以力綿暫輟繼之以事故稽遲屈指數之今已忽忽焉十有八年矣學不加進而名不見稱恐卽百年亦終同秋草甲戌冬曾據見聞所及并考諸詩文將先生出處遺事作爲年譜今取舊稿略加修飾釐爲四卷刻列遺書後則吾師千秋大業

次仲先生年譜卷四

固自不朽而鄙陋如其錦者亦庶幾附青雲之末而彰歟時道光六年歲次丙戌季秋朔日受業宣城張其錦謹識

凌次仲先生年譜卷四 小門人宣城張家澍校字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156

作者=

页数= 7 8 2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